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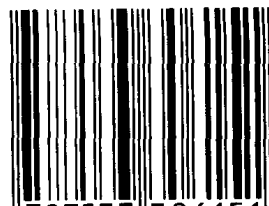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5/0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二一〇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蘧廬詩不分卷詞一卷

〔清〕韓純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鳳晨堂刻本

..... 一

柴省軒先生文鈔十二卷外集一卷

〔清〕柴紹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一三

張秦亭詩集十三卷補遺一卷

〔清〕張丹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石甌山房刻本

..... 四九〇

溪書八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 六一六

思古堂集四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本

..... 七八〇

蘧廬詩不分卷詞一卷

〔清〕韓純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鳳晨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蘧廬詩無

卷數》提要

自序

予生不辰蚤歲失怙年甫二十又經

亂離携家避地栖賢之泉滋阿巖棲

谷汲者垂七載朱子元馭家在妙峰

舅氏沈立菴先生亦卜築於康山之

陰相去各數里時海內烽烟鼎沸而

自序一

山中晏然往來酬倡吟詠頗多年少

輕略往往隨手散佚辛卯秋山寇蠶

起遷還郡城吳越遺民方聯吟社有

同岑秋禪逸老采真諸會十餘年間

遇春秋佳日相與携尊鬪茗分韻拈

題做月泉玉山故事長歌短什散見

社集彼此傳觀訖無專葉已酉以後  
兒輩漸長知予踈嬾每見紀遊贈會  
之章片楮單詞時或記錄復從故篋  
輯得山中舊作彙編成帙藏諸家塾  
蓋先後所存僅十二三耳歲癸亥年  
滿六袞諸兒請付剞劂予以身隱焉

自序上

文置之然憶自少至老閱歷滄桑飽  
嘗患難寄傲塵寰結遊方外歎親交  
之零落觀運會之盛衰以至尋芳攬  
勝懷古傷今意與時移事與歲去皆  
若漚浮夢幻川逝雲流不堪把玩惟  
此一喟一詠尚畱於殘編斷簡之中

閒窗展卷如逢故友如理舊遊徘徊  
既久終亦不忍棄也獨是生平任意  
未嘗摹擬古人希聲當世若以廁著  
作之林接風人之席則予滋愧矣  
康熙甲子七月上浣蘧廬居士書于  
德未暮齋



自序上

蓮廬詩目次

古體 四言

感遇詩 十首

秋懷追和劉伯溫先生 八首

題吳赤一垂釣圖

蓮廬詩

四言古

一

卷之三

古體 五言

沈立菴先生卜築康山爲賦山居詩 二首

山中寄友人

同崖存訪朱元馭

元馭過訪泉滋用前韻

元馭復過再用前韻

秋霽尋澗

悼子

亡兒生日又作

蓮廬詩

五言古

一

卷之三

同沈子起飲內弟陳穉升齋

答贈武林張卿子潘爾瞻

題立菴先生獨坐亭 四首

蓮廬冬日閒居 三首

月室詩

丁酉十月既望同崔文臺李香巖夜登吳山

癸丑五十生朝示兒

夏日齋中雜詩 六首

哭嚴逸山

雜感一首

遊黃龍洞望太湖

辛酉仲冬獻兒之長沙詩以勗之

溫母凌夫人七袞初度分賦

龍華寺六和泉

秋海棠

妙峰礪中石上追憶元馭

五言古

二

吳興堂

古體 五言二

浙三大功臣詩

誠意伯文成劉公基

少保兵部尚書忠肅于公謙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

吳興三君子詩

大理寺卿忠清凌公義渠

徽州司李寶忠溫公璜

前丘高士元爽吳公時宣

五言古二

一

吳興堂

張南邨過訪贈詩次韻奉答

夏日病起

靈隱碩揆和上示詠史詩奉贈三十五韻

送道目和上住佛日寺

徐方虎屬友人畫郡城至德清谿山長卷偕予寫

像其間漫題五十二韻

贈寶華院轉菴大師

六十生朝漫作

諸葛慨五十五韻

古體 七言

雙龍引 二首

諸子曦菴畫竹歌

題蓮廬秋讀圖

晚資陽令賀公藎存

兼山閣

資福寺綠筠堂試新茗贈霞隱和上

弁山碧巖觀珠簾泉小龍同霞公作

兼山閣看日月 二首

蓮廬詩

七言古

一

鳳長堂

道峰兀菴和上舟居詩

題邊文進蓮塘瀉瀾圖

題想想園圖

過湘溪訪潘天行子見

過東遷沈氏故居

輓顧烈女季紫

茗中元夕篇

題張鐵橋畫馬

春泛

送道目和上之長沙

題李營丘風雪運糧圖

題潘仲曦詩草

贈吳梅岑煉師

贈毛會侯先生

蓮廬詩

七言古

二

鳳長堂

古體 七言二

玉山堂觀紫霞舞

陳鳴遠沙壺引

毛會侯屬題錢扶泰做雲林畫卷

贈錢塘吳子來敏

贈徐周道先生

題方歐餘中丞畫

銅雀硯歌

贈崑山徐舍岳

遠廬詩

七言古二

鳳樓堂

答費子于征

題倪雲林獅子林圖

春日晤石濂和上爲寫抱膝圖

題張南邨黃山遊記

棕竹杖引

秋日同徐方虎過塘棲訪金子介山

毛子宛邨過訪贈詩屬題青錢硯

贈諸暨令存菴葉公

顧茂倫屬題雪灘釣叟圖

宣德鼎歌

姜白石古硯歌

孝烈將軍歌

贈新安劉毅可

遠廬詩

七言古二

鳳樓堂

近體 五言

與朱子元馭話別 二首

月下獨遊小園 二首

夜宿青塘姚莊哭姊 二首

前山農舍

題趙松雪卷

對菊

山居燕子來

鼠晝遊

連廬詩

五言律

宿靈隱上方同載一禪師 二首

游靈鷲峰包莊

湖上別郡守張公淑之

伏虎巖曉望同天岳大師

歸雲菴懷孫太初

山塘晚泊

宿金山寺

郭景純墓

焦山尋瘞鶴銘

句容關

茶岡道中

春日過金陵

龔司李招飲吳山寓樓

過姚爾猷莊居 二首

菱湖晚泊

鹽官城眺望

秋禊峴山同潘子見 二首

病起 二首

連廬詩

五言律

閉門

初夏弁山資福寺訪天水和尚

同墨菴登白雀寺望湖亭

再登望湖亭和墨菴

霞公過訪

楚歸歲暮江行雜詠 十首

庚戌除夕大通鎮舟中 二首

元旦發大通鎮

辛亥夏重游漢陽道中作 三首

浦口

重過金陵

采石磯

馬當

彭澤

小孤山

舟過小孤示曹星子

石鐘山

晚泊湖口望廬山瀑布

廬山謠

五言律

三

廬山謠

龍坪

田家鎮

馬口

漢陽渡口作

大別山禹廟

寓興國寺作

五首

興國寺讀東坡方丈銘

辛亥漢口寄蔣大扶

寄郁子木

歸舟別趙氏昆季

起釵

晚泊

舟望

重過湓浦望小孤山

由安慶抵蕪湖

丙辰春過內兄陳定菴園中

過閭霞碧樓賢山莊

癸亥秋自吳門至無錫

廬山謠

五言律

四

廬山謠

同大觀和上夜集荅湖草堂

惠山泰園

山塘晚泊同大觀和上暨諸開士

中秋同大觀和上虎丘玩月

夜登觀音山瞻大士

十六夜石湖觀月華

癸亥冬日懷大觀和上

甲子秋登海寧浮圖

哭亡友徐楷生

五首

春日過泉滋精舍 四首

東廬詩

五言律

五

鳳樓堂

近體 七言一

遠廬寤歌 五首

送朱元馭

東沈穉巖表兄乞菊種

與內人夜坐寫懷 四首

偶然作示元馭

客有約過山莊看梅却寄

過溫其旋水心亭

久雨

東廬詩

七言律一

一

鳳樓堂

秋夜過夾山濠訪潘天行子見

山居和石屋禪師韻 三首

上方山登高同周子向沈若士岸止

重陽後一日入鄧尉山遇陳皇士宿萬峰寺 三首

偕陳皇士潘子見登七十二峰閣

玄墓山遇徐昭法孝廉 二首

謁鄧司徒廟

靈巖寺同繼起和上張靜涵熊葉菴夜話 二首

月夕同人華大師話舊

天池

落木菴訪徐元歎不遇

月下登虎丘

夜泊山塘聞鄰舟絃管

陳太僕示 李陵圖 三首

畲陳皇士懷友詩

似偈 二十首

夜泛碧浪湖

石馬岫

蓮庵詩

七言律一

二

鳳麓堂

雨花臺

拜方正學先生墓

報恩寺浮屠 二首

燕子磯

金山

庚子秋過外家梅東里第

八月西湖蓮泛

登白雀寺望湖亭

題王綏山蛛隱亭

送兀菴和上之虬江

同墨菴貞起西城晚步

仁皇山東麓遇郁子木同過錢氏山莊

聞錢朗行話冠山有感

同郁子木訪正儀上人牧圃 三首

登道峰伏虎巖看桃花

閨中梅花盛開月下同內人賦

蘇臺眺望

己酉秋攜獻兒寓武林慧雲寺 二首

蓮庵詩

七言律一

三

鳳麓堂

內兄陳定菴招觀女樂不赴

晚步白洋池上聞歌戲東定菴

看梅題元馭齋壁

沈園敞閒堂感舊

贈墨菴大師

同俞開若徐楷生登菁山游僊頂

過山民禪師靜室

題烏程邑志八景詩 八首

碧巖珠簾瀑布 二首

白櫻桃 二首

唐詩

七言律一

四

鳳樓堂

近體 七言二

韓公磯 二首

黃鶴樓 二首

庚戌冬率獻兒就婚漢陽奇姻翁趙雲岑 四首

鄂渚寄故鄉親友

漢口送蔣大扶郁子木之閩中

旅懷

晴川閣

月湖

唐詩

七言律二

一

鳳樓堂

漢陽南門眺望

曉霽登晴川閣

漢陽歸舟作

歸途寄趙氏昆季

雪夜泊散花洲

歸舟過西塞山

雪霽湖口晚泊

烏江項王廟

登峨嵋亭

過坂子磯弔王將軍

登石鐘山望鄱陽湖

重過西塞山

辛亥秋重登黃鶴樓

武昌漢陽懷古 六首

興國寺夜起

秋夜登大別山

中秋黃鶴樓讌集 二首

赤壁

蘧廬詩

七言律二

二

鳳樓堂

樊口

楚江秋感 六首

楚中九月 二首

將歸題興國寺壁 二首

夜過秣陵

過訪溫其旋屏山堂松下作

送李旣于任耒陽

霸王門懷古

送第三女嫁

懷郁子木

送晉度姪就選

同沈寶時溫恂儒過宿泉滋山舍 二首

蔡幼躬司鐸禾中來訪

李叔叅楚歸有懷旣于又喟

同獻雲雨兒過長興訪子久明府于夢鼎堂

喜郁子木歸自江右

雨渡錢塘

謁禹陵 二首

蘧廬詩

七言律二

三

鳳樓堂

南鎮

東山

范少伯祠

種山

千秋觀懷賀季真

謁王文成公祠

拜大司馬峨雲王公墓

南華山館

蘭亭

乳山

歸渡錢塘觀潮示獻雲雨兒

夜過塘栖訪天岳和上

德未暮齋卽事

送吳赤一北上

陳攜謙過訪橡谷見贈次原韻

春日過徐楷生墓

登飛英塔

獨寤

題廬詩

七言律二

四

鳳樓堂

烟雨樓

二首

同道目滄溟兩和上栖賢看梅和韻

三首

邀龍華西堂師看梅不至

探梅旬日後再入栖賢道目和上見懷和舍

二首

待梅亭種樹

自題德未暮齋圖

甜雪軒卽事

秋杪同人集冷泉亭限韻

二首

湖心亭

二首

題驚峰趙氏別業

二首

過閑霞碧書齋戲作皮陸體

宿資福方丈哭霞隱和上

二首

題廬詩

七言律二

五

鳳樓堂

近體 五言絕

山居漫興

晚步眠佛寺

山窗

漢陽卽事 二首

江上歸舟作 二首

暮春城南送客

五言絕

五言絕

一

鳳樓堂

近體 七言絕

有寄

同子凡坐其旋水心亭 二首

夜坐

訪天岳和上不遇

清溪道中

招友人看菊

獨坐

讀秦始皇本紀

七言絕

七言絕

一

鳳樓堂

初還城居

亂後過金陵

五日丹陽道中

陶淵明

入栖賢山過元馭故居

送客

噪磯孫夫人廟

登東梁山

剪江

舊縣晚步

羅利江阻風

過馬當示獻兒

漢陽寓中枕上作

武昌城樓晚望

客夜

二首

黃鶴樓送郁子木之間中

彭郎磯阻風

大雪泊俞家洲

漢江詩

七言絕

二

鳳樓堂

雪夜湖口舟中作

晚泊

采石

歸舟過虎丘

重過淞溪水心亭

弁山烏龍洞

觀畫赤壁圖因憶舊游

二首

題閔霞碧山莊

二首

俠客詞

哭老僕陳忠

四首

漢江詩

七言絕

三

鳳樓堂

遠廬詩

吳興韓純玉子遠著

古體 四言

感遇詩

陽春肇啓萬物和柔東風動捷鷹化爲鳩天心未改孰爲四時嗟予不惠抱手脚踣

又

高岸爲谷浚谷爲陵機槍盡見黃河倒傾孰持其衡造物作子杞人憂天不知所始

雜詩

四言古

一

鳳晨堂

又

楚猴無冠秦馬有角謂驥爲踰謂鐘爲鐸世珍則雄吾守其雌碩人之盤永日是私

又

饕餮倚物遇人輒戕烏爲得鼠嚇我鳳凰赤日杲杲明星煌煌誰遣箕伯祛世不祥

又

巧言配色重賂配應若其寡緣形單智塞迷陽胥足捷徑生鍼及茲無事與爾醉吟

又

要離俠烈劍不拭血梁鴻寄舂釜不因熱彼既矯矯此何區區無此區區喬夫以腴

又

猛虎可刺不可捋鬚蛟龍可刺不可奪珠世人所重做士所輕盧仝茶癖劉伶酒名

又

學道十年膽如嬰兒在宇一介在宙一時西有落日東有逝波心長髮短爲之奈何

雜詩

四言古

二

鳳晨堂

又

言歸故山有茅有茨華園竹遶紅繁碧滋我素旣得彼塵莫緇可以長年可以待時

又

讀書萬卷智不可量禍與智謀君子貴藏孫登有言火不用光青霞鬱奇惜哉嵇康

秋懷追和劉伯溫先生

月落參橫荒雞乍鳴起舞露下秋心夜驚劍一人敵書記姓名學之十年將何所成臨流自鑒白髮漸生蒼黎

在念人孰無情

又

新涼未眠起步檐前初曉既沒星光滿天晝夜如衆古  
今一瞬屏氣凝神默觀大運壯心無已至願難隨嗟此  
弱植乃爲世憂

又

悠悠九州萬類同遊人各有侶物各有儔鳳皇無食不  
問蒙鳩蛟龍失水不資涸鱸貴非所念富安可求雲揚  
風起蕭焉者秋

讀詩

四言古

五

鳳臺堂

又

秋氣可悲秋色可喜寂寂衡門依依墟里蛩吟露白雁  
來葉紅綠酒一罍黃花數葉自念茲生得閒最蚤晚此  
良辰忽焉忘老

又

心靜易殫身靜易寒浩歌無時不知其端養猶載道跡  
爲芳蘭梁黍弗御鮑魚是餐隨時汶汶中不自安黃農  
已邈喟然長歎

又

交蘆爲室先子所治側貯筐篋中藏書詩有華行竹有  
亭有池作止有度起居無時清風在戶明月在帷慎此  
早夜毋忘懿規

又

交道彌新我思故人發情止我涕唾皆真人不再得日  
不再晨相從寤寐泣下沾巾滄波瀕洞雲海冥冥成連  
往矣誰爲鼓琴

又

登高賦詩秋以爲期少長咸集風神可儀懸乎無補如

讀詩

四言古

四

鳳臺堂

面有睂壺觴共理嘯歌相隨三山不遠八公爲誰儔然  
撫景不樂何爲

題吳赤一垂釣圖

時赤一將  
北遊長安

伊何人斯簪笠荷衣一丘一壑不惠不夷竹竿籊籊秋  
水瀾瀾釣垂滄海綸貫碧虛豈其巢父得非入隨渭濱  
三日桐江一絲鳳輝既覽鴻羽可餞謝此磐石登彼玉  
墀子遊京雒我戀舊磯明月共照未嘗別離蒼蒼茂莢  
曄曄商芝他年相俟碧湖之滑

古體 五言

沈立菴先生卜築康山爲賦山居詩

名山與世人相辭不相許一旦杖屨來幽事以時舉公  
既會爲取山亦會爲與

又

謂堂廣於山堂不出山外謂山高於堂山已入堂內山  
堂各相安幽人自听晦

山中寄友人

結盡山中茅垂堂不可居采盡山中薇野葛不可茹神

蕭麗青

五言古

一

鳳晨堂

州方陸沉志士亦淪胥愚夫有微尚夫豈欲釣譽青山  
愜我懷白日暖我軀端坐無一事俛仰千載餘掩卷出  
門去緩步可當車登山亦有道所貴在徐徐

同崖存訪朱元馭

十月寒不雨蒼茫連夕陰經旬局蹐窮居易爲淡側  
聞吾友至躡屐歡追尋相揖俱勞苦頓覺開清襟世事  
無足語握手重登臨登臨似疇昔天地成古今川源何  
渾渾隙影何駸駸一尊故人酒數載離違心有田西山  
隅有舟南溪潯丈夫不得志安用空浮沉

元馭過訪泉滋阿用前韻

寂處多暇日空山翫餘陰良朋甫從仕彌覺契濶淡昨  
朝還子舍冒雨能相尋徘徊煙岫表飄然展靈襟予欲  
貞苦節子亦憂甘臨出處或同異交情無古今聚首知  
幾日離驂復駸駸平臯散游目令我生遠心何年舍輪  
鞅歸臥白雲潯努力宜自愛世運方沉沉

元馭復過再用前韻

長廡中夜息平楚開層陰柴門一延佇俯歎落葉淡蒼  
松獨磊砢離立高千尋有人松下來朝暉潛衣襟好友

蕭麗青

五言古

二

鳳晨堂

不易集況此物外臨前修去人邇鑒昔宜矧今遑焉勉  
加策毋使歲月駸駸曰舍人事將以諧天心寒山靜羣  
籟明月留清潯君看志士懷萬古誰銷沉

秋霽尋澗

山色雨不開柴扉晝長閑默坐生新心靜極常自媚匪  
特四體安神恬得無畏物理有盈虧人情任榮悴今日  
忽放晴天心豈終昧萬象皆收觀千林豁舒暢幽賞不  
厭奇懸崖兀如墜迴颺從中來秋氣生兩袂意得輒嘖  
然巖虛互酬對臨流蕩胸脾誰復櫻世累鼻慧聞空香

心開拾遙翠於此探子懷高爰共澄霽

悼子

去歲母腹汝離亂靡寧居一春三轉徙到處多艱虞九月歸故山生汝樂有餘吾族子姓少得此汗血駒貌酷類爾祖當復大吾聞親知喜相慶索辭屢合醺頗謂萬事足寢處安于子而母更憐護歡甚轉拮据家貧無乳媪乏力空躊躇危癘難自乳撫育仰衆嫗人人有私懷先各顧其孥雖乳恒不愜中夜聞呱呱漸長天性篤愛母尤愛余提抱輒止哭低徊挽眉顰時坐八案間兩手

五言古

三 鳳晨堂

翻杯盃每食先飼汝宛若鳥哺雛嘗戲云是子終作反哺鳥汝飽我亦喜汝餒我亦悵豈特忘華簪且以慰饑飢就慈舍我去西河淚將枯開顏解婦愁中心益茹荼生平娛弄物觸目增悲吁逢人強笑語展卷徒模糊感是彌歎息保此六尺軀人間父子思爲報宜何如

亡兒生日又作

去年當此日喜色軒雙眉今年當此日涕泗交兩頤汝死已踰月汝生方及非保母既辭去臥榻猶未移衾稠忍湔滌空幃任紛披夜半鄰子泣尚謂是汝啼今日汝

若在頭貌何頗頤成音初學語嬉笑多嗔呼自修實不憚皇天豈我禱靈音示先兆筮得蹇與睽七載始抱子十月當分離奇疴集爾體身命付庸醫一病止四日疾若易去枝孤魂絕短小寂寞將晦依祖父在泉壤豈復能含飴而母素多病近日迺更羸愁容畏青鏡去髮日滿篋忘情徒口語百事多慵爲谷風戒新寒二女方授衣昨忽攬故絮不覺雙淚垂援琴婉相勸淒音促瑤徽自非東門達安得無餘悲

同沈子起飲內弟陳穉升齋

五言古

四 鳳晨堂

壬午相見時子髮方覆額余亦初勝冠客顏尚光澤歲月果易來倏忽等過隙兒女俱成行鬚髯漸如戟中間遭亂離音問嘗久隔三復停雲篇慨歎天地窄年來烽燧稀攜家屢爲客輕裝吳越間來往成泛宅把袂輒欣然疑情互相覈磁勿拒曲鍼芥亦投琥珀連宵期我飲嘉言每終席研史觀汗隆讀易知損益幸少入世資不使真氣汨自覺樂事多陶陶滿胸膈俯仰今昔緣轉瞬盡陳迹明月正中庭爲子浮大白

答贈武林張卿子潘爾瞻

大道固昭然易理豈云奧卦畫相生陰陽互顛倒  
文不逮人無言日相詔試問千古來誰復觀厥妙  
京房孟喜流曲學奚足道鄭玄與虞翻穿鑿混濛  
作埽象圖迂儒遞相效象去理安依揆情失其貌  
斯理久愈湮敝極生新照易學迺在茲潘張更同  
調瀟灑脫世塵韋編悉翻校相與躡天根優游獲  
靈造導人康莊行掀車出于淖玉也數從游一至  
輒迎勞消搖湖山間噤然激清嘯默若燈在帷語  
若劍離鞘不敏恒內慙管窺聞全豹幸謝帖括緣  
益展床頭好懷抱入故山清秋理歸

五言古

五 鳳晨堂

權

題立菴先生獨坐亭

啓牖拓心目坐致幾千里傷彼道路人行邁空  
靡靡遠水明如鏡遠山靜如八天意偶晴晦人  
情無愠喜孤居奚所營處也必有以勘史握其  
柄概得清淨理累月不出門不覺春漸駛豈無  
蒼生念小佳爲佳耳悠哉芸已田耦耕者誰子

又

康山與羅山相去不數里橫嶺亘側峰形勢何  
施靡先

生息其間無事嘗隱八玉也時往來寔然心獨  
喜幾日不謀面相見確所以吟詩怡我情學易  
通厥理品花自開落歲月忽已駛叩天天不言  
蒼旻豈無耳未識黃石公何如赤松子

又

我謂西塞山不異柴桑里孤松獨盤桓衆樹多  
委靡斗室涵春暉僅足布床八雖未遂三樂亦  
且有四喜焚香讀我書心目皆自以朝來多爽  
氣何遽相料理未官早著鞭驥足不加駛富貴  
將如何人生行樂耳不見泗上

五言古

六 鳳晨堂

翁故鄉悲游子

又

門外種秫田置酒召鄰里卽之如春溫浮風  
砭浮靡奉身粥粥然箴銘在憲凡非必窮且  
愁著書有淡喜千古友臥龍此意良有以治  
身如治國凡事多變理布政常優游宜緩不  
宜駛乃復盛相獎前言戲之耳吁嗟十載  
前所畏在先子

時先生方輯臥龍篇

遂廬冬日閒居

歸根同草木閉戶安我愚晴巖日罔罔四壁  
充如如觀

心窮無迹何處分瑕瑜微雲一消散廓爾還太虛百年  
不容息須臾復須臾

又

凌晨啓閨竇焚香對初陽煙林未全曙宛在雲中央松  
聲共來往斗室爲輕航風塵正瀕洞洗濯還退藏今古  
事何極懷心徒自傷

又

天地氣始合炊烟下爲雲連山雪初霽聽久寂不聞琴  
生偶焉聚糾結如止蟲冬春忽代謝靜躁相爲君人緣

五言古

七

鳳晨堂

遠難盡得已聊自欣

月室詩

潘天行先生搆別墅於蕭山之阿中有斗室墀  
戶塞向通一隙大如黍乍入黝如也凝神靜態  
漸臃臃如月初朏久之則清暉朗徹若幾望矣  
遠近峰嵐竹樹飛光倒影盡攝其間疑在廣寒  
溪處

月迴層霄上室閉空山裏先生混合之範天地一指四  
壁留鴻濛曉夜廢終始以晦養其明免魄恒不死以靜

發其機萬象皆爲子山河影倒垂去天不盈咫尺際生  
松筠層底結秋水人直傲羲皇三伏衣上霜君性本大  
巧解將元樸藏虛固能生白關極乃愈章林霏散輕靄  
霞綺研清光

丁酉十月既望同廣寧崔文臺燕京李香嚴夜登

吳山絕頂

遙集興奇懷乘月升首嚙踴躍履巉巖左右雄顧盼明  
湖靜無波胥江走如電越嶠隔岸微乍隱還復現坐久  
衣露霑神清體忘倦緒論出高淡丰標合狂狷城闌億

五言古

八

鳳晨堂

萬家不寐卽沉湎誰識宇宙間寒輝滿芳句倦凡逐嚮  
移景物因時變適知人境中清濁隨所踐此際眎昏聩  
已覺不能援上界憫塵寰天心良可見兩腋風冷冷直  
欲生羽翰引我長嘯聲淒淒上霄漢

癸丑五十生朝示兒

我祖罔邇公出處多盛德同枝有四孫我獨不相識我  
父太史公文章垂令式異母有二子我獨稱弱息十三  
爲孤兒淒泣守總惟悲憤生感勵負笈遙從師有舍陳先生  
十五方采芹十九始結褵梁鴻歌五噫德曜乃佐之殷

勤別慈母來作貧家婦四壁雖徒存二頃亦何有上以  
供蒸嘗外以待親友拮据復從容捉襟藏其肘還調綠  
綺琴和我梁父吟中閨方靜好神州已陸沉蒼川俱鼎  
沸烽火歛見侵挽車鹿門去逖迹西山岑西山有茅屋  
正在棲賢谷連岡十里梅夾徑萬竿竹山童三四人可  
以其樵牧墓田一兩區可以供餽粥好友在鄰村朱子元馭  
時復相過存有書常滿架有酒常盈樽花落雞犬靜林  
淡鳥雀喧世人偶來此指作桃花源栖遲逾六載倏爾  
風光改赤子多弄兵青山亦藏鎧戚戚去菟裘依依辭

五言古

九

鳳晨堂

畏壘遑遑同播遷嗷嗷就饑餒是時城中居非復舊比  
間連雲諸甲第大半爲丘墟吾廬獨無恙歸然灰燼餘  
踐作戎馬場欲返空躊躇適逢賢刺史張公南州延孺  
子適得偕妻孥攜手歸故里堂構尚依然薪木幸無毀  
非止獲寧宇亦以存賜履荏苒廿餘年世道多迤邐象  
以齒自焚狶以膏自煎幾人爲禍始幾人爲福先幾回  
聞薤露幾度悲桑田亦有蜉蝣侶說說振其羽亦有水  
槿花英英翹其楚芷或化爲猗鼠或變爲虎蒼茫宇宙  
間俛仰成今古今古歎風移流光不可羈緬想山中時

邈若軒輿義四十九年前忽忽已如斯於此視將來何  
勞更多疑嘗聞相慰藉老境猶啖蔗他人或有然夫我  
安得暇四男踵相隨五女肩相亞欲作五嶽遊何時畢  
婚嫁晨夕課兒曹宛似鳥聚東堂前讀書聲琅琅若雲  
漱或每比鸛雛文采成九苞對此聊自遣卽以當解嘲  
茲辰開五袞兒女爭遶膝抱孫甫逾弄嬉笑覓棗栗舉  
觴勸細君艱苦至此日兒曹詎盡知往迹羈叙述生平  
志未宜欲語誰爲傳生平愛患端不語空自憐朱顏官  
常駐蒼生猶倒懸修名與繩武汝輩其勉旃

五言古

十

鳳晨堂

夏日齋中雜詩

新篁有騎熊倚桐無卑枝續紛布嘉蔭日夕延涼颺開  
房隱淩翠枕簟娛清羸企腳北窗下傲悅遊黃羲午夢  
遽然覺偃仰仍在茲蝴蝶爲莊周何似栩栩時

又

滋蘭勸灌溉茂密嘗青青吐花當鬱燠寂寞含芳馨微  
風乍披拂亦復盈戶庭煩襟爲之滌愁醒爲之醒余情  
諒如此冥默空自局何當相感發懷彼鐘與莛

又

朱鮪稟異質赤白成文章鱗鬣既璀璨首尾必端莊  
之盆島間逝將求其長萬選迺獲一珍重猶琳瑯凡鱗  
苟拔萃曄曄生輝光何況虬龍姿乘雲共翔翔

又

鳳鳥久不至焚籠有羈禽飼之必豐腴睨眊多好音飲  
啄失其時憔悴卽若瘖聾瓢恒不繼豈錮達士心高歌  
徹天地聲出石與金鶴鳴于相和息羽喬松陰

又

庭隅藩弱卉嘉名曰凌霄柔藤蔓千尺因緣冠高標雖

五言古

十一 鳳晨堂

非楨榦材親上生柯條歲稔張翠幕的皪霏絳綃托根  
旣得所積漸成久要更有若木枝扶臆待回杓

又

驚蟬漸迎秋嘒嘒鳴未息豈故勞其生飛鳥不停翼百  
年曾幾何僂勉事衣食卉木笑視人榮落有回易草露  
猶未晞桑榆已將逼辛苦觀昔賢懷冰候霜色

哭嚴逸山

名書開字三求

憶昔我先君文章勵後學嚴子方少年毫端恣揮霍癸  
酉魁浙闈藏鋒歸渾噩先君歎賞餘海內欽風格時予

甫成童蚤得聞大略及長漸相親違時並潛確美子多  
讀書去彼糟與粕美子能立言兼彼述與作美子居羸

時處之以澹泊美子破產時順之以恬漠鄉里有逋賦  
千金代傾囊嫻黨有困窮軫恤靡厚薄周旋倫紀中百  
舍無一惡低徊身世間百苦無一樂苦既不自憐舍亦  
畏人覺雖多名教功終爲禮義縛嗤彼揚子雲豈復投  
于閣鑒彼陸士龍豈復入于洛不垂桐江絲不下成都  
幙捨宅爲梵宮飄然獨行脚騶虞跡已遐時還受籠絡  
鴻鵠飛已冥時還避緡繳無事日栖栖無患常雙雙匿

五言古

十二 鳳晨堂

影恐不淡迷空憇悠遊有時放羈懷策杖登泰嶽舉手  
叩天閭萬古心開拓有時詣杏壇入廟觀禮樂稽首問  
先師六經啓筭鑰有時共我遊亦復善戲謔議論每恢  
弘丰神偏綽約謂我婿與兒二子殊卓犖欲爲瑚與璣  
還須事追琢欲爲棟與梁還須就繩削乃運成風斤乃  
雕卞和璞屏山共盤桓容齋同寂寞學者自忘疲誨者  
不厭數午夜獨遲眠蕭晨必先作一語未中規鑑鍾細  
斟酌一藝偶出奇驚喜互踴躍此意視先君今昔宛如  
昨方且測天心將以爲木鐸自秋始徂冬沉疴頓蕭索

販命大醫王卽病是爲藥平生未解脫至此無住著預  
示觀化期逍遙辭五濁半偈露微吟三生保孤卓有子  
繼詩書力豈愛孱弱有弟念友于家豈愁中落惟我朋  
友情含悽重推剝率我腎與兒哀歌向寥廓茗水自漣  
漪茗山自磅礴願子復歸來有似遼東鶴

雜感

風雲起曠野乖龍多戰爭鰕鮒何所爲亦自輕其生羣  
生有膏血鯨鯢恣啖食鰕鮒互摧滅終復無所得異物  
坐驅策同類乃相戕虎傷者導虎悲哉此思促

五言古

十三

鳳晨堂

又

箕斂竭錙銖繭絲方稱職長吏亦猶人夫豈盡殘賊習  
久若性然面目無慈色遺黎應科條凍餒就徽纆呼號  
不成聲涕淚無可拭天地不好生將何以爲德

又

羶薌爛羊胃飛蓋何軒軒朱提買赤紱沙蟲化爲猿豈  
特耀鄉里直可映台垣昔聞有牧豎夢作王侯尊乘車  
入鼠穴樂令匪寓言如何管幼安揮金自鋤園

又

穠矣棠棣華開當芳春時繁霜將泐至何爲發高枝霜  
飛一何早花開一何好但恐忘愛護化作斷腸草榮落  
違所宜慇懃問蒼昊誰抱松柏心儻然自終老

又

笑玉雜瓦礫明珠在泥塗芳蘭間蕭艾至人混庸愚至  
人混庸愚含真能自保蕭艾間芳蘭零落委蔓草珠玉  
棄不收希世無珍寶莊生齊物論申韓實同道

又

萬彙無妍媸逢時爲利器造化顛倒人往往作兒戲聚

五言古

十四

鳳晨堂

惡每降祥姦修反多累譬彼藥籠中狼毒備佐使天鑒  
詎有殊違用卽可棄吾生復何求於世但如寄

又

夢蟲與桂蠹甘苦各自安賦性固有在定分不敢奸汙  
池溢行潦長江湧浩瀾幅員苟能立天意從可觀鵬搏  
必扶搖鳳啄惟琅玕下視雞與鴃刺促爭盤餐

又

望舒自東出陽鳥向西冥萬古一晝夜二曜何時停滄  
溟水幾清蟠桃實頻結瑤池西王母綠髮已飛雪神僊

即人傑圯上張子房未授黃石書先求辟穀方

又

人情日傾危醞釀成殺戮四游皆困窮瞻顧彌蹙蹙縱  
得南面君勳華遞更僕稷契共敷仁箕黃任司牧難使  
已枯骨復見天地心念此極惆悵空作梁父吟

又

寒煥屢催移日月暹昏曉脰脰造化心悠悠不能了人  
通撓其權澆風恣紛擾陰陽亦違惑庶物日趨天和光  
而離塵獨立萬象表一身代太和我大天地小

五言古

十五

鳳臺堂

### 游黃龍洞望太湖

登山水始白映水山更青山水相照耀萬象無遁形遙  
天覆笠澤遠岫浮洞庭羣峰七十二散布如漂萍遊雲  
變湖影長風吹參冷中多萬斛舟揚颿無時停成松畫夜不泊  
此惟太東流趨瀚渤北望窺支硎直欲傲廣漠豈止欺  
湖有之濁湮崖端冠危石崔巍復瓏璫混沌不自惜穿鑿由五  
丁險怪駭神鬼鬱積生雷霆溪淵開絕頂習坎類井陘  
井收原勿幕天闕終未扇神龍在其下屈伏猶蟻蛭潛  
雖當勿用時或宜効靈春秋虔祀典歡享惟德馨遺黎

苦旱魃好雨亦既零吾來恣憑眺徒倚觀翠屏漁歌和  
樵唱風磴連雲汀時見莓苔際古人曾勒銘撫掌笑伯  
益失載山海經

### 辛酉仲冬獻兒之長沙詩以勗之

汝生三十年未嘗離怙恃今逢搖落時適作遠游子親  
知多贈言惜別情滿紙執友弁其端聯吟若雲委從行  
止一僮去國四千里凜凜御朔風迢迢赴南紀嚴寒侵  
敝裘凍雪粘履齒計日抵星沙歲將還除矣雖仍蓬累  
行豈恤瓶罍耻至戚久睽違相見當懽喜曾聞古語云

五言古

十六

鳳臺堂

婦翁與翁比况多內兄弟手足並堪擬朝登岳麓山暮  
泛瀟湘水連袂歌滄浪方舟采蘭芷左手攜吳筠右手  
招黃綺更上祝融巔靈祇錫蕃祉此固汗漫遊要亦循  
芳軌文情逐境生當摩屈賈壘處則敦詩書出則慎行  
李麴蘖毋過耽意氣勿輕使匪特緘言辭時還飭容止  
毋貽二人憂陟岵兼陟屺有誠必書紳無咎視素履光  
陰客裏過珍重惜寸晷家塾絃誦聲彷彿如在耳既懷  
萊子衣復念姜肱被春日早歸來門閭免頻倚

溫母凌夫人七袞初度分賦今詞簡稿予啓也

昔余髫髻時卽與佳士友蘋洲與京堂名流多聚首是  
時履菴公年止十八九意氣蚤相孚晨夕同戶牖飽德  
不用餐飲醇不須酒欸唾珠璣贈命皆瓊玖同堂主  
及賓吾舅與而舅沈公考叔  
凌子文將庸行並克敦奧義或先剖  
相得迺愈章砥礪期不朽負笈入棲賢書聲出林藪挾  
策遊金陵烽火還相守世變忽滄桑交情自永久嗣復  
結絲蘿因緣合嘉偶弱息方及笄殷勤奉箕帚內則雖  
稍嫻寔賴有賢母仰事俯育間多可少所否遽色與疾  
言生平不出口庭間既離和僮婢鮮嘗語避亂曾入城

五言古

十七

鳳晨堂

歲寅月在西山妻識令儀每領坤德厚嘗過水心亭紅  
蓮生碧藕盤桓屏山前雙松勝五柳往還五十年烏兔  
競飛走叔寶自神清樂令成老叟慧業當生天已在靈  
運後今日共稱觴樂事眼前有念爾內弟兄亦若左右  
手歡笑抱外孫酌我以大斗聊寫今昔詞請爲賢母壽

龍華寺六和泉

蒼弁隱招提崇岡作環堵上有醴泉源山椒貫水府其  
味清且醇其流細而溥不涸亦不盈涓涓自終古竹筴  
通雲廚遙接數百武暮鼓至晨鐘挹注無停縷普供十

方僧曾弗勞汲取兩亭飲清光大衆沾灑乳歲久駉榛  
菅泛濫漬沙土譬彼靈異姿乃與庸衆伍道公住華林  
勝地成賓主瞻此碧玉泓覆以青蓮宇登磴匯曲池激  
若月新吐美蔭依松篁幽芳集蘭杜茶竈砌雲根爐薰  
滿崖戶有時獨坐來面壁追初祖有時樂羣遊揮塵傾  
八部俯眎小螭龍蜿蜒出泉潄入水久潛藏乘霧輒飛  
舞參之瓶鉢中倏忽竟冲舉疑隨膚寸雲去爲天下雨

秋海棠

脈脈秋砌花依依傍脩竹碧葉覆朱莖輕紅蘊微覆承

五言古

十八

鳳晨堂

風如解語潤雨矜新沐窺向小窗前若慰人幽獨冷艷  
挹清姿閒情寄遐矚初移西溪松舊采東籬菊晨夕瞻  
相怡參差映過軸却憎桃李顏同春鬪穠郁

妙峰澗中石上追憶元馭

用昔過  
訪原韻

重游入邃谷積靄兼春陰泉源寒更澈澗道久愈溪憶  
昔同游人孤蹤杳難尋雲亭但遺址雪涕徒沾襟轉瞬  
三十載歲月杳已臨悠悠山陽笛嗚咽猶至今青山尚  
無恙白髮苦見侵惟有舊松柏識我生平心  
石帳望畱荒蕩又見夕陽下逮岫煙中沉



遠廬詩 古體五言二

浙三大功臣詩

誠意伯文成劉公基

偉哉犁耜公開世而一出抗志摩蒼旻揮手弄白日天  
官與陰符明習兼道術遊燕西湖中引清望端需自負  
名世才蚤爲人所識或以比玄成或以擬諸葛勝國居  
下僚累仕輒投劾歸隱青山山保聚營家室應聘來金  
陵敷陳十八策方畧授赫蹏帷幄機密徂征定後先  
決勝算凌冠一舉熄楚氛再舉平吳域功雖銘鼎鐘封

五言古二

鳳臺堂

不厚祿秩毅主多嫌猜奸相恣媚嫉終日長航兢衰年  
殊悒悒遂使明哲身難與留鄴匹幸有仲子賢靖難不  
能屈慷慨櫻遊鱗一字何懷慄元勳得令嗣清芬傳史  
筆高帝從公謀先征陳友諒後張士誠每遣將定方畧  
緘小封授之鄴陽之戰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靖難  
師入金陵劉燾堅臥不出逮至見文皇猶稱  
殿下且云萬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獄自經

少保兵部尚書忠肅于公謙

天子遠蒙塵昔聞晉與宋一去不復還終古長怨恫先  
朝正統時閣尹獨柄川千官任黜陟萬乘遭愚弄憊憊  
親出征六軍何倥傯倉卒墮穹廬朝野皆震恐內罕李



伯紀外乏姚平仲徐瑑議南遷喜寧復中哄大厦忽將  
傾于公作樑棟一語破挾要君輕社稷重戰守得機宜  
緩急隨指縱旋迎車駕回復見河清頌景泰誤易儲惜  
公少彌縫處人骨肉間難以口舌動觀其辭爵堅隱約  
已寓諷復辟賜爵鏤億姓咸悲慟由今憶前徽更覺有  
餘痛大地盡滄桑薄海方瀕洞何事精爽存尚與人間  
夢景帝易太子九卿俱加師傳公獨辭再三  
憲宗時賜特祠墓所至今祈夢屢著靈異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

世稱三不朽分列常鼎峙一人欲兼之乃見陽明子初

五言古二

鳳臺堂

摧駕部郎抗疏彈奸究萬里謫龍場逃空外生死去臥  
石寶雲歸飲明湖水持此恬澹容履彼虺虎尾及其駐  
虔南寧藩謀不軌設疑牽制之使不敢突起既出歟揭  
巢一鼓卽披靡不聞請濟師亦無煩折箠戢亂若承蜩  
古來寧有此勲庸倂亞夫氣節侶元禮文體擬歐曾詩  
格參何李講學更登壇網羅天下士朱陸分異同齟齬  
生譽毀至斥爲異端排擊如對壘迄今聲影徒紛呶猶  
未已人生一世間安得具衆美老氏有微言無名天地  
始公劾劉瑾謫龍場驛丞  
初至無廬室居石穴中

崇禎甲申後吳興有三君子焉大理寺卿茗柯凌  
公義渠徽州推官寶忠溫公璜前丘高士元爽  
吳公時宜忠烈孝義千百年來得未曾有或亮  
節已昭或隱德未曜各賦一章用志景仰其嘉  
謨懿行豈能殫述惟是生平親炙聊紀所見聞  
以示後學較諸五君之詠詞雖不逮而意或過  
之矣

凌公貌清臞昂昂似孤鶴素性不茹葷世味俱澹泊讀  
書老樹阿良友同著作山川發新硯天地啓靈竅詩思

五言古二

三 鳳晨堂

入幽微文心造玄漠脉脉抱深情悠悠無住者律已殊  
硜硜遇人長落落對語聲若指端居類禪縛一旦列諫  
垣抗疏何蹇謬等侑復等邊安危蚤圖度甄別定銓衡  
彰善還輝惡坐使廊廟間衆驚第一鸚左轉歷外藩鎮  
靜勝揮霍平寇定海隅賑饑起溝壑長孺惜民瘼劉歆  
諳武畧更攬英俊才暗中能摸索八閩聲三吳多士咸  
踴躍時空冀北羣一顧稱伯樂及遷大廷尉平反出慎  
恪常懷恬退心無意縻好爵京城惟冠豸日月盡毀薄  
五侯七貴家搜括被榜掠紛紛鸞鴛班惶惶競投關賊

黨仰清風相誠獨遠却尚意明主存猶冀展葵藿詰朝  
聞鼎湖龍馭昇虛霏觸柱血盡殷重甦火微燭揮袂謝  
門生作書貽棣夢孤臣留姓名手題在棺槨南向拜嚴  
親含笑歸冥寔生平冰蘖操未始事請託仕宦二十年  
半頃止負郭當日翟公門淒涼可羅雀朝野同嘆嗟妻  
子困窮約賴有遺藁傳清光愈昭灼嗟彼木槿榮商飈  
捲秋殫都門陷評事李森先題告樛山之變公頭觸柱  
有盡忠即盡孝舍笑入  
地之語遂投縶而逝

五言古二

四 鳳晨堂

義必警策砥行惟率真持論獨慷慨遇事能剖陳蚤負  
匡濟畧忠孝恆書紳吾鄉啓禎間先達多嬰津姻婭陞  
臚仕不污元規塵家門更崇顯不吐丞相茵先子具藻  
鑑心知軼等倫是時有直指下車勤諮詢一言表國士  
推作席上珍裹足絕脩謁交契但以神直至捐館後方  
來拜靈輅爲文弔知已語語嚙悲辛高風與深致相望  
如參辰逮其登甲第年已近六旬去司新安李食祿僅  
一春能不負所學爲政大得民黃山白嶽際頓使風俗  
淳神京忽淪喪烽火來西秦留都雖繼立曆數亦復屯

國亡城始破夫婦猶如實手刃閨中女次及茅夫人從  
容迺自剄腕力已不伸敵帥飲節義良藥躬撫循三日  
氣復續張目生恨嗔疾呼重扼吭殺身竟成仁握拳竟  
透掌嚼齒還穿斷平原睢陽烈雖死氣益振遙遙千載  
上接迹猶比隣嗚呼養士報得此一个臣憶余未弱冠  
問字頻相親感昔先子意亦作九方歎忘年稱小友誨  
勉常諄諄酒譚茗語間自醉如飲醇至今懷令德泣下  
長沾巾

吳公本世胄隱居青山麓碧澗繞朱門青林映華屋

五言古二

五 鳳巢堂

梁富縹緲家塾勤誦讀奴婢課耕桑兒童慣樵牧辛苦  
致豐腴庭開樂雍睦遭亂伏莽多赤眉片青嶺剽掠遍  
邨墟捉人還勒贖饋餉稍稽遲鞭撻極慘酷銘銘苟不  
盈頃刻遭殺戮阿翁大耋年昇去幽浚谷公請以身代  
潛行就羈束朝聘遠峰嶺莽徙懸巖宿至性狎虎狼冥  
心伴麋鹿老父得生還田園已半闕未幾寇復來躊躇  
紛相觸弱弟陷網羅又作几上肉請代復如前渠魁笑  
相逐嗟爾孝友人義不可屈辱去母久淹威亦難再  
續痛哭不肯歸云我實家督願囊無留錢願廩無剩粟

天倫幸獲全飲水甘瓊菽維時吳越疆落鼓震地軸動  
旅擣孤城其勢如破竹遙傳溫司李殉難罹白六三桎  
委荒郊忠魂渺無屬二子寄窮櫓存以俱木卜穀然又  
獨往炎暑日鋒鏖撫孤返舊閭扶櫬還鄉曲延陵君子  
哉爲仁已成熟庸行既克敦高誼更絕俗肯從太丘家  
蚤識公而目炯炯無近名嘵嘵若不足不言而躬行未  
始自表暴令嗣久締交孟季尤最篤公孫與我兒同學  
又相埒周旋紀茲間三世如轉轍倏仰挹清芬芝蘭有  
餘馥

五言古二

本 鳳巢堂

張南邨過訪贈詩次韻奉答

吳興天下稀前哲嘗語此四望繞青山雙谿潄碧水城  
闌西南隅夏木覆隣里漚浮宛在菴孤嶼波中起有客  
白門來當代稱詩史遊寓偶栖遲已隔廿載矣昔友逸  
山翁彬彬古君子生平慎擇交推譽獨盈耳讀書窮九  
丘參禪悟一指選樹就嘉陰濯纓弄清泚芳蹤長若留  
每過輒徙倚我衰轉疎慵杜門恆息軌潛鱗伏深淵寒  
蟬脫泥滓詎慕大隱名頗得老氏旨寂寞逃虛空茫然  
心獨喜心喜亦何爲相尋有閭綺千里自同風一見益

仰止平子今復生文昌猶不死古道行常還大雅獲所  
待貽我累百言慇懃論四始筆鋒雖尚銛迺更加諸砥  
匪特事增華直欲振頽靡啓頑文獻存足徵非宋杞時  
賢篇什多正復難爲理並許廣搜羅遙寄慰翹企達夫  
曾有云適越今可以

靈隱碩揆和上寄示詠史詩奉贈三十五韻

逆峰石嶙峋龍泓水澄澈中峙古招提亂後久殘缺導  
師本西來毓秀自東瀾微悟窺鏡光機鋒勁鎖鐵覺路  
開金繩迷津度寶筏四海仰風規千仞構雲闕丹碧麗

五言古

鳳臺堂

煙霞觚稜耀虹蜺衛法王臣過憐才畸士列遂使靈鷲  
山永奠獅子窟潛夫數往還朱顏換白髮轉瞬四十年  
古今坐超忽山陰建法幢射陽繼華轍瞳瞳明慧日皎  
皎懸智月高誼薄層霄中藏滙溟渤嘗向武林遊策杖  
頻造謁哀憐旣交孚世締迺更切延攬效前修弟子悉  
人傑無着自相親豐干莫饒舌每登直指堂如歸極樂  
國空翠染鬚眉天香散林樾對景懷舊蹤瞻依觀新烈  
白足回青苔貽書見肝膈示我詠史篇微言寓賞罰上  
溯魯春秋下比楚檣杌揭隱揚芬芳森嚴加斧鉞幽慰

孤孽心顯奪奸佞覲兼操筆削權震作威音鳴豔事與  
雄圖千秋同一抹以此洞儒宗何曾有區別倉皇石火  
身兀傲貧病骨眼前廢復典頭上山還沒栩栩化蝴蝶  
攘攘溷蟻蟻浩劫若轉輪浮生肯沉汨展卷當小參高  
枕卽大歇韻語走驚雷洪爐點飛雪其德和上山陰人  
中興靈隱碩揆和

上鹽城人繼  
席宗風愈振

夏日病起

沈疴垂兩月小園不曾窺露霖餘五旬荒厨幾絕炊  
廬日傾圯平疇失耘耔枵腹困疲農聒諫如餓鴟催科

五言古

鳳臺堂

馳悍卒恣睢若雄鬚當境實難遣力疾空撐支親朋或  
顧問謂我善自怡老妻共愁苦指稱是齊肩癡兒習游  
惰附會能樂饑人事旣如此天意安可知未嘗抱孤憤  
詎復歌五噫雨霖病亦間筇杖相扶持虛齋清似水嘉  
樹綠成帷牀頭舊書積展卷重思惟誰云千古遠前哲  
儼在茲堪憎穢穢子扣門急健推呼童謝之去袒裸任  
偃箕京廳樹中來披拂愜所宜高枕北窗下恍爾遊軒  
義冥心以終日天地亦可遺

丙寅八月朔日同徐方虎先生送道目和上住佛

日寺

巍巍黃鶴峰熊熊勢高亢重疊連玉屏開列層霄上陽  
崖峙雄奇陰壑臨澗潑羣山走坡陀轉折非一狀或敷  
如蓮華或蹲如獅象或圓如盃盃或繞如帷帳起伏雖  
參差環拱交揖讓閭昔有名藍吳越錢氏初歲久沒荒  
榛行人盡惆悵先朝天啓開浮屠若文暢先子比昌黎  
機緣互提唱茗雪暨海昌公卿共趨嚮人天結小果繩  
墨鳩大匠檀樾紛成行殿閣兀相傍更築楞嚴壇香泥  
代鬱鬱華鬘懸寶幢輝煌集靈貺貝葉琅函收琪花玉

五言古二

鳳皇堂

堦放客館及僧寮規模悉弘壯玉時甫成童時獲隨几  
杖神王心向孩奔走頗跌蕩登峯訪崔樓弄水探龍藏  
瞻仰悟道松儼若丈人行荏苒五十年霜露常悽愴日  
月如跳丸山河變溟漲世尊久塵蒙空門事虛誕洞宗  
有道師四海稱令望至性極弘慈深情多直諒混迹對  
簪纓高風絕羈鞅悟有即成空觀生本無障茲遇龍天  
推來坐此方丈是日秋氣佳乾坤自昭曠慧日照朱甍  
祥雲覆青嶂鐘聲下界聞幡影中天颺石雨夙均霑天  
衣今再降石雨天衣二  
師向住佛日細素並皈依歡喜各無量余亦

邀良朋清溪浮畫舫重修蓮社盟實願叢林旺問路理  
舊遊尋山秉嘉尚題勉懷後圖慙慙指前勝先君  
題額淵明  
固天民裴休還入相同聞木樨香益覺吾道廣從此數  
往來蠟屐着幾緇超然離垢氛餘生得安養

贈寶華院轉菴大師

木不遇霜雪誰知松柏堅金不加鍛鍊誰知鎖鐵銛人  
不經患難誰知傑士賢此語世共知吾謂未盡然松柏  
不作花終遜桃李妍鎖刀用還缺何異錫與鉛忠難徒  
苟免空爲人所憐我聞轉菴子應舉方少年丰神何奕

五言古二

鳳皇堂

奕裴馬何翩翩數奇淪陷穽吉網兼羅鋒淹淹柳中虎  
跼跼墮水禽百喙莫能辯七尺何由全異人拯奇厄從  
空解羈纒授以囊中策無異圯上編形軀長羽翰生死  
隨機權潛行匿廣柳日險張空拳赭衣纔脫後白刃復  
在前旋頭光四射轉戰凌烽烟忽發魯連矢更着祖生  
鞭竊符方救魏遺書還報燕賢王縻好爵制府開寶筵  
朝從閩海去暮自睢河旋迹慕鴟夷邁嘯繼樵門傳挂  
冠向神武解組歸金僊縈性性本寂忘情情愈專靈山  
老尊宿記荊逢良緣迢迢踰鶯嶺瓢笠歸茗川寶花一

席地同社交相延不踐方苗草但飲平流泉高臥小樓  
上翹首看青天浮雲幾處滅倦鳥何當還淮陰山勝下  
高壇築危巔東陵本故侯種瓜青門邊何如轉菴子降  
心卽安禪舊僅稱白足奉母生碧蓮世途雖反覆行止  
亦變遷觀空盡爲妄噩夢皆能回我亦謝塵鞅同耕墓  
下田

寶華院在  
先塋側

徐方虎先生屬友人書郡城至德清谿山長卷偕  
余寫像其間漫題五十二韻

雲溪至清溪谿洞九十里嵐影映波光處處皆可喜放  
艇出郭門長川何瀾瀾蒼弁挂城頭碧浪衝沙尾玉向  
嶼上浮塔從水中起峴首近郊垌亭阜隣百雉窪蟠類

五言古二

王 鳳樓堂

瑤臺秀石錯瑜珥上建逸老堂嘉名冠桑梓在昔集羣  
賢貴德而尚齒人同洛社傳地共香山儼迤邐望蘇灣  
坡公所戾止徘徊林麓間勞勩觀芳軌仰眺道場巔浮  
圖若拇指俯瞰衡山門並立似投趾越此境愈幽應接  
殊未已雞鳴過邨城陽飛落洲汴蚌月菱花明魚風荻  
葉靡臨泛轉蒼茫攀岑僅尺咫古木蔭僧廬荒阿弔遺  
壘歸然下菰城築自楚公子高岡露重闌干載猶未圯

想當全盛時賓客販珠屐世事多變遷新業委荆杞中  
道抵青山羣峰皆崑崙遠者如展屏近者如負屨一朶  
青芙蓉中央抱瓊華簋日陽春樓范祭酒宅壯麗伸結綺今  
作化人居梵放流官徵南去接埭谿茶香滿春市濃郁  
比松蘿清芬亞顧渚上強最堪游丹崖滙清泚樂天游  
未曾生平以爲耻惟聞漁隱翁孤踪寄於此登山採紫  
芝涉川擷芳芷紆折到餘不溪流清徹底衆岫誰所驅  
環遶猶聚米玉塵旣鸞翔金鷲亦鵲峙乾元極崔嵬一  
方疇離社百尺小垂虹蜿蜒飲溪水半泓石髓泉湛若  
月初脚靈氣之所鍾每出天下士纖簾與吳苑人遐室  
則邇近見徐蘋邨與博無涯涘文通韓昌黎詩軼韋刺  
史畧彼簪紱榮眷茲丘壑美與余稱素交落落能知已  
出處雖殊途久要期終始扁舟互招尋佳處頗徒倚返  
權笑王猷命駕慕稽呂往來成二老此事良可紀迺倩  
顧虎頭畫入烟雲裏相邀同賦詩作此當嚙矢上強在  
埭谿深  
處白樂天詩云生平踪跡在九州遊過天台與虎丘惟  
有上強精舍好最堪遊處不曾遊宋人編最堪遊三字  
於峭壁之上  
胡  
仔號曰溪漁隱

五言古二

王 鳳樓堂

癸亥六十生朝漫作

十年前此日作詩示諸子轉瞬又十年流光一何駛  
遂知昔非陶潛覺今是非是兩俱亡列子有深旨我亦  
澹蕩人處世猶寄耳筮謙保初終謀者得謙卦辭遇坎識進止

少壯臥煙霞無意拾青紫衰老益疎頑移心薄黃綺獨  
寤自考槃獨行自遂累屈指十年來遭時未傾否曠漈  
接于戈催科急包匭四海彌困窮人情更澆詭匪特念  
民瘼直恐憂天地遑遑度春冬往往呼庚癸中饋強支  
持綰髻無簪珥老僕盡凋殘田廬就荒蕪婚嫁不及時

五言古二

王 鳳慶堂

願願對兒女衣食不及時低眉嚬婢生平饑溺心同  
室焉能委惟此尙縈懷餘事皆敝屣幸存濟勝具無負  
佳山水碧茗蒼弁間歷歷畱屐齒兼多方外交栖託空  
門裏蕉團蘭若中處處容杖几詎獨縱遨遊實可外生  
死目力雖漸昏聊復耽書史仍弗廢詠歌揮毫動盈楮  
得意每忘疲焚膏繼晷萬卷擷菁英孤檠地紅蕊何  
必北海尊何必東山坡卽此送年華頗亦稱樂只有妻  
伴伯鸞自足當法喜有子半荀龍或擬高陽里霧隱豹  
迺變海湧鵬方徙深居觀大運順時吾老矣

諸葛龐五十五韻

余懷懷古情恒若循至性每見舊宗葵如逢古明聖前  
年獲一隅厥名遽難定似兩不分符似敦不橫柄耳似  
商乘仲腹似周季員三足具獸形一節跛鶴脰虛下通  
火風取象合中正示戒匪饕餮登隆重等册命饕餮册命  
質比肌理柔色同玄玉瑩丹砂斑最殷翡翠光彌靚徧  
體雲雷文廻環逆輝映隱約自分明模稜仍不磷渾樸  
兼精工不知何代賸首山鑄久遙泗水湮莫泝自魏寡  
見聞凡事疎考訂與博遜揚雄辨晰懸許慎識非張茂

五言古二

王 鳳慶堂

先更乏書連乘人無王楚善奚從廣諮訊孰意三兒愛  
癖較我尤甚嘗遇古珍遺諦跡不轉瞬魚目恐漏投贗  
鼎應悉屏兄弟鹹相嘲往往至諫諍持之反愈堅固執  
肯錯認間從過庭時云此確有證曾觀讀耕錄名曰諸  
葛龐我適聽斯言乍疑旋復信古人寓意淺攷器知其  
政憶昔諸葛君躬耕潛砥行高臥草廬中好爲梁父吟  
昭烈三顧來幡然始就聘鼎足勢三分抵掌談已竟維  
時炎漢衰強起收殘燼北拒曹阿瞞東連周公瑾創業  
甫小成託孤寄大任闇主守危邦吳魏皆觀囊繼圍得

晏然有若僑在鄭廣益集衆思行法明號令管屯居渭  
濱甲士雜田畷六山冀與劉七擒先服孟遺輜敵蒙羞  
麾扇軍隨進畏蜀真如虎關隴多響震向使公久存安  
得復有晉惜哉五丈原盡瘁身先殉文章垂二表神鬼  
護八陣流馬効馳驅木牛能轉運千井楚忽齊十矢弩  
連勁想其制作奇此慨實相稱從不受襲侵亦不經水  
浸留傳人世間四百三十間露之則日品欽之則月華  
雲以志澤民雷以昭奮迅並召公罇靈擬軒轅鏡名  
士作蓋臣視物當感興子孫永保之千秋有餘慶

五言古二

五 鳳晨堂

古體 七言

雙龍引

乙未秋刺史張公淑之贈大宛聚驪又從王將  
軍所購得小驪駒皆絕羣者同人作詩歌之余  
亦賦此

大宛飛來紅叱撥萬里產自焉支窟龍顙突目廣腹肥  
毛如熾炭蹄踣鐵選入吳興郡廐中君都詫作千里紅  
同槽衆馬多辟易昂藏獨立如癡龍幾回鞚出真無匹  
雙鳬硯礪排胸臆逸態雄姿勢欲騰遼東健兒騎不得  
連廐傳

七言古

一 鳳晨堂

聲價轟然起雪城元戎購之雙玉璫張公知余有馬癖  
一朝相贈千金輕自離郡廐依樵牧性情漸與人相熟  
伏虎巖前卧白雲蟠龍澗底歎寒玉春來騎上淑景堤  
颺旋電閃入四蹄玉鞭輕拂桃花綻雕鞍忽跨丹霞飛  
吾觀張公相馬不相肉坐閱羣驥眼如燭天開雲錦徒  
紛紛終日低頭飽芻粟驕驕矯矯殊豪英道傍見者誰  
不驚狂生得此意已足環視八極精神生我將乘之踰  
崑崙履碣石朝刷幽并暮還越踏破陰山古時雪欲行  
未行且逡巡茫茫禹甸多風塵風塵瀕洞何當埽只恐

驊騮易衰老

又

房星夜照雪水黑飲馬池邊飛霹靂龍瘖化作小驪駒  
墨花一團雲氣濕生來神駿迥尋常耳如麋鹿頭如麋  
蘭筋束骨肉急雙瞳夾鏡精神藏就中奇相尤堪異  
羊鬚有爪懸雞距儀氏韉中謝氏鬃竟與圖經合符契  
漁陽宿將老廉頗相馬追師馬伏波自矜此駒世無敵  
便將舉足凌山河去歲移營屯海甸尙憐駒小難征戰  
慷慨相貽誼甚高低徊換却心猶戀更經長養帶絡頭

遠房

七言古

二

鳳樓堂

材成腰褭性轉柔聞聲辨色自踴躍呼來不用青絲收  
試向郊原小蹀躞碧玉蹄翻如按拍崎嶇高下總如夷  
行止疾徐俱中節杏花影裏柳陰中瞥然一去如追風  
路傍碧草連天起海外蒼鷹踴翅從張公聚驪擅名久  
誰知此駒迺其友紫燕青虬世所珍朱纓玉勒吾何有  
生平好馬兼好遊時人錯比馬少游長驅不效東野子  
短衣獨往南山頭興來並轡盤雙驥彼此爭先無次第  
合縱齊蜚日月輪交馳並吐風雲氣風雲之氣何飛揚  
嗚呼那得江都王毫端寫出兩驪駒千秋萬古雙龍光

諸子駸菴畫竹歌

栖賢自昔稱竹鄉森然族處羅山陽雷聲殷殷叩崖戶  
山靈無主造化忙春朝怒笋出平地咫尺具有摩空勢  
嶰谷裁成鸞鳳音中山盡吐龍蛇氣蓮廬居士自樂羣  
未嘗一日無此君捲幔朝暉洪雨垂簾盡鎖瀟湘雲  
曦菴道人來吾里前繼坡仙後承青二公遺蹟儼在茲  
俊鶻欲落免欲起乍逢此景喜若驚揮毫直與山相爭  
驚溪絹滑墨海瀉涓涓千畝須臾生山齋看畫還看竹  
蕭蕭非草亦非木勁節虛中不服多長與畸人伴幽獨

遠廬

七言古

三

鳳樓堂

餘菴道人過泉滋阿爲余寫蓮廬秋讀圖  
羅山秀色摩蒼穹芙蓉一朵青濛濛中有泉滋十畝宮  
丹梯白室架構崇主人蚤出天下籠寘身絕頂疑高冲  
孤茆自蔽只數弓咫尺帝座卑華嵩遺世獨立觀無窮  
有客來尋塵外踪移情往往攜絲桐一彈再撫心指融  
高山流水何颯颯卽事翻入圖畫中寒雲漠漠開芳叢  
層嵐疊磴逶迤通飛泉遠戶鳴淙淙千樹萬樹生秋風  
欲落未落葉半紅頓令神宰悲無功吁嗟一身猶轉蓬  
二曜西沒忽復東舉頭視天天夢夢烽烟海內方交訌

翩然遐引隨冥鴻擁書獨坐氣自雄重霄覆我如帡幪  
山中之樂能久同息機與爾游太空

崇禎末丹陽賀公蘊存筮仕蜀之資陽令遇流寇

亂盡室死焉其子雲舉徒步萬里尋親骸骨于

兵戈榛莽中後任吳興別駕爲余泣道其事請

賦此詩

崇禎紀元歲申酉國運凌夷值陽九玉步潛移帝子愁

金甌乍缺公卿走丹陽賀公天下豪仰天雪涕風蕭騷

時危直欲致身去一官冷落惟青袍青袍白馬資陽吏

連麻詩

七言古

四

鳳臺堂

獨抱丹心就荒瀟雲黯公孫白帝城煙迷蠶祖青神戍

瞿唐峽口錦江頭仗劍攜琴萬里游巴川循吏移風日

漢苑銅僊泣露秋銅僊泣露金莖折鐵騎星馳撼天關

箭鏃朝飛朱鳳樓笳聲夜起黃龍窟赤眉青犢並橫行

鷓鴣貂蟬競出迎衣冠滿野皆塗炭烽火連天捲旆旌

資陽城郭大如斗資陽邑宰賢如母諸葛寧知漢祚移

睢陽自爲唐家守睢陽資陽齊令名誓與此城同死生

江山幾下新亭淚宇宙孤懸卽墨營營空食盡援師絕

夫婦兒童皆殉節切切禽啼杜宇聲萋萋草染長弘血

十七忠貞共結纓百二山河相繼傾龍去鼎湖神未遠

鶴歸華表世旋更世事旋更垂一紀會見忠門有孝子

遙尋骸骨瘴江邊慟哭君親亂山裏亂山蟲蠹赴荆門

愁靄慘慘天地昏王褒枉漬林間淚屈子空招江上魂

魂騎箕尾升天路空使儒生遠相慕文愧昌黎共此心

欲弔田橫向何處可憐忠孝本尋常何事今來倍可傷

聊寫長歌同楚步令人千載憶資陽

兼山閣

昔年曾結山中屋不識衆山真面目今年重起樓上樓

連麻詩

七言古

五

鳳臺堂

千山萬山來索頭山中有山山止一城中無山山更密

煙雨蒼茫斷復連風雲舒卷藏還出我愛看山日日登

山步踰躍紫翠騰秦皇縱有驅山鐸欲比愚公恐未能

資福綠筠堂試新茗贈霞隱和上

弁峰霞公住資福生計只看茶與竹赤手鋤成十畝雲

澄懷養就千竿玉前年重葺綠筠堂溪山一曲移瀟湘

夜雨蕭疎響巖谷寒濤恍惚迴空廊堂中主人何所得

大愚老人曾築助參透歸宗一味禪惟有茶香和竹色

年年三月四月時鳴鳩拂羽蠶未絲落微作花紅筱簍

瑯玕解簾青離離我到山中訪遺躅抱影還來此堂宿  
開門先問竹平安燕坐時同飲新綠空翠霏微灑石牀  
伊蘭彷彿生幽香荆溪小壺丹砂色定州磁盤玻璃光  
松風瀉出如露水明月來投玉川子蒙山洞山安足擬  
一杯一杯殊未已陶然清醉暑雲裏飄然欲跨青鸞起  
陸羽不復見王猷杳難尋寥寥千載誰知音清風宛在  
祇樹林祇林共喜往來熟維摩詰是古金粟寺有泉名如露

弁山碧巖觀珠簾泉小龍同霞公

弁山之廣一百二十里其高七千五百有餘尺我與此

建麗詩

七言古

太

鳳晨堂

山夙相契遙望山光亦心喜興來振策山上游嗟峨怪  
石高于樓層巒複磴伏即起蹴踏卧虎蹻飛虬虬龍飛  
來隨地脈天目分支巨靈掌割得蓬萊左股青斜吞震  
澤中心白雲浮動碧玉巖丹崖倒挂珍珠簾千年雨  
腳翠滴滴六月雪霰寒纖纖珍珠爲簾風作線明月爲  
鈎霞作幔巖前狂客去還來潭底小龍潛忽見此龍雖  
小形色殊鱗角皆具如塗朱泥蟠蜷屈同蛭蛭老僧索  
之水一盂吁嗟龍乎汝何靈何不噓雲遍寰宇振盪天  
衢潤八荒功成然後歸故土龍曰升沉有命隨大鈎君

不見焦原此際皆如焚惕若難爲天下雨悠然且卧山  
中雲我嘗聞諸古人云高弁蒼蒼天語可聞天語可聞  
還向天語天今無語龍乎柰汝

兼山閣看日月戲作二歌

小閣凌虛高岌岌坐看曦車出還入出時常早入每遲  
羲和與我如有私朱明向晚景方淑六龍頓轡崦嵫谷  
魯陽不必更揮戈夸父何勞苦追逐此時煙靄皆飛揚  
此時雲漢皆爲章青鸞彩鳳共翔舞金支翠葆紛開張  
須臾天女停機杼忽訝蛟人成海市萬縷霞凝琥珀光

建麗詩

七言古

七

鳳晨堂

又

曦車已發西虞淵水輪忽挂東山巔天公恐我不如意  
故遣清輝暫然至清輝冉冉照巍樓此際何須秉燭遊  
漸覺長風生兩腋頓令溽暑成三秋秋光先至誰能得

端居自有回天力萬戶平臨不夜城一家獨在清涼國  
清涼國土路無多倒影蒼蒼山與河白鶴峰前珠作樹  
水晶官裏玉爲波玉波灑灑凌風起大地溶溶化成水  
空中色相本來無世上浮名安足倚倚天問易兔飛走  
幾時休昨之日舍我而去者不可畱今之夜相隨而至  
者其可長在不升沉既有定圓缺豈自由君不見滄海  
之田一時已更變廣寒之殿七寶何人修縱使玄霜搗  
就姮娥竊得肯相贈不能銷此千古萬古之清愁寥寥  
天與地與我同虛舟一笑坐高閣浩然何所求

蓮廊詩

七言古

八

鳳晨堂

道峰兀菴和上將以舟居爲方丈訂余作方外遊

賦此以當權歌

艇子心空無所住將辭龍象隨鷗鷺出世猶懷避世情  
五湖七澤稱流寓木蘭爲舟箸作篷蒲颿宛轉乘樵風  
筆床茶具位置好小橋流水逶迤通有時停橈依斷岸  
有時飛桡橫霄漢少林老宿蘆一枝太乙真人蓮一瓣  
有時自喜波浪平閒把綸竿釣月明手持秋水蓮花戒  
施遍春風杜若生有時忽遇波浪起安禪只在洪濤裏  
舉世誰知來去蹤諸方那識浮沉理飄然放櫂天之涯

蓬瀛清淺是吾家出水珠幢懸日月凌空寶蓋結煙霞  
依然巖櫂湖之汜青苔卷畫皆鄉里荷葉衣中五色雲  
筍皮笠上三山雨舟之晨灝氣蒼蒼天作鄰漁郎相引  
志近遠武陵洞口桃花春舟之暮空水茫茫識歸路馮  
夷聽法効馳驅飛湍急處浮杯渡我與公交十五秋忘  
機更覺機相投只今泛宅爲蘭若還期同作逍遙游逍  
遙復逍遙維舟官相待不向東流說濟川且涉西州攬  
芳荳歌歎乃坐觀泡影作恒河一任桑田變滄海

題邊文進蓮塘鵲圖

蓮廊詩

七言古

九

鳳晨堂

人間滿目皆塵埃殘山剩水猶無恙蓮渚蕭疎地自偏  
文禽宛轉情相向波紋如潯復如流鄰鄰四壁生高秋  
尺練揮灑自成趣令人對此懷滄洲邊鵲寫生推絕藝  
文進無乃其苗裔點染能侵造化權精工豈特翎毛細  
黃筌呂紀亦擅名名雖相亞莫與京始知神運合象外  
後來粉繪徒紛紛我居湖州采蘋里茗溪霅溪靚如綺  
野卉多情落又開好鳥忘機眠不起君不見鴻鵠有志  
蜚冥冥鳳皇覽輝稱最靈物情人事偶相似悠然嘯傲  
湖之汀

維揚孫公新齋嘗意爲園命曰想園陳涉江侍御  
爲寫一圖公歿其子坦夫更爲想想園吾鄉方  
歐餘中丞復寫一圖士大夫題詠甚多請余作  
長歌余與公父子周旋久于園又不勝今昔之  
感焉

憶昔甲申乙酉間接天烽火逃邗關蘇門先生見幾早  
攜家避地棲賢山吾廬正在山之麓萬樹梅花映空谷  
晨夕相從話素心想園風景聞之熟先生有子曰坦夫  
年逾二十長於余有書共讀酒共飲交情藹藹若友于

蘇廬詩

七言古

十

鳳臺堂

忽然一別二十載荏苒年華不相待蘇門清嘯宵難聞  
想園風景依然在去年重到舊山村爲說初更想想園  
自有清風同栗里何須異境覓桃源園中萬象皆如昨  
蒼旻爲宇雲爲幕豈必聳飛起棟梁但憑意匠成丘壑  
一丘一壑總天然始信壺中別有天門對蜀岡千尺雪  
窗臨甃社萬層煙其間多茂樹日涉自成趣旣仰喬與  
梓復愛棠與棣其間多清泉發源自靈淵長能留世澤  
不復憂桑田其間多夏屋混沌加新築出入無垠門虛  
堂無反覆有時山水動清音非目可視耳可聽南陔無

句亦可誦南華有意亦可尋此園歲久愈開拓詩篇圖  
畫施丹雘大開庭戶任人游不似古人稱獨樂君不見  
石家金谷孤夜嘯魏其池館長蓬蒿又不見昭陽殿廢  
牛羊聚鄰下臺荒鳥雀驕我題此園三歎息人間俛仰  
成陳迹惟有棲賢山色佳峩峩依舊連雲碧

過湘溪訪潘天行子見

淵光渟渟夜不昏水田漠漠蛙語喧晚山相帶見前村  
有客飄然入谿門十年一歎庭中樹恍惚當初下幃處  
篝燈眞酒靜莫言明日乘舟不能去

蓮廬詩

七言古

十一

鳳臺堂

過東遷沈氏故居

吳興休文古著姓三百年來久繁盛羣游藝苑取高名  
並陟崇階聞國政侍郎中丞祖及孫尚書宰相弟與昆  
拜命纍纍垂紫綬趨朝奕奕乘朱軒一時才調皆華敏  
萬石家風自醇謹周旋不恃里門高舉頭但見長安近  
馬溪之北潯溪西尚書遺構與雲齊雕牆遠映千尋樹  
峻宇遙臨百尺堤雕牆峻宇如城郭重門深戶嚴局鑰  
夜雨猶聞擊柝聲天明未解提鈴索雖遵垂訓戒奢靡  
不覺豪華勝舊時幸舍空留彈鋏客蒼頭半畜冶遊兒

新移錦石栽花圃亦有濃粧鬪舛嫵亂後仍開秦管絃  
間來竟爾教歌舞歌舞何曾畏鼓鼙淡居不美武陵溪  
初來後厠渾疑錯久住園亭路尚迷園亭乍見紛羅綺  
齋中本自藏書史論文惻欵集賢賓學禮殷勤課諸子  
諸子彬彬盡克家暮年得雋果堪誇牙籤日映窗前八  
綵筆春生夢裏花夢裏繁華豈能戀人世風波疾于電  
共道黃金子母饒誰知滄海須臾變阿母從容赴汨羅  
孤兒相繼委荒阿世業盡隨新例沒比鄰猶感舊恩多  
傷今感舊何從訴羊曇重向西州路金谷園中蔓草滋

連廬詩

七言古

十二

鳳臺堂

平津閣上凝塵汗十年不到小橋頭此日淒涼異昔遊  
卧壁蠨蛸閒向暮當門鳥雀亂先秋秋來禾黍何曾熟  
官家蚤已催餘穀老鵝還棲舊院隅饑飈自竄荒廚曲  
兩三痛僕羸且尪頻加敲撲無完瘡邇卒還來看廢宅  
游魂何處歸空房可憐繁盛成搖落可歎豪華宛如昨  
天道從來忌滿盈人生自古多哀樂哀來樂往設徘徊  
淚洒荒原日已頽君不見長安回望繡成堆昆明池上  
增劫灰秦宮漢闕安在哉

輓顧烈女季紫

季紫青成顧爲章女也字張氏年二十未嫁張  
氏子以疾夭計聞季紫慟哭絕而復甦者再嫂  
姊百端勸慰弗顧也婢僕輩私議云幸未適張  
氏紫聞而慍曰我生平坐一八用一器終身不  
復易斯何事乃以是言汗我竟局戶投繯死發  
其匣得詩三首蓋絕命詞也

世人多以情死生季紫之死不是情世人間或能死節  
季紫之死并非烈曾未識面張氏郎有何繼絕空悲傷  
父母兄弟皆憐愛有何激迫生感慨從容一死成我仁

連廬詩

七言古

十三

鳳臺堂

綱常所係在一身形管千秋增氣色青溪萬口揚清芬  
吾聞季紫自言志生平真物無遷次此身與物孰重輕  
寘之得所畢我事嗚呼季紫百世師一言九鼎終不移  
寄語悠悠世上兒此身可惜當自持

茗中元夕篇

吳興太守來一載風流欲使風光改露冕行春遍郢城  
郡城正月春如海元宵開讌出南郊置酒張燈興自豪  
峴首分曹呈角觥碧湖連舫駕金鰲鰲山正在波心見  
爆竹筒花落如霰皓月翻迷萬炬光疎星却被千燈亂

沙邊火樹又分蘖陸地遙開十丈紅遠岸生輝能繼日  
小橋流水盡成虹虹霓吐氣人皆羨賓朋半是金閨彥  
借問當時北海尊何如此夕南郊讌南郊此夕圖繁華  
其詫今年樂事賒坐久星辰依客聚更闌河漢倚樓斜  
樓頭畫角嚴城動清音復奏梅花弄鉦鼓闌闌響乍停  
笙歌緩緩遙相送月河歸路駐蘭橈夜半春聲湧暮潮  
小艇樵來誼士女長堤擁去失焦僥坐中獨有烟波客  
漫倚篷窗浮大白但使茗川風俗淳何愁弱水蓬萊隔  
蓬萊之境豈虛無化日恬熙更可娛萬里薰風來玉闕

遠廬詩

七言古

十四

鳳晨堂

一輪明月照冰壺

題張鐵橋畫馬

鐵橋年已七十五醉影蹁躚能劍舞餘勇猶令筆墨飛  
迅掃驂驅力如虎維繫蕭蕭古白楊四蹄卓立明秋霜  
昂然顧盼氣凌穩風鬃霧鬣非尋常用之疆場一敵萬  
如何閒置荒垌畔壯心烈士悲暮年永日披圖發長歎

春泛

吳興城上峯千仞吳興城下波千頃玄真一去不復還  
山光水色無人省我來放櫂碧湖邊斜陽送出桃花影

嘗過栖賢讀道日和上扇頭泰巖丁公昔年贈別  
之作古道照人乙丑五月既望和上至星沙相  
訪賦此奉送兼寄丁公

語云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松遇歲寒不改色蘭香  
空谷長因風道師駐錫栖賢谷筵有長歌我曾讀出袖  
輝輝照乘珠入懷璨璨昆崗玉上言遠別離下言長相  
思中叙生平惟山岳永不移君子之交雖若水紛紛膠  
漆安足擬許支方外見交情管鮑當時語知已此詩試  
問作者誰遼左僊翁丁令威玉堂高第登何蚤金縷傳

遠廬詩

七言古

十五

鳳晨堂

衣願不違

師嗣法洞宗

別時惆悵見時喜閩南冀北輕千里

廿年形影久相依半生手足真堪倚自憐我少止一身  
常思異姓爲天倫髣髴髮蕭疎忽馬老肝膽輪囷空向人  
近始逢圓澤一見成莫逆同持方寸心煉作補天石羨  
師先鼓伯牙琴意在山高與水深莫道曲高終寡和移  
情我亦能知音今看杯渡湘江遠欲隨瓢笠仍踈嬾泉  
下慈親馬鬣虛庭前稚子鵲衣短爲使韓綱去問津  
行戰門開處自情親還將昔日詩中意更寫長歌步後  
塵

題李營丘風雪迎糧圖 趙松雪跋

自古嘗稱蜀道難百步九折紫巖嵐何况嚴冬深雪裏  
寒氛曉靄踰千盤前峯崒嶭藍天起後峯連綿勢未已  
後稷不度鳥不啼懸崖無根谷無底巖肩劒閣雲萬重  
捫參歷井摩蒼空蛟龍蟠拏古木偃蟠螭跪跪飛梁通  
此時何處來徒衆迎糧千里輓輸重僕夫股慄泥沒脛  
車輪欲摧馬蹄凍誰能畫者李營丘秋毫細晰天爲愁  
心神自共元氣合筆力直與造化侔營丘本屬唐宗系  
邦家正值凌夷際隆準王孫泣路隅紆千凍雀遙飛去  
蓮廬詩 七言古 其 鳳晨堂

天寶以降傳乾符車駕幾度畱成都漢陰饋餉騾背負  
百官始得充朝餽蜀道之難難若此危途數困唐天子  
當時寫此非偶然後來題者趙承旨承旨亦是宋天潢  
筆墨神妙真相當徘徊歎賞最珍惜似因弱宋悲殘唐  
唐郊宋社久荆杞又曾再閱滄桑矣書畫還從世上傳  
乾坤舊事隨流水此卷經今八百年卷中陵谷猶未遷  
收藏印記亦屢易令人對此情惘然君不見自有書契  
來陳跡悠悠皆可觀空將哀樂感興亡頻弔環州一坏  
土嗚呼豈必王孫心獨苦

題清婦仲職詩草代序

古來儒將止數公君家阿翁稱最雄五軍甫授闕營秩  
七萃幾成扈駕功 甲申春請扈從南遷不果 葵心乍展災暉蝕上馬  
提刀前殺賊勒石將書寶憲銘據鞍便草陳琳檄勉承  
新命出燕都輕裘緩帶來西吳下菰指日收青犢細柳  
蕭風靜綠蕪渥洼龍種生騏驎南溟又振鵠雛翅五歲  
能彎鵠血弓八齡飛控青絲騎十三挾策登選場猿肱  
燕領繡襦襦文堪壓卷射貫札澤宮觀者如堵墻一自  
阿翁長別後形容數載多消瘦掩卷前曾廢蓼莪填詞  
蓮廬詩 七言古 七 鳳晨堂

蚤已稱蓋白大令能書似右軍墨池飛霧流氤氲社中  
吟艸頻驚座匣裏蓮花更出羣時從兒輩同家塾披襟  
自坦東牀腹嘗嫌投筆笑班超共許敦詩推邵毅雄風  
大雅總箕裘書劒重看上國遊旋領中黃封萬戶并持  
丹槩付千秋在昔有言聞杜甫將軍能文不好武爾方  
年少兩兼之毛錐餘勇猶堪賈新編問我索題辭知君  
愛誦老夫詩漫將長句酬佳詠轉憶過庭學禮時

贈吳梅岑煉師

白蘋洲邊有仙吏秘笈丹書天所賜稚齒曾逢綠髮翁

髫齡解識琅函字三吳早魁昔爲安苗枯赤子無唯類  
獨持絳節蚤登壇坐令黃堂親擁篲肅將章奏役蜚廉  
旋遣靈符呼直使萬人翹首望蒼穹三日井甌已如注  
上清真人謁金門相期北上同駿奔璇闕三千朝碧落  
玉樓十二遊崑崙靈祐宮中隨禱雨亦復三日如傾盆  
六龍飛輅催雙轂一鶴啣書出九關緱山子晉請受籙  
梁園幸舍供饗餐瀛洲學士多道侶羽林宿衛稱弟昆  
去年省母還鄉里依舊恂恂一孺子居心但覺平似衡  
履道長能坦如砥買得西餘山下莊背負高峰面流水

還廬詩

七言古

七

鳳景堂

頻施符水療奇疴偶作兒嬉試方技有時忽作步虛詞  
頃刻揮毫亦堪喜明初鄧羽安足論唐代吳筠差可擬  
今春質庫潛狐妖千年老魅通紫霄竊鉤攫寶伎倆狡  
飛磚走石氣勢驕設壇禹步始効治山魃木客咸遁逃  
繼之限行月孛法羣魅反接聲悲號擲筆勒令自供狀  
失物盡返靡纖毫殛之不忍縱不可盡地覆盡爲鴈牢  
茗城間井復安堵衆目共擊口共褒吾聞仲尼不語神  
與怪春秋變異仍紀載近來異事何更多物怪有人能  
禁呵人怪不禁將奈何

贈毛會侯先生

古人結交不論年飲醉自醉心已堅古人結交不論遇  
戴笠乘車各成趣我愛嚴陵毛先生文炳龍鸞中抱素  
十年前至茗溪城傾蓋一見如弟兄海內何人堪下榻  
花開永日同班荆別來再出非懷祿紛紛世事皆蕉鹿  
旋采芙蓉製遠游却裁薜荔爲初服今年重到愛山臺  
柴門亦復爲君開心如明月不妄睨身與閒雲獨往來  
我有詩編自芟削文章有道更相託但從玄晏重三都  
詎藉曹丘矜一諾先生蚤歲享盛名二十獻賦登承明

還廬詩

七言古

七

鳳景堂

三百人中最英俊鴻翔鳳舉垂慈珩服官卽受祥刑寄  
澄清攬轡漳河去拔士常居梁苑先宜民直與黃香次  
歸來讀禮復移官訪古遙臨漢將壇鐵堂峽遶泰山迴  
玉壘峰連渭水寒趨走風塵常墨綬水心一片長依舊  
安仁重種洛陽花淵明自愛柴桑柳循良異等旣明揚  
大雅宜登白玉堂相如下得逢楊意謫仙何處尋知章  
煌煌清廟瑚璉器豈少瀛洲一席地長沙絳灌固難諧  
襄陽明主何嘗棄嗚呼昌黎歷數古善鳴其詞大抵多  
不平先生但保幽人貞人生只在意氣合斯世未覺文

章輕君不見從來大器早貴亦晚成

墨梅行 弁序

古來畫品持論最嚴然以女史善繪事略能點  
染便足流傳初不計其源流宗派也縱有臨摹  
大都人巧所至天機偶合若李夫人映寫窗間  
竹影遂爲後來畫竹之祖亦不過慧想清思默  
相鏡照而已從未有取名公鉅筆心追手倣相  
與後先者蓋其氣稟胸襟既爲天所限而腕力  
又不足以副之耳構李陳夫人名書海鹽錢子

遠廬詩

七言古

辛

鳳晨堂

淑配也工書稱詩伉儷自相師友咸疑其前因  
夙世謝道韞管仲姬輩再來寫墨梅倣王荅軍  
元章筆法虬枝玉屑橫飛側出於縑素之間一  
展卷如見荅軍當日拔劍起舞筆酣墨飽時或  
謂閨中之秀而擅豪士之長恐爭衡不易獨不  
聞鐵心石腸優爲駢翬之語豈香奩玉鏡顧不  
能寫冰雪之容耶夫人與余婦系同太丘遠貽  
畫筵寄卷索題以諸姑伯姊之思爲靜女彤管  
之贈有古風人之遺意焉屬作長歌代爲之答

煮石山農生元季擊劍談兵負奇氣自號飯牛翁懷才

不一試介節雄心未肯平迅掃寒梅見高致偶然一出  
遊長安持綵請乞多朝貴自畫一幅懸壁間漫題羌笛  
吹難墜遂使時人側目看指稱此語含譏刺矜傲欲相  
加歸入山中避山中種梅結草堂草堂卻向梅中藏眠  
梅憩梅梅索笑放懷一飲傾千觴酒氣拂拂指上出枝  
繁蕊亂筆勢狂參差曳動烟水影爛熳散作春風香解  
衣脫帽恣盤礴拍手大叫梅花王 卽元章語 山農一去三百  
載江南依舊塵如海羅浮大庾鎮煙霞深巖遂谷空蘭

遠廬詩

七言古

辛

鳳晨堂

范官閣詩人久莫論歲寒素友今誰在地老天荒此一  
時水姿玉骨無光彩忽遇避村女士錢前身自是瑤臺  
仙揮毫獨倣山農筆選韻嘗廢水部篇發來鐵線枝枝  
勁吐出霜葩顥顥圓霏微似詠庭前雪髣髴疑臨洛下  
川我有棲賢梅萬樹看花歲歲隨花住扶筇更欲到西  
溪泛艇還將訪玄墓廣平一賦雖未工青丘七律猶能  
步古人愛梅有佳趣梅妻鶴子長相聚老妻愛畫兼愛  
梅屬我先酬畫中句巡簷幾度自成吟聊 寄

去 王冕字元章別號煮石山農諸  
暨人洪武初徵授諸議參軍

古體 七言二

玉山堂觀紫霞舞



玉繩將低夜欲闌  
玉人留客更盡歡  
移觴促席月向午  
弄玉吹簫彩鸞舞  
初來窈窕不動衣  
春雲出岫情未飛  
霓裳照耀燈光炫  
恍惚高唐夢中見  
曼臉修蛾纖復穠  
步搖冠映花蔥龍  
玲瓏舉袂愈綽約  
虛空頓蹴凌波襪  
翩然縱逸游鴻鸞  
飄然旋轉迴雪輕  
低昂緩急總應拍  
徘徊顧盼皆有情  
小垂手後行且止  
弓腰去地不盈咫  
瓊蓮一朵貼水開  
人柳三眠倩風起  
細環縈紫瓊珊瑚

蓮廬詩

七言古

一

鳳景堂

笙簫絃管紛相攢  
阿香碾輪關便捷  
離身入破如轉環  
左鋌右覆雖難測  
花桑玉軟渾無力  
逸態橫生共詫奇  
嬌姿委頓爭憐惜  
鼓吹忽催音更繁  
霞帔颯颯若振羽  
翰紫燕差池穿繡幕  
明珠圓走隨瑛盤  
鸞雛飛過還收翅  
流鶯囀罷聲猶駐  
乍整襟裾乍歛容  
四筵擊節無倫次  
君不見閒窗常畫洛  
川神有人疑是自  
寫真臨溪學士  
詩句新長安一往  
多風塵離鸞別鶴  
難具陳那得相從  
如昨遊讌頻因君  
令我懷故人

紫霞善繪事畫師徐公贈詩有爲因歌舞好故

寫洛神  
上之句

陳鳴遠沙壺引 別號 壺隱

媧皇補天石霏屑飛墮荆溪結巖穴  
陶人旋人產異姿  
製爲茶具稱奇絕  
問誰創始傳貢春  
繼起獨數時大彬  
徐生友泉亦好手  
近來陳子鈔入神  
匣中利器止刀尺  
奇模異式隨心闢  
丹黃紫素各盡妍  
大小方圓無定格  
團圞掙就類天成  
麤沙細製尤最精  
磨礪要使去圭角  
摩挲漸久生光明  
用之如金亦如錫  
重之如珪復如璧  
抱璞含華几席間  
銀甕翠掌皆無色  
前年相訪過艸堂  
銘壺屬我裁短章  
蠅頭行楷縱鐵畫  
筆法秀勁凌鍾王

蓮廬詩

七言古

二

鳳景堂

此更從來未曾有時生  
徐生豈其偶譬諸名畫  
欽益佳梅花道人石田  
叟老夫一自得此壺  
惜情靜畫增清娛  
竹爐候火似丹竈  
松風蘭露爭須臾  
纔看蟹眼泉初熟  
滿甕寫出秋雲綠  
煩襟滌盡神獨醒  
北窗企脚攤書讀  
嗜茶往昔聞數贊  
前有鴻漸後玉川  
君謨子瞻強解事  
龍團鳳餅徒烹煎  
今時名物古莫比  
高麗麝屑荆川楮  
洞山界片飲欲僊  
恰與此壺相表裏  
古三不朽功德言  
寥寥宇宙無一存  
卽今同指隆萬際  
遺風邈若羲與軒  
吁嗟靈氣所鍾只  
在此壺中尙有隱  
君子

毛會侯屬題錢軼秦傲雲林畫卷

毛侯宦轍極遶廊一度過秦再入洛更渡潯河鐵索橋  
馳驅萬里窺印笮水行直溯嶓冢源征帆幾向長江泊  
陸行常遠嵩華間征袍幾出長安郭岳有五兮登其三  
州有九兮游其八鄉園况在釣臺邊山高水長宛如昨  
年來舊雪亦浮家碧湖蒼弁偕行樂日中既多名山川  
胸次自有真丘壑便能潑墨染煙雲勢若兔起與鶻落  
近比容臺遠右丞南宮北苑俱無忤偶從游戲見天倪  
自古名賢聊寄託炎歊觸著過吾廬北窗解衣恣盤礴

蓮廬詩

七言古二

五

鳳晨堂

兒曹屢請不厭煩尺縑素筵供揮霍初秋趨訪到琳宮  
鑪香茗椀相酬酢誦我新詩忽解頤呼童攜笈爰開鑰  
檢得縹緗一卷圖珍重不啻卞和璞麝泉盥手始展觀  
乃是若耶錢君作神姿瀟灑迥出塵惜墨如金非簡畧  
巖空更見石嶙峋木落未覺秋蕭索恍若雲林在眼前  
把臂同登清閬閣爲言此卷未嘗輕示人解者方許共  
唼噉予其爲我賦長篇當屬錢諸來相博吾聞此語輒  
欣然筆歌墨舞殊踴躍笑謂毛侯爾太勞車塵馬跡窮  
地絡何如愚公一室堪臥遊青鞵布襪都收却但願圖

成蚤寄來知君自重千金諾

贈錢唐吳子來敏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李白有是語傲誕恐未真三  
百篇分賦比興在昔宣尼手刪定閭房里巷俱可風和  
平便足供神聽漢魏以降至六朝綺靡積漸趨纖佻三  
唐作者固殊列宋元二代何寥寥有明開國卽全盛英  
多磊落推卯正洎乎歷下與竟陵增華矯枉均爲病吾  
嘗上下三百年兼收節取成一編采真盡使歸典則性  
情風格何曾偏近喜西泠有吳子神清湛湛如秋水有

蓮廬詩

七言古二

四

鳳晨堂

指弗彈齊舍創有足弗躡趙家履去歲來遊苕雪潯慙  
慙謂我爲知音舊著霏霏投玉屑新篇字字遺南金不  
向騷壇樹旗鼓靜氣翛然見眉宇珠璣萬斛筆端流雲  
霞五色踰麋吐夏集梅花詩百章中峰老禪相頌頌炎  
天赤日重把玩陽春白雪生幽香屬我作序心已許桐  
陰榻管能忘暑欲表元嘉幼婦辭慙非玄晏先生語我  
愛吳子不特詩與文書法直逼王右軍願將長句換小  
楷何似山陰道士龍驚羣詞場韻事足千古古來議論  
徒紛紛

贈徐周道先生 時六

南州高士文章伯，奕奕聲名冠吳越。茂苑常存濟世心，  
龍門獨抱匡時策。蚤不願登臚仕，作黑頭公晚不就。明  
經第若菑川翁，孝友爲政果不異。浮沉玩世將毋同，同  
異之間通且介。柳下能恭伯夷隘，白髮方知蔗境甘。紅  
塵不到芸窗外，杏林深處足怡情。近復移居傍白蘋，秘  
笈千年丹訣在。茗城萬戶春風生，春風冉冉來庭宇。雙  
鳳翩翾效萊舞，綠色斑斕映蚤梅。新香繚繞開芳杜，芳  
杜寒梅紀歲華。僊翁採藥未還家，時方避喧山中乘鯉逍遙乘  
遠塵詩 七言古二 五 鳳慶堂

題方歐餘先生畫

吾郡鄉先生自古多，善畫至元八俊中。松雪最瀟灑，河  
南方伯徐幼文。泰安州牧王叔明，筆法皆宗巨然派。近  
時又見方中丞，中丞一生湖海客。玉立長軀兩頰赤，治  
水頻勞孤子歌。解組歸來頭已白，視予齒長三十春。忘

年託弊若飲醇，花晨月夕共傾倒。潤縑巨幅供迅掃，恣

飛急雨鳴長風。筆墨盡化羣豐隆，寫扶輿之磅礴。吐硯

礪之心胸雲英上，蒸閃雷電日腳下。射開鴻濛嘗憑腕

力，驅山海頃刻能令萬象收。捲空奔瀉勢不窮，餘氣蒼

蒼散煙靄屈指數前賢，神境誰可逮。遠駕高房山，近軼

董玄宰。問昔崇禎歲甲申，公曾護軍偕虎臣。勒營細柳

車，憐麟國匹一旅猶自保。瀕危殲賊不傾身，三千介士

盡縞素。上陵獻馘號蒼旻，嗚呼遭時出處雖有異。肝膽

豈是尋常人，逸矣中丞不復見。長卿遊亦貧而倦，文杏

堂前忍再過。白蘋洲上空留戀，絃管無聲幸舍荒。門閭

乍改蒼頭散，獨存遺蹟挂蕭齊。往事悠悠沒如霞，甲申三月

公奉命監大帥軍甫三日，部賊陷諸將皆降。惟副將張

某所統車營不動，率之勸賊祭。帝後

銅雀硯歌

孟德雄心嫌寂寞，不弄兵戈卽行樂。前臨漳水築高臺，

臺上岑樓置銅雀。雕梁玉碣極呼嘯，勢壓宮庭蔽九閣。

已握乾符屯甲士，更開華譙集文英。俯窺吳蜀如虓虎，

廣貯蛾眉看歌舞。殺氣秋橫錦繡甍，柔情春鎖珍珠戶。

一自西陵去不回，漳河東逝日西頽。紫雲疑塚望何處，

蕭蕭松栢令人哀。分香賣履恩如許。雷聲空傳兒女言。  
惟遺片瓦落人間。磨礪作硯猶堪取。抱水含唇比結鄰。  
芸窗畫暖墨花新。振筆如聞橫梁賦。臨池疑見洛川神。  
可憐豪傑多辛苦。轉盼江山歸典午。瓦背依然紀建安。  
還是當時漢家土。流傳千二百餘年。世事雲煙過眼前。  
只今伴我耶次下。禪板蒲團結淨緣。

贈崑山徐舍岳

伯樂善相馬。世無王良造父。騏驎負輓困頓鹽車下。卞  
和善相玉。楚有厲武二君。坐璞荆山。再獻徒受辱。君不

遠塵詩

七言古二

七

鳳慶堂

見淮陰寄食未遇劉。蒲伏勝下誠可羞。登壇樹赤幟。立  
取萬戶侯。又不見荏平布衣新豐客。火色驚肩方落魄。  
常何忽引薦。一旦聲烜赫。嗟嗟識固非易遇。更難往往  
玉與碕珞同棄馬。老槽擺問。問君蚤擅唐舉許負之異  
術。閱人四海無一失。蔡澤黽顏慕商肥。班超燕頤思投  
筆。稱我四子人人殊。潛配有種鳳有雛。我謂當今論相  
難與古法比。眼前窮達安足擬。志士卑棲草莽中。奇材  
多在塵埃裏。丈夫用舍各有時。白頭於時宜不宜。餘生  
但保雲壑姿。酌酒與君君莫辭。請君聽我歌已而。

題倪雲林獅子林圖

畫至唐分南北。宗南宗摩詰之後。荆浩傳關仝董源巨  
然。原相通宋人纖細如針鋒。米家父子開鴻濛。元人寫  
意多冲澹。趙氏甥舅選精工。其餘諸家筆法非同調。演  
澹疎穠各臻妙。惟有雲林品最高。天機動處人難倣。始  
亦架度由荆關。菱繁就簡勢不單。譬之詩人。流逸髣髴  
非果瘦郊。非寒硯池。惜墨先惜水。骨節珊珊肌理側。  
幹斜皴合正鋒。輕煙渴筆供陶洗。獅子林圖更出奇。藥  
簞疊磴若累基。怪石峻峭後。狔相項枝天矯虬龍姿。數

遠塵詩

七言古二

八

鳳慶堂

極梵宇凌孤峭。幾重丘壑疑圓崎。何似名山逢杜陵。每  
當佳處領其要。我聞先生元季蚤。隱淪生平畫山不畫  
人。悠悠似恨生不辰。自稱滄浪漫士一。號荆蠻民未經  
喪亂。先離塵棄家來往湖泖濱。鐵笛仙翁共酬倡。玉山  
堂上成主賓。此卷玉山留印記。作畫適在癸丑春。是時  
金陵定鼎建元已六載。但書甲子如淵明。嗚呼先生既  
恨生不辰。曷弗隨時順運舍舊而圖新。至今此意難重  
陳。何況所南畫蘭不畫土。此時此際尤含辛。

答費子于征公孫

吾鄉正嘉隆萬之際多名臣今德嘗數嚴溪亭我父太

史祖問卿文章政事從先民理學又問唐共許一善恭簡庶

隅並重潘與李青蓮餘者彬彬難盡舉大都瞻瞻離塵

滓其間司冠費公更絕倫官至八座家尤貧清水一片

映萬壑玉鑑四照垂千春西郊有屋大如斗負郭之田

止數畝世事俄看海上桑行人尚指門前柳楊震清白

遺後昆魏徵簪笏無復存惟有寒風動林薄獨留淑氣

浮蘭蓀開孫蚤擅詞壇秀春華秋實俱能有古體應超

太曆前新詩不落開元後星斗羅胸萬象收桑梓論交

七言古二 鳳臺堂

第一流今春贈我長律三百二十字力追杜甫難爲酬

看君年已過三十棲遲尚踴冲霄翼歌成白雪更誰知

賦就凌雲徒自惜終歲授書委巷中絳帳豈及馬扶風

家隣徐孺方招隱居在文倣昌黎不送窮吾衰本是踈

慵者擬輯遺詩存國雅慙慙爲我訪陳編連篇斷簡供

陶寫醴泉詎無源芝草詎無根靈運原出謝公裔文饒

亦是柄筠孫孤劍不彈資客舍輕裾不曳王侯門相逢

歲晚倍相親道誼文章各有神卽看前輩風流在半屬

當時繼武人

戊辰春日晤石濂和上於昭慶寺爲余寫抱膝圖

賦謝

人生天地間踐形良非偶日月如傳郵朱顏成皓首吾  
從弱冠至頽齡每將幻質煩丹青漠然不足稱我志擬  
之又或非其倫其間間亦遇好手貌雖略似神不守古  
鏡無輝劍歛鋒玉未能溫珠不走今春訪道過西湖長  
壽尊者來上都戒壇邂逅若舊識欸我爲寫抱膝圖既  
喫趙州茶復噉龍潭餅淵明入社詎攢眉太白舉杯非  
對影坐中談笑屢髮脾須臾下筆不可休欲徵動宕任

七言古二 鳳臺堂

轉側捉搦生氣無停留眉端頰上皺幾度別有深情託

毫素乍接皆驚意態生徐看并覺襟懷露長壽精藍寄

粵城九州五嶽盡經行香霏霏霏硯邊吐衣珠燦燦詩

中明嘗緣繪事作佛事六法兼通由四智巨然筆墨弄

煙雲貫休羅漢供遊戲何幸慙慙結勝因分明指出主

中賓浮生已見相非相當境忽逢身外身獨媿命圖有

微意昔賢遺韻猶相勵梁父何堪此際吟稽首還觀第

一義

南齊謝赫論畫有六法傍嚴經云若悟  
三身卽名四智金剛經云見相非相

題張南邨黃山遊記

生平慕黃山足跡未曾至忽遇白門僊爲說遊山事白  
門僊翁心力堅驂鸞跨鶴近斗躔古今秀色餐不盡筆  
端收拾生雲煙我聞黃山三十六峰相次中有澄潭  
二十四怪石奇松觸處多請君一一安位置君云我遊  
黃山值孟冬嘗恐雨雪道路封深秋已覺寒凜冽小春  
反得風日融入山先向湯泉浴泉靈隨意分涼煥香氣  
氤氲療積病暖珠藏濯滑肌粟便携筇杖渡龍潭羣峰  
競聳碧玉參崎嶇乍歷還小憩擔簦暫寄殊砂菴倩僧

蓮廬詩

七言古

上

鳳晨堂

引導頻先去只聽人聲在空際老人頂上天門開潛蛟  
穴裏雲巢閉忽穿一綫出層巔臥龍名松兀傲枕石眠賴  
有雙松迎且送左揖右揖相周旋千盤仄徑緣崖轉附  
葛捫蘿不知遠兩腋風生若披扶山腰始到文殊院文  
殊座上展奇觀前海後海雲漫漫山僧亟呼鋪海矣大  
千世界盡作兜羅綿萍漂螺髻雲中見青山滄海須臾  
變晴雪寒煙煙萬重春水秋波濤一片一片銀濤湧碧  
蓮蓮莖萬仞擎青天回顧羣峰盡崢嶸惟有天都一柱  
崔嵬特立稱比肩人生至此仙凡隔神氣仙仙足踞蹠

脰屬於垣面帖壁飛身直上蓮花萼蓮花瓣瓣皆芳敷

西臨荆楚東盼吳匡廬九華俱在望更能俯瞻長千五

彩九級之浮屠此蓮不是空花相坐久難消諸供養下

向蒲團松結跌榦纔咫尺杖尋丈起陟軒轅修煉臺

湖一去何時回茫茫僊跡不可問浮丘廣成安在哉指

月菴前望丹鼎凌晨蚤上光明頂晚氣蒼凝翡翠屏朝

霞紅映珊瑚梗平天在畔正迢迢接龍接引來相邀松

名絕磴窮時藤借路懸崖斷處樹橫檣橫抽石筍羣西

華萬松都是龍蛇化雕鐫奇岳作園林刻畫虛空設圖

蓮廬詩

七言古二

上

鳳晨堂

畫此行可幸實有三開黎指點同躋攀天既不寒又長

霽碧翕助我遊黃山我聞君語重嘆息慚媿君勞我何

逸展卷黃山在目前萬壑千巖呼欲出

棕竹杖引

弁山霞隱和  
上叔時見贈

棕竹拄杖高七尺首尾四十有九節金縷爲筋玉爲骨

瘦如寒藤勁如鐵霞公寶之六十年光明手澤何爛然

前年別我西歸去慇懃持贈情彌堅老夫受之不敢焚

紫陌紅塵未曾挈方將携之登椒丘越蘭澤聽匡廬之

泉玩羅浮之月撥太華之雲踏峨嵋之雪杖今生長窮

巖遼谷不屬伊耆掌握中老禪命爾長伴逍遙公歷遍  
名山千萬重三生石上期相逢莫向葛陂深處飛去化  
作龍

秋日同徐方虎先生過塘柄訪金子介山留飲即

席賦贈

憶昔年少日攬勝頻登湖上岑時還問道東園中東園  
老人號西農張卿子先生別號形如孤鶴心猶龍讀易知損益  
著書代助庸懸壺能向市中隱玩世欲比柱下工四十  
餘年吾又老西農墓上多宿草一自林逋去不還頓覺

遷廬詩

七言古二

主 鳳慶堂

湖山色枯槁先朝耆舊無復存近惟老友徐蘋村爲言  
栖水有佳士迺是西農之外孫聞聲卽相慕常作天際  
想昨夜涼颺薦新爽並發清溪移五兩入門一笑欣賞  
同秋花遶砌垂簾櫳春滿兵厨開宿釀光生鄴架流文  
虹更出西農葉相示猶見當時贈余字悽然長抱百年  
心卓爾相期于古意意解君同許嗣宗介山亦精醫理詩篇直  
逼蘇長公楊惲能文似司馬衆生風韻如袁翁一時傾  
倒街悲喜論懷訪舊情無已不遇蘋村紛佩來那得賽  
裳采蘭芷

諸暨令存菴萊公蒞任兩月舊令虧課坐辟公  
相持痛哭卽夕挂冠去是可風也歌以贈之

天不能雨粟地不能湧金行賕並箕歛中外交相侵相  
侵逼及靡窮已摻至縣官無可委始從庫藏且那移旋  
向閭閻伐膏髓民懷枯特官漸肥庫額虛時官就死一  
身縱死焉足償追沒術楊逮妻子肥者死者日益多舉  
世攘攘竟誰是胥江東去越嶠中諸山豎浦環崇墉歷  
城萊公來作宰清操惠政師劉熊漢劉寵字會稽郎官  
上應薇垣宿甫謝儒冠初綰綬撫字將居衆邑先催科

遷廬詩

七言古二

主 鳳慶堂

寧落他人後一朝檄下白雲曹前官虧賦辜莫逃昔坐  
此堂今繫獄殊先孰敢寬秋毫萊公乍見傷心目堂下  
相迎抱頭哭亟減印匣解塵纓當夜不回署中宿恍懽  
風流遠宦情洞庭笠澤過遊行挂冠已自追弘景著書  
聊復隨虞卿進何難退何易百里花封澹如寄一官做  
展同游戲金穴雖應塞要津玉條豈得科循吏飄然一  
擢過西吳碧湖蒼弁留雙鳧慇懃相訪尋菰蘆掀髯示  
我五柳圖淵明彷彿若可呼卓哉萊公真丈夫知幾其  
神世所無安得起公風有位頓令四海歌來蘇

姜白石古硯歌

浩公從豫章歸時愛兒下帷于  
黃洲之浮雲閣以他物易之請作

以紀  
其事

浩公携硯瓊瑤質形如介圭黝如漆輕研細膩發喻縻  
古色斑斕映細帙下銷欬識白石藏圖書又復記堯章  
迺知南宋年間物姜生世系由鄱陽當時詞手推第一  
花菴石湖稱妙筆憂玉敲金有雋聲裁雲縫月無痕迹  
少年流寓居吳興芳名不讓周清真文心與硯周旋久  
至今奕奕疑有神爲問浩公何處得江右星躔分軫翼  
還來飛入水晶宮却似延津劍重出變也格古兼好奇

連廬詩

七言古二

五

鳳樓堂

論交方外相贈貽世間神物會有託因緣輻輳如相期  
吾聞竟章最英特來往匡廬并峰側騷壇歌館布清音  
玉友金蕉和醉墨汝今對此慎莫輕摩挲須得古人情  
一家自喜脩三樂萬卷何當面百城不見未央銅雀曾  
遺瓦千古興亡悲廟社詎若詞人留硯田風流文采長  
瀟灑又不見南渡偏安似永和五百餘年轉眼過雲山  
依舊影嵯峨甘棠橋畔人如織紅蕖灘前水自波那堪  
觸物興懷處更比淳熙感慨多

白石宋南渡時寓居  
上苑石湖稱其詞有數  
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憂玉之奇聲黃叔賜亦云白石詞  
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玉友金蕉竟章贈石湖句也

戊辰冬日毛子槐邨過訪贈詩屬題青錢硯兼以

奉酬

蘭陵才子江東秀奕奕高名冠華胄文章直駕建安前  
詩篇不落開元後今秋攬勝過茗城貽我佳句令人驚  
長歌短歌朱絃奏大扣小扣洪鐘鳴更誦感懷三十首  
慷慨低徊無不有勸破人間覆雨情笑開物外談天口  
清容軒呼偶棲遲禪房恰遇巨然師

同寓鑒微上人書畫俱佳

互較

銅錯

音檢

結成片藁鼎分來翳翠斑圖泉連綴瓊瑤面冷

連廬詩

七言古二

五

鳳樓堂

冷出水離蛟脣隱隱暈月疑珠蟻廷珪糜九陸倕筆並  
供驅使若有神相傳向屬停雲館傍鐫篆籀猶存欵待  
詔金門未足誇濡毫玉磬方爲罕

玉磬亦文  
衡山齋名

當時唐沈

盡名流鑒賞曾同及此不已見滄田成二代誰知片石  
自千秋吾聞近來端溪老坑澁千尺懸崖鑿取穿地脉  
最數火捺與青花就中尤重蕉葉白何如此硯非常格  
席珍長伴凌雲客光搖碧霧走龍蛇潯飛墨海通潮汐  
異哉毋乃螭皇所鍊五色之奇石百靈訶護用書補天  
浴日之典冊

宣德素鼎歌

有明五葉有令主庠智允文選允武巡邊平亂屢親征  
行間手自援袍鼓求賢招隱爰有詞憫農減租頻賦詩  
君臣相悅更相勗自言當及成康時萬機之暇嘗游藝  
華箋畫幅都鮮麗景德磁甌取淡描錦官統扇宜輕細  
范銅製器稱最精液銘萬寶百鍊成罇孟敦豆總佳絕  
薰爐彝鼎尤著名吾家素鼎不盈咫溫柔肉好無纖滓  
質露微呈金縷黃色妍每變瓊瑤紫晨昏拂拭意慙慙  
茗梳軍持共策勲獅頭象兩均非匹索耳翻環豈足羣

題素鼎

七言古二

七

鳳慶堂

遙想章皇能遠馭十年垂拱皆由讓固是深宮韻事多  
非關玩物珍奇聚一自神州歎陸沉漢家名器盡同淪  
尚存此鼎茅檐下雖小猶堪抵萬鈞松風桐蔭空齋冷  
夢華遺事難重省埽地焚香獨掩門吾愛吾廬兼愛鼎  
題顧茂倫雪灘釣叟圖

世之以釣稱者顯則磻溪與淮陰隱則西塞與富春釣  
大魚者東海任公子釣連鰲者歸墟龍國有巨人其他  
細繚剖粒而守鮒曲鈎擅餌羨鮑而得鮑者不可以數  
計超然塵外安坐而看浮沈者獨有楓江釣雪之顧茂

倫茂倫芳名彌宇宙清風直接三高後領下驪珠久共  
探枕中鴻寶遙相授家住虹橋釣雪灘吟壇四海增波  
瀾絲綸抽出五色繭長竿琢就青琅玕灘前雪積平如  
掌一片銀河落天上荷衣乍點六花輕簪笠爭推五湖  
長是時形雲凍雨方洩寒潛鱗不餌豈上竿志不在魚  
有如此直針往事應同看誰爲寫圖傳素履卽是君家  
樵水子樵不在山迺在水適與釣叟之意交符耳荷歟  
愷之後有二美儼若鹿門偕甫里菰米純羹味自甘  
源歌樵唱聲相倚山迢迢川瀾瀾葉蒼露白秋風起樵

題樵歌

七言古二

本

鳳慶堂

得茗溪舴艋舟我亦從之水雲裏

唐鹿門子皮襲美甫里先生陸魯望有漁具倡和詩

孝烈將軍歌

木蘭代父征遼十有八載人不能識班師授職  
辭不受還鄉定省復理舊裳還邇驚異事聞召  
納後宮堅拒恐不能免竟自盡追贈將軍諡孝  
烈里人立廟譙東歲以孟夏八日致祭蓋誕辰  
也世皆知其慷慨從軍詔爲奇特而始終全節  
不事污君卓識貞操古今無兩惜其事隱而未

著嚴子修人爲作長歌補樂府之闕余亦和之  
以示後之弁而笄者

隋煬大業之七年徵兵百萬擊朝鮮右赴黏蟬左樂浪  
驪江平壤生烽燧天下丁男多出塞蕭條里巷無人在  
亳州老翁當黠行木蘭女子身相代結束渾同俠少看  
百人爲隊十作關鷄聲遠報關山曉鴈影低連毳帳寒  
戎衣不脫無滴涅汗馬馳驅長浴鐵荒墳笳吹動朔風  
沙場劍舞飛春雪萬里移營逐武師頻年轉戰每寒旗  
駭果應隨麥鐵杖英風直儼來護兒朝渡熊津離穢貊

遠慮詩

七言古二

七

鳳晨堂

暮奏饒歌旋鳳闕不圖麟閣畫丹青但遶龍城祗金華  
論功除拜尙書郎辭歸故里理舊粧蓉崗乍解青藤甲  
玉陛遙聞朱粉香楊麼縱虐過秦始掖庭備選眞知恥  
虎旅能從絕塞還蛾眉竟守空閨死是時江表正繁華  
迷樓濃處擁司花獨有將軍貞苦節芳魂不到玉鈎斜  
古來世事多更變木蘭遺蹟殊堪美赤紱常貽巾幗羞  
紅顏偏向兜鍪見人傳少女解從征詎識千秋孝烈名  
如此佳人難再得何須一笑覓傾城

隋發兵征遼百人爲隊十隊爲團驍果偏裨名其帥  
來護兒麥鐵杖皆名將也驪江平壤穢貊俱高麗地

辛未夏日施子翼聖過訪倣任華寄李杜作見  
賦此奉酬

在昔李白杜甫生同時襟期落落心相知嘗怪甫之懷  
白凡屢見白也曾無贈甫詩乃有任華所寄二公長短  
句嶽嶠磊砢多奇趣攫虎騰蛟勢其豪竟與二公同調  
步桐鄉施子特倣渠傑構兀若古異書珠璣錯落儼猶  
贈令我慙魂還歎歎吾聞太白醉上金鑾殿天子手調  
羹貴妃親捧硯此亦何足羨羨其能爲朝廷儲虎臣日  
光蚤識英雄面片言立釋郭汾陽先幾已靖漁陽亂子

遠慮詩

七言古二

七

鳳晨堂

美蓬萊獻三賦落筆中書堂輝赫膺殊遇此亦何足慕  
慕其鳳翔涕淚受拾遺麻鞋西走遥奔赴收京扈從還  
長安許身當作廟廊具如余投老巖谷中塵飛波蕩天  
夢夢茫然身世難爲容含真抱樸歸愚蒙人非粟里空  
懷古姓是昌黎不送窮語云不見是而無悶又云得一  
知己可無恨吾子英英廣令聞吾衰寂寂甘肥遯雙屐  
鵬搏自不侔一朝何意承清問翻憶當時二公與任踪  
跡各天涯參辰相望難相近何如爾我扁舟百里數往  
來吳山越水頻分韻

新安劉毅可好游取重公卿嘗參籌畫能鑒別古

名蹟善彈琴擊劍聞諸同人多稱譽之及相晤  
絕無元龍湖海之氣固萬然長者也昔借其大  
阮映黎公建勲百粵今遷浙多惠政毅可相助  
爲理焉過訪屬贈時再見曾孫兼爲志喜

劉君黃海神僊客修揖飄飄垂徑尺南北山川恣遠游  
東西幕府資長策常從越石渡灘江羽檄飛馳向天關  
魯連久不去圍城尉孟歸來如敵國論功授秩謝辭紳  
蕭灑依然出世塵茂先博雅書連乘陶令盤桓酒漉巾

七言古

七言古

手

鳳慶堂

有時援琴按宮徵月欄春濤毅可勝名焦尾心遠方知流  
水長神和鼓得薰風起有時擊劍何飛揚出匣芙蓉散  
曉霜縱橫壯氣搖五岳浩蕩精鬼回三光今君春秋六  
十九人間樂事無不有最喜曾孫逸勝前瑚璉並美雙  
璽玖近携琴劍駐錢塘市義頻過弁嶺傍每停謝客登  
山屐來訪盧家舊草堂與君拭龍文排雁足綠綺青萍  
相間屬鳳雛有彩麟有月更見雲仍多似續君當爲我  
舞一巡我亦爲君歌一曲逸老遺風猶可復窪尊亭畔  
長途目蒼山蒼蒼若水綠

夢馬行

予少時有馬癖牝牡驪黃無所不畜惟小花驄  
大宛東驕最爲超軼合諸圖經相法皆千里駒  
也同人賦詩稱賞予亦作雙龍引以紀之今駁  
骨之朽已四十年而雄姿逸態嘗在寤寐間或  
臨流剪拂或揚鑣疾馳愛驥足之騫騰忘鴟髮  
之遲暮夢回酒醒輒爲惘然古人伏櫪之悲良  
有以也

我馬去已久弄影歸瑤池神物常戀主時復能遇之青

七言古

七言古

手

鳳慶堂

虬紫燕何突兀霧鬣風驟殊恍惚蹀躞俄從空際行飄  
飄歛向雲中出炎光閃爍飛絳霞蒼煙羃歷籠玉花歷  
過山川原識路經多歲月竟還家還家更覺相憐惜昂  
昂依舊同槽櫪馴擾仍看遶戶庭馳驅豈待施羈勒足  
齋浮雲白練低尾鬣掣電朱絲齊月落牕前猶見影風  
生枕畔尚聞嘶老翁矍鑠心彌壯醒來展轉增悵悵乍  
可神游廣漠間那知身臥匡牀上君不見周王八駿逝  
不回唐家舞馬空啣杯文皇策勳圖驥一旦成劫灰其  
下小脰大腹詭衙竊轡債軼泛駕者滿天旄飼以玉禾

薌粒被以文茵錦繡繁然垂頭弭耳望塵屈膝瞻

如跛能乃平聲 唉何如我馬御風逐景離氛埃異哉叶

龍媒叶來堪喜去莫哀房星收精返上台餘輝熊熊燭

九垓汝其變化隨雲雷伯樂之顧惟恐難再遇郭隗之

語自銜非翹材慎勿誤上黃金臺河清負圖應有俟他

日重歌天馬來永樂端雅功成諸所乘

汪季青屬題令嗣遺照指日截筵圖

古今世界何由成人倫天性兼至情情鍾時得動真宰  
性靈往復如踐更何庭先生有愛子五齡夙慧知書史

蓮廬詩 七言古二 三 鳳晨堂

琪樹初開第一枝石麟早降傳雙趾詎知異質未堅牢

奇葩零落隨風飄千里霜蹄空駿骨五色靈苞惜鳳毛

芝蘭乍萎瓊瑤墜哀誄有辭藏有誌昌黎曾寄孟郊詩

微之擬拭香山淚更寫遺容入畫圖秋水爲神玉作膚

髣髴仙人王子晉雲軒指日來天都驂若此今遊玄圃

控白鶴今下紫府天上修完小玉樓人間重遇還珠浦

莫疑此事洵有之余年廿五亦悼兒夢中抱歸宛然是

三載復見歌螽斯以此語君君常喜八龍三鳳從茲始

今日頻過養島淮他年共羨高陽里養島淮季青  
葬子處也

採梅入樓賢舟望

羅峰頭紗峰趾玄真宅畔香風起不知是雪是春雲橫  
界青山十餘里

神交行寄廬陵宗梅岑

古人結交奉榮敦音傾蓋如故良爲快我謂此語安足

多神交何必會傾蓋停雲相憶勝披襟異地聞聲同編

帶陵遷門下未啣杯褚庚登堂方肅拜山濤初未識嵇

康黃瓊蚤已知郭泰忘形莫逆恐太甘詎若神交交之

最神交別自有交情此交迥出五交外往古有之今亦

蓮廬詩 七言古二 圭 鳳晨堂

然誰云今古不相逮我生落落罕貴遊歎崎兀傲多狂

態獨慕宜陵宗少文塔庭玉樹如蘓適芙蓉別墅謝公

遺新柳溪堂長康繪安石芙蓉墅今爲楓岑別  
業新柳堂顧子樵水作圖書籤富

比鄰侯家詞壇不讓曹劉輩三十年前見我詩諷詠循

環何錯愛珀芥磁鍼性所親緇衣杖杜風能再去秋尺

素始相通間隔江山無紹介遙想淮南叢桂間湘簾棐

几離塵界雲邊白鶴天半霞露下金莖月中溼側身跂

望室雖遇秋水伊人宛然在何如鼓枻一從之擊節高

歌忘世代竹西亭上蜀岡前肩隨重結耆英會

蓮廬詩

吳興韓純玉子蓮著

近體 五言

與朱子元馭話別

春色照行李孤帆影碧空有心形迹外無語別離中煙  
里樓賢谷雲藏妙女峰濟時君已出吾道付冥鴻

又

送客春城外南冠尚可彈絃絲憂世切翻覺遂初難南  
浦蒲帆駛西山草閣寒相思江漢遠回首路漫漫

蓮廬詩

五言律

一 鳳晨堂

月下獨遊小園

遙夜興難已月明成獨嬉年華行再閨梅信欲愆期人  
事安能測天心豈得知他年太平日應念此遊時

又

遊性有勤惰同居早閉關煙輕梅不染風靜竹方閒詎  
敢循高蹈悠然獨解顏耳根先洗出流水暮潺湲

夜宿青塘姚莊哭姊

曉黑猶知路蒼茫步墊塵推門無一見入室有孤燈弱  
女悲能泣幽魂喚若應遷棺長太息相視痛填膺

又

喪亂分攜後畊桑郭外村探親過此地迎我出前軒友  
愛惟真色箴規得至言無端成永別甘苦共誰論

前山農舍

小山相倚伏煙靄暮川虛射壁誰家火鳴榔何處漁移  
居來此地高枕即吾廬避亂無長策躬耕或遂初

題趙松雪卷

元政多寬大天潢亦自留陶公方紀晉箕子已朝周翰  
墨承恩澤江山得卧遊可憐遺蹟在何必更漢求

蓮廬詩

五言律

二 鳳晨堂

對菊

疎枝嘗獨立時至亦嫣然色以黃爲正花因葉更妍細  
傳香入夢初放蕊如鈿珍重燈前影秋風又一年

山居燕子來

野鳥無忘舊春風肯再過依人機自息擇地語偏多來  
往驚烽燧翩跹隱薜蘿茅檐幸無恙王謝近如何

鼠晝遊

嗟爾穿墻客晝遊安所之見人空有禮出穴竟無疑五  
技未曾有兩端宜自持漫漫雖若夜此去亦堪危

宿靈隱上方同載一禪師

倚杖上高峰名僧世外逢孤蹤來日暮遠望入秋空石  
氣連雲碧嵐光遶樹紅蕉團禪榻穩如在故山中

又

蕭然秋欲暮落葉滿中林樹有西來意人懷上古心  
前千壑迥戶內一燈淡坐久風泉亂淅淅空外音

游靈鷲峰包莊

蓮峰奇絕處樓閣倚雲斜斷壑懸交樹飛泉噴落花  
比鄰依近寺幽興欲移家刻竹留題去重游紀歲華

蓮廬詩

五言律

三

鳳景堂

湖上別郡守張公淑之

去郡還如昨來游歲幾更落紅三月暮飛翠兩峰晴  
吳越千戈滿江湖風浪生傷時還惜別相送不勝情

伏虎巖曉望同天岳大師

蚤起先羣動冷然御曉風遠山千點出大地一雲籠  
世事浮沉外禪心杳靄中移情來此際無語向鴻濛

歸雲菴懷孫太初

高士昔居此至今有餘榮幽花自開落山鳥謝逢迎  
菴靜若無主雲歸疑有程挂瓢遺蹟在吟嘯一含情

山塘晚泊

倚櫂吳城外游人滿大堤風生花木亂月出管絃齊  
此地猶歌舞殊方盡鼓鼙繁華增感歎回首暮雲低

宿金山寺

壯觀登山盡奇懷入夜分楚天遙映水江月迥離雲  
斗柄簷前落濤聲枕上聞嘶王當昔日曾此策奇勲

郭景純墓

神筮曾無爽僊遊竟不還墓田惟白水疑塚只青山  
嚙齧石牙利曬衣沙鳥閒江天人獨立惆悵水雲間

蓮廬詩

五言律

四

鳳景堂

焦山尋瘞鶴銘

華陽千載上水底一碑孤石與烟明滅潮侵字有無  
偶來尋鶴瘞直欲探曬珠無限搜奇興馮夷若可驅

句容關

地接漢陪京空存設險名一夫誰扼塞萬馬竟縱橫  
鳥散民初集雞鳴客自行無勞關吏問不是棄繻生

茶岡道中

風急斷雲低連岡野燒迷亂禽愁暮雪寒衞怯春泥  
古道通城闕新聲雜鼓鼙畏途人數問前路有雕題

春日過金陵

策馬丹陽道行人白下來山青龍虎地草綠鳳凰臺舊  
苑花仍發新亭客自哀蒼茫風景異懷抱幾時開

龔司李招飲吳山寓樓

山入層城迥樓高四望通湖分堤內外江限浙西東置  
酒畫圖裏論文戎馬中使君能好客真與古人同

過姚爾猷莊居

天風吹木末野水動微瀾雲淨衆峰出庭虛萬竹寒田  
園君暇老稼穡我知難自識浮沉趣相隨把釣竿

五言律

五

鳳臺堂

又

路從芳甸入門向遠山開種樹交青藹攜尊藉碧苔河  
魚逆水上海燕掠風回更欲留淡坐重圍暮色催

菱湖晚泊

望望武林城扁舟兩日程遙峰天際沒孤月霧中生澤  
國長多盜荒村亦駐兵昇平何日事把酒壯心驚

鹽官城眺望

孤城臨澥岸返矚偏晴空鷺島含烟碧蛟門浴日紅雲  
浮雙柱杳地湧十洲通聞說樓船動旌旗沅漭中

秋禊峴山同潘子見

天高氣始清登眺及新晴碧浪浮沙渚青山遶郡城偶  
乘今日興猶識古人情不盡觀河感悠悠白髮生

又

郭外好林丘蕭條異昔遊顏蘇祠尚在蒼霄水空流樹  
老誰人墓帆歸何處舟茫茫百端集無語對沙鷗

病起

今日始櫛沐扶筇到小齋鳴禽依茂樹游蟻下空堦物  
理應無異吾生自有涯忘年成獨契莊叟意相諧

五言律

六

鳳臺堂

又

焚香蘇病骨返照入空林靜憶童年事閒銷壯歲心家  
貧青史在樹老綠陰淡過去無多境悠然成古今

閉門

世事閉門盡春光在一家微風梳竹葉小雨醉桃花逸  
興靜逾適閒情嬾更加一編常自課荏苒逐年華

初夏并山資福寺訪天水和上

遠公蓮作社野客寺爲家護笋多成竹斟泉共試茶春  
聲餘獨鳥晚日媚殘花燕息虛窗下焚香對落霞

同墨菴登白雀寺望湖亭

凌虛成曠覽坐嘯倚雲根惠遠開蓮社龐公在鹿門晴  
看笠澤廣秋覺弁峰尊此地堪招隱高風樹討論

再登望湖亭和墨菴

湖山同一望天地此孤亭萬派來天目雙睂列洞庭寺  
猶傳雀異人已似鴻冥偃仰風塵外相看眼倍青

霞公過訪

杜門長謝客惟恐損吾真此日穆然至心知非世人香  
烟微欲起茶色澹相親坐久嘿無語涼風生翠筠

蓮廬詩

五言律

七

鳳臺堂

楚歸歲暮江行雜詠

寒色滿潯關孤舟吳楚間自憐歸計晚翻似客心閒白  
日風前渡滄江雪裏還遙持一杯酒醉向小孤山

又

江水下岷峨迎風捲白波長年頻悵望短景易蹉跎雪  
浦通銀漢雲林響玉柯山川無限好其奈客愁何

又

商侶與家僮同栖風浪中篷櫓連鴈移衾枕伴蛟龍旅  
興從人遣歸期失歲終漸能爲客慣無復怨途窮

又

薄暮倚征篷江天四望空風從來處黑日向墜餘紅故  
國煙雲外新交漢沔中歸心牽別緒千里各西東

又

琵琶亭下路此口再經過水落魚曾少風高雁陣多秋  
冬殊物候今古共煙波淪落天涯客臨流獨嘯歌

又

久泊忽開艘鄰舟歎乃同沙明千里雪帆借半江風皖  
口之京口吳宮望楚宮溯洄尋往蹟泯滅亂流中

蓮廬詩

五言律

八

鳳臺堂

又

來往烟波裏遲留亦有情重過五柳宅回望九江城水  
落石更出風恬浪未平小孤山下路陽曷自輕輕

又

舸舫乘流下臨風望玉臺遠帆如不動近渚忽浮來水  
過潯陽急山從建德開長江天作塹此際重徘徊

又

三吳逢儉歲移粟自衡湘哀雁鳴中澤帆舫傍短櫓催  
科尊酷吏徵權困疲商何處垂綸叟長歌入渺茫

又

言歸若水曲獨泛漢江槎路與年俱盡春隨客到家霧  
濃時釀雪雲淡不成霞遙憶西窗下寒梅正著花

庚戌除夕大通鎮舟中

征途逢歲盡一倍旅愁增風雪淹淞浦艱虞過皖城年  
華催櫂鼓暮色隱桅燈欲作還鄉夢衾寒恐未能

又

客路餘千里離家隔一年霞明殘雪嶠霜護欲晴天杯  
酌通鄉舫椒盤共客筵此時閨閣裏兒女話燈前

通廬詩

五言律

九

鳳晨堂

元旦發大通鎮

元日御微風歸帆發大通九華晴雪擁千里瑞烟籠鉦  
鼓空江應天涯節序同故園何處是雲樹五湖東

辛亥夏重游漢陽道中作

江汜與湖潯揚舠秋復春奚奴能把綽髻子亦知津鄉  
語隨方異舟形逐處新往來成泛宅遷轉任浮生

張帆執繩以  
候轉側也

又

江曲九迴腸潯陽指漢陽山過廬岳小雲入楚天長已

分離憂積還聞杜若香空持騷客意鼓枻渡滄浪

又

舟滯陽羅驛相望鄂渚間曾無三舍地如越幾江關晨  
夕空占候風雲絕往還那堪歸路杳真隔萬重山

浦口

浦口對鍾山龍蟠第一灣寢園何寂寞江潯尚迴環身  
世煙波外乾坤戎馬間可憐衣帶水擾擾不曾閒

重過金陵

幾度秣陵遊童年到白頭景移桃葉渡人換木蘭舟無  
恙三山色依然六代愁古今傷感地王謝漫風流

通廬詩

五言律

十

鳳晨堂

采石磯

當時李供奉來憶謝將軍後學還相憶先生去不聞蛾  
眉亭上月牛渚石邊雲俛仰成今古徘徊到日曛

馬當

馬當天下險曾聞桑苧翁我來三破浪長送一帆風曉  
碧看瀟柱昏黃聽石鐘山靈能好客今昔意相同

彭澤

彭澤近柴桑青山一縣藏林田何處是荊園幾時荒出

處如無意林泉尚有光義熙人不見獨立問蒼茫

小孤山

山峙鄱陽湖口  
八月海潮至此

江與湖爭長山同浪作堆孤根當水立八月海潮來數  
見更奇麗扁舟幾溯洄顛波雖日下終古自崔嵬

舟過小孤示曹星子

小孤重入望皎皎夕陽中匹練紅霞染雙鬢翠黛濃并  
刀吾欲剪畫筆爾能工他日卧遊處從君覓舊蹤

石鐘山

湖口縣上下  
二山對峙

峯峯何處去采采雙芙蓉石列東西序濤鳴上下鐘西

蓮蘆詩

五言律

十一

鳳晨堂

江供一吸南浦駐孤篷廷擊吾無著天涯倚瘦筇

晚泊湖口望廬山瀑布

飛泉穿碧落聲遠借江聞迥曳吳門練遙連楚澤雲孤  
吟懷李白高隱美匡君遐矚能餐勝何須躡紫氛

龍坪

舟溯龍坪上征帆兩道開神鴉迎客至江豕拜風來共  
作揚波計誰稱利涉才壯游非我事臨眺自悠哉

吳甘  
將軍

典廟廟在田家鎮廟前神鴉迎  
客上至新州下至龍坪六十里

田家鎮

市小人嘗集千艘向此行蠲痾藏艾絮祛暑織桃笙赫

濯甘公廟陂陀楚子城霸圖銷歇久雄略尚如生

馬口

馬口山圍合常疑江盡頭沿山板舵去斬水接天流疆  
界分吳楚星躔隔斗牛往還頻過此風浪亦忘憂

漢陽渡口作

漢陽窺鄂渚夾岸走長虹小艇雙飛燕中流五兩風一  
江分二郡三國鬪羣雄多少興亡事銷沈向此中

楚江  
小艇

一人持兩槳  
名雙飛燕

蓮蘆詩

五言律

十二

鳳晨堂

大別山禹廟

夏后乘槐處薤龍亦搢紳空山同盼蠻終古自君臣陵  
谷頻遷變蒼生復墊堙願將江漢水一濯世間塵

寓興國寺作

擔簦栖古寺倚杖識殘碑栢樹傳神禹桃花祀息媯尋  
幽歸路晚望遠下山遲浩浩長江水東流到幾時

興國  
寺古

栢相傳大禹手植息夫人  
廟在桃花洞稱桃花夫人

又

卻月城東路風光似去年帆檣茅屋上簷窗石磯邊水

插垂堤柳陂栽陸地蓮微吟生緩步長趁晚涼天

又

禪關畱客住休夏與僧同樾蔭虛窗得荷香隔院通無  
心晨擊磬有省暮聞鐘最是難忘處家山在夢中

又

避炎如避秦忽已及蕭晨小雨秋光潤微涼夜氣新嘉  
魚常作客鴻鴈欲來賓莫向湖南去湘潭落葉頻

又

客久不知愁禪扉晚更幽空庭雙樹老孤館一燈秋故

蓮廬詩

五言律

十三 鳳樓臺

國無來信新寒有敝裘還將寥廓意獨上仲宣樓

興國寺讀東坡方丈銘

寺在鳳栖山蘇公謫黃州還朝時寓此

大蘇游大別禪悅見文章氣足吞雲夢人來白雪堂潛

蛟離遠壑鳴鳳出高岡我亦棲遲久閒心落渺茫

辛亥漢口寄蔣大扶

臘盡送行轡過秦又入川雨關來紫氣雪樓上青天賈

誼應高論揚雄復草玄浣花谿不遠須到艸堂前

寄郁子木

夏口逢鄉使知君別後蹤三湘看雪色二月過巴東幾

處畱題去何時到閣中秋來如有興萬里寄征鴻

去冬漢口

送二子入蜀蔣從陸郁舟行

歸舟別趙氏昆季

路轉青山峽低徊望漢陽如何離異地亦似別家鄉赤

壁亭阜近蒼梧驛候長河梁分手處吳粵一孤航

時子由黃

州歸吳興趙由廣西之粵東

起餞

江中順流而下逆風使帆也

江舟強于邁風水力相爭潦尾循環見波心曲折行持

盈看往復濟險任縱橫閱世吾無術危途處處平

蓮廬詩

五言律

十四 鳳樓臺

晚泊

烽火連三澤安危在一舟下帆愁葦岸繫纜得芳洲夜

色親牛斗江風灑鹿裘長途不可望萬古水悠悠

舟望

縱目餘艚上羈懷一以舒浮雲低障塞遠水入空虛野

市征徭後江湖戰伐餘聽歌下西日幾處起焦漁

重過湓浦望小孤山

九派洪濤滙分流一柱間煙雲常夾岍日月不離山險

道游何數浮生老未閒片帆天際出長嘯落星灣

由安慶抵蕪湖

信宿桐坡上今朝破浪花中流乘急溜新漲失平沙皖口江魚賤蕪關醪酒除安帆五百里渾是泛儻樣

丙辰新春過內兄陳定菴園中

老來兄弟好一見一相親情話畱溪夜高歌動蚤春石飛空翠影香醉落花茵共憶當年事俄看白髮新

過閔霞碧樓賢山莊

我昔攜家處君居卽溪西梅簷長索笑桃路未全迷午

醉頻中聖清譚近滑稽年年尋舊隱遊具不須攜

蓮廬詩

五言律

十五

鳳晨堂

癸亥秋自吳門至無錫

人堪稱漫士船忽駕飛僊暮飲吳姬酒朝烹陸羽泉垂

楊榮店窈窕樹越橋偏更訪秦園去渾疑是輞川

飛僊吳郡

名丹

同大觀和上夜集蓉湖草堂

乘月扣禪房門開古栢傍有燈金粟現無隱木樨香白

拂畱茶話青山接葦杭秋尋徧吳越此夜亦難忘

惠山秦園

名園難獨樂盡日啓雙扉竹嶼通游屐花叢隱釣磯泉

靈邀客過嵐翠引人飛解纜斜陽下畱連未忍歸

山塘晚泊同大觀和上暨諸開士

薄暮到山塘停橈待月光埵從雲際出山在寺中藏人關笙歌聚花薰羅綺香誰知有秋士靜侶自成行

中秋同大觀和上虎丘玩月

中秋風物好獨許虎丘專山外若無月樹頭疑有泉夜溪歌轉細人密坐頻遷只有生公石長愁不語禪

夜登觀音山瞻大士

夜色已蒼茫攜筇到上方山空涵月影人老愛秋光石

蓮廬詩

五言律

十六

鳳晨堂

寶慈容好溪聲慧舌長更尋千尺瀑飛雪灑衣裳

十六夜石湖觀月華

水輪今夕滿山水共澄鮮不藉雲相映真疑天可箋紺

珠生五色錯綵麗重玄莫訝人難遇清光在目前

癸亥冬日懷大觀和上

獨寤空齋裏天寒暮景催雪花飛雜雨風樹響成雷苦

憶梅山老還從茗水來計程明日到霽色定重開

甲子秋登海寧浮圖

孤埵鎮長堤登臨拂紫霓不知人地遠但覺海天低眼

底桑田改檐前日月齊故交多寂寞回望轉悽迷時中陳近  
思過此兼憶張元咭陳  
素菴定菴學山諸公也

哭亡友徐楷生

多少衣冠客翻雲覆雨同每求真砥行只在布衣中人  
世方鋤咎吾生欲養蒙傍徨終獨立不敢問蒼穹

又

先子營窆窆窆予開墓門九年勞陟降千載閱精魂泉  
澗皆同度陰陽與細論追思增感歎珍重示兒孫

又

蓮廬詩

五言律

十七

鳳晨堂

同遊荆楚地相倚急流中羅刹磯頭石金剛潦尾風樛  
奇頻色喜濟險益心雄回首江天影依稀似雪鴻

又

支公昔愛馬汝作九方皇剪刷神逾駿範驅氣轉豪  
雲曾有志逐電已徒勞寂寞燕臺上黃金空自高

又

遠近佳山水年年喜共尋自君捐館舍使我罷登臨并  
嶺依然秀若溪日夜溪成連何處去痛惜在人琴

秋夜

缺月挂林端庭空積水寬有書堅夜坐無褐耐秋寒零  
落中人產荒唐漂母餐天心未可問吾道正艱難

浮玉塔院訪滄溟和上

爲訪西齋叟扁舟過水濱湖平孤塔湧院靜一簾垂柏  
樹猶堪指桃花更不疑晚風茶話久歸去夕陽低

乙丑仲冬留外家梅東里第感贈陳弘期元期

往來太丘宅少壯至衰癯繼繼經三世慇懃感二難壺  
餐隨早暮語笑雜悲歡一榻盤桓人憂虞自得寬

又

蓮廬詩

五言律

十八

鳳晨堂

滄桑曾閱過人事亦頻更我老懷甥舅兒孱倚弟兄風  
波資定力患難見親情始信真敦誼平居不近名

又

阿翁娛大母五十有餘年東海移花石西園沸管絃問  
安長侍側爲樂必爭先歷數當時事依依在日前

又

多君昆季好亦復奉慈顏盡是金閨彥齊聯玉筍班  
因逢贈履重此共追攀杜老留情話含悽覺汝賢

過桑賡印月池訪擇乳上人卽送遊黃山

放櫂郭西灣蓮塘接壤間衆香成一國孤月印千潭登岸猶藏徑開門亦見山此中塵境遠桑者自開關

又

蒲暮御微風乘流問畫公舟停菱葉上人在藕花中入社非靈運安禪是懶融將尋黃海去爲我訪空同相傳軒轅

翠空峒子  
隱於黃山

同葉星期宿弁峰資福寺綠筠堂卽席次韻

君平長自棄與世不相親詎意逢知己忘形若故人尋

山同嘯傲鑒水絕羈塵指點石林近還疑是後身宋葉公少

蓮塵詩

五言律

尤 鳳晨堂

蓮石林遺址在寺東

又

筠堂常託宿忽忽歲華淡但覺綠陰滿幾忘白髮侵千

峰凝薄靄一澗落清音空谷遺蹤在明朝上碧岑次早將登

翠巖訪空谷  
禪師道場

又

聽法心無染安禪氣不驕露泉寒更澈風嶺伏還高石

筍原非竹花源不是桃空門雖滯泊容得幾賢豪

春日過泉滋精舍

來尋新白社頻到舊山堂竹密暮雲冷花繁春雨香  
莊今是樊杜宇昔爲王闕盡浮生事空門意味長

又

住近先人塚沙田共鳥耘獨存南陔意不愧北山文  
梅古多侵石松深易染雲一峰環遠處佳氣碧氤氳

又

當年棲宿地漸喜作叢林花笑同禪悅泉聲落梵音  
入山長恨淺出世正情淡三徑徘徊久難忘過去心

又

蓮塵詩

五言律

辛 鳳晨堂

自結烟霞侶常耽淨樂偏小樓千嶂抱虛室一燈懸學  
圃將娛老逃禪更得仙層崖足吟眺步步躡青蓮



蓮廬詩

近體 七言

蓮廬寤歌 有序

韓子避地羅山之陽五稔矣山巔有草亭弗不  
除爲秋風所破歲晚農隙始謀新之編茨爲瓦  
剖竹爲椽闢南榮以受衆山東西壁各啓圓竇  
日月升降出入其間借樹于近借山于遠廣不  
越尋丈而內遊常若有餘其旁繚而曲竇石爲  
徑夾徑多松筠因以爲籬籬籬時雜卉山香四  
達廬詩 七言律 十 鳳晨堂

合朝斯夕斯耳目雲泉鼎爲我有故以予字顏

曰蓮廬而詩以歌之

卜築誅茆此地偏吳山越水小窗前但看白日如過隙  
誰爲蒼生解倒懸漢代威儀仍似舊劉家雞犬盡成僊  
薰風昨夜來巖竇莫放桃花引釣船

又

冀缺悠然不輟耕誰云落落竟無成磨堅弱骨因離亂  
滅盡雄心爲死生有酒便能消積恨無絃亦自解移情  
天荒地老人如舊濁世何妨心太平

又

此亦乾坤一草亭松濤花雨滿窗櫺人如不飲虛三雅  
天既無言有六經操罷猗蘭還自和吟成梁父待誰聽  
崖前日月頻來往嘆息年光若建瓴

又

放開眼界作天游日日扶筇到上頭平遠山川皆入畫  
高寒雲物已先秋年來莫下新亭淚事去空懷杞國憂  
一自逃虛長寂寂何須洗耳學巢由

又

蓮廬詩

七言律

十一 鳳晨堂

幾年身世隔滄波空谷寥寥任嘯歌後底烟霞隨處好  
琴中山水向誰多纔過春雨奉芳杜欲動商飈帶女蘿  
補葺一巢聊自寄漢官秋色近如何

送朱元馭

勝友如雲向朔方兩人從此異行藏送君祇覺湖山靜  
歸去方知歲月長流水漸隨春草綠還家應見菊花黃  
柴門依舊松筠裏三徑蕭條恐就荒

東沈穉叟表兄乞菊種

黃花只合傍東籬甲子依然紀義熙傲骨久從霜下見

新枝應向雨中移，  
芟除蠹賊何妨猛。  
護惜香嬰豈厭慈，  
他日纖簾歸舊隱。  
好尋秋色到茆茨。

與內人夜坐寫懷

與君攜手入幽居，  
彈指光陰五載餘。  
十畝山田都種秫，  
三間草閣半藏書。  
時因避地維輕舫，  
偶爲穿花製軟輿。  
最是晨粧臨北牖，  
滿窗翠落窗虛。

又

長貧夫子數何奇，  
懸磬新來更不支。  
滿架琴尊空對酒，  
一龕燈火共餽糜。  
梁鴻雅操惟先慕，  
柳下淡情只婦知。

蓮廬詩

七言律

三

鳳樓堂

翻爲亂離能到此，  
悠然同赴鹿門期。

又

焚香讀易驗虛盈，  
客氣無多漸已平。  
每自病餘諳藥性，  
祇緣貧久善謀生。  
消磨白晝心長定，  
看到浮雲世轉輕。  
今歲不須愁晚食，  
於陵仲子灌園成。

又

門外湯湯春水流，  
和風拂面雨初收。  
一欄花藥自成趣，  
幾處燕鶯如有求。  
偕隱子真甘寂寞，  
著書吾豈爲窮愁。  
百年但得如今日，  
笑向蒼天任白頭。

偶然作示元馭

我謂采人須采真，  
真人殊覺情性新。  
男兒有癖定佳士，  
女子無愁非慧人。  
畫寫微茫詩澹遠，  
花宜冷艷峰嶙峋。  
尋山問水時獨往，  
此意實與神僊鄰。

客有約過山莊看梅却寄

扁舟一葉過龍溪，  
西塞山邊路欲迷。  
花底何曾分晝夜，  
香前誰復辨東西。  
千林積雪迎人面，  
十里浮雲趁馬蹄。  
但語高軒莫淡入，  
虬枝能使帽簷低。

過溫其旋水心亭

蓮廬詩

七言律

四

鳳樓堂

林林竹樹鎖秋暉，  
時見幽禽入翠微。  
十里蘋香輕蕩漾，  
一池蓮影靜翻飛。  
人情便覆存吾拙，  
心事飄蕭與世違。  
不復不簪還對客，  
身名皆隱迹方肥。

久雨

風雨飄搖莫問天，  
高齋長擁白雲眠。  
寸心自謂能千古，  
萬卷猶須誦十年。  
幾處鳴鳩春笠外，  
一犁新犢晚坡前。  
閒來試著東山屐，  
目送奔泉下石田。

秋夜過夾山漾訪潘天行子見

夜泛郭西尋草堂，  
草堂死在雲中央。  
一溪明月荷花冷，

兩岸好風荷葉香水色平浮山色遠樵歌忽接漁歌長  
主人高詠客不寐清境歷歷歸奚襄

山居和石屋禪師韻

家在西山落照邊暮秋時接小春天萬層紅綠將衰樹  
幾片青黃未穫田夜榻淒清迎月坐曉窗晴暖對雲眠  
殘編自勘千秋史無限傷心亦偶然

又

紙窗竹屋小規模雲影嵐光總畫圖衰葉辭柯秋入屋  
新泉落笕夜歸厨隨心誦讀書頻亂任意臨摹墨半枯

蓮廬詩

七言律

五

鳳樓堂

時向蒲團成止觀坐看身世到虛無

又

岳栖谷汲道人冢埽地焚香玩物華幾曲晴巒秋有路  
一泓煙水夜無涯性情頗似標枝鹿歲月真如赴壑蛇  
終歲不知山外事朝聞雞唱暮聞鴉

上方山登高同周子向沈若士岸止

九日來遊茂苑東憑高俯見舊吳宮他鄉恰喜親朋在  
好景還看士女同四國蕭條兵燹後一川風物管絃中  
囊裏采菊年年事歎息浮生類轉蓬

重陽後一日偕諸同人入鄧尉山遇陳皇士宿萬

峰寺

寺臨太湖

旃檀林外虎谿頭山色湖光遠近收一派寒流千里碧  
半輪新月萬峰秋憑虛頓作凌雲想入暮還同秉燭遊  
且喜龍山人未散更令佳興寄滄洲

又

秋遠堂前秋水長望洋懷古兩茫茫波涵南國分吳越  
廟溯前朝歷漢唐自古河山頻易主至今名勝屬空王  
誰知澤畔行吟者一片閒心對夕陽

蓮廬詩

七言律

木

鳳樓堂

又

昨日登高意未窮携筇又到竺山中雲封下土三千界  
水漾晴湖七十峰坐久難忘今夜月夢回忽聽此堂鐘  
明年更與梅花約乘願還來一笑同

偕陳皇士潘子見登七十二峰閣

壯懷寂歷不勝秋同倚湖濱百尺樓天與雲濤相近遠  
山隨魚鳥共沉浮扁舟何處英雄老巨浸無端日夜流  
悵望烟波三萬頃空留禹蹟在神州

玄墓山遇徐昭法孝廉卽別愴然有懷

邂逅逢君淚滿襟殷勤重話歲寒心還元閣上秋風急  
尹樹堂前暮色侵初服不隨滄海變高情長與白雲淡  
暫時把臂還成別欲訪幽棲何處尋

寺有還元閣尹樹堂勿齋先生讀書處

又

吳趨間隔三百里離亂相兼十二年此際弟兄仍一面  
曩時師友半重泉同依慧日爲禪侶忽遣樵風送客還  
無限斷魂收不盡長松習習寺門前

謁鄧司徒廟

遠廬詩

七言律

七 鳳晨堂

元侯遺廟在空村異代相思此駿奔力爲東都恢漢室  
神甯南服鎮吳門雲臺圖畫千年改澤國蘋蘩萬古存  
白水于今消息斷不知杖策向誰論

靈巖寺雙桂堂同繼起和上張靜涵熊藥菴諸公

夜話

碧漢沉沉永不移流雲駛月雨堪疑岳扉夜迥人長靜  
石路盤空客到遲久識姓名開士喜不緣文字導師知  
虛堂寂寂齋鐘晚正是靈山未散時

又

李源圓澤此相逢爐雪功名一點紅當日使君新上座  
如今長者舊司農諸方遍灑三花雨兩序初分二桂風  
無隱不須重問答天香吹落暮雲中

熊公舊吳江令張公前戶部尚書

月夕同人奉大師話舊

靈隱僧堂憶別離秋來更與白雲期英雄自向空山老  
志士何堪失路悲已識三生如過影遙憐一世尚低眉  
今宵候月峰前立後夜清光復照誰

天池

今爲毛公墓

翠壁丹崖世界分濺濺伏澗靜中聞千年廢寺留遺址

遠廬詩

七言律

八 鳳晨堂

一簇寒花覆古墳竚聽忽疑松是雨凝眸惟恐石爲雲  
躊躇欲去頻回首上馬空階日又曛

落木菴訪徐元歎不遇

幾處尋幽入翠微溪雲谷鳥盡依依茶聲出戶客自語

山色滿簾人未歸浦外征帆隨日去菴前木葉向秋飛

浮家若雪當年事可憶元真舊釣磯

元歎向萬吳興

月下登虎丘

秋夜僧家蚤閉關游人散盡獨登山孤光自出烟雲外  
積氣如行天水間石爲無心能聽法劒因藏錫竟投閒

生公一去笙歌沸好向聲前覓大還

夜泊山塘聞鄰舟絃管

江上秋風入暮悲涼煙消盡月如眉朦朧短夢將成候  
宛轉清音合奏時幾調官商人語靜一回哀樂客心知  
吳儂不管興亡事夜夜歌聲遶劍池

陳太僕示 羣陵圖恭題三律

手闢乾坤武烈昭先平吳楚後天驕征誅豈屑同三代  
感慨何須話六朝綵筆有神猶繪日寶城無主自干霄  
多情惟有青溪水依舊東風接海潮

羣陵詩

七言律

九

鳳臺堂

又

遺制猶從畫裏傳冶城無復更朝天明禪寂寞悲今日  
燎火輝煌憶昔年紫苑林空鈎盾外紅門草長石人前  
東陵相傍猶相慰話到金川更可憐

朝天宮在古冶城東陵總文太子附處

又

江水如龍萬古蟠漢家陵寢在鍾山明樓突兀浮雲外  
玉殿淒涼夕照間尚有祀官存俎豆更無原廟出衣冠  
丹青彷彿山河異後世誰知創業難

畱陳皇士懷友詩和原韻

鄧尉峰頭結勝游相逢閱盡五湖秋黃花滿地畱人醉  
紅樹連雲動客愁壁上每懸徐孺榻門前長泊李膺舟  
悲歌十載憐同調始向楞伽一唱酬

予未識皇士先寄見懷之作

似偈

丙申冬卧疴三月不愈瞑眩之餘信筆成詠不  
任思維豈循格調病間片楮紛然藥裏中呼兒  
簡誦居然偈也題曰似偈

羣陵詩

七言律

十

鳳臺堂

又

歲云暮矣掩竹扉山妻稚子寒相依過去休言天道遠  
近來轉覺人情非山中風鶴久不息谷口鋤犁猶未歸  
浮雲變態安足問白衣蒼狗空霏微

又

十二時中久寂寥自成小隱不須招焚香忽散雲千縷  
煮藥惟供水一瓢坐憶青山如隔世愁看白日又今朝

滄桑閱過雄心盡不向空門亦自消

又

北斗闌干人未眠紙窗燈火近殘年  
杯浮竹葉春將至香到梅花臘未全  
明月滿懷空有夢清風兩腋尚無緣  
人間不覺栖遲久辜負南華第一篇

又

聽徹人間薤露歌更無客氣可消磨  
劉伶荷鋪情非達阮藉窮途哭亦多  
已往不來陳歲月似無還有舊山河  
道人別有傷心處古井無風亦自波

蓮廬詩

七言律

十一

鳳晨堂

又

舉世滔滔莫問津俄看東海正揚塵  
衆生不起維摩病同學空憐原憲貧  
斗室自成孤寄處寸田誰作耦耕人  
范張死後交情薄懷抱于今孰可親

又

短髮經旬不忍梳安仁感歎二毛初  
逢迎尚苦人來數禮法懸知我自疎  
此後竟拋身外事從前悔讀眼前書  
病夫壯歲無能甚若比時人盡不如

又

閱世悠悠等逝波百年憂樂漫經過  
顏生自詠秋胡婦蘇子初逢春夢婆  
寵辱自于迴客少交游惟向老僧多  
滄江白石能無媿翹首蒼天獨放歌

又

幅巾筇杖道人裝年紀蹉跎三十強  
舊日童心猶未化如今兒輩又成行  
可憐豪興因時減其奈浮生到底忙  
莫謂此身無寄托姓名早已屬空王

又

樗材恰與病相宜蚤歲能閒計亦奇  
未許忘情同上士蓮廬詩

七言律

十二

鳳晨堂

但令不藥得中醫年來年去歸何處  
身後身前並可疑欲話因緣向塵世  
三生石上自妻其

又

滿城簫鼓歲將新瘦骨支床已數旬  
壁上獨憐燈下影鏡前雙笑夢中身  
成仙成佛皆由爾呼馬呼牛却任人  
莫把韶光更虛擲又添一載在浮生

又

漏水迢迢清夜徂滿窗花影月相扶  
三更獨坐人俱寢羣動皆安我亦蘇  
但看萬緣都是幻方知一物本來無

餘生宛轉猶多戀自笑當機不丈夫

又

滿目風烟百戰餘秦宮漢闕幾丘墟故人半赴脩文約  
往事多成解夢書壯志易隨人共老窮愁難與歲俱除  
家人習慣能相慰猶喜家存擔石儲

又

天時人事迭相催孤館俄看歲序回冬令已辭今日去  
秋聲猶傍暮天來可憐繡佛逃禪地竟作周王避債臺  
惟有寒梅愛岑寂一枝還向隔牆開

蓮盧詩

七言律

十三

鳳晨堂

又

起憑香几讀楞嚴一榻清風晝捲簾偏袒看人分左右  
飲泉容我辨貪廉琴畱焦尾心殊苦蜜餠刀頭舌可甜  
多少英雄都不美古人風節愛陶潛

又

自家有病自家知扁鵲倉公計莫施不向膏肓尋二豎  
豈從晦朔守三尸半生欲醒黃梁夢廿載空歌白雪詞  
強起試扶筇杖去倚闌聽鴈立多時

又

君房賦性幾曾癡無限心情病起時藥裏君臣存舊案  
橋中歲月了殘棋六龍飛轡千秋速二鼠侵藤一線危  
臘月到來成底事雍門彈罷不勝悲

又 以下三  
首示內

蕭蕭風雨暮窗寒靜夜篝燈對伯鸞愁過九秋容鬢改  
病來十日帶圍寬生逢亂世逃名好事到貧家狗俗難  
無限向平辛苦意獨憐兒女勸加餐

又

當年曾住萬山中竹舍茆菴是閩風李泌全身仙骨異  
龐公舉室道心同莫憂世後三途失且喜生前一笑逢  
靈境幾時尋舊隱幽棲長傍祝雞翁

又

此生贏得是清閒避寇移居入市闌萬事消沉千慮外  
幾人生死十年間龍聶久向中天窮燕頤初從絕塞還  
我駕柴車卿復去煙霞猶在鹿門山

時內兄陳素菴  
自遠左還例

夜泛碧浪湖

玉露方零天宇清飄然獨棹孤舟行月出未幾波已白  
日落漸久霞猶明溪山一帶畱晚景身世百年懷遠情

扣舷高詠忘歸去城頭擊柝聞初更

石馬岬

陳武帝舊安陵  
在秣陵城南

江左繁華帝業偏龍蟠虎踞舊山川官家讓禪尋常事  
亂世英雄數有權統接齊梁幾幾代境遷陵谷已多年  
惟存石馬荆榛裏嘶向秋風起暮烟

雨花臺

建業城南風日和酒帘茶幔滿山阿青林遠近烟中合  
錦石嶙峋雨後多花落曼陀人已去草生幾甸客重過  
登臨已抱無窮恨那更重聞玉樹歌

蓮廬詩

七言律

十五

鳳晨堂

拜方正學先生墓

雨花臺畔酹荒窀三百年前古薦紳難靖一家原骨肉  
生輕九族自君臣寒苔染碧長弘血怨鳥啼紅杜宇唇  
游屐紛紛來復去暮門松栝不知春

報恩寺浮圖

九層金碧倚晴空萬仞光芒射日紅拂檻鳥飛青靄下  
憑欄人語白雲中松杉自保三摩地禾黍全迷六代宮  
回首鍾陵長在望有無佳氣鬱蔥蔥

又

寺從武帝營梁代增建文皇奠錡年警蹕尚傳龍馭遠  
登臨虛指鳳城懸神光夜吐雷霆出鈴語風呼鶴雀還  
獨倚長空舒一嘯不將遺事問蒼天

蕪子磯

萬里長江湖上游三吳形勝指神丘凌空壁削丹砂色  
漱石波洞碧玉流雲木蒼蒼山徑晚風帆歷歷海天秋  
危亭更在層崖上獨倚闌干散客愁

金山

蓬島浮來石一卷壁開南北水中天龍嘘潮汐雲根動

蓮廬詩

七言律

十六

鳳晨堂

層結樓臺海氣連崖畔築城嗟此日廟中伏甲憶當年  
長風吹醒英雄夢回首冥鴻去杳然

庚子秋過外家梅東里第

時內兄弟  
俱在藩陽

碧海鴻飛向紫臺朱門槐影落蒼苔春風華屋人如在  
秋雨孤帆我獨來末世升沉容易換中年懷抱最難裁  
生平歷數權遊地湛樂誰知卽是哀

八月西湖蓮泛

每歲觀荷當溽暑今年花發在高秋參差菡萏凌波起  
荏苒幽芳慰客愁日落漸看鄰舫散風輕轉覺異香浮

且因花事忘遲暮正喜秋光好縱游

登白雀寺望湖亭

弁山東望望湖亭天影垂垂入杳冥水合東南成震澤  
山連吳越見支硎近聞機杼鳴鮫室遙指帆檣集鴈汀  
正是雲開新霽後低徊七十二峰青

題王綬山蛛隱亭

耆賢感會遺高躅今日雲亭署作名自託文園供嘯詠  
不投塵網謝簪纓春融洞壑羣芳暗雨浥瑯玕積翠明  
南國蒼生懸望久東山雖好漫鍾情

蘧廬詩

七言律

十七

鳳晨堂

送元菴和上之虬江

師撫于山得柴似鶴因以自號

振錫蒼溪十五年道場高擁髻螺烟離奇瘦影柴爲鶴  
翠峴孤峰石作蓮欲去更畱新語句重來好話舊因緣  
懸余不及昌黎老空向人間說大顛

同墨菴貞起西城晚步

晚來佳氣滿城頭偶爾登臨亦勝遊山入洞庭皆北向  
水滌蒼雪並東流青苗色潤如含雨白苧衣輕已覺秋  
此際惠莊俱有會却疑濛濛是丹丘

仁皇山東麓遇郁子木同過錢氏山莊

綺里先生存舊業烏衣子弟亦明農門前菜圃經霜綠  
屋角楓林映日紅畱客正逢新釀熟尋山常與故人同  
躬耕自是吾儕事莫倚文章好送窮

聞錢朗行話冠山有感

先師有舍陳公讀書處

童年曾事太丘翁見說冠山與畫同幾欲登臨隨杖履  
忽經離亂各西東夢中疑我還如舊花裏尋師不再逢  
此夕聞君談勝槩秋心飛上玉芙蓉

同郁子木訪白雀寺正儀上人牧圃

精舍淡依祇樹陰弁峰秋色正蕭森千松徑接青蓮埵

蘧廬詩

七言律

十八

鳳晨堂

一塲花藏白石林久美淵明先結社今隨元度始相尋  
自憐解脫猶無力到此空懸去住心

又

牧圃主人能自牧園中草木盡逶迤竹梢橫長安藤架  
梅榦紛披就槿籬避俗故紆荒徑入逃空轉覺世情稀  
偶諧亦有龐居士拈得幽花共解頤

登道峰伏虎巖看二峰菴桃花

萬樹桃花笑碧空千尋石筍出花叢白雲繚繞春無際  
紅影徘徊日再中風起遙從天上落泉流還與世間通

秦人自向秦時老隨處仙源路未窮

閨中梅花盛開月下懸燈共賞同內人賦

玉樹亭亭傍石闌銀燈閃閃映冰紈爲因風雨凌寒後  
不惜慙慙倚醉看笑語漸同花爛熳家庭長與月團圓  
遊僊卽在人間世夢入羅浮未足難

蘇臺眺望

東坡居士吳興守畱得荒臺近北濠紅疊井餘孤堦湧  
青圍睥睨萬峰高栖遲宇宙雙蓬鬢點綴溪山一羽毛  
今昔風流同在望五湖烟水自滔滔

蓮廬詩

七言律

十九

鳳晨堂

已酉秋攜獻兒寓武林慧雲寺

宋張循王故第其  
孫功甫捨爲寺至

今名張家寺

白洋池上張家寺猶有王孫捨宅碑南渡繁華更幾代  
西湖歌舞異當時獨將勝事存蓮社畱得餘香落桂巖  
不見鳳凰山下路秋風秋草自離離

又

先人題額依然在彈指於今六十年攜子同來吾又老  
逢僧重喜客如前參天竹樹沿階長滿地芟蕪入饌鮮  
圓澤不須重問訊三生好話舊因緣

內兄陳定菴招觀女樂不赴

外家亭館背清池池上芙蓉開柳絲舞袖還同花窈窕  
歌聲轉合玉參差未能顧曲如公瑾豈發狂言似牧之  
莫笑野人風致少司空見慣亦如斯

晚步白洋池上聞歌戲東定菴

清池爲鏡寫行雲皓月澄空映素雲神女弄珠波縹緲  
湘靈鼓瑟夜氤氳北堂護草秋逾好後院司花晚更勤  
遙想主人萊舞處斑衣圍繞石榴裙

看梅題元馭齋壁

蓮廬詩

七言律

二十

鳳晨堂

羅峰妙峰峰相連爾我家在峰之前歲歲歲寒香是雪  
春春春暖玉生烟攀林踏閣總爲此臨風對月非徒然  
瘦筇相約穿花去野叟笑指呼梅僊

沈園敞開堂感舊

兒時嬉戲在東鄰彈指光陰四十春已見園亭三易主  
不知世事幾回新梅花影裏看今我芍藥欄邊憶故人  
此際自來還自去年年山色滿城闌

贈墨菴大師

師禾中名士世亂游  
方外往來舊雪間

嗒爾忘機頓入禪偶然高興忽游僊山當好處常獨往

花到開時每共憐且喜詩篇同放浪不妨議論儘波偏  
卽今寄傲秋窗下白髮蕭蕭自草玄

同俞闇若徐楷生登菁山游仙頂

上有舊仙祠

左攜鶴客右芝公曷作飛鳬杖作龍十里嵐光搖翡翠  
一天晴色散芙蓉瓊田灌溉青霄上丹井淙淙白石中  
我欲游僊僊卽是何須更覓稚川翁

過山民禪師靜室

幾年不到青松塲僻路微茫不分兩岸梅花千樹雪  
一灣流水數峰雲山僧人去寮房冷野老相逢笑語勤

蓮廬詩

七言律

二十一 鳳晨堂

猶喜周顒無恙在依依猿鶴又同羣

題烏程邑志八景詩

道峰曉霽

峰迴溪轉入青苔四望南山若建標更上層樓通海嶠  
仰看孤墪聳烟霄三千法界晨光動六十禪僧慧日高  
嘗向岳前迎曉氣鴻濛未覺去人遙

蒼弁清秋

弁峰石色似瑤瓊秋入空山更覺清甘露泉隨花雨潤  
珠簾瀑灑碧巖明老僧習靜聞天語野客能來失世情

杖履不須遊五岳白雲鄉裏過浮生

衡山暮嵐

碧湖盡處丹崖合宛轉中流有一門別起奇峰疑黛色  
常生嵐彩近黃昏悠悠牧笛歸山舍點點漁燈出水村  
莫問鳩茲征戰地千年遺事不堪論

西塞晚漁

玄真昔日垂綸處吳楚皆傳西塞山村指樓賢存舊隱  
家浮寥廓幾時還夕陽空映梅千樹秋水長濤荻一灣  
我亦曾遊楚西塞風波不似此中閒

蓮廬詩

七言律

二十二 鳳晨堂

下菰長烟

當年黃歇遠侵吳故壘猶存在下菰不見旌旗屯曠野  
但看烟靄接平蕪溪山捲盡疑仙窟澤國蒼茫隱朔圖  
到此尋幽還甲古漫將遺蹟問樵夫

龍洞雲歸

從來洞壑皆山下此處龍巢山上頭怪石千尋蟠震澤  
重淵萬仞閤靈湫雲歸未作蒼生雨龍臥如忘赤縣愁  
安得雲從龍起去遍施膏霖向神州

金蓋出雲

我我金蓋如金庭傍羅羣岫如躔星芙蓉亭亭出洲渚  
金碧粲粲開石屏雲英忽生湖面白峯影欲墮波心青  
尋花載酒杳然去不共漁翁話醉醒

南湖雨意

何處菱歌間采蓮澄湖環遠近城邊鱗鱗細浪浮青玉  
冉冉輕風送畫船山雨欲來嵐翠滴岸烟初起石堂懸  
行遊多在郊垌外一度登臨一惘然

碧巖珠簾瀑布

碧巖在弁峰之顛有泉懸焉淅淅從石罅中落

蓮廬詩

七言律

二十三 鳳晨堂

橫灑十丈許若垂珠簾漚於絕壁下復從石口

迸出東爲瀑布歸於震澤已酉重九後一日同

墨菴題石

振策同登萬仞岡珠簾不捲近天間彩雲忽散疑花雨  
明月平臨見夜光神女采餘還縹緲鮫人織罷隱蒼茫  
吾來拍手層崖畔笑指衣邊問法王

又

飛湍挂在碧雲梯直下千尋匹練齊仰睇乍驚銀漢落  
倒窺忽訝玉繩低五湖風浪龍騰去雙峽雷霆鳥啼啼

人世風塵曾不到側身天地問巖棲

白櫻桃

繁星吹下閭風岑萬顆勻圓綴綠陰白燕梨花春已去  
朱明槐火夏初臨寢園近與冰俱薦禁苑遙看玉滿林  
不向輞川爭絕調霏霏自作郢中吟

又

琅玕爲樹玉爲欄不藉珊瑚間木難好與佳人同雪藕  
却疑仙子散冰丸唐家璇闕風猶在漢殿金莖露未乾  
此際若還逢盛典月中宜貯水晶盤

蓮廬詩

七言律

二十四 鳳晨堂

近體 七言二

韓公磯 有序



萬曆間先大父約齋公自諫垣秉憲斬黃蘄州  
城東五里許江流奔駛怪石嵯峨或見或隱晦  
暇時舟行觸之立壞且不可拯公憫之因石爲  
磯因磯爲臺元時波心以障水勢遠望歸然俾  
人知避歲所全活不可勝紀公遷回卿去楚楚  
人謂其臺曰水心象公之操磯曰韓公誌不忘  
也歲庚戌先君禮闈廷對兩魁天下斯之士民

蓮廬詩

七言律二

一

鳳晨堂

復因臺建閣祀文昌以志喜且鳴報焉又六十  
年康熙庚戌孟冬率獻兒就婚漢陽道由磯下  
膳舟登禮徘徊久之題於東壁

先朝慶曆承平日吾祖旬宣楚甸時畫省龍光辭禁闥  
滄江鰲極與坤維危途終濟行人險遺蹟猶令異代思  
五世相韓空有愧荒祠和淚讀殘碑

又

韓公磯似謝公墩地老天荒此獨存元凱愛民呼作父  
義之生子又攜孫卽看日下江湖勢轉覺流中砥柱尊

萬里狂瀾猶可障何須楚步更招魂

黃鶴樓

黃鵠磯頭黃鶴樓神僊跨鶴幾來游乘雲客去歸何處  
溯月臺空江自流一望漢陽猶有樹千年鸚鵡已無洲  
目前何限滄桑事縱是神僊亦動愁

武昌漢陽間十年  
前爲江流所阻

又

問關今日始登樓忽憶曾從夢裏游鶴笛一聲吹月上  
鯨波萬里接天流人間後代悲前代江嶺新洲換舊洲

蓮廬詩

七言律二

二

鳳晨堂

惟有鐵犀當水立慣經風浪不知愁

庚戌孟冬率獻兒就婚漢陽寄姻家趙憲副雲岑

趙世籍錢唐宦楚因居  
漢陽時由真任移粵

偉略當年事請纓助勦早已壯猷成襄惟楚甸三湘遠  
攬轡旗池六詔平金馬碧雞開樊道白雲黃鶴駐霓旌  
莫言今昔風流異充國從來有盛名

又

星輶幾載蒞昆明叱馭仍爲粵嶠行漢使功名多象郡  
僊人蹤跡指羊城路經庾嶺梅花發地近昌華荔子生

半壁東南經略遍佇看丹旆待持衡

又

瑯琊茂宰頌陳雷制府賓筵遇趙崔共綰赤繩天際去  
卽看青舄日邊回萬籟千尺依高樹析木雙星接上台  
此際向平游漢沔先從南岳望蘭臺

魏何者王趙崔三公

又

欲畫凌烟近帝傍湖山未卜午橋莊春風樓外家千里  
秋興亭前水一方勝事人間稱畫錦名區天下數錢塘  
期君他日功成後綠野堂開是故鄉

蓮廬詩

七言律二

三

鳳臺堂

鄂渚寄故鄉親友

孤踪畱滯在天涯每向磯頭坐日斜盪得漁舟輕似葉  
摘來仙棗大如瓜波搖古渡風千里月湧荒臺雪萬家  
壯觀生平能有幾移書先向故人誇

仙棗亭在白雲樓後

漢口送蔣大扶郁子木之間中

我游江夏猶爲遠君去巴渝路更賒相聚那知俱是客  
送君翻恨我還家三年獨對茗溪月萬里同看閬苑花  
明日不堪回首望斷雲殘雨各天涯

旅懷

黃鵠晴川作釣磯往來相望日依依江平漢沔流方急  
木落瀟湘人未歸估舶漸從涓口去鄉心常寄客帆飛

何時燕息山齋裏埽地焚香自掩扉

漢水入江冬月江水落則漢水急

晴川閣

石磴逶迤上碧空晴川高閣敞秋風平臨江漢雙流遠  
遠接衡巫一氣通蝌蚪尚畱神禹蹟鹿麋又入楚王宮  
人間萬事渾無定惟有江流日向東

峭巖碑在晴川閣下

月湖

在晴川閣後

江上風濤處處生月湖一曲鏡光平  
憇靈解佩來湘渚

蓮廬詩

七言律二

四

鳳臺堂

騷客寒芳采杜蘅廣漢餘波猶縹緲晴川倒影自崢嶸  
吾鄉亦有湖名月秋水盈盈滿郡城

漢陽南門眺望

大別山頭隱塞笳郎官湖口蔽塵沙孤城寥落新三戶  
萬竈淒迷外五家自昔雄風猶在望只今流俗正堪嗟  
踟躕獨向空江立捲却綸竿上釣槎

郎官湖在漢陽城內唐尚書郎張謂

勝李白處今已堙塞○漢沔流民不入編戶者聚居沙上號外五家

曉齋登晴川閣

巨鼇擁戴石闌干大作波濤小作瀾隔浦瓊樓曾駐鶴

傍城琪樹久棲鸞雲生鄂渚當聽入雨過瀟湘捲幔看  
今日晴川晴更好渟渟如對水晶盤

漢陽歸舟作

吳人同上楚江船吳楚烟波正渺然雪意欲成雲著水  
風聲不斷雁連天荒城久住難爲別險路重游漸覺便  
秋去冬來風景異故園歸後又新年

歸途寄趙氏諸昆季

掠掠西風催櫂開依依南望楚城隈米家雙鷁橫江下  
荀氏羣龍送客回鄂渚烟波通夢寐晴川雪月隱樓臺

通鑑詩

七言律二

五

鳳臺堂

郵筒莫惜頻相寄漢口雲帆日往來

雪夜泊散花洲

周郎赤壁鏖兵後奏凱歸來駐此洲犄角炎劉成鼎據  
椎牛饗士最風流滄江寂寞神龍遠暮雪紛紛旅雁愁  
挾纈投膠空有意漫將心事對沙鷗

歸舟過西塞山

道士狀當西塞曲巉巖直矗浪中間半空倒挂千年樹  
雙溜洞環一片山簑笠迎風青嫋嫋丹崖點雪白斑斑  
江天暮景多如畫正是元真放櫂還

雪齋湖口晚泊

廬岳雲開雪乍晴薄陽江上晚湖平遙看五老頭俱白  
近指雙姑髻自青日照山腰銀海動風來湖口石鐘鳴  
最憐歲暮孤舟客共託奇觀慰旅情

烏江項王廟

成敗難論蓋世雄江邊來拜楚重瞳戰酣鉅鹿千人廢  
宴設鴻門一笑空蚤殺冠軍雖有憾終除秦帝豈無功  
荒祠寂寞千年在似勝長楊五柞宮

長楊五柞秦故宮漢重葺之

登我翁亭

通鑑詩

七言律二

六

鳳臺堂

我翁亭下春江水半在我翁山上來斷壁春開千碓雪  
驚濤拍起萬聲雷燃犀渚近松偏怪捉月臺空客自哀  
搔首問天呼李白重來高詠一銜杯

采石磯松自明初至今無剪伐者

過坂子磯甲黃大將軍名得功

中原板蕩凌夷日四鎮同時拜列侯惟有靖南堪一面  
却令西顧守孤洲蕭蕭廢壘臨江渚黯黯邊塵蔽石頭  
多少江南長樂老畫堂簫鼓自忘憂

登石鐘山望鄱陽湖

高皇樓櫓定江關飛嶼猶存湖口山在昔犁翁開石畫

于今蒿目對時艱  
匡廬疊嶂空磅礴  
彭蠡洪濤自往還  
何日澄清休戰伐  
扁舟搖曳水雲間

劉伯溫先生隨駕戰康郎山下

### 重過西塞山

山川重到倍依依  
西塞磯前戀夕暉  
石罅鴉棲叢墨點  
天邊蝶影亂帆飛  
幾回棹杓乘黃潦  
恨不移尊上翠微  
記得去年殘臘盡  
滿江風雪一船歸

春夏間江水暴漲日黃潦

### 辛亥秋重登黃鶴樓

新秋客思滿雲霄  
黃鶴高飛若可招  
塵世干戈空戰伐  
神僊羽葆自逍遙  
重來更覺波濤壯  
老去偏憐景色饒

### 遺履詩

七言律二

七

鳳臺堂

嘗向樓前閒佇立  
看人舟楫犯風潮

### 武昌漢陽懷古

郎子城開對武昌  
江南江北兩相望  
芳洲幾處迷鸚鵡  
丹嶠何年隱鳳凰  
夾岸樓臺摩日月  
中原形勢帶荆襄  
臨流莫歎無舟楫  
一曲悲歌憶楚狂

鸚鵡洲魏晉時舊巨鄂昆明初徙于漢黃每經世變輒有消長鳳栖山在漢陽城

又

大禹曾登大別磯  
淞江胼胝自忘歸  
千年殿壁雷丹堊  
萬里濤聲鼓翠微  
東去蛟龍終得水  
南飛烏鵲尚無依

荆揚處處方艱食  
誰爲蒼生一療飢

又

熊渠封域水爲鄉  
夏汭湏川更淼茫  
南紀星躔分軫翼  
西崦日落見沅湘  
魏樓復構新僊宅  
列艦重開古戰場  
擊楫中流聞欸乃  
濯纓何處覓滄浪

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封鄂諸

又

我愛東吳魯子敬  
肯扶漢室借荊州  
胸懷竟爾同諸葛  
長短何妨聽仲謀  
千仞高山遺廟貌  
一灣烟水尚神游

### 遺履詩

七言律二

八

鳳臺堂

客中瞻拜存吾道  
自擷溪毛當庶羞

大別山西麓有魯蕭祠建其上

又

春風樓下問殘春  
郢樹湘波入望新  
芳草已無禰處士  
桃花猶有息夫人  
遨遊江漢憐今日  
放浪乾坤愧此身  
但得青山供嘯傲  
何妨白髮寄風塵

又

漢水東流接混茫  
卽看虛境亦淒涼  
桑鵲來聞苑更僊  
客雲到陽臺失楚王  
風蒲蕭蕭帆影疾  
烟江漠漠雁聲長  
鳳衰龍卧須臾事  
好向人間覓醉鄉

黃鶴樓間州費文律騎鶴至此故名

今樓中改設洞賓像  
○陽臺在漢川縣

興國寺夜起

老來參透辟支禪，借得繩牀獨自眠。  
砒石聲聲回短夢，琉璃燈影照殘編。  
清宵起坐三更近，秋月重看兩度圓。  
乘興踏歌江上去，夜深驚破欲寥天。

秋夜登大別山

獨上高峰望杳冥，夜闌人靜酒初醒。  
洪山寺掛烟中塔，漢口燈明水底星。  
何處聞砧愁越客，誰家吹笛和湘靈。  
遙思故國秋雲裏，叢桂飄香月滿庭。

遺履齋

七言律二

九

鳳臺堂

秋黃鶴樓讌集

黃鶴樓中逢令節，樓前明月照山河。  
澄江激灩通銀漢，遠岫蔥蘢點黛螺。  
旅興欲從佳境遣，秋懷偏向醉時多。  
百年登覽留清影，當日仙蹤亦偶過。

又

秋夜看山不出城，僊家樓閣倚空明。  
尊中倒瀉金波影，檻外如聞鐵笛聲。  
野鶴徘徊江月墮，水龍呼吸海雲生。  
乘風我欲東歸去，無那湘烟郢樹情。

赤壁

赤壁烏林昔破曹，周郎於此見風標。  
自憑天塹分三國，空美江東有二喬。  
旌幟影搖臨嘒月，鼓鼙聲湧甌山潮。  
磯邊秋水年年落，只有英雄氣未消。

樊口

孫劉昔燕樊山上，樊口猶存廣燕亭。  
二主雄才能好士，一時賓客盡英靈。  
石門宛轉開圖畫，江水奔騰若建瓴。  
不見卧龍公瑾輩，銜杯獨對數峰青。

樊山在武昌縣廣燕亭元結有記

楚一秋感

江天樓閣日登臨，荆域山川入望深。  
三國孫劉頻向背，

遺履齋

七言律二

十

鳳臺堂

千秋屈宋幾悲吟，無風夏浦還生浪。  
不雨秋雲但作陰，懷古已多惆悵在。  
那堪兼抱別離心。

夏浦漢水入江處

又

鐵門關上鴈南飛，楚塞秋高未授衣。  
時序每驚風土異，燕遊亦覺笑譚稀。  
郢中白雪無人和，茗上青山有夢歸。  
獨喜老僧清梵永，晨昏鐘鼓自相依。

鐵門關在禹功磯北

又

傳東壘花引杖藜，武昌城北漢陽西。  
獨尋野寺依初地，重到江樓認舊題。  
沙市燼餘三蕩徙，鹽船風起萬檣齊。

嗟予不是持籌客也傍津梁憶故谿昔年市集金沙洲  
亂後移漢口印出  
貢漢水過三澌○每歲八九月  
賈客販鹽乘風西上號鹽船風

又

客底光陰不易過窮秋猶滯此山阿風吹書帶憐瑤草  
涼到衣裳借芰荷久住兒童咍楚語同遊伴侶解吳歌  
扁舟相喚浮湘去采采芳蘭奈晚何

又

夏日嘗思秋景妍秋來蕭瑟倍堪憐淒涼旅館蛩聲裏  
迢遞鄉音雁影邊樹葉灑窗風似雨篝燈挂壁夜如年

蓮塵詩

七言律二

十一

鳳樓臺

愁時寤寐醒時意半在吳天半楚天

又

楚江久客幾曾閒雲物相期日往還帝女脩篁湘浦上  
王孫芳草洞庭閒出門秋水當天坐入戶清光帶月關  
惟有歸心畱不住時時飛過小孤山

楚中九日

去年昨日別家鄉今歲重陽在漢陽江上丹楓頻換色  
籬邊黃菊再生香歸心夜渡磁湖水旅髻朝看石鏡霜  
寥落孤懷何所寄更攜斗酒向柴桑石鏡亭在  
黃鶴樓後

又

楚塞登高席屢遷朝登黃鶴暮晴川一年又見風吹帽  
九日重看月上弦中歲光陰渾易過異鄉景物倍堪憐  
囊黃只是尋常事欲佩秋蘭何處求

將歸題興國寺壁

太平寺倚鳳山椒華嶺荒岡徑路遙旅客移居來後院  
老僧隨事話前朝經藏貝葉神宗賜課取蓮花法眷饒  
他日淵明重入社可能相送虎谿橋

又

蓮塵詩

七言律二

十三

鳳樓臺

大別叢林此最幽葵園栢井寄清脩僧來系下無三宿  
我到山中過九秋硯席每依香案側書聲常和梵音流  
歸時追憶還成夢楊柳堤邊識舊游

夜過秣陵

荆南歸舸片帆輕薄暮兼流過石城泯泯潮痕隨月上  
離離燈影隔江明兵連瀚海亭鄣出稷積淮徐米價生  
會得鹿門栖隱意鳳凰山下好躬耕

過訪溫其旋屏山堂松下作

屏山堂下雙松樹閱歷星霜五百年老幹深蟠能得地

新枝直上欲參天風生畫閣濤聲遠月映書窗黛色連  
幾度盤桓成隔世歲寒相對尚依然

送李旣于任來陽

送君飛鳥上衡州黃鶴樓西我舊遊瀟水入湘千里碧  
嶺雲連岳四時秋常時盃酒憐麗統此日絃歌笑子游  
莫向風塵稱吏隱古來循吏幾封侯

霸王門懷古

書劍蹉跎酒一杯霸王門上獨徘徊千峰合抱城頭出  
二水分從天目來下里誅求真已盡隔江烽火又頻催

題廬詩

七言律二

十三

鳳臺堂

龍文芒碭述雲氣漫對風塵憶楚才

送第三女出嫁歸作

團圞兒女樂天真送汝歸來倍愴神生在貧家知稼穡  
長從慈母習艱辛扶持諸弟還兼妹補綴三秋直到春  
婚嫁漸多人漸老一回思憶一沾巾

有懷郁子木

家貧母老妻兒弱不避風塵數遠游豈似絕裾趨建業  
近傳捧檄在江州故開梅柳還生色異域山川入運籌  
無限生平歡謔意幾時見汝一銷愁

送晉度姪就選

問鄉治行冠當年太史文章海內傳清白史孫仍黼黻  
玄黃龍戰正烽烟但能保障爲民牧正好乘時著祖鞭  
將母喜沾廉祿養邵庄原自有圭田

同沈寶時溫伯孺過宿泉滋山舍

廿年前住此山村衡宇相望幾弟兄屈指舊遊誰復在  
追思往事更重論獨憐芳草述三徑共許青山似陸渾  
有暇長來同習靜薜蘿無恙仲長園

又

題廬詩

七言律二

十四

鳳臺堂

廿年前住此山村昔始生兒今抱孫別墅尚能留舊蹟  
開軒相對倒清樽浮生空向人間老肥遯終看吾道存  
恰喜春光初爛熳松濤花雨過柴門

蔡幼躬司鐸禾中來訪

庚村山館昔相延子弟橫經問字年久識中郎才調逸  
近聞安定約規全鴛鴦湖接鄉園路桃李花繁講席邊  
最是故人情意好相逢分贈有三鱣

時惠  
鯢魚

李叔參楚歸有懷旣于又唱

紛紛兵甲阻危途汝在荆南我在吳諸葛弟兄殊版籍

龐公蹤迹自荻蘆洞庭秋水迷征棹蒼雪春風返故都  
爲問朱陵天一柱如今還有鳳雛無

同獻雲雨兒過長興訪子久明府於夢鼎堂

年方舞勺此登堂今日重來質已蒼且喜賢昆爲地主  
卽看穉子又成行迴枝更覺棠陰好淪茗時聞蘭雪香  
山疊翠屏溪簷畫坐看馴雉日翱翔

喜郁子本歸自江右

三年遊子在天涯千里相望兩鬢華草檄陳琳頻入幕  
恩親徐庶已還家路經彭蠡隨飛艦關渡龍津聽暮笳

七言律二

十五

鳳臺堂

且解征袍貰春酒與君同醉舊烟霞

雨渡錢唐

有兵

西興浦口遇偏師雷雨綿綿放棹遲洶湧濤聲聞戰鼓  
蒼茫樹影動征旗愁雲尚結田橫島噫氣常吹伍相祠  
歷慣危途還踰踰避風亭畔立多時

謁禹陵

草昧初開日月新成天平地一勞人九州則壤方通貢  
四隩分疆復待巡歷遍山川乘橈櫓持平區宇用和鈞  
嗟逢末世沉淪久敢向前王獨問津

又

塗山玉帛萬方同廟貌還存浙汜東班荆卑襲陪侍從  
地連江海並朝宗梅梁已化龍飛去薛壁猶看鳥篆工  
丹陛雲漢春晝永此中疑有上皇風

南鎮

玄圭昔載告成功封秩名山比上公五岳惟衡稱最遠  
一方作鎮此兼崇玉書金簡藏何處斷碣豐碑滿故宮  
嵐彩萬層看不盡更臨風壑聽長松

東山

七言律二

十六

鳳臺堂

謝公年已過強仕高卧巖扉少宦情寂寂空山攜妓日  
幡然一出慰蒼生圍棋勝處兵同捷絲竹調時亂每平  
無限風流遙在望白雲明月照蠡城

范少伯祠

英雄揮手功成後收得餘才付隱淪烏喙乍離薪膽日  
紅粧重載寧羅春千岳秀色空城郭一舸浮家問水濱  
異代有誰能步武赤松游子白衣人

種山

春秋吳越興亡際文種愚忠似伍員采戢茹荼同保國

弓藏鳥盡不辭君一生自竭孤臣力千載長留數尺墳  
陵谷依然人事遠卧龍山頂看浮雲

千秋觀懷賀李真

飲仙歌裏識知章乘馬如船入醉鄉一曲鑑湖天子賜  
千秋冠服道人裝瑤臺星斗長含霧珠樹蔥蘢不畏霜  
此日有仙如再謫青蓮名譽待誰揚

謁王文成公祠

新建祠前草木深式瞻遺像夙相欽貂蟬自秉躬圭坐  
金石疑傳孔壁音折檻鋤奸猶有憾提戈截亂若無心

建康詩

七言律二

十七

鳳晨堂

儒家事業今寥落空對神州歎陸沈

拜大司馬我雲王公墓

若年曾識尚書面頭白初來越嶠中挂劍豈能同季子  
拜床無復見龐公荒村蔓草頻迷徑孤塚長松已作叢  
一束生芻誰問及杜鵑聲裏雨濛濛

南華山館

張文簡公孫  
豎子別業

陽和學士有聞孫小築丘園背郭門松比徂徠移處老  
石從海岳拜餘尊迴波綠染薔薇洞達岫青圍薜荔垣  
客子低徊留不去漫隨歸路記花源

蘭亭

永和名士集如雲瀟灑無過王右軍曾向蘭亭脩楔事  
還從誓墓表遺文流連觴詠疑忘世悅仰山林自樂羣  
莫笑清譚空暇逸近看塵鞅更紛紛

吼山

海東剝石不受鞭跼跼欲墮如飛鳶兩崖直壁巨靈掌  
一穴忽透仇池天幔亭鐵嶂同縑曲金庭玉柱相盤旋  
何當謝却人間事來尋梅福求神仙

歸渡錢唐觀潮示獻雲兩兒

建康詩

七言律二

十八

鳳晨堂

天風震盪海門開兩浙輿圖亦壯哉潮挾飛鯨乘浪入  
山如奔馬渡江來三千勁弩空凌亂一幅輕帆自往廻  
此際揮毫應有賦肯令枚叔擅雄才

夜過塘栖訪天岳和上

師舊住  
廬山

祇林載訪遠禪師多是天寒暮雨時寺比從前增棟宇  
僧從定後見威儀圖書滿架年華積燈火空堂夜氣滋  
安得相隨飛錫去匡廬峰頂結茅茨

德未暮齋卽事

澹庵春光二月中謝家池館氣先融鶯聲自醉花間路

蜨翅初迎草際風，憶昔過庭嘗獨立。至今誓墓守孤蹤，相看手種塔前樹。千尺亭亭上碧空。

送吳赤一北上

廿年聲望冠同儕，千里長征楊柳衰。日麗燕山看雪霽，春回河水帶冰流。堂開絳帳新南郡，臺築黃金古冀州。聞道青雲多故舊，幾人能共長卿游。

陳鴻謙過訪橡谷見贈次原韻

當年相國每同遊，人望如仙李郭舟。久識太丘稱與廣，今看季子更風流。來尋谷口青林遠，歸泛湖心碧浪浮。

題詩

七言律二

十九

鳳臺堂

欲和新詩還憶舊，峴山修禊正逢秋。

素菴曾和余峴山秋禊詩

春日過徐楷生墓

道場山下林家塢，桃李蘂蘂夾岸栽。登映嵐光圍綺岫，遙連石勢上瓊臺。當時藉草提壺處，今日披荆挂劍來。一度經過一惆悵，繁花何事又重開。

登飛英塢

時喻新修其麓

山外登山雲裏出，塢中藏塢世間稀。山形繞塢如相抱，塢勢凌山尚欲飛。解宇兵侵誰復靖，虛空佛日自生輝。他年化鶴歸來處，華表還應識令威。

獨寤

獨寤空齋惜寸陰，那堪駒隙過駸駸。常因疾病添詩思，每見繁華長道心。花氣染衣新雨色，松聲入枕暗泉音。龐家似比陶家好，共話無生笑陸沉。

登煙雨樓

時重建

名樓是處多臨水，黃鶴晴川與岳陽。常過江城頻眺望，今看煙雨似瀟湘。雲生極浦峰嵐出，樹接遙汀島嶼長。欲訪騶夷無定迹，五湖煙水自茫茫。

又

題詩

七言律二

二十

鳳臺堂

五代遺基經幾年，鴛湖重見蜃樓懸。千畧來往分吳越，一鏡空明合水天。塢影參差紅入靄，林霏遠近綠爲烟。獨憐懷古情無限，都在風欄露檻前。

同道目滄溟兩和士栖賢看梅和韻

小隱年年理舊游，並邀支許此遲留。天隨人意寒還暖，路入梅花曲更幽。古幹漸看晴雪積，空香常與暮雲流。定交莫道相逢晚，二老同心亦罕儔。

又

山家瑤圃自成鄰，不逐人間桃李春。瘦影只憑泉寫照，

清光常爲月傳神乍驚老態奇無匹忽縱新枝別有身  
梅社又開蓮社後遠公仍得伴遺民

又

水姿玉骨歷風霜萬卉前頭第一芳曉色爲烟暮爲月  
松陰如幕竹如牆飛泉亂灑魚鱗薄怪石孤撐鶴夢長  
欲問韓康棲遯處更留瓢笠挂茅堂

邀龍華西堂師看梅不至却寄

夢入羅浮五十年今年逸興倍翩然春生大地香爲國  
雪滿空山玉作田蓮社宗雷思惠遠鶴亭賓主待蓮仙

蓮廬詩

七言律二

二十一 鳳樓堂

何時重約來相訪叅透歸宗一味禪

探梅旬日後再入栖賢道目和上見懷和畲

行樂從來貴及時尋山偕隱適所宜百年三友多在邇  
五葉一花非得皮偏是石心能作賦同遊香海還相期  
醇醪不飲亦自醉元亮何事空攢眉

又

重入瓊林雪點衣山童迎客欵竹扉閒雲悠悠藏太古  
新月皎皎連少微江西愛梅曾記荊漢陰灌園長息機  
徘徊香徑不忍去倍覺山水含清輝

和大觀和上待梅亭種樹詩

師又於棲賢山築梅待菴

師與梅花夙有緣待梅梅待兩峰前移來頓覺羅浮近  
望去還疑庾嶺遷薄霧輕烟脩竹裏披雲受月老松邊  
花朝正值春光好一片香茵擁法筵

自題德未暮齋圖

無餘卷作圖張子久寫照

蘋洲淡處讀書堂薜荔爲垣石作倉四壁涼陰皆樹色  
六時清供有花香莊周秋水無非樂曾點春風不是狂  
渺渺予懷難自寫漫將圖繪倩長康

甜雪軒卽事

蓮廬詩

七言律二

二十二 鳳樓堂

蚤歲橫經對塾師老來還此課羣兒爲龍寂寂泥蟠久  
化蝶悠悠夢覺遲滿鏡清霜看暮景半窗斜日鏡當時  
多情只有簷前樹綠蔭年年長舊枝

秋杪同人集冷泉亭限韻

秋尋策杖過西陵來聽泉聲落幾層楓嶺暖開紅錦障  
蓮峰冷浸玉壺冰洞中石髓貽王烈雲外天香遇駱丞  
此境只宜長久住浮生何事尙難能

又

西來琪樹隱迎陵濃澹嵐光綠萬層但與閒僧同施水

何妨熱客自疑冰容臺題額摹承旨白石書聯借右丞

彷彿靈山猶未散一時回首憶南能亭係思白董宗伯題額彷彿松雪筆

意翁公陳徵君書聯用王摩詰詩句結語有懷具德和上也

湖心亭

明湖萬頃玉函開亭湧湖心絕點埃縹緲波光連碧漢  
霏微霧縠隱瑤臺回看半壁浮城郭遙引雙峰落酒杯  
轉憶昇平無限事憑虛一望一徘徊

又

莫道風光異昔年芳洲新柳已含烟四圍紫翠重重盡

題廬詩

七言律二

二十三

鳳臺堂

幾派笙歌面面船天下山川誰得似海中蓬島想當然

子山詞賦休多感且趁韶華好醉眠

題鷺峰趙氏別業

山莊始自包太守繼歸海昌葛侍御予三十年

前見其遺構次章三四一聯記往事也今屬姻

家趙雲岑宦游未歸甲子八月十有八日復同

許延之暨兒輩同過信宿有懷賦此

名區天下稱靈隱西有山莊境益奇地闊雲根初剖處

峰如蓮蕊半開時泉生石罅流難去樹飲嵐光日易遲

老我自憐幽興熟昇輿來往不須期

又

當年誰築此山中前有包何後葛洪花底連牀攜素女  
澗邊洗藥引青童層軒高閣還如舊種竹滋蘭迥不同  
姻婭散愁惟杜甫幾時琴鶴笑相逢

過閔霞碧書齋戲作皮陸體

尋常吾亦愛吾廬今過高齋竟不如雪色簾箋糊榻扇  
鴉青松布曳簾裾盆中小景成名畫座上清譚抵異書  
更喜西莊圖寫就卧遊還似在山居

題廬詩

七言律二

二十四

鳳臺堂

資福方丈哭霞隱和上

蒼弁冰修二十霜栽松種竹自鋤荒旋營白塢收枯骨  
贏得青燈照影堂山子已承新法席野夫還臥舊繩牀  
交溪方外成千古番夜重拈一瓣香師示寂前一日宿力建普同塢

又

採茶歲歲到山園迎客慇懃笑語溫一自老禪辭白社  
獨畱古佛伴黃昏文房此際悲靈祐圓澤何時遇李源

欲話因緣恐腸斷三生石上正銷魂唐劉長卿有哭靈祐和尚詩

五日病中

病臥荒園百尺樓蕭蕭積雨似窮秋綵綰命絲千縷  
蒲醅浮香藥一甌卷盡葵心難向日看殘蕙草未忘憂  
榴花幾點明於火時序催人竟白頭

靈隱頌揆和尚六十賦贈

剖破滂濛萬古春劫風不動海無塵鳳凰山迴來靈鷲  
獅子林溪出異人天下文章珠苑好人間忠孝衲衣真  
何須更說還丹事自證金剛不壞身

丙寅孟春大雪中同兒輩往逸老堂遙望山亭有

人凭闌佇立笑謂此間少奇士必潘倩仲職也

蓮廬詩

七言律二

圭

鳳晨堂

及見果然且云知翁與諸兄弟必至攜一卮相  
待久矣爲之引滿題於漣漪石上

處處呼兒常采勝年年踏雪上瓊臺子猷興到乘舟去  
叔寶神清載酒來碧浪沙明銀漢落玉峰雲散鏡屏開  
謝家自昔多奇思誰是登高作賦才

又

天寒野外行踪少暮見谿橋幾短查自許清狂惟吾黨  
更能好事是誰家河陽畫裏人如玉峴首碑前雨作華  
山抹微雲有佳婿笑吟新句醉流霞

送友之廣州奉寄石濂和上

離六堂開百越東高情懷古繪虛空因君策杖過梅嶺  
爲我焚香禮畫公琪樹臘溪僧定裏珠光秋滿月明中  
懸知不待風旛動心賦遙期萬里通石公蘭若舊有樓古  
樓繪空軒老榕中  
空昔持公入定其中五百年定回慧能禪師  
風旛寺亦在廣城離六堂集有心賦數千言

陳元期邀同江上觀濤

清秋作伴看潮來老去慙非枚乘才萬馬忽奔銀海立  
千艘齊對雪山開胥江曲折分衣帶越嶠參差送酒杯  
猶有壯懷消未得江樓倚醉一徘徊

蓮廬詩

七言律二

圭

鳳晨堂

登武林鳳凰山

錢塘名勝近郊垌憑眺還登孤嶽亭海氣直吞江氣白  
吳山遙引越山青西湖望幸新花柳南渡流傳舊闕庭  
人世不知經幾變層巒猶作鳳凰形時南巡南  
堤重栽桃柳

春日湖上喜遇石公

明湖春泛蔚藍天遊徧禪門忽遇僊五岳經行雙屨底  
半帆移向六橋邊傳神久識詩中面微笑初譚石上緣  
霞幕杼峰俱不遠可能飛錫到蒼川師號五岳行脚頭陀  
半帆所居小閣  
名離六堂集有  
讀書奉母諸像

七十自壽詩

癸酉秋余與內人年屆古稀宗族親朋相與徵詩爲壽余曰生朝致祝非古也且投贈何如自敘之較切耶卽席口占以佐酬酢聊博座中一笑云耳

烏兔西飛旋復東乾坤我亦一無窮田還變海曾經見  
蠟化爲鵬獨未逢昔日條枚皆老樹當年童稚盡衰翁  
那堪塵世非常事都在浮生俯仰中

又

建康詩

七言律二

老

鳳巖堂

甲子過來又十支俄看七十到頭時庭前松柏稱耆友  
閣外雲山勝畫師婚嫁纔完先皓首糟糠偕老正齊眉  
吾家自有長生訣不向瀛洲覓紫芝

又

憶從海寓動干戈六十餘年一擲校離亂不圖今日在  
艱難常學古人過堂前莫效三多頌廡下猶傳五噫歌  
無限風波都歷徧桑榆影裏自婆娑

又

王謝家聲久漸泯韓夫子獨幸長貧竹林取愛清狂客

進社嘗招滄蕩人登眺每憐風景異悲懼彌覺性情真  
蕭疎白髮秋風裏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老眼無翳識子虛北窗高枕自遑遑喜聽梵笑無生語  
怕讀離騷孤憤書二頃聊供終歲計一廬猶保百年居  
逍遙自得閒中趣明月清風數起予

又

窪齋亭畔夕陽斜碧浪觀河漲作沙迅速百年如假寐  
紛紜萬事總空花間閱愈歎民生蹙風俗偏憎物態奢

建康詩

七言律二

夫

鳳巖堂

終日閉門惟獨坐忘機一息是生涯

又

常參未有此身前一畧疑情似鐵堅丈室維摩長示疾  
漆園莊叟早通禪八千歲數椿方半九萬扶搖翮未全  
寒拾同過皆贈偈看來出世有因緣

碩揆道日兩和尚並先過祝

又

芙蓉繞郭翠千盤薜荔成帷綠滿欄桃洞卻藏秦世界  
菊籬如對晉衣冠廿年學易方知損七處微心始得安  
法喜龐公偕入道還同兒女話團圓

又

不慕雄豪不學仙不求成佛與生天  
雪霜頭上誰能免  
歲月人間絕可憐  
金谷幾曾留石季  
流沙何處問彭篋  
元真本是煙波客  
西塞山邊泊釣船

又

著書差足慰平生  
晚節論文若論兵  
入穀豈拘初盛晚  
賞音無間宋元明  
兩朝人物開生面  
一代詩篇集大成  
辛苦承真還采隱  
獨持鉛槧作權衡

予選近詩兼自啓  
顧迄今百有餘家  
家各有叙又輯明  
詩兼蒐羅頗廣

七言律二

又

又

鳳樓堂

謾推輩齒長寒門  
親友同行復幾存  
大地山河頻送客  
小園梧竹並生孫  
衆香有國堪依隱  
萬卷爲城亦自尊  
他日儻傍耆舊傳  
少陵遺迹在東屯

又

年年空說埃河清  
事事俄驚與世更  
行動自嗤多老態  
笑談人美有閒情  
回思舊境疑春夢  
且喜新詩是夏聲  
忽到讀書神會處  
真如九轉大丹成

遠廬詩

近體 五言絕

漫興

白雲豈無心一日幾舒卷  
本從山上生山以之隱顯

晚步眠佛寺

薄暮來藉寺微聞空外香  
涅槃堂上看佛亦倦津梁

山窗

山窗多晚景烟氣在桐陰  
獨坐看月上何人知此心

漢陽卽事

五言絕

又

鳳樓堂

江水日以緩漢水日以急  
留滯漢陽人日日江邊立

又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欲弔禰正平芳洲失鸚鵡

江上歸舟作

鄱陽揖五老池陽問九子  
可望不可攀崔嵬白雲裏

又

冬日盡東風轟雷積雪中  
天心不可問愁殺信天翁

暮春城南送客

花落碧湖紅日沈翠軒  
紫春光共遠人小住爲佳耳

近體 七言絕

有寄

酌盡椒花雨一卮  
薄寒無力漏初遲  
滿天風露懷人夜  
正是芙蓉欲放時

同子凡坐其旋水心亭

几上攤書午夢長  
曲肱人盡藕花香  
勻勻細雨添秋思  
化作南窗一段涼

又

馬溪東下是淞溪  
水滿陂田稻秀齊  
相對不知歸去晚

蓮鳳詩

七言絕

一

鳳臺堂

數聲漁唱夕陽低

夜坐

梧桐葉上月催涼  
絡緯聲多漏已長  
喜話當年太平事  
夜深猶共一爐香

訪天岳和上不遇頃之從山外歸

踏葉扶藤覓路行  
上山烟向下山生  
竹林一響鳥不去  
知是吾師卓錫聲

清溪道中

起坐仍將襖被蒙  
凌寒一棹曙烟空  
推蓬已見霜如雪

兩岸雞聲月正中

招友人看菊

又見孤芳動歲華  
滿籬秋色道人家  
遲君共醉西風裏  
此是人間不落花

獨坐

野卉芳菲不用裁  
棠梨幾樹白皚皚  
山窗晝啓人嘗靜  
時見春雲帶雨來

讀秦始皇本紀

殿前匕首擲銅柱  
博浪神椎中副車  
大索經旬人不見

蓮鳳詩

七言絕

二

鳳臺堂

千金空賞夏無且

初還城居

堂前車馬屢經過  
其奈穠生嬾癖何  
最喜一翻新雨後  
滿庭秋草閉門多

亂後過金陵

十年不到鳳凰臺  
舞榭歌樓盡草萊  
桃葉渡頭風景異  
春潮還似舊時來

五日丹陽道中

閨中此日遠相望  
艾葉榴花自一觴  
誰識江南行路客

短篷微雨過丹陽

陶淵明

紫桑歸去意如何五柳門前野趣多  
高卧北窗無底事醉來猶自詠荆軻

入栖賢山過元馭舊居

一別煙霞已四春強將譚笑對風塵  
如今海內誰知己重向山中哭故人

送客

片帆隨伴向天涯明日元宵可到家  
更去嚶城三百里

蓮廬詩

七言絕

三

鳳樓堂

好憑春信寄梅花

螺磯孫夫人廟

吳蜀分爭百戰中英雄兒女嫁英雄  
至今一片磯頭石

不許江流直向東

登東梁山

萬古江流恣吐吞楚天開處石爲門  
行人直向天門上

挹取銀河當酒尊

東西梁山兩岸對峙一名天門山李白舊游處天門中斷楚江開即此地

剪江

吳航穩坐小千龜處處丹楓映碧嵐  
不信長江風浪險

片帆江北又江南

舊縣晚步

那屋疎籬近夕陽居人說是舊繁昌  
迴龍山下堤邊路風景依稀似故鄉

羅刹江阻風

光月江風已作寒蘆花飛起雪漫漫  
石如劒戟波如沸未是人間行路難

過馬當示獻兒

蓮廬詩

七言絕

四

鳳樓堂

山水文章一大觀山形奇處水增瀾  
馬當今日揚帆過

莫讓當年王子安

漢陽寓中枕上作

東吳西楚路三千風雨篷窗一月眠  
夢裏不知身已到

雞鳴猶說早開船

武昌城樓晚望

七里江分兩郡城城樓高與楚雲平  
若騎黃鶴東飛去未識還家幾日程

客夜

冬夜迢迢未向晨荒城更鼓聽來頻遙知婦子寒閨裏  
剔盡銀燈憶遠人

又

雪灑空江獨雁鳴天涯歲暮旅魂驚那堪風雨江城夜  
懷古思鄉百感生

黃鶴樓送郁子木之聞中

黃鶴樓人住閬州今君却向閬州遊僊人相見如相問  
爲說同登黃鶴樓

費文禕聞中人今休寧府

彭郎磯阻風

連廬詩

七言絕

五

鳳晨堂

彭郎磯下水潏潏千里江津去復還一夜石尤風乍急  
天畱多看小孤山

大雪泊俞家洲

舞雪迴風下玉臺江天萬里白皚皚孤舟七日潏陽住  
看盡征帆上水來

雪夜湖口舟中作

朝朝風雪滯歸蹤夜夜臨流聽石鐘忽見匡廬明月上  
青天吐出玉芙蓉

晚泊

九日征帆赴漢陽雲山烟水互蒼茫欲知游子思家意  
一曲江流萬里長

采石

峨眉亭上立秋風天矯千松盡作龍一派濤聲鱗鬣動  
臨崖飛影入江中

歸舟過虎丘

園廬如畫柳如絲花滿爐頭酒滿卮七里山塘歌管細  
遠來歸棹亦行遲

重過泚溪水心亭

連廬詩

七言絕

大

鳳晨堂

重過泚溪池上遊水亭無主自淹畱回思三十年來事  
幾箇親知到白頭

舊游時主人溫廣心同游者溫其旋沈子凡家渭陽立巷沈先生皆作古矣人

弁山烏龍洞

龍不歸來虎暫依山僧白日閉柴扉我今願向此間住  
虎跡多時人跡稀

觀畫赤壁圖因憶舊遊

當年過此問坡翁曾向磯邊駐短篷回首江天煙月夜  
不知身在畫圖中

遠遊懷古雪溪翁萬里江山月一篷無限英雄詞賦意  
墨痕收拾淡烟中

題閣霞碧山莊

地近栖賢共隱居妙峰西塞兩樵漁相望只隔泉滋嶺  
一路松風到草廬

又

冉冉春光醉牡丹家家修竹報平安四時風景皆堪喜  
還與梅花守歲寒

俠客詞

蓮廬詩

七言絕

七

鳳慶堂

久客天涯不費錢鑪頭貰酒自年年燕南代北人相遇  
倚劍高歌雪滿天

哭老僕陳忠

童穉相隨五十年我鬚半白汝華顛如今我子成行列  
汝獨無兒劇可憐

又

兵燹流離共播遷山中風雪水中烟城居倍覺多辛苦  
終歲勞勞向市廛

又

主母常爲無米炊朝餐夕爨屢愁眉時時賴汝供奔走  
汝死將來復喚誰

又

年來多病強支持猶自勤劬百不辭最憶閉門昏黑裏  
蕭然孤影過前墀

蓮廬詩

七言絕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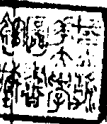
鳳慶堂

自叙

余少未學詩。嘗好為小詞。憶年十四時。戲作蜨戀花。滿庭芳二闕。恐為塾師所見。書短箋。藏研席間。適金壇于御君東臯嚴仁叔過訪。小齋檢得。謬加稱賞。曰。此晏同叔幼齡珠玉也。遍示同人。交相

謝序一

賡贈。輒謂自喜。及世亂。謝去帖括。山居無事。每月夕。花晨水邊林下。與朱子元馭讓木大小阮倚聲相和。聊以自娛。初未嘗有意求工。第若樵歌牧唱。偶叶官商而已。二子相繼修文。二十餘年。幾成絕響。殆年將五袞。兒輩亦學步如余。



年少時。且與里中同學諸少年。共效金荃蘭畹之句。彙為蘋洲詞選。含英咀華。斐然可誦。不禁見獵心喜。時復間作。然劍光難淬。筆老無花。矢口任情。頗唐自放。既無由發縱橫豪邁之音。又豈能為芊絲綺麗之語。與古今擅場者相頡頏。

謝序二

哉。甲子秋。兒輩編次詩草。就請以近歲所作醉太平諸闕。并舊存元馭手錄數十調。附之簡末。以見一時興會。及此言念疇昔。蓋不勝人琴之感云。蘧廬居士書于甜雪軒。



蘧廬詞目次

小令

憶江南 七闕

醉太平 八闕

點絳脣 一闕

浣溪紗 四闕

菩薩蠻 十二闕

卜算子 二闕

減字木蘭花 二闕

蘧廬詞

小令

一

鳳樓堂

謁金門 三闕

清平樂 五闕

憶秦娥 一闕

西江月 四闕

南歌子 五闕

鷓鴣天 一闕

虞美人 一闕

梅花引 一闕

踏莎行 一闕

小重山 一闕

蘧廬詞

小令

二

鳳樓堂

中調

臨江仙 一闕

蝶戀花 一闕

漁家傲 一闕

行香子 一闕

江城子 三闕

千秋歲 一闕

離亭燕 一闕

御街行 一闕

遺唐詞

中調

金人捧露盤 一闕

蕙蘭芳引 二闕

鳳樓堂

長調

滿江紅 二闕

水調歌頭 一闕

玉蝴蝶 一闕

金菊對芙蓉 一闕

鴈江月 四闕

石州慢 一闕

洞庭春色 一闕

沁園春 二闕

遺唐詞

長調

賀新涼 二闕

鳳樓堂

遠慮詞

吳興韓純玉子蓮著

小令

憶江南 丙辰過湖上

西湖怨。冷趣倍堪憐。畫舫有情空載月。旗亭無客斷鱸煙。波靜白鷗眠。

又

西湖怨。樵牧幾時休。石瘦翠微難避暑。山無紅樹不知秋。雙擔壓肩頭。  
飛來峰下舊有翠微亭

遠慮詞

又

西湖怨。題額似雲連。放雀亭修循故事。滿江紅韻和前賢。姓氏盡三韓。

又

西湖怨。鏡吹沸湖亭。高麗紫羅垂舞帶。關山急調響秦箏。簫管噤無聲。

又

西湖怨。遊子畏人知。覆水菱荷船莫進。催人歌舞月初低。慎勿夜深歸。  
旗下一種道無敢抹者

又

西湖怨。叢塚白斑斑。保俶塔西蒿里曲。輞川館後北邙山。新鬼出征還。

又

西湖怨。女伴字羅家。窄袖輕衫堪射柳。平頭盤髻遍簪花。悶殺七香車。

醉太平

乙卯十月病起就暗南窗獻雲雨兒作醉太平四闕同人倚聲賦贈余亦和之

尋中酒空。寰中目空。嶸崎豪傑家風與吾廬不同。北

遠慮詞

又

窗樹濃。南牕日烘。坐來空夏空冬。著將衰老翁。

又

西邊話。戎東邊舉。烽閉門即是山中。惜南陽臥龍。硯田自豐。村醪自釀。笑他阮氏嗣宗。哭征車路窮。

又

逍遙伯陽。辛勤孟光。夢中閱遍滄桑。抑人間呂梁。驅馳八荒。栖遲半廊。古今兩種行藏。向蒲團坐忘。

又

人非鄭莊。園非辟疆。何須積石為倉。聽書聲滿堂。和

眉已罷。白眉又良。偶然譜出宮商。寫長歌短章。

又

蓬廬數弓。寬如鶴籠。八千獅座能容。病維摩室中。懸  
羅幾葉。霜酣葉紅。檐前搖曳隨風。似天花散空。

又

朝發夕翠。簾飄屢空。宵然避世牆東。古桃源路通。寒  
花不機。寒泉不窮。一庭怪石爲供。抵千峰萬峰。

又

茶鑪藥甕。硯屏筆床。遷移不出門坊。在蕭齋兩廂。花

蓬廬詞

小令

三

鳳晨堂

陰過牕雞聲過牆。消磨本地風光。老狂夫更狂。

又

重圻粉牆。新糊紙窗。自家掃地焚香。讀離騷老莊。柄  
員鑿方舌柔齒剛。頽然曝背空廊。與兒曹話長。

點絳脣

離間黃蝶。悴甚賦以嘲之。

羨汝春來。隨風引到花深處。奈宮相侶。一世花間住。

盡日怱怱。忽地春將暮。香無數。幾番紅雨。隨了花歸去。

浣溪沙

和元馭題齋壁

葉落庭空減暮陰。幾回清響動高吟。松風薜雨欲相侵。

音

有匪豈能藏劍氣。無絃隨處得琴心。古人千載待知音。

又

莫問勳名上景鐘。盤桓且自撫孤松。喜他原不受秦封。  
閒隔九疑人面目。拓開萬古我心胸。當年同甫已難容。

容

又

窗外寒峰掛晚晴。牕中瘦影話篝燈。落梅風細月魂輕。  
怪石盡如奇士骨。好花常借美人名。請從林下結三生。

蓬廬詞

小令

四

鳳晨堂

生

又有贈

手捲蝦鬚上玉鉤。疎疎急雨下梧楸。韶光生怕付東流。  
紅葉窗中無俗事。白雲鄉裏有溫柔。好留雙鬢莫教秋。

秋

菩薩蠻

夏日訪潘子見歸舟作

夾山一帶山平遠。湘溪問字歸家晚。荷氣晚來多。斜陽  
雨半簑。吾生何所寄。泛宅浮家去。若水碧於天。孤舟

獨往還。

又 獨立

門前烏柏紅初褪。不晴不雨寒猶嫩。雁字背人開。秋山人句來。白雲長自在。舒卷渾無礙。此處獨相宜。乾坤一布衣。

又

亭山問水從來癖。能消幾緇平生屐。近日獨窺園。南簷時負暄。離離黃葉影。孤立身偏穩。無處不斜陽。家家打稻休。

又 登白雀寺望湖亭

蓮廬詞

小令

五 鳳皇堂

望湖臺上雲如繡。無垠弱水天摩盪。微禹我其魚。東南有具區。溶溶開一鏡。吳越典區影。七十二峰背何方。是洞庭。

又 春日同夏竹孫散步

山陸麥浪煙如織。村村細路誰能識。各處映山紅。春游無定蹤。新晴天忽暖。信步行來緩。淑景亦酬人。風前

岸葛巾。映山紅。野花名。

又 西湖雨泛

萋萋芳草裙腰路。煙鬟霧縠無人妬。何處駐蘭橈。西冷

第一橋

人皆游所見。我獨觀其變。日日是晴風。西湖景易窮。此即任少章空濤雨亦亭句。予履化步來。

又 同元取讓木夜話

三人相對寒窗裡。更闌幾度風疑雨。好句寫新情。爐中香正靈。今宵多綺語。懽作蓮華侶。明日半陰晴。寒燈酸不興。燈與共。初下。陰晴。風。有。以。俗。說。不。志。特。入。詞。料。

又 遊弁山

此山久已成相識。芒屨竹杖遊山北。一見一回新。嘗如遇故人。嵐光紅欲暮。黃葉迷歸路。四寺自成村。山深

今

六 鳳皇堂

人閉門

又 午醉

木蘭幾樹明于玉。勸君更盡杯中綠。何物強名愁。應避醉侯。醉來花下坐。去去門前路。時見市城人。幽居惜未深。

又 春泛碧浪湖望兩岸桃花

赤城冉冉霞初起。紅雲十里盤山趾。緩棹向中流。忘機共白鷗。輕舸隨所至。到處娛人意。莫入武陵源。桃花空遠看。

又初夏  
國情

啁啁乳燕聲兒碎。珊瑚枕暖人初醉。紗帳軟如煙。紋波擁睡蓮。自從郎去後。慵整春前綰。倦到不思量。和衣向外牀。

又閨情迴文

落花紅雨春陰薄。薄陰春雨紅花落。遲去更依依。依依更去遲。鳳頭釵壓重。重壓釵頭鳳。偏髻任餘眠。眠餘任髻偏。

卜筮子  
簡畫和稼軒韻

遠塵詞

小令

七

卷長堂

周昉畫佳人。韓幹圖良馬。廐馬官人少。悴容多是癡肥者。擯去老中書。敲破銅臺瓦。抹倒從來假畫工。真水真山也。

又涉園春集和東坡韻

修禊過湘溪。人與山俱靜。舊日漁郎。又問津。一片桃花影。獨宿聽新泉。有意誰能省。流盡年光是此聲。枕上松濤冷。

減字木蘭花  
讀史

無魚長歎。貧甚先生惟一劍。市義而歸。燒券椎牛亦自

奇。鷄鳴狗盜。下坐相客原可笑。食客雖多。不出秦關奈若何。

又

奇才劍客。李廣勲名垂簡冊。安樂侯封。蔡也爲人在下中。黃榆白艸。北地秋風人自老。生不逢時。且盡尊前酒一醵。

謁金門  
春夜和山谷韻

清如許。手弄一張焦尾。發得藥蘭磁斗裡。幽香清入寐。不見桃惟見李。明日惜花蚤起。坐聽小窗兒女語。是

遠塵詞

小令

八

鳳長堂

鄉吾老矣。

又代寄

春幾許。剪草全憑燕尾。一段新愁香霧裡。拈花花欲寐。幾度暗桃明李。蚤被鶯兒呼起。杜宇爲儂傳一語。不如歸去矣。

又獨泛

人何許。載酒書船一尾。斷續漁歌殘照裡。鷗閑常若寐。此景除非小李。幾點青螺簇起。我醉問天天不語。尋秋秋去矣。

清平樂 遊興

東風情薄。春似秋蕭索。幾陣亂紅隨意落。人在闌干斜角。勸君不用深嗟。春光一半還賒。燕尾剪齊芳草。游絲牽惹桃花。

又

春來消息。早過三之一。乍暖餘寒無氣力。二十四番風急。日長花事相空。只愁開到茶蘼。偶向晴窗墨墨。拈詩又是無題。

又

小令 鳳樓堂

梅英墜處。疑是春歸路。頗有天桃三五樹。畱得春光多住。一年春事依稀。雙柑日聽黃鸝。且待萬花開後。半池濃綠薔薇。

又

吹煙屢斷。清似梁鴻爨。几淨窓明書一卷。五柳先生遺傳。門前柳不藏鴉。籬邊種滿秋花。鼓吹詩腸兩部。公私相半鳴蛙。

又 病疴

清泉可煮。靜坐堪銷暑。吾愛此山能自主。也到昏時青

紫。病來身世俱輕。孤眠無辱無榮。獨怪淡涼頃刻。此身最是無情。

憶秦娥 渡錢塘江口占

錢塘路。當年吳越興亡處。興亡處。西湖西畔。西陵西渡。胥江空聽濤聲怒。盡潮已見扁舟度。扁舟度。無情風送。有情潮去。

西江月 和稼軒韻

蓮葉陰中藏鴨。梧桐影裏鳴蟬。好風好雨說豐年。早稻花香一片。千萬株松嶺上。兩三箇竹窗前。悠然扶杖

短籬邊。且喜青山長見。

又

病起貪眠懶讀。不知又是新秋。離離禾黍賺人愁。試看青山依舊。麗孺亭前。帶酒僇人石上扶頭。小童勸我去來休。紅日銜山時候。

又 感事

釀得葡萄美酒。肯教輕換涼州。幾番酒盡問牀頭。報道玉釭還有。天上白衣蒼狗。人生華屋山丘。不須憔悴不須愁。看取夕陽疎柳。

又

赤鳥尾邊分耀。蝸牛角上爭雄。人間事事轉頭空。鏡裏拈花風裏。李廣不知假虎。葉公豈索真龍。三更燈火五更鐘。驚破一番新夢。

南歌子 自適

鳴鳥遺歌吹。飛花作舞筵。游山不必買山錢。收拾春光時在短筇前。耳熟漁樵話。身同草木年。數間茅屋頗相安。我亦無家歸去謝啼鵲。

又 和元叔韻

小令 蓮屋雨

世路千重浪。生涯一瘦筇。桃花幾樹似丹楓。更有玉蘭如雪照晴空。酒遇愁無力。詩逢怨句工。從來事業可磨礱。其奈斜陽影裡落花風。

又

粉蝶蠲花稅。黃蜂罷晚衙。半庭秋艸映殘花。雨雨風風寒凝小牕紗。勁鐵重緝髮。英情艷意遮。小兒解事不須嗟。難道閒情一賦果微瑕。

又 和東坡韻

薄醉聽山雨。眠餘值晚晴。半牕斜日認天明。正是此心

無繫夢魂輕。學劍心偏嫻。攻書又未成。閉門種菜亦

豪英。但願年年無事遶花行。

又 夜話屏山草堂

菊影寒逾靚。松廳晚更吟。燈花微綠夜沉沉。又是初冬天氣故人心。漏永深談淡。寒輕薄醉禁。莫辭斜月轉牆陰。明日西風雙槳過南潯。

鷓鴣天 游昌道中

聚散匆匆各惘然。去天一握改山川。好憑新夢留前事。漫寄長愁入短篇。翻麥浪。點榆錢。輕陰嫩日落花天。

小令 蓮屋雨

無端賺得人歸去。巨耐茗溪舴艋船。

虞美人 春閨

一簾花影春風夜。月到薔薇架。綺疏一半晚猶開。只爲畫梁雙燕未歸來。挑燈約莫黃昏過。猶自薰香坐。爲伊一字未吟安。畱取小牕相對晚妝殘。

梅花引 偶興

松風夢怪石供手。錄劉伶酒德頌。劫棋枰。調墨兵。閒心費盡。算雄心未平。客來有書聊共讀。客去無人吾自足。坡僊詞。杜老詩。高吟微詠。風花雪月時。

踏沙行 和稼軒韻

荒館蕭條孤燈靜悄小童睡去秋聲到朝來依舊是東風多情畱得將衰艸 魯國兩生淮陽一老青鞵不踏長安道水邊林下自超然至今此意誰能曉

又 雨過溱陽區處在望不及一登書此誌恨

勝地曾遊閉情一片江州重聽琵琶怨遙看煙霧散匡廬屏風九疊參差展瀑布垂簾香爐裊篆天風隔斷蓬萊淺向平有恨不須言幾人真見廬山面

小重山 和稼軒韻

萬頃玻璃水接空雨錢煙笠下一漁翁荷香斷續柳西東秋光好兩岸揷芙蓉十里水晶宮有時隨浪去笑兒童三秋幾陣鯉魚風斜陽外沉醉荻花中

又 湖舫春雪卽事  
一點煙中駐畫橋西冷風雪裏過花朝兩峯愁黛不堪描蘇堤上一夜草痕銷 垂柳未舒腰淺淺渾認做柳綿飄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魂冷人在段家橋

中調

歸江仙 次稼軒韻

偶向泉滋成石隱悠悠幾度春風紙窗竹屋小房攏欲知千載上因住萬山中 世外塵心無着處天教水遠雲重奇懷好景日相逢竹邊人意綠花底鳥聲紅

蝶戀花 春閨

繡幙低垂淡院靜帶酒矜花又是前春病乍暖乍寒渾不定風風雨雨清明併 女伴相呼穿翠徑小立牕前好待新妝竟扶却紅綿重照鏡傷人也道都相稱

漁家傲 同立翁訪元馭雷飲妙峰石上次秦淮海韻  
掃盡浮雲新雨過紫煙一抹泉飛破春色總悲人意作劉白墮綠何醉裏功名大堪笑南陽龍不臥空將煩惱輕撈荷日月行天真似磨休再誤今朝且對青山坐

又 小孤山

皖口揚舠初轉柁玉釵斜插遙天破萬里江流驚一挫潯陽左吳頭楚尾當門鎖 點墨寒鴉棲似塚幾叢青髻蓮花裏彷彿小姑雲外坐愁無那月明環珮臨風過  
行香子 泛笠澤

纔解芳塘極目蒼茫。下回頭隱隱吳關。雲粘襖被天入  
蓬窗。趁浪花舞。風力緊。布帆張。洞庭兩點。隨風移去。  
但飛來縹緲花香。船頭迴處。橘柚知黃。望垂虹影。楓落  
處。早吳江。

江城子 燕子磯

凌波翠尾剪葦花。似高翔。又低颺。龍蟠虎踞。燕子閣興  
亡。六朝遺跡山川在。試評論。又何妨。遙天落日暮江  
黃。倚蓬牕。漫思量。玉樹臨春。秋水浴鴛鴦。千古石頭城  
下恨。都是淚。化春江。

虞美人

中調

二

鳳皇堂

又 春夜卽席和徐方虎韻

露濃花澹月華明。一鉤青帶三星。簾外海棠初睡柳初  
醒。舊院金元遺本在。千古恨。幾時平。霓裳初試不勝  
情。玉亭亭。翠盈盈。無數心香。肩語付秦箏。一片斷寬無  
覓處。金縷換。綵雲橫。

又

眉峯煙鎖未分明。過秦青。恨零星。一樹櫻桃微雨夢難  
醒。人在當場杯在手。愁似海。總填平。春宵三五好心  
情。繞紅亭。笑聲盈。促席傳觴。倚醉聽搗砧。嫌煞銅壺銀

漏短。香炷燼。燭花橫。

千秋歲

同元馭晚步泉滋嶺和淮海韻

笛聲牛背吹入煙光碎。菲屋下。獨兒吹。秋林黃。傲蝶秋  
水藍于黛。何似也。徐孺老去風情在。不厭頻相會。菊  
澹人堪配。乘興去。還尋戴。數杯劉墮酒。一味庾郎菜。詩  
句好。兩人才氣分江海。

離亭燕

翠影軒窗夜小集

碧海沉沉流月。小飲納涼亭北。茉莉香中聲裊處。一縷  
歌喉如髮。顛曲。偶回頭。金谷飛觴頻罰。人影迷離疑

虞美人

中調

三

鳳皇堂

蝶似倚書欄。低說風。美華銀紅欲閃。瞥向花陰驚沒。曲  
罷酒闌時。香霧凝衣成結。

御街行

送別駕余公萊臣轉餉赴粵東

嶺雲一片遮榕樹。烽火羅浮路。樓船十萬渡珠江。中夜  
量沙誰赴。素馨花下。紅蕉陰裏。陸賈南遊去。海天碧  
洗沈香霧。艸就平蠻疏。携琴彈劍數歸程。一笑封侯指  
顧。星槎初返。長庚光燦。隱隱輝銅柱。

金人捧露盤

靈隱寺

問西來。經南渡。梵王宮。鬱岌峩靈鷲雲封。安羅樹下樓

臺金碧影重重。阿羅五百伽趺坐。香象神龍。近諸天。  
居勝地。不見日。但開松。想天台有路遙通。法堂僧語。浙  
江潮湧海門東。俄驚絕壑天風轉。隱隱鳴鐘。

惠蘭芳引 雨中饒梅兼看盤中舞女和馮陽長使

珍重花梅。悔曾約封姨。尋屬早夢入羅浮。惆悵舞衫搖。  
綠天寒酒醒。似絕代佳人空谷。聽夜深花雨。零亂香寬。  
誰續。何處輕雲飄然迴雪。賺得東堂新曲。便舞罷。柘  
枝還待香山寓目。覓裳箋寄碧芬紅。想青蓮佳詠沉  
香亭北。

長調

中調

四

鳳慶堂

又春日山游觀松林繩伎再和馮韻

漠漠春陰看燈夕。花朝連屬。喜南陌新晴。遠岫乍描蛾。  
綠踏青人去。憑做就粉天香谷。遇飛瓊游戲。一線綵虹。  
離續。垂手從容。纖腰縱逸。惱亂春風一曲。儘步障裏。  
圓遮却青山面。影搖千尺。松花微覆。又晚風吹散畫  
船南北。

長調

滿江紅 同元馭夜坐

薄暮風清。大開我樓。賢書屋。有何物堪供靜對。萬竿脩  
竹。世事無端成與敗。英雄最惜歌而哭。將古來建士致  
窮詩。深宵讀。誰覆却。周行轍。誰逐取。中原鹿。只巖栖  
谷。汲自甘幽獨。疑信史書安足聽。瀾翻世事難爲目。願  
明朝採艾到南山。三年蓄。

又春日同徐方虎飲峴首逸老堂和韻

春到城南。好行散杖。携九節。憑覓路花間。隨鳥香中。趁

長調

長調

一

鳳慶堂

螺千古湖山供我輩。四時好景。惟三月。恰柳條金嫩。蘇  
波光。和煙滴。夢不到。長安陌。時已過。中流楫。篋只有  
峴山亭子。長畱荒碣。明日落花寒食近。且須小住休輕  
別。看主賓同入醉鄉中。三蕉葉。

水調歌頭 七夕送潘子見北上

今夕是何夕。令節又逢秋。從來巧不宣乞。乞得雙何求。  
天上星辰遇合。人世友朋離別。聚散不相憐。子有四方  
志。遺典寄滄洲。醉陶潛。狂阮籍。夢莊周。故鄉風土。洵  
美。容我伴沙鷗。縱使玉堂金馬。何似斑衣綵舞。佳處莫

淹留吾輩有真樂餘事不須謀

玉蝴蝶

題郡司馬含清亭和姚子雍韻

遲日紅亭簾捲愛山飛影墨妙畱簪小築天然結構竹  
屋梅極傲遺事茶經品第兩座客棋局縱橫偶閑評壁  
間題句心跡雙清堪驚玉賓酬唱百城乍啓三峽齊  
傾待付潛夫倚歌重譜舊山庚看依然湖山未老倍令  
我懷古多情且同聽使君分韻再度新聲

金菊對芙蓉

登卧龍山縱覽會稽之勝

弔古探奇茫茫交集望中越嶠全收看谿山繡錯江海

蓮廬詞

長調

二

鳳樓堂

青浮東南千古銷魂處英雄氣磨洗春秋霸圖王會美  
人倦客總是風流迴想吳楚狂游每撫景題詩輒落  
滄洲歎爭流競秀此際難酬十年來壯懷逸興踞峯巔  
頓豁雙眸他時乞得鑑湖一曲此外何求

醉江月

雨中渡江

濕雲如絮壓孤篷素練濛濛初作雨脚四垂嵐氣黑一  
霎江天欲暮咫尺無憑蒼茫不辨但聽烟中鷓鴣須臾隔  
嶂越山藏却無賊極目何處嚴陵大江重上又是關  
山路吳越興亡猶在眼對此茫茫空賦麋鹿重遊鷓鴣

頻喚翮業春江霧西陵渡口晚潮依舊來去

又 吼山

古無吼山一卷石耳自匠斲山谷嵌空玲瓏陶  
石簣先生擇其勝地爲讀書處引泉注壑駕山  
爲梁因作水旱二石使舟行者如入三峽登山  
者如陟百盤歲久莓苔剝蝕斧鑿痕消遂成奇  
偉之觀

雲根忽斷作澄潭下引飛泉千尺削盡霜皮留石骨峽

口瞿唐手擎古木垂蘿懸崖倒影放出青天隙其中氣

蓮廬詞

長調

三

鳳樓堂

候陰晴頃刻無跡偶來問渡漁郎桃花洞口一棹乘  
流入林下水聲喧笑語綠照鬚眉一色往復如環愜空  
如寶出入還如織峯迴棹轉相看屢叫奇絕右水石

又

入天石色削孤根萬朵芙蓉青簇突兀奇峰驚意表位  
置又隨心曲丹壑鳴琴蒼崖掛練噴瀉珠千斛飛梁欲  
斷垂垂一線如續會聞太史風流憑高遠勝綠嵌巖  
間屋攬盡煙巒歸几案一榻眠雲自足樹杪漁樵鏡中  
山水幽興真盈掬我來彷彿書聲響答空谷右山石

又冬日虎丘和曹顯菴韻

蒼涼寒色看山川。渾似剌餘殘繡。一帶半塘花石供粧點。還疑春晝。霜葉紅酣。石坪翠滴。身入空青竇。池中劍氣。常聞夜半龍吼。此中千古銷魂。無邊佳麗。盡妨如煙。湊長笛。短簫聲咽處。過眼韶華飛溜。白傅堤荒。真娘墓冷。人落歸鴉後。依稀風景。一丘一壑如舊。

石州慢

秋夢

北澤無風。一鏡初平。舟行如繚。溪流潔結。寒光凝練。櫓聲搖碎。長晴水淺。經過野岸荒畦。兒童處處收魚婢。人

遠慮詞

長調

田鳳景堂

鳥雨忘機。沙軟鴛鴦睡。涼吹荻花菱葉。一見商飈忽。然憔悴。波底碧峰。兩影蒼然深翠。斜照細鬣試看遠岫。寒雲亂橫。何處分真偽。日薄且歸來。人醒霜林醉。

洞庭春色

又題合清亭

山水增輝。晉人遺句。吾以名亭。望碧湖蒼莽。宛然闔閭。撫琴調鶴。疑是蓬瀛。四面虛廳。爽氣儘相影。松溝綠滿庭。亭中客。每花間問字。雪夜論兵。東南盡歸保障。譚笑際。艸幄波平。美篇分秦漢。墨池雲湧。詩凌陶謝韻。海風清。郭外煙霞。携兩袖。又擇勝亭開。好作銘峴山脩。

襖還期題額逸老堂成

沁園春

山居內人生朝賦贈

家在東瀛。迢遞山河。我馬虺隤。憶珠帷翠幙。昔曾經。竹籬茅舍。近日方纔。巧以居貧。靜能借隱。爾我談心亦快哉。清真好。道山中滋味。苦盡甘來。人生不用安排。只琴酒當前。且放懷。每無衣憐我。縫完襖。有餽供客。拔盡金釵。謝氏家風。梁家夫婦。相對寒廳。一鏡臺。人如菊。正年年。此日籬下花開。

又游張登子南華館

遠慮詞

長調

五鳳景堂

花氣迎人。携風送客。引到名園。看禹穴千峰。蜂蜂戶內。鑑湖一曲。曲曲池邊。丘壑天成。亭臺恰好。別是人間一洞天。迴廊畔。喜綠陰。忘暑。玉澗生寒。主人逸興。臨躡。幻秋水。南華作勝觀。待蘭消春深。羣賢修禊。山陰雪後。有客乘船。支道談玄。知章豪飲。幽賞高譚。入寓言。偶來訪。許開門。看竹。儘我盤桓。

又會稽姜氏廢園

落日徘徊。舊家庭院。幾度銷魂。歎中散荒園。竹林尚在。左徒廢宅。蘭闥猶存。蘚綠侵簾。刺紅牽座。香徑無人。一

賀新涼 題顧梁汾小影次原韻

遊廬南

長調

大

風景堂

落銅壺未已。縱學劍無成。何悔別具煙霞袍笏相如此。  
翁合置林丘裏。京雒夢多忘記。

又舟中曉行過前山舊隱和秋水軒韻

曉氣空濛卷漸天。邊殘星和月沉沉西。造襪被水晶宮裏宿。潛聽神龍悲泣。濕襟袖亂雲堆滿。一抹遙天煙樹外。數亂山不辨青深淺。雙槳急浪花展。篷窗倦眼朝暾顯。似歐陽傲然枕上。君謨題扁茅屋。臨溪存舊隱。還識荒村雞犬松筠鎖。西莊難免景物因。想城郭繁華儘一天秋色憑除典波浩蕩白鷗剪。

蘆廬詩無卷數 浙江巡撫探進本

國朝韓純玉撰純玉字子遠別號蘧廬居士歸安人明翰林韓敬之子也敬以黨附湯賓尹見擯於時純玉以是抱憾終身不求仕進其行踪畧具所作自序及集中癸丑五十生朝示兒詩中是集不分卷帙但每體別編中多淒楚之音益皆明季兵燹及

國初江南初定餘孽未平山居避寇之作也

柴省軒先生文鈔十二卷外  
集一卷

〔清〕柴紹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省軒文鈔  
十卷》提要

序

雲中李周望拜撰

士君子既高尙不仕無政事之可傳  
則不得不托於文以傳之然文以明  
道也使非本之六藉以究其理涉諸  
子史以譜其事與文博觀周秦漢魏

序

以至唐宋諸大家而得其奧窔將言  
不根理要雖誇多闡靡奚俾焉仁和  
柴子胥山以其先人省軒公全集自  
本傳起至雜著止計十二卷云爲同  
好甘涵齋太守程阜山明府諸君矜  
貲而付之剞劂屬序於余余少積仰

先生名值校士舉試院無事因受而卒業讀前輩方渭仁太史所撰先生傳及先生自述畧已恍然想見先生之爲人隨次第讀其所撰述乃嘆爲明體達用之真儒其所爲文固本內聖外王之學而出之也余雖不敏烏

序

二

容已於一言以附傳書於不朽夫先生之文蘊薈萃儒先之窟而湛深經術又於子史百氏漢魏唐宋諸大家靡不搜抉穿穴以自成一家言故其垂訓誡則中正和平是非洞札非若草木榮華之飄風也昭義類則探微

索幽官秘獨窺曠乎渺衆慮而爲言也裁典禮則經緯條暢坦易平正不殊平坡之軌轍也叙本末則披文相質敷詞溫潤泓然而不漏不支也一皆範圍古人體聖賢精義以立言明道之文非先生其誰與歸如僅以平

序

三

臺鄴下諸公擬之猶淺之乎窺先生矣觀集中黃憲一論直先生自爲寫照生平行詣若合符節然則所自以爲不朽者又豈徒藉區區是集云爾哉

崑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重九前一

日書於武昌試院



序

四

引言四則

先生生平著述幾於等身不自愛惜冬令歲時散失而四方錄有副本者則崑山徐氏宣誠施氏暨及門江端木陸拒石俱有多寡不等獨同郡高士徐孝先於先生分屬甥舅而情契倍篤凡遇脫槧悉爲手錄無遺積有八十餘帙最爲大備近求先生遺藁其遠在四方者存亡莫考而近地如陸如江皆燬於火獨徐高士錄本則尙散落藝林昨符又得云於癸巳秋曾見有書賈携先生遺藁四十餘本求售其爲徐本無疑今不知歸於誰氏是刻

集賢堂

卷之一

一

藏就令嗣君胥山於殘編斷簡中及親舊搜羅所得者然綜其頭訖而讀之亦足想見先生梗槩焉一聞之先生嘗自言曰學者立說著書要期萬世無弊否則文采葩流勿尙也又云士人德薄道寡而沾沾惟恃翰墨爲助無論詞人之製等於彫虫繡輒卽窮經述聖亦且相因紅朽觀此則先生立言之志情見乎辭故其所著湛深經術綜考典禮類皆參六籍之微言而一準於聖賢之道其於風雲月露之詞一無涉竿

一先生於經史子集無書不讀凡天文輿地曆法禮

制樂律與夫農田賦役兵戎之事莫不窮源竟委而於韻學亦具伐毛洗髓之功勒有成書名之曰柴氏古韵通每部彙孫恒唐韵於篇端餘則援引風騷下及漢晉六朝詩賦以證從來之誤真掩前絕後之書也惜卷帙浩繁艱於授梓因先以部首諸說載在五卷當世不乏好古者溯方流而窮王水沿圓折而討璇源表而出之豈非藝林快事哉一先生家藏遺藁則尚有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雅藁八卷柴氏古韵通八卷切韻後古編四卷柴氏家誠四卷通考纂畧十卷行文指要一卷省過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一

紀年錄二卷感應徵畧十卷

成以姻姪後學私

淑有年渴欲表彰有志未逮

太守涵齋耳

公力謀宣播因爲竭駭先成是書其餘尙望發潛

聞幽之君子陸續出之曩毛鶴翔先生題其集曰

世不乏有力者能節半載燕會之資卽可以一書

付之剞劂而姓氏亦得附傳於不朽亦何憚而不

爲望之庶幾旦暮遇之

姻家後學程其成拜識



西泠柴省軒先生文鈔總目 韓鼎燭字虎臣和人以理學崇祀

鶴塋廿國奎涵齋輯 古欵程其成阜山叅

卷一

本傳一首  
外傳一首  
賦七首

卷二

論二十五首

卷三

議十一首  
詩六首  
解二首

卷四

說二十二首

卷五

古韻說二十一首

卷六

序三十五首

卷七

序二十二首  
引四首

題詞五首	跋三首	贊八首	卷八 家傳二十六首	卷九 傳十五首 墓誌銘六首	卷十 書十七首	卷十一 書十三首 啟十六首	卷十二 雜著一十八首
------	-----	-----	--------------	---------------------	------------	---------------------	---------------

卷一賦	明聖湖賦	南征賦	秋懷賦	感逝賦	別賦	恨賦	二女賦	卷二論	公明論	盧公論	品論上	品論下	致知格物論	至誠前知論	朋友責善論
-----	------	-----	-----	-----	----	----	-----	-----	-----	-----	-----	-----	-------	-------	-------

鄧夫事君論

問有得失論

不戰而屈人之兵論

出奇無窮論

樂毅論

四皓論

李郭論

黃憲論

嚴光論

韓愈論

卷二目錄

許衡論

張浚論

張居正論

駁范鎮神臧論

駁駁博奕論

原葬論

緣四論

續樂志論

崇祀理學名儒柴省軒先生傳

晉陵後學周清原拜撰

先生姓柴氏諱紹炳字虎臣晚有得於曾氏省身之學因自號省軒世爲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任江西道御史父應權以明經官莆田學博先生少奇敏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宏博典麗擢筆數千言立就故事學官子弟許隨任赴試因就試莆田郡縣皆第一已補莆邑弟子員移牒本籍浙學使不可復應童子試由縣府以至學使三試三第一大江南北遂無不爭頌先生文稱爲西陵體家居孝友制行以本傳

卷之十一 本傳

聖賢自期嘗痛少失怙恃依伯兄居終身不忍析箸每於春露秋霜一念感觸輒踰走墓門號哭松楸間以爲常里有父咎出亡者先生遇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讀之卒改悔爲孝子性嚴冷貌清癯若不勝衣及與論天下古今是非邪正及理道所在則言論侃侃而氣沛然不可禦同學陳際叔嘗於里社講學有異說者陳面折其非其人驚顧却走問門者曰此豈柴先生耶蓋爲人畏服如此故頑固事日非當局者競立門戶爭欲得先生以壓人望先生慨服以絕之

惟與東林諸君子知吳公麟徵劉公宗周倪公元璐  
黃公道周及二三同學以志行相砥礪及諸公殉節  
先生乃服朋友服爲位哭於都亭遂隱居不出鍵戶  
南屏一以著述爲事凡天文輿地曆法禮制樂律與  
夫農田賦役水利兵戎之事莫不窮原竟委勒有成  
書曰時使經生家徒溺八比以誤人國也至是蒞潛  
心闢閭濂洛之學省察克治無殊於大廷屋漏動履  
必準規則四方人士羣奉以爲楷模羣從子姓多宦  
成歸里且年長於先生者見之莫不屏息以待至今  
柴氏家規人多以顏柳擬之康熙戊申詔舉山林

本傳

卷之一

林傳

三

隱逸之士范中丞以先生應時已老病力辭乃已又  
請刻其所著書則曰身隱焉文范嘆息而止嘗寓書  
所知曰近惟擁一老半裘篝火垂幕與藥爨作綠朝  
聞夕死足矣策名情時諸公好自爲之勿復以鄙人  
爲念也庚戌寢疾卒年五十有五丁卯夏中丞趙公  
督學王公重其學行檄所司祀之鄉賢越一年葬西  
湖花家圩適余視學其地爲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  
儒省軒柴先生墓遺書甚富富省軒文鈔青鳳堂詩  
柴氏古韵通白石軒雜藁通考輯畧省過紀年錄家  
藏家傳明理論若干卷藏於家子世堂世堇有父以

能世其學

史氏曰少聞先生名爲西陵十子之冠嗣一見之司  
理錦雯吳公座間語及流寇隔太原時事至於流涕  
近從先生高弟陸寅遊因得縱讀所遺著並想見其  
爲人惜哉其僅以泉石終也然先生不啻自言乎行  
道通塞論千古不論一時正此之謂也惟陸寅亦曰  
正此之謂也

本傳

卷之一

林傳

三

書徵君柴省軒先生傳後

海昌後學朱惲咸拜撰

吾友柴胥山以楊少司馬及周學使方毛兩太史所撰令先徵君傳示余並屬一言以附後余惟諸公皆一時文宗而所傳又皆詳贍有法余復何容置喙然諸公皆大賢賢者則識其大者余不敏則請識其小者以當徵君外傳按徵君諱紹炳虎臣其字省軒其別號也姓柴氏先世汴人當宋時自學士士宗公護鄉南渡若籍仁和代有顯者累傳至洞山公官莆田學博生二子長夢筠公徵君其仲也方娠之父母夢

本傳

卷之十

四

青鳳儀於庭而徵君生自幼不好嬉戲年八歲乘塾師出集羣兒踞皋比陳說大學聖經章疊疊有條葛屺瞻先生見而奇之因命受業於其門曰吾道賴以昌明也崇禎朝大父醴泉公以侍御予告里居而諸兄弟行又皆以科第蟬聯雀起門第之盛爲武林自徵君獨屏謝一切進攻苦茹澹與同里汪魏美應潛齋陳際叔讀書蕭寺以志行相切磨鴻朗之末投厲甚行比戶不免徵君與陸麗京同館臨平沈氏而疲厲獨不及里人異之爭書二公名遍貼門庭多著奇驗

本朝兵下江南殘明奸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州人情洶洶士英欲引徵君以壓人望請太后詔奉翰林官誥命中使馳召徵君不爲動馬曰不虞泚小丈夫也而氣節矜高若是徵君聞而笑曰吾固深有恨夫負此七尺軀以敗乃國辜者至是徵君遂棄諸生服布衣幅巾鍵戶南屏山當事造請者罕得見太守嚴正矩重其品微服往謁懷金欲贈之及見所與談皆正誼明道大義嚴嚴卒不敢發退而謂人曰此未可以俗情溷乃公也一夕夢黃君道周劉君宗周倪君元璐吳君麟徵連名一刺請君主壇坫因召親

本傳

卷之十一

五

知訣別曰疇昔之夜夢殉難諸故人招以尺素當不久視息人間也勒遺命數條秩然而逝明年有江右生羅舍館真定梁氏病劇見其官呵殿而出捧文卷趨走其旁者則錢塘洪貞孫也羅素與洪善因趨問官人爲誰洪曰汝尙不識柴公虎臣耶羅向前肅拜問休咎官人曰生人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論語訖而甦事聞於朝施尙白嚴灝亭二公固徵君舊友也因同詣羅寓詢其狀貌風采悉與徵君合蓋其聰明正直靈爽不隨死而歿又如此他如事親之孝過時而悲事兄之愛合巹而食以至辭徵辟却薦剡講

道論德以開來學著書立說以統先賢生爲名儒沒  
祀替宗諸公論之詳矣余不復贅

本傳

卷之七

六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一

賦

明聖湖賦 有序

杭西湖本號明聖湖漢時有金牛見以其爲  
明聖之瑞故云又繞城西偏故近今名西湖  
實爲我魏之秀海內識不識皆稱焉邇來  
賢無賦者僕不揣鄙陋竊綴斯篇以事當德  
實體弗能高不無限於時地云爾其詞曰

有河朔生造於西陵主人主人曰客產上國薄遊兮  
吳山川開風衣被我區行李是共高賢愉愉亦頗識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一

明聖湖賦

七

明聖湖之盛乎河朔生所爾而禽曰天下有大水六  
禹服不備焉中夏有各瀆四浙許不與焉是以河原  
星漢海損歸墟長江天塹百谷委輸迹揚州之巨浸  
庶震澤以滙潏雖未能吞雲夢者八九亦猶橫千里  
而包西湖豈若此區區者無崇岡峻嶺以限之無廣  
川大壑以趨之譬則馮坳堂嗽蝦蟇自以爲山重水  
紆曾不跬步而碑瞪目而拘蹙搔之以厚書聊足藉  
夫盤娛然實難以稱鉅觀也勢匪全乎控扼氣寧壯  
於扶輿濛如衣帶豈準引壘此直家林几席間玩耳  
而於焉竊嘉號侈勝遊彼遠覽寰域庸渠比於滄海

有無哉西陵主人曰唯唯否否客知其一不知其二  
止睹其表未睹其裏夫明珠徑寸輝於千鑑之邊七  
首八哭鉅於尋丈之茅是以仙真窟宅遂有封巒不  
必甚高也神物變怪裹宿靈淵不必甚深也猜數潮  
山佳哉都會旅人遠絕罕悉獨概獨奈何以發小鄙  
這之耶本茲湖之名也自發源於天目又分派於漸  
涯麟伏虎踞鳳舞龍飛三面環山百道輸泉平沙激  
漚列岫綿芊憂稽留之許隱沿禹航以夏刊錢唐之  
勝昉於秦紀金牛之瑞呈自漢年雉扇不滿數十里  
大不踰三萬畝然而勢來形止峙東吳之外藩外結

內融萃南服之博產負郭緣池倚爲外隄穿渠屬隈  
便乎轉漕井汲之甘會城食其福桔槔之利下邑獲  
其功莫課則財賦之與區則壤財士田之上腴牛馬  
則輻輳交衢采風則闐闐詩書凡此俱藉之聖訓而  
開振古嘉賴方隅損益汚隆較可列諸徵典於治世  
湮於荒季流敏弗足顯繼有餘帝王之所彌謬哉  
之所經營賢公卿之所表章都人士女之所矚目豈  
不於是乎在焉

湖自李泌經理關中有五易然  
溶冶之及本朝郡守易三載矣

古蹟其說有五不可竊具題若其山則號鎮隣嶺  
載志中敘余賦大抵本之

咖吟罄岬岬嵒岬岬岑巖崿從巖薄凌崇高行峻

紆蹇嶢峻峭崿峩嵒峭哈峻嶸嶸嶸隗隗鼻鼻魂  
魂熊熊蒸雲蕩日歔霧凌風其水則清汜淪漣涓流  
咸沸澄澹汪沆泓沚波瀾沉瀦湮滌滌滌薄楊媚  
泮洧渟深洩惡沍沍沆沆決決活活碧漬灑龍文結  
絡屑驟雨驚鱗迴瀾戢翼原隰阻修谿谷縷湊表裏  
夾介高下悠繆隱賑鉤綿盤結鞏厚列鎮宅都水浮  
陸走方物名珍無乎不有西湖自錢王南宋以後車  
駕所在踵事增華四方物  
產多爲克購故  
非他州可比也木則檉桑梓漆檜栢松杉櫨楫桎相  
欂栳榱楠仁頻六駁簡子君遷幹躋三垣枝美萬年  
柳榮日暖楓老霜妍豫章息蔭女貞凌寒交讓則植

相思弗棄百益堪茹七絕伊瀝離奇輪囷扶踈鬱芊  
遵涯夾圃竦岫攢巖楚材蜀產郢削輸斤根抵婢摧  
孰後孰先草則茹薏草蘇菹蔣莼蓁蘩蕪杜蘅蒨明  
疾藜魚鱗烏菰狼毒菟葵不盧虎杖馬帶牛靳鹿腸  
龍膽鼠耳半蹶蛇牀雀弁燕麥兔絲言尋獨活采麝  
當歸王孫牽緒僂侶遊資香臯芳泄石髮垣衣立並  
碧莖白華紫葳異莠萱蕭繁卉傑池蔓生纂纂穉樹  
離離楚豎末識周雅或遺陸璣漏疏郭璞夫藉竹剛  
簞篲絛簵篠筴篋管選篠簾篸箬箭籥簡笱葛篔簹  
簾筆蒼筤箴篴篴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篔簹枝梢精景簪峯茫籐生蘼蔓籊植堅良雲捎石脩  
雪媚風篁孝慈攸篤人面相方終南挺其奇節嶢谷  
比諸和鳴肅枯擬平會稽斑筦出於瀟湘花蒔則天  
桃竹枝芍藥木本桂樹霜霏荷華露蘊海榴層淑辛  
夷削瑾沙棠金鋪芙蓉碧纈秋色春蘿夜合朝槿鶯  
蕊鳳葩鵲殷蝶粉蕉况美人梅同谷隱芳蘭九畹甘  
鞠百品河陽洛下之裁輞川平原之蔭茂對以一百  
六朝風期卽二十四信果疏則李梅榘栗橘柰榴榛  
櫻桃楊梅枇杷林檎葡萄西域盧橘上林柿稱烏桕  
蕉號崑岑張梁周棗碧藕丹菱鵝頭鴨腳王版水晶  
朱省軒文集 卷之十一 明聖湖賦 十一

綠葵紫芋白碓青芹五色之瓜千里之蓴彫菰腴旨  
胡麻紫芬荃菰谿毛伐山采濱木奴千戶之傲灌園  
三公之勤佐冰鮮以時有隨稷稻而嘗新或就南阜  
蔬圃或依北澗戚隣其間獸則有於菟之類能言之  
屬瓜牙之黨文皮之族玄熊宿房蒼獾棲屋懸婦窠  
瓦猱雛升木桼馬游羣并牟聚牧細廬狎葵老特猷  
犢兔吻啣芝鹿角戴王狐腋炫白麝臍遺馥猓毛反  
刺瑛飛飛鐵林檎夷猶洞穴戢伏介葛未盡其鳴  
服不寧皆習其欲鳥則有鷗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  
倉庚鴻鴈鵲鵲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鷺

耀熠鸚鵡弄聲鴛鴦比翼暮宿相思朝啼百舌伯勞  
催坼桑扈趣織春謝于規秋殘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玄夜蠅澹僊振蟬脩沆液並入禽經時參羽未奚丹  
白之殊倫且蜚鳴而周識水族則鯨鯢鯢鯢鯢鯢鯢  
鯢隆脊之鰭無鱗之鮐巨口之鱣縮項之鰻鰻鰻鰻  
鰻鯉翼能鰓鳥鯉星爛金鯽鯽鯽鯽鯽鯽鯽鯽鯽鯽  
鯽鯽鯽吹沫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鯨  
鯽鯽足般躡珠胎淤滯文身泥潛八腕兩放反行較  
繁博帶雌孕復蠆雄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鰻  
鰻沙狗蜃鉅倚望青理竭樸黑班三秋輪穗九月烹  
朱省軒文集 卷之十一 明聖湖賦 十一

蠃鱗儔澆滯介處連駢胥稱珍於東海更貺瑞於南  
天故兼羅而量谷宜健美於臨淵於是土實既敷物  
生滋殖靈宇斯恢樂郊爰適頽仰參差左右掩蔚墜  
結撰於自然景詠遊而愈出苟嗜僻而披尋亦懷芳  
以信涉其南則澄波夾港聚景瑤津華墩胡遶柳浪  
猶存緬三渠之故蹟亘石梁而逡巡中峯迴映列剎  
嶽岑潭敷法苑蠹蠹珠林流丹壤接飛翠霄侵梅檀  
五百金粟千尋琳瑯梵閣鍾磬仙音卓雙泉以泌列  
呀周池而清淪望危巖之突兀脫峻壁以嶙峋俯則  
芙蓉欲爛仰則若華可凭浩焉勝覽厥稱南屏穹窿

就規迤邐有踐王岑繚繞赤墀曼衍浴鵠名灣藏蛟  
惠澗泉崎嶇箕爐辟塵染三台峙其陽八盤隕其岸  
宜麥播其畦仙芝介其畔珠媚她淵緒流收苑鷄山  
翰翔御峯罕瞰靈石景光風篁蕙情探老龍之泓渟  
訪赤鳥之舊繚幽討林叢恬開石鑑寒碧踈冷莽蒼  
歷亂神石倚徙丹杆遲翫草樹蓊鬱流澌泚泚潏潏  
縈紆或隱或見乃如婆娑廣澤濬發荆沅南岳移其  
鍾乳蒲坂息而棲禪石屋烟霞之異歸雲水樂之偏  
橫園樹布邃窺塲穿鴉砂夜曜象鼻時騫陟百折之  
曲登凌千仞之高巔左顧平蕪煙消媚景右接巖竇

東省軒文鈔

卷之一

明聖湖賦

三

磊塊神銷陵阜陂陀蒙出其後波光汨汨頻眺其前  
走風霆於羅刹杳天地於滄溟胥濤疾擊越馬長奔  
固陵雄圖桓桓穢穢富春霸氣隱隱闐闐越塵寰而  
迅舉洵海國之奇瞻其東則垣墉雉列樓閣羣飛陴  
倪接漢井幹垂甍阻水卜築負郭依樓藍田別業梓  
澤芳隄柳洲蓮浦鵲巢鷗媚簾櫳翡翠瓦鶯琉璃恢  
武肅之祠宇諦端明之篆碑憶錦衣而繪貌垂棠樹  
以歌思尋霽井之嘉聲溯錢湖於介岐繡錯便爲金  
湯蓬瀛環諸帶圍都城外截名山內高俯睥原曠別  
遠市囂脩林七寶僊宅三茅瑞石雪風之宵紫陽清

平之遙酌郭公之渫汲綢青童於遺飄躡寶月於淡  
宕恍峨眉以唯羌就竹園而坎坎陟雲居而起超伍  
廟斜峙平海門吳峯下列乎江皋躋大觀之崇臺止  
天中之麗譙烟雲出乎閭巷鍾鼓警乎昏朝羅嚴營  
而重鎮今昔於中條循階門而右達躡華津而表  
殊崇岡聳峭複嶺嵒嵒龍華秀毓鴻鴈靈淵蒼涼白  
瑤蕭森玉厨宸金牛之影杳忽彩鳳以形舒來風松  
徑留水月壺九宮葢陌八蟠劃區信錢唐之王氣慨  
趙室於遺墟苑墻克乎荆棘禁籞滿平甍臨臨御營  
而非舊指南內以誰娛總山川之遷易對風物以聊

東省軒文鈔

卷之一

明聖湖賦

三

躊其北則鳳林有利虎頭有巖仙翁有嶺僕夫有泉  
吸陽臺之精英披錦塢之綉妍瑰璋瑪瑙之波耀熠  
寶雲之間迹餘威於慶瘞追遐覽於秦率落星湖磊  
屯赧胡鮮林巒或錯緯繡天然探幽鉄棺之底窮奇  
寶稜之巔與雷峯而並矗從武林以袤延至若迤邐  
石函映帶郊郭多寶依萊布金分麓萃縑流於五宗  
建花宮於天福列肆修廡羅珍便幄百和載馨千繡  
膠鬲貨別隊分摩肩擊轂紅塵障生綠水影逐顧瞻  
城闕周游涯隈睇丹湖之曉靄接皋亭之崔嵬挺案  
封於洛嶠扣石鼓於桐陂青龍卧而偃曲黃鶴起而

翔暉旁森鮑莞夾峙偉俞珍珠日暉丹竈烟飛顙翠  
 屏於一面鬱蒼雲之九迴其西則泰嶽迤邐霞嶺猶  
 傳桃溪曉齒劍閣嵯峨紫雲蕭索烏石婆娑黃龍谿  
 銜金鼓破陀歷阜墳而偃蹇撫鄂墓以坎軻攀陳根  
 以惜惻現殘碣以摩挲泉臺揜樺山鬼噫歌碧血長  
 埋丹青匪磨迺至被芝塢之星壤戲王泉之錦鮮秦  
 亭綴法華之支方井鑿桃源之瀨岱嶽褒其美矣神  
 霄紹其崇禪越駝嶺而沿九里詢趙院以度行春鷺  
 嶺洞穴合澗流瀆龍泓王乳射旭青林巖漏宿渺浙  
 溜寒侵石門斷徑冷泉遺音入靈苑之曠域防高峯  
 樂省軒文集 卷之十一 明聖湖賦 古

徐度張祐留題白公遺樹錦帶香卓壽星落浩孤山  
 是凭望湖焉處歸介幽芬溯迴樂清竹閣鑑堂梅峯  
 鵲圖處士考槃三賢容與擅勝文昌之樓疏觀陸宣  
 之宇酌六一之清淪登歲寒而碧聚瑩然瑪瑙之坡  
 點焉松栢之塢放西冷之故歌覓六橋之遊侶遙遙  
 映波冉冉跨虹彩雲時散蒼烟頽空水仙嘉薦花港  
 停泓林泉夾峙堂檻橫中游湖心之潏漾景三塔之  
 穹窿恍凌虛而太上叩闕苑於溟濛備四時之嘉氣  
 任行樂以周容春則載陽日展解凍風和山呈翠黛  
 水長綠波隄邊垂柳陌上飛華渡有餘於桃葉谿寧  
 樂省軒文集 卷之十一 明聖湖賦 主

梅枝疊疊荷葉田田喜入林而把臂問水以怡顏  
輕衫裁乎越葛團扇製其齊絳靴承畫之陶陶竹清  
颺而盤桓至於纔踰麥秋乍逢梅雨黃雀搏空丹魚  
躍渚時俗沿吳土風放楚競渡龍舟爭投角黍煨燿  
旌旗喧闐鉦鼓既傾城而出遊遂環觀之若堵知戲  
水之堪娛曾何憚於勞午迹夫感涼有會避暑開筵  
桐陰枕石松下弄泉僧寮煮茗伎觴采蓮寧杜門以  
詞熱亦行遊而謝喧雖三伏之炎節並覽勝而追驪  
秋則鏗流火候應商龍欲駕鵲成梁澄分桂魄瑞溢  
榆光掌燄白露凝及寒漿飄飄梧葉冉冉蘭芳度簾  
卷省華文錦  
卷之一  
明聖湖賦  
未  
權而滌暑開亭榭以延涼然微鋟於錦帷散香花於  
王京又如秋旣半夜方徂月若珪露如珠長空警鶴  
匝地啼烏曉懸瑤鏡影馮水壺清嘯武昌之樓高咏  
牛渚之艦酣燕愈於隋隄翫賞劇於姑蘇泊夫時當  
授衣節屆重陽西風落木白露爲霜井梧凋翠籬菊  
含芳賓鴻盈野蟋蟀在堂方悲秋而益甚乃引興而  
彌長宜彼登樓之岫言陪戲馬之岡吟樂遊而抗慨  
賦凌霄以徜徉冬則青絳潛虛槐檀改蕪白雲依山  
玄風扇澤春應物華南榮氣煥錦樹丹楓黃花翠竹  
芳桂繁於嶺表蒼松秀其岱麓橘柚凝夫早霜芙蓉

潮其初旭至於西郊凜朔風散散都雲吹野煙層水  
峨峨飛霰綿綿始彌陬谷繼合通川羨千門之銀燭  
訝百雉之珪連宛華絮之飄颻儼鷗鷺之踴躍想戴  
顒之宅外覓黃公之壚邊擁藍輦而衆覽被鶴氅而  
疑仙爾乃積陰初霽殘雪覆岩鴉棲古木雀亂平田  
湖南山北極望蕭然恐漁舟之膠浦策蹇衛而衝寒  
探早梅於孤嶼掃落葉而烹泉躡丹臺而訪道叩精  
舍而談禪方冥搜於勝迹豈偃息於窮年朝則曉霧  
分巒晨星帶樹弱柳搖風妖桃葩露日映鎖牕霞飛  
繡柱未解宿醒仍  
卷之一  
明聖湖賦  
七  
燕乳對妝鏡而意慵繁征鞍而欲駐鮮遊塵之雜杳  
聊攬涉兮猶豫夕則落照殘晚烟起波漾碧山袍紫  
牛羊下鳥雀弭渡頭喧陌上駛壺觴向闌簫鼓未已  
整轡如龍騰舟若蜺漁火穿林鯨鍾响寺暮色轉宜  
遊興較美夜則主葉微舒金波漸澄河漢遙遙參斗  
縱橫龍吟寂寂鴈度丁丁鐙懸古塔柝靜嚴城爰登  
樓而倚檻或擊汰而揚舠浮大白而抵掌諧洞簫於  
新聲願鷄籌之罷唱弛魚鑰而徹明河朔生慨然曰  
如主人所云於以誇物產博遊觀信不虛矣然得無  
以侈成俗以佚妨德滋當鑒誠庸渠傳述耶西陵王

人曰何爲其然也夫豐阜之利爭長隣封雲秀之氣  
結撰名邦山川蔥鬱江介特雄人物奇傑海寓無幾  
非惟包絡於郭外實迺濬發於郡中是故帝王之概  
則始皇鞭石而西渡夏后刊木而南航偏霸之助則  
吳氏鼎立於蜀魏錢氏奮迹於梁唐道德之羽儀則  
赤松中舉於絕壑許由潛迹於崇岡經術之鼓吹則  
文度開幽於孫季子襄睹奧於孔堂忠義昭昭則抗  
賊而哀顏司徒殉難而悼許雖陽孝行懷輟則醇謹  
而旌暨茂言感憤而頌未虞光風節凜凜則僕射而  
推褚登善御史而重唐子方武功桓桓則別部而號

樂府新文

卷之一

明聖湖賦

大

凌公績奮威而假全子璜才器恢恢則隋室之難陸  
普寧晉代之服孫臨湘執守確如則疆義聖之斷獄  
執法褚弘度之引禮抗章政業爛焉則范永嘉之廉  
平足尚謝鄧州之修潔難望文學翹楚則有若范子  
安褚季雅于令升輩之博洽擅長詞翰英瑤則有若  
羅昭諫顧通翁許務本輩之品藻垂芳隱逸砥行則  
有若顧景怡沈雲顧杜景齊輩之不事侯王威曉知  
名則有若吳丹陽徐廣德全徐州輩之特達珪璋儔  
寓著迹則有若郭河內丁濟南何越州潘大谷謝長  
溪輩之側儻非常宦仕流聲則有若李鄴侯白香山

張復之范希文蘇文忠輩之豈第莫忘斯誠仁漸義  
摩之以禮明樂備之鄉上恬下熙妥其俗時和年登  
辟其疆風俗既淳人倫拔萃冠冕皇華絡繹藩衛南  
渡於是建都本朝因爲首會物力甲於上供才望尤  
云出類舟車達於衢巷絃管通於翔舞薦紳樂其謳  
吟珉庶矜其圖繪此州之美更僕難紀寓目重湖盡  
歎觀止獨松大滌未足擬天柱凌霄未足偶濤山浪  
指於震澤之壚改容於雲夢之藪者哉河朔生備聞  
此語灑然動色敬謝主人自悔惛臆細釋高文沐浴  
盛德以詠以游終身樂國

樂府新文

卷之一

明聖湖賦

大

西湖山水甲天下今古豈稱曩余宦遊其地兩峰  
三竺間領暑殆盡別來數年每頌白香山未能拋  
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之句不勝惘然省軒  
先生爲此邦文獻若有此賦學博詞宏格高製古  
駕三都而軼兩京披誦一過恍見湖光山色掩映  
於筆精墨彩間正無事樓船簫鼓已可作宗少文  
十日臥遊也 年涵齋

賦者古詩之流也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  
諷諫是本諸風兩都三京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

是本諸雅頌長門自悼緣情發義感（和平之致）  
是本諸此與作者務必得賦之體合賦之義而後  
登作者之堂 省軒先生本命世之才當有明末  
季著書終老以昌明絕業爲已任今讀西湖一賦  
冒結二處可以微窺命題之本意中間山水物產  
形勝以及四時朝暮風景二十段正先生胸羅萬  
有隨時顯晦之寫照末賦人物一段乃先生磨礪  
尚友合賢良文學以集大成處發乎情止乎理正  
兼六義而出之自有此湖從無此賦先生殆掩前  
絕後而爲西湖問鐘之一人乎 程卓山

東省軒文鈔

卷之一

湖陰賦

序

秋懷賦 并序

昔潘安仁岳以太尉掾寓直散騎省春秋三  
十有二始見二毛因感而著秋興賦慨然思  
反其初服余年雖未若髮有淪白顧第蕭然  
被褐落拓儒生兼世故糾紛借籌莫展壯盛  
不再得可奈何懼蒲柳之易衰悵風雲之殆  
晚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又與潘生異日  
談也故於秋之時乎有作賦適是也而懷則  
猶不佞之志焉爾其詞曰

東省軒文鈔

卷之一

秋懷賦

序

悲哉秋之爲氣兮較慘慄於三時謝赤燁之炎節兮  
創青帝以葳蕤集凋落而陽蘇兮未若旻天之度  
風蕭蕭而迴薄兮日黯黯而倚萎草蟲瘞其切響兮  
撫百卉之具腓聲械瑟其歆歆兮埃溝壑而被麗蕩  
林樛之翳蒼兮頽雲塗以柴池枌心若怫怫乎疾威  
兮引領若執執乎離思涉平流其有慨兮別余懷之  
鬱伊憂中攻而靡斷兮悲外接而彌滋覩來軫其絡  
緯兮抽遺緒而俊偉紆襟抱以倚篴兮攬景物之變  
衰於是丹雲攄緇白露結繁紫蘭就歇黃菊茹餐迺  
奏清商塵輕紉舍北牖游西園亭皋下乎木葉兮澄  
流激其潺湲涼颼起於蘋末兮灌莽襲其寒颼日

蘆之藁落兮對菡萏以凋殘其元成行而汎汎兮其  
鴻迅舉以飄飄兮陽隱乎遠渚兮其月復於層巒河  
漢耿其不滅兮星榆歷歷於中參傍枯桐以磊砢兮  
停修竹之婬娟烏鵲憐其徊翔兮玄鶴唳而孤鸞懸  
北斗以闌干耐漫漫之永夜兮奚堪此短布而示單  
良氣化以胥尋兮惜身世之蹇連陽與陰爲大冶兮  
迭更相於時叙余餘惜未逮壯兮玄髮倏其素縷重  
摧學於當塗兮造曲節不吾與信美人之善嘯兮惜  
乃就乎笑顛寧云挾持則非兮諒暗投而旅拒彼拾  
珣珠以爲佩兮羌子遺平寶璐入鮑肆以察帷兮擊  
傲芳其嫉汚和巴飲以朴會兮操幽蘭而憤香知余  
說之信芳兮譬枘鑿而錯愕方圓其不相入兮孰敏  
鈍之咸厝指天衢以云荷兮恐銀闕而靡翫相者舉  
肥兮秀羸不可爲憐憫身世之百罹兮殆驅馳以瞻  
顧號絕武以作忠兮奚捷視於寡寡患顧領而周張  
今布靈著以祛制迨晉二之明繇兮懷愁如而瘦瘦  
賴嘉貞而迪吉兮受介福於王母惟先資之媒拙兮  
余又甚惡夫鼎俎雖卑賤不獲致兮猶遭回而毋諫  
夫曩矩既已任珞珞而碌碌兮即行莖之焉達然思

茂對時育物兮遭康秋而於催秉招矩而戒令兮匹  
尊收以建規縱金天之肅綱兮尙克澤以慨台總章  
釐其又用兮燕鳩翔乎靈威宅昧谷以寅亮兮祀龜  
腹而洽該正火流而杓轉兮猶坎沒而乾胎享壽星  
以御祉兮飲曲雅而式諧勅司燿之猶杳兮樹尉侯  
之祁槐玄鳥徂而羞耆兮蒼隼繫以緌才命輶軒以  
駢駢兮揚旗旆而焯焯西宮之鍾既撞兮右个之駕  
於差蠹羽陵之縹緲兮感虎雲以崔嵬薄櫺參以道  
盡兮且樂郊之每每何圖淹抑於短褐兮被茲辰以  
岑寂惜顏唐兮朱顏悵曉晚兮白日俄青女兮休悵  
更玄英兮逼仄萬寶莫不告成兮勞吾身之役役諦  
橘柚之已苞兮蠟竹箭其用刳峙稻禾之初穫兮竟  
很吳乎主粒恣羽獵以克蠱兮羅雉膏而弗食覃時  
邁而不停兮愁與愁其相接覽爵蛤之變化兮余獨  
任運而鮮及多朋友之飛鸞兮因壯心於伏檻詎烝  
粹之莫已庸兮遽放浪而栖逸夫要津致匪所強兮  
顧渫井而行惻憫古人之可慕兮云干祿其不減未  
投責於仔肩兮姑優游而抱膝反湘纍以胡爲兮吟  
梁父而太息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其一段待價而沽心事即寓

感逝賦 并序

歲庚寅冬十一月余喪室張淑而才克相余  
貧者竟以勞瘁傷生命也如何落魄中年失  
此良偶撫時追悼涕既隕之兼歲暮雨雪窮  
陰積慘壑兀處胡以為懷因援筆賦斯名  
曰感逝要殊奉情之悲已魏莊生之達矣其  
詞曰

嗟余生之多難兮少伶俜而寡依慈氏忽諸無祿兮  
皇考溢焉而見違痛夢我之罔極兮撫白華而心痠  
諒清門以祚薄兮使泥塗而式微孤兒惜其不弔兮

東晉書

卷之十一

賦

上堂亡其履屨年追壯而有矜兮時相攸而日歸違  
之子之信美兮實抗行於華宗桐柏挺其嘉植兮鸞  
皇竹平賢雄夫何偃蹇於數偶致獨要余於匹雙原  
姆教之懿範兮惟潔貞以閱躬賤純綉以弗御兮庶  
表之是從繁束髮而締好兮洵欽祚而恪共歷寒  
暑而憊兮展晷夕以胥匡他草昧於雲雷兮劇繁  
憂於雪霜恒茹荼以枯槁兮尤念亂而匪遑羨冥冥  
之鴻飛兮效膠膠之鷄鳴庶高蹈而遐引兮俾德音  
之可忘唱予和汝兮托方外以徜徉萊婦安夫埜處  
兮梁樞其其幽棲既素心之如結兮指皓首以為期

豈彼蒼之靡諶兮適中路以聞之奈作好而算創兮  
單盡瘁以神疲雖疾革而但化兮猶顧瞻而嗟咨嘸  
沒命之懇到兮尋捉臂而歔歔方玄冬之慘慄兮天  
若助其酸悲鳥鳴啾啾而最翼兮馬蹏蹏而驚嘶連一  
驥而弗暇兮胡永訣之奄速去曜靈之昭昭兮適幽  
玄之漠漠悵八室以虛無兮乍披帷而羶蹙攬攬鏡  
以蒙塵兮開羅裳而剝發殺核楚以空陳兮語言入  
以誰告藉念茲而如存兮迄莫徵於臯復徒累行於  
銘旌兮將遷神而撒帷既設祖於廣庭兮遂駕言於  
長陸柳嬰楫楫兮水涓龍輔輪輪兮山足朝唱輓以

東晉書

卷之十一

賦

多儔兮久反虞而閑寂目凝注乎容儀兮耳側聆乎  
咳息張衾幃以如舊兮億寢興於在昔追平生之密  
契兮冀俄頃之良覲諒鮮術以返魂兮庶假寐以相  
卽夜寥寥而未央兮夢恍恍以難得歎河鼓之離羣  
兮繁瓠瓜以孤植號旅鴈以丁丁兮訴陰蟲之唧唧  
苦宵霜之淅淅兮被晨風之浙瀝雪霏霏而亂投兮  
冰嚴嚴以叠積當窮途以嚴冷兮矧生離而死別重  
曰天寒兮歲暮人亡兮獨處禦冬兮伊昔欲為善兮  
今安輔朱顏兮易凋瓊蕊兮淚語心心兮不昧乾平  
兮何所招魂兮天上讀書兮地下靈之來兮忽忽

歸總惟兮酌漿眇愁予兮涕零雨亂曰川流日往逝  
者然今貞珉彤管世所賢兮委形返真獲歸全兮與  
于同室要百年兮

茫茫碧落月不常圓浩浩青天彩雲易散人世事  
大抵皆然而彼蒼公於才人賢偶尤加刻酷作者  
純以篤摯之情寫追悼之意直覺布衣推轂舉案  
相莊令人增伉儷之重彼荀奉倩潘安仁一切悼  
亡之句俱不足染其筆端

曹秋岳

別賦

人生易過去日苦多况當離別傷如之何儻忽秋雲  
蕩漾春波殷殷祖席欸欸驪歌送子遠道涕泗滂沱  
立瞻望而超趾行逶迤而反顧騶盤桓而不前車依  
違而遲御挽布輿於中流倚蘭橈於曲步戀偃聚於  
斯須冀還回於半路柳搖搖於心旌華塗塗而泣露  
煙霏霏而遠空日冉冉而將暮於是居人目斷遊子  
魂飛臨歧解佩對酒霑衣訝于邁而期速指言旋而  
慮非望夫君今何日怨王孫兮不歸峽猿啼苦塞馬  
征舛江鴻斷斷河經鱗稀迢遞旅次寂寞孤幃曉芳

晨而伏枕淒永夕而掩幃盼關山兮間阻感風雨兮  
乖微軫迴腸而惻惻緬執手之依依故別有殊方情  
非一軌迺若車騎長驅節旄遠指行行漢關去去燕  
市雙龍臨乖匹馬太駛尊酒平生悲歌九起念濯纓  
兮故人謝白冠兮壯士愁落日於河梁起寒風於易  
水又有新昏薄宦曠室鸛棲陳遶河朔秦客關西青  
裘欲敝黃金未攜遽撤機中之婦徒留桑下之妻準  
巖裝而鳳駕遂策蹇於鳴鶴僕御兮敬同親降兮惜  
悽送征夫兮長道恨賤妾兮空閨借如流離去秋顛  
沛遠吳公子屬內大夫寓孤分顏異國竄迹窮途知

屬鎖之不遠誓拱柏以寧誼白首待盡暮天可呼牽  
衣惜惜絮泣呱呱圍腰痛哉聯脅愁枯迺其走馬元  
直絕裾太真長懷故主忍割慈親彼情懸於臆指此  
誼激於致身郭中返旆江左投綸漫漫行色悠悠去  
津思倚間而踟躕暗撫轡而遠巡雖指心於祖道實  
收淚於征塵未若虞姬垓下綠珠樓邊音悽舞帳氣  
盡歌筵咤烏江而末渡顧梓澤兮堪憐戰馬罷兮鼓  
聲死主人逃兮寶樹煙諒深恩兮難負甘薄命兮先  
捐省垂絕于漏刻猶抗袖而纏綿或有高蹈倘生遠  
道許採五嶽行周十洲訪徧誠諸子兮無聞宅內舍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一 別賦 无

今罕面丁令去兮違城郭武陵入兮忘鄉縣奈初斷  
於家務尙留書於親串縱出世而逍遙猶餘情以縈  
縈至如馬卿謝卓潘令哀楊同心解締比翼分行理  
琴碎軫鸞鏡希光箭塵遺藁慳冷餘香誦白頭以順  
領憶捉臂而彷徨聲嗷嗷兮追誅涕潛潛兮悼亡要  
百年今中棄如泉路兮茫茫爾迺紅顏惜近白日哀  
離鳥翔助慘騷鳴送悲長往有路重會何期人生到  
此寧俟須臾况乃風塵塞北烟草江南高臺夕望遠  
浦春含覽辭不愜永訣何堪是以別狀難名別意同  
盡生別爲艱死別尤難使人凝睇天涯縈迴方寸提

形影而胥隨馳夢魂而莫禁逕行客於飄風斷佳人之芳訊顏惟憂而用老懷相送兮滋甚下朝雨於青  
眸飛秋霜於玄髮謂四海兮比隣視千齡兮轉瞬厭  
麋鹿之聚羣慕鴻鵠之遐引此雖豪士逸情達人高  
論夫豈足以喻契濶之悲遠離之恨者哉

賦共十九段有起結有頓挫脉絡分明步武井井  
浮誇則左氏之腴和平則葩詩之奧淡宕則兩漢  
之神堆垛則六朝之富至悽惋惻怛則離騷招魂  
之况味清夜讀之猿啼三峽

崔甫山

恨賦

素秋既移立冬復來風物慘惻胃懷不開極目荒原  
塚土累陰雲蔽松楸冷露墜蒿萊孤兒亢其旁鳥  
雀鳴何哀於是惆悵晚曉徘徊中野思繁紆以獨結  
淚涔涔而雙淚數年命之不居念伏恨於逝者迺如  
荆卿遺戮漸離歟辛義殉亡燕志報疆秦行遊變姓  
隱類漆身曜目何辭擊筑見圖置銘而得富豈泮  
七之塵櫛一擊不中引頸長畢又若新室閻紆炎祚  
中移東郡太守丞相家兒發憤騰檄聲義建旗天宗  
弗競儒詰是驍既喪師而隕宗果埋名而死國徒致

宋省新文鈔

卷之一 恨賦

三

慟於平陵且銜冤於黃鶴至如中平 亂弘農弱王  
元舅內戚并收入侮劫后適遷廢帝 綏涕宮庭  
酸感行旅俄防變而置閣假辟惡而進觴絕命須臾  
握別徬徨令唐姬以抗衷和悲歌而斷腸及夫當塗  
問鼎卯金解網老瞞帶劍少帝下堂惟孔公之正色  
與豫州以胥匡鬼域含沙姦佞鼓簧束身就理舉家  
被殃樽空北海客走東市愴風雨之飄搖致巢卵以  
破毀未若陰平失守蜀漢揖敵羣臣草表後帝銜壁  
痛西都之無人慘北地之壯激恥蒙面以行成願背  
城而借一長號九廟闔門自屠從先主於泉下庶魂

魄以不污况乃典午載阨懷安辱遷銅駝荆棘赤縣  
腥羶年車獨出青蓋同旋階戎氛兮暢塞俾華風兮  
子單醜列侍兮俛首祇吉丞兮抗顏當劓頸而引決  
諒痛摧於心肝別有羈旅放士草澤孤臣山谷遺老  
湖海喪人往往跌蕩風波歷落煙塵徊翔鳥屋太息  
鷄晨欲止今誰楊欲渡今無津迹失懷故土思舊疆  
親知凋謝耆艾淪亡變更伏臘回易冠裳息影兮殊  
方操音兮異鄉風起沙飛霜流草歇班馬踟躕離鴻  
咽嘶無不隕涕傷心魂斷骨絕悲矣乎黃蘗萎兮謝  
芳蘭搖落甚兮歲苦寒白日速兮損朱顏顧瞻四方

宋省新文鈔

卷之一 恨賦

三

道路難踟躕百年倚增歎秋天瑟瑟冬夜漫漫南斗  
參橫北斗闌干憂來無方兮恨積無端何必雍琴與  
蔡茄兮使人聽之泣下洗瀾

音節蒼涼情辭悲激此合庾徐爲一人者秋風夕  
照間不堪多讀 彭羨門

二女賦

漢武下詔求士東方生既以上聞困於公車未獲省  
覽久之稍得待詔金馬然而未益幸也朔適伺間請  
以隱謂上大笑曰若固善隱試爲予隱朔曰唯唯臣  
來平原平原之里有東西家東西二家各產一女西  
家之女其醜無比東家之女美亦無雙上曰其狀若  
何請究所以朔曰西家之女曰首其額突額昌鼻薄  
耳齟唇懸瘤叢瘕昂背出臍脅肩率膝左足偏跛右  
目眇白齒若流金膚若敗漆手若龜瘰項若豕苗踵  
若踣賜腰若折節乳若垂瓠尻若負鬻舉體腫脹又  
疥且禿曳趾舉蹠指顧得搏發聲若吼津污猶逐蟻  
蝨絡痔爬搔盈握糲沫委頓遺不擇路獨有一長善  
飯無數羣里害之目爲鬼姬見者掩走九粥莫顧忽  
妬豪右聞風醉心藉以文錦聘之千金愛等席珍凜  
若明神姬侍百輩咸莫與角若迺東家之女蛾眉明  
眸丹唇皓齒圍肩秀領脂膚玉指貌似敷粉髮如停  
雲音中篳調氣吐蘭芬修短適中機織合宜鉛華不  
御鬢鬢焉資委委化化翩翩躑躅粲然微笑迺爾寡  
言既鍾逸態又備雅裝步武有則盼眇生光耀靈匿  
承游龍遊翔春桃損豔秋蘭調芳妙通律呂嫺習詩

書足此懿徽毛嬙孰如擇才而事遲歸有時橫被誘  
脅陷身出出遽篠狼戾棄捐若遺羣小話侮愁苦莫  
支嗚呼噫嘻美者見損醜者見推天道差池往往類  
茲里人駭悼歌以志之歌曰維彼姬美於以憔悴維  
此戚施於以寤寐顛之倒之吾誰適從自西自東實  
命不同上曰諒哉朔乎可謂善隱善說吾久負爾人  
其以我爲佑醜蔽美立賜百金晉秩給事詔云朕以  
旌東家子

篇法似登徒好色賦然彼雖托辭而近狎此則寄  
意而多風所謂格同而意別也讀西女一段幾欲

採首問天 范文白

其體麗以則其詞博以贍篇法句法字法無一不  
探源於屈宋此爲賦家正宗若徐庾沈謝雖緣情  
綺靡而格則卑矣○賦數首皆吾師少作中年篤  
志求道遂薄雕蟲小技以不爲然即此已自足傳  
受業陸寅識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二

論

公明論

治天下有道在得人而已得人有道在明與公而已二者相須其人斯得記曰辨論官材語曰舉直錯諸枉非明無以爲辨論非公亦無以爲舉錯也三代以降得人既艱治日恒少惟公與明蓋往往而絀焉自我言之大都公明並濟者爲上明而不公者次之不明不公者又次之若公而不明廼爲最下何以明其然耶知足以燭物而其心廓然亡私則毀譽恩讐入

柴省軒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公明論

一

焉而化比諸鑒空衡平後代如郭林宗諸葛孔明庶幾近之卽拔自屠沽卒伍而不爲嫌及于誅殛流貶而未嘗恨也故曰最上其次則明而不公者賢好能否是非長短之數了了可睹而不無進退任意愛憎因人倖實時開禰流叨冒顧所遴擇登庸實已辨天下而有餘矣如漢高祖唐太宗弄兒不除佞人在側生殺廢置何能至公然而審于大計高下在心故蕭曹陳周卒能倚庇房杜王魏共相夾輔要不以一日之私掩生平之明耳至于不明不公用舍貿貿請託公行貨賂雜進世道之卑也如江河日下君子痛之

柴省軒先生文鈔

卷之二 公明論

二

然而一時英才奇儁猶有乘間誤收者雖乏知人之明而賴其不公未敢一切蔽拒或迫于國緣或壓于聲望勉爲錄用不盡斥落夫張釋之司馬相如入賞爲卽是貨賂進也魏勃掃曹相舍人門以得見王維唱籌輪袍因岐王九公主取解是請託行也夫請託貨賂非進身之正枉尺直尋儒者所羞然使主爵得人如釋之相如勃維輩不猶當時所稱才儁者耶若夫論辨不明而壹斷之以公斯令海內才儁無類矣蓋人而不明萬舉萬錯且恃其無私之心挾以必伸之勢類我者擢非已者鋤嗚呼豈有幸哉若唐德宗之于盧杞宋神宗之于王安石信其忠清擬以聖誥排群議而任之彼豈有所私嬖而以爲明良交會如魚得水此固昧于知人而好行獨斷之過也故令取士者不惟不明但求其公則顛倒無忌執拗有餘殆驅一世善類而承錮之矣或曰彼雖苦失人而能使賄屬改顏邪寒吐氣有足多者抑思國家設科取士與其富貴者獨願得天下英才而承登之耳若夫鼎項齷齪墨尿誕妄之流無一堪可俾之爲項黃馘老死千里井堀穴之中固其所也又烏用國士遇之推轂恐後也哉昔伯人得燕石而什襲焉珍踰于拱璧

海濱有逐猶者嗜其美不啻鷄金雞合也然而他人  
間見之不免盧胡而咲掩鼻而走此其刺繆實甚庸  
得以無私解乎君子審于公明二者之間而輕重緩  
急可以決其次第也然則國家務在得人必求林宗  
孔明之儔而持衡則大善不則寧獲通人而任之貞  
不絕俗無損于明又不然而裁鑒不足與時委蛇猶  
有幾幸也至若去明存公孤行一意彼方自信甚篤  
可告亡罪其爲錮廢人材貽害吏治則已酷矣抑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苟無知人之哲而僂云大公  
顧務絕遠嫌疑翦除譽望露章然自幸免于指摘又  
葉省軒文集 卷之二 公明論 五

何異抱石逐猶而貽識者之戮笑也故明濟以公良  
士之福不明而濟以公鄙夫之利而已夫使質在鄙  
夫弔在良士究所謂公者安在哉信乎去明存公猶  
出不明不公之下也

虛公論  
周子曰虛則明公則溥自今論之非徒制行宜然凡  
垂訓樹義于二者尤不可失何則制行出于一人垂  
訓施于天下且及千百世非本于虛公惡能明溥而  
無弊歟蓋不虛則不明不公則不溥往往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而推而準諸天下後世則難爲通論其所  
以難爲通論者大抵先入之見有激而發使然耳有  
先入謂之虛可乎因激發謂之公可乎古之君子道  
大德盛一本于至虛且公言行交相顧難或偶見而  
未嘗膠也雖更事變而未嘗憤也故其立言垂後使  
葉省軒文集 卷之二 虛公論 四

民由之而不稍與以已如周公遭兄弟之變管蔡霍  
三叔流言構禍而召公奭又且疑之其于長少群從  
間可謂參差多故矣而作詩以勸則曰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孔氏遺仇儷之變伯魚之母遂不免于出其  
後子思子上之母相繼後然其于男女匹偶之際可  
謂艱難不淑矣而在記所稱則曰妻齊也敢不敬  
乎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誅放兄弟出其妻  
者聖人不幸而有之良非得已若因是而謂天下之  
人皆骨肉相殘婚姻道苦是未免先入之見有激而  
發者也豈太虛無我所爲哉至孟氏當戰國憤世之

諸侯王驕蹇亡禮因爲之說曰說大人則藐之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若此類非不警策一時揆諸周孔聖訓將無過于矯枉矣乎然則折中行事務爲通論以垂天下後世未有不本于虛公而能明溥無弊者也

士君子立言要期萬世無弊離却虛公二字未有不流於偏謬者篇中引周孔以立言闡發盡致○亦先生自言垂訓樹義之本領毛鶴舫

品論上

夫立品者有真僞之分論品者有寬嚴之別然在我者當求其真在人者宜從乎恕故君子小人岐爲兩途而泰以真僞其間約有三等真君子上也僞君子次也真小人斯爲下耳或謂僞君子欺世盜名其罪更浮於小人奈何可以次爲中等哉且孔子取往簡惡鄉原誅少正卯狂者行不掩言鄉原則一鄉皆稱之而少正卯乃魯之聞人也聖人寧棄彼而取此蓋以僞亂真較之敗露不肖者尤甚於斯寬借不幾爲若屬所眩而賊乎君子也歟雖然自立者不可以世

爲升降而論人者必與時消息夫各有當焉是故學爲君子者表裏如一言行相顧始終不渝本乎正心誠意極于盡人達天內聖外王之道如斯焉而已若欲以此衡人求全責備惡可必得哉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假之與性之身之者隻殊所謂僞耶非耶然而仲尼大管仲之仁又云齊桓正而不譎夫曰正曰仁則進之爲君子矣豈顧不辨其假哉蓋作春秋討亂賊以爲猶愈於並假而亡之者孟子亦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斥五霸之假所以尊王甚諸侯之罪又爲五霸末減也蓋霸者雖

假每有希爲君子之意若戰國諸侯則小人而無忌  
懼者矣小人而至無忌憚世道人心出惡言者  
於是可以論世可以觀人而不當爲操切之談厚純  
夫常流而反爲不肖者藉口也何者世有奸人之雄  
是以欺世盜名類少正卯者如新莽之篡位安石  
之遺退君子誠痛而恨之然數千百年之間未易多  
遺也其他偽君子之流不過畏教慕名修飾邊幅而  
未必出于中心亦有口談聖賢身近誦出爲有識所  
鄙即何至于明目張膽而敢以小人自居乎古有公  
爲小人持論不顧如曹操之寧我負人桓溫之貽臭  
柴甫軒文錄 卷之二 品論上 七

萬年武三思之不知代間何者爲惡是矣使當世得  
志者盡此輩真則真矣恐名教之防一次而不可復  
收也且君子之惡夫偽者因時救正在所必若漢  
末重清流則處士盜虛聲魏晉尚九品則薦紳徇白  
望固當矯而論之以革滯弊澆世趨愈降如狂瀾之  
倒欲求一二貌爲君子者已不易得奈何更加訛訛  
耶悲夫悲夫今之君子吾不論偽論其真者欲淫則  
竟淫不必穴隙之窺也欲殺則竟殺不必井中之石  
也欲取則竟取不必暮夜之金也諸凡敗倫亂紀寡  
廉鮮耻之事莫不酌然居之無憚乎指目鼓篋隨行

真寔果孰愈歟夫偽君子有時而敗此穿窬之輩也  
真小人無時而不露此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者  
也倘以偽君子之罪浮于真小人豈穿窬者必誅而  
白晝大都之剽奪反在所寬乎嗚呼春秋推見至隱  
而有誅心之法蘓洵著辨姦論吳氏述咏莽詩偽君  
子之禍其究且有烈于真小人者然施之于今未免  
知其一不知其二耳吾故曰立品者貴真論人者從  
恕是亦孔氏許齊桓管仲而孟子斥五伯之假猶以  
愈于今之諸侯也嗚呼真君子不可得見得見偽君  
子者而猶許之豈得已也夫

品論下

嗚呼世之衰也真君子不可得見得見偽君子者而猶許之吾嘗操此論人必有笑其諄者試一平情靜氣舉天下之士相提並較而後知吾說之不可易也夫世之稱爲君子非以其忠廉篤謹學爲上流者耶世之稱爲小人非以其夸誕汚辱流于不肖者耶使天下聖教未湮清議猶在士習于鄉舉里選人工爲釣譽居奇于是有偽君子者挾其夸誕汚辱不肖之心而飾爲忠廉篤謹上流之行則聖人必斥而誅之以爲是惑世誣民如紫奪朱而莠敗苗也若戰國而采省軒文鈔 卷之二 品論下 九

降風俗敗壞人但見夸誕汚辱之利而不希忠廉謹篤之名大都皆公爲小人而無忌憚者求其爲偽君子亦豈易得哉人人皆夸誕得見陽爲篤謹者猶愈也人人皆汚辱得見繆爲忠廉者猶愈也雖曰厚貌深情猶幸睹此貌雖曰言清行濁猶幸聞此言雖曰久假不歸猶幸其知爲此假也何則人處深谷者聞趺然之足音而喜身入保邦而聞有上天下裳者不引以爲族類乎吾故謂偽君子雖不可不勝于真小人以其有忌憚之心存耳且聖人亦不絕聖棄

智民利不信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卽帝不足道矣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卽王不足道矣據諸侯以伐諸侯卽伯不足道矣其世愈降其論愈卑故春秋美召陵爲河陽諱惡每于伯者多恕詞昔人讀詩至檜歎天下之無伯豈真以伯同于王而爲所眩耶世變使然良非得已也然則當縱橫之時而端斥伯者無以處當世諸侯況俗又日下而獨甚鄉原之罪以爲偽君子律將如無忌憚之小人何或曰小人而無忌憚其失易見也彼偽君子身負重名而得勢以行其叵測如王莽之篡漢安石之禍宋以恭儉廉退始以狡詐剛愎終皆由士大夫昧于早見而推轂過當也曾勿是慮乎然王莽安石之所以得逞其奸者正由當世尊而信之直以爲真君子耳吾今既目之爲偽此非贖贖者蓋在彼立名非真吾姑予之而姑進之至于任使得宜亦不至敗如王莽莽珥貂列侯安石止載筆史館而不畀大司馬宰相之任兩人者且循謹保令問沒身矣何能爲漢宋禍哉是故御得其道則偽君子勉而爲真若叔孫通之汚于秦而顯于漢裴矩之佞于隋而直于唐也二子皆人猶能回面改行况猶知飾爲君子者乎抑惡夫

飾而爲之者其意本欲望人之盡爲真也然操論太甚不足以爲君子樹幟適足以爲小人助焰何言之紹述之代目元祐爲奸黨慶元之間持考亭爲僞學在當時從遊之徒吾不敢皆必爲君子而相率排擯者乃出附會章蔡韓侂胄而然耳廼世處末流不惡真小人直攻僞君子所罪在彼所寬在此有爲善行者則曰此徒修邊幅而中多曖昧不如直情而徑行之爲確落也有操正論者則曰此專尙唇吻而躬非潔清不如矢口而放談之爲娛快也有親賢師益友者則曰此陽浮慕之而非有篤交不如從吾所好之

葉省軒文鈔

卷之十

品論下

士

爲肝膈要也於是相扇敝風習爲惡子侮聖言狎大人矯誣天命內不識有親長外不識有名義廉耻蕩然風節掃地指目罔顧笑罵由之殆舉人類而入於梟獍魍魎之域矣此之謂小人無忌憚其效若此乃徒甚僞君子之罪也歟吾故于真君子則愛之重之尊信之于僞君子猶容之恕之獎借之使人曉然知小人之可惡君子之足慕始也去其無忌憚以附君子之名終也並去其僞以循君子之實庶於救時厲俗得萬分一焉夫豈葉公好龍之見也夫

致知格物論

大學致知格物之義諸儒訓解各異漢鄭氏訓格作來於理難逼近無述之者若宋朱氏訓格作至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明王氏訓格作去言去其物欲而吾知致矣學士家守其師說互相是非予請得而折中焉蓋說經之要有二一日釋言二日明義立言有本而不乖大誼斯足以發明先聖之指而無弊也如格之爲言經義各有所取有訓作來者若格汝舜神之格思之類是也有訓作至者若格於上下歸格於藝祖之類是也有訓作止亦兼去者若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格物論

士

蒸蒸又不格姦有耻且格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也而格物之解于三者果安所衷耶彼云物來知致誠屬率合然朱氏本程氏立說而斷格爲至至也者物至歟抑至物歟且又轉至作窮而曰即物窮理天下物理果可勝窮歟夫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然而天下物理固不勝窮也故曰君子于所不知則闕如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若必窮之至盡即聖人有所不知聖人亦有所不識即是程朱雖變鄭氏之訓使學者反而求之殊難從之故餘姚王氏有致良知之論而以爲格物者格其物欲以存天

理物欲去天理存即吾明德本明而致在是爲一時尊而信之者服爲確見而守常習故之家未免斷斷有詞然予以爲此非陽明之創獲也夫以傳釋經不如以經釋經大學中庸本出一子俱載于小戴記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又曰擇善而固執之此卽致知以誠意之解也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也此又卽格物以致知之徵也故孟子標良知而亦曰物交物則引之固皆異經同指可以互相發明者矣學者何必執新安之解而疑餘姚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格物論 三

之說本經於何徵之曰如所云皆自明也日日新及切磋琢磨之類斷章取義無非此者然正不必重言以申之惟誠意以下更加警曉以大學明德之要由是而之焉亦不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例而必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蓋誠意則修正已辦而知致無假言矣誠意先致知不須程子同時其作格物致知論亦以去物欲存天良而不取窮理之解誠見夫天下之物理固不可勝窮也然則先餘姚而得其同然者涑水是矣予故折中于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格物論 古

諸儒間而求合聖人之道要歸于是而已豈挾已見而徒以武斷爲通經也歟  
陽明之學宗之者幾二百年特無條悉通明如此文者平心息氣莊誦再過則知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當不必爲我考亭諱也 呂晚村

至誠前知論

古之至人參天地而立未有不合性命理數而一之者有性則有理有命則有數天人相符豈有二哉顧理本會通也而儒者談之則拘數本平實也而儒者視之則幽於是天曰理言命亦曰理而數則茫然莫辨焉世有幾先之喆談言微中者往往斥爲繆悠或詫其秘怪而不知君子直以爲吾性分內事也如中庸儒者之經也亦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嗟乎此何以說哉夫今之論誠者大都主於不欺自慊此人識有性未識有命敢言理不敢言數正所稱其次致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前知論

五

是微顯闡幽亦以是是故物之榮枯成毀可以豫爲決人之死生禍福可以早爲斷國之廢興存亡代之污隆延促及千萬世之剝復消息可以一朝而逆數也蓋盡性自能至命窮理必當極數造物乘除人事咸應豈誕妄無稽者歟奈世儒學焉弗精少見多怪每於知幾之論輒生異同抑思巢居知風穴處知雨異類之微猶得氣先況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復何疑焉卽如孔子生平不語怪罕言命然季路不得其死商瞿有五丈夫子桓魋之當灾三桓子孫將微及繼周之必爲秦皆灼然前知不爽毫髮故其言曰寂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前知論

六

神幾曰聖庶幾與中庸之指合非諸儒拘墟之見所及矣雖然宋人談理而昧數固失聖傳至漢代以識緯雜六經一切傳會九爲叛道不倫京房學易精飛伏之占而不識進退焦贛曰得我道以殺身者京生也然則希前知而不本立誠其流與隱怪者等終爲無忌憚之小人耳此豈中庸君子可同日而道哉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理必兼數此自然之符不足疑也然京房管輅之流已非正道所貴况其餘乎明哲君子淑身處晦尤慎所習不可不知也末幅數語洞見天人之原使人心肯

陳際叔

樂府軒文鈔

卷之十一 論知論

七

論夫事君論

孔子言鄙夫之事君而極其情狀至於患得且患失無所不至已悉矣世之論者多以秦李斯爲微夫斯恐蒙氏奪其位怵趙高邪說而曲徇之廢長子扶蘇立二世其後又阿意上督責書以稔秦禍竟亡天下嗚呼斯之怵邪逢惡誠患失使然然斯卒爲趙高所賣至具五刑夷三族若人知鄙夫之禍中於國家而身亦不免猶足以爲事君者誠也至如漢張禹以經學進世號通儒累官至宰相老病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然禹爲人謹厚而內殖貨持議倚違嘗以事與曲陽侯王根相失也永始元延間災變數起吏民多上書譏切王氏專政者帝意頗然乃至禹第親問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新與曲陽不平恐爲所怨輒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王氏亦以禹爲德及其薨得美謚曰節子弟多至大官同時有孔光亦以通經爲帝師至宰相封侯然亡骨鯁之節壹意諂媚始媚董賢以固其寵及王莽柄政光復舊章其間又諷莽功德比於周公推本言之王氏之篡漢雖緣莽奸非張禹孔光有以始終贊成之耶然兩人尊榮壽考亡恙而

樂府軒文鈔

卷之十一 傳君論

六

身亦不及親代終之事五代時若馮道者其視禹光較甚道以文學刻苦知名初事劉守光爲參軍又去事宦者張承業其後乃爲莊宗朝翰林學士且相明宗矣海內仰其賢然而唐亡則又事晉晉滅事契丹又事漢事周比其晚年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歷朝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老安於當代也道歿於周世宗時年七十三時人皆稱歎以爲與孔子同壽悲夫道一身更四姓而事十君而當時之慕譽如此蓋風俗移人恬不知怪徒以富貴年壽爲甘心而蒙面忍恥豈所論哉夫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事君論

九

光禹以瓦全爲幸道更以繞指爲工此其患得患失相爲首尾然生享華腴歿叨美謚方引爲事君者之極榮使代無仲尼孰知其爲鄙夫而斥之也歟雖然鄙夫患失頗有坐保白頭而不及難者乃與比肩立朝者不能早自拔脚每底於敗而復與彼同類而遺臭焉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誠痛之也

千古不少張禹孔光輩敗人家國得罪聖賢淺見者方以爲儒林首望且艷羨其尊榮壽考爲食報之徵而轉其推慕其有害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先生一片憂世婆心故特揭此三人首尾衷曲明

白敷陳以爲萬世龜鑑 本朝兵下江南凌明好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人情洶洶士英欲引先生以壓人望詔命馳召而先生不之應讀篇末數語不禁嘆先生當日潔身不出之苦衷矣

後學  
崔崑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事君論

二十

朋友責善論

古聖人立教朋友備五倫之一豈徒以其同聲聯臂  
酒食相徵逐嘻嘻爲歡也哉正以講道輔仁匡救其  
失相與共爲君子也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明其異  
乎門內以恩掩義矣是以昔之君子於友不苟合既  
已投分定交則結之必信謀之必忠有美必成有過  
必規而斷無阿其所好面從而退有後言者或曰語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顯於責  
善得毋違斯義耶夫躬厚薄責者謂道先自盡毋求  
人太苛薄乎云爾未嘗廢責若攻惡之於責善本自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 責善論 圭

殊科攻惡者期於見短責善者務在救失用意乃相  
去遠矣故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其言切直而情至  
篤也譬則進疾者以瞑眩之藥豈爲得已哉或曰責  
善固良友法當屏人面啟使聞過徙義樂從而無懟  
焉若布之書牘便近訐以爲直臨深爲高君子疑其  
傷於厚矣然此誠長者言而於道猶未盡也藉令朋  
友之過而陳樂從可無復論若晤言違覆而其義未  
申不無假於書牘以終規勸視攷摘發吹求用相排  
擠者可同日語耶故君子於人闇昧之忒隱而勿揚  
細碎之累置而勿較唯道在必爭而其人可受者無

嫌爲世訟言之如子產鑄刑書叔向致書以杜其非  
歸城爲諫識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以匡其怠畢仲  
游箴蘇公以慎語言文字王叔英諷方正學以時措  
之宜皆致書相啟告或責備賢者或愛人以德其間  
雖有能從不能從而要爲言之無罪而非訐以爲直  
者比也且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即季路於仲尼之見  
南子之公山轅有諍言未爲傷義曾謂朋友之交顯  
以隱情惜已務相掩護爲長者歎况人有溺於私情  
尚憚清議故以口舌爭之不得者徐與當世公論得  
失庶幾知改過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類是矣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 責善論 圭

或曰傳譏國武子盡言見幾何居曰此爲刺譏當世  
以觸忌犯刑者耳非所樂於友生之間也友生投分  
有素以心相知雖有可否同異要在相成而奈何重  
於賈禍以苦口規爲賢首譬也此事出無妄萬不得已  
當有責無諱乎曰否揆之於道相之以時不可則止毋數取  
辱故君子自處兼度人已能責善而復全交以忠告  
善道爲第一義事在得已毋暴於人如不得已而訟  
言亦必出於純厚無私而且量其可受斯爲折中耳  
詎若呂相絕秦之札稚圭北山之移徒以怨詈嘲調  
爲事者哉

間有得失論

間者兵家之至務所以審知敵情出奇制筭者也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己百戰百殆然一彼一此事難喻度必於人取諸惡可禱祠而求輟名坐照哉非是而率三軍之衆決計於一陳之間其獲不敗者倖耳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然則兵之須間爲不可已亦談何容易乎兵猶火也藉以焚人亦以自焚間猶水也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是故明君賢將所由動而勝衆省軒文鈔 卷之二 得失論 五

人成功出於衆者咸於間焉重之且敵人相去數百里而虛實盡彰者斥候之勤也敵國相去數千里而成敗早決者間諜之效也斥候不明舛誤非一間諜或左喪舛滋深可云兵不厭詐而漫然指麾來去耶是知間有五用厥生七難我猥恃腹心彼包藏鱗甲則因間難我潛圖左右彼陽示短長則內間難我刺奸而樹之德彼背約而操其戈則反間難我設爲疑事以誘敵彼遠輸情實以利人則死間難我偵伺多方以尅期彼結納外市而不返則生間難我能令踞毀乘隙彼優爲破械發機則間雖善而使敵之必受

吾間也又難我巧於扶伏探陰彼示以疑神役思則間雖捷而正虞轉墮敵間也又難何者兩軍相當此勝彼負我欲誑人人將誑我而憑區區之使操敵國之要領詩不云乎趯趯兎遇犬獲之有得有失危道也夫漢高白登之圖賴陳平奇計以脫然始使匈奴數輩言可伐狀乎此時身在行間何不力排之而卒令見困則平雖智初亦囿於間矣曹操善用兵嘗大小百什戰說謊多端臨陳奸縱反間迺得之韓遂而自失之黃蓋老瞞一生鼓弄兒子不見其曉坐成昧昧以平操之智而猶爲間諜若此由今以觀受衆省軒文鈔 卷之二 得失論 五

間與使間得失恒相半耳若夫師之所處詰有法謹分塞謬號令既以備伺非常還獲巨測而於有所投附誠僞相參又未嘗不三覆待之龍韜列選證太白陳貌鑒具矣寧能捭舌鼓唇耳言厚幣而保其必得當而無敗耶信乎衛公之言曰孫子用間宥出下策或用間以成功或因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將安用之昔吳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楊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而滿寵以爲必詐乃代凌報書云欲遣兵相迎少則不足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

志寵計卒持布陰奪魄矣魏嘗遣蔣幹往說周瑜  
迺引幹縱觀營壘還飲極驩且曰丈夫委身事主雖  
蘇張之舌豈能爲我動哉幹不得問而還迺稱瑜雅  
量夫變詐無窮坐觀不戒兵將如此何可間離至時  
乎不得已而用之非聖智仁義極微妙之實未易粹  
三寸之舌托兩軍而制其死命矣號稱下策同諸水  
火焚溺轉及能無愼歟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於兵家而議間在古得失之林不可不考鏡而深長  
思也

出奇無窮論

蓋聞之兵凶器戰危事也不獲已而出此所以戡亂  
討逆而禦變非常此豈可以儒者文法治哉故六菽  
之道有經有權五兵之用有正有奇知經而不知權  
則有壞倫滅紀之既知正而不知奇則有覆軍殺將  
之害矣若夫宋襄成安君口言仁義拘古守文卒以  
師身虜爲天下笑其已事之明驗也孫子曰兵以  
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卽何以明其然  
耶正者方也耦也奇者圓也奇也方與耦靜而有常  
圓與奇動而巨測故數起於五恒懸於一參天兩地  
萬變因焉大衍之用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懸一爲奇  
零而錯綜不可勝言矣然則色有五聲有五味有五  
五五相生而兵亦如之析耦以爲奇因方以爲圓體  
有常而用巨測故奇正相生而其出無窮也由今論  
之正者常法也步伐進止攻殺擊刺一定而不易者  
節制之數也奇者權變也分合起伏遮絕切奪隨方  
而措宜者指使之神也節制者訓練要諸平日指使  
者機警存乎一心神而明之臨敵而制勝此不可以  
先傳者矣或稱曹公新書云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  
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多

寡損益若似乎奇正可豫分者蓋由士卒未習吾法  
偏裨未熟吾令故假二術爲之教閱使其視旌旗識  
分合聽金鼓明前却指麾如意唯所用之故列陳如  
率然驅衆如羣羊詎有先爲部署自目奇兵者哉故  
豫分者教閱也臨敵制勝者不可勝窮也治而示之  
以亂彊而示之以弱勇而示之以怯利而誘之攻所  
不備故曰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夫井陘  
之戰韓信佯北走水上軍趙遂空壁逐之已夾擊破  
趙此治而示之以亂也孫臏入魏始爲一萬竈日令  
減半以誘龐涓乃襲之馬陵此彊而示之以弱也李  
牧居趙北邊輒令收保自衛無所捕又時時委以  
人畜其後乃出奇陳張左右翼擊傷匈奴騎此勇而  
示之以怯也夫勇與彊與治爲正怯與弱與亂爲奇  
衆人守正良將出奇自古迄今戰勝千里曷嘗不由  
是歟雖然彼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強弱治亂  
因形制筭虛實實敵莫之窺故韓信却軍趙奢堅  
陳以示整孫臏滅竈虞詡反增以示疆李牧退保李  
廣縱射以示勇反覆變詐難以端倪衛公兵法有云  
千言萬語不出多方以誤之誤者在敵則奇者在我  
矣此臨敵應變而勢無窮也何則兵家之勢譬諸奕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無窮論

五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無窮論

五

棋然枯棋三百不越方罫之間一黑一白迭爲主客  
而變態紛紜善用者恒勝不善者屢北揆厥勝負豈  
可執已成之局禦不測之著乎然則習古兵法而不  
知權者比於膠柱鼓瑟趙括所以覆於長平也故有  
抵掌昂眉侈談將畧一旦身在行間平平耳虛名罕  
濟又况鄙儒小拘務稱王道薄陰符牽制文法其受  
困敗寧不爲宋襄成安君之續耶故用兵者勢不得  
尚正而廢奇又安得負好奇之名而出坐窮之術哉  
語不云乎子行三軍則離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懼而且謀以要萬全夫懼而且謀以要萬全  
此則出奇無窮之說也已

不戰而屈人之兵論

今夫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戰者可以已而不可以已者也涿鹿之役黃帝以之甘之誓夏后氏奮焉湯放桀武陳牧野匪戰弗克五帝三王之所由興大效如此矣若德不過五帝功不過三王而曰吾以文治之海內大服毋庸苦兵爲也秦政既并六國則銷天下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漢法嘗一禁民挾弓矢矣然卒有非常反側九起究何道禦之傳曰國五材並用者也而安能廢兵夫戰之具豈可不講哉雖然戰者期於必勝而勝者不徒恃戰如以

集省軒文鈔

卷之二

不戰論

戰而已無慮蹉跌不振禍在須臾藉累舉必捷我有攻城畧地之助亦有亡矢折鏃之費我有斬將塞旗之號亦有遠輸竭公之憂我有班師振旅之喜亦有弔死扶傷之問又况流血溝渠暴骨原野孤兒寡婦道哭相聞率以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豈非戰勝而利害交半乎昔哉孫子推言之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難者以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大國有征小國有備故或陳堅甲利兵信臣精卒總綱日夜討其不習一旦交和而舍兩軍相

合未知雌雄誰屬奈何欲使雍容論道息馬投戈橫得志於天下乎哉而非也世儒之談恒多迂濶賢者所見動有機權謂之曰不戰云者可戰而不必於戰不戰而多於戰之利也一曰秉堅挫銳一曰久屯致敵一曰破奸瞞衆一曰先聲奪人一曰伐謀散交具斯五者而言不戰屈人實兵家之秘奧貴因時以制宜耳何言之敵人遠來乘勝之勢卷甲而趨利在速戰吾乃閉營休士固守以老之兵疲意倦一擊可下如亞夫之拒吳師堅壁不出斷其糧道久之賊自散散是也我深入敵境懸軍以處饒道不繼進退維谷

集省軒文鈔

卷之三

不戰論

故宜散軍營屯要示持久將敵人寒心不日請服如趙克國罷騎兵不用獨留步卒萬人屯種滹中蹇悉降是也効敵負固盤踞腹心內爲謀主而數以嘗我便斷然去之雷霆所鄉靡弗褫魄如寇恂之攻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少遜恂怒斬之峻惶恐乃降以奪其所恃破膽而不敢謀也兵行累克所鄉無前然不以時善息則強弩之末形見勢詘識者乘席捲之威遣一介之使說以利害從風而靡如韓信既破趙軍李左車教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令韓士奉書請果服聽所云兵有先聲後實者此也諸侯

合謀坐成支解強弱不敵難以力爭計唯從名通信  
釋結解讐破彼連難緩我犄鹿事勢相規構禍立已  
如鄭使燭之武說秦而晉師返旆武侯遣鄧芝修好  
於吳而魏人寢兵交散謀伐則合者離而堅者瑕也  
然此等皆胥有成筭力能致人道出萬全計非倣倖  
天下宜不待痛而服矣否則勇如項藉猛如苻堅疆  
富如楊廣自謂兵臨寓內人莫我當廼百戰百勝者  
而一戰以亡可不謂黷武之尤而患生於所狃耶故  
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推此以  
論夫亦愈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不可及也是故兵  
樂省軒文鈔 卷之二 不戰論 三

貴畧而不務勇戰克敵而不殺降全軍爲上攻城略  
之國之良將亦曰仁人而耻與豎儒敗乃公事等然  
則孫武之書殆與春秋相表裏哉

### 樂毅論

樂毅爲燕昭王將兵破齊所下者七十二城獨莒卽  
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庶幾湯武蘓子瞻則曰行王  
道之過夫子瞻特欲反太初之論而自信已見耳方  
遜志數兩家而譏毅之不能行王道是矣然王霸之  
辨其說未暢而於燕齊當日之事勢猶有所惜焉余  
故重論之蓋王之爲王霸之爲霸大抵以湯武桓文  
爲匹然伯者急功利假仁義王者則救民水火而不  
以天下爲利其大較也至于事會斷割未嘗不施之  
以武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世謂宋襄徐偃行仁義  
樂省軒文鈔 卷之二 樂毅論 三

而亡者何陋哉自漢以來儒者之談輒以擊斷攻取  
爲霸而其濡忍迂濶者乃歸之王若然則放桀南巢  
之後脫有悔過更始可復子明辟而牧野誓師獨夫  
辛癸然罪已亦且義旗旋却退安西伯之位矣當是  
時湯武能行之否乎故王者道當需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道當決則兼弱攻昧取亂侮  
亡雖所北面以事之主討其罪而加以放殺亦不爲  
諱也然則樂毅果能佐燕昭以行湯武之師誅滑王  
無道而更其暴政以慰齊父兄子弟則始也壺漿而  
迎繼也傳檄而定數千里無堅城區區兩小邑自當

引領來燕卽有濟惡負固者以兵克之正無事遼緩  
姑息爲也夫毅之事燕昭蓄怨謀齊已非一日倘乘  
勝席卷而有之何待再計哉顧其初乘滑王驕暴合  
從連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時諸侯兵罷  
而毅將燕軍獨追至於臨淄滑王走保莒毅攻入其  
都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親至濟上勞軍  
封毅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毅復  
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獨徇齊五歲次第下七十  
餘城而卒不能服莒卽墨蓋潛之初敗而保莒也全  
齊皆城守四國兵且不肯同燕軍入臨淄况他郡縣  
樂省軒文鈔 卷之二 樂毅論 三

乎及楚使淖齒救齊相潛竟殺潛王與燕共分齊之  
侵地鹵罷齊勢遂不支耳然而法章繼立人望有歸  
其諸城之屬燕者緣切於兵威以漸而折然張官留  
戍大費經營曠日持久非六月可辦也若莒固襄所  
保田單又起於卽墨毅非有愛於兩城此所謂強弩  
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以秦之強王翦老將將  
六十萬兵擊荆鹵荆王取陳以南其後項燕復立王  
反秦至又明年乃始定荆江南地誰謂毅之兵力可  
旦夕破兩城而姑遼緩濡忍以待其自服耶使毅果  
變兩城而不忍急攻則入臨淄必不食其鹵獲觀其

自言曰齊器設於寶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彼固以戰勝攻取自謂伯功  
安識有王道哉雖然戰勝攻取非王者所諱徒以毅  
之不拔兩城謂之王道小用固已不得情而因云二  
小邑足以抗百萬之師而五歲相持者亦非當日事  
勢也嗚呼讀書論世蓋可忽乎哉

四皓論

昔漢高帝欲易太子群臣爭之不能得留侯畫策令太子招致商山四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者卒來因讎置酒從太子見上上驚怪問之四皓自言願爲太子死上因召戚夫人指示之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太子卒以不易本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嗟乎後世論此事言人人殊或曰高帝以寵姬易儲雖將相大臣不易口舌爭何有於老匹夫而輒云羽翼成此誕而不足信也或曰四皓誠商山隱君子高帝所不能致何事乃肯從太子遊乎且八十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 四皓論

三五

老人而強與人家國事近於不知矣或曰子房特藉商山之重以調護太子然高帝未嘗習見此四人者鬚眉皓白衣冠甚偉近優孟抵掌之爲耳正無煩深辨余謂是數說者各持所見皆非論世而得其情實者也何則漢代秦猶仍戰國餘習大節以豪俠相尙使氣輕生關其辨智侯王與氓隸不耻遞相信誦且因之爲談美無論事鉅細徒在投機遇會而已如始皇之暴抗也而齊客茅焦得以說奪之項羽叱咤則千人辟易而爲外黃小兒所誦彼誠有心折者本始以么麼甌野見遺也嘗仲連東海高士乃就邯鄲聞

城中責新垣衍以義不帝秦敵軍聞之爲却五十里此等去漢初未遠非當時噴噴所覩記而慕道之者哉高皇帝起泗上亭長其自喜爲俠本甚四皓雖遊秦以采芝商山爲高其歌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殆祇節選舉好奇偉倜儻之士畫策如仲連所爲者耳若主上之輕士善罵彼誠不屑就而太子者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使者卑辭安車以固請之故四人慨然赴招不以老爲解蓋富貴非其所慕而排難解紛固願一出奇以繼魯連先生後也孰謂從太子謁帝致詞者非真四皓耶抑高帝提三尺劍以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四皓論

三六

定海內於將相大臣多狎習而輕易之故愛如意之類我欲令繼世以有天下而不念人心之不服一旦出其母望見所不能致者四皓與俱且云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死者於是帝乃變色悚聽知如意之果不足以易太子也良由好俠使然而四皓羽翼之功與留侯主謀其本末俱不可謂之誣矣嗚呼人主以其意有所廢立事關宮掖貴戚無能與而乃以山澤老人從容杯酒以定其位將近代所宜有耶然人事與世會宜相消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  
若得一敵國夫條侯去高帝時稍遠矣其視劇孟猶  
重若敵國則知四皓之羽翼太子豈不信哉

李郭論

漢李清流並稱李郭李膺以剛直罹黨錮之禍郭泰  
幸免于難史稱之曰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  
激論故雖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嗟乎泰之自處差  
得矣然生平最與膺善天時人事瞭然於胸中良友  
往還當申忠告奈何默而聽之使膺恃其風裁沒身  
無濟其後雖抱慟云亡揆諸先幾豈非遺恨耶不知  
人之相與各有投分而性度懸殊亦難圓易古之君  
子皆然如仲尼不能免子路之難不得其死非教諫  
無素也泰之於膺度亦時有匡益而置之耳膺以氣

矜自負上而不下號一代龍門當其免歸鄉里居陽  
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苟與  
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偃息以全亂世貽書告之膺不  
能從至陳寶柄國率復載蹟欲掃狐群竟陷虎口方  
其引義慷慨詰獄弗辭孰謂可以片言奪哉識者觀  
荀爽之言不效於泰亦可以無責也雖然大雅明哲  
之義膺固未爲得卽泰之初何嘗遠合哉泰處桓帝  
時主昏政敗宦豎用事與清流爲讐泰與膺更相褒  
重儼然居俊顧之首標榜成群迹夫聯舟河上望若  
神仙遇雨墊巾人皆折角大都名士風流以傾動海

內衣冠之族非時措咸宜也故袁閔埋身土室耻與  
亂世爭權申屠蟠亦慮有處士之禍迺絕迹梁碭間  
自同傭人若泰所爲彼二子竊笑之矣泰嘗舉有道  
不就而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因所知以規之  
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  
不遑寧處泰聞而感悟還自退休故於靈帝建寧中  
林宗言論風指未嘗數著鉤黨之禍但志私慟而已  
蓋數載幽栖誠得儉德避難之道也嗚呼泰能從徐  
穉以全身膺不能聽荀爽以及難禍福之來不由自  
取歟然則論人者慎毋責備太深而君子之出處宜  
早聽善言以自牧無至以婢直凶終而事後且令友  
生分謗也夫

梁省軒文鈔

卷之二

李郭論

素

黃憲論

古之君子重三立曰德曰功曰言若乃裘褐隱居之  
士功業無所成大抵著書以自表見所不隨人與骨  
俱朽者有言存耳向使德薄道寡而沾沾焉惟恃翰  
墨爲勲無論詞人之製等于彫蟲繡悅華反鳥吟取  
媚一時而已卽窮經述聖亦且相因紅朽何則聖賢  
芻狗也六經糟粕也學者于道無所得安取芻狗糟  
粕而日陳之也哉昔孔門弟子三千人仲尼獨薦顏  
淵爲好學能言如子貢遜謝不敢望焉然卒不聞其  
所著何書而德行之科褒焉居首若漢季汝南黃憲  
梁省軒文鈔

卷之二

黃憲論

平

得而稱乎世傳有天祿閣外史爲憲所著殆傳會之書也嗟乎以憲之人地風流度越群彥有殆庶之目雖蔡伯喈鄭康成輩猶當出其下著書有無易問焉然則有道君子其立言傳後者必不得已而後出若沾沾藉此作不朽計不已末乎乃韓愈誌柳宗元謂子厚不斥而窮雖有出于人其文詞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雖使子厚得所願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如韓子言宗元于德無闕而文筆稍不工顧足恨耶此猶詞人習見耳余自惟衰齡伏處每與二三同好之士致力于文詞以自附立言之末而于

東省華文錄

卷之十一

黃憲論

聖

而嘆爽然自失也

嚴光論

余嘗覽古人出處有三者之異一日大人一日高士一日通人大者不必高高者不能大亦不肯通通者無論高大但適時可用而已大者何伊呂是也高者何巢由是也通者何管樂是也三代而下大人不易得有爲之主樂得通人而用之其高士則時加尊禮而不必強授之位若光武之待嚴光豈非各安其節始終善全者歟或曰賢如光當處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其不屈又曰光與帝布衣交熟知帝之爲人必不能推誠善任以竟行其志者故揖而去之

東省華文錄

卷之十一

嚴光論

聖

嗟乎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嚴光果何如人耶上之不敢望伊呂之道下之不能幾管樂之才直以氣節矯矯爲東漢高士當與巢由同傳耳彼之不屈于光武而帝亦不固強之各有所見何者光本以西京遺民耻事新莽與逢萌周黨之徒抗節隱身風雨晦明所歷非一每恨欽雄俛首于前紀唐改顏于後未嘗不嘆松柏後凋之艱難矣以爲帝室中興必當盡除僞命以禦魍魎庶幾洗滌神州令義士伸眉吐氣可旦夕俟也及白水應運雲臺勒勲如賈寇馮吳岑李馬竇輩一時貴顯並屬莽臣其全節褒重者

自卓茂而外巖穴相望寥寥聞胷中不平殊甚卽  
蒲輪敦召第除諫議大夫彼固以泰山鴻毛輕重失  
所豈直淮陰執執羞與噲等爲伍哉當時侯霸亦嘗  
仕莽者貴爲司徒遣書候問而光答之曰君房足下  
致位鼎足甚善其不滿之意見于言表帝且聞而咲  
曰狂奴故態也而說者乃欲光武虛已以聽加諸九  
卿三公之上乎光武與光少同學師友淵源其爲人  
節概蓋習知之大抵峻直有餘綴密不足長于行而  
短于才者觀其偃臥館舍聯榻尙方車駕幸臨而熟  
視不起且以足加帝腹其倨傲鮮腆如此無非恃故  
業省軒文德 卷之二 嚴光論 聖

臺諸將先後馳驅而第謂同學故人可與畧定海內  
又何以敵莽殲郎翦銅馬赤眉平隴蜀而建號中興  
也余故曰隱君子不可以共功名光武之不能強嚴  
光以職所以全其高而光之不相士各有志或以此  
訛帝之用賢未盡則過矣嗚呼桐江一綸高風千古  
子陵與光武正屬知已相成詎有憾焉然余謂光可  
巢由同傳其位置得失何如也

業省軒文德 卷之二 嚴光論 聖

韓愈論

予嘗覽唐史韓愈傳並所爲文集知其好學務方若  
令山陽佐平淮蔡刺潮驅鱷宜諭王庭皆卓卓表樹  
信一代之名賢也獨惜其信道不篤未爲知言愈生  
平自比孟軻以大儒自任作原道極闢佛老於憲宗  
迎佛骨則表諫之顧其說曰佛爲夷教廢人倫又云  
事佛者求福利而其神愈促是數者豈足以難佛而  
爲確然見道者哉夫佛之爲道啟儒者未發之蘊而  
相助爲理本原要無二致故仲尼稱爲西方聖人與  
老子猶龍之歎同三教鼎立自可相咲莫逆而徒以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韓愈論

聖

夷教斥之然則舜東夷文王西夷皆非乎柳子亦云  
必夷焉是外則將毗鄰盜跡而遠由余季札也若雍  
染故出世法要以依教修行直取見性故曰不壞世  
間相而證菩提如普賢輩不祝髮摩詰居士亦有眷  
屬未嘗爲迦老所阿廢倫捨俗正不必然至事佛求  
福利最爲下乘經云不住相而行布施菩薩不受福  
德故達磨對梁武言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實無功德  
若憲宗迎骨之舉亦此類愈能引此爲規便契正法  
而聚謂奉佛者短祚過已益人之死生禍福原有定  
業不關奉佛與否卽奉佛者其間賢愚各殊因果不

一倘斥奉佛者爲非如晉孝武太元之政固爲亂朝  
漢明永平之治何傷令主耶倘指事佛者不終如梁  
武披緇者不免臺城而魏主燾毀寺者寧逃宗愛耶  
楚王英首先崇釋者見譏於喪邦崔浩創議滅僧百  
不究招滅族耶然則士大夫能明道者儒佛不嫌和  
會但於世出世間各行其法如治國平天下自當以  
孔氏家法爲正而參以佛老者取其清淨慈悲躋民  
仁壽而已如漢文帝身事河上公而首開西京恭儉  
之風唐太宗手製聖教序而能致貞觀仁義之治是  
誠善師老釋有助王化者他若捨身學佛煉藥祈僊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韓愈論

聖

並非二聖人之所契也嗟乎韓子之言豈及此哉况  
韓子口口闢佛而在南海後與大顛遊揆諸人臣無  
外交誼絕不合又貶潮上謝表乃勸天子封禪身爲  
大儒而秦皇漢武之事可以逢其君此出何典記也  
又讀墨子推其說謂與孔子同道夫孟子闢楊墨比  
於率獸食人而愈復推而奉之何居且佛骨可諫而  
封禪則無議原道以佛老楊墨爲類而讀墨子則傳  
之孔氏胸中有定識者如是乎然則愈之於佛也本  
憎於其理而特自任爲儒姑以其名聞之耳以名聞  
之而不究其實往往首尾橫決予故惜其信道不篤

未爲知言也悲夫韓子且然況於後之循聲吠影者  
又知道爲何物哉然韓子雖闢佛迹其生平忠直廉  
愛未失人天正因若晚近邪佞之流立身致主齷齪  
無可比而假云學佛悟道如張商英輩談者或許之  
更非予之所知也

許衡論

許衡者元道學君子也力行端教有功于風化不細  
乃後之議者猶以衡仕元爲譏如許浩曰衡以宋儒  
仕元見不及童子丘濬亦云爲許子計當隱居明道  
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嗚呼二子者奈  
何操一成之見而不深維其本末哉按衡本懷之河  
內人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生衡于新  
鄭是金產而非宋也卽元人約宋滅金許以河南地  
歸之其事不果故衡始避亂岷嶽既而轉徙於魯衛  
河洛間從柳城姚樞遊又居燕門與竇默講習身原

未嘗入宋衡固安貧守禮年四十餘不謀仕進及姚  
樞竇默廉希憲之倫互相推輓迫而後起其居官履  
素非枉已徇人者夫衡雖金產本非宦族元旣併金  
而有之生于其地當其時安得終身逃避抗西山之  
節而必以不仕爲賢歟衡在元與姚樞並稱樞嘗一  
爲金庫使然微者耳出而匡時止殺多所全濟君子  
猶不欲過求況于衡者復何嫌疑哉或曰元人代宋  
與前朝改物較殊故有道者宜隱而不出有至痛存  
焉然仲尼作春秋吳楚或斥或進而許子文之忠稱  
季札爲知禮亦未嘗概從擯絕也則儒者之出處宜

識所拆中已且丘文莊責衡謂不能效劉因之出而  
亟歸誠然其曰屢召不屈亦未也因嘗赴贊善大夫  
之徵屢勉就職尋以母疾歸其後復以集賢學士召  
則引疾固辭然其致書宰相畧曰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因敢食高尙之名以負國家恩遇而得  
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  
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  
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  
出今因病臥中使者至即日拜命欲留俟病痊俱行  
服藥無效乃請使者先往待病退即日行矣書上朝  
集省軒文錄 卷之十一 許衡論 哭

陋巷聖人亟歎之况元世祖耶教何如彼顧衡雖不  
敢望顏而仕以行義要非仲尼之所諱也嗚呼不深  
維其本末而好以儒論權人不得免者豈惟一許衡  
宋乎

張浚論

君子不以成敗論人又曰勝敗兵家之常也況國步多艱人臣以身任事者豈可責其動必萬全哉然孔子行三軍必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記亦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正見出軍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主帥臨事決機不可不慎也藉令昧於審勢暗於知人師心自用而不聽有識之言舉措乖張屢奮屢蹶是以人國微倖耳成則居其名而敗乃欲逭其罪將何以說歟若宋之張浚志在中興力排和議其忠義有足多者先後受主知海內倚以爲長城之重

宋省軒文鈔

卷之三

張浚論

奎

之其失二也竢後孝宗有都督荆襄之命銳意恢復浚欲乘敵之未發攻之於是遣邵宏淵李顯忠出師北伐而兩將復不相能使全師潰於符離其失三也嗚呼南宋國勢岌然而專閫如浚又復舉事草草故一跌不振再而仆三則僵矣譬如粗工診疾處劑屢逆至於人殞已手而猶曰心本無他效忠可獎何以瞋逆者而塞輿論不平耶或云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猶榮宋於金人有不共之讐戰惡容已且諸葛亮嘗敗於街亭曹彬亦敗於岐溝善用兵者不能無敗奈何於浚求多焉嗟乎主帥任事者動以乾時藉口

宋省軒文鈔

卷之三

張浚論

奎

房迨之敗同故雖荐被寵命而幕府所在謗議輒起無以服士大夫之心亦見輕於敵傳稱金人憚之每使者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徒虛語耳時浚有子杖賢善交叅佐朱熹故杖友爲浚撰狀多失實晚年亦悔之宋史第襲嘉狀其溢詞不足憑也余故闕而明之亦以令讀史者知所折中焉

明確痛快史書往往有代人文過者何足深信如明朝嚴嵩以門下士多雜有譽詞亦其徵也

錢牧齋

張居正論

有明

非無名卿碩輔若江陵張居正之在萬

曆初柄政十年功存社稷亦論者之所不得而泯也方穆廟升遐神宗尙幼居正與拱儀與聞馮几共輔嗣君未幾而兩高不終江陵獨相主少國疑四方觀望居正能以一身左提而右挈之使宮府肅然疆圉砥屬元元百姓坐享無事之福者果誰之力哉或曰居正機畧有餘質行不足如附馮保傾高拱至陰也昭遼藩軋朝選至橫也奪情而斥吳趙艾穆諸臣至忍也子懋修嗣修職居巍科清秩家人尤七縱橫長

安中至不戢也此數者蓋誠有之然吾所以多居正者蓋論其功非論其行耳行者一人之美惡功者天下之安危治亂也居正雖心術不醇本行稍闕而所爲代主裁物謀斷克諧綜覈名實諸練典故能使主無悖德朝無稗政如進四書經解勸日講而聖學明矣進皇陵碑帝鑑圖及御屏職名而朝綱立矣請引見廉能申明賞罰嚴考成而吏治以爲矣請抑倖倖節宮費而國用以裕矣請罷工役減織造停鼓鑄賜田租蠲租賦而民生以阜矣任曾言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遼陸安堵矣當是時主

上冲齡中外整壹朝務夕聞如臂使指一切規畫幾復祖宗之舊海內宴然民間皆高枕而臥詎不休哉近今持論者喜於暴短猥云質行已墮凡所設施不過禪霸之流耳嗟乎三代以降王佐爲誰正使全乎勦功而托孤寄命澤及兆民其他有瑕疵宜君子所畧也春秋五伯之烈以齊桓管仲爲魁然桓公淫昏稔阨管仲侈僭亡節是宜儒者之所爲辱人賤行也乃仲尼稱之一則曰正而不諂再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非以其尊主庇民所全實大故畧其遺行而不道歟然則論居正者得以附保傾高隔遠及奪情私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十一 張居正論 五

子數節並其功而沒之耶且本朝賢相代不數人若楊文貞庭訓無方黃文簡詆訶同列李文達免喪嗚諫李文正委蛇逆璫繩以清議諒無寬科要之瑜瑕互見耳至于論居正則不然當時薦紳間初懾于元輔之威奔走視顏恐後既而身肉未寒齟齬交迫能持平恕務保全者僅見于文定潘司寇數公又何首尾賢否之盪也原居正并植有年功名震主檢束左右彈壓百司而又復多欲上人好除異已有赫赫之施乏休休之度故物滿招忌下流所歸今之指撻江陵者傳聞多溢惡亦激極使然也然以十數年師傳

之恩顧命之重寵眷未幾阨機猝發遼妃一訴群口交騰遂至縣坐追奪沒產門誅豈盡臣下之故而衆怒難犯哉蓋緣顯皇帝嚴憚所致積有猜嫌迫于驟乘之威挾其懷禽之恨故不難一朝決裂猶唐太宗之于魏徵死而仆碑斷昏仍是快其殺此田舍翁一言耳乃談者不以爲朝議過當而競稱天道好還亦舛矣且顯皇性成闕冗况在童心所以初政清明未聞大過者上制于慈聖之訓而夾持匡救則居正在也已而相權漸重中措禪出方自謂唯予莫違冥行日甚踰萬曆中葉朝請久虛國本不植礦稅肆虐南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十一 張居正論 五

北交託股肱嘆舌壅蔽不仁時卽有蕭州吳縣太倉言江諸公相繼在位徒有搢學流涕舌敝耳聾而已藉令天假居正以年而揆席亡改又何至沉痾若此極哉人地相去良未易幾故予以爲若居正者才希管樂學佐申韓有霍子孟之輔孤而得其專類姚元之之揀時而兼其謫然議賢議能助隆社稷猶當百世宥也迨先朝躬際時艱深抱乏人之歎迭維祖業歸美元臣始乃迫理宿冤幸蒙恩論要豈當時士大夫所平反耶烏庠士大夫過於求全不能見大如江陵相業而言人人殊始終以儒行格之耳然則烈皇

帝斷自宸聰甚有合于仲尼春秋之指也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二

張居正論

五七

駁范縝神滅論

按史稱齊范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  
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  
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  
喧譁難之終不能屈及觀沈約難縝一篇頗  
有析疑猶未曉暢予故重爲此論以相駁正  
雖未能起九原而質之要令後之君子毋惑  
於斯云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二

神滅論

五八

形者何人之軀體是也神者何人之性靈是也凡人  
有生必具是性靈而寄於軀體以爲用其死也軀體  
雖壞而神不泯故形有去留神無存滅此理昭然非  
徒釋氏之言也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記曰人者其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靈秀  
所鍾謂之神實與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同體故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區區形質  
之所能囿哉而縝曰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  
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嗟乎此蓋比擬失倫矣  
利之於刀猶視聽持行之於官骸也故有耳目則能  
視聽有手足則能持行有刀則有利刀沒而利去猶  
人之手足耳目壞則視聽持行廢矣若神則存乎性

靈能爲視聽持行主而不於手足耳目憑著也人凡  
人之赫然死也謂其耳無聽目無視手足無持行而  
並疑神亦泯焉可乎故謂刀沒而利亡也可謂形亡  
而神滅也不可何者神本於性藏於心雖寄形爲用  
而超其上若疑形亡神滅則形闕者神亦宜虧然世  
有眇目跛足半身不遂之流神亦遂以偏廢耶又非  
徒此也如人形卧得夢其耳目手足未嘗動覺而夢  
中見聞了了起居自如是形爲之耶抑神爲之耶夫  
人之終始去來大言之生死小言之夢覺夢中有神  
在不得謂死後無神也決矣故易於生死曰原始要  
終於鬼神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假令生死無去來  
何始可原何終可要人死無鬼神則所言游而變者  
爲何物歟且觀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生有  
來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死有去也鄭子產曰匹  
夫匹婦強死能爲厲漢賈誼曰生爲明帝歿爲明神  
見死而確乎有鬼神也此數者皆載諸經籍信而有  
徵是則佛教未東吾儒原有此理烏得以異端目之  
哉况使如鎮之說則死者無知鬼神俱屬子虛而先  
聖王所爲郊社禘嘗五祀國厲之設幾於誕妄矣故  
其時太原王琰譏之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

神滅論

堯

靈所在而緣乃謂曰王于知先祖神靈所在而必能  
殺身從之此則理窮詞趣者耳孔子稱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洋洋乎如在其上豈必殺身以從乃能事神  
奉先歟然則史曰難之終不能屈蓋世儒拘墟左袒  
范氏之言非君子篤論也予故置釋典不辨而聊卽  
經指以折之如此

死生變化儒教言之非西方法也此論寂確不刊  
之書 陸麗京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二

神滅論

李

駁博奕論

昔吳韋昭作博奕論我友陸子圻從而駁之大指謂奕理幽通多所贊禪自昔英彥相爲美談不足便用酷忌昭之論膠柱非是予門下生讀而疑焉因質於予曰常陸異同爲是乎非乎予應之曰古之君子持論有二有理勝於辭者有辭勝於理者若陸之駁韋隱居放言蓋辭勝於理者也韋論具在理無重說今就陸指而覆繹之夫博奕之制或云昉自帝堯數通易象載諸傳記繇來已久正如投壺娛客聊資清讌要是游藝之一耳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不足爲覃思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博奕論

全

居業也明甚後世溺於所好學同顓門指授角勝彌窮年歲手談坐隱墮事爭高而廢時損志白首亡成豈非流弊使然邪時又以蔡穎身在官僚性耽末技秋實春華吐茹何屬故太子和號爲亡益昭乃退而論焉引誼揀過頗爲典切今顧欲綠飾聖作傳會通人槩斥曩篇目同迂鄙殆千慮之一失矣何則奕誠雅制猶殿藝林書射諸科未堪齊齒藉令道業既優無妨興寄而沾沾意得以爲習比六經名均三立此則操寸木而駕岑樓也且夫樗蒲蹴鞠膠絲弄丸何事不本先古服習入神俱優妙悟然奉爲口實交扇

風流卽蕩子之先鞭俠邪之嚆矢矣借如所言貴謝諸賢博舉繁稱歎其遙勝予以制筭在方畧坐鎮惟度量優劣之數何關於奕且張華推枰丞贊平吳古弼觸樹爰能佐魏又可以此嗤彼與若夫阮氏終局孔兄坐嬉清狂不羈益乖名教終天暴痛泣血崩心而犀比在手事等歌狸以徵至性就云其可然則耽莩成癖信難優爲盛德事也其他名流雅士不廢博奕輒云顧美識者重之仲宣以嘿識覆局見長稚川以不知棋道名篤王茂弘以品奕清談爲愈陶士行以呵投博具稱賢古人志尙各有所取要而論諸道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博奕論

全

業深通而兼多莩者上也顧心學行而無他技者次也惟事博戲而暗於本務者則最下也故論語曰爲之猶賢乎已家語曰君子不博折中兩者之間而趨舍損益之故大較可睹已顏黃門訓子有櫛義篇亦云聖人不用博奕爲教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若彼就憤廢衰其弊又忍可窮也而今且軒蔡韋轉相排抑比於曹公禁釀文學詆之夫融處漢季憤操顧制故持議過於偏宕示相乖反若陸子亦緣激發而托沈寘之趣鼓荒宴之波然欲連柱中庶子之口而折其角也

良已難矣蓋孔稱無量戴記合歡操之禁釀原非經  
指文舉致書送難未慙澹詞援昔例今諒難符并假  
今常論遽謝陸議恒信上品叙奕優同四科是國有  
奕秋直與孟軻抗席而羊玄保賭守宣城當在謝玄  
暉之上也德蕤士流何先後予故曰陸之駿帝舜  
勝於理若謂制奕者可以明道善於奕者可以齊物  
之二者閎意眇指遊方以外而不可以立訓垂法是  
故意同任達軼於庸俗萬輩非立言君子所貴也夫  
柳季懷姬不以溷帷傳王孫羸葬不以罪棺給至人  
達節禮非爲我是寧易學耶况寓言肆志索解苦希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博奕論

奎

尤而效之其濫滋甚譬則漆園談道每下愈況謂在  
瓦礫亦卽矢溺倘使天下人舉瓦礫而服膺進矢溺  
而咀味雖僮兒竈養亦必咲其病且騷矣第執夫道  
無不在而云博奕可耽貽誤豈有極哉雖然陸子好  
學深思弱不嗜弄予曩有禱戲苦口相規希通之指  
未爲素善此篇事存矯枉無意護前要非平生篤論  
也予故不難更駁而正之以詔後之學者云

東方譎諫終是滑稽一流况以戲爲真乎圓如運  
智方若行義常味却侯之對便自道義一貫

吳梅村

原葬論

葬者藏也藏之爲言使人弗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  
死而隱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歛歛而殯  
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蠅蚋  
之亡齧也故藁裡而掩上世爲已逾於堅矣然則下  
坎上土厚衣之以薪埋諸中壘不封不樹孔子曰古  
也墓而不墳此其效也中古聖人則又因爲之制易  
棺槨別域兆飾器具樹材木詳定月日加以封識使  
富貴貧賤各自殯其力本吾親體魄所藏有厚毋薄  
義取諸大過以此後世乃流於術家者言顯陳形勢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二

原葬論

奎

剖判地脈並曆日陰陽其究極尺寸微茫向背殊利  
而爲人子若孫者亦以幽壤精物關生人禍福迺至  
親死不葬遷延擇地覬覦多端墳壠離析彼我相軋  
或爭奪利便數起獄訟又人是所師甲可乙否臨事  
焚或謀同築舍噫亦甚矣昔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則  
有所爲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中有堪宅  
地形二十卷事始萌芽不知何祖至晉之郭璞雖能  
精此理術又秘莫可考當世談者傳會影射指天畫  
地動成虛誑語云山川而能語地師食無所蓋言術  
家之罕得當也且先古聖王制作悉其聰明吉凶

遊與民同患故自卜筮鑿藥具有成書比於墳典假  
令相地卜藏果繫善敗聖作明述豈獨刪遺則堪輿  
一家正復奇中於道不足深論明矣周官有塚人墓  
大夫掌公墓即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以昭  
穆爲左右晉之諸大夫葬者畢於九原是不擇地也  
在禮凡喪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以次  
降殺是不擇月也春秋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與時也往者  
地與月日時皆可無擇而春秋以上公侯卿大夫世  
不失祿地師之效罕有聞焉然則近今葬家畫方隅  
崇省軒文鈔 卷之二 原葬論 奎  
何暑度拘忌鬼神科指細碎事應忽荒徒此紛紛究  
何爲者哉如曰某地吉法當貴顯某地凶法當厭絕  
某方利宜於嫡長某方害宜於支庶某時雖良當先  
通後塞某時雖不良當先落後榮抵掌而談若操左  
券合右契然此毋慮有驗有不驗卽親死之謂何而  
因之以爲利也藉孝子慈孫不忘先人體魄所藏必  
求安土而居之揆之於道未爲無據是故擇地營兆  
卜日而行事謹避烈風淫雨不克襄役遠巖險滯澤  
衢路忍其崩落停汚蹂踐爲異日患也禮由義起於  
是爲盡耳而牽於術家之說妄與非分遂至坐失事

會祖父遺骸踰時野次夫禍福在天廢興歸人而假  
先亡杯土以希不可知之利澤轉相濡滯暴露不收  
是廼罪之大者矣嗚呼豈不痛哉柴生曰余家自宋  
南渡以來墓道凡數處其居南山者先世皆用族葬  
至贈中書公始葬孤山而先觀察祠焉已而先伯光  
祿武選兩公暨學博先府君後先捐館重於卜地窀  
穸未圖蓋積有年矣歲壬午余廼創議從臾羣從間  
遂昇先柩各以昭穆附葬一時鳩工於是光祿公葬  
孤山之左武選學博公葬南山之左之右大事既訖  
舉宗亡宅頃者余遭亡婦變念其遺言欲就南山祖  
塋省軒文鈔 卷之二 原葬論 奎  
塋下隙地購而埋之或有以堪輿之說進者余謂彼  
婦人知入土爲安耳且須之何時壤土惡不猶愈暴  
露乎且願當世君子力追古道矯持末俗上行下化  
俾葬其親者務所自盡地上地下唯封樹是謹卽長  
逝者體魄有所卽寧而毋聽術家所炫多此紛紛也  
故曰葬也者藏也作原葬論

縱囚論

唐太宗貞觀五年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還家約其自歸就死毋後期明年秋並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帝因而赦之凡三百九十人歐陽修論之曰此太宗逆情以干譽也其縱之固意其必來以冀免其縱而復來亦意其自歸而獲免也豈真有所謂恩德與信義交相感化使衆小人變而爲君子耶予則以爲歐論雖正而未悉人情何言之益天下之死囚無非盜賊剽殺兇橫亡賴之輩然而良心所發不盡漸滅一旦遇非常之主被以異數則感恩服義其心就死而不忍負者激極使然也隋文帝時齊州行叅軍王伽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乃悉脫械遣之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當此時伽不過一主送吏耳叅等豈敢意其至而獲免歟直是施之以恩德報之以信義不謂罪囚必無人心也文帝聞而驚異悉召流人宴而赦之其事與太宗等相提而論則修之以縱者意其與免而必來來者意其自歸而幸免亦過於深文矣若然則諸囚遇赦之後果皆變小人而爲君子乎其間悔

罪遷善者固有而欲盡革其兇橫亡賴之行以保無再犯恐未必然也感激者出於一時而沉溺者由其宿習也且以盜賊剽殺惡極罪深爲讐家怨鬼所痛嫉日與衆共棄以昭國典快民心而可以徵倖不死何以解之哉故修又言曰太宗此舉可偶一爲之而難爲常法嗚呼此則折中之道也

續樂志論

歲在己酉余抱病連月自分短期已念開道  
未遑胤子尚穉世出世法皆難可便死也因  
效仲長統續作樂志論一篇雖曰有待爲煩  
聊解拘愁用蠲疾厄云爾

使天假之年沉痾頓起微願暢遂暮景優游於是卜  
築一區園圃粗具前蒔花藥旁植蔬果堂軒爽塏房  
闔幽閒曲廊小閣棲止得所且器皿苟完庖厨不惡  
資生非乏歲事有備僮婢頗解服勞兒女堪可長育  
偶坐小集則殺核惟放駕言出游則舟輿用命不傷

樂省軒文鈔

卷之二 樂志論

七

生給欲無喜事希妍餐淨肉酌清泉翫法書披陳編  
屏雜伎絕長筵下榻必素心之友入林趾白眼之觀  
煩則廣步倦則安眠都忘寵辱任閭寒暄族黨微絕  
功之戚男婦有伏臘之歡遠勃谿之俗息呻吟之聲  
往還以禮施與稱情迢然自適泊如寡營攬孔老之  
契提儒釋之衡家人亦能味道穉子漸以通經趨庭  
課業布席行文揖讓合度馳騁鮮聞門祚不必暴興  
貧衰幸而有托旋期何嗟任運所獲靜攝可以願生  
返觀足以遣著然後乘化歸盡逍遙大覺如此吾則  
庶幾保貞而享遐福矣豈羨夫提南面之尊遊蓬

島之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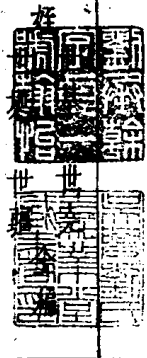
樂省軒文鈔

卷之二 樂志論

七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三目錄

西陵 柴紹炳原字虎臣著



卷三 議 解

服議

服制增減輕重議

改葬服議

以妾為妻議

同姓為婚議

女五不娶婦七出三不出議

卷三 目錄

孝子喪父有繼母訃不稱哀議

養子歸宗議

治河議

修海塘議

督府成喪議

漢守相令長辯

傳志體辯

語無古今雅俗辯

唐詩辯

明巧辯

浙江潮辯

三義祠辯

道術解

律解

卷四 說

取守天下說

立言當謹說

知行合一說

文質相儷說

危行言孫說

卷四 目錄

矯枉過正說

辯稱謂說

毛詩說

趨吉避凶說

鄉黨序齒說

立後說

禘說

族葬稱葬說

庶孫不為生祖母承重說

祭告先妣得稱某氏說

子奉出家父母說

女已字未婚沒於室之喪禮說

人子聽父母引決說

杜工部七言律說

毛沈改字說

虎臣字說

與兄子字說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三

議辯解

服議

先王喪服之制所以哀死也蓋稱情而立之節文也其間或進或退或少或多有以恩制者有以義制者非無爲而爲也如父母之三年也明報也恩也君之如父也示有尊也爲人後之如父也受重也繼母之如母也以配父如已母同也慈母之如母也貴父之命也義也或曰繼母如母已重已夫慈母尙如母况繼者乎或曰祖母斷以期繼母亦如斷以期禮有上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三 服議

殺行旁殺祖母之斷以期上殺也世母叔母之斷以期旁殺也若繼母配父厥體惟均殺之爲大悖孝子不敢昧也且服有從重而之輕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女子子已適人者爲其父母皆服期是也此不貳斬也有從輕而重者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當室者爲大父母高曾大父母及繼母慈母如母俱服三年是也或重祖敬宗或尊父也此皆無易之道也有宜有而之無者師友之誼同如君父昆弟而心喪無服厚薄不可爲準也有宜無而之有者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或曰同爨總是也此變之正也亦可以意

爲低昂者也禮時爲大倫次之宜次之又曰禮者義  
 之實也協諸義而宜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考諸喪服傳與服問禮記比附今之典制因革升降  
 亦互有得失焉語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其恩一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期庶子爲其母服大功  
 爲父後者服總雖曰厭於所尊而義掩恩則太過矣  
 今皆得服三年信孝子之情是也妻者齊也妾者接  
 也古者士妾有子而爲之總今遽削之已薄也且妾  
 爲君三年而不獲一日反服是耶非耶爲兄之妻曰  
 嫂從服可也古者娣姒服報俱五月迺獨嫂叔無服  
 樂府新文錄 卷之三 服議 二  
 謂推而遠之乎子思哭嫂爲位則制服良宜今之小  
 功是也婦宜從夫古者舅姑服期而今皆三年是也  
 母黨次於父古者母之父弟總而今小功是也尊卑  
 隆殺宜有差古者父母於長子三年而今服期是也  
 殤雖不成人哀戚之情有殺無絕也古者三殤遞降  
 而今槩省之過已故報服可減也殤服不可省也何  
 則制服之道雖本先王大抵以恩者期於恩不掩義  
 以義者期於義不掩恩則通變隨時而倫宜亦如是在  
 矣傳稱非天子不議禮然而道之所在則匹夫立  
 說以明之俟夫後之在位者斟酌而損益庶幾乎其

義則走也竊取焉耳作服議

樂府新文錄

卷之三 服議

三

服制增減重輕議

先王制服各有重輕而又時為增減於彼於此各酌其宜故一定者載諸律令無得而議唯身處其變制可兩屬者則唯知禮君子善為衡量以行之而聚訟之談自息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為婦婦母亡猶制同堂姊服或以當減從姊之服月數行婦母之服有難者曰取姑女姑亡豈可累降為三月耶答云年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豈以總麻為輕也禮有以輕為重者正此類余謂此說似是而非者也夫律禁尊卑親屬為婚若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禮制議

四

取已之堂甥女為婦是正鄧攸所深病者士大夫誰敢好之可置勿論然中表兄弟婚姻之禁明初詔已寬世族不乏此等若欲減姑服而行婦母服則是改大功而從總由重入輕何舛哉且所引改葬服總之事是孝子之禮故不得以替涸之且服總不過替易畢葬之後仍可終替服彼改大功而服總則遞減六月事不相比又以輕為重之說於禮本悞何則婦是父黨婦母是妻黨人必先父母黨而後妻黨人有重

功取舅女而舅亡仍當服小功其舅妻亦無服為婦母則為之總情重所親禮從其厚斯為變而得中耳若曰已取為婦則從妻黨論是表兄弟竟當絕服也於情安乎雖服之增減因時制宜有自無之有者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相為總是也有從有之無者服嫡母若繼母之黨母亡則已之是也若姑舅為父母之親以其女為已婦而服從妻黨是由厚而之薄由重而之輕豈為得變之正哉知禮君子幸毋惑於聚訟之言而失其衡量也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禮制議

五

改葬服議

門人有改葬其遠祖者問於余曰改葬而服總禮歟  
余謂改葬服總孝子爲其父母也孫以下則否況遠  
祖耶蓋葬凶禮也古人葬有程限無服內不葬其親  
者有故而不克葬亦不釋服故於既葬釋服之後脫  
有所改則孝子當服總以致哀焉自祖以上至曾高  
則正服遞殺及齊三月況其遠者服且盡矣奈何改  
葬而反爲之總歟按禮曰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總麻  
絕服之外皆爲祖免親遇喪葬則服素服尺布纏頭  
然則裔孫於遠祖卽正喪葬不過祖免而止若改葬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葬服議

木

又加殺矣昔韓子引子思之言曰禮父母改葬總旣  
葬而除之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其最  
著者及考會典改葬條曰孝子及妻妾女子子俱總  
麻服周親之下素服周親者耆親也謂孫若姪輩也  
何以知周親爲耆其別條議繼子曰先儘同父周親  
次及功總是也耆親而下止素服遠者可知是故改  
葬雖遠祖不可以吉服行事若服總等於孝子則過  
已門人曰敬聞命於是以素服遷葬焉

妾爲妻議

傳曰無以妾爲妻此爲古今達禮自天子至於士庶  
無得而干焉故又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則天  
子視此矣或曰妾之不可爲妻當是嫡夫人在耳如  
嫡死而以妾繼之宜若無嫌其說援魯惠公以聲子  
爲繼室實元妃之廢而後世天子立后多自妃嬪中  
膺冊不必別娶也然則大夫而下妻亡而繼室以妾  
於禮可通焉古者天子再立后於記無考若春秋繼  
歸闕於仲子尚不許以嗣嫡况聲子耶惠后叔帶之  
事諸侯咸病之自漢以後乃有皇后崩卽於妃嬪中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妾爲妻議

七

援起正位長秋者要是變禮其間如和熹鄧后差稱  
德選若趙飛燕武墨之倫色升寵奪豈足訓也然在  
古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十二女所從廢者皆卽后夫  
人姪娣始在嬪御之列超處中宮未爲大姪士大夫  
惡容藉口而亦將比類從事哉蓋娶妻納妾始事  
殊妻則論年德擇門族六禮必備妾則其人微其節  
卑故曰奔則爲妾又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姓  
如奔亦無害但可待中帶而充後房此不得以  
爲共牢之禮者也無出第稱群小有子則已

妾總亦僅禮優於庶耳惡容踵嫡妻之後而偃然奉  
爲繼室歟倘輒行之流弊非一何者碧玉小家不堪  
汝南之匹猶可言焉甚至鮮卑姑婢人種借資遠稱  
伉儷未免辱身其弊一也人家妾侍每屬妻媵嫡子  
便同小主一旦失恃而卽令以母事之如韓姑之行  
遂天諸嫡無論亡婦銜恨亦且藐孤反唇其弊二也  
况嫡庶分定則長少無奸故有嫡立責無嫡立長使  
庶可代嫡則當室之兒亦無成命如神宗喪后時  
妃嬪而責妃存假使責妃繼立則光宗且當避位  
國本不可輕家重豈容互換其弊三也又以妾爲繼  
室省軒文鈔卷之三 接爲妻議 八

必其有子然徵蘭時在少者退爲房老本屬先進或  
如唐姬故程之侍兒於焉驟貴卽是新間猶小如太  
其弊四也正室固體分素齊續姻亦門楣相若使出  
身姬侍躡處比肩則族非鍾郝嫡如斷乾類殊王謝  
叔妹抑掄又何以見三黨而齒序服群婢以宜家乎  
其弊五也或又謂母以子貴可用於繼室者則  
之何說蓋許加封者仲人子問極之於嚴繼室者則  
夫婦敵體之義故魯僖以夫人尊母立廟春秋猶曰  
成風漢文尊母薄爲太后乃自稱猶曰高皇帝側室  
子也故知妾母可以臨子不可以亢夫家國一例耳

又謂禮稱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故妻亡者當再娶事  
不近情何如以妾爲繼之差愈歟不知有妾自可攝  
行主婦之事宗子再娶時制不必然若中年喪偶繼  
室自可已之如唐太宗文德皇后逝後椒寢竟虛明  
高帝喪孝慈皇后六宮事亦以次妃攝領之天子且  
然况其下者按會典諸王妃故無子者許請選繼若  
有子止推一妾爲內助至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而  
嫡妃不存者准封繼妃可知及身無妾繼之例而有  
子者亦不必選繼也又凡品官得封其妻者不是以  
禮娶到正室則不許濫給嗚呼嫡存而賦黃裏者固  
集省軒文鈔卷之三 接爲妻議 九

妍卽踵嫡而鳩居鵲巢不已偵耶士大夫寧寢續娶  
可耳斷無以妾爲妻身自責禮而干典者也

繼室妾之通稱正夫人死而姪娣當室皆名繼室  
然實非夫人與今人稱繼室爲繼妻者不同觀秦  
秋首篇繼室聲子生隱公而聲子仍是妾隱仍是  
庶子可驗也則繼室之稱自是無礙但不當作正  
妻耳 毛西河

同姓爲婚議

同姓爲婚禮法之所禁記曰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禮也律曰同姓爲婚者杖六十離異此法也是故知禮守法君子自當恪遵此禁無得而議矣乃自世俗流弊或有情焉未辨者欲一概齊之以法而輒斷離異亦未爲平允何則原先王制禮國家定律之意所以禁婚同姓者原爲水木同源男女無別恐不肖者漸致狂淫且有親屬聚處之惡耳故嚴爲之防雖嫌必避焉若民間有犯此者當審其果出同宗雖絕服之外世系不昧自當判離倘宗支無考但

集省軒文鈔

卷之五

十一

是姓同則遠嫌之道雖疎此離之情太苦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姑示薄懲仍聽完聚可耳古有姓同而異出者有姓異而宗同者如漢唐陽姓劉李不一其人則姓同異山之類也如鄧雍毛聃爲文昭邢晉應韓爲武穆則姓異宗同之類也使君子循名奏實則姓同而異出者之爲婚不猶愈於姓異而宗同者之爲婚耶今於異姓而宗同者爲婚未嘗禁乃獨於姓同而非宗者必欲離之太甚矣或云同姓爲婚不可以告廟系譜賢者惡其名耳夫名之惡固已脫不幸而事屬先人處勢之變亦必衡其重輕以爲離合若假

以疑宗輒謀去婦以附補過之誼引小嫌而廢大倫其謂之何且律家禁親屬爲婚無論同異姓亦有等差故同姓爲婚者杖六十取已之姑舅兩姨兄弟者杖八十又嘉靖中奏准宗室如有同姓爲婚不准受封亦無離異之文推此言之正以表兄弟異姓而親有服其罪重而所謂同姓亦應是姓同而出異者故其罪輕衡量於此可以斷獄今中表爲婚較比比皆是何嘗盡判離異洪武中大學士朱升請弛中表婚姻之禁詔許之故存其條於律而弛其禁於令世俗通婚有自耳夫杖八十者禁可弛而杖六十者豈罪無可或原歟故余以爲果同宗者判離但姓嫌者姑聽其完聚也若夫守禮君子不幸處變則宜令之別族以使告廟系譜如此得毋類於吳孟子耶夫吳孟子者謂其同宗而諱姓以遂過也余之所言蓋爲非宗者別族以遠嫌名同實殊何可相比哉君子之斷獄貴近人情而處變事則審乎亡於禮者之禮其在是也夫

集省軒文鈔

卷之五

十一

女五不取婦七出三不去議

世有其言出於聖籍在昔儒者守之相爲口實而求之於義有乖卒非通人之所許也如女有五不取婦有七出三不去誠孔子之說乎傳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說出於孔子宜若無微者其間往往格而難通何也夫五不取一曰逆家子二曰亂家子三曰世有刑人四曰世有惡疾此皆宜見擇者也其五曰喪父長子女子不幸而早喪父可哀也於義無惡焉奈何日爲妖祥勢從永銅至令不得比於人也或曰長子者喪父後長育者也夫子有遺腹男女焉殊無父失怙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三不議 三

未必盡不肖也藉令坐是見損則仲尼而有女兄弟竟亡所歸耶古有賢者第五倫三要孤女是遵何道歟或更以長子者喪父而復無兄則無所受命說難曲矣至出婦之條曰不順父母曰淫曰妒曰竊盜四者於義爲允若夫多言也無子也惡疾也以斯見屏疑未盡然何者長舌厲階古有明誠是必多言而無禮之甚者若口語小疵未開大體踐田奪牛抑又甚焉卽李克逐婦以私財分異之請教誠亡聞事起倉猝君子猶以爲市也無子絕世借曰可虞置貳廣嗣何妨於嫡化倚中道誰能忍之且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爲之賦碩人未聞以爲可出也至惡疾之染難與共祭然亦事有天命當相爲治療詎容去惟况一與之齊夫死不嫁豈婦人有從壹之坊而夫子昧急病之誼邪蓋古者男女重輕習成軒輊家有出妻不爲駭俗然揆諸締好繼體並屬五倫使去非其罪同於土芥夫婦之道太苦矣故孔門三出妻世所指稱要有大不得已焉而談者不察遽與蒸梨叱狗之科侈口同道此殆與於薄之尤者也若夫三不去之說誠近於厚然一曰有取無歸二曰與更三年喪三日先貧賤後富貴其間亦有不可概者婦本起微賤更患難若勢無復之自當脫畧細故保全始終倘若窮凶敗檢莫能蓋覆而昭然鶉奔在室破鏡連牀詎得以精嫌之匹公相解免哉故以爲可去者未必其皆可以爲不去者未必其終不可也正在銜於是非輕重之間耳嗟乎男女配偶所關匪細慎簡其宜知者不昧若以孤女無良頗乖事實夫晉武之選婦而得短青其賈父無恙王藍田之求婦而頑嚚過於阿智正墮乃公術中耳至於既以義合自無輕離要固重之惟妾亦爾苟處道難復安貧欲使之可嫁古之君子胸有折中如馮敬通之妻之老而見逐以悍忌所起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三不議 三

也識者差恨其晚王處仲之開後閣驅諸妾御任其所之誕而不可訓矣推類以觀然則所謂不取及去諸條果出於聖人否耶此文不見禮經意者秦漢諸儒仍習所聞而傳會孔氏者也謹議

孝子喪父有繼母計不稱哀議

近世孝子計狀喪父稱孤子喪母稱哀子父母並喪則稱孤哀子其說本於宋司馬光載諸儒家禮朱熹亦是之比有喪父而繼母在者其計狀疑所署或欲並稱孤哀或欲去哀稱孤未能決余曰有後母在宜避不稱哀否則無以處其後母將繼親也而父妾歟哉禮取別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按禮居喪祭祀曰孝子某訃告曰哀子某某哀父母孝子之情也第稱哀何嫌余謂禮時為大宜次之因時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之稱助於宋儒循行已久何容獨異猶之稽首頓首側分吉凶君子未嘗或矯焉故稱孤則人知喪父稱哀則人知喪母父歿而有後母者並書哀則嫌於無後母義不敢出也若謂從禮書哀不必徇俗已類生今反古之道又連文書孤更屬聯枝矣或又曰喪母稱哀於俗為允今已母實亡而去哀存孤不幾於忘母乎余謂喪母哀計其事在前今若父喪以壓於後母而不敘書哀直避其名耳喪其母而盡哀者實也壓於後母而不敢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請數月之喪者亦有壓而然豈忍忍抑考律之制服凡喪繼母舅如其舅服功繼母死則已

之服舅之有無尚以後母存亡爲別則後母在而避  
不稱哀禮由義起詎爲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齒錄  
父歿而有後母在堂必書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  
則書永感則嫌於無後母書慈侍不疑於忘已母也  
此事以觀亦可曉然已且執或之說如喪父有二子  
一爲前母出一爲後母出前子以已母先亡而欲書  
孤哀後子以已母尚在而欲但書孤則二子者將同  
計異狀耶君子行禮每稱情立文而未始壹於直遂  
彼事後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惡敢以父歿而遽遺  
之故喪吾母也哀喪後母也亦哀惟其喪也亦當哀

葉省軒文鈔

卷之三 稱哀議

六

則其存也必不敢預哀倘以哀屬吾母不爲後母計  
有如執言以問嫌隙所開其罪等於不孝也持論者  
善處人骨肉之間宜何從歟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  
家經年始殯者假令母殯未舉而父已續娶於發引  
之時孝子通俗亦緣繼母去哀否乎余謂喪母書哀  
自屬定禮繼親後來惡得避之且前此訃告以父爲  
政率男稱哀專爲其母此則無可引嫌者也夫禮者  
稱情立文恒緣義起喪父有後母而並書哀失之惡  
喪其母因後母來而遂削哀失之惡慝非禮惡亦非  
禮也訃語有之議禮如聚訟吾安得

通人而真之折中也哉

養子歸宗議

禮異姓不相爲後蓋神不散非族以他氏之子承祧  
與斬其祀等故春秋書昔人滅鄆是也律有立嫡子  
違法一條中云凡無子而乞異姓人子爲後及以已  
子與人爲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是則養子爲後有  
亂宗之嫌君子設遇此等斷當勅歸所生以復其姓  
必矣然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其間事勢亦有經變  
難以畫一論也故律又曰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  
其姓但不得便立爲後蓋以此人幼穉未識所生無  
復姓之道而養父仍當自立其宗差獲並全耳然其

葉省軒文鈔

卷之三 歸宗議

七

意本爲助貴之家冒姓襲爵而設也若事殊昌廢情  
均式穀亦既許從其姓雖不承祧已同親屬假令所  
養之家旁支悉斬無可援繼便以養子爲嗣生事死  
送不猶愈乎故律文於婚姻條有乞養男女之說是  
又明爲單傳絕嗣者善通其窮矣况子於父母恩稱  
罔極生之育之亦各載半古人有四孤之說若棄而  
不收立同溝瘠賴有公嫗爲之存活卽非遺體事傳  
所天此不得以育之之恩輕於所生也明矣故趙武  
報程嬰存孤服喪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  
絕董仲舒斷甲乙之獄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百

於義已絕矣可知有子不能育而乞人爲子者有毛  
裏之屬而鮮顧腹之恩則沒身不得疵其謂他人父  
也昔葉夢得在許昌歲祲民饑患遺棄小兒乏人收  
養乃爲書籍給之令依養父母斷所生不得復認蓋  
父子本天屬亦有義合勝天者固事之變矣若在有  
知以往難昧所生者奈何王修以爲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古之道也然養育本生恩義並重其間又當因  
時制宜焉庾蔚之曰使所養之父有後可立當爲置  
後而還本宗喪之如同居繼父服齊衰同若所養無  
後宜停所養家俵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俟已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歸宗議

六

不可以後其父未有後之先則立室以祀之是也此  
論近情通俗然在今則依律歸宗更無敢異者要之  
善處始終不負長育豈容一朝決去以爲是哉昔范  
仲淹少孤隨母改適朱氏遂冒其姓長仕於朝奏復  
本姓爲范念繼父之恩特回已官爵以贈之其子姓  
亦加存卹亞於同產庶幾兩得之矣後之君子身遇  
此事自當以本本水源爲重而鞠育恩勤亦不得輕  
則復姓置後制服崇報皆衡其緩急處之曲全斯爲  
變而不失其中者乎若夫爲人父母者旣以螟蛉爲  
諱當無遽免之懷乃貧難則推以與人成立卽奪之

歸已使爲子者進退維谷首尾銜夾吾不能爲若人  
解也故始類子胥寄子之言終有驃騎拜父之事猶  
宜歸功所養一辭再三讓庶幾哉合於禮矣夫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三

歸宗議

七

治河議

談治河於今日此不可與昔之治河同類而道也昔之治河徒爲河計耳今則兼資河以通漕慮河兼慮漕故今之持議較昔爲茶難已夫古今議治河者不一自神禹而後無出於漢賈讓之三策者其上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汎濫期月自定中策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以分殺水怒其下則繕完故隄增卑培薄而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是也然國家定都燕京仰東南轉漕以實西北沿江溯淮入

集省軒文鈔

卷之三 治河議

主

河進董口八閘所謂會通一綫皆不能無資於河者乃比歲以來連被水患自金龍口之決所在多苦昏墊且衝突張秋水波甚惡南北漕道幾梗天子惻然憂之屢遣大僚董治之歲費少府金錢亡筭終未得要領說者以爲金龍決口去遮害亭不遠不如做賈讓所云放而使北入海可以永免河患此無慮中閘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計百姓怨恨未易輕談印幸而放焉河竭於北必涸於南將由淮入河二百四十里間有淺阻斷流者顧安所通漕乎然則治河之上策其不可行於今日也明甚上策不可行不得已

而出於中下則疏濬與隄塞並行庶幾得之矣先是元臣歐陽玄河防記有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驪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爲今之計欲資河以通漕決口不可不塞然其所以衝突而汎濫者固由河身淤高潰於低下相迫使然不有以疏之使殺其勢濬之使緩其流彼怒者方張逆而遏之猶委肉當餓虎之蹊必不振矣雖盡下淇園竹箭豈足以塞飢子而官宣房耶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與其集盈庭之議操築舍之謀言人人殊迄無定

集省軒文鈔

卷之三 治河議

主

畫易不取古成事而一討之也方有明弘治七年河決金龍潰張秋隄奪汝水入海益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論者洵洵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勿是也乃命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入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驪

爲二一由宿遷一由臺湖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  
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  
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掃合且復決隨決隨築晝夜  
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  
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  
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滑道復通役歷三時用  
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  
不可勝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今雖相  
去百六七十年所其勒石具在可考而知也夫前人  
成畫如此今日事勢又大抵相符何不斟酌決計一  
案省軒文鈔

卷之三 治河議 三

一倣而行之則河流有所分以殺其怒河身有所容  
以緩其流然後潰裂之勢小減衝突之力漸微於是  
合力修築隄而塞之雖未能永久不倣猶可以保數  
十年之安奈何不先疏濬而徒事壅塞則在我如過  
啼在彼如潰創旋築旋決徒以數十萬金錢委之洪  
濤巨壑耳豈有濟哉豈有濟哉雖然天下事立議甚  
易任事實難雖有善始必有後繼卽如支河開導所  
費不貲然黃流澎湃一石水五斗泥歲月之間仍慮  
淤淺苟非時加挑濬壅而不通乃以歸獄於始事之  
人故談者往往逆慮及此遂有束手而不敢謀者矣

又況出納緩急彼此異同局外拘牽皆足債事今誠  
得通知治體者發憤共圖朝廷又一切寬假便宜  
將見授策海若效靈更何憂水患不可以已也  
愚請載筆而勒河平之志

案省軒文鈔

卷之三

治河議

三

修海塘議

愚聞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所在也而在浙言浙又於今日之事則海塘爲切塘之遠者勿論若圯而重修則唐之開元宋之淳熙元之泰定致和其事徵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變凡六永樂辛巳成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子萬曆乙亥崇禎己巳或溢或決屢費修築可得而紀者乙亥之役爲詳焉顧塘在沿海唯鹽官賴之而識者以塘大決裂卽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歟按志稱海寧於吳爲陞於

吳省軒文鈔

卷之三

海塘議

五

越爲首地形最高故境內麻涇洛塘長水塘諸水皆從北流一從東北由浙渚趨滬瀆江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港入江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並則海寧之地高於他郡邑甚明故海寧之塘一決不止水注彼諸處如建瓴然將蕪松猶恐被殃而嘉湖屬邑其剝膚之災矣然則障海昌者卽所以保列郡塘之關於東南利害豈不鉅哉迺者仲秋之朔颶風陡作連數晝夜海波由是怒生堤塘橫決沿海士田廬舍沒爲巨浸人民失業誠斯土之一阨會也執事憫然念之亟圖修繕以寧邦宇而因詢及

芻蕘集思廣益愚本社門寡聞且未嘗親履其地不能指畫形便聊摭徑牒揣近事粗陳末議以資博採之萬一可乎一日集貲方今公帑不敷民力更竭故工役估費不可浮縮太過過於浮則爲胥吏冒破過於縮則其事難辦苟且完工未幾輒壞必有任其咎者至酌定所須若干奏支官銀外不無量派民間宜徵舊例協濟勸輸蘇松隔屬姑置之嘉湖諸邑於此塘利害相關自當檄令捐貲助役大率海寧任十之七諸邑共任十之三可耳二曰聚材益修築之用木石爲先泥土可隨地而給木石必預購轉運不能猝備也如慮海濤湍激必須盪浪木椿以砥之其椿宜松不宜杉惟松入水經久也故事采石一塊長五尺二寸高濶各一尺八寸者其工價水脚應照時估給發使匠役樂趨石采於近山木購於上江他物料俱應時取齊則興工無乏矣三曰任人此一大役雖執事躬督其上猶藉廉幹有司相與協理並就佐貳胥吏及邑之耆老解事者選擇委之俱以禮敦遺厚畀稟精其夫匠使什伍相司按藉有考計工給值勿容侵剋總理者約塘若干里每人各認丈尺以難易爲多寡查照字號給銀董役刻期齊作以其勤怠堅

吳省軒文鈔

卷之三

海塘議

五

取分別賞罰庶事有責成無築室道旁之弊也四曰  
爲功功有難易不等如水勢方橫決口難塞委以草  
土辟諸精衛填東海直無何有耳舊用漢掄組法不  
就乃斷木爲大櫃編竹爲長絡中實以石引而下之  
汎濫自定築塘之法外當先植木椿其疊石下則五  
縱六橫上則一縱二橫石齒鈎連若組貫然即百計  
撼之不搖也又恐潮之直薄堤岸則爲斜階以順其  
流而於內復堅築土塘以爲護如此則海波雖壯且  
惡有汎濫而無衝決比於金城之固矣雖然此特遙  
度言之耳若土著耆舊當有灼知事勢詳悉便利者

柴省華文鈔

卷之三

海塘議

美

執事能下車咨訪得其說擇而行之如宋尙書禮  
承老人之畫徐武功有貞依道者之規是役也可以  
萬全豈不一勞永逸爲吾浙世世賴哉謹議

督府成喪議

督府以公事卒於道其子奔喪還當事者請舉殯宮  
仍入署開喪受弔主者不敢當再三辭讓諸公固以  
請禮也或曰在禮凶器不入公門喪事有進而無退  
督府堂皇生則爲王人今將虛位以俟來者儼然載  
殯而歸毋乃以凶入而宜進更退也嗟不知有進無  
退是喪家之常非以處變而生有嚮明之治死奉兩  
楹之奠豈可以他凶器格哉或又曰輿喪入城自昔  
有忌故洪武中常將軍遇春歿於師喪車至龍江上  
親出弔之未聞其還第治喪也曰此京城有天子在

柴省華文鈔

卷之三

成喪議

七

烏敢擅入哉若成祖崩於榆木川迎喪還京奉安梓  
宮如常儀何忌之有或以至尊之制非八臣所擬然  
考之春秋魯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公羊  
傳曰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然則公喪歸殯雖  
季氏不敢尼之魯昭諸侯也諸侯得主其國中故事  
死如生今之督府比於諸侯何聞焉又古聘禮若賓  
死未將命得以尸入故陳之公孫貞子使於吳而道  
卒其介芋尹蓋奉尸將事吳竟無辭以拒也奈何躬  
爲督府又以公出道喪而不獲還殯於堂皇將遜細  
嫌而委諸草莽此豈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乎余故以

爲諸公之請爲得禮主者亦可勿固讓焉由此推之凡有官君子之蒞茲土者生有常尊於其卒皆可引例從事矣有所避屈者則否

漢守相令長辨

漢有守相令長之設沿革互異守卽今之知府令長卽今之知縣是也人皆知之惟相則屬諸侯王國有三等之差談者每以守相連舉未之深考耳按前書百官表云景帝中改諸侯王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是時又定制令長相墨綬哀帝復黃綬後書百官志曰郡置太守王國之相亦如之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千石其次長六百若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由斯以言在景帝以後凡言某相者卽諸侯王丞相之職也成帝以後凡言某國相者卽內史之職其秩次與郡守埒是也凡言某侯相者卽令長之職所言令長相墨綬已復黃綬者是也是故董仲舒嘗爲江都王相又移膠西王相不與治民之事時治民者內史非相責矣此不得齒於良二千石之列者也若史弼爲平原相孔融爲北海相屬於部刺史此郡守寄耳若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其後祐孫馮復爲陽侯相又屬於列郡此令長秩耳蓋王國相比于郡守候相比于邑令長此崇卑之次也嗚呼一職而綜核名實其區別如是學者不審古文可以鹵莽從事乎哉

語無古今雅俗辨

文章家凡有二體立言紀事而已大要法古今近避俗趨雅草創潤色次第成功斯以爲謀篇之的也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史遷曰其事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豈非詞要取坊戒乎流濫哉故訓詁詳爾雅詞令始曲禮於時物事類錫以嘉名藉爲緣飾如春爲青陽夏爲朱明此藉爲緣飾也牟曰柔毛豕曰剛鬣此錫之嘉名也又若尙書誓誥語多憂曲春秋筆削文尙婉微推此以談曷嘗徑情直指但期通曉耶或曰謀文之要全乎制筆筆力適高語言奚擇故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三

雅俗辨

三

淨微示通脫祇覺經奇不爲篇累耳若恃以自放猥褻亡檢通體俚偶幾同蠻邸連章伊亞便類優場此大不可也故王丞相吳語見譏江左公羊傳經其失也俗苟作者自命安得任情頽宕厭棄古學哉或又曰古今無恒觀雅俗無定質百年之後今亦成古千里而遙俗或類雅親見子雲則其書不貴郵致荷簪則其名頗珍徒取自繩何殊耳食且如物號蹲鴟直呼爲愈里各勝母宿稱不經每事師古動見迂濶卓爾大方正不其然抑思聖惡妄作傳稱善志古不必盡雅而雅者多今不必盡俗而俗者衆風會使然文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三

雅俗辨

三

紀傳述今何在倣古書志考俗不必規雅良史之才曲摹猥細爛然可觀小儒拘淺方幅先典酷不入情也夫剪桐嬉戲便爲故實蕩舟狎渌亦貽昭鑒不直一錢語見腐史賣萊求益句徵班漢篇體務妍斷章諸會卽何古今雅俗疆畛滋歟昔之君子爾雅必遵而方言亦采典故欲詰而風俗有通蓋達人無所不可斯近之矣然要是一端未堪概論文筆雅健義存兼舉翦截必嚴風體不弱雖有良材豈能果言徑下輟成佳傳耶故恭語章謬時可采而必擇國風風俗志欲備而有倫前此傳紀偶述口語正綠首尾

目諸道以牧伯不大可笑耶不知文有餘實亦有綠  
虛實如人面好醜莫移處若服裳潔汚須擇故仁和  
錢塘不以易泉亭鹽官通判同知不以更都尉別駕  
先生後死視其年趙甲李乙隨其號國史家乘諒有  
成規那得矜私便其寬易至如事詞詳畧聞見異同  
隨文節次不妨刪潤滌除陋蕪乃臻高妙陳言務去  
憂憂良難古今雅俗惡乎無辨乎或又難之曰紀錄  
固嫌失實吟諷亦多直舉橋名第五更作更徵客是  
汪倫已同襲詰金龜換酒等於鵲鴉裘下落得下  
咸漁陽鼓彼皆近諧俗習何嘗曠稽前典然今而似  
柴甫軒文鈔 卷之三 雅俗辨 三  
古無乖臭味俗而反雅實汚齒牙諸公懸解誠超濫  
觴宜慎作法於涼歸獄所自是可悚仄耳蓋師古而  
拘失之泥由今而濫入於惡矣故年不滿百質而可  
稱七十古稀通而苦率化為蝴蝶幻且堪思啼索樹  
鶯確乃取憎十載馮唐悲離近真一個簡簡唐突可  
厭龍卿寶蓋設色非常大抵殘粘寫景涉諧彈筆擊  
筑襲說無嫌打鼓鳴鑼效噴滋醜人家枯柏易園成  
咄馬首殘夢增兀逾險是皆高視藐古語不避俗反  
觀內照能無汗顏高賢或爲偶蹄俗士喜於效尤奈  
何更爲之說以倡之哉詩賦之家首重清辭史傳之

體尤標簡潔簡必期於潔新亦本乎清後有作者古  
今雅俗惡乎無辨也君子攷鏡於是學必崇古制不  
違今咏物多風書事有體裁章櫛句折衷大雅庶幾  
斌斌質文有行遠之聲而罕難言之誦矣

秉經酌雅允爲千古修詞之準則 陳卧子

柴甫軒文鈔

卷之三

雅俗辨

廿三

傳志體辨

傳志之體何辨乎如左氏公穀三傳此傳經者也如司馬遷史記列傳七十此傳人者也如班固漢書十志此志事者也如任昉劉先生夫人墓志此志人者也釋經者欲其名而通記事者欲其雅而覈儒林文苑各有所長若紀人所爲大氏不越史家矣史氏筆削以春秋爲祖褒貶進退必求錄實故曰不虛美不隱惡史家之善也然而先儒有云春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又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故如狩於河陽壁假許田之類多所避諱以示大順卽

東晉書文鈔

卷之三 志體辨

三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要無訐露傷厚者也班馬二家猶得此指於諸傳所列表敷之意多排斥之意少雖有名賢不能無短往往臨文曲護或見於它篇不沒其實求諸本傳終爲隱焉若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柄之謬不載傳周勃也汗出沾背之耻不載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疎不載此固不以一疵累其全微若夫生平事行及口實在人不可得諱者第以微文節畧未嘗表暴極盡也如陳平傳曰一縣盡咲其所爲韓信傳曰貧無行汲黯傳曰褊心不能無少望命詞隱括俾讀書論世者卽

東晉書文鈔

卷之三 志體辨

三

此推見瑜不掩瑕亦何俟發陳鄙穢刻畫懇迂廼云實錄乎後世史家不知此體如宋孝王王邵之徒其所記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猥事訐以爲直至於沈約宋書醜詆先代魏收魏史誣譏甲門尤不衷之甚者也史氏且爾况於家牒傳志非本於孝子慈孫務揚其先德卽周親良友之誼欲爲不朽以下慰逝者耳故立言君子斟酌於斯自不當浮稱濫綴進孰爲佞冒識者諷慕之譏顧可網羅劣狀探刺陰事見聞所漏忽致編摹使彼含恨三泉貽羞萬祀耶夫特爲並傳其意良厚羽毛無幾創痛滋深苟非警敵胡以堪諸今有作者爲此而一二高明復從而贊之倘以美惡並著斯爲直筆嗟乎證攘半於所親伸董狐於知己非其倫也昔韓退之爲柳子厚墓志於王叔文黨附本末語多微婉蘇子瞻作方山子傳河東一事畧焉亡聞儻韓蘇自謂遺直於柳也寫其汲汲如狂之態於陳也嘲其枉杖落手之狀則死者寧不切齒腐心而生者能無反唇張目乎蓋傳志之義錄美隱惡亡美可稱則如已之近世儒者徒執傳信之文不思諱惡之義而令無逢故人致卿身後謬矣且學者持論折中仲尼以彼登木歌狸則爲弗聞而過天兩

飲而不假益於子夏護其短也聖人篤於全交若此  
於生前而暴於既死其謂之何若文人輕薄胸無  
檢相如集自叙而竊妻當壚曲摹務悉王克論衡  
更述其祖父不肖爲州閭所鄙恬不知怪此又可以  
其直而信也爲足法也歟或曰輒近好諛惡直史之  
誣久矣至家有志傳美知一口稍寓諷刺正見古道  
然吾觀世之作者於當時貴要四方雅遊屬爲傳序  
不能亡所委蛇褒美過實而獨於故交宿草扶輿靡  
遺嗚呼人不可以亡勢又不可以亡年信其然哉凡  
吾所爲辨者正以才優著作宜講體要兼期君子篤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三

志體辨

素

慎終之誼耳若夫國史立傳據事直書亂賊奸諛就  
得而諱故非欲撰美新之篇以傳莽沒枋頭之記以  
媚桓也學人考據古今幸勿昧焉

語云言人之惡痛於矛戟馬援戒諸子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  
從古君子居心良厚故吳斯吉甫之徒鳴玉鸞於  
前相如王褒之屬施金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  
路斯彰美之符也黃石齋

唐詩辨

詩自三百篇以後厥體代變然談者輒言唐詩以其  
備古近體而且極一時之盛也由唐而前漢魏六朝  
詩雖工而體未備由唐而後五季宋元體雖備而幾  
無詩故談者不得不以唐爲歸矣然唐人三百年能  
詩者無慮數什伯家苟講於此道參伍襟治豈可概  
言而不爲之辨哉夫詩有樂府五言古七言歌行五  
七長短律絕之分唐有初盛中晚之別所謂樂府五  
言古七言歌行則古體也此唐人倣漢魏六朝之製  
而稍變焉者也所謂五言律七言律五七言排律五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三

唐詩辨

七

七言絕句則近體也此唐人之獨擅可以超前絕後  
者也武德神龍之間謂之初開元天寶之際謂之盛  
大曆元和以還謂之中長慶開成而後謂之晚立於  
初則王楊盧駱沈宋燕許諸公揆其藻立於盛則李  
杜高岑崔儲王孟諸家擅其才立於中則錢劉韓李  
元白韋柳諸君標其韻立於晚則溫李吳許韋杜劉  
馬諸子揚其波此有唐三百年作者與氣運爲升降  
共世次可約畧而指者也就其世而論之則麗密莊  
嚴體質已具時沿陳隋餘習者此初唐也高華渾灑  
氣格闢勝更踵神武能事者此盛唐也清揚雅澹清

祝園寶降格者此中唐也彫藻纖新又爲唐和變調者此晚唐也分其體而較之則沈宋之律律聲合珠聯也李杜高岑之歌行龍游鳳舞也王維李頎之七律高山流水也江寧供奉之七絕騷壇海市也四傑諸家之五律精金法錦也至樂府五言古三唐作者變本加厲要非其至雖以李太白之鳥棲曲鳥夜啼陳子昂之擬古杜子美之北征八哀諸篇藉甚一時置之漢魏六朝比擬不倫故李歷下謂唐亡五言古而樂府又勿論已迺竟陵從而駁之者非也其中有初而漸近於盛者如張說幽州新歲賈曾春日應令

柴甫華文鈔

卷之三

唐詩辨

五

之類是也有盛而漸入於中者如王維酌酒高適重陽之類是也有中而可樂於盛者如韓翃寒食李益從軍之類是也有中而可進於中者如於武陵勸酒薛瑩秋日湖上之類是也又有大家而體不能兼者如工部之不長於七絕供奉之不優於七律襄陽之不能工於五言之外是也有作家而不可爲法者如長吉之牛鬼蛇神樂天之老嫗可解俱失其中是也有名重當世而篇不入格者如韓愈道南山石鼎聯句自用我法之類是也有盛傳一時而實墮惡道者如徐凝白練青山之句以此奪解之類是也有益世

宗工而未免流弊者如杜陵粗率之句實開宋門青蓮軟美之調已逗元習是也持此以論唐詩則盛衰之際工拙之數偏全離合之效大較可睹矣雖然予尤有說焉詩之爲道體故趨而下學故趨而上故始於斷竹續竹廣於擊壤康衢盛於三頌二雅十五國風以及河梁十九首建安諸子觀止矣至魏晉江左不無漸凋質樸陳隋而下乃益溢焉然其所爲樂府五言如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雖綠情綺靡鏤刻之中猶存古意唐人沿溯陳隋時代未遠故能茹其菁英出以瀏亮歌行靡非樂府律體每出古詩是知初盛

柴甫華文鈔

卷之三

唐詩辨

五

名家大抵皆得六朝之妙而用之者也杜老示子曰熟精文選理李翰林嘗云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葢醞釀六代始有三唐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耳若後世詩流徒就唐人尋索宜乎規模愈隘究之學唐而失不可同年語矣然此者第論夫近體之得失也若四言風雅體必追三百篇五言古必取十九首河梁建安樂府必本郊祀房中饒歌以及清商諸曲肆力覃思以務合古作者之指寧直唐人云爾乎噫是尤不可以不辨

論叢淵微源流精晰如暗室一燈使人洞心耀目

覺三頌二雅兩漢六朝初盛中晚諸君子共坐一堂並聽約法豈非千古風雅宗盟億萬來學師表耶至文情倚伏有鵠峙鸞迴之勢蟻封盤馬之能省軒高才夙學海內所推讀 柴氏古韻三唐詩辨可見一班矣敬服敬服 王既亭

明巧辨

巧有說乎曰有巧者拙之反也好也能也善也又機警而命中之謂也則是皆亡乎拙者焉故曰巧者拙之反也巧與明有辨乎曰有明在道巧在事明取大巧取細明就上巧就下明直貴之巧或賤之故說文又曰巧者技也大要不離工以云巧 音考氣耳百工欲舒出之務爲已悉已君子又多乎哉此其明與巧之析也然卽夫一技求之明與巧可析乎曰不可明者巧之所自出或曰明於內巧於外明尙虛巧尙實然非內之虛無以行外之實五官之效宰割惟思有神明舍之虛無以行外之實五官之效宰割惟思有神明舍焉矣且如離婁之視師曠之聰養由基之射蘇秦張儀之辨皆其耳目手口之爲也固天下所云妙巧而微於外之實也然我不知其所爲視聽射辨者僅恃其耳目手口乎抑亦有運於耳目手口之內者乎古人所稱君形尊足是則得之內而應之外信無可離而二之者也或又曰巧必待明而展則耳目手口俱從心轄何以蘇張有舌未始穿扎師曠誠聰未嘗察淵矯易官骸各不相爲若是乎巧有擅而明或窮矣曰非也譬諸秉燭而扁密之光蘊於中得鄰以著若窺暗室雖牖惡昭今夫人明乃在心或牖於目或牖

於耳既以類詣遂標警穎迹若外假實縣中徹自其東照不能西輝可云鄰光非緣內洞耶故知巧必根明是一非二也或曰明能常致巧在適逢正如了識其義語顧支離志正於勗射復抵牾臨事歸獄不於手口明實有餘巧若不足故曰抱明之什不如售巧之一噫是有然者徒以倉猝之故內外不相習耳良工之技得心應手手與心乖仍爲拙累雖稍窺測原未洞然彼云巧遜我以明虧借有沈思恒病吃口焉見鈍心居獲敏手故知明挽不來巧推不去安得謂明遜而巧存巧盈而明縮哉若以巧有適合弗開豫

塞外其用兵每能暗合孫吳若似乎巧然然云所至亦時時屬有天幸則時命之工曷嘗歸美人事哉或曰明月夜光每遭按劍之盼而枯木朽株卒爲萬乘器人縱有巧天實司之此蓋出發憤之所爲談非有識衡斷也榮辱一時得失千古必藉於遇然後可則是子雲太玄直一覆瓿而孟襄陽諸公竟當出人牀下耶或曰彼縱不獲遇猶能聲施後世以使人共見其巧有待之故天平人耶然吾所謂巧者自是在我曷嘗與人引鏡照顏妍媸靜悉詎假旁叅美而見拙未損莊姜正使當世悠悠工拙終在蜀犬吠日嶺犬

吠雪吠者誠衆日與雪豈任其醜平厲夜生子燭恐類已以云外瞻抑未矣或又曰人卽毋論正以自我有作稱意愉快乃如池塘春草謂出神助裂錦還毫求工渠復可得此中不大有鬼耶然此是神明寢爽奄然才盡得喪繇中誰爲陰奪倘以意有所之筆不得佳或掣之用比於策馬欲前更却不驟厥足夫馬足不前人實致之筆成木強寧惟所掣試觀中夜夢魔以手掩心覓寤轉噴呻吟胡已豁焉既覺屈信縱如徒知夢魔由手不思警覺因心覓寤之心未得全我既覺之手乃屬真吾奈何於冥冥決事耶信乎天

巧難期人巧有據利鈍之數工拙之論不可同科而較專家所長惟自以爲功耳於此有知道之君子進乎技焉則僅之指可擬意者賤巧而黜之必謂巧辭外襲而以聽蒼蒼不可問之天過矣過矣然則柳州乞巧何居抑諺有諸福至心靈其什九寓言耶其果能稱貸而益之否也

三義祠辨

杭州湧金門外瀕湖有三義祠以祀漢末劉關張三傑蓋本桃園結義之說而立之郡人田學使作西湖志餘亦稱之曰武安廟貌在處鼎新未有三公並列者是祠可云曠典予謂學使於是失言矣劉關張並號出於三國演義蓋稱官者流昭烈人主也關張其臣也奈何有三公之目哉祠中以三傑並列比肩南面不分主臣實好事之爲未講於人倫大義者矣昔劉先主爲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稱人廣坐待立終日隨劉周旋是時劉僅一郡將耳而羽飛當公執禮其謹嚴如此及先主正位蜀中二人委質北面惡敢復援布衣昆弟之好而偃蹇自大輒擬鷹行耶魯人躋僖公於閔春秋斥其逆祀言有昆弟而無君臣也君子於是祠其不謂之逆乎或曰昭烈特卽真一時耳若壯繆則已追封帝號躋諸南面何傷乎應之曰追尊者虛名也委質者定分也卽如仲尼嘗爲魯司寇事定哀之君在今日則定哀故庸諸侯耳仲尼尊爲萬世師天子且北面修祀何有於諸侯倘有建祠而令孔子與定哀並列仲尼必有岌岌不安者蓋不敢以

後世崇禮而儼然加於故主之上也壯繆平生雖好春秋桓侯亦知禮君子明於大義有素然則畧主臣序昆弟兩公在天之靈其果以爲稱情也歟抑以爲忤禮也歟雖然禮稱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杭之人如不獲已而欲存三義之祠則當改奉昭烈南面而關張東西鄉庶乎其可也

始封之君特不臣伯叔兄弟耳開創而與異姓者安得援此爲例君臣之義辨如天澤世俗相沿義猶可言也曾謂學使而亦爲此言乎應潛齋

道術解

今之言道者則作理解言術則技謀而已故於道則貴之於術則賤之於道則明其純於術則明其穢於道則曰率於性於術則曰由於習此皆循委忘原得其一端而不知會通者耳按說文釋道曰所行道也釋術曰邑中道也道術本一而已矣故道術雖異名其實則一皆有貴賤純駁之分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此道之分也禮曰崇四術又曰營道同術孟子亦曰術不可不慎此術之別也相提而論術有本於性者樂記曰心術形焉書稱道心非率性之謂耶道亦有由於習者子夏稱小道可觀非習成而何是以儒者務明經術而星相九流多自謂行道不得以貴賤純駁專有所屬也明矣然則仲尼云吾道非乎韓子何以原道不原術夫道可以包術術不必異道學者當觀其會通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律解

里有新喪而家人失火者並其父棺燔焉議者曰於律當坐子大辟解之者曰此人子不幸而爲法受惡者也於是里之人將有聞而致難者余曰嘻惡有是哉先王之制律禮相爲表裏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也故情有大惡悖禮施於尊親者乃加重辟若夫失火燔父棺而力不能救此在人子之心誠爲創鉅痛甚幾無所自容於天地然原其情則非有大惡而故悖禮者也坐以殊死豈爲平允耶夫火與水等耳原有奔喪扶柩取道江河或遭風波覆溺之患至遺棄省軒文鈔卷之三律解

骸不免終無執其子而加刑者何則禍生於不測非人所能爲也且人子於父母事死如生故居喪者寢苦枕塊不離柩側遇隣警則匍匐呼號移柩爲先若乃火起室中倉猝焚灼左右無所助雖有曾閔之孝叩頭籲天萬不一省豈能身負黃腸而出諸烈燄中哉當此時欲責其以身殉之抑又不可古有赴火而救生父者無赴火而殉殯宮者禮言之毀不危身無救於逝者而令先人之遺體俱燼非孝實愚矣然則謂火燔父棺坐子大辟果出何典耶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傳者謂止不嘗藥也歐陽子非之以爲不

嘗藥小失弑君大惡聖人刑書必無以大惡加小失者今燔棺雖非小故而遽當以大辟則原情失中春秋之法如是乎按律有子孫於祖父塚墓穿穴熏狐至焚棺屍者罪絞此於禮悖而情逆其事則故矣故立法以示警未嘗以朽骨未滅焉若失火與彼殊科蓋燔棺一也而情則可原得已與不得已也或又曰人子於此情固不得已而律之所當寬矣然處禮之變奈何余謂擗踊哭泣毀容輟食狀如親初死三寢爲之奔視佐孝子就火所拾骨改殮復設幕而受吊焉殯葬之儀如常不改庶乎其亡於禮之禮也

事之初均於名義不願挾詐力得之而天命所歸未始以其逆而斬之也夫唐公舉兵以討隋本順而尊代王而後襲之則逆太宗從父命爲太子本順而殺建成而代之則逆太祖陳橋之變固逆而太宗從兄命以繼統本順至於戕弟姪而毀金匱之盟則又逆以此兩朝父子兄弟而比蹤於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不均有慙德歟然卒能保有神器傳之累葉則以取之雖逆而守之順故也武德之始矯隋一切貞觀繼之更力行仁義其後武周中亂李氏不絕如帶而竟獲反正者功德在人豈可誣哉宋得天下於寡類孤兒失之亦然然開國規模多本忠厚建隆至道間舉措常在恤民故亦肇太平之基南渡偏安未至遼斬者此也然則逆取非正始之道而守之以順猶可弗失何則三代以降聖人不世出天亦恕以待之故繼緒者必暴若桀紂而速亡創業者必逆同井豎而亟奪也卽如秦始皇隋文俱再傳失天下人見謂逆取之報然使扶蘇不死得代祖龍未必不以幹蠱稱白帝之辭猶足延也太子勇雖鮮令德未若廣之淫酷假嗣位而得賢宰如高顗韋輔之楊花李樹安見遽分枯菀是知秦隋之速亡非盡取之之過而守之不以

道耳范氏之駁唐宗豈通論歟嗟乎天下大物必視天命人心所歸不可以徼倖然或事變之來因利乘便而有之尤當反身修政務積仁德以垂於子孫否則掩之以詐力居之以殘忍轉盼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故考鏡古今而爲之說曰不仁而逆取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逆守天下者未之有也

子與氏之論原爲當時七雄下針砭見非有仁覆天下者未易包藏禍心也蓋爲取天下者說法未免只見就一邊省軒則歸重繼世之君統論古今以立言歷數唐宋要不得以仁者歸之惟視聖子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天下說

三

神孫守之者何如耳一種救世婆心正與子與全條共貫耳方今聖主英明踐祚盡復東林勵精圖治海內喁望何患不致治於成康似此切時碩論行當藉手入告倪鴻寶

立言當謹說

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者兼德功而有之者也昔仲尼修明六經述而不作至所論著如孝經論語萬世無弊立言之祖無得而問焉自七子子之倫不能無小有同異馴及戰國處士橫議百家之說踳駁滋甚秦漢以後諸儒或多所傳會是非輒詭於聖人故諸子必當尊孟而兩京儒者以董生爲醇此其大要矣魏晉以還宗尙清談士大夫喜右莊老放廢名教識者病焉六季及唐統分南北每騫華絕根風流相扇質實鮮敦其間如何汾之治經昌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當謹說

四

黎之原道便爲空谷足音也降及有宋儒者之說一軌於正大抵重禮法明道義治性情易風俗相率於聖賢之途而反覆辨議雖人是所師時有失之拘牽者然有有功於名教爲多矣近今學士家往往撫而反之喜爲新奇可快及放蕩無涯之論夫摛撻仁義糠粃詩禮此莊列之解也崇尙名法後習機數此管韓之術也先黃老後六經賤儒林貴游俠重貨殖輕節義此馬班之見也盛陳絢麗誇張燕游此相如枚舉之技也揣摹鴻寶抽揚列僊此劉向淮南之學也方其筆而爲書自成一家非不文采葩流旨趣奧衍相

爲傳頌競云顧門其於明道正誼敦倫植教何等也是以知言君子凡有社屬必無妄發形諸筆記尤致慎焉卽稗編小說近譜里巷亦宜有關風教毋容濫耳何者庸俗傳習不解經史街談伶唱易相薰染且爲人間月旦如虞初豔異行而劔客方士崇矣水滸作而盜賊豪矣西廂琴心諸傳奇演而蕩子冶女目爲佳話矣此其鼓惑人心傷敗風化從而效之罪可勝誅耶比者吾友毛氏有詒家苞訓戒人以世說語林覽者宜擇如任誕簡傲諸科勿資口實至近家志怪宜滌有乖大雅益可知矣或有解之曰作者寓言集省軒文鈔卷之四 當謹說 五

什九勸百風一自古而然正在善悟益飲人狂藥責人正禮勢不可得廼欲以隱語諷諫望語兒女子平謬矣謬矣且世風日偷言不及義使苦口提耳猶慮以規爲瑣奈何漏泥揚波而胥及溺也推類言之烏可以下謹哉

立說著書人心世道開焉不特稗編小說定墮泥犁卽說不衰諸聖賢好爲放蕩無涯之論不旋踵而罹殺身并殃及子孫者吾見亦屢矣讀此文能不悚然知警徐世臣

### 文質相儷說

文者依質而生者也故質以生文文以儷質裁章設色比事增華雖不廢飾潤要未有憑虛結撰者何則文而無質則亦非文矣如史之紀載詩賦之鋪張志存揚美不可失實記曰先祖有美而不傳是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稱美先祖猶戒其誣況於降此者哉若後世詞流遠不逮古但豐枝葉鮮事根柢於是文旣繁蕪詩亦詭濫理乖傳信情殊立誠蓋有文無質此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者也予嘗綜次往籍商榷今篇文質相懸厥有七失一曰粉飾相尙集省軒文鈔卷之四 相儷說 六

於薦紳輒曰羽儀廟堂於執袴每日諳練臺閣賣菜傭而稱爲鄒魯之行所養卒而目以衛霍之才徒加彫藻不應濫詞此靡者之爲也一曰摭拾不簡傳聞問汎曰女宗頌郡邑動云循吏壽田舍翁云不屑爲儒贈老學究曰志在高隱指取通便無論覈實此庸者之爲也一曰比擬失倫如崔瑗誄李公曰比行黃虞劉楨贈五官曰昔從元后潘岳題金谷曰靈園靈運美朱公曰聖心推高太甚罪同僭逼此誦者之爲也一日形容過當如相如上林詭稱盧橘楊雄耳泉謬臚王樹簡文鴈門濫引康居子暉隴頭妄撫黃龍

意在包舉終屬無稽此誇者之爲也一日陳言務熨  
讀好學則云十年不窺園語貧居卽曰家徒四壁立  
指擊殺必日四十斤鐵椎舉豪侈亦稱五十里步障  
有心刻畫轉成不類此陋者之爲也一日使事太拘  
如對月則慣屬庾樓咏雪則貪陳訪戴寒食則定述  
禁煙重九則都吟落帽未量所施每自蹉跎此庸者  
之爲也一日好古非今如地理則喜用周秦官名則  
遷徙漢晉氏族則傳會關隴器物則援據鼎彝自矜  
典雅全戾時宜此贅者之爲也作者有此七失涉筆  
爲累羣流取給詰匠鑒焉蓋質勝則野無文不遠易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相續說 七

之奏各有致也兩京三都之盛間居歸田之幽各有  
適也離騷悲憤之篇行樂定情之作各有緒也傷時  
懷舊所爲望遠遊仙之製各有託也文不可已斷以  
儷質而行譬若善手寫生妙有神似然童子飛白頽  
上三毛點翰之理未離本質藉令揮染任臆不知何  
人虛無滅沒行墨雖起無復可傳矣或疑構虛者易  
工徵實者難好故文多淪質此亦未然夫境無旁借  
胸堪直舉携手上河梁原無事類清夜遊西園詎緣  
典記採菊東籬下既是卽事何時見范侯非必在昔  
但在斟量雅俗錯綜虛實使情事相緯辭理雙傳文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相續說 八

章萬變杼軸寸心惟解者得之耳然昌嘗去質言文  
諱文存質耶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日謀篇  
之微視春秋時爲甚吾願得君子而繼救之焉

理扶質以立幹文乘條而結繁秋實春華無容偏  
廢若此斟酌於文質之間斯真謀篇之極則宜乎  
海內翕然羣推以文章宗匠也

危行言遜說

客有論處世之道者舉孔氏危行危行言遜爲  
例余謂邪有道危言危行固也若至邪無道言誠當  
遜行詎可危乎孔子所云無道猶在春秋之世耳風  
習雖消殃禍未烈故君子志在謹言而已務方高節  
未嘗稍貶若使當竊秦新莽武周之季刀俎網羅惟  
恐不免其又敢云危行歟然則聖訓亦有乖否善讀  
書者在得其意而用之以因時合道如孔子生平斥  
冉求呵季氏請討陳恒之類言乃不盡遜若盟蒲過  
宋見南子諸事大直若訥行又何必盡危也學者於  
是竟當何法哉故君子處勢有可伸則義形於色不  
失遜之理時常用晦則儉德避難不踐危之迹也或  
曰危行者如義利去就不可得而移欲勿危將回面  
改行歟曰非也去就亦自有安危焉鮑宣抗節而亡  
薛方詭對而全於義無污吾寧從其詭者故曰隱不  
違親貞不絕俗庶幾矣昔龔勝死而楚父老弔之甚  
哀已曰惜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豈非以其香  
薰自燒日踐危迹也耶詩云既明且哲幸詳味之  
去古日遠涉世日難非有欽華就實則觸地危疑  
先生當東林復社之間而卒不罹黨錮之禍非此

矯枉過正說

古先聖王之道惟以中正爲歸甚無樂乎其矯也何  
則中者無過不及正者不偏傳曰春秋之義大居正  
記曰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是矣道之所  
在發乎情止乎禮義大小經權各當其可故能爲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自道之不明風習靡靡於是材  
智下劣者既苦策之不前而高賢自是之流復以好  
爲詭激不合中行雖爲人所難似足振起頹俗而極  
其流弊則犯義傷教其爲背道而馳一耳故如乞隣  
而予厚也以德報怨仁也證父攘羊直也而仲尼斥  
之許行並畊而治尙古也白圭二十而取一恤下也  
墨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兼愛也陳仲子避於陵  
食蟪李廉也而孟氏排之此固著在前經無假申譬  
若輓近徵諸載籍輿論所推而予以爲於道實過者  
可畧而舉之以明其不然漢史曰鮑永善事後母其  
妻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此固重其知禮目爲孝  
敬禮曰妻不順於父母出叱狗小失也於禮雖疎未  
爲大忤舉禮之輕者廢倫之重者何居借曰以微罪  
行等於蒸梨不熟而進退惟意後將何責焉魏時苗  
爲壽春令駕犍牛生犢及去任留之云是淮南所產

因名聞四遠夫憤雖淮南所生其芻秣固出令君奉  
入也藉令家人免身產子亦將日令來時無此輒捐  
之彼中乎不能推類可咲滋甚晉鄧攸避難道中棄  
已子全弟子而中典書曰攸棄兒兒啼呼追之攸繫  
之於樹而去迹其勢難兩全棄子携姪或不得已耳  
兒能覓路相追自可聽其逃死奈何故加繫縛安忍  
賊思不已甚哉唐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  
娶終身時論高之語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道州  
兄弟三人以篤於友于絕其血胤先人有知滋悃且  
怨賢者當如是耶宋徐積以孝子稱其父名石終身

集賢文鈔

卷之四 正說

上

不履石是亦拘忌太過不忍半棄事出可斷其他避  
諱理無膠柱也晉人觸諱涕流亦似詭故孔子言微  
稱在未嘗并絕而積竟望石却步使父名穀將沒身  
不食穀父名布將沒身不衣布乎元許衡與姚樞善  
樞被召以所居雪齋命衡館之庭有果熟爛墜地終  
不以飼家兒夫一介不取此非其類朋友之誼有無  
相通豈比王吉隣棗哉况宅無主人物惡棄地采而  
食之庸何傷衡爲此硜硜直滅灶更然投錢飲河之  
義也予觀古今傳記似此非一要是要偏於任意果於  
立名折中聖人過猶不及時有所全亦不無所損甚

爲賢者惜之耳談者不察競爲祖述貽誤來學其害  
匪細昔應劭有正俗諸篇劉知幾有駁史之議予亦  
聊舉數端相爲較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君子將  
於斯焉有取夫

聖賢之道惟以中正爲歸自賢智者流好爲矯異  
絕俗之行不知過猶不及其爲離道則一也篇中  
指陳諸賢矯枉處悉本孔孟家法絕非過於深文  
足見醇儒學術之正沈甸華

集賢文鈔

卷之四 正說

三

辨稱謂說

語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禮於王侯卿大夫士必辨其稱謂不相虛借是以吳楚僭王春秋貶之傳稱魯哀誅孔子自號予一人非名也然則越禮犯分以干先王之典其孰能說之近有論者謂非三公不得稱公其意亦欲傳比違訓不及於濫余則以云云者周制然耳故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於其國則稱公春秋以降此法陵夷棠公葉公之流漸難畫一史漢所書如毛公薛公丁公吳公申公諸人便是貴賤通呼絕無斷限大氏春秋時相稱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辨謂說 七

多曰子戰國後相稱多曰君曰公相提而論君公與子皆有爵者也其代有通假即稱之爲亡罪矣若鼂錯父語錯曰吾去公歸矣漢武帝謂主父偃徐樂嚴安曰公皆安在夫父之與子君之與臣有時可呼曰公自敵以上又何論焉至光武始建三公然在其位者如鄧禹吳漢宋弘袁安輩考漢史本傳標目皆名之未嘗特書曰公也是知三公之公以實諸公之公以文猶之春秋書楚子杞子之類以爵也論語紀孔子顏子之類則男子之美稱是也子不嫌無爵公亦何嫌無爵哉昔孔文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

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言爲折中者也即晉以下相謂曰卿唐以下相謂曰郎風習使然無關爵命昭代雖有師保不正名公其以武功封公者又屬介冑故士大夫不相引嫌書傳稱公猶之恒例予謂禮俗所沿與時推移要無格於令甲可耳如皇考禮經也而今不得以署其本主朕雅詞也而今不得以形於赤牘叙其先可曰先君先公而不得擅稱曰先大夫呼人妻母可曰夫人太夫人而不得擅稱曰安人太安人蓋功令所禁難以冒干其尊者可假而卑者不可假猶之古禮君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地近則疑逼勢遠斯無嫌耳若云非三公不得稱公是以周禮格近制也其封號階官一切不辨輒相虛借者是蕙古文詞而重踰本朝之成憲也爲此者過猶不及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君子今將安從也哉

引得明辨得確似此典核方可論古黃次辰

毛詩說

古詩有齊魯韓毛四家其在漢世並立學宮既而三家凌微馬融之徒皆發明毛公鄭玄又本毛訓續爲之解釋謂之曰箋嗣是齊亡於魏魯亡於晉韓雖存亡有傳者惟毛傳鄭箋孤行唐孔穎達因而疏之亦訓鄭所未盡其大指要本毛公故習詩者直號之爲毛詩云所謂毛公者有二在漢魯公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毛詩說

五

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指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攷鏡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即間有異同大都不背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於此矣洎宋紫陽朱氏熹所爲集傳乃強半斥毛序而更張之是非去取壹斷以已臆今既已立之學宮爲博士弟子所傳習比諸金科玉律雖有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予則以爲朱氏羽翼經傳有功聖教良多獨於說詩之學參伍襍治而自是師心不可謂明述而徵信

者也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數千百載後橫執已見而排之哉其尤故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以淫詩比比如衛之桑中氓有狐木瓜鄭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蓀兮彼童褰裳丰東門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凡十數篇考之毛序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自朱氏一旦盡目爲淫嗟乎冤哉此其說果何所據耶意以論語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故當淫詩居多歟夫所謂聲音非詩也聲淫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毛詩說

五

者慢聲淫衍惑心惑聽正如水流波蕩非古樂元音可比此雖以三頌二雅使之歌詠其所爲淫者故在也聲故自淫於詩何與抑聞季札觀風於鄭曰其細已甚於衛曰憂而不困未嘗輒鄙爲淫惡得以桑濮遺音并詩坐累乎又鄭六卿餞韓起於郊賦不出鄭志蓋蔓草褻裳風雨摯兮與羔裘並舉若里巷淫哇而出於士大夫之口亦重辱國矣然則毛序舊說良是而集傳所云此大厲武斷也噫嘻說經而可以武斷乎哉或曰聲詩雖殊詞氣自合彼桑中將仲子以下多男女感悅之詞鮮臣民諷諫之指謂之淫者度

理當然耳而不知此又非也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揣者事如中庸性命之微大易神明之妙皆自我闡明合符先聖至於春秋事變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種種妖亂迥出意表安得謂非恒理逆斷其無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後先事有本末作者之指於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日理當爲潘斯豈可謂善說詩而能論世者哉昔胡安國傳春秋於鄭忽出介所引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蔣分校童諸爲俱依序說爲刺忽之作由此類推詩皆有爲而非淫明矣况仲尼刪詩所以垂世立訓每錄淫詩其意何

緣先儒通授何獨於詩致疑蓋時事主各有見於本詩者若家父之節南山寺人孟子之巷伯吉甫之烝民株林之適夏南并棠之懋召伯采芑之率方叔闕官之作奚斯之類有襍見於傳記者如莊姜美而無子衛爲賦碩人穆公以子車氏三良爲殉秦爲賦黃鳥武公九十徵於國賦懿戒厲王寵榮夷公芮良夫爲賦桑柔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爲詩以貽王貶臨騶之類此皆章明較著雖集傳不得而易之奈何於小序諸所指述輒號爲子虛烏有耶借曰事理文義序中間有小舛舛姑當闕疑攷其大體要爲信而有徵焉譬有國貌者其人之子弟曰頎而長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鰲至後世所不知何人且曰偃僂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於三者奚信必將曰頎長者是短鰲者非偃僂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儒之揣摩奪漢唐之傳聞而並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故予以爲學詩者必得名通君子而語之其道立於無弊則朱傳難折衷而毛序未可廢也

確有所見說之極其精卽令紫陽復起正可相視莫逆篇中朱氏羽翼經傳有功聖教良多有軒何嘗不極口推崇崇陽者

趨吉避凶說

古者聖人作易所以教人趨吉避凶也故君子體之而觀象玩占不越於此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象占雖彰猶必兼改事行其事行得而本於惠者雖凶猶吉失而涉於逆者雖吉猶凶故凡孝子悌弟忠臣良友義夫賢婦志士仁人是道則進者皆惠而之吉者也凡背本忘親欺公罔上損人利己作奸犯科從欲以逞者皆逆而之凶者也凶吉剖判一彼一此非若輓近師巫者流顛事祿祥禍福以相鼓惑要之居易俟命趨避之理正未可廢也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趨凶說

本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豈得委諸運數而概謂惠逆無足馮耶世有宜吉而獲凶者如龍比之刑戮湯文之幽囚孔孟之窮阨顏冉之灰疾之類是也有宜凶而獲吉者如商臣之得位盜跖之考終陳氏三卿之裕後之類是也此以觀遠遑而左然而通古今言之直千伯之一二也彼積德累行而獲報窮凶極惡之見及者何可勝數耶君子貴理不貴數道常不道變是則取舍從違之際要當有在矣易書六十四卦其平流處順者時時動色告誡若際運遑遑益復加意以全身遠

害為務如坤之括囊无咎否之儉德避難坎之有孚惟心亨剥之厚下安宅蹇之反身修德困之有言不信明夷之用晦而明遯之不惡而嚴大過之獨立無悶觀變玩詞惟恐不免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近世談者侈云達觀齊物以禍患之來非閉門塞竇可得而避或曰汝南陳伯敬拘滯匿諱反以凶終吳興趙雄禁忌勿恤不失過顯此皆似是而非君子之道大居正禁忌可不拘凶禍無容不避也記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語曰邪無道危行言遜孟子亦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其垂誠深切用心畏慎何如者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趨凶說

本

間有橫逆相加无妄波及至避無可避然後內省不疚願受其正較諸行險僥倖者大相逕庭矣何吉凶何去何從能無辨之於早歟雖然見幾於微豫決趨避難言耳事會方來倚伏鮮睹若穆生之拂衣申屠之隱迹董養之荷簪有衆方逐逐而已獨超然倘至風起塵合始議去就不已晚乎上蔡布衣之嘆華亭鶴唳之嗟後先踵事而卒謂禍不可避謬已若夫高自標舉逆觸且孚而動為委心任運之說者此又昧於作易憂患之指而寢流於無忌憚者也嗚呼可痛也夫

大抵禍之所在有三富與貴與名德薄而三者之中有一浮焉禍必臨之矣是以古之君子言德者皆曰陰曰闇德尚不可顯也况三者爲衆射之的而逐逐然干之耶然則趨吉避凶事在中庸之卒章而已 劉念臺

鄉黨序齒說

居鄉以齒古之達道也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論語曰杖者出斯出矣孟子曰鄉黨莫如齒豈有羣聚州處長幼不別而可以傲然上人乎若然則是鄉無貴賤賢愚僂僂次第唯以年齒爲斷而不恤其它哉此又非也蓋古者聖王在上司徒之教旣行而鄉州比閭各率其職其有罪奇袤者相及若不率教者則移郊移遂而又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矣其居鄉而得與於講讀燕會以齒相次者必無敗類愚不肖者也若夫貴賤之倫隆殺之等於鄉未嘗不辨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夫三命不齒於父族卽再命不齒於鄉人矣按一命受職爲王之下士再命受服爲中士三命受服爲上士爲王中士已後不齒鄉族况於尊爲卿大夫者哉又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鑒卜及百工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此等出鄉不與士齒卽在鄉不與命士大夫齒又可知也蓋尙齒者所以睦鄉黨貴爵者所以尊朝廷辨流品者所以重學校

也三者爲道並行不悖倘無問尊卑貴賤而概以年齒爲序亦豈先王達禮耶且古者聚族而居死徙無出鄉彼鄉人相見非其五宗三黨卽通門世執也雖或起家微賤屬在親好不忍卑之故執技仕家者必出鄉始與士別近世城郭都會五方雜處朝東暮西非獲非隣猥執鄉黨之誼使傭工執技倡優輿臺及人奴產子一切遁逃亡命俱與士大夫襍坐儼然分庭抗禮方幅齒遇此何說也哉乃近今士大夫不自愛重謬託長者輒與此輩周旋籍口一日之長耳出其下坐一旦以朝廷名器隳於辱人賤行而不辭此

朱省軒本鈔 卷之四 序齒說 七

亦可爲頑鈍亡恥之尤甚也或曰工技雖微與倡優輿隸較異卽側於士流何傷抑聞之樂師辨乎聲詩記而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故曰德成而上執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明乎百工賤技之別於士族也烏有入其家不備主賓居是鄉必爭長少者哉洪武初制品官居鄉禮凡在職官暫還本籍及以禮致仕家居者齊民不得拘敵抗禮唯於父族三黨叙齒若三品以上雖在親族燕會必專席而坐卽古者三命不齒族之遺意然在古三命爲上士再命爲中士卽今之六七

品卽官也用古準今三品而上於親族專席卽六七品而上於鄉鄰專席無疑自時俗不習古禮又復昧於本朝典故脫有居鄉士大夫岸然自異不屑與於襍流偶坐者必且羣相目爲妄人耳嗚呼少所見多所怪是惡足與議耶或曰如子之言工伎賤流固不得與於士大夫之席若士流與薦紳輩相見宜何如夫士與薦紳有同袍之誼公會分不得偕列若私燕而親族耦俱雁行可也其崇貴在專席之列者自宜別叙或疑以若此則錙銖校計惟勢位自趨非道義所訓也不知貴爵尙齒先王重重論語稱出則事公卿孔子與上大夫下大夫言有殊等斯又豈爲趨勢歟然在鄉言鄉猶夫嚙人遇之若道德崇高之士卿大夫且以師友相資願折行輩而與交更何嫌其揖讓齒遇乎昔唐之香山宋之維社皆以處士與朝貴齊列攷之吾杭觀志鄉先達以進士歸省者見三學前輩執後進禮甚恭此殆不可以挾貴相加者也至於匪類襍流衆爲假借名云返古實同合汚宜君子羞之耳雖然同爲士流而齒遇固也近有文社往還附盟好年長以倍視同友于及畧賓主之禮叙昆弟之驩身爲主人高踞上座者比比皆然夫盛孝章

朱省軒本鈔 卷之四 序齒說 七

典孔文舉爲忘年交張車騎與關漢書結爲兄弟龐  
德公過司馬德遷不知誰爲主客此是古人時有然  
何可濫施之鄉人也哉是故鄉黨尚齒厚道也朋友  
叙齒高義也然辨之不衷持之不愼適足以長浮競  
而崇輕薄士君子務爲一鄉表率奈何沉于習俗而  
不自知也或曰習俗已成江河日下縱欲矯而持之  
別流品昭情懷以求合古道其誰許我夫先聖王在  
上風俗淳美朝廷之制素嚴而士大夫體節相講則  
辨分定志猥褻少賤自不敢凌躐犯序否亦姑存吾  
說以俟後之得時行禮者耳嗟乎嗟乎傳議太過不  
朱省軒支參 卷之四 序 論 說 孝

及道惡似是而非故丘明恥足恭仲尼絕鄉愿是亦  
予之罪也夫  
世之治亂由於禮之存亡辨尊卑別貴賤等威秩  
然而世以治反是則陵替生亂之階矣近世不講  
先王別嫌明微之大好爲假借以附通脫之行使  
一切倡優與隸凌躐犯序先生蒿目流弊著爲此  
說其推勘盡致直能晰理於毫芒所以維持世教  
者豈淺鮮耶 徐健菴

### 立後說

父子之倫天性也生我者謂之父我生者謂之子故  
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乃世有  
無子而立後者非其子而彊爲之子非其父母而彊  
爲之父母則已借矣議者以凡爲立後者必其宗人  
子姓且親兄弟子也雖不立後有父子之道而况重  
以嗣續又何疑歟然古者於父之兄弟謂之世父叔  
父於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世父叔父之於父猶子之  
於子必有間焉一旦舍其父母而後於世父叔父於  
天性謂何此先王禮由義起蓋有所大不得已也按

朱省軒支參

卷之四 立後說

孝

儀禮喪服傳曰爲人後者服喪三年以受重者必以  
尊服服之何如而可謂之後同宗則可謂之後何如  
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  
尊之統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由是言之支子後大宗適子不  
得後大宗非夫人而可以立後非夫人而可以爲人  
後也明矣禮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者爲大宗  
百世不遷繼稱者爲小宗五世則改以大宗爲適長

相承合族所統不可一朝中斷令忽諸無祀故以小宗之支子爲後繫以父子之名實承祖宗之重此人於此雖欲遠巡顧其私親而不得繼體專隆本生降殺先王揆之於大小輕重而禮由義起豈顧爲矯易人父子乎哉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生我者謂之母而有繼母事之如吾母此厭於父也生我者謂之父而有繼父事之如吾父此臨以祖也故曰支子後大宗與前子視繼母同求之以誼聯之以恩正復孝慈無間本其始事皆有大不得已也若在小宗支子寧復紛紛繼立耶何者以小宗後小宗以支子後支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立後說

七

蜀以已未有子先求兄瑾子喬爲後其後亮有曹胤而諸葛恪被吳門誅仍令喬子攀還奉瑾祀此於義何居夫亮非適長似殊大宗然諸葛兄弟三人各仕一國正禮所謂別子爲祖者也繼別爲宗豈容遽絕亮之求喬爲後攀之還奉瑾祀可謂允愜也是知支庶卑賤無容越分求繼若夫富貴亢宗亦得通於別子之義而謀爲置後者尤必辨賢明序斟酌情禮之中焉近世溺於私見假父乞兒母愛子抱鳴呼螟蛉之負禽獸之道也春秋書昔人滅鄆以明異姓爲後者等於覆宗絕祀矣雖然卽宗人而立爲之後者亦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立後說

八

子彼無不可絕之道此無不得已之情忽然捐本生稱繼嗣于俗也順于禮也拂君子深非之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爲人後而至與賁軍亡國者同斥正謂非大宗而棄本生類乎有利者爲之耳嗟乎士君子講明禮義篤於天性者身爲小宗支子固不可徇俗而彊爲人後亦不可挾私而彊人爲之後也然則生也不幸無嗣死竟同于若敖氏之鬼歟禮稱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正謂小宗支子之絕嗣者設耳又何必彊爲立後自干大宗也或曰諸葛亮在

禫說

禮有祥禫之分自漢以來學者解說不同鄭玄以禫在二十七月王肅以禫在二十五月為鄭學者援儀禮云中月而禫中月者間一月也故二十五月大祥間一月則二十七月矣為王學者曰中月者禫在中引禮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唐杜佑折中兩家之議以為君子孝禮寧從厚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徙月樂於義為得矣然其說猶未悉也夫大祥之為再期時則二十五月時人所知若禫則有服與祭之別焉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禫說 末

禫服者於大祥除喪之後猶有餘哀故服介冑吉之間檀弓所謂祥而縞是月禫間傳所謂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是也且禫者謂大祥之後則服禫服禫服者素縞麻衣是也禫祭者服終而禫吉卜日以祭按唐韻釋曰禫者除服祭也鄭玄曰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此指禫祭非言服也即儀禮所謂中月而禫間傳所云禫而縞無所不佩是也縞者吉服正與魯論去喪無所不佩之義同蓋既祭而禫吉故禫服曰是月禫祭曰中月由此言之再期而大祥復間一月而禫要以二十七月為斷矣按會典載品官喪禮本

性理家禮之說曰替而小祥註喪至此不計設次陳練服再期而大祥設次陳禫服二十五月可為光口丈夫著黻紵布角帶婦人服青碧之類大祥後中月而禫卜日祭而禫吉焉石梁王氏曰二十七月禫祭徙月則樂矣徙月者二十八月其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者蓋小祥即易練服大祥即易禫服禫祭即易吉服此正合於禫而縞無所不佩之義然禫祭在二十七月卜吉則行不限於何旬也卜日而祭祭已則禫吉矣所以知禫而禫吉不踰二十七月者蓋古者不獨三年之喪有禫為母妻服者亦有之故禮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日而禫禮家亦云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母妻有禫十五日而畢夫十三月而除者期喪也故當不踰是月知期之不踰十三月則禫之不踰十五月也審矣知期之禫不踰十五月則大喪之禫之不踰二十七月也又審矣俗稱兩年六或曰禮禫除斷以二十七月乃今律制官吏服闋必滿二十七月謹曰而除者何歟蓋律禮相為表裏然法主畫一故仕進者寧使日月匝而後闋以杜浮競耳若依禮禫除固已許之矣何則品官喪禮載於會典與律例並行皆令甲之書也誰謂非制耶昔子路笑朝祥而暮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禫說 手

歌者夫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朱元晦亦曰禪說  
當從王肅於禮爲合大聖賢豈居於薄哉禮貴得中  
不必求過今欲執法家之議而於鄭氏間月之禪復  
有餘訾恐未爲平論也已

族葬附葬說

古者重葬禮急葬務定葬期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  
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語大指以  
藏先人體魄它無冀焉由貴遠賤限以時月故未葬  
則不脫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兆邛晉之九原後  
先卜兆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  
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卿大夫士皆各以其族得  
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  
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爲左右也夫如是則  
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

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  
祿不失妨犯諱忌果安在耶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  
以吉壤聚葬洩氣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  
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遼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  
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室而損其子孫  
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塋域過窄外無餘地  
斯令後死者別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  
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歿第毋紊世次侵祖塋爲  
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亟購地  
一方稍近塋塋者自祖考至功總之親悉依昭穆序

葬之都無陰陽諱忌歲中輟遷官秩家道益昌又侯  
官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並親偕葬  
子孫俱至大官竟爲闔望族由此觀之族葬何不利  
之有至於夫婦附葬周公以來實爲達禮故孔氏之  
母死必合葬於防孔母顏蓋繼妃也繼妃而必合則  
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附合衛人之附離夫  
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於魯亦合也今鄒縣有  
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  
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二妃未從爲徵  
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爲墳相距百里夫蒼  
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有  
違典禮非所當口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  
爲折衷事死如生不刊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亡則  
異穴孤魂旅泊同於化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爲  
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爲重故士去其  
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遙則  
展省曠闕久之將有埋沒之虞先塚等於既脫矣於  
勿去之義何若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  
附葬必無父母不相容之理奚爲而出於分異之條  
也哉或又曰父母之砌越紀踰世重故幽宮恐近侵

暴不如別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  
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虛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  
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爲安陰陽  
拘忌並屬外篇祭諸道而宜即乎人心而按斯行之  
終不得襍以私利而猥用昔人之過舉爲解也

庶孫不爲生祖母承重說

有庶孫既孤而其生祖母歿或欲令持重錢唐吳志  
伊氏斷其非禮客未達余爲之說曰承重者非謂父  
有三年之喪未及持而死則必令其子代終也按律  
凡嫡孫父卒爲祖父母承重服斬衰三年若爲曾高  
祖父母承重服亦同祖在爲祖母止服杖期夫稱嫡  
孫則不及衆孫雖嫡次猶無重可承况庶乎其云爲  
祖母者蓋正室非指妾也原承重之義統於所尊則  
祖在而祖母且不服斬矣况敢以側室並嫡哉然則  
有重可承雖是不廢如曾高之服斬是也無重可承

朱省軒文鈔

李之相

承重說

重

雖近不舉如嫡次孫之不爲祖母持重是也且古禮  
庶子爲後不得服其母今律於所生得終三年喪始  
於孝慈錄而其後因之豈可緣是而並責其孫以代  
子持重耶或曰無敵則庶長承宗其於生祖母奈何  
余謂庶長承宗猶之嫡孫所重原屬祖正室不得假  
於私親也故魯僖公崇祀妾母春秋書之曰禘於太  
廟用致夫人子崇妾母爲非禮孫又何重可承哉或  
又曰母以子貴家以庶長承宗夫安得外其母昔漢  
薄太后於景帝二年崩帝率羣臣爲持重晉安帝之  
喪太皇太后李也亦是皆生祖母然在當時實過

情之禮如殷茂庚蔚之輩不能無駭異矣若士大夫

家自當以時制爲準或有庶長爲後又已貴而封其

本生且正嫡先喪差免個嫌欲援母以子貴之例倘

可禮由義起乎豈非律意也猶俟君子定議焉或又

曰子斷以律謂庶孫不當承生祖母重圍已然引律

則生祖母並不載宜何服將已之乎余謂既稱生祖

母則當以祖母之禮服之蓋律既許其子以終三年

喪未有不許其孫以繼著者但條例於子也兼於孫

也畧故斬衰三年既言子爲父母又言庶子爲所生

母齊衰不杖替但言孫爲祖父母不復更言生祖母

朱省軒文鈔

卷之四

承重說

重

可以概之耳天下豈有庶母死嫡子尚爲杖替其親  
孫乃子然無服而僅以祖免從事歟凡讀律者要知  
此類如庶母之下但言所生子服斬而不及其婦婦  
從夫者也子從父者也婦以夫推孫以子推倘父以  
爲母而子不以爲祖母可乎然則庶孫無重可承而  
爲之服替何疑焉

祭告先妣得稱某氏說

家禮祭告祠堂其祝版式凡稱考曰某官某府君稱妣曰某封某氏蓋其書本主已如此故祝版依而別之考諸會典亦然近有所親祀先啓其式於余余依此相示及行事而族人勿是也其言曰直呼先妣某氏爲不敬但當書某姓封某人耳余謂氏者姓也某氏猶某姓之子也古者男女皆同之故魯史書尹氏而或曰君母或曰世卿也男女皆可稱氏原非名比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奈何以同爲獨而諱之哉或曰古者女子皆有名故不諱氏今

集省新本

卷之四

五

之女子無名氏卽其名矣故斥某氏等於呼名也顧以漢列女傳考之如姜詩妻龐孝女曹娥劉長卿妻桓俱僅載姓氏近代士大夫家雖閨秀有名字卽吾家先世若田太孺人諱瓊美陳宜人諱倩華推之他族此比而是不得以古有名故不諱氏今無名故當諱氏矣或又曰今之夫婦間或有名然皆以氏通彼自稱某氏以代名爲之子孫者安得無諱余謂今之夫婦雖以氏通其親名也有異如近世衣冠書札有以某字代其名者子孫終不因而諱某何者某以代名非卽其名也夫婦之系氏不猶此耶且欲諱某氏

於二字以何爲專欲諱其氏耶則吾妣稱氏他人之

妣亦稱氏安得並他人而諱之欲諱某姓則天下無

諱姓之理况稱某氏者雖吾妣所系實則爲母家一

門羣從之通稱耳使我以爲諱將入門而犯有嫌卽

母族之姪娣降等者吉凶饋問俱更姓改屬而後可

乎又若娶婦卽出母族將告廟何稱也且如或之說

書版曰某姓封某人夫無封者借稱曰某妣某孺人

猶可若有封而稱之於令甲有礙蓋某封必出於詒

勘故宜人安人之下當系以某氏若稱某姓宜人某

姓安人則書官之下亦可曰某姓大夫某姓郎歟剖

集省新本

卷之四

六

裂官封失禮之大者不得以私嫌而臆製矣古聖人作經垂訓未有不謹於尊親者乃春秋之於君夫人其生也書之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其死也書之曰夫人子氏卒夫豈斥呼不敬而孔子筆之也歟如會典紀陵廟直書淳皇后陳氏高皇后馬氏未嘗同於御諱也又按儀禮士虞詞哀子某來日躋祔爾於皇祖某甫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周公制作之祖也其命詞亦然故諸儒家禮亦折衷聖人著爲版式祭告先人者酌古準今名正言順雖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改也余惡敢師心以武斷哉

子奉出家父母說

客問於余曰人子於父母古稱就養無方卽有出家離俗者養生喪死子不得廢事親之禮予答之曰情固不可已也而禮則有變焉何則古無出家之事故傳記不載近代適有之學佛修道欲超脫生死要非世間法也世間法自以儒者爲正故人子遇父母之有是寧必涕泣固止之固止而不獲則凡可以致其問省其養者多方從事庶無遺憾然母在家父出有就僧寮修敬而已父在母出者亦然倘父亡矣或可暫還俾子婦瞻拜其居常宜聽所止或別築室以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父母說

竟

之子縱欲盡孝所生別嫌明微不可不謹也至於送死出家者自用彼法子不得專三年服衰可以自盡其餘禮制固當變常如設位受弔不得在堂主不得入廟葬不得同穴客曰似子言天下豈有亡親之子耶曰否子無絕父母而大義所格有時不得顧其私親盛人之有生男女作配皆所以承宗祏而繼百世也如男不有室女不有家而飄然出世以捐棄先祀是其剝染之日業告絕於祖禰矣記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爲子孫者不能挽之於生前而於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復得與於同宮

附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惻且蓋乎客又曰子論近正矣然稽古於何徵之曰禮由義起可以引伸觀之昔者泰伯欲讓國於王季逃之荆蠻斷髮文身及聞太王喪乃歸而哭於門示蠻夷不可入王庭也卒去返居勾吳子思之母死於衛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奈何哭於孔氏之廟子思引過哭諸寢夫桑門雍頂何殊斷髮文身捨俗稱法圖其視適異姓者有間歟况禮有子放婦出之條未有生前放出死後還歸者以釋于此放出孰曰不宜故予謂人子於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丘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父母說

甲

不得僞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客又曰禮固然矣設有父母遺命曰身雖入道而子奉我宜如家人禮則奈何曰出家所爲何事誠欲脫生死空諸一切招隆佛種號祖稱尊將盡人天供養惡用俗子香火情戀戀不捨哉假令道林仍續開氏宗祧慧遠復備賈家禰廟非惟爲釋教所斥婦孺亦嗤之矣首尾橫決直等亂命可也人子又以從之爲孝也夫

辭嚴義正真得禮之變可謂千古出家斷案施尙白公羊首止之會桓不臣王世子不子此所謂變之

也。拘常歸故夫之遠矣。爲釋子者亦不可以不知春秋。無弊之論。陳際叔。

女已字未婚沒於室之喪禮說

同里有室女已字於某將成婚有期矣而感疾歿其從昆弟及余門蓋欲講於禮者因請曰某所親議欲令主人與壻同計余應之曰惡有是哉按禮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壻稱齊衰而弔是有賓道焉若之何可與主人同計也故女始死其計於壻家也宜云寒門第幾女許適上宅不幸某年月日時以疾歿於內寢其計三黨之親則宜曰字某女云云自署期服生蓋女出嫁則降爲大功在室與子等或曰有年在壻

之列者則服降否乎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冠笄成人之道也况婚有吉期尙何殤與降服之有或又曰女既死未及成婚宜還聘於壻家何如余謂此禮所不載律亦畧之當稱情而爲之節耳杭俗有男死全還女死還半之說男死者其女除服而更適人則將別受聘夫一女不可以受兩聘故全還也若女死雖未成婚猶曰字於某其殮葬之具壻家亦當爲助故還半也然釵釧則宜全還僅篋並無半返何則釵釧固非殮送之具返之以便於壻之改聘若僅篋之儀男女家互相酬酢更無可論矣雖

然會典於婚姻條又云男女有婚期而身故者其聘財勿論此條補律之缺蓋婚姻論財君子所鄙男女雖未婚而爛盟之好自在彼藉手敬返此流涕遜辭各量其力無致於競斯不亦善始善終矣乎

人子聽父母引決說

客問於余曰人子於父母有如水當引決者則嘿而聽之歟余曰何以曰假令父有罪已結正自爲歸全之計欲仰藥投繯而爲之子者倉皇救止其旦日不免棄市可奈何余曰此國法之所不得爲也律曰凡獄囚已招服罪而其子孫從父祖令設法自殺者死蓋以義斷之犯罪者而謬巧以逃國法固宜禁之卽以人子私情論父母之生難加一日愈於已且遼緩須臾安知不蒙恩赦乎况卽市典刑是國殺之也設法自殺而使其子與聞焉猶之死於子之手也人有

親而死於子之手無寧死於國之爲安耳羽山之旌絲不能免禹亦何嘗隱忍進鵠以道法哉客又曰親有罪而自殺固不可若有母坐罪而沒官將不免於辱其母慨然引決預爲索身計爲子者則救之否與予謂婦人寧死不失節誠明於大義然非人子所忍見聞也事出倉猝天性之至者必難以死母易完節有如爲母者激烈不顧扼吭覆杯良已無可如何倘慈親欲舍生取義而謀及鄰下惟有呼天搶地號泣救之耳惡容濡忍姑聽引愛人以德爲解哉孟氏曰凱風親之過小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徒以小過目

之昔陳劉善明少立節行累典州郡以母在北顧營財貨陰規贖母時固不問其失身否也事母者不以改醮而生怨贖母者不以陷身而報計何者天性爲重則名節爲輕誰謂母將以死完節而子忍弗救歟客又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昔蕭望之爲恭顯誣逮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令自裁望之飲鴆以死當世亡譏焉夫弟子可以勸其師子不可以聽其父與母是何哉予謂師弟以義合故可以義勸父母以天屬故不忍以義裁先聖所謂門內之屬以恩掩義正如此類耳客曰若知子云則孝子事親但圖臨難苟免

樂省軒文鈔 卷之四 引決說 畢

歟余應之曰否否君子以義自裁不當謀及其子卽爲子者而當死生逆順事關呼吸之頃但於情則不忍勸進引決亦斷無曲防諛對陷親於大惡者也若父當殉國而爲存後之計者先事遣發則涕泣從命至大義所迫勢不可避如諸葛瞻與子尚同死於敵尹穀徐應鑣之徒俱父子死難忠孝兩全又何嫌乎哉客又曰倘有事當死義而親懷猶豫與子商決可奈何夫人子處此贊決雖不忍陷親亦不敢唯當號泣不對而已其或上聞國社力爭無嫌爲北地王之自殺先廟於義云愜其次則如褚賁之恥父失節屏

居墓下終身亦未爲慙也嗟乎人倫之變不可勝窮要在與時消息衡量不失其中耳余旣以應客因識之以俟君子論定焉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前輩父子兄弟所朝夕講究而不舍者也至於臨事之際父猶豫商及其子子或號泣不對父遂隱忍失身則父子爲賊豈可自甘然則殉節之際父不謀及其子子可以圖存宗祀父謀及其子便當父子共殉庶幾仁至義盡無遺憾乎 應關寅

可以死可以無死爲人子者自不以死親易完節

樂省軒文鈔 卷之四 引決說 畢

耳至於求仁害仁之介人禽所關間不容髮則又不得引以恩掩義爲解矣總之預聞其事誼無獨生君子處此固自有道也 陸鯉庭

杜工部七言律說

詩之有七言律體始於唐也唐惟杜工部甫爲最盛  
近代能詩者多以爲宗北地李獻吉尤篤好之規模  
若出一口自瑯琊華亭而下亦皆推爲極至矣雖然  
予有說焉詩始三百篇卽已五七言間出漢以後頗  
重五言迺相梁燕歌亦復七言不乏但皆古調未開  
律體也洎梁簡文帝北周庾信烏夜啼陳江總芳樹  
隋陳子良於塞北春日思歸諸咏並七言儼句以八  
爲韻卽樂府古風而近體源流濫觴於此唐初祖構  
正爲名律取其聲調穩叶氣色鮮華若沈雲卿杜必  
榮省軒文鈔

卷之四 七言律說 吳

簡宋延清輩一時號爲擅場嗣是李韋燕許黼黻相  
繼但武德神龍之間篇多應制金粉習勝臺閣氣多  
體則襲而少變響亦凝而未流迨開元天寶以還茹  
六朝之華而去其靡本初唐之莊而化其滯於是風  
格道上音節諧會色理必工指趣俱遠如王維李頎  
岑參高適諸公所構遂臻其妙既極才情亦由運會  
號云盛唐斯實古今諸絕矣然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隋珠和璧嘆深希有至杜甫獨以魁壘之才蘊其蘊  
憤之氣揮斥百代包舉衆家集中醇唱所爲七言律  
亡慮數什伯首大抵謝膚澤而敦筋力厭排儷而尚

矜奇勢取矯厲多直尋發端近偏卽事在質沈鬱  
有餘流逸不足彼雖雄視千古要是長律之變調耳  
昔高廷禮唐詩品彙列拾遺於大家不爲正宗李滄  
溟亦云子美篇什雖衆頽然自放矣何者長律所沿  
托始六季旣屬緣情尤貴合調婉轉深穩音流管絃  
務極天然殊非刻意故杜氏卓然作者難乎折衷也  
然就厥體而辨之亦有工拙利鈍如秋興諸將恨別  
退朝宿府野老南鄰王臺觀藍田莊崔氏草堂舍弟  
觀喜寄曲江對酒暮歸登高十二月一日小寒食舟  
中九日至日遣興次首夜閣夜返照黃草登樓野望

榮省軒文鈔 卷之四 七言律說 吳

吹笛賓至客至嚴公枉駕和裴廸送李八秘書送韓  
十四江東長沙送李十一咏懷古迹諸首或道麗精  
深或沈雄悲壯或真至倚永或曠遠清疎不盡全瑜  
要爲傑構列於盛唐諸家致堪鼓吹其他率爾成篇  
漫然屬句自信老筆殊慙斐然予嘗覽而掩之中有  
極鄙淺者如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富  
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楊雄更有河東賦  
惟待吹噓送上天之類有極輕逸者如白去自來梁  
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酒債尋常行處有的人生七  
十古來稀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之類有

極瀟滑者如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淮  
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聞道雲安楚米春  
纔傾一盞卽醺人之類有極纖巧者如何人錯憶窮  
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淺春光  
有柳條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釣之類有  
極粗硬者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不  
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在野只教心力破  
於人何事網羅求之類有極酸腐者如細推物理須  
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予見龍離不得已予知出處  
必須經炎背可以獻天子食芹由來知野人之類有  
樂省軒文鈔 卷之四 七言律詩 辛

眼阮藉窮途未足啼幾同譚揆秦相何緣怨岳飛醜  
肖村叻以此求杜失之愈遠故子美矯唐而過者也  
獻吉尤學杜而甚者也夫杜非不可學宜取其遺麗  
沈雄清疎雋永如予所列諸篇而傲之可也至鄙淺  
輕邀濡滑纖巧粗硬酸腐徑露粘滯是其平生大累  
當爲鑒誠者乃一一從而傲之且變本加厲則是慕  
西施者單逐其捧心希謝安者乃去而捉鼻幾何不  
爲天下笑柄耶獻吉賦才本高結構亦博名章俊句  
未易屈指其粗疎醜拙故以襲杜失之然作者相仍  
率少覺寤自宋人過於尊杜奉若神明而學得所近  
樂省軒文鈔 卷之四 七言律詩 辛

平鈍蕪拙什九買櫝還珠近世詞家又多爲獻吉所  
掩矜持不啻三尺摹畫遺迹撫拾殘瀋更類東施之  
羣耶郭之步矣夫杜律雅非正宗况復若傲而增屬  
焉僞彊不顧率天下而禍風雅者必斯人也哉或以  
王司寇舉七言近體嘗云古惟子美陳黃門亦云李  
何七律俱出於杜然則杜誠百世宗師矣子顧軻之  
何歟蓋司寇之才無能不多莽莽濶達故宜右杜若  
黃門所言何李俱出於杜者謂李以渾直之氣行其  
雄壯何以婉麗之致追其雅練正取善學所長非欲  
較若畫一也若乃才既不高學復不深徒指杜陵爲

口實而似奇實凡似老實稱強半拘調大都俚語聊資餘腹且便矢口開晚唐之選扇宋人之波而且沾沾自喜高置一座其於詩家位置竟不知工拙果何如也予既惡末學之陋且慮老境類放賢者不免故論而著之不厭辭費庶使後之君子有所改鏡云爾

毛沈改字說

毛子馳黃近更字稚黃友人沈去矜作論止之以爲黃之得名久易之人鮮知之又稚與稗同近蒙昏且自矜也於義無取焉毛子答之曰予易馳爲稚非無故又曰名不可久居因勸去矜改字以避之此二說各是所見然不無小偏也何者古之君子字以尊名其義有所取不以嫌累如以嫌則孔子字仲尼尼者泥也顏淵名回回者衰也學者曷嘗以尼疑孔以回病顏耶至字成而復易要出有爲未足致難史傳兩記更僕難數也若馳之爲稚業詳毛說而嫌於黃

口宜驕將無咎阿之詞如恨不苦歟夫德璋孺子在征代自屬勝流抑祖車騎之爲士稚韓忠獻之爲稚圭後先位置何如哉顧毛子更字良善並欲勸沈變更姓字以避名高此則有意駁辨近於矯者耳古之改字更姓類非意事有自更者如梁伯鸞稱運期侯光第五倫稱王伯齊是也有友人代更者如歐陽修改張谷之仲容爲應之是也今沈無第五伯鸞之迫而毛又安得強效承叔所請也與堯乎有意市名誠哉而達人上士以性廉埋照爲高正在顯晦遠近之間耳陶徵士所謂心遠地自偏也何必屢易其名乎

耶故兩家之說並著余願當公而進曰請雅黃圖其  
新去矜仍其舊也

宋省軒文鈔

卷之四

改字說

書

虎臣字說

柴子開居有門弟子問曰先生之字有取於詩之所  
謂矯矯虎臣者歟予應之曰非也古之君子本名而  
取字義各有屬有以相發爲義者如康之字伯休寧  
之字幼安之類是也有以相因爲義者如賜之字子  
貢偃之字子游之類是也有以相勉爲義者如修之  
字永叔肇之字子固之類是也有以相祝爲義者如  
照隣之字昇之九齡之字子壽之類是也有以相先  
爲義者如商之字子夏紹之字本初之類是也有以  
相慕爲義者如伶之字伯倫之推之字介之類是也  
宋省軒文鈔 卷之四 虎臣字說 書  
有但以相次爲義而不繫乎名者如范之字叔劉之  
字仲之類是也有即以名爲字而不必別取者如子  
儀之字子儀浩然之字浩然之類是也若炳之所取  
則異乎是炳之義在易革九五繇曰大人虎變象曰  
其文炳也五君象其繫曰大人尤嫌逼於君也爲人  
臣而逼於君不可爲訓故禮稱別嫌明微特字之曰  
虎臣以明虎變之文繫乎臣事云爾雖古有三君五  
君之號若不嫌於下者炳也敢乎哉門弟子又有請  
曰別嫌之例於古何昉焉予復應之曰唐韓子名愈  
愈者過也乃字曰退之故以謙退爲義嫌其多欲上

人也宋朱子名熹熹者明也乃字曰元晦故以闇藏  
爲義嫌其的然曰亡也予之名炳嫌於逼上無等故  
抑而稱臣則未知於三字之義有當歟否歟雖然虎  
臣之目亦豈易云大雅曰虎拜稽首虞書有臣虎與  
熊羆麋龍並列自顧草茅賤微無當萬分一臣哉臣  
哉適若其義則炳也竊取之矣

書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言謹而法斯篇有之應  
副寅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虎臣字說

奎

與兄子字說

予兄弟第五子世垣今歲生十五年矣以其母氏命疏  
學於予客有請字之者予辭以冠而字童子何爲客  
固以請且曰十五去成人幾矣予唯唯因字之曰恭  
李且爲說以詔之曰夫垣所以蔽惡而自衛也故雅  
人以比大帥若師與衛豈其崇飭邊幅以夸時俗母  
亦惟禮可以恃焉禮者以恭爲本恭者弼弼乎敬以  
血內義以方外而非色莊之謂也書曰貌曰恭恭作  
肅記曰正爾容聽必恭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由  
斯以言恭未有不本於小心而肅其容貌者抑聞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四 子字說 奎  
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犂牧  
其上陵夷故也嗟乎世漸陵夷豈不由稷禮自放哉  
吾家自先徵仕以來世有名德邇者子姓漸蕃恒恐  
墮失先型而非式徵是悼爾小子當志學之年誠能  
追慕前人仰承慈母以率予朝夕之訓肄業守禮無  
浮無佻而狎於非度則龜勉有成先大夫君子實與  
嘉之其爲大師維垣不既多乎爾小子勗哉勗哉毋  
以予言爲瑱矣

名言篤論自可家錄一通以提童穉 陸樹震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五目錄

西陵

柴紹炳

原字虎臣著

世垣

升

卷五 古韻說

辨沈約類譜孫愐唐韻體部韻畧沿流異同說

古韻通目次依韻畧說

古韻通部第斷限說

入聲部次異同說

古韻通有四例說

卷五 目錄

古韻間通旁通分部說

旁通諸字注音說

古韻不立轉通說

古音不可妄叶說

辨三江七陽不通說

古今韻有繁簡說

古今聲文遞變說

古今用韻體殊說

辨四五六言用韻差次說

古韻不繁方言說

通韻貫折中說

用韻諦當說

辨韻口法宜審說

古音古字宜酌說

韻書注釋說

古今韻學純駁說

以上說二十一首係先大人所著古韻通一書列之篇首以備駁證者也按近體宗沈氏四聲而古韻無定例作者多舛謬不合爰本風騷古詩樂府次第可按者舉例發凡以爲考鏡洵千古未發之秘也曩范忠貞公奉詔舉隱逸詩門勸駕者再力辭不應因請以是書付之詞則先君更以身隱焉文謝之范嘆息而止厥後之數年柯陽王舉趙公來撫吾浙與太倉王公全以先君木主崇祀鄉賢亦欲以是書付梓又以調撫江蘊不果此書流播四方遂爲時賢所採割不無郭竊向莊之嘆頃荷友人陳雪樵慨然剞劂俸六十金爲之創始特以卷帙浩繁告成匪易先以諸說爲見一斑男世堂謹識

卷六 序

敬學集序

柴氏家乘自序

家傳自序

官制備考序

十三經類語序

柴氏古韻通自序

通考纂畧自序

山海經廣注序

西陵社選序

後塲鴻寶序

四六全書序

李卓吾小說序

送吳錦雯遷任南和序

贈從舅許立若先生序

贈姚純叔先生序

贈朱士叶序

卷木目錄

距竇堂診籍序

贈王聖翼詩序

蒲田林衡者詩序

功過格發明序

地理碎事序

送許植歸東海序

毛氏德壽錄序

贈陸寅入學序

贈趙叔文序

威鳳堂偶錄序

井幹軒詩序

西陵十子詩選序

陸麗京全集序

許介夫詩序

陳開仲詩序

徐世臣全集序

陳集生詩序

卧雲軒偶集序

吳王汝詩序

卷木目錄

二

韻說

辨沈約類譜孫愐唐韵禮部韵畧沿流異同說  
今世所行韻本有三種如上平二十八下平二十九  
上五十五去六十入三十四共計二百零六部其次  
見於孫愐唐韵相傳是沈約四聲類譜舊日則謂之  
沈韻其二百六部之下各有通併如一東獨用二冬  
三鍾同用之類屬唐時功令則謂之唐韵若近刻韵  
本平上去聲各三十入聲十七共一百零七部謂之  
禮部韻畧始於宋景祐中丁度所修其後平水劉淵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五 沈約類譜 一  
復承而併之是宋非唐又曰孫愐唐韵元本亡傳今  
刻是宋重修廣韵而冠以愐序行之蓋士大夫家名  
能韻學者其說如此余爲次第考訂確有所見其實  
不盡然夫類譜二百六部是古韵目所注通併用乃  
始於約非唐之功令也若唐人制科用韻又加併省  
宋人承用有禮部韻畧之名原本唐制而小變至廣  
韻雖宋人重修固卽孫愐舊本名異而實同耳何以  
明之魏晉以來業有韻本二百六部後于爾雅音圖  
後先合符但爲切字而設原不從詩賦作計如李登  
聲類周顒四聲切韵大較相同卽顏之推所訊韵集

以成仍誤合爲奇繆分陸法言所指諸家支脂爲一  
尤侯俱論並以切脚之舛局嘗批撮作者耶至休文  
類譜亦資反切所須而兼以四聲入病諸論於是就  
古韵創爲通併獨用之例蓋宋齊以前聲韻本寬至  
梁而去古漸遠押使多窄故其立法繇疏入密凡約  
所著詩篇欲身自爲律如和劉雍州遊沈道士館俱  
獨用東學省愁臥獨用微秋夜獨用文登玄暢樓餞  
呂僧珍俱獨用侵新安江併用真諄鍾山併用支脂  
和謝宣城併用尤魂痕冬節後併用庚耕清昭君詞  
併用歌戈脉湖中屬併用陽唐休沐寄懷併用尤侯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五 沈約類譜 二  
華陽先生登樓併用蕭宵詠月併用灰咍卽平韵比  
次觀之此類不啻規規引繩併用者既殊古格獨用  
者且絕旁通如侵韵則風南男三旁通字俱不入雖沈氏標置亦緣風  
會使然陳隋以來大抵踵事而唐人一代以詩賦取  
士遂以類譜爲憲章也顧余又言唐韻與沈譜異同  
奈何按孫愐所載古目上平二十一殷獨用唐併入  
真矣下平二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  
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唐則添嚴併入  
銜凡併入咸矣上十九隱獨用唐則併入軫矣去  
十四泰獨用十五卦十六怪十七夬同用唐則卦怪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五

沈約類譜

三

吻問當是宋人改作近刻承之耳夫平上去各三十  
 部次第自當條貫如佳皆蟹駭合則泰卦怪夫不宜  
 離青與蒸登迥與拯等離則遲與證燈亦不宜合若  
 殷隱熈舊目雖次於文吻問之後而審聲儷部則併  
 真軫震者爲是也又何以明之蓋唐人用唐韵比於  
 法家三尺今唐韵失傳唐詩具在離合同異尚有可  
 徵者如王昌齡奉贈張荊州則知咸銜凡已併詩以銜藏  
 次韵藏李洞之贈無可上人律體亦然詩以軫藏  
 李白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則知鹽添嚴已併詩以嚴潛  
簾簾掩次韵也簾簾掩錢起早渡伊川作則知葉帖業已併以泔  
 葉省軒文鈔卷之五此約類譜四

柴省軒文鈔

卷之五

四

---

0-227

李白對雪奉餞任城六父

真韵中

古韻通目次依韵畧說

版韻俱無闕入文者隱軫歟震可以類次當屬宋本之誤無疑殷隱軫誤併毛釋黃先有辨詳載詞細中顧亭人作唐宋韻辨亦云此平水不知而作也若泰卦選證之離合余比始正之至孫愐取陸法言切韵重訂其目次則仍沈約類譜通併亦因舊韻次序中祇云刊誤補闕更名唐韵並未言綴入通併新例也此書唐世盛行至宋景德祥符中重修但因孫本而訂其訛闕耳故李燾曰孫愐唐韵太中祥符元年奉勅改賜新名曰廣韻蓋以別於韻畧而言之余所謂朱希真文鈔卷之五沈約類譜五

或問即唐韵以明古通其分部也自宜直表唐韵次第如首部則日一東二冬三鍾四江通次部則日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哈通豈不使覽者爽然而顧仍韻畧今本僅舉東冬江居首支微齊佳灰爲次者何歟予以孫愐唐韵所列二百六部乃是沈約舊目原已併用故愐書以一東爲首部二冬三鍾併爲次部如此類其名雖分其實已合計四聲凡得一百一十有四部與今本次第不甚相遠也至唐代更加併省爲一百有七部謂之韵畧故予即依今本標次庶使覽者習而易曉焉又如十三元八庚之類俱稱半通若依次截分則元部當云二十三元通真文二十四魂二十五痕通寒刪先庚部當云十二庚通陽十三耕十四清通青蒸稽諸古詩通叶難以此疆彼界不若渾稱爲安舉例有徵斯云無獎也此等具本書試詳之且古人二百六韻之分原爲切韵而設不從詩詞作計沈氏乃就其中科爲獨併以繩作者耳若求古通何事縷析爲哉蓋切韻主分分析則音始精通韵至合合併則例自顯故分者當自百七部而溯之二百有六合者當

自百七部而約之爲四十也或分或合各有所宜况  
今於每部附注原併則古今原委未始不曉然矣

古韻通部第斷限說

余訂古韻通既勒爲四十部又作四聲表以明之  
尾條貫爛然可睹已而學者猶或未了則爲先入之  
言所眩也自昔講於韻學者指不多屈其最著者莫  
如宋吳才老棧著古韵補鄭漁仲樵著六書七音畧  
及明之楊用修慎著韵經古音轉注諸編三君子皆  
於古韻多所闡發然細目時舉大綱未齊以求通貫  
均爲情焉如吳氏韵補目注云江通陽庚青蒸通真  
侵亦通真覃咸通刪鹽通先陌通月職通質緝亦通  
職葉亦通月夫七音之理由六書生如江部諸字偏  
柴伯軒文鈔 卷之五 斷限說 八  
旁皆從工空恩牟丰龍童農春兗是東冬之屬與陽  
部本遠通陽於江非古也余別有辨若庚青蒸與真  
以毛樸黃氏六條按之有抵齟展輔之殊於此不辨  
豈復言韵若侵是真之閉口覃鹽咸是寒刪先之閉  
口故讀音要知鍼非真覃非檀鹽非延咸非閑比而  
同之由其口吻潤耳入部與三聲亦有條理質從真  
來職從蒸來職質之不通猶真蒸之不通也月從元  
來陌從庚來陌月之不通由庚元之不通也若緝合  
葉洽均屬閉口緝從侵來合葉洽從覃鹽咸來其緝  
之與職葉之與月如風馬牛不相及何遽可通乎如

鄭畧則云真文元寒刪先皆當協先東冬江陽庚青  
蒸皆當協陽又云魚虞歌麻同協侵覃鹽咸同協其  
說似優於吳然亦知一昧二不可爲恒例也按古韵  
先部多叶入真如易以天叶人詩以田年叶人之類  
何必定從先其真文互通於寒刪先者間亦有之豈  
成法哉故兩部自當區分考之古製斷不能併如張  
衡四愁以門勞中爲韵是真文通不禱寒刪先樂府  
君子行以然間冠肩難餐賢爲韵是寒刪先通不禱  
真文陸機塘上行飲馬行獨用一先古詩今日良宴  
會張華上巳篇獨用十一真顏延之夏夜呈從兄作  
東省軒文鈔 卷之五 斷限說 九

混而一之也若侵之與覃鹽咸同屬開口似乎可通  
然侵近真覃鹽咸近寒刪先故宜析而二之考諸風  
雅騷賦侵多獨用其覃鹽咸可通者祇南男覃軌三  
黔潛廉咸凡數字有本耳如節彼南山終朝采藍亂  
之初生諸章自以覃鹽咸爲部並不入侵可徵已鄭  
氏之論舉例已見若楊氏韵經所載其繆處每仍吳  
鄭復以已意亂古韵部第移陽近江移庚近真以侵  
禱列於真文庚青之間以覃鹽咸禱列于寒刪先之  
間不知而作殆有甚焉詳辨見於毛氏韻學通指中  
抑近家談韵稍有同異者或曰庚青通蒸獨用三古  
東省軒文鈔 卷之五 斷限說 十

以來此居什七然兼通蒸者亦復有之如詩不寧不  
令百川沸騰楚詞終剛疆兮不可變身既死今神以  
靈及李陵錄別曹植應詔諸篇皆三韵互使不可云  
無本或云歌麻尤三部可廢夫三部古音視今雖別  
然欲廢本部散廁他韻亦恐未允如開關雖鳩二章  
汎彼柏舟一章之類皆純用尤韵若江有沱考磐在  
阿之類是歌獨用若君子偕老之類是歌麻通矣今  
學者能斷從何讀析而之他耶或曰唐韵尤部縷析  
之候宜全入魚虞幽則全入蕭肴豪尤則有入支微  
齊佳灰者今槩通魚虞無乃傷混乎夫尤部與支及

蕭肴豪或問通或旁通余已收載其通魚虞者則舉大凡耳古韵雖祖三百篇而楚漢以降聲體代變不無與時消息故如或言尤但通支微齊佳灰而生民之或春或榆或簋或錄下武之世德作求成王之孚則顯與魚虞協矣或言幽部別通蕭肴豪而甘泉賦之登鳳凰兮翳華芝翳蒼螭今六素虬則顯與支協矣以是例之故唐韵業以侯幽併入尤部而余謂全通魚虞從其多者言之也且君子依古立法以簡要該通爲尙毛舉網碎恐難適從矣茲特據其大畧辨之如左云

入聲部次異同說

平上去入四聲本相因故十七部之與三十部首尾次第亦若魚貫其間通例有小異者如江陽不通而覺得半通於藥真先不通而屑得半通於質庚青蒸全通庚半通陽而藥陌顧得全通陌乃半通錫職是也然求之正自有故蓋江部入聲爲覺乃陽部入聲亦有爲覺者故江部窄而覺部較廣是異母同子又同產分居江陽俱入覺是異母同子也陽多入藥少入覺是同產分居也同產分居當從同異母同子亦當從同故江陽不通而覺得半通於藥者此也若質

自真來屑自先來真先雖殊部而古韻先部多轉入真音屑之半通於質亦猶近古耳至藥承於陽陌承於庚但當半通乃云全者以古音庚陽相類者止半藥陌相類者居全因其自然不可強也試檢兩部中如蜘蛛鳥釋釋曉近舉格郝索漆菲震卻魄卿膝唐喙諸字俱彼此互収亦足徵其聲文之協矣夫陌通於藥全則通於職錫宜半譬則嗣子然親所後而降本生此其誼也四聲首尾雖貫然平爲出聲之始入爲收聲之終毛稗黃曰江出聲自東韵而收音微入陽韵但東韵居多而収陽處稍淺故從東多耳余亦

謂出音從東居多故江陽不通收音微近陽故入部之覺遂與藥相通者半卽先之出聲間轉於真屑爲收聲遂半通質庚之出聲半通於陽陌爲收聲乃全通藥亦是物也又若去入相近俱屬收聲故兩者間通居多如屋之通宥質之通真之類不可以乎上例嗚呼古韻之通唯變所適然豈敢無稽而臆揆哉

古韻通有四例說

古韻無定本余就唐韻而通之其例有四一曰全通二曰半通三曰間通四曰旁通全通者如東冬江魚虞尤之類諸韵合一全部可通者也半通者如元通真文又通寒刪先覺通屋沃又通藥陌之類一韵兩屬各分其半者也間通者如東通陽尤通支蕭通尤麻通魚虞之類間出相通難以統壹者也旁通者如禽深本侵而入東通韻用本宋而入冬之類此數字偶通不容牽合者也全通者古聲本諧無煩轉叶如羔羊草蟲之通東冬江北風羔裘之通魚虞尤直任自然耳半通者此疆彼界不得闖入如元部門昏存尊之類通真文原軒煩棚之類通寒刪先各有攸屬是矣間通者兩部自諧未嘗大同如陽通東不及冬江尤通支不及微齊佳灰麻通魚虞不及歌蕭通尤不及肴豪之類是矣旁通者此字偶通不及彼字如禽深入冬見於易誦用入冬見於騷雅必有所本始可通入若因禽深而欲并侵尋因頌用而欲併宋俸則謬戾甚矣今之君子多不講韵學憚爲謹嚴樂於流便每執旁通間通之屬以爲可以大同若半通又無論已苟能審此四例以通古韵其庶幾矣乎

古韻問通旁通分部說

問通旁通之例其說如前或疑自分畛域於古通之例有乖焉奈何不知全通者自屬大同問通者故爲側出若欲以陽通東之故而併合冬江又將以陽通庚之故而併合庚矣以尤通支之故而并合微齊佳灰又將以尤通魚虞之故而併合魚虞矣如此則麻通魚虞尤亦通魚虞蕭通尤有豪亦通尤牽引混合所謂江陽不通之說何以立之防哉或又疑通韻在古當爲一部就中復有區分於何徵之予謂通韻如東冬江併用古之詩體然也至於唇吻咀調自分次第如一東二冬三江之日未嘗不劃然何者東冬江聲俱穿鼻而讀法不同東屬合口冬屬撮口江屬開口如東陽問通則並從合口讀也而冬之撮江之開不得與焉由此可以例推故魏晉宋齊自沈韵未立以前原有規繩余已悉言之即追溯三百篇韵有獨用不禱以他者姑就平聲如關雎首柏舟一桑扈三潛哲四之獨用尤小星首之獨用東猗嗟首蒹葭一南山二正月首鍾鼓一彼都一公劉一之獨用陽猗嗟二車攻七之獨用庚天保三六無羊三綿六之獨用微澤陂首之獨用歌素冠首之獨用寒泮水八之

身省軒末鈔

卷之五

分部說

五

身省軒末鈔

卷之五

分部說

六

獨用侵就其驅使畛域井井故可問通者正不必大同也其間或有從同者如終南以梅哉叶葵四月以梅叶尤黍苗以哉叶牛之類然亦兼及庚而不能併齊微佳也且載馳四綠衣三絲衣一氓首巷伯七也豈二泉水首皇皇者華三縣三諸章以支尤通者未嘗闌入他部以是知其可問而不可雜信矣至於旁通附錄必爲每部斷限例亦準此雖然若今稽古世代綿邈六書七音傳聞異詞不得已而從變例以幾審聲蓋言慎也倘有續爲說文者使字音畫一昭然大同則旁通之例自可不立將來叔重何必乏人耶

旁通諸字注音說

旁通諸字原從別部承入其音亦因之而轉如螭本元部而入東則音融是司馬彪讀縱本宋部而入東則音叢是劉昌宗讀各有所本此當仍舊貫其他如分之叶隆据曹植七啟調之叶同据小雅車攻雖作者不妄而注家向無確讀不得已而以切韻同母之音注之余按古字書音韻轉假原無定母其間四聲互讀大抵同母者居多如空字平聲爲枯紅切上聲爲苦動切去聲爲苦貢切同一谿母也去字平聲爲丘於切上聲爲口舉切去聲爲丘據切亦同一谿母

宋省軒文鈔 卷之五 注音說 七

也惡字平聲爲哀都切去聲爲烏故切入聲爲遏褐切同一影母也厭字平聲爲於鹽切上聲爲於琰切去聲爲於豔切入聲爲益涉切又一甲切亦同一影母也以此例推舉一三反想當不遠耳要俟後之精於六書七音者一一是正焉

古韻不立轉通說

古今聲韻不同由風氣所囿然在古韻部相通者喉吻本諧無煩轉叶也余見嚮來韻本多註通轉如江日轉入東佳日轉支元日轉真文之類而老生說詩謂學古必習轉韵始亦惑之如墮雲霧中既思古聲諧合何假轉呼如今人讀江近陽乃於東冬不叶在古江以工得聲故曰六義諧聲江河是也夫以工得聲於東冬本自無異又須轉乎其他佳支元文莫不皆然自後儒昧於此理強爲轉叶如詩之葛覃啍韵妻飛而注曰啍叶居奚反草蟲降韵蟲螽仲而注曰

宋省軒文鈔 卷之五 轉通說 八

降叶平攻反楚詞大司命塵韵雲門而注云塵叶除軍反彼固不知東冬江三韵支微齊佳灰及真文元三韵古本通也紛紛轉叶蓋已贅矣且迄今所習者唐韵耳於古文詞用字見爲岐部便謂須叶假令世行切韵則冬又分鍾支又分脂之元又分魂痕卽今一部之中疆界剖判無論古體卽唐人近律亦須轉叶耶又如唐韵麻部近正韵更分應爲二亦聲韵與時遷流不得不然使說者就唐韵而注曰遮轉聲通麻人皆掩口而笑之矣夫遮與麻之不煩轉猶麻與歌之不煩轉也推而及於東江支佳真元今人所

設在古本合譬則古初一姓之後各分氏族乃以後  
之分反疑古之合豈不詳哉至問通或從改部旁通  
亦必殊音原本六書轉假之義蓋字有古讀異於晚  
近不須轉者如下之讀戶服之讀旬尤之讀怡友之  
讀以家之讀姑之類固非近音可以回易字有在古  
通假音隨義變者如亥有四音齊有五音聯有六音  
從有七音差有八音辟有十一音之類此卽轉注假  
借之說也故轉之一言但可施於旁間通而全通半  
通皆無所事轉也若夫叶則無施而可余有論斷其  
非是見別條

古音不可妄叶說

先聖制字有義有音蒼頡伶倫一時並出立法相爲  
表裏故書有六法律有七音造書者因聲而有字協  
律者卽字而審音後世如說文之類端求體義切韻  
之屬端講音聲其實音義未有不相貫者古文通用  
一字每兼數音有音隨義變者亦有一義數音者一  
義數音者如天有三讀是也音隨義變者如賁有七  
讀是也有是讀乃可入是韻而時師訓古不求本音  
所宜動號曰叶何施不可其初緣於唐太子賢與顏  
師古注兩漢書於長卿子雲孟堅平子諸賦音有與

時乖者直以合韻叶音當之而紫陽朱氏注三百篇  
楚辭亦往往稱叶三公皆博雅儒流綠未深考姑爲  
曲通實滋後來憤憤夫一字有數義一義有數音但  
有轉呼終無妄叶如天有三音入一先其恒讀也又  
可讀汀因切入真讀鐵明切入庚賁有七音入四寘  
其恒讀也又可讀符非切入微符分音入文通昆切  
入元通還切入刪父吻切入吻方問切入問故天叶  
人見於易詩以入真也天叶平見於易楚詞以入庚  
也虎賁之賁音奔故叶元賁赫之賁音肥故叶微荷  
無其音烏容濫綴若今人謬讀天可叶地賁可讀臨

四聲縱橫何限三七以是厚誣作者甚矣若古詩周  
頌及騷歌謠間有不可韻者去古遼遠世亡其音耳  
如禽之作頤叶窮見於易小象出之作吹叶來見於  
王母謠倘轉讀不傳必訝河漢先古佚永和聲定非  
無本而然也故如吳棫韻補楊慎古音轉注陳第毛  
詩楚辭古音考方日升韻會小補俱網羅古韻有志  
發明鼓吹風雅其功不乏而惜乎義例未精時有舛  
誤具余別說中推廣而釐正之尤俟後之君子矣

辨三江七陽不通說

古韻可通者其聲相似也不通者其聲不諧也若三  
江古讀是開口工音故通東冬七陽古讀是合口羊  
音故通庚未有以三江七陽通者乃才老韻補用修  
韻經及近世諸韻輯於江陽部俱互註云通余初亦  
猶疑之友人毛先舒獨斷其非今詳考古易詩書暨  
楚騷詞漢魏詩歌往往不合如書堯典以邦叶雍易  
師小象以邦叶功詩草蟲以降叶仲南山以雙叶庸  
漢江夏謠以雙叶童音童謠以江叶龍京雜篇以聰  
叶重凡屬三江絕少闕入陽韵其用陽韻成篇者如  
樂府新文鈔 卷之五 不通說 三  
漢相如琴歌宋子侯董嬌娆張衡同聲歌魏曹丕燕  
歌行曹植五遊關雎諸篇晉傅玄秋胡行東據禪詩  
並屬長調未嘗襍三江是知兩韻懸殊古無通轉毛  
氏曰江本從工是東之屬卽降幢麗淙諸字去其偏  
旁無不從東冬者六義諸聲去陽實遠斯言得之矣  
古者江紅通用二字並音工若漢桂陽太守周府君  
碑曲江作曲紅亦其證也或謂江陽互通亦有所本  
如吳紫玉歌越河梁歌東方朔七諫漢焦氏易林周  
庾信哀江南賦其詞皆三江七陽首尾相錯何可槩  
非耶然此誠有之在往籍中直千百之一二耳固當

取之旁通若欲以是牽合全韻則舛矣且余每部後附錄旁通原無蕭畫平上出入不妨間出如執此數條而欲通江陽將據深禽之入東而併通侵据誦用之入冬而并通宋一百七韻不幾混沌無分耶大要江陽兩部古音實殊不得以一二間出爲通例也雖然聲音之變其來有自中古間有江陽濫禪者後乃讀江如姜而中原音韻洪武正韻遂以三江併入七陽無別要此近代轉聲豈古音之正哉苟能識此則講養絳漾及侵真寢軫沁震俱無通例可一以貫之矣

古今韻有繁簡說

原夫先聖作書不越聲義兩者上古之世法從簡易故一字常兼數聲亦兼數義至叶韻亦然大抵牙舌唇齒喉應於角徵宮商羽單出爲聲成文爲音亦雅矢口諧會和之而和可已如切韻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之類細爲區分在古都得通貫又其諧聲轉假不限一部如真軫震相推歌奇箇互借蕭條嘯兼施尤有宕交訓之類如獲駭屬軫又入真振質屬真又入聲質紹屬篠又入蕭要譙屬蕭又入嘯九叟屬有又入入施植屈屬尤又入肴平上去一字三聲每相通假亦有轉入聲者後世法繁而科罕先古法簡而例寬如惡厭之類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五 繁簡說 五

事類皆然不獨聲韻矣若侵寢沁緝四韻斷從獨用者以聲出開口兼齊齒比如衆音較稱夏夏難相和會此則理絕旁通古今一致後人不解妄相牽綴者非也

古今聲文遞變說

夫書家點畫增損此文也呼讀清濁此聲也文之與聲俱隨流遞變如篆隸真行厥體屢創就彼楷法時復遷易今書古文各有通用胥吏簿籍宜從時師儒著述宜法古也聲音之變亦緣時俗今字書反切考諸許氏說文多所異同摘詞用韵代有升降如家讀姑通魚虞就讀怕通支馬讀姥通語虞友讀以通紙之類是稱變古絕乖常聽至姑轉而入歌怡轉而入魚姥轉而入果以轉而入語音節唱歎稍爲近之又載轉而爲今音則家止入麻就止入尤馬止入馬友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五

遞變說

五

止入有卽近代所遵唐韻等於三尺矣然近體詞章當從今韻擬古賦頌不通古音可乎規模驅使正須斟酌時世秦漢而上是爲遠古魏晉以來便稱中葉隋唐而後直云叔末遠古從初讀中葉從轉呼叔末則今音以今規古固非以中葉而規遠古亦不類也故爲粗陳梗概以便摘詞之家知所選擇

古人用韻體殊說

蓋依永和聲歌之合節詩詞諧韻其來自古騷賦銘頌流末畧同然疾徐長短體製各殊有通章一韻者如關雎鹿鳴之篇是也有變韻成章者如七月皇矣之篇是矣有每句用韵者如六月食鬱及薁抹之隕隕之類及後世相梁燕歌是也有韵在句中者如月出猗嗟之類及後世橋頌招魂等篇是也有隔句用韵者如秦泰山碑詞漢王褒洞簫賦亂之類是也有章內數句變韵數十句變韵者如楚騷漢賦之屬可指非一是也有章首用韵而尾聲不拘者如于嗟麟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五

體殊說

五

今于嗟乎騶虞王后烝哉之類是也有間句助語自爲唱歎不在韵例者如樂府董逃上畱田之類是也以是求古篇章無韵者不可強作韵有韵者不可使失韵識曲聽真裁章八律庶幾免妄作之誚矣

辨四五七言用韻差次說

詩家近體用唐韻古體依古韻大要然矣就古體中亦有差次不得濫施如四言本宗風雅畧近先漢語朴簡幽無嫌估曲魏晉以還稍就溫潤上古艱澀非其本色也五言十九首及漢樂府諸篇雖調遠三百韻超四聲尤虞馬虞給使彷彿晉宋漸華古音陳隋多遺類諸厭體既分用韵宜擇至七言古源於樂府盛於唐代列樂府者直溯先程學唐製者俯同近體如擬板牛栢梁諸歌古韻可通飯牛歌餘數通栢梁歌支致音莊天通倣長安帝京之篇唐韻宜檢盧照隣長安古意首麻次魏駱賓王帝京篇首

宋省軒文鈔

卷之五

差次說

五

元次屋累用數大要唐人用唐韻諸家一轍既襲其舊俱依唐本元次屋累用數體宜遵其韻或謂李杜歌行時見通古何必拘唐然是信筆失檢非爲恒例如供奉短律間有出韵者胡如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五月南風起亦將曰律可通落花落敬亭乃九唐入青律用也古耶詩無約法因陋乘便多藉往賢以文其過爲唐體乃言通古爲古詩又不考通韵章句率易令有識齒寒非唯學者通患余乃深悔少作矣特拈此則與世共戒之

古韻不繫方言說

古人聲韻之別由運會使然或謂求古音者必辨方言方言所習南訛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耳夫古者言雖殊域書必同文審聲憑語言作詩依文字十五國風唇吻豈能盡符而咏歌未嘗屢別甚至騷越侏僂蠻荆歎舌聆其言說絕遠中州而越語楚書載彼謳謠無間風雅豈非同文之治不圖方言哉毛氏曰作者用韻但論古今不分南北余謂方言之近古者南北俱有之禮失求野未爲無當要不可謂古音必辨方言且崙以北方爲正耳或又云北

宋省軒文鈔

卷之五

方言說

五

無入聲最爲近古此元人曲家所爲中原音韻則然以例古音致難盡一如林有樸楸綠竹如簣冬日烈烈玄王桓撥諸章皆以入聲連文安得調同元曲又若北人讀作如早讀息如徒讀食如施而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北人讀六如溜讀煥如裕而唐風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相其結撰不必盡從俗呼是知考詞就世固開土語作者所審譬則閉門造車不俟躬歷萬里始能合轍也然則求古通韵者正當以讀書論世爲要何必齋油素而訪方言乃與協律耶抑方言云

秦晉之逝齊之徂魯之適均爲往之義也以例古詩  
宋嘗分域如汎汎其逝衛詩也六月阻暑周雅也噬  
肯適我唐風也但取通訓不諧土音此尤彰明較著  
者余豈扶恐見破而師心自是也歟

通韻貴折中說

古人用韻有理其用韻有體有法畧如前說必無妄  
作亦無夸談也近世韵學既荒其不解者毋論乃一  
二奸古君子又過爲標異未能折中如鄭樵云古無  
反切平仄皆通用黃公紹云韻書出於江左本是吳  
音學者相沿動資口實不知此等皆非確見也夫平  
上去入上世原無此目而依永和聲本出自然漸分  
次第後來立法較密亦猶八音沿於土鼓耳若平仄  
互叶或近後世詞曲體然北曲廢入聲作平上去詞  
則三聲互叶入必單用古詩歌其體自異分章斷句  
四聲各自爲韻間有互叶必本有此讀如鄭云卿雲  
之爲慶雲咎繇之爲臯陶之類此六書通假以慶有  
卿音咎有臯音繇有陶音故也夫慶之讀卿見於易  
困二小象及白雉詩又鼙鼓從咎音也書朕草惟繇  
與繇通指類以明烏容反仄無準耶或有以齊侯之  
子一章爲證者夫子可讀慈卽無妨叶妻妹子出韵  
正與大夫風退句同也若云妹可叶競將退可叶勞  
耶且古詩遠推三百非近體可拘至如屈宋騷詞帝  
孟諷諫之類實源風雅未祧古法取而讀之用韵浮  
切確有吟域此不得四聲互叶也審矣若類譜雖傳

自隱侯然前此周顒已有切韻又湖之郭璞音圖三百六部其末已遠非沈氏臆創惡得以吳音少之余別有詳辨廼說者猶滋反唇倘以其四聲所彙漸與風騷古音相遠歟抑思運會所趨匪朝伊夕如風音古作平金反入侵而今入東然馬融長笛賦云簫管並舉金石比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已收入東矣天音古作汀因鐵明二切入真庚而今入先然班固西都賦云颼颼紛紛矚矚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已收入先矣其他能華尤馬之類可用引伸是知聲音遞變兩漢已然歸獄吳興未爲平允且人但知約爲

朱自軒文鈔

卷之五

折中觀

三

吳產遂屬偏音不知約書原仍舊貫有科併而無大更故由約以前詩篇具在可以次第引繩如魏曹植筌篴引鰕鮒篇獨用尤曹丕燕歌行獨用陽晉陸機塘上行飲馬行獨用先張華上巳篇獨用真禰衡詩獨用蒸潘岳河陽作獨用蕭潘尼迎駕獨用緝殷仲文南州作獨用軫楊苕華贈僧度獨用有宋鮑照東武吟獨用元代苦熱行獨用微代君子有所思行獨用月顏延之還至梁城作獨用文謝靈運代阮瑀詩獨用紙送孔令詩獨用肩憶山中獨用早齊謝朓出向書省獨用薺遊敬亭山獨用齊和王融獨用屋由此

觀之卽沈譜未行諸韻原有分部約特從而損益聲次之耳詎分更舊章矯爲私製哉至約於靈運傳論所稱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浮聲切響前後精叶妙達斯指始可言文潘陸曹王曾無先覺此謂音節諧調謳高歷賞章句瀏亮不徒遺韻獨得也然則類譜一編約固未得矜爲秘本人亦烏容橫以臆創罪之也故語曰一闢之市必立之平余亦願折中以持平焉

朱自軒文鈔

卷之五

折中觀

三

用韻諦當說

作者要識聲音韻三者之分而後用之諦當何爲聲  
平上去入是也何爲音見溪群疑之類是也何爲韻  
一東二冬之部是也聲立於始音立於中韻要於終  
然聲以該韻韻以該音細求其故必字音正而後韻  
部諧今全半通者自可按部而得不假申喻唯間與  
旁通之類一出入尤宜裁量在切韻家有正紐旁  
紐反紐三法正紐者異聲同母如前所指去惡厭諸  
字是也其比通部如東董送屋之類旁紐者即余所  
謂間通如蕭入尤麻入虞而毛氏通指謂屋承宥質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五 諦當說 三

職承寘之類亦此理也其在每字轉音如前所指絲  
又讀陶告又讀臯之類反紐者謂先入真真亦入先  
侵入蒸蒸亦入侵之類如緝音綿亦讀民田音填亦  
讀陳是真先可互入如秦風興從音入侵嬌女詩則  
音又從菱澄入蒸是蒸侵可互入也凡如此類定須  
考據有本又附錄諸字雖依古網羅臨文正當詮擇  
如諷議之諷作風本小雅運讓之遜作孫本論語諫  
諍之諍作爭本孝經邪僻之僻作辟本禮記此類自  
可給事若婉孌作眠挺畏奕作契需怨慝作從史迨  
豫作偁忬之類須連文並見不可割施又若周田作

割申詩商作誅賞曲紅作曲江神由作神農之類卽  
連文儷句猶當慎之否則恐有三豕沿訛之累別風  
淮雨好奇之失焉嗟乎述者謂明多聞擇善用韻雖  
小蓋可忽乎哉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五 諦當說

三

辨韻口法宜審說

古韻之流失良由時俗遷移口法不審沿訛習誤視爲當然若非先覺爲之指示後學從而咀尋雖欲復古其道無由矣友人毛舜黃訂韻以六條曰穿鼻東冬江陽庚青蒸是也曰展輔支微齊佳灰是也曰飲唇魚虞蕭肴豪尤是也曰抵齶真文元寒刪先是也曰直齶歌麻是也曰開口侵覃鹽咸是也又舊傳四聲經緯圖亦有六法曰開口江寒之屬是也曰合口如東虞之屬是也曰撮口如冬文之屬是也曰齊齒如支齊之屬是也曰捲舌如刪是也曰閉口如侵覃

朱省軒文鈔 卷之五 宜審說 三

鹽咸是也如毛氏六條則大綱齊如陳氏六法則細目舉余謂兩家之論不可偏廢但舉大綱則無以縷析穿鼻七部猶然相混也但陳細目則無以條貫古通部若干又何以明之哉故知毛氏六條則舉穿鼻而東冬江爲一部陽自爲一部庚青蒸爲一部可按焉知陳氏六法如東冬同穿鼻也而合口讀之故東爲德紅切撮口讀之故冬爲若松切如魚虞同飲唇也而合口讀之故虞爲元俱切撮口讀之故魚爲語居切且有同字異部者如同一攻也而合口讀則攻紅切入東撮口讀則九容切入冬同一於也撮口讀

則央居切入魚合口讀則哀都切入虞凡若此類得失異同皆毫釐千里者也借如開口四部居殿覃鹽咸之近寒刪先固已侵則近真不近文真文同屬抵齶何以有真無文蓋文是撮口撮閉雖小異不能作兩音也學者能審六條之大又識六法之細且於切的編中所謂辨聲捷訣口誦心惟熟諳有素則古韻離合之故可洞決無疑矣

古音古字宜酌說

稽古臨文必貴博雅溺於俗體近音多怪少可誠不足道也然音韵所施宜差三古已具別論可無費詞若字體求正不失古雅畧如顏氏干祿書之所爲正體足矣本序曰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是也六書之義雖祖於說文然彼自篆書後代變爲楷體或從篆或從籀或從隸無趨省便非復古製但求不悖六書之指堪可雅觀耳故孫愐唐韵雅俗並收其間俚下破體者固當芟之如息作念應作密此作地變作最推作希之類亦有古籍諸文如育庸與冬苗邪勿宜含矣天崇天衆省斯支鈔不卷之五宜酌說三六

老丘之類形體詭異使人視之畧似梵書又同符篆亦爲僻也况於吳王休四子及梁四公子名武學所撰諸字詎足法哉近世吳興趙宦光作說文長箋頗有發明而獨嗜古體字改次今文如文作彡注作、也作毆之作乚之類其說未嘗無本而行墨艱戾使人不可讀亦太苦已余謂審音徵古而用韻宜調識字貴多而臨文欲雅劉勰云三人不識幾成字妖故舉曹攄之詩有福心惡啗嗽句以爲篇累豈可過號奇字以詫藝林耶故如尖之見於斷竹歌歟之見於漢鏡歌之見於王孫賦此等體異近篇未爲駭

衆尙制作典冊詞章爾雅雖易之無作无周官之網代役尙不輕倣倣也作者幸察之

衆省斯文鈔

卷之五

三六

韻書注釋說

凡字書有二種釋字者以體義爲主而音聲在所兼切韻者以音聲爲重而體義在所畧然切韻之書雖重音聲其於字義亦當訓釋簡括使人了解若孫愐唐韻本於陸法言撰本其間注釋亦未盡善如兄曰兄弟姊曰姊妹布曰布帛筆曰筆墨之類則失之畧而混按爾雅曰男子先生曰兄女子先生曰姊說文曰布帛織筆所以書也讀之其義乃悉而連類並舉誰能別之如訓器物徵引故實訓姓名徵引氏族之類則失之煩而支按說文北乖也增韻朔方也又高

朱省甫文集

卷之五

五

麗姓釋名鏡有光景也增韻鑑也如此二字義已了而於北則累舉種族於鏡則引火齊鏡及甘陵照鏡事何其驢贅哉如從有二音全屬冬部於從下曰不即容切後曰又即容切則重出矣如酸曰酸於酸又但曰酸酒其重釀爲酸之義覆檢未詳則苦晦矣其間亦有謬誤者若戈曰天授年置法曰襄王法章之後出左傳是也但以本書收韻爲古今折中其注釋不遑更次耶爲據畧以示學者耳繼此唯黃公韶韻會每字以說文爲主而旁引群籍訓義精富取稱善本矣惜乎但舉要而未全耳方氏小補猶未能稱後有君子當更爲集成焉

古今韻學統駁說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古人文取諸聲往往用韻不徒詩歌駢賦爲然也如易小象而外書禮周有韻文左國諸子亡慮雜出至管子弟子職蘇秦說秦王史記龜策傳大抵依韻成章又如每一部中多有疊韻字面如從容逍遙優游堂皇之類不可勝數即知古人語言文字多協音韻爲妙風尚所貴學者童而習之故無蹢躅不純之累先秦兩漢頗同此軌然其間亦有祿而未醇者若焦氏易林劉向列女傳贊之類頗用古韻任離合之間

朱省甫文集

卷之五

五

難以字爲藩畫耳自六季古音漸漓學者又時暗移凡樂府詩賦無復風聲餘响沈約既著類譜習近忘遠唐代設科奉爲玉律尋作五七古亦皆稟焉士大夫幾不識古韻爲何物其間畱意師古自命作者若韓柳諸家差勝然猶未能精且粹也降而南宋如臨川眉山諸公益以創通自信凡彼輩盡無韻識謂四聲縱橫可以意叶紫陽大儒亦謂韻不必有本韻學於是滅裂矣明興詩作最富漸覺復古而聲韻之學猶未大彰如李獻吉吳明卿作言古俱真侵稌用李述憤吳有不自省覺何大優

風雅體以天年叶入一先此三公尙爾又况錄錄者耶嗟乎古今韻學之輕重純駁其大較可睹已若宋吳才老古韻補明楊用修古音轉注諸編陳季立毛詩楚詞古音考方子謙韻會小補是皆有志復古發明韻學乃余觀其書俱不能無舛焉才老首勸古韻熟同筆路而通貫未精科指多漏又騷虞兩叶貽誤考亭其間濫引唐宋諸家諒難垂法用修論吳頗洞而刺謬亦多且貪多夸新時坐不確如以分作粉引佞倖傳以詹作蟾引十九首考之本文每相齟齬若斯浪著未易悉舉也季立刻於雙字味於通部每就

葉省軒文鈔 卷之五 統駁說 四

本通之韵別求轉叶過貴推尋不悟其贅又生產閭中讀音不正如南叶心而云音寧天叶人而云音江之類俱吐屬訛謬未足諧聲子謙搜羅茸綴用心良苦而三家流失均之莫辨且彊分叶讀殊不合古其於通例既迷旁引時濫如江陽牽連庚真襟亂但博收群集胸無鑒裁墨守輪攻兩有未辦苟欲折衷一是要未敢許耳嗚呼此四君子者網羅往籍鼓吹藝林討究其失不能曲護要知功過豈相掩哉若近刻宣城字彙原主訓義而時及通韻未免沿訛此則事從同同者也予自揣固陋遠謝前賢而繼起講求爲

力差易又藉友人匡贊積有歲年稿凡數易今始告成綱目頭訖粗足論定百世以俟自許不惑至於徵引挂漏詮次疏畧字體正俗檢點不盡正望高明補裨耳余豈忽當時子建而徒俟後世揚雲也哉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六

序

敬學集序

歲在壬癸之交東南文事大盛矣里社諸子鳩同人之所爲會執而論定釐次之凡若干篇都爲一集名曰敬學既已授剞劂氏廼屬序於不佞既受而卒業認其起訖繹思名義不禁喟然長歎曰古哉敬學之稱也諸君子良賢乎哉夫自結繩代遠文教日開東帶之士伏首橫經呻其佔畢顧門號學者大抵皆原本孔氏矣以孔氏刪述六經爲諸儒之大宗也然及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序集序

一

門徒衆通經者七十二人故屬登堂親受洎末流寢遠南北教岐言卜顓孫漆雕氏各目一儒揆諸聖人微言大義殆闕有間焉漢興繼秦之後初除挾書禁崇聖道明六經時諸老先生各以其傳爲訓詁章句次第得自名家立學官業博士弟子於是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段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列諸學官分別指授又若賈高易孔氏古文尙書毛詩慶氏禮及劉賈春秋未得立者尙不一家當時在所祀國子弟倍習此甲彼乙更相擊難蜚文聚訟甚比操戈藉人是所師亦

何其矜而戾也幸有宋諸賢闢揚道學大指務稱主敬妙得正傳乃考亭驚湖立說不同兩家遂成水火折衷而論亡慮左右袒所在學以大道爲公豈得顧門相誦耶然競此紛紛唯敬可以已之在易孫坤之師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仲尼嘗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然則學者立已與全交皆不可斯須離於敬也僕束髮受書尊聞行知幸爲二三兄弟所推挽切磋文義身在其間蓋西陵學者咸歸我黨舊矣往昔師古經始而登樓攬雲繼之雖三集題拂小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序集序

二

殊互爲鼓吹要以通經合雅深於義理之文未始不相得益彰也頃者諸君子推原家學斌斌質有其文執筆謀篇義符經傳臧否取舍各暢所懷愛憎異同一時都盡語云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視師古登覽之役有後先而無彼我然其於道也宜較深矣以是術追聖教卽漢宋顧家之說盡可通而廣之又寧溺於犇陵南北部及雒蜀分門者哉釋思敬學有以耳僕不佞甚樂諸君子之有是集也而敢辭區區鄙言以弁諸簡端

柴氏家乘自序

蓋聞之古先聖王重宗合族則立爲譜牒表而出之  
所以詳世系別同異辨尊卑序長少定親疏使夫散  
者得紀昧者得昭孝慈展焉賢詰者釐焉益其慎故  
本吾姓所自出共稱高柴禮有緣王父爲氏者是矣  
已散處四方望族不乏洎宋建炎中有上宗公從汴  
京扈蹕南遷實始居杭後累百餘年或仕或隱第以  
諸亡於火述者無稽遙遙華胄則吾弗敢知故今之  
世次斷自備菴公而下君子曰歐蘇系遠北地李氏  
亡取焉闕疑傳信國史良然況譜吾宗哉從姪世堯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乘自序

三

少雋愛禮晚尤篤古誼懇懇敦睦族慮家牒散軼  
久之日就湮微迺原本高曾疏分支屬而附以錫命  
祀典誌傳贈言及丘墓祭田終焉儆古世表繫以叙  
論且授制刷氏布之起訖成書如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則可謂義例明善者乎圖宗系支庶尊祖親稱以  
昭統也詳世次生卒男女婚姻裕後敬齊以立辨也  
勸錫命祀典貴貴賢賢之義也紀誌傳贈言以旌先  
美而崇文獻也列丘墓區祭田所以追遠報本示有  
典司也備是數者於是乎謂之家乘紹炳既受卒讀  
則喟然歎曰於戲敬之哉夫吾宗遠者弗道自備菴

公後凡四五葉近二百年所中間歿絕遞告宗祏之  
重不斬如縷及先大父之身積累發越以名進士起  
家出入中外臺忠孝廉直楷模天下到於今稱之而  
世父父輩亦各奮蹕厲行侍從清班明經國子以暨  
諸兄姪子姓甲科孝秀先後蜚聲宦仕有政嫻黨克  
咸要數傳以來而胤嗣益繁歲時燕見肅離和鳴人  
稱武林柴氏有第五萬石家風弗唯朱張顧陸弄門  
第相高已耳抑吾先世嘗用業賈平易近俗行未越  
閭閻然里仁爲美不廢詩書今則藉先公餘業衣冠  
相望繩繩而誦誦將恐歷祀愈遠世變移人子弟賢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乘自序

四

愚肩背襍出其賈而詩書亡寧有詩書而賈者乎若  
詩書而賈則堂戶而阡陌禮樂而蠻髦之也皇哉我  
祖實羞且惴焉紹炳願繼此者思締造艱難惇叙式  
好上之天爵亢宗其次顯親第祿下亦不失爲鄉里  
善人易曰食舊德詩曰無忝爾所生佑啟於前而勉  
承用敦是所望於後來之秀奕葉乃滋大其尚以余  
言爲徵也

河北崔盧江東王謝非徒門第相高實以人賢相  
繼也省軒爲柴氏後來之秀承先啟後綽有門風  
讀詩書而賈數語知其垂訓深矣 錢武山

柴氏家傳自序

國有史家有譜所以徵信垂遠也吾家譜牒自萬曆壬午燬於火宋南渡以來但知衛士宗必數傳間不可考又本支遞嬗比於蜀中無化揚粵稍鼻祖亡能旁證煩心焉悼之更者從兄子世堯懼久益散軼輯爲家乘世次斷自肅菴公而下傳誌則託始徵仕文獻足徵蓋其善也然張恭懿志謂太孺人邵憲副志清泉太學已失其本至所載諸篇終出名貴手筆如呂文安之簡質邵司成之清裁及迄今吾友陳氏之高潔無慙作者其餘間失浮冗或襍僣謂記曰先祖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傳自序

五

有善而弗知弗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達吾家先世代有質行隱德自徵仕觀察迺益彰子孫式教申申祈祈各能若名行世父父輩及諸弟子姓就其生平都有足傳後先壹範尤稱端淑比古荀陳顏柳亦云方幅矣顧紀述傷雅稍僣濫詞使覽者不可讀又未能傳信非孝慈揚美之誼也炳特僭爲更次俾事詞徵實不敢濫綴篇末附以論讚用示後人雖才愧斐然稍存體質夫馬班自叙卽入東西漢書家牒之存原備國史炳今於呂邵陳三篇仍原本諸篇多增損舊文或

出補譏期於各見風類必有可采將來載筆之家修儒林文苑循吏獨行列女諸傳吾柴氏故不乏人卽以此本節取庶備百一哉或曰古有自叙家傳亡論讚者子汰哉乃敢創例炳則以史漢諸帝紀皆系論讚於禮子臣一也且子思子仲尼祖述一章非論邪近世北地李獻吉譜傳亦有總讚讚之於論濫觴已予故斷而爲之君子亡議焉

浸淫於賈董發而爲文無非醇茂之氣濟南太倉避席孫宇台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傳自序

六

官制備考序

柴子曰學者稱博極羣書以爲諳練時務之具其於四庫七畧輶軒掌故稗官野乘諸所紀述莫不日討而尋味之官制所彙特其一耳然而冀夫曉習者蓋難夫黃帝以上渺已唐虞夏商散見書禮周官三百六十篇取爲明備及秦頗消襍之漢興定議稍云近古兩京列畧徵於班表范志有得詳焉自是以降更姓改物歷年千數而遙史目十九而溢中間盼制言人人殊大氏員冗於唐名陋於宋職濫於元而中正就雅綱紀中外則莫如我明自京朝暨郡邑流末條

柴甫軒文鈔

卷之六 備考序

七

理纖悉具於會典一書可攷也然以今揆古不爲參伍襍治之得其一切統會所在凡沿革興除細大分合同異指歸茫乎莫辨於是當事謬違而立談舛錯豈有幸哉夫官有相沿仍舊者六曹分典是也有更始革故者丞相專柄是也有古無而創興者如宗人令蠻夷長官之類是也有古崇而今卑者如較尉千石降爲騎卒之類是也有古卑而今尊者如侍郎執就儼躋八座之類是也有古設而除省者如司農少府將作大匠並八戶工之類是也有名同而實異者如三公三孤古乃分職而今直兼銜之類是也有各

異而實同者如今通政給事準古黃門謁者臺之類是也凡此指類言之不可悉數乃今覽於官制備考一編推本歷代興廢所由條其職守原委別白較若指掌豈非所謂博綜簡練以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耶或曰是編出嘉禾李公徒便臨文彙括非有意於遠者大者雖然是即惡可少也在昔使命日繁禮詞是講一階一級於是焉在故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班位貴賤以是善爲詞令鄭人賴之後有作者綠錦成章斷非無本可矣然則當世之學士大夫其或一介敦遣十吏並供而爲能從容筆舌以無貽執事羞亦將有所承於此也僕既受而卒業遂爲總其大指著諸篇

柴甫軒文鈔

卷之六 備考序

八

綜覈名制畧無襍筆可以問鼎孟堅矣陸麗京

十三經類語序

昔孔氏刪述古文要諸六籍其身通者七十二人自  
游夏荀孟之徒遞相祖述各有淵源要之不離經解  
者近是漢室丁秦火之餘力購古書進明經高第而  
諸儒人是所師樂經以亡散罕習者詩書易禮春秋  
則具有專家不下十數其孝經爾雅論孟諸篇雖調  
習師尊之弗獲比於經籍晉宋而降儒者或盛或衰  
而傳經戶說以名則六以實則五其大常也暨唐貞  
觀中右文釐始詔於五經外復益以八號十三經大  
抵取漢儒舊詁爲註而疏則世南師古之倫集之五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六

類語序

九

季暨宋因任弗改明興推本聖教獨用五經取士而  
十三經註疏一書亦復頒之學宮俾師生考識焉然  
而制科之設唯尙專經諸父兄子弟屈首揣摩不敢  
復論繩墨之外近邇古學振興恥以一義自益無慮  
春秋弦誦卽十三經而下皆津津知所染指矣迺江  
右羅氏更爲比而屬之別白科指各有條分而錢唐  
魯子旣得其編兼附以註名曰十三經類語屬序於  
予予故性不喜觀類書以爲賢者通經學古卽不屑  
章句一切安用是淺淺者爲究且類不能無擇擇不  
能無節旣滋割裂更貽掛漏將使聖經不獲自全於

天下而予後生晚進以媿便不學之途也雖然極其  
敝而攻之抑一端耳是書也行乃有五利焉夫羣經  
散布統會易消條析縷縷則成說刻心故眉山蘇子  
教人讀書當作數迴過每一過以類求之此卽法遺  
意利於記憶者一也選言樹義端以類從區畫在胸  
則揮毫絡繹故昔孝標徵事多至數年所以參伍祿  
治得其要領利於驅使者一也作者多驚博然吹筋  
贈策引事謬違矜慎立言不妨簡覈別類於稽可免  
喧祭懶利於省覽者一也訓詁與衍窮日難周句義  
弗通則望洋殊苦故不求甚解務在坦白寓目易曉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六

類語序

十

何至妄竄金根利於詮釋者一也卷帙浩繁觀覽輒  
倦且或限於資力富兒藏書不解讀貧士彊記弗能  
購而連牀架屋負笈難携今則買廉帙省不必大力  
負之以趨利於市購囊挈者一也雖有一敝不以損  
其五利況在學者得是書而善用之不以捷忘其勤  
不以文忘其本不以條析忘其大全斟酌會通抑亦  
可以有利而無敝也爲嘉惠後生勸敝作者較彼類  
函初學諸書不又多乎哉異日經生家不惟染指於  
是而且得所厭飫焉予卽烏敢短之也遂不辭而爲  
明通宣明似知幾論史一則 吳梅村

柴氏古韻通自序

蓋稽之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凡人發言爲聲因制字有韻字本代言韻以諧聲牙舌唇齒喉應於角徵宮商羽故六書之制通於五音尚矣詩者取單出之聲爲成文之音成文應節故獨奏則爲歌合舞則爲樂詩必合樂務先審聲斷章比什未有合韻者也即皋陶五子歌之屬靡不唱歎諸叶至仲尼所刪三百五篇四始六義視古加文考其音韻悉有倫要不紊作也自是代降厥體屢變騷賦箴銘贊頌哀誄及諸有韻之文皆古詩之流雖稱別子原本柴省軒文鈔卷之六通自序

大宗要之依永和聲式歌且舞豈或舛節哉且周官保氏掌教六書太史董聲詩漢法學童十七以上試韻籀書課殿取協律考文相倚而重此其審音分韻必有成部迨篆隸屢變方言襍揉字繁而聲駁蓋古韻一書罕得其傳者焉魏晉以來始尙切韻遂有分部如所傳梁沈約四聲類譜原仍舊貫而科爲獨併以繩作者耳唐因之更爲併省曰禮部韵畧設科取士凡詩賦儷句莫敢軼者迄今學士家奉爲三入法然近體操觚畫一良便若以擬古作者不無立唐虞而用蕭何律遭成周而議叔孫通禮矣故博雅之士

元元本本謂宜主許氏說文而溯之古文爾雅庶幾上世元音絡繹可遇先是天寶中陳州司馬孫愐因沈約舊譜廣之曰唐韵其本部古音什收五六而通例無聞至宋渤海吳棫有古韻補闕南鄭樵有七音畧明弘農楊慎有古音轉注及餘錄韻寶拾遺諸編閩中陳第有毛詩楚詞古音考是皆發憤稽古有裨來學第轉叶旁通窮幽抉隱而於通併列部條貫鮮昭辨理諸聲折衷何昉將數君子承襲舊聞未及研覈抑後人傳訛附益之過耶僕不揣僭爲更始就唐韻次第辨其孰可通貫者併爲一條兼引古詩賦數

柴省軒文鈔卷之六通自序

則畧示證類其諸韻旁通者則以前吳鄭楊陳諸家所集暨黃公紹韻會韓道昭篇海方日謙小補趙宦光說文長箋梅誕生字彙吳任臣字彙補以及近家諸字書而兼考之經傳子史訂訛補闕依次斟酌附載於後該通有據旁叶有徵是編也或者有經有緯可以成文而不亂歟僕自束髮學爲古文詞求所爲古韻通貫疑舊本無稽嘗徧詢老儒高才生未獲曉暢獨毛子先舒大啟其端剖判同異灼然有見嘗云聲韵之變宜分三古先秦爲上漢魏爲中晉宋六朝爲近唐遵吳興譜則今音耳其意欲搜載籍勒古韻

爲三等聲風雅難及古歌謠者取上倣兩京賦頌  
古詩及建安黃初體者取中作晉宋以下樂府諸體  
取近且易效也校勘差別指甚深美僕苦歎枯寡聞  
又早衰善病不能續析寂精但列其大都自上古訖  
六季約畧給使者總爲若干部命曰古韻通聊以廣  
之同好或亦飛蟲弋獲云爾尙有關遺紕繆敬俟後  
之君子補所不逮也

西陵諸名士風雅都長省軒馳黃去矜皆精韻學  
而省軒尤能辨晰於毫茫真於此道有掩前絕後  
之嘆曩讀與余往復辨難諸書及全書序不覺目

朱省軒文集

卷之六

通自序

主

啞舌咋陸麗京嘆曰恨孫恒周德清曾無先覺有

旨哉顧寧人

通考纂畧自序

學者以明體適用爲要所宜究心者理與事二者而  
已理以窮經爲本事以熟史爲先顧史云載事厥體  
亦殊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志以備典章經制苟詳  
於彼而畧於此其爲諸事適用仍爲無異也故溫公  
通鑑雖稱十七史爲一書理亂興衰頭訖可究而於  
歷代之典章經制不能兼采於是鄱陽馬貴與倣杜  
氏通典之例爲之增補缺漏爲文獻通考豈非經世  
之閱畧稽古者所必資乎近代有王氏文獻續考朱  
氏治平畧亦本此意但苦書帙浩繁不易周覽余比

朱省軒文集

卷之六

通自序

主

在家塾課子弟輩肄業有請爲要刪以便記誦者爰  
取諸書分類彙輯每事之沿革興除異同得失撮其  
大要撰爲一篇凡若干篇都爲一集使首尾成文畧  
可上口開卷易了成頌不忘縱未能該洽古今而粗  
識事體亦足見適用之一班也自分淺陋非通人所  
許聊以取便童蒙比於小學紺珠之類云耳  
委尋源由博反約自有通典通考諸編以及二十一  
史書志十三經之傳註在何乃沾沾於是哉

山海經廣注序

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爲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尤袁定爲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爲之傳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讚梁張僧繇又爲畫圖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爲十卷其書雖流傳迄今然中多疏畧未備同郡吳志伊任臣窮源流爲襍述一卷又於郭傳外搜而討之爲廣注十八卷又取舒雅繪本次第增訂爲圖象五卷都爲一部書成屬余爲之序余既受卒讀服其補闕有功乃歎曰斯誠所謂闕覽博物君子哉蓋記稱道費而隱易貴多識以畜其德故春

集省軒文鈔

卷之末 廣注序

五

秋美子產倚相周公著爾雅仲尼之答樵矢墳羊皆非淺見寡聞者可測也如山海經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而鄙儒小生欲以耳目格之乎相提而論蓋是禹貢之外篇職方之附庸耳自昔方聞之士信而有徵若畢方貳負長臂兩面之類稱引本末皆出於是編閱覽博物所由爲可廢也或以書非古聖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疑屬子虛此顏子推斷爲後人彞入蓋篤論矣且達識者比類而觀寧得以豫章斥本草之說張仲排爾雅爲屑

乎故志伊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莫不考

鏡同異條貫表裏網羅羣籍要諸明備庶幾好事鼓

吹來學津梁正使景純可作張舒並駕亦何多讓焉

雖然志伊三十年名士好學深思著書滿家爲吾黨

所推何事不辦若余則衰遲善病於道無聞記問昏

忘舊業日廢豈復足備揚榘顧自念董子觀道大原

而識重常之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好覽山海

經形諸賦咏是知六籍之外聖賢載記爲儒者不遺

既以稽古亦資格物余雖欬歎無能於是集猶篤好

之斷未敢以玩物喪志爲解而願爲閎博君子執鞭

集省軒文鈔

卷之末 廣注序

六

前導可也是爲序

西陵社選序

社之以西陵志舉地也人盛且若不可以它目於是乎以地舉之矣以地舉之猶之曰於是乎在夫人而知之也夫人而知之此其爲選奈何前此者有社矣後此者有社矣爲社也衆或該或偏要不出西陵咫尺地而各名一家莫相統一紛紛然胡爲者徐子世臣曰爲其夜郎王漢孰與大則吾地無之也爲其井陵南北部互相譏揣則恐不幸而於吾地見之也於是約壇布檄徵會羣書毋黨同毋伐異推尊宿引少雋次第所如人人以爲厥所望而又復振起雅流折衷省軒文鈔卷之六社選序

衷一是郡中之論庶幾其大定乎往者鄴下之遊英才輩出而人挾所長鮮能自鏡迺子桓典論一篇瑕瑜互指遂爲其人定評自劉延以爲三家之學喙噪爭鳴遂作春秋詞人七萬言亦以交暢彼己識者趨焉是集也以義則斷以志則和宜乎衆君子於焉取衷而天下舉樂觀其盛矣然則此鄉風會比年以來勢將日上而要使堅明約束作則四方以爲盟主不既休乎是故西陵誠擅勝得世臣而後益彰地因人重有以也夫傳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若徐子可謂似之矣

後塲鴻寶序

國家以科目取人二百年來於是爲盛而近迺稍稍軼焉議者謂此途不足以得士宜卽破格如異時夫法未變古而效不齊則有說也竊思我高皇帝御極之初首詔有司以進賢爲加等已則定科貢令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初塲試經書義七道以相深於義理之文而次卽試論以觀博約之致試表判以綜華要之才又次則試時務策以切磋商之謀王體國於是乎大備蓋斟酌質文而用之不可以匪人員矣法久而敝其流實然有司者課士徒以時藝比偶爲工而真所爲二三塲不較苟已得富貴足克數而已故士之奉爲舉業者亦惟先後貴人爲鵠一卷之藝側弁而峨勤苦不敢自異及其熟習竟以是捷得之無慮稱儒生乃實豎子求其諳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誰乎故愚以爲朝廷欲不失祖宗初意而實收賢士大夫之用則莫如二三塲兼重何則初塲之所爲經書義者章句枝梧猶足了此而二三塲以論表策判爲程非諳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不易辦也然上以是求下鮮以是應則豈非因陋就寡而學不興之故哉嗟乎賈生年少耳所著新書治安數十萬言當時謂

其遠達國體而蘇季子短長之士然能簡練以爲揣摹出說人主若取諸懷抱西人者賢否各殊要其表裏條貫爛然可睹俱非不學無術以致之者也况遇者聖明在御詳延方聞取士之科其不次之登尤以博學弘詞才堪經世者爲的益敦獎二三場意已不啻反覆加嚴誠如是肄業雖勤是又惡可以已紹炳不敏乃綜諸老先生程式之文及時流之已雋者合爲一編而以同人擬若附焉次第其間稍爲詮釋使夫事辭易曉庶幾諸練古今而通當世之務皆有可鏡見也它日者不忘努力草莽臣藉而達諸天子之

卷之六

元

四六全書序

夫書用識哉肇興皇古詞之輯矣有煥前談春秋使命爲勳戰國短長互競是以繞朝贈策叔向寓緘遠坡用約矢首登泰容藉蜚章推執文身足志不但已也泊炎漢右儒彌繁筆札子長擅憚於任安少卿披衷於蘇武東方騁詞以詰難揚憚爲志而慷慨並揚抑寸心吐屬尺素方軌前秀綽有可觀迨夫崔瑗濟濟入林阮瑀翩翩足樂孟公操觚百封各意文舉染翰半簡必傳斯亦書記之長材詞場之雅致矣然或萬言累牋一簡數行規所取裁末由併體自魏晉拙

卷之六

三

學以輔筆卽質有其文自以爲功在修能而體劭矣  
茲者構李李君實所集四六類編佐以官制與國姓  
氏時物諸考而魯錢二子復爲增補訂定焉余得是  
書縱觀之類一時之英傑備千載之典要亦猶鼓吹  
風雅囊括紀聞休文指科宜稱妙達孝標徵實且免  
謬述褒然一家有足術者俾人學得所資筆有從潛  
於以煥彼已之懷展古今之蘊八音並暢五色相宣  
雅義扇風則波屬雲委思馳麗則璧合珠聯庶幾  
赫蹏益價不律揚光臨觴命版揮灑有條對客飛觴  
流連極致是誠翰墨君宗抑又薦紳衣被君子不云

朱省軒文鈔

卷本末

全書序

主

情信辭巧彼有取爾雖其似之將令袁氏逸才名騰

倚馬可謂子雲少作梅類雕蟲而已哉

綺麗中復能事事條疏是初唐高手

陳際叔

李卓吾評定小說序

余嘗覽班漢藝文志集小說凡十五家得千三百八  
十篇而斷之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以爲雖小道必有可觀  
故使綴而不忘亦能言之致矣已如伶立外傳稗事  
秘辛無慮備極荒嫖而兩京作者亦與並傳浸淫魏  
晉以迄於唐人樸私說附會成篇妖謠誕逸各稱能  
品故人觀正史者欠伸恐卧而至讀諸小傳乃不知  
倦日不足繼之以爲此其大効也趙宋自高廟內禪  
退居南內時春秋苦遺有喜人演說稗記以爲娛而

朱省軒文鈔

卷本末

小說序

主

孝皇逆知上指乃令東方朔舍人之流近侍供奉日  
進一本卽妄談不較小說之盛又所由來矣然爾揆  
若事實古今異齊工拙之數不啻倍蓰大氏情足於  
已才周乎物變化在中而首尾諸會可不爲善者乎  
近溫陵李氏評定小說而獨以西遊水滸比諸腐史  
南華固得失之林也自我論之則以說者凡若一說  
必有托寄以爲觀感所自意外徵文寤而知返故靡  
麗之詞勸百而諷一其究歸於節儉所爲曲終奏雅  
詎不然哉乃者友人茲刻餘次不多要亦有爲而作  
感物造端情因事集以視漢唐宋諸家未知何如而

規模通俗竊意古之諷諫者流詩不云乎如彼飛蟲  
時亦弋獲何可廢也若曰是適以宜淫喜亂而急屏  
之恐汚吾目卽經筵去國風而春秋不登於學舍前  
世有非之者雖聖作明述奈何哉夫主人讀其詞而  
不獲其解說者爲無罪焉耳

送吳錦雯遷任南和序

吳子錦雯任肇慶司理二載政聲日以起解冤戢賊  
願見其風裁嶺海間人人頌之尋奉裁歸籍慨然念  
親老請告終養當事者不果題改補南和令迫而就  
道雖之官非其好也余謂今之君子多重視一官若  
錦雯之視官既輕自處豈不綽綽哉雖然重視官者  
每曲以徇人而輕視官者亦患過於行已出處與時  
消息當以利濟元元爲務倘謂百里不足以展翼足  
何以慰此地之望耶且縣令與司理官方異宜司理  
稱法曹利見風裁令爲親民之吏承郡司條教以布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南和序 吉  
境內而因爲彌縫其闕有獲上之道焉故媚貴要非  
所能而過亢則取戾縱豪猾非所能而過猛則生讐  
任請託餉遺非所能而過於簡畧亦滋悔矣夫非所  
能者不可回而有時乎過者傷於激也大要取與揆  
於詭進止適於禮通寒安於命而素履從容言無忤  
物居是官也安在駭折腰而以彊項爲名高哉南和  
漢邑也龍岡狼河間山川雄厚人物不凡下車問俗  
宋廣平遺風猶有存焉者乎錦雯第在必有善政宜  
民與古人相頡頏者則嶺南號爲神君邢州戴爲慈  
母易地皆然使八十老親旦夕聞治行之播而喜動

顏色爲加一餐善養莫大於是奚必得請間君而後  
快歟嗟乎政優者多暇日定不廢嘯咏得佳句當寄  
讀之吾黨布衣兄弟正未敢以勸駕爲左計也  
不激不隨大儒和平之論豈僅爲錦雯藥言凡爲  
守令者當各敬書一通於座在

張用霖

樂府軒文鈔

卷之六 南和序

五

贈從舅許立若先生序

歲在庚子秋仲予從舅立若許先生有章安之遊去  
未幾以其主人小過禮拂衣徑歸矣歸已冬十月方  
寄居東城之陰在水一方室中且病不免蕭然有寒  
色或曰嘻微與士窮以糊其口曷稍貶焉先生以謂  
予予應曰是行也紹州固難之以先生之重亡讓侯  
羸王生迺世鮮信陵張廷尉誰能執轡道左結襪廷  
中者卽先生不獲久安其身也明甚而先生又豈肯  
稍貶以濡遲旦夕哉夫士誠窮士窮迺見節義使無  
概於節義而惟趨利嚙名苟且一切則方世會遷流

樂府軒文鈔

卷之六 南和序

五

風雲呼吸彼吹簫賣餅及折馬鑿以登臚仕者何限  
先生委蛇其間早已擁軒蓋稱富塗貴人矣今乃欲  
躡蹻擔簦負薪緼之劍庶幾巧憐幸舍食魚而飽抑  
何不深惟其本末也嗟乎士大夫生平自負耆艾魁  
壘至去就取與之際多選婦少決非恬不知怪甚者  
慮饑餓死耳然餓死寧不有命耶人言貧賤而餓死  
填溝壑者不可勝道乃予觀名字著於史冊大富貴  
而餓死者往往有之若鄧通以主壻亞父以大將主  
父以侯王梁武以天子此等皆身處尊顯而晚甚窮  
桑非人所能爲也至餓死首陽者終古以夷齊特聞

三子固恥食周粟豈天下人扼其吭而絕之粒乎他如抱道守義不肯虧時雖偃卧一室餓而不死者甚衆故顏淵屢空簞瓢自如陶潛時苦乞食要以天年終然則命當餓死自梁趙而下雖富貴不免命不當餓死自夷齊而外雖貧賤無虞也審乎此而去就取與之際無事選蠅過計矣雖然居易俟命君子所安顧必執轡結襪之恭而後安其身將易者謂何夫道誠無貴太峻而禮又不可須臾忘也昔者醴酒不設穆生去其言曰過此楚人將黔我於市由世論之廢醴之與黔什累而下而其勢竟相因故君子自處處柴省軒文鈔

卷之末 從勇序

主

人必以禮又安得以闕失渺小謂可低頭就之歟今先生歸即窮窮即未免一寒之色顧以視夫蕭條陋巷之中潦倒東籬之側者其自處蓋綽有餘地也先生聞而適然曰有是哉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子所以尉我至已曷書之於是書之爲序

君子固窮達人安命全從遂養得來不徒以一肚皮不合時宜作牢騷語也 黃梨洲

贈姚純叔先生序

崇禎初先君任莆中廣文取爲郡太守旭如吳公及司理世培祁公所知居無何而同郡有姚純叔先生者爲兩公世交亦來莆陽遊於祁吳之間因訪先君於首膺齋中握手相得甚驩也而先生則益爲先君游揚以前輩推之由此郡太守司理遇廣文益加重是時先生方盛年亭亭王立紹炳小孺子耳隨家人後於客座揖先生得睹風儀兼稔其高誼每過會文樓開窓眺望盡一郡之勝則解帶懸留與先君款談竟日酒間燈下狂褒唱酬淋漓而志之迄今如在

柴省軒文鈔

卷之本 純叔序

元

胸臆也既而先生別去宦遊南北先君一瓊客喪紹炳又才質驚下跼伏里巷於薦紳通門並踈其後遭亂多病彌自屏跡雖世舊如先生不能時一造請而側聞先生則已脫屣從方外遊矣癸巳秋自辱枉訊令賢孫質業於予紹炳報謝重得晤先生環堵蕭然而神明澹遠誠有自得者今不見又復旬歲然思慕之念無時而忘適者家煙垣更持先生紀畧見示且傳命索之贈言紹炳稚魯無文竊惟先生以太僕佐公子宦有治迹而能不失清白更世變而素心自如其學道也萑萑與年俱進風操性度業爲四方大君

予所稱雖累謂豈足加損哉顧自童齡觀先生於客  
次飲酒賦詩意氣甚盛時海隅苟安士大夫猶獲遊  
遨攬勝曾未幾而先君見背已邇公與彭咸俱而吳  
使君音問久苦間濶迴憶昔遊恍若隔世今惟先生  
杖屨番然爲此邦碩果而紹炳亦且衰而老矣嗟乎  
古今代謝輪轉不停豈惟理亂升沉無裨人毛髮即  
區區後世名均同幻泡耳於我何有然則先生以道  
人自居殆將舉塵劫而空之徒以方內外相目者猶  
拘墟之論也先生倘以余言爲弋獲也夫

俯仰今古邈若山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姿致亦

集前集本銘

卷之六

雜錄

七

復岩送

丁酉

贈朱士叶序

新安有朱士叶先生者其人自守奇士而時遊於錢  
唐與予輩稱握手驩如緯如宇台柳霞諸子往還尤  
篤頗悉其平生蓋慷慨歷落有古任俠家風而不屑  
世俗一切者也身長七尺餘魁梧白皙咳唾風生方  
其幅巾奮襖抵掌道故俯仰人間不知涕泣及尺僕  
以爲古之孟公文舉者流何能過之哉庚辛以後士  
叶復返故里與予輩間濶者幾十載餘矣此年乃游  
思方技遂於桐雷之學拯病急難不問報謝所在頌  
而德之嗟乎以士叶之醞藉有爲使得乘時席重指  
畫便宜雖樹方面勛不難而僅迺栖遲衰褐以一藝  
自隱乎歲已亥京口被兵而士叶別業竟燬益掃地  
亡有是何其才大而數奇好施而報塞也然而士叶  
豁達任運樂善不倦有子國是美秀而文且慕誼能  
成父志亦與予輩有握手驩比來湖上徧存舊交口  
乃公近屢甚悉已曰明年春爲家君六十初度丐諸  
君子一言爲壽予惟士叶齒加我十年以長栖遯故  
園一身將老彼九卿萬戶侯詎足論哉又晚而好道  
恬愉養生度百歲當無恙也何所事予祝意者春秋  
高精力矍鑠不妨以簪冠芒鞋携杖過錢唐與予輩

布衣兄弟尉調離索回視鄉之幘巾奮袞雪涕銜柅  
者又當何如也先生誠有意否因而子國是之歸聊  
書以貽之是爲序

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龔孝升

距窆堂診籍序

錢唐陸子麗京既徙業而爲醫矣業醫既數年所存  
活不下數千百人於是乃卽臨省療治剖判同異灼  
然可爲考鏡者書其病狀主名凡若干條都爲一編  
名診籍其同學友人柴紹炳爲之序曰醫者先聖王  
之道儒者所有事也其書多雅與居墳典之間有過  
博士家言漢晉以來名著不乏逮輓近迺流末視之  
畸人執伎賤同賈販逐利何如耳鮮能聞道而又挾  
恐見破嬉戲嘲割悲夫不有賢君子誰與發憤而繼  
揅哉我友麗京經術詞名爲海內冠絕少時迺獨務

調疹疾心知脈法所在手援往往輟驗方申酉之歲  
僕及室婦連抱沈病爲粗工所誤伏枕旦夕麗京臨  
診救藥垂絕而產處劑神明此其大效矣已復棄去  
制舉業事方外遊更益研精厥理手披嘿識究竟指  
歸倉猝應變動諧窾會有月異歲不同者先是安溪  
沈氏婦得疾劇甚徧召名醫歷試鮮可其母夜夢有  
神語之汝女疾非陸君不治沈氏因訪得麗京走百  
什里敦請就診終已獲瘳遠近歎服郡孝廉倪君嘗  
夢到一所瓊樓銀榜題以鑒僊苑見羣真畢集佩佩  
珊珊次第揖聚相謂陸子麗京安在耶徘徊延佇覺

彌差異之時時爲人稱說其事意當世陸生蓋僊真  
之謫降司命所依憑也今觀所爲診籍條列具在推  
實知虛反攻爲補一九消疹寸七迴生自古太倉公  
而下莫能遠過殆於天授非人力者矣夫累之爲道  
本無謫秘而勢履危難寧須裁決正如勦敵在前疑  
獄未竟出奇奏當妙有精能坐悉機宜服不待痛斯  
則慮非古法理絕恒談也僕嘗覽近代薛氏十六種  
頗有匡濟苦筆記重複不殊人意何如此編效臻抹  
過義取折衷指要一見餘取同同豈唯病者因而尸  
祝實則鑒者奉爲龜鑑耳古稱大雅卓爾不羣如陸

梁省軒本少

卷之六

診籍序

畫

子其人於以居南北之統會關甲乙之宗傳然豈非  
天哉

安溪沈氏及孝廉倪君二段文情文筆酷似柳柳

州 汪若干

贈王子聖翼詩序

王子聖翼古篤行君子流也其人恂恂儒服治經有  
餘去而習禁方講雷和之學顯務求人爲業凡所至  
全活洞決奇驗夫人能言之然自昔名醫多有予姑  
不服論獨其慈仁爲心施不望報既以引手苛毒垂  
絕而蘇至事不可爲又復營極備至經紀厥後嗚呼  
豈不難哉蓋不佞紹炳之識王子晚本家伯氏景明  
與錢子雍明相善也因獲交聖翼三人定甲乙盟相  
然莫逆號死友方乙酉之秋家伯氏感觸時症闔門  
連染又窘甚費煙不繼呻吟牀第間幾殆賴聖翼偕

梁省軒本少

卷之六

贈詩序

畫

雍明爲之左右周旋稱藥量水相佐朝夕卒能有痊  
紹炳孔懷急難感愧交并其願交王子實於是始矣  
既而吾友道信麗京世臣際叔宇台諸子莫不相推  
古誼願結兄弟驩紹炳亦辱聖翼之知友教有加焉  
自是予與家伯氏蓋處聖翼在季孟間戊子歲伯氏  
又患足疾服他劑罕驗聖翼爲按穴行灸應手輒可  
親黨中舉以爲神居無何客遊瘴鄉患肺咳失血劇  
甚聖翼又與予斟酌治療積月始平蓋數歲來伯氏  
凡小病什數大病四三皆賴王子以起且周恤緩急  
口不言勞然自吾家丘嫂以及諸從子輩每食必祝

曰願王君百禄百福非夫也就與全所天矣廼去年  
辛卯伯氏館穀雲和足痿復發仍謀灸治而黷味王  
氏法妄更故處不當俞穴橫施灼艾輾轉逾酷於是  
秋七月扶疾還里召聖翼診視則已愀然色變曰嗟  
乎冤哉粗工之爲禍烈也雖調劑萬方終弗濟越歲  
遂篤爲今年壬辰夏聖翼流涕相鄉曰阿兄疾中膏  
盲可奈何旦夕有不諱唯是附身之具幸蚤爲計而  
伯氏連年困踣家不能名一錢聖翼則又捐資董匠  
相助拮据至撫棺一慟奔責如遺訓恤後人懃懃悵  
悵伯氏有王子素號死友不虛哉夫違古結友折肝  
榮省軒文鈔 卷之末 聖詩序 五

頽頽而今人平居意氣相得至臨患難多掉臂不顧  
親族三黨唯視勢利所在播足重輕若急而呼之不  
應且加慙焉者聞聖翼之風亦可以愧而反矣且紹  
炳身屬友于而效疎甸甸其在詩曰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以之論聖翼與僕豈足怪耶所以私懷忉怛靡  
答高深謹畧述次第贈之以詩用志鄙感云爾

贈莆田林衡者詩叙

於戲今天下所在多談隱君子哉夫隱之爲言潛也  
晦也用潛且晦大都以質行不以文詞安所取諸詩  
更安所取諸詩而屑屑焉較其工拙耶故作詩已極  
工近世學道諸君多羞稱之雖然詩之爲教本於先  
聖王與書禮春秋並重而詩又善言其志曲平乎情  
以漸摩於至誼故處盛時宣德美雅頌之音流於金  
石卽不幸而身際亂離卑賤不得志猶復咏歌唱歎  
感物造端使言之亡罪聞者足戒如山榛衡泌伐檀  
諸篇不可謂非棲遯違時矣廼其詞流連醞藉怨而

榮省軒文鈔 卷之末 衡詩序 五

不怒哀而不傷但興忠孝悱惻之思絕少下士誹謗  
之累故詩者最足以觀德而善詩者爲能日近乎道  
也若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又曰詩言志志發爲詩  
工拙何等夫周公作爾雅以便修詞仲尼刪詩古本  
三千餘裁爲三百藉令不辨其語之雅俗義之邪正  
章句之離合工拙都忘矢口卽是詩云詩云姬旦何  
所豫輯孔公何所致刪歟然則隱不諱詩學詩不諱  
工明矣莆田林千衡者魁所抱志節弗諧於時則去  
其鄉而汎歷湖海間所至每落鬼轅與傭販屠釣者  
伍徒步遠還意條然自得本衡者少雋經學出石齋

先生之門號高座弟子微言大義迄今不絕然則林子雖雅遊乎庶幾乎學道而隱者也其生平喜讀書涉筆爲文文輒工而尤發憤爲詩詩道與年俱進其切磋究之又非貌隱而諱工者流今年春林子來錢唐與予講士相見禮已更盡出其著示予予不佞望道漸斷而嘗有志於詩竊欲技量工拙見諸它論叙不能自嘿及覽衡者所爲詩以爲次第能當作者之指卽引繩切墨時有合離六義設科可稱登堂暗與蓋說詩何常妙悟自得大抵植體標流緯以才藻幹以風裁境非韻詣趨必雅宗卽能自成家誕登於岸

東坡詩文鈔

卷之六 衡諸詩叙

圭

豈非百慮一致殊塗同歸者乎林子勉之矣林子產於閩遊於齊魯吳越攬奇搜勝以發舒其天才今將謀歸而終隱焉蓋出處有時布衣味道益肆力於古作者之林身與揚摧風騷爾雅爲聖經鼓吹將北方學者奉爲周公之徒奚啻一先生見知而已哉林子勉之矣予不佞雖邂逅然頗重林子高義而贈以不腆之詞如此

潘爾瞻先生功過格發明序

錢唐潘爾瞻先生功過格發明凡十一卷共若干言先生於己亥夏捐館其子謨更與同社諸公校訂而付諸剞劂布於海內蓋本先志也且屬其友人柴紹炳爲之序序曰今天下奉持功過格者甚衆惟靈聖真君所定格最爲簡當精微所條十一格曰孝順和睦慈教寬下勸化救濟交財奢儉性行敬聖存心每條列其功過重輕以便簡記有恒作聖於是焉基在昔范文正蘇文忠張魏公諸賢俱受此格近則費文憲袁了凡兩公尤確著其效用相敦敏亦既諱且切矣然行之功過由於心有善惡善惡不分則功過易濫沽名邀福塗飾爲勞不澄源而欲潔流雖日事勉難難乎醇耳先生惻時救俗諄諄人不倦於每條特加發明推見至隱如孝順則示以父子一氣親愛良知其應孝順者何故其不能孝順者何故襍采嘉言往行使人省悟既扶其受病之源復開以悔禍之路故覽者酸然以感赫然以懼懼者毛竦威者涕流於是習氣私情頻加洗滌而人心天理油油可見凡爲人子者雖欲不務孝順安可得乎至和睦慈教以下種種皆然宛轉痛擊沁入肺腑無論道俗男女皆可覽

東坡詩文鈔

卷之六 潘爾瞻

圭

誦起人敬信孜孜爲善此實扶明聖教嘉惠後學之  
要編也予比與先生同舍吳中晨夕晤對嘗手是編  
相示壹壹開解其欲公諸當世與人爲善甚有味乎  
言之今先生往矣言猶在耳且先生學道四十年篤  
行好古著述滿家學士大夫多能稱之者乃此集尤  
爲切近日用挽回風化非一家私著可比令子謙恂  
恂履素在讀禮中因同人之請首爲校而布之可謂  
善於繼述無墜清芬者矣予於是益復先生爲善有  
後云

地理碎事序

古先聖王前民爲用凡卜筮鑿藥方術諸書皆有發  
明與典墳相表裏獨形家之說無稽焉至漢世始有  
堪輿家班固藝文志又載宮宅地形一卷此則葬師  
所祖然事理忽荒不本於經其辨詳於唐呂才所列  
是矣顧近今習俗相沿鮮能遠覽往往惑於拘忌互  
相凌競至欲以先人體魄爲利而濡遲暴露識者痛  
之乃者新安汪氏獨能不爲形家所蔽而深惟入土  
爲安之誼勉襄大事又復廣錫類之仁爲破俗之論  
兼輯古今證類數十則名地理碎事用資勸戒明乎  
樂府詩集  
卷之六  
碎事序  
德門吉壤不謀而獲凶族佳城有物敗之故爲人後  
者篤於送終第當以卜葬爲急在因地隨時稱家有  
無而不必希求不可知之福澤徒勞此紛紜耳嗟乎  
詎非達人之見足以風爲孝子慈孫者哉世有覽者  
雖謂汪氏持論過於呂太常可也

送許植歸東海序

東海許植爲吾友欲爾之子徐孝先門人也今年秋仲從其父命且屬孝先介紹而請事於余余辭讓後可因負笈受業焉居一月暫還復來朝夕課省余嘉其質敏而氣恬意傲然不自足覃精善問下筆尤開美如此卽何事不辦哉未幾薄歲暮以同舍生輟業植亦將假歸余送之曰以生之資又有家尊君庭訓而就學於余余愧無所長益然生自此遂卽其所已至而加以日新立身行道必不患其無成也唯是生之父及所師徐君皆處者余竊附同方乃植則年少

卷之六

東海序

聖

璿學尙不能忘情於出時時伏首爲揣摩之菟孝先雅不意尊君乃姑聽之而責重於古學余則謂出處人各有志貴與時消息而要在兩無所負斯可矣至從事科舉文體隨時此在韓歐大家不免降格爲聊以應主司所求也簡練揣摩吾又何嘗焉雖然出者所工謂之舉子業而古學更不可荒何則儒者明體適用內聖外主之道宜留心講習有所表樹爲一代通人足備蒼生卒亦無果名教蓋本經以究其理涉史以諳其事頌法先正以變其氣質熟覽諸家以修飭其文章曉習時務以便利其幹用而約諸慎獨不

欺共爲君子而已若此者出處殊途其趨一也往哲王通隱居河汾而及門若房喬李靖陳叔達竇威諸子多仕於隋及科目之選程伊川亦云吾未嘗不教人習舉子業嗟乎時會所迫未能免俗余雖處者流亦何敢墨守已見而禁子弟之欲出哉但處不愧處出無負出各伸已志以底於成焉耳彼徒事帖括而沾沾倖取科第食肉富貴以老焉是則鄙夫患得者所爲余不忍聞也生其勉乎哉願且歸而以余言質諸尊君及徐先生未識以爲然乎否

卷之六

東海序

聖

毛氏德壽錄序

同郡毛繼齋先生今年秋仲爲八十初度其子釋黃先舒之執友若四方雅遊皆以通門之誼登堂修敬捧言而侑之卮凡爲詩文如千篇釋黃彙而集之一時士大夫莫不樂觀其盛且請題之曰德壽錄本衆志也紹炳受而卒業則益慨然歎曰美哉斯錄蓋一舉而三善備焉作之者非虛受之者無愧而讀之者可以興行可以惇禮可以廣孝何則毛先生雖出武林舊族而隱身里閭以衰禍老矣顧能好義恕施爲輿論所推故當世立言君子喜得而稱述之比諸履

集省軒文鈔

卷之六 德壽錄序

聖

公王彥方以風海內此不足與行歟即諸公之與釋黃遊者原非陵名逐利及有所傳麗正自重其學行有布衣握手之驩而因以屣屐拜親勸醕頌禱亦猶行古之禮也抑釋黃負曠世逸才稍自委蛇處牛鼎之間足堪芥拾青紫而蕭然蓬蒿以任運無求家先生大安之趨庭愛日洩洩融融使賢者聞其風而高焉交相咏歎以爲顯親揚名莫過於是故曰可以廣孝雖然釋黃以三十年名士使早致通顯則門容駟馬車而衣繡畫行所爲壽其親者不更有進耶嗟乎士之善事堂上者非必惡爵祿而逃之而知道者要

不以是爲軒輊也昔孔北海致敬鄭玄特爲表其間曰鄭公鄉當是時以一老生居然與三事大夫並何勿道自謂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人縱不富貴而能以孝義獨行著聞流芳百世其視王侯卿相薰灼當年而名與草木同腐者果孰重孰輕也哉然則三管之書未始不均於九鼎而仁人令子之所以尊親介壽者固自有在也君子覽斯錄知本衆志以成而毛氏父子間之賢之孝相得益彰矣題曰德壽有以夫理到氣足大儒之文

魏和公

集省軒文鈔

卷之六 德壽錄序

聖

贈陸寅人學序

古來名父之子繼迹多有而世以經術見重士林者則史傳中亦不可概見也况名德加茂者乎吾兄陸景宣負人倫望僕素以兄事之有仲子寅夙惠邁常兄方五齡有青雲之氣余一見嘆異焉稍長能讀父書師其從弟繁昭鳴筆駁駁追作者比歲景宣游領表迺屬寅執經於余余絕賞其才而時加裁抑寅亦心識之已直景宣遊方外勅所家政寅益慨然克家求進於學乃益時造余余有所規勉未嘗病其迂也頃寅應里試以文字見知與從弟豐達條同補錢唐崇省軒文鈔卷之六入學序 聖

邑諸生談者多色喜以爲景宣兄弟之子皆能自鳴躍而寅也爲之長雲間二陸後先何必相讓耶余則謂寅之學博而思敏文章儔上第拔童子科得之晚矣從此芥拾一第不足道然而終賈之才猷盧王之文藻聲施當世遠到未遑或者猶以器識少之是則文苑已工知遇不乏尤當鎮之以靜收之以謙居之以厚重而使明體適用正始克終則經術名德足振門風僕忝以通家世好樂觀其成焉嗟乎父也隱而爲開士子也出而爲通人與時消息詎有前後異同之目哉

寄贈趙叔文序

余嘗讀易而悟同人之義也子言之或出或處二人同心夫不以出處而間如蘭斷金之好非通人雅尚哉余未束髮與趙子叔文遊叔文及家先伯氏並爲許氏館甥余亦厠同舍許氏昆季本中表戚也時讀書友善遂共講越人甲乙盟余既兄事叔文因呼其夫人姊氏曰嫂蓋異姓如同產焉未幾時會遷流升沈互異叔文與許天麒並通籍宦於閩中旣而天麒捐館家伯氏亦謝世舊交零落惟叔文薦歷華顯有方面之重而余則賸伏蓬蒿頻年善病每憶曩昔之遊遡若山河然叔文雖貴不忘平生於許氏羣從及先伯氏之後存恤倍至其擔簦而往者卽半面識必加款焉以是賢豪之聲洋溢人耳余自伯兄見背株守食貧於丘嫂諸孤未能相濡沫歲時緩急每賴趙子以濟未嘗不心愧之今兄子世坤走滇謁叔文復慨然爲之營葬其先人解橐不靳嗚呼高誼哉夫仲尼美故舊不遺而孟氏以窮乏德我爲見少要之有官君子能加恩於故舊而廉隅鮮立不念其百姓以負若職者斯又事之變也若叔文所以自處不既優平余自別叔文二十餘載向在湖南曾辱惠音余亦

賦詩以報不得達由此聞問遂踈然君子之交淡以相成且凡所爲友生急難者不可勝道猶身受之耳頃世坤歸叔文復詒書兼損奉之及余不敢辭而念無以答厚意故援顏仲賡言之誼以藉手將遠焉嗟乎余不佞表褐老矣猶願賢者展其才力以慰蒼生而躋斯世於仁壽將湯火而衽席之歌頌所歸不獨所恤窮乏已也異日者叔文宦成歸里頭白故人猶得以銜卮握手破涕爲歡戴笠乘車肯相避哉然則出處同心萬里咫尺何必有唐棣室退之歎也夫

臧鳳堂偶錄序

今天下能文者流慮無不指目西陵爲淵藪然而以余所知其工揣摩沾沾制舉業者甚盛若更切磋於詩古文詞而確然自成一家以能必傳於後世卽吾黨亦不數人數人之中又必推陸子麗京爲首功焉原麗京家世儒宗不異東京荀氏竹林阮公父叔昆季並有人龍之目而麗京身在其間相濟益美且麗京於同業諸公爲少長若不佞炳獲以兄事亦雁行相次也邇先我而力古文詞幾十年所益赫赫有名天下人號之爲大陸大陸云又其爲人孝友篤行古處賦賦顧居平謙退不自喜與人所鬪立見而讀書沈深多綜會每覽古今得失之際動悉機要必適事可用味其風指一切非好爲臧否而甄別流品胸有折中至若大義所在卽慷慨不稍借然頗裁之以體於稠人廣座交口紛綸每一談言靡不心相厭服嗟乎麗京亦可謂賢良文學合爲一人者矣夫麗京之爲文諸體無所不具其騷賦樂府詩詞騷語亦皆哀然滿家鄉博士家詞所爲從同集者卽陸子麗京之著乃是也數年來論著益富不可殫記頃弟出其序言一帙以決可同人而屬余不佞序之夫序特文之

一體耳不工毋論即工矣大善它抑胡徵焉然尼丘文章與府而首序書易畧關宗風司馬遷良史之才而漢儒服其善於序事繇彼兩言者何遽不足以概作者之林乎哉迺今試次第麗京諸篇大氏茹公穀之精而托體史遷其曲折所如時有大家風味故涉筆名貴而往往解頤絕倒感慨傷懷不自知其情之移於文者此則其文之致也故人得丐一言於麗京者莫不忻焉意得而即我同盟兄弟凡有所介紹引贈又未始不人人推轂以爲麗京在席渠能乎故麗京之所爲序獨衆而又益佳然而麗京之爲此則誠

集省軒文鈔

卷之六

麗京序

畢

吾又安測麗京之所底究耶後有作者正使瑯琊歷下與若人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而余不佞榮其蹇爲竊自意量可從六七君子後以稍與於犄角之力否也然則西陵坊首必推麗京不其信然哉

贊而加勗詳繹宛至得良友贈言之體此與井幹序俱服其一無浮濫古道照顏色 陳際叔

集省軒文鈔

卷之六

麗京序

辛

井幹軒詩集序

錢唐毛子馳黃者今年二十有二學詩數年所已踰數伯千萬言而投諸篋篋且飽不勝錄頃乃汰什存一而哀爲集得凡樂府選古近體律絕如千百其友人柴紹炳爲之序序曰夫詩所繇來尙已發源於國風雅頌採委於漢魏六朝浸淫於初盛中晚之間而此道大備然是者人能言之類不講其故輒復自據高座動稱作家可笑也卽其間非乏傳播一時赫赫不去口或徒挾其聲情才貌及有力者負之而馳以云放乎四海而準應諸後世無朝夕詎有當哉若

井幹軒詩集

卷之六

序

我父馳黃毛子年取少耳而獨發憤以自爲功居乎則沈酣於詩騷樂苑而又嘗手錄三唐正變之凡爲近體名家迄於迄今何李七子並羽翼諸公則直以身置其間比次參驗故其所爲辨體特精而不肯妄作非若世之少俊各士嚙嗟能詩顧以氣相取之有合有不合者也益才立於此而學佐於彼其苦疾徐淺深高下精拙虛實得於心而應之手有不可告人而賞音自識者相其卽事命題長篇短咏似無假借崇經營而切瑳究之實月異歲不同矣然則過此以還未之或知就其所底亦有可類列者大都樂府衆

井幹軒詩集

卷之六

序

篇幾於抵掌優孟從容得之而謂入齊梁者尤工耳言口不必全似建安而去彼差近要以自然爲宗詭無旁溢五七律師詣唐人卽雄渾小不逮而風格超然至排律無慮長短道麗兼有錯綜合璧連珠殆無遺以五七絕尤稱神至曲終餘奏逸響嫋嫋青蓮少伯之論蔑以遠過也七言古近始爲之亦已馳驟合節舒采有餘總而論諸絕爲寂上排律次之樂府五七言古次之律體又次之然而上下今昔變本增華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者君子於是集也謂之毛子夫又何譏焉雖然詩者志也又持也所持世亦以自持故涵泳性情助流聲教造次被服之具以爲無外此云藉第令挾持非質而彫飾相誇太史公不云乎賈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是誠與於歌吟發塚而風雅之首戎也乃余觀於馳黃毛子負姿英儻而矜慎不阿與朋友交率所懷來絕無瞻顧俯仰其父母嬭黨之間相感以天性泊如也又與寄非常自守奇士方終賈之年雅意當世淹蹇者數矣而竟不稍貶豈真夫居牛馬之間以姦時政者乎蓋余每痛鄙儒小拘以爲詩流薄幸借理自文輒欲盡殺此曹子母汚人耳然至矜率蕩夷不自繩檢以其才名委溝壑而

莫齒誰實爲之故彫蟲篆刻無當於不朽盛事而沾沾以翰墨爲功助詞賦爲君子卽曹公子所斷然憫而去之者也如馳黃之驚才逸度加以果毅天下事豈足慮哉是誠大雅卓爾斌斌質有其文於是乎黼黻國家發揚人已燠成一書陳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君子於是集也謂之毛子夫又何譏焉

西陵十子詩選序

詩者古六經之一也采風觀俗立言明志是以君子重之學者不廢自三百篇而降厥體屢變大氏根極情性緣以文藻軌因代殊要歸雅則是故騷詞樂府長句脫胎十九河梁五言堂構陳隋李唐則律絕之補袪也然祖構相沿折衷論定古風極於元嘉通襲斷自大厯人代更始鄒下亡譏抑何哉攷鏡五言氣質爲體俳儷存古仰逮猶近瀏亮爲工失之逾遠迨體務竭情瀾求諧音節托興漢魏選材六朝意語融貫氣格宏遠變調無取旁門益乖故武德而還難爲古元和而降難爲近也又况宋習鄙鈍元音俚下藝林阨運榛莽當塗明初四家掃除未盡廊情於何李再振於嘉隆斯道嗣興斌乎大雅然七子頽流馴趨浮濫竟陵矯之枯率儼淺殊惡悲然自餘紛紛妄作殆無關商較者矣近世士大夫風流不扇戶被弦管人懷珠玉雖黃相軋私衷酷薄第屈指聞見時論共推卽青土皖城雲間及我髀耳三邦之秀各有成書我郡英彥如林競麗菁藻義僕與景宣將舉西陵文選之役擬網羅羣製勒成一編遭亂忽忽茲事不果年齒增長舊遊凋謝鯉庭主折腰武蘭摧因念歲月

逡巡事會難必相知定文宜屬何等於是毛子馳黃  
憫焉歎興要僕暨諸子先以次第唱酬有韻之言斟  
酌論次錄而布諸期於割棄少作力追淵雅義在研  
精澹無虛借故人具長短體有哀益就其合構集爲  
要刪僕不揣闇劣與觀成事請因得而論之景宣經  
史論叙淹通藻密翰墨之助先驅首路詩則綺麗爲  
宗詩手取標雲言龍躍不厭之多錦受才情斐然兼  
有氣勢故鳴筆不羈境非絕詣致異小家樂府承行  
氣風大國風也際求文筆雅健詩冠絕宇台清製  
畧足相當於詩詞賦皆管殊條嘉實已睹與升堂若  
朱省軒才多

卷之六

七

宇台云操史躬際叔贈季懷陸皆古近名構其他篇  
未能稱是祖望骨格蒼勁筆入手杜陵詞能獨運時  
有稍免無妨老境去於少多豔情瑕瑜不掩近乃一  
變已體製焉卓飛濤天姓翰夷不耐搜剔染翰仲希  
定爾步好唇則合德入宮芳華竟體以自然標勝三  
子體語相兼才能各異張山村襟咏沈已亥新律丁  
發送諸什垂古詞流易以過之耶馳黃素工韻語復  
指裁鑒沈如名秀至山其右或整栗微手神韻恰合  
小詞標若荀屬可傳體場所乏未辦作賦耳景明妙  
於廟誓一先燕累精婉弱有之而雅裁秀色嘉然名

家五言古體尤號獨步比於馳黃七絕益妙得天縱  
匪由鑽仰嗟乎爰自風騷以迄近代數千伯年所作  
者衆矣諸子身在其間與爲揚榘互有甲乙未須過  
讓迺錄錄如僕謬廁壇坫前猶嫌批後鈞瓦礫然才  
分難局志竊鄉往遲之歲時磨厲朽鈍俾諸子日進  
高明而僕亦勉努困學所稱黼黻以爲國華吐納而  
成身文者庶幾得當萬一哉其在於今則四方君子  
覽觀斯集者務明作者之指於不腆之詞陶汰而錄  
揚之僕固日夜望焉已

朱省軒才多

卷之六

七

陸麗京全集序

予嘗爲陸子威鳳堂偶錄序矣然是一體耳今殆二十年所而麗京全集告成則凡詩賦古文雜著亡不畢備都爲若干卷予更受而卒業益視前此所著什增六七予歎其數願而又益工也雖然予與麗京諸弟第齒在中季身歷世變耳苦通塞曹偶相知大氏昔之著而盛也易今之進而工也難何言之壬癸以前麗京本以佳公子而才思膏腴風流掩映凡其染翰伸指不出高軒列舫贈稿獻辭之間朝成篇什夕播方州雖未能起草明光奏詩禁苑要其所製翩翩

柴翁詩文鈔

卷之六

全集序

庚

致足樂也申酉以後麗京乃棄明經舉遊方之外始則間關閩嶠托跡桑門既而賣藥長安逃名市井舉目側肩無復鄉時風景而徒以坎壈餘生弄其文墨寧有好懷勝勢邪又彫瘵四方日不暇給藥對經心詞源漸減窮愁著書塵襟未易此予所謂難耳迺麗京襟情散朗才質淵闊隱而能通強而彌壯論著殷勤實咏不乏限韻敏於刻燭徵事侈於碎金而且研精筆體務合藝林仰攀二京倪視六季烏庠是豈直少年之作娛快一時云爾哉我郡爲人文淵海自西陵九子外其作者尙復林立後來之秀多我以上人

顧鳴筆角勝各有所長至如麗京陸子之舉體淹洽自然溫麗神明爛發談議風生雖諸公不能不推爲獨步也又況僕之鄙淺豈敢望其肩背萬一平顧麗京集既成藉手示予曲相咨盡予既謝不敏則因字謂陸子曰麗京古今傳人得一已足予今攬取何啻若篤行孝友則徐元直陳元方之流敦獎朋游則孔文舉許子將之輩萬夙奇中則皇甫士安殷中軍之倫詞章彫潤則江文通范蔚宗之上唯口陳恢諧筆時俳巧未免爲枚臯郭舍人伯仲耳麗京笑而領之然麗京性善滑稽寂通舉難予曩有與陸論詩書頃

柴翁詩文鈔

卷之六

全集序

庚

又作跋較博矣論一通恃其洪鐘輒來筵扣每安同異未嘗小迂第後有覓者較其工拙一彼一此柴生將貽曉事之謂而陸子共稱必傳之書也是爲序

許介夫詩序

歲在癸未霞城許先生自雲間過湖上銷夏精廬時  
予以家仲同譜之誼執業造請荷先生賜之序言過  
相推輓且以辱在泥塗爲慨予感深知已極不忘耳  
居久之而許子介夫復來與予輩申編紵之好許子  
介夫者卽霞城先生長君也亡論其志節饒有父風  
旣敷衽論交能自標韻不失烏衣之舊予輩自麗京  
兄弟而外若錦雯諸子俱篤好之然申酉以後霞城  
先生旣脫躋塵塋身從惠遠遊而介夫亦復安於棲  
逸杜門著書無歆何同異之憾烏序詎不休哉予曩  
者放廢里閭間問苦稀三泖兩峯邈若干里今年春  
乃辱介夫以尺書致麗京轉屬予爲序其近詩予惟  
介夫爲詩數十年其風體雅遠渠讓古人予縱累詞  
沾沾亡能爲軒輊顧疇昔之役予以蓬蘽小生從諸  
君子後問道先達猶希奮其尺寸以慰知己若今日  
則吳越老布衣耳介夫本名卿佳公子挾其才分何  
所不可而自甘巖穴低頭苦吟且復還存故人屬之  
論次豈猶以其近已而同聲耶然則余請寓一言於  
許子曰介夫足下家先生杖履無恙能日奏新詩一  
篇起舞爲壽必有顧而樂之者何與于古詞流致漸

華亭鶴唳乎介夫幸勉之知先生正不以辱在泥塗  
爲慨已

陳開仲詩序

晉安陳子開仲豪士也又雅能詩往者吾友驥武麗京仲震客其家忠難存濟意氣懃懃有南州北海之風歸則相爲次第稱說甚高其義予既信冀陸雅慕開仲恨不一望見之今年夏仲震過湖上會開仲亦自維揚還招尋麗京班荆道故而驥武先一歲亡矣三人者握手感歎追悼人琴飄洒賦詩謂繼以泣衆子聞而嘆之曰於戲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向者諸公間稱有開仲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頃之則開仲介仲震過予其人清蒼王立意度有以自下者且示詩一

集省詩文

卷之六

陳開仲詩序

七

編索之序予受而卒業大都質挺而幽思澄以傳其體於元常振響於賈孟實欲矯持滿俗勒成一家夫又何所更議焉更予曩奉夏京近推仲震揚抗作者力追雅宗要以古師漢魏近法盛唐志本高潔體務閑崇詎吾屬私言自閨前十子之製風調各同矣以才如開仲而稍爲斟酌進其境詣豈出林薈諸君下耶嗟乎趙陌度阡主客誰定文章友朋不朽盛事開仲雅重三子而僕且述其素論攀稽附呂下走碌碌僞亦未蒙呵絕也

徐世臣全集序

仁和徐子世臣鄉固號江左能文之士也近迺自命見道者流然猶出其生平論著十種共如千篇都爲一集付諸剞劂氏布之客有疑者以徐子則既入乎道矣何沾沾以文爲且其所爲文又何襍而多端也其友人柴生從而應之曰否否道本一也而岐而三之其肇於中古乎道與文亦本一也而割而二之其助於季世乎夫學者明道亦云斯文故堯舜曰孔執厥中舜命禹稱傳益之道在於於是文亦在於於是流傳以及孔子爲吾儒統宗然釋老二氏實與闕里同

集省詩文

卷之六

徐世臣全集序

七

時其教漸頌東西京魏晉以還則三分鼎足三教者皆出聖人本無二致體一而用殊耳要其宗旨殊塗同歸釋之真常老之虛靜與吾儒所爲精一執中誰有異耶自後世方士侈妄期美門之屬多言神丹不死而習尚浮屠仁祠雅務脫屣一切在生身毒國其焉神先生貌爲儒者則必方領矩步坐推阜比口闢二氏而後云獲也鳥厚三者門戶紛張道已去而萬里矣昔者仲尼入月而問禮柱下又稱西方之聖不斥釋老也遠公與雷次年章爲蓮社遊招淵明許以

在宋亦曰白日飛昇亡益不泥彼教以阿當時無間  
出世入世也此益得其體而畧其用植其本而遺其  
末者故曰道一而無岐也若乃文以載道修辭立誠  
亡論三乘五千語多雅奧即大誼微言折中孔孟而  
春秋孝經以及七篇之作曷嘗不斌斌哉近古學者  
談經多拙於筆乃傳儒林文苑爲兩宋人顛尙理學  
蓋論詞章其所稱知道之言大都不出訓詁語錄者  
近是抑思言惡其畔道而非惡其文若之何以不文  
爲近道也是故亡當於道雖妙麗如左史楚騷唐詩  
漢賦不足當達者一映有合於道雖鄙淺如牛豎鵲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世臣集序 奎  
卜種樹斲輪之說皆可述而志焉然則立言君子質  
有其文未始惡而逃之矣今徐子之集其言雖文而  
無往非道其種雖十而無在非一是蓋契先聖之傳  
而不溺於中古季世之迹者也語曰知其要者一言  
而終不曰其言荒散無窮哉得學者善讀而深思焉  
可毋失其宗旨耳夫豈徒沾沾文士而又安得病其  
多差也哉客問予言矣然而遂遂徐子集既成  
柴省軒於予遂書之爲序

陳集生詩序

毘陵陳子集生遊湖上携詩一卷諸君子讀而善之  
各有贈言予非知詩者愧累詞亡能爲禪然竊觀古  
之作者其才情風體各有所獨至以足傳於後詞家  
品藻亦取掇皮皆真如曹子建貴公子也鍾記室品  
其詩爲雅怨庾子山秀掩南北杜拾遺號曰清新開  
府世之論者亡能不服今集生以名家子早負詞學  
而才又足以發之凡所吟咏體絕恒流而感物造端  
往往令人悽動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嗟乎以集生  
視子建子山即異代同調而予竊竊取記室拾遺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集生詩序 奎  
言以目之曰體競清新情兼雅怨不其然哉

卧雲軒偶集序

張子岱音故新都產也而家於杭曩出世臣徐子之門今年春會世臣驅車海上屬張子過而從余遊張子今年方之於古弱耳又孤少依其大父母能一意鄉學辭歛來杭祇延師築精舍讀書其中卽世臣所爲董園一集張子奉而習焉夫歛古三天子都於漢爲丹陽郡屬山川險疾其俗好生分結納貴游不則從富人子計較牙籌逐利一切殆天性然哉張子顧獨皆反之恂恂若處子不屑家人生涯亦無所好大人成名昧爽而興丙夜不釋帶闔戶整冠執經問難

柴省軒文集

卷之六

偶集序

七

謝卿孟氏世臣過之藉第令僕處林厚之間而徐子在庸渠能哉它日者二家之學互相主盟之漸江宗徐論入新都念張文柴生中立亦何恆冀謂岱音足下使子道南僕行與割肺易席有日也

柴省軒文集

卷之六

偶集序

七

吳王汝詩序

近日之以詩名家者海內共推我郡而郡中詩人則以丁氏兄弟爲盛乃余過丁氏與飛濤伯仲相見未嘗不亟推其中表吳子王汝之爲人也訥頌其清德並善於詩余益心慕向之居無何王汝介丁于素涵以其孫鼎永受業於余年十五六筆勢滔滔不置余益信家學有自然余比頗倦爲詩於王汝之作雖知其能而不一叩焉頃王汝自吳門歸誇一編見示而兼有孫子字台序余受而讀之則又喟然歎曰余之不足以盡王汝有如是哉王汝性度冲融而與會標舉感物造端每形篇什誠有翩然自喜者余固類唐稚拙無所短長要如宇台飛濤兄弟之雄長於莛壇而交口共推豈虛張之邪然則余固不足以盡王汝而亦無假詞費爲也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七目錄

西陵樂紹炳原字虎臣著

孫允銳弓英

允鑑金豈

卷七序 引 題詞 跋 贊

王岑堂詩序

孤山草堂詩序

張又競詩序

吳錦雯詩序

卷七目錄

平遠樓外集序

寤梅百咏序

錢塘四子詩序

施尙白和陶詩序

江端木詩序

張仲嘉齊家寶要序

壽新安程翁序

奉賀給諫許霞城先生六十壽序

東海張先生七十壽序

陳際叔四十壽序

金我白壽序

張价卿六十壽序

沈母陸夫人四十壽序

徐汾母邵夫人五十壽序

洪景融母周夫人六十壽序

錢母張孺人壽序

姚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盧母劉夫人五十壽序

述祖德詩引

姚子書屏格言小引

卷七目錄

放生會引

慈源寺募施粥引

黃章日聞錄題詞

毛馳黃近集題詞

施尙白湖上草題詞

軒轅經解題詞

王丹麓連珠題詞

許右使茗山先生附堂稿跋

錢武山先生初第後家書跋

家光祿文伯大兄訓子手抄跋

題葛岷巖夫子遺像贊

朱伯翁像贊

江道信像贊

黃文斯像贊

卷八家傳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淳齋公傳

諡封田太孺人傳

懿節張孺人傳

福建按察司副使醴泉公傳

諡封虞恭人傳

卷八目錄

鴻臚贈通政恒所公傳

諡封張淑人傳

光祿贈奉政敬泉公傳

諡封邵宜人傳

太學生端所公傳

二張孺人合傳

興化府學訓導洞山府君傳

前妣江許二孺人合傳

先妣錢孺人傳

衛參軍贈通議文伯公傳

詰封孫淑人傳

太學生孺駿公傳

淮陽道兵備湖廣布政司叅議延喜公傳

詰封李陳二宜人合傳

文學孺毅公太學生孺彪公合傳

文學景明先生傳

亡婦張氏傳

舉人署平潮縣儒學教諭式穀君傳

凌沈二孺人合傳

福建按察司兼光祿寺少卿達生君傳

卷八目錄

詰封戚淑人傳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七

序 引 題詞 跋 贊

王岑堂詩序

余與葉子緯如定交二十餘年矣緯如坦懷無城府而仗氣愛奇多才藝爲流輩所推余自視瞠乎其後也緯如遊酒以雅量聞余性不勝勺飲緯如精翰墨善於揮染余自惜拙筆緯如兼習堪輿家言余益無所厭解惟好奕奕不能工與余畧等時時決勝似小劣一道然緯如亦不肯服至於詩緯如率爾輒佳遂以余學之差早每相咨盡余笑謝不敏曰君定誤耳余省軒文鈔卷之七王岑堂序

余口吟則又拙於手談豈能相長耶緯如顧獨退而下焉此歲以來緯如遊京口客婺州與祖望諸子切磋陶汰境地益進歸以示余余不覺歛形避席曰咄佳哉葉子之爲詩乎蓋古近諸體不名一家而風體清疎情韻雅遠固已登作者之堂矣雖然緯如高才著學又得山川之助頃復將辦嚴裝薄遊山左於是自南而北渡江越河登岱宗望滄海曠觀一世足移性情知發爲咏歌更有浩渺卓絕者譬之奕然至積薪入蜀遇便以後將海內寡敵僕輩輸服何啻數道而已哉

孤山草堂詩序

予嘗劉覽古詞苑指未易數屈獨張氏肩背相望在漢則有平子在晉則有茂先景陽諸昆在梁陳則有士簡見贖在唐則有道濟子壽俱拔藻蜚英足登作者豈天故鍾才一姓哉吾鄉張氏菰林競爽代有聞人近如祖望以布衣能詩遨遊在所藉甚諸公間步青則其大阮也步青以名家子天才英絕一門羣從不乏華顯而齒於雁行最少能自發憤特工博士家言每一篇出人競傳寫海內士大夫無不耳而慕之然步青樹摹之暇頗肆力於古文詞時有詠咏及諸朱省軒文集卷之七 詩序 三

所贈答往往與會標舉文采葩流第令平子子壽諸君子並生今時無能難之者予於是益嘆張氏之盛也予與張氏爲通門世執步青屬有內舅弟之誼致敷雅論文自顧朽鈍何啻數舍避之乃於其北遊而謬挾一編相質予謂固安蘆溝之間故君家司空發也君試躡躡過焉登高臺訪遺宅文藻風流俯仰今人有低徊留之懷當以慨者視所作又何如哉然則當世而爲張氏雄者果誰屬之哉

張又競詩序

予方總角時遊於張氏家塾與蘊輝稱同舍生因得識其兄又競蓋齒讓而肩隨之又競始結髮風氣口上然能文頗自蘊藉餅戶外交予年行長大率素嫻放與又競踪跡旋疏卽里間往還裁致寒暄而已去歲予授經內弟公錫所爲又競小阮適時一過從因復披析所屬敦勵古處於是以故人目新知仍因又競尋蘊輝慰勞平生已又競出其咏祖德古詩示予爲蘊輝書帖行墨並美予把覆賞味得未曾有自是又競晨夕吟咏篇什益富筆體安雅妙有天縱又深朱省軒文集卷之七 又競詩序 三

自退挹每一篇成輒屬予及馳黃共爲論次既論定乃命弟蘊輝錄示同好比次以觀大阮五古遠宗建安近似三謝必無唐以後語樂府頃爲之便多遺製其佻近體襍著亦皆賦質有具文焉嗟乎予自弱冠以來希慕風雅正藉馳黃諸子切磋究之顧材性駑下鄉有所作祇足覆轡補袍若又競以達夫之齡爾竟卽辦而更欲在相咨盡予自視不啻糠粃矣抑予與又競兄弟通門世好具承先人遺訓里塾周旋景行有素今同視小時風景遶若河山頭鬢蒼然老之將至而徒以魚餌詞場自命千古亦復何聊也君子讀斯集者將無有感於是夫

吳錦雯詩序

夫詩何始乎詩始於新竹續竹廣於擊壤康衢而盛於三頌二雅十五國風觀止矣其義則興比賦其詞則爾雅是也然上古緣情有詩中古因詩立學後世學詩而厥體屢變得失相尋亦自然之勢不可強焉由今論之宋亡詩唐有詩矣止辨近體律絕而無樂府五言古六朝有樂府五言而無四言風雅體何則體故趨而下學故趨而上故能爲四言風雅者必其本於虞夏夏諺八伯五子歌之屬而出之也能爲樂府五言者必其本於雅頌風騷古逸雜謳謳之屬而樂府五言者必其本於雅頌風騷古逸雜謳謳之屬而出之也宋人指匿於理效法在唐高得衰晚畢迺學究本色耳何詩可言明代諸公知矯其弊有備體而無特長蓋襲則性情不展矯則風味愈離談詩於今日視古似易而實難也故惟博洽三古與會獨標隨體爲之能發摠天才而不詭於法以是追踪作者詎不優哉吾友吳子錦雯年茂學富才思膏腴涉筆爲文千言立就爛爛徐庚倚也而尤發憤爲詩精研諸體短咏長吟必求合製又遭時數奇襍被走四方十年之間燕齊吳楚游歷畧徧所至輒與其名宿高才生賦詩贈答登覽留題積有篇帙然興情豪舉不肯

妄作每好人指摘應時改定今其所存凡若干首卽擇灑而成未始不矜慎而出矣大都體古者才不竭體近者學不卑壯涼以抒情纏綿以敷藻華不損骨博能就裁其樂府歌行風賦神至頗兼信陽北地之長五七律絕華好亮暢乃不失明卿子與五言古不多作竹亦自佳境地非謝山人所解耳僕就爾揚推祖且倫輩要以錦雯之才日益深詣將近宗開寶遠取河梁以上希古三百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安可限量哉錦雯每詩成輒以示僕謬以僕爲能知詩也僕知詩未能而志於學且好談得失亦其倖矣

吳省軒文集

卷之七 錦雯詩序

五

平遠樓外集序

今世操觚家稱楚騷漢賦唐詩宋元詞曲此亡慮能者卽不能者亦云夫騷賦爲雕蟲之末詞曲又繡悅之微也作者惡流而下斷自詩訖他直外焉然義昭比興例沿備體商確本末亦有可言者也詩降而詞詞降而曲道則近卑工轉未易故婉駕風情畧陳氣格標韵云優撫實云劣斯詞之品也事辭並諧音節彌緩句存本色調必當行此曲之目也兩者誠然迺余則以爲指取溫柔詞歸蘊藉務全麗則不失雅宗暱而閨帷勿浸而巷曲浸而巷曲勿墮而都鄙卽嫵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外集序

木

媚盡彼都之致譁浪有我輩之風矣故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晚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此等皆諷寄殷遙流連徘徊正復後庭清平餘調亦猶讀曲子夜之遺也雖云小道何爭大雅哉我友毛子馳黃囊擅通才自命作者頃復降格稍就填詞大氏以廬陵眉山之清疎兼淮海屯田之藍逸按名部度新聲一唱而三歎能不及於溫信稱才子馳流者乎雖然周之東也而賢者秉翟嘒思美人天寶末祀少陵公逢梨園子弟多謳吟泣下欲哭而歌類有托

而然者耶君子觀於是集借號外篇故饒別解非徒靡麗之音勸百諷一焉爾已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外集序

七

寤梅百咏序

紹炳聞之先君子有言矣本朝嘉隆間吾鄉先正多  
賢達高風若右使茗山許公尤儒宗模楷唯余先大  
父亦以執簡不阿忠孝劇切當時推石交無間云已  
兩家子姓並敦世講而右使之子爲南華處士者先  
君奉以周旋故兄事而肩隨之無何以嗣昏入備甥  
館誼屬降等然永王相資清談雅韻要與俗流絕殊  
又其羣從少長迭多勝集時則有立若先生爲南華  
公從子寂少有機穎以內弟弟與先君稱決接張弓  
發矢顧笑而樂之有年舊矣紹炳於許爲前母南華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百咏序 八

公卽外王父其視先生則諸舅行也然小時竊聆其  
誼至高未遂披覲歲庚午乃從先君宦所還入里門  
惟是奉家伯子隅席而息登堂問主人卽吾舅立若  
先生是矣時余羣角孺子耳又徑露亡狀先生與語  
深器之令其子秉共廡而居雁行比謀風雨寒暑分  
兼保傳每日晏酒闌爲具道先世發祥及兩家通好  
用相勉努報歎懃孝未嘗不頻深流涕也噫嘻先生  
誼良厚豈直尋常甥舅比哉紹炳自揣無似二十年  
以來親炙顏範及往復緒論頗悉其平生曲折蓋先  
生倘儻自意讀書懷遠畧恥與禮俗之士爲伍輕財

重交嘗累致千金輒散去至破產食貧家徒壁立然  
欲令低頭豪長者有所規隨卽怒發罵詈且絕毋留  
耳不苟就也或於疇人廣座指畫得喪已更搯掣長  
息曰吾謀適不用孰謂秦無人哉其意慨卓犖類如  
此然諸公間鮮識之者鬱伊不得志乃時時託興悲  
吟動盈篇帙卽今所爲寤梅百咏其一也昔王濟具  
山濤以下魏舒而上之才而晉代號爲癡叔無所短  
長家有名士三十年徒抱牀頭周易耳然則先生是  
編其亦感憤不得已耶嗟乎汝南雖卧隱卒廼見知  
人主以先生懷抱亦將必能發摠自見斌斌乎質有  
其文殆與茗山右使之業後先爭耀紹炳寒慙愧我  
祖父不堪舉策猶幸廣平一賦竊附知名卽柴生紹  
炳也者庶幾斤斤自免所不與舅氏同心也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百咏序

九

錢唐四子詩序

記曰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四者非無也  
夫人而能爲之也今日攻詩於我郡亦猶是矣自我  
郡風雅之盛近三十年所筆路於二陸黼黻於徐吳  
旣而張沈諸子迭相追琢後來之秀刻畫求工者尤  
指不勝屈卽何論建安大曆沾沾借材於異地歟若  
武令爲世臣之子威卿爲錦雲之子德隅爲甸華之  
子祖定則祖望之弟也其家學淵源才情故自日上  
皆以童齡弱齒篤古深思且切磋究之櫛管爲詩講  
明倫脊不肯妄作無慮古近體要歸斐然故武令之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四子詩序 十  
韶秀威卿之開美德隅之雅醇祖定之練淨藉人各  
有長而良工之放次第可收南金竹箭並爲此州之  
寶矣近世故多才四子激昂其間比於粵鑄燕函秦  
廬胡弓車正當軼羣絕倫惡得方幅齒遇而云夫人  
能爲之也似此高明假以年歲雖有名父詰昆吾恐  
遜舍不暇况以僕之驚拙又安敢自恃通門輕目小  
友也哉

施尙白和陶飲酒詩小序

宛陵施子尙白天下士也口吃類子雲而好沈深之  
思工古文詞其賦詩合於作者且多高寄遠韻於世  
務一切泊如矣余曷從吾友世臣所竊耳其名甲午  
秋自一過湖上往還不值及余入長安旅館經歲善  
病嬾放彊半多伏枕獨於六一子餐飛書讀信諸子  
時後過從因得與尙白相見握手如平生確論文把  
酒彌悉其爲人頃者尙白有山左之役僕亦將歸故  
廬策蹇言別適有和陶飲酒詩屬余序之夫尙白以  
詩名海內學與年俱進自漢魏三唐諸體體皆擅場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和陶詩小序 十二  
固不專爲陶者且和韻非詩家所貴要是偶一爲之  
耳然能直舉宵情絕去牽合楮墨之間夷然蕭曠豈  
不誠高調哉卽斯編以概全集於是益歎施子之爲  
作者不虛也

壽新安程翁序

今夫士君子之履世不可以無年尤不可以無行在書洪範稱用五福富壽康寧而必兼以攸好德足徵矣既醉之詩儒家以爲備五福大氏咏德者居多焉然則合德於不問而設曰壽無期壽無疆譬諸不材之木以全其天年庸有之而不足貴故傳曰仁者壽大行享大齡以予所聞新安程翁可謂其人非耶翁謹身好義醇德君子也世居休邑以長厚稱自其父及大父俱用中鹽佐國家轉輸不失業家稍給矣翁之生也而有志操華治書弱冠遊南太學有聲諸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程翁序

三

其業之中落也又翁第親逐子母爲近利市三倍而慷慨好施篤於奉上法先是吳中歲比不登道殣相望有司議募富民出粟贍饑者令既下所在豪右咸枝梧莫肯應翁獨首舉發賑所全活無算當路共嘉獎焉益江以南富而能仁必特推程翁而奈何今之談者無慮皆糠粃富人矣夫富卽瑣瑣不足道富且皎皎獨行此亦有所長詎苟而已哉以余覽史記稱陶朱公受計然書三遷三累千金舉不失顯名卜式徒編戶治生上書漢天子願捐家之半縣官助邊自公孫弘輩謂式不近人情然竊迹其勤身力作辛苦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程翁序

兩

蓄財而卒讓予其第異於見利裁如毫髮不顧義者此人皆躬致公卿光寵當世有以也夫以翁視兩人其德義更不可勝道哉江惟吳粵之士聞翁行者莫不一願識翁以爲有德如是何止備素封比世辟將所謂洪範既醉之義信可次第以頌也余故推魯不文於其覽揆之辰敬奉一觴而侑之以言如此

奉賀給諫許霞城先生六十壽序

許公不出當如蒼生何而今許公且六十矣然許公即六十終當出爲蒼生此指使之日正嚮用之年也公其優游泉石以自娛乎抑規隨廉墜以陳力乎其慈升絲竹以偃息乎抑整拂冠纓以俟駕乎其枕經藉書類發憤之所爲作乎抑車塵馬足許以馳驅四方乎其能經鳥申吹煦呼吸如喬松平抑鹽梅舟楫啟沃冠衡以表建乎其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托以明高尙乎抑南蕩寇北逐庶功成名遂身退乎邇者寓內紛拏仕塗荆棘於是焉戡定而澄清之非公出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六十壽序

五

不濟邇公故卧不起談者不無致疑且見啟事者數矣而遲遲入召豈意久儲公望哉則竊揆當今事勢本諸主上之所進退賢否而知公雖欲長擁東山之樂不可得也先是石齋黃公以官詹廷諍譴呵且巨測末減請成已卒復故官倚庇殊切當世慕之念羣劉先生清風播於中外縱三仕三已亦猶入總憲網獨刊朝典至鴻寶倪大司徒故嘗爲言者所嘆載一聞罷而清流推轂仍爾入贊樞部筦地曹尙書北斗爲天之喉舌可不謂榮焉它如先朝耆碩海內正人靡不蹙蹙旋奮濟濟麟矧公又其冠冕人倫爲

大君子所跋願者耶即勿疑主上鑒公未深往往相須慙而相近左也公故起家名進士始婺州司理獄以亭平治行爲所部課取遂用內擢有聲先朝已鑒公之能既奉命典試江右燭照計數網羅俱絕俊一時號曰得士主上已鑒公之明其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彈射貂璫不避擊忤嘗中忌左遷而尋予侍從主上已鑒公之直此數者簡在不虛未或一日忘股肱肺腑之託公豈異人任車驅之車驅之即節使旦晚來矣故事臺諫積閱者得入佐九列任開府而今更不次超拜用丞時艱若以主上之久欲得公爲社稷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六十壽序

六

役雖當官占元輔之界詎有失哉某爲公卜葢在易泰之大有也繇曰生值地乳上皇大喜賜我福祉壽算無極賓於作命公益彊飲食康杖履將自此以逞之齡期願未艾功名藏於府庫德澤流於子孫矣某也不佞得備通門牛馬走庶幾焉奉令承教可幸無罪其猶勿遺於壽考作人之末也夫

東海張先生七十壽序

今天子改元之十有六年歲在昭陽協洽月中南呂日上潯爲東海張先生七十初度灑掃庭內懸弧矢六於門左是日也天高氣清菓桂在山翔鳴欲舞騰霄非煙葢仁人屆誕百物之休嘉悅然集焉於是賀者在廬祝者在堂有戴越笠至者有操吳音進者有衣裳楚楚來者五方所屆千里而遙靡不罄折懃拳走一卮願爲張先生壽矣先生龐眉支頤目光炯炯然肅杖屨自東階下延客而入其子某率季弟及童孫十餘人趨踰以先三揖三讓客降一等不敢踰西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北門壽序 七

階從主人後拾級聚足逡巡連步而上既升堂酒行樂作咸北窗載拜請坐受主人固讓且辭且答拜迺執壺洗爵觴先生者三觴而子者載颺言曰先生其康而道乎令子若孫其祿而羞乎優乎游乎百年之謀乎主人敬謝已屬筆醕客曰老夫不堪也以爲諸君辱而子則率其季弟諸孫環拜於後曰某父子弟請終身事此言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於是客賦南山主人賦隰桑初筵既秩衆太喜柴生曰盛矣乎今日之會余小子敢無志哉敢無志哉夫先生之行國杖之邑大夫賔之先生之福祿天畀之神明聽

之而尋自今皇帝晉錫之先生之年與世有子振之而有孫繩之四方人士聞見而知之此無慮余小子不具道卽具道微足當先生重輕數惟是今日者祝以明德德尊而讓酒以成禮禮至而有父之慈有子之孝有友朋之誼有大小之共有賓主之恪葢四方賢豪長者莫不於是乎觀迺一舉而數善備我以是卜張氏之奕葉滋大而翁譽無期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其客也而尙主之歟君子有穀貽孫子其身也而更嗣之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其以匹敵也而交維之歟因又奉觴凡頌賦既醉之章以進時則在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北門壽序 八

座諸君子僉曰善請從柴生言壽而翁也某不佞退而授簡亦猶行古之道也夫

陳際叔四十壽序

予於同郡相友善稱異姓昆弟者亡慮什數人乃得交陳子際叔寂蚤時方崇禎癸酉秋予年未弱冠際叔則搃髮童子耳兩人皆處城東偏密邇往還而予居尤僻瓦屋數椽廁於短垣廢園間枯桑敗竹叢篁三徑寂時一過從輒劇談角執耨耒低昂擊節起舞故雖樵蘇不費意氣足豪也乘輿卽登城攬勝此地去鳳山只八徘徊其上南望富春東眺海門目極千里憑弔古今不勝欷歔而罷君數載郡中文事大盛予且因際叔交道漸廣更識孫陸徐吳什數君子

朱省軒文集

卷之七 四十壽序

七

者與予兩人俱得次第相約結定甲乙盟時則西陵雅集簫鼓樓船與衣冠盤數並爲四方景附際叔當終賈之齡才名籍籍翩然以經世自命予亦以附雲希驥于載一時也奈何世變孔棘南北塵擾予一日與際叔散步河梁臨流小憩忽風從西北起黃砂蔽天白日黯黯無色予因愕眙把袂日絡不踰汝鴈鴒不踰濟江南風景遽爾蒼鴉秋泉之警其殆不遠乎未幾有海大鳥肉足人面鳴於城東門者噍噍然際叔則又聞而搖手流涕曰噫嘻此鴉也所見之國其下多放士逮甲申乙酉間滄桑改革諸君子多從方

外遊或托身市僧予亦從業璽巫者流際叔則闔門授教伏首布衣嗟乎飛砂鳴鶴此固其祥矣當是時予年方逮壯際叔猶禮後一飯也旣而予苦執技淫湛際叔亦播遷亡定益經紀久之裁還故廬予自比歲薄遊燕山不自意以抱病歸里際叔亦寓舍吳門所行且中盜昨冬爲其先公計襄窀穸復坐地師所欺給卒不克葬財力交絀焉屈指十數歲以來所遭貧困拂逆萬狀非恒情所堪而際叔處之竟能泊如自守任運推移今年予大馬齒加長而際叔亦已春秋衰然四十矣始予兩人以求長定交壯盛遭亂今

朱省軒文集

卷之七 四十壽序

七

則閱中年處仄微雖復懸弧在室秋氣薄人此正主人歌永黍咏蓼莪之日也無論雅不欲受賀予又豈敢進熟爲佞邪藉令予誠善伎不過領華顯視青衿屣履奉觴載拜爲方將願耳夫買臣五十爲會稽太守公孫弘六十對策取宰相封侯世俗所稱功名不厭遲暮然是者烏足爲際叔道哉予嘗謂際叔體中有三友性多猶豫類臆薄而臨忠孝大節頗能斷割口語時作恢諧而難於調笑取與一介不苟遇人喜談日者風鑑不諱聞達而生平甘處隱約絕遠要人所謂體中有反者三也予於曹偶間素所稱說若此

冠帶以近益進乎道矣非予所能量况天假之年術  
修而茂寒暑往來時變何極其於致身昂昂若養志  
衡才較難適暗而唯是友生兄弟黃髮相保更歷數  
十沐浴浴升平願就東城之隅西陵之下時時故人  
高酒杯華唱勝伴鄉園紀爲盛事圖貌丹青比於香  
山浴社予雖罷爲無似幸竊附杖屨後塵而耄老謬  
諄有役爲文追憶中年潦倒以資驩劇卽後之視今  
豈猶今之視昔也夫

奉祝金我白壽序

新安金我白先生僑居於杭爲錢唐諸生已乃棄其  
而治鹽筴者有年矣然雖講廢簪筮什一之息而  
行素敦其取予然諾不苟人亦推爲長者余今年  
館於汪汝待氏先生與汝待善居相近因令其孫若  
孫受經於余往還談議有莊惠之契余固心服先  
生之誠歎先生亦謬以古處相許焉已而晨夕過從  
時聞篤論大要以義方訓家以直諒待朋友以忠厚  
處鄉黨雖遇事變不改其操雖古之王彥方何以過  
哉更所難者其教子孫以讀書明義理學爲善人不  
崇省費文鈔

卷之七 金我白壽序 圭

汲汲求富貴夫富貴無可求而以先生積善餘慶將  
來必有興者天道人事久乃益彰耳先生今年已七  
十矍鑠健飯坐談豐疊無倦其享遐齡厚祿又不煩  
臨詞而獲者也余不佞生平寡交頗不能作諛詞以  
逢世於先生則信而敬之故於其初喪也質言以侑  
之焉者如此

張价卿六十壽序

余嘗論人於家世名德之際而慨然歎其難也古稱  
辛陽元愷世濟其美卽姬氏五叔毋望焉若漢京荀  
陳江左王謝一門競爽使人爽爽神王不則以康樂  
之才而其父秘書換早稱不慧韓退之名高山斗子  
泉以妄竄金根貽議當世雖曰後先不相及要令談  
者互有同異士大夫聞而短氣矣以此事衡量郡國  
每多差池若余所知同邑价卿張先生者庶幾濟美  
哉先生爲右使雲臺公子右使以經術起家舉禮官  
科甲通籍蜚聲致位牧伯族望最華士林輝映不啻  
柴膏膏文鈔

卷之七

張价卿壽序

三

西都之美安世錐下之重司空也价卿生出高閭風  
晉賢胄李子堅之負笈雅遊黃世英之誦練臺閣用  
古方今允無姚色右使公益篤愛之及夫館舍厭賓  
湖山已邈而先生克承先緒不墜家聲世門執友傳  
經諸儒奉爲祭酒於是推數當塗從容隨牒程材則  
廣文風流衡效則蘇湖子弟一時藉甚謂能厭官豈  
徒據苜蓿之齋飲烏程之釀而已乎未幾倦遊薄言  
歸里固有北郭藩廬東臯雅興遂賦歸來之詞著樂  
志之論松菊未荒琴樽足戀洵林下高致也先生學  
行旣敦才名夙著父兄師友素有淵源汝南月旦有

進人倫肩背所望莫敢虛借本與吾家舅氏稱內舅  
弟家大人亦舊契焉生平共推詩爲長者兼之令嗣  
方或早承庭訓身與英流口吃稍似相如胸羅無殊  
子建義書席文足懸金雖奮劇有咲提鼻不免固  
其所也余輩辱交有年相識非淺迨在廬前竊自比  
自於先生則丈人行矣今年孟夏下浣值六十攬揆  
之辰誼當爲壽願致鄙言以先生名居耆舊齒適杖  
鄉七稱世德之門况有象賢之嗣將來滋大幸勿懸  
卿先生俯仰堪娛邦家有耀自此以還公望必益高  
第爲清朝顯官功名積累當無負阿翁之教而推

卷之七

張价卿壽序

吉

柴膏膏文鈔  
恩所生聖書褒寵且將取安定之學規奉桓榮以師  
席靈壽之杖大官之醢鄭重駢臻先生雖欲抗辭焉  
得乎由是而方元愷濟美以家世名德冠武林誰曰  
不宜余小子側聞燕喜遙祝岡陵縱詞遜於色絲或  
禮侑平康爵也夫

沈母陸夫人四十壽序

歲在玄默執徐律中夾鐘之月旬有三日爲沈母陸夫人四十懸悅之辰維時條風叶響發星光九九則有三童之戚昏姻之懿及羣從子執多褒衣幅巾履堂及庭洗畢敬進爲夫人壽者而僕不佞於夫亦謂陽之誼迺僭陳鄙言以侑之飲曰嘉哉夫人其盛德天錫眉壽於是焉始基其勉爲諸君子爾矣夫人慨然載拜曰王臣敬謝長者言未亡人不天唯是依兩孺子朝夕茹荼爰以視息冀焉誠恐救過不遑何德之敢稱抑犬馬齒財四十耳藉天假之崇省軒文鈔

卷之七 沈母壽序

年獲賄弱息成立不以墜先人微緒庶幾差慰晚節曷言爲僕不佞既獲聞斯語於夫人也更肅然拜手曰夫人言及此夫亦愈徵盛德而壽無期哉僕聞之黃川董子曰壽者久也又醺也人有是德則天醺以壽雖百齡大期其上者乃臻百二十歲然皆以修身積行積善餘慶豈假於呼吸吐納服食丹鉛事海外虛近如所謂上元西王母者耶今夫人春秋富有在禮曰四十強也雖茲以上日艾曰耆曰老耄期頤日新無已然我能必之於天永錫難老者書洪範有之口嚮用五福壽富康寧而必以攸好德爲歸則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於夫人盛德焉徵若操左券合右契不誣也僕豈進孰爲佞哉水夫人出自陸父曰太學行仲公母爲吾姊柴太君素敦義訓迺小時輒幸愛夫人方就姆教習女範孝經能通章句大義又性剛儻達於事體不類閨襜細瑣而左右家大人服勤將順縱已遣嫁猶不替所生曲盡恩禮及行仲公捐館舍遺有庶弟凡所爲撫率萬方卽夫人孝友克敦矣方夫人之歸故水部涵若君也稱繼室伉儷如賓然上事尊姑錢錢故習知夫人賢而所以遇新婦狀故不假易或時時非意督過之夫人卽脫簪待罪卽

崇省軒文鈔 卷之七 沈母壽序

旋轉伺堂上顏色乃愈和已更得尊姑錢錢親識中莫不歎夫人爲難卽夫人恭順匪懈矣先是水部君嗣昏夫人其先宜人遺有二女一適一適葉夫人受字如已出所爲裝遣良厚又水部君甚宜夫人夫人故廣水部君愛爲置側室鄒憐遇之最深產一子淳暨水部君不祿側室鄒先後謝世夫人悼恤至甚爲訓鞠遺孤視瞻昔有加焉服御一切未嘗私其子曰龍弟先兄豈法耶姊氏徐孺人於夫人諸弟弟中尤相契重砌而屬之少子直夫人益愛而撫焉飲食教誨不啻如免懷至勸勉學業義形於色卽夫人

慈惠交乎矣沈故名德族望號清白吏子孫水部湛  
浮宦遊蕭然橐中裝家苦亡有夫人業幾居久能拮  
据有無賓祭慶遺大都儉不失禮且戒飭僕婢壺內  
外斬然毋敢嘻嘻課子義方動不踰尺寸即夫人廉  
靜有威矣又夫人產華宗歸世胄善相夫子行修於  
家譽聞於朝方崇弘間載一疏封誥制詞褒嘉當世  
榮之而夫人翟冠翠翹揚懷曳裾見於諸嫺黨意色  
溫溫有以自下者會遭世變家憂益息心味道絕口  
不談貴勢居平有介母入山之志嘗獨喜其從弟麗  
京折柳霞堦及姊子徐孝直兄弟栖遯方外謂得儒  
樂省軒文步  
卷之七  
沈母壽序  
三  
流素風從容引喻務揆古處即夫人賢達可師矣夫  
人具斯五德識度非常於人間祿壽原無意禱祠而  
求而操券合符天之報施豈爽哉僕故未遑遠引如  
余先伯母張淑人即夫人外王母是也張故恭懿公  
女孫適於先光祿為侍御公冢婦最稱華顯既而丁  
光祿早世家產中落伯子薄宦不自意而淑人處之  
泊如修善彌篤年登八九十白髮委化及見諸孫曾  
次第升雋家亦益振當是時夫人嘗從姊歸寧夫人  
差長僕猶勿起居淑人盛娛前淑人笑而領之人  
各如意所欲得無少長小大咸仰淑人盛德壽康為

天祚之隆也此豈非僕與夫人共昔所睹記者乎以  
夫人素所蓄積原本母訓不可謂非得之王外母而  
勤施篤行頗復相類榮悴盛衰委順以處繇此歷年  
歲可必令子樹立大顯於時而曾立繼武簪黻盈庭  
行且如張淑人耄期矍鑠杖屨僭僭大官之饌上尊  
之酒皆羅諸堂上以敬為夫人壽即諸君子咸在幸  
夫人勉進一七而醕斯爵也夫人尚欲如今日一離  
再三讓哉夫人迺更瞿然請謝曰壽固未暇違若以  
勉之德其敢不拜嘉長者命於是命二子前肅客且  
賦伐木之次焉而僕為賦南山之五諸君子為賦天  
樂省軒文步  
卷之七  
沈母壽序  
二十八  
保之亂以終是為序

徐汾母邵夫人五十壽序

歲在癸卯秋仲徐生汾爲其母邵夫人乞言爲壽時  
先二歲吾友世臣已更號偃亭飄然方外遊矣故今  
從教登堂之客皆以拜母稱從其子也予兄事偃亭  
於禮夫人爲丘嫂習聞其門內賢行三十年於茲今  
偃亭雖遊方以外而有子如汾兄弟以才秀知名將  
來定不寂寂然嫂夫人固能達觀者人間榮寵視之  
亡何有耳頃偃亭瓢衲長往子女牽裾夫人意色灑  
然汾之言曰吾母比亦斷肉齋居日頃大悲佛號欲  
悟無生證果也噫嘻豈不賢乎稽諸內典此忍界中  
樂者軒文鈔 卷之七 徐母壽序 五  
歲月甚夥故四王天便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晝夜其  
上不啻倍之人生危得百年裁若彈指唯自性本無  
生滅禪淨兼修背塵合覺直可超出苦輪度無央劫  
其壽命復何限矣昔維耶爲丞相母以綵衣愛戒承  
佛付鵲襄陽龐顯亦能大嗣宗風嫂夫人閨門持頌  
自然心開異日者偃亭如趙州老人八十行脚歸來  
夫人不妨倚杖相見座間呈似予知偃老且熙怡微  
笑却悔從前虛費草鞋錢也此中法喜又何如今日  
之樂

洪景融母周夫人六十壽序

歲在癸卯仲春月下澣爲洪母周夫人六十設悅之  
辰其子景融率弟若子洗腆稱壽而豫述其母德巧  
言於諸君子以介千秋膺予不佞忝葭莩末愧款啟  
無能擇言然竊聞之古稱女宗母儀者世不耗見今  
則尋常媼姥輒取百行諸福聚願奉之徒進熟爲佞  
耳若予所聞周夫人卽未敢縷悉平生稔其誼至高  
囊者予友陳際叔好古篤論士也洪氏兄弟北面備  
經堂上設臯比事之夫人能訓子義方執師弟禮寂  
恭壺內外絕無諱者又及門陸生家嘗被火掃地亡  
有陸生與景融兄弟執友也夫人慨然割宅令而子  
延陸氏母子共居慰勞有加焉陳子陸生嘗爲予口  
之不置且言夫人素有才地處貴不驕齋心味道有  
年矣嗟乎語稱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夫人所以教  
子處師友者度越倫輩其優爲女宗母儀可知故今  
景融兄弟文秀不媿門風而養志克家自此以達夫  
人之懿彌仰其祿彌適矣卽吾黨爲令子而壽賢母  
又豈與於世之進熟爲佞也夫

錢母張孺人壽序

先是崇禎庚辛間余嘗與錢子百史同里社銜杯按席以經義相質既而往還踈密間然百史爲宗緒祖望姊妹壻余亦娶於張雖族大亦姻媾之列也及余時有南北遊與百史十餘年不通問今年有錢子某以其母張壽介吳大神丐言於余入座晤言乃知爲百史令嗣其家君則已宿草久矣余聞而歎歎者久之乃某又曰先人見背而母氏苦節以撫藐諸孤恩勤備至某未能顯揚以慰所生猶願邀惠於長者而以片言褒錫之余竊忝百史舊識而感其年不暮

樂省軒文集

卷之七

錢母壽序

主

不文願藉手以爲千秋壽

姚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蓋自昔賢家之交登堂拜母或稱觴奉百金則無不曰以爲賢夫人壽願壽者舉所願然得不得詎敢必哉卽或有其必之而無足貴誦壽所及適滋患苦焉何也猿鹿千年不如鳳麟一見桎梏餘生不如開口而笑之數日爲娛也然則易毛髮歷春秋惜焉諄諄以謂之壽壽奚足願耶故或窮老單西或盛德期願亦視其人何如耳君子觀於此而知姚氏之母樂其

樂省軒文集

卷之七

姚母壽序

主

少者非財也而且賢愛客展履到門中厨輒辦象進彫俎旨酒盈樽一座盡驩百禮斯治則人人頌首起舞願效一言爲祝者或曰湛夫人壽以賢矣而蚤苦貧或曰女懷清賢又富矣而未聞壽或曰曹大家賢且祿壽矣而自傷弗耦故累詞繁稱以加之卒未有如母之純嘏駢集而罔有艾也母也少產於王無失則長歸於姚無清客及乎既老教養兒孫無衰止闔房以內如賓客堂室以外如朝廷閑於有家可謂難

壽者矣卽居擁羨貴好行其惠自中表羣從以及鄉

疎族待以舉火者亡慮數什百家或緩急有所假

負節折券予之不問以爲常蓋樂義好施其天性然  
乎乃所在亦時時屬有天幸頃者歲比不登旱蝗爲  
虐而姚氏之祇獨已有秋如異時抑饑饉所敗其吳  
中亡賴子弟輒用招呼剽掠鄉所號武斷素封莫不  
耳心得一當而於姚氏滅獲廬畜渺小耳特相戒不  
忍侵以爲是有德於我犯之逆天不祥也嗟乎姚先  
生雅長者非王夫人內助詎及此哉故里中人有爲  
之歌曰生莫謂無神明盛德王夫人蝗不食田盜不  
顧門宜爾子孫樂其天年由此以觀七十之齡彌升  
諸福之物備致矣豈其頌禱不足爲願也於是其子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姚母壽序 圭

之友某束帛加璧坐夫人堂上北面載拜而前因奉  
卮酒藉不腆之詞以爲壽

廬母劉夫人五十壽序

余覽古史紀列女衆矣嘗試論之女德惟守節爲難  
能守矣又以教子成名爲難其子能成矣又以教之  
自愛爲君子則尤難若所聞廬母劉太夫人豈不備  
諸難而稱全美矣乎夫人本吹臺大行之女公子也  
素嫻內則年十五歸倩如廬君倩如爲諸生下帷不  
問米鹽靡密夫人操家政綜理有條舉止必循於禮  
未幾而倩如謝世夫人茹哀養居能裁量大義有二  
子長曰獻華璉次日景韓琦財五六齡耳焚焚未立  
遭歲賺家業中落夫人拮据萬方日闔戶課于自就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廬母壽序

圭

傳泊長辛勤不稍衰璉兄弟俱能奉母教力學工文  
庚子琦獲舉於鄉賀客在堂而夫人了無矜喜狀益  
戒勉以無墮先人業爲志今年璉以高才見絀有識  
多搢擊而夫人聞之晏如居平好覽古淑媛傳記當  
子婦侍坐時率娓娓稱述蓋膺有古今故能通塞一  
致若此噫豈不難哉從來婦願母儀兼之者少而生  
平尤難責備如周安東有才婦而及爲伯仁之母視  
諸兒任誕狠抗不知裁抑猶以家集自喜何其暗也  
李景讓之母號善教而每以少子景莊不第輒撻景  
讓此尤舛謬視夫人之訓子義方澹於聲利者相去

不遲庭乎余雖未獲交情如君近乃習見獻華璉愛其恂恂修謹無文士輕薄態愈以重廬氏門風知其母範之有素也今冬十月爲夫人五十初度璉兄弟屬余擇言余惟夫人苦節高義有令子以顯揚不忠無具他日者夫人春秋彌高教彌篤親見璉兄弟爲當代聞人文章自足不朽如廬陵之表濯岡阡本母言以述父德垂諸金石當千百祀彌光矣詎直國封鼎養云爾哉爰次之藉手爲壽

述祖德詩小引

蓋聞散騎茂製爰述家風康樂新吟亦陳祖德言之不朽有美足傳洵詞家所尙也我郡世門華胄屈指非一要必以張氏爲冠自介然先生以處士高蹈振賢良德公之武其後奕葉滋大代有簪纓至比部太宰中丞職方諸公一門昆友各著風猷食舊揚清於今不乏贈司李公晚出蜚英推高學者爰有儀部伯仲奮迹菰林彌厥堂構古稱河北崔廬江南王謝詎有能過此者哉又競身爲貴公子孫早淹詞學可以芥拾青紫而耽懷栖遯遠紹素風茲有述祖德一篇裁次詳贍醞藉清醇求諸往牒足婉潘謝然推原先世發詳及中葉紹繼歸於忠孝廉讓勉勗方將反覆其間具有雅人深致不徒矜其雕藻而已鄙宗與貴門辱在世好予又與又競羣從互有定交卽葭莩之末不復以行輩自異而又競近且枉而教之手出是篇見示予既樂得卒業因綴數言以志景慕之概云

姚子書屏格言小引

同郡姚子龍起者益衆推爲讀書樂善長者也今年夏仲方五十初度其三黨知積多欲醪金介觴且爲文以祝者龍起謝不敏獨願取先正格言若干則書之座右屏以誌勗焉姚子遠乎哉今之壽者開筵列障極口相推高徒爲濫耳何益且夫日邁者年也與年俱進者德也古君子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姚子誠勇於爲善者將昧座右之言而益以自檢且克所不足焉雖至於孔子七十從心衛武公之九十賦懿戒未始不老而彌篤也姚子遠乎哉余未獲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七

格言小引

七

與龍起遊益聞之於沈子禹文頗稱說其生平隱德有足多者顧龍起雅意不欲張余第嘿識之而沈子又曰今龍起不受祝諸君子願得數言以志其事余因次之以藉手爲弁

放生會小引

放生何昉乎論語曰君賜生必畜之益卽不殺而放之意也是時佛教未東仲尼已代能仁說法矣嗣是而鄭子產之畜魚齊宣王之易牛不忍一念俱爲孟氏所亟稱秦漢以來史傳諸賢以放生談美者尤難悉數是故推親親仁民之意而及於愛物本不嗜殺之意而廣爲放生雖未敢云博施濟衆而隨其見聞所逮稍情以施一時仁術此固儒者之所嘉與而樂書也至宰官居士以佛菩薩心方便救濟衆生所在垂慈萬無疲厭安得藉口不取亦不放而唯爲多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七

放生小引

七

事哉某今擬鳩同志者於每歲四月之朔舉放生會是日輪一司事者部署各縣齋分五分以供午餐不飲不多品取簡可繼其放生費自五分以至一金隨力輸之苦買贖禽魚牲畜之類擇地設法屆期任便不爲預訂以免射利傷生也善信君子惠然不棄共登會約相助爲理幸永矢勿諼焉

慈源寺募化施粥引

原夫歲有豐凶鄉師期於賑厄人殊盈歉國典貴乎通窮魯經垂乞糴之文戴記著行庾之令凡以憫饑虛而廣賑濟古先聖王未之有改也至更名卿發廩達士損貲公叔惠施丐饋國邑南陽厚意賦粥都亭降而王慈卿之爲機富鄭公之設厰並緣時絀輒救民苗正輔王道之窮稍釋天工之憾嗟乎儒林所務莫匪哀矜豈必象教以來始有布施之喻耶然而聖筆西方靈昭震旦恩霑甘露化被慈雲每以平等之心行利益之事故儒稱博濟釋號大悲其指究一也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七 施粥引

一

迺者時方歲暮候屬嚴寒頗有貧身良艱餬口嗚哀霜雪之開計絕糟糠之望名非靈輒多忍餓於鬻桑家異於陵莫啗餘於糟李徘徊陌上疇遺公子之餐鄰園城陰罕進主孫之飯念休糧而靡策求續命以胡因寓目商心典言酸鼻不其然歟先是歲輔歲稔朝廷旰食輒散水衡之錢用代典平之廩苟於此時而慮切已饑政先無告尙父進器侍中作糜庶符急病之規式備却寒之具職在有司誰云不可顧以費分自上格於嫌疑推食繇公難爲嗣續莫如假方便法開利濟門布給孤之金散香積之供利存老寡量

可晉同孰非所以補造物廣皇仁者哉今慈源寺主

某者桑門精律開士勝流業脫躋於有爲欲轉輪於常住恒念聞教者猶慙色身鏡宗者不斷慧命伊蒲設饌當憶羣生迦留乞憐寧忘下界爰次第於王城乃周旋於凡衆施粥之舉三臘於茲植願彌堅締緣滋廣所賴檀越引手宰官見身量移方丈之須小損十千之直魯家困裏計賑孤貧阮氏杖頭堪克善信於是粟阜漢倉糜深齊饌如開王井之厨請任羅闌之暖龍池洗鉢但勸加餐鶯嶺鳴鐘無惡後飯蒙袂道旁之子不恨嗟來吹簫市上之倫寧羞蹴爾總令

樂省軒文鈔

卷之七 施粥引

卑

哀此以還皆可果然而去詎非施仁富阮慕善無窮者歟夫許詢捨宅道取破怪龐公散財心惟普度實則不議之德寧唯有漏之因彼事出縉流理孚名教施者匪冀於福田受者無援於具報也予故不辭而樂爲之引云爾

黃泰征日聞記題詞

古之君子殫心問學不憚勤苦得之銖積寸累日月就將故能言而有微施之必當此其用意精也自宋簡有玩物喪志之論而才高者又往往以諸葛讀書不求甚解爲詞於是鹵莽滅裂玩愒歲時雖有枕中秘書輒軒奇事耳聞目睹絕不相蒙平居如此遇事倉猝何以應之至妄改金瓶謬書伏獵正復名位赫然令人齒冷學者何惜三餘研討雪此詬病耶黃子泰征家世衣冠圖書四壁業已少雋有聲輝映流輩而趨庭之暇閤戶下帷更刻意嗜古絲考異同小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日聞記題詞 聖

見祇宿不取下問因有日聞筆記以備遺忘此其志致沉深大有過者由此以往績學彌邵豈復可量哉昔東漢黃瓊隨父香在臺閣習知故事及後身自居職達練官曹執議朝堂莫能抗奪當時用相談美嗟乎斯可爲佳公子而博覽洽聞者之一徵也余今觀於泰征所爲不得令君家世英顯美於前矣

毛馳黃近集題詞

武林能詩家吾黨共推馳黃毛子非徒力學亦其性近也八歲時卽有佳句迨少壯益耽吟咏亡慮十數刻俱爲詞場膾炙其詩辨抵揚扞作者古今工拙瞭焉予愛敬之過於中郎之秘論衡獨蕊雲一種托指騷艷別有杆軸頗似常建李賀樂府語不可盡解若此集聲情格律仍執正宗且省辭引人阻疎毛子年裁四十味道甚深欽華就實力追先正而不爲老境頽放輕啓宋蹊豈非古昔所稱大雅卓爾不羣者哉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近集題詞 聖

施尚白湖上近草題詞

古昔詞流不一家其興會雅遠莫如謝康樂思情排  
惻莫如杜少陵西公篇什多於遊發之宣城施子尚  
白以詩名海內境地與年俱遠蓋興會思情實有過  
人者故遊徧南北而筆精墨妙能自發摠凡所著必  
可傳也卽茲快近出湖上賞咏躊躇之作所錄不多  
使覽者置諸古籍中以匹康樂少陵復何孫讓哉

因境造端語無溢美 朱竹垞

題徐氏軒轅經解

古之儒者多能通鑿家言如絲輯條貫則皇甫士安  
甲乙經之類是也論斷發明則張仲景傷寒論金匱  
要畧之類是也兩者各有所本要以明大道佐聖經  
均無惜焉我友世臣徐氏故儒者高蹈迺近有此著  
本原靈素櫛比見理筆體蒼雅不減玄晏長沙所  
以視二家者豈非當公而進實有兼長也歟

頗撮靈蘭大指 楊以哉

王丹麓連珠題詞

連珠之製肇自東京取其儷句韻文而義多諷喻合於風人之指濫觴於班賈踵事於大陸後代詞流頌傲爲之然非才思深長道存規鑒定不能工也尙邪王子丹麓好學能文爲當今英絕領袖著述滿家無體不辦比示連珠三十二首藻詞雅義累累如貫珠其託寄尤爲雋永俾操觚之家競相傳寫亦足爲菴林鼓吹矣余故樂得而稱之藉令班陸復生鳴筆角勝得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許右使若山先生陪堂稿跋

右文致治海內風動益學士大夫之業斌斌盛矣然吟咏多工文筆小劣國初諸公斐然述作自命一時寃厥才蘊能辦大家言已耳自弘治以迄嘉隆人慕古學力追淵雅於是操觚者知有六經左國先秦兩漢之書伏習而殺撰之魏晉以下卑之母論已然求夫屬詞比事盡當古作者猶不稍概見云故學者譚菴指難數屈要以北地信陽瑯琊歷下此四君子爲冠冕其大都也余觀北地之文高古博衍爲代先驅第時有率筆猥鄙至不可讀信陽幼眇清峭含養爲指而每嫌單弱邊幅易盡罕洋洋之美歷不斟酌羣言必求古奧故位置卓然而失之太襲又往往不善持論瑯琊於諸子頗號折衷篇體淹練而語不專家才或濫格汎濫旁襍識者議之以彼覃思著述爲世宗工猶復互有利鈍若此所謂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夫豈易言乎哉錢唐若山許先生生於何李七子之間後先崛起而能自得師以射策甲科歷官牧伯其氣節治行推重當時頗稱耆艾魁壘而質有其文肆力學菴不肯妄作亦鮮外篇今成書具在大氏湛深義理緣以經術及謀承百家三

史茹精而出之故紀傳之文該贍典茂確乎東京而  
上序論莊莊間出韓歐氏語不詭道然醞藉勝焉騷  
賦則祖屈宋詩宗漢魏初唐不屑大曆無間咸和長  
慶也要而論之其識端其氣厚其體潔其法謹嚴其  
味醇至而淵永信迺立言君子能自成一家以必傳  
於後世者正使北地信陽瑯琊歷下並遇中原比長  
絮大有勝有不勝畧相伯仲詎能角材而臣之哉外  
此諸公更不可同年語矣余嘗覽弇州卮言評騭當  
代迺獨遺右使不及豈宣城名伐徧滯東征有意軒  
輊吾不敢知要之衡量作者日久論定國朝文獻班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茗山稿 聖

題錢武山先生初第家書後  
古昔善爲家訓者多推顏柳大氏以祖先積累爲難  
子孫廢墜爲易積之者必繇絮白醇謹廢之者必繇  
淫佚驕奢富貴有餘德誼不足物滿則覆殃禍隨之  
良足畏也吾鄉武山錢先生以觀察之孫司封之嗣  
自又以甲科爲賢太守奕葉清白高蹈務方予比歲  
時獲奉教如對古人閣中造邇偶出庚辰通籍時寄  
賢叔憲副從弟孝廉書數通予得寓目益歎先生識  
微持盈爲不可及也蓋是時先生與從兄子並雋南  
宮門祚方熾在佗人長安躍馬得意揚揚而蚤能退  
朱省軒文鈔 卷之七 初第家書後 聖

班指數少者六七多之什餘如右使許公斷不落第  
二流可知也公故鄉先達於余爲前母大父紹炳從  
學者後稱茗山先生汚不至阿所好云先生有弟爲  
比部石屋公擅逸才並有詩名翻翻李謝儔也子南  
華高士隱身尙義詞學世其家然迄今鮮述者余爲  
具列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然自下深以勢處盛滿爲懼致書家大人推本先世  
清謹之遺其約敕子弟僮奴反覆拳切惟恐一夕隕  
越以貽祖父羞揚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以今觀  
之豈不如燭照逆睹哉然先生躬閱世變挹損畏約  
茹荼嚙蘗久而彌堅其風操又在介卿直清之上矣  
雖謂錢氏家訓過於顏柳可也

家贈光祿文伯長兄誠子手抄跋

柴氏有文伯先生者紹炳之從父兄也柴氏起家自觀察先王父王父以上絕旁系已舉世父父輩凡四人以及諸兄弟而數乃較倍文伯兄爲世長紹炳其幼矣然兄卽不以幼幼而同產畜之且訓行有加焉原吾家先觀察以來世篤忠孝父兄子弟煦煦而工于而吾伯兄尤甚至者有生也蚤習與智長而切不他也昔有婦而老者言先觀察初以侍御予告奉曾大母洎二十年始六十稱老矣而曾大母意色稍不當卽長跪待罪或諸孫羅拜牀下至竟日莫得請未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誠子手抄跋

甲九

嘗不須小兒子俯乞爲一破顏矣小兒子者卽今伯兄文伯先生是也蓋少有至性能當於家大人意故自王父母及世父母俱極愛憐之以爲保家之主在此子其爽葉滋大哉暨長益自好多折節爲君子雖處綺襦紈袴之間而挑達負俗非其好也其孝事世母晚而彌摯大抵有王父風周旋諸父之間恂謹如一日而於先君子情好倍篤亦其行義頗同矣又生平素負達節雅尚薄宦不自意歸而家居課子凡五男過庭之訓不唯顯榮得勢要以樹德有自毋忘迺祖父清白爲重耳旣而世臯世埏兩姪並擢賢書聲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誠子手抄跋

辛

啓曰播車馬在門四方賢士大夫至者莫不樂交其子以及迺公而我兄雖春秋高顧矍鑠好遊罔倦自朝沐以逮夜戒飭厨傳請謝賓客及其明且恒恐不備然樂以其貴下人和厚不伐若有所扶持武斷卽鼎鼐而發亦爲掩耳走矣故自子若孫進止儼若莫敢踰尺寸卽世埏令長溫嶺司城秣陵俱都繁劇之任可處脂膏自潤而獨廉廉弗溜晉光郎署豈非其奉教素謹以致斯乎蓋伯兄胸懷坦易與物無忤未嘗堅立可否而諄焉家訓貽謀始終反覆其於福善禍淫之說固有味乎其言之也先是彌留易簀口不及私特以世父母窀穸之事未了爲屬且曰老人無足述者徒煩譽墓何益兒曹誠有心所不與人與骨俱朽倘有誠子一編在嗟乎念茲釋茲此足以覩伯兄爲人之大凡矣於是世埏諸姪力追先志卽爲世父母營葬祖塋旣畢役因出伯兄誠子手抄廣布之而屬紹炳叙述其畧曰埏等不孝遵治命也余唯我柴氏以忠孝起家自觀察公以來姓日繁而先伯兄實能敦厚以爲衣冠表率迺世埏嗣之旣已及身顯名而猶復手其家誠兢兢恐淪奕葉滋大於焉可徵故人樂有賢父兄不其然乎在昔漢世萬石君家有

王予不言而躬行然自其後孝謹益衰故史氏議之  
賴川陳太丘代以益貴而人言公慚卿卿慚長始曷  
嘗不矜嶺而漸就凌夷也天祥柴氏吾願守此誠者  
世世萬子孫毋變矣紹炳不佞敬爲銘次梗樞而繫  
之以言以附於卷末者如此

葛吧瞻夫子遺像贊

於戲此故少司農吧瞻葛夫子遺像也其居肅以莊  
其立義以方貴班列棘而恭且循墻垂不朽之三立  
而植莫逃之五常鼓吹六經者其質行吐納百氏者  
其文章生固比於巖巖岱宗而沒猶仰其臨臨秋陽  
年居孔孟之間而道則虞夏未亡於嚴敬之故杖屨  
雖遙容輝未遑吾黨具瞻如從秉鐸斯誠儒者之高  
蹈而斯文之先覺也耶

伯翁朱先生小像贊

彙彙者其貌耶稜稜者其骨耶吐詞如雲者其唇舌  
醞義如淵者其胸腹耶與世寡偶而疾惡如讐者則  
其性所獨耶仰天而嘻踞石而足老彌莊而窮不變  
此一先生者庶今之伯翁古之公叔也耶

江道信像贊

其貌何似曰清而顧其神何似曰冲而夷其行何似曰淡而寡交介然有所不爲其得道也何似曰儒而學佛且醇淨兼資優也何坦迤也何肥華兮無競名兮不知時而銜杯徑醉時而高枕自怡可以科頭提臂可以整冠攝衣室有逸妻庭有佳兒往還者有三千聊任運而忘機何榮何辱何是非人以為懷葛與遊也而吾以為唯安養可以同歸

柴省軒文鈔

卷之七

江道信像贊

黃文斯小像贊

遠而望之悠悠也近而卽之瀏瀏也親炙而得之蓋油油也氣靜以幽心逸曰休與天者遊任運無求栖遲今不必一丘斯翔者不必十洲可以牧牛可以羣鷗此何如人哉吾以為古之逸民而當今有道者流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八

傳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淳齋公傳

淳齋公者炳曾大父也以仲子醴泉公當肅皇帝時官中翰考家尋轉南臺上推恩所生贈公徵仕郎如其子官勅曰爾柴龍乃中書舍人今陞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祥之父淳樸成性儉約持身孝行夙聞惠施有譽可謂樂善敦義之高士矣而教子成名揚休榮省非爾貽穀之休乎茲特贈爾階官如制當時稱鹽書褒勸得實先是嘉靖丁巳醴泉公適以奉使便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淳齋公傳

一

道歸省而公尋以疾歿葬于孤山故大學士餘姚呂公本爲志其墓曰君諱龍字舜臣柴姓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杭故今爲仁和人曾祖政祖質皆不仕父曰嵩號與菴娶毛氏生三子君子倫爲次少以父命往後世父靜菴銘靜菴與其配張甚鍾愛之見者不知非張出也張卒君年尚幼悲痛哭泣弔者不忍聞及執靜菴喪長有知矣未嘗以所後故有怠心歲時祭祀必致哀慕終其身無不然杭之稱爲人後而能盡孝者必曰柴君柴君云柴君家故饒于貲至君之身復能修業而息之以故貲益裕然性儉約杭俗

喜優靡以車服相矜而君獨衣一疏布衣出未嘗爲高蓋超然欲返靡俗還之淳每自稱曰淳齋及舍業振貸人則往往無所吝人有負已輒折券畀之以此衆益歸君晚歲闔門自適終日不問外事攤書在前時出評推多經生所未道南安守毛公君之外祖既沒子孫不振墓道繫石鬻于人君惻然水木之念爲償其直存之其敦義類如此君娶田氏生二子長禎早卒次祥舉進士爲中書舍人先是祥貢于鄉君不忍離遂不就禮部試及嘉靖丙辰祥就試第矣以官留京師顧日夜念君不置乃以使事取道還因奉典采省軒文鈔

卷之八 淳齋公傳 二

儀正告身爲君壽君見祥還喜甚置酒大燕客一日偕客遊西園花發忽折花對客曰明年此日知誰健歡飲者久之逾月感疾遂卒君之卒祥得侍其終稱無憾焉祥由余舉余于君墓烏得辭之銘銘曰於戲淳齋積能施儉自持保淳懿昌厥似君子哉曾孫紹炳曰淳齋公寬中茂德長者也實昌柴氏方諸萬石君陳太丘家篤已然公當弘嘉盛代以質行厚俗及讀徵仕制詞及呂文安誌銘大都簡質爾雅能稱其爲人蓋龐然猶見古之風也哉

田太孺人傳

田太孺人者淳齋贈公元配諱瓊英瑞州府學博凌齋公女也天性嚴重不苟及笄歸贈公夫婦白首相莊公故饒于財又以息業益起然質行溫溫長者嘗有偷兒入室猝遇公視之赫然隣也童奴將捽縛公呵止且畀以金好語尉遣之仍戒勿洩其人卒改行治生鄉里以是比公王彥方然公它所振救多類此隱之不爲德其居家持重弘大體而已門以內禮俗一切盡倚辦太孺人太孺人精力能爲之部署有法其教子取敦大義耻事姑息伯子汝吉公早卒仲子禮泉公少而力學舉于鄉甚愛也然教督不衰及禮泉公成進士官中翰隨丁贈公謝世服闋補原官奏三年哀始獲推恩贈公于是太孺人以生封別賜璽書褒美焉禮泉公尋轉南臺念太孺人春秋高晨昏遑遠因拜疏陳情請終養得請萬曆改元用內召暫赴仍力丐歸服勤左右竟太孺人之世歲壬午太孺人八十有六以天年終方太孺人之在堂也禮泉公年介耆艾盤娛御前猶日爲嬰兒嬉小不當則太孺人旁睨作色咄咄發口或伏枕臥不起禮泉公長臨牀下流涕謝罪至移日迺已當是時子婦孫曾咸奉

采省軒文鈔 卷之八 田太孺人傳 三

太孺人教範莫敢踰尺寸云其居平又謂醴泉公  
曰老寡母賴先人之遺足供朝夕無藉爾鼎烹也故  
醴泉公通籍以來唯廉以養志及已老委家政乃別  
出橐金購良田四十畝畀後人以供歲祀慨然嘆曰  
子孫賢否難逆睹願蒸嘗歌諸此而給其母貽若敖  
氏之餒乎天啓中以事遂歸四之一然迄今墓祭賴  
之愧未能拓而增也嗚呼即此可以觀太孺人矣  
曾孫紹炳曰太孺人以女公子佐徵仕起家又敏觀  
察有古人風操鄉先達張恭懿嘗爲撰志今失之不  
能詳也第以長老所口語詮次其概然每于歲時瞻  
樂省軒文鈔

卷之八 田孺人傳 四

田遺像白首蒼顏翠翹象服肅然有不可犯之色想  
見其嚴氣正性優于義方矣又豈直以家人嗃嗃擬  
之也夫

懿節張孺人傳

懿節張孺人者戶侯心泉公女太學清泉公繼配也  
清泉公初娶邵氏早卒繼娶孺人而公歿孺人孀居  
者二十九年撫繼孫有成故後人私謚懿節云孺人  
于歸時甫十九齡耳清泉公年已幾艾孺人婉順承  
事夙夜矜摯不忘敬戒總家政井井無失居亡何清  
泉公病痿日夕牀褥間孺人奉湯藥食飲惟謹而偃  
仰起居諸所不便事則又左扶右掖幾十歷寒暑曾  
不一倦于勤清泉公故白首善病乎治家纖微然已  
本儒生天性好禮不踰尺寸居恒腰腹祀享昏喪慶  
樂省軒文鈔

卷之八 張孺人傳 五

弔視賓問遺供具必出中饋其豐儉適宜未嘗不如  
公意所欲出以是歲時得高枕臥醺應一切盡倚辦  
孺人嘉靖甲子清泉公疾益劇竟以不祿孺人哭踊  
悲啼幾不欲生家人慰解反覆始飲泣茹蔬誓之終  
身于是自稱未亡人就持操幹事巨細靡不先制  
是遵生平嘉揚人善不樂言人過待諸孫慈惠有節  
過群下凜凜畫帷屏居一室焚香禪頌視世俗芬靡  
漠如也萬曆壬辰病疽已差復感脾疾劬春秋五十  
有五先是清泉公卒亡子觀察公以仲子敬泉公應  
楠出嗣兄汝吉公爲足軒公薨後并以後公故孺人

在時以敬泉公爲繼孫撫教甚篤敬泉公亦孝事不  
衰其劬也敬泉公力襄大事迄今暨足軒公兩奉蒸  
嘗焉清泉公諱臯治易補太學生異菴公少子觀察  
公季父也其行概具卽憲副誌中汝吉公諱禎贈中  
書淳齋公冢子觀察公兄也卽清泉公兄子早世妻  
鍾氏

從曾孫紹炳曰清泉公爲予曾季太父去世久遠卽  
憲副所爲誌家諱已失之不能具其行慨惜哉若孺  
人以弱齡于歸尋罹太學染患臥蓐者且旬歲竟稱  
未亡人又三十年以完節瞑推本言之孺人蓋無日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八

張孺人傳

六

不在茹荼中也歲寒松栢士大夫猶難之其風操稟  
稟庶幾古之女宗矣乎

福建按察司副使醴泉公傳

觀察公者諱祥字汝嘉別號醴泉贈中書淳齋公仲  
子也母田封太孺人公生而疑重幼不好弄寂爲贈  
公所幸愛就塾輒者學夙興至夜分誦讀不輟贈公  
聞奪之笑則誌請曰兒甚苦大人憐乃適跡若哉耳  
亡告也然公天資敏絕一目數行下與故通參周公  
詩早年同舍澠記相當嘗購行卷當晝卽秉燭對閱  
閱已卽燔之是夕呼酒飲次每篇互頌如句字蹉跌  
罰以一卮用相俳咲或竟夕頌數什伯篇兩亡舉罰  
未冠補仁和邑諸生學使者文谷孔公拔兩浙士試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八

醴泉公傳

七

如棘省得公文大加賞譽擬以第一人薦直指惡其  
專殺不發然繇此名日益起矣嘉靖丙午舉于鄉越  
十年丙辰廼成進士解褐授中書舍人奉使晉藩尋  
丁贈公難先是公獲雋當與計偕以不忍違侍省故  
載舉始赴禮部試及贈公之歿也適以使事取道歸  
省得視飯含亡恨而公自痛祿不逮養毀瘠有加日  
數然作孺子慕其廬居事田太孺人益篤除服謀終  
喪太孺人口徐之而忘手一命尉乃公地下邪乃黽  
勉出考績得推恩所生如其官亡何擢南臺御史會  
人計有所彈隨皆厭人意獨念太孺人在遠時時泣

數行下因拜跪曰烏為臣祥言母田故肅善病年耆無佗子家去縣都數舍迎莫之疆焉而醫藥委問外人臣方寸心亦大病敢昧死丐臣身于母黨異日者大馬報之有焉既得請日待太孺人盤娛鄰前進退可否必以命間不憚長跪引責須顏復迺已居久之神廟改元蒐材內外食日前御史祥孝且良召補山東道御史公驚惶載跪力辭不許迺疆起就職事列上一治河二番休南兵三嚴牙市防有佗其言具切時政要領既報聞復拜跪言臣違養六月矣母病倚枕呼臣日夕也臣名在呻吟間聞之心怦怦焚

榮省軒文鈔

卷之八

體泉公傳

八

如春如惟鄉也歸之謂何又十年而棄之臣則不子安能臣願竟臣所謂子者以道曠廢罪上閔然許之歸則盤娛如鄉時晨起北望祝且謝以為常又數年太孺人疾病公謁醫萬方籲天請代竟不起顧屬曰而孝養至矣吾髦矣復何憾而身乃真國家有矣其毋過毀公擗踊骨立喪如禮禫除赴闕補江西道御史又會大計請尋故制賞尤異吏而痛懲其貪黷者衆為廩廩尋奉璽書按應天下車則董武揚之役所按多村士已乃廣咨訊杜羅織懲掠賣抵誣逮除積猾所部畿輔為之肅清當是時江南大雋公特疏為

民請命詔子獨恤又廷議革除諸臣所株連者多在部內為疏釋宥凡如于家先後計吏錄囚所舉刺平反制咸報可公為政大指務從平恕而有所按劾不能阿徇避諱用是失柄臣指方按部未及代遽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淑瀘公素有王陽志即乞身去時太宰楊公方獎恬退乃移任閩且趣上道公不得已往視屯鹽事至則嚴篋法限幫數峻私捕者禁嚴屯種通賦及諸豪右占射者不軌于灋而畧去苛細已攝廉察篆獄獄多平亭胥吏洗手奉公此時閩撫軍心堂趙公甚相倚重藩臬諸僚多通門故吏不敢講

榮省軒文鈔

卷之八

體泉公傳

九

敢禮會御史浙東某按閩故同臺後進其人又素傾巧持論稍不合且目公為簡倨公因喟然歎曰予髮種種矣安能低頭就鄉里小兒乎遂決計引年詔許以禮致仕公遂謝闕吏民角巾歸里初公以侍養子告于里中許憲副嶽孫大泰枝諸公為十友社游覽湖山以觴咏醇唱比方香山雒下紀在武林勝游錄比還社中人晨星矣而公故希至公府獨與中表子胥輩相羊山水間興至輒飲可十栢許亦不彊人飲日何事盡廼量為暇則習靜燕坐時手一編不釋旁睨世好澹如也萬曆壬辰卒春秋六十有七公豐順

修髯容止端凝有貴人之度天性和易簡質與所厚  
善語不以耳生平不聞呼暑接親族鄉隣謙退不伐  
人皆推爲長者通籍四十年始終不污纖芥巡方歸  
有司以贖鍰解如例公峻御之其視閭閻也請致主  
吏白公有羨餘三千金不入公帑可佐橐中裝公不  
計又固以請咲曰畱侯代任者以緩商民之征不可  
平居鄉杜門自守絕無以事請求者稍涉私則慚憤  
面發頰不能竟談也其爲學老而不衰博極群書屬  
文下筆立就弱冠以制義名家醇厚典雅在王瞿之  
間論策疏暢學眉山詩絕喜彭澤右丞有風調不失  
柴翁軒文鈔 卷之八 體泉公傳 十  
素心書牘裁淨有法官遊南北與士大夫往返皆手  
自濡削未嘗一假記室所著若諸疏稿及三疏陳情  
稿海內多有故不載至純孝著于心白首彌篤未殤  
時召諸子姓爲菽曰孤山放鶴亭右先徵仕墳隴在  
焉西陵橋之下茂林清泉吾魂魄樂依此以奉二人  
汝曹幸勿違吾別卜窆窆故今觀察公墓卽耐贈公  
下距不數武云安漢黃太史輝之傳公也且系以論  
曰觀察先後歷宦遊不及十年而依依子舍踰二十  
載可謂篤于事親恬于名位者矣然迹其出入臺憲  
建樹不苟又豈非孝始立身終于事君者乎或曰觀

察敬恭桑梓一以至德感人不較犯者故子孫式教  
申申祈祈咸有萬石風孝錫弗置于此益信已嗟乎  
位不副德又何嘆焉

宋孫紹炳曰先觀察純孝端謹具于黃太史傳論斌  
斌足徵也炳小子不敢復綴然予嘗讀父行析箸書  
稱贈公故擁高營至觀察通籍漸損三之一其後乃  
不能半古云久宦臧產于公真見之嗟乎炳材質孱  
下苦式微亡能發敷先德然自謂清白吏子孫惟其  
有之矣

虞恭人傳

虞恭人者觀察醴泉公元配也以公中翰考績得推恩封孺人後公官終觀察副使副使官四品矣故事四品配稱恭人故今進孺人稱恭人云恭人後觀察公十七年已酉廼卒故少司成仰公景堯爲之傳曰恭人姓虞氏系出永興公自花溪徙錢塘世有隱德稱素封父竹坡公母黃孺人生恭人於湖墅幼有貴徵端重寡言笑贈公聞之爲觀察公委禽焉年十八來歸婉順有禮善事贈公暨田太君太君性剛家秉甚肅或故爲督過以觀新婦能恭人輒有當也觀察樂有軒文鈔卷之八虞恭人傳主

公少警敏力學攻苦恭人從旁黠膏佐讀至丙夜不休旅頗鄉薦年財二十有一贈公絕愛憐之遂不上公車恭人又從旁黠膏佐讀至丙夜不休越十載丙辰觀察公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居燕京恭人畱侍太君贈公卽世遂佐觀察公治喪成禮壬戌考三載續晉封孺人已從中書舍人拜侍御史居畱京恭人爲進貳以從而身仍畱侍太君太君故憐家婦鍾鍾方聲居悒悒屬譏人交構其間遂失太君歡侍膳嘗藥不爲恭而以爲憎恭人不敢避憎也觀察公予告歸侍養而恭人以失太君歡故不得近亦不敢怨也

凡十載所脩婦職逾謹太君病癰幾殆恭人籲天請代不辭髦而左右者兩越月親爲浣中裙褌則奉湯藥必恭必誠卽所愛憐者不及太君始大感悟執恭人手泣下曰吾愧負若夫妻子母歡如初也上初政詔求忠孝廉節之臣中外交章以觀察應明年特召彊起田間補山東道恭人仍畱侍太君觀察極言天不利病旋乞終養無何而遭祝融變太君病驚悸不起恭人佐觀察公治喪哀毀有加焉自太君歿恭人始秉家一遵太君矩矱而稍佐以寬臧獲有素簡嫡者內反側恭人若不聞也者而安之觀察公通籍幾四十年立朝裁十之二性耿介直聲在朝宁苞苴筐篚一切報罷又不喜治家人生產何有何無皆恭人龜勉肇畫吉凶具如禮觀察公服闋按畿輔旋有觀察命駕而之閩恭人始一從之閩相以內一切佐之九熊黠膏課子若孫讀至丙夜不休具如從觀察公讀時以故觀察得一意明政刑聲績著七閩云已拂衣歸歸二年觀察公不祿又四年冢嗣鴻臚君亦不祿恭人擗號治喪幾不欲生而以子若孫故勉進檀粥訓課逾益嚴諸子若孫若曾孫皆以文章著聲賢序仲孫弱冠舉於鄉恭人始爲一解頤曰吾今乃可

樂有軒文鈔卷之八虞恭人傳主

藉手地下矣恭人卽出素封且早貴乎顧獨安布素常服至屢澣迨做不忍釋食不踰二盤崇信內典絕不喜作世俗佞佛施僧事謝絕一切遊宴生平無疾言遠色事堂上以恭接人以和均愛諸子息無所偏子女非已出寡息遺孤煦愛尤篤居恒諄諄以孝友爲訓至今內外雍睦篤倫彞無間言皆恭人化也歿之日徧慰諸子息端坐瞑目神氣不亂壽八十有三戚里聞赴者皆哭失聲無間諸子息也觀察公諱祥字汝嘉學者稱醴泉先生云

宋孫紹炳曰炳讀邵司成所爲恭人傳至終始田太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虞恭人傳

十四

孺人之際未始不泫然流涕也以觀察公之篤於奉母而恭人乃以中譏失驩夫婦居室不敢近亦不敢怨然積誠十年卒能感悟以全天性豈不難哉烏虜世知觀察爲孝子也若恭人卽古之鮑妻姜婦又何加焉

鴻臚贈通議恒所公傳

通議公者諱應椿字子齡別號恒所觀察醴泉公冢子也治易補郡諸生入國學授鴻臚寺序班以使事道卒用仲孫貴推恩贈如其階官云公生而穎異八歲能屬文張恭懿公奇之因以女孫許配公是爲張淑人弱冠業日進聲藉藉起挾筴遊成均四方名售多折節交驩公益發憤下帷尤喜讀漢晉書奮衷抵掌談詞如雲所著制舉藝一時爭相傳寫雖太學尊宿皆已嚴公願出其下矣顧妻隄京兆試不售會觀察公侍養久神廟改元特召補西臺公遂從至都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恒所公傳

五

謁選鴻臚謂以閒官得長侍脩定省雖也未幾觀察公再既終養公亦移疾歸朝夕爲驩鄰前無異兒時及觀察公駕而之闕公畱家居內訓子弟外應賓族斌斌爛於文而一切戶外請託悉謝弗許居二年觀察公致政還里公得周旋于舍勤懇有加公故善爲詩襟情蕭遠嘗結社孤山之陰觀察公扁舟過社公偕朋儕及仲弟敬泉贈公賦物咏懷逍遙物外良辰燕賞則簫鼓畫船名賢滿座公起舞爲壽觀察公顧而樂之爲勉酬一觴旣而以公春秋富勉之出復補原官公中懷耿耿有薊門憶親作情詞酸愴遠近聞

者悲焉尋奉觀察公之訃戴星而奔恨弗及含殮念  
虞恭人蔭居依棲几杖卽宵夜猶徘徊左右非恭人  
命退者載弗退也乙未爲遣女就姻于燕曰復就職  
旋奉命稿師上谷道經鷄鳴土木入達居庸皆紀之  
篇什爲出塞草使事竣將取道歸省舟次清源以暴  
得疾卒公天才卓絕負用世之畧浮沈金馬頗不自  
喜嘗爲白髮咏以自傷遇不平事輒搥拳太息慷慨  
好施不事家人生產有古節俠風方恭懿公秉銓六  
載與張淑人同侍京邸未嘗以私調也其履素又若  
此卒官時春秋僅五十公有丈夫子三長紹輝見別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恒所公傳

七

傳次紹煌字明仲治易補錢唐諸生有雋才早世張  
淑人出側室出者又次紹煜歿亡嗣

從子紹炳曰炳生也晚未得事通議公然竊聞長老  
口語以通議伯仲當時俱稱翩翩佳公子云善平葛  
少司農推言之曰昔馬卿以貴爲郎然卒以詞賦顯  
當世榮之以公驅車出塞慨賦詩何遠不得望馬  
卿之塵而終於冗散士固有遇不遇命也

### 張淑人傳

張淑人者贈通議恒所公元配也以仲孫貴推恩大  
父母如其官故事贈無太故今顓稱淑人淑人父曰  
贈比部蔭庭公祖曰太宰恭懿公淑人少孤育於陸  
夫人絕愛憐之恭懿公始奇通議早惠謂擇婿無踰  
是子許委禽焉淑人精女紅讀女範諸篇兼習古書  
法既歸通議公婦道甚修居平難膏佐讀通議詞名  
大起觀察公出副閩憲虞恭人偕往淑人畱家居代  
秉綢政時率婢妾洒掃寢室拂拭器具恭人歸謂視  
我出猶在益歎其賢通議公故高才雅遊賓客恒滿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張淑人傳

七

座咄嗟治具未嘗不辦奉堂上委蛇曲至諸姑妯娌  
人得其歡心及通議薄宦長安則攜淑人與俱時恭  
懿公方秉銓政絕不以女孫故有所干謁爲貴要居  
奇當世難之萬曆丙申通議公以使事南還道歿淑  
人窮途旅櫬痛不欲生然重傷恭人心及歸脩蘋藻  
如平時已冢子贈公紹輝爲貧通籍都下家徒四壁  
立食累千指淑人黽勉有無一遵通議公家法不敢  
失墜辛酉秋冢孫世基舉北闕甲子次孫世挺復舉  
爲淑人稍開顏且屬之曰我家以清白長厚貽世汝  
兄弟得階尺寸幸勉之矣蓋淑人自十六歸柴上下

六十餘年送往事居少時家勢鼎盛習見繁華能自節損中歲家落死喪且相繼顧泊如有以自守及其後孫曾駿發長幼遠膝下者數十輩幾復觀察盛時淑人視若故常其訓誠較昔彌謹淑人天性靜厚動合書禮初侍田太孺人嚴虞恭人慈調劑無間事通議公以莊撫側室子紹煜尤有恩紀課子延賓每飯必親視其遇中外嫻戚必盡誠款自嫁以來不更製一衣飾模約終身燕居寡言笑端委靜坐有傳口語者掩耳如弗聞也所佩約指勒忍字爲戒獨日誦梵經以自娛適天啓丁卯夏偶感疾自度不起猶開曆示期懈勞諸子若孫曾輩追然而逝春秋七十有九從子紹炳曰淑人托太宰屬籍又爲觀察冢婦能以責驕已難矣及身更榮落之際而始終若夷家用德化抑非達識體道者邪炳幼時從先孺人廟家燕見群從錦綺爛然淑人獨短衷古襦白頭倚杖使小兒曹致足親也古稱京陵禮範豈多讓也哉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六

張淑人傳

七

光祿贈奉政敬泉公傳

奉政公者諱應楠字仲美別號敬泉觀察體泉公中子也以父命出後汝吉公治書補郡諸生入國學授光祿寺署丞以仲子紹勲貴推恩累封承德郎南禮部祠祭司主事卒年七十有三後加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公幼而開敏弱冠有雋聲久之挾策遊南太學本南都風物繁盛四方名士多集公文采輝映一時曹偶心下之又早稔庭訓內行脩舉繼祖母張孺人在堂事之盡禮至觀察公通籍後疆半在告虞恭人接居春秋高公左右侍養未嘗以出後有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八

敬泉公傳

七

間仲子紹勲少雋伯季諸子皆茂才公以父書畀之寒暑課督不使與戶外故士大夫頗以倜儻推公而教子弟迺斷斷無失觀察家法焉萬曆戊申失元配邵宜人復罹虞恭人之喪公以中年履變忽忽不自喜歸有達生之志矣癸丑仲子既舉進士任膠城令以考覈得封公如其官已又以覃恩進封儀曹郎於是公藉祿養稱封君然什九家居不好之官所每日乃公願署西湖長何爲閉閣中鬱鬱作三日新婦耶公歲時徵盟選勝輒從湖上遊珠簾畫舫布席開樽挾歌兒十數輩絳肉競發引商刻徵酒酣以往則歌

而相和也座中賓朋必當世豪賢若四明屠緯真構  
李馮開之錫山鄒彥吉茂苑范長白故郭臧晉叔諸  
公往還湖山皆從公受從約春花秋月未嘗不集公  
又偉儀觀齒壯鴻亮博雅能詩詞於鍾太傅褚河南  
書法尤奕奕入室故勝流高會遠近奉爲美談其軒  
車所至人爭美豔之以爲此神僊中人也戊午長孫  
世堯復舉賢書從孫輩亦後先鄉舉公益以醇謹爲  
元晚稍謝客與諸伯季子弟文酒從容暇則蒔花觀  
魚臨池小咏欣然有得自謂於此中興差不淺也甲  
子伯子紹烈以試功南中會季孫世堦才秀而殒季  
柴甫軒文鈔 卷之六 敬原公傳 三  
子紹焯哭子繼亡比歲連遭三喪公慘怛崩中未幾  
疾作遂不起公卒之後又五年爲崇禎庚午則紹勳  
以南職方轉北武選郎因加贈公如今稱云  
從子紹炳曰公少年貴公子晚稱封君翩翩致足豪  
然其才地實已不凡書法類鍾繇詩佳者有錢劉  
風格卽曳展湖山當筵顧曲未失周朗謝傳也藉令  
自致通顯不足當南朝名士乎

邵宜人傳

邵宜人者敬泉贈公元配也以仲子貴封孺人再贈  
安人加贈如今稱云大父憲副甘澤公父弋陽簿甲  
山公始憲副於諸女孫中獨奇宜人曰幼不習華楷  
步端言淑女也十六歸贈公未幾析箸或謂此季而  
變者何堪家秉迺宜人部署教令樞內外斬然家老  
惜捐而退歲壬午會城民變觀察里第亦中火人情  
惶駭宜人處之泊如徐出煨燼之餘佐贈公經營新  
構而步搖條脫靡孑遺矣宜人操戶甚力而天性婉  
順尤篤孝事繼祖姑張孺人惟謹而田太孺人虞恭  
人並在堂春秋並高宜人兩上堂問膳朝夕齋慄罔  
有失度課諸子愛而能勞待諸子婦如待諸子每入  
侍未嘗不以正訓然多溫言愉色煦藉之生平不談  
人過妯娌亡間言逮下有恩禮小星魚貫惟贈公意  
所適無幾微見言色擊鮮醢酒佐贈公結客爲義雖  
拮据無愠迺獨自處節約食不踰三簋衣不御純綳  
椎布襪作足不輕履闕外不妄言笑左右無弗應稟  
者以居恒操幹辛苦故方艾而衰屬在壯時適虞恭  
人病復疆起視藥餌屢羸扶服精益耗罷遂不起彌  
留時論諸子婦勿慟徐取簪服服已稱佛號者再端

嘿而逝年五十有四先是贈公以詩酒豪諸子皆闔戶治書家政鉅細盡倚辦宜人及宜人早世贈公不免勤內顧憂又侍養虞恭人至一饋數起乃益深悼亡之戚也方宜人感疾尋劇諸子不解帶而侍酷暑熱藥體有糜爛者紹焯至剖股肉和七劑以進卒不效季紹焯素羸竟以哭母亡烏庠一門慈孝之風宜人可謂能以身教矣

從子紹炳曰吾家先世代有女範自虞恭人以孝慈恭壽率先子婦而門內式教益敦故柴氏家法比於唐之柳韓相成也若宜人沒齒賢勞篤於事上庶幾柴省軒文鈔卷之八 柳宜人傳 三

克嗣徽音者乎宜爾子孫不虛耳

太學生端所公傳

太學公者諱應槐字叔揆別號端所觀察禮泉公少子也爲側室張孺人出公生而天性醇謹長不滿六尺腹垂垂豐碩而脩髯蓋寬中隱厚長者也年十六應童子試是時江陵相下沙汰令額嚴貴遊子弟刺探弗可得公輒得之乃省試不利已挾策遊雍復不利如初遂棄去公爲文不喜艱深鉤索見近世博士家言益爲新詭頗類於揣摩於是手長慶一編曰是不亦達人之言哉因托寄山水杯咏之間以自娛適自觀察公以孝友篤行公奉教不衰雖浮湛閭里不柴省軒文鈔卷之八 端所公傳 三

樂近官府未嘗以先公通籍與嫗友子侄貴顯出里門而干謁也居家恭兄友弟推讓不爭教子息樂見至性處童僕怡怡終歲不聞呼暑見摘人過必拂然不憚嘗獲盜從容誨釋之及暇則覽資治鑑太平廣記二書嘗數日盡一卷絡繹更始或所親善過從燕坐談笑人人以爲親已晚年遭仲敬泉公不祿旣而先府君薄宦閩莆公益深居簡出時臥起一室焚香禪頌其澹泊無營善自遣放若此府君自閩莆脩問兼有餉遺公手書答曰吾弟作寒官乃煩分奉相及和鄉物少許聊將老兄念不足爲報吾體近劣弟

自愛公之友愛善懷多此類也崇禎庚午得疾卒  
春秋六十有五公有子男二人長紹煥繼配張孺人  
出於已亥不祿次紹燦側室王出紹燦少而文秀天  
性孝友多類公事嫡母與兄極盡恩禮與人交坦坦  
無迂人亦以長者歸之有子世疆才思藻發尤束脩  
自愛公積善宜有後矣

從子紹炳曰觀察公凡四子自府君而外通議奉政  
以豪賢著太學以謹厚稱嬰皆能世其家者也語云  
盛德之後必大其有待也夫

二張孺人合傳

二張孺人者太學端所公元繼配俱州倅衡洲公女  
也元配爲衡洲公次女歸公不數年卒婉順能盡婦  
職虞恭人張孺人俱稱曰孝張氏世族德門故有家  
訓聞其季女未字盡求焉衡洲公亦以公茂才篤行  
樂繼其好既嬪果孝有賢能事兩姑間曲得其驩事  
始如事母母病姑張病俱刲股爲療治家嚴以佐公  
寬事上使下內外大小斬斬公不問生產爲茹荼蓄  
苦百以禦窮至每事必持體分人或小過差輒加譙  
讓義形於色公掩耳不欲聞孺人妻諍如故三黨間  
柴省節文飾  
卷之六  
張孺人傳  
亦以是嚴憚之孺人自舉子曰紹煥側室王有子曰  
紹燦孺人所撫教不踰義方及析箸時欲以嫡長右  
所生微不平先府君爭之力孺人亦詘於誼且唯唯  
曰庶子姑畀什之四其後如約歲庚午公捐館舍孺  
人哭之哀殮含一切從厚比舍旦火昇棺出復還於  
堂曰何忍幸天菑以造次畢先殯和未幾庶子染疫  
危甚爲親視湯藥禱祠萬方卒愈紹燦爲倚杖稽顙  
以謝母子恩紀有加焉居無何竟感疾歿去公之喪  
財間一歲耳年五十有九  
從子紹炳曰古稱健婦持門戶易曰家人嗃嗃未失

也張孺人健決操切其爲氣勝一丈夫然家政齊肅  
使公得生鎮雅俗矣至返樞於堂必欲成殯視庶子  
危疾甚勤是皆發乎情準乎禮義者又豈非晚而彌  
篤哉

興化府儒學訓導洞山府君傳

先學博府君諱應樞字異行初諱應梓字季良別號  
洞山先世汴人從宋南渡家於杭世有文學敦質行  
至贈中書淳齋公以息業起家多隱德郡中稱爲長  
者淳齋公中子爲醴泉公舉嘉靖丙辰進士以名御  
史出副閩憲廉直忠孝爲海內模楷有子四長贈通  
議恒所公次贈武選郎敬泉公虞恭人出又次太學  
端所公張孺人出府君卽其季爲夏孺人出夏孺人  
與張皆醴泉公側室也夏孺人端淑有女範早卒府  
君方幼失恃依孀虞恭人恭人兼屬張孺人撫之天  
性孝謹實得恭人與張孺人驩侍閨憲宦邸與兄子  
少泰紹勲下帷卒業警穎絕倫博學工文詞醴泉公  
絕愛幸焉嘗寓書所親稱之曰此兒當不慙第五之  
名矣已醴泉公致政歸未幾卽世府君年裁十六哀  
毀喪禮偕兄力襄大事不以孱貧稍間弱冠補邑諸  
生試輒高等癸卯歲學官婁厄弗售益踴奮攻苦茹  
齋讀書三竺靈隱間不妄出入所與遊如葛屺瞻來  
馬湖沈無回江保若周君錫施宛委諸公結道誼盟  
所一切世俗漠如也中年尤精內典方外交則有藉  
張筠居高士暨聞谷雪松諸上人談真空妙諦卽老

宿不逮天啓甲子以明經歲獻入北雍丁卯連蹶京  
闈遂謁選得興化府訓導故事廣文得與所在省試  
府君志不衰雖之官猶日手一編不忍釋每曰善仕  
遇合良有命然卽仕以學學以誨人謂非吾分耶居  
平勸課興行遇諸弟子員必出至誠求脯餽遺悉亡  
所問月會旬考則灑埽供具他庠名士及童兒俊秀  
者皆載筆請事府君爲評騭甲乙且啓所不逮亡不  
人人各厭其意所賞識次第獲雋間有弗率者亦必  
繩之以禮然耻爲苛細郡中有方生負時名誕妄亡  
檢府君召而教誡之以年少才美宜自愛奈何學爲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洞山傳 三  
輕薄子其人竟負愧死又一生偶至學舍與童奴角  
口擊之顛破血藉藉被面已知爲府君從者卽惶恐  
自歸叩頭謝死罪府君置弗校曰生已知註誤吾豈  
袒童奴而難弟子乎聞者爲之感涕凡貧寒有志者  
力請郡守散學租賑之文廟稍圯捐奉爲葺當已巳  
庚午間海氛告警撫學備陳守禦策洞中機要郡太  
守吳旭如及司理祁世培吳福齋三公俱後先罷重  
之自撫巡臺使者交章列上曰司訓某文詞華瞻而  
達於時務可備六館傳城之寄者也旣報可將旦夕  
檄程府君自守泊如其蒲中賢士大夫多慕義結驩

載酒問奇不虛晨夕與黎平守郭公朗垣尤稱金石  
交郭公爲襄毅公子方引年致政家居好古篤行八  
閩推爲耆碩寡寡合矜慎許可獨心重府君往往還唱  
和久而益篤壬辰冬府君感疾卒於學署時炳兄弟  
皆里居弗及視含殮又囊無一銖至衾槨莫能辦郭  
公赴哭極哀且助之嘉木率其子毓樞毓保親爲經  
紀其喪於是藩參麗邑及鄉大夫士亦皆絡繹弔賻  
比伯兄自杭聞訃奔喪之莆扶櫬取道蓋白衣冠祖  
送者亡慮傾其郡人皆爲挽紼出涕云先是郭公有  
哭府君文詞甚悲側又預志其墓曰余嘗綜君一生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洞山傳 三  
而志其槩君溫溫鞠躬君子也與人冲挹無所忤而  
持大義屹不可奪涇渭洞若持衡未嘗稍一失足而  
喜揚善惡撻人過有犯輒理遣情恕耻事俯仰雅不  
受貴人憐而趨朋友之急甚已私家乏升斗之贏官  
奉嗷嗷已飲不勝勺而好會客兼施予以爲常違者  
靚屬邑仙令關當路稔知君屬攝篆君力辭曰守官  
卽以守道越俎之謂何再三推轂終不赴有莆邑博  
士孫甲扼於寅据其見署者主僕纍纍羈旅中貧且  
餒君日分冷齋壺粥與之共其謁改行也傾解衣橐  
以助時張乙方脩卻遷怒甚且廣賂要人訕訕新薦

也亦得則疑君先之忿詬形辭色旁睨不能平君  
不爲意更善營之曰世豈有仇人羊叔子故轉爲  
游揚於所知士論僉高其義此余所親睹者世固莫  
知君之孤亦未及知余故闢而出之君春秋僅五十  
有六所著有周易與竹深息齋藏稿宗鏡錄廣刪刪  
廣廣刪若干卷懷淨土詩唱和諸咏藏於家病榻呻  
吟間猶亟索余所編歷代經史編年原始諸書篝燈  
手錄詮彙成帙橐歸原本其篤志好學較然不欺類  
此烏乎由郭公之言卽府君厚德隱行豈不肖炳所  
能悉耶府君早承觀察公家學天資絕敏於書亡所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洞山傳

三

不讀書謂炳曰觀察公一目數行十三經誼疏俱能  
成誦吾愧不逮先人然荆川八編少時畧皆上口今  
汝輩頽頽善忘豈足了事耶論文根本經術然喜拔  
通警恒曰鄙儒小生局促效顰下駒定非驥足耳故  
自及門高弟多斐然自成一家言也府君初娶江次  
許又次錢江許爲前母錢吾母也三孺人皆名族賢  
媛能成府君志者炳別有傳子男二長爲兄紹然次  
即紹炳

男紹炳曰先觀察治閭閻屯曹一攝興泉分守有治  
迹府君復爲其郡廣文故舊遊也何侍郎喬遠曾訪

府君學宮曰某始以通藉謁觀察親見其爲政此邦  
今先生惠然作人甘棠勿拜而遺澤彌新矣至葛少  
司農爲炳文序方先子于老蘓氏烏乎府君名行庶  
幾仰逮眉山無如後之不競何也然本諸先達所推  
要爲篤論雖位不副德其有功學者豈微也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洞山傳

三

前妣江許二孺人合傳

江許二孺人者先府君元繼配也江孺人父曰思南太守繩川公公以上數世皆舉甲科登侍從九列故江氏最爲武林華族自先觀察與陽泉僉憲公同舉於鄉既而以御史請告會繩川公致政家居復相得甚歡回以孺人字府君孺人故繩川太守愛女也習見貴盛然靜重能安姆教初嬪裝遣甚豐升堂執簪脩婦道惟謹虞恭人以下皆宜之天性愛繫坐起暫至必拂拭毋使塵污處家御下極持大體不惑細人之言嘗有一婢以僕婦怨望語告者孺人曰彼後言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江許合傳 圭

有亡吾母論爾鼠子乃敢面慢邪立呵遣之中外三黨聞者皆嘆服爲難歲辛丑以免乳蓐勞卒府君傷焉已嗣昏許孺人孺人爲右使茗山公女孫高士南華公子也既歸府君端淑不殊江孺人而嫻敏過之孺人家世有風操小時卽諳內則精女紅比爲新婦舉止不失禮法又博通書史能舉古今成敗得失善於持論嘗與府君從容往復詞指必辨而覈雖老博士不是過也性至孝事母俞太君未始以出閤稍間太君疾居善病歲時恒迎養焉及舉兄紹然心幸愛之顧貌御必嚴已就外傳尤晨夕課督靡勌小過差

卽怒與杖一時稱母範有斷機畫荻之風癸丑復以積患弱疾不起春秋二十有九其加於江孺人僅三齡耳府君哭之哀有手狀事行一通其詞絕痛今以播亂失之不能具始右使公與先觀察交也善故南華公弟畜府君及府君喪江孺人難其儷者而習知公女賢迺回所親介紹請備館甥南華公慨然許諾於是孺人竟歸府君大抵能本高士之教文而有則焉和相莊識者非徒比方鮑桓亦謂扶風有女云男紹炳曰吾鄉舊族以名德著者若仁和江錢塘許尤其卓卓也而府君元繼兩妃實出其門故皆嫻於書禮後先輝映使先子食舊揚清古稱嘉耦有以耳雖蘭蕙早秋而流芳未歇書之女史不亦休乎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江許合傳 圭

先妣錢孺人傳

孺人錢姓諱某先學博洞山府君載繼配也錢故武肅王苗裔其先世自臨安徙家錢唐國初占籍右衛代有顯者孺人高祖鉞舉天順八年進士歷官都御史當武廟時用持正不阿忤中貴人瑾被陷籍家詳具艱乘中父肖初補隄文學母曰張太君始肖初公以茂才早世張太君凡產一男兩女孺人介中間幼寡警敏能提埒弟舉止不凡方冬時家取租還累米可數什伯石孺人從旁戲米無故忽自墮覆厭當立僵乃若有推著從頭上過者以此左右錯愕不怡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錢孺人傳

三

而孺人語咲自若肖初公與張太君意甚異之相戒慎相攸亡事矣許女矣稍長八九齡頗耽書史遇塾師講席時時竊從屏間聽輒能通曉大義如論語孝經章句及列女傳記口自陳說畧無脫誤既遭肖初公之喪奉侍張太君哀懃交至經紀一切動若成人張太君已寡善病家事鉅細皆關其手久之淹蹇數偶會先府君喪前母許謀嗣室顧念罕能稱者已廉知孺人賢因所親介紹請諸張太君太君良已諾遂委禽焉暨歸先府君時年二十有三稱新婦束脩成禮必敬必戒甚宜先府君前母許遺有兄姊大者十

一小財數歲孺人身撫之不異所出兄姊亦忘爲後母至有炳及妹恩若同懷也其操家勤儉嚴以濟寬本先府君承觀察公後雅意儒素耻問家人生產又屢遭昏喪破產營費益中落而居平請謝賓客治具餽遺甚設且性嗜佳山水招尋攬勝歲輒三之二戶以內事悉置度外卽婢僕指麾偃蹇無所誰何伏臘祀饗或自遠言旋躬與醕奠而已先事部署一唯孺人任孺人卽課督群下身自操作擘畫纖齋勸勞女紅迄丙夜不休時際歉乏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脫簪付質毫無靳色迺先府君歸拮据甘毳一飯擊鮮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錢孺人傳

三

所七箸是供不使識有乏狀嘗謂何有何無龜勉求之奈何坐是傷長者意哉生平遇先府君過莊雖燕無情容每坐必起言不出綢衣不見裏其御子婦滅獲甚恩有紀亦少所假易矣又識見朗達未嘗苟慕聲勢自先觀察以來一門群從不乏通顯府君獨伏首明經卒困一第所親莫不咨嗟搥擊而孺人載一慰釋勞問踰異時已府君春秋五十卽率子女若婦希韞鞠脆洗竿上壽曰幸甚夫子以時卽會稽太守之年至矣然夫子負高義苟造次富貴衣錦晝行夸耀女兒曹第榮乎何如遽伯玉樂爲君子也府君翌

然色喜曰有是哉爲勉盡一觴府君晚年篤好內典  
多從蓮社遊孺人亦栖心茹淡早莫禪誦嘗咏爭土  
詩口語拈宗脫躡塵瑤一時比諸龐公夫婦焉丁卯  
府君復用親知勸駕赴試上京臨當北首孺人釀酒  
祖道惻惻不自得居家愈益作苦積勞被疾然撫教  
不肖炳懃懇倍常月計旬考甚于外傳嘗伏枕課讀  
流涕相向曰孺子勉之若成名有日顧阿母不及待  
也未幾疾寢篤度已不起則手炳而屬之家伯兄詞  
旨酸愴伯兄暨炳號泣踴應曰唯唯不敢忘頃之孺  
人乃歿時先府君留滯京師未及馳訃尋謁遷興化  
柴甫軒文鈔 卷之八 錢孺人傳 三

罷學博隨牒南還始聞孺人喪比抵舍拊棺一慟既  
而曰天平何奪吾良偶之暴邪本孺人之事先府君  
也晚切劇古義相得甚躋食貧作苦家以勉支先府  
君憫儻尙志不知有內顧憂秋毫皆孺人力其事母  
張太君孝時迎養于家愛弟明卿君加等緩急相周  
不敢以無爲解處宛若子姓間和易得體人人各厭  
其意而與先姑周太君伯母張淑人仲嫂陳宜人寧  
善言成規鑒動臻矩矱遠近嘆望不啻鍾郝禮範洎  
先府君釋褐儒官而孺人身不逮祿烏庠痛哉孺人  
有二子二女長子兄紹然女適鄒姊氏爲前母許出

孺人所自出者子即不孝炳女妹憲英後母劬數載  
殤矣

男紹炳曰 兒子時業聞諸先大人有言云余初取  
江嗣許皆以右族名媛不克永年計甚難于繼者最  
後得汝母余益貧落恪順亡間而勤苦有加焉世有  
桓孟何遽不接踵比肩乎余方幸相佐終老而又復  
捐弃中道甚矣吾衰孺子曷倚蓋心傷之已方孺人  
歿時 年僅十二不數歲先府君亦卒官烏庠家難  
薦臻已亟故於詩有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炳每讀至是未嘗不廢書垂淚也

柴甫軒文鈔

卷之八

錢孺人傳

三

衛榮軍贈通議文伯公傳

衛榮軍贈通議公者諱紹輝字文伯別號泰望觀察公孫鴻臚贈通議公子也生而韶令及長受書益淳謹不喜凋刻之行補諸生旋入太學以六館高第謁選得鴻臚序班故父任也時先鴻臚謝世久公獨奉其母張家又中落浮沉輦下慮無以備堂上羞因乞外移旌德邑簿公以貴公子孫出佐邑令令絕重之且素有聲公暇間自撫巡臺使者下車獎慰交至已邑令遷去輒檄署令事公爲政務爲長者耻事察察言每坐聽斷有所責夾伍伯未舉筆公已酸鼻流涕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文伯公傳

三

以是不樂爲吏未幾少遷慶遠衛經歷公遂投劾乞休慨然歎曰吾卽歸尙有先人敝廬旦暮以菽水奉阿母亦足爲驩何廼僕僕爲斗米折腰乎於是拂衣還里母張淑人亦咲而樂之時子世基兄弟漸壯有文譽公課督甚勤爲延名師友講論剴切如陸庸成孝廉郭祀瞻少司農鄭士弘起部諸公皆後先賓禮稱通門交諸公樂相推重故友教諸子卒成令名辛酉世基舉順天鄉試甲子世挺復舉諸季子及孫皆次第補博士弟子員門祚漸振賀客在堂公傾身款接爾謹丁卯張淑人不祿年已篤旌公亦逾六十老

矣居喪毀瘠備禮四方赴弔者絡繹公扶服苦次倚杖街哀不以老爲解及至殯情文咸易遠近傳觀者皆稱爲孝旣而兩子屢因公車俱就廣文署冀以便地迺養公偶一過卽還歲時大半家居雖春秋高矍鑠雅遊車輿被服甚都南北士大夫取道武林慕公名幸造廬修敬不敢講敵禮公亦延款以勸自朝沐以逮夜戒飭厨傳請謝賓客及其明旦恒恐不徧然樂其以貴下人爲德不伐若有所挾持武斷因之爲用者非其好也丙子夏世基歿於平湖爲公家嗣取喪賢孝有名行公聞訃哭之也慟已而曰修短有命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文伯公傳

三

老人顧以餘年爲西河續邪將以安逝者因豁情散哀其明年次子世挺令崇安公會一駕而之邑惟以居官愛民爲誠燕居聞世挺有所平反振救則色喜且加一飯已轉南司城公亦就邸嘗力趣世挺白說商寬獄勿以貴要爲怵所全活亡筭語具憲使傳中未幾感疾卒于東城公署年七十有七先疾革呼世挺榻前首以先鴻臚窀穸爲囑又曰吾承祖父訓旦夕得沒于地自念亡善狀徒煩譽墓何益而翁區區之意獨誠子一編汝曹幸爲我布之世挺跪而應曰雅雅不敢忘後果如公約誠子書者公所手輯以

教誡諸子者也公本以儒生薄宦顧憚于修詞生平  
 口語獨推原先世以來清白醇謹之風晚年復輯古  
 今言行善惡炯鑒凡若干卷附以論次比方顏柳家  
 訓至今其書名手抄行世詔繁不載公少有至性長  
 益折節爲君子爲貧干祿早賦遂初胸懷坦易與物  
 無忤未嘗堅立城府事諸父莊遇群從弟姪以和交  
 親朋隣里亦皆敦睦亡間樂善好施老而彌篤嘗載  
 糴祝融之厄家掃地亡有所親客贖金爲助公復念  
 歲歉轉丐里人錢稟卽亡事歲中所賑貧澤骨費恒  
 不貲若三黨以緩急請者靡乏猶勉應之身以子貴  
 朱育軒文鈔 卷之八 文伯公傳 卑  
 當塗青軒騶踵接其循牆愈恭居平夙興宴罷杖屨  
 申申待僮奴婢妾不輕譙讓至訓子姓孫曾勤拳反  
 覆以積行好修其于天道報施操若契券有味哉言  
 之已公卒後以世獎遷虞部郎推恩贈公承德郎如  
 其子官已又加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光祿少卿  
 公有五丈夫子長世基次世埏見別傳孫淑人出又  
 次側室周出世培世城世坊俱郡邑諸生善屬文能  
 式公教嚴於進取不辱其先者也孫曾數輩多才雋  
 次第知名  
 從弟紹炳曰吾家以子貴者三公徵仕之醇厚奉政

之曠達俱有聲薦紳間其於通議繼之則以曠達兼  
 醇厚好行其德雖間一豪舉乎人終推爲長者至誠  
 于一書言成規鑒卽古顏黃門柳直清家蓂以過之  
 矣

朱育軒文鈔

卷之八

文伯公傳

卑

孫淑人傳

孫淑人贈通議文伯公元配太學春宇公女也春宇父曰大叅思泉公與觀察公俱以臺諫有聲相推重其里居與吳柱軒嚴順菴諸公爲十友社往還稱金石交于是太學與鴻臚亦以通門相善申以婚姻之好而淑人遂歸贈公淑人幼有至性婉婉克勤惟新婦動能合禮時姑張淑人操內政嚴鴻臚公又雅遊好客指使必給淑人精意秉承亡稍闕畧紛悅箴管如度中饋膳羞手自斟酌纖悉如堂上指中外咸安之丙辰鴻臚公以使事南旋舟次疾作淑人佐姑張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孫淑人傳 聖

度侍湯藥居喪哀毀不啻所生三黨中嘉其孝旣而贈公承鴻臚後家產中落淑人敬養姑張左右慰問有不給時時脫簪解佩外家有餉遺者必獻尊人所秋毫不入私室贈公賓至則徹餐治具于館如歸自奉寒儉衣不曳地遇娣姒溫溫不矜待減獲有恩積勞成瘁卒年僅三十有六舉丈夫子二長世基次世挺皆舉孝廉世基宦不達後以世挺官虞部時推恩贈其父承德郎母宜人已遷官閭憲則又加贈如今稱云淑人生平篤孝結禱後太學公見背晨夕追思輒泣數行下見者爲助悲哀初鴻臚公有少子爲姑

張所愛淑人撫視有加同兩子就塾課業辦食無少異張淑人以是益驩惜降年不永竟坐操作殞生悲夫

紹炳曰語有之培塿無松柏古人重門宗不妄匹耦也孫淑人本節孝之後代有風操又爲大叅女孫世執作嬪卒垂令範仰視虞張殆無愧色矣雖早棄栢槿而子孫繩繩要爲光遠有耀嗚呼益可忽乎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孫淑人傳

聖

太學生孺駿公傳

太學公者諱紹烈字孺駿贈奉政敬泉公冢嗣也長少參公紹勲一歲幼而同學相愛並受經于沈存白觀察之門甚見器重弱冠補仁和邑諸生時馮具區大史負人倫鑑覽公與少參文輒擊節稱許曰今之二俊也丁酉少參舉于鄉公屢隕不售癸卯中乙科然愈益發憤其所爲業日進及癸丑少參成進士戊午從子世堯復登賢書公偃蹇如故屢欲燔篋中書于是少參從史改入南雍時少參宦金陵伯仲遊處極雍既而偕歸爲贈公稱七十觴公率諸季班爛起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孺駿公傳 聖五

舞相樂也甲子秋公束裝赴試群從祖道公喜自負曰予揣摹已成行當雪屢北之恥矣試前得寒疾竟殞金陵即舍年僅四十有九士林皆惜之公內行淳至沈深好書仰宜人病輒憂而減餐視醫藥臥不貼席君喪毀瘠鄉里歎其孝贈公雅愛賓客選伎徵歌無虛日公惟杜門靜課遇諸弟姪倦倦以讀書尙志爲規時採古居家箴銘勒諸座屏贈公見之知其諷諫也則益私喜曰老夫以娛餘年有子儉德可風家不替已公亡後贈公遂廢觴咏居平尤存心愛物每醵食牛脯犬文警世其他文藏于家公凡三娶初嚴

繼產皆名門淑媛再繼江爲太守繩川公女孫卽予前母孺人姪也尤爲貞靜有女範後公數年辛未卒自于世奎邑諸生性多直遂而修飭有父風從弟紹炳曰諱稱顯親爲上不辱次之然孔門四科不尙官伐庸渠知天爵自優乎以公力學好修絀于名位而孝友慈讓足爲當世風正不以通塞異也卽介于奉政少參之間又何嫌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孺駿公傳

聖五

淮揚道兵備湖廣布政司參議廷喜公傳

少參公者諱紹勲字鴻生別號延喜贈奉政敬泉公  
中子也治易補仁和邑諸生丁酉舉鄉試癸丑成進  
士授嘉定知縣庚申遷南禮部祠祭司主事明年轉  
郎中癸亥左遷上林苑監丞甲子擢南兵部職方司  
主事乙丑丁外艱戊辰服闋補北已已轉員外晉武  
選司郎中庚午陞廣東道按察司僉事本年改淮揚  
道與僑王申加湖廣布政司參議是年冬移疾歸甲  
戌春正月卒于京口舟次年五十有八公少而穎雋  
屬文有逸氣方觀察宦閩時携之官閣延閣士某公

榮省軒文鈔

卷之八

奉議公傳

果

爲師與先子同席受經公每有作呈師師亟賞曰子  
千里駒也未冠應里試學使者拔公第一丁酉薦于  
鄉于同籍最爲年少文譽藉盛然屢困公車公惟壹  
意殖學癸丑中會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授膠城令  
膠城吳中大邑也濱海號罷劇難治賦不易登公受  
事赫然更始會大浸害稼公爲力請監司臺使者獨  
漕粟十五萬所全活饑民亡筭邑人德之又以其暇  
進邑中名雋商畧文史歲會月課手定甲乙品藻不  
與一時與其選者如登龍門若侯炯曾注明際諸子  
皆稱門下高弟云既滿考遷南祠部與西安方孟旋

竟陵鍾伯敬同官博探故實爲秩宗成憲儼中考功

法左降上林丞尋轉南職方以使事歸省適贈公不

得視視飯含亡恨焉服闋補北晉武選郎中適有邊

警羽書狎至且薄都公登陴備禦甚力已擢嶺南僉

憲未赴改備兵淮揚揚介江海爲巨寇淵藪公下車

設法捕治釋其不辜又嚴婁胥而河決部內多被災

公請賑下獲僧爲勸糴調助日施糜粥湯藥拯死扶

傷所在賴以小菰尋進秩楚少參其備兵如故未幾

勞瘁得疾乞休歸次京江卒公天資英爽工于博士

家言知名早歲及壯通籍長安其宦遊所至能自發

榮省軒文鈔

卷之八

奉議公傳

果

據方嘉廟時壻勢盛公竟亡所濡足居家事贈公能  
盡其謹就里舍開別園疊石鑿池禱時花竹間以亭  
榭有平泉朝川之勝贈公過而觴咏其間夷猶不忍  
去公亦善自娛適有南郡風流前堂肅賓客後堂奏  
絲肉及其所善聞閣列伎亡怯也體貌魁碩性矜貴  
不輕接人然仁心爲質未嘗因事武斷雍睦親族不  
失先世家範贈公遺產盡析之昆弟子姓士大夫咸  
多焉先是公移疾歸從子世埏以偕計北上省于淮  
揚舟次公晤語一榻中夜披衣猶諄諄以睦宗黨振  
之起爲念嗚呼此又不足以觀公風指哉公初娶李

次陳二宜人見予別傳有子世堯舉戊午鄉試崇禎間以特徵不赴今稱徵君其文采不愧少祭而廉孝恭謹族黨益推之事後母無間所生推財予諸妹婿尤人所難能近又悼家牒散軼纂集傳後公可謂有子矣

從弟紹炳曰吾宗以觀察起家然其後中落得少祭嗣舉復振一門群從翩然相繼武林柴氏時方江左王謝矣公之食舊揚先不既多乎昔穎川陳氏代以益貴顧世謂公慙卿卿慙長今少祭之後又得徵君當異日談也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延喜公傳

卑人

李陳二宜人合傳

李陳二宜人少祭延喜公元繼配也李宜人歸少祭甫三載殉嗣昏陳宜人後以少祭貴追贈李初孺人進安人加贈如今稱陳以生封故別賜制詞其累進亦如元配李云李宜人諱清瓊太學心菴公女也兄亦薦明經世有風範宜人年十九來歸頗稱靜好時觀察公已捐賓客門祚小歇武選贈公望子殷課督御比非歲時不得休沐入室處宜人能善體大人指龜勉有加焉居恒躬御荆素操作習勤祖姑虞姑邵雅雅堂上每接新婦未嘗不相顧色怡宜人定省畢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上宜人合傳 卑人

退居樓閣中扃戶垂幕聲咳不外聞虞恭人虔於享祀宜人必夙興佐御始洗奠惟謹外家時有饋遺必獻宜人所不敢先嘗虞娣姒肅睦無間言是年冬子世堯生越明年少祭雋于鄉宜人復有女在姪爲治公車裝勞勩傷中少祭既赴試北上宜人尋免乳竟以瘳疾不起是爲戊戌歲人日闔門自虞恭人以下莫不哭臨痛惜之少祭下第歸始得凶問爲役惟憑櫬一慟幾絕已念子女夫恃且迎尊人命因謀嗣昏得陳宜人陳宜人者太常少卿錦江公女也諱倩華太常公亡子寡奇愛宜人遣嫁時裝營甚盛宜人初

嬪又少于李三歲然素嫻姆訓習儀則入門婉婉自下善撫前子女能得王姑與其姑驩時少榮雖已獲雋連躋春官歸而下帷深山不屑問相內靡容宜人則代侍子舍旨甘滌瀝及左右指使必周卽贈公供張器具皆出嫁時裝爲助已居卽宜人喪盡哀癸丑少榮成進士初宰膠城宜人往贊于內及轉官南北皆從乙丑遭贈公大故視喪卽宜人戚易兼至已已少榮以晉武選卽北上適京師戒嚴道梗謀遣家累還宜人慨然曰公單車赴闕臣誼得矣妾忝命婦存亡與共顧獨去安歸乎少榮聞之大喜遂立叱馭前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宜人合傳 辛

兼程達都有識者咸壯之既而從少榮備兵淮揚居三年癸酉少榮以積勞疾作是冬世堯偕計取道入省因固請留侍宜人不可日而以十七年公車風塵老矣曷往博一第以遂顯敷乃公雖小極起居調護我饒爲之世堯流涕勉行少榮旋移疾歸日益劇尋沒京江舟次始終鑒藥殮送皆宜人盡力扶襯歸更率世堯經營喪塋折衷哀禮庚辰世堯復應會試遭脾疾委頓都門宜人憂思旁皇禱祠百出復遣急足趣之歸倚門牽裾悲喜交集是年冬爲宜人六十初度先已抱病世堯燁燁鑒藥徧走群望誕辰率婦若

孫稱醴欄前尙冀杖履疆起越數日竟謝世矣宜人本華胄妙年干歸天性恭順能不荷嘗咲于周親廣座容止端凝望而知爲貴人居常恩勝于戚恥事職皆大氏燕享從臾吉凶毋乏事上接下欲人人厭其意已康間少榮漸貴而贈公春秋高乃從與少榮于城西起新第奉贈公觴不廢釋伎之娛宜人亦于宅後別構內園池亭竹木處處清絕琴樽圖翫不移而具又選女使僕媚者數輩令房老教爲舞歌宜人素通翰墨曉音律聽無誤曲又品藻景物善于標勝每春秋祓禊嘉慶好會輒集群從姻婭輻輳入室身自將迎徐與諸夫人次第遊覽開閣肆筵事饌精整尋出家伎侑卮絃肉遞奏舞不動塵于是諸夫人更勸互醺盡驩而罷然終宴秋如亡敢傾倚譁亂者宜人樂以責下人遇三黨疏屬猶能款曲卽緩急丐貸未嘗形德色其事少榮甚莊至飾姬以薦表裏亡纖芥之嫌蔑居後于諸仄室慰勞加悉其年少者爲擇配善遣之宜人則稍厭勞靡暇心瞿曇之教清齋禪頌益從善果凡修剎飯僧賑濟一切所施金錢歲可數千緡故遠近道俗莫不交口歎宜人爲好行其德云先是少榮喪李宜人賢心甚難其繼者暨陳宜人入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宜人合傳 辛

室世克甫三歲其歸錢妹氏方呱呱泣而宜人撫之  
恩勤所生亡子男祇育三女而先後醜 如同免懷  
愛子婦若孫輩情文宛摯世克孺慕依依辭徵就養  
子母相驩四十年如一日也嗚呼亦賢哉  
婦曰季宜人清心玉映降年不永然有子載錫之  
光矣陳宜人貴冑作續節儉小損而惠而好禮姤媚  
全忘膠木蔡蘋之詠亡可瑕疵也况慈甚穆姜敬符  
伯始賢孝相成又廼邁絕等倫哉嗟乎相提而論誠  
未易軒輊也已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宜人合傳 五

文學孺毅公太學生孺彪公合傳

文學公諱紹焯字孺毅太學公諱紹綱字孺彪俱贈  
奉政敬泉公子也母曰邵宜人凡舉五子長太學孺  
駿仲少榮延喜其次爲文學公又次爲太學公及季  
弟紹煒文學公于諸兄弟行寂警穎童時彊記過人  
稍長即能代贈公綜家政部署有條既而少榮早雋  
伯李皆業諸生宦學不得侍文學公慨然曰服勤左  
右吾事也因棄業以子衿奉祠日佐贈公董率中外  
其治具咄嗟而辦邵宜人疾兄弟盡力醫禱文學公  
遂刲股和藥以進卒不濟居喪號慟至失音而暗幾  
不勝毀見者哀之仲嫂李宜人早世遺孤世克尙釋  
文學公撫存百方及就傅冠昏皆善爲經紀贈公晚  
益好客且喜園亭之勝廼受指少榮千里第別構山  
池臺榭奉贈公觴咏時時過而樂之其精意承驪額  
此辛酉元配孫疾初文學公感其賢神傷久之甲子  
伯兄又客死其少子才秀患瘵于明年春又死文學  
公先已病至是痛不支尋卒年四十有七文學公娶  
孫孺人生三子長世塾次世峻世增世峻亡子以世  
塾季子蒨爲嗣有才思年少知名復以瘵歿惜哉先  
是文學公亡恙太學公故顯攻制舉業治尙書補郡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人公合傳 五

博士弟子員有文譽已徙入國學屢阨不售嘗教授  
吳楚間說經鏗鏗士大夫目爲名宿及文學公卒贈  
公尋厭世死喪相繼公嘿嘿不自得既而歎曰人壽  
幾何而以身爲行役邪遂絕意進取自號達生卽舊  
宇闢新築一畝之宮結構盡致名華異石文魚翠羽  
充牣其中閤內置經史圖畫法書彙鼎時延佳客勝  
流清言移日焚香烹茗坐對迢然燕居則披覽玄詮  
內典或臨池染翰有晉人風度晚年尤慕義好施不  
事氣決始艱于得子撫文學公少子世增爲嗣後自  
有子男然爲世增取婦析居恩亦不替壬午得疾卒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公伶傳

辛酉

年六十有二公元配王孺人景懿能安公貧者亡出  
嗣昏鍾舉一子世壇初太學公與兄文學俱號才敏  
習事自文學之歿也太學乃倦游少衆家政鉅細亦  
賴綜理方少衆令嚆城時太學一往省有邑中豪猾  
將坐法求太學從中解奉千金爲壽立麾絕之或曰  
文學持贈公筦籥三十年沒無私藏有舉責遺後庶  
幾弟昆同操云季弟紹燁字孺麟卽哭母卽宜人頑  
者也年僅二十有一

從弟紹炳曰文學之綜覈太學之嫻敏皆試于家而  
效能盡其材卽陶侃劉晏之流亞也顧躬代父舉人

言小自同張愛知叔親判股佐政御金豈非儒行高  
節乎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公伶傳

五五

文學景明先生傳

文學公者諱紹然字景明別號夢筠先府君冢子炳兄也炳以府君命受業於公故今從學者後稱景明先生先生出自許孺人孺人爲府君繼配高士南華公女也始府君娶于江亡出至許孺人適舉先生生而開美在襁褓時警咳跪起一切具曉指意許孺人絕愛幸之府君亦喜曰此不足當南華高士乎南華公本字然明因名之曰然字之曰景明從外王父號也八九齡時出就外傳通經論章句志意鬚髮日上從舅立昭公目而昇之遂以愛女字先生未舞象遣柴省軒文鈔卷之八景明公傳五

許孺人之喪哀而中禮亡何府君嗣娶吾母錢孺人先生承順左右大得錢孺人驩待之知已出暨舉炳及妹不知爲異母產也甫弱冠文聲藉甚郡中會府君入赴廷對先生侍往而從昇延喜公亦宦京邸乃授隨任例請歸司當是時四方貴遊子弟咸集皆得鳴筆角勝而學使者特奇先生文拔置第一先生縣此名聞京兆間已復移客入仁和邑庠歲丁卯府君又赴北闕先生以待省試因留家居值錢孺人感疾連月先生禱祀暨藥萬方卒無效錢孺人且歔執炳手而屬之先生曰汝大人留滯京師吾又旦夕入

地炳孺子何所依才不才惟汝伯兄是望先生流涕長跼以應曰如大人誠錢孺人于是遂與先生哀號喪送如報薦勞然宗黨見者莫弗以爲難壬申府君又卒甫宦邸初先生一之莆省府君尋奉命携炳歸里故府君幼炳兄弟皆不及飯舍焉赴至先生哭踊無筭以頭觸地氣息裁屬者如縊旦日爲位成服卽齋旬望星而奔跣涉數千里重疊達喪所扶先櫬歸並下稱之曰孝子孝子云旣旋輿率炳闔門讀禮炳或小不當輒流涕相讓曰而小子奈何遽忘先人遺訓邪炳故稟承兄教出入惟謹已更爲擇婦備禮其嚴而有恩皆此類也先生內行醇篤然才高爲氣又體幹奇偉身長七尺餘美髯而甚口吐辭鴻臚輟驚一座人里中識與不識望其丰采知爲非常士乃屢試不售家苦貧尋遭世變餐憤學日者上並家言冀以比方司馬季主暨蜀郡嚴遵垂簾市上戶不滿二履故久之亦罷去不得已因爲四方遊崎嶇南北遂患血膈尋又滋足痿疾壬辰孟夏勢益劇先生自度疾革乃呼炳而屬之後事且令執筆代書示子世地等口授數百言文詞哀摯雖達古趙岐范冉遺令不

是過也時日方禺中炳書既畢先生猶手自披覽爲  
署識紙尾不稍遺忽遂逡巡以至人定後竟卒嗚呼  
死生之際亦大矣哉若先生者可謂委順得其終矣  
先生平生好禪誦所著有類典寶池金剛經疏抄暨  
禪文如干首藏于家先生元配許卽從舅玄昭公女  
有子男五人長世堯次世坤世堯世堯世堯先是先  
生從雲和力疾返舍世堯尚館穀臨海聞先生病篤  
扶服歸省而先生已卽世長號不欲生已乃典身上  
敝衣爲先生謀誌狀居平事母能恪順盡禮小時與  
其弟世坤奉先生命受經于予故事予亦寡恭庶幾  
榮省軒文少

卷之八 景明公傳 五十六

循循善克家者歟

弟紹炳曰先生儒行孝友鄰魯之選也而才氣可以  
益萬夫廼年僅中身阨于縫掖豈非命邪要之柴氏  
世有明德而文學復未竟其施垂裕後昆予日望之  
已

亡婦張氏傳

亡婦張本江出也予取於張成禮故今稱張氏張於  
己卯冬歸予於庚寅冬卒其明年爲辛卯春舉塋於  
丁家山先塋之下予手次爲狀丐友人陳際叔廷會  
爲志之曰按孺人出自江爲少司馬繼石公曾孫自  
少司馬以上四世皆舉進士爲尊官故江氏宗最爲  
武林華首孺人父曰文學邦佐公娶於崔令君令君  
有少女嫁於張曰張夫人張夫人與邦佐夫人兄弟  
也又相愛邦佐公夫妻蚤死張夫人心憐之因丐孺  
人爲己女子由此孺人遂爲張氏女張故太宰恭懿

榮省軒文少

卷之八 張氏傳

五十九

公支庶也家亦貴盛手拍至百千當是時孺人年十  
歲張夫人以爲能使督家政事無巨細皆待辦於孺  
人以其故張夫人嘗奇此女欲擇賢配會虎臣才名  
大起試輒冠邑中卜壻莫如柴君吉遂相攸焉先是  
虎臣早喪母孺人亡何又失父學博公藐諸孤無告  
者有年矣家貧賴兄景明以活及中兄仲朗爲謀室  
於張氏張夫人良已諾夫人曰平生聞柴氏世有名  
德生又柱史孫且才足依也卜筮之當莫如生最吉  
然吾聞其家苦貧誠不知女心所安請得以意訪之  
而後可乃使所親媼往所親媼不敢端言其事爲改

難曰有君子才秀甚貧孰與富家者等孺人歛容謝曰主臣貧士之恒也顧其才足論耳何至慕古程鄭卓王孫張夫人聞之大喜遂議定不復卜矣已而歸虎臣虎臣雖名聲愈益藉甚乎然無它生產實苦貧又再被放落魄不自喜於是嫺黨有竊笑虎臣者孺人聞之泊如也事虎臣乃愈益謹比歲遭亂虎臣與麗京及延會混跡盤家者流虎臣或出診病家有至者孺人即手擘膏丸按法餉饋又謹識主者各姓不遺虎臣歸告曰過君乞治者幾何輩矣其綜敏多類此虎臣既埋名市中猶有物色者孺人曰嘻使得從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張氏傳

卒

鵬陵鹿門遊吾何憂東餒哉蓋時有終隱之意矣然竟不壽此豈可謂非命乎孺人性篤孝張夫人嘗感危疾孺人涕泣籲天扶持湯藥至不脫衣帶不交睫者十有八日病遂已其後張夫人避亂客死孺人聞之驚號願以身殉左右見者皆涕泣助悲哀崩中泣血由此獲病浸淫以及於歿先歿之日謂虎臣曰妾不幸以身先驅塚穴不能終事長者妾之恨也若所天憐我惟是絞紵衾冒及榻柩以藉幹者請從薄所天未有胤嗣勉旃幸早爲念遂死孺人之死春秋財三十有四云惜哉惜哉孺人歸虎臣舉四胎不育故

尚無子陳廷會曰世論所稱一切賢媛若桓孟尚矣然德耀之族莊樸而少華桓也約而終顯故能久其德孺人生長貴家能安虎臣以貧且謀終晦焉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夫以虎臣及壯不得通顯以行其志此武安君會稽太守之見愠於其婦者况沒齒執整師淺方就可辱而孺人不辱何其達也以余觀虎臣號能敬者又持論不好濫予儕偶然嘗爲詩稱揚其頌德此豈無所感而然耶或曰孺人雖莊能讀書通章句見虎臣作輒欣解以故樂與之唱和云語云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嗣子得食肥而不澤又豈張夫人之比乎孺人承母訓可謂能爲子矣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張氏傳

卒

紹炳曰際叔爲予亡婦張志其文雅而覈予亡能加也然頌張生平事予莊而風指諧敏初昏時予謂卿學孟家舉案謬對曰不有畫眉京兆耶及庚寅感疾已篤顧欲爲胤嗣計爲余續昏以母緩嗚呼其用意若此予故補而著之以俟爲女史者采焉

舉人署平湖縣儒學教諭式穀君傳

學博君名世基後更名世阜字式穀別號慎修贈通議文伯公家嗣也贈公娶于孫爲贈淑人首舉式穀君生而岐嶷裸抱時不好啼嘻五歲受書一目數行下九齡能屬文嘗從家塾群會適黃貞父先達至畧閱君文藁對贈公極口稱之曰寧馨兒後生獨步矣已復執經于陸庸成孝廉沈無回參憲胡休仲庶常之門並相器重而於此瞻葛少司農後先卒業號帳前康成年十五受知于學使者饒公拔第一補邑諸生美秀而文一時豪家擇壻多相攸焉君意殊不屑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教諭公傳

李圭

既而贈公知凌太守有女孫賢爲君委禽歸數歲以免乳孳疾卒君故篤于伉儷慮重傷親心迺更抑情攻苦所爲文日益超詣然屢困省試因決策改入北雍時大司成溫公考校成均屢拔君文冠多士每見輒歎曰生何相見晚耶天啟辛酉以易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不第南還奉贈公命嗣昏光祿沈翁女其賢如凌而節概過之語具二孺人合傳中既而君載赴春官報罷念贈公春秋高因俛就廣文署冀得便地迎養崇禎辛未謁選得合肥教諭君失望遽投牒歸會盡室復火而詮曹仍以尙書檄趣之官不得已

遣一駕往其邑令及鄉大夫士俱禮敬有加君能抗

類爲師勸學興行獎厲寒畯于是慕誼請事負笈而來者如歸甲戌會試中乙科時典試爲烏程相尋遇君有國士之日榜發知乙君搢掣累日已念君依親情切爲言主爵者改署平湖學事君下車廣厲學宮不異所以教澠水者歲丙子國家方開徵辟之路有欲相推轂可立致禁近清秩君辭日以皁老馬伏櫪罷于婁蹶豈足當公折捶使邪蓋不欲誦志以它塗進也然自戍之役見乙丙不能毋望居常咄咄所在遇事便發神色恂恂是年五月以行舟失水得疾卒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教諭公傳

李圭

君爲人修長白皙廣額豐頤美須髯音吐鴻鬯少負才名其行卷爲人沾溉又內行淑修友愛諸弟遇姻族必恭至孝愛激于心本頌白不改生平無私蓄遊遨南北士大夫爲置橐中裝秋毫皆歸贈公其交游幾徧海內有知人之明能爲友生緩急先是鄭起部士弘貧而力畊君行過壘上一見與語甚異之卽令釋未定交携共研席推食解衣不啻同產鄭感奮卒成名士君自合肥請假還省有浩然之志會邑中倪生年少雋才素爲君所賞激被蜚語當事者故持之并君莫能解君聞其事爲慷慨立就道抵邑則力爲

請于御史臺事以得白其他所激揚題拂多此類比  
君卒鄭公方令長樂聞赴爲位而哭至服總以報之  
卒後又二三十年君所賞識妙僞皆次第舉甲科爲  
當世貴人矣然取道武林者往往過君廬修敬于孤  
養執門下誼甚謹蓋肥水當湖至今俎豆不衰云君  
有子允鈐以薦舉授虞城令素稱才敏習事事後母  
沈能盡禮有父風允鈐子際潢早歲韶令善屬文補  
諸生厥効有二子懋學懋修尙幼然頗惠始就傳卽  
通章句大義能食君報者其在是也夫

紹炳曰始觀察以孝起家兩通議奉之不哀而君能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八 教諭公傳 李四

雍雍繩武當時以爲荀陳匹也雖因事應機能見其  
德要之無傷錫類一瓊客喪不必以驕騎重吾宗矣  
迹夫河山已遯口實猶存古人云人貌榮名豈有旣  
乎嗚呼信夫

凌沈二孺人合傳

凌沈二孺人者家式穀君元繼配也式穀以鄉進士  
仕終平湖學博予別有傳始式穀年十五以童子試  
第一補邑諸生又姿形美秀人爭羨爲玉潤贈公察  
君意多不屑謝卻之已廉知同郡凌氏女賢凌氏者  
大平郡守梓崖公孫孝子明經謙吉公子也家世有  
風操因委禽焉年十五來歸嫺舉止婦道克修其姑  
孫淑人已歿善事王姑張淑人曲當其意時贈公家  
苦中落人事醜應不啻君又篤于朋遊座上客常滿  
獨人卽脫簪治具咄嗟而辦不敢以無爲解君母弟

葉省軒文鈔

卷之八 凌沈合傳 李

世挺幼穉失怙孺人能體君友愛撫視必周一切米  
鹽靡密躬自拮据不使櫛外聞故君得盡意竟學名  
以大起一日君自外歸色不懌孺人問故君未卽答  
孺人堅叩載四週曰有同舍馬生齡壯未室近始議  
昏而苦貧擬爲阮修之助顧悵快無策奈何孺人微  
哂曰若此直易耳君鄂請所以隨敝篋出一金髻云  
昨家大父于宦所寄賜君售此以佐友急不足可更  
籌其餘君猶依違難之復曰妾聞荆釵囊布大家素  
風亦何惜此區區不以解君憂成友誼乎君乃大喜  
友端卒賴以成鄉黨聞之皆稱孺人曰賢未幾以兒

乳蓐疾卒其產子卽今虞令允鈐也自是式穀悼喪  
良偶鰥居者十六年辛酉舉順天鄉試壬戌南還贈  
公謀爲嗣昏猶流涕辭讓固彊之曰謂非賢如婦凌  
者誓不以續後客有稱光祿沈翁濟蒼女者曰沈翁  
長者也家饒于財有愛女茹素爲親祈壽君欣然曰  
是孝女必辦爲婦乃告于贈公定議聘爲繼室是日  
沈孺人孺人昏之次日君於裝臺側見一金髻宛然  
凌氏故物君愕眙視之手識猶在蓋卽爲友助昏時  
轉售于沈者也君爲悲喜交集乃沈孺人年甫笄有  
容德登堂問起居操作家務一如凌孺人初昏時而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凌沈合傳

六

加以歷練果決且嚴重有丈夫氣節時君前子允鈐  
年已差長孺人撫之恩而有體允鈐亦莊事後母不  
翅所生也未朞月會其姒室災及贈公內寢俱燬孺  
人裝遣故豐廼盡出其衣飾罷具爲尊章急需併歲  
以田租佐饘粥不給于是君益喜謂新婦孝謹果有  
凌氏風久之君屢困公車丐恩得合肥學諭歲甲戌  
改署平湖皆以孺人從柩內外井井有條辛未夏式  
穀以暴疾卒于學署時孺人年財二十有七撫屍哭  
之慟既而於邑自傷曰未亡人歸柴也晚奈何使夫  
子有從亡少婦哉乃彊進一盪米扶杖治喪時甲戌

者集至則就喪次召允鈐而命之曰汝父新捐館舍  
爾稱富室凡百宜承先志今遠近惠唁者藉手過腆  
雖故人不忘脫駟吾母子豈家于喪以重貽清白點  
平爾宜御之大父懸望靈輶幸且莫挽縛行矣允鈐  
伏地涕泣曰謹奉教于是扶輓歸殯孺人日惟坐臥  
一室警咳不聞上奉大士旁懸君小像焚香設供敬  
踰舉案至釋服如故燕居惟二三宛若過從孫際潢  
來前必撫摩詔誠望之成立人有以亡出爲言者輒  
然謝曰吾方幸舍館弄孫何必免懷哉歲時取虔享  
祀贈公卒南邸居喪盡哀及葬適允鈐闕遊則又命  
際潢曰先太公窆安之事亦若責也畢役允鈐歸卽  
以式穀葬事爲趣曰鄉者不敢先大父母今曷速圖  
之乃卽三台舊卜地葬焉孺人持議有禮若此歲乙  
未孫際潢忽以療効無幾婦朱又以哭于亡孺人連  
邁兩喪鬱悵不自得戊戌六月抱病尋劇自度不起  
乃呼允鈐屬後大指以先後亡間喪送稱家而已識  
者比于穆姜遺劾孺人孺居二十餘載言方行矩愼  
重如一日自有事歸寧外足不踰戶雖齋心禪頌絕  
無伊蒲饌及伎浮屠仁祠每歲時予兄弟輩過存則  
必出中堂肅衣獨拜使見者改容故吾宗壹範迄今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凌沈合傳

七

共推孺人第一卒之日中外三黨哀悼若出一辭烏  
序式穀君名行繼于年位然有兩孺人節孝相成可  
謂仇儷增重矣

婦炳曰本式穀君自意凌沈嗣昏疑于延津劍合此  
其事近誕然長老多口之以爲天道好還信也要之  
嘉耦難再而後先比踪若凌之脫替充贈沈之卻賻  
全操雖烈丈夫何以加焉庶幾哉天作之合矣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凌沈合傳

十六

福建按察使兼光祿寺少卿蓮生君傳

憲使君名世挺字蓮生一字慎旃贈通議文伯公中  
子也君承祖父訓少小溫溫自愛結髮受書攻苦茹  
啖不聞戶外醵應已遊萬少司農之門稱高座弟子  
與匡山蕭伯玉新安金正希景陵譚友夏諸君摩切  
發憤談經能名葛氏學初補邑諸生受知喬古岡令  
君爲治裝移入太學甚相敦獎不異王河內之遇仇  
香旣卒業京邸旋獲雋然三上春官不第因念家貧  
親老丐恩得海鹽學教諭以近地便迎養也甫蒞學  
署慨然以經義風厲生徒且綽有恩紀學使者嘗按  
部嘉禾故事先爲期會束帶謁先師廟後卽臨泮宮  
南面坐堂皇上環集諸生掣講經書次第具賞罰有  
鹽官一生掣名不到法當褫君廉知其人故才士酷  
貪心憐之乃陰屬旁舍生升堂代講旣罷而生至叩  
頭謝亡狀因解敝衣爲質君艷然麾之曰吾惜子才  
竊以便宜從事先生豈有所利邪此生卒惶恐不敢  
言德旁舍生亦竟不受勞謝而去談者兩高之歷六  
載涉知崇安縣崇邑故衝疲民苦奔命孔道君下車  
捐循一切與爲休息鄉有貧民僕且病苦饑因粥妻  
宅氏旣定議予直其妻涕泣卒不肯行民又以旦夕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按察公傳

十九

臨命固欲得金不肯還乃訟之縣君訊得其狀潛然引咎爲蠲一月奉代償買者金卒完其夫婦如初諸所平反調護皆此類滿三載報政未上轉南正兵馬指揮君以治行高第得之非例也顧夙夜奉公部署必以法時南都有楚營上江嚴兵偵邏獲敵商數十艘報以爲賊實皆姑蘓民也反接就讞不勝楚誣服擬辟已當會鞠君察其枉于諸臺使者前痛哭力爭因爲移檄所在詳各商居址生業左驗不虛已從史直詣生公特疏題請始得釋所全活凡數什伯人初江防以旆舩標幟指爲白衣搖櫓用偵獲爲功君獨案省軒文鈔卷之八按察公傳辛

奮爭忤當事者意既叵測且懼爲堂上憂時贈公方就養秣陵正色曰以人命佐人喜怒大不可爭之而罹罪義也君以是爭益力寃獄卒改遷工部虞衡司主事未受事贈公捐館君扶柩歸籍喪克承先志哀而中禮服闋補原官以勤慎稱轉員外郎尋有分守福寧之命以按察僉事兼參議君駐節莆陽更崇政體凡百鄉以廉靜會唐邸司判釐采物里首秩光祿少卿兼按察使其守道如故詩國越間阻遙聞陸大行親庭殉難之事君慷慨泣數行下趨爲草疏奏行在請特家褒卹庶慰幽魂疏上報可他所建白多

切時務可用然循資履素未始援附要人泊如也非久閩守亦隙君卽堅賦遂初北還里蕭然故廬圖書數篋而已里居後愈自約損布衣角巾徒步闔巷與父老方幅齒遇不復知從大夫後也君天性慈讓和易矧矧如畏孝親友弟敦睦三黨遇子姪僅啖煦干如恐傷之其居官愛民盡力稱職所至務廉平至取舍去就裁以大誼居平恒操止足之分及卒神宇冲夷遺命以深衣幅巾歛蓋欲身處于居士禮云君有子允鑾爲邑諸生束身恭謹諸孫際徵際涓俱弱而文斌斌能世其家者也

案省軒文鈔卷之八按察公傳辛

紹炳曰蓮生內行醇謹有萬石家風至其居官奉職慈愛及人而終已謙退不伐理幽雪枉則義形于色古之循吏蔑以過也然彼坐鎮方面爲閩海所安一時尉留甚至而堅以老辭拂衣還里烏庠又何斷斷哉歸又十餘年而節巾待命猶視縣車之節有差也進退以禮不激不隨其庶幾楊文先陶靖節之間乎

戚淑人傳

戚淑人者憲使蓮生君元配儒士弦我公女也淑人出素門窈窕婦順歸憲使時家婦喪早世淑人升阼代秉日贊中饋事王姑張及贈公孝養亡間推布標作織細成備必周憲使業北雍比歲宦學于外淑人代供子職兼撫子女晨昏小隙則閉閣攻文紅以佐不給所爲茶苦萬狀癸亥臥室以婢子失火方合夜淑人驚起裹衣從牖出手挾孺子得免一女藏焉淑人體亦焦爛伏枕數月始創愈甲子憲使舉順天鄉試然屢上公車風塵南北淑人家居習爲勞勩如故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戚淑人傳

五

作辛酉秋廣文先舉賓客在門而淑人部署俱張一切倚辦無幾微不平之色及憲使已貴絕無驕矜恒以忍恕自檢始終節齋雖束蘊敗縞未嘗輕棄也淑人所挾孺子免于火者日九鑒今有孫若曾孫矣紹炳曰予小時親睹淑人作苦狀且嗟嘆不伐窵爲家丈人所憐奉政贈公嘗曰婦戚勞吾家少輩惜薄祿相耳無何而中火幸免迨其後身從宦遊不及補翟豈奉政言卒驗耶然寵辱薦加徽音有奕天道豈有爽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八

戚淑人傳

五

崇省軒先生文鈔卷九目錄

西陵 柴紹炳原字虎臣著

孫督朱光被昭武

毛世垣榮若

卷九傳墓誌銘

太常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傳

戶部右侍郎毗瞻葛公傳

祝孝廉開美先生傳

王文學玄趾先生傳

卷九目錄

陸驥武徵君傳

沈翁傳

文學潘爾瞻先生傳

江道信先生傳

趙珍畱傳

吳威卿傳

沈弁小傳

張嶧然小傳

張翁夫婦合傳

徐漢文處士暨配陳孺人合傳

外姑崔孺人傳

處士德聲張君暨元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沈佩葵孝廉墓誌銘

張文學俊卿暨元繼配吳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陳配謝孺人墓誌銘

家淮陽道兵脩湖廣布政司叅議延喜公墓誌銘

銘

家福建按察司兼光祿少卿蓮生君墓誌銘

卷十書

與潘獻赤論詩書

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再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與毛馳黃論詩書

再與馳黃論詩書

三與馳黃論詩書

與顧寧人論古韻書

荅毛馳黃論翻切書

與陳際叔析疑書

與際叔論文書

與陸麗京論詩書

答黃貞父書

奉報吳靜肅先生論文書

與洪昇論詩書

與錢武山先生勸爲故實筆記書

答艾千子書

與張天如書

卷十目錄

三

吳忠節先生文鈔卷之九

傳墓誌銘

太常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傳

吳忠節公名麟徵字聖生別號磊齋嘉興海鹽人也父曰忠任字巨源封承德郎承德父曰震後以公殉難贈大父父俱如其官母曰王淑人方免身時其大父感異夢及見姿狀魁特心絕愛幸之五歲王淑人卒鞠於後母黃幼有至性始就傅疑重如成人志度非常嘗從同學報書群會戲狀古人行事公擬文丞相對字羅狀詞氣慷慨至傾其座人甫弱管爲文識者歎爲國器居數歲父中蜚語爲縣令所述相率亡遁吏索之急公獨走匿一里長者家長者姑內之有窮絕粒畫掩臥出書竊識洎落憤書書盡至不可讀偶聞戶外屢聲輒駭求匿長者或故相給愕以爲俳笑其後公貴卒厚報長者事解公父歸家益落乃欲公徒業學佑以兄麟瑞力言得不廢自是公學益進弱冠補郡博士弟子員尋以高等受領學宮丁巳從父大司寇公者方備兵南昌爲書招公肄業官閣才思日茂其明年戊午辭赴省試還渡浙水檢箋中文爲詞以祭之投江流中次夕夢展屣迎客客戴冠博

帶儼然王侯狀手所授一編爲謝覺而異之是秋遂與兄大中丞麟瑞同舉於鄉本公從父行有蕭縣尹之英大司寇中偉以兄弟並貴及公與中丞公同舉海鹽吳氏一時遂稱絕盛云將誼公車公辭讓不赴此歲愈沉深讀書天啓壬戌上春官遂成進士文譽藉甚解褐授建昌推官之官受事廉介有威踰歲分校鄉闈能得士其屬縣有大公橋當湖海津要歲輸權錢如關市制會主事者罷臺使者知公俾司一月公乃設匾橋上躬視出納數日計國權裁足卽盡蠲商車算啓關縱行四方估客飛騷呼如雷嘗捕治柴子軒文鈔卷之九吳應節公傳上

劇盜何繼竹及大豪黃夏嘉皆建武之桀也先後反接而至國人盡驚踏門投書者匝地或遺酒八罌公疑之啓視半實黃金大笑乃旋酒飲之還其金遠近竄得者覩魄會公父承德公卒於家訃至卽日去官抵喪次哀毀盡禮服除補推興化府下車卽頒示條教一如所以治建昌者會郡守遷去公代視守事六閱月諸所興除一切皆便民頌聲益起其後鄰郡漳泉二州人爭請監使者借公攝太守符喧集使者門使者不能從違則俱委之公視漳轉而視泉二州之人更相爲賀歲庚午又與閩闈分校其歲臺司諸大

夫奏公三年績最又明年內召歸舟泊江上旅櫓四方集與佑客同機佑竊問大夫者官何鄉告以莆司理曰非曾司理建昌者乎曰然佑乃推蓬召諸估焚香謾足而前曰公江閩之神君也我曹風波老客渡大公橋屢矣惟公不受一錢爲百世遇請以良夜各進土音爲公上壽秋江月明聽者環岸公驚起出酒勞問皆忭舞喜悅曲終久之歎歎徘徊至有泣下者當是時吳公廉正之名傳動天下入應政事對奉詔授吏科給事中時方崇禎壬申冬也公初任諫職威上思伏闕拜疏條列四事曰通下情卹民隱擇郡守柴省軒文鈔卷之九吳應節公傳上

慎鑒司其言皆切時政並報可癸酉春巡視皇城三月上南郊禮成賜從官宴且召問民間疾苦公陳江閩所治暨齊魯河洛經涉之地人罹荒阨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特賜顏色明日勅發內帑帑帑布諸所在賑給如公指故事六垣直省同官多休沐不赴公獨正宿禁中選郎某減汙當斥議者欲出爲郡守公直言郎官所坐狼籍猥與大郡百姓何罪拜疏力爭之甲戌諫官張正宸抗言屬新輔被詔卽獄舉朝惶懼公伏省戶下持書爲之訟寬曰聞古者宰相入闕必使諫官隨之本朝內閣六科分峙殿庭防微杜漸

具有深意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恐非計之得也萬一懲創之過習爲唯阿異日卽有藉叢豐蒔之事誰爲皇上白發者乎書上以詞旨激揚有感帝意踰月請罷中官及緝事廠臣既屢上不報是時上方薄朝士欲盡委中官以政公爭之不得自慚失職又屢忤柄臣意因以省親丐歸田里乙亥丁後母董淑人憂戊寅服闋奉尚書檄召不得已復疆之官補吏科右給事載遷兵科左給事疏請卹故輔文震孟文故公同籍友也初以人望入相海內想望其風采爲先在輔席者所軋蜚語聞上乃免歸尋卒門人故吏無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四

一問其後者公特上書追訟其事請復故爵命予塋蔭中外聞之感涕五月拜命克使者則封魯藩便道歸省已卯春報命北上載病行至徐州寢劇因請制詔許還里賦歸田詩公蓋有終隱之志矣壬午復就田間起公敦促再三縣長吏誼門勸駕公去幘示以白髮謝萬分無益于國卒不許舟行抵淮拜吏科都給事專掌計冬十月達都詣闕謝帝望見公班行中瞻拜遲翔髭鬚迎白慰勞再四時舊輔某載入相上益親信公之召起相君所舉也至是怪其謂遲戒門以絕已復遣客溫謝及公載謁見延至上座引爲

同門交微察公無感恩語乃徐謂曰磊老今以第一負荷屬公公知之乎公辟席謝曰公不審微不肖誤見拔擢願申公誼如報私恩相君佯咲曰諾初相君舉公固外爲名高而陰有所屬及公掌垣相君有所風託或薦引私人公斷辭持不可相君心領之公因固遜掌事請復召故垣張正宸自代不報勉留久之時海寓多事上方操切勞苦當輔者不能竭誠體國多承望風旨而一切私門交結賄賂公行公累疏抗言其弊左右側目又新拜文部郎某以謬巧爲相君所昵出入卿第朝暮汲汲惟部署聲援置國事安危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五

不問時米脂盜李自成擁關自立所至糜潰已復踰塞入躡畿輔公有禦盜卻賊諸疏具悉機宜多中窺未幾以奉詔求言行人熊開元先上書首刺朝某垣臣姜埰繼之上震怒下詔獄羣臣震懾不知帝意公首疏申救明日上臨朝謂羣臣曰朕不知二臣者欲何所爲衆莫敢對公從容出拜曰以臣觀之不過小臣愛君熱腸亡所禁忌耳陛下欲窮其意正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爲躊躇稱熱腸者三復諭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公左顧相君瞋目聲加厲曰臣聞家廢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

夫人天下沟沟首輔顧安所辭責平上回視相君相  
君忍汗乃伏地謝死罪一時威嚴頓霽特勅公起別  
詢卿幸以事憲臣劉宗周前奏得失復曰陛下外求  
直言而內疾言官何以示天下後世上數變色數解  
憲臣感激奏不肯止竟觸帝怒促衛騎馳曳劉下殿  
御史金光宸爭之并繫殿上大驚失措公復出再拜  
聲琅琅以奏曰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之今與臣  
等同救言官而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以事陛下乃免  
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勅冠起罷朝時上已心善  
公言始稍稍致疑首輔而能姜終不論死皆以是宗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

六

周尋亦罷去癸未時政亦舛公引疾乞骸不許復值  
盜薄都城上焦勞益甚既少却仍脩歲觀大計公與  
掌道祁彪佳諸公同心恭慎進退稱平是年公又與  
會試分校尋與武闈貢舉必當亡何相君有事塞上  
還問計冊其用事者多所屏斥至怒廢食因與文部  
郎謀吏署不得益頓足曰舉之適所以自伐矣其後  
文部郎旋以賄敗廷鞠被法相君亦賜自裁乃以次  
朝演繼首揆席寧遠鎮臣吳三桂撫臣黎玉田王永  
吉自軍中數上書陳闕外便宜稱入城盡失而寧遠  
孤軍獨存援應久隔旦晚授敵士卒俱死何益於國

而關門亦無與守者不如內徙便帝問首揆不能對  
諸臣首鼠兩端公建議獨謂徙宜議上未決當是時  
奏盜盡掠關中河外之地前鋒渡河疾下三晉勢益  
迫國門羽書旁午群公卿聞之多長間丐假以出邸  
客周生知外事日蹙亦抵手前說公喟然曰匹士定  
交杵日猶不負叩門之急徵待罪惟輕有年可一旦  
臨事委而遁刑客於邑日已矣事先生旦晚耳吾將  
安歸從者聞之皆為涕泣已拜太常少卿盜漸薄郊  
畿衆號百萬上數召廷臣問計且發公前徙寧遠疏  
立詔吳鎮黎撫赴援京師則已後矣公首請帝布罪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

七

已之詔又言宿衛單弱宜召百姓父老鼓以忠義  
爲死守諸計籌畫甚詳時已倉猝不能用尋命百官  
坐門分視守卒公奉命守西直門蓋甲申三月十四  
日公匹馬短衣與僕夫幕宿城上所爲守禦甚力詳  
具祝孝廉所撰太常卿節錄中時長安奸人伏匿轉  
相驚譟兒童數月好爲秦聲訛謠滿城意在迎賊十  
九日昧爽即聞悲呼聲四起德勝門守者叛亂大呼  
謀自啓內賊賊入城中擾攘哭聲震天地公憑城樓  
望闕一慟曰事不可爲矣惟以死報陛下出束帛自  
袖中距樓戶投綴左右抱持力解告伏地哭以返臣

應請即挾公以行過道左三元祠公日止乃入坐  
兩楹間盡謝去徒御仰視屋梁曰吾得死所矣少間  
道士出薄酒與即客對坐亦坐僕從于東西鄉而飲  
之自舉數觴以酬別曰國亡臣死此乃大義非有甚  
奇昔吾登第時夢文信國誦零丁洋詩二十餘年乃  
今踐之矣事固前定爾曹固勸無益徒苦我耳從者  
皆相顧不能出聲於是乃作遺祝孝廉書祝孝廉淵  
公之同志友也初以建言被詔獄方蒙論釋公故遲  
之永訣夜篝火倚案作五書與兒輩及別諸兄弟詞  
繁不錄又作絕筆云身居諫垣亡所匡救法應殛服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八

殛時用墊巾青衫覆以單衾奠以布席足矣棺宜速  
歸恐繫先人之望明日祝孝廉來公墊巾青衫棺絮  
在側項有縗痕祝子涕泣交下不能仰視公携手止  
之曰學道者亦如是邪迫然坐移晷送祝子出門外  
人傳告皇帝后殉社稷於南內皇太子二王不知所  
在於是祝子哭而去公哭而入北鄉伏地再拜遂入  
戶雖經以絕祝子比聞訃復來經紀含殮如禮越三  
日庚戌國人殮帝于衢祝子乃爲公闔棺白髯戟張  
凜烈如生當是時與公同死國者如大學士范景文  
而下二十餘人其餘多不自決或備受戮辱賊渠乃

獨下令不犯諸死事之家公旅櫬得以亡恙賊既遁  
其從者扶櫬南還先是公觀未發有髮人包甲感其  
誼自請爲公塗枿枿賴以堅是月晦賊縱太廟火包  
乃夜起大勦自投晉井死公從者與其鄰叟収而瘞  
之城下乃行比喪歸南都有以卹忠請者詔贈通議  
大夫兵部右侍郎下郡邑建祠名之曰旌忠公生而  
有奇質䟽眉廣額豐頤承顴唇髭數寸勁且揚起矜  
嚴有威容髫髻時習爲廉讓沉深密靜終身無怠豫之  
色事親孝接兄弟和敦睦嫺黨尤好賑孤貧其訓子  
樂見至性居官峻謹不汚務爲平反久處諫垣多直  
言觸忌匡救必盡死力以忠威上知幸免讒害其究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忠節公傳九

與國同盡哀哉所著有太常遺集藏於家有子男四  
人長曰壯與字伯載曠世逸才也先公數年卒次蕃  
昌字仲木出後司寇高蹈能文亦後公數載以殉土  
林並惜之又次日 日 皆邑諸生才秀能世  
其宗始蕃昌遭喪茹哀飲泣牆拾公遺事爲年譜凡  
數萬言詳覈有法今傳公事本之弟錄其大者以次  
比類世有覽鏡非徒具公事行亦先朝得失之林云  
論曰始先子爲莆田廣文與太常稱石交子時以童  
子請事見公官閣中蕭然不異寒士旣而讀其諫草

公忠憂國歎爲每飯不忘矣然直言不讐志遂初服  
卒以激於主恩感憤而出知難不辟其終始亡纖芥  
之私者也語曰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又豈包髮工之  
謂乎

戶部右侍郎吧瞻葛公傳

葛公名寅亮字水鑑一字黎疑吧瞻其別號也杭州  
錢唐人先世繇越徙錢唐遂世居定北鄉業農不仕  
數傳至麟郊公以太學高第授邑丞公父也後以公  
貴得推恩贈如其官娶黃夫人亡出側室陳夫人生  
公少有異質性不喜近時講藝以古學自力年十七  
補邑諸生愈發憤下帷筆體超超多玄解萬曆庚子  
舉浙江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制藝爲當時冠座主  
馮公琦最相賞譽欲援入中秘選公以早失恃鞠於  
大母張欲就南曹便迎養堅謝不赴馮公益奇之需  
未省軒文鈔 卷之九 葛公傳 十一

次除南禮部儀制司主事甲辰轉祠祭司郎中疏請  
表剔忠節重新黃侍中方正學諸祠復顏魯公放生  
池遺址他所興建具足爲秩宗成憲丁未引疾歸里  
卽杜門不交官府就湖南築精舍讀書其中大旨發  
明聖籍以扶掖名教爲已任負笈執業者多四方名  
士嘗踞高座講授生徒環侍而聽人人厭心或有質  
難必披析極盡口傳筆記雖當代宿儒莫不宗葛氏  
學矣辛亥起江西布政司叅議備兵九江公原本經  
術以飭吏治凡所爲脩築興利賑饑戢盜雪枉懲貪  
皆精究民隱爲德一方部內畏而懷之又創建匡山

書院以祀王文成選名彥比舍肄業譙集鼓厲羣稱  
姚江再興其賞識如江閣學曰廣文孝廉南英輩皆  
次第知名會稅墾湖口勢張甚小民苦之公廉得  
諸不法事捕治其左右亡稍稍假貸羣豎撻撻不獲  
逞耽耽謀以蜚語相中卒無纖芥可汚事遂寢公因  
務疾乞休士民奔請遮留者數千萬人公意卒不可  
挽拂衣就道行李蕭然圖書數篋而已於是老稚追  
送叩頭流涕者絡繹在途公從容慰勞丙夜方抵白  
鹿洞因與諸生留飲款語申旦多衷衷不忍去者既  
還里復開講湖南從游者益衆類斌斌號帳下康成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壽公傳 主

諸務公厲精受事適閩省河道壅塞部勒開濬建開  
設瀾民皆樂成稱爲葛公河至今賴之乙丑轉湖南  
參議未至卽選本省督學秉公忠慎一如視楚學政  
時內寅擬南尚寶司卿崇禎戊辰奉使歸省尋丁黃  
夫人艱辛未召補北尚寶癸酉典試山西公力持文  
體務搜逸才有扶衰起靡之效三晉風尚至是一變  
比竣事還朝當甲戌春門人以公車集者近自吳越  
遠迄晉楚幾累數百人問道請事旅進旅退公爲置  
酒高會旬日始徧都下歎爲盛事是夏擢右通政奉  
詔會議寬卹公倡言搜括之弊且請度支節省及外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壽公傳 主

焉水幾詔起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政公至勸學興  
行凡課閱一秉至公貴要請託不得行其所選拔多  
楚中才秀有領之者摘譚元春何閏中劉侗試牘爲  
險怪奇僻議落二級然數千竟以文章名家其後頗  
益服公能得士云會贈公劾公廬居讀禮更覃思理  
學服闋幽棲絕口時宦而臺省交章論薦之都御史  
鄒公元標尤著直聲復薦公目爲清流之選當是  
時薦紳標榜漸見洛蜀相傾公致書鄒公獨本涑水  
無黨之旨用相匡救以報知已鄒公荅書謝之彌相  
引重天啓壬戌起福建按察使事董水利兼攝議屯

解改折以避民困因隨列名抗疏詞旨剴切有威帝  
意勅主者奉行已署通政使事有楊弁者條陳時政  
便宜欲革各省郡倖邑尉改設練總并加派以充餘  
額公念驛驛苦民駁之不得上已轉南太常卿致政  
踰年矣戊寅楊復上前跪樞臣惜其言不早行公乃  
被逮怕然北首亡幾微不平之色束身闔土仍與及  
門余應桂諸子講習相勗已卯釋歸著有閩中記由  
北閩戶著書南屏泉石公益有終隱之志矣甲申起  
原官徵轉大理寺雖憂國如家而時政日外南中事  
勢已不可爲已遷戶部右侍郎未視事車駕宵奔公

引義誓死徑開戶自經門下生張殷甫趨解公且曰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此臣誼也公可無緩須臾以俟  
耶因扶携問道赴行在不獲遂不復反故廬乘小艇  
溯江而上跳三衢旋走浦城辟跡圓盤村時乙酉秋  
唐卿稱制以耆舊敦召不赴公且崎嶇感憤抱疾時  
時涕泗不欲生至從遊論道則病廢不輟復著柘浦  
講語其明年冬病益劇屏湯藥不肯進遂卒年七十  
有七公貌不過中人而風裁峻整執議莫奪通籍五  
十年難進易退故彊半里居當事式廬造請于桑梓  
利繁陳說不避嫌忌未嘗干以私其談經課藝汲引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公傳 十四  
後生爲南北君宗至品題出處鮮肯虛借校楚士時  
黜生熊明懿後舉甲科脩刺誼公門執弟子禮自謂  
得公衡文見蹟始改弦有成也生平恥樹立門戶然  
侃侃持正屢觸柄臣指不顧先是詹事黃公道周負  
人倫之望嘗稱浙東劉念臺浙西葛水鑑其風操素  
爲衣冠所宗類如此公博極群書斐然述作兼綜玄  
釋多方外交能爲三教驛騎傷生母早世捨宅爲庵  
名曰普度教子彌篤義方以清白節儉爲尚恒云吾  
不欲厚積以貽子孫累故奉入恒供施與如置義學  
田課膳宗人子弟殯殮故交撫卹其家三黨貧乏時

藉舉人所著有湖南講行世別有治安五十策孝所  
集易繫辭講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一 以  
公蔭爲國子生慨切滄桑篤尚棲逸孫男二  
並嗣嗣以文學世其家云  
柴紹炳曰公與先學博同研席相善也故於炳屬父  
交而又執經門下荷國士之知古稱祗行立名附青  
雲以垂後世如炳驚下何論哉悲夫今次公本末大  
都本諸自記蓋矯矯乎南朝謝侍郎儔也後有君子  
得以覽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公傳

十五

祝孝廉開美先生傳

祝孝廉開美名淵杭州海寧人也父

字

任

中書進秩評事自評事以上四世皆舉明經甲科爲顯官故祝氏爲東海望族開美爲評事伯子幼有至性讀書彊記過目不忘八歲爲南御史孫公光裕所罷令入太學肄業習禮如成人見者異之三試京兆不利乃更就錢唐里試補邑諸生崇禎癸酉以尙書舉鄉薦裁踰弱冠開美欣然自下砥志力學益敦門內行務爲醇謹管下惟棲鷹峯頂蘭若歲時不歸僧徒樵牧但聞曉夕吟誦聲罕識其面一應進士舉報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開美傳

七

罷意豁如也連遭評事公及母孺人喪哀毀中禮士大夫稱其孝壬午將會試北上遼都御史劉公以直諫忤旨罷斥開美上書力爭之其旨切直上覽之不釋下部切責然開美實未識劉公也自是策蹇出都於路河舟次追及劉公執贊稱弟子求進於學其明年部議罷試不許尋奉旨追詰主使遣縱騎在所逮訊時開美方家居臥病聞報卽束身就道至禾中謁臺使者請金吾卽日長發金吾索賂不得則大恚次日于弘文館宜勅四方傳觀者不下萬人談疑時貴矯制皆發憤呼譟聲四起金吾懼踰垣走匿衆怒猶

未平開美侃然曉以大義騎卒僅免當是時五郡奸誼之士隳金而鑿者多日中走百里至開美俱堅却之詰朝遂行金吾乃更改容禮敬馬甲申春正月抵都詔獄對簿拷掠備至嘔血升許應對亡失辭其處獄中猶日誦周易毛詩不輟三月奉詔釋繫時有闖賊之禍甫就卽京師陷矣開美聞先帝后並殉社稷仰天號慟奮不欲生會其同鄉吳公麟徵就義未殞屬以經紀後事于是開美爲躬視含殮預辦歸櫬詳具吳蕃昌所爲忠節年譜中已間道南還達留都時劉公宗周起諫院上書白開美寬狀一時前達如陳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開美傳

七

公子龍輩並拜疏推薦廷議將不次錄用然是時狙于偏安無復遠慮未幾劉公以掌臺言事不合去開美亦浩然有歸志矣開美初爭山陰事未決復謂陽羨誤國欲具疏痛陳時弊以劉公言不果上至是憤柄人馬士英貪濁抗言請誅爲銀臺主者所格撻撓而退秋七月還里遂焚巾衫賦詩自警居平布衣蔬食自稱罪人然其講道益力乙酉夏南都旣潰北兵尋抵浙檄下郡縣開美聞其事卽憤懣闔戶自經其弟排闥泣解之友人陳確至語以莖母有期曷稍待以俟開美于是力營王孺人塋畢尋感疾預出遺

獨數則授諸弟又口誦昔賢詩見志遠巡數日竟殁  
年裁三十有五開美身脩而清羸容止閒肅其生平  
動諸禮法儕偶相匡洞見肝膈復善談說便便典雅  
于言聽者忘罷善作小篆楷法尤秀勁有姿頗似董  
宗伯工文章期於稱質如請留憲臣疏吳太常殉節  
實錄海內多誦之所友如陳乾初確吳仲木蕃昌諸  
子俱好學志節之士其弟 作開美年譜裁次有法  
子 大都不墜門風

論曰曩予習聞祝孝廉名才一通問未獲稱密交也  
方癸未檻車就徵友人輩爲予言開美慷慨北首此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開美傳 八

其誼至烈未幾而兩都踵屢孝廉卒以感憤死國然  
開美始尚氣決終于入道臨命從容此豈與輕生鈞  
名者等也語曰朝聞道習死可矣開美其庶幾哉

王文學玄趾先生傳

王文學玄趾名毓著紹興會稽人也王故越中名族  
玄趾負逸才冠于群從天性孝友方昏有室遭父喪  
讀禮不內寢者經歲母夫人卒哀毀損目終喪即蓐  
不起涕淚斑斕漬枕席其篤孝如此童幼時樸訥不  
惠就塾師受句讀苦不甚記憶人與語唯唯而已年  
十六才學爲文卽遠過作者所親客覽之盡驚以爲  
筆體經 此子不易測尋補邑諸生聲聞日起然玄  
趾好書尙氣多四方之交慷慨負俗亦落落不可入  
意人謗譽之不顧其爲自喜益甚有以文質者雖寒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玄趾傳 九

暑罷劇必手定甲乙片言偶愜歎美不虛口其攬結  
豪賢殷勤惻愍嘗恐交臂失之卽有緩急期會疾風  
雨不辭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有古人興味以故海內  
聞其名造請者戶外屢恒滿玄趾既雅遊不事家人  
生產胸懷魁壘未肯拘矜咫尺其所至賓朋高譙好  
挾小史歌兒彈絲品竹雜坐命觴呼盧投壺酒酣以  
往調笑跌宕竟日夕忘倦至立心制行矯然以名教  
自持公正發憤抗論不少貶素出念臺劉公門最罷  
重之予嘗遊會稽獲交諸君子乃玄趾最先過從予  
親其人貌顏脩幹舉止嶷嶷口吃不能道辭而氣意

甚盛落筆言語妙天下既與予相知頗能任率居無  
何卽有甲申之變南都新政玄趾逆知其敗遇越人  
有自白下歸者每從訊時事輒搯扼浩歎曰休矣吾  
恨不立磔柄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旣而北兵南渡尋  
已降下浙郡縣望風納款比戶醢金具牛酒迎犒玄  
趾方食次聞之怒投箸而起須髯戟張尋以大義白  
兩兄曰弟已矣身爲越國男子豈蒙面活耶兩兄意  
稍難之玄趾笑曰舍生取義吾不食言願以孺子爲  
託旣而復爲致命篇云云又上書念臺劉公曰門人  
某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母爲王炎年所弔蓋聞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玄趾傳 主

公赴水不沒餓十日未瞑也肅衣冠出榜其詩文于  
宋義士衛士唐公祠趙文廟四拜自訟曰君殉國士  
殉泮正也泮水淩乃之柳橋下家人聞以報兩兄兩  
兄曰憶死矣吾弟哭而迹之柳潭見玄趾端坐水一  
方衣冠如故顏色不變烏庠異哉當是時過而弔之  
者傾越郡人初同邑有儒士潘集字子翔年少落拓  
人目爲狂生比聞玄趾殉乃仰天椎心疾走大呼于  
市已復爲文慟哭之竟出東門外半里許袖二石自  
沈渡東橋下死死之日遠近聞其事者亦無論知與  
不知皆爲流涕或曰後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云

論曰予頃重過越城舟經柳橋下客爲指示玄趾死  
處因相對歔歔流涕想見其生平然玄趾一介儒生  
素位何害將所稱姚樞許衡者非邪君子中庸希傳  
鄒魯頌語曰匹夫不可奪志要如王生磴磴潘周景  
赴百世而下仰其風流殆與首陽爭烈矣

陸驥武徵君傳

陸子驥武者名彥龍同郡仁和人祖振音治易舉孝廉學者號庸成先生父胤同字汝錫邑茂才有長者行母鍾始娠身臨月夜夢有龍蜿蜒五色自空下繞庭戶翼日產驥武頭角嶄然家人輩環視意有非常絕幸之爰命曰夢龍已又更今名云驥武兒時早惠不好弄出口成章少長倜儻有大度既弱冠益務博學工文詞補邑諸生累世輒高等意氣爽邁饒姿致修長白皙舉止軒軒被服嫺雅甚都選酒間談次遠近畢集驥武尋至高冠廣褒顧盼燁如音吐絡繹

梁省軒文鈔

卷之九 徵君傳

三

亡慮傾其座人矣華亭陳給事有當世名嘗一過湖上驥武偕數輩通問值臥時不起卽叱門者覆刺貽詩風之給事接覽歡然追謁修謝爲延譽當塗彌相契重蓋談者兩賢之居平負其高才神使儕俗或指目爲狂生載一被放益跌宕好酒及色里中抑鬱不自得歲中彊半樸被走四方所至見遲諸公間爲治橐中裝累數千金輒散去坐是家徒四壁立亡有日晚晚不能舉火有蹙額相告者意豁然也驥武苦貧處負郭窮巷然聲稱大起交遊徧海內乃獨與其同郡陸圻培堦兄弟及朱韋斯徐繼恩吳百朋陳廷會

孫治諸子者最相友善文義剗切頗有澄澹志會兩都告變北兵且渡江一日十數警望風奪氣度此鄉無可爲者于是搢挽流涕啟其家大人挾策如新安郡遠故人史金聲特起弄軍驥武乃從口畫便宜緣與用事者抵牾大計不就當是時唐卿稱制乃問道去閩士大夫咸重驥武名交章薦之詔特徵令所在有司身勸爲之駕刻日詣行在所驥武上勸說六策其語皆切時弊可用既報聞令解褐授職禁苑驥武以已本儒生宿負才望恥用口舌得官乃自陳願就制科未幾省試報罷聞事亦偵乘輿不可問

梁省軒文鈔

卷之九 徵君傳

三

郡縣悉烏獸竄驥武迹跡入武夷山中爲人窮索屢貼于危又比歲兵燹道梗閭浙息耗斷絕其父汝錫公坐无妄被收發憤病卒而驥武初不獲訃踰歲始聞聞之日驚號暴仆已仰天椎心嘔血盈斗倉卒立就道見屋而奔重趼還里比抵舍望見靈廕以類搏地曰龍不孝違離膝下不自意大人之坐累至此極也因號慟扶服叩頭母夫人前握手二弟於邑勞苦俱相鄉失聲左右者莫能仰視頃之力疾營葬事毀瘁萬狀血膈寢劇末由進勺飲蓋聞訃踰月而還里治喪治喪又踰月而疾革以屍死而亡子有一女春

秋則三十有六耳先與驤武友善者陸培以殉難殉至是則陸圻孫治佐兄弟雲龍爲經紀其後事乃六七君子刑定遺著如焚餘藁暨徵君集凡若干卷行世

論曰始驤武年少高才意不可當世乃竟阨于一第雖抱書叩闕見讐人主而時會齟齬卒用納屐何其舛也既以遭亂留滯一哀絕命枯魚啣索自古痛之若徵君之至性發中未遑以生養不可謂非死孝者矣語稱不得中行必也狂獧在昔禰正平阮嗣宗之流員俗未易要其節趣較然豈與鄙儒小拘同類而柴省軒文鈔卷之九徵君傳

道哉悲夫今僕于陸生亦云

文學潘爾瞻先生傳

文學潘先生者名之洪字爾瞻別號確菴杭錢塘人也今學者稱貞憲先生則謝世後鄉大夫士所爲私謚云本潘氏籍蘭溪武皇帝時有南昌郡博亮始徙家錢塘亮生夢金夢金生一中字冲陽是爲先生父自郡博至冲陽諸潘子姓三世同居有隱德先生爲冲陽公冢子幼饒至性初就塾舉止嚴重所授經書章句卽以意條解有名理大父父絕竒愛之少長益鄉學攻苦自力其爲業日工顧性恥因人好進年二十八才補博士弟子員試屢冠邑中學使者目爲秀才異等先生由此知名已交新安姚安之安之老儒也善易兼精竺乾之教然蘊藉不喜宣言自得先生深相契合迢然握手日子勉之吾道有屬矣先生因發憤歸心治經有獲其論著漸廣四方負笈造請者願北面受業先生不爲名高務以身化生平最悖孝友樂善好施雖偃蹇寒士于事父母奉養備居喪盡禮弟之淙早世撫其子不啻所生比歲歉食貧難以糠覈而飽醜必也又憐季弟女失恃育爲已女既擇配裝遣而後卽安諸孀姑焚獨叔伯大父輩體先人指次第存卹有加故人單繼之貧而孝母嘉其

行力爲疎助歲壬午疫癘大作繼之妻歿女又病繼之亦病當是時到門問視者輒相連染繼之親族毋敢過先生爲調藥煮糜粥坐臥床下者十餘日繼之卒不起復爲營辦喪塋嫁其孤女過歲時必挈壺榼過繼之墳展而酌之其篤于倫紀始終不替類此乙酉後尋棄制舉業爲方外遊然藉甚有公卿間聲爭相延禮所至必崇節概一介取與甚嚴小不合便拂然起榻且絕毋留耳然骨鯁無他腸傾身赴人之急極盡死力以是落落寡合事後恒見思衣冠倚焉所友善如卓農山嚴無劾張卿子諸公久而益恭戊戌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爾瞻傳

三

同郡吳百朋亦以諸公推歡迎之吳門常東鄉坐奉教唯謹先生自念春秋高時時欲脫羈塵遠雖彊一駕往留滯官閣中非其好也明年夏還里感疾遂卒春秋六十有九先生少孤時負才使氣中年乃學道禪誦不廢老而積勤與人交樂先肝膈於經術多所研究有易象會原春秋大義諸書大抵能自樹義其孝經辨定尤爲名通南北諸名貴人及里社高才生治孝經皆推潘氏學每隨地布席請先生高坐講授詞旨剴亮人各厭心一時聞風景附環侍而聽者坐嘗數十百人居恒虔持一格紀功過發明深切與孝

經相表裏朝夕自砥較然不欺凡中外三黨節時談譏莫不互相規易推之鄉鄰父老童子因事風喻出于惻誠故多慕而化之者比先生卒遠邇聞其訃俱爲嘆息泣下先生有子士醇謹能式穀從子士即先生撫之有成者爲邑諸生善屬文尤工書法兄弟相愛申申訴訴俱不愧先生後人矣

論曰子弱冠已稔先生名旣而往還南北罕得見其後同客吳門始辱爲忘年交益悉其爲人蓋高士矍鑠勇于爲善至臨財不苟訂然諾千里尅期蓋非近之君子緣飾高蹈而實不稱者比也烏序謹爲貞憲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爾瞻傳

三七

有以夫

江道信先生傳

江道信諱之漸杭仁和人也治易爲錢塘諸生有學行以裘褐終老今學者稱道信先生道信父諱流字淳故名孝廉母曰金孺人江氏本仁和甲族自大泰公玘以來世有名德爲衣冠之望數傳至孝仁公尤恂恂能世其家方金孺人懷道信感異夢有徵生而岐嶷不凡孝廉公甚奇愛之裁三歲孝廉公謝世母孺人撫孤有方道信亦夙惠能承親志就傅力學下筆成章與庶兄道行弟道少相友愛未弱冠以童試見拔尋爲學使劉公所賞予食餼其後累試輒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道信傳

三

高等然居平壹意修謹未嘗以行能驕人寒暑下帷不輟恥進謁公府往邑令有折節願交者自質經禮接外毫不干以私教授生徒幾四十年有師法因人善誘其門下弟子日進以經術顯于時者多傳江氏學云先是郡中人士推湖南讀書友善切劘本兩虞張秀初及其從兄道闇爲之倡嗣有登樓諸子則年齒差後獨道信並交把臂相與有成焉與道闇同堂恭友以素心共砥比道闇舍俗入山隨歿爲經紀其身後有加小虞仲疇子切孤而才道信念友誼慨然以愛息女之且假館授業竟令以英絕知名先

遠陸夢文其受之師也生平事之最謹患難存卹其死也輟已壽木殮焉凡節時奉先修祀務虔以身率子姓所爲部署有方于三黨孤寡貧難者竭力營綜不以乏爲解其篤于行誼如此又少有出世之志泰尋自得中年因棄舉業著居士服慕龐襄陽王龍舒之爲人禪淨兼資比益屏血味率室人虞及子婦均戶持齋薰修禮誦一心以安養爲歸視世俗紛華汨如也道信與子定交久近臭味益親且命子建本執經于門因密邇往還庭有花藥左右圖書足供晤對又有同好陸鯤庭梯霞孫宇台應嗣寅陳際叔諸子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道信傳

三

時相過從聯榻笑語便以永日令子則趨侍膝前風味殊慍自謂竹林蓮社之勝不是過矣歲乙巳偶患瘡脇建本營療業小差丙午春轉劇入夏竟殞春秋五十有九道信爲世家子性度醇謹鮮少年豪舉不喜遊遨啖名治家鎮密服用皆澹素聞嗜聽歌曲觀俳場爲戲然不以累心顏貌溫溫飲人以和其持論篤于自信謙謙少許可而重然諾作事有終始卽時或拂忤羞爲匿怨市交要之用意忠厚于人無毛髮負也年未強艾息願榮進平居玩心物外與婦子欣數晨夕每親知小集數卮徑醉陶然曰吾庶幾一室

同心者何必嚮陵谷口始樂耶今建本居喪能盡哀禮其大槩不失父風周旋世執間嘗見稱於長者江先生于是乎爲有後矣予既爲之傳且繫以讚

讚曰予生平最寡交如道信實兄事之服其純白無他適安于棲逸蓋闇闇乎善人君子也先是汪魏美勸道信方沈痾際叔與予言之流涕已愀然憂之不一歲相繼而殞悲哉魏美之獨行道信之古處未須彊同吾黨並稱良友年不副德命矣夫嗚呼老成凋謝知已寂寥正不得以宿草忘情也然汪子以悟真觀化江君以樂淨委形儒門曠覽又令人爽然自失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道信傳 三

趙珍留傳

趙珍留諱

杭郡錢塘人也崇禎時治經補邑諸

生爲文有聲士大夫交推之初與白社諸子深相結已又喜與予及陳際叔孫宇台張用霖毛稚黃遊珍留體魁梧修髯廣額爲人慷慨負氣好大畧不肯拘矜咫尺雖家屢空而輕財好施遇人有急難爲排解不惜出死力其天性然也顧屢試報罷恒鬱鬱不自喜再一悼亡當申酉之歲世事多故而珍留方鰥居一室與予及宇台居相近際叔時遇輒促偕款談市濁醪劇飲至醉則長嘯高歌已而泣下慨然曰吾屬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趙珍留傳 三

豈作蓬蒿中人哉未幾珍留棄諸生走閩僑托跡幕府諸所論頗見推當事者時閩省初定同郡陸麗京僑居觸禁爲邏卒所獲禍叵測麗京者故白社友也珍留倉卒聞之衣不及帶趨當事所陳情百端事乃釋麗京還里爲予言是日微珍留幾不脫虎口邪久之見軋于同事即拂衣去尋

當亂後士氣靡靡珍留從而振刷之能以經術文章自見海嶠人士多傾心樂交焉間一歲罷歸橐中裝直可千金因就里中置宅罷具供張指使畧給召予及際叔宇台諸故人作連日飲飲而醉歌呼相勞也是年予感疾

甚憊珍畱數過省爲營藥餌緩急時通其居平遇同  
好諸君每造請必留下榻竟日或剪燭夜談無倦色  
方珍畱之自閩歸也挾三姬與俱甚愛已復續取正  
室栖逸自娛如是者數年家益落其好施款客如故  
然恒苦不贍則徙而學醫意將賣藥于市事不果時  
出遊亦襍被蕭然其一姬病殞珍畱悲無以解且歲  
晚艱得嗣每不自聊賴則又遣去一姬獨身眺而之  
閩漳館穀歲餘旋遊廣南遂感疾以歿本珍畱爲布  
衣偶儻負奇自謂芥拾一第及間關閩粵猶欲徒手  
致功名而僅假幕府片席長才短馭此命之窮也所  
集省軒文鈔 卷之九 珍畱傳 三

致索中裝綠手散去坎珂暮途俄焉溘喪悲夫珍畱  
雅遊道廣不拘一轍與予稍異趣而肝膈相照每安  
同异年雖衰出其餘緒猶足展施惜不得當世有氣  
力者振拔之至于落魄亡成然古來豪杰有智畧而  
見紂于時者何可勝紀今珍畱才不竟用而力學著  
書斐亹可觀諸策畧序論涵涵有氣類唐宋大家詩  
亦脩諸體若五行辨幽風配曆諸解則妙于小正獨  
斷白虎通實儒老之深致也先是珍畱將出遊別予  
有衷言未兩歲而聞其訃其繼子尙幼家又轉徙予  
愧生芻闕然且苦貧善病不克時相存慰予之負珍

畱甚矣獨念珍畱年未滿中壽身不遇而客死恐文  
集久或散軼并其氣誼世罕有知之者故爲銓次其  
生平使傳于後庶幾信乎之非阿所好也蓋予嘗序  
珍畱之文并及其爲人曰古稱燕趙多悲歌感慨之  
風而鄒魯尚文學奇節乃趙子兼之矣後有識者當  
以予爲知言

吳威卿傳

吳威卿名爲杭錢塘人吾友錦雯子也生數歲姿形朗潤眉目如畫始就塾傳通經書章句益開美善于場對陸子麗京一見深器之遂以受女許配嘗侍客座論詩或曰詩無孤獨連文者卽應聲答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座聞之盡驚十餘歲好讀史傳卽操觚學爲古文雜論駁駁有父風已師事沈句華益究習文義其于諸父執最嚴事陳際叔恒獨拜牀下如子姓然于予亦執通門禮甚謹每有咨畫予輒相規正未嘗迂也方兒時已能爲詩嗣又師張秦亭研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威卿傳

三

求風格頗得琢句法其爲詩詞日進然不好里社遊所往還倡和惟徐武令張步青數于顧生平獨推陸繁弢及婦弟陸寅每日晤此高明無論玄過也歲戊戌錦雯之官吳門威卿從錦雯故僮雅遊至是則一意更始請謝交知潔白自廬嘗御所司饋遺數千金具出錦雯指乃威卿從吏力有部內某生其先曾死事武林以誑誤爲怨家所訐當召卽訊錦雯依違未發威卿從容啟曰此獄不足竟甘棠勿剪猶當十世宥奈何以細人之言而致難于忠節後乎錦雯領而寢之蓋威卿雖身侍錦雯遊而所持議多古人

誼類如此又錢塘潘爾瞻春秋高質行君子也時同在邵齋所教誨斷斷不苟威卿鄉往之其禮敬比大父行晨夕請事兼歸心內典戒殺好施已值錦雯抱病沉困所爲齋願益虔于戲謂之曰威卿翩翩公子過君家世英邁更效黃門精進還欲生天作佛耶亡何錦雯以持議免官出居民間鄭翁宅事不卽自威卿則扶服代封簿詞旨激揚有感當路退而延醫問寢調護多方小間則有茂苑袁生相與過從濁酒道苦或作爲歌謳更唱迭和慷慨泣數行下庚子夏抄錦雯將有事南中因遣威卿偕其婦陸歸里屬暑過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威卿傳

三

予止之飯猶以新詩見質其長篇恢藻近唐初四傑予古而稱焉且口袁鄭不置予唯唯曰鄭翁海長者如君言袁氏何減古之陽源有頃謝去然察其意以家翁坐累爲恨計無從也予于辨嚴忽忽不自得尋返姑蘇隨父之秣陵八月初以暴疾卒年僅二十有二其婦陸產一子才踰月耳哀哉時錦雯梓罹于禍呼搶計無所出又僦居苦貧不能買舟歸殯其友入哀生者適與弔哭乃爲書貽其婦翁陸麗京曰僕友吳威卿側聞故先生愛塔也忽作渡江洗馬言之神傷願延陵公蕭然寄食不能召一錢旅櫬秋風有

日臨長嘯者三日涪涪且應耳可奈何藉令羸博不  
還痛聞竟斷先生幸早爲計僕誼愧山陽不知所云  
是時在朝諸公聞其事者莫不黯然流涕  
論曰始錦雯與予同庚而得子最早且慧予嘗曰對  
君家阿鴈益信竹林有後但恐身作劉伶耳迺錦雯  
落鳧南中復有延陵之戚視予膝前寂寂者更增一  
慟矣悲夫然以威卿美如冠玉而又有文好行其誼  
謂此年少必臺閣中物也迺竟秀而不實荀卿非相  
之論其信矣乎烏序

樂省軒文鈔

卷之九

吳威卿傳

三

沈弁小傳

沈弁字鳧士杭仁和人也曾祖御史楠祖泰政朝煥  
父太學生宗培字不傾者古畜書有詞學翩翩佳公  
子也初不傾嗣昏于柴爲吾從姊氏姊氏歸沈亡出  
其側室某生弁未幾不傾謝世故弁幼孤育于吾姊  
氏方兒時天性警悟姊氏絕幸愛之稍長益儻儻有  
大志覽古今書史輒自欣解下筆不欲猶人已卯歲  
曾執業予門以事中輟既而從胡彥遠遊甚鄉往之  
稍高座弟子弱冠補邑諸生所持議駁駁欲折老生  
角矣逮申酉之變弁自念家世衣冠絕意進取因剃  
髮爲頭陀托跡方外時有感奮即搥腕流涕曰彼魯  
仲連韓國子爲何人哉其意概卓犖如此類居平喜  
結納賢豪長者不屑家人生產其先世鄉居遭亂宅  
燬于寇蕩然無孑遺然其輕財重交如故當世咸多  
之弁始學爲古文然未成家小詞得宋人姿致書法  
宗眉山其後乃與姊婿張 善發憤爲詩頗見風  
格時有佳句可錄辛卯秋感疾就醫居南屏僧舍猶  
伏枕苦吟不休然年少本病類消渴惑于診家服柴  
胡盡數十劑竟以不起年僅二十有奇惜哉惜哉  
論曰沈生雖庶孽則猶我之自出方小時嬉弄予以

爲類其家性何必宅相邪旣而隱身抗俗風氣日道  
然有意作者其所善與談大都近我輩予又益喜是  
子學必有成乃天奪之齡未見其止過于威明絕鏐  
之痛矣

宋省華文

卷之九 沈翁小傳

三

沈翁傳

沈翁者名士逸字逸真別號延獻仁和臨平里人也  
世系本吳興其先有某者洪武中出贅于臨平韓果  
家始爲臨平人子孫因冒韓姓數傳曰復春公苦貧  
適以醫自業用能起家即翁大父也父曰怡春公亦  
以醫名翁爲怡春公長子生而穎拔眉目朗爽絕爲  
父所憐數歲常抱著膝上指日異日亢吾宗者其必  
此兒乎長治毛氏詩試有司輒不利棄去習騎射應  
武科旋復報罷已獻策幕府從 上補材官稍遷  
裨將頗有幹畧稱會丁父憂謝職力請終制旣念母  
老諸弟幼屢辟不就陳情侍養曰微臣烏鳥有私奈  
何以干夫長易一日和閣門自免生計日落因奉母  
入郡僑居慨然發憤思復其祖業于是捫篋讀禁方  
日盡一卷得其要領垂簾于市且學且出醫時人未  
之奇也邊巡數載翁覃思益精病者稍稍進翁爲臨  
證切脈別白五行虛實挾藏府癥結形氣標本斷死  
生可治投劑刻效造詣日衆聲益以大起先是孤城  
一士夫延翁治病就診次有一村人在傍戲謂翁服  
之其人自謂亡疾翁試脈已輦蹙曰此人怪脈已形  
將不可猝諱經所謂行屍者也因屈指予短期座客

咸訝之相笑以目不旬日村人暴疾而殂一時咸服其神棲水胡中丞偶于舟次謁翁目視傾左言微蹇翁望而謂曰坐有疾不治將深生意頗不然之尋別去半歲所疾果發召四方名醫治不驗一厭死矣舉家盡惶急蒼頭奴乃述翁語于是中丞趣使者敦請翁翁至診視即慰解之曰此不在死法中雖危可拯也酌予牛黃琥珀人參如干劑調攝踰月竟獲痊譚者比諸越人之起號太云里中趙上舍患中寒發熱中滿胃彭彭然體厄甚不支他醫類束手且臆對言人人殊因鄉翁乞命翁予獨參湯一大劑體稍可柴省軒文鈔卷之九沈翁傳

手撒觀者咸謂痰厥將投星香活絡丸散翁切脈久之斷屬氣虛若從痰治則逆而刺之刃矣其家狐疑不果翁自處參芪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躬爲調煮坐視服之盡一劑知二劑良已富人叩頭扶服德其載生也凡翁臨診裁決所全活多此類然持論平易所至不求赫赫名性隱惻赴人之急寒暑風雨絡繹塗路未嘗以事爲解士大夫亦以是爭重之爲置臺中裴母慮數什伯金翁緣手散盡晚年乃就其故居之旁構園池爲娛老計疊石引流養魚畜鳥蒔果木雜卉曲欄小閣日抱琴書坐臥其中有好事者過之柴省軒文鈔卷之九沈翁傳

不解趙自請更進參湯翁便急止之別予陷胸湯一服豁然熱除群醫就請其故翁微哂曰此是醫法諸君顧不察耳頃趙患諦屬可下第內虛不任故先補後泄之新安張太學子才十餘齡患洩血醫看動指濕熱予以五苓八正諸方隨療增劇翁至診之曰此積損致然諸相所稱精未通而御女五體有不滿之處後來有難狀之疾是矣且經曰虛者十滿勿一泄之淡滲下竭其何以堪乃與主人約悉屏前藥爲處

世玄機繩樞約言凡數十卷藏于家

之然仲景自長沙太守華元化亦舉孝廉異世談美不以名伐將醫流取貢有同四科沈翁洵長者好行其德何必故將軍哉又予比歲從業習雷私家言嘗手列數事就翁質難翁遜謝不敏已曰用兵顧方畧何如不至盡泥古成法矣然翁臨病指授輒兢兢尺寸昔人謂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東垣乃多多益善耳沈翁要爲取衷焉嗟乎持論若彼用心若此近世醫工蔑以遠過也

張嶧然小傳

張嶧然字岱音本歙縣人也少孤依其大父母僑居於杭因家焉嶧然生而韶秀讀書能文章未弱冠補郡諸生始師事吾友世臣能名徐氏學已更從予遊發憤卒業頗斐然有述作之志所著臥雲軒偶集詩賦雜體凡數十篇東海范文白見而稱之曰是賈董揚班亞也仁和應嗣寅亦云岱音有如此才豈得久臥邪其爲名輩所推獎若此嶧然大父時故饒於財崇禎末家已日落又問子母盈虛非其長也庚寅秋忽生家難爲細人所構當事者囑其嘗故持之不下

卒破產千餘金乃免嶧然中鞅鞅負不平又觸熱罷於對簿因疾發類瘵復以攻劑增劇法不治乃自力還歛綿延數月竟歿春秋僅二十有六悲夫悲夫以

嶧然之才使竟其所學何難望古作者乃今賁志早

殞豈非命邪有一子爲 女夫近始完昏後以有

事太平溺水死張生絕亡後  
論曰語育之秀而不實又伯牛歟其茅苴蓋古之名賢厲疾夭折類未能免也張生遊予門雖未能比肩古賢亦庶幾才士乃其死也以瘵疑有物焉焉推本言之嶧然要以感憤入地則汚吏猾工之德各載半

去矣何物足崇哉顧命之不長其後卒斬又不可謂  
非天也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惺然小傳

望

張翁夫婦合傳

張翁名汝桂字君燕杭某里人也幼讀書苦貧長遂  
棄業學佑然頗通知大誼娶朱氏尤修婦道與翁伉  
儷相莊其言行有古人之風始翁與婦父曰鳳樓公  
者居同里也則習聞朱賢因紹介所親以請鳳樓公  
故奇愛女不肯妄許亦廉知翁爲張氏克家子也遂  
以此定議未幾朱歸翁鳳樓公命之曰爾乃幼嫻書  
禮母俟予多言往惟孝奉尊章敬順夫子勿以貧故  
有怠朱氏歛衽端拜曰唯唯不敢忘教既嬪于張靡  
情容一切操作以身先之當是時翁固翩然年少家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張翁夫婦傳 望

徒四壁立乎然能彊幹自奮無燕漂懷安之態又得  
朱氏同心交警遂決棄制舉藝從事買遷逐什一之  
利以奉家二人甘糲必給翁身講廢貯中心慷慨尙  
義恒先人後已然諾不欺四方客如歸家亦以是大  
起歲辛酉會城大災張氏廬燬焉有晉人數輩寓貨  
者不下數千金亦與俱燼事出天行衆議莫敢誰何  
乃翁獨慨然自念以爲燬吾居奈何累客時晉人已  
絕望驅而之潛邑矣翁顧踉蹌走數舍各各書券畀  
之日僕收合餘燼當次第無負也諸人盡出不意則  
流涕慰謝是役也大旨本出翁婦朱從與尤力談者

爭高之嗣是鬻產償通生計日落旋遭母喪循龜勉  
襄事三薰共推其孝至攻苦蟄啖不敢稍形怨尤宴  
如也翁天性醇篤婦朱尤能易之古誼方家饒時孝  
奉二親推讓兄嫂為諸姪妹取資生緩急左右如  
以如携及遭祝融之厄自贍不遑而于親黨間貧病  
死喪引手唯力絕甘分少未嘗形德色翁居平稍懷  
戚戚朱必好語慰勞大抵以貧者士之常即間有拂  
逆輒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可也翁乃迥然一笑曰  
有是哉齋顏如初卒已歲苦饑朱氏積勞感疾歿翁  
絕痛之自是獨居寡營謝遠城市有一子曰拱樞頗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張翁夫婦傳 四

能謹身養志開門授徒菽水裁給翁每偃仰一榻或  
倚杖閒行曰吾老矣安問世事理亂得優游以卒餘  
年是所願也庚子冬翁年八十有奇一日無疾而終  
朱紹炳曰吾友江子道信篤論人也為予道張翁夫  
婦行至高迹翁以賈起家然好義慷慨至燬廬償負  
獨為君子豈與儒言而市道者和婦朱相佐以德不  
愧女宗觀其所為家訓聞訓二編達識雅尚雖惠班  
論 蔑以踰也於戲賢矣哉

徐漢文處士暨配陳孺人合傳

處士徐翁名偉章字公院別號漢文配孺人陳氏始  
翁與孺人同心比德能操作起家善教子已又學佛  
有效後先但化世以當翁孺人龐公夫婦是足傳也  
本翁祖藉姚江自大父東川徙居錢塘東川生敬川  
是為翁父母曰李媪翁兒時夙慧公媪意絕幸之比  
長讀書能屬文應童子試不偶會其父老且病謀侍  
養因去而學賈能精力乘時又頗市義出納持平相  
然則會必信繇此吳越間聞其名往還都會者爭主  
翁家所貯積亦易饗徐翁家稍益起矣歲甲寅敬川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徐漢文合傳 四

公寢疾甚困醫學罕濟勢惶急翁乃涕泣躬禱北斗  
叩頭為父請命累七晝夜憂二童子引朱衣入室指  
翁語曰上帝憐汝誠孝可予奏丐汝父十齡且昇而  
一子翁愕寤及旦敬川公疾果瘳越明年乙卯子繼  
恩生後四歲戊午火又三年辛酉大火家薦罹於厄  
翁佐敬川公收拾餘燼日不皇給甲子敬川公疾病  
復禱不驗尋卒距寅之役十年矣時敬川公遺有少  
子李媪方養居惺惺絮泣翁彊慰曰弟弱小兒幸粗  
知勉努同產相依當唯力是視不致貽阿母憂也於  
是秉家作勞尋治舊廬益拓之隨為季畢昏庚午李

想幼翁哀毀如喪敬川時辛未營葬盡力先是敬川公不勝李媼檢橐中藏財八十五金遺翁爲治生比歲屢費不訾竟能如禮及子繼恩少長翁爲延師課讀且口授經史俱有法旣而繼恩以高才雅遊四方賢豪多縞紵定交執登堂拜親之誼翁時爲延接談詞朗豫使聽者心開性好山水登涉頗珍法書圖畫焚鼎室中畜古琴一張學撫弄或時吹洞簫自娛興至飲可數斗不醉著爲詩歌陶陶致有寄托儲業流亞也已卯從 老人學無生遂長齋持律如是者十年乙酉命子繼恩棄儒生習估曰嚳孺子勉之王

崇省軒文鈔

卷之九 徐漢文合傳 哭

君公非人哉其風操若此居嘗幅巾杖屨與耆宿開士遊參尋嘯咏翛然有得已丑冬抱病連月臨命從容與其配陳孺人及子繼恩訣時陳孺人亦無遽容好謂翁曰西方樂國子先我逝和翁笑而不荅頃之乃別又十年爲庚子冬而孺人亦謝世矣孺人天性柔嫺少精女紅年十六歸徐與翁舉案相莊也事姑章有禮敬川公李媼俱心宜焉生平耐勞勤敏於家政凡兩遭祝融重整廬舍孺人內贊有方經營緩急卽脫簪解佩亡恤教子繼恩如翁旨不惠姑息其後翁務余學孺人亦習梵唄修淨業白首彌篤燕居亡

事時命繼恩說內典宗旨多能解了今秋疾作伏枕者踰時其殯也頗亦信西歸者但化如翁不異云翁少壯以廢貯起然豪舉不羈孺人竊順逆其意亡幾微忤色中年慕誼慷慨含業板貨人孺人樂相從輿晚而息心以蓮社爲歸孺人復能同室唱和生平遇子婦慈待親黨周繼恩棄書遊方外尤心許之長孫汾最愛弱冠知名孺人獨戒以醇謹于他世俗紛靡泊如也翁春秋五十有七孺人益九齡今年六十有六矣有子男一卽繼恩爲仁和諸生今稱隱君孫汾能文有祖風諸季孫尙振振嗣武翁之後其滋大矣

崇省軒文鈔

卷之九 徐漢文合傳 哭

夫

論曰人情教子恩勤莫不願通顯而徐翁夫婦獨安繼恩以隱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又其歸心身毒脫驪去來庶幾于見道者雖後人聲益藉甚平乃其視駟馬板輿何等也烏庠時比峴山不虛耳

外姑崔孺人傳

孺人崔姓諱濟其明星子令霍陽公季女也霍陽公有三子四女孺人最愛生而豐下負傑氣十年就內傳通章句大義頗能指說古今臧否喜濶達有丈夫風樂不肯計校纖細中外奇之始霍陽公公車久次遊士大夫間爲治橐中裝卽歸遺其愛息他女公子謹藏篋笥孺人則受輟散去或轉用爲壽暨奉諸姑伯姊驩曰是姝姝者奚有哉霍陽公以此益多其意所賜予又過倍如異時年十六歸于張爲外舅郡茂才維遠先生先生弱而文故望江公季子側室莫出

柴市軒文鈔

卷之九

崔孺人傳

辛

也孺人歸先生嫡姑已喪惟其姑莫與庶姑王在望江公則又耄老諄諄性儉簪督責諸子婦嚴乃獨宜新婦謂其莊而得體姑與庶姑及諸娣姒各適所欲退無後言其處嫡庶和少長有條若此束髮事先生相得驩甚然切磋受書經紀寒暑彌增伉儷之重已先生抱羸疾禱祀不起是時孺人齡方二十有七以肱枕戶而哭頭觸牀呼天者三爵踰殷殷田田且踊且哭旦晝不絕聲頗車爲之脫矣既念堂上老遺孤藐小豈不當從死乃彊進粥飲扶杖而興卒部署喪具至竟上願老下鞠幼孤孤稍長身自課讀執業小

過差輒誌記之爲延致賢師傅如族叔秀初及長橋二虞嘗教坐西席孺人隔帷獨拜之他友教諸公亦復於館如歸束脯而上必腆雖暫至一飯甚設月言講習益治具加虔後先拮据毋慮損家財大半恒曰愛子教之義方奈何令學爲守錢虜邪自稱未亡人漸斬門內獨有一子亡女乃丐其兄女二爲已女憐愛不殊所生其長者尤篤委之家政慎重擇對嘗數奇一日炳偕家仲偶過其子與塾傳劇談孺人竊從屏間見心竊之詢知姓氏曰吾女向蹇數偶此子對面驚相其才足依也或有以貧爲難者則謂婿貧且

柴市軒文鈔

卷之九

崔孺人傳

辛

清故幸有成立婿富且濁是重辱遂決計許字其明年炳復不第落魄家徒四壁立亡有孺人載一慰勞竟俾授館焉且約戒其女毋慢母逸而形于德色登堂執帚夙夜問起居肅如也居平動持規矩御僮僕婢妾綽有恩紀其願氣指使必給服御飲饌賓祭饋遺欲修以絮中年乃更茹淡素習禪誦奉優婆塞戒顧敦俗崇禮通勉有無比歲歉不登家計日落重遭亂震驚因鬱快得未疾乙酉五月傳北兵渡江倉卒避之阜亭山已更走平湖僑棲張家里兼患滯下寢劇強留之際猶呼其子告之以正且囑後坦坦而逝

蓋死不可及亂命可稱朗達者乎孺人生世胃續高門習見華盛饒逸樂然頗能裁之以禮事父母姑章兩號曰孝中道喪偶斷然厲節雪涕襁褓中撫有而孤族姓支屬陰囑其遺貲謀所爲齟齬萬方孺人特立亡恐彌縫獲全然終已善遇之不忍斥王名且性好施予振人乏絕孤獨老賸之終身卽中表疎屬才通聲問有所緩急藉手未嘗權子母什一或并棄責如忘矣其待諸子姓惠而弗偏撫從子堯克如家督常令勿孤而兄也可父事之其相外小大咸稟臨物屬分遺田及屋視其子有差至不佞炳獲備館甥

柴省軒文鈔

卷之六

崔孺人傳

奎

不鄙陋客禮有加焉且甚愛女依焉朝夕然自歲時勞問外未始有私贈遺尺布斗米義不以壻失于愛人以德禮多于財亦庶幾知炳得大體者矣原孺人仁心達識厚施在人而竟用客死死之日不遑其理首筭無留袂襦也悲夫悲夫所云天道報施何如哉先是歲辛巳比舍旦火燎垣而焚屋椽盡蕪光炎炎熊熊勢皇急不可力撲乃首北風俄反南風把羸瓶濡縷煙燭以息或云望之有黑雲若堵牆者厥火上火立旋却里巷中咸謂張寡婦有神靈廬無災人康寧也然能却之于天不能已之于疾神理有驗有不

驗信乎然孺人以一孤嫠持門戶二十年所行鮮缺數凡親舊鄉黨聞訃逆喪比及葬靡不洒然出涕變色易容者于生之事卒之事可以觀德矣

柴紹炳曰始予覽史傳如湛夫人截髮共客卒成子令名而陸智初母殷勤義方斷蔥割肉不稍苟何其烈也至若張負苗夫人遴拔女夫不以貧賤置求我庶士逮其吉今合于國風標梅之旨矣乃今觀于崔孺人又豈多遜哉方之于古宜其垂裕嗟乎簡壻得僕誠錄錄而子堯方剛善克家者也今年更舉一子望而知英物語云盛德之後必大其在是也夫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崔孺人傳

奎

沈佩葵孝廉墓誌銘

同郡沈子佩葵余所兄事友也以名孝廉一署臨海  
邑學博卽罷歸里居者數年于丙午歲之杪秋感疾  
以歿余聞訃走哭喪次見諸孤佳胤等哀毀盡禮涕  
泗交頤言不能畢詞余深嘆息謂佩葵有子如此必  
能善終述可以發其幽光矣聞一歲爲丁未春佳胤  
等將卜葬先人于某山之原而手次行實扶服過余  
泣請爲誌其墓余誼不忍辭按沈氏系籍仁和本自  
宋南遷至明弘正間有司寇公銳以甲科起家稱名  
卿而沈始大銳子儀爲清江令亦有循吏聲儀孫瑞  
崇甫事文妙

卷之九 孝廉墓誌 墓

麟舉進士官四川兵脩僉事以經學廉節聞佩葵則  
僉事公曾孫也父曰處士公諱從雲母曰呂孺人生  
丈夫子三佩葵其季也小齡舉止異常兒稍長卽自  
力學善屬文弱冠補郡諸生屢試高等學使者劉公  
允賞識之家故貧立意刻苦寒暑下帷不輟所作皆  
本經義有體裁年二十七舉于鄉聲譽益起佩葵爲  
兒時卽慕范文正司馬溫公之爲人嘗著先憂後樂  
論以明其志已見世俗頹靡慨然欲以身振之師事  
劉念臺張受先兩先生與郡中同好互相磨礱是時  
佩葵年方壯意氣甚盛又負通才能爲人緩急公正

發憤未常稍避以是四方咸慕重之其居家事處士  
公盡歡喪送以禮歲乙酉臺檄知鄞縣辭疾不赴蓋  
薄宦非其好也壬辰就計偕中會試乙榜念呂孺人  
春秋高須祿養因謁選得臨海廣文佩葵旣下車未  
嘗菲薄其官治學宮積圯其敎諸生有法士皆畏懷  
臺使者慰薦交至戊戌載赴公車會邑有警部議坐  
解職尋遭呂孺人之喪幽憂臥疾而佩葵于是乎倦  
游矣里居惟杜門課子讀書其舊廬有方塘白水修  
竹茂林佩葵又磊石成峰中開數徑栽蒔花藥日以  
灌園爲事四時靡卉續紛魚鳥狎玩而秋菊特盛每

崇甫事文妙 卷之九 孝廉墓誌 墓

花時隨樹之高下圍列座上數重幾千百品爛如簇  
錦對之應接不暇佩葵時手一卷坐臥其間俯仰吟  
諷自樂也良朋至輒一舉觴或餌菊佐酒清芬出齒  
頰客主互醺醉則臥于其旁醒則復飲遇無酒時或  
清坐相看竟日不厭興至屬句卽拈書屏障唱和極  
一時之勝擬諸彭澤朝川當伯仲間也如是者蓋十  
餘年去年秋正當菊候爲沈潦所苦名花寂寂而主  
人亦已捐賓客矣悲哉佩葵諱堯章別號玉岩享年  
五十有七配宋孺人生子六其存者四爲佳胤續胤  
俱郡庠生次 胤出嗣次禧胤生女三一早卒其次

俱幼佳胤天才朗秀爛禮度不愧佩葵子也佩葵貌  
不踰中人儀觀詳雅本名家中落及其身能自拔起  
以文學氣誼顯于時雖才不竟用而身安棲逸有仲  
長樂志之高教諸子克繼先緒此豈可與世之槁項  
黃馘沈埋窟穴者同年而語哉是宜可誌且銘  
銘曰出不必金馬門處不必辟疆園行不爲絕俗而  
質有其文年不登中壽而名與實存吁嗟平爾其妥  
于斯宅今以庇賴爾子孫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孝廉墓誌

五

處士德聲張君暨元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已卯余獲脩館甥于張氏始與德聲君遊德聲于  
予爲內從弟然久而弗狎比遭亂所爲友誼益篤方  
引爲中年道侶烏庠其遽銘之寃窆哉按德聲姓張  
氏諱克讀杭仁和人也治書不就亦不業賈然喜玩  
法書名畫及蓄古彝鼎又獨善奕奕有巧思去國手  
不數道居平落落不肯以執藝名在所動持禮法能  
孤立一意其質論甲乙可否斷斷不稍借衡量報施  
殊兩而移人亦以是少之然爲人大節亡虧拘於咫  
尺承先人遺業而謹身節用不蒙非分其天性狷者  
流也今年夏仲忽得疾連月沈困比予載省之蕭削  
伏枕然口不肯道劇會所知有言者猶掩耳峻却如  
異時立秋日余復過胗乃爲流涕稱訣且曉以死生  
旦暮選蟪亡爲也德聲亦遂覺寤因召其群從子姓  
處分家務爲遺教數條神氣整暇且有知過之言已  
屏藥待盡逆自尅時以其旦日灑然而逝春秋五十  
有二德聲元配吳孺人爲文學 愛女所裝遺甚  
厚乃孺人歸張事德聲惟謹絕不敢有怠豫色始余  
婦張于孺人稱從嫂又比屋居也俱號能莊且攻苦  
聲啖杭俗冬月禦寒預治炭壑供火且孺人欲省傭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張君墓誌

五

直嘗手自搏塲他所操作類此庚寅冬感疾已篤德聲慰勞之猶曰妾幸強起終事所天亡他求願日益飽萊羹足矣三黨中聞之皆爲一哀雪涕然竟以不起孺人歿又十餘載而德聲亦謝世其節齋蓋夫婦同德焉本德聲生長武林名族祖望江公父夷白公皆郡文學世有衣冠其家產不啻中人生平疑約損過當又狹中矯俗頗類硜硜者然迹其躬閱世變恥談聲利以古道自居出入著處士服褰衣幅巾寒暑不變卒能持此始終其奕在能品未嘗曳裾貴門矯拂時好竟伸其志豈與夫脂肅謬巧以取世資者和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張君墓誌

辛

德聲有一子年十八以療疾卒于喪次三女長遠諸生揚早勦次未字俱吳出繼室孫氏產一女又次未字先是德聲遺命以予鐸疾深擇其兄之子錫爲嗣茲錫卜庚子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奉君暨吳孺人之柩合葬八盤嶺山之陽而以予鐸祔葬其旁因丐予爲志予觀今世親子孫致祖父暴棺淺土者比比皆是或數世因仍至朽骨不堪問今錫以嗣子能奮然破產營葬舉不失禮亦賢矣予故志之且爲銘

銘曰處士之貞爲苦節孺人之勤爲恒德賢哉令匹宜同室而子雖勝使於側于齡百代毋乏食

張文學俊卿暨元繼配 吳兩孺人合葬墓誌

銘

歲在某月日俊卿張子卽世於是既如千年矣其從弟公錫率而子錫等卜吉某山之陽始獲啓先君並吳兩孺人之柩合葬焉予以交親有素敢次其生卒本末而勒之幽宮片石按張子俊卿名堯克故錢唐邑諸生也張本武林華族代有顯者其曾大父曰渤海公爲恭懿公同產大父曰望江公父曰維遠公三世皆文學不失衣冠風範俊卿爲維遠公中子生而警穎稍長讀書益彊記姿形疏秀而精悍過人

朱省軒文鈔

卷之九 俊卿墓誌

辛

顧好跌宕多少年之戲不肯伏首下帷擲管爲文輒能標置爲前達所器遇阨於有司婁報罷然其才分開敏不屑鄙儒小拘席先世餘業豪舉自憲破產麾金所至選勝高會卽北里梨園一時名部靡不絡繹拊使又性解音律善於品題色藝延年郭舍人之流抵掌抗喉蔑以奪也天啓中方春二月西湖桃華盛開俊卿廼與諸公子連舫夜遊張燈花下流蕩五綠燭景參差水一方爛熳如畫歌管酒筵更唱遞和當是時傾城出觀比數宵旦大隄士女殷殷闐闐不絕蓋遠近歸之及崇禎辛巳夏嘗家居被火掃地蕩然

其旦日適更薄中外群從策騎看山於招提止宿飽  
啖楊梅對床調笑亡幾微不平之色其胸次如此已  
不數月旋營新構所知客競相鳩助醵飲落成樓閣  
帷帳大郁閭麗踰異時俊卿雖偃蹇縫掖然生平潤  
達多智數卽有緩急請求咄嗟立辦其以事居間動  
中要領效乃隆於士大夫故以此倚重所醅予不  
訾俊卿自奉良厚且饒聲伎之娛不肯護惜至遇所  
哀憐窮交排解一切不問有無或損橐營抹解衣周  
恤故婁致千金絲手輒盡慷慨好施亦其所長也俊  
卿與予屬爲內兄弟興趣畧殊然以大誼相取頗類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俊卿墓誌

李

張伯松陳孟公之交各行其意無間親好推財急難  
終始彌篤予于友生伯仲間未嘗不引爲知己云猶  
憶甲申五月初俊卿方張樂驩飲座客滿堂而予以  
舊遊過訊適聞先皇帝之難因踉蹌告變俊卿愕眙  
相鄉流涕罷觴既而滄桑改革慨然謝去制舉業家  
苦中落潦倒不自得遂循數歲竟死春秋厘五十有  
三耳俊卿始娶蚤歿嗣娶吳亦以乙酉秋先卒兩  
孀人俱舊族淑媛無忝伉儷之重其側室存殤尚有  
數人子男四長曰錫元配出次日錫社繼配吳  
出曰錫錫俱側室出俊卿既歿所遺產不過

中人身後諸子多苦食貧者故卜葬遲之又久始俊  
卿莊事叔母崔與其從弟公錫友善死之日屬以諸  
孤今公錫克襄大事不負其諾矣烏乎俊卿本以名  
家子束修治經而性度飄舉好稱計畫以豪傑自命  
少時使氣相傾或迹類輕俠然中年頗自畏約其慈  
愛激于心本振乏解紛予所見爲德不鮮及時會遷  
流備保鵲起使俊卿稍一委蛇用其未足卽何難驟  
致華顯而裹足杜門自甘窮老其去就有足多者此  
豈與於嬖阿時俗而自號儒行中庸者哉予故不辭  
奮筆志之且繫之銘

柴省軒文鈔

卷之九

俊卿墓誌

李

銘自咄咄張生豪士也而不必中行茂才也而不必  
國卿一坏之同穴也而不必非千載之佳城以藏以  
寧以穀而子姓

陳配謝孺人墓誌銘

予內子沈之母曰陳太君有弟曰君 少府蓋盛德  
長者也生平遇予有加余亦以丈人行事之且稔知  
其門內雍睦德配孺人力居多焉孺人歸少府以婦  
順母儀聞于三黨間予內子以女甥時時過從脩聆  
其德訓而予不佞亦每登堂修敬親炙徽音私心景  
企以爲不媿今之女宗先是予以葬母請假南還道  
過武林卽僑寓廡下北竣事北上復留信宿時少府  
方有遠遊予內外百指假館授餐咄嗟立辦然孺人  
已感微疾予與內子登樓省候猶欵曲如平時神明  
樂省事文鈔 卷之九 謝孺人墓誌 奎

不衰詎意余甫至河上而孺人訃音至矣內子聞  
之聲淚俱咽予亦不勝嗟惋以爲天道有知何奪少  
府賢內助之暴邪尋遣一介修生芻蕘奠而并爲長  
歌哀輓焉廼者少府公歸爲孺人營窆窆而且手勒  
爲狀屬不佞予誌其幽宮片石予忝葭莩之戚又辱  
高誼久會城往還習聞孺人賢行莫予若者雖苦樵  
不文其何敢辭按狀孺人姓謝系出東山望族故都  
閭用和公長女也生而淑惠有至性幼習姆教工女  
紅兼通書史大指有才辨人多以道韞方之用和公  
心奇此女必爲擇佳壻時少府以弱冠北遊與用和

公邂逅京師一見絕重之遂以愛女許配由此孺人  
卒歸少府公爲新婦裝遣脩綢綢有以自下者甚宜  
其舅姑親族三黨俱禮而安焉是時少府公尊人方  
與伯季析箸食指苦不給孺人則出嫁時裝以助經  
營君舅君姑並多之已念女妹幼輒代姑訓課刺繡  
條漿有則及遣嫁也復損奩具爲贈既而少府君客  
遊孺人卽代供子職晨昏定省甘旨是供少府君歸  
起居堂上未嘗不口新婦能矣已少府公奉父命侍  
母送妹氏入都其尊人獨留家居感疾綿延數月孺  
人不解帶而養比舅沒治喪成禮少府公聞訃奔喪  
樂省事文鈔 卷之九 謝孺人墓誌 奎

還里尋遭母病不起家變薦罹少府公毀不欲生孺  
人則又力襄後事兼慰少府公爲強進一盞米及少  
府公免喪遠出門內大小一切唯孺人爲政春秋伏  
臘享祀必虔親黨好會餽問務誠以腆至財用出納  
纖悉有籍未嘗濫爲無益天性樂善好施親黨緩急  
必周其他交易假貸多務平恕嘗捐貲預製佳藥以  
丐病者又好生戒殺遇事輒爲便利遇臧獲下賤肅  
而有恩其持家得體多此類少府公得子稍晚孺人  
愛之加等然小時必教以義方至延師課督朝夕不  
少替有女子子二訓以內則爲擇壻遣嫁豐約有準

遇埒必以禮規勉動持大義此皆余內子輩所時爲稱述者蓋聞見無異詞焉又孺人素嫻禮範更具達識卓見始少府公謁選未任尋遭流寇之變失意歸籍孺人獨慰勞有加曰亂離相保白頭夫子幸甚願在家鋪糜耳未幾東南苦兵有欲避兵渡江者招少府公偕往孺人堅持不可曰大難居城何礙而走險爲其後家族無恙少府公旣已倦遊期裘褐終老則時時念其父用和公垂白滯燕竟用客死孺人居喪哀篤遺孀無利焉諸弟表裏無間比少府公里居被搆不無小不堪孺人輒譬遣之曰容忍爲福于橫地

榮省軒文鈔

卷之九

謝孺人墓誌

蓋

又何難焉中年歸心釋氏日習禪誦又虔持一格紀功過至夕必書以自考鏡與少府公居室者三十餘年始終相敬如賓近公以目眚杜門屏謝賓客惟孺人左右調護進以藥言白首伉儷庶幾良友而今一旦弃捐中道雖親黨聞訃莫不摧心隕涕少府公亦安能恣然效莊叟之達乎孺人生于云然孺人幼爲御女長爲賢婦老更爲慈母才德並優可師可法自當播諸女史百世流芳卽有盡者年不朽者名宜足志也并係以銘

銘曰東山令族實產賢嫗太丘華胄聿求厥配姆教

夙敦婦順克戒母儀內贊道足風世夫子薄宦綸翟未膺裘褐可老栖逸何憊二豎降割藥餌無靈天奪良悔悼亡斯典修短惟齡顯晦在德女史不刊永垂金石鬱鬱佳城庶妥兆域啟佑後人本支千百

榮省軒文鈔

卷之九

謝孺人墓誌

蓋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十

書

與越中潘獻亦論詩賦書

獻亦足下別來無恙采葛之咏足喻離懷兼辱手削以齋居多暇唯優游詩賦爲務而用是下詢及僕且云中原搶攘聊足與娛要之此道亦何分治亂淵雲嚴樂繼徽朝列陳王應劉麟對兵間世有汚陷咏歌毋廢故曰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君子焉可已哉然而有意爲之殆非造次伏習衆神巧者所遜畫虎刻鵠難取近似師匠欲顧鑽仰何旣此古人所以貴益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賦詩賦書一

也僕雖識慙先覺學廼同方其在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願布裏言唯左右者財幸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六義所沿浸淫愈廣大氏托體於風人拓宇於楚辭辭取鋪揚調歸麗則者稱佳耳長卿子雲頗臻其妙班張而下亦爲近之六季及唐漸尙聲偶然纂組繁豔致有足觀至於十室之邑借理自文斯害也已近世王太倉有言賦不思無意思於無蓄不患無蓄患無以運之學者指南廼在於是詩則源流既遠韻工益難約而論之古風以選體爲尙五古自宜分代讀之從俗稱選耳近體以唐人爲歸誦行則樂府之遺也其間網折

則四言首唱正宗風雅懿密清潤可云具體五言則

遺篇十九河梁錄別意兼婉淡味實溫醇建安黃初此其殆庶要以氣質爲體不失言情江左前後才藻迭興古風漸遠其流派亦異七言誦行不乏取才而馳驟以法唐初諸家頗沿陳隋餘响若音節頓挫終歸沉壯古惟于美今或啞同律體五言差得雅健裁益兩字便難措手大要用意欲妙使事欲婉旨趣冲融風格道美盛唐作者猶不數家杜陵老筆間開宋人門戶長慶而下率易假淺殊愧斐然矣五七言絕句以四語之中自備起承轉合貴其使事超忽落句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賦詩賦書二

淵永發端起節每在有意無意青蓮少伯之後又有滄溟殆入神境然較論兩難五言猶甚以其節短蘊宏也樂府之傳古今異代體撰所自備於弁州數言中間巧或累拙俗偏入雅叔敖衣冠新豐鷄犬擬議變化獨解者能知之耳此則折衷曩籍商榷無乖以我嗣音尤存善學切磋商指究宜祛五病一日枯寂指避據實趣尙矯枉鏗字琢句祇取光冷郊寒島瘦未免貽譏竟陵一家更嫌偏袒欲矻俗腸徒便儉腹其大不可者也二日譎迂冥搜僻事生拈險韻相目好音坐入鬼道長吉創調猥云少作昌黎王川老不曉

事矣近如桑悅徐渭才不過古動自矜怪使人欲嘔  
耳三日俚拙矢口行吟謂當諸衆書章經句酷不入  
情以眉山才子尙復未能免俗若道學諸公東西塗  
抹備臻惡境實風雅之不幸也四曰卑靡爭妍隻字  
假媚片言王臺宮體猶有古遺花間草堂但涉纖致  
若以此入詩便迺兒女情多丈夫氣盡五曰滑熟規  
摹聲調宛欲上口羣篇一轍了不異人夫百年萬里  
何李習見我輩中原七子慣稱堂與阮窺便須自有  
開闢襲彼陳言侈口佳咏豈不味同嚼蠟哉是故從  
事君子搢搢欲博師誦欲高樹立欲堅經營欲苦討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樂律書 三

論欲深遲之而又久其皆在心疾徐應手以幾作者  
之林不難矣况足下天才卓犖閱覽博聞稍一尋究  
豈不事半功倍抑僕不揣僭陳願幸留意擇之炳白

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蓋聞古樂之亡久矣自先儒論著言人人殊今得足  
下輒爲全書折中一是使千聖絕學墜而復明不啻  
追踪元晦方駕季通而已炳伏讀再三如登泰岱汎  
滄溟祇嘆高深莫窮底蘊何暇妄生同異哉然學者  
有疑必叩不容緘嘿敢申筵擊一發洪鐘幸進而教  
焉足下書凡二十四目炳未能悉究至歌聲詩譜一  
篇似屬創獲鄙懷未安何則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因詩以言情  
而作當吟咏合節與金石管絃相應故倫次不紊協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樂律書

四

和人神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五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然則先王制  
樂豈有不以人聲爲本者哉人聲喉中宮商中商牙  
中角舌中徵唇中羽奏之律呂自然合符樂記曰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  
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夫感物而聲形者卽詩  
言志也聲相應故生變者卽歌永言聲依永也變成  
方者卽律和聲而曲調成也比音而樂之卽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也愚以爲凡制樂者先以詩歌合律而

後可播之樂器參於舞容今日歌聲有五止依清濁  
大小高下之次而不計本詩字音謂以律節聲非以  
律隨聲揆之於古將無小乖耶夫詩三百篇爲樂之  
本風雅頌各有所施其調不一伶人作奏豈容回易  
若謂詩無成格隨歌而諧則詩調本宮歌者爲商恐  
無此法也足下之論其一以聖賢作詩祇辨義理不  
顧音調故詩成而俟伶人爲之節宣其二則曰王者  
采風童兒婦女皆有謳咏彼又烏知協律事哉愚則  
以經教不同其用亦別如春秋紀事二禮坊民言有  
倫省無取諧聲至詩歌合樂必講音律作者之始斷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樂律書

五

非任臆且古詩之流變爲樂府橫吹清商調難混一  
孔公所正例此可知古昔聲詩相習婦孺不乏解事  
者故太史於合律者采之義足勸戒體備風雅也况  
周代數伯年婦孺之詩能幾必謂此曹無與協律卽  
所漢以降如唐山夫人班婕妤輩優爲作者何限曾  
謂周嫗衛姬惜然吐屬耶又詩以言志聲乃因之故  
哀樂喜怒感物攸殊緩散厲成音憂別倘聲由律  
節事在歌工殆無情志之可言矣夫伶人之歌聲必  
因詩章之音節其間可徵爲抑揚使就調叶若以  
本清而高者歌之使濁而下本濁而下者歌之使清

而高夔倫復生難此嘆吻足下云均一開雖之詩以  
黃鍾起調宜下而濁以應鍾起調宜高而清全不由  
字而並斥紫陽氏之首尾二字壓入音律夫以首尾  
二字定全調於古無考至謂三百篇全無本調可以  
聽歌亦說之難通者也昔漢初有制氏世在樂官猶  
能紀其鏗鏘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唯習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  
鹿鳴一笙是古者歌詩音節篇體各殊後代失傳談  
何容易至所訂於穆一章以夾鍾七音周而復始如  
此歌詩便屬死法夫人可能雅樂之興何須神著足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樂律書

六

下之意徒謂記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之文  
準此循環便爲和律愚則以樂之有五聲六律猶食  
之有五味六和衣之有五色六章也其曰旋相爲宮  
者蓋以五音互攝及施之於調則以某爲君而某佐  
之耳如春食宜酸而苦辛酸滑并相調爲劑夏服宜  
赤而青黃白黑玄相間成章正屬錯綜無容典要而  
謂聲必魚貫勢成輓廬以斯言樂恐失則固已原歌  
者緩急上下曲止倨句氣叶神行通乎微渺執此譜  
例譬則膠柱鼓瑟而求音之和寧可得也足下經術  
淹通夔倫神解著書樹義必非苟然炳求之寸心質

諸典記往往抵牾似著敗絮入荆棘中故敢直而布之伏望有其狂瞽不惜指示使條貫畢昭發矇振聵其爲嘉惠匪淺鮮矣不勝嚮望之至

再與應潛齋論樂律書

紹炳頌首白潛齋足下炳昨以尊著樂書間有可疑者徑陳請質幸荷裁答俯采其一餘則以次見駁炳發函卒讀亦知有道冲懷原無固必觀縷言之相期發明大誼而已炳何敢不敬服來教而重滋忤辨哉然平氣以思未能釋然矧又求之往籍與二三同學者互相商榷其於尊指終難合符故復條而布之附於朋友講習之義惟高明裁幸蓋足下論樂以詩與歌離而二之故曰三百篇各有所宜全不因字夫文字聲音相爲表裏近毛氏韻指云無文之初因聲而立字同文之後卽字而審音詩歌者王於聲音而不離文字者也愚亦謂緣詩有歌音節相合每篇當有成調雖不若近世詞腔曲名而章句可譜作者與歌者非風馬牛不相及也予夏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不其然乎足下謂廟朝之樂宜黃鍾大呂鄉射宴會則用諸清宮此說允矣然必其詩先合此調而後可歌攷諸儀禮春秋傳如武桓資諸篇奏於廟廷開雝葛覃采芣采蘋諸篇遍於燕射鄉飲其調與歌正不容離而二之矣豈得謂歌者必按律而作者勿審聲耶足下又謂詩歌所本多由男女各言其

志田夫織婦何能解律炳則以公覩其一未覩其二也凡詩之采入樂者兼有四能言情中理修詞協律是也情者哀樂所摠也理者美刺足訓也修詞者合於爾雅也協律者中五音六同也夫情理二者可無此強彼界若里俗鄙陋方言襍糅自古及今均難比而同之今觀風雅所列江漢齊魯諧聲不殊婦女兒童摘詞有法而獨料其疎於音律罔諸官商耶古者行人采風太史比律登於弦管致非漫然而謂巷曲謳吟矢口而作不得方於後之唐山雍好試取三百篇若草蟲竹竿小星殷雷輩覽而議之果出於當時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再論樂律書九

村婦里媼否也至謂周公作詩但重意義不求合律夫意義與音律何可偏廢作書可以不必音律而但申意義如公之作無逸大誥是矣作詩則有意義而必諸音律如公之作七月鴉鵂是矣故無逸大誥但可頌耳七月鴉鵂乃可歌古稱聖人身爲律又公爲制禮作樂之祖而難於審聲乎哉若云公優爲之不以此立教使民從律而傷義荒務此又未然詩歌之作也以字求之則有聲以句比之則有韻以篇章按之則有調今謂粗堪叶韻聲調無拘使聲調無拘何不并韻而廢之古作者既能叶韻自然按律成調而

云拘於聲調非言志正德之本夫皇極之敷言與弟子職諸章使人吟咏合節非皆宜活潑佚之資也而何疑於詩哉古近詩體雖復懸殊有其爲之不能矯異卽如堯夫晦菴諸公爲律絕小詞亦皆俯從厥體居今稽古畧可通已又云按律可譜無緣歇絕孔門授受曾無言及是又非所以相難也新聲代作古樂漸亡杜夔四篇晉後莫解如漢魏樂府唐工不復奏李白清平調王維鬱輪袍爲伶唱各部至宋人便已小異卽曲家統以九宮十二調求其說不能盡解豈爲世無其書俗不相習歟三代綿遠何怪無徵然炳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再論樂律書十

以樂府諸曲例其殊部非欲泯彼雅鄭第謂調有各施耳足下又云漢郊廟樂歌亦未嘗逐字協律如項羽漢高拔山大風之唱便可歌和豈必審聲立調不知樂律之起本於人聲哀樂所發長言咏歎多有自然節族先聖創作卽屬蕭規後賢起之轉相祖述第其調簡韻寬非若晚季新聲繁密故聲成文者往往暗與律合必非任臆妄作輒聽歌工也卽如楚漢二詩音韻井然文采斐亶較今之士大夫率爾吐屬正復異矣按漢唐山夫人依楚聲造房中樂又武帝命相如等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而依違於楚其賦

秋風詞亦不出楚聲是可知審聲度曲本作者之事而匪任優伶爲政也足下乃云詩欲合律先備無此說卽開元詩譜首啣字叶黃鍾次啣字叶南呂開關二字亦然然愚所謂調者原不定於逐字附律而亦不離於因字成音如彈琴吹笛一曲之中前後同字不妨弦空互換此卽前說意爲抑揚以諸本調然審而聽之字音固在耳若謂歌無關於字音而全廢詩調則過矣宋太常楊傑曰八音律呂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言人志詠以爲歌而五聲隨之是日依永律呂協焉是日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

樂者軒文鈔

卷之十 再論樂律書主

器以寫之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新安朱氏曰詩調以首尾二字定某宮如七月流火起七字是清聲未亦以清聲結之五月斯螽起五字是濁聲亦以濁聲結之觀於二家之說卽字審聲審聲起調明甚而云先儒曾無其識創自近人黃積慶然歟石耶又謂詩章本高而清者歌可濁而下本濁而下者歌可高而清則引清廟之瑟及鄉樂不用黃鍾爲據然此特言其大體也豈謂清廟竟無清音鄉樂全無濁音歟且自秦以下唐以前樂惟用黃鍾一調倘如尊指則清聲反絕於後代矣卽以旋宮法考之黃鍾而下以次

進殺無清濁畫一之聲所謂旋宮云者第以某宮爲主餘音佐焉自無陵奪之失已具前書近王尚書延相號精樂律其言曰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于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如周禮祀天地神鬼並無商音頗與韓論合抑戴記五音旋宮與五味五色同例倘拘於相生之次首尾排比則食酸者必投以甘鹹辛苦衣赤者必間以青玄黃白取故李太僕亦曰必若宮生徵而徵生商則誰調宮而誰調角其言是矣而

樂者軒文鈔

卷之十 再論樂律書主

足下云十二宮非十二調而何使十二宮調只以七音相次終而復始喉吻唇舌牙又何取歌而善者哉子貢問師乙以歌聲所宜乙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也足徵古詩音節不同歌者各據所宜妙有神合似難以膠柱之法求貫珠之工矣足下盡排羣說自信獨見語曰一闕之市必立之平吾不知於理果平百平昔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道合志最相厚善至論樂則論辨往覆迄不能決今炳於足下素所兄事未敢妄肩馬范尊著樂書亦皆佩服覽頌自

謂言不得半唯此一節蓄疑未融且慮後之學者亦不能亡所差池以生異議也故敢悉意重叩惟足下明教之紹炳載拜

與毛馳黃論詩書

僕前以拙詩奉教辱爲批削兼有規易知我愛我莫過於此僕雖罷駕敢忘鞭策但愚衷有見不容自嘿脫畧嫌疑特申質論高明度無督過也僕自學詩以來近十年所雖望道未能然歷觀古作者以自考鏡大氏氣格爲主色澤爲輔色澤欲新氣格欲老新故不厭華腴老亦時存質直且下語有本色使事有當行無容竄易更求彫潤正如引古賢則細侯無忌之句不加於蹕姚伏波咏時物則枳壳菰冬之吟難掩乎芙蓉楊柳也踵事亡窮而刻意不已必且冥搜類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再論樂律書 古書博證韻譜短章涉趣片語爭妍華乃累質纖亦傷巧矣斯道折中曩吾極推足下每所引繩靡弗歎服頃則甲乙篇第似乎偏尙雲間三子之製艷逸相高務目新體矯枉太甚亦復是累愛而知僻古以爲難芳草多所誤古體中作何位置火照紗牕人影紅小詞致語耳彼集中競爽不乏名章而復以閨閣情多相爲稱說然則四始所訓徒尊國風而善作新聲便麾雅奏乎僕詩追琢罕加指撝難罄餘父面目曉然自知第若白眼途窮劍剏貂裘等語余襟興有那令妻白風老去哭途窮斷友有客心疎蕭劍生計薄貂裘之句謂宜慷慨慨屬汰揚此則論

斷雖嚴未能平允者也陳言務去夏夏良難古事痛  
刪迨就滋酷且詩之近體莫盛三唐開寶而還頗多  
質直錢劉溫李鏃鏃能新然有識提衡捨彼取此何  
晏粉白不去等於婦人穉生土木形骸正比龍鳳彫  
章質餘輕重何等杜陵老境獨橫古今宜哉政恐粗  
豪不解俊逸真憐終屬偏袒難絕後來耳由今以論  
清新綿邈於不佞誠爲藥言沈雄渾樸在足下亦稱  
章佩幸毋作增華選忘推轂大師曠審音南風不競  
季札觀樂鄭音已細詩聲獻替實關風尚矯持不墜  
非予而誰補偏救弊言成典型褒貶小過準的奚從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魏黃論詩書 註

炳頓首頓首

故取訓露昂要非以教指爲慰也惟左右者財幸紹

再與毛馳黃論詩書

重辱教言條貫井井推陳致新實爲贊禪衣被笙簫  
執林歎仰然謂詩體日渝層累而下楚詞變經漢賦  
革古樂府極於陳隋唐音流而中晚各自竭才號云  
能事僕疑於未然也夫新務增華變恥降格今世作  
者古體師漢魏近體追盛唐企而不及顧欲矯之乎  
且王臺新製靡加於南皮江右西崑麗體寧過乎神  
龍天寶推挽末葉侈踰正宗識者重其議也矧踵事  
離本文心遞更要存風調不開貌言譬諸日月在天  
光景常鮮終無紅朽之累詎煩翦截爲勛是知詩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再與論詩書 去

恒調亦有通詞明月秋風無嫌數見涼颺幾月三累  
可憎况易接輿爲陸通更相如曰犬子頭面小差終  
乖大雅刻鏤求異比諸奇技棘人王楮勞而鮮功且  
雖有王樹菁蔥上林不以斥桃李之華卽有海物維  
錯大官不以賤魚腊之美何則新而異者可以間出  
麗而則者要爲給使借謂指不因入美無恒度情思  
綿婉安態飛揚詞流所貴風人之遺也體稱賦頌洋  
洋巨篇十五王昌安從著手又詞家祖稿不無墻宇  
指高壯者以規模李杜目清綺者以彷彿錢韓彼此  
調笑各是所師究之三百以降下迄有明篇章次第

諸體各備縱有哲匠何所創更仲尼不云述而好古  
呵佛罵祖未易輕道矯情新豔相扇風流花間草堂  
勢必闢入是則每況愈下耳至云不佞自信老境專  
排新舊規過之言亦似周內借理自文則吾豈敢自  
今奉教以逞僕將洗鉢肺腸沐浴先故資法於國風  
雅頌構藻於漢賦楚騷植體於河梁建安茹華於六  
朝樂苑盡變於初盛三唐而止采其菁英摠爲雋永  
勒成一氏靡忤雅宗庶幾乎有志而未逮焉若夫華  
亭腸斷宋子消魂稱諸妙合謂欲揣詣終屬興到之  
語願徐思鄙言也如何如何凡此商畧貴欲相成切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三 再與論詩書

廟之誼實非悖直高明更有以進之幸甚紹炳頌首

三與毛馳黃論詩書

僕不揣發其謬論載在鴻裁幾於匡解願平于絕  
倒身雖老諍敢同克耳耶中間援引古今紛綸諸會  
厄言義藝待子而三執耳詞壇殆非虛借但馳辨不  
竭執應甚堅商摧鄙吟尙亦有說陳言熟徑集中比  
比夫以才非子美而頽放時有氣乏空同而粗率不  
減原非效顰實出性近指撻區分了知形穢若白眼  
途窮貂裘崩劒一切呵絕則未盡厥心夫語有外景  
亦有內意景疊則意貳意深則詞顯阮藉發歎廣武  
馮媛感恩孟嘗錦貂時貴幸舍蒙羞彼以哀吟此云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三 再與論詩書

疎薄定哀微詞稍存諷寄不必感時落魄定從同同  
也百年萬里何李蚤已見憎我輩中原七子亦猶取  
厭此之科指殊乏因仍溫故知新是或一道不蒙咨  
盡敢辭箋釋倘試尋味可幸寬賁否乎僕才分中下  
自知粗足性好彈射亦來擊難嘗以文推際叔詩號  
足下每爲改定諦稱益友然智者千慮愚者一得引  
嫌蔽私君子惡之故虛中而論僕體製粗具苦乏華  
腴君波宕有餘微乖整栗彼已通懷耳酸交和柴子  
如其菁英毛生嚴夫格律豈不兩善未爲互排僕豈  
夜郎闔門坐大前此較論每稱吳淞自非故相撫拾

亦緣足下有云吾欲消魂宋王得當乃已夫變化日  
新妙應捨筏三唐漢魏亡當一映顧學轅文便落第  
二以矛攻盾言出而忘之耶且足下所歎不在姿致  
五七絕句獨步一時他凡近體綿婉秀逸或嫌過於  
錯綜時損氣格昌穀神明獨運鮮謀巨篇浩然踈秀  
爲宗細於長律以方馳黃畧相伯仲飛盡弋獲願效  
百一謂當矯持初盛師資大家雲間諸咏飄舉不凡  
終傷婉弱以水濟水私心病焉若以陳宋清綺易我  
蕪累蛾眉倩盼難可規隨墜露落英尤當餐茹師商  
俯企庶幾相當耳然芟蕪偏嗜眉睫易談自匪素心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五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五

莫申面折君云縛虎我更櫻鱗要諸明道均爲忠告  
阿奴火攻元千稍擬僕雖吃談未出下策想暢仁明  
斷從虛受更宜妙蘊敢在下風紹炳載拜白

與顧寧人論古韻書

柴紹炳白寧人足下前辱車騎枉重報謁於東城蘭  
若獲遂披覲大櫺平生且荷足下一見如舊出示尊  
昔古音一書每相咨盡足下閱覽洽聞覃思懸解洵  
海內寡獲乃復敷衽抵手脫畧嫌忌雖違昔僑札莊  
惠之相遺獲以遠過也僕深慙款啟傾聆緒論詎敢  
妄生同異然曩於此事私有詮次莞中窺豹時見一  
斑兼想暢素心竊附相知定文疑義與析故卽尊著  
所列揆諸鄙懷稍有牴牾者謹條而疏之轉用諸賢  
惟左右者裁幸其一謂求古音者必辨方言方言所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五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五

習南訛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故耳僕  
謂語言辨方誠如尊說然古者言雖殊域書必同文  
審聲憑語言作詩依文字卽十五國風唇吻豈能盡  
符而詠歌未嘗雙別甚至甌粵侏儻蠻荆缺舌聆其  
言說絕遠中州而越語楚書載彼謳謠無聞風雅豈  
非同文之治不囿方言哉且尊說以北音爲正北無  
入聲此元人曲家所爲中原音韻則然以例古詩致  
非蕭畫如林有模橄綠竹如簣冬日烈烈玄王桓桓  
諸章皆以入聲連文安得調同元曲卽足下訂陳第  
古音讀服爲逼非是當更爲倂然倂亦入聲非北讀

也又若北人讀作如早讀息如徒讀食如詩而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北人讀六如溜讀煥如裕而唐風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北人讀白如排讀日如世中原讀日人智反而楚詞曰成臬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相其結撰不必盡從俗呼是知考辭就班匪關土語作者所審譬則閉門造車不俟躬歷萬里始能合轍也其二謂古無四聲可以互叶夫平上去入上世原無此目而依永和聲本出自然漸分次第後來立法較密亦猶八音沿於土鼓耳若四聲互叶是屬北曲體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論古韻書

手

而入聲作平上去猶然三聲也又其本譜之中或平或仄仍須按律選言難以舛節至古詩歌與北曲又異分章斷句四聲各自爲韻間有互叶必本有此讀如不我能情反以我爲難既阻我德費用不售因售可讀酬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因命可讀民也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今因泄可讀異也以雅以南以簫不借因借可讀侵也推類以明部第井然可見借所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子可讀慈或亦無妨叶妻妹字出韻正與大夫風退句同也且古詩遠推三百其格謂固非近體可拘至如屈宋騷詞章孟諷諫之類

實源風雅未祧古法取而讀之用韻浮切確有畛域惡得云古無四聲可以互叶耶其三謂沈約類譜出於臆撰多屬吳音夫四聲類譜雖傳自隱侯然前古音韻本有成部約特從而釐次之耳故漢以下魏晉宋齊未有沈韻凡所賦咏不啻規規引繩如蘇武河梁首篇獨用十一真李陵錄別獨用十蒸古詩青青河畔草獨用二十五有迴車駕言邁獨用十九皓魏曹植筌篈引獨用十一尤曹丕燕歌行獨用七陽晉潘岳河陽作獨用二蕭潘尼迎駕獨用十四緝殷仲文南州作獨用十一軫宋鮑照東武吟獨用十三元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論古韻書

手

代苦熱行獨用五微代君子有所思行獨用六月顏延之還至梁城作獨用十二文謝靈運送孔令詩獨用九屑齊謝朓出尚書省獨用八薺遊敬亭山獨用八齊和王融獨用一屋如此之類難以悉數後先茂製不謀而同卽四聲分部非緣沈氏臆創明矣僕嘗有回聲表說頗悉源流況河北河南詞家踵事大都率由罔斁何得以局於吳儂少之耶卽四聲所隸漸與風騷古音相遠運會所趨其來有自若風音古作字金反八十二侵而今入一東然馬融長笛賦云蕭蕭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已收入東矣

天音古作錢因他經二切入八庚十一真而今入一  
先然班固西都賦云颺颺紛紛嫋嫋和風毛雨血  
灑野蔽天已收入先矣其他能華尤馬之類可用引  
伸是知聲音通變兩漢已然歸獄吳興未爲平允之  
論也其四謂古有音有叶不宜偏廢足下返古役始  
尙微舍韻而言音乃更舍音而求叶耶周官保氏掌  
教六書太史董聲詩相爲表裏六書通於五音制字  
之始有音有義有一義數音有音隨義變考諸許氏  
說文及服鄭諸家訓詁並無叶法自唐顏師古太子  
賢之流爲叶家濫觴至紫陽朱氏釋詩騷益多臆叶  
朱有齊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七

宋季以來士大夫每有所作不講音韻於句尾漫註  
曰叶於是四音縱橫無施不可今足下心燭其謬多  
所駁正而猶云叶不可廢則以一義數音者以一爲  
本音餘爲叶也夫一義數音即當名數音矣其間誰  
爲各主卽如興字足下以爲入蒸者爲本音入侵者  
爲叶僕則以爲興有數音可兼入蒸侵猶音有數音  
亦可兼入蒸侵如秦風載寢載與厭厭良人秩秩德  
音是興從音入侵如嬌女詩北遊臨河海遐望中菽  
菱芙蓉發盛藻渌水清且淫弦歌奏 節勢彘有餘  
音是音又從菱澄入蒸矣卽如近韻涯入支又入麻

車入麻又入魚並是一義兩音定何謂叶愚以音無  
一但有本者可施叶之一言不若去之母爲俗學  
祗裂者藉口也其五謂江陽通真文元寒刪先通侵  
覃鹽通庚青通蒸獨用歌麻尤可廢愚謂揆之於古  
亦未盡諸古讀江音近工而陽則讀年故江部通東  
冬陽部獨用而庚半通陽此自易詩書暨楚騷漢魏  
晉詩賦無易此例間有雜出數字局旁通間使也僕  
別有說故不詳具若真文元寒刪先通之說以例三  
百似乎未遠秦漢以後斷不能并如張衡四愁以門  
勞巾爲韻是真文元通不雜寒刪先樂府君子行以  
朱有齊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八

然問冠肩難餐賢爲韻是寒刪先通不雜真文陸機  
塘上行飲馬行獨用一先古詩今日良宴會張華上  
巳篇獨用十一真顏延之夏夜呈從兄作獨用十二  
文古詩去者日以疎全用真韻間入一文曹植西北  
有織婦全用文韻間入一真然寒刪先真文絕不相  
雜故愚以真文爲一部寒刪先爲一部而元則半通  
兩屬焉至侵覃鹽咸均屬閉口故宜抵而二之考諸  
風雅騷賦侵冬獨用其覃鹽咸可通者祇南男觥覃  
三黔潛廉咸凡數字有本耳如節彼南山終朝采藍  
亂之初生諸章自以覃鹽咸爲部並不入侵可徵矣

昔大庚青通蒸獨用三古以來此居什七然氣通蒸者亦復有之如詩不寧不令百川沸騰楚詞終剛彊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及李陵錄別曹植應詔諸篇皆三韻互使不可云無本若歌麻尤古讀與今雖別然欲廢本部尋入他韻亦恐未允如開關雕塲二章泥彼柏舟一章之類皆純用尤韻足下能斷從何讀析而之他耶若江有沱考槃在阿之類是歌獨用若君子偕老有頍者弁之類則歌麻通矣此二韻又安可廢歟僕以述者爲明有徵則信故所次古韻上溯風雅斷自隋訖未嘗泥四聲爲同文奉隱侯爲臬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古韻書 垂

鼻祖要以居今稽古求之有故第就類諸本書辨其通貫有括者於平上去聲各分十七部入聲分七部共四十部其中間通旁通復爲縷析上下升降亦可類尋庶幾勒成一編用示同學以便著作有稽無致躊躇云爾以足下當世宗工不相辨定各持一說卽後來益滋眩惑何以兌一闕而立之平哉僕恃足下高明度越流俗又前見駁註毛氏韻學通指云倘有未安更須往復朱子語爾不有益於君必有益於我也故敢忘其狂瞽輒用微纒尤望賜之教指督其不逮幸甚幸甚紹炳載拜

答毛馳黃論翻切書

昨承示論翻切書欲僕援纂指別作一說附於復古編之後足下素精韻理爲世指南僕於韻書每相稱引非直爲善必歸于皮乃是論定已經平子也至比言翻切信有獨契不必師古如僕所見未敢仰同何者切韻之法本以上聲下韻摩切反覆而得其音故謂之切亦謂之反僕謂上當審母下當按部此爲初學入門依傍無誤若舍筏固未易度矣蓋字之歸母原屬神珙以後等韻家法古人切韻未嘗用之而次第自然暗合彼於牙舌唇齒喉清濁輕重及後先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翻切書 美

序心口了解則無母而母存如古紅切公何必曰見母德紅切東何必曰端母平譬之兩漢以前說文諸書未臚四聲亦自切韻家始立平上去入之名遂相沿迄今若既曉調聲名可不執天子萬福互換無妨然今之韻部仍存舊目以通行易辨耳僕謂字母之不宜廢猶是物也足下以字母可省而上聲下韻俱當別其陰陽若下一字以陽切陰以陰切陽則讀者時致差訛法猶未密夫辨陰陽者在上聲已足而下韻但求按部如德紅切東德是陰聲切東不切同徒紅切同徒是陽聲切同不切東其下韻俱用紅字者

以明所切屬東部部分而音始真則知是東非冬是  
同非形也來書乃云切韻定論陰陽時又不拘部以  
陰陽是大段分部東冬之類是細門分部與其拘細  
而不拘大母寧拘大而不拘細矣然古法於陰陽大  
段未嘗有差其細門分部審音諦當乃由於此假令  
論大段而不拘細門悉如尊指則德翁切東亦可冬  
徒紅切同亦可形此正韻混併之類豈足據耶古今  
聲韻迭遷不能盡解要難自用我法如饒入支機入  
微應入佳灰屬灰清屬庚青屬青此疆彼界何以區  
分而韻部已定詞家比諸蕭畫韻既分部切例亦殊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切韻書 圭

故饒用居夷切機用居依切應用呼懷切灰用呼恢  
切清用七情切青用倉經切俱憑下字隔別倘濁而  
呼之則饒機應灰清青安見其不同韻哉知韻部之  
不可遽濶即知切例之不可無拘也審矣且居依切  
機呼恢切灰倉經切青業陰陽無舛而欲審其是機  
非饒是灰非應是青非清豈但繫於大段分部耶抑  
當更於細門判之耶足下又指郭璞音圖蓮字作巨  
俱切蔬字作山俱切疑蓮蔬皆魚部而俱爲魚部古  
切有不拘僕考蓮蔬兩字並魚模雙收其入魚部者  
蓮作渠音是強魚切蔬作疏音是所蓮切其入模部

者蓮同衢音故郭曰巨俱切蔬同餽音故郭曰山俱  
切音圖所切是屬於模部之音原未嘗闕出也足下  
又云觀古切音亦多可疑者凡所挾撻請一一申之  
如云傭本音庸當作餘容切而郭作勑容切則冲音  
矣考傭有兩音其音庸者當作餘封切又有與踵同  
音者孫愐唐韻作丑凶切即郭之勑容是也又應本  
音標當作必腰切而郭作蒲苗切則標音矣考應亦  
有兩音與應同音者當用蒲驕切必腰切亦可與  
音近者當用蒲驕切郭之蒲苗亦是也又弓本音宮  
當作姑翁切而孫作居戎切是鞏之平聲嫌於入冬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切韻書 圭

部矣夫弓之與公同聲異音故孫用古紅切公居戎  
切弓戎是東部何嫌入冬若作居茸切乃是鞏之平  
聲而非宮音耳所用姑翁切其視居戎猶二五與十  
也又冬作都宗切嫌於音東自應作嬌翁切此說正  
相反蓋都宗均是舌頭清音且宗屬冬部與夢異是  
冬非東切例較然若嬌翁則漏於東矣又皮當作平  
移切而孫作符羈切則是音肥夫皮是重唇而符是  
輕唇切稍間或是古讀符作蒲耳若蒲羈切皮本不  
錯肥是微部當作符非切也卑當作道威切而孫作  
府移切亦是音肥夫府是唇之清聲故以切卑但輕

重借與符皮類不得云是肥若遠戚切是飛又關入微部非卑也幃當作吾爲切而孫作兩非切則是音示夫兩是喉之濁聲故以切幃不得云是衣若吾爲是危乃牙音又關入支部非幃也又曰韓道昭集韻貴作卽移切則是音齋而非茲茲當作爭斯切耳類作符真切則是音近墳而非聲聲自當作皮銀切耳夫卽貴同是齒頭陰聲符類同是唇之陽聲故以相切又卽移則知是貴非齋齋是齊部祖稽切今日是齋當由涸移於携故也若爭斯又當爲齒非貴矣貴真則是類非墳墳是文部符分切何由涸類其用皮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切書

五

銀切與符真但下字有陰陽之殊古切於下韻本不拘也陰陽類比於法似密然二百六部中頗有窄韻如痕幽銜凡之類字數無多勢難違擇故唐韻極部孫云無韻可切是徵上聲以此例推安得使每字陰陽相儔乎故講於切學者第應於同口之中辨韻同韻之中辨聲同聲之中辨位位次所存卽是母義進而求之母下復有殊子正如公曾暗解必藉王尺而高下始定焉若按部就班尤屬最要自古深諳切韻者若陸法言所指先仙尤侯俱論是切韻之推所議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皆以此事引繩拔根大須

用意簡較不可謂矢口便得之也至古本切脚今讀似訛定緣聲韻之表如齊桓言莛口咤而不合梁世一侯呼郢爲永元帝舉爲笑端在今日談之未識潛混安屬足下謂近失其讀良是詎可斷其音強而法疎歟凡事貴師古而得其法外之意未易取更稽章昔洪武初詔羣臣別輯正韻斥沈約類譜以中原雅音爲主使東冬星沃類皆通併旣成書頒行後以其字義音切未盡重加較訂乃允劉三吾之請取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切字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賜名韻會定正命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切書

五

刊布焉由今觀之黃公紹韻會其音切分部原祖唐韻間有異者不過摹母寫子故知古法爲無弊之道也足下天資高妙唇吻清利其於切韻每多神合但未講古法不無累黍之差試畧一咀尋自當表裏條貫萬不失一矣僕聞之朋友講習互相咨盡理則則宜舍己從人理伸亦毋面從後議身雖駑鈍研究踰時粗見頭訖庶幾信而好古於道不悖故敢直陳其說以質高明總期發明韻理傳之方將且僕生平論若就正於足下而改定者多矣於此不厭醜謔諒非謾前是應於同室反唇者比也唯足下詳察之

與陳際叔析疑書

紹炳白際叔足下昨者湖樓小憩沃聆諸言弘我鄙  
吝古稱益者三友惟足下兼之至裁量平生傾寫兩  
隱辱相咨盡新進於道僕苦有志未逮如潛蛙伏蚓  
欲窺天際而體滯泥壤安能舉似一二每念此事通  
夜不瞋年過四十齒髮向衰隨俗浮湛托命亡所一  
旦勢窮漏刻鮮獲踟躕逆旅就途冥冥漠漠朝聞夕  
可是爲何物足下言及此使人不寒而慄實吾徒之  
警策也奈日莫言歸抵手未悉故後畧陳鄙指求質  
高明益聞之董生日道之大原出於天此卽子思子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析疑書

三

開章明義故率性爲道道不離中中出於心亦微亦  
危入此則天出此則人原始反終同條共貫生死大  
事只此無多也失却此種大端破裂一切暗名使氣  
何補秋毫然算聞行知務存課實庶尾阜比祇供談  
柄耳僕自三十以前與時波蕩遭亂慙朝補知改轍  
沾沾自喜凌雜氣分嘗憶古人三不惑作明其一類  
是天性不飲至財色二者未能免俗營利不至華  
然饑驅餬口一介取與時慙委蛇男女之欲幸短垣  
自防亦慮倉猝陡絕管則伯昏之射足垂二分吾斯  
未信也此歲涉境省淨累處小損頓見獵心喜豈易

渾忘又近用黑白注記覺習氣未除狹中好盡遇事  
徑露非凝重之器此豈外失仍坐方寸地沉痾耳於  
端居反觀念念起滅轉輾不停直溯靜初了不可得  
雖具一知半解終屬隔塵顏樂曾唯交臂失之吾頃  
自恨蹉跎汗常浹背又豈敢信警者之見指長安而  
東笑哉然飛蟲弋獲時冀伯一狂言聖棒諒無見呵  
僕與足下結髮定交積有年歲相知不欺自可並許  
足下天資高明動符矩矱寡欲近道庶幾有之以較  
於予相去何啻回賜僕臆中偶然足下天機獨發一  
彼一此事半功倍也但足下生平遜勝多由暗合未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析疑書

三

嘗諱經研練微固在此危亦繫焉何則萬事權輿皆  
從中出審幾握要果見大原則卷舒自如斷亡蹉跎  
否則依傳名理似乎性近表裏頭訖原未洞然纖翳  
微雲太虛非障然恐間不容髮者隙光釐遺差已千  
里卽如足下所稱恭慢之間人言各異愚謂兩者河  
漢脫復時有緣我相輟轉情與境遷夷惠低昂不能  
取準孔孟克復操存當無此悔也易曰不遠復無祗  
悔古今人物詎止九品若儒林文苑英雄高士得一  
俱足傳時此入道尙屬望洋或惡而逃之又未見在  
正就此中閱歷水落石出自饒息耗如明論復云中

年歟迹難足有爲揆諸莞窺此言未允昔武侯自述  
先帝知臣謹慎故托以大事近劉都憲謂事若陳少  
陽不免馮河暴虎年少虛僞作何究竟一切鄉外佳  
好退乃是進又如足下小時時患憂厭爾廼遂希豈  
非浮氣漸祛神明駐舍然日月一至猶剝復所乘此  
似夜卧搔背癢高下自知試嘿嘿儲校保腸中能無  
車輪轉否人我適莫得喪攻中潛龍無悶孰從消息  
僕嘗省動中妄不自覺靜中覺廼增妄覺時幻猶有  
真夢時真並是幻夫動靜夢覺便是生死去來今段  
扞格何處辦道藉令大放伴臨主人翁應接不服能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析疑書 垂

與陳際叔論文書

紹炳白獻歲身苦癆毒伏枕兼旬前辱過存罷於醇  
對忽忽別去未展所懷也頃雖小差猶艱步履契闊  
之歎形於夢寐伏承足下顯示又問剝草屬以評定  
益聞莊惠知心期牙識曲談美前葉世不多違僕自  
慙欸啟詎測高明每思古人妙著堪愈沈痾把玩瑤  
篇應踰良劑故復崛起披讀笑與并集輒施丹黃謬  
附管蠡不揣畧而布之轉用請益惟執事者財幸僕  
總角受書妄意好古尋得交足下引繩批根因相討  
習竊知鄉往今殆三十年所中更亂離疆半卧疾學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際叔論文書 垂

植愈荒平生擬撰都無裁取要是補袍履舊之資耳  
若足下斐然述著成一家言苦被剝奪所存亡幾廼  
綴而葺之猶可伯什篇或藏之名山及布諸通邑大  
都豈非必傳之業不刊之助乎夫治古修詞本有指  
要吾雖不敏竊聆先訓六籍之華殺於三史學者遠  
推秦漢近稱大家未有不植其根抵牾爲英蕤頭羣  
儒祖構優劣較殊國朝弘嘉返古爲力二李何王後  
先唱和藕林考鏡於是焉歸暨光緒之季此道蕪穢  
則有華亭婁東廓清之功等於筆路然識者揚雅猶  
復互有利鈍故模楷先民沐浴大雅惟我土爲烈矣

昔之君子載筆主盟千里比肩恨相知晚獨武林人士生同里間揆藻蜚英比難指屈徒以操觚接席謀第有素者如麗京淹洽而葩流宇台清峻而體博馳黃疏越而有檢錦雯開美而多風世臣揮霍以使氣珍留磊落以據懷仲昭之綺密多材僕胡之儔逸餘韻並能含吐曩賢自命作者亡慮鈞敵各有韻長乃若骨體高凝神思淵懿包舉衆家鼓吹百代安得不以足下爲冠絕耶足下賦不多作作亦不必酷摹漢體而諷寄遙深情兼雅怨魏晉以還茲爲茂製書牘翩翩菁藻風格差得上不減建安黃初諸公往復也

柳早衰更何堪可目者東風解凍時鳥變聲芳樹襍英賞心娛目而僕乃拘同踞屬寂若寒灰翰墨雖陳形神不治夫仰面屋梁古人所笑念此事並廢祇益頽唐偃卧一榻咄嗟獨語所以捧誦高篇不自知其索然氣盡者也雖然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往昔詞流得時則翰黻明盛失志亦發摠窮愁勒成一書皆足表見今才如陳生超前軼後適遇阨運踈伏衡茅不獲給繭莖筆札歌咏流颺間有論述徒類夜蟲渴旦刺促不休二三故人私相歎歎四方罕見傳布紙貴洛陽亦成虛語後世悠悠知復何望悲夫悲

與陸麗京論詩書

紹炳頭首頌首紹炳不佞蓋樸鄙人也束髮受書泥水自蔽未遑撥雲覩日直白首面牆耳比獲定交有意述作飲水知源敢忘所自迺今炯然先覺問道後來引分何堪殊增厚然狂瞽不廢百一可承既塞高命兼資請益僕聞之詩以道性情又口溫柔敦厚詩教也四始六義各有攸當妙達斯旨工拙之數殆思過半矣然則性以本之聲音以暢之文承以緯之景物以助之才思以竭之風度以展之骨幹氣勢以舉之步驟紀律以束之錯綜變化以日新之數言闕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麗京論詩書

老

一難爲備美作者相沿同條共貫今足下持論則不然尙華飾惡質素重事實薄清虛貴整齊賤流變賦頌若多興比若少長於引古短於徵今且曰典藻之篇力追正始澹雅之作便趨中葉奉茲三尺號曰韻門得無矯枉滋弊耶夫攷據古今亡慮百代評騭甲乙奚啻萬家要皆高曾風雅式符比興聊據要刪粗爲商榷卽無刊落聲華亦無損遺情實卽無茫昧典故亦無吐棄賄物者也借如玄鳥閨宮亦猶徵事關騷鵲巢末嘗述舊則虛實並濟矣彼都頌人奚妨華綴素冠葛屨無嫌樸邁則文質胥調矣淑問阜陶述

稽曩節文武吉甫近援時貴則古文同衍矣君子猗嗟唱歎靡窮黃鳥桂林指稱無隱則曲直互用矣雨雪楊柳之句偶對必工衆魚旄旗之詞連文不滯則整變錯出矣駟鐵小戎之什節儉而幽東山七月之章氣苑而茂則奇正相生矣思文濬哲諸頌首尾多屬鋪揚黍離漸石之語中間全乎比興則典而則婉而成章矣原夫詩本咏歌體殊書禮感物造端勸百諷一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是以流連時序激發天懷草木鳥獸有多識之名婦女兒童亦登高之選若必篇取刻鏤語諸故實有傍倚之詩史無直舉之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麗京論詩書

美

情若此者公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蓋華與質相稱斯不患其浮事與類相附斯不患其祿情與韻相稱斯不患其離景與意相兼斯不患其糞才與法相御斯不患其佻昔賢所爲識曲聽真匠心獨苦而但以振張藻密猥稱全盛澹雅愉夷輒云早晚然乎否耶國風二雅奇豔不加於屈宋河梁十九道麗似遜乎曹劉江鮑盡才之製未讓建安溫李潤色之章時踰開寶有本有末一盛一衰在此不在彼可知也况鄙陋無文野人之失繁縟過情君子之愆正如沛公馬上欲溺儒冠更始軍中全著婦服大業中興慨乎有

其斯衷治亂而潤色草創庶幾學博而精才高  
而赴乎節思沈而合乎變采壯而稱乎質調逸而嫺  
乎體於是明堂清廟卓爾弘裁流水高山飄然雅奏  
安所用意爲抑揚袒分左右者哉夫遠宗先正近法  
本朝後先得失畧有可言國初四氏斐然一時宋習  
元音掃除不盡弘正始關宗風嘉隆嗣多合作神廟  
以達闢冗漸多嘉代之餘鬼瑣沓至俳巧徒恃小才  
枯澀以便儉腹詩道日廢成家者寡一變而雲間標  
清綺之宗再矯而西陵擅高秀之體山東左甌頗扇  
其芳颺桐城右翼亦振乎逸响居今稽古海內同聲  
衆省軒文鈔

卷之十 麗京論詩書 完

鼓吹風雅諒在吾屬衆助於是歸獄亦於是不可不  
慎焉耳少年氣盛鮮樂批根相知定文自昔談美故  
何李有取辨之書王謝多挾撻之論指務相成義在  
不諱送難析疑無嫌往覆定期剖肝之效不在張目  
之科也臨書可勝悚切紹炳頌首頌首

與友人論止詩社書

前辱手教有西陵詩選之役甚盛舉也謬辱不佞共  
採選政僕力非所任直憶爾要具如前札幸蒙鑒原  
許不相彊此誠達人知已不圖形迹古賢談美亦何  
多得發函伸讀笑與林集第謂部署評次業有顧屬  
就近徵集欲以分委以此集僅及本社並用署選僕  
聞而愕胎者久之重違雅命未敢決辭已徐思事理  
大爲不可遂逕引然有違良友忠告之誼故復不避  
阿督畧而布之僕以此舉在足下有不宜任者三在  
僕有不能與者二蓋縱蜀彼我朱陸異同意見參差  
衆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止詩社書 卑

賢者難免然或以小嫌構成大隙門戶水火至於派  
禍國家釀成風俗諒在有識所宜慮心我郡人才素  
號海內淵藪即僕輩結髮論文粗通交道肩隨長者  
把臂同遊雖交有親疎絕無媚忌申酉以後僕既托  
跡方外絕遠雄壇還聞諸君子以文酒唱酬分爲兩  
社標位既殊漸成雒蜀朱陸之勢意甚惜之其後棄  
嫌卽講數歲玄同本屬一家岐譜不立足下今操此  
選復署舊名其間委折非僕所知然卽有流聞自當  
謫遣而運欲獨張旗鼓明割疆隅廢時昔謂人之言  
起將來黨籍之形此足下所不宜任者一也又社集

一時遂標選部祇爲時稅而設猶云載筆赴會不能  
徧及至詩選所收原屬千秋之業家珠人璧並在網  
羅何分彼此借謂僕輩十子之刻亦有斷限緣取數  
既少不與無嫌如西園之集雖以德祖文舉諸公未  
嘗聯帶可無惡焉若題目西陵便屬通郡此地有才  
誰容見割況子將月旦茂先品題寓內所宗近遺鄉  
國愛憎取舍示人不廣足下所不宜任者二也兼之  
社盟有禁屢挂彈事分朋樹黨實生厲階東林復社  
首唱者原屬名賢希聲逐貌未免流濫遂貽門戶之  
禍迄今未息令談者切齒凡我同志謂當冲懷味道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止詩社書聖

養氣息機絕口會盟一雪此詬夫傳稱三不朽存乎  
自立名教之地可樂正多何必高擁壇坫逆觸羣孚  
若鼓吹風雅志本無他而仍署社名將駭觀聽稍一  
媒孽易成疵病自馬清流足爲殷鑒明節之喻曷以  
自解足下所不宜任者三也此三者徒爲足下計耳  
至如僕者天性懶放積歲抱病不任揣摩並謝人事  
久從伯休賣藥之後非直君苗焚硯之談二十年以  
來自甘病廢一切盟社不復相關時或小有吟著出  
示同好不能自匿敝帚見珍揆諸身隱焉文都屬辭  
拇矧可仰從期會復與敦盤挂姓字於集中冷齒牙

於物外夫彭澤歸田尙爾攢眉蓮社申居息樹翫然  
懷臂耳陵首尾橫決言之汗顏所斷不能與者一也  
又鄙懷徑率拙於應酬賓朋往還多所潤暑無子雲  
資素之勤鮮茂弘彈指之給見忤物情往往而有然  
自信朋友之間胥無適莫李德公平交荀貢山巨源  
中處裴鍾妄謂生平庶幾近似故往者人士頗有合  
離僕既乏新知無間舊好捧書約從始固不聞射戟  
解圍終亦弗與何緣此日遽爽素心部立南北袒分  
左右信割席之議孰陪後之戈所斷不能與者二也  
此舉足下顓任未見其宜使僕與聞尤爲維谷凡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論止詩社書聖

易發損重依違招尤鄙人有懷不敢不白亦恃雅素  
投分諒無嫌疑伏望俯從狂瞽不惜轉圜僕既相忘  
江湖足下亦振衣千仞矣豈不快哉倘堅持高命必  
欲懸書國門顯立祠異僕惟卷懷而退亦願足下置  
此于於度外魏收藏拙公榮不飲以今方古差爲兩  
安也近晤同好並致僕言懇露于嚴萬惟照察紹炳  
頌首頓首

壇坫顧盼妄謂尊高杯酒殷懃謬托氣意縱可崇  
獎風流何足恢弘道德固知孝標絕交一論不止  
爲免禍計也 沈綽堂

奉報吳靜肅先生論文書

月日柴紹炳頓首頓首具書奉報靜肅先生座前炳不佞惟魯無似辱與而子百朋爲友稱異姓兄弟即先生吾丈人行也迺接待有年過蒙先生折行輩而下交頃者重以尊文見示問道於盲且云如鍾會之於嵇公戶外遙擲急回便走也先生乃挹損過當此豈通門末學所敢承者哉然既荷降教不容却避雖已薰盥卒讀僭爲評次兼有管窺蠡測附質左方猶苦未悉故復摭而布之極知翹然亡當作者之指然食陳百一適足以明長者之無我而爲世談美也先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 靜肅論文書

生君長菴林已數十年所文章經術都自名家不異董劉申伏冠冕漢京近以樂賦遂初棲心方外竹林蓮社頗揚宗風故欲擺落形骸玄同儒釋適覽石社第二篇本以闡明仁教而猥托宣尼參合禪禮無妨杏壇亦宜金口豈容論語便是傳燈耶至稱大聖外身羣賢合掌揆諸往訓竊慮非經何者孔釋二氏本體無岐而出世用世開教自別故如近拈克已遠符非相學人說議了屬名通直謂口授先師似乖恒典和南弟子抑復何藉藉令述如來而講齊家紀阿難而云頓首即理無不貫正恐五宗門內未肯欣受耳

此之篇製愚以爲不可者一也若廼文家結撰本乏蕭規自我創通迭爲祖構顧必言之成理不累於法如漆園志怪什九寓談屈平漁父卽爲假設以至子虛亡是虛儀非有踵事增華未嫌託寄若夫前賢代隔事異同堂卽夢寐姬文羹牆堯舜神明如在終屬忘言今披讀高文不難遠稱白李近引蕪黃警咳追隨真同時輩味其微指玄之又玄必謂讀書尙友了殊比肩望古邇集無識謀面愚則以神契雖符晤言難接九京可作實已悠悠尋例旁求迹諸已往是使扶風自叙親往復於左馬眉山志林得披覲乎柳韓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 靜肅論文書

事難徵信道屬外篇矣先生游戲翰墨不落筌蹄然偶一爲之流傳將徧便目吳公新體後進小生能無效顰捉鼻哉夫周秦行紀原涉夢遊稗家之志尙疑荒誕况抵掌衣冠宛云目治恐談者竟同于寶樓神一例耳立言君子可不重焉先生悟徹真常解超色相塵毫拂塵在所圓通賦遠遊而學楚騷示歸心而擬顏訓自其度內無乎不優唯此筆體所放微欲獻規要亦井蛙夏蟲拘墟之見不足當達人一映也奈何奈何冒昧露陳無任惶汗伏惟左右者財擇摘戾微似李何謀篇居然江鮑

陳際叔

與錢武山先生勸爲故實筆記書

紹炳敬白武山先生閣下昨辱示以通籍時寄賢叔  
憲副書推原先世清謹之遺深以奕葉貴盛爲懼一  
篇之中約誠子弟僅奴反覆致意此誠誠微持滿老  
成典型也炳不勝欽佩亡斁然竊有請者一家之興  
廢賴有綱維舉世之汚隆亦唯砥柱故賢士大夫達  
而在上則被爲風隱而處下猶漸爲俗被爲風者見  
諸政事漸爲俗者形於動靜話言皆是也雖習俗敗  
壞教諫不通猶當扶明禮法筆之於書俾後有可攷  
若蔡邕獨斷應邵風俗通顏之推家訓之類是非沿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故實筆記書畢

革班班文獻今自兩都踵覆陵谷遷移國紀土風太  
氏埽地日復一日愈益謬悠變本踵事相視故然不  
啻岐觚爲非也藉令有與者欲爲一切釐正孰從折  
中乎炳嘗觀晉史稱喪亂之餘江東草創而刁協久  
宦中朝諄諄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典禮凡有疑  
義皆從取決彼兩公者生平必有紀述足備簡稽非  
徒出諸腹笥第憑口授耳更者亂離以來流寇蹂躪  
先朝掌故甚於魯犧又者舊凋零賸記滋寡嗣有流  
傳卽夏五郭公疑信相半如炳生也晚有志從先而  
耳目單陋不全不備此事非其任矣閣下以世門前

達高蹈洽聞今之刁賀吾鄉寡幾臺閭故事邦國儀  
刑實迺元元本本固有條貫顧不乘暇詮次勒成一  
編恐久之忽忘不復可造次覲縷也亡慮遠者卽武  
林郡志輯自神廟初年後闕有間數十載事迹若存  
若亡如壬午之兵民遞變戊子戊申之旱潦辛酉之  
火災最爲昭灼者訊諸父老頗不能詳况故家子姓  
式微者衆先世傳志什亡六七其名鄉碩士孝子節  
婦歲月變更轉就湮劫悠悠行路言而無徵此仲尼  
所以致嘆於杞宋也烏庠詎不痛哉至如憲綱弛縱  
禮訓凌 甲乙異詞今昔改轍江河之勢曷有紀極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故實筆記書畢

若萊傭銅臭監廁賔賢載醺醺姬冑膺封誥此格於  
令也商賈編氓僭居閭閻倡優皂隸猥列衣冠此奸  
於律也承嗣之詭無問莒鄆姻婭之外有踰王滿此  
背於禮也竄籍粥名公行亡忌喪昏吉奠襲用不疑  
此傷於教也名士宗師競分門戶童兒婦女各立會  
盟此弊於俗也諸凡此類更僕難數別白科指庶曉  
方將縱未能立救病狂而縣此空文要是砭石之一  
稗也閣下杜門謝事寒暑燕閒請得就所省覽條爲  
筆記庶幾損益可知是非不謬其爲扶世範俗有功  
名教寧惟一家奉爲金鑑耶昔柳子厚勸韓退之爲

史退之以有懲不就如此舉記錄觀聞差足自信人  
非鬼責可以毋虞閣下度優爲之勿以鄙言爲好事  
而褒之也伏惟留意幸甚

與沈甸華書

足下比教令嗣顧務習爲古文辭絕不及時統計甚  
善也越中諸公談者皆高之邇日前尊君先生見過  
語及此事猶欲足下稍一轉圜謂士當今日出處無  
容別議然身屬貧家子授徒課業便爲生策故須豫  
令曉習比偶之藉以代將來鉅基是或一道矣且以  
邇更往復恐傷天性特屬炳炳轉達斯旨冀相推殘昨  
晤時畧陳其概足下執論頗堅義形於色僕以忽忽  
別去未悉所懷更慮足下見疑以不肖之志相挽也  
故敢縷而布之俟高明裁幸葢聞之君子之道貞而  
不諒故能經權合宜與時消息藉令足下俯仰殷濫  
買山而居教子杜門窮經味道優游卒歲與物無求  
尊大人亦當顧而樂之何不可之有無如世德素風  
謀生鮮術不得已而藉時蔬講授稍博館粲洵饑道  
苦懷也足下獨斷然以爲非是耶即足下所持最當  
而爲親委蛇無適無莫其孰能訛之若夫從命爲孝  
仲尼所吁此必出於達道畔義之甚者使小可推遷  
自宜承順古之君子於父母不怡諫或難入姑當曲  
而從之難得罪鄉黨州閭猶所不辭也况事屬所可  
則理無專行必矣然則今日者尊大人疆子以捧檄

之驩逼孫以行義之署揆諸去就勢難整汚即足下終已不顧蹈海入山比諸大杖則走非慙乃公耳不然家有長者爲後人慮久遠聊欲稍習比偶以爲豫圓固與挾策干時者異矣何至以決去爲賢哉且四股八比之業以此取士始自洪武然前宋諸儒嘗爲之所以發明經術羽翼倫彞初未嘗爲呈身干祿之地也足下課令嗣弟於訓古之暇令兼討斯莠如未時道學諸公及有明王唐瞿薛輩所爲又何傷乎乃足下斷然非之拒而不內則以時莠惟資進取既工於此未免見獵心喜故欲堅其不出以拔本塞源爲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 沈甸華書

署

上也僕謂人家子弟於出處之分正當曉以大義俾推輓不得詎關時莠工否耶若謂出必資時莠而後絕之第令設科改制以詩賦古文取士即足下課子將并廢詩賦古文又改制以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歟士即足下課子將并廢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歟科自彼設應由我往以爲絕比偶之莠爲處士長城可恃殆非本論也乃尊大人拳拳而語之足下憂憂乎難之幾於諄而非直矣且足下始終自信以爲儒者之志不謀溫飽而致力道學固無藉時莠爲資擇乎原夫道學之稱士林共美然有郭郭有盡與方領而矩

步高論而濶目此郭郭也事必求其質理必折其衷此壺與也故爭在出處則順親爲輕失節爲重較在課文則從時爲小拂親爲大是以迂身而謀食或不失通方直已而談道猶未免硜執有如固持前說禁絕比偶在令嗣謹奉明教而尊大人無可如何中懷怏怏是足下爲直行已志不得乎親矣譬則斷割所爭愛一指而喪全體將無學道而糠粃之也哉足下身爲名教之宗忠孝不假一隅通蔽猶望返觀近世賢士大夫如武山先生訓子於出處之際甚嚴亦復不廢時文月課旬攷

樂省軒文鈔

卷之十 沈甸華書

幸

之操嘗習爲此偶擬製不乏詎肯便事揣摩低頭濡足乎課子與武山齊規立身與 儂胡比誼居今稽古可云不辱故僕以爲足下庭訓自優聊一通廣體大人之意遵本朝之制守先正之法明聖賢之指其於箕穎濂洛之高原自並行而不謬者也炳雖驚下寧敢以不肖之志相汚哉山陰劉子伯繩足下同方也試以鄙論更相商榷從違可否必當有見願左右者留意

與陸麗京書

三歲濶別甚切懷思昨始獲一見於東郊蘭若復以  
稱人襟塵不能吐所欲言惘然而退頃圖載過因積  
病體憊重於曳屣辱手札洊至有雅論殷殷語此僕  
屬使者轉達稍竭芻蕘乃荷仁者曲聽耶顧鄙見非  
止一端亦恃善人能受盡言故敢直布之僕與足下  
交稱異姓第茲三十餘年矣方崇禎己亥間足下  
以世公子爲英絕領爽興豪采烈輝映羣流僕幸遭  
推轂附驥披雲而時效瞽談輒蒙然可自謂莊惠相  
知殆未或過也既而世易滄桑賢仲殉節足下乃作  
柴市書文多

卷之十 麗京書

七

別知已書間開入閩越烏南枝楓櫺託不其悲哉  
未幾將母言還卜居駱塢遂徙業盤林扁舟賣藥余  
亦初學四診每叨提獎足下所至全活功比桐雷於  
是有診籍之編謬屬詮序四方覽者還擬同方然猶  
省疾之暇不廢治書詩文工拙互求論定故馳黃西  
陵十子之選忝與共事並推大陸爲首唱足下欣然  
把臂鼓吹一時其效如此矣尋遭吳興之獄足下以  
无妄被收舉國震駭銀鑄就路南北往還僕趨唁圖  
中勞苦道左足下貌類楚囚義均晉黔猶有戴頭之  
謹言無儲舌之詞庶幾臨難不懼者歟其後吏議見

白舉族亡他更遭愛子之戚當毀室之餘足下枝梧  
鮮策薄游嶺表纔曳裾而入幕仍躡屨以羈栖嗟乎  
致有不得已耳關山睽隔錫鯁綢繆故人之情於斯  
彌篤丙午歲重以次君見屬負笈執經猥代過庭愧  
乏稱塞其明年忽承致札云於南雄官閣偶感異徵  
業誓於佛前周妻何肉淵明之酒永斷之矣謂此事  
於親屬未嘗漫及特示僕及際叔兩人推本言之足  
下之所以待僕豈不曰道誼骨肉有踰等倫乎適聞  
際叔聯榻申旦必當悉其兩要若僕未獲披露怆然  
而已隱情結舌畧同寒蟬非所以爲忠告而答知已

柴市書文多

卷之十 麗京書

七

之道也足下頃示云晚年學道唯求自了此語最爲  
切實然僕竊聞之三教聖人道無二致世出世間門  
庭各別今日足下奮然長往脫白衣緇實欲謝去塵  
緣歸依大覺非烈丈夫事哉第念足下家有幼子未  
免繫牽昏嫁尙須門戶所託中路迴腸進退維谷六  
祖嘗言修行在家亦得請足下熟慮且勿遽從剝染  
還作居士身禪淨兼修如雁襄陽劉遺民輩未嘗不  
獲證果差得中策倘已割情遣累無復內顧自可於  
湖山南北靜處結茆勒斷家務孰終身有蓮池故  
事可違且須息交游斷聲氣斬名根絕綺語先從著

處脫離勇猛精進庶幾因真果必矣比知足下參尋  
有悟悟後修證正未可少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并  
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是故一燈破暗百煉方精長  
養聖胎烏容撒手至於說法利生此自度度人本願  
要俟道果圓成龍天推出不妨遲之數十年慎毋始  
作學人便求拂子標榜諸方招徠檀施昔天台智者  
有領衆太蚤止登五品之言雲棲每述以自警况降  
此哲乎近日叢林風波易起履車在前故當慎之其  
下則坐作聲價陰營利養法門巨蠹爲世笑端最不  
足齒也僕乃更有進者宗風既盛戒行日微機鋒圓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麗京書 書  
捷脚根傾踏大都顛預自是雖曰尊宿實則闢提也  
余謂學佛津梁先自嚴淨毘尼始而昨者奉謁僧寮  
見座欲開樽以款賓友伊蒲香積詎愜事宜又語言  
醜應微存諸戲猶然通悅故吾夫遠公設酒以招元  
亮佛印燒豬而待子瞻雖開士勝流無嫌間出是豈  
可爲恒例足垂二分一逞險絕若乃支道林愛神駿  
而善清談休上人翫碧雲而形妙咏風流談美其於  
無上菩提去之萬里矣足下今日以生死事大發憤  
出家豈異時厯博一名僧傳自了乎吾知足下宿根  
不凡素饒慧業正恐見地太超蓋居小乘欲做逆行

菩薩以事事無礙爲宗未免將來負墮類於畫虎不  
成也賢者舉動毋爲外人所議而爲知己所惜足下  
初從比丘可忘浮囊渡海之喻耶僕自分業深障重  
志道蹉跎兼幼穉爲累不能拔脚深喜足下灑然捨  
俗見取自性堪可永脫轉輪調御一切僕所以爲望  
懇懇妄據千慮之一者欲佐成道果冀於此生佗世  
作述方導師耳豈敢冀辱弄舌持布鼓而過雷門哉  
語有之狂言聖擇願足下俯賜採納并教其不逮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麗京書

書

與洪昉思論詩書

足下以舞象之年便能鳴筆爲詩覃思作者古今得失具有攷鏡若使菰林課第卽此國顏子無疑也又不自滿假敷衽求益於朱毛兩先生外時從芻蕘曲相谷盡僕愧未聞道謬陳百一唯頃之小有往覆將弟者于慮猶或未釋歟承示宴外舅黃泰征宅一篇風體絕佳僕微有商榷者在庭外長竿懸犢鼻句雖綠七日使事抑欲寫永清雅尙故爾鄙意以泰征才名志操最有門風自可不至比方南阮且發端以華堂蕭鼓賓筵甚設而忽著犢鼻語點次風景未免齷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昉思論詩書 臺

歸耳解者曰蕭鼓直一時犢鼻懸平昔並舉毋嫌僕則以爲非也頌人者不妨加之以文要當近實如西蜀立亭扶風絳帳東山絲竹彭澤葛巾鮮華儉率各自標位何必彼此矯易若今日泰征以世英諳練臺閣兼叔文風流不墜正欲題目斷在東山西蜀之間耳這擬以道南窈子將無已甚耶或云竿懸犢鼻不必實有是事聊以美其率素定不至刻舟求劍也僕則以詞家使事雖取影畧亦必風類相近舉例屬辭若止亦可云弊席爲門出遊亦可云千里步擔嫁女亦可曰牽犬以驚也識者諷覽以爲真邪僞耶僕故

謂詩文潤色必稱質而施太離則遠太浮則溢非所爲修詞立其誠者或又曰詩者緣情而綺靡如賦美人必假容飾但尙質直則陋矣僕謂綺靡非詩之極也質直則陋義未盡然作者賦美各覩情韻貧富若樂正在卽境如副笄六珈綈衣綦巾何分優劣哉藉令西子一人爲詞流題咏迺其石上紈紗牀前醉舞華楚異時後先錯舉未免合則兩傷也如李太白絕句曰美人捲珠簾深坐嚙蛾眉又曰殿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豪門村徑各有天然奚事傍借溢語歟然則說詩者不以詞害志靡有孑遺之句曷以無譏於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 昉思論詩書 臺

孟氏也僕謂作者甚言於志無害要諸比事達情終非失質如雲漢之詩憫旱也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無羊之詩牧成也則曰衆維魚矣旒維旟矣二者均爲形容過量之詞然一則憂凋殘一則慶蕃庶儻彼互相回易不增詫異哉相提而論犢鼻懸庭之句非必課實施諸平流差可卿族參華不可爲倫也足下試詳味之其以僕言爲有當否歟古之鉅公篇難全璧雖有微畧不失名家然此指故宜共伸之不取以婢直爲諱也僕近於詩不多作亦未嘗向人數數談詩因喜足下早擅作者之林又於子祁馳黃稱高

第二先生吾臭味也故不復自外而竟其說焉唯高明財幸

柴省軒文錄

卷之十

附錄詩書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十一目錄

西陵

柴紹炳

原字虎臣著

從

刊

本

大

伊

編

戴庸汝探

秀麗西

卷十一書

敬

祭文

答徐孝先見寄燕中書

答陸生繁昭書

燕中贈同里諸子書

與嚴灝亭書

卷十一目錄

戲答陳際叔禾中見寄書

答施尙白書

與張覺菴書

答許楷書

與陸繁昭書

擬山濤報嵇康絕交書

擬蘓武重答李陵書

擬孟尚書答韓退之書

上于忠肅公啓

公舉徐子經明行修啓

代陸生求免入學啓

代爲家虞城令母孺人徵詩啓

爲少司馬宋公徵輓詩啓

公請仁菴師回任正學寺啓

代仁和學訓祭故太常少卿孫齋吳公文

祭江道信文

祭家舅倩徵君文

祭梁天署文

祭澤縣姜文

祭嚴訥菴先生文

卷十二目錄

徐母陸夫人祭文

祭亡妻張氏文

卷十二 雜著

釋譏

應詰

省疾

訟應

討蚊檄

虎禍解

省軒自述畧

樂省軒記

齋居偶記

何生贈言記

昭君夢記

城西觀象記

孔方君傳

訓女篇

錦帶連珠

先觀察遺事記

戒殺或問

卷十二目錄

三

柴省軒先生文鈔卷之十一

書 啟 祭文

荅徐孝先見寄燕中書

經頌頌首白孝先是下時月不居別復經歲室遐人  
遇我勞如何頃遠辱翰綢尉誨勤殷薦故人之情昭  
君子之愛把讀數過肅然以思固已脫比雙金志同  
弦佩矣然竊有鄙懷欲陳之於左右者僕家叨食舊  
才謝逢時既無採薇抗志之高又乏土室終身之節  
隨俗浮湛苟全性命其積素如此也徒以荷鋤辟力  
賣藥難讐誰分隣女之光莫貸監侯之粟廩良未易  
柴省軒末鈔 卷之十一 徐孝先書一

餓來驅人因而擔簦北首旅館舊京暫復曳裾聊同  
丐食豈云仲宣依劉之役士衡入雒之遊乎正如足  
下履素潔清襟情孤往直欲振衣千仞洗耳重淵濁  
世勞拏去之恐泥而猶復周旋城府扶服踐更事會  
所羈致非得已於斯想暢僕懷類可見矣是以行路  
良艱客居多感山河易遶風景懸殊歷吳會而酸心  
陟燕關而隕涕故宮徒峙高臺已傾樂國不存荆高  
烏往聞節月下長嘯登樓釀酒春前悲歌入市時復  
興盡而還非無發憤之作然以視夫翔翔五嶽汎涉  
三川者竟當異日談也至餬口四方賣文爲活諒其



本計豈敢矯辭然而長卿作賦篇抵千金皇甫爲碑  
字易匹絹僕既名慙昔賢罕逢時購偶來倩筆不名  
一錢廼尤可歎者口腹累人手腕非已何論子雲筆  
札全類叔敖衣冠代彼寒暄無關銖鎰違衷時有頽  
泚奚堪是知詩題甲子語謝萊傭揮手當塗絕口時  
事要是放懷物外斷非溷迹籠中耳僕受人吐屬未  
免委蛇阮述曹思潘宣樂旨豈資談美勢會使然也  
顧舉似通方性原疎拙經秋下榻累月杜門盤列侯  
鯖未忘鱸膾軒逢騶馬獨著羊裘不厭狗屠之伴無  
妨捫蝨而嘻若謂低頭即第染指鼎烹號却超入幕  
柴省軒末鈔 卷之十一 徐孝先書二

之賓效甄豐夜半之客此則義所不敢出也况復憂  
從中來時時善病擁衾梧雨伏枕梅陰莊鳥沈吟彌  
深懷土鮑生有夢遙喜還鄉正使剗劍空存殘書可  
筆買山資乏貰酒人希而無恙雙峰多情湖水歸來  
堪賦豫謝故知不差勝於撲面塵沙之內側肩車馬  
之間也哉嗟乎嗟乎僕之計從此決矣鼓棹南還當  
期秋杪三徑蓬蒿行復有二仲履屨也聊布往懷以  
資嗔嗔臨風馳憶不盡所云

苔陸生繁弔見寄燕中書

依本書  
體爲本

紹炳白擔登北首忽復經年懷舊傷離與日俱積雖  
作燕臺之客時爲越鳥之吟每念竹林朋好雅共卿  
卮蒿徑追遊良欣把袂未嘗不迴翔風而徬懷盼南  
雲而落淚也頃枉芳訊彌徵素心筆體高尔情瀾委  
折披覽尋繹悲喜交并至僕之私衷其能曉暢敷衽  
往復可無費詞猶欲綜其頭訖更相酬縷正緣今段  
非足下知我不能發其憤懣耳僕遭亂顛唐甘從跼  
伏木石之姿堪侶桑蓬之志已仄距躍十年荆榛塞  
路懸壺屢歲烏雀羅門情知老不如人無奈饑驅遠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苔陸生書三

道於是徂暑辦嚴衝炎出祖言辭鄉里爰詣舊京信  
鷄首之遐征聽鷄鳴而遄發浩浩江流因風鼓櫂湯  
湯河水帶月鳴榔歷淮徐之境則形勝迢思瞻齊魯  
之墟則颺流懷想所過低徊輒生搢擊詎止廣武興  
嗟新亭發慟而已哉至於塗經津海楚屬蒨丘訪華  
陽之舊臺詢碣石之高館川原既逸風物何存卽事  
移情尤滋太息况勢雄天府景擅名都睹華閭之參  
雲攀鼎湖而無地門近銅駝蕭條平楚牆懸石鼓突  
兀飛芻易水之衣冠寒風吹骨憶樓桑之羽葆白  
日傷魂竟屠狗以安從悼盧龍之孰賣益有撫今追

昔提鼻哀吟望遠登高低頭顰涕者矣嗟乎僕事類  
轉康清殊庚信卽七貴門庭自然薰灼五陵衣馬藉  
甚輕肥寧矜戴笠之盟不改被裘之素頗循故我渠  
累通人然而彭澤傾觴未麾時宜嚴陵把釣肯戀長  
安正緣丐食而來匪有裝金之效事會所迫心迹時  
乖感茂陵之秋風終非消渴惜江潭之往日全抱離  
憂以是知遨遊非雅願而客土難爲懷也所恨未免  
有情居然才盡雖恥馮煖彈鋏之歌絕無王粲登樓  
之賦伏枕杜門祇復支離自廢耳其何以謝故人報  
知已耶夫知希則貴前典攸高身隱焉文曩賢是誠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苔陸生書四

僕縱樸鄙亡能賤貧自分假令自此以達言旋敝廬  
衡草粗安饘粥裁給流泉喜其代釀苦竹便以遇人  
方外過從清談縱送披書獨笑枕石高眠頗放無礙  
頑鈍足保固已傲三公而藐千駟矣又奚俟仲統樂  
志之篇季倫思歸之引哉旅病羈愁百端交集書不  
盡意延頸起予

燕中貽同里諸子書

別來無恙幸甚紹炳觸熱北遊於秋仲抵都下既即館舍賓主粗安然此行頗爲饑驅等於乞食半歲以水蕭齋下榻自一二故知外長安貴游少所通問登臨之興所至易盡由秋徂冬足未嘗踰內城兩宮雙閣間想像而已西山去郭三十里倦於策蹇翠微積雪時時遙爲披接朔方嚴寒近視遼小差僕辦一老羊裘篝火垂幕擁殘書吟調不知門有車馬客要之此中朝夕無異墟東也且地雖舊京好事殊寡杜少陵賣文爲活此事幾同望梅伯休藥囊正屬本色安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貽諸子書

五

與嚴灝亭書

紹炳頓首灝亭足下燕臺握別忽又三秋故人之思勞於饑渴白雲在天山川間之時有北望矯首而已近緣錦雯見招吳署訊長安舊好首悉起居嘉豫良慰鄙懷從從邸報中閱封事數通在刑言刑足稔欽恤至意使奏當獲平挂議毋濫情辭劉亮補救弘多故知路長君尙德緩刑一書較之崔子真政論大相逕庭也邇不佞竊有請者近聞江楚間頗以水潦見告秋收不登民生滋感然往例撫按具題則必下部議部議定不卽允仍行督撫勘奏轉輾遲遲動經年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灝亭書

六

倉以賑河內謂饑民待斃事難遽緩奈何已奉議奏  
忍復遷延坐視數千伯萬之生靈垂死而不顧也與  
言及此可爲酸鼻愚意欲足下慨然拜疏痛陳此弊  
且具揭閣部諸公共以矜憫元元爲念朝夕呼應因  
請著爲令此後如遇直省地方灾傷俾該督撫按立  
時勘實奏聞卽爲區別分數或蠲或賑庶天灾時行  
而民不流殍造福窮閭生死肉骨萬代瞻仰在此一  
舉矣足下以不世之才負海內之望身處得爲有所  
建白要當弘濟蒼生流芳青史不則過眼繁華比於  
石光電火正復懷黃佩紫躍馬馳驅號輦下貴人富  
柴省事文錄 卷之十一 願亭書 七

時藉甚詎足爲肅亭重耶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不佞猥托末契早悉素心故敢徑陳管窺伏俟裁可  
勿以藿食妄談而阿之也幸甚幸甚亂情尙在閤中  
近體亡恙否會次辰莘民兩兄各爲寄聲不佞旅次  
忽忽無善狀可道請惟爲道候攝不盡願言

戲答陳際叔禾中見寄書

僕自薊門南還取道吳中整裝與足下舟次把晤不  
一時許卽復匆匆別去悵惘於中初擬待者言旋不  
遠使從里舍盤娛謝其契濶頃者武山先生由白下  
歸來道足下行李已發計姑蘇抵武林十舍而遙然  
屈指可四三日耳遲之又久息耗寂焉心甚怪而感  
之及接來書始知車騎尙滯嘉禾則以途遇暴客之  
故具悉顛末不勝愕眙僕迴憶首路及家歷燕齊淮  
徐行津約四千里顧大河以北鄉稱盜藪近頗貼然  
無事及渡江而南乃稍稍聞宵警漸入吳江樓水縱

柴省事文錄

卷之十一

見寄書

八

衝數伯里間比多白晝剽奪者矣雖蕭條被時懷  
戒心僕天幸榜人無恙何圖此慨遂中之於足下也  
夫綠林托跡未乏僞雄南塘一出閭閻豪舉然古稱  
盜亦有道不犯高賢或迴戈於孝子之廬或戢刃於  
仁人之里至如戴淵行劫江淮會陸平原憑舟數語  
卽投劍歸誠李博士於潯陽猝值冠服已訊知名氏  
但索贈詩灑然而別今足下高義名藉湖海此輩倉  
猝相見不改容修敬輒復露刃唐突恣掠行復若將  
甘心焉者何其翹蹶不曉事耶然僕意足下居然寒  
士旣無歸洛輜重亦安得陸大夫橐中裝華眩耳目

起若錫璽經者比聞數年撰著藏之殿願盡爲搜持  
以去噫嘻足下懷璧爲罪亡乃坐此歟自古詞流著  
述每見懷奪若郭冒何註竇竊柴詩本其始事定屬  
轉相假手彼劉公子佳句巧而不許遂遭延清弄計  
足下才筆之秀橫絕江左鉅篇短咏膾炙在人諒有  
欲盡發其秘私之以成名者故爾購此曹子出其不  
虞一旦截取繼無赤允之探幾尋土壤之壓其爲計  
不可謂不狡而狠也語云多藏者必厚亡又曰美好  
者不祥之器以足下取精造物作好日甚盈滿招忌  
故宜有之迹其來時操戈去猶遺矢陳先生九鼎之  
柴首軒文鈔 卷之十一 見寄書 九  
重此時性命裁如毛髮謂當悔其雕鏤惡此輦悅奈  
何沈吟悞喪示之以不能忘情也哉是知僕之安流  
乃緣拙免足下道梗實由巧累耳延津劍合鬱林珠  
還願足下語勿復及吾慮其以不費之軀竟徇此奚  
囊中物也倘能絕菰棄智謝華吐腴以從僕爲務以  
燕淡爲容去爾修能與僕爲伍則中無可欲浩浩往  
來經行萬里若坦途矣昔王參元失火柳河東遺書  
賀之足下今不幸見劫僕亦用區區之指相風勸者  
如此勿以浪無尉勞詞不及情云幸甚幸甚紹炳再  
拜白

與張寬恭書

足下頃以全集見示屬重爲選次夫相知定文誼無  
虛讓但僕以頻年善病此事久荒流覽高篇裁鑒未  
易欲如顏氏賞蘭陵之雋皮生楨襄陽之秀寧容同  
日談耶然以迫於仁命勉效丹黃諸體各爲拔尤約  
得如千首兼有評騭大抵古樂府無須多擬其諸合  
處聲情俱妙五古遠宗建安近似三謝必無唐以後  
語風體之勝殆有天授焉七古氣昌詞古其調近樂  
府者並佳唐體則稍乏者流暢耳五言律則茹精六  
代而出之故其風格高秀絕無凡响六言律雋永致  
柴首軒文鈔 卷之十一 見寄書 十  
不多得七律在初盛各家人不數首此中茂製已堪  
高置一座平調不妨汰之五言排律工整之中時見  
逸宕六七排亦及格不厭五絕多古趣六言唐推右  
丞佳者可相匹七絕以風調見長其得意者不減韓  
君平李君虞也嘗論足下之詩學等遠夫富幾子美  
與會既豪才思不竭僕觀之氣盡小巫自耳瓦礫何  
敢復談工拙竊念古作者雖闕篇籍要尚菁華如池  
塘春草謂有神助明月夜珠頗覺擅絕生平諷寄正  
復無多故昌穀自訂進功集最稱雅著弇州續稿未  
免失繁嗟乎前事非資鏡歟望足下褒後先諸體別

刻選章璽珠手捏其必傳計有餘矣至評語不須每篇附綴或於卷首稍采一二如陶集所載何則實譽亦何可槩蒙也適晤馳黃畧同鄙見幸足下裁擇何如

答施尚白書

去歲湖上晤言深慰離澗臨發復留手札意思懇懇更嚴古誼別後懷企惟寐忘之頃接翰教慰問過溫兼示近著披頌反覆酸感涕零求諸曩賢當是子美次山台并一人耳伏承道屢清嘉在公如水想暢雅素竊以增忻此時宦遊難於家食伯倍然仁人君子望切蒼生正當現宰官身說菩薩法方便救濟造福無涯豈作區區自了漢耶努力幸甚異日湖西一片土行復見羊公石也別屬古韻通鄉與馳黃揚推祖有條貫客夏得寧人申討什九從同畧以自信其間

批繆時有脫漏尚多正俟同方共爲補訂今荷見鑒并煩備值以卷帙稍繁不能伴錄適及門賄有副奉輒附使往未免魯魚闕然營較然子才不苦談書小損難黃耳倘藉公餘筆記弘所不逮遂成定本辱爲序行亦藝林一快矣望望僕守株如舊苦乏善狀同鄉班好落魄時似麗京比遊馬岩世臣竟作趙州行序矣馳黃武令近託里開恒復過從每遙托仁風沾沾不去口實也外短吟一首倩書求正聊寓往懷未盡所云

與陸繁昭書

僕與足下忝居父執重以友生相悉素心不煩詞費  
適者竊有所屬畧述其絲僕年過知非居恒善病凡  
百疏懶舉體支離但習垂帷春秋之傳莫就頻勞伏  
枕甲乙之經靡成歎早衰於蒲柳抑何效於桑榆此  
雖一日加長而三立茫如獨自惜邑者也徒以舊輯  
古韻通比歲重訂兼纂切韻復古編用相表裏都爲  
一集以便撰著之家釐究頭訖其間條貫具於本書  
不謂世無先覺聊以公諸同好耳然編錄雖竟流布  
未遑兒子孩穉不解卒業正恐斯本尋歸堙沒歎  
柴省新文鈔 卷之十一 繁昭書 主

足惜覆瓿奚堪前共足下道及允爲傳寫誠談吹雅  
懷風流盛事也足下負執羣之才著起予之契藍欲  
謝青無妨變本立之尙白要俟解粉今以錄稿馳往  
可乘閒覽觀爲作後序一篇馳黃序第明古通足下  
當并切韻論之夫許氏說文賈逵授意孔公圖詩卜  
商序焉聖作明述自昔所賴表章詎不然耶僕少作  
青鳳軒集辱令先君爲之立晏今復以相屬者爰昭  
世好非乏美談且僕於是書廿年肆力信而有徵衆  
溺所聞或生同異庶資茂製以曉方將幸免至愚之  
訶賒獲不朽之計敢云濂溪道素本見推於大中寧

以河汾淵源乃謬託於房魏也哉歧予有望想當惠  
報不次

柴省新文鈔

卷之十一

繁昭書

主

答許楷書

足下賢兄弟先後奉令尊君命自東海負笈從僕遊  
意氣甚厚僕既乏經術尤愧人師然竊惟令尊君見  
屬欲足下切磋古學求作者之指舉業且置有待也  
今足下卒業裁兩月古文尙未成章乃汲汲於兼習  
時義以爲古文不當期其速成且援韓歐之文皆已  
仕而後工故當且學遊時之技何其熱中耶夫出處  
之誼見於僕所爲送賢兄序中茲不更論若夫今日  
之事先古學而後時義消息異宜各有所當也韓退  
之早喪父兄依嫂以活故急於干祿不得不伏首舉  
業省軒文錄卷之十一 許楷書 去  
業歐陽永叔亦少孤其母鄭夫人課成之故亦願時  
爲文望舉於有司然生平每自慙恥其古文必俟中  
第後始工非故遲之此有大不得已焉今足下有令  
尊君爲政趨庭之訓緩急有在家有薄田足以餬口  
幸無須連售年又視賢昆差少鮮室家之累正可壹  
意下帷求當古作者沈思盡力以副父兄之望庶幾  
僕所爲稍效萬一耳且古人奉檄色喜勉爲親屈今  
賢親外奉檄之樂而內著書之樂使足下兄弟每奏  
一篇則高堂稱善以代衣繡起舞猶不足務乎況時  
義視古文雖云降格其間摘萃正有甘苦足下以齒

齊從事詎能輟工今茲有請直是不肯竟學又顧之  
佗耳僕方病不能修詞聊以解足下并復令尊君何  
如

柴省軒文錄

卷之十一 許楷書

去

擬山濤報嵇康絕交書

山濤自足下頃遺書省覽過具悉爾要僕念事已中  
寢不足復費詞徒以譙責太深風指彌厲雖吾蜀可  
以相忘外間傳布易滋嫌隙有乖大雅明詰之義若  
含情嘿受自同寒蟬非所爲友生忠告也故敢畧敷  
其愚以曉左右僕自慙款啓無所比數然少孤處約  
頗負介然之性欲隱身自悔不妄交遊惟與足下及  
仲悌兩人善耳已復得嗣宗若忘言之契竹林把臂  
便欲終焉尋以慈母在堂仰資升斗彊齡奉檄聊云  
代耕中間復遭事變決意遂初而情切汝墳顧顏復

柴省書文鈔

卷之十一 絕交書

七

出更忝除命叨躋選曹此皆叔夜所稔知僕之本末  
苟不然耶未幾量移分宜舉代僕自以無補朝廷久  
寒賢路冀獲勝已澄澤有方謂足下奇才雅量博覽  
該通晉司天職實爲堪可故訟言於廷稍解文仲癘  
位之議且展令尹必告之誼耳迺與論參差未聞召  
拜而足下逆見迂拂以爲僕罪大不可解矣嗟乎君  
子出處語嘿各行其志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  
而不反之論誠如仁論然無間同心未妨舊好如蘭  
之臭要諸始終足下與吾交不薄相諒平生卽高蹈  
遺榮恥自降屈斯亦區區有懷刻印趣銷事無固必

豈有警歟故相牽逮致開絕交之讐哉夫諸葛孔明  
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僕雖身  
遜義賢竊附相知業悔過舉自可勉徇雅尚勿慮敦  
迫而足下欲杜攀援之塗過爲峭整之論情多憤世  
語近畔經此非長者所宜出也僕聞之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故四結以肥遯而重薛方以詭對而全子陵  
抗故人之節文先弘單布之風或遠或近均遂其高  
而進退從容無所致難是或一道矣足下逸情遠趣  
尙友古人嘗撰高士傳爲之論贊誠欲比方何等乎  
今段相引藉非樂從至謂漫驚刀之羶腥養鴛鴦以

柴省書文鈔

卷之十一 絕交書

八

臭腐則詆阿太峻也又以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有必不堪可者勢或難彊甚且有非湯武而薄周孔  
剛勝疾惡云云縱古之逸民隱居放言然消息隨時  
不若是激且悞也足下天質寬簡素饒風儀極人倫  
之美乃以少讀老莊增重其放夫枉下漆園吾所深  
慕味其遺言有心齊守靜之要固表裏六經者奈何  
茹其糟粕棄其精華耶且叔夜自道嗜神僊服御上  
藥則宜中退慎嘿守金人三緘之誠以與物無競爲  
常而狹中鮮容遇事應迅此正所謂單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者怨毒之視猛虎何限也昔人有言香以

薰自燒膏以明自煎獨立叢忌孰能保之足下誠願  
 遶方以外服食長生但可杜門養志勿與人間事亦  
 毋妄生同異比聞樵樹親報自憲益甚輒以箕踞對  
 客絕不爲禮近士季以此見銜嘗與僕談之恨幾次  
 骨僕時猶緩頰以解言濬冲與嵇居山陽有年未嘗  
 見喜愠之色渠當有此今奉來教乃信有之耳夫人  
 情吹索癡病易生居叻所翫其既恒酷昔楊惲以報  
 孫會宗書有南山蕪穢之嫌竟坐怨望罪至棄市孔  
 文舉恥爲太祖謝持論偏宕旋遭郗慮所構閨門見  
 收語曰前車覆後車鑒足下口語橫流一朝蹉跌將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絕交書 五  
 毋蹈孔楊轍歟且嵇氏婚於天室負人龍之望選者  
 淮南告變賁有蜚聞吾獨以百口保其無它亦賴大  
 將軍能聽之耳今足下詞指激發不風而波脫有媒  
 孽物議環起吾甚爲危焉悲夫僕聞親故無失先師  
 篤訓居厚不薄老氏寶之吾自信曹偶之間克終厥  
 好昔裴鍾相鄰平心以處兩無恨焉况與足下投分  
 非淺何致以隙末毋望交出惡聲哉正恐高門用干  
 慮之失愛莫能助當爾之時譬則禽鹿見羈行爲狙  
 上肉迴憶居平與親好周旋厄酒微醺彈廣陵一曲  
 豈復可得仰呼彼蒼左顧釋子龍章鳳姿付之一擲

矣且奈之何故不借書口之規庶比曲突徙薪先事  
 以救耳僕寡昧不足當若孫公和有道者流曠覽徇  
 外嘗謂足下性烈而才傳其能免乎此舉賺賺正復  
 坐是願足下留意詳味克全明諄毋以不啻之軀殉  
 三十舌也濤不勝惶恐死罪死罪

上于忠肅公祈夢啓

伏以聰明玄感自有開而必先惴惴幽通亦無響以不應妖祥固氣醖之取其契實精神所乎此間有靈兆而爲夢是以周官聿昭入法宥雅猶勤太人動有判占駢多奇驗天風去垢有熊獲其股肱帝錫九齡大武全乎壽考伏膺監腦寶克荆蠻廣樂遊神遂昇翟犬至於前期秘授且或異世躬逢傳說未登早圖帝座姬公已逝時晤孔堂子美釋詩於蘓老景純抗揖於文成先時劉舍人曾傳丹器於尼父近代楊光祿亦親創管於重華原夫氣志攸凝實荷聖賢之接崇省齊文錄卷之十一 祈夢啓 主

道非恍惚事有徵符恭惟明公先生臺下忠心正氣大節清風依日月以常新整乾坤於載造雖屬錢之翺禍始工譏而介山之田勛高皇眷宗邦儼其俎豆後進秉爲蒼龜蓋典除彰瘴實賴鴻施趨避嫌疑更昭先覺赫赫明神在望懃懃君子用心念紹炳一介單涼十年潦倒卽戾積無知辭於愚幼悔思補過尚切平生自惟清白之後所爲忠耿頗存少丁家難徒殷述事之懷長際時艱益甚憂民之計顧數奇不偶而一貧奈何嗟獻策而胡因咲治生之無術常思處士福衡之歲英英每落宅人已踰封侯鄧禹之年寂

寂猶夫故我青雲未致白髮時生誰爲相識塵埃難卜吾生稅駕夫升沉已定奚假君平而富貴自優猶詢唐舉况復我公英爽尤爲小子依歸不揣露陳敢祈昭鑒倘以萊忱可采荷質靡遺後死得與斯文孺子屬有可教願言親耳徽音側躬法從指麾用世警策前途庶幾短長知所自效緩急可能豫裁公其許之紹炳幸甚仰干斧質無任主贊

公舉徐子經明行修啓

蓋聞澤宮振興丘園尚賁平名賢銅署承恩車乘尤  
招夫孝秀得人此爲近古覈實要取無私恭誦聖謨  
更新令甲自科目而外特著經明行修之條就賢序  
而升不失鄉舉里選之意品非中正持衡在君侯大  
夫名著宗邦推轂本父兄三老苟與評之可采洵明  
試而有光伏見本部仁和生徐某者南州清裔江左  
名家謝公之堂構猶存春迴紫燕王氏之弓裘弗改  
日富青箱生有異徵東方失歲長多穎出北海堪兒  
讀書便爾等身賦韻不須叉手洪流浩浩叔度之涯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行修啟 五

際非常鏤子珊郭侯之精神自大早稱課寂受知  
大賢固已鳴筆蜚聲尤迺懷鉛折節董帷矻矻從摠  
繁露新英邊腹便便罔棄羽陵殘蠹婆娑自適鑽仰  
無窮白水襟期傲門前之駟馬清秋典寄拾隄下之  
流螢故廼學富經神亦且才高菰糲折衷衆說戴侍  
中奪席百重綜貫群編張公子補亡三篋孤標理致  
獨擅神思先達揚譽翬羽毛之已滿老生形穢歎味  
玉之在前試必前茅名原上乘若乃敦倫服古雅性  
過人少而有成貪能自植茅容鷄黍唯肯高堂王仲  
牛衣寧悲內舍且其愛日之惻嘗操格天之符欲竭

年益親知夢齡之并訓以割股愈疾何嘗藥之足於  
孝足咏乎白華行堪書于銀管况志遠霜雪氣激風  
雲誰稱疾惡如讐頗向非公不至成都續鼻胡此颺  
流安邑猶肝無爲罪累節趣固其素著幹畧尤所優  
通伏首揣摹匪直陰符之秘立談指畫應無智囊之  
危世務方殷且作汝南高枕民生實感聊爲維下清  
吟國歷既以練才從容善於養望名卿識其姓氏道  
屬斯文後進景其衣冠事同資敬鼓吹帷帳未誇南  
郡家風陶治門牆宛睹河汾國器著書則懸金比貴  
品士則錫裘齊榮蓋德音顯懿斯爲儒苑之良文采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行修啓 五

縱衡抑號詞場之聖複詞必有大美連類愈見兼長  
故聞海司衡特予茂才異等之擢西江直指爰有文  
學行優之褒斯則前事之徵諸生無出其右頃者額  
置乙科惜賢書之尙隄而才淹下第矧同士以恩期  
大偉長一家之論質有其文孝穆百代之才名備乎  
實人言徐氏有人此子必復其祖霜雪晉殿千里終  
馳雲翮還期三年有待願朝廷須上之殿卽旦晚何  
堪生失幸選特典得俾觀光彼其卓 英姿宜被左  
雄限年之格况復方聞篤論能無 薦辟之書此  
實草澤款承矜紳仰企伏望藉名 充貢闕延和

露稽古之榮將驗家修之實假以尺寸諒匪尋常寧  
雅漢主席前喜少年而超拜抑以吳公門下援才子  
以流芳矣

柴翁新文鈔

卷之十一 行修啓

十五

代陸生辭免入學啓

余及門陸生繁強過故大行鯁庭子也甲午春當事

音既舉大行鄉賢因徵生入學補邑諸生  
屬余代作此啓力辭之其事遂寢然生切負  
才性廷益績學工文詞所爲儼體駸駸當  
今第一手含吐徐庚非直青出於藍矣

伏惟褒賢錄後故推愛於屋烏引分辭榮諒難羈乎  
林鹿雖緇衣之好雅示周行而褻臚之資慙勝魯服  
先人過叨夫俎豆賤子敢玷於宮墻茲遇臺下菰苑  
笙簧人倫衣被宗盟執其牛耳家學擁乎鳳毛河汾  
講道志在扶明六經昌黎爲文功乃起衰八代幸獲  
司衡江左實同秉鐸斗南舍舊圖新評已高於月旦  
揚清激濁義尤廣於陽秋謂封墓式間者庶時之雅  
柴翁新文鈔 卷之十一 入學啓 十五  
則恤孤脩祀者前達之芳風靡假疇咨特頒手教以  
故父某名列先朝行乎後學仗先節而履霜攀墮弓  
而躡地亭亭骨鯁誼靡悔于雉經肅肅典型懷徒懸  
於虎賁憶交驩縞紵宿草餘哀當景逸湖山生芻降  
禮爰下所司俾偕從祀入延陵而祠季子過湘水而  
弔左徒楚國先賢共表君賓之里益州耆舊爭圖巨  
游之顏此臺下重符古人之節豈細子引爲私家之  
憑至以某忝屬清門猥稱賢胄不遺童穉之末許俾  
予矜之員事出非常期寒灰之載煥恩施異舊令朽  
木以重雕拜命驚魂聞風駭汗某適家不造寡母焉

依瑣尾食食伶仃善病少覓梨栗真同白社之兒長  
謝蘭芝殊惡烏衣之子庭堪羅雀戶鮮鳴鶯煙火春  
寒蓬蒿雨長良緣多難而憂生故復屏居而廢業淒  
風枕由把殘牘而含辛白晝掩扉倚敝廬而媮息蓬  
頭歷齒寧揖讓於師儒短布單衣曷優游於冠劍縱  
家饒握槩偏迷射策之條而齡及負薪絕少知名之  
謁恒抱影於幽沈實忘情於進取何以謬叨鴻造枉  
列譽髦夫殷士周楨情通膠柱楚材晉用事異荆舟  
武鄉孫支既旁求於馬朝梁公苗裔尙遐搜於趙代  
勢殊今昔道協公私然而消息每從平時去就亦各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入學啓 三

有志徐元直赴命諱非其偶李令伯陳情屬有可方  
痛亡父之緒言身終土窟憫哀慈而托命景迫桑榆  
徒欲委巷挿籬荒園荷畚牧豬廢圃負米窮鄉迹自  
瀾於編氓名詎班於俊秀南山種豆原非失職與墜  
東序采芹未敢從公色喜無慮揣摹不習難希入彀  
之英正使繩墨相寬甚懼母望之福冒膺非據內揣  
不堪見黃門而稱棠溪乃詆蜚屬蹇修以爲媒其如  
癩廢所恃明公雅度敢聽下走素心運丁孤苦分甘  
賤貧雖無五嶽之遊而林泉足寄非有連城之讓而  
裘褐同歸性本幽憂故無勞於反屈行多嬾散竟何

侯於讀莊若必強以求修將恐弛其銜轡且小人有  
母亦云身隱焉文章子得師惟願愛人以德伏望俯  
鑒微忱特舒敦遣寢其寵命假以寬科庶幾進退自  
便俯仰無譏門戶式微漫耻上高之里醴粥粗給永  
安寢丘之田斯則高且聽卑衆不違獨大人無我直  
量橫於海天先子有知尤恩啣於泉土矣某無任涕  
泣哀籲之至

代爲家虞城令允鈔母孺人沈五十壽徵詩啓

蓋聞詩崇壽母允洽賓筵禮肅登堂於昭壺範故女  
貞貢寶贏東海之棗花慈竹凝筠邁西王之桃核自  
宜錫其難老且復垂諸不刊恭惟柴母沈太夫人者  
適鄉先正式教學博繼配而虞城令允鈔之後母也  
世有門風生嫻內則謝庭小咏夙著清才辛氏徵詞  
尤徵卓識鳴鸚鵡縱無慙問寢之兒割肉斷慈寧昧  
調漿之戒人稱孝敬道合淑溫乃公素慎相攸乘龍  
可卜夫子適謀嗣偶中雀非誣爰當及笄之齡便是  
結褵之日揆風裝遣不損其儀皇甫門楣雅堪載匹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徵詩啟

五

室前操作何殊挽鹿之高閣下寧馨已裕將雛之愛  
出諸傅母無誤於泉絲仰事王姑必共於蘋藻稟竺  
之崇薦雅曾無慙見樂羊之金必反更戢良規伉儷  
比於鮑桓娣姒方諸鍾郝時則光祿翁以太丘之望  
羔鴈盈庭學博公以北海之名軒駟塞巷職惟鳩於  
中饋誼用新於脫簪既而孝廉船迴廣文穗冷本先  
生不羞薄宦皆細君有以佐康肥水芹香爭傳女誠  
當湖杏茂共識女宗伊鳳凰之叶絲忽龍蛇之應藏  
令嫻祖載猶薑橘以親詞下惠懸旌撫松楸而獨酌  
頗復折衷哀禮因而代秉義方菊蕊散英春秋報翰

雀飲鴛錦曉夕塵奩茹淡冲懷味胡勞於躍鯉含節  
遠鄉情轉篤於九熊洎虞城躬承捧檄之驩而母氏  
雅尚閒居之美繁霜屢降冰雪之質滋堅滄海旋移  
江漢之流靡改既安榮落之節最持奢儉之防形管  
湘編並符規鑒竹筍木屐長謝紛華感垂白之椿聞  
時勤孺慕顧重芳之珠樹乍啟慈顏起居務必中程  
嘖笑未嘗稍假有言足法非禮不形用古方今超前  
軌後且螟蛉却負義尤烈於穆姜鸛犬母呵體加嚴  
於伯始斯豈不誠爲賢孝相成德壽無忝者哉某等  
分屬通門情深猶子備聞懿訓欣值誕辰欽節行之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徵詩啟

五

無雙決綸褒之有待青鸞黃鵠屬闕千尋皎日丹霞  
盟心一寸高堂設帳行驅十舍之郭上客稱觴詎乏  
九如之頌謂宜藉重詞宗綢黻聖善則班榮漢紀別  
號大家季右魯邦特標貞母侯聖惠錫鴻章增庶燕  
喜王壺比潔光浮竹葉之卮銀管生葩彤溢桃花之  
帝於是婺星朗耀萱草長春珍踰於芝簡瓊函貺倍  
於金璽王豉矣按姪婦沈秉禮守貞最稱賢達篇雖  
代構實無濫詞節畧具徵庶資傳信

代爲嚴陵少司馬宋公徵輓詩啓

蓋聞素秋肅然勁草標於疾風滄海奔流孤峰屹乎  
砥柱終持大節彌邵英聲苟求貌於虎賁典刑如睹  
寧徵歌於虞殯誦述堪傳若故少司馬宋公者諱賢  
字又希嚴郡之建德人也南國詞源東京華胄名德  
之後代有聞人清白所餘家無長物兼之早齡失怙  
抱痛遺書故復殫憤下帷勉承慈訓堂有湛母士行  
以之成名所記龍岡永叔於焉長世克揚先烈交慶  
時榮乙卯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允號東南之實足空  
西北之群上書萬言治安可致出幸百里盤錯奚辭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輓詩啓

圭

時則初令虞山便東吳罷民懷慈父吏畏神君方興  
花縣之謠俄失板輿之奉銜哀解綬出祖傾間尋補  
魏城益徵異迹逐瘥有驗飛檄胡神童不其之咒虎  
潛林韓潮陽之祭鍾投海以比曩賢曾何多讓遂舉  
尤異晉摧內臺繡衣日映白筆霜飛子麟糾彈不避  
津要賓王敷奏特中機宜當時直諫僉號無雙既造  
福於本州亦騰芳於南楚澄淸攬轡則流紫漢江鼓  
厲下車則風生蘭芷既弔汨羅之沈且雪卞和之別  
士誠有造民以不寬已復按嚴太倉入總諸道計繁  
加志請託靡施關西却金於暮夜涼州麾馬於故人

皇王毅然廷議壯之晉陟問司職泰陪貳天閑雲錦  
綵龍觀光少府金錢會無糜費信卿才之周辱因節  
綏以共推果愜宸衷親膺獎尉爾乃填撫三晉控扼  
兩河鈴閣從容議當陽之坐鎮金隄汎濫賴東郡以  
力防捍患盡勞迄均如帶朝家寄之干城氓隸安其  
衽席而忽以養痾乞休果疏獲請比河內之借寇灑  
涕無從方九真之祠王攘臂恐後於是單車就塗角  
巾歸里南華之生自達東門之疾漸瘳高枕著書無  
非服古捐金築館仍屬右文廉吏可爲諸生頌義既  
而變起滄桑身甘灰壤陽秋之志靡爽伏臘之用自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輓詩啓

圭

殊地近嚴陵棲深黜嶺杜門學道臥蓐辭徵柴車獨  
還情迺符平韓老鹿冠入會禮難襲乎楊公頗從方  
外之遊肯諱祿家之撰長沙太守雅精金匱之方河  
東叅軍妙著青鳥之學數術仰攀夫京翼筆體兼擅  
乎鍾王迹夫迹寄塵寰神馳象表宜其感通玄造豫  
召玉京當遊白雲之鄉適屆黃花之節時歲次  
秋九月九日春秋蓋七十有六也嗚呼異哉維公生  
有奇祥卒而委順秉葵江之秀氣應揚域之靈應分  
切股肱則功垂竹帛道存骨鯁則圖在丹青其文則  
黼黻苑林其行則鼓吹名教門饒俊物戶鮮礫實孝

友相敦紘敬自習承貞肥遯言享大年何期借微之  
顯達叶龍蛇之識人同哭寢巷並罷春夫太丘德盛  
文範表於素旒柴桑韻高靖節擗於銀管故知有微  
足紀無幽不顯某等敢述遺徽仰祈茂製漫假續招  
之貳即贊執紳之誼離露如新松風可挹庶幾悠悠  
草母候賞音於後賢蕭蕭白楊必符賻懷於高咏  
吳禮啓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覽詩啓

三

公請仁菴師回住正等寺啓

恭聞光讚文殊均屬度生之品驚池鷺嶺並爲弘化  
之區頓教藉以重敷法筵欣爲勝會恭惟仁菴大和  
尚座下慧業風成仁風遐暢道屬天人資敬身爲緇  
素皈依三乘標微不落語言文字五燈印可全忘豁  
徑藩籬自肇迹舉亭繼黃梅之法嗣而開臺雲岫肅  
白蓮之清規洵提獎於南宗且追從於北學楊子江  
頭盡傳葦渡海陵縣裏俄作化城緬禪臘之載更知  
德音之丕振固已有地布金逢人獻蓋光彌千界顯  
是無邊澤沛羣靈仍起非想矣某等早蒙教指長緒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正等寺教書

歸心瞻杖履之如臨悵湖山之已邈茲有會城正等  
寺者本稱古剎近在維桑春笋秋蒲粗供香積晨鐘  
夕梵未乏茲芻蕘祈唱導之賢爲說方便之法夫馬  
祖載衆原無住著趙州行脚寧必拘墟然爲昔宿舊  
鄉尤云善信易集王舍之來定居天竺曹谿所托要  
自炎州伏望飛錫言旋拈花笑示但傾聆於半偈足  
容授於三生使某等終依朗照永庇慈雲爰獲無漏  
之施卽登不退之地豈非念結神馳歡聲涕落者哉  
薰沐露誠統惟垂注

祭故太常少卿嘉齋吳公文

代仁和學訓徐先生作

維明崇禎十有七年歲次甲申某月日明故太常少卿嘉齋吳公先生之靈柩歸自京邸其同邑友人某謹以隻鷄絮酒哭而酹之於几筵且頓首致詞曰於戲哀哉吾知吳公有靈也先是壬午秋余以之官武林公方以給諫家居有掌計之命陳謝載三不允計日就道卽覽過湖上招余從寓舟申申促鄰欸曲踰常已復搗拳時艱義激主眷謂此亦何時叱馭羊腸七尺非吾有耳余亦以世變棘矣然萬有一冀者聖明在上去天尺五地幸公等好爲之未幾公赴召旋

崇禎文錄

卷之十一

祭吳公文

七

總六垣司三載黜陟一進一退斷斷如也已分校春官網羅母軼益天下咸服其明以爲正類登與澄清可俟其它諸曹務封駁獻替風裁亮章而不患於刻又益延攬虛衷補裨朝政客自長安歸者爲附訊不佞某日廣文先生良勞苦僕不能以私謁爲首藉膏腴藉第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何敢後故人余愧荷交并然自惟不肖之才力以爲公累太平賴賢者雖寒慙奚恤哉然公自召起長垣持正不阿每與當塗者齟齬抗章叩陛主上改容朝夕報聞什九中寢每恨言職不盡發憤流涕力請危疆自效稍展一隅而忌

者裕之知勢不可爲復不忍以臨難求去近與親知手書感慨自誓未嘗不背裂髮指也今年春則聞逆賊亡天喋血禁闕先皇帝身殉宗社古今慘變率土崩心而文武大僚烏號鮮逃無慮三數千里外傳聞異詞余時卽慨然曰疾風勁草臨難乃見吳公其庶幾獲死乎蓋公與余交久義盛意深頗悉其頭訖少卽砥行礪志忠孝自期釋褐司李西江卽以廉能課政載補莆中則治聲益起超拜省垣在公夙夜直諫犯顏不避時忌生平重義輕財難進易退其燕居衣冠布素必莊不失色於妻子暇廼湛玩經史持論俱

崇禎文錄

卷之十一

祭吳公文

七

卓犖大者與人母苟同而矜慎然諾不負終始余以爲篤於信道有古國士之風居無何馳計自北果不異予所云洎浙中人士脫身南還者咸交口頌公曰公自省垣陟卿貳不旬日而及於難且傳其事至烈余廼不禁慟哭失聲曰吳公竟死矣憶昔湖舟握手京邸馳音忽忽如昨日而今何可復得也山陽感舊白馬遺哀余亦何以堪此哉雖然人孰無死死貴得所今公以身殉國以子世家榮華一日汗簡千秋實得其所矣人皆有死而公死得所然則余於公宜忘別焉而可母哭樹者公誼耶其哭者猶私情也廼仁

和行柴生紹炳者爲公通門士受知雅深其間變也  
爲誄以述之且告於余曰昔交信國之赴難方未盡  
時容有爲文以生奠之者意與祝釐祈死畧同今吳  
公從容畢命大節廩如高山景行足以志懯哭者猶  
私也然使吳公蚤如所請假鎮撫一方不卽從宮車  
後乘報警雪恥必有可爲普滅賊奴大舉匡復佐主  
上之中興報先皇於在帝寧直江左彛吾矣乎奈何  
言之不效久次量移天不憖遺一朝同盡人之云亡  
慟均行塋然則懯者良是而哭者非私也亦猶夫公  
誼也悲夫斯言得之矣公而有靈其謂我何哉於戲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祭吳公文

尚饗

徐先生爲吳公故人雅稱長者司訓我邑推公誼  
遇予有加及聞公盡難歸殯相鄉顰涕因屬爲此  
祭文益感交傷逝余兩有不獲辭矣并附識此

祭江道信文

嗚呼某與兄交益三十年重之友生盟好本爲中表  
弟近而情益篤老而誼彌敦始也文字切磋既而  
相得往還其後更以學道爲歸而願講出世大因惟  
我與兄臭味滋親醕對話言晏笑飲食迭爲爾汝并  
忘主客卽應陳密契張葉懿威街厄而戲陳堅白入  
座而互難儒釋某嘗片言解紛相視莫逆周旋既久  
愈信平生乃命賢子北面執經禮既殷於世執調兼  
代乎過庭又復謂予粗知淺方什七誤中召診卽康  
豈期識非尼於龍蛇疾遽入於膏肓雖處榻間不廢  
攸好時而稱藥量水時而談經析要悟幻影之無常  
唯放生以深樂言別未幾遽聞訃告當奄逝之晨朝  
猶拈花而獨笑兄詎非乘化無涯往生有效者乎自  
我言之兄以素心而不墜儒風白衣而深通佛法內  
行醇而臨事不欺天性捐而與人寡合修證在禪淨  
之間品題則道俗靡殊如某款款最稱歡洽良友云  
但忽踰落葉舉筆作傳涕流交浥歎伊人之不再宜  
超舉乎塵劫幸後嗣之揚芬知足振乎遺業嗚呼百  
年有既寸心難磨送往事居子謂我何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江道信文

家雲情徵君祭文

嗚呼吾姪而何以遽卽世哉姪爲吾從兄少叅令于  
早舉於鄉旣又特薦薦舉不就以徵君終其身不可  
謂不榮天年六十有九以考終委順不可謂非壽內  
而子若孫若曾孫外而女子若壻若外孫森然林立  
哀姪執喪者長幼凡數十輩不可謂不裕後且少而  
嗜學能文有聲公車歿之日自士大夫以及鄉閭父  
老靡不交口歎爲長者不可謂無令名夫如是則姪  
於洪範五福春秋三立幾於備而有之存順沒寧亦  
何憾歟然而予兄弟及羣從子姪每悼天不慈遺奪  
衆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徵君祭文 竟

吾姪速而相鄉長嗚且久而言念及之猶酸愴涕流  
者此有由也吾家自大父醴泉公始以進士起家出  
入中外臺以忠孝廉直著於當代少叅能繩祖武而  
詰姪繼之與學博憲使兩易次第登賢書柴氏遂爲  
衣冠之盛其後少叅捐館學博亦無祿而憲使猶通  
籍宦遊姪以孝廉家居維持禮範若壻號吹和及百  
成遭罹多故憲使賦遂初旋謝賓客姪痛厲行零落  
意常怛怛而舉宗漸有式微之歎然烏衣馬蕃風流  
未墜猶賴有吾姪在也豈意門祚亟衰天又速奪之  
耶姪少雋而篤於天性孝友嫺雅生平無放言過舉

事後毋盡歡其視予兄弟益十年二十年加長而執  
禮最恭處弟姪間煦煦如恐視之凡家乘祀產諸務  
力爲經紀每族姓有挑達者姪口惟溫語而退以躬  
率之報顏知愧方甲辰新正姪已患腹疾猶纏展  
葛扶杖自力一跪再拜慨然日某不知繼此能復調  
否足時與祭者姊好語相慰不覺其言之伊也自此  
疾日益深秋初遂不起悲夫姪自度短期猶召親知  
榻前訣別至予兄弟則諄屬再三令諸子若孫謹率  
敬誠毋失先世家範焉其卒也 然不亂姪之表裏  
本末於是足徵殆古之所謂吉人長者乎然自吾姪

衆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徵君祭文 竟

具背遽喪典型予兄弟即勉循大體而力所不逮一  
切家規漸非其舊近於兩山墓祭見享堂頽圯墳土  
侵蝕雖尊切發憤而遠巡未諧則追憶姪之坐鎮雅  
俗提挈綱維者正未易也夫天亦何靳假姪之年以  
俟後起者歟又姪歿歲數月第五子盤復感疾暴亡  
而從弟中則世培世奎先後奄逝一門死喪何以堪  
此姪將無聞而亦且助予之悲者乎雖然姪盛德在  
人食報有待今而予九歎允鑑能奉先人之教居喪  
盡禮頃爲營墓於龍池墩之陽識者皆稱吉壤諸孫  
中讀書勵志亦必有成立者予兄弟雖愧衰遲猶將

敦一本之誼述觀察公以來家範率爾後人以不負  
吾姪遺囑逝者有靈其何悉之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徵君祭文

祭徐母陸夫人文

夫記稱內則史家紀列女雖在壺閭苟具才行學者  
美談焉然處順者易爲德履變者難爲功若迺歷蹈  
艱虞質行淳備而又報施不稱隱身以終一時所爲  
裕式而歎興也烏乎孰謂徐母陸夫人至竟不獲壽  
考哉夫人爲女卽淑女爲婦卽貞婦爲母卽聖母於  
古內則列女所傳不啻亡愧色大善數什小善伯于  
當世士大夫必有采而著之者某於夫人忝渭陽之  
誼習聞其事行又得諸而子輩口述一二節概及先  
後榮落之際不勝重愴世變而歎夫人爲難能也本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陸夫人文

夫人出自陸爲太學行仲公中女母卽吾姊某夫人  
夫人少以賢孝聞及笄歸武陵令舟如徐君先是武  
陵君已娶於陸卽世迺迎夫人爲繼室其先夫人遺  
一子曰孝直生時十月耳呱呱而泣在懷抱間夫人  
撫鞠不異所生自幼泊長大諸所爲延師納聘經紀  
必周及已取有婦則出其先夫人衣飾篋笥封識如  
新盡以畀之曰此若母故物吾奉王姑命爲若代掌  
者十有七年今畀若可一一省視如見汝堂也茲  
孝直下葬受且淚漣漣交頤莫能仰視云自昔所稱  
賢後母如翟母穆姜衆矣亦有慈愛不私初終盡瘁

若夫人者乎始武陵君起家名進士解褐受邑與夫人偕往大氏恭慎以佐君廉時有丞某飾金厄爲壽者武陵君義不受伴謂夫人曰美哉厄藉手爲張飲具夫人卽正色對曰嘻美矣然苞苴之禮行度不足以污清白史且君素所爲矢口知者奈何武陵君笑曰聊用相難微子言吾業謝之矣其伉儷相莊持論達大體類此非久武陵君不幸捐館舍夫人號哭一歲婦率諸孤屏居田廬哀禮盡制又時變勢殊門庭蕭寂元年三十租季年乃厯什租親舊多負責不償家益中落時時患播遷辛苦萬狀夫人處之晏如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陸夫人文選

幾微不平見顏色有丈夫子三皆少雋多才束修砥行竟乃絕意榮進闔戶讀書起居阿母前自宅人不能母望夫人乃獨喜曰昔介子推母相將入山然慧耳龍蛇之作身隱焉文胡爲者今我兒曹繇在坤之豫義取括囊无咎矣未亡人徒與偕隱沒齒復何致望耶故孝直兄弟雖才能不苟去就然所繇優游裘褐全其嘉運不爲迂身以求養者賴有母夫人賢也賢母佳兒慈孝相濟爲人倫至樂然不竟獲永年是豈非天哉夫人初感疾尋篤孝直兄弟所爲禱祠鑒藥萬方卒不效諸孤一哀泣血柴毀骨立已則殯起

苦塊中縊述其生平爲狀庶幾古史所列某自愧樵不文末繇綴輯本末以俟君子然夫人產名家爲良吏婦生又有令子雖遭喪亂極幽憂伏處巖穴年絀中壽而懿行彰聞光前絕後垂名不朽旌命將來天之報施不可謂徃徃而左也於夫人又何憾乎哉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一 陸夫人文選

祭亡妻張氏文

歲維辛卯如月仲春賢嬪亡祿行彌十旬日月不居  
感念舊新我有肝腸胡能示人乃以孟姜酒茹哀  
詞就靈筵而告之曰嗚乎子竟舍予而長逝不返  
先是子抱病淹久骨立支牀自度弗起執手於邑  
總總不舍予予實重傷而意故好語慰之謂百歲大  
期彭殤等盡生寄死歸子歸得所幸甚勿復留連也  
行矣努力而子亦心領吾語豁然以終噫嘻子死海  
得所近乎見道者流除恐怖謝糾紛以乘化委順適  
予則義深伉儷契重良朋乖離中道天奪之齡言訖

柴甫軒文鈔

卷之十一 祭亡妻文

五

達旨惡能忘情哉遂予少孤屢空就舍外家人或  
眇小丈夫耳予顧奉我惟勤又載一被放拓落彌甚  
不事家人生產作活重遭播亂益倦遊絕意進取執  
盤師賤業頗復浮湛自它人多所不堪者而子獨處  
之泊如屣勉朝夕何有何無罕以是望予蓋北門交  
編適我異日談矣故比歲以來予潦倒亡善狀而出  
有與守入有馬依餒而進膳寒而授衣煩悶而爲解  
披不炫於末俗不惑於多岐語曰家貧思賢妻正賴  
之吾子也而今已矣安可復冀哉子雅素共願薄於  
勞苦攻苦茹淡不自護惜又往往有胸中氣鬱塞內

攻輒伏枕負痛而過計禦窮俛拾仰取大小倚辦一  
錢不妄費時或輟餐奉客腹枵然苦饑地忍竟夕坐  
是勞勩需劇實予所爲刺心者也吾居常謂子得喪  
有數毋自太苦雖酷貧法不當餓死屬有天幸日下  
紛紛貴且與卿在家舖康耳子頗相然許而卒以勞  
勩隕生一瞑不視嗟乎傷哉此命矣卽懸磬之室子  
焉眇躬而陳爾匱匱尚有餘沐開爾篋筒尚有留服  
發爾盎瓶尚有旨蓄物在而人亡勞深而報淺能禁  
一哀出涕乎是以獨處懷愴出則忽忽不知所往吾  
性本嫺放與人寡涉闕然慶弔不好飲酒優徘徊

柴甫軒文鈔

卷之十一 祭亡妻文

五

素所厭棄特時事博戲爲娛今聊復爲之索然興盡  
疆笑不驩祇益頽唐自廢也去冬歷茲生趣日城嘗  
獨語浩歎手自書空作咄咄怪事不難一旦捐軀追  
遊地下已念亂嗣中斬奄突未裏尙須苟延年歲以  
責後效然日復一日怵悼亡聊其何以堪此吾又乘  
貴清羸不耐小極兼罹此惜變憂能損人若何可言  
賴子家兄弟親親之誼棲寄一廛幸安遮几却後行  
歲飄泊正難豫知檢子簪珥斤賣尙可數十金貯待  
營葬倘獲利便力圖了此以無負遺囑至懿行芳風  
昭著三黨賴有我友采志必傳於後燒美女史然生

而窮歿死獲虛名所辭歎悼欲絕哉或有譏予過當者予亦顧念亡益乃情之所激涕淚迸流子歿之踰月以乏故即小女奴粥之徐氏臨當送遣伏地哀號久之有母家出僕聞變趨唁亦相鄉失聲皆緣生平遇之有加故使去婢出僕啣恤而不忘也又遇况於此僂焉好者乎雖然子已洞決死生我乃浸淫哀樂可謂能言不果能行將令漆園東門哂謂千古奈何吾好送子以往而子不陰相我以居耶夫形去神留情發義止靈而有知其尚有以謂之開予心矣烏乎

有含華公子譏隱曜先生曰蓋聞乘時之彥近而非遠遺世之賢往而不返故君子達則龍躍鸞騫沐浴日月之旁翺翔風雲之際隱則蛇行蟬蛻踰伏艸澤之間飛遁煙霞之外或出或處亦各其致也今吾子苦身覃思砥行務方曾不能效一割奮長鳴策禮官游嚴廊駟馬高蓋拖紫懷黃馳驅京邑揖讓公卿則庶幾超然遠引依隱成名歟迺復委蛇城府羈紲樊樊或擔簦而容或賣藥而屨或伏枕而息或授館而養年齒逾邁托業屢遷節趣無奇臭味匪韻進云悠悠退亦爾爾名不挂於通人實寧符於高士下走欬啓未燭厥理先生豈有說以處此耶隱曜先生慨然而對曰公子所以督僕者至闊且遠雖然鄙人卑之母甚高論也夫出原殊軫處亦異規國士之猷不可企踵而希逸民之行不必比肩而齊何則各會其時亡喪所懷而已故量能而進者事之符也度義而行者道之揆也當可爲則身踐華膺而不以云非不可爲則名在與澤而不以爲卑從其隆則矯時亢厲而

亡而隨從其汚則與俗浮湛而亡所就曩者有虞氏  
堯舜辭唐仲虺佐殷發生誦湯孔公歷說接與伴  
江卜子分庭于木踰牆孟軻濡滯尹士徬徨屈平惟  
浮淵父徜徉北海卻聘嚴陵赴京勿安麾金彥方學  
商少文策杖元亮浮海彼去就之不謀亦遐邇之難  
方子何不追惟蓋各之義而徒以一成相望也舍華  
公子曰去就遐邇之介於古誠然矣迺吾子所以自  
命仰同先正者其指可得宜歟隱曜先生曰僕聞之  
出不苟榮處不徒潔遠非離群近非驅迹拊已自惟  
略有足述蓋有不能者五有不可彊者二輔世者賢  
良識時者俊傑苟非其才位不虛列故或罷彰於  
組效存於履屐若慮絀紛紛術窘盤錯豈足當宰割  
之任許奔走之役此僕之不能一也國家須材尤重  
所學如董生發藻三策劉氏辨章七略黃瓊年少諳  
練臺閣皆以綜先典討故實傳顧問擅述作自省涉  
微單陋藐植荒落此僕之不能二也書曰有容德乃  
大語亦云人至察則無徒故山藪藏垢川谷納汚而  
時苦度量不足氣矜有餘皂白太分咫尺多拘卽何  
以諧物情御世塗此僕之不能三也禮貴強力詩咏  
方剛寧辭執掌罔勅將明奈何體嘗狼狽精半消亡

棲遲伏戶偃仰在牀藉令剔歷諸難經營四方非子  
房之高而豈宜載病畫策無長孺之重而安取臥理  
嚴疆此僕之不能四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既視其  
力亦載以福綱成暴貴有食肉之相北平數奇無封  
侯之骨倘象隔星辰形虧壬甲而妄萌非分不安落  
魄祇令路鬼抑掄羣兒跼籍此僕之不能五也生平  
具斯五短望絕半通以巖穴爲親以裘褐爲終亦欲  
希踪箕穎高揖喬松而勢有所格願有所窮嗟乎出  
建巍巍之業固其遇也處優矯矯之迹亦其數也僕  
家無環堵之宮無負郭之田俯仰因人緩急惟天不  
能自儲擔石自名一錢性昧治生資乏買山糊口在  
所軀命苟全計未得忍饑採薇發憤投淵此其不可  
彊者一也又僕早喪二人中殞室婦孺子然之身何疑  
何慮五嶽可尋滄海堪溯尚復情牽幼穉誼戀墳墓  
一旦割棄宗邦勅斷家務坐此徘徊未能決去此其  
不可彊者二也夫以鷲下之質多轅軻之遭富貴非  
其所望貧賤何敢自驕任運推移無心作勞故擔簦  
而客非王父之招搖賣藥而屢無君卿之遊邀伏枕  
而息殊茂陵之遺棄授館而餐豈南郡之自棄若僕  
者出誠不堪處又安國降辱已然卓犖何論卽無挂

於通人之目又寧編乎高士之傳也哉於是含華公子  
子憮然有問曰夏蟲談水而猜蜀犬見日而吠人知  
其一莫知其二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敬謝不敏長揖  
而逝隱曜先生乃下帷獨坐抱鄰而吟曰陰陽今代  
移日五化兮龍蛇柱下守雌兮柳季和墻東非邇兮  
西山非遐歷歷未必全兮平平亦無訛木有樗兮遠  
斧柯身不材兮今天年以虞庶幾榮啟期之旻兮帶索  
而行歌

與昌黎進學解同體而精實流亮則過之所談與  
時消息處亦據天地間第一正當道理 黎習原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釋義

四

應詰

柴生比歲枕病杜門四方君子車騎枉過者多不能  
答以是負深次骨人言或藉藉見告勢又無可如何  
引咎而已及新秋小差殘暑尚烈有所知客過而詰  
余曰客望子深子豈無意自解歟抑聞之禮備主賓  
義車施報古者士大夫聘問列國與其名賢羔雁綰  
約交相贈答漢晉以還斯道不廢結驩投分流為美  
談若乃孤獨狹中矯拂時俗仇香逆謝朋遊魯不鮮  
醴候謁王充絕慶弔之儀周燮希賀問之好正復學  
成節立見誚通人子今奈何效之也主人憮然應之  
曰至臣報禮缺如僕誠有罪至云有所厭薄好自簡  
倨僕烏敢然哉僕自束髮受書猶通交道亦嘗仰遵  
先軌請益大方孤陋燕僻並知迷轍自遭亂輟業從  
治鑿巫文社唱酬不復能與丹雘白犬敢聆約言十  
數歲以來所央計辭避者惟此耳然結駟名流班荆  
當好周旋揖讓時亦側肩未嘗踟蹰焉顧務闔門逃  
世也往者南遊越水北陸燕山衣帛橫金無間彼我  
自悲嘆車馬之輕肥弊蓬蒿之偃蹇一隅通蔽頗能  
自慰諸公當熟悉之矣所以造請潤疎報謝罔執前  
方來後呵復繼屢辱高臨坐致煩辭者僕豈恥過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應詰

五

作非得已而爲之哉悲夫悲夫此固難爲不知者一  
二也僕身苦貧天性善病少有衰容強見老態春  
秋四節大半養病故居愛省淨習成頗放時可乘興  
遊開無心偶集劇談深飲欠伸莫支掩闥獨棲早臥  
晏起數息量腹動須擗節遠行作勞患苦滋酷少少  
縱意輒致苛毒家人婢子每形歎詫嘗顧影自疑發  
憤起起魚腸雞肋無容勉努所賴友生知已寬假繩  
墨之外以幸苟全耳自去冬病瘍獻歲裁合瞞跚步  
武遂格請應會城親故接面用稀南北過賓益復間  
阻何則相思命駕僦值云艱子弟藍輦理無恒設也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應請

木

由夏徂秋稍堪曳屣攝生逃暑望日而唏頃遭熱親  
之計觸熱奔咭徒步往返不勝罷頓其他四方謁謝  
實未暇遑且館餐他氏家無應門名紙惠投浮沈未  
免卽歸舍省覽每已踰時高軒不停踵叩無地緣是  
中寢什嘗六七或久客湖山經時契濶正坐賤軀伏  
枕扶疾不前轉輒就平彌欲自力而出少奚奴謬誤  
巷曲懷刺尋訪莫得其門又性復畏犬不耐竟入墻  
宇嚴邃叩關逡巡往往願左攀稽典盡訪戴以此自  
明殊堪絕倒也嗟乎僕自惟行非高尚名在下中腹  
無異書身乏貴骨蹉跎年齒四十無聞樊帚千金了

何是時咏歎式微寄栖猥陋清塵濁水分隔雲泥而  
猶有自遠光臨惠而好我度越恒量尉藉良深況登  
然足音空谷致喜長者車轍帝門爲榮僕雖鄙淺亦  
欲一當高明披襟握手固其雅願重趺追叙詎宜憚  
煩若謂僕掉臂輶軒汗顏確穢先施未能來而不往  
是殆不比爲人矣至慶弔一切曠廢居多有禮無財  
事窮前典夫先往後罷爲功非嫌不持一錢給賀猶  
可自昔名高今之所醜也苟欲屈勉有無藉手毋憾  
卽何以辨此哉僕聞名出褊心傲乃凶德乖反禮法  
鮮則爲誅如正平一刺漫滅叔夜酷忌弔喪向嘗私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應請

七

心過焉第令僕體非弱劣家稍殷饒雖不能延郊置  
驛脫劍挂龍而束芻鄭重卮酒數拳攬勢追驩差足  
自展又何至見卿往來之際不備吉凶之文也哉貧  
窮所屈天實爲之徒有拊心自悼而已雖然管鮑相  
知不責其乏孔卜之誼短猶蓋之笑誠聞言狼狽懼  
切負荆尚冀二三親舊相爲排解僕雖罪戾滋積序  
幾稍遠萬一裁客於是粲然謝曰嘻信矣側耳誰何  
亦或未釋今悉明論如脂肝鬲豁然芥蒂已去胸臆  
凡百君子當爲爾白

省疾

歲辛卯秋余抱疾踰月沈憂莫展廼假主客之詞用以自省豁情遣哀庶幾良劑率筆所就味愈斐然錄之聊示好我者耳其詞曰

時屆秋莫風雨恒陰主人抱病伏枕潛吟容顏憔悴意思浸潭掩關距躍肅衣弗任有客過而省之曰請少間主人三辭客固以謁爰就燕居披覲容色客既坐定舉手相勞曰子何疾之深也夫含經味道者慎養身之術存神服餌者優却病之方五邪罔襲六淫罕殃少逮壯盛老而康彊惟每生之胥溺廼縱欲以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省疾

一

自戕嗜利若渴徇名如狂厚味脂毒冶容伏鋹勤爾官骸滑而神明披枝傷根消膏損光內鑿厥寢體爲之劇於是居而力殫未艾而形耗害流於骨髓既中於膏肓若吾子類有識者疾所自來將無坐是乎主人曰唯唯否否僕本弱植與世寡儔頗放成性榮進匪謀蹈道則未騁欲是羞少罹憫凶長際棼糾天步艱難造物嘿讐骨肉崩離家室飄流節趨維谷笑言孰投仰高天以曲跼嗟白晝以長幽顧微躬之不競惕中心以若拙韓公子之孤憤屈大夫之離憂曹臨淄之七哀張河間之四愁旣傷近以永慨亦賦恨

而微謳每迴而惜日况寥慄以悲秋寒風浙浙落木搜搜銍蟲唧唧征鳥啾啾陰陽代移歲月彌道立賢易移朱顏不留懷疹難消臥痾靡瘳諦病機職思其繇客聞之曰嘻甚矣惑下士恣慾中人溺情積勞失養繁憂傷生鉤吻攪腸玉屑眯睛苟自我而爲累均見道之未明治忽倚伏適然之數修短去住偶爲之形彭殤壽夭可以齊致夷貶清濁可以同名曠悼亡而戚戚抑念亂而怔怔拂逆而與人多訖輒軻而呼天不平子何不豁爾情匡爾身澄爾慮返爾直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省疾

九

謂爾氣育爾神觀於虛無之濱止於寂寞之垠處於恬澹之宇依於渾噩之隣扇於勿穆之風登於熙皞之春被以寬博之服載以優柔之輪扶以逍遙之杖息以寧靜之茵調以䟽越之絃飲以太和之醇卽無苦口於雷桐之劑而自可齊齡於懷葛之民主人既得聞斯言也攝衣而興載拜而謝曰善乎哉論矣鄙人固陋沈憂莫牙樹萱曷懷懷具徒爾側聞明訓宿疾如徙效豈一丸施踰寸七我占易繇勿藥有喜敬起書紳其疾良已

賦題 辛巳夏苦旱時聞人家無麥田此

威昭陽協洽兮誕旦月之赫曦藹藹蟲蟲兮焦原盼西  
郊而環視群工疾於奔命兮恣恣斃之歎歎五龍竭  
不自理兮燔報坎墓兮胡為孰俾般操厥指兮羿乃  
縱九日以上枝帝曰哀此江南兮羌天拯予以害雌  
戴一日其輶張兮脫青衣馬覆之任室娶於赤水此  
兮胡頓神臯而苗我黎履剪髮爪為茶兮宣又瞻星  
而唱擊夷汝雖號伊天女兮昇精衛之祗祗挾顯為  
利漁兮鰯之光猶建旗彌節指孰湖兮手髣然弄夫  
肥遺雖軫軫兮辟易奚蠻蠻兮俾倂堅何赤兮千里  
集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賦 十

川何沸兮魚在釜督井兮煙起火雲灼兮墮翅蛟室  
燭兮渴欲死要靈氛其靡央巫恐暴其焉止煽虐兮  
泰後告無罪兮民父子遺余信兮蒼水命余信兮天  
吳商羊舞兮黑蜨躍連蛟為首駕兮左有合窳與俱  
排九關而敷衽兮虎豹信信兮莫余祛信皇天鮮髮  
驅今唯汝魑之亟誅飛廉醜夫宿衅兮刳缺忿而先  
驅假應龍格闔兮兩師妾以佐諸令河伯相犄角兮  
江蓠從而更擊其虛祝融雖請不獲兮叔均受而械  
河雩母吁兮稷母除歌祁祁兮祝籌車魑之穢兮民  
集省

討蚊微

蓋聞皇造至仁不優匪類聖明在宥寧假暗奸令赤  
友以亟剪與刑殘而並尸胡此首戎乃綠小醜爰胥  
旁午蕩我 庚貌郁郁以希聲乘炎炎而藉勢生成  
細項畧具鬚眉拔起橫污徒銛口吻朋比為策輒誇  
負嶽之材登高而呼便有轟雷之氣望若名流赫赫  
行多墮節冥冥巧飾威儀潛營窟穴計深鑽仰力盡  
貪饕逐利而嬉毀人自便交遊惟市道吐納俱殺機  
仁孝典剥膚之嗟貞淑有露筋之痛楚乏寧區節成  
血國家難安枕盡苦毛民恥所由萌害因之烈乃誅  
集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討蚊微 十

意之論惜蓄於狼心量力而行怯當乎螳臂敗乃公  
事正坐紛紜成豎子名惟圖齟齬非徒從欲以逞竟  
甘與賊為儔炙手當塗全豚晏離之懼駢肩入幕都  
忌鳴豫之凶謂白日匿光撮螢無問而青雲頓近附  
驥堪憑志本媼生無嫌混迹躬先獻媚每奏新聲苟  
羽翼之可資但脂膏以自潤姿雖罔憚尊親劣於子  
規隱忍非常廉恥虧于謝豹始焉無用而飽比在漢  
休儒寔之濟泰必亡有同吳子弟腥聞滋甚逆節滋  
彰罪貫當盈誅條莫遠上車欲饒寧期風起塵飛乘  
為思遊已患鐘鳴漏盡分作焦頭之卒猶誇利齒之

兒蓋孽繇已作妖非人與運業返於昭明義難容其  
負固將端如百足至死弗僵卽狡焉九頭有殺母救  
而將天討布告前行何嫌鳴鼓之攻直視義旗所指  
金風助順羽扇從麾烈炬宣威戎旃用壯庶幾盡敵  
而返無俾易種於茲千里追奔老巢必鴻渠魁就戮  
餘黨難寬要以洩三靈之憤除兆姓之冤茲謹爲期  
羞便充於丹鳥仄釘容請弔豈辱於青蠅於戲誰生  
厲階自貽伊戚克則取之不在茲乎黨連贖魅遣禹  
鼎而胡逃孽始么膺諒秦坑之匪醅檄到如律令

虎既解

歲庚寅辛卯間杭之四郊蓋在所多虎既爲白者蒼  
者而玄者班班然闐闐然少者三四多之什數白晝  
踴躍排戶而攫人血殷藉道路間始猶墟落已廼闌  
入負郭於是行旅屏息居者或據屋而號莫敢誰何  
父兄子弟咸咋指數異謂累數什伯年罕有聞見如  
此矣夫虎吾知其驚獸也牙爪是逞義不可馴擾搏  
人而食是其天性然異時窟穴與人絕遠潛處巖谷  
林莽且夜行晝伏所甘惟糲狸羊豕之屬卽間出而  
噬人不幸觸之斃焉亦僅耳然人猶設法捕獲食其  
肉寢處其皮故虎雖猛時時辟人不敢犯何至負郭  
近郊白晝橫行而靡所憚哉嗟乎氣類感召物不虛  
生苟以今徵古此則天之所驕而人實有以致之然  
也春秋書多麋傳紀犬既皆列其事應以示陰陽乖  
沴則異類滋妖虎者西方之屬殺氣所鍾也仁明之  
世殺氣消歇則虎不爲暴茲者兵連既結南北槍攘  
劫奪屠斬死人如亂麻奸吏放手腴民膏血豪右健  
兒盡行都市瞋目而剽之金彊者刀咀弱者魚肉卽  
一時有數什伯于猛虎在民間矣民日惴惴焉懼不  
甯居口虎之爲既又曷怪乎先是歲在己有崔監以

省軒居士自述畧

省軒居士姓柴氏其先世汴人從宋南遷家於杭入  
明系籍仁和祖父皆爲清白吏居士少失怙恃從伯  
兄受學初晚大誼弱冠補邑諸生通交道稍習詩古  
文然省試屢躓年三十以病謝去已復學爲醫時亦  
中病第苦不能情浮湛而已間遊四方以友教爲事  
北適燕南寓吳越非久卽倦而思返橐中裝無有也  
生平拙於逢人少營幹踈懶率素於儕偶間好面折  
平議頗冒無俯仰人亦諒之所與善多賢詰君子其  
從事執經者不乏雅流居士少喜文詞馳騁聲聞及  
柴省軒未鈔 卷之十一 自述畧 五  
中年益悔之有意求道以樸實恬澹爲歸嘗希古儒  
者質行之風不沾沾講學至洛蜀水火朱陸異同每  
置而置之柱下之傳西方之教皆信與聖人同揆而  
不必手擁丹龜身入蓮社也居士天質素癯身短小  
膚色不華而肝鬲之要無殊於大庭屋漏與人言未  
嘗不勉以爲善年五十餘愈悟愈尤日積有味於曾  
氏三省因自號省軒晚得二子尚孩幼然早暮撫而  
愛之自分衰年善病無復有非分之營嘗謂處一丘  
一壑長松可依鶴鳴子和坐憇其間呼童煮茗亦足  
娛也昔仲長統作樂志論以自廣宗廟繪天下名山

云當臥遊居士屬友爲此圖聊寫吾意所托耳寧必  
有待爲煩哉既圖已乃自述梗槩書之示我同好焉

樂省軒記

昔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曾子自言吾日三省吾身夫省者殷而切樂者澹而忘似不可以合并言之也然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樂亦兼省曾子敝衣躬畊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則省亦不失爲樂乃知樂之澹忘忘者忘其境遇省之殷切切者切于身心也豈得以並舉而相盤乎紹炳犬馬齒衰于道罔聞何敢妄希大賢顧竊自伏念欣然獨笑吾儕小人荷天之靈雖貧無立錫之地而一枝寄棲不至凍餒填溝壑又時時善病幸無大憊所與交君子長者不相鄙遺比歲嬾涉人事而杜門下榻有書史足娛卽學愧人師而長少從遊多恂恂束修之士每資起予此皆紹炳之薄植而厚獲于天者也故樂亦在焉至所爲省者則甚闊何則紹炳早承父兄之訓不自勉努頃始粗曉誼理用聖教自坊而秉質庸懦高山景行如鶩乘難策多頻復之厲其當省一也又讀書通交道未免囂囂自好名心客氣所在滋長習成簡倨之風今頗知慚負而狹中鮮客遇事便發口過猶苦日積其當省二也願以聖賢爲歸而結習沉痾褻念紛飛年歲遷訖學道不果其

當省三也以此三自反每覺五中爽然不啻背負芒  
刺足踊春冰樂且無可言者故特自題其居曰樂省  
軒俾朝夕顧而念焉知我生閱世所獲于天者不薄  
宜厚自警策靳進于道庶幾樂在乎天不以戚戚分  
其志省存于我不以悠悠喪其功質儒者矯之以強  
口過者持之以默念禪者澄之以靜朝度夕惕久之  
漸熟以幾于忘則身與境遭胸中無事矣昔孟子稱  
三樂之君子固以仰不愧俯不忤爲要書曰作德心  
遠口依然則切于己者乃能忘乎物終始未敢自  
附爲顏曾徒也心竊嚮往之而參于二子間謀所自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樂省軒記 末

功蓋惟省之至斯以全其樂者歟

齋居偶記

歲庚子陽月六日予在館舍苦除圖者愆期無以去  
後門下生亦皆患之莫趣不應是日適會講而園工  
至諸生詰之不服予因動色告誡其人乃逡巡退始  
意小警其後無傷也下晡有吳翁過予談次舉其隣  
人俞老事俞老者以杼軸爲業有道氣一日以相識  
老苾芻疾偕吳翁訪之鄉結茅古塘迤西離城可十  
里許兩翁至其所已遷矣隨訊道俗云約去此數里  
曰其蘭若則苾芻所棲是也于是捉臂設足行至一  
處果是喜而款扉有一沙門者出問訊主名張目曰  
梁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齋居偶記 末

何老公吾地無之豈居士誤耶兩翁殊出不意堅叩  
之復謬曰得無某精舍耶時已日亭午腹中枵然苦  
饑不得已踉蹌前往及至已憊甚見此中人卽笑曰  
喚釋子題作誑語適所遇不錯曷還訊之于是復來  
前所沙門聞刺咏聲以爲他客仍出應吳翁見之甚  
喜咄咄發口未竟俞老卽肘而止之吳翁徐請所以  
俞老曰此釋子誠妄然見吾與若重來已足愧心矣  
又問後圖設其失踰于痛棒乎予聞之不禁爽然自  
失也吾嘗讀書養氣靳進于道乃如役夫細故自可  
不校卽有言當令僮兒傳致耳而據座喋喋卽以視

俞老卑之少味矣嗟乎世有達識雅量何必士大夫  
予故筆爾次之以志吾過且旌長者

何生贈言記

何生爾胤婺州人也而往來錢江吳會多賢豪長者  
遊勤筆劄好酒及色落魄自意能不拘細謹然所至  
攄見肝鬲尚氣分小見失意輒投袂而起造次顛沛  
不欺其志此亦有足多者先是其鄉人湯生與俱游  
錢唐旅舍湯生者一夕暴病死橐嘗可千金群僕囑  
之環而相鄰劫何生爾胤度不可力爭乃以計給群  
僕曰是橐橐者囊中物耳行與諸君共之然委是遺  
骸而掉臂不顧則已忍姑待君夫人至君夫人至請  
中分所有某亦從此逝矣群僕喜聽生言湯夫人尋  
柴百軒文集 卷之十二 贈言記 三  
至爾胤奉金返壁藉手告辭曰吾豈若奴輩利而財  
哉益餽謝一無所取焉於是錢江人聞而高其義咸  
願一識何生者而我友兩陸氏兄弟則遽爲生居停  
主人旣數年矣已大行氏用殉難歿而頃之驤武走  
閩聞其家大人變椎心泣血蒲伏還里何生過而勞  
問涕泣霑衣爲延請鑒藥禱祀營採萬方及之喪經  
紀含殮繕錄遺藁凡所爲部署後事者從諸君子後  
惟力是視且久之遽邇不忍去當是時雖驤武交遊  
徧海內一息不屬求如爾胤之竭知盡忠始終罔替  
可多得乎語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吾於此而甚難

何生也且不寧惟是當今陵谷變遷所遇非故大行  
徵君化爲異物無復昔時居停卽同遊諸公大都伏  
處堀穴甘心窮老平生親舊多鄙而竊笑之者以若  
曹錄錄亡貴骨直死灰溺之耳何生迺獨周旋懇惻  
視昔有加且哀集所爲贈言而錄之成帙以示光寵  
凡若干篇烏庠諸公布衣交弄其文墨何與人事而  
至竟珍同什襲豈有馬如羊有金如粟終不易此區  
區者哉爾胤益已齊窮達爲一致歷生死而同歸矣  
余故述其梗概旣以嘉何生且告天下之爲人友者

昭君夢記

有耕于雍之野者鋤地尺許得古碣一方其  
文爲昭君夢紀稱漢無名氏撰豈後世詞流  
擬爲西京雜志者耶惜其文剝蝕不傳余卽  
其意擬之錄其篇於左

孝元帝時後宮數衆多不獲旅接乃使畫工圖其形  
按圖召幸宮人多賂工求貌有齊國王嬙字昭君端  
正閒麗自恃其貌不肯與乃惡圖之及竟寧元年庠  
韓邪來朝選後宮美人配之王嬙圖當行比入辭光  
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憮惜不逮卒策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昭君夢記 主  
嬙爲關氏與宮女四人偕出塞令從者一切依嫁烏  
孫公主故事琵琶馬上作樂以尉其道路之裏而帝  
因窮按畫工納賂者王名毛延壽輩同日棄市嬙入  
吳甚爲寵禮然朔邊苦寒風習羯羴難近又瀕行時  
覺天子有惻惻可憐色其後頗聞按誅延壽等以雪  
其憤於是心益不能忘漢時作爲歌詩引頸南望涕  
零雨面一日庠韓邪出微薄夜未歸嬙久俟穹廬中  
懸膏燄坐聆孤鴻嘹唳妻入肝脾不覺遙憶鄉關罷  
則假寐已夢出幕外四顧沈寥因念吾適心天漢何  
不乘間自還大漠月明踉蹌而南俄見道左有白頭

老人從一碧眼黃鬚兒手控紫騮馬以待俶儻權奇  
矯驚訊之老人蒲伏自稱曰臣此地主者也知閼氏  
竊欲還漢然道理遠絕謹爲備駕嬌且鄂且喜遂乘  
馬攬轡而前老人仍鄉導於是涉龍沙度狼山眺瀚  
海蒼莽千里復循李陵臺趨武城抵光祿塞下所過  
川原歷歷老人必長跽以告嬌于馬上迴憶舊所取  
道悲啼不勝未幾詣一處亭障暮置刁斗宵嚴老人  
指示曰前爲雁門關臣不能從惟此騎可達漢京耳  
言已老人不見而碧眼黃鬚兒勒紫騮已乘空行不  
循徑路矯濛濛如坐雲霧間耳際輒作風雨有頃頃

宋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昭君夢記

然墮地惟嬌孑身迺在漢宮門宿衛者莫省所自有  
中黃門冗從驚怪致詰嬌對曰主臣妾卽舊宮人某  
賜虜韓邪者今脫歸縣官惟所命之中黃門轉告給  
事宦者達諸帝所帝方夜晏披香殿酒闌聞奏事殊  
詫母望迴展履自出遲之嬌既謁帝伏地涕泣稱死  
罪又曰臣妾寢陋亡狀陛下弃之蠻中然竊不自量  
願歸骨中土得一望至尊顏色死且不朽帝亦哀其  
意親掖之起且曰朕負卿正緣奴輩卿幸能自拔過  
於隴西降將詎不尉朕寤寐耶是時六宮妃妾環侍  
者莫不動色屬目見嬌音詞慷慨豔狀彌仰皆憮然

自失帝乃携嬌便坐柶酒勞苦嬌復婉孌承指旋蒙  
幸御定情之次燕私雅怨復醞藉溫溫帝深歎得嬌  
之晚適會長秋曠闕旦日卽命掖庭令傳詔在廷百  
僚以嬌曉裏故主宜卽正位中宮群臣不敢異議卽  
降詔以備以聞制曰可惟竟寧年月日制詔皇后之  
尊與帝齊體匪人弗稱今東齊王穰女嬌鄉承采擇  
爲國修和而襄舊存本踰險自拔容德兼曜往牒所  
希故當茂膺殊典冠領後庭愈曰宜哉茲使太尉某  
持節奉璽綬宗正某爲副立嬌爲皇后其往踐爾位  
無替朕命嬌初卽位未央宮前殿太尉使持節奉璽

宋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昭君夢記

綬天子臨軒百官倍位嬌北面宗正讀策文嬌拜稱  
臣妾卑住位乃受璽綬帶之復伏地拜稱臣妾訖黃  
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群臣以次出嬌既正皇后位號  
衣糾上皂下襦裙皆織成五采首戴黃金步搖簪璫  
羽却月釵著七寶褰屨立南鄉其下昭儀婕妤率姬  
娥容華美人八子充依七子等北鄉肅拜稱賀於是  
入居長秋宮帝更加離繪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鉅函藍  
圓璧明珠翠羽飾之詔郡國所在選大邑三十爲后  
供湯沐制近畿膏腴數十頃號脂澤田又因嬌推恩

王氏父兄子姓將召至京師以外戚封列侯豫令將  
作治第供張罷具給自尙方一時赫奕亡比帝朝罷  
入宮卽之后所談譙間以秘嬉又時有頒贈諸瑰異  
珍玩思好日隆居亡何駕幸蒲萄觀勒后乘紫屬駢  
車以從時方歲晏雪霽景物清麗卽苑中懸脂梅初  
放英粲不殊桃杏文禽翠羽畧如春鳴帝顧而嘉賞  
賜嬌並坐麟文帝倚火齊屏風鋪綈几中設金博山  
爐焚沈光薌饌出天厨盛用琉璃盃以丹螺卮酌瑤  
琨碧酒更互醕勸內侍請以樂部曼衍百戲侑觴帝  
應去之曰朕方與后清譙安事休儒禱奏爲顧朕自  
崇省書文鈔

卷之十二

主

小小喜度新聲后又妙諧絲肉頃者淑偶良辰得成  
嘉會命侍者進琵琶願爲我鼓一再行朕將吹洞簫  
和焉嬌迺離席載拜仍卽次手琵琶彈爲出塞曲曰  
交河腹堅今隴日寒馬蹄踣蹶今款吳關迴首南雲  
今何時還鳴鏑長驚今夕笳酸淚落紅冰今痛摧心  
肝奏未闕悲風欻起聽者欲歔又彈爲入塞曲曰月  
皎皎今禁漫漫乘神驥今度雁門刁斗不戒今叩九  
閭得賜顏色今侍至尊天高地厚今延萬年時則雲  
物朗豫和氣襲人帝拊手擊節不置因重吹洞簫數  
弄復自起爲同心合歡之歌歌曰天錫佳人今遭姬

姜萬里來還今耀玉床與子同心今歡未央嬌乃抗  
袞起舞爲壽帝前帝大喜引滿浮白左右皆呼萬歲  
忽西北烽火大舉天一方盡嚴謹謀聲動地漸逼蒲  
葭觀中從官告變以庠韓邪爲失闕氏偵已南奔故  
率國引弓之民承突五原薄三輔尋且犯蹕勢惶急  
不知所爲侍者鳥獸散而嬌尤慙慙失度汗流浹背  
卽駭然驚寤欠伸張目起視帳中多僮僮倚臥者天  
風蕭蕭霜月西流嬌方顧影嗟異而庠韓邪獵騎歸  
矣餘此嬌雖在胡中每念此夢忽忽不自得偶爲偕  
往宮人述之且相鄉于邑左右亦有微聞其事者至  
崇省書文鈔

卷之十二

主

成帝時庠韓邪効嬌上書求歸使者至長安叩口道  
如此云

以燕許之手筆作游戲之文章神氣體段直逼史

遷彼周秦行紀及飛燕外傳直視爲山鬼伎倆耳

孫海門

城西觀象記

予丙申秋杪客燕京已一歲餘旋有歸與之賦將辦  
爨出都時則同里張子亦以北遊南還未發前數日  
因謀乘暇攬涉稍遣旅懷適策蹇偕行欲遊西苑入  
園城門半里許適有時禁不可悵望者久之則返轡  
之馴象所觀焉馴象所者本先朝制也中畜群象所  
以備列仗克御輦特設一千戶掌之諸奴爲牧今其  
制大抵如故外爲周垣垣之南開門加峻既入門塲  
圍殊曠行可百十步平沙列隊象在其間進視之其  
狀巍軀縮項修牙細目前後正方皮毛鼠色垂鼻綏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觀象記

主

綏肉蹄齧苗故曰鼻爲口役望頭若尾以考古之志  
讀畧似若近今圖貌已雋已時象之出牧參差相望  
可七八頭頭頭無異然有蹲而俟者有乘而行者有  
立而飲者蹲而俟者起立則背高于駝殆十數尺奴  
若仰攀不逮故俯蹲以俟且屈其足奴援而上如梯  
然乘而行者面之若登丘其脊踰屋肉足緩緩然顧  
馬驢恒不及之立而飲者遠井旁伺奴汲水器中可  
數斗乃飲飲以鼻以立盡井上轆轤絡繹恒不給一  
飲亡慮二三石也蹲者蹲行者行飲者自飲東西散  
列見人不驚亦不怒更轉而左則爲象廊廊下各有

二房房有奴司焉其房可高三丈許廣如其高之數  
十之八中置象各以銀鑰貫于檻奴則坐象左右不  
時飼之予與張子至一房視奴飼象求芻置豆其中  
每投必以鼻卷而嚼之有芻無豆則標之勿啖也旋  
東旋啖蓋晝夜以爲常故事馴象充庭則假將軍號  
芻秣因視其奉云象雖蠢重能解人語曲折如牧奴  
意指客就觀則予牧奴錢錢中額抵手示之教令禱  
作鼓吹及效虎鳴狀象皆以鼻弄聲或抵地登登然  
宛轉欲似凡所歷房十餘不能徧觀又一房有小象  
一產未數月畧如子母牛古稱象三歲一乳少有入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觀象記

主

中土交而孕者有之斯爲異矣又過一房則見一老  
象貌甚猙獰有牙缺折不完予訊之有知者曰象于崇  
禎間病風顛厥不可制所觸盡靡民居進遲多壞奴  
且走匿一國盡驚破膽廼上聞卽敕它象立擒抵罪  
它象奉詔往鼻而獲焉伏闕下狂象不敢動令金吾  
夾杖如法乃釋之其闕牙乃病觸時所敗也自是以  
往廊不盡者尙十數間間各有象或曰此半屬先朝  
舊牧往者甲申之變賊渠坐殿上朝百官欲列象充  
庭令牧奴被縛而入一時老少群象頻多仰天哀鳴  
踴躍相鄉者夫象固南州大獸馴擾克御自昔而然

王病狂謂某卒稟天威及禁庭喋血文武改顏而  
踴躍哀鳴重于列仗此與唐之舞馬何異彼禽獸有  
知猶不媿故將軍哉予聞之于是黯然流涕廢然而  
退日暮言歸志其概如此

叙事詳覈不減爾雅用意全在病狂喋血一段政  
如張華賦傷鶴中揮不近利而賈害不飾表而招  
示等語顏延之賦赭白馬忽及盤干遊畋作鏡前  
上肆于人上有悔義方等語俱能于小中見大但  
彼莊而此戚讀之使人增碧池之悲下新亭之泣  
徐方虎

孔方君傳

孔方君者姓錢氏其先彭城人也或曰錢鏐封於彭  
其後去竹爲錢或曰非也顓頊曾孫陸終生彭祖祖  
孫予爲周錢府上士以官爲氏故爲錢錢氏自世掌  
要職贍海內歷周秦漢其子孫或顯或微然終不失  
官曹魏時薄諸錢所爲弗事事晉受魏禪更益奏置  
之自太康永熙以來而錢氏起家爲盛以孔方君特  
剛孔方君初名泉一名園人以其外國內方洞決條  
貫曰號之爲孔方君君在位不名一職然帝后而下  
選選尊禮暱近之得通籍禁省或踞坐貴公卿上以  
爲常君故出右族舉止自意無所不狎侮特與朱提  
翁麗水生相出入交驩互相標挹時有錦綬侯白鹿  
先生者心負其能竊往從之遊君擲掄弗顧曰若屬  
浪得名耳君又以遠祖老彭講房中延年術及得不  
死藥宅諸幻怪不一其往來宅所頗以術挾諸公竊  
發奇中所居間能爲甌福談者歎服以爲神富是時  
世祖遲暮孝惠帝不聰楊買相繼執柄公私旁午惟  
孔方君是依四方輻輳目爲奧援從朝及日晏其戶  
外屢恒滿造請所至後先絡繹卽漏下不得休然孔  
方君俠中僻性每好鄙嗇豪暴者與俱如司徒戎手

執牙籌晝夜會計君大以爲矜重已而王愷石崇盡  
勸寔斥踐踏之則又益喜以爲是屬有天合若慷慨  
好施及清謹篤行君子雖間一過從輒形德色不信  
信遜矣士流以此短之南陽魯褒尤疾其爲人因作  
論刺譏之其詞云云時莫爲意遂及于蕩陰之禍然  
孔方君獨幸脫免更乃居中用事如異時懷慙不競  
坐視以亡渡江後稍誠前轍時孔方君尚在然邁矣  
術差以告衰當世爲之語曰錢神赫金行歆孔方弗  
靈典午載興孔方君聞之亦弗恨也客有爲言郭公  
璞善占者君曷往筮之璞爲占曰真符白水資化上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孔方君傳

清成乎大治忌則貫盈蜨斯乘運梟乃蜚精五馬旣  
訖四錄以傾孔方君固求之璞曰徐當驗且期君後  
人孔方君愈鬱邑不自得恒著其故青綺襦獨立徘徊引鏡屢照貌寢削當晝而惛然魂夢飄越或栩栩  
爲蝴蝶又外間多有持陰事欲中之者孔方君滋懼  
乃購所爲南方梟母割其血自塗用能隱形匿就露  
不知所終其支庶散軼多有視孔方君較不逮宋代  
謂其厭薄已甚不復得在官民間亦不相比數蓋元  
嘉泰始末而錢氏寢陵 衰微矣異哉果如郭公所

言

史臣曰蓋嘗覽錢氏族譜中闕有間枝葉畧殊焉然  
大要祖彭城聖皇之後也歷周秦漢千有餘祀適至  
孔方君矜而神之竟用竄絕或曰孔方君假青兔滅  
迹復以更名鳳外黨大將軍敦謀亂伏誅彼所謂怙  
終賊刑固也獨怪晉君臣緣孔方一人之故孝惠湛  
身而懷愍繼踵神之聽之有是哉悲夫悲夫錢氏何  
能爲西隅就懲東都克復雖百世可知也

儼比入古直升史遷之堂不翅與昌黎毛穎傳螭  
美 朱竹垞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孔方君傳

訓女篇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然男女異宜不可混也余年近衰膝前苦寂寂有女子子裁入齡亦欲及時教之俾稍通書理惟古內則女誡諸條散見無紀因爲薈萃其指作訓女篇始於本論終於昭誠凡十六章庶明要畧夫閨門之秀無取過文僅能於此誦習講解篤而行之終不失爲賢女婦矣老師傅母幸相指授徒文也與哉仁和柴紹炳自題

本論章第一

天高地下乾剛坤柔萬物並育男女不侔女子之道

柴省肅不鈔

卷之十二

訓女篇

一

靜順作述體陰配陽其產實殊祥惟虺蛇吉在牝牛

幼儀章第二

寢地衣裼弄瓦匪羞髻鬪設悅孩抱無訖食誨右手能言辨俞男子異席七歲是由十年不出姆教必周容貌脩飭聽從婉婉學執女功麻泉絲繭織組紉共衣力勉酒漿蒞醢禮相祀典仰事父母幼齡勿驕鷄鳴盟散櫛緹拂髦總角矜纓容臭而朝問安視膳左右服勞應唯謹對痛癢抑搔孝事所生門內克調

笄嫁章第三

十五而笄二十乃嫁媒妁結言六禮非貨男先於女

委身親逐授綬御輪于歸始化未昏豫誠婦順克荷施衿結褵母命善下往之女家敬戒夙夜

居室章第四

入門從壻唱隨式穀共牢合卺百年伊卜伉儷之間居室交肅况曰夫主婦宜卑伏事無專制細大必告燕私不形語笑無瀆凡百敬身寧爲敦樸以義胥匡事殊反目家有賢妻養和致福

奉上章第五

堂上舅姑贊見加敬栗栗段修笄質爲正奠醑著代婦道當罄侍養溫溫鞠躬俟命下氣怡色柔聲以應

柴省軒支鈔

卷之十二

訓女篇

一

古耳進當起居省定紉鍼補綴燂湯澣淨舉凡授杖趾鄉請令周旋慎齊雖劇惟競欠伸跛倚睇視則病唾涕莫揮噉噉猶屏左右佩用指使母情慈養衰老洗腆拜慶疾怒罔懈奉上斯科

親睦章第六

二人既順醜欲良兄公女公小姑小郎娣姒諸婦族黨輩行謙和任恤舍短取長表裏如一終始相將牀第之嫌毋致閭牆

御衆章第七

主婦御衆其道在寬恩而有紀勿聆細言膠木逮下

螽斯視焉婢僕老穉念厥饑寒彼亦人子使寧醕殘  
閨門嚴整外內罔干規條井井群下咸安

嚴祭章第八

至夫內助尤重嚴祭承絜承蘋風人之義薦其馨香  
躬親戒備春露秋霜報饗是忘后妃蠶繰盛服佐又  
降及士族豆蓬敢廢承宗繼後有齋厭配

延賓章第九

宜家庶幾遲爾賓友承筐是將亦有旨酒造次不逮  
逢迎恐後擇交在賢醜同勿苟推財解佩要約能  
知子之好微我有咎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訓女篇

聖

治家章第十

職司中饋操作莫辭惟儉與勤治家攸宜米鹽瑣瑣  
心計周知旨蓄察冬宴息有期烹飪中度裁縫適劑  
斷蔥割肉膚寸有規需巧侈費家蠹難支雖休勿休  
早自夜思

守禮章第十一

求爲可貞守禮最善言不出閨門則操面弟兄志別  
嫂叔親長受弗親母恃便中閨門而語衣褻莫  
夜行以爲境無咥嬉遊妄舉於義則賤嚙笑偶  
慮以語亂別嫌明微斯爲淑媛

從壹章第十二

結髮爲婦從一而終二姓偕老女蘿附松婦無齒爵  
與夫污隆得意失意承爲匹雙沒身不改永玉紫躬  
運途或舛斯誼必崇

教子章第十三

始女中婦其終則母母雖尙慈無忘教子重身之初  
動無越軌日矢義方勞而未已姑息之愛比於豚豕  
延師聘友相善以禮貴不期驕富不習侈貧無怨尤  
力學勵聰生女勿悲撫訓一體含飴弄孫其教視此

穉記章第十四

崇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訓女篇

聖

婦道舉要首在三從三者維何父兄勿從出嫁從夫  
從子夫終又有七去淫妬絕宗不孝惡疾多言盜凶  
能制其愚厥德可風其目有四德言容功才敏非德  
機巧非功辯口非言靚裝非容清閑貞靜守節整躬  
動靜有法婦德則充擇辭而說恒守靜中時然不厭  
婦言則衷溫澣塵穢約束襍麗身不垢辱婦容則恭  
專心紡績戲笑不通中厨潔齊婦功則隆

稽古章第十五

學以稽古景行思齊宮闈嘉耦四后三妃侯邦賢嬪  
衛女樊姬太任胎教孟母遷居季婦誨勞俱善母儀

萊栖冀儲高尚爲懷緹縈叔先孝義可希樂妻姜嫄  
敬養勿衰桓馬之倚處貴能卑皇陰有匹抗節靡移  
黃能配葛貌寢奚疑鍾且下郝素族亡譏高行美志  
秀於中閨班超作誠尤爲女師有光彤管揚推如斯

昭誠章第十六

生女不類滋爲頑惡小時縱佚長大成癖叱鷄司晨  
維家之索殷周滅亡罪在褒姒驪姬巧構鄭袖陰螫  
賊悍呂武妖冶梁霍白頭塘上自文何益蔡琰悲憤  
其才足惜他若扇處或非臆度美而蕩醜亦僻錯  
別有肺腸更恃精魄長舌縱橫毒手沈著覆國亡家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訓女篇 聖  
不可救藥貽臭萬年徒累竹帛更僕難數此其大畧  
俗習既偷惑溺鮮擇天之所憎孽由已作少成若性  
宜監在昔反覆茲篇服之無斃

錦帶連珠

昔梁昭明有錦帶書十二月啟因時結換見  
于本集然自序以後語多浮淺雖云好事殊  
愧斐然 唐 王子剪截首尾著爲連珠  
體大都造端感物踵事增華楮墨之間極其  
溫麗罕見而 因有此振然牽綴蕪拙罕  
足覽觀逮尋梁氏無妨刻鵠近視王生實愧  
續貂也

太簇正月

玉燭初調蒼祇首馭光浮玄圃瑞溢華梁雲生寶鼎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錦帶連珠 聖

之中露泥金莖之上符懸仙木書紀開元酒汎星精  
頌宜永壽 淑景迎年家綵荔粉祥風應節戶散槐  
煙 遺綵勝以娛辰灼蘭膏而卜夜太乙祠前駢羅  
百樂閣維座上妙雨千花 蒼龍效駕白獸開鐔唱  
清角之歌合雲翹之舞 嚴銷水并驚五色以騰蛟  
光轉靈臺解雙躔而縱雀 雲成白鵠水送丹鱗宜  
竹葉之沾唇愛梅花之點額 朔雪殘而梅英落東  
風拂而芳草滋登高臨水非無行樂之方雁後花前  
頗有思歸之客

夾鍾二月

星昭南極日在中微春迴長子之車喜動女之鼓

谷風習習翔紫燕與黃鸝江水瀾瀾長紅蘭及白芷

候業昭藉物方駉蕩覆水開桃言成嘉會登山采

芑亦駕壯遊河津融而玉餌躍原野茂而倉庚鳴

雉脫蛇形全矜嫵媚鳩猶鷹眼終賴陽和遠岫連

雲先銜紫蓋長堤藉卉色映青袍柳外啼鶯促晨妝

而彌倦花間舞蝶疑午夢以方迴瓊閣瑤階行携

百草畫橋紫陌坐把雙柑酌醴高謀共豔帶弓之

麗諒錢古社爭談割肉之均盤龍飛鳳迭城隨一

匪之遊寶座華樞開戶奉八關之戒擊鼓迓春采

葉省軒文鈔卷之十二錦帶連珠

蓬迎富薦綠笋而驚雷撥紅桃而和雪

姑洗三月

青陽屆暮芳樹成陰露拂桐葩雨生榆莢移情幽徑

依依楊柳之風寓目方塘渙渙桃花之水陌上游

絲習灤湖中軟藻穿鱗綠野初暉裁宜羅帶芳洲未

歇汎愛蘭橈白玉籠鈎時富參伏黃金吐釜候屬

虹飛臨曲水以流厄值禁烟而餉緝咸里豪家置

雕盤而畫卯王孫公子步錦幃以蹴毬桑間降鷺

知之方新竹裏啼鶯撫餘春而可惜羅敷陌上

五馬空勞石季壇前雙龍自戲尙方蒼藋司空種

楊景新榆火春徧杏花羽觴東泛故獨徵其雅談  
炫服南浮卽何妨于高致

中呂四月

序易長羸節開蕃秀步鵲尾之次紀龍見之期清風

屈而條系綠陰繁而王孫采藥棗花纂纂應

暑鵲之鳴蓮葉田田未厭游魚之戲草木暢茂

螻蟻騷鳴桑甚甘香鵲鴛華響遠指梅林還蘇唱

渴偶登麥隴頻頻秋陰輕盈處子嬋斷足于金絲綽

約姪人佐三縑于銀甕獵騎鮮陳致行田之利山

家釀熟同獻酌之娛編綠竹以名園煮青梅而開閣

葉省軒文鈔卷之十二錦帶連珠

湘湘永日盡蠹奇峰荷菱南畝適當播穀之時曳

杖東臯剛屬芳叢之候珠雲出荷正際恢台霜服

散壬何愁隆熾玉手繪乘鸞之扇朱唇吹鳴鳳之笙

析靈九子之祠浴佛五香之水

糴賓五月

節重天中時臨地臘疎雨降而梅似黃銀景風生而

榴懸火齊五絲繪帟狀雀虎以辟兵錯綵沉薰逐蛟

龍而競渡澤畔弔湘羅之靈峰前設崑崙之祀

遊化別群暑稱長至班龍解角候屬宴陰門沿懸艾

之俗尙蹋草之戲雜舞盤娛競集使君之廟振

表眺遠宜登大夫之臺 石湖水解流黃澤蒸照夜  
榮光 丹魚之水排平爽氣呼黃雀之風 茹精華  
于木餌沐芳澤于蘭湯命綏鬼書應纏臂上靈文神  
印或者胸前 感伯勞而審陰節對舜華而思美人  
玉管恒調朱樓獨處 經綿五色之絲同心欲贈團  
圓九子之標欲手期勞

林鍾六月

丹陸云徂炎威更熾大火升而川原晃晃溫風至而  
雲物彤彤千里之間鬱煙成爐五都之市汗汗如流  
喝因而致美觸熱乃以見詞 鐘鳴鼎食多治羊酪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歸節建康

之供羽蓋朱輪更招湯餅之會 觀築迎風臺名舍  
露尾卿勞酒盤列藏冰宋開避暑之庭南有感涼之  
賦 集鳳騰龜池閣娛其修景浮瓜沉李園亭散夫  
簪陶 白鳥薨飛何方却暑蒼鷹學習豫變迎秋  
愛井上之雙桐依池邊之五柳環環漱水好蝦偏以  
楊錐茂樹清陰垂綸任夫紫雲 弄杆深閣朝聞促  
織垂帷小閣夜拾流螢 湯沉草草簾拂流黃涼生  
香動蒲葵之簾酌美羹漿從消九夏歌翻  
靡間三句 裙裁素練真宜王子之書袖拭朱  
衣不減何郎之粉

夷則七月

素商肇節青女司辰微風生洞庭之波爽氣望西山  
之岫飄飄梧葉開亭榭以延涼冉冉蘭芳度簾櫳而  
却暑 綆汲寒漿自著銀瓶之咏掌凝白露還與執  
扇之吟 燈分桂魄瑞溢榆輝青鳥西來赤龍南至  
鸞笙流吹朝臨百子之池雪錦張帷夜續九微之火  
穿鍼樓上喜集蛛絲杼杼前驚看鳥爪 涼風  
動而滿林明月懸其如水中流橫照賦威棲鳥靜夜  
彈琴調諸別鶴 銀河乍湧會鳥鵲之梁玉葉徐舒  
乘白鶴之駕雖逢淒日轉屬澄宵 蘭盆勝修散香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歸節建康

南呂八月

娟娟唯風明明如月雲濡列柏露冷叢蘭十里噪其  
寒蟬九霄翔夫警鶴 涼霄霽景徘徊羅帳之前秋  
水微波容與棠舟之上 元蟬落葉長憐廣苑之陰  
白馬遶瀾共抱曲江之秀入西園以投簡借南樓而  
遡游 萬里披雲音流尺素午門懸照響切雙砧  
于占辰伏養馭宵中龜隆息而解懸閭闔來而青嶺  
囊 錦翠愈承露之盤杖賜玉鳩儼拜風之席  
挂枝落而芳氣銷胡桃零而陰節盛支機可問應浮

海峽之槎帳亭堪張特名天孫之宴

無射九月

時當 月序屬重陽方勤納火之辰益具悲秋之氣  
澤蒲園柳迎墜露以驚寒江鷺塞鴻怯長風而 晚  
款漠梧之既凋想吳萸而向冷川原悵慄難平楚  
客之懷離落蕭疎自發陶公之興 披涼風而把袂愛  
白日以登高黃菊盈樽人傳勝槩紫萸結佩俗尙延  
年 登龍雅集戲馬追陪寒流疎掛爭呼樂遊之園  
荒遠離鴟獨踐凌露之館 聆蟋蟀之在堂觀賓鴻  
南盈野離離香稻盈疇雲銷千里爛爛丹楓綴麓錦  
朱肯軒文鈔 卷之十二 歸帶連珠 是

麗三春

豐鐘應而少女霜飛蘭室披而大王風驟

丹禽啣篆知嚴玉帝之威白虎升天獨感金天之

瑞

應鐘十月

御操玄轡候宅幽都躔連東井之輝表送西郊之景  
青絳潛虛雙沉豔彩槐檀改燧忽啓新煙 九曲凝  
洪圍挺其翠竹千山飛霰岱嶺秀其蒼松 清商  
律變碧落星稀白雲依山玄風扇澤橘柚蚤霜定善  
楚臣之頌芙蓉初日應悔謝客之吟 節窮暑短春  
應物華遄憐凍海之陰虛說炎州之麗 鼓鼙濟其

方沼獨倚綠熊擊斝迓其靈祠連歌赤鳳 嶺上開  
梅海南榮桂山中瑤椅待安凝雪之爐方外留暄每  
育覆霜之蘭

黃鐘十一月

日軌異惟風行廣莫方迎亞歲之祥故有履長之賀  
推元視朔當陞而合八能上壽如正拜帷而貢七緡  
碧擊酒濱玉牀尙其玄采管吹孤竹羽騎表其絳  
太 五緯俱集于牽牛重轡合驅于良駿川浮寶鼎  
和神英之堪推日映靈臺 陽雲之獨出 陳儀駕  
太室之驪表瑞集文昌之雀璇宮測晷紅線初添擗  
朱肯軒文鈔 卷之十二 歸帶連珠 是

室飛灰黃鐘乍應

斗極中絕曆元連璧祠嚴太乙

舞協雲門菁茅展江漢之文竹箭竭東南之美 周

卿舉酒之辰梁苑含毫之夕桑落芳芸都諧雅奏層

冰飛雪最感騷流

大呂十二月

察凜嚴冬悠悠宴歲旋移天地之房遂訖星辰之紀  
碧錫初乳遺居息老之辰白鵲始巢正在送寒之候  
風餘葦索榜畫虎以衙內俗號盆瓶削黃華而受  
變 玄雲同其漠漠素雪降其霏霏華屋忽羔惟知  
漢賦石梁語鶴尚憶堯年 并州踏雪之客王馬阜

呈長河叩水之兒鯉魚雙躍 杯傾爰玉佩引溫犀  
翠帳藏燈鸞風刻蠟金爐聚炭獅象含香 迎晨而  
司命降靈信宿而神仙賜藥里社齊驩細腰擊鼓家  
門驅戲 臂藏鉤 更新多小歲之儀向除有迎年  
會雅集謝庭吟成柳絮追陪庾館賦叶梅花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錦帶連珠 幸

觀察遺事記

予大父觀察醴泉公生平大節予本故太史  
安漢黃公語撰次成傳然予嘗得諸父兄長  
老所口述者尙有傳所未悉謹附記於左凡  
如千條聊綴家牒以示後人俾知所省覽猶  
勝稗官雜志也未孫紹炳識

觀察公以治易名家早登鄉書其師承不數惟受經  
古巷王公門王公學術淹通取爲吳越老師亦深器  
觀察目爲帳下康成王公後舉甲科至大官及觀察  
以御史按南畿王公適爲撫軍鎮上江師生共事尤

柴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遺事記

幸

相受以德當世稱之

觀察公天資敏絕儕偶罕匹惟與通泰周公詩早年  
同舍彊記相當嘗購行卷當晝輟秉燭對閱閱已輒  
燭之是夕呼酒飲次每篇互頌如謬誤一字罰以一  
卮用相排哄或竟夕頌數什伯篇兩亡舉罰周公後  
領嘉靖己酉解額丙辰與觀察同成進士稱莫逆交  
已又繼以姻好云

觀察公博聞彊記才思涌涌下筆數千言立就制義  
醇厚典雅在王瞿之間論策疏暢學眉山詩石風調  
不失正宗書牘裁淨有法宦遊南北與士大夫往反

皆手自濡削未嘗一假記室也丙辰會試殊卷今存  
曾孫世堯所宅書稿炳亦收藏伯一三疏陳情稟及  
諸疏稟原有刻本行世今以播遷失之

觀察公幼有至性且端凝有貴人之度少時嘗於佗  
所夜歸令奚奴秉炬而行至支頭巷見一醉人迷仆  
道左公自掖之起且趣令歸良久始辨語且叩頭謝  
曰公幸脫我於院異日貴亡疑公叩之故對曰某適  
以微酒過此爲二鬼所苦狼狽垂絕遙見公來彼尾  
驚竄曰柴御史至矣易避之其後卒驗

觀察公生平篤孝弱冠舉於鄉以重違二人不赴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禮事記 五

部試既擢西臺念園太孺人春秋高陳情侍養優渥  
鄉下小不當輒自引責一日自外入見堂中焚香  
地問何物左右荅曰柴蕪公不識所須渾曰何多耶  
太孺人聞之不懌卽伏枕臥公立前長賜侍養後日  
未得請諸孫羅拜牀下者又久之因抱小會談紹輝  
跪而俯乞故太孺人所憐也始領之齊顏如初  
觀察公操尚廉潔以久宦咸廩巡方時不取贖屨各  
屬遠載之里門勿納內戚有勸爲諸子計者公面發  
赤曰當使予蒙面受之卒峻謝遣去其視閤屯蹇致  
政歸胥吏白公有羨餘三千金不入公帑可佐橐中

裝公麾御之又固以請公曰留侯代任者以緩商民  
之征不可乎婦鄉社門自守未嘗以纖芥之私干謁  
有司及居閒請寄終始嚼然雖古愚魚存憤不是愧  
觀察公產自世族本擅高貲又早貴宦遊然敦崇節  
儉未嘗任積豪侈祖居自萬曆壬午被火更營新宅  
規制堅樸更無園亭別業曹筆臥一小齋擁書習靜  
去內庭咫尺恒云心遠地自偏也其宅服御樽節  
一切稱是焉

觀察公通籍四十年家最者三之二其待鄉黨賸

謙和盡禮未嘗有貴倨之色有犯不校務煦以恩自

朱省軒文鈔 卷之十二 禮事記 五

居與忠里比屋父老尤稱敦睦戒飭子弟童僕不致  
踰節同時士大夫多有風操推公爲長者自童兒  
婦女皆知而慕之不致正呼名字號稱曰柴御史  
公侍御予告買人也

觀察公胸懷坦白居官聽斷務平反至貪墨不孝所  
在切齒不惜痛懲以法舉案接効切直亡隱至是進  
柄臣意以年例左遷西蜀公抗疏乞身不許尋改周  
憲副公不得已受事時撫軍心堂趙公甚相倚重藩  
臬諸公多通門故吏不敢講敬禮會直指浙東某按  
閩故同臺後進其人又素傾巧持論微不合且目公

爲簡倨公固喟然歎曰予髮種種矣安能低頭就鄉里小兒遂決計投劾歸閩人挽留不得至今頌思之

崇祀三山名宦祠

觀察公居官臨事敦篤不欺課士裁鑒尤精萬曆戊子適與閩鄉比時諸生以錄科遺落丐臺使者大收既試已則以知干卷屬公分閱它僚友以闕期迫率徇請託了事公卽杜門謝謁通夕秉燭盡心評校獲雋者數十卷一時在事者嘆公爲拙及發棘此輩與同年數輩謂公公獨期何以令僕之望故贈有類

崇甫軒文鈔

卷二 遺事記

奎

後先子任莆中廣文何公親蒞學宮訪先子道及其事猶口觀察名迹不衰

觀察公素敦名行一介取與不苟門無襍賓里居往還非合志同方者不與時當嘉隆盛朝士大夫多以清白自愛與觀察交善者有若許少厓顧西巖吳桂軒趙望雲胡順所孫思泉金蓮峰嚴順菴呂蔡陽同鄉九公締爲十友社歲時選勝觴咏湖山比諸香山洛下一時談美焉詳具武林勝遊錄

觀察公承先徵仕德教所遺早齡發藻其後世父輩雅擅詞名俱稱佳公子惟舉先學博府君寂晚見時

警類觀察宦閩時攜之官閣延師校課每屬文必極賞激嘗寓書所親曰僕拙宦浮沈又迫頽暮惟第五兒夙饒慧業差可人意耳府君本名應梓曰字之曰季良蓋嗣然有白眉之目矣

觀察公處心醇厚雖御僮僕下賤未嘗凌忽每日彼亦人子也且衛青李善可致名公卿何得動加嗔罵和故凡爲蒼頭取名皆從雅馴使彼得自通親屬及致政還里更蓄少年數輩供役其老者許令休假或丐恩出外治生亦聽之戒子孫世爲卯翼今產子有讀書補諸生者自父兄以來每入謁遇之以禮俱本

崇甫軒文鈔

卷二

遺事記

奎

觀察公敘也

堯讀觀察公遺事紀慨然念先型之勿遠也下武之詩曰世德作求又曰繩其祖武觀察公忠孝友恭篤厚廉潔此特執事耳而大端咸脩今日繩祖武者於授經講藝以觀讀書於陳情色養以觀事親於却饋餞絕干謁以觀持已於營宅居處鄉里以觀識度於宦遊較校課兒御下以觀篤誠慈愛之德庶幾無忝爾祖者觀察公世德正未有艾也叔氏省軒先生紀載于篇奚止表彰先德其勗我後人深矣

曾孫世堯百拜謹識

戒殺或問

或問柴子曰戒殺爲是乎非乎柴子曰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大惡曰殺明矣吾人體天地之心隱其惡而戒之奚爲非是或曰此殺者指人類而言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若夫鳥獸魚鼈之屬非我族類豈能必無傷殺耶戒殺及於物類特釋氏慈悲之指非儒者通訓也柴子曰儒者之訓何嘗許人殺傷物類書曰鳥獸魚鼈咸若禮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明明典記其爲鑒戒甚矣安得獨以柴省軒文鈔

卷二 戒殺或問

慈悲歸釋氏哉或曰佃漁剝割制自聖人畜牧蠶繅廣於王制祀先養民家國所需若云不忍見殺卽古聖王宜早禁絕之矣何事紛紛階之爲厲也柴子曰先聖王立制知夫人欲所存其流日濫不得已而聽之使爲佃漁畜牧以資養祭以便民用而因嚴爲之坊以寓愛惜生全之意故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語曰魚禁錮鰓獸長麇麇鳥翼毳卵蟲含蜚蜾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是則少賤刀俎俱無橫及禽魚胎卵皆獲保持其爲殺也彌寡矣况傳稱成湯祝網解其三面魯宣濫淵

里華斷罟仲尼君賜生必畜之鄭有饋生魚於子產者使校人畜之池考二聖兩賢所爲其愛護物命而生全之誼不殷且切耶或曰聖賢戒殺去甚耳今釋氏迴欲一切斷之且又推明業報究竟輪迴將無滋誕歟柴子曰聖人之教不同其指歸一也儒家治世故畧而明之釋氏出世故精而究之經言身有三業殺害第一殺生食肉其罪深重死則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鷂等身或受毒蛇蝮蝎等身常懷惡心或受獐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懼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肉有如是種種報施此則儒者未逮然易稱積惡餘殃老子云天道好還若彼殺生積惡尋得還報又豈荒唐不經耶或曰罪業報施似矣顧微之事實大抵謬悠有鑿鑿終身而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柴子曰釋氏業報固通三世而言不定見在然罪福避就原爲中下根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何暇計其他哉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物類各別貪生本今以口腹之欲恣行烹宰使其骸骸刀七躑躅庖厨哀聲未盡驚魂盡飛畢命須臾流血藉藉毛羽脫落鱗甲推毀身首分離骨肉消碎燐割剝裂炮燒煮

楚毒酸切莫可名言在我但得一時適口而酷虐  
劫命如此目擊心傷果能安乎至吉凶賓祭禮或難  
容而羅列牲牢窮竭水陸以彼哀憐佐我歡娛侈費  
傷生洵爲敗俗尤有識所痛懲也或曰恣口多殺仁  
者惻心此於事理誠然乃釋氏則又廣之及於微細  
蟲螻動須將護抑遏矣柴子曰此慈悲充類之盡也  
充殘暴之盡極於斬艾人命而不憐充慈悲之盡極  
於將護蟲螻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  
忍不忍耳古來渡螻成名救蝗黃碎一念慈悲善氣  
至塞天地豈傳妄耶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剪也

柴省軒文鈔

卷二 戒殺或問 五

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或曰戒殺慈悲不  
遺微小乃梁武麵饅不救臺城之禍孫叔敖殺兩頭  
蛇其母故託陰德卒爲楚令尹何也柴子曰如客所  
云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梁武人主也以愛牲而  
廢廟祀於禮殊戾且篡殺貪功淮堰之潰所損生靈  
何限乃區區用麵牲市仁達摩久已斥其全無功德  
矣兩頭蛇害人者也故叔敖殺之以除害所除者小  
所利者大卽菩薩戒中亦復許之若今之用牲果皆  
以廟祀不可廢乎殺物者果皆兩頭蛇乎舉此藉口  
亦多見其嗜殺而溺所聞矣噫嘻客且毋言僕更有

人心本於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轉  
禍爲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機隨之故往往  
化吉爲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予生年餘四十閱歷  
世變頗衆如饑荒疫癘水火刀兵末劫災患遠近遞  
遭吾鄉自申酉以來滄桑改革屢經播遷幸免屠戮  
之慘父子兄弟得以苟全性命謂非屬有天佑哉推  
本所自緣杭人習尚侈靡性本慈柔道俗善信每相  
教勸放生氣聚而殺機少其受禍較他方宜末減也  
雖然慈柔雖不近殺而侈靡亦易傷生非獨吾杭江  
南人士疆半坐此局若及今悔禍悉改舊習字之以

柴省軒文鈔

卷二 戒殺或問 六

節儉仁愛爲大善歟故內典謂能空殺業則一切刀  
兵之劫皆空高皇帝以佛法暗助王綱是知戒殺好  
生釋氏之訓實與儒者互相發明矣或曰戒殺全生  
信盛德事第饗飧七箸願老扶羸有不能不藉滋味  
以進者可奈何柴子曰吾始終發明爲戒殺耳苟可  
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釋氏所稱五淨肉及東海石  
首之屬桑門老病猶許食之况宰官居士何遽不足  
以通其窮歟然血屬滋味俗稱利養恬淡虛無真氣  
從之故何徹晚年轉絕血味宋仁宗中夜忍饑勿索  
餅羊竟亦亡苦當時以爲談美益知養生却疾不必

賴帶烹也或乃憮然曰吾昔覽諸戒殺文門不能  
稍惑今得奉明教曠若發矇曉人信當如是矣願  
諸海內與同志者敬信行之

戒殺即以儒論推廣曲喻至曰願守以節儉仁愛  
真有道之言

毛龜黃

跋

先生清風峻節著書滿家蓋百世師也海內耳其名  
者每憾不獲親炙其人把遺編而歛歔過里居而想  
弔然不過得其梗槩而已顧吾於先生竊有深幸焉  
長公胥山先生爲吾友令孫銑爲吾及門曾孫涵吾  
亦時坐諸膝上撫摩而提命之一門三代相友相愛  
直不啻先生之謦咳于前而愜然優然也吾師乎吾  
師乎吾寧類夫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者乎

楚郢後學李蓮石湖拜跋

有軒先生外集 先生全集既已風行宇內矣其晚節

仁和柴紹炳

省軒 虎臣 氏著



儒說

客有向余稱儒而開佛者余謂儒之當稱國也予聞佛所以客曰今日佛者之徒盛矣而儒教頗衰余故抑彼扶此余謂若以今論則儒衰而佛亦非盛衰固病儒狂禪尤蠢佛顧兩家所由盛衰宜各反其本扶此者不必抑彼也余且置佛不論而策與子言

省軒外集

卷末

葉肇京助

儒之名本於仲尼對哀公以儒行詔子夏以君子儒是矣循名課實大都以躬行德化為先故孔子為其代儒宗其及門高弟如顏曾閔冉之流師友淵源未嘗他有排斥力樹門庭以明吾道之尊也至孟氏始著書以尊孔氏闢楊墨為己任議論滋勝但其居仁由義養氣不動心蓋實有得於聖道而非徒好辯者唐韓愈欲取法孟子而益張皇其事大排佛老宋人若歐陽修朱熹輩多祖其說由今觀之諸君子於禮俗名教宜曰無功然闢佛是其蛇足也况迺者儒教

省軒外集

卷末

葉肇京助

浸微風俗大散原於心術繆習氣囂人面而發視者比之無能救正者我輩當任其責於佛何與哉借令從韓歐諸公之論盡毀塔寺逐沙門焚梵筴不識果能撥亂世而返之正否此殆室怒市於色矣予謂子欲扶儒則宜反求諸己為端本澄源之計其於中也寡慾清心慎獨誠意而無失儒之養其於外也言方行矩秉禮懷刑而無紊儒之規其處也履素居易安土樂天而不愧儒之操其出也潔已奉公愛民濟衆而不棄儒之業其常也從容中道其變也造次依仁既守先而無待後有大純而無小疵庶幾躬行君子日漸月摩人將中心悅而誠服焉化行州里施及蠻貊儒教之興於是焉在雖使七佛低頭五宗歛衽可已奚勞嘖然闢之也欤何則家有信貨四方踵門爭市不必毀他人為廣器而後已貴也客又曰聞聖道則必排異學正如鑒者志在活人於藥物不得不預辨良毒耳余謂子誠以佛之毒人比於鈎吻烏喙耶其精者未易名言即以淺而指之佛家者徒惧生死識罪福戒殺斷淫去誑忍辱無非勉人為善於儒

道不相殘賊也。子但以其茹素禪頌為損士大夫風  
體。然則今之口厭酒肉。目無內典者。正自不乏。便  
作儒者乎。試為居今稽古。平心紮量。劉遺民歸心蓮  
社。何如阮嗣宗把臂竹林。顏清臣勒碑放生。例如王  
君公鼓刀屠肆。白香山時絕葷血。何如呂文穆竟食  
萬羊。劉虬手注法華。何如馬融日親聲伎。蘇子瞻游  
戲禪悅。何如寇平仲附會天書。學佛與否。孰為優劣。  
談者不於彼引繩。而於此歸獄。亦多見其鮮折中也。  
余故謂儒者輒闢佛於躬行。既未先于救世。又不勿  
審軒外集 卷末 葉肇京助梓

徒事口舌紛紜也。耶作儒說  
佛法西來。頗有精理。程朱未嘗概詆。況後儒平客  
之苦心。祇為世教抑彼揚此。譬之禮禁原蠶。不得  
兩大故也。尹起莘世敦乾竺。不嫌日誦金九明一  
卷。何知窮流溯源。自與闕望全歸。  
輪迴論  
輪迴之說。儒者所不道也。而釋氏發之。其事與理。確  
乎不易。或有疑之者。引以六經語。孟未嘗及此。捨生  
趨生。將近荒誕。不知儒者之教。頗用治世。但本現在  
立說過去未來存而不論。然非昧於其理。而以為斷  
然亡是者也。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正謂耳目所拓。典墳  
之外。殆有至理。未易名言。故於子貢宰我子路諸弟  
子。考問生死鬼神。不肯曉示。極盡此像儒教宗指。唯  
務民事耳。詎謂陰陽人鬼生死去來之際。竟屬渺  
也哉。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味此數言。雖未思  
數輪迴。而引端不發。可以尋領。夫人何以生。必有其

始何以死必有其終。而復始如晝夜寒暑相為循環。生死生此理非怪。況滯者為魄。游者為魂。變化不測。有狀有情。而謂人生則存。死則已焉。是則骨肉歸土。并神明而泯之。殆未察於易繫也。蓋人生在世。骨肉之軀。必有盡時。而本來情真。歷劫不滅。因其善惡升沉。去來無定。六道輪迴。所由以生。且大言死生。小言夢覺。如人眠夢。所之真假。軀體種變。見金由魂識正。使四大已離。神魂所泊。豈遂杳然。故心空者。無夢想。顛倒亦免。輪迴之沉溺也。唯人善惡不齊。省軒外集 卷末 王正和助

積慶餘殃之道。竟安在耶。豈上天固長此豪耶。但世儒拘墟者眾。達識者寡。格於一先生之論。遂疑鬼神渺茫。輪迴荒忽。而不知頭面回易。魂識依然。肉眼之夫。無由恒覩耳。魂識之藏。軀體譬猶屋舍。寓人輪迴去來。即人遷屋舍。屋舍有華陋。即輪迴有苦樂。烏得以生無遷移。死絕輪迴。歟。夫東漢以前。佛法未入中國。考諸傳記。頗有元同如田鼠化鴛。雀入大水為蛤。鯨化黃熊。豕人立而啼。為彭生之類。已見人物互變。如傳說乘箕尾。東方朔為歲星。雲臺二十八將。上應列宿之類。已見人神迭代。如杜伯射宣王。申生壽請於帝。呂氏見如意為祟。田蚡呼服灌竇之類。已見生死好還。輪迴之理。實始萌芽。嗣後士大夫口實。愈益昭。難誣。故有人而入異類者。如封使君為虎。鄒后為蛇。白起為蜈蚣。李林甫為牛。曹翰為豬之類。有人而善惡俱證宿生者。如張惡子先為張仲。韓滉先為子路。蘇軾先為鄒楊。高宗先為錢武肅。唐僧知元先為袁盎。王嗣正前為李生。所初少年之類。異世還報若操券合契。耳聞目睹。豈皆嘖誕。不可謂釋典輪

迴與儒家相牴牾。悟矣。抑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怪。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奈何以一隅底滯。自詫守經。而競祖沈氏無鬼之談。韓公闢佛之說也哉。

得先王神道設教之義。亦有功世道文章。錢武山

### 紀功過說

客有謂余曰。功過一格。本為分別善惡。何如兩忘之。為愈。余應之曰。善惡不立。此唯上根人可言。中流以下。正須別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便為三教了義。法尚應捨。且勿藉口耳。客又曰。紀過似矣。紀功嫌於虛省軒外集

卷末

七

汪正和助梓

善奈何。余又應之曰。伐善者。夸人紀功者。省己也。且君子懲惡勸善。人已無分。果為善。有功在人。則數之。在己。則沒之。反似避諱。涉私矣。故齊人來歸。鄆謹龜除之。田仲尼不嫌筆之。春秋自序其績。學者誠能立心于公。與天為體。錄善紀功。復何伐哉。然則今之君子。度持一格。雖以此希聖與天可已。客曰。善。余因次之為說。

### 在家修行說

古者聖道昭明。上行入化。為人者修身齊家而已。治

省軒外集

卷末

八

汪正和助梓

平之理。即於此推。故三綱。整五品。遜七情。調四德。脩共為君子。比戶可封。修行之道盡矣。自世教衰微。風俗日下。於是。有西方聖人出。故吾儒未發之蘊。而暗輔土綱。勉人於善。不可疵也。然其為大事。因緣說法。利生。期於捨俗出世。祝髮被鎗。為修行軌範。故儒者因而非之。以為廢人倫。從異教。要之。儒佛異名。其理本一如來普度。但願衆生。背塵合覺。得修證了。幾何曾料。簡白衣。必依阿鍊若耶。且釋迦說般若。四處十六會。七衆共聞。諸經流通。並稱優婆塞。夷有志修行不妨在家也。如淨名。得不二法門。龍女亦證佛果。黃面瞿曇。未能或過。即後代宗教分門。證悟非乏。若龐襄陽。翁姬兒女。一時得道。劉遺民。龍舒居士。觀音縣君之流。不舍眷屬。竟獲西歸。是知標佛心印。不必從從事刺染矣。何者。佛之為道。千言萬句。要之不離觀空。故曰。勿以四大為自身相。勿以六塵緣影為自心相。使能空諸一切。隨緣順俗。三毒悉除。五蘊非有。此人即不出門庭。顯超色界矣。或曰。然則沙彌羯磨之制。可廢乎。夫律設大法。變通由人。能行其道者。不必

皮相故維摩詰云心淨則主淨。法華曰治世語言。資  
生業等皆於實相不相違背。如待出家而後修行。則  
宰官居士婦女輩無可為現身設法者。大士三十二  
應當屬誑語也。且夫髮之有無。衣之錙素。眷屬之去  
留。於此著見。便落第二。昔天女自云吾覓女人相了  
不可得。豈必難却鬚髮。方為見性。倘定就僧俗較判  
聖凡。即捨身同泰。寄迹瑤光者。果能了證菩提否乎。  
故無問男女老少貴賤貧富。能深信佛道。自可在。家  
修行。或禪或淨。正叅實念。必得慈悲接引。大轍往生。  
省軒外集 卷末 汪正和助

知行合一說

人道一而已。而近世有儒釋之分。是逐流而忘源也。

源者其道也。流者其教也。儒為世間教。釋為出世間  
教。似有不同。而其所以為教。究未嘗異。何則。教者所  
以修道也。天下豈有道外之教哉。故儒者教人曰知  
曰行。釋者教人亦曰解曰行。儒者曰知行合一。釋者  
亦曰行解相應。其曰合一曰相應者。言能行乃為正  
知。實踐始非徒解也。寧謂已知已解。即行在是。故  
孔子對哀公以擇善固執。其自歎以躬行君子。未之  
有得。後世講學家。輒以名理自許。峻立門庭。求其素  
履。殊難慥。而又以大聖人從心所欲。無可無不可  
為解。則名教罪人矣。然此風儒者間有之。而鼓扇若  
狂。莫如今之禪宗為甚。夫如來出世說法利生。無非  
欲人知常住正心。性淨明靜。使息妄歸正。越諸塵累。  
故一切學人。必皆嚴淨毘尼。弘範三界。乃得無生法  
忍。證成果位。最後拈花一示。為教外別傳。且曰說法  
四十九年。曾無一字。此與孔氏子欲無言。無行。不與  
之持。同然。華嚴而後。遺教以前。金口親宣。未嘗或廢。  
自教行東土。學者奉之。廬山天台。並依經修行。紹隆  
佛種。唯達磨西來。獨闢頓宗。掃却語言文字。五宗相

繼顯取悟門。號為祖師禪。然揆諸拈花微笑。異世同  
發宗以弘教。實闡宗故。諸老宗風。未有不合佛門  
經律者。少林面壁九年。罕經世務。曹溪付屬以後。猶  
隱於野。虞默自修證。其後如趙州八十行脚。退如納  
子。何嘗自矜悟徹。便撒手無事耶。乃近今得道長老。  
既付法門人。亦莫計其數。其間固不無正叅實證。  
承當祖位。而寃其躬行。實際全未有得。則又希託古  
德。作大言。以蓋之。不曰。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踐履。則  
省軒外集 卷末 王正

陷入藩室。如來何必說呪。往援而寶蓮香比丘尼。琉  
璃大王。善星比丘。及阿闍世。調達之倫。俱可直成正  
覺也。以此為教。而相率效尤。蓋有甚於飲人狂藥者。  
矣。余愧未能見道。而竊聞聖教。不敢妄悖。故以世之  
學。有無間。儒釋皆當誦明經。持精持戒。行而修證。圓  
成。幸無得少為足。必直尋向上。一事。此則孔子之所  
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來之所云。一人發正歸元。十  
方虛空盡皆消殞者也。而家支流。雖殊。源本實合。要  
之。儒未有知而不行。釋亦未有去行而存解者也。中  
省軒外集 卷末 王正

庸曰。明辨之。篤行之。楞嚴曰。理則頓悟。乘悟并消。事  
亦頓除。因次第盡。若夫世之狂禪偽學。為斯道之賊。  
而且復大言而無忌憚。雖孔佛復生。亦末如之何矣。  
痛哉悲夫。

儒不躬行。徒標藩宇。祇貽蒙莊發冢臚傳之譏。可  
恨甚矣。間覽遺教一經。彼法亦有波羅提木叉。真  
三尺狂禪。誕恣得無取羞。獅子座乎。僕於儒釋兩  
皆坐面牆。然棲心逢掖。未敢紛馳。讀此當日。錄  
衛公懿戒之篇。以當弦佩。應潛齋

嘗聞藕一禪師語錄乃前輩牧齋先生叙訂其言  
一以經教成行為主不尚棒喝猖狂  
先生此文可與彼書並行以為彼家狂禪砥柱後  
學黎天民借識

尊生篇 以下六篇皆家談語

生者人之所甚難也難得而易失是以君子尊之莊  
子曰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又曰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  
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  
省軒外集 卷末 王正和助

豈特隋侯之重哉知乎此則衛生之道不可不講而  
傷生之具不可不戒矣 聖人養生之道散見六經  
而其指尤精於易於頤曰慎言語節飲食於損曰  
德愈室德四者傷生之大者也故君子並以為戒然  
而頤之有益於生人知之損之有益於生人未盡知  
也且令人適情使氣以為娛快者皆為養生之賊能  
日事減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長生可冀耳 儒  
家言養生道家言長生釋家言無生夫長生似更進  
于養生而較之無生似猶有貪生之見不知釋家雖

以明心見性為極而未能忘地成佛仍捨生趨生則  
羅漢猶昏隔陰況下此者豈可保哉故道家必借假  
鍊正性命雙修至於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  
鍊虛入道所謂長生無生其歸一耳正不得執四大  
假合之論以厭離無常為事也 道家長生之理吾

儒已先發之孔子所謂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所  
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弗正弗忘弗助長皆性命與  
精也不死正詮但孔孟自以世間法立教不須駐形  
千萬載及尸解飛昇耳倘能於此留意回光返照息  
省軒外集 卷末 黃東園助

妄歸正以此朝聞夕死也可以此久視長生也可  
養生之道先祛疾病故聖王設為醫以治之鍼灸湯  
藥隨施合宜然靈素二經實本大道不圖方技之末  
故曰恬淡虛無正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  
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大抵窮造化之微究生人之患  
調燮陰陽斟酌標本故診無不中萬舉萬當也此豈  
畧知其意可以妄試耶如葛稚川陶隱居孫思邈輩  
皆邃於醫道身證仙果非沾一方技之末可窺一斑  
矣 語曰有病不藥常得中醫與妄粗工妄治無寧

卧而守之邪去尋愈耳昔蘇子瞻在黃州蜀人巢谷  
本任俠之士出聖散子方自言得於異人凡傷寒不  
問證候何如一以是服之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  
思邈三建散宣和後此藥盛行太學諸生信之尤篤  
殺人無數蓋疾之傳變莫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則立  
死安得不問證候可以混療子瞻不知醫而輕信其  
方天下人又重子瞻文而以身殉之惑亦甚矣今人  
好傳方治病說症取藥予大以為危事蓋海上禁方  
不無奇驗而投之或誤所損非細也若醫工西診俱  
省軒外集 卷末 黃東 勳 書

全猶恐未中懸揣處劑豈得無差即偶效亦行險耳  
後生君子幸之 卻疾莫如預防預防之道要在  
審察寡欲識禁忌也故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  
氣滯恐則氣下寒則氣收暑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  
氣耗思則氣結又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  
行傷筋久坐傷肉又形寒飲冷傷肺鬱怒傷肝思慮  
傷心飢飽勞逸傷脾持重遠行房勞傷腎又靜則神  
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諸如此類宜詳察  
避之此謂良工治未病也若病成服藥劣得半愈以

身殉物奇勿痛哉 尊生者莫謔在道經其大要則  
老子二語足以括之曰致虛極靜篤人能虛靜自  
養何生不長其他互發者偶采一二以資龜鑑胎息  
經曰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謂之  
生神去離形謂之死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  
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入自然  
常住勤而行之是正道路嚴君平老君指歸曰遊心  
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于無欲歸志于無為故能  
達生延命與道為久養生家云髮宜多梳齒宜多叩  
省軒外集 卷末 黃東 勳 書

液宜常咽氣宜精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  
死修崑崙耳華子心錄曰精滿不思色炁滿不思食  
神滿不思睡孫真人曰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裡食  
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凡此皆調攝之良  
規可以延年却疾者也 後世學仙者本求長生而  
方士每以徇人之欲於是有彼家之說黃白之術天  
下豈有貪財好色可以成仙者哉且古來方士黃金  
可成之說提厲謬悠若講房術服丹藥者非以走泄  
暴亡即以燥渴速死欲延齡而反促命此正大惑不

解者矣。程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侵感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門人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後為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身，狗欲為深恥。今人少壯時恃其血氣多，所縱恣日消月耗，以致中年衰憊，生趣苦短，何不味伊川之言，近吾友稱黃曰：忍嗜慾以完性命，其庶乎。人狃於金石不耐，永久正在以時保攝，使塵務經心，天機日淺，又復散精勞神，不自節限，其何以繼之。昔此齊李廣博涉有才思，為文宣掌書記，嘗欲早省軒外集。宋末。黃廉倫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不起。陳彭年當宋宗時附會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當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及獨任內閣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嗟乎！人生實難，業一時榮進，而疲瘁殞仆，亦是夜珠彈雀耳。世俗慕長生者，每求方術，吾謂尤以積功行為要。太上列過數百事曰：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又求天仙者，當立

一千三百善，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即平人積有陰德，司命必為延年益算。此理非誣，否則服食雖勤，保護雖至，將為造物所忌，有陰敗之者，即漆園所稱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者也。尊生君子幸垂察焉。

### 歸心篇

顏氏家訓者，士大夫之龜鑑也。有歸心一篇，勸誘子弟，極闡釋教之精，以起尊信，并申謗者之議。列五條以判之，最為篤論。其後唐宋儒者如韓愈、程朱之徒，猶不能允，每致紛紛。近代四明屠長卿陰，因有鐵法金湯一編，遙相辨析，較顏氏尤曉暢焉。其於世疑難，猶有未盡者，余復據論之。汝曹先觀兩君子之書，并釋吾言，平氣靜思，庶於西方聖人之教，可毋河漢也。或曰：堯舜周孔，為人道立極，佛法古未聞也。自漢明之世，始入中土，誕而不經，烏足信哉？予謂聖人之道，但求建立，不悖何論古今？夫書契煩於結繩，僊皮嚴乎野合，宮室遠夫巢窟，火食改其血毛，即唐虞之禪姬公之賀康仲尼之轍環，較黃農夏商，頗為創始，若必是古非今，堯舜周孔不免驚世駭俗矣。何

疑內典後起遂與先聖異揆乎。或曰佛氏之教既與堯舜周孔一揆。自用我法足矣。闢入桑門便屬多事。予謂儒佛同源而異流。儒世間法。佛出世間法也。儒世間法。故祗及生民日用。俾存順沒寧。過此以往存而不論。佛為出世間法。故發明三世十二因緣。使人盡知其所以然。而息妄歸正。永無墮落。其覺世一而所以覺者不同。故人欲於道求覺。必學世間法。欲於道求一覺。永覺必學出世間法也。然聖人於世出世間之道。本無不貫。但因時說法。有詳畧之殊。如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思曰。君子之費而隱。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世間聖人有不知不能。試問所指何事。此等語引而不發。殊耐十思。或曰。儒者以孔子為歸。孔子固至聖。豈於佛理猶未逮。而學孔子者。乃虞墮落耶。予謂孔子于佛理誠有默契。如朝聞道夕死可矣。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之類。提唱宗風不一而足。然蘊藉含弘。索解人甚少。又孔子而下諸大賢。本皆果位示現。以救世度生去來一如。斷

無墮落。若後代儒者。因地未必不佳。而隔陰成迷。每坐理障。質行有餘。了道不足。以是捨生趨生。正未可保也。故須深明佛法。于本來面目。廓然無疑。至此乃知原始要終。在阿堵中耳。或曰。佛為出世法。而吾輩業生世間。安得離髮被縑。棄君親而非人道耶。予謂出家自是佛教。然但以明心見性為要。在家修行。自可隨緣順俗。如文殊普賢諸大菩薩。未嘗剃落。而維摩詰以居士說法。維耶採衣受戒。所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是矣。經又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證實相。不相違背。豈必盡依阿練。若然後可稱清淨法身歟。昔周海門對友人問。亦引六祖壇經曰。若發修行在家。亦得大慧言。學道就從塵勞中打出。不須毀形易姓。棄妻子。滅宗祀。作名教中罪人。此大善知識之明誨也。或曰。佛法是或一道。然其法入中國。奉之者。天下常亂。如梁武篤信齋修。捨身同泰寺。卒有臺城之院。楚王英首奉浮屠。竟以謀逆死。予謂興工昇夏之克桀紂。出厲之暴。是時佛法未入中國。雖實致之。若楚王英信邪。巫以構大獄。梁武納叛。數侮自

是所為不滅於佛法何尤文中子云。蘇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夫漢明遣使受經。永平之治。為東京極盛。唐太宗御製聖教序。而觀亦號太平。未聞召亂。借謂楚王英以崇釋蒙誅。崔浩不以滅僧赤族。梁武之餓死。疑齋修不效。魏主。素之身。裁非毀佛。召殃。然則禍福之來自。作自受。不得以奉佛寬亦安。可以抵佛免。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佛道亦若是耳。或曰。儒者宜以扶明禮教。挽回世風為己任。使佛彌盛而儒益衰。物莫能兩大也。左右祖省軒外集。卷末。主。徐門陳氏助梓。將安施。予謂。儒佛皆大道並行。不悖。故孔子稱西方聖人與老子猶龍之歎同。即如永平貞觀。人主闡揚內典。而是時經學盛行。儒風大暢。二者未嘗相軋。至三武之代。去僧尼。毀塔廟。佛法蕩然矣。而當世弘儒致治。迄無聞焉。是故知兩教表裡互相維持。不必角立。門庭扶掖。抑此已。或曰。儒者以中庸為教。釋氏每示靈異。顯神通。似乎隱怪。難以訓俗。予謂。古聖未嘗無靈異。神通特閤而罕言耳。如棄以履。帝武敏而生。寘之寒水。為鳥覆翼。舜焚廩。莖井不死。以龍工鳥。

工自逸。大禹得神授秘籙。鑿山填河。仲尼每事前知。如商羊萍實。有問必對此。豈可尋常測料哉。佛菩薩不可思議境界。而欲以管見拘之。此謬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謂馬腫背也。或曰。邠行大九州之說。學者多云荒唐。今釋言三千大千世界。乃如華藏所列。更覺繆悠。又有所謂西方極樂。殊勝莊嚴。恐屬子虛。無是耳。予謂。人世勝劣。聞見懸殊。如朔漠苦寒。未信有江南風景。生而下賤貧陋。語之以帝王宮闈豪貴園林。輒夢想不及。述夫邠魯之區。聖賢聚集。豐沛之域。英傑挺生。間氣所鍾。固多瑰異。寧得樂邦依報。無諸上善會乎。六合以外。五經之表。妙理勝因。何所不有。正不得以聞見格之。或曰。先王賞善罰惡。自有常典。功罪所按。幽明一律。乃奉佛者可以懺罪。度亡奪主者之柄。豈足据耶。予謂。親屬敬禮。所祈理應有之。縣以罪殛死。而夏乃郊祀。此由禹功所推。太倉公下吏。而其女緹紫叩關。遂及寬政。古云得罪父母者。可因姑姊妹謝。既賴孝子。慈孫積誠。又藉佛力。攝受解免。釋罪何疑焉。然業力以自作為勝。追荐愈。

於已。經言生人作功德。亡者七分得一其衡量如此。  
或曰。佛法本勸善。今有身造惡孽。妄取橫奪。輒以  
施捨僧刹。作福希報。可乎。予謂佛法因果不昧。彼不  
淨顛倒諸施。為經典所斥。昔梁武以度僧造寺。徒為  
功德。達摩呵其全無例。此可知。倘善惡檀者。先法施  
心。施樂捐淨貲。并期三輪體空。則得矣。或曰。佛經  
浩汗。莫可窮紀。且譯本不同。即其立說。時有齟齬。難  
以取信。予謂聖人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故  
說經者。亦論其大本耳。夫條不必盡合。如禹貢九州  
省軒外集 卷末 重 集 助 辨

仲尼見南子。柳下惠姬不建門。女磨而不磷。涅而不  
淄。又豈大賢以下所望哉。儒者云。聖達節。次守節。佛  
者亦必以嚴淨毘尼始耳。或曰。奉佛者不見僧過。  
致匪類橫恣。如何。予謂學佛者。兼護法。有攝折二義。  
遇善知識。當保持之。此攝義。遇惡鬪鬪。當戒戢之。此  
折義。至濫度僧尼。雜會婦女。黑水游苾芻。蘭若工詩  
奕。一切禁絕。正乃紹隆佛種。若藏垢納污。聚從姑息。  
掩覆此末法中獅子蟲。迦老所為。悲泣者也。今之狂  
禪魔眷。自踞高座。呵佛罵祖。入地獄如箭。吾末如之  
省軒外集 卷末 重 集 助 辨

總恨釋氏宿念都除如此何若不奉為愈歟予謂此  
直鄙淺之見耳釋典福報不虛本有祈長壽得長壽  
之理然定業難逃雖釋迦未免九腦何況其他事理  
固有常變即聖門高弟顏淵殒子路橫死冉伯牛惡  
疾易以解之且學佛者為一大事因緣欲出離生死  
直當依法修行見取自性奈何以祈禱不效便懷退  
阻耶或曰如子言佛法誠善然自昔奸邪貪鄙之  
徒如郝超元載丁謂呂惠卿等為清議所格每以素  
佛自解是佛為逋逃教矣奈何予謂佛原開懺悔之  
省軒外集 卷末 素  
門故大乘之教雖十惡五逆不拒似彼諸人且奉佛  
且復作孽終非覺王所許也然古近名賢碩儒若劉  
遺民徐孝穆白樂天李文靖文寬夫趙閱道宋潛齋  
羅念菴王龍溪周海門邨南皋諸公輝映一時景仰  
千載亦皆棲心禪淨和會儒釋獨不可為後學者法  
歟予家本素族身作經生然自先君子兼修白業  
伯氏雅課禪頌雲棲之教童而稔之鼎賸陳際叔尊  
人預知時至比過吳中與爾瞻大同舍晨夕提獎始  
決歸心既而同好往還觀摩不乏如錢武山江道信

張仲嘉三君子皆予前導也頃則陸明京吳錦雯毛  
釋黃及里社諸公或禪或淨都能問津定知慧業非  
凡得道有日耳予自愧宿根下劣猶魚帶惑西歸未  
度之人頗有深願故為汝曹言之不厭觀縷倘得似  
瑯琊家法東海門風亦何忝佳子弟哉

### 戒殺篇

戒殺為生人之至要非唯釋氏為然其誼實自儒者  
發之子昔有戒殺或問及普勸婦女戒殺文各一通  
釋疑維俗不為無補今錄於後汝曹可諦觀之  
省軒外集 卷末 素  
問主人曰戒殺為是乎非乎主人曰是也天地之大  
德曰生則大惡曰殺明矣吾人翕天地之心隱其惡  
而戒之奚為非是或曰此殺者指人類而言故孟子  
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若夫鳥獸魚鱉之屬非我  
之指非儒者通訓也主人曰儒者之訓何嘗許人殺  
傷物類書曰鳥獸魚鱉咸若禮曰伐一樹殺一獸不  
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明典記其為鑒戒甚矣安得獨以慈

悲歸釋氏哉。或曰。佃漁割烹。創自聖人。畜牧蚕繅。廣  
於王制。祀先養民。家國所需。若云不忍見殺。即古先  
聖王宜早禁絕之矣。何事紛。皆之為厲也。主人曰。  
先聖王立制。知夫人欲所存。其流日濫。不得已而聽  
之。使為佃漁畜牧。以資養祭。以便民用。而因嚴為之  
坊。以爲愛惜生全之意。故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太  
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語曰。魚禁鯢鯢。獸  
禁麋鹿。鳥翼蔽卵。蟲舍蜚蜋。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  
是則少。賤刀七。俱無橫及禽魚。胎卵皆獲。保持其為  
省軒外集 卷末 走 廣 發助 舞

蝮蝎等身。常懷惡心。或受樟鹿熊羆等身。常懷惡心。  
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  
肉。有如是種。報施此。則儒者未逮。然易稱積惡餘  
殃。老子云。天道好還。若彼殺生。積惡尋得還報。又豈  
荒唐不經耶。或曰。罪孽報施似矣。顧證之事實。大抵  
謬悠有贅。贅終身而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主  
人曰。釋氏業報。固通三世而言。不定見在。然罪福避  
就。原為中下根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何暇  
計其他哉。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物類各別。貪生害  
省軒外集 卷末 走 廣 發助 舞

充殘暴之盡極於斬艾人命而不憐充慈悲之盡極於將護蟲蝗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忍不忍耳古來渡蝗成名救蠅貫辟一念慈悲善氣至塞天地豈傳妄耶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剪也又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或曰戒殺慈悲不遺微小乃梁武起犧不救臺城之禍孫叔敖殺兩頭蛇其母故說陰德卒為楚令尹何也主人曰如客所云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梁武人主也以愛性而廢廟祀於禮殊戾且篡殺貪功准堰之潰所損生靈何限乃區區用麋牲市仁達摩久已斥其全無功德矣兩頭蛇害人者也故孫叔敖殺之以除害所除者小所利者大即菩薩戒中亦復許之若今之用牲果皆以廟祀不可廢乎殺物者果皆兩頭蛇乎舉此藉口亦多見其嗜殺而溺所聞矣噫嘻客且毋言僕更有進人心本乎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轉禍為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机隨之故往往化吉為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予生年餘四十閱歷世變頗衆如飢荒疫癘水火刀兵末劫災患遠近

省新外集

卷末

卷末

張鑑勸解

遞遭吾御自申酉以來滄桑改革雖屢經播遷幸免屠戮之慘父子兄弟得以苟全性命謂非屬有天神哉推本所自緣杭人習尚侈靡性本慈柔通俗善信每相敦勸故生氣聚而殺機少其受禍較他方宜末減也雖然慈柔雖不近殺而侈靡亦易傷生非獨吾杭江南人士彊半坐此曷若及今悔禍悉改舊習守之以節儉慈仁為大善歟故內典謂能空殺業則一切刀兵之劫皆空而明高帝以佛法暗助王綱是知殺戒好生釋氏之訓實與儒者互相發明矣或曰或殺全生信盛德事第饕餮七箸順老扶羸有不能不藉滋味以進者可奈何主人曰吾始終發明為戒殺耳苟可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釋氏所稱五淨肉東海石首之屬桑門老病猶許食之况宰官居士何遠不足以通其窮歟然血屬滋味俗稱利養恬淡虛無正氣從之故何胤晚年轉絕血味宋仁宗中夜忍飢勿索燒羊竟亦亡苦當時以為談美益知養生却疾不必終賴鼎烹也又殺之一字罪坐所由多出男子其間本於婦女者正復不少蓋婦女職司中饋

省新外集

卷末

卷末

劉公亮助解

刀之是供。紫鱉鱸鯉。蒸豚炮羊。大抵盡閱其手。宛轉啼。斯須畢命。此為見生。致死。聞鼓。食肉。慘尤甚焉。世間閨閣。慈柔惻隱者。每饒性成。而亦有溺於習俗。恬不省察者。抑思貪生。惡死。人物本同。以彼血味。充我口腹。快利無幾。惡業何限。且人生得女身。劣於男子。其具五漏。兼有帶下三十六疾。及產乳之厄。性命剎那。甚可惶怖。復執著貪嗔。多害物命。宿愆未洗。惡積有加。當觀當世女流。每易感癰癰。胎產諸患。或免身不育。坐草暴亡。存沒巨測。最為酸鼻。根尋其

省軒外集

卷末

圭

劉公亮勸辭

理殺業。與焉昔峽嶺摩羅。巡乞至一人家。適婦以難產求救。摩羅曰。俟歸問佛。言汝可急去。於產母榻前。抗鼓稱曰。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免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教。見果誕生。又法師梵臻夜坐。見一婦人衣襟曰。請師到家。師從至其門。見數人昇此婦置牀上。大刀斫之。如泥。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作鱸。今受此報。師為授戒。遂得超脫。嗟乎。殺生還報。不殺度厄。罪福彰。秋毫非爽矣。抑更有進者。時代變。故事變。叢生殃及婦女。荼苦萬狀。或全城遇掠。或闔

門繫累。死別生離。誰非業報耶。蓋有情之類。眷屬無異。至於突遭屠割。俯就烹燂。存雌去雄。棄子全母。銜冤蓄恨。飲泣吞酸。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徒以信宿輪迴。易軀殼。倘使慧眼觀之。正如投桃報李耳。夫閨幃賢達。戒殺好生。自能如樊姬之諫獵。迦葉尊者妻之不壓油。蘓母武陽君之禁婢妾。捕諸鳥雀。造福無涯。為世談美。倘在中庸以下。積習沈昏。吾願慈婦結夫孝子。順孫輩。苦口婉頰。曲陳罪愆。感觸天性。不殛流涕。而道刻骨。以談庶幾。聽從愧悔。使門內殺業永

省軒外集

卷末

圭

劉公亮勸辭

消定對。不立凡諸。疾苦殄橫。殃禍流離。俱可獲却。美。自他兼利也哉。王氏青細錄曰。海鹽鄭公曉。官大司寇。致政家居。以節儉仁慈。垂訓凡賓客過從。供具寧菲。家不畜生物。遇有祭享。合用牲品。亦市肆售之。如是率以為常。公未卒之先數月。有鄉人自冥司還魂者。見公已注籍東嶽之神。應在某年月日。聞者私識之。至期果不爽。公歿後。子孫科第至今絕。未艾。又張公洪陽舉家戒不殺牲畜。即鮮魚亦不付庖。自居翰苑已然。守此三十年。豫章一郡宣麻入相。

者自此公發端及罷相里居危設法禁屠牛者城市頗無犯向艱嗣息晚年舉一子此皆戒殺積德之明驗也古戒殺賢士大夫不勝枚舉但錄此以明其近而有證者耳 戒殺者尤當濟以放生戒殺止於免罪放生乃於衆生有所保護耳昔顏清臣宦迹所至多作放生池手勒碑記蘇子瞻自言自脫獄後不獲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猶愈於煎烹此大君子所見正不得以不取亦不放為達也吾友吳錦雲合門戒殺嘗感

省軒外集 卷末 書

沈痾益發願放萬生所在續買海滿數族愈予向因離孫沈鏐劇病為許放生願既痊與親友釀貲了之買生放之蓮居終畢事菴外復牽一牛至而背逆竭本金上人遂出常住資先予半直予復與江道信張仲嘉諸子謀補償焉今年予五十初度概不敢當親友之祝而及門江建本趙 夔趙王宰趙一正王賓乃奉其父師道信先生之教為予釀貲放生事畢始相聞此皆施之過厚而放生祈年實為勝因善果願一切有情所當廣而行之者矣

鬼神篇

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蓋明則有人幽則有鬼神本相循環對待鬼神者所以司造化之本而殺生子奪彰神古而百姓由以寧萬物得其理也故人能幽贊神明鬼神亦佑助治教天子主百神士庶人亦祀及竈戶至誠感昭洋洋如在安可以渺茫忽之耶 鬼神之別經有明訓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天神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之屬是也地示者山嶽湖海城隍社稷之屬是也人鬼者歷代先亡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及其家祖禰之屬是也但神祇各有所司祭報各有所主非類不享滅祀無福君子交神有道不誦不賣庶幾質而無疑耳 凡惑於鬼神以誦讀為事者固非正道而世儒見理不切動執孔氏不語神馬能事鬼之說欲盡掃一切不知祭神如在死以鬼饗聖人通於幽明之故而遠崇禋何嘗視為幻妄其大指唯以移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為得也夫敬而遠之不敢昵亦不敢忽豈曰無乎 自阮瞻倡無鬼之論

省軒外集 卷末 書

范鎮有神滅之議。保強自是。後阮竟見鬼怖死。范亦見譏通人。及於宋之儒者。見解尤鶻突。或曰。氣有屈伸。或曰。造化之迹。終不肯直指人死為鬼。及天神地示之實。以格於耳目。故置諸冥漠耳。抑思中庸明言。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昧物而不可遺。非實有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非實有乎。記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傳稱匹夫匹婦。強死能為厲。又非實有乎。若謂人死不能為鬼。其祭祀者。徒以子孫之氣感其祖先耳。然則殤與厲何氣可感也。謂天者。理而已。神祇無實象。然則仁人享帝。及懷柔百神之類。皆子虛歟。所云上帝鑒觀文王。涉降在帝左右者。果何指也。學者且勿旁稽二氏。即考鏡六經。事理昭灼。固不得以異端攻之耳。夫天地之間。有人主百職。事以治於明。即有上帝百神。以宰于幽。彰善殛惡。害盈福謙。消息予奪。監察下土。森羅密布。以與人事相感應。故祈晴禱雨。請命祀釐靡不捷。拊鼓呼吸可通。古先聖王。每稱神道設教。乃天人合

一豈愚民而弄之也哉。聖人言知鬼神之情狀。又云。質諸無疑。此非籠舉其理想當然也。如記曰。始死升屋而號。曰。皋某復。則知人之生死。由神魂去來。有可以號而復還者。非人死神滅矣。又餒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蓋知鬼神以觸食。已祭之後。更無可饗。故雖妻子不祭。若例生於死。餒餘何傷乎。周禮。芳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逐疫。則知民間疾疫。確有鬼為祟者。可以示以所畏。驅而逐之。情狀的然。莫能逃遁。於此可以證信矣。張子言人死有知。古聖人獨不傳一言。又孔孟而下。如韓愈輩。亦未言及。夫三后在天。詩言之。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書言之。聖人視其先。果有知乎。否乎。如杜伯射王中肩。申生得請於帝。伯有為厲之類。傳記所載。未可盡誣。若韓退之羅池碑記。柳子厚死而為神。其事赫赫。何云未及。特儒者拘墟不達。強作解事耳。世俗喜談貴客為鬼。所憚於少年高才生。輒復意氣增上。然聞劉宮坊城未第時。曾宵行。遇二魍魎鬼。減徐步自如。二鬼

曰劉城來矣遂避入水城必自負。家人家有鬼書見甚苦之。因邀劉往。城絕入門。空中糞穢襍至。大加戲侮。城不勝慙忿而去。又屠赤水記沈君典太史。虞德圓稽勛。皆嘗遇鬼。與之格鬪。是貴人有時而不能辟鬼矣。梟之世間。小人無賴時。足抗君子。鬼亦何貴。定避貴人。耶存一矜。謂心便是君子。有意與小人為難。反遭其侮。不可不戒。吳楚最尚巫風。祠宇林立。不必盡載祀典。吾輩以禮自處。可勿隨俗諛之。至於觸犯拆毀。慎毋易言。或曰昔狄仁傑為江南巡撫。決

省軒外集

卷末

書

讀書記

使奏毀淫祠一千七百餘所。非端人所為。耶子請狄公居方岳之任。可以奏行神亦退而聽之。若欲剗判邪正。裁決去留。俟身為春官大夫。及一方節鎮。徐議之。未晚也。又稗史載李靖始困貧賤。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神亦不督。然近代王祭酒允寧為母病。禱華山。語涉夸誕。未幾以地震死矣。此等豈可學哉。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凡在祭典正神奉之。必以禮故事。春秋設孤必奉城隍神於壇。以蒞其事。此朝廷令甲有司主之者。當

盡誠致格。具興益儀。從及鼓吹。或父老枯香前。渠可耳。今輒聚眾醮賽。襍以裝演。直同游戲。此則慢神。侮所宜禁。戢者一鄉民望。亦思善喻止之。大抵幽明異塗。人鬼不襍。君子之道。唯有敬天畏神。謹所當祀。以無獲罪而已。若乃壇墀祈禱。符呪考召諸法。幸勿學之。此等無正傳。且為造物所忌。昔費長房善能役鬼。老而術衰。為鬼所殺。王凝之學召鬼兵。謂足禦敵。遭海寇之難。不能自免。此往事明鑒矣。況師巫邪說。律有明條。人非鬼責。而莫能遠。年少惑溺。悔之何及。當時念吾言也。

省軒外集

卷末

書

讀書記

### 證應篇

感應之理。古今有證。書曰惠迪吉。從違凶。惟影響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曰。天道好還。內典曰。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三教聖人。出門合轍。皆勉人為善。去惡。毋招業報。奈愚不肖者。既安行。無忌不曉。罪福而高明之家。更以豁達空之。謂不落因果。此所謂以瞽相瞽。以狂逐狂。流浪一生。轉墮四趣。為大可哀憫也。善惡禍福之說。昭

著聖經。至釋道二氏。則又發明三世輪迴之理。補儒者所不逮。謂前世所作。結今生果。來生所受。是現世因。罪福參差。要無舛錯。故有作善而得殃。本於宿業積惡而享祚。酌在未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此矣。假令果報之說存。輪迴之事妄。自古以來。人事繆戾。如充舜而有不肖子。湯文而出囚。夷齊而窮餓。顏淵而殒歿。孔孟而老於行。至盜跖之逸樂。張湯之有後。曹瞞之貴盛。王安石素檜之考終。如此類。不勝屈指。即儒者以命自安。而所為福善禍淫。積慶餘殃之道。省軒外集 卷末 張武勳助

人而善惡俱證。宿生者。如張惡子。先為張仲。羊祜先為隣家李氏子。韓滉先為子路。蘓軾先為戒和尚。宋高宗先為錢武肅僧。知元先為袁盎。王嗣正先為李生。所劫少年之類。異世因果。如操券合契。此等古今載記。耳聞目睹。豈皆謬誕。李士謙嘗稱佛經云。轉輪五道。無有窮已。顏氏曰。三世之理。信而有證。吾乃服為達人矣。佛嘗謂阿難言。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此理尤不易曉。王龍舒引左氏謂樂武子有德。可以庇其子。故其子厲雖為惡。而可以免禍。厲之子盈為善。而厲之惡乃累之。此又就祖父積累而言。於自身果熟之理。未賜子諱思之。蓋人生雖有去來。而神識不異。猶之一身也。譬如人生現世。有甲年造惡。丙年悔過矣。而甲年之惡。却於丙年發覺。不得不認其罪。亦有丁年造善。已年改行矣。而丁年之善。乃於已年舉報。未嘗不

受其賞然罪認而悔過者終於得白賞受而改行著  
終於見號急處先還定無可疑耳或曰應受天堂地  
獄者何不於未生時報之又待轉輪乎蓋彼尚有人  
道餘因此時善惡俱未熟佛明言之矣證應必論  
三世此以明理之無可逃耳而世俗不悟每有因此  
自寬恒云且樂今生之甲安問來世之乙乎而不知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其現前身受者十常七八不得  
姑視為賒也吾就其大者顯者聊舉於後如商君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而其出亡也以求舍無驗見收曹  
省軒外集

乃在春州丁謂欲謫寇準以無將不道語不果而其  
見謫也乃用無將不道大都天道循環人事倚伏世  
之造孽無窮造物之報施最巧往往悖入反爾時或  
過之一物之微亦能致難豈可忽而不戒耶感應  
之理世每疑誕而無證祇以九原不可作而問耳昔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  
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又庚  
詵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遶禮懺六時不輟  
省軒外集

冤報近有周子轉劫輪一書記述最詳予特以所聞同郡三事為畧言之昔有王知府里居嗜鮮淡菜必手自烹食其後偏牀生瘡形如淡菜奇癢難忍須以鹽酒椒辣滴之則消解轉輾經時牀皆潰爛而死有葉姓者善灸驚其夫屠宰其妻則燬而破之必從腋下穿穴取出腑臟然後燒灸久之妻患腰疽以殤潰出腸胃亦如破驚狀又某家以屠狗名先年曾失火主人焦爛其屋瀕河未死之頃狂奔入水舉牀狼藉宛似剝狗傷生之慘出爾反爾若將假手焉奈何可

體道篇

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知者了而悟之行修

而成之三教聖人均此一理昔韓退之作原道尊孔孟而斥佛老固強分疆界今之沙門羽客每自是所師不能相下亦但識支派分殊而非探本窮源之論也夫得道者為神聖仙佛究而言之未有外於心性者故儒曰存心養性道曰修心鍊性釋曰明心見性心性者本牀也能牀此者一中而已矣故儒家牀之為執中道家體之曰守中釋家牀之曰空中末流萬法本歸於一故或曰安汝止曰道義之門曰退藏於密曰道者如斯或曰玄牝曰靈府靈臺曰金丹母竅

曰不二法門曰虛空藏曰般若曰波羅密各字雖殊要為彊立本原既得一以貫之自可相視而嘆莫達於心矣何事樹籬插棘隔別彼我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程氏謂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要在人嘿而識之朱子曰此一句是替易時說來歷根源予謂不曰陰陽為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正就形下者而形上寓焉解在本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陰陽也而本太極所生太極何物非道乎非形而上之謂乎乃朱子又謂儒竊

禪學者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夫佛氏指太  
地山河尚依妄立。何曾以氣為理。又曰全骸是道。未  
可捨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窮索未有天地之初。  
為道跡在我。又何干涉。此語亦不然。夫太極生兩儀。  
即是未有天地之初。中庸以率性為道。而極之於無。  
微無與。不但滯於吾身人事也。然則孔子所謂原始  
反終。通晝夜。彌天地。朝聞夕可者。未能徹此。恐非第  
一了義耳。佛家列仙于七趣。謂鍊氣住形。終有墮  
落。未若無生之學。永脫輪迴。故曩鸞棄丹經而修觀  
省軒外集 卷末 張 輔助

經未免滯於言詮也。吾觀定觀經曰。內觀心起。若覺  
一念起。須滅除。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著。浮游  
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更不替。惟滅動心。不滅  
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清靜  
經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  
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  
內觀其心。無其心。外觀其形。無其形。遠觀於物。  
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無所空。

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無其寂。  
無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  
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此直與金  
剛無住生心。經無智無得異。經同指近。覽道家金  
丹直指。性命圭指。正詮諸編。闡明忘精神而超生。及  
鍊虛合道之說。足證仙釋同源。况圓覺經云。心息相  
依。息調心淨。楞嚴有聖仙童子。而二十五圓通中。更  
有觀鼻端白。及出入息者。何嘗不與大覺哉。至云。饒  
君千萬劫。依舊落空亡。此為鬼仙地仙之流。所得道。  
省軒外集 卷末 張 輔助

上正不與焉。道家以老氏為祖。其徒每好與釋子  
為難。比見張雲房所輯雲笈。內有奉道而兼崇釋。或  
習僧俗者。俱錄為過犯。此亦失之固矣。如崔浩奉道  
甚虔。而勸魏主以滅佛。然冠謙之。則謂不可而力爭  
之。不得。至唐傳奕。亦詆佛極苦。嘗注老子集古來不  
信佛教者。謂之高識傳。及其死也。乃命以保塋。斯豈  
儒者正禮。直是遺言作達。自附莊生楊王孫之流。得  
無亦為羽士左袒耶。要之聞道。則未若也。程氏曰。今  
語道。則要寂滅湛靜。形使如稿木。心使如瓦灰。豈有

直做牆壁木石可謂之道此語暗斥佛老然孔子不云其背乎不云寂然不動乎又大學論正心以有所不在為同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吾人學道自當從寂靜中入所謂滅者是欲淨理還即論語克己之克是也且記不云滅天理而窮人欲乎美惡何嫌同詞道家之虛無因應佛氏之清淨圓覺安得以槁木死灰蒙譏乎或曰子謂三教同源仲尼明言攻乎異端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何所指耶子謂三教中各有異端不相謀之道如儒家有鄉愿釋家省軒外集

卷末

張

有外道一家有旁門此皆為大道之賊聖人所必斥而去之者也若孔子於佛老蓋敬而信之豈以異端目之夫西方聖人之稱固見於列子而老聃為柱下史仲尼嘗問禮焉且嘆為猶龍今之三教鼎足良有由矣或曰三教同源姑置勿論乃就各教之中已

有不能相一者如儒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分道有長生超生之別釋有宗教淨土之殊門庭施設自相牴牾况能合三為一乎子謂立教不妨有異融道要無不同故尊德性宜於道問學道問學所以尊德性也

長生者期於超生超生者乃正長生也宗教之宗教者宗之教淨土者宗教以淨土也苟於了徹之後視之紛一者皆駢枝耳或曰釋道令人依教修行可耳至云頌持經咒可獲福德利益此理安在子謂此積誠所致亦有道焉幽明感應不知其然而然儒家亦有之古有頌孝經却病辟鬼者記於蜡祭有曰土歸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又考工記祭侯祠云惟若寧侯母或若汝不寧侯云此皆咒類素問祝由可以已疾且果羸啣螟蛉子於已穴祝之曰類我類我則似矣一物誠感猶爾由此推之釋道諸經咒俱有神力加護正當受持不可謂非道然經以闡法咒以攝心學者當識其本若胡僧咒傳其之類則邪道矣或又曰經咒以闡法攝心於修鍊不無功而至有符篆結印諸術則近於邪矣子謂此非道之本亦其用也古者巫史以桃茢辟除不祥月令春命國雝九門磔禳又庶氏掌攻毒蠱以攻說禳之剪氏攻蠹物以攻榮攻之壺涿氏除水蟲欲殺其神則以杜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庭氏射妖鳥若神

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此皆別有法術。非儒家常典。禹得神授。制水怪。太公服丁侯。其亦篆印之類。坎俗記。啄木蟲能於木上禹步。使蟲自出而食之。天下固有出於恒理之外者。不可謂非道。然融道之士。教本而不逐末。如羅公遠不肯全授玄宗。以隱身法。南嶽道士蔣含弘以符驅虎。上踏符下。蔣曰。既以害物安用術。為遂取符焚之。此乃有道高識耳。融道必無知行。故儒曰。知行合一。釋亦曰。行解相應。言能行乃為正知。實踐始非徒解也。寧謂已知已解。即省軒外集 卷末 光 種 潘勗 拜

圓成。幸毋得少為足。必尋向上一事。此則孔子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來之所云。一人發正歸元。十方虛空盡皆消殞者也。語稱人能弘道。貴於身能之。非郭郭之謂也。得手者自有甘苦。實在受用。受用何在于死生見之。平日設施到此。全無著力。則舉比面孔棒喝。機鋒丹爐口訣。俱徒然耳。曩陳雲來先生白首淨修。口念彌陀。不徹及患。滯下甚篤。予趙侯之。洒然相對曰。老人撒手即行矣。已足澤既竭。開曆筮吉時。至乃逝。一時異之。汪魏美素精玄學。二十年棲省軒外集 卷末 幸 種 潘勗 拜

遠公於廬山立白蓮社而陶淵明陸修靜諸君皆得與會。無分彼此。宋張暢遺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達人高識。庶幾玄同。其後若宋孝宗御製原道辨曰。三教原無同異。總歸成道。而後其後若顏清臣蘇子瞻王元美管東溟屠長卿輩。頗有論著。亦得三教合一之旨。汝曹慎毋鹵莽妄生同異也。

張氏子告亡奪舍記

張簡臣即恭懿公支庶也。有子曰欽。今年裁弱冠。於夏仲感疾。至七月初寢篤。一日奄然死矣。見二使者。省軒外集

卷末

聖

郭彥重勸解

偕過而招之一衣白。一衣黑。衣者將以銀鐺加頸。白衣者止之曰。彼無罪。何庸此。為逆運隨行曠野中。天色慘慘。如薄雲籠月狀。既而止一公署。使者入。若牒報然。遙見階下對簿者。刑械極楚。其狀俱類僧。使者報已。正座主者叱曰。彼陽羹尚未盡。何遽追之。因麾之出。使者仍率歸。由舊徑及門。推而仆地。驚寤。見父母環而哭之。欽曰。兒適已赴冥。知生死確有定數。從此卻去。不旬日耳。家人駭且疑。徐語冥境甚悉。居數日則又瞑絕。復甦。且笑曰。噫。異哉。欽適為前使追

省軒外集

卷末

聖

郭彥重勸解

赴冥府。主者呼欽曰。汝來耶。念汝無辜。可從某氏受生。且勅使者率欽遍閱諸地獄。如內典所說。罪報一不虛。既閱已。則有一白鬚老翁引至一處。門庭華整。指曰。汝合於此受生。俟羹盡則來。此後勿煩予引也。欽未幾。當為某氏家兒。耶娘幸勿悲。家人聞益恠之。至十七日晡時。乃曰。兒逝矣。隨瞑。頃之覺融蒸汗浹胸腹。復張目曰。欽適徑至某家。入臥室。見其主母以臨產坐草。環而侍者。媪輩有十許人。繡襦彩衣。爛然盈筐。惟剎那免身為祝。欽漫一前睨之。則先有一鬼怒而嗔曰。子辛苦守胎十月。子遽奪之耶。因將欽推入子戶。陡然而黑。其勢如焚。故急竄歸。已曰。子雖暫脫。尅期在人定亥也。自此時瞑時甦。即往還。所織悉必聞。因告其母曰。欽受生處不惡。長大亦有成。父母主名。母俱識之。不可豫道。粗足慰懷。但念此生罔極。愧未能報耳。簡臣與其內並流涕慰之。且兒誠欲永訣。曷少遲之。明旦乎。欽遂巡聽命。特訊夜漏初發曰。若然。予且少息俟之。因向壁卧。至夜半。後倏驚起曰。此其時矣。語絕。即瞑。刻許復甦。曰。欽念二人

向有一語未白。故復還。見十六年後。猶及謁堂下。記體亦有誌。兼有壯髮如鬣。即兒後身矣。時已漏下鐘鳴。父母猶捉臂於邑。欽歎然果絕。遂不復生。先是雖瞋絕當心寸膚自溫。時即著手如冰。方殮次。驗其臂間果有印誌如朱砂。尤異矣。予鄉作輪迴說。引古傳記以明捨生趨生之理。然未有耳目所逮。灼灼如此者。此事欽族祖如範為予口述之。既而暫之其父簡臣。縷說尤詳。余故為記其梗概。以俟高明君子幸覽觀焉。

省軒外集

卷末

奎

郭彥聖勳

擬孟尚書答韓退之書

信至。得足下某月日書。發函展讀。何其閑肆而健決也。然竊謂傷於氣矜。未扼理要。適足邪許世儒。聖人復起。豈能然可邪。足下生平志在開先聖之道。欲以比方孟軻。排斥浮屠。不遺餘力。嶺海之行。正坐此事。齟齬僕以為足下遇若屬。不啻鮑魚蠅蛤之類。去之若將浼焉。曩聞在潮州。頗與大顛往還。僕將信且疑。遠相諦訊。乃見答亦云。大顛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果如是。聖人之徒。無以過矣。且足下

省軒外集

卷末

書

郭彥聖勳

既與之游。造廬贈衣。懇懇懇。僕又以為退之初不曉佛道。因此僧獲通彼我。庶幾孔公之嘆。柱下乎。不遠之復。慰藉殊甚。而復云。君子立身行己。終不從裔翟之教。以求福利。則是保強猶昔。非若外間所傳也。僕大垂所望。已反覆來書求足下之指實。有自相謬。盤者使佛為裔翟之教。其徒皆裔也。大顛為佛者徒。親奉裔教。而彊稱以理自勝。天下豈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者。仍得與於理哉。春秋之法。內中夏而外裔翟。故曰。人臣無外交。今退之自居中夏禮樂。奈何與左袒侏儒之徒。私相交結耶。況足下指釋老之害。過於楊墨。當孟子時。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尚辭以疾。其於逃墨歸儒也。猶峻待。乃爾。今大顛未聞捨佛而從韓氏之教。遽目為難得。來往有情。其言南轅事。顧北轍。猶得謂之進退有據者歟。蓋足下少小讀儒書。得麤而遺精。雖束身名教之內。於先聖微言大義。未有確見。至內典提唱。益復河漢。輒謂奉佛者但求福田利益。不知以有漏因求人天福報。非上乘所許也。如來說法利生。本為一大事。因緣俾出離生

苑大顛之外形骸胸中無滯礙此中得力足下業心折之而獨於佛詆呵是何異叔孫武叔賢子貢而毀仲尼也且仲尼產東魯釋迦出天竺世出世間法易地皆然故夫人嘗稱佛為西方聖人僕以為孔也老也佛也三而一者也足下徒欲揚儒便爾詆佛遂自比於孟子闢楊墨孟子闢楊墨孔子不闢佛老然則孟優於孔歟僕見退之數稱楊子雲彼口六經而身為莽大夫於道何取又讀墨子則推而高之與孔子並孟之所距韓之所收抑何也藉令墨翟楊雄可傳

省軒外集

卷末

羣

郭彥輝助梓

會聖經而獨以五千言四十二章為離經畔道其然耶其不然耶矧足下云儒教下衰治日寡而年促皆由佛為祟然蚩尤四凶之臣桀紂厲幽之主在佛教未東誰實致之至明論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先代有行之者如魏道武周考武之世塔廟無遺僧尼頃絕是宜聖道大昌共臻仁壽然且身殺祚短亂亡相尋豈得如梁武齊襄獨蒙惡報哉僕謂世遠三古風俗凌周孔經教之外不嫌以二氏相濟為用引人向上暗輔王綱何必讐佛嫉之定分主客此亦

省軒外集

卷末

羣

張登科助梓

千慮之一失矣若乃人主奉佛以弘濟蒼生為本要在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迎骨禁中未妨獻替昔太宗皇帝遣三藏師往西域取經頒之中土為御製聖教序闡揚釋典光贊幽明而正觀之治稱本朝極盛安得以惑溺譏之又其時天子崇道右文臨雍釋奠命撰定五經疏義廣厲生徒而百濟高昌諸酋長亦皆遣子入學則是佛之為儒病也明甚河東柳子厚與足下交好議論相頗頗作序送僧浩初亦云浮圖有不可斥者往來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脫以喬而棄之則將友盜跖而賤季札也余乎故欲因托人寓退之夫子厚善浩行與退之交大顛本不相戾而持論更有異同何足下之弘通竟不柳若也將以諫表在前恐後生輩以為口實而諱之歟此聞足下之蒞潮也以郡人患鱷為暴作文告之而一夕徙出海去退之信及豚魚若此古之君子較然不欺仲尼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使足下悔前詆佛之失因而信奉以合於先師稱聖之指即學者愈以服退之無我而見道合轍也何嫌何

疑為此抵歸以眩海內耶恐世有識者以足下誠格異類而未能輸心於士大夫也僕誠惜焉顧竊聞退之云唯善人能受盡言故敢不避抵觸而直陳其愚唯足下裁擇何如孟簡頓首白

擬孟一篇文辨而高直可弟畜昌黎不止方駕至於持袒左右搃屬聞韓之文無容置喙三尺

張用霖

省軒文鈔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柴紹炳撰紹炳有古韻通已著錄此集前有程其成引稱古韻通卷帙浩繁艱於付梓因先以部首諸作載於五卷蓋刻在古韻通之前也紹炳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立身亦復端謹集首有朱協威所作小傳至稱其歿後爲冥官蓋當時重其行誼故造作是說其文大抵清快有餘而根柢較薄金石之文尤無法如張德聲誌篇首旣曰余備館甥於張氏始與德聲君遊隔一行後又云德聲姓張氏何其複也且堦稱館甥尤似典而非典也又張俊卿誌曰錢塘邑諸生也張本武林華族錢塘武林連綴而見是一地耶兩地耶其他往往似此蓋長於持論而短於叙事云

張秦亭詩集十三卷補遺一

卷

〔清〕張丹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石甌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秦亭詩集十二卷》提要

從野堂詩自序

秦亭張丹祖望誤

秦亭門人刻予詩成來請序於予予不覺愀然曰悲夫此予有淚之言也曩壬午仲夏先子讀書家園相鳥居室予侍立先子

自序一

誨予作詩法至八月試事甫畢而先子見背焉哀毀之候掩關深坐誦詩至蓼莪篇因作紀哀八章昔王褒讀蓼莪而廢詩予讀蓼莪而學詩俱有所感於衷也因是日月有作時年二十四

今則髮白齒落再加三歲卽皤  
然一七旬老翁矣其間詩之有  
得歷歷可驗二十九歲時與友  
人陸大麗京柴二虎臣孫大宇  
台沈四去矜毛五穉黃丁七飛  
濤朝夕吟咏因有西陵十子之

自序二

選而源流始明故中州侯子朝  
宗曰西陵十子之詩俱有源委  
者是也嗣後東遊齊魯北走燕  
趙覽長城雄嶸之勢渡滹沱澎  
湃之波謁天壽之荒陵超居庸  
之絕塞爲榛莽所陷盜賊所困

魑魅笑以爲羣猿猱狎以爲侶  
驚心駭魄盡然內傷行於中何  
不敢啼哭其爲詩也益哀以怨  
矣吳趨葉子聖野序予詩曰輪  
困結嗇怨誹不亂有小雅之遺  
豈謂是歟至三十有八得交於

自序三

姜子定菴乃館於其家兩水亭  
由是扁舟鼓棹盡越之境入雲  
門登秦望訪天衣寺問王大令  
筆塚與盤古社木坐任公釣臺  
攀越王走馬崢尋蘭亭流觴處  
已而南遊上金陵臨燕子磯踞

牛首山絕頂極睇江海淮泗邳  
徐一目盡之樓臺城郭水霞煙  
樹隱隱疊疊似畫中景靡不採  
以爲句迭相唱和而予之詩有  
不自知其變者定菴曰秦亭詩  
雄奇精渾悉以平淡出之此所

自序四

以游泳山澤間徜徉適志而傲  
然長嘯也三吳之士從遊者約  
有百餘能學秦亭詩者曰陸韜  
孫忠楷弟振孫姪景曾胡挺王  
武功諸壬發韜與楷早歿振孫  
亦亡不勝喪予之痛壬發則竭

力以襄厥事乃克有成然果足  
以言詩歟今予遯迹草茅食少  
脫粟終日與老槐野竹形影相  
弔憶昔先子癸酉掄浙魁赴試  
南宮蒙山道中遇大雪賦排律  
四十韻以康濟斯民自許不克

自序五

如志降及小子益復搖落俯仰  
天地雙淚盈眶江河汎汎曾不  
是多其若心胸何故曰此有淚  
之言也悲哉悲哉弟子志之予  
復何言

自序

予自二十四歲學詩至六十二歲七律約有三千餘首已刻未刻俱不論已未棹訪許子德遠于蘭江暇日獨坐將已前有者細閱都不沿意盡皆刪去止留七十餘首又復構思三月得百餘首總若干數補舊改新隨作隨謄前後絕無次序適姜京兆自遼水歸復招予過兩水亭予出詩稿請政京兆大喜擊節嘆賞不置因出篋金以俾梓予亦不敢固却也辛酉夏日從野堂漫識

張秦亭集

自序

一

張秦亭先生詩評

毛稚黃先生曰得王之清得杜之蒼而又出以悲涼沉遠之意宜乎一洗凡筆燭然不羣

姜定庵先生曰秦亭七律雄深雅健百鍊而出無一字無來歷要是不經人道語直可駿追少陵風雅鉅工也至謁嚴陵詩曰曝日鼃鼃常伏檻振雲鶴鶴故依松垂綸自是千秋事敢向雙臺策短筇予以爲名節洵不愧子陵云

陸盡思先生曰秦亭詩諸體漢魏晉唐無不妙合七律深沉雄練神超格整嘗言能用比興惟有少陵他人雖極工練不過賦爾此可謂精微之論故集中賦事固多而間用比興神明變化鎔鑄景物固是開元天寶間第一作手

張秦亭集

詩評

一

張秦亭詩集

總目

卷之一

古樂府 五十三首

卷之二

五言古 七十六首

卷之三

五言古 六十五首

卷之四

五言古 五十一首

張秦亭集

總目

一

卷之五

七言古 四十七首

卷之六

七言古 三十二首

卷之七

五言律 一百四十七首

卷之八

五言律 一百三十四首

卷之九

七言律 一百二十二首

卷之十

七言律 一百二十九首

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三十首

卷之十二

五言絕句 五十首

六言絕句 二十三首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一百零三首

卷之十四

張秦亭集

總目

二

長短句

詞刻

張秦亭詩集卷一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古樂府

思歸引

琴操曰衛女所作也予意效之以述思歸之志

登皇亭兮望北山松青青兮水潺潺中有蓬戶兮日

閉關白雲起兮飛鳥還予思歸兮心不開

引聲歌

內寄其精外表其榮四時之氣煥乎神明道本諸天

理本諸物千條萬緒植根如髮戊己庚甲日月在躬

張秦亭集

卷一

一

竟覓抽添老者反童行乎當行止乎當止陰陽不言

造化終始

暮春

晝夜花明百卉零露嬰嬰鵬黃遊戲嘉樹此時歡樂

蒼翠顏舒春風兒童幽徑友于大澤蕩蕩麋鹿走曠

會時不逢獨處能放山不言高海不言深莫與晤語

祗守素心

初夏

山靚我軒有草名蘭時常初夏其景延延悠悠往日

我思如何沐心以雪披髮而歌杖入林樾窟處燕沒

不見一人徃狐驛突雞棲于塢雞棲于桀有友在東

江流契闊 謂將子大鴻也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居葺之兮荷葉從今以往勿處路開

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兼葭爲戶明月爲舟擁離趾中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赤君馬行九天臣馬走八澤誰其產者

渚注中二馬相得雙行宇宙窄請君不惜黃金鞍臣

馬前驅萬人看

烏生八九子

張秦亭集

卷一

二

白頭烏數年生八九子啼向城東枯樹裏東城有遊

遨子畜養一鵲朝棲城頭暮去曠野遊遨子工用

續竹彈飛土謂鵲爲我烏脫身以水澣持丸欲彈鵲

鵲鵲鵲投地指烏爲鵲與我同巢遊遨子張網羅兩

老烏兩老烏入羅衆小烏不能飛嗷嗷奈何阿母生

烏子時在南山之野田出入含哺生死相追隨流離

饑餓無處所鵲鵲雖小烏尚有一枝可依野羊在草

間尚得母子飲乳遊戲汚陂螻蟻乃在泥沙中尚復

負于移穴不肯須臾離何得人民老幼捉攜泣向路

岐見者皆酸鼻流涕沾衣骨肉不知死所哀以南哀

以北鳥飛匝樹樹枝折

長歌行

棲鳥向飛鳥高下相呼汝不識時日沒途黑奈何飛  
飛城南有大樹上枝掛晨星下枝掛明月汝收羽翮  
暫棲息莫待狂風吹汝骨

塘上行

種蒲清水中托根一何深義不隨逝波零落匪所禁  
念君去不還日夕望川潯秋鴻遵渚至寒蟬響空林  
昨宵捐團扇今晨披羅襟歲時何冉冉誰爲駐光陰  
梧桐生井上採製爲瑤琴房櫳起拂拭悲絲爲我吟

張秦亭集

卷一

三

上以語相思下以寫離心

白頭吟

皎如明月池直如青松枝自來無兩意君心不須疑  
俯仰共天地何得有盛衰今夕白日去明日白日來  
春風生井上梧桐一以開岸東亦有山岸西亦有山  
兩山共一脈流水空潺湲淒淒復淒淒蟋蟀牀下啼  
芳華有時歇清霜志不移女蘿何嫋嫋木蘭何菲菲  
黃金非所願白首爲相知摧如天柱折傾如地維缺  
故人自一心中道無決絕

捉搦歌

枯柳不生付青春乾魚不活付河濱老馬踈跛喪黃  
塵老婦八十思嫁人

讀曲歌四首

咒歡百般語隔牆彈燕雀終日不傷汝  
風起忘下簾吹滅帷中火不知郎度來暗中抱持我  
獨歔歔蜜蜂語相蜂那更分兩類

烏棲曲二首

黃姑西斜夜正中芙蓉帳底金燈紅頻撩雙鵲雛  
色爲君起舞嬌無力

張秦亭集

卷一

四

白紵婉轉醴醴煖荔枝漿滿黃金盃迴眸縱笑兩心  
知極意爲歡在此時

秋胡行

鳳兮胡爲在敍燕雀侮之文王居姜公伯見疑我思  
古之聖賢憂心惻惻常苦悲路有豺虎吾欲寢其皮  
解 高高者蒼天天不我私白日在桑其光抑何離離  
乃晨雞之鳴譏言孔興嗟嗟豈弟君子莫或聽之追  
悔何以解 古道如矢直射牆鮮不折馬遷有何罪戾  
乃下腐刑曾參大孝三言殺人自古皆然使我涕零  
解 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何得無辜邑人之災非時麟

見嘉禾生棘中蒼蠅點白璧憂心忡忡

四解

長相思

長相思淚斑斑昔有美人淮水間何以葺之芝與蘭  
飛雪映簾幃春風不肯還長夜望明月北斗漸闌干

春閨思

蝴蝶飲春花闌干春思賒不覺羅紈薄聊隨寶髻斜  
幾番滴淚盡欲歸已無家

楊白花

楊白花搖蕩春風中宛轉吹不住飛飛入房櫳花飛  
不止三月暮春光空惹流鶯樹人生努力須及早莫

張秦亭集

卷一

五

學楊花自言好

美女篇

美女嬌如花採桑城東隅攀條來陌上窈窕行徐徐  
高枝舉皓腕白玉焉能如頭上金爵釵耳中明月珠  
羅衣易飄颻輕颺吹柔軀見者皆太息搔首立踟躕  
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樓南樓臨大道文憑綺綺疏  
容華卻朱粉艷色與人殊媒妁忽入門稱說有好逑  
錦繡數千匹木難間珊瑚白璧二十雙黃金千萬餘  
聞言坐復起攬鏡獨長吁人生各有偶富貴非所需

長別離

長別離心中悲十載已不見將次廿年時憶與君分  
手當我春風吹蘭華正搖蕩燕子相于飛自謂歡飲  
久那知霜露垂金石心難變梧桐色易衰持此望君  
還路遠何徘徊南鄰有夫婦相守在閨帷東鄰有壯  
士不久今已歸君才比朝日願一見光輝女蘿附松

張秦亭集

卷一

六

栢纏綿不肯移

野田黃雀行

桑間一餓夫力闢報趙宣結交不在廣所貴救急難  
不見野田雀忽投羅網間羅者見雀喜少年見雀悲  
舉刀破羅網雙翻摩天飛黃雀謝少年我去當復還  
黃雀去復還口啣雙玉環

折楊柳歌辭

可憐春楊柳依依生水汜一歲一垂條郎作馬鞭子  
又

門前一株柳女子望阿母小妹已嫁人抱兒不離手

東飛伯勞歌

東翻蛺蝶西翻燕牽牛織女不相見誰家少婦顏如花翠帶羅裙入倡家可憐生長深閨裏夫婿尊貴勢莫比十六重樓繡鴛鴦十八歌聲繞畫梁落花從風不知處春光夜夜楊柳樹

企喻歌辭

男兒欲作健不須驅幹長鷁子捉天鵝野鴨飛上蒼

又

牧馬大澤中春草如馬尾金鞍鐵襠褸解放著地底

又

張秦亭集

卷一

七

前行聽後行齊歌隴頭水前頭聽後頭齊唱黃覃子

又

出門行萬里慷慨不顧家尸葬百草根血染白草芽

燕歌行

別時三春今又秋思君不見心綢繆他人行役思故丘君何他鄉獨淹留賤妾榮榮守空樓想君念君君知否羅幃伏枕心內憂

披衣欲會

君無由宿烏南歸聲啾啾援琴三嘆不能休月明照戶清霜流波路迢迢水無舟妾是織女君牽牛欲寄尺素途阻脩願言河水鯉魚遊

地驅樂歌

晨星出地圓如果欲來不來君欺我

雀勞利歌辭

落日城頭雀勞利牆外不飛牆裏飛

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側徑側側不容馬忽逢美少年攬轡問君處我處內城北可識復易求大息被繡肩中息賜貉貉小息年十八射獵西山頭三息俱入門左右脫狐裘三息俱上堂飲酒炙肥牛三息俱入戶戶中列毬毬大婦盤青髻中婦耳秦珠小婦獨調笑隨手彈箜篌

張秦亭集

卷一

八

丈人且安坐皓齒揚清飲

銅雀臺

茫茫銅雀晚淒涼向墓田美人空粉黛歌舞不見憐玉座晨露濕總帳秋月圓雄圖一朝盡惟留松柏煙

愛妾換馬

渥洼出上駟金閨產名姝爲惜驍騰甚誰憐艷冶疎秋風馳曠野深夜失歡娛薄倖名難免依然望故廬

洛陽道

洛陽臨廣陌夾道曉光輝日射銅龍暖風迴石雁飛香泥沾舞袖花氣滿歌衣驕嘶不歇王孫夜未歸

妾薄命

白日既往西藏簾掛明珠夜光照耀繡閣蘭房皎若  
口起扶桑合樽促坐飛觴美人起舞婆娑朱顏婉若  
秋荷鳴璫佩玉嗟嗟伎奏白紵陽阿見者輒喚奈何  
起立不勝羅紈皓腕差整雲鬟何以贈之玉環間以  
玳瑁木難永夕歡樂開顏笑解五色絲囊中有迷迭  
芳香曾附綃縠霧裳何日進御君傍恩厚德深難忘

子夜歌

憐歡復憶歡自分相思死種藕不開花那得生蓮子

估客樂

張秦亭集

卷一

九

牽袂送郎行揚帆幾千里儂作彭蠡湖載郎湖心裏

小姑曲

阿女覓壻遲阿兄娶妻早女若不嫁壻兄亦不須嫂

采桑曲

小姑不采桑對鏡常如醉日看雙蛾兒紅顏便憔悴

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見歡看不止歡欲識儂家紐樓隔溪水

別離曲

博山爐裏沉香蕪芙蓉帳底新寒入却憶明朝欲別  
離夜半相持帳中泣月色墮隴上瑤簾蛩聲啾唧暗

房櫳蒲桃被薄秋霜冷翡翠衾寒曉霧濃曉霧秋霜  
罩江樹淚滴朱欄送君去他時秋至每思君應憐帶  
緩合歡裙

度關山

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時常屯否潔身  
而棲石牕晝臥薛影夜垂秉乃耰鋤蓬荻晨炊窮居  
獨善翹翹莫窺嗟此鄙夫好爵懷私勞身慕榮羊豕  
廟犧鴻鵠翔翔繒繳奚施不邇於人冥冥天陲古來  
高蹈潁水棲遲朝景東作出入追隨致主堯舜功業  
猶卑譬彼露花蝴蝶紛飛我師王喬雲中委蛇是謂

張秦亭集

卷一

十

至人百世以規

張秦亭詩集卷二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

五言古詩

古意七首 送十三首

行行萬餘里念與君別離徘徊在遠道從此天一隔  
河廣一葦航良會自有期比目同出入鴛鴦相于飛  
況與子一心自當長相思相思歲已暮衣裳日已故  
遊子去不返終夜踐霜露人生不再少老至何卒遽  
願化爲黃鵠凌風以遙度

仲秋涼風至蟋蟀鳴西堂草木亦變衰零露下爲霜

張秦亭集

卷二

一

明月皎良夜衆星不成行玄鳥已辭巢北雁將南翔  
言念同門友舉翮正飛揚不致風昔好棄我道路傍  
馬足折峻坂車輪推羊腸良無盤石堅虛名何所將  
曉起出東門稅駕南山道曠野多悲風蕭蕭吹樹杪  
下有陳死人魂魄何杳杳長寐石室中一閉不復曉  
日月自東西生年忽已老來者不可必疇能終壽考  
富貴同一盡憂心胡悄悄採藥求神仙美顏自長好  
且復飲斗酒令德以飫飽

漳水有高樓高與浮雲平曲闌繞重階畫閣交朱楹  
十五邯鄲女玉指彈秦箏音響一何哀要妙爲新聲

迢迢廣路間車馬日縱橫來者駐道傍但坐傾耳聽  
皆言歌曲好苦心誰能明願爲雙飛雁奮翅起南征  
歲暮風瑟瑟蟋蟀響夜闌嚴霜被野草遊子悲衣單  
一去不復歸念久違君顏獨宿空房中攬衣起長嘆  
君如園中桃妾如庭下蘭花開不一處彼此何由歡  
重念結髮恩悽惻不可言蛟龍潛江湖欲往阻風濤  
引領遙相望涕淚沾闌干

慘慘孟冬日北風吹林丘飛雪覆中野山雀羣啾啾  
佳人水一方路遠無方舟有客從東來寄書言其由  
一別十餘載未知意綢繆棄書溝水中水各東西流

張秦亭集

卷二

二

區區不識察胡用慰離憂

庭前白露下秋氣何凜烈徘徊蘭房中重露已涓滴  
良人久行役何由慰饑渴仰視河漢中參辰皆西沒  
長歎還入戶淚下霑衣褐

與姜二定菴汎舟鑑水謁大禹陵

晴景扇和風遨遊東郭門揚楫緩所歷渚草隨流翻  
南瞻大禹廟穹碑挺雲根回翔殿陛間婆娑寔石存  
羣山萃青翠非泉流無時蘭草香冉冉高松偃蓋披  
侍從皆岳牧敷奏若有辭抑抑執圭玉蒼蒼冕旒垂  
俯仰共懷古敬慎不知疲

鸞鳳巢高閣德輝不我遐相遇春風中毛羽照江花  
我衣薜荔葉親君黼黻華離別常惻惻三復味兼葭  
木朽虫爲災交疎言失實金石以性堅羅綺以質密  
人生貴心知自然成膠漆君看四時行天道惟貞一  
咏從野堂古槐示諸門人

習隱西馬塍結廬曲水洞當堦古槐樹新綠多歲蕤  
枝枝自相抱葉葉自相披其名曰合歡我祖始栽培  
迄今百餘載歲歲春風吹茲值初夏候繁陰何參差  
倉庚鳴柔條玄駒步厚皮及門二三子時來薜苔陂  
採秀共翩翩芳香各自知

張素亭集

卷二

三

贈嘉禾鄭元公兼與吳舒鳬四首

松桂植層阿芝蘭茂秀谷芬芳不在遠綿綿思所屬  
一盼語溪水雲樹紛搖綠何以致中情遊禽奮河曲  
居止未爲遙會面何以稀孤帆日江漢飛廉爲驅馳  
有友薊門歸述君常相思賢哉鄭子真谷口願追隨  
傾側局涼秋梧桐蔭高軒熠燿流茂草光輝炳西園  
光輝有圓缺愁心靡所安手撫落霞琴五弄徒憂煩  
夢中化爲雁飄飄舉江路思與雙鷺偕連飛唳古渡  
渺渺青浦水滴滴紫荷露眷言終所託秋風吹未暮

陳氏雙貞詩

月出著水陂流光照羅帷中有兩嬌女娟娟白紵衣  
同產自陳氏弱質蘭蕙似珠璣隱玉顏綺疏掩皓齒  
大者先于歸唱隨失所倚詞傳安命歌延佇以之死  
次者行遲遲比翼未雙飛奈何忽捐棄願言守孤雌  
泰山日以頽滄海日以涸此志終莫渝堅貞自可託  
屈茲颺風時百卉俱隕落江離與薜芷芳香多寂寞  
修名旣竝立奚用遠求索

贈陸韜兼示祖定弟

秋芳塗白露逍遙向南門訪我陸氏子入坐開高軒  
脫巾吸清茗淹留終日言所言多詩義其中性情存

張素亭集

卷二

四

大雅雖已亡溫柔方共敦入夜燒明燭掀髯酌酒樽  
蟋蟀響空堦野雀棲短垣嘯詠借我弟逸興何飛翻  
衆人惡貧賤我志樂樵漁避跡秦亭下垂釣古蕩渠  
偶然入城市愛子常園居牆桑已十圍棕栢百尺餘  
誦讀佩孔訓真心契太初閒觀穆王傳流覽老氏書  
富貴誠可嗤內養頗自娛乃至升降間神氣以爲軀  
混沌都不分天地將焉如

懷友人毛五稚黃詩七章

瑟瑟商風至清霜飄我衣遙望長途間蕭條白日垂  
葭莢盡燒焚野鴨薄天飛始見河柳青今遇鰕祭魚

讀顧念同門友迢迢隔山岐薇蕢苦不充徘徊將安  
依一無依常太息引領河之浹水竭川不流薄冰未  
可履上有鷄鷄鳥飛飛啄魴鱖欲濟無舟楫思子淚  
如雨二雨淚亦何爲登高遙相睇白露空衰草悽惻  
返中幃深夜不遑寐仰視河漢垂南北列參井東西  
隱尾箕蜻蛚鳴我房衰音感心脾一唱復三嘆素雪  
何霏霏三霏霏歲云邁我行亦多阻玄蟬寂無聲蟪  
蛄俱蟄戶登彼北山岡但見狐與兔孤墳何崔嵬白  
竹相撐拄松栢刈作薪猿猴無處所對此傷我懷感  
戚正憶汝四憶汝青雲姿世俗乃與違言登大行巔

張秦亭集

卷二

五

乘風遊九垓朝馬飲扶桑夕轡宿咸池左手曳虹旌  
右手秉雲旗龍螭爲兩驂飛廉使前驅讀伊予慚薄  
劣中道苦迴亮無騏驎足後起不能追願附鸞鳳  
翻奮飛揚德輝五德輝儀四國努力崇好修會當離  
亂時哲人招愆尤嗟予同一心安得常綢繆惜哉鯢  
鵬志笑者蜩鸞鳩鹿麕尙銜草蘭蕙生芳洲知交義  
不薄能不懷懣憂六懣憂何耿耿氣結斷中腸有客  
寄書札云從水中央上言各相愛下言心煩傷贈我  
明月珠貽我薜荔裳膠膠晨鷄鳴風雨莫相忘人生  
富貴時譬鑿石火光丈夫敦義氣貧賤多慨慷彈箏

而鼓歌沉飲須千觴淑慎保厥身百年惟樂康七

懷祖靜祖定兩弟

明月出滄海忽然飄雲衢徘徊玉井間流光照庭隅  
衆星正低昂宿鳥過我廬白露下丘園零落委薜蘿  
時序亦已邁殷憂起踟躕念我同父人夙夜猶離居  
小者年十四大者二十餘鶉衣殊百結鳧氄弗充虛  
環堵何蕭條雅志尙詩書豈不傷我懷中心徒區區  
適彼曠野中猿猴相追趨析薪莫採桂芟草莫斷瓜  
音桂枝自連理瓜蔓自連株汝其佩芄蘭慎保此璠  
璵莫言思無極歲暮當相須

張秦亭集

卷二

六

懷祖明弟

仲冬天隕霜草木何零落秋虹亦已沒麋鹿解其角  
嗟君去萬里時序一何速冬春歲一周風沙苦躑躅  
朝渡隴頭水暮飲長城窟三月雨雪生四月草不綠  
六月交河冰七月被狐服九月驅車歸行露敦獨宿  
悠悠涉淮河水深泥復濁寄我一書札憂思自相屬  
歲暮猶不見佇立河之曲

將出門臨別與婦

結髮爲夫婦恩愛誓不移會當遠行役執手傷別離  
遠行須及蚤中夜起徘徊明月在西廂北斗闌千垂

將去復入門佇立心中悲堂上有阿母常苦寒與饑  
三子復伶俜疾苦當告誰人生非木石那得不懷思  
努力持家計行當蚤旋歸

代婦答

泥泥零露池皎皎明月牖馥馥蘭蕙香采采盈君袖  
念君名家子自慙薄質偶十七爲君婦相敬如賓友  
君今當遠行攀折贈河柳莫爲楊柳花飄蕩不自守  
膝下有阿兒堂上有阿母阿母年五十離別難可久  
及蚤期日歸宜言共飲酒

田間詠二首

張秦亭集

卷二

七

江南地卑濕衆水匯具區會稽產竹箭藪澤多鰕魚  
厥壤有肥確其民力田渠春雨杏花開倉庚鳴其廬  
老幼布稷種耒耨各負趨及時或芸芋苗葉何與與  
秋至穀垂穎所願倉庾儲庶幾薦苾芬迎神吹笙竿  
歲暮局伏臘烹羔斗酒俱長跪父老前今歲耕有餘  
百年誰能保願言長相須休矣蟋蟀入各歸閉門樞  
東郊土膏動環廬樹以桑其葉何沃若春鳩飛且鳴  
俱言蠶事興簾戶謹閉藏卜日祠苑窳曰祭以豕羊  
樓中有好女三五自成行遵彼南陌頭采采盈懿筐  
閨畢收其種堂上織流黃比里同夜績辛苦不言

合作省燎火寒至授衣裳雞豚毋廢時剝棗飲壺漿  
登山刈陽水名魚取川梁豈必狐狸裘足以衛風霜

悼阿止

生兒歲已周愛如掌中珠置之懷抱間不忍離斯須  
聰明夙昔成大者亦不如是子雖賤貧內顧多歡娛  
奈何青陽後四體不展舒含乳既不咽朝夕苦呱呱  
母乃春草生百病與之俱延醫治我兒掃席坐庭除  
醫亦何所言慎毋生憂虞與兒一九藥哀哉喪其軀  
老妻哭之慟予淚滿衣裾鬼伯何催迫兒命少躊躇  
牀前供麥飯地下焚生芻靈柩寄空室孤覓逝故廬  
張秦亭集 卷二 八

念之不能寐長夜起歔歔

哀舊廬

朝出西郭門一步一徘徊道逢舊鄰里問予何所之  
予亦無所之將往北山陂五世爲君鄰一朝俱遷移  
兄弟皆分散妻孥何所依矧復幼子亡棄置在路岐  
頃從家中過不知有阿誰蘭桂摧作薪空餘零露垂  
風雨日飄搖棟宇生莓苔念我平生居涕淚不可揮  
得趙珍留書

瑟瑟涼風至鴻雁鳴中澤念我同盟友去爲萬里客  
三歲不復返道遠何由覩夢寐一執手起坐嘆空壁

飛鳥戀故巢行蟻識舊穴微物亦知歸遊子尚行役  
有客從南來寄書竟一尺長晚三四讀字字悉如昔  
前言知子貧中言心戚戚後言孟冬歸爲汝治田宅  
謝君相念深不知饑寒迫游魚在途間涓滴亦以適  
安能待海水東往請河伯

好女篇

步出東閭門逍遙遵河曲路逢一好女流盼揚美目  
燁燁大秦珠琅琅雙碧玉翩翩長袖垂粲粲羅衣服  
馥馥氣若蘭爲誰施膏沐與之邂逅問解珮爲之約  
三月春水生贈子以杜若執手同車歸雜坐匪戲謔  
張秦亭集 卷二 九

置酒洞房中清晏未云樂離筵解妙舞清音發絲竹  
絲竹一何哀懷憂聊躑躅昔爲堂上几今作車中軸  
車軸日以摧華容日以頹亦既見君子雞鳴長相規  
願爲女蘿草纏綿松栢枝

迎神作

三月參星沒屆茲農祥晨駕言往西郊負耒將耕耘  
老幼卜吉日羣萃賽田神無乃勾龍氏功德加於民  
薦以春水鮪羞以南澗蘋旌蔽原野笳鼓競水濱  
其神若蒞止雲駕何繽紛飄風旣先驅靈雨復灑塵  
鏘鏘鳴珮玦藹藹享苾芬是時咸祝嘏願俾百福臻

予亦代爲告彷彿如有聞春夏不降霜山川時出雲  
桑間雞桴粥陌上萑葉新土膏及時動荷插遍龍鱗  
富足知禮義庶使薄俗淳

贈友詩七章

孫治宇台

梧桐生高岡爰伐爲兩琴一彈麥秀歌一彈采薇吟  
鼓宮亦官調鼓角亦角音是知相感物所貴在同心  
同心可企古其利比斷金哀歌恒不見彌思商維岑  
柴紹炳虎臣

晨登南山陞暮登北山嘯南山多茯苓北山多蘆橘  
張秦亭集 卷二 +

蘆橘蘊壅氣茯苓消渴疾非獨善養生兼得濟世術  
吾欲從之遊賣藥常衣葛

吳百朋錦雯

水中亦有馬陸地亦有船凡物不合宜矻矻守窮年  
君子遇晦時韜迹在林泉鸞鳳偶棲枳靈虬或潛淵  
乘時當奮起肯爲人所憐

陳廷會際叔

原憲不受粟曾子無完衣所重在立德豈顧寒與饑  
彈琴而咏歌高臥閉衡扉知音者誰子綠竹自猗猗

沈謙去矜

石湖有匹鳥其字曰鳴雁飲啄在沙渚雌雄常相戀  
四雛來追隨高飛接雲漢弋人何爲者曾繳徒相美

毛先舒稚黃

鳥不日浴黑鵠不日浴白物生各有秉其理不相易  
高士處污世邈然絕雲迹吸風而飲露肌膚若冰雪  
衆人已焚和富貴徒摩挲豕虱居奎蹄自以爲安宅  
一旦操煙火俱焦何所益

虞黃吳景明

紅桌開夏花綠梅吐春萼自有清芬芳隨風倚蘭幕  
蝴蝶喜雙飛鴛鴦愛交宿保此青松姿當令霜雪薄

張秦亭集

卷二

十一

自嘆

奔蜂不化蠋越雞不伏鴟猿猴不入水鱣魚不上木  
物性依自然人或多反覆嗟予守拙者蚤休蓬萊屋  
臨觴不知調浩唱采芝曲天籟聽松風人籟聽比竹

贈孫無言

三月桃花開衆水爭東趨鱗魚隨波上乃觀赤鯉魚  
相語龍門下奈何遊汚渠所以避世人田間常荷耜  
行行高簪冠楚楚曳蘿襦花疎晚蒔荔竹吟春笙竽  
既涉新安江復訪桐君廬白嶽何兀突天門峙雲衢  
滿酌捫銀河參星墮盤盂浩歌藤壁路流覽石洞書

且復卧桃笙頽然夢黃虞伊人企我懷畢願此相須

武康道中十二首

楊墳渡

日出小艇渡亂流趨平津緩棹知深淺望望溪邊人  
水際杜可葺沙上鷗欲親疊嶺猶落月遠樹不傍鄰  
振衣登平岡山中煙火新耳目俱不俗入林鷄犬春  
下陌

春水漫平橋春女嬌桑陌蘆蠶已不火柳鶯時振翩  
我行明星闌林壑生虛白瓦缶燒破屋石杵對急湔  
生煙自晴村洩雲出崩石偶然值隱者問予何所適

張秦亭集

卷二

十二

答以市有虎山中憇朝夕同是薜蘿人青山常爲客

上陌

入山二十里東行到陌上藐藐遠峯高莽莽夏木長  
竹橋橫絕澗松館坐平壤跋涉恐失屐坦步亦攜杖  
旣生巢許心復協沮溺想何必琴與瑟山水有清響  
何必騷興賦泉石多心賞歎息此中人天地一偃仰

檀嶺

茂林不可望陰陰無鳥聲心迹抑寂莫吹衣谷風輕  
裊裊古藤蔓暖暖遠煙升茅屋樹杪出深壑庭外明  
澗鼠窺水穴山鹿騰松楹傍眺虎門高還望檀溪清

上嶺觸石角下嶺牽棘荆竹梢面上過泉源足底鳴  
五步一息趾十步一濯纓何知夕陽下永懷木石情

檀溪

日暮過檀嶺一身萬山裏下有大壑流迴轉波疊起  
絕壁迴千尋石脚插其底揭衣且半渡拄杖不可止  
苔蘚亦多滑潺湲復直徙中有竹筏浮穩流不傾倚  
荻草根未枯餐炭火已死載之溯急湍牽引如走砥  
須臾予亦過輟息在石几山林跡杳杳遙認草路是

白竹村

路盤白竹村崎嶇探窮谷居人八九家林杪構破屋

張秦亭集

卷二

三

下惟四柱立亭亭不附木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  
曉動晚風吹萬竿如戛玉已防虎豹害復懼麋鹿觸  
我行多彷徨不敢岐路哭從者俱饑色清潭聊手掬  
吾語勿苦饑餐松毛羽足

銅山

巉峻銅山高偶步力已竭昧昧日落潭黤黤雲冒窟  
雞弱不可捫葛斷又復蹶前者牽臂上後者擁背發  
側身登其巔呼吸通帝閭右視飛鳥背左顧神女篋  
傍有古寺存芝蘭時未歇此山背產銅掘井幾千尺  
至今水溢口不敢坐欄石曲足聊憩蒲嘉味還薦蕨

松磴戲猛虎蘿崖伏芳月鐘鳴望南澗一覽衆山沒  
雲霧如匹布萬點峯突兀山前川已紅山後星猶白  
變化有如此恍若生羽翮

小溪口

溪口流瀄汨乃是初夏候約廣二里許穹石排奔溜  
砢巖迴地軸盤渦觸雲竇將將水石激稜稜澗峯瘦  
萬谷盡蛇行衆嶺爭鷄秀日末衝虎過山帶跳波走  
竹箭疊岸轉松栢回風吼翠芳旣已樂茹芝亦可久  
所慮深山中盜賊如林藪

小中塢

張秦亭集

卷二

古

不覺虎穴過稅駕中塢裏山樓閣溪上朝夕得所倚  
古樹行蟻赤寒藤聚花紫攀崖嘯風前尋流行澗底  
松杪駐移雲竹籜落壞几潭影布遊魚水氣述香芷  
野猿探蜂窠溪樵抱麋子弱蘿扶欹木崩穴藏窠雉  
直詣宿昔心避世自此始

陽平關

陽關抑何迴走馬青雲端鳥路不驅馳緩轡下彫鞍  
箕坐萬峯上俯視衆流湍東顧皆斗欽西望盡牙灘  
聳巖如象鼻掛石似馬肝嗟此古戰場陰雨鬼火寒  
木魅啼晝靜崩榛塞路盤飛鼠老風洞毒虺生鳥翰

奇險有如此吾歌行路難

三橋埠

早起出星門雲脚下丘壑疾走三橋埠四野煙漠漠  
雨聲隨我後川光薄林落屋角吐寒煙竹杪濕暮雀  
山鬼多被蘿水妃復結葯愛此無人境獨行不蕭索  
回顧深嶺路已白青山郭

武康縣

羣鷺起平田衆流滙大溪離離樹影出團團雲色迷  
我行防風國麻鞋踰弱泥山縣習俗古二疏五母鷄  
尙有先民風桑陌陰依依日中市已過居人閉柴扉

張秦亭集

卷二

五

魚鳴花下浦雉飲竹間谿及此暢懷抱恨爲俗士攜

春日同祖定弟及諸子過西郊

西郊春雨後散步過原隰農人俱在野荷鍾晦晦  
田中決水碓桑下披蓑笠欲知服勤苦視此日出入  
同行五六子極目田疇綠老幼負耒至春泥塗手足  
牛盤車中水鳥耘原上谷詠歌歸柴門煙火出深竹

贈姜鐵堂

龍門述漢高范氏紀光武二史洵奇筆君才能繼古  
投袂獎忠孝論質始思魯類褒鸞鳳鳴族惡鴟梟聚

得失匪自天治亂豈云數君子道固常小人時忽與  
補敝奚足榮巖穴屢見許處貧樂琴歌居約衣麻紵  
書成千載傳偃卧忘所語

題謝莘小影

依稀就嵐曲恍惚憩浦深靈運有雅尙置身意所任  
芍藥不春謝滕簾長秋陰雖無巖壑姿永結煙霞心  
亂帙積座次紛苔匣石林菖中隨俯仰四顧喜蕭森  
聞了居漫池扁舟溯流吟猶與獨自善曠寂求知音  
淡泊可擬志隱顯誰同岑濡毫覺儼然邁跡吾將尋

宿朱子葆山樓

張秦亭集

卷二

六

名園有閒趣渺然此層樓深欄迴翠合曲檻欽霞浮  
矧此賢友居曠望無不周遠水浮戶牖邇圓帶林丘  
啗啗鳥鳴樹搔搔花落溝非關燭鷺遺應有駕鶴留  
綺陌三條細崇城百雉修幽意馳通浦爽心豁長洲  
彌欣揮塵語清酒共銷憂

入河渚訪陸景宜左城兄弟

沿岸水荇開入浦葦草靡二陸居河渚薄言訪所止  
蘆蕩魚駛遊梅林雀飛起陰陰陌桑齊修修池竹倚  
燕掠蜻蜒輕鷺啄魴鯉美此中何閑閑聞多考槃士  
槿葉冒頽墉苔花擁廢址朝出走南澗暮歸由北市

少婦能鼓柅儒者並秉耜豈惟梁鴻妻亦有康成婢  
樵牧既行歌雞犬各歸里美矣唐國風悠哉葛天氏  
願以葺薜蘿無事但隱几

畫卧從野堂北軒

我居在馬廐避世早棲息南風吹短髮處常惟蕨食  
關戶闔槐陰開軒看竹植遠阜起嶢嶢近壑逼溝洫  
山際孕奇煙水中晃異色交交啼紫鸞拂拂巢錦翼  
天氣冲以和披衿寡修飾假卧向藜床頽然罔知識  
夢寐既極趣醒亦忘胸臆意非爵祿縻情似山林得  
曠曠宇宙間獨自老稼穡

張秦亭集

卷二

七

述懷三首

茫茫大塊內賦授理各殊予年纔弱冠先考奄以徂  
生命何不辰眇眇一遺孤仰首睇蒼昊俯頸痛黃墟  
鞠養賴慈妣曾不離斯須敬姜勤紡績孟母擇隣居  
倚門長相望嚙指不知趨慙少羅威席愧乏江革車  
中歲值喪亂攜家逃荒墟鼓枻鵲鶴藪覓室駕鸞湖  
歸來遭屯牧兵戈塞四隅牛羊踐几筵驅騾糞戶樞  
負親出西郭荷篠行泥途學種成都桑喜釣富春魚  
母曰偕汝隱洩洩常歡娛奈何復行役秋風吹肌膚  
千里聞疾病倉皇返故廬音微無由追庭帷亦已虛

但求七祭死何暇三日蘇啟牖圖形在開篋畫扇俱  
爲誰思黃雀何處巢赤烏悖逆由已作催心徒沾濡

我家世榮盛七葉多衮衣冠蓋如雲張喬木久成帷  
運會遭百六戰馬嘶江湄門戶既衰落筑筑何所依  
同父惟三人遯跡向郊圻少小事誦讀長大依茅茨  
相敬還相讓弦歌常賦詩大者能尙勇亦復解知機  
獲狸墳壙內叱虎草路岐小者更聰穎落筆生珠璣  
士林共騰譽英彥相追隨歲設馬融帳日閉陳平扉  
文章擯不收遇合與時違俱值強仕隕慘慘淚如絲  
蘭香不我留光景無還期何以營窀穸悵望青山陲

張秦亭集

卷二

六

少年處閨闈時序屆陽春佳人何窈窕羅衫白紵巾  
娉容洵可悅逸趣自不羣纔降紫燕樓輒過綠蒲津  
簪上綴明珠襖底生繡茵娉婷垂柳側婀娜曲池濱  
差池流鶯圍檀欒修竹隣秉燭夜夜短描眉旦旦新  
此樂謂可久變故起紛紜流離適遠郊飄蕩逃荒榛  
雖遇恹恹中相敬猶如賓曾何幾旦暮長逝渺無因  
泫泫白芷露慘慘青梧雲孫楚感不歇潘岳哀難伸  
三復莊生篇庶以泯悲辛

春日送丁飛濤出塞

出關悲永路投荒惜離別送子一執手發言俱哽咽

茗茗塞嶺高洋洋遼水絕六月霜風吹三春水草繁  
斷雁愁廣野驚狐慘深穴追憶夙昔歡撫景寡所悅  
不聞馬嘶坂但看鷄棲桀相思何能已園梅飛玉屑  
登嚴陵釣臺

日影半危巒登陟羅衣束石梯倦且憩雙臺挿林麓  
盤旋出霞杪迴眺窮川陸右顧將軍崖左矚仙人屋  
大江細如髮遙嶺疊似木緬想垂釣時蒼翠拭眉目  
朝雲方卷舒晚浪忽迴復靡靡煙移岫蕭蕭響答谷  
披裘長夏寒處窟隆冬煥天子喜逢迎大吏徒徇徇  
高節思垂範獨行景遐躋聞風起懦頑千載感流俗  
張秦亭集 卷二 五

題祝希章爲予寫影

髣髴誠爲難擬議更不易此事本烏書筆墨有神奇  
衛協夙知名敬君洵絕技平城能解圍麟閣自標異  
不見顧虎頭寫照在瞻視頰上三毛勝腫中輕雲蔽  
近時誰最工曾謝迭相次祝子名流裔質美瑚璉器  
心匠影山川指趣幻蒼翠尤善傳姿容置我于薜荔  
青松爲我髣喬嶽爲我鼻分明跨鶴仙飄搖舉雙翅  
我本荷篠叟馬膝聊避地容止無可觀進退總失意  
奈何無遁形老醜反嫵媚咄咄爲怪春風未憔悴  
春日送門人周獻之江陰

詰朝辭同學汎汎赴江潯川途五百里山水秀且深  
綠竹屯廣岸紅櫻綴芳林除酒巖荻浦挂帆開蘿襟  
到處采蘭友蹊路遙相尋日輝琅玕色風送管絃音  
共存紵衣志均有流水心蟲蟲君山高曠望大江陰  
幔捲淘河飛琴罷豚魚沉應多懷人作歸來試長吟

贈姜學在

給諫吾  
塚之子

盛時有諫臣疑疑在朝端衣補繡鵷獸被服光且鮮  
抗疏金闕下碎首玉階前願請尙方劍誅却賣國奸  
生命既以致折檻匪所難君王赫然怒雷霆方喧闐  
俯身受庭杖血肉飛相連復遭囹圄拘囚繫莫不憐  
張秦亭集 卷二 三

卷二

三

登友人讀書樓

時館姜子  
改舉處

一旦遭遣戍宣城軍衛間踰越陵陽阻悵望巉巖煙  
有子性慷慨儒衣何翩翩讀書知大義長歌採薇篇  
揚帆震澤湖登臨洞庭山竭來古越國相見如舊歡  
讀詩遽稱善風雅此必傳撫心樂莫樂數夕相周旋  
忽言返吳門離別各愴顏保此青松節霜雪彌以堅  
樓依高槐起綠蔭涼且深開窓試遙矚靡靡田疇陰  
大池廣百畝層城抱豐林撫几訓詩書看山披衣襟  
自希扶風帳不羨中散琴嘉木原異質好鳥原異音  
質須斧斤製音會春鷺臨莫言智與愚裁成古人心

入城訪毛稚黃

曉發入西門杖起螺螄山懷友指嶺路登磴叩柴關  
屬值暮春候鳥鳴蒼翠間相見怡然喜白髮俱斑斑  
解我袂衣煖坐君庭露乾峯頂樹入雲堦下苔覆欄  
瀾覽皆先訓潛心已歷年格物熟鄉黨窮理審易編  
此卽聖經義毋徒空纏綿

張泰亭詩集卷三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古詩

九月五日西郊收穫

貧居寡所營春夏事疆場九月風露降禾黍喜垂碩  
眷言命僮僕相與共收穫披草多蒨露戮力在田陌  
烏雀聚籬間飛鳴日將夕西鄰八九家荒塗無人迹  
乃知零落時清景頗自適植杖隨人歸煙火生簪隙  
母氏坐高堂鬢髮早已白但願斟斗酒終歲奉悅澤  
贈弟祖演

張泰亭集

笑笑孤生子少小失雙親豺虎步庭隅階級長荆榛  
出門誰與語四顧寡所因涼風吹麻衣飄搖湘水濱  
三萃不著土何用同父人烏烏爲汝悲忽若噓陽春  
慷慨遊遠郊脂車歷城闔努力構家室乘時思致身  
芙蓉燎朝曦幽蘭吐清芬願汝保世德流輝並天津  
寄懷三子  
朱錫鬯

鵲鷺翔京邑皓皓玉爲顏鶴兮向北留鷺兮向南還  
一別燕吳遠寸心無江關每思知己意晤言願田間  
徐松之

相思方壯年相見俱老景洪爐鑄造化日月行俄頃

結交已千秋不須慕張邴從此志草野吾道在蛙黽

屈翁山

吾愛屈翁山詩詞擬李白發興自羅浮渺然雲霞客  
携妻走關塞太華爲窟宅昨歲寄我詩快意味甘液

寄荅宣城施愚山

我叢敬亭雲淥淥桃花潭伊人此築室群峯互相參  
學業崇進修氣量廓泓涵苔藉東海履月槍彭蠡帆  
遠道寄徽音復得佳句耽芳香擷水芷秀色剪秋藍  
馬來閩越歸綢繆愁珠龕好爵匪所慕夙夜自思兼  
言念聖湖別在冉歲已淹離心久鬱陶何由企德潛

張秦亭集

卷三

工

但往登大遮攝首拂長髯

大遮攝山各

荅姜二定菴遼水所寄

古人重友道五倫此其一歷久志不渝霜雪期勿失  
會稽有姜君品詣洵賢質分符領大藩揚旗塞垣出  
聲名重璫璵儀度仿琤琕自是燮理材有道稱良弼  
與予通世交水亭常促膝咏詩聽松籟彈琴忘髮櫛  
坐酌紅毛酒圍種洞庭橘興發蕩扁舟三江觀海溢  
並策盧敖杖兼探遠公室自從薊北去惻惻無寧日  
書札兩番至慇懃念老疾上言學道人屏居宜蓬華  
遯迹草莽深逃形竹林密感激知已言管鮑無以匹

心隨關月流夢向邊風歛春憶采江離秋思寒木筆  
維君敦至孝行誼勵其官以此信於友白首比膠漆

寄懷蔣大鴻二首

結契歲已久喪亂苦奔趨逃形天地間江海爲汝廬  
良會既希覲搔首常踟躕好花秋更香願言採芙蓉  
芳草其爲綠春曉江上發深浦滿新煙登嶺明舊月  
林鳥既迅飛雲帆俄倏忽當覲泰望峯與君共沐髮

寄荅許生洲

宿昔承相於翔翔遠鄉國披帷映雙松咏歌拂翠色  
泊吾向南行悵焉思往德迢迢關山遠踰越難爲力

張秦亭集

卷三

三

芳草榮已衰流鶯語復嘿仰瞻天路遠奮飛有鳳翼  
鹿性匪可馴林壑茲偃息值寒欲狐裘當暑思水臆  
梅榮一各水臆 眷言此離緒寧念藜藿食

二

伏處秦亭下採薇恒自食徘徊悵誰與懷古淚沾臆  
思我蘭蕙交展轉不遑息潛見各乘時之子奮雙翼  
含香粉署妍守已惟淵默自顧亦何爲養和資化力  
綠羅被仁風感佩君子德惠以金玉音嘉樹煥彩色  
式好無以報矯首在南國

荅洪侯五兄

我兄居何所九峯爲之門扁舟理桂楫出入洲江源  
蒼蒼機山峻練練澱湖存有時起嘯歌携杖倚松根  
披襟尋鶴浦揮塵傲蘿軒子旣喜竹林予亦潛丘樊  
道路阻且修綢繆思晤言黃鵠不安飛蒼虬且深蟠  
惠然貽佳句繚繞春花繁眷言懷彼美古義當力敦

二

大雅日荒穢古道何由敦雲間與錢塘戮力刪其繁  
嶽勢崔巍峻江波屈曲翻上討漢魏作下變陳隋言  
松枝挺瓊圃藤蔓捐衡樊鳳鳴自嘯嘯鶴翫何軒軒  
但恨蟪蛄啼唧唧多草根作者前砥柱賴茲群賢存

張秦亭集

卷三

四

與子且尼勉浩蕩溯辭源白首永以易長歌閉柴門

秋日全諸子送九弟祖定至北山橫厝歸後有

作

翠峯北峯雲搖搖西谿榜扁舟送弟櫬林月照昧爽  
同行六七子涕淚痛長往謝鯤悲衛玠哀至無俯仰  
范雲善王駭迎喪藉土壤古人惟至交存歿傷草莽  
汝村戀鵲鴝澗路愁題題妻子二人在伶仃苦愀怳  
山樹慘不開骨肉空懷想感此相送誼白頭戀菽蔣  
日出厝中野日午獨來歸送者各已還含悲誰與依  
到門不復見登堂惟夕暉景物初改秋梧葉漸離披

塔草短更緣蓬藿亦成帷手足自此隔衣裳蝴蝶飛  
生時處孤館歲月尙相違矧今已永逝魂魄安可追  
高岸多爲谷爾我何須悲炳炳古帝王陵墓掘爲池  
所重在立德百世奉爲規

秋日全陸蓋思舟過餘杭

步出西城門薄言汎秋瀨解纜逆駛湍驚棹湖分派  
逶迤北山趾洞漩秦嶺背原隰傾厓畔賦詠變溝洫  
沙洲欽夕霏村墟停宿靄葭莢粉白花芰荷颺紫蓋  
驚飲清波中蟬噪衰柳外茲詣賞心侶笑將夕昧  
旣典垂綸思復憶投轄醉引領望山城落日埋松檜

張秦亭集

卷三

五

○過王大丹麓

鶯啼新草綠花拆暖飈生高齋爲誰歡良沐主人情  
久敬類晏子畢嫁似向平守拙鄙楊雄擣藻慕長卿  
松澗由已志養高全令名聯袂親時哲褰帷領群英  
昔用班管書今聽松溪聲井道貴可汲問力美利貞  
方期琅玕重詎徒蒔蒨榮

望南湖

湖波猶鮮澄山煙亦縹緲卽次淹坐愁共往暫展眺  
茲惟菰水滙况乃秋雨潦谷門趨衆流沙墩隱亂草  
葉艇汎綠苜竹筏拂紫蓼含歡羨浴鳧愜意衝飛鵠

西顧何須洞東望信浩淼濱汨溪壩夕漱灑南塘曉  
顏濯既以晏澹澈豈云早駐此且滌巾未厭恣幽討

秋日與沈呂二生遊大滌

長堤趨山塢水光漾沙汨茲境信幽異乘興步騷屑  
怪石非一狀玲瓏通水穴九鎖長蜿蜒衆竅恒洞澈  
天柱轉奇秀湧翠還贊列長態互崢嶸夕景通漏洩  
女蘿旣高牽苔莓復厚結疊磴盤輿曲壘橋駕溪折  
鳥鳴綠崖僻見近丹壁絕白溜共賞心青桓相虧蔽  
山携二三子攀援頗怡悅交藤巾乍低奔湍衣方  
揭聊藉幽棲志俛仰清秋節此中有靜理勿爲昧者  
張秦亭集 卷三 六

過丁氏山齋

迢遞出沙口靡迤塞林薄停策下絕岸舍舟眺高閣  
遠峯吸霞冠登嶺披雲脚溪路易爲紆澗石果難鑿  
樹橫水分駛竹密煙時著秋色何菁蔥曉景俱綽約  
虎跡生苔新鼠尾梢葉落倚戶當攀崑附檻代凌壑  
空翠如有依傾光亦屢削良友茲悅心芳樽聊且酌  
欲去尙淹留俯仰愛蕭索

入仇溪訪友

輕策踰新嶺落日次西郭杳冥目所希賞心於茲獲

潭隩亂泄雲潞潞響叢薄舟枕頂既疎仇山背亦削  
屢與雉兎侶寧讓鳥雀樂析析蘿葉疎棠棠藤子落  
樛枝紛相披聳餘曲且攬密林煙左接溪谷霧右作  
清泉激石肺迅湍洗厓脚俯濯似猿蹲仰攀類猿躍  
松根澗底引竹梢筏上掠遇子徑已開欣予足未却  
共言求所志恬然採場藿

仇山

尋山意彌倦越溪心更爽牽蘿繞岸突挽葛窺洞敞  
林深欣滅跡澗曲聆奇響亂石旣岑峙北峙行以廣  
蔓草終古繁仇王竟焉往巖竅還空嶺城暫無停鞅  
張秦亭集 卷三 七

樹

嶠崎踰竹埤紆鬱薄叢莽衆木翳寒潭白日嘯颺颺  
窮厓早已困攀磴詎能上良友秣偶遊登頓路廻柱  
新嶺道中人家皆茅屋竹扉前溪後早茂林深  
躋險即瞻眺入谷方盤桓逕路開蒙茂美趣詎勝單  
茸茅倚澗削剪榛面石攢森竦抗迴峯倚蒼鏡清瀾  
吐苔近綠屏標標附翠垣葩草結柱清修竹振貞巒  
沉波溢洞沚流溪瀉空湍瀾瀾旣乘筏悠悠亦把竿  
過崖自披情陵頂幾改觀見素以抱璞終古性所安

與和州李條侯

束髮事交遊所願頗艱阻茲復親友生慷慨披肺腑  
列坐羅衆賢歡心酌芳醕連觴不復辭解衿良以叙  
既感伐木章頗識斷金語干戈方縱橫明哲但容與  
廣川終滙納喬嶽恒平俯零雨不可忘颺風冀共舉  
始惟杖輕策還期訴危枉徘徊顧昔心常懷仲秋序

贈汪將軍嘉肇

汪子性卓犖揚鞭常驅馳奇懷何所契顧盼生英姿  
森森冬嶺雪颺颺秋谷颺射鴻寒雲生捉兔淺草哀  
勁氣侵祖龍決謀埒范蠡耻與屠沽子美彼大耳兄  
離座常舞劍秉燭但揚扈奮起草薶中鴻舉非其時

張秦亭集

卷三

八

殺身願取義臨危志不移鄙哉巷里人抑掄亦何爲

與胡大彥遠

揚荷調彌高白石歌愈苦遊子心感傷含悲無處所  
秋氣久蕭瑟行行歸羈旅偶值晴林後緩步遵水滸  
梅泉且淵淳花山遂容與意企蘋荇紫心喜丘壑阻  
落日照迴厓歸雲緬平楚竹里既窮聊葭渚方凝視  
采蘭已辛勤折麻猶延佇詎忘乘桂舸恒願葺茅宇  
牽此金石誼久要誓如許

遊法喜寺

山城倦登涉古寺隨游衍雖無巖壑姿塵情聊可遣

側徑旣互通頽垣亦迴轉蹠足餘苔澁藉手懸蘿輓  
團團竹露濡納納荷風剪歲月無停留興廢常在眼  
循簷窺鼠穴緣牖剝蟲繭喬木結陰深空池凝寒淺  
撫化自足歎覽物尙何倦恬澹固自冲把酒當沉湎

秋日坐計籌山大溪有作

披衣坐蓬壺曠望計山在衆峰雲乍合諸谷水方瀾  
旋轉環洲尾分流曲澗背沙汭還相隱岑峯遙與對  
滂渤類三江漂疾像九派潭月含宿景石霞帶朝采  
哀鳥叫不歇饑禽飛未背嗟嗟岸草靡析析林光碎  
既思秉燭遊豈顧將夕昧延賞共企心何須六合外

張秦亭集

卷三

九

訪新菴全友人作

晨策過溪亭午越龍井嶺巨壑延松光連峯蔽竹影  
逾橋蹊徑岐超磴石路整揮汗霑棘刺側足踐藤梗  
岸冠凌空絕解衣息平頂對谷飛鳥過近潭斜日靜  
林表霞忽依巖端江更迴范村緩洩煙虎沙急移景  
幽人吾未覩塵務汝信屏徘徊久送目徙倚樂延頸  
悠然冲舉趣何須羨箕穎

表姪諸虎男約予秋遊雁蕩二首

蕩蕩古雁山挺挺大海際純石土不與峭拔亘迢遞  
昂昂我表姪雲霞淑結契謝公癖窮幽蠟屐尚未至

孫綽賦天台失討此靈異東西百一峯內外谷迭翠  
喜得同志侶相期發雅意秋風吹木末葉脫麗景緩  
裝糧連袂入倏如雙鶴逝高飛巖岫間筋竹喜搖曳  
我讀雁山誌山頂有巨湖東一西有五寬廣百畝餘  
鐵船并鐵鐘蒸蕪不可逾芒屨未易到鳥道升盤紆  
奇怪大龍湫噴薄舞態殊仰射天漢間俯激石林簌  
日曜洩五色雷霆若爲驅所傳詎那臺兀兀聳天衢  
連雲障既阻剪刀斧不孤平生目未寓願起辟荔呼  
坐聆金線猿石門共結廬

暮秋全汪魏美王仲昭諸子汎錢塘  
張秦亭集 卷三 十

江

夕景汎澄江波光蕩寥廓寥廓無端倪放舟任飄泊  
岸崩灘互轉浦委陁參錯寒洲蘆已乾暖岸楓未落  
綺樹旣炫村絳林亦燦壑五雲還疎峻橫洋此浩豁  
遠想富春瀨近指蕭山郭擊汰動輕瀾轉帆隱長薄  
左傾聞單雁右屬聆雙鶴異首感緬邈殊響各寂寞  
明霞蔭澗生碎雲回沙作千尺瀉茗嶺百丈倒蒲閣  
徜徉偕數子溯洄俱言樂願以終垂綸芳醕且酌酢

夜宿江村

江臯已勸遊歸步柴門邊沙竹澄細火岡茅生遠煙

汀雁叫倚匹田鵲飛迴旋靡靡茂渚衰析析星波圓  
因此諧夙心吟賞思高眠

湖上訪陳其年不遇過南屏於浦口相值

綠蘿生西風涼露降清浹侵曉過湖濱言訪陳氏子  
秀色已在眼恨不攀蘭芷素琴貯與彈可以聽流水  
浦口忽邂逅把袂且色喜人行煙寺深鳥響菱荷裏  
欲去復回顧三嘆不能止落日南屏峯鐘鳴徒徙倚  
贈蔣大鴻新居

許椽便登臨阮裕混龍辱旣以治素心每得披衷曲  
維子甘隱居聊避世齷齪遇人若不勝守已頗內足  
張秦亭集 卷三 十一

遭亂似君公積憂類宋玉遺榮慕景怡安貧如顏蠋  
采芟當穀食集荷代羅服緬企古人情天鵲聽新旭  
通飲乳竇泉頻看剡溪竹獨善三十載長歌以當哭  
往昔渡江城今來憇山麓山雜猿狖遊江共蛟螭宿  
洲島旣迴互巖岫亦重復乘月弄歸潮攀林接飛瀑  
頻此稍自慰流光何迅速卽是仁知懷白首耻干祿  
遊雲棲寺

摘芳歷江路懷幽入川谷潺湲泉迅溪刁刁風發木  
異巘聳左眺連岫巨右矚亦旣拒山趾禪室開林隩  
覓澗只有松陵崖不少竹飛枝擲矯猿深磻踣乳鹿

棲息堪會心滿酒果虛腹良緣企淨土高志發林城  
夢寐佇雲霞得以免寒燠

放生菴

高閣響松露曲逕幽且深新月映歸翼涼扉蕩夕陰  
檀欒影池竹阡眠散簷林解衿酌清液吐辭揚德音  
野趣誠滿懷沐浴聊披襟

贈楚中王山長

漢水閨靈異楚山鍾英彥磊落吐環姿文明照邦獻  
標綵共綠書凝芳齊素練策馬駐維揚控縹緲過吳甸  
日華金山嶠風色京口縣江迴林岫清巖深煙樹變

張秦亭集

卷三

三

鼓枻濟危渚移帆騁悠眇寒流皎澄澈秋原歛葱蒨  
染毫信娛樂拾翠隨游衍欣然列樽俎以茲會縉弁  
湖波寫飛文林阜藻餘綯清霜潤修帶零露剛歌宴  
佩乃金石誼令德終遐眷

汎彭蠡湖

昨辭南昌城今溯彭蠡湖敷淺北包沅岷江東溢趨  
山峴判流沕洲岳越縈紆倚渚聽征雁排沙見浴鳧  
岸圻陰霧合崖幽明霞舒綠芷秀春闌紫菰肥秋初  
槍帆引暉曷掛席弄景虛安能測高深且復混智愚  
羽人升雲烟靈物閤水區夕卧託河伯朝餐祠天吳

視瀑駭激射觀瀾任恬愉當知漚納功荆揚奠安居  
謁八盤嶺祖墓

緣嶺趨墳墓衰草多埋翳長跪石几前清酒始醉地  
撼撼陘木疎裊裊厓竹蔽嗚呼思祖德竟洒薜蘿涕  
丘隴尙崔巍華表久頽廢緬想謝聘時布衣成遭際  
予爲八世孫志與嚴光契垂竿自旦暮負薪無陰澤  
竟似萍葉颺始類瓠瓜繫回首睇青山策杖從此逝  
同叔步青汎深港

解纜遵深港容與繞江村居人饒隱思荷鋤相共論  
春草生簷隙古桑上朝暾水牛轉桔槔沙蛤沿柳根

張秦亭集

卷三

三

頻听屢盤互迴波直流奔魚嚼紫蘭葉鳥鳴綠蘿門  
洲內近方歛雲樹遠忽屯開懷聊共賞因之酌清樽  
自焦山溯流至京口

揚舠亂流次溯波望金焦晨光漏嶼木曉氣歇山阜  
聳峯棲歸月桀壁瀉迴湖草屋架沙渚煙鐘響岩崑  
浦魚狀牢豕野鳥似江猫湍平帆正穩風駛櫓駐搖  
南睇想楚岸東指見吳郊洲尾染鷺色石窠協笙調  
坐忘盤渦險頓喜明霞燒萬年積苔痕千紀長蘆苗  
遊子愛濯髮非值景物饒竭來京口路蒼然北固高  
美人今不作桂街誰相招

瓜步晚眺

曉發京口驛夕眺駐瓜步城闕隱層波雲霞出遠樹  
迴沙浴類犀疊浪起如鷺兀兀峙金焦磊磊迴北顧  
亂帆跳旋渦急漿擺遙渡空煙獨爇猶側景爲容與  
極目盡天末懸軀若空駢戴笠正御風揮袂欲生羽  
古今增思深遠近引愁聚心自有所感皓首此臨路

京口寄姜十七桐音

與君維揚別相期瓜步遊北颺一以發浩渺揚輕舟  
山川遂間阻職望生離憂汀臯散水色霞氣歛芳洲  
喬木冠吳煙回星經焦丘駐情北固下肩涕長江流

張秦亭集

卷三

古

苕華誰與摘蘭醕詎綢繆瀝思信如此注目空淹留

送孫無言之新安

之子戒明發崎嶇沿江路高灘駭絕溜危棧逾崩樹  
豈不憚苦辛饑驅難與處眷茲良友意庶以貧倭助  
旣免固窮歎亦易賞心趣巖瀨堪濯纓桐山似振羽  
冉冉春篠長嚶嚶谷鳥聚古人不可作喟焉傷所遇  
逝波無停舟傾石少安步得喪塵情中胡以協平素  
相願存至計綸釣向煙霧

過同友人汎洞庭湖

楚清晨星奔揚帆春色淺溯江出湖口桂楫任游衍

浩蕩地軸傾滉漾日光轉洶洶巨波掀滔滔叠浪卷  
衆流愁派岐千條瀉源遠濤翻岳陽沒瀟滅君山顯  
慨想和歌人高踪復誰踐明澄瞰遙嶠吞吐親近巘  
洲鷺鳴蔽曳浦雁飛勞倦霞志方矯從旌軀屢驚眩  
雲弔湘靈祠風送章華館卽次近長沙採芳時纔戀  
焦山

逸興不可遏駕言溯江永掛席染輕煙理棹灑落景  
橫目窮騁望躡步探幽靜崖高走空翠石亂漬飛影  
雜木聳仙洞深莽墜丹井活活衆流絕騷騷炎風冷  
下濯見蛟潭上攀棲竹嶺洲長已千尺沙擁漸百頃  
張秦亭集

卷三

古

方捫晨鶴飛復聆暮鶴警願從耕釣終明哲早自省

贈蔣前民

始晤廣陵城淵襟多丰容既覲甘露寺携手披心胸  
悠哉時伏火佳景賞方融高槐結浮陰細蘿劬涼風  
蕪絲吹霍靡蓮羽紛搖空好鳥變茂木鳴蟬抱新桐  
暢以玄言旨要妙得所宗清文自波瀾幽懷閱樓冲  
江海思無已齊翻逝將從

登育皇山望江上諸峯

侵曉索幽異育山聊登躡拭目一展眺群峯逸以接  
早見古渡口行人爭利涉汨汨江水駛藐藐雲樹疊

連崖既左紆崩沙亦右狹古翠相映媚新煙恣吐納  
方峪徑委迤邐田草踐踏眷念宮闕頽墜涕難蔓匪  
漫漫抱空意寂莫何所愜

訪黃僊裳

白鶴鳴蕪城千里飛江汜明發驅車出訪汝湖海上  
夙昔已知心冠履相敬止懷袖盈詩扁清言滿座几  
孰謂南北居企慕久未已夏鳥啣櫻桃沙鷗撥茭苳  
閒憐喜初覩鬪髮歎時否悄悄旅次悲憾憾干戈始  
之子慎所敦丘壑共徙倚

贈李簡史兼示諸駿男表姪

張秦亭集

卷三

去

伊君值喪亂滅迹避塵網偃蹇守蓬華朋舊慙心賞  
蕪城徒增板隋宮鞠爲莽倚棹揚子遊託意江阜往  
遠樹煙杪攢明霞水中上鳬雛若葉棲驚鳴菱芙蓉  
我來邁中夏把袂極俯仰濯纓旣靡倦談詩非外獎  
曲櫓激清颺虛壁有幽響謬荷知已顧側勞夙夜想  
有子洵圭璋人中固爽朗永懷晨雞鳴離別歎風壤

周生述游魚龍洞紀以詩

石埭山嶽峯環縣蒼翠遶門人有公瑾偶至意綢繆  
歸來述奇異毋乃古丹丘口陳魚龍洞深入路有由  
約畧一里許涓涓清泉流不審發源處束炬力冥搜

逼側一天門俯身乘葉舟左見石拳攫彷彿蒼龍虬  
上有鸚歌鳥迴立巖端幽菴苔爲毛羽陰風吹颼颼  
天造葵菴蕊黃白水中浮其右高絕壁仙迹近可求  
棋色白如粉就弄滑且柔大鐘掛其虛斑駁千年留  
復進二天門雲板懸上頭舟子擊以篙響落空中樓  
白馬并金鞍厥狀神鬼謀又入鯨魚門麒麟水中游  
背有燭峯起光明照四區號爲麟背燭炬欲焚池魚  
少許仰高岸寬衍若沙洲携酒置石几同人醉不休  
巨石橫渡口鱗鱗如戈矛踰越跨其脊雲霞結爲裘  
靈運興能往向子志早酬嶢嶢齒頰間心折此山陬

張秦亭集

卷三

七

王阮亭招游平山堂

新城有王子卓犖冠群英矯矯似雲鶴憂焉能長鳴  
伊予渡維揚清讌相逢迎旨酒書舫開紅橋細柳平  
解帶招輕颺徵歌激長汀鳴簫洞響瑟瑟箏彈清  
四顧多華珮疎簾捲明星團扇俱拂檻蘭香正倚檻  
暑氣旣以歇歡心愈共傾佳景誠希遊詎徒塵跡并

自桃溪入宛委山全謝莘

山行不知疲携子探幽境虛谷生嚴寒迴峯閤寂靜  
澄澄媚桃溪岌岌抗石嶺白栗抱荷色青松耿霜影  
深篁拂瀉壁交藤紛落景牽葛濯溜淩捫松入煙冥

偃仰洞雲作躑躅苔路整禪房崖罅深樵磴竹外迴  
籬鬼方跳筌穴虎善避窵既訪嘉遯流復發陶人省  
素履聊此託夙心茲已領從游未肯回浩歌欣醉醒  
懋覺菴族祖病中

大爐煎寒暑廢物釀歲單夙夜多憂思感病固其端  
神魄慮已吝形影懼將闕冥志駐清謐澄心徹榮觀  
朱霞入眉宇靈曜炳星肝詎慕倉公術自饒伯陽丹  
卧堂豁煩累憑景肆羽翰佳哉此十月春氣拂羅綺  
華露久汎菊芳風漸被蘭冷冷塵外賞捐捐愁中  
傳火密變化驗音屏憂患物我兩相忘攝生得永安

張秦亭集

卷三

六

秋日吳鷹新婚

秋風吹階基八月生梧子嘉汝洽好述琴瑟初在几  
願以勗明德百歲自此始雞鳴值良辰蘭房相敬止  
明星照繡幕鳬雁翔水汜荷花白已紫蘋葉綠未靡  
采茲寔筮釜吉酒享所祀皇路既險巇逐溺詎可已  
束修慎厥躬保乃竹箭美弗以聰明故稍捐薄書史  
太禹娶塗山堯女降鴻水聖質恒在斯然後知至理  
與兒郎曾遊煙霞嶺洞

携兒上煙嶺落日窺平岡古洞深莫測彷彿蘿月光  
衰燭探雲寶捫葛度石梁荻苔既沾額冰雪尚在床

雜木何蔭蔭衆峯俱蒼蒼象鼻自西顧佛手亦東望  
紫花落古藤綠籜苞新篁松崖伏化鼠柏谷眠香麝  
已懷探奇志幸藉足力強欲繼靈運蹤暫憇生公房  
何以謝囂塵長飲羽人漿嶺上有象鼻  
佛手諸巖

遊九溪十八澗因過朱生

我游水樂洞濯巾日已晏登級超梅嶺雲脚直起面  
淵淵古九溪澗澗十八澗潭隩波碎磅經委林葱蒨  
飛沫漬圯樹密篠簞輒傾岸幽隱無窮極屢步相凌亂  
山鬼笑日黑林嶙嶙霧半豐草掀蚊蚋懸溜飲颺颺  
秋颺落木果春水浮花瓣紛吾樂山性訪子得周迴  
張秦亭集

卷三

九

方悲魑魅途淹留未云倦

尋石屋山洞

曉行松影碎微陽升幽谷策杖披草露冥搜得石屋  
重簷露未晞曲澗翠如複洩雲霽洞門古苔蝕碁局  
泠泠跳潭鱗濯濯啣蒿鹿心契竹籜冠眼翫薜蘿服  
滌泉愛清深彈琴喜幽獨衆芳何綽約托體瞑雲宿  
同門人陸韜遊片雲石

荒塗趨沙塢斷崖得石壁鳥足不可棲猿臂豈相借  
卽冰柱寔夏凍露珠信晝滴蘭草倒叢生藤根互盤  
越仰視巧玲瓏眉宇皆翠色側聞薜蘿人駐此曾洗

游我題聊與賞早閱白雲跡

從湖南歸湖北舟中夕眺

落日理輕轍被裘展夕眺乘月弄潺湲長歌漫成調  
湖空響自徹波澄光易耀傍見水霞生還望柳煙罩  
昔聞素女遊今逢漁父笑菱荷媚淺沙蒹蒲被曲渚  
析析鳬鷺聲戢戢鷺絲貌溯洄雖云遲庶知所歷妙  
南鐘已不聞北壘誰與弔彌敦興廢感腸絕西陵道

度棲霞嶺

過嶺思白沙烏道青峯削飛巖勢欲崩盤木根如攫  
白石何嶙峋倚杖行復却耳聽水潺湲清泉汭絕壑

張秦亭集

卷三

三

徑僻老藤蔓山深閒鳥雀蘿磴路紆迴竹澗溜磅礪  
幽隱與世絕冥搜氣蕭索亭午有日色扶柯蔽其郭  
已遇翠嶂傾復觸白雲作長往不知倦古洞夕陽落

山中暮

雨後雲出岫微微辨山岑日暝不知暮宿鳥翔北林  
野寺青苔古山徑苦竹深隔樹煙火起縹緲出層陰  
明月生川木松扉氣蕭森伊人登高樓撫此風中琴  
遠聽抑何哀悽其動我心

全友人飲沈生書樓

沈生好歌咏高樓傍林樾偶爾聚群賢觴酌惟晞髮

塔堦接流波山嶂渺木末水禽與時化芳叢含露發  
欹牕野艇過僻塢陵日沒紫荷袂相映綠萍棹輕撥  
覆徑鳥頻歸遙岸人不歇坐檻接遠峰捲幔引遲月  
賞景白昭蘇復心茲條達自此杖履遊終期塵網脫

張秦亭集

卷三

三

張秦亭詩集卷四

錢唐張月祖望著

原名  
綱孫

五言古詩

發商行

居燕一載餘風沙入我戶垂簾坐土坑繁憂不可敘  
展轉憶故鄉母氏守環堵髮禿耳皮皺饑渴向誰語  
思之不能寐中夜絕肺腑倏接良友書上言母病苦  
頃刻喪我魄淚落濕如雨北地十月交冰霜難野處  
倉皇就長途所恨無毛羽日薄盧溝橋柴車路已阻  
擠我墮蹇驢一身忽平俯下有桑乾河幸不抱水柱

張秦亭集

卷四

一

疾走橋西去整轡行沙土遠樹出房山移煙滯平楚  
暗穴草兔跳高隴野牛聚悲哉往來人我生乃與伍

長新店

夜半戒僕夫侵曉冒寒色出門十里餘星光漸以匿  
括耳多悲風口禁鼻氣塞垂涕凍成冰皓然鬚亦得  
少焉霜日升照見沙路直稍稍生暖氣面東不敢仄  
所苦枵腹行村午未得食昨夜長新店土屋聊偃息  
千錢不一飽何以增薄力

涿州城

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遙望涿鹿城隆隆沙磧內

控縲走其下壁立皆土塊此地古范陽甲兵天下最  
煙色狀飛鳥河影飄長帶側耳聞啼饑傷心自我輩  
野狼遇人嗥蒼鷹攫雉碎生涯抵如此浩歎茲行邁  
琉璃河

仲冬氣嚴寒堅冰白似骨策馬琉璃河橋滑不可越  
從者挽韜繩兩足尚櫟杌前人戒後徒那知墮倏忽  
闌干有鐵桿半插沙水窟云昔王將軍勇氣殊不沒  
死難梁竹時慨慕將鬚捋

新河縣

天寒走荒野曉日照堂陽煙火數十家居者半老蒼  
張秦亭集

卷四

二

茅簷結木冰瓦雀依頽牆歎息亦已得此足慰淒涼

督亢陂

左爲許善  
心故里

已過許氏里迢遞出燕關南有督亢陂沿河路迴盤  
四望東樹林霜葉亦已乾土闊又沃美彷彿畫圖間  
始知荆軻謀不成良足歎秦皇雖不死白日爲之寒  
俠烈渠千古哀哉太子丹再越白溝水層冰凍漫漫  
兩兒戲其上投石笑我前我生不如子辛苦損坐鞍  
人從土壁行鳥向平蕪還高陂下牛羊淺浦無波瀾  
不異故鄉適惟見暮雲殘臨風幾回首去去心悲酸

鉅鹿界

日未憂土賊寸心死與生道傍見深溝防虞突騎行  
慘慘飛沙黃颺颺長風鳴近地五百里野店少逢迎  
草間時劫掠彎弓令人驚西來鉅鹿界東去古易城  
原野杳茫茫此路今漸平沉思鄉關遠白髮空縱橫

雄縣

我行雪霏亂下捲花片長煙蔽史村屯雲苦雄縣  
引臂不得伸舉體時厭倦豁然臨大湖光曜森瀾漫  
長堤四十里却立疑中斷五丈一板橋百步數石岸  
白榆火不生古柳瘦已爛水村繫漁舟柴扉叫沙鷗  
人鳥共依棲看此冷心善枉渚隨草沒還汀傍籬見  
張秦亭集 卷四 三

饑馬咬樹枝疲驢脫繯絆不苦篋笠破所畏泥濘半  
豈是魚君陂還向松門畔默默憶高堂安得附書雁

任丘縣

重陰北風緊颯颯灑微雪撲我羊裘衣濕乾蒸氣熱  
馬足縮不行長鞭打半折土隴五丈高路曲勢門凸  
仰看雲童童俯踏沙屑屑城外行人稀天邊飛鳥滅  
孤村色慘澹老樹皮破裂裂頭帽已不整腰帶殊難給  
跋涉詎得辭千里歸思切芒芒赴前途何慮豺虎穴

石門

鼓絕任丘城張燈披草服早行向石門霽色帶寒旭

土人爭上瓦跨脊滑側足手執木柄杷推雪墮屋角  
微煙吐牆頭清光閃沙籠蕭城鄭驛荒摧隕虞臺禿  
徘徊曠野間古迹闕人速吾衰甘棄置奚必窮途哭

河間府

河間古要害由來秦武桓東北達燕齊西南走中原  
地勢既廣闊市肆常闐喧以爲渤海郡冠帶稱雄藩  
自從烈風號愁使渾沱翻白日行悄悄沙色餘霜繁  
往來數獵徒人馬被褰韃張弓追豪豬犇身騰丘樊  
人生喜殺戮我心獨煩冤

交河

張秦亭集

卷四

四

昨暮宿商陰野雞鳴不止僕人提煖湯推戶喚我起  
寒色不可禁下坑燒蘆葦乾口嚼參苓束腰插鞭弮  
乘月渡交河桂影自清洗不聞騎足響但聽流水駛  
日色早已白曉光初帖水低視衣上霜細細吹波綺  
富莊驛

日行不百里每宿有常處已投富莊驛寒日斜楊樹  
仰看天色早村中聊緩步土人多養雞常門坐老嫗  
買食不費錢須臾具盤箸快意在兩手不顧衣裳污  
嗟嗟行路人饑飽隨所遇

景州

沙行賽馬鋪大車聲崩騰句促避牆間亭午陽氣升  
口燥不得水雙眼撲飛蠅止渴竟無計齒嚼鬚上冰  
已過廣川臺中途汗沾膺朱店尚遼遠何處平原陵  
古色社鬼廟日脚衰柳塍誰能開快悵衿抱彌不勝  
禹城

月黑天莽莽不知行路勘火伴十八騎口中互吻哨  
參錯荒地坎跌蹶廢家窵心怯野魅形耳惡老狸叫  
初近祝阿墟稍遠鹿關道蒼茫見禹城飯牛舉火燎  
此地頗淳樸乘曉展清眺

晏城

張秦亭集

卷四

五

小小古晏城西對華不注昔之晉郤克逐馬匪此處  
我行實已懶解鞍歇薄暮鳴泉嘯其羣老鳥守枯樹  
不見古人跡斷碑委樵路手摸苔蘚根字句讀未誤  
平仲之采地緬然起思慕奈何千載後蕪沒如野戍  
相望有遠山恐是齊朝附

齊河

北河俱有名此是古濟水神禹不可作恍然疏淪理  
西連汶上波東去長山尾所存兩故道至今流瀾瀾  
駐馬野店門指顧城樓雉齊河雖下邑紛紛日中市  
滿篋木棉花傾篋雪梨子階前籠關雞嘴距利如矢

風俗自可懷我意靡安止

張夏店 自此登山路矣古莊  
嶽地後人訛傳今名

側身入土岡緣路盤地裂雜沓樹陰生蔥龍谷雲結  
築壁峙長迴深罅延隱折徒旅遙相呼咫尺行踪滅  
所歷漸平迴山根已收輟亂石列如幟嵌空開竇穴  
指說青陽寨水旱逃亡絕上窟廢崖坎石礫棄磴缺  
經營城郭狀破碎蟲蟻埽登陟苦險艱饑餒覺氣咽  
矯首張夏店煙火遙遙洩

石都寨

南走千餘里始登梁父山高下谿谷深石角向我攢  
張秦亭集

卷四

六

往往路絕蹤竟日斷炊煙但逢逃亡人徒走流水間  
瘦妻前拄杖枯柳相攀牽弱女布裹頭兩足赤不纏  
見客生羞澀忽露桃花顏小兒臥竹筐其父高挑肩  
行李蘆葉席寒煖不棄捐旣無糗糧備又苦木皮乾  
前後跡踵至倦坐依沙灘告我秋大水國課不得完  
縣令日鞭責誰惜行路難去住總填壑此夕偷苟安  
我聞黯然悲行行淚如泉目慘石都寨腸斷小西關  
居者八九家頽牆無門闌招我入土室板扉坐已穿  
食我夏麥粥未及久熬煎豆芽代蕨薇荒茅當屋椽  
雖爲困苦劇腹飽亦便便衆人頽倚睡我獨聽潺湲

反覆思所遇不得終晏眠

泰安州

州南有泰山其勢何穹隆高高十八盤天門開西東  
絕頂無字碑秦皇昔行蹤避雨不知處尚傳大夫松  
當其滅六國刈人如草叢七十二君前禪祀本有功  
後王無至德頌言反不窮我來汶陽城巖巖在目中  
意欲叩天孫上探青帝宮堆梨與散棗攷此歷代封  
豈無虛美詞錫福將母同恍惚山靈降爲我揚清風  
朧朧夜半色先開青芙蓉

徂徠山

張秦亭集

卷四

七

徂徠長百里竹溪清渺渺躍馬三番渡馬渴飲不少  
恐爲水氣傷鞭策趨林表照澗石森疎綠灘木夭矯  
長坂臨浚流連岡俯高杪上有六隱洞到今蔽蘿蒿  
豈無肥遯志內顧殊未了遙想巢父輩吾欲醉清醪  
新甫關

夜出見山火燁燁石閭岡急走新泰邑漢之東平陽  
迢迢隔泗水霜坂五里長雖然水澤涸其流還湯湯  
逾波經古道衰柳淒成行蕭蕭悲風生塚墓吹白楊  
石虎與石馬跡是尚書郎始經新甫關蹀躞崔家莊  
人煙濕頽壁饑鳥竄空梁崕脚苦不高潭水澦我裳

何以慰行路仰視天蒼蒼

蒙陰

夕宿鰲陽村朝行桃花溝東山八十里落月依林丘  
傍午息蒙陰野店脫敝裘土人延我坐率爾意綢繆  
口陳水簾洞上有鬼谷幽再獻雲巖茶色如白羅采  
誇彼繭紵好紅絲信清秋艱苦養此蟲三時乃有收  
饑嚼檲樹葉渴飲清露流日出虛幔張薄幕挑燈求  
赤蟻恐攢害麻雀時啁啾上九頻彈射風雨不得休  
男女賴苟活焉敢視悠悠我起數歎息注目清溪愁  
奈何三吳子錦衣美遨遊

張秦亭集

卷四

八

馬頭谷

即馬陵山

早望瑯琊山已策瑯琊地入茲馬頭谷頗覺林苑異  
雖無危峰攀却有巨石墜泥谿轉東去鬼色揚幽邃  
曠絕馬陵道險仄青駝寺風昏豪傑塲日瘦生死氣  
大木脫乾葉野火焚殞蟲感歎伏弩時蕭瑟朋友義  
人生貴養倫南望自憔悴

郟城

我憐郟地人少多麋鹿茲到東莞縣平野數黃鵠  
昂昂立淺草細細啄蘆粟見人亦不驚母雛相顧復  
沂水橫我前浩蕩浸地軸蒲濶鴻羣遊潭清魚可捉

跼步下長坂淙淙響澗瀆廣絕二十里一墮那可攬  
所懼爲人子安敢輕顛仆僕夫前致詞已度羽山足  
前去鄰子城深沙及馬腹過艾不旬日渡河出江麓  
予聞喀然喜頭面如新沐旦晚見吾母長跪吐衷曲  
未知平安否涕泗復簌簌哀哉別離時送我倚破屋  
視兒無一言含淚不得哭擲筆勿復道永夜慟孤燭  
艾一稱  
艾陵

西山雷院

玉泉入數里深谷俱箝箝危峰皆却立鑿壁開雷院  
松柏夾其徑仰攀藤蘿便入門瞻神像光怪非常見

張秦亭集

卷四

九

龍君被彩衣老母掣金電左右列將帥熊身兼虎面  
三眼冠兜鍪六臂持刀箭或如鳥喙形背翅如羽扇  
此時當檻揖彷彿風雷變我聞宋時帝構此丹青殿  
迄今五百載春遊每歎美宮闕在南山灰燼無瓦片  
狐狸騎石馬荆棘布芳甸不及此遺構巍峩俯碧澗  
懷古正不足落日聊消遣

贈體璠大師

雲山老靜顏茲喜日與遇滅迹草簾深白髮沮溺慕  
里許有上智禪林縱逸趣春廳流曲檻野阜供芳樹  
隱几時作書出入藉芒屨揮毫翻挾雕舒態展飛兔

棲莠誠夙好相顧瀉衷素說法坐蜂臺花點綠苔路  
聽鶯知所求飲茶不忘故悠然數番對乾坤此苴布  
答姜二定庵

朝陟棲霞嶺踟躕獨矯首懷人思奮飛中道絕糧糗  
渺渺鑑湖蘆攬蕩抵自守名園足徜徉水亭環高柳  
悠然謝東山杖履寄巖岫哀我老田疇負未常面垢  
貽以一練素護寒釣溪口嘉什喜留連咏歌當日就  
贈蔡愚夏先生

呂水滙流東潄潄注清邑衆嶺夾其岸突兀空翠濕  
先生古學者麟經世傳習屏跡守蓬戶從遊日拱揖  
張秦亭集

卷四

十

所訓惟躬行味如蒸民粒是身爲世矩語默皆靜翁  
中年出秉鐸孔廟松嶽立教孝表龔倫觀光勤刪拾  
歸來荷風吹惜哉鳳羽戢有時適遠郊綠林追鬼爰  
月泉近郭門呼童提甕汲享此五豆尊千杯佳露吸  
贈王允諧

昔我出門交豪雋得趙子奔走戎馬間頭顱碎不死  
北登舞劍臺叱豹如豨豕斯入旣宿草喘類徒爾爾  
邇來漫設教村徑聊整履弟子章士麒其勇有王氏  
磊落天性生慷慨孤雲倚時尚匪所趨心迹鄙榮仕  
怒觸狹獮獸傲骨詎委靡文采炳太甲直氣噴江汜

吳天無忤度棄置蓬蒿底相對古色多龍勺堪燒美  
西湖有高峰滄海直一視我意與君醉控鶴去萬里  
巖耕古有人潮釣今方始不復遺子悲但日爲君喜

贈杜子

壯歲愛結客乃得杜氏子往來季心平生長藉政星  
相逢狹邪間慷慨拔劍起肝膽向我傾直道自如矢  
當時管鮑交歷歷載古史今世無人輕重此君死

寄懷

懷采令

昔寓濟南城歷山供鼎翠抱疇澹無像誰與語快意  
君發懷古情學詩夜不寐逸韻迴飛步雅言轉深遠

張秦亭集

卷四

七

妙意欣相逢險澁鄙黷魅卓然謝朓材良吳鐘鼓吹  
單車踰太行汾水常御轡復作懷柔令塞垣勤撫字  
錦幔綴蒲桃琴音奇薛荔一別幾改春猶憶前門介  
霞爛黑龍潭柳綠黃金地到處舒壯懷慨然四方志  
我子復訪君千里承周濟極目占漁陽荷雨從天墜  
荆玉既喻溫南金又方勵何時更晤言川寫流水思

懷許昌詩時昌驛之懷強

秋風吹木果柿實紅西鄰黃菊香滿陂洲細凝芳塵  
我有門弟子日侍庭幃親親宦東強令鼓柁大河濱  
高帆坐超忽艤艇開通津駐屋登廣陸班班暫車輪

雁嘶鉅鹿野猿攀抱噴雲崔嵬想秦岱馬毛沾露新  
憶汝未卽見山中夢寐頻同學俱寂寞丘園老漁巾

贈趙組赤及弟門人璉

我有故人子讀書能治生家世爲儒醫陰陽悉其精  
扁鵲入咸陽救者多孩嬰春風被百物朝夕軒車迎  
澄覽玉版篇當臆轉流鶯六徵無隱蔽能使血脉平  
念彼呱呱泣奔走一身輕仁慈以爲性配合皆侏孽  
孝養自無違有弟復聰明執經侍予座咏歌閉柴荆  
隆矣德業優蘭蕙常春榮世人貴以耳刺刺徒虛聲

寄懷上行上人

張秦亭集

卷四

三

遙登雲盤嶺近睇南河渠野徑支參錯古廟樹扶疎  
念茲生公室藥草香行興青霞對汝臆碧水迴汝居  
渺然歌咏懷世事苦牽拘寥寥濟世心莫言懶耕漁  
答柴仲朗先生兼與士榮

昔日見書札我妻抱重疾今日讀書札稍稍起弱質  
感激致良醫補救得藥石我妻係甥女視之如已出  
嗟予遭喪亂攜家到南宅舅聞甥女來披襟色怡悅  
舅母聞女來細語頗促膝兄弟聞姊來酒饌隨羅列  
小妹聞姊來髮髮不及櫛一住月有餘淫雨積旬日  
池塘漲高檻浮萍漂木末市米正騰價廚煙渺蕭瑟

小兒好涉水終朝脚不襪我田在馬塍耕稼那可說  
楊舠至鄰上芳園何聞寂黃梅墮古瓦秋桃未結實  
山雞叫竹枝水鷗互出沒聊復課吾徒講道日不輟  
隱几誦聖言深夜燈明滅回憶孤帷內獨臥自幽咽  
所賴舅氏賢饑渴得所恤况值空乏時鵲衣多百結  
既沐再生恩酬德何時早聊陳此衷曲淚下如流血  
觀捕雉

曉霜照原野披襟出戶牖偶值村中人趣走在林藪  
喧呼同捕雉張網布前後利刃斬密竹土寨深穴口  
草雉忽竄出高飛過培塿拍手隨之去已落野田右  
張秦亭集 卷四 三

衆人爭合圍大索亦何有俱言暫歇息坐向墳塢守  
傍有空心樹躍出一竹狗毛如蒼鼠色突破密籬走  
相顧不覺笑不知還在不否起身至溪邊亂草堆積厚  
低頭看草根此雉藏其首

開田

北圩有窠地每雨水涸漲桑麻多爛死大半生茹蔣  
魚蟹逆流入其尾撥刺響春蠶多餓餒結繭無百兩  
賦稅不足納徒以勞績紡予意維開闢不惜與重賞  
十期祭后土老幼俱合享是日齊舉鉅耨力除草莽  
浮土漸剷去挑撥次第廣隱隱起溝塍東西徑尋丈

因下勢易就計畝稍寬敞麥熟稀首生耕種頗勞攘  
幸無螟蟻害不如馬尾長早禾喜冷風晚稻須滋養  
額實尚未堅野雀成羣往所收苦不多胡以供俯仰  
淘井

井有養人功旱久亦泥汁水蟲每跳躍蚯蚓自寒結  
惡聞聊俯視泉眼想淤塞鮮花已漸乾苔根猶餘濕  
隨與父老謀淘汰還可及乃命一夫下側足匍匐入  
竹簷出沙土地脉通呼吸穴中水漸流汨汨來其急  
須臾溢至口其色何清冽自茲梧桐暎更見禽鳥集  
雖無羴羊怪却笑太白渴鄰里俱喜洽相取不爭執

張秦亭集

卷四

十四

夜登村樓望虎

樓霜白靜夜北風吹平蕪颯颯如有物乃是林鹿趨  
一躍過我垣屏跡立塔除須臾聞腥吹虎嘯發山隅  
其目似明燈閃閃出林簌繞籬覓此鹿荆棘將焉如  
爪牙不得施幾番捋其鬚怪鳥叫林梢狐火生丘墟  
搖尾古墓間陰雲自卷舒遲遲渡溪去雌雄宛與俱  
月明遙可望歎息彼何愚物情避禍患胡人無憂虞  
江海徧烽煙生民化爲魚不如此林鹿呦呦在草廬

過徐肇俊

出門訪我徒偶然值幽徑行久不知倦遠寺聞鐘聲

風吹角中夫鼠嘯長林靜悠悠樹色迴滑滑鳥聲應  
羣山鬱以蒼落日穉蘿根柴扉俱早閉巢雀棲初定  
追隨坐平橋把釣聊乘興野獺正將祭水蟲猶未孕  
相語衡門樂老去惟醉醒

咏鄰雞示鄭會沐曾

鄰人一母雞養子數未足日夕無密離每就簷下宿  
侵曉驅之去突籬爭上木飲啄牆桑間螻蟻果其腹  
秋夜不叫呼忽聞翅撲束倉皇披衣起奔走隨所觸  
其絳綠柱梁隱隱下後屋燒燭隨之去狐貉咬何連  
花毛亂狼藉淺草遺血肉拙哉汝何知不及食新穀

張秦亭集

卷四

十五

庖厨雖免烹所遭等殺戮吾幸有草廬閒居頗植竹  
藤花拂衣紫松色染煙綠虎豹不敢入烏雀時聚浴  
不與俗物通自能免恥辱歎息此鄰雞生死抑迫促  
自以為無患那知禍機伏爾輩須知此何須苦僕僕  
望秦亭山示弟殷孫信孫

溪光入戶闢秋風鳴樹窺披衣起庭中開扉來二妙  
髣髴不服梳隱几坐展眺遙見秦亭山其巔有古廟  
屋角敞巖陰石路夾奔峭逶迤幾行人前後相呼召  
牽臂如猿欲漸上深林嶠須臾一人墮顛危難逆料  
兩手反蹠地不及攀蘿寫是時天宇清曉日正照曜

指點在林樾脫帽忽而笑乘興欲往從此輩或同調  
著屐出僻徑虛谷煙景單松影碧垂垂竹色青稍稍  
不見野鹿遊但聞籬雀鬧擲杖同歸去于焉發長嘯

從野堂遣興呈趙珍留孫宇台

我居一草堂隱几堪時眺其陰背河岸其陽面林表  
周垣葺茅茨開圃散竹篠槐蓋白亭亭松枝何矯矯  
日上芙蓉寒露滴海棠曉玉蘭冬蕊香世祀夏果小  
風簾湖柳清雪闌牆梅標密榦交虛簷繁花映淺沼  
偏喜琴書靜轉覺塵務少披衣苔細細脫帽蘿裊裊  
蜂蝶或羣遊雞犬亦不擾遠山翠易摘徐煙青未了

張秦亭集

卷四

其

城中良友來無過孫與趙攜手曲池坐舉步幽徑遶  
落日聆鳴蟬浴沙羨小鳥蜻蜒歇瓜架聽鼠翻木杪  
徙倚度晴鐘徘徊瞻夕眺商山志足尚賴水跡可紹  
此樂亮難忘長歌不素飽

春日同余體崖陸蓋思由若耶溪訪古雲門寺

素心好冥搜况乃山水鄉良友期曉發山郭相徬徨  
鼓棹若耶溪沿波溯春光層巒次第秀虛谷莽以蒼  
秦望天際出拔起何翠嶺日月相背行羣峰共表帥  
我來到平水舍舟造隱密時有余鍊師久學昇仙術  
入山策杖隨行行與弗違松逕明霞落石灘流珠飛

曲折走澗底高下越翠微忽焉度竹橋兩手褰蘿衣  
險如騎龍脊日眩失所依遂入雲門剎陰森積水木  
地古苔蘚乾煙深鐘磬遲緩步向禪房羣芳欣幽活  
俯仰轉岑寂遂令塵情豁

宿廣孝寺看竹樓并贈三日大師

雲門廣孝寺巖石多幽異密篠澄綠陰潭壑生夕媚  
息足來禪關脫巾掛薜荔老僧扶杖出苔席分坐次  
高論披青靄揮塵日相視鐘鳴薦晚餐茗酌汎蘭氣  
煮葷供木食烹笋咀竹味夜深宿南樓解榻遲寤寐  
且窺雪澗牕白雲伺我睡此時臥藤牀頽然若空寄

張秦亭集

卷四

七

登秦望山

會稽多名山秦望高莫測聳身入雲霧如假玄鶴翼  
飄然萬松頂賴此搏風力呼吸納紫霞縱目周八極  
大海積氣中千年自一息回視青靄間巖嶺遞可識  
削壁生鏡光乳泉倒天色終當長嘯去坐惜落景仄

旅中偶感

夢寐無常理生死有見期所見匪他人乃是我故妻

攬衣倏在傍音容宛舊時生時好羅服芳香茲復吹  
左手持我鬚右手掩雙眉向我不能言嗚咽何悽悽  
我語弗苦辛中心我已知所遺子與女伶仃倚阿誰  
堂上母氏在朝夕與哺糜家中有老僕出門已托之  
恍惚悟其沒流涕多沾衣明知夢寐間願得稍濡遲  
火死不離木水生不離磁生死本一理勿謂此路岐

贈林玉生兼與邵子戒三

秦亭一隱士薜蘿被其身竭來京師遊獲遇賢主賓  
主官民部職經術稍儒臣入幕俱好友嘉賓是懿親  
相見不相捨卽杯坐華茵綢繆共燈燭夙昔情俱陳

張秦亭集

卷四

七

謂予能述作風雅固絕倫自可垂不朽必傳同古人  
此意足千載肝膈得其真學詩四十年藜藿甘賤貧  
朝登慧日峰暮嘯古蕩濱山鹿與野豕出入常與馴  
奈何爲饑驅快快走風塵燕山已改火盧溝冬復春  
家間書札至女沒苦悲幸故鄉無可依惻惻空傷神  
茲夕甚荷德感激衷彌申交誼非一世知心竟如新  
欲予卽移舍寢興不失因非但佩芝蘭頓使依松筠  
我生不轉壑終戴華陽巾

秋日懷周楚伯

古槐當西牕梧桐樹東圃西牕生綠陰東圃滴零露

庭幕生遙思我友誰與處散步明月中俯仰不得語  
傾耳多虛聲木葉吹如雨少時卽相見懷抱自雅素  
遇合知有時高尋窮天步

張秦亭集

卷四

十九

張秦亭詩集卷五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綱孫

七言古詩

春江月遊歌

春江浩浩海門去千年萬年向東注不知何處地軸  
空明月又自空中度明月夜夜來江湄江頭宮殿草  
木悲伊昔我我半天起雕欄盡棟香風吹苑裏百花  
閒似錦一時娛樂長夜伏簫管聲留翡翠簾綺羅色  
膩鴛鴦枕鴛鴦對對朝暮樓朝中將相夢竟迷野田  
有草雀勞利江畔無人烏夜啼江花紛悲蘆荻葉龍  
張秦亭集 卷五

河一帶渡江楫明月悠悠去復迴壽角三聲起雉堞  
可憐漁舟箇箇輕石城門外野蔓紫浦口鳬鷺常聚  
散陌頭楊柳半死生春來寂莫只花片紅蘭綠芷尋  
常見盛時富貴不堪誇沒後風流何足羨非夜子規  
啼不住遊人只往桃葉渡夜深明月我醉過小舟還  
泊秦淮樹

銀河篇

武林城頭萬雉起河影迢迢幾千里入牕低檻正當  
樓夜涼如水螢火流玉井東連尾西注寒鷗飛飛繞  
枯樹仰首便欲乘仙槎黃姑織女宛相遇此時月出

光蒼茫三星在戶河在房踟躕四顧欲奮飛鴻雁爲  
我久低昂堂上夜深河入柳燒燭熒熒酌清酒雜坐  
慷慨發高唱鼓瑟彈箏音在手酒酣徒倚闌干立添  
杯忽見河影直簾櫳一望秋水清華蕪杜若皆生色  
須臾斗轉銀河低蘭帷寂莫風淒淒漫漫長夜不肯  
旦我歌白日山之西門外老栢羈禽棲霜青露白荒  
煙迷魚稻粲粲星滿溪戍樓擊柝搥鼓華火燒枯桑  
鳴曙雞

雙闕行贈會稽姜真源

金陵春水大江闊姜子好奇興軒豁扁舟與我溯洄

張秦亭集

卷五

二

過千山萬山眼底活君家奕世盛簪纓出仕歸隱老  
藏名鑑湖時時策杖去數畝橘園清香迎香風吹而  
無遠近南國登臨多逸韻燕磯遙接鳥飛遲牛首倒  
看天垂盡此山雙闕險難升解襟脫帽力能勝危巖  
錯落苔紋滑絕磴逶迤樹脚崩漏起沉沉鐘鼓作禪  
房燈火滿翠壑藤榻只疑翡翠棲竹欄倏見獼猴落  
曉發牽蘿到祖堂陰陰入谷聞鵬黃懶融洞中暫磴  
礧文殊座下共翱翔下山十里迷禾黍玄武湖邊遊  
浦澈三山渺渺絕人煙十廟蒼蒼添鬼語六代繁華  
已俱銷宮殿無存狐兔驕看花騎馬誰爲主秦淮酒

旆空飄飄交君廿載意頗厚詩成放筆各搔首我輩  
期許在千年岸巾一嘯林泉友

北歸與高君

澹人儒雅語欬欬我見不衣身自煖何氏書齋數把  
杯梧桐葉綠啼鶯緩長安三月多好事蘭風蕙露催  
詩思俊邁已似宿期生磊落堪稱祖上稚我欲訪君  
人內城夾轍摩肩不得行策蹇且返故鄉去白頭相  
候老柴荆

越江行與姜大汝臯

越江獨與姜君好日日揮塵坐傾倒芳園亭子治四

張秦亭集

卷五

三

園春風吹面松花老向來氣雄心亦爾斗酒不醉座  
上起挾彈欲下柳梢鶯轉弓直射波中鯉前年歸自  
秦晉間焚香靜坐常閉關養氣冲和有餘態臥龍山  
下時往還此山道者多奇術隻身常坐猛虎穴爐裏  
千年日月精鼎中萬歲乾坤血偉哉姜君獨蘊真我  
亦閒閒氣化神嬰兒暮出瑤臺館采女胡遊洛水濱  
朝暮同參共玄賞會須雲霞一偃仰初平叱石不足  
奇子晉吹笙更清響步履飄飄謝塵網幾時共向壺  
公遊葛陂投化蒼龍杖

春風行贈許默公

春風老髮吹不歇聞說故人宦閑越小園又見湖山  
秋故人忽棹錢塘流身隱荒村日偏臥柴門深竹車  
聲過偶然出戶不相逢池中笑殺荷花朶薊門一別  
十餘年明月兩地常相憐願得人如明月好清光夜  
夜蘿薜牽

送薛雲之泉州

薛生酒酣山來作字大如斗一朝擲硯風塵走南越  
闔海至永春仙令親迎喜握手仙令愛民尤愛才賦  
詩響發滄波開已覺白日山川靜還聞黑夜魚龍哀  
此邦荔枝甜如蜜佐以佛手香滿室無事公庭相對  
張秦亭集

卷五

四

白蓮院感懷

常昔湖堤馬頻嘶公子揚鞭柳色齊柳花冉冉白似  
霞遊人笑說年年見年年花飛錦繡筵今春樹沒空  
郊何黃鸝鳴翅無友聲白鷺照水只霜片佳景誰將  
仙蹟尋令人搔首白蓮院

乘秋行

鷗鷺乘秋健莫倫我有弟子許昌麟才氣足與鷺鳥  
匹冲關逸駭扶桑津澤畔駕鷗窺水窟草中狐兔翔

荆榛奮起一決蒼旻上天骨自然絕世塵世塵齷齪  
欺賤貧子見目如朱亥瞋眼中惟子吾所親長歌且  
汎西湖濱明月皎皎光著人有女解舞白霓巾玉簫  
吹罷彩鳳馴菱荷作筒花作茵勸子一醉步雲津

蘇門吟寄宋牧仲因感侯于朝宗

蘇門山高雲窈窕孫登隱此善長嘯我友家住商丘  
城詩歌也作鸞鳳鳴不獨憶汝頻悵望因于展轉哀  
侯生侯生爲我一知己腸斷千秋萬古情

華嶽仙人歌

華嶽仙人好飲瓢醉後飛渡錢唐湖春去秋來幾寒  
張秦亭集

卷五

五

暑有酒往往嘉客邀日向湖堤汎野航桃花撲面嬌  
不蒼詩句堪敵晚峰秀馬蹄慣踏春草香今日高軒  
又聚客南風吹動神仙宅平生得錢卽沽酒古棠署  
中空四壁脫帽解衣八九人羅子愛客情最真陰陰  
柳色沾虛牖落落松髯拂翠塵半酣移席苔邊坐連  
杯分咏無不可瓶裏浸開菡萏花盤中擎出楊梅果  
予生量狹醉卽誤強至三觴不成步君酒何能肯且  
多恐是攜來仙掌露

懷沈去矜南樓

憶君常在南園樓桐花竹葉映芳洲昨夢花間照明

月滿堂鼓瑟春波流氾來矯首皇山路煙樹微茫不  
可渡鵬鵠鵠相背飛白楊寬裏垂楊暮楊花日暮  
飛不絕此時疑是山陰雪中夜一起欲訪君再掃落  
花聽啼鵲白楊寬在臨平西

江楓行贈山陰姜桐音兼示張木弟徐伯調毛稚黃

江楓瑟瑟天氣涼江頭鴻雁紛南翔姜生此時扁舟  
渡柳黃蘆自立沙鷺風吹帆落樟亭前海門暮潮生  
寒煙城頭老烏毛樸東翠飛啞啞掛古木入城便訪  
毛子廬同行況有張與徐停驂一見開顏面劇談不

張秦亭集

卷五

六

覺心神舒逸巡袖出芳樹作紛紛翠色來衣裾滿堂  
吁嗟春色妙漸看白雪飛皆除毛子興劇便呼酒海  
榴湘橘無不有烹羔炙肥合座歡予也經過適與偶  
姜生巖巖起長揖張子徐子如鵠立須臾入座屢凝  
顧相看彷彿如舊識毛子停盃語素心笑指渠是姜  
桐音賦詩直擬謝康樂騁辨何須魏繁欽池上每倒  
白接離房中自撫綠綺琴簾下輕粧窈窕出縈環史  
佩聲琳琳我聞姜子少好武腰弓插箭思射虎丈夫  
坎壈不遇時長夜楚歌復楚舞芋蘿村中雞未鳴秦  
望山頭月半吐沉吟頻拭鵬鵠膏破涕還過鼉皮鼓

只今諸子深締結合志綢繆似膠漆莫言管鮑不再  
見范叔綈袍常戀戀姜生姜生別何早兼葭霜白露  
迷草懷人幾度蟋蟀吟相思不禁芙蓉老江花初開  
色婀娜我生漂泊遇常左承君期我會蘭亭青春自  
鼓山陰柅

○學者行

秦亭學者徐肇俊筆如利刃文機迅常常過我倚古  
槐綠煙紫鮮染雙鸞今歲三十氣如虹讀書攻苦古  
人同阮修三十成名士王瑜三十官侍中古有臧質  
年三十談兵指掌好畫策子今才氣亦無雙一舉萬

張秦亭集

卷五

七

里振羽翮我忝爲師何所云持鋤負耒撥春雲看子  
功名比陸據三十英英邁等倫

湖雨行

湖雨不住水瀰漫蒼鵝白鷺飛叫喚苦霧日沉楓樹  
堤陰雲乍出蘆葦岸塘上空亭衰草留渡口細路行  
人斷湖中漁艇箇箇斜十五五把漁叉須臾撒網  
收數百魴鱖鮓鮓鱖鮓鮓不脫且沽酒草繩繫  
向長堤柳男女歡樂拍手歌天黑不知日沒西此時  
予歸閉柴門松枝竹葉燒山村陋屋破壁眠不得裏  
衣獨坐莓苔根帳底瓦燈流影濕戍鼓不鳴寒漏澁

三更風雨轉淒然。牕前野鬼披蘿泣。

沈郎行與門人聖昭

臨平沈郎能著書。高齋桂樹色有餘。窮年賣藥臨平市。門外常停長者車。亭衫蓆帽好隱遯。蕭蕭欲枕閉茅廬。憶昔汝父南園日。芍藥花香蝴蝶出。一時賓客俱風流。把酒與我坐稠密。簾下輕吹弄玉簫。燈前再鼓趙女瑟。高談沉醉忘却歸。東池月上光滿室。此時歡樂乘夜遊。題詩更唱晚娛樓。樓掉頭長吟千百句。春風吹過芳蘭洲。朝來揮手且別去。滿目烽煙不知處。可憐睽隔三十秋。我來墳墓謁清曙。桐湖始波沙雁張秦亭集

卷五

八

古墓行

誰家古墓石人嶺。老樹枯藤寒煙并。纍纍白骨高於丘。牛羊躑躅無人省。草中石虎蹲路傍。碑字剝落莓苔蒼。天陰狐狸穿破櫛。月黑骷髏倚白楊。白楊蕭蕭吹墓門。於今誰氏爲子孫。叩之樵者俱不識。昔日豪華不復存。東邊崔嵬誰家墓。彫碑又砌碑亭路。松柏新栽土未乾。笳鼓接吹人爭赴。日斜人散空林麓。鬼

火飄揚出叢薄。螻蟻羣拊草。裏復烏鳶飛攫地上肉。

生時大廈開華筵。死後荆榛掛紙錢。往往盜賊多破掘。存歿誰能保百年。君不見始皇死葬驪山吏徒數十萬。下徹三泉地脉斷。水銀爲海波不興。火珠代燭光常旦。須臾兵入咸陽宮。收兒亡羊入其中。燒之累月猶不息。金鳬銀雁隨秋風。秋風吹人令人老。貧富終同霜下草。石家美女化塵埃。吳苑高臺變池沼。撫今憶昔悲且歌。少年倏忽髮已皤。日月如流不肯住。我生不樂將如何。嗚呼我生不樂將如何。

吁嗟行與陳瞻雲

張秦亭集

卷五

九

吁嗟吾生三十五。白髮種種不可數。茅籬暫住秦亭下。坐見日沒復月吐。可憐離亂無已時。學劍不成去學詩。低頭苦思不得句。往往背手臨清池。去年池上釣魴鯉。青蒲綠柳春如許。披襟正當雨霽時。鵝兒拍水燕子語。終朝偃息閉柴扉。陌頭雄雉鳴桑依。依野蠶食葉。還結繭蛾子。倏化蝴蝶飛。六月不雨苗葉死。行人直走大河底。農夫力耕不得食。何況我。出秋草靡。七日不火釜。生塵妻子饑。俄奴僕。嗔男兒。坎壈終有過。他日鼙鼓垂朱輪。莫言貧賤人所恥。顏淵甕巷傳青史。莫言富貴多久長。李斯爲相誅咸陽。我今不樂

且沽酒梅花昨夜開谷口鼓棹早過西谿村古蕩橋頭須我友

冬夜同柴虎臣孫宇台宿趙珍留齋中

武林車蓋日相望達人穩臥自無恙驅馳闔越今始歸閉戶時時發高唱我來登堂入君室握手相看喜動色別離屈指五六年暗下梅開又歲卒此時意氣何綢繆乘興劇談忘離憂寸心未盡日已暮我意不去若能留坐久忘言目相視彈棋忽逢子至歡樂不足感慨多攬衣起步揮涕泗把酒直須飲千鍾賦詩還能限百字兄酬弟勸夜未闌清霜已滿樓鳥翅張秦亭集 卷五 十

黃姑行

黃姑嶺下徑大澤蘆中夜行水影白寒煙一帶衰草坡高低不整楓林多左灣右折村路細短牆密竹柴門閉四郊多盜山犬驚古墓燈火似人行月黑狐狸林下拜欲前不前疑且怪拔劍直趨眼朦朧莽莽叢木生陰風叢木荒祠神鬼出夜深依稀吹笙瑟南渡石橋走岸沙浦口張罾半漁家水鶴當空飛且叫虛

谷似聞老人笑此時霜重寒不勝兩手凍縮如握冰入門始知行路苦袂衣鉤破那可補妻孥秉燭登高樓參橫月落河悠悠

宿田家

冬月田家茅覆牆寒雞喔喔棲枯桑朝起短籬開破壁村深竹火炊煙白北圩收稻天氣晴屋底磨穀如雷鳴悄然策杖去東路野橋斜欲竟可渡長河落日枯樹坡黃雀入水紫蛤多水中白獺大如狗啣魚夜上祭北斗

牧牛詞

曉起收牛身披蓑村深草肥牛食多鵲鴿飛立老牛背牛行不動上高坡牛渴飲溪溪水熱水顛飛飛吸牛血柳條拂拭不暫停令我力少骨欲折日暮驅牛下隴去牛跡盤盤穿枯樹

讀易歌贈沈聲令并示令子巨源

漳溪沈子能讀易隱几焚香探著策閉戶朝夕看卦圖陰陽老少分黑白人生惟動生吉凶自許無過天地中數數問我學易否綱也三十如童蒙憶昔我祖談象變坤馬離牛義互見筮之遇震之革卦山木有殃主雷電連年草木多爲災冬月李實桃花開黑夜

雷火澤中起雨電不絕焚大槐天人變化無不有時  
當屯否君能守世情反覆荆棘多願君恐懼閉其口  
君不見京房學易精易旨言語不密身誅死又不見  
楊雄太玄擬易爻自陳符命空解嘲子今攜兒且避  
俗母履虎尾母即鹿行吟暫往江潭邊築居不須詹  
尹卜

登北高峰絕頂同王生

北峰突兀聳雲上石磴委紆雲相傍我來古寺正鳴  
鐘乘興與汝扶杖竹杖山脚仰視峰影小數點白者出  
林杪須臾移過雜樹間乃知是人非飛鳥十步一息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一

始至鐵手摩蒼穹弄紫烟中有仙人騎白鶴左右玉  
女何嬋娟吹笙洋洋過我耳子欲從之拍其肩天空  
日墮城烏集城頭接江江水立眼前不直一勺多誰  
謂蛟龍夜深蟄

鞦韆曲

三月河柳絲絲長柳花作團飛過牆牆內女兒年十  
五足踏鞦韆隨風舞石榴裙帶不自持鳴環搖珮聲  
參差輕若流颺迴白雪皎若澄川漾明月迅若春鳧  
掠素波動若文魚騰大河流盼含笑態如許將墜不  
墜身自舉玉頰微汗脂粉紅性情俱怯嬌不語須臾

移步欄杆邊姊妹相喚還相憐采花撲蝶結羅襪轉  
向春風芍藥前

舟中卽席有贈

昨日美人鼓舟楫搖蕩春波羅襪濕今日美人醉顏  
酡手中失却金叵羅起抱秦箏竟不顧欲彈不彈奈  
汝何

漁家女兒行

漁家女兒年十五日坐船頭補網罟裙短不惜露雙  
脚自起撐船復搖櫓垂楊曲岸有人家老翁喚女賣  
魚蝦手提竹籃過橋去籬邊且摘野棠花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二

題阜亭桃李花與四妹桂雲五妹玉雪

我見阜亭桃李枝千樹萬樹紫霞披艷質不如松筠  
矯空山迴翠無人知兩妹深閨坐刺繡繡成桃李開  
春晝爲我特繡一枝松千尺凌霜老鶴瘦老鶴高飛  
絕雲煙蓬萊弱水幾迴旋迴時下來謝兩妹身騎還  
訪緱姑仙

宣城行送袁士旦

宣城有友施閭章詩歌清逸情徜徉告我奇觀惟雁  
蕩海翻江駛龍飛揚袁子繼起興沉酣縱遊吳楚先  
西南崢嶸足憩石人壩皎潔神窺仙女潭扁舟西湖

野堂過古槐樹下把臂坐笑述詩人宋公子推予風  
雅調寡和感君千里訪茅屋露滴藤花滿珠玉佳句  
庭徑入春暉令我長思袁啓旭

宋公子  
謂牧仲

七夕歌

把酒飲織女織女笑予拙予拙從來天所賦三杯對  
汝頭顰白笑汝又渡河天路生長波不知銀漢渺何  
似一年一渡秋風多秋風吹人苦別離關塞長征消  
息遲遊鴻哀雁飛參差可憐生死不相知那得良會  
似汝萬古無終期

結交行贈孫子宇台

張秦亭集

卷五

十四

結交不必力如虎力士交情棄如土自言肝膽快  
古莫邪之劍猿公舞一朝通名起屠沽區區故人何  
足數友誼不如儒士腐救患恤災義多補藏亡寧爲  
北海孔逃金不讓東國魯酒酣大呼氣莫伍擊筑復  
搥漁陽鼓

冰雹歌

春日甲子陰風吼電光四起龍螭走冰雹如拳擊破  
塊朱甍碧瓦片片碎雷師風伯如有神馮夷咆嘯忽  
生噴馬衝一角長鬚鬚雄虺九首何蔡蔡千門萬戶  
如鼎沸雨打雹傷牛馬斃我聞寒冰出陰井桃弧棘

矢除災眚胡爲虺虺雷怒號巨靈掌壁壁山高鬼母  
暮出食其子封狐千里求其曹寒凍熊羆風瑟瑟草  
白沙黃馬馳突玄嶽石走泰山哀空城百里吹簫簫  
吹簫簫兮西陵道離宮別苑埋芳草新蒲細柳沒大  
堤春江流水空浩浩

讀毛稚黃詩

故人別來芙蓉老繁霜滿地壓秋草一朝寄我白雪  
詞清光忽照顏色好我起攜之丘山頂醉呼老龍龍  
欲醒丘山上龍洞突前恐攫珠璣去拔劍在手風雨併數  
聲歌罷白日速魑魅潛形山鬼哭歸來樹向藤蘿壁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五

靜夜孤館聞絲竹

錢唐三子歌

錢唐東流衆星奔傾沙陷石瀉孤村潮聲直撼臨平  
湖湖上高樓動雲根中有三子燒燭拜冬雷夏雪盟  
弗敗云是張姓及沈毛晤言不知日月適意氣俱干  
青雲端管鮑相交烏足怪予也恥爲一日長家無擔  
儲多慨嘆樽前直起乞檳榔雪中自好披鶴氅望海  
偏踞秦亭高把竿欲潮嚴瀨廣鬚髯三尺空老大中  
夜悲歌蘿薜幌秦宮玉虎遊人間漢苑銅駝埋草莽  
沈子此時同戚戚援琴奮袖彈霹靂寂寂古井哀王

桑荒荒野雞舞祖

亂後沈有古井詩予有聞雞歌

予舞且止于哀

多桐木過鼓如鳴鼙白鶴飛出皮破碎大呼風急旋  
湖波賣藥但令種紅杏作書不妨籠白鵝秋思別作  
吹蓬曲春傷還唱伯勞歌座中毛子感相泣斗酒不  
醉葛巾濕少年詩賦動公卿傲氣軒軒但長揖避世  
已同梅市隱出遊未羞早糞澁幾時還製屈子衣幾  
時還呼桃葉檝如君說詩解人願如君弄琴琴賢集  
胡牀坐聽張鏡談茅宇欲傍雲禪茸毛子微移居傍去聲處嗟  
嗟蘭蕙自同根蛟龍自同蟄沈子毛子真奇才予也  
得倚玉樹立天地物情多變化莫忘乘車還戴笠

張秦亭集

卷五

十六

寡婦行

荒村積雨生荆杞春田麥爛春火死十室九戶閉門  
坐葛蛇藤鼠竄牀底中有寡婦抱兒泣仰天張眼淚  
不已門前柏樹啼曉烏樹下行人持火符赤脚麻鞋  
泥滑滑敲門直入中堂呼云是胥徒催賦稅官令不  
得遲斯須行糧火耗無不有更教點卷撥民夫卷卷  
里正有兒名弓矢要錢馬要芻大竹之皮日敲朴五  
日一比譬無所寡婦聞之雙淚滴眼看孤兒聲不出  
去年秋稅賣花田今年春雨空華室十日不火釜生  
塵死生母子何可必此時吏徒如虎攫坐索酒黍要

雞鴨面赤眼白看青天啾啾唧唧多輕薄寡婦出門  
餘酒至白芋黃韭復大嚼

不寐與姚仙期

春風入簾簾不動草簾簾聲相送仰見明星東西  
流墮落盤中手掬弄須臾攜杖起復坐不覆巾四  
體情一室之內走千迴連牀良友笑殺我我友不知  
予所思喪亂何時使願果臆明未落將落月熈存欲  
死不死火野鼠公然跳堦前竹籠籬破遺雞禍

夜歸行

深夜夜歸將可度側身跳過門後路明月高傍龍尾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七

星倒掛樹杪數回顧須臾移燈門外憩拋石打門門  
只閉館人高臥不聞聲外犬搖耳內犬吠

古廟行

南山古廟在道左破壁頽垣鼠跡大當門老樹幾十  
圍橡栗亂落千百箇我輩過此一嘆息牧兒亡羊穿  
古穴須臾野火燒滿山膈膈膊膊聲不絕

短歌行與弟祖定

盛明作者何信陽二十詩名滿大梁我弟十四足與  
敵伯仲之間自同行我初學詩氣磊落王維杜甫才  
卓礫夢中或共輞川吟花下時披草堂作中年頗好

三謝詩子山明遠亦吾師每恨古人不可遇千載以下徒相思君不見國初袁凱號海叟白燕詩成播人口北地空同繼崛起一代詞華稱作手我今隱几惟好此賦詩往往擬數子其餘碌碌不足爲勸君力須追四始若每談詩逸興飛春風狼藉桐花稀黃鵬紫燕偏曉事唧來時點薜蘿衣

夏夜歎

夏夜帳底席如火坐眠行立無一可左右揮扇不暫停汗流浹背真無那滿戶蚊蟲飛徘徊高脚巨嘴聲如雷鑽入肌膚針刺痛兩手撲殺去復回此時林鳥

張秦亭集

卷五

十八

尚未歇南飛忽向煙中沒矯首不覺清風生樹杪大星如墮月

苦旱行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咬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盡頻下雪父老俱言應水大如何三伏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饑餓大河之底風揚沙枯槁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殺鳥開口魴魚枯乾柳僵臥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安得昊天降靈雨擊棠挾未殺可播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朴噉能那

哭長女

今年元日汝賀節那知十五便永訣殷勤撫視十八年深閨刺繡替母力病時買藥無一錢沒後敝棺真可憐老妻四顧不見女捶胸跌足哭向天汝妹無知索桃李猶指空房呼大姊小弟十三漸長成抱頭觸柱泣不已

題表兄諸簡菴山水歌

吾杭有妙筆諸君性所獨爲我寫山水連染十一幅一幅秋山一茅屋綠樹白雲相向宿二幅山石皆赤色半山亭子依崖从古渡長橋臥柳青短籬破壁深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九

松黑三幅枯木何槎枒四幅楓林落日斜野老扶杖隔水至溪光翠色幾人家五幅六幅更奇妙長松瑟瑟山之嶠峰巒入寺自逶迤水閣憑巖堪登眺眼前煙樹飛濛濛彷彿似瀟湘東誰家高樓出樹底兀然獨坐蒼髯翁七幅叢竹可隱避柴門曲徑春苔細黯淡蕭疎八幅新枯桐敗葉雲林意其餘九幅并十幅下筆蒼然生雨足觀之蕩漾有扁舟石壁千尋聳江麓十一之幅雪景奇戴笠漁人釣水湄綠素忽變江天色楚雲吳岫光迷離細看數幅有神力結構縱橫灑墨汁老筆直追黃大癡山川滿座煙嵐濕

題元洲族祖秋江垂釣圖

吾家元洲公歷官至師傳張相將奪情拜疏名不署  
荷巾野服浩然歸遣興每畫滄江趣鵝溪之絹色似  
銀落筆點染生煙津天寒晚浦霜氣新江皋木脫鴻  
雁賓槎桺老樹抱龍鱗蒼藤白石千年春掛之倏在  
瀟湘瀟湘妙處梅花古道入此畫藏之姜氏子姜子贈  
我我心喜眼底忽見沙渚迴屏間却怪雲霞起更有  
漁舟露石角老翁兀坐澄潭曲垂竿不見鰕魚肥戴  
笠長伴鷗鷺宿問之不笑亦不答短衣赤腳船頭踏  
水路微茫月水生蓬牕半濕煙欲合嗟嗟我生徒見  
張秦亭集 卷五 二

古蕩行

古蕩橋頭水拍沙小舟搖櫓聲啞啞行攜小子攬蒼  
翠老梅偃蹇開春花棹轉曲港蘋草綠滿灘蘆芽尖  
簇簇春鷗戲渚懶避人野雞啼于啼深竹須臾纜舟  
樟樹堤田中小麥葉已齊誰家少婦正遊戲新粧綵  
服照清溪溪花每喚小姑娘不語笑啞啞羅裙

題揚馬春風花落同伴相尋覓

題姜真源堂前二梅樹

姜子堂前二梅樹種自何年蟲已蛀一株根斷竟委  
死枉殺東風吹不住一株老幹裂皮多停霜積雪交  
枝柯結子不妨飛鳥啄開花時有遊蜂過當日亭亭  
相對發今春幽姿獨綽約榮華剝落自不同曉煙夜  
露亦空著前庭老桂莫相笑恨邊亦聞蚯蚓叫三株  
雖好一一已枯綠苔紅草生其窠姜子對此披錦衣開  
簾捲幔惜芳菲長吟不覺繁花落盡老竟化蝴蝶飛  
捉魚行

張秦亭集

卷五

五

西湖之水西山生冬日水涸徹底清遊魚何地避罟  
網渡口喧喧聞擊榜老翁放船來捉魚兩手用單行  
徐徐足響船頭驚魚入注目下罩如不及魴鯉雖細  
不容逃翻鱗撥尾口噓噓繫纜還將濁酒沽酒家少  
婦坐當壚老翁換酒披蓑去少婦取魚喚小姑娘  
無聲出洞房幾番揮刀不忍傷前日我哥歸未得此  
魚素書曾相將大德不酬害乃始世間萬事盡如此

張秦亭詩集卷六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  
綱孫

七言古詩

長安春日韓叔夜沈友聖招同韓固菴紀伯紫

徐存永吳蘭次黃仲丹陳子壽程伯建方孟

甲宋牧仲謝爾元鐵帆上人李素素飲於普

濟寺

騎無款段馬悒悒生旅思爲友盟心侵曉出蘿衣步

向普濟寺古栢陰森不記年老烏鳴噪刺其翅入門

竟尋韓永嘉相看把臂隨座次雲間沈子逸典新借

張秦亭集

卷六

一

馬邀客走逡巡數問此馬眼可好只恐蹉跌風中塵

須臾諸子前後至展書看畫多樂事揮塵紛紛俱雅

談脫巾落落多幽意傾情投分金石交數行序坐如

雁翅不必石爛江水乾百年兄弟無他異韓侯張讎

天街中古牆樹色何蒼蔥笑指開春凍白雪冰柱百

尺如蛟宮此時春杯不可數座上老僧貌多古嬌艷

况得李佳人紅粧窈窕畫眉嫵痛飲交歡日將夕樂

極哀來惜離別渺渺江南日千里盤盤閩越路百折

或去齊魯或蜀閬蒼然流水桃花斑韓侯亦作永嘉

令驅車不懼途間關我聞永嘉山水奇莫狀石鷹石

候立相向雁蕩之峰一百一龍湫噴落千竹嶂韓侯

此去看飛泉琅琅作賦雲霞邊已吐金屑人不識相

思還寄石門篇伊昔良會山來少天涯風景令人老

竹林七子只虛名蘭亭羣賢亦荒草諸子何用涕沾

裳男兒立志在四方他時遇合江湖內月下燈前再

舉觴

昌平道中大雪歌

昌平道中雲蓋野雪花如掌打牛馬此時我自天山

歸騎驢滑倒城樓下樓下失路望東還人言東去居

庸關千年大蛇盤壘底六月冰泉生松間同伴招我

張秦亭集

卷六

二

向南去悲風颯颯吹雪聚野魅跳山古塚堆寒鴟坐

嘯枯梨樹城內草菴四壁破倉皇投宿便偃臥羊裘

濕盡那堪着裏衣煨火坑上坐平明出城雪益大而

皮凜冽如刀剉沙河橋下水不流羣華城邊車難過

天昏野曠腹餓餓三個受凍倒兩個惟有獵騎紛盤

旋放鷹捉兔口生煙

涿鹿行

我從北都回嚴冬十二月策馬涿鹿行寒風刮人骨

涿鹿城下草莽莽黃塵撲而不見掌鴉鳥低翻蓬蒿

飛狐狸亂踏沙礫響華陽臺高自古聞太子夜飲焚

將軍美人紅顏出佐酒歌聲不動燕山雲千載之事  
俱蕭索野火遍燒古人迹舊地但有督亢陂落木空  
餘易水驛易水東流不肯還馬頭南出古燕關霜樹  
紛帶楊花色冰河凍裂龍鱗斑可憐髮禿壯漸老三  
年奔走漁陽道日瘦面黑無晶光酒酣耳熱徒傾倒  
此地風土多俠氣搥箏擊筑常破涕我思遇之不可  
得白溝渡口揮鞭濟

燕歌行贈姜真源

燕京十月飛霜片姜子座中開夜宴銅盤蠟炬紅如  
花塔下亂搥箏琵琶蛟童粧束美人出羅衣繡帶佩

張秦亭集

卷六

三

瑟瑟薄縠飛綃映翠屏流風迴雪飄蘭室歌聲宛轉  
占陽阿酒闌難坐醉顏酡又貌漢宮良家女雙淚滴  
漉沾香羅絃悲調苦傷心多風沙慘慘撲天鵝坐間  
左右俱歎息良會不須空惻惻屋簷波浮琥珀光燄  
爐火炙氈毼色今夕何夕月影直古槐高柳淨如拭  
妾子笑罷衆賓歡繁星錯落北斗仄

長歌懷何蕤音

去年我渡彭蠡水聞君西粵種桃李今年我走歷下  
城聞君騎馬入承明承明三月柳如線紫燕蒲桃滿  
春殿遊女露濕鹿皮靴健兒絲惹鴉鴛箭朝罷君過

左掖門良朋滿座已黃昏脫帽呼酒便痛飲天垂明  
月如金盆伊昔我亦薊北客旦夕許君捨舊宅作牛  
祇看雁排雲論詩頗覺花飛額感君相待重肝膈熱  
病飲我青梨汁小人有母久睽離辭歸淚落聲都澀  
別來三載白髮多湖頭忽遇使者過與予問答俱有  
以言君思我常高歌我今蕭瑟無可語山中橡栗跳  
鼯鼠出門應作袁紹賓居家不少麻姑女秋風吹我  
魯郡東幾番嬌首盧溝鴻天涯日落華不注懷人一  
夜生丹楓

彭蠡湖暮泊五首

張秦亭集

卷六

四

孤舟暮泊樵舍驛雲脚亂徒湖嘴入玉山去者帆如  
飛我輩張眼坐復立同伴苦要大江走逆風白浪終  
日守天寒水村絕人煙老鴉啼殺古渡柳  
孤舟暮泊吳城岬大船滿載栗樹炭連樁並櫓不敢  
行黑夜懸燈守湖畔天明走謁睢陽廟殺雞灑血雞  
不叫千人禱祀百人出聞說南風俱色笑  
孤舟暮泊珠璣灘冥冥落日山之灣湖波瀕洞大風  
發惡蟲欲斷蜈蚣山荒岡土寨多白骨滿地野火盜  
山沒舟子怪呼驚殺人鳴鑼擊柝看曉月  
孤舟暮泊康山汎浪頭直立丈二鯉北岸搶帆到南

岸湖面濶絕四十里于時人人色沮喪豈料一棹過  
風浪石壁懸崖尚可攀目眩神搖不能杖  
孤舟暮泊南康城上人手縛江猪行黃蒿白茅塞維  
繫孤踪兔跡交縱橫路傍破廟流雲霧中有龍神黃  
泥塑匡廬咫尺登不得惆悵青天飛瀑布

潯陽江秋夜行

胡發南康暮湖口潯陽夜泊纜衰柳頃刻月上江色  
藍兩岸蘆花白江潭坐起揮絃多楚調誰其聽之在  
山嶠秋風吹落環珮聲白雲冉冉小姑廟

登匡廬峰

張秦亭集

卷六

五

昔聞匡廬天下秀此日登之果奇絕滿眼空翠拂彭  
湖南康城邊手可摘山勢嶙峋數百重窮崖昏嶂俱  
玲瓏水簾噴薄康王谷雲脚倒入五老峰紫霄白鶴  
飛煙霧仙人騎虎自來去將雨遙看巖帶生歛煙還  
指石梁處三宿張帆日將夕山色裊裊亦東出相隨  
送我逾大湖幾時來築香爐室

橫江詞

橫江秋色滿江樹孤舟搖搖下江去客心已比蘆荻  
花飛渡橫江沒著處江邊隊隊舞白鷗東行不見橫  
江關歷歷遠沙彭澤縣蒼蒼落日小姑山落日不盡

月生夕空煙慘淡秋江客滿天風露欲侵人木脫江  
深幾千尺

毘盧僧人歌

南昌城外石亭寺有僧七人貌奇異黃眉碧眼髮黧  
結個個虬髯如鈎鐵胸前白掛驪龍珠衣上赤染猩  
猩血終朝不食坐閉口有時飲水四五斗此僧云是  
毘盧人三百之歲始青春心將木石同一體身與獅  
象爲比鄰欲訪名山入西蜀十載兵戈寒江麓巴水  
不流灤潁堆棧道難通于午谷見我指我似曾識我  
欲從之志未得願乞手中千歲藤他年杖向天竺國

張秦亭集

卷六

六

○夏夕同沈九牧禹誠章天節陸盡思升璜叔效

青飲妙行寺

章子沈郎好賦詩招我古寺炎夏時殿閣嵯峨堪避  
暑諸天渺渺陰風吹此夕挑燈坐蒲席草蟲飛撲几  
上立三人吟罷披蘿衣鐘鼓不鳴清露漙漙起四壁  
積翠來藤簾石竹無氛埃脫帽解衿啜茗裸體佛  
前何快哉叢木陰森日西薄紫燕低迴烏聲樂慨然  
走遶二陸至拂檻移席共清酌我家大阮亦時過六  
人圍坐莓苔坡飛觥喧呼更戲謔白眼看天還高歌  
悠悠河色淡林杪流光入口明星小橋下月出清水

潭衣間香動碧蓮沼此時樂極頻臥地袒臂已曉釋  
迦意世事得喪不須嗔有酒醉卽桃花春

春日聽莊蝶菴彈琴

子性落落常苦吟一生愛聽雍門琴莊子舟中爲我  
彈指下習習吐商音初起徐挑少間劈低昂奮迅似  
羽翮忽聞一拍落雁聲洞庭秋水滿眼白帝了嫋嫋  
來何處茫茫漣蘭降北渚此中綿邈不可測徒令聽  
者空延佇幾番慷慨揮涕來憐子蓬華歌常哀長轉  
爲子腸斷絕春風故國生莓苔

飲南華館示弟書生

張秦亭集

卷六

七

鑑湖春水如綠煙扁舟載去鱸峰前鱸峰遙對南華  
館主人開筵花氣暖蝴蝶飛飛撲衆賓晴雲滿樹遊  
絲新賞奇亭外簫屢吹遂初堂中酒自巡此時風光  
碧沼上宛委羣峰翠相向紫屏丹崖繞徑來鸞聲驚  
色隨波颺去聲山光愛客數入席陳遵之名人噴噴弄  
月早種白嶽松掃苔獨踞太湖石芳園結構薜蘿圍  
浩歌痛飲醉不歸日落霞明天已暮去去越城踏燈  
輝

西施山歌

西施之山多綠竹綠竹深處鳴鶉鴒鴒聲中朝雨

霽土人拾釵白沙裏此地相傳教歌舞吳亡越霸夫  
差死夫差死莫肯憐到今已千載山色殊悠然松風  
樵火不會歇離離春草生寒煙笑予性僻好遊行來  
到此山坐忘返脂粉塘邊不見人鷓鴣飛去東城晚  
山下有脂粉塘

戒珠寺謁王右軍像與胡唯一

老年好學右軍字那知忽遇戒珠寺披衣默坐若有  
情眼看跋山山色迎敲山高占鑑湖側與子同登眺  
城北柳舍花開乳燕飛竹潭煙覆鴛鴦食水村漁屋  
皆比鄰野田籬落縱橫陳墨池鵝池在何處千巖萬  
壑徒生春春生古寺多翠塵紅粧遊女一時新橋下  
已繫青雀舫渡頭爭釣白錦鱗此際風景可似昔欲  
問當年拚宅人

張秦亭集

卷六

八

燈夕同體崖道人姜尚甫桐音亦與汝長飲定  
巷宅觀西湖燈屏歌

春風吹月月色鮮燈花滿路明星圓越城正當三五  
夕我友姜公張華筵入座流輝手可掬屏間亂蹙金  
波蓮就中西湖照眼前南峰北峰雲欲然紅桃綠柳  
光相牽公子遊女堤上坐扁舟朗朗行潭邊塔亦飛  
火寺飛烟鳥如入鏡魚遊天心搖目晃不可視置身

如抱水晶眠。上有百禽影。栩栩搜羽側。立映休泉水。  
犀海馬真異。狀紅毛灼灼。竹奇權斯時。撫景不知夜。  
吹簫拍板彈。筆絃痛飲忽。忽忘所年坐。對羽客如列。  
仙衆賓談笑。恣歡譁。姜君美酒頻斟酌。直節已著抗。  
疏名快意又得趣。庭樂此燈細觀。徒有形蓮花古洞。  
深杳冥功成。常隱靈鷲去。脫巾常坐琉璃屏。

贈謝文侯

近時寫照誰最優。錢唐謝君號文侯。文侯妙筆自千  
古。世稱畫絕。顧虎頭我觀此法工者。少變化通靈更  
微渺。往日閩越有曾鯨神妙。獨數傳江表。君法得自

張秦亭集

卷六

九

曾氏子傳神正在阿堵裏。頰上添毛殊覺勝。瞳中飛  
白真爲美。我初識君少年間。君與我弟相往還。我升  
牀下君升榻。感君寫我亡父顏。自從喪亂桑田改。風  
塵奔走三十載。不覺鬚眉俱已蒼。可憐富貴還誰在。  
羨君聲名海內推。披襟脫帽常徘徊。王公大人盡倒  
屣。良友故老頻舉杯。幾時際遇凌煙閣。縱筆爭看氣  
磊落。功臣袞袞賜金魚。武將軒軒掛繁弱。惜哉老去  
隱牆東。閒閒祇自畫漁翁。淺水張罟蘆葉底。清霄醉  
酒月明中。我亦拙守學農圃。有時垂釣河之濱。竹潭  
濯足蒼鯉遊。馬塍種花黃蝶取。請君爲我一寫神。只

恐枯槁非其真。願且置之丘壑內。四面青山松栢春。

落花歎

昨日樹上花灼灼。今日樹上花飛落。花落樹空君莫  
悲。明年春風花又吹。春風吹花花再好。春風吹人人  
日老人老幾時。又少年枉惜落花春風前。

鍾馗行

鐵佛寺前多古墓。羣鬼夜出生陰霧。綠袍使者守里  
門。拔劍揚鬚鬚爲怒。螢火飛照鬼火冷。手撚鬼髮捉  
鬼影。大鬼號號哭荒郊。小鬼唧唧入枯井。如今世態  
多鬼機。滿眼魑魅白日微。願得使者盡吞却。劍花長

張秦亭集

卷六

十

指蝙蝠飛

送別羅隨菴之廣西

西湖春老楊柳樹。我送羅君西粵去。錢唐西粵路千  
里。山色萬疊堆江汜。華嶽仙人控鶴飛。到處花紅照  
錦衣。酒酣長吟飲徹夜。葡萄滿酌明星稀。此後鶯啼  
何處聞。有酒有詩應思君。思君却在桂林府。令人矯  
首蒼梧雲。

贈思平叔兼與弟粹如潛如

叔昔幼時我少年。西園讀書相週旋。春風恰恰鶯坐  
語。蘿薜作帳柳作煙。東西跳丸出復入。吳山古祠雷

幾盤蒼茫物態多變遷我已白頭叔五十其間興廢  
不可數朱門繡戶盡易主雕闌常見騎駃騠錦樹空  
留蝶栩栩山來五世喜同居子孫序立盈階除那知  
倏忽各奔走或處城郭或田廬九衢曠曠雞鳴早  
築琵琶聲懊惱挾彈多是新豐兒扶藜誰爲絳縣老  
叔今高臥在里門兄弟抵掌醉清尊兩兒如玉垂蘭  
蕊俯仰吟嘯坐朝瞰開河沙礫莽紛紛嗟我飄泊長  
離羣聽孤夜渡桑乾水射雁朝看彭蠡雲去夏歸來  
三徑寒秦亭突兀還翠色白晒遨遊何所爲我叔棲  
遲真自得列祖相承有佩刀奇峰大壑冢墓高叔也  
張秦亭集 卷六 七

五柱歌與章大天節

我有從野堂創始自我祖傳之已百年春草皆芳杜  
古槐蒼翠鎖煙霞薛荔繚繞牽棟宇棟宇孤高受北  
風木葉颼颼響梧桐忽然夜半竟傾倒萬斤壓碎秋  
雲紅黃昏老幼幸走避不然屍填血染污泥中君不  
見原憲窮居衣破縷尚聞歌聲出蓬戶又不見相如

賣酒臨邛貧已極家中猶有四壁立况我一椽今已  
無朝暮坐起零露濡既不能化巢松之孤鶴又不能  
學窟處之飛狐明月亦笑我謂與夜眠同孤蒲野鳥  
翔集我嗒側蚯蚓引伸我座隅孫登掘土未成穴壺  
公跳壺事奇絕古藤結籬終不牢春竹當檻自愁折  
出入空有蓬蒿門白頭兀兀馬陸村良友聞之俱色  
咳心計爲我作丘樊章子家中有五柱慨然賜我構  
居處此本藏之乾溝中潮洞河流到荒浦我聞畢宿  
之中有杜星朗朗萬古照滄溟君忽摘之作我室明  
年雙燕賀林垌不羨陶令居堪傲子雲亭暑亦喜北  
張秦亭集 卷六 七

浮雲歎

連句陰雨浮雲滿不義富貴空在眼我見浮雲卽悵  
悵恨不萬丈之竿橫天掃掃却浮雲無一片東方日  
出西山現西山現時蒼翠多願化老鶴巢高柯  
澎湖引送陸升瓚

君不見西江彭蠡波浩瀚昔時龍戰誅逆漢猛將如

雲死如麻康郎山前旗幟亂到今已逾三百年一片  
寒蘆水鳥喚我昔夜過帆不歇迢迢野岸走明月君  
去把酒興自豪作詩弔古風颺颺試望匡廬蒼翠處  
惟有仙雲縹緲高

採藥行與將上行

相逢不厭攜手走相訪不厭坐語久檻外青山只二  
人庭中綠樹成三友主人好醫藥一箱賣藥卽是古  
韓康我生飲藥不計數何時賜我長生方亂後愁深  
意似寒癩學龐公惜歲晚指日共君鹿門行相將採  
藥去不返

張秦亭集

卷六

十三

送姜山啓北行

都邑隆冬雪覆衣柳鞭北渡沙兔肥細草乍作漸春  
發公子驛騎燕支飛二月花光滿林杪風風池上醉  
傾倒酒罷詩成應南望南望錢唐色縹緲縹緲之翠  
古蕩松中有高臥秦亭老

乞衣行簡陸吉人

昔者乞食有淵明今者乞衣有秦亭秦亭無衣并無  
袴四壁空遮藤蘿青藤蘿作袴多寒風飛鳥往往鳴  
袴中祭逾韋袴不終賤昭侯敝袴待有功相如犢鼻  
雖擅賦賈逵無袴士傾慕我今乞衣陸士龍士龍賜

我勝苴布裁製雖非明光錦不笑黃香冬無袴

食菜行示孫麟松

終日鋤菜止一區終日食菜惟一盂三月不知食肉  
味年近七十貌已癯每日曉山坐園內陌頭青青色  
可愛美味難比邵平瓜老根却似江泌菜周閔啜菽  
曾爲友步陟茹菜亦可久貧賤之義宜固窮竹屋茅  
堂此生守

張秦亭集

卷六

十四

張秦亭詩集卷七

錢唐張升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律詩

送高子燾之山左

攬轡盡成絲繆然此別期繁霜知倦夜衰草想行時  
開月沂溪水秋風岱嶽祠從來懷古意牢落莫嗟其  
耳聾

十年苦衰疾王笠耳真聾長閉椒園戶偶驚花信風  
雷歌不破涕傳語但書空怪煞春前鳥無聲綠樹中  
計籌山日夕吟咏得句中有松者十八首

張秦亭集

卷七

一

籌山堪習靜晚歲避塵氛虎跡常埋蘚松身不離雲  
高峯霞是佩大壑石爲羣縹緲鈞天樂春風夜夜聞  
南歸頗悟道古觀且行休絕磴松交柱懸崖瀑豎流  
全身逃鹿豕養疾臥林丘老去甘衰朽屢空何所憂  
忽忽投荒谷蕭蕭坐破幃數年骨肉淚九月菱荷衣  
老鶴馴丹檻長松守翠微冷然物外賞此際得忘機  
欲往葛蒲澗數番度野橋獨行不知倦斜日忽相邀  
琴匣飄流沫松房擁石跳幽期能自踐不用薜蘿招  
獨起籌山頂憑軒俯萬峯地中行白日天上落青松  
積翠闌朝沐飛花掩暮鐘軒轅如可遇脫屣喜相從

可嘆金牛寺顏垣落照邊山鷄升寶座野鼠拱經筵

桑柘虛疑火藤蘿不作煙老松猶昔日飛翠滿簷前

石路一松奇龍形插漢危鱗開霜片片髯動月披披

天矯雲衣舞蹁躑彩袖垂分明闔闔裏與汝日追隨

松子一林落松頭千點分經春擎露蓋入夏抱霜文

枝拂天鵝羽花沾栗鼠群眼前淳朴意只是此溪雲

山中有一松二株別種名曰下頭

俗物不知避吾生此隱形江湖雙鬢白雨雪萬松青

狂發拋書卷醉餘讀道經茅齋北峯下亦有翠雲屏

纔逢乳雉雛又聽畫眉啼定水成金鏡枯松代石梯

張秦亭集

卷七

二

雲深畱客院山黨入樵谿梅嶺頭來往幽芳自在攜

側側登雲石巍巍禮斗臺路從碧漢落人向紫霄迴

松杪懸軀健天門拔足開此身離世網何處不徘徊

宋代楊王墓千年此地存到來祇水穴何處認松門

赤土金戈氣青苔石馬痕相傳頭骨鉅僕側不堪言

墓係宋楊將軍所發中亂後爲賊所發

不道通玄觀今成祇樹林寒松乾鼎翠古佛落泥金

虛谷樵聲蒼空壇雀語深還丹果有得白髮自能禁

何所從吾好冥心出世間偶辭十里竹相對大遮山

落木高隱靜依人皓月閒良朋詩句在松色滿柴關

嘉遯志原美物情人未忘祇須魚化鳥何用石成羊  
雪壁松顏古春風竹汗香去來大自在鴻翻任翔翔  
隨意攀高柳忘機坐短簷人禽對巢徑花月解分簾  
素甲乘春長松針到地尖從來齊得失山鬼不須嫌  
出門離雀噪入徑野羊迴只此一人住何曾二妙來  
泉清疑似酒松遠望成苔不見漳溪棹相思欲溯洞  
時沈武仲學川  
利過昇平觀中

方外少月術吾家有赤松須明忠孝理莫問水雲踪  
老魅原饑懶枯藤豈臥龍歸攜二三子鼓瑟坐從容  
張秦亭集 卷七 三

同緣天上人曉望

豪吟常坐石山近喜登樓菊色纔新耀松聲不解留  
江湖天際落城郭樹中浮曠覽多佳句孤懷自九秋  
薊門秋感

薊野杳無際高臺正落暉山河屯黑霧沙礫漏黃雲  
易水翻鵬翮房山走鹿群不禁愁思起頭白坐宵分  
招諸駿男歸隱河渚

栽竹深籬內種魚淺沼間年年家計足日日道心閒  
花媚歌時舫月明醉後山往來多野叟不用閉柴關  
嚴子顥亭構別業城東曰皐園予未獲游賦此

寄意八首

嚴公有別業乃在城東隅未得攜筇杖已思剪露葵  
徒川應並枕憂竹合調箎每憶世交好賞心樂與期  
傳有林巒趣自多冠蓋儔笙簫宜炙夜鸞鶴必同秋  
蓋擬吞天漢峰猜插畫樓追隨半我友慚愧伏山嶠  
雅志屬林臯世塵此地逃籬爲開徑遠樹想落陰高  
鳥翠知沾幔蘿文覺網袍良辰協心賞登陟詎辭勞  
暫時休沐處結構俯河濱列騎容新浦揮霞茸發隣  
已摘孫綽賦謝靈運未探李膺尊燒燭披花幕流連步  
幾巡

張秦亭集

卷七

四

蒼翠何人摘亭臺孰典餘謝安今偶隱阮藉向來疎  
芳醞疑盤露華牋定穴書瑤琴拂拭罷流水意何如  
未到巖居僻先愁鳥路長撥雲超絕磴隨石跨飛梁  
秋老金波麗寒禁木果香經綸自有待嘯咏且淪浪  
棣萼爲花萼繡衣卽舞衣聚星方照檻映水復開扉  
萍煖鴛鴦浴桑晴鵲飛桃源自咫尺習懶我偏違  
名因抗疏重地以勝情多沼奪高江月松翻大海波  
飛花猶視屐激籟似鳴珂詩罷逢春雪長吟敢獨過  
村居與胡彥遠

似爾談禪好何須更問津遠山都在眼明月竟無隣

竹實空階落霜花入樹新靜觀知物理不必說微塵

王仲昭自關中歸

秦地久行役歸來自可憐  
居人藏草底倦馬歇峯巔  
下坂黃榆月穿林白棗煙  
出門最辛苦吾意老耕田  
與陸叢思

放船自漢口千里順波還  
日夕大江樹天秋兩岸山  
鴉鷗驚浪裏鷺白遠雲間  
無奈安仁恨時時髮欲斑  
閒居見屋宇傾圯花草森  
茂率然有作二首

祖父肯構日到今已百年  
小池蘆蠅走顏壁土蜂穿  
茅草敗辭漏詩書空倦眼  
庭槐漸老大三伏綠陰偏

張秦亭集

卷七

五

到門惟弟子掃徑有兒孫  
講席常臨水蓬山不蔽門  
鳩言春入座虎嘯夜愁村  
肥遯由來得非開學灌園

寄李庸公

未到暨陽邑相傳隱故廬  
紅蘭香雨後綠草戀春初

野曠申君浦江流郭璞居  
扁舟日欲訪眇眇奈愁予

登君山和空同題高子君山別業之作二首

登山景物在遙憶春申君  
帆避一灘樹江平四面雲

黃鸝啼水口雪鷺點沙文  
老作垂綸客長歌入翠氛

自許千秋志來登萬仞山  
松枝直似髮江水不成環

暮雨濕鳴急春花露漬斑  
莫言霄漢迴吾力自高攀

過阿子雲書室時孫恕生在座

兩渡橫河浦高齋笑語來  
秋風初麗葛炎日尚翻槐  
菱剝紅衣嫩藕舒玉臂開  
三人須痛飲莫覆紫霞杯

秋夜全孫宇台張我持姜旂六飲姚氏宅限侵

韻五字琴林音

月色靜珠琴清光散碧林  
蕭疎還把酒脫畧自知音  
座接芝蘭氣人同江海心  
昔年有良會歌咏又于今

二

風塵古與今搖落此同心  
已下干戈淚難忘金玉音

解衣思臥簾柳髮欲投林  
何事消餘醉坐調中散琴

張秦亭集

卷七

六

贈高繩武

吾生日奔走喜子興悠哉  
雪酒江花映河豚春水來

彈碁燒夜燭吹笛怨晴梅  
所至還登眺從容策馬迴

冬日與侯碩膚

驅馳歲已晏冬煖越城畱  
臘月鶯偏語寒江雪欲流

張燈會對酒把袂復登樓  
極目山陰道春生次第遊

遊韜光和美二定菴

不到韜光久今來境倍清  
空山千樹脫定水數鱗明

磴仄扶藜卓崖虛鼓掌鳴  
相攜此登覽鴻翻渺然輕

韜光和白

誰云遠公室已是列仙家古洞泉疑雨遙峯石解花  
谷煙凝翠霽霜樹發紅芽只此多清味何須更煮茶

登石筍峯贈永福上人

石筍峯奇妙登攀不杖藜輕軀高木葉健足折天梯  
黃果層巖熟斑鳩絕壁啼老僧跌坐處只在法雲西

贈王欽州并寄李倫史

王倫史字伯仁名益伯祖與李倫史同榜

歲暮觀良友談深寒雨來關河捐旅雁樽酒綻庭梅  
數世交情厚一時老眼開煩君語李白相憶鬢毛催

喜與袁普相坐靈隱

羣芳還物色禪室賞心初紅旭生寒樹青苔厚古

張秦亭集

卷七

七

山垂松溜滑石湧洞天虛喜子多新咏談詩數起

過姜桐音舊居

不覺揮雙淚素心感暮年青山仍老眼白首失隨行  
深柳埋書室啼鶯斷野煙長卿妻子在遺草定能傳

寄懷宋收仲

中州有宋玉雅譽重南金一別京華久相思浙水深  
江湖看雷翼日月老知音官跡今何似春風滿北林

全諸生周生沈生由城西歸因登湖樓

二韻

沿湖不數里僻徑附寒城空水樓臺落殘鐘煙霧平

漁村逐楓柳鷺渚遶柴荆脫畧吾生意逍遙汝輩情  
滿目飛秋色長歌湖畔遊千山都接檻一水獨明樓  
髮髮懸烏帽乾坤笑白鷗偶借二三子把釣欲乘流

夏日全沈友聖訪米紫來讀其詩集畱飲爲予

作畫

偶尋米公子宴賞共追陪畫擬大癡筆詩稱北地材  
銀桃應露割沙果雜冰閒頗任休文樂頻添張翰杯

與全掌政呂玘

二子質明敏幽棲頗自怡韓康惟賣藥庾信且吟詩  
戎馬憐江滸鄉園守雪籬馬厓時可過願得語茅茨

張秦亭集

卷七

八

贈周蔭斯

落落周公瑾天涯踪跡頻江湖隨緩棹魚鳥任通津  
杯酌稽康醴座欹郭泰巾君山來往熟曾否弔春申

出京畱別許比部生洲

人生痛離別况復是知音一出燕關道幾翻東武吟  
和風散原野落日動衣襟渺渺長途夜相思旅夢尋

兩水亭雜咏八首

開鑿自何歲孤亭入夏陰影搖朱檻直光接翠簷深  
走鼠追藤架鳴蟬曳竹林晚來卷幔賞涼月滿幽襟

江湖作客久幸此閑雙扉良友頻推食高歌漫解衣

竹聲喧月靜桐子落風稀直似山居好悠然古木圍  
洵美姜都諫勤供白髮親開筵當水榭邀客坐花茵  
芙蓉傾盤剝楊梅浸酒頻小童慣歌唱燒燭弄絃新  
池曲細含波寬深異物多巖蛇鳴水穴野獺祭庭莎  
夜火傳青柳晴霞冒綠蘿坐深如汎艇詎必鑑湖過  
幽事頗多奇憑闌曉望時猿逃棲茂木獐竄落深池  
石筍經風折游桐着露垂幾回脫幘起散步到西陂  
北望彭山迴居人四五家荒墳畱地迤密樹入雲斜  
野艇窺窓牖秋砧隔浦沙渡頭有少婦日澆輕紗  
我愛姜公子壯遊河洛間樊犀漳水渡東馬太行山

張秦亭集

卷七

九

詩賦花新樹樽壘月故關南歸惟衫服每戲水亭閒  
主原謝太傅客有大毛公斜點江淹筆輕吹宋玉風  
碁聲移峻檻鳥語落疎桐幽興由來極談詩日愈工  
將入茅山和杜荀鶴韻

將入茅山路仙凡此際分飯餐溪石子背覓洞猿羣  
竹徑乳春鳥松窓明夜雲不須乞靈藥妙訣授眞君  
賦得空梁落燕泥

張秦亭

蕩子遶水外佳人繡戶中豈期今夕返相對語簾櫳  
怨歇苔邊綠啼乾枕畔紅請君看燕壘寂莫畫梁空

十里竹

十里哺鷄竹幽深宿鳥藏穿籬堪蔽日攢石自凌霜  
野雉知求穴山蜂喜結房坐陰宜暑月翠色使人涼

野燒

野火經冬發焚燒林木枯因風延淺草隨勢捲平蕪  
老樹薰蛇蛻奔崖燎虎鬚幾時甘雨潤一洗舊山隅  
下泥橋

居人兩岸住流水一橋通竹器爲恒業茅簷自古風  
鴨寒入蘆裊鷄煖呌桑中脫帽還頻過散花處處紅

馬塍

傳聞馬氏子兄弟此灌園百種名花發三春好鳥喧

張秦亭集

卷七

十

池光偏白几山色遠青垣今日桑麻地吾將樹草門

西馬塍

元時張伯雨于此幽居今我呼祖望亦來結草廬  
陂嶺鄭敬蟻沼畜孝章魚農圃終吾事解衣且荷鋤  
秋夜同陸景宣觀星

悵望秋天迴同君飲夜闌草根流露白樹杪落星寒  
吳越連兵氣關山築將壇醉餘拔劍起愁絕指雲看

送吳錦雯之蕪湖

吳子蕪湖去秋帆自趁風蘆花分雁白楓葉待霜紅  
采石潮聲近橫江月色空相思應有札佇望楚雲東

書懷

山中雙木屐世外一蘄茅  
壁月乾坤合瓊丹龍虎交  
蒼禽偏地出白鶴只松梢  
道在求吾志清風滿竹苞  
五弟子詩

陸會紹

數載盧龍郡終年楚水鄉  
雪花遶地迴波路洞庭長  
征雁兼風落雕蒨帶露香  
邇來詩句好發興意蒼涼  
諸士發

汝才能繼述舉世莫知何  
翡翠原文烏珊瑚豈素柯  
貧真晉陶淡詩自魏東阿  
朋輩多風雅湖山足嘯歌

張秦亭集

卷七

周獻

周郎有雅韻英氣世間稀  
蘆葉弓梢脆桃花馬色飛  
逢人常脫帽見我必握衣  
旦旦竹籬過談詩掩蔥幃

沈宗琦

吟罷時過我荒村兩度橋  
偶驚魍魎山最喜薜蘿邀  
汎汎步兵酒依依弄玉簫  
汝琴已在几坐待鳳皇調

陸會禹

堂中奉嚴父室內喜真妻  
出則丰神異入還居處齊  
英年愛學道僻性暫幽棲  
語我遊天目幾時可杖藜

獨步

屋急落花齊閒來偶出溪  
數看門巷靜一任水雲迷  
燕石還思授松髯且自篋  
采芳渡口去不覺作鳬鷖

秋日省亡女墓

飲馬橋何在終朝望眼昏  
生芻燒破柳濁酒滴荒村  
泉是老人淚蘭爲弱女冤  
斷腸惟有父悽惻暮鴉喧

喜與余鍊師體崖東渡

小艇背江開春潮萬古迴  
高帆風濤疾急聚渚煙催  
陽浴如花聚鷺飛帶雪來  
鍊師有餘興喜上越王臺

陸生歸自薊

歸自薊門道北風生可憐  
黃沙隨隕野白日故寒天

張秦亭集

卷七

渺漫開河夢微茫榆柳煙  
到家母已沒淚盡素幃邊

送別王山長李子受二子

時流最輕薄二子豁胸襟  
故國將雙淚生涯此寸心  
燕山天壽遠楚水洞庭深  
一別還千里秋鴻聽好音

秋夜梁仲木蕭伯聞金瑞枝王次重胡德懷過

姜真源小飲  
燕京舊良友偶爾聚芳筵  
祇覺風塵色都非少壯年  
參橫庭際樹螢落雨餘煙  
酒罷思離別汎吟各渺然

山范村出江口

嶺窮緣谷轉崖斷傍江開  
亂石都成陣歸潮不作雷

履沙聲似雨見鳥色如梅已訝無人境還有路隈

仲秋同吳錦雯沈公亮過丁元九讀書閣

病葉還依檻秋雲忽作隣興隨二妙過色白一溪新  
虎跡厓邊落蘭香竹裏親偶然高閣賞極眺喜清塵

贈丁元九

我已煙霞老君將木石隣晚峯松翠滴寒水月輪新  
酒滿香螺受林深錦雉親殘年最愛友蕭灑自芳塵

過王氏山居

入林一茅棟蒙密少人家新嶺開窻接仇山背屋斜  
風偷初迸笋牛臥欲摧沙直置世塵事談深見落霞

張秦亭集

卷七

七

沈氏園示吳發馨沈巨源張八樵

講業松廳北橫經斗室南有時將馬喻終日聚鸚鵡談  
園橋秋霜淨山蕉夜露含祇因喪亂後哀謝意難堪

雨中與毛稚黃沈去矜南樓夜眺

縱目南樓上憑欄暮色連夜深雲出水雨細竹藏煙  
寂莫魚龍氣蒼茫雁鷺天不知故國寒笳吹有誰憐

賦得處處聞啼鳥

伏枕思何極春晴鳥亂啼聽來當曲檻坐久隔深溪  
竹靜隨花落風嬌入戶低起看羅徑外翠色使人迷

南屏訪沈聲令不遇

舊遊南澗外訪友少人蹤入戶泉聲細迎門竹色重

嶺煙迷一徑山口背孤峯吟嘯還何處歸來聽晚鐘

過汪魏美旅寓

旅寓禪房靜深村無四鄰澗雲不去戶山鳥欲依人  
綠竹風前醉紅蘭雪裏春相憐避世後日日度迷津

西溪道中

古路苔紋合春山酒徑多野羊披露出林虎掠風過  
亂竹沉鐘磬飛花點薜蘿此間有木鳴吾意老巖阿

春日送柴仲朗先生之閩二首

險澁閩中路春風角吹開桃花山縣火榕樹海城雲

張秦亭集

卷七

七

登嶂猿排落危灘石倒分亂離應感慨飲酒莫辭醺

荔枝垂夏赤佛手綴秋黃木果他鄉異人情僻地長  
山峯環海舞島嶼挾雲翔極目滄溟外踟躕欲蒼

夏日同徐蘭生孫宇台汪魏美遊溪上集

駐足軒窗啓三君列坐開古松將化石疊嶂不成臺  
澗澗浮縻過潭深飲鳥來興餘還信宿臥醒在莓苔

飲胡彥遠池上閣

虛閣憑池好簾開野色清鶯啼春酒熟魚細澤蒲生  
竹掃林宗幘花藏秦女箏賦詩猶未罷明月滿前楹

孤山草堂遲胡文瀾

久雨湖光暗新晴山色正門閣苔自合亭古石應滋  
看水竹籬過聽鶯花澗移草堂畱待汝清月入林披  
示兒鄰會

竹聽鷓鴣語池依鷓鴣閑一秋生白髮終日看青山  
桑柘春還剪柴荆日自開丈人乃所學荷篠老田間  
春日過蘭溪訪許子德遠即景成句八首

喜因好友約得汎春江流萬木看新翠孤懷憶舊遊  
東辰歲子與妻山川還濯髮日月老披裘渺渺垂綸  
意漁歌起渡頭

夜雨急江聲曉來放棹行千峯雲裏山衆水日邊生  
張秦亭集 卷七 圭

老髯親鷗坐高帆帖樹平人家芳草外何處富春城  
入龍只七里山勢挿天連竹樹行行直峯巒箇箇圓  
崇臺凌絕壁亂石灑飛泉喜極春光遍桃花媚曉煙  
忽擬江門閉旋看嶺路分青蒼鳥與色黑白石成文  
春水原無派晴峯若有群迢遙懷我友蘭草正紛紛  
舟行不覺緩佳景自依依每就江猿宿常隨水鴨飛  
亂帆依別浦古棧出危磯月白還乘興那知露濕示  
攢雲千樹合攬漚一峯尊白石成江渡青沙作浦源  
平流少婦汲垂蔓老翁援宛宛鷓鴣埽遙聞啁雀喧  
牽纜舟難上溯洄更極勞山光北枕簾人力關波濤

儼焉投沙疾神魚抑浪高囊中有綠綺吾學伯牙操  
水漲滿江添浪花白似鹽森森排石筍滾滾瀉珠簾  
削壁腰齊折迴沙角露尖斯游最奇絕吟罷拂蒼髯  
江樓

寂寂江樓暮荒原四望平鼓鞀催火伏烏鵲叫霜明  
枯木寒生色流星夜有聲可憐吳越地歲歲羽書征  
送許昌麟省親蘭溪

知子省親日高江波路難輕舟迎碎浪巨石截洄淵  
獨鳥啼松磴羣鷄語竹灘揮毫定有賦應向立庭看  
早春同顧扶搖薛雯過洞霄宮

張秦亭集

卷七

十六

春溯茗溪後同人入翠微但聽鷓鴣鳥始改薜蘿衣  
洞雪殘猶凍巖雲濕不飛洞霄已在目天柱正斜暉  
登寶所塔眺望俗訛所爲叔

湖頭寶所塔眺望自春晴海氣吞吳岫江雲隱越城  
荒簷巢水鶴古屋出山精搖落千年後莓苔處處生  
閒居和德水大師

雲外蒼松落地邊白鷺偕名禽隨意語古佛任煙埋  
風響鳴鈴院燈寒瀉竹齋支公如有贈說理半詆諧  
雨霽同諸鎮鼎

園林初雨霽與子渡平川密竹斜荒徑新荷倚收船

雲從斷嶺起虹向大江連不復苦泥濘來尋白兔泉

朱錫鬯索詩南還賦贈

曾有荷來小像命于跋

邂逅南歸去故人夢寐頻山川供錦繡簑笠老經綸  
愧少琅玕贈願依几杖親春風鶯語切處處客愁新

懷許比部生洲并姪默公

知音豈易得一別渺含愁涿鹿迢迢遠桑乾故故流  
詩章頻贈答客舍久綢繆聞有竹林唱因懷二阮遊  
越中與吳弘人語舊兼訊令弟漢槎

家難君如此淒然淚欲揮無人堪寄託有弟久懷歸  
失侶江猿嘯分行塞雁飛越王城畔草搖落正寒暄

張泰亭集

卷七

七

閒居有懷陳其年

昔有札與予云君詩今之李願王維也

南峰蒼翠虛湖水菱荷舒此地別知已睽違廿載餘  
陂塘添燕壘天地少鴻書每憶元龍後蕭蕭髣欲疎  
拙句承君許唐人二大家聲非龍笛奏色豈蚌珠華  
擬過陶潛徑思留衛玠車木蘭汎秋水幾欲采蒹葭  
逍遙注成示諸門人

晚年惟好道日夕對長庚座下玉牀出池中翠水明

從遊四學者妙喻一莊生坐論幸無倦逍遙注始成

喜姪泌自蜀還

歸自蠶叢園千峰一客心雲山穿石杪棧路闌江深

寒水黑龍遠春城白帝陰謝鯤諸姪在靈運最能吟

汪蛟門寓吳山予病不得晤以拙作託之

伏枕憶吳山知君旅寓開大江清濯髮叢木秀承顏  
空有書相訊屢思杖可攀老夫喜著作託賴秘人間  
祖定弟謁白嶽

扁舟跳石罅白嶽喜高攀露濕玄龜峽風腥黑虎關  
天門開鑿鑿簾雨噴潺潺三宿梅柳樹清香滿袖間  
勝地知初到翺翔木杪中啣泥傳鳥力磨杆識神功  
落照旌旗黑秋雲殿閣紅爐峰高百仞疾走一兒童

寄陸大天濤

時寓京中選詩

張泰亭集

卷七

六

風雅如君少許詩帝里春清香盡蘭蕙美玉自琨珉  
江管吹銀燭林花落錦茵慚予薜荔質含露亦垂新  
送柳靖公渡楊子江

長江浩無極橫過一舟輕湖白金山渡天青鐵甕城  
岸迴吳岫合木落楚烟平彩筆知能賦乘舟且北征  
苔家洮侯

雲山白屋儉水竹素風多藜杖徒穿徑葛巾想濯波

故人吐珠玉離思老干戈莫說文壇將空慚頗牧何

喜章生士麒歸自山后

秋暮歸歟好風寒匹馬遲蒼山辭晉邑紅樹斷汾陂

大澤思虞帝荒祠吊介推客途有題詠深恩過庭時

閱

意中何所適愁裏覺深悽灑血龍頻戰遊魂豕欲啼  
時時鼻出火故故醉如泥今夜秦亭月如何桂影迷

秋日過石碣二兄村居示姪浦思

野鳥習人言幽居樂事繁入門山在几閒徑竹爲垣  
寒日依峯盡秋花綴露翻故園歸未得重惜月臨軒

蔡王汝欲移家彰義門西鄉有贈

山高廻朔野地濶接盧溝日落黃金峙天寒黑水流  
牛羊歸苦月梨棗熟深秋不合簪纓侶追隨賦畝儔

張泰亭集

卷七

九

避俗還何事深閨此抱衾麥醪數盞醉茅棟一牀陰  
陶地傳文錦燕山取玉簪家鄉隔千里寂莫白頭吟

送礪璵弟之北

霜曉雁嘶聲關河此獨行劍隨紫騮佩風飭黑貂生  
沙莽太行道天低上黨城出門屢西顧年少志縱橫

高子嫩之滄洲

京華當旅次送子益沾膺沙晚疎楊直天秋落水澄  
荒陂下饑鵠古戍立愁鷹風冷滄洲道誰憐白髮增  
予平生良友相別流涕被面者惟高子嫩陸盡

思二子慨然有懷

古道日凋喪今知二子存漏卮空自泄砥柱實常尊  
僑札逢如識尹班坐必論幾番思此義涕淚滿乾坤

過惠安言公復亭上入

訪友真如院行携過園林通側徑竹日淨纖蘿  
入座非貪佛依池頻影娥詩章信口法隨喜得吟哦

張泰亭集

卷七

三

訊湯可宗病目

涼風吹汝口偶爾廢遊觀竹暗池光減雲遮桂影寒  
不須簡文拭還奈步兵看銀海原無漏方瞳壽莫殫

過蔣上行

步履由河岸秋深佛宇過金風垂重露銀杏落乾莎  
支遁禪心愜惠林麗句多天涯有戰伐爾我且烟蘿

過羅漢居二十韻

官署有園林悠然淨客心疎聲喧彩筆鶴羽淡幽襟  
杯酌桂香煖柳移蟬噪陰老夫深被酒賢王喜豪吟  
使君本西嶽奇氣鍾坤輿衛叔雲常在安期液有餘

題詩行柳作官卜李廬每過承嘉禮慚予老病疎

### 喜丁七飛濤歸里

幾歲戍邊郡歸從浪水間大江開白浪故里見青山  
君曾書應寄賦自閒出遊每西郭堤畔葛巾還

### 聞孫豹人過睦州

三月渡江客千秋著作人葛巾鷗鳥暮桂楫柳花春  
故里蓬萊關新詩淮海濱祇因薦達後混迹故風塵  
送表姪諸虎男之江右

兩過滕王閣斐斐劫火間暮雲只南浦秋色老西

江水催文筆楚鴻起酒顏多才吾愛汝盧欽

張秦亭集

卷七

三

### 喜沈聖昭刻其父去矜遺集

子鳩遺集邇流此本源青山人已古白雪調常機  
故應藁蕪席深藏薜荔垣隱侯今有後不復意秦橋

張秦亭詩集卷八

錢唐張月祖望著

原名

### 五言律詩

#### 北山二首

嶓山堪夕眺策馬廢陵來二月留霜草千崖拱夜臺  
金花殘繡柱石獸臥雲隈不覺蕭蕭感踟躕鬢自摧  
蒼茫四野合突兀萬山奔雨雲埋金殿風雲閉石門  
碑文多剝落隧道尙畱存數個宮臣守淒淒自暮村  
春日渡沙河

春沙何莽莽匹馬渡河趨大野孤城出高雲一雁無

張秦亭集

卷八

一

草黃掘走鼠日黑肅封狐不識天南北纍纍古冢俱

#### 度澗頭山望長城

側度危峯上長城萬里平關門陰落日朔氣東高旌  
積雪奔濤色飛沙帶甲聲年來無戍火驅馬柳邊行

#### 韋華城雪望

秣馬荒城暮霏霏雪滿天寒雲垂大地春色散長邊  
赤豹藏妖窟黃熊走獵烟客心苦寂寞頭白北山川

#### 與杜含章宿玉泉山

草菴將共宿徙倚望東峯苔黑當陵月雲黃闕殿松  
飛沙空夜鐵流水自寒春何處猿啼急含悲涕欲從

春日感懷六首

漂泊烟塵內，淒涼此際游。殘霜欺鶴髮，大雪凍羊裘。  
漢法諸公受，燕山獨客愁。高臺日回首，客思莽悠悠。  
憶昔河南失，奔騰戰馬鳴。地衝汜水驛，烽繞太行城。  
相國惟貪賂，朝廷正勒兵。時危鮮戮力，胡以報君情。  
秦關陷沒後，殺氣滿郊坰。鬼火燒榆塞，妖雲壓井陘。  
蒼生聞戰骨，白日見飛星。天意終難問，愁深涕淚零。  
北極皇居在，朧朧旭日東。鳴騶金闕下，洗象玉河中。  
羽色搖春月，林花映彩虹。陶潛歸去好，莫令酒樽空。  
山川望不極，千里大荒開。日夜黃榆落，牛羊白草來。  
張秦亭集 卷八 二

白溝店

水店長河岸，我來落日時。柳林頻繫馬，墓木只愁鵲。  
白屋土岡抱，黃茆沙路欹。已過督亢里，懷古更淒其。

新中驛

日短苦過征，蕭蕭風夜鳴。寒鷄空在館，缺月暗依櫺。  
獵火蒲陰道，霜笳鉅鹿城。愁心不能寐，戍鼓響深更。

度泗水

泗水流波潤千年，齊魯間大魚噴沫起。老馬關風還落日，依蕭縣孤雲出。碭山始皇求鼎處，寂寞一沙灣。

度淮

八月淮水漲孤帆，一葉舟縈紆千里。注會合大河流，地接南陽脈。山連桐柏秋無勞，更秉權東下古揚州。

宿野店

客至籬雀噪，黃昏野店歸。月光泗水白，燈火邾城稀。棗樹自多子，楓林已十圍。誰家驅犢者，高唱入柴扉。

富春道中

沙行晴日好，水色漾春苔。木筏排江下，風帆入石開。

張秦亭集

卷八

王

黃埠

江塢最深處，人家橘樹幽。煙光籠宿櫂，翠影薄虛洲。  
水碓灘聲急，峯根石勢流。遙看黃埠外，落日幾歸舟。

龍游江大雨

烟色迷江黑，寒空壓雨來。大風翻石湧，高浪拍天迴。  
氣抑羣峯仄，聲驚絕壁摧。艱危自吾意，老却濟時材。

草萍同姜真源

嶺路八十里肩輿歷翠深春煙迷大谷午飯歇長林  
竹鼠蒼崖竄松藤白日陰良朋時作伴幽興滿山岑

玉山縣

城郭無人住春風大路閑扁舟下餘水數騎出常山  
古驛懸崖半飛梁斷岸間往來多大吏誰肯濟時艱

常山公館感懷

去年薊北返今歲豫章行風雪三千里江湖浩蕩情  
野螢入山館木魅走春城彌念高堂沒終朝痛此生

蚤過沿山

已昔沿山縣龍門此界開高帆帖嶺度奔瀾射潭迴

張秦亭集

卷八

四

古壁攢風穴晴雲洗石臺徐徐歌嘯起穩坐與悠哉

白龍坑

舟行向餘汗浩浩廣川長浦沸搖珠影灘迴瀉練光  
驚猿騰鳥道啼虎出龍坑日晚橫梁口波平坐不妨

春雨石鼓灘望張真人修煉處

疊嶂真人府高灘雨色開蕙蘿披磴道龍虎抱雲臺  
鼎氣騰松上雷聲戰峽來饒江春百里飛翠滿潭隈

自桐江抵懷玉至紫雲驛共得八十餘灘到龍

屈鎮

客路一千里經過八十灘飛蓬衝大溜倒艇下層巒

石鼓灘聞江雲此涉漫不知龍屈鎮修竹好盤桓

吳城謁張睢陽祠

昔讀中丞傳今瞻蠡水祠風雲無日夜旌旆盡熊羆  
戰氣鬚髯得靈威鼠雀逾過湖賴忠信疊浪不傾危

別士至叔渡彭蠡湖

風雨渡鄱陽孤懷各渺茫離愁縈極浦別思繞危檣  
龍戰餘沙赤烏飛帶日黃白頭漂泊者弔古易哀傷

謁康山廟

康山迴石壁古廟大湖中百戰英靈在千秋祭祀同  
黃雲生闕水白馬蕩陰風日暮波濤色猶堪問武功

張秦亭集

卷八

五

望廬山瀑布

匡廬不可到瀑布出雲蹤灑落千層嶂奔流百丈松  
青天疑吐蜃白晝掛飛龍何日還攜屐登看五老峯

過小孤山

山勢插江起中流斗壁迴潮分彭澤大石裂馬當閒  
鬼斧龍宮削神雲鶴觀來小姑不可見愁絕望粧臺

登石門山

曉帆星子縣暮火石門山斷壁濤聲起長江樹杪還  
翠魚飛楚水獨雁下吳關千里晴沙色秋深照我顏

夜泊彭澤縣

晚棹潯陽泊秋雲彭澤間潛隱崩岸動鳴鶴大江來  
月滿光全濕蘆荒響易哀陶公不可作何處菊花杯

登淵明菊樓

陶令歸隱處我來秋水濱雖然前後異總是一遺民  
浦日潯陽淡江楓菊邑新登樓不勝思極日正迷津

秋日陸蠡思高仲過訪從野堂

不堪久客苦歸閉柴門空二妙來何處遠山心賞同  
晚花秋竹裏寒火古槐中此際忘言得惟餘落木風  
春日同孫宇台王豹采丹麓陸蠡思林元假飲

王仲昭宅

張泰亨集

卷八

六

此夕眞良晤同人色笑開家無一春佳客每數年廻  
愛聽倉庚語頻斟竹葉杯都忘貧病累幽思滿蒿萊  
冬深和少陵韻

衣尚菱荷色食仍葵藿根雪風翻細杪溪石凍燒痕  
喜策蒼龍杖思吞白日覓年來少人事祇合掩蓬門  
鶴

爾鵲來何處我憐隻影時九霄徒有志萬里未乘時  
夜食寒鳴嚇朝樓春燕欺當知奮翮起覓伴去天涯

蠡思惠簪冠

簪冠宜隱者雅稱被羅人詎假管寧帽何須郭泰巾

雨中滴故響花裏墮常頻出自深閨製清思早絕塵

秋日詠懷八首

世亂迷鄉井家亡厭鼓鞀幾翻秦鹿走到處楚猿啼  
屈子江潭放龐公隴上棲不須更懷古荷篠在秋畦  
往事何須嘆伴狂任此生腐儒不可用俗物最相輕  
終歲書幃破三霜雪髮清陶潛眞避世詎足羨浮名  
竟爾交遊絕吾廬只草萊鷄棲松磴險虎踞竹門開  
流水琴誰思清砧月自哀孫登還過我衰颯髮毛摧  
高堂頻早起幽事頗辛勤掃徑憐蟲穴開籠散鳴羣  
長眉原自覆左耳竟無聞鮮鯉何由得徘徊江水濱

張泰亨集

卷八

七

野哭干戈後村當社飲時羽旗山鬼廟泥馬土神祠  
豆火烹葵熟霜田掘芋遲歲饑食不飽何以更扶持  
破屋何曾葺荒塍此獨耕妻孥多俗累疾病少人情  
野雀依巢舐秋虫入柱鳴山家惟力作辛苦老柴荆  
去夏寒應異今冬煖又來千林間燕語十月起龍雷  
星氣還朝指山雲不畫開莫言時候變歲臘尙餘哀  
近有故園夢依稀舊草堂松居猶相烏竹館憶飛觴  
砌落辛葵子庭開芍藥香那堪笳吹急起坐復彷徨

紫雲洞同毛穉黃

古洞低身入探幽跡不凡地風從穴起石閣倒雲銜

對息盤蛇徑高題踞虎巖莓苔多水氣空翠濕衣衫  
題表兄諸以叙小像

誰寫幽人色醉容竟儼然苔青非暮雨柳白不春烟  
直似糟丘老還疑車幔寒風神殊自適愈覺季舒賢  
冷

狐腋衆爲帽鹿皮我作衣番番烘竹火急急閉荆扉  
哀雁斷行叫饑鳥拳足飛北風吹不息長嘆欲何依  
秋日同胡其章先生飲湖樓

水碧汀花白傷心此譙遊飛騰曾抗疏搖落且登樓  
客淚荷葉濕天風鼓角愁暮來荒檻望片月漢時秋  
張秦亭集

黃姑嶺

暮徑黃姑嶺無人觸目驚野田通古道山木隱空榮  
月白烏聲樂林紅虎眼明那知藤露濕偏覺草衣輕

花園亭

蘿薜牽秋色孤亭當路分行人背落日古佛面殘雲  
雁外水田澗鴉邊楓葉聞薄遊多野趣將老絕人羣

寄王于一湖上

海內誰知我惟君道氣真布衣三楚士舟楫大江春  
平仲交能久馬遷傳絕倫如何湖水畔花落有芳唇  
同董巢谷王仲昭登北高峯

鳥道登攀上危峯斗絕形飛身凌碧落高步瞰滄溟  
萬竹盤松塢孤雲背石亭良朋正指點不覺下林坰  
宿王丹麓園亭

王郎多雅興屋後自芳園頗有攤書樂兼無近市喧  
石池搖夜色山鳥語晴軒明月春蘿影紛紛過短垣  
同陸蓋思吉人高仲坐談

三陸吾良友相攜樂事多叢叢花底帽娟娟酒中歌  
水木生烟月風燈動石蘿白頭有知己日爲採芳過  
妙行寺訪章天節沈禹誠不遇

二子閒居寺叩關不見人堦畱風鐸響殿駐火輪新  
張秦亭集

趙珍畱招同毛穉黃陸景宣沈僑如飲述懷

柱潤黃龍雨苔迷白象春息心宜此地再過訪松筠  
交情二十載離亂各馳驅萬死經戎馬中年老髮膚  
秋風逃大澤落日哭窮途感激從前事慙慙飲白壺  
喜胡彥遠歸自南昌

最苦豫章路君歸亦病身嗟峨行劍窟漂泊犯龍津  
棧落千峯雨江流一氣春平生四方志肯自惜艱辛

贈一靈上人遊雁山

落落禪衣子蒼蒼海畔遊披雲二馬嶼沈鉢大龍湫  
筋竹寒花媚石梁古洞幽探奇堪處處誰必訪滄洲

舟楫

野風吹不住舟楫已津迷落日流水外遠山都在西  
岸煙數處起沙鳥一聲啼無限寂寥意變其哀柳齊  
歸自友人別業作

最愛蕭蕭語每過信宿畱出城逢倦鳥渡水見歸舟  
紅樹嬌寒浦蒼煙斷晚嫌與生聊步驟隨處聽漁謳  
焦山謁焦先生祠

山色青無限因君千載名古祠遺井在深洞早潮生  
獅象因波起鼉鼉從窟鳴昔年三詔處寂寞只江聲

閩閩墓 傳記魚腸  
劍刺此

張秦亭集

卷八

十

共說閩閩墓由來墓此丘寧知把劍客但覩采蘭舟  
石道松花暮故宮梧葉秋可憐山月起歌吹滿芳洲

長洲

昔日吳王苑今來細柳塘水猶黝鵲色花尙菱荷香  
小艇搖歌扇重樓巧畫妝遺風未泯沒隨處酒家倡  
七夕

閨門逢巧日簫鼓響花汀天路生秋水樓臺駕夕星  
簾香飛彩袖幔火爛銀屏吳女嬌歌處停撓仔細聽

丹陽道中

曠望渺無幽新秋已白煙幾株傍橋柳無數出江船

氣煖畱春燕沙陰咽暮蟬生涯兼物色凄惻此山川

石門

舟移岸樹動月白草霜繁烏帶城雲起鷗隨星浪翻  
過橋水抱石望野火燒原此夕維舟處多因橘柚園  
秦亭

秦王竟不在嘆息古亭虛月白江湖轉林紅海月初  
草深蛇化徑山僻鬼遺書悵望千秋事傷心故國居

錢潤讀書楊梅塢

把卷楊梅塢翻經獅子峯寢興沾墜露吟咏和深鐘  
透壁明蟾影穿籬聽虎蹤飛騰看爾志搖落任吾慵

張秦亭集

卷八

十一

贈恒貫上人

尋師萬里外隨宿古招提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  
秦關看雁去蜀道苦猿啼應覽名都勝津梁路不迷

春日村興五首

春來耽病久強起出前溪亂水穿籬過幽花夾徑迷  
竹深隨兔狡桑密任鷄棲野老頻來語山杯喜自攜  
烝烝野原茂綽綽歲時閒馬踏松溪去鶯啼柳陌還  
簡書忘柳髮脫幘欲看山直是浮雲意彈琴流水間  
扶杖穿林徑樞衣過野塘俯師鑽竹孔上簷入花房  
苔綠經朝雨松青帶夕陽行行露井上桃李正時芳

苔濃綠白日藤密愛清軒曲徑迷蛛網深林習鳥言  
水流魚澈澈草茂兔爰爰自覺愁心劇蓬蒿滿故園  
蘭塢芳將歇藥畦色漸移茸茸生露草冉冉漾晴絲  
碧徑行攜杖青山坐滿詩藜牀幸不破臥對夕陽遲

夏日村興五首

遯跡深篁裏荒村長夏幽晚山孤鳥去近水數螢流  
農圃藏身拙干戈老髮愁蕭條蒨荔外漁火照灘洲  
自種簪前竹兼彈几上箏蝶知梅蠹化蛾識柳蟲生  
半嶺歸雲白千峯過雨清偶通察物理數起踏莎行  
櫛髮常范几展書且閉關樹浮慶忌塔雲斷伍胥山  
張秦亭集 卷八 三

鴻鵠占沙靜藤蘿向日閒一杯生野興古渡角巾還  
鳥散林光薄煙生水際微彈碁忘客至沽酒遇樵歸  
翡翠高低掠蜻蜓左右飛晚涼時雨歇雲過月仍輝  
崩雨過朝幔驚雷起夕岑沐身須振葛散髮必投林  
朱李交庭密青麻接澗陰寸心聊自賞乘興發長吟

秋日村興五首

秋氣何蕭瑟私憐故國身登山聽落木臨水送歸人  
露下梧楸老霜寒鴻雁賓違時長嘆息惆悵淚沾巾  
芳藹悲搖落池園憶蕙華文蘿山鬼草木筆楚妃花  
旅雁遵寒渚候鷗倚暮沙歲時忽忽盡處廓獨長嗟

大野流鶉火空庭采露蘋寒蟬啼烈烈暮犬吠信信  
白髮驚多變青山樂有貧參差橘柚樹乘興過西隣  
暮色迷花徑秋聲亂草堂紅蘭弱受露白薤老經霜  
鼠婦居虛壁子廡走廢場西郊寒日落山桂正蒼蒼  
把卷開啼眼登樓撫淨琴山河入暮遠星月到秋深  
楚地多烽火燕臺變古今亦知貧病老回首倍傷心  
冬日村興五首

冬日茅齋僻悲風起暮愁野燒枯草沒河急斷冰流  
竹靜鷄棲架蘆荒雁聚洲夜深矯首處北斗掛城頭  
冬深天地閉笑我亦途窮樽酒無餘量鬚髮多古風  
張秦亭集 卷八 三

夜村聞走虎晴雪見歸鴻暫倚松溪石悲歌落日中  
千里哀風急孤城永漏分寒江漁乞火古寺佛生雲  
竹兔穿三窟杉鷄聚一群不知衰柳外落日暮氣氤  
歲時何卒卒吾髮已星星小閣爐烟白虛窗雪竹青  
陶巾斟魯酒漢月上秦亭寂寞愁懷裏聊杯避獨醒  
意中有所託歌罷淚沾襟山鬼啼清晝城狐嘯莽林  
汗田冬草沒戰壘夜星沉處處川雲度傷心望北岑  
秋夜登樓見雲氣入斗牛度隕星次陸景宣韻  
城上鳴孤角樓前燦衆星天橫河漢白雲犯斗牛青  
殺氣高龍野流光射鷺汀多應吳越地極目望滄溟

同孫山合過檀嶺訪銀井寺

行行上檀嶺攜手密林過僻徑驕蒼鹿深山老碧蘿  
松亭開絕磴竹筏任頽波銅井時時問紆迴隔澗阿  
冬夜毛稚黃沈去矜卽席分賦得屏

寒夜擁屏坐陽和覺自生已藏寶鼎氣更駐玉琴聲  
孔雀多能中青蠅自誤成美人今不下寂寞蕙風輕  
臨下舟中遇祖明弟

相逢孤艇夜已別四年春看面疑爲夢聞聲知是人  
汝兄魚在釜汝母鬼爲隣作伴言歸去中宵淚滿巾  
同弟到家

張秦亭集

卷八

丙

歸來天未曉草露濕更殘野見歌青樹家人戴白冠  
孤燈依幔隱落月滿庭寒兄弟今宵聚無言把淚看  
初夏同友人偶步

信步雲盤嶺相攜野水濱衣裁荷葉脆扇脫鷺毛新  
沙柳春禽化風簾晚燕親談詩坐日夕乘興倒漁巾  
雨

蕭瑟雲陰野空齋細雨餘江鳴春夜靜雷動暮沙虛  
擊水翻丹鶴跳波映白魚故園杳不見矯首獨踟蹰

游海陵季家園同姜定菴家雛隱第五首

夙有棲隱志名園喜勝遊松蘿臨獨樹蘿洞替虛舟

入竹當蜂徑分花上燕樓不須覓閭苑此意已滄洲  
檻外境方闊橋邊路數層逆風紋綠水白露響朱藤  
閣取迴同置亭將絕巘憑徘徊任險澁路折不辭登  
江山青在眼驚鷺白黏溪銀蒜開簾押金鋪立戶齊  
潮聲迴注幔沙柳軟依隄笑語深籬幕欣欣見鳥棲  
屏月堪清賞芳筵共舉杯珊瑚寶鼎列絲竹翠雲開  
釵溜紅粧近扇歌白雪迴任教春雨至夜漏不愁催  
畫屏錦綉春妙舞解迎賓翟尾嬌分鬢鶯聲細帖塵  
蘭香膩綺席珠履錯花茵狂態時時發題詩白紵巾  
昇元觀夜坐

張秦亭集

卷八

壬

茅堂繞碧嶼落日漾清溪竹密人難進山深鳥不啼  
月輪明衆嶺泉沫響重圍坐語不知倦悠悠丹井西  
示祖定弟

吾老歌常哭汝詩日又清囊螢學不厭驅雀賦還成  
陸續能遺橘終童自請纓喜無浮海態長大有聲名  
景靈觀

此日宜三慧當年禮七眞餐霞忘甲子鍊石守庚辛  
里失騎牛士樓空駕鶴賓不知赤玉鳥可復報西秦  
題沈石田高山隱士圖

草閣據梧几深林過夕曛月中依拾果松頂鶴盤雲

落木開窓見流泉，隔徑聞知爲集賢。  
許輩休賦北山文，冬晚梁三天署過村中。

不覺林中晚，君過茅屋低。  
烟初虛渚出，日已短籬迷。  
田火驅蘆鳴，塙梅聚竹鷄。  
梁鴻真我友，談笑喜山谿。

白鵬

徑西十畝竹，高下白鵬飛。  
曉向沿田去，暮依烟月歸。  
繞蘆澹寒色，拂蓼似霜霏。  
落木頻看汝，吾生此息機。

同諸駿男訪仁菴大師

吾家有慧遠，古寺老頭陀。  
看石無年月，尋松有澗阿。  
人來高鳥路，花汎細蜂窠。  
漸喜幽心折，時偕鹿豕過。

張秦亭集

卷八

七

遊若溪眠佛寺

此子亦高臥，津梁更可哀。  
木龍趨古澗，花鶴集香臺。  
鈴語牽風落，蓮燈照水開。  
南城渾黑夜，星月度人回。

過安隱寺

古剎松嵐下，相攜一徑清。  
山鐘雲裏斷，庭鳥竹間鳴。  
落木猶春色，晴溪帶雨聲。  
不須頻禮佛，吾意得無生。

秋日遊鹿巖寺

曲徑轉林壑，層巒獨杖藜。  
洩雲餘石壁，落葉滿楓溪。  
古佛看人過，危峰待日西。  
不知幽澗裏，何處暮猿啼。

過廣化寺訪黃開平毛大可畱飲

二子來山寺，相逢木葉秋。  
星辰搖劍冷，河漢入杯流。  
沙鳥警清露，湖煙澹曉愁。  
亦知張翰興，浩渺喜扁舟。

廣化寺南閣

諸公敦大節，嚴子實吾師。  
枯木皆春氣，明星繫古祠。  
精神還異代，俎豆偶同時。  
謁罷乘流去，千峰一釣絲。

登天門寺

百丈天門寺，千盤竹徑幽。  
危松高並檻，仄石墮依樓。  
古佛層巖立，飛雲絕壁留。  
禪房習靜處，鐘磬正悠悠。

東因寺同趙珍畱夜坐

草蔓東因寺，荒途亂塚分。  
月寒敲石火，鐘靜臥松雲。

張秦亭集

卷八

七

深竹歸僧語，名香老佛聞。  
每懷出世想，清思自同君。

玉泉寺

此寺南齊構，巋然古殿存。  
松風常靜灑，谷日不知昏。  
數徑通何處，一泉直滙源。  
依稀符藻色，偏喜白魚飢。

立秋過龍井寺訪某上人

訪子踰龍井，危巖度翠分。  
梧桐飛病葉，蘿薜換秋雲。  
虛谷傳樵響，深潭飲鹿羣。  
何當構茅宇，習靜少塵紛。

靈隱寺和袁晉相二首

避世吾方得，逃禪子若何。  
青山雙屐去，白日一燈過。  
冰首臨蒼澗，談詩依綠蘿。  
松林亭景好，夜坐覺春多。

袁宏汝何事滅迹入林泉  
梵唄生花朶雲衣掛石巖  
干戈愁送老麋鹿喜雷連  
夜夜高樓宿吟成落月邊  
同吳錦雯訪六通寺

與君尋野寺遙問六通名  
谷轉雲門峻峯迴石路平  
深簾陰畫色古樹灑秋聲  
此日饒幽思因之杖屨輕  
法相寺同孫宇台

亦知鳴磬晚偏愛探禪林  
古佛松龕坐秋蟬貝葉吟  
一峯窺日下萬竹散秋陰  
不覺高窓暗相攜出翠岑  
石屋寺

何年鑿此室仙磴屢盤桓  
的山光曉森森石氣寒  
張秦亭集 卷八 六

捫蘿窺小洞坐樹響飛湍  
雅有尋幽興秋風忽墮冠  
獨行過護國寺

幾年護國寺終日白雲生  
古屋蟲蛇氣空廊絲竹聲  
山僧全鳩舌野樹數鳩鳴  
無限淒清意飄然愛獨行  
春日上天竺寺

古殿千尋起山門數里開  
落花流講席飛鶴下香臺  
逕轉蒼松拂巖深紫竹迴  
春遊多好女羅襪濕階苔  
宿煙霞寺

最奇象鼻石萬古自垂青  
豈合煙霞相常懸薜荔形  
洞中搜石佛崖口覓松苓  
何日營雲屋朝朝倚翠屏

高麗寺贈止水上人

舊刹名僧隱春蘿每拂衣  
懸燈照虎伏鳴磬駐鴉飛  
雲出空山靜書藏古塔稀  
翠華曾此過茲夕但寒暄  
顯聖寺訪佺亭上人

欲尋顯聖寺山路蹻然蹤  
撥竹麻潭徑探雲石余峰  
落花煖禪席飛鳥趁春鐘  
蕭灑支公意閒行谷口松  
仝全體崖陸蘊思尋寶掌禪院

前後入嵯峨相隨野鹿過  
看泉分竹去聽鳥落松多  
煙石飛秦翠溪光澹越羅  
忽聞鐘磬發知近碧山阿  
游金陵長干寺

張秦亭集 卷八 九

長干古梁寺勝地此頻遊  
臺殿千年闢龍螭百劫留  
江雲清磬曉塔火白門秋  
轉覺鍾山近蒼煙滿目愁

張秦亭詩集卷九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

七言律詩

江行

扁舟穩汎曉江寒，弔古還依春水濶。  
采藥異人應獨往，奕棋仙侶有誰看。  
桐溪三月花爲錦，嚴瀨千峯石作冠。  
莫羨此行圖畫裏，龍門飛瀑怯衣單。  
桐溪仙人指桐樹爲名

同姜京兆定庵登爐峯絕頂

凌虛策杖起林臯，坐眺爐峯興愈豪。  
湖向城頭生潑潑，海從天上落波濤。  
把杯忽覺耶溪細，岸樹還驚秦望高。  
恨不携琴來絕頂，峩峩山色爲君操。

卷九

同姜侍御貞原過報國寺看松

朝來與子訪禪林，報國青松樹樹陰。  
枝亞人肩橫地潤，餘欺獸吻抱簷深。  
樓臺諸佛炎天冷，風雨羣龍永夜吟。  
到此不禁趺坐久，倚闌酬和賞清心。

龍門山

在嚴州一水自新安一水自蘭溪

龍門山下逝如斯，天畔滌澗分若眉。  
崩壁插江灘滾滾，亂帆攢樹石離離。  
偶尋蘭草春芳裡，欲聽鸛聲曉日波。  
聞道戴顓曾慕此，幾回樽酒想追隨。

閱江樓坐眺與許大德遠

振衣偶上閱江樓，放眼真同天際遊。  
欄檻高臨春鷺浦，帆幃忽過野花洲。  
坐來雲裏千山落，望去沙中二水流。  
自笑此生多浪迹，故人相慰得淹留。

江清

江清日日喜開顏，細草鮮雲碧水灣。  
客久有時疎白髮，詩成何處不青山。  
子猷看竹常乘興，陶令銜杯只愛閒。  
我欲濯纓兼把釣，扁舟容與渚鷗間。

春日同杜含章過祥子山

二月霜生冷薜衣，祥山攜手客心違。  
風吹絕塞暮笳急，馬度重關春雁飛。  
獸石千年苔漠漠，龍池九穴雨霏霏。  
吾徒搖落空悲感，愁絕荒岡木葉稀。

卷九

平沙莽莽四無垠，共向東風策騎頻。  
廢苑草枯啼虎豹，荒臺月蝕鬥麒麟。  
雲中無復漁陽戍，笛裏誰生黍谷春。  
此際自憐來弔古，昭王塚在意邊巡。

春日同蔡寅清登君山有懷李庸公

君山雲盡一峯標，載酒同登眺望遙。  
萬里帆幃開浦溆，三春絲竹響烟霄。  
旋渦水馬依風汎，嘒草河豚觸浪跳。  
滿目江流空自在，只今何地訪漁樵。

中秋夜泊潯陽江

是日子初度

扁舟到處月爲潭永夜冷冷波底含千里江光帆外  
白萬重山色樹中藍孤懷偶與漁人接逸興偏逢賈  
客談最喜銜杯初度候鱗魚渡口漱餘酣

送兒之撫寧訪劉令格予

千里遼西大路衝携囊北去有誰從馬過碣石悲風  
動人向驪城絕塞逢白草先秋埋射虎黃雲徹夜照  
盧龍劉安握手欣相遇花滿陽河醉酒濃射虎石名

餘杭洞霄宮有懷邵子王

尋幽古觀倚芳柯九鎖山開春色多洞裏歸雲無白  
日壁間湧翠有青螺金坪密竹啼禽下天柱危松飛

張秦亭集

卷九

三

鼠過此地良朋惟邵續登臨每憶碩人過

寄懷許生洲山右

勝典鄉試

白鷺班班出帝京聞君秋過晉陽城地連乾葉霜花  
綻風滿飛狐雁翅平定有驛驕嘶錦席懸知荷翠傍  
雕楹吟詩訪古堯都在惆悵寒雲雷首生白鷺車名

秋日歷下五華不注峯眺望有懷于鱗先生

華注峯高刺碧空偶携謝屐向西風荒祠廢驛齊庭  
外斷角悲笳魯甸中濟水天開秋葉紫鮑山雲盡夕  
陽紅懷人白雪樓何處馬首依依藥苑東

登千佛山

太甲陵前沙作堆杜康祠畔路迷苔地明落照秋鷹  
健天惡寒風旅雁哀縹緲片雲生鉅野參差千佛繞  
層臺龍泉洞口看金鏡可奈頰毛細細催龍泉洞上有石如鏡毛髮可鑒

送陸曾銘還嶺之楚

二子揚舲帆影遲應憐同去楚江湄洞庭水濶三春  
後雲夢山寒六月時落日蒼蒼帝女廟荒城寂寂賈  
生祠此行到處憐羈旅秋滿南樓莫廢詩

陸結羅含俱作客長沙南畔少人蹤趨庭直歷雲山  
盡倚戶應看嶺樹重苦竹春深巢翡翠大江夜靜泣  
張秦亭集

卷九

四

魚龍無情湘水蘋花綻有意巴陵酒味濃

夏日訪汪魏美西隱寺

河邊浴鳥白如鹽垣外長藤覆屋尖曉日曛草忍草  
路炎風並倚刺桐簷園林紫蕨常盛鉢樓閣青山不  
掩簾入暮雙峯南北峻兩頭雲樹影纖纖

寄嚴戶部顯亭

西湖山翠滴霏微遙憶良朋宦帝畿旅舍酒杯曾共  
醉故園芳草惜相違金溝露浥鳴鞭出水殿花香曳  
履歸國計賴君民食足老農喜被薜蘿衣

同姜京兆定庵侍御真源登千首山

雙闕崔嵬空際懸相携長嘯萬峯巔  
茫茫楚地全依樹渺渺江流竟入天  
春草冶城多戍火夕陽新浦總寒烟  
開襟不覺幽懷盡無限雲生白髮邊

山峯簇簇映高霞江樹層層出遠沙  
萬丈丹梯常溜雨千尋銀杏忽開花  
日中塔影依簾倒雲裏書痕透壁斜  
却喜人間生鳥翼何須天上汎仙槎

百園校間生藩薇一本春時萬花滿樹

山腰銀杏一林大數

遊雨花臺

下有木末亭

雨花臺迴此登攀杖履飄然木末間  
江色東來依笛步春雲西盡滿鍾山  
低徊講席人何在悵望禪林鳥張秦亭集

卷九

五

獨還自是浮生無住着不禁適意綠蘿間

昇元觀雪中寄九弟祖定

千層古木飄如絮百尺危崖積似花  
兩岸輝輝明燭谷一灘隱隱晃晴沙  
虎蹄鹿跡沿溪出竹火茶烟入樹斜  
逸興滿前懷我弟早將簪笠汎孤槎

學東嶽與方爾止

齊地巍然聳岱宗高高磴路步難從  
欲憑滄海秋鴻翼直上天門日觀峯  
終夜白雲蒸漢簡千年清露洗秦松  
何時一覽巖巖石躡盡空虛獨倚筇

下餘汗江

陽城下石嵯峨岸夾灘迴觸險過急湍  
常疑斷壁揚帆忽落避高蘿雲霞色滿龍津驛苔蘚春生馬跡坡欲覓洪崖井井在登攀無奈路迷何

蘭溪

蘭溪江上曉烟開春鳥春花入鏡來  
夾岸浮橋排渡口穿雲古塔近城隈  
高帆出樹常飄動小艇依沙更溯洄  
佳景底須千日醉浮生何用二毛催

大雲寺

古寺携朋曉色分來遊好女盡成羣  
簪前樹滿柳條草殿裏花香芬翠裙  
畫壁幾時乾宿雨雕梁終日濕張秦亭集

卷九

六

春雲喜看狂態迎人發愁絕鶯聲到處聞

寺前雙樹皮上生草

俗呼柳絲藍

正念庵曉望

憑闌坐擁碧山隅萬派東來向日趨  
帆外烟縈分兩越雲中春樹出三衢  
鐘鳴古寺驚棲鶴花落晴江點浴兒  
最愛依沙傾濁酒會須把釣汎新蒲

滕王閣

天外西風老鬢催滕王閣上坐徘徊  
霜凋萬木秋雲起月白雙江旅雁來  
徐孺墓前芳草歇灌嬰城下亂帆開  
珠簾畫棟今何在蘆荻蕭蕭帝子哀

又登滕王閣同姜大真源

高閣重登楚樹遮同君眺望晚山斜平林翠帶連荒浦遠水悠悠帶落霞嘯罷野鳥驚宿雨飛來江鶴占秋沙開樽坐述秦人洞脫幘還思漁父棹南出城西有秦人洞陸叢思與子詩有爲看西山載酒來句戲簡兼示章天節

士龍載酒幾時過寂寞張衡守薛蘿滿擬清醪斟竹葉不妨香氣敵蒲荷狂拚濯髮臨風舞醉即披襟抗白歌更約比隣章叅氏西山日送紫霞多

詠懷古跡五首

張秦亭集

卷九

七

虎視秦皇曾幸浙千年鏡石敞層空相傳舟楫湖邊駐欲訪蓬萊海上通落木遶空駕浪高秋鴻鵠想呼風至今極目錢唐岸猶見扶桑曉日紅

鄂王祠宇枕湖湄秋盡羣峯落葉遲衰草不堪依北隴孤松猶挺向南枝太行雲滿揮戈日楚水旗翻奏捷時百戰功勳竟獄死令予頭白倍淒其

清秋水葉故蹉跎伍相祠前策杖過吳地已生茂苑草胥山猶惹大江波雲沙歸雁愁無盡風雨孤城聽自多對汝却添懷古恨吟成無奈老漁蓑

孤嶼當年卜室居蒼然遺墓綠波餘葛巾想像遊山

寺蘭棹依稀訪野廬沙鳥娟娟芳草靜春蘿裊裊古亭虛臨終修竹成詩句不效相如封禪書黃姑山北馬塍村千騎當年此地屯不見驍驅馳繡陌空餘雞犬識柴門土宜春雨櫻桃熟籬老秋風桂蕊繁我愛元時張伯雨結廬避世樂丘園

遊匡廬

匡廬滴翠滿蘿袍白鶴峯前首重搔大禹碑藏山穴險康王谷湧水簾高玉房金闕隨時現翠壁丹崖此地遭已喜雲霞供俯仰還將杖履任遨遊

夜汎彭蠡湖

張秦亭集

卷九

八

珠璣灘上晚風生日落帆開不可行樹白漸疑沙月吐草翻纔見浦星明依依火出康郎廟宛宛鐘迴吳芮城喜極荒林聊暫泊夜深豺虎莫縱橫

與姜桐音登長干寺報恩塔

是日飲酒客諸君有妓佐酒

塔勢峻峭霄漢孤興來倚汝步崎嶇天低沙草遙連楚帆轉春江漸入吳花裏笙歌桃葉渡雲邊臺榭莫愁湖聞鐘已罷登山屐索醉還尋賣酒壚

酌寒泉

名泉湧出歷城秋曲檻時憑足勝遊已怪潺潺從地湧忽驚活活向天流高槐映溜依軒靜苦竹搖波入

座幽渴馬崖邊源自遠濯纓湖上月常留

與姜定菴真原自金陵順流至京口

石頭城下喜揚舫不斷鶯啼喚客聽幾處人家芳草  
綠一帆春色大江青自慚老髮經花浦共擬新詩倚  
翠屏酒罷却驚北固近芙蓉樓畔醉還醒

病中姜大汝臯過慰

春深倦卧閉茅廬何意君過慰索居多病休文惟伏  
枕相思叔夜忽驅車馬勝雞唱知亭午竹里花繁白  
夏初猶憶東池曾坐對忘言終日守清虛

謁嚴子陵先生祠隨登釣臺絕頂

張秦亭集

卷九

九

渺渺春江翠萬重先生祠宇隱諸峯懸崖峭壁參天  
起激浪奔湍絕地衝睨日鼉鼉常伏檻振雲鶴鶴故  
依松垂綸自是千秋事敢向雙臺策短筇

東門偶步

春山四合綠成圍散步披襟歷翠微鳥道漸通松底  
谷人家只閉石邊扉野樵伐竹臨樟渡溪女簪花映  
芋求芳草自能生暮色流鶯故語戀晴暉

登燕子磯同羅若谷

縹緲危磯不易憑江空天濶幾同登崖前倒出啼猿  
樹石上橫披老鶴藤極浦歸帆餘數點迴沙惡浪自

千層羅含藻思頻吟句張翰鄉心只撫膺

由安仁江出蠡湖夜泊趙家園

安仁江有雲錦石又名錦江

千迴百折錦江流浩浩烟波日夜浮獨喜野漁來結  
網常看沙鳥倦依舟鄱陽湖裏蘆爲舍數淺原邊石  
作樓雲樹水村聊繫纜月明酒醉暫披裘

春日贈諸表兄簡庵

南行曾對楚星分七十家居樂有羣檻草風過寒剪  
剪離花露吐晝薰薰吳山筆染千松色蜀道舟迴萬  
里雲滿眼芝蘭孫子輩醉餘燒燭論奇文

正覺庵偶題

張秦亭集

卷九

十

辭家學道恨難平猶憶從軍細柳營樹隱香臺愁語  
燕花飛禪室滑流鶯聞鐘時起深帷坐覽鏡應憐薄  
髮生莫說木蘭歸舊里簫聲長傍月華明

送諸駿男入蜀

萬里巴江水日東嗟君此別一孤篷衡陽雁影秋天  
外巫峽猿聲暮雨中兩鬢關山空白帝十年詞賦但  
青楓永安宮在知懷古梁甫吟成恨未窮

春日同沈四去矜過安隱寺

寺外名泉似玉漿行來松徑碧雲涼通厨澗水淅淅  
合背日山花緩緩香脫幘狂歌思濁酒談詩倦臥有

繩床諸天薄暮聞鐘磬一片春蘿隱法堂

懷孫大宇台閣中

馬度層岡古木稠八閩風色萬山秋橫天峭嶺槎枒  
過坵地秦溪汗漫流月隱榕城窺野帳花殘荔浦迴  
邊樓登臨孫綽應摘賦只恐無言兩鬢愁

放生庵喜章天節過戲與圓彭上人

日日禪關閉野塘君來談笑倚匡牀只須酒醉傾蝦  
蓋何用心齋禮佛王松下曉雲生翰墨花間春露濕  
衣裳遠公未必能知此嘯咏從吾脫帽狂

全章士顯趙佳璜遊昭化寺

張秦亭集

卷九

十一

古寺幽深碧薛封炎天瀟灑一支筇百年色老湘妃  
竹六月寒生羅漢松誰說雨花飛佛座尚聞珠閣報  
山鐘追隨喜有嚴顏輩落日歸遲草露濃嚴彭祖  
安樂二  
子俱事

北歸與姜侍御真源

昔日燕門幾嘯歌今來覽勝舊山河天涯蹤跡鴻飛  
外世路崎嶇馬上多歲老雪花含樹杪庭深春色滿  
烟蘿知君素石尋幽癖肯訪漁樵過竹坡

秋日寄兒郎曾

天涯秋杪異寒溫作客幽州不可論塞雁時時驚磧

火川榆夜夜老關門斑衣自爲娛親製綈帶毋忘知  
已言聞道夷齊古廟在西風爲我薦蘋蘩

昇元觀贈余鍊師體崖

古觀千年在嶺坳鍊師此日復誅茅登雲石上猿擎  
果禮斗壇邊鶴語巢花落飛泉噴洞罅天清孤磬發  
林梢夜深共侍神仙降羽節紛紛蘿薜交

迴峯大壑絕塵氛上帝高居護紫雲沙竹修修來采  
女蘿燈冉冉下茅君碧潭夜月搖松色白露秋崖洗  
鹿羣他日追隨冲舉去山中笙鶴半空聞

渡白楊笕

張秦亭集

卷九

十二

舟行古笕暮烟重飄泊堪嗟萍水蹤春草漲沙迷遠  
棹夕陽背嶺度疎鐘風迴北渚聞林鶴雲起南山識  
洞龍獨倚孤篷舒嘯咏還搔雙鬢坐從容

同車正木訪秦園

角巾蘿服漫相期野水芳園暮景遲梧老自存絙瑟  
幹竹低初放洞簫枝疎籬霞綺當虛牖側徑峯文映  
曲池今日白頭重過此昔時畫閣幾回悲

春日同趙山子遊虎丘

醉踏長堤生野興同人携屐到山陂那知試劍悲風  
在忽聽彈箏書舫移柳色含春低紫燕櫻花撲酒語

黃鵬相看莫話興亡事任爾吳宮青草披

吳門送趙珍留渡楊子江

柳色吳門映水濱  
河橋相送一沾巾  
潮迴浦口鐘鳴樹  
花落春江月照人  
老去征帆孤劍在  
愁連芳草二毛新  
惟君慷慨能彈鋏  
笑我烟波祗釣綸

智果寺同步青叔

蒼涼古寺聖湖灣  
絕壁依蘿此共攀  
殿塌雉飛高棟裏  
樓高人出翠微間  
曲阿石護青松老  
倒日沙明白鷺閒  
坐久但聞泉溜響  
行來却喜棹歌還

毛稚黃移家螺螄山

張秦亭集

卷九

七

知子移家蘿薛繁  
朝朝山上啟柴荆  
城頭峯色臨隱合  
樹裏湖光接檻平  
著賦十年惟古處  
披裘三伏覺寒輕  
昔時多病今強健  
飲罷登攀夜月明

贈顧子上出守邊州

顧榮分守出朝班  
旌旆遙遙隴水間  
暫別廟廊垂印綬  
不辭邊塞老容顏  
貂衣涉磧雲成幕  
麋酒逢春雪滿山  
每羨王駟臨戎堡  
劍花風冷月中還

慰承嘉令韓叔夜

十載西堂坐夕暉  
家書千里遠相聞  
每因兒在顏常喜  
轉念妻亡淚不分  
樹老猴峯高抱月  
泉飛雁蕩故

穿雲知君池上詩成後  
雙鳥還隨兒鴨羣

送王二仲昭入秦

時赴鄭令幕

迢遙西去渭河濱  
千仞終南列嶂新  
把劍暫遊三輔地  
銜杯常向五陵春  
驪廬度水雲生袂  
鸚鵡穿花露拂巾  
莫說携詩驚謝朓  
可知入幕有嘉賓

聞蔣子大鴻移家越中

連年浪迹歎家亡  
三徑新開清晝長  
落落風塵惟短髮  
蕭蕭竹樹有深堂  
姚江冢墓哀秋草  
越國山川戀夕陽  
良友俱言陶令宅  
居人還比鄭公鄉

春日邵于王將構白雲洞草堂約予同過

張秦亭集

卷九

古

白雲洞口翠烟迷  
大滌山中綠樹齊  
澗壑苔深彫虎徑  
峯巒月掛老猿梯  
邵平高嘯惟樽酒  
張翰尋幽合杖藜  
薜荔堂成携手去  
桃花飛瀑滿晴溪

下有桃花泉

聽魯仲展述登華山

華嶽嵯峨幾代封  
喜君絕頂駐孤筇  
炎天冰裂仙人掌  
半夜日明玉女峯  
手攀百丈危溪石  
足踏千年大壑松  
安得此身生羽翰  
猿崖鳥道一相從

昇元觀贈韋六象

花雀有雛啼曉烟  
翠螺無尾活清泉  
澗深紫貝香堪茹  
石冷黃椒色正妍  
道侶未能逢許邁  
幽心最喜得

章賢每過笑語藤蘿室信宿遺亡手一編如去聲

中役晚辭去遺書一編乃平日所作詩

草屋落成喜同祖定弟

蘿垣新構有階除兄弟連朝步自如可是衰閑潛土室豈惟伯約處茅廬青山樓閣常梯几白鳥池塘故作書向夕郊原遙矚望馬塍雲樹未蕭疎

與德水大師

天竺山中避跡深楊梅塢內喜蕭森孤峯忽現雲霞相雙樹常依水月心入社淵明偏愛酒清言支遁只披襟悠然晤對時忘我惟有傳燈石戶陰

張秦亭集

卷九

五

訪胡彥遠河渚

曲浦栖遲人跡稀野航出入水烟微竹間已構麗公宅池上還披羊續衣梅子夏來金的的蘆花秋盡雪霏霏知心握手如君幾策笠躬耕願未違

王西樵孫無言過訪適予他出遲至日午而去

悵然有懷寄此

二仲相過春徑幽主人侵曉出溪頭造門果自乘槎至入座非關看竹留樹杪雲霞低几席堦前麋鹿去林丘腐儒粗糲知無待慚愧蓬蒿嘉客遊

元夜毛會侯方渭仁張我持孫宇台諸子飲楊

與百教忠堂分得南字

華堂列炬照停驂此夕良朋喜盍簪天外鴻聲歸塞北燈前雪色滿江南不妨竹葉啣杯盡共說梅花策杖探古蕩林深堪汎艇好將蘿服映澄潭

與上行上人

曲水寒梅解玉苞支公乘興到衡茅入春啼鳥依深檻閒徑芳蘭有故交簾外青山迴塵尾鏡中白髮媚松梢相逢祇合林泉去藥裝詩裝未用拋

寄趙編脩鐵園

薊門一別久睽離儒雅風流有所思入苑看花還縱酒登臺載筆好題詩春雲東海思家切爽氣西山坐戶披相憶不知丘壑老幾回白髮怨江離

張秦亭集

卷九

六

蘭江寄金羽周

時在浦江

蘭江東望碧參差百里山光木杪垂湧雪未探三洞勝挿天遙憶五峯奇懷人寶掌春雲滿作客龍門夜雨遲二十與君同負笈忍教斑鬢失相期

卧龍山訪徐鍊師子芳

圻面蓬頭百衲衣卧龍山下碧蘿圍千杯濁酒留人醉萬里仙雲拂戶飛花下青牛常獨卧雨中白鶴忽雙歸相逢握手傳真訣笑摘菖蒲當採薇

客中喜遇黃仙裳因感梁仲木公狄王下一孫

無言諸亡友

首句即  
用黃詩

長安松下白頭人歲老虬髯兩鬢新痛我故園常灑  
淚知君他日已忘貧盧河雪阻狐狸暮巨麓沙迴雁  
鷺春歎息舊交多鬼錄不如歸結薜蘿隣

送友歸南昌和季孚公韵

送君歸去蠡湖遙帆外鴉啼浦口橋江樹霜濃空落  
葉海門風急正吹潮且將杯酒愁疎豁莫恨鄉關夢  
寂寥到日滕王高閣望畫簾秋水暮烟消

寄朱錫鬯

時寓  
金陵

張秦亭集

卷九

七

作客朱雲南國久秦淮秋色想徘徊沙頭落日大江  
濶天外晴烟雙闕開慚我詩詞遯知己思君杖履定  
登臺蕭然木脫鍾山後霜鬢愁生麋鹿哀

錫鬯嘗批  
予北歸古  
詩日句句學杜句句不襲杜句句做句句不似又  
曰天下有五詩人君是其一知己之感匪可言喻

王仲昭過訪

時有富  
春之行

秦亭秋色老巖阿訪戴王郎忽爾過我每高吟隨杖  
履君還幽意寄藤蘿青山抱病烟霞久白首論交涕  
淚多霜滿富春紅樹好蘭舟容與醉江波

春日訪許德遠蘭溪

清江花發映懸蘿爲訪良朋小艇過潭底蚌聞春月

出嶺頭猿掛暮烟多天邊對起蘭陰樹枕畔長生澱  
水波到後相携頻坐咏大雲山色正嵯峨

放生庵

塘南路透小庵迴荳葉瓜花著地開雙燕交飛深竹  
裏羣鵝競浴古池隈曾將書劍江關遠暫侶漁樵草  
澤來頭白一生多漫興潮王廟北且徘徊

同姜真源趙珍留登北高峯

共藉肩輿起北峯一身縹緲獨支筇迴迴石磴凌虛  
轉疊疊烟巒入樹重風引鐘聲低斷壑天連湖影掛  
長松平生最苦繁華境此地翩然物外蹤

張秦亭集

卷九

六

從野堂領祀喜王丹麓過慰

歎息茅堂竟不支感君相過語疎籬洲前百歲留蝸  
舍風雨三秋失蟻陂結草河邊終自隱跳壺市上恐  
人窺悠然坐對惟宜汝無恙青山仍作帷

常山訪沈廣文冠東留飲

千山透路草萊鋤萬木參雲霜雪虛石上駕橋人穩  
渡水中立屋子安居樽罍隔竹聞高唱枕簟依流坐  
自如勿訝齋厨苜蓿冷諸生三鱣報庭除

送紀伯紫歸金陵

金陵遊子鬢毛斑浪跡窮年此獨還遠道暮雲生澤

國大江春水抱吳關掉頭舊燕殘花外滿眼新蒲落  
照間到日定當沽酒醉不妨高卧對鍾山

冬日寄懷丁大飛濤

寒凝沙飛已聒熊飢狐哮虎走霜空千山每見悽悽  
月萬古常吹烈烈風淚墮琴書悲斷角草眠少樂怯  
衰蓬相思知有金雞唱斑鬢終歸遼水東唐詩有云日照樊紅

同其武弟訪佛惠寺天逸上人

入城每到惠連居訪寺纔過支遁廬雀乳春花宮殿  
廢燈明曉磬薜蘿疎坐開篋笥題詩後行踏園林把  
張秦亭集

卷九

九

臂初方外定交聊一笑白頭荏苒未愁予

徐卓人將兒書札至

苦憶癡兒薊北游乍聞有客到林丘却驚徐穉衝泥  
至謾減張衡老鬢愁雪竹白欺深覓徑江梅紅綻始  
登樓喜憑好友將書寄杖起疎籬著敝裘

陸曾禹同車正木入山尋其壘母地予亦隨行

掃墓

溪邊水色紫如鵝山下高低龍作坡萬木秋屯披紫  
錦千峯日照現青螺知予不用義之誓喜子能從郭  
璞過金鎖分明原蔓草玉鈎端的在巖阿

春日送諸虎男之楚

燕語江樓初送君江花照眼正紛紛當筵已見晴川  
月鼓棹還疑大別雲戰伐連年頻雪涕行藏此日獨  
離羣楚天萬里春爲客悵望鴻書未可聞

送項子釗還唐山

結廬已就唐山遠蒼翠幽深獨嘯歌乳虎窺人潛石  
窟哀猿掖子墮春蘿樽前烏語披襟得病裏松濤入  
檻多明月兩峯千仞上飛泉夜夜酒牕過

嘯碧堂姜真源招同龔孝升汪均萬陸翼王尤

展成王翰臣胡德懷侯研德宋旣庭右之瞻

張秦亭集

卷九

二

三汪茗文洞昭金淳還趙山子叔子吳弘人

漢槎

古堂高敞集儒冠而面凌虛疊石攢沼上新花紅雨  
暮洞中短草碧春寒啣杯脫幘憑危磴急管哀箏遞  
曲欄獨有使臣生逸興長歌白雪露華溥時孝升奉使南還卽

席賦

湖上與蔣馭鹿徐勝力

二妙南游到武林維舟湖畔共登臨相看疎豁惟真  
意數問行藏此素心浴鷺飛鳬翻箇箇野梅沙竹弄  
陰陰攀芳儘有騷人思鼓枻聊爲漁父吟

秋暮有懷八首

九月寒霜未授衣，蕭條農事竟全非。雲盤不見樵烟起，花港徒逢漁網歸。草沒狐狸潛夜泣，山荒鹿豕走朝饑。連年水旱還誰告，策圖終愁納稼稀。  
老去錢唐筋力衰，暮秋風日覺淒淒。其江連越嶠潮聲合，雲起吳山樹影移。沙雁祇知求野粟，城烏偏欲啄園葵。不辭沮溺携鋤日，正是巢山洗耳時。  
飛飛鴻雁澤中鳴，莽莽關河寇盜生。豈有張綱能按壘，不聞龔遂坐銷兵。蒹葭夜插旌旗色，城闕秋連鼓角聲。休羨西郊歌樂土，逃亡比戶罷春耕。

張秦亭集

卷九

三

石湖橋下水爲渠，五世蟬聯此共居。種竹千竿巢翠鳥，鑿池五畝畜金魚。筆彈畫閣青樽駐，月出朱樓綠鬢疎。一夕被驅村路僻，忻然將母結蓬廬。  
曾爲浪迹意蕭騷，何事窮年奔走勞。北眺燕雲沙麓遠，南浮章貢楚山高。看花官署心如醉，伏枕江樓髮漫搔。幸賴越人知藥餌，秋風病起步林皋。  
炎風吹遍亂笳聞，小艇深溪避夕暉。三白潭中惟野火，五黃橋外盡川雲。蒼茫數徙家還在，寂寞遲回路不分。萬事只今農務穩，卜鄰早傍野鷗羣。  
先人遺構在孤嶼，大幔亭前秋露濃。祇見千山紅樹

出那知萬卷紫苔封，溪流崩壁龍將木。門對棲霞鳥道松，古墓乍驚新築土。高岡還識舊顏塘，

四十無家便悟真。昇元丹室喜凝神，松花鼠飲千頭露。淵雪龜餐太古春，欲跨茅龍天上去。常勸芝草月中新，莫言處士終南徑。早覓仙人東海濱，  
昇元觀名地有千頭松兩株有龜大如車輪在武康縣

雙松和許比部生洲韵

詞臣卜宅近雙松，何處晨昏古寺鐘。涼月藤蘿常語鶴，炎天風雨忽飛龍。三秋翠老亭邊石，半夜濤生江上峰。吟罷酒酣頻手撫，扶柯天矯自寒冬。

張秦亭集

卷九

三

與省三上人

閑士禪房翠作幃，喜從薊北向南歸。沙邊白雁依行笠，樹杪青霜點戒衣。風動石巖松木嘯，雲生花慢菊香飛。癡兒書札煩相寄，早夢茅堂說息機。  
先一日于夢一僧語

語大日  
札到

蘭江喜得姜公定庵歸信

浦外春光明，閑夜城邊蘭色媚。山扉曉來日醉黃鸝語，雨後江晴白燕飛。忽報天書下遼水，喜聞良友奉萱幃。桂花開滿東池日，准擬香醪對月輝。

淮陰朱令探序署中與姜武孫高子敏

良友相逢久別離依依官署語深帷淮波見影翻沙  
涵江市蟬聲咽柳枝味美鵲鵲堪佐酒香隣杜若共  
題詩天涯踪跡殊難定邂逅休嗟白髮垂

再過靈隱寺贈三目上人

雲門夙昔透禪機又向蓮峯塵尾揮座下不驚狂象  
舞潭邊常見毒龍歸殘鐘石語三車法涼露香生七  
寶衣白喜陶潛來入社登樓重宿白雲扉

寄許昌翁兼與陸子恂  
係昌麟外舅時讀書左侯廟上行上人陸子

許商力學有誰如古廟高樓口起居烏石峯前行問

張秦亭集

卷九

三

業馬塍村裏受傳書帷依杯渡潭花落席近冰清竹  
色虛老眼早知廊廟佐河汾講道或慚予

偃王廟

偃王宮枕石屏山俎豆千秋在此間日麗從臣開繡  
幄風吹侍女響雲環殘碑月冷龍螭落古殿春深烏  
雀閒太息當年周穆事西征入駿幾時還

寄懷羅鑛陸曾紹久客長沙

春去長沙秋未迴紛紛羌笛楚城隈天邊旅雁湘波  
起樹杪浮雲夢澤來二子揚帆南國久一年別淚北  
風催故園倚戶情真切菊老霜殘又早梅

蘭溪學宮示許廣文德遠

岩巖殿閣敞山岑百代尊崇仰止心古柏蒼蒼當檻  
立新苔藹藹抱牆陰衣間共觀星辰色壁裏常聞絲  
竹音多士賴君才竝美蘭江桃李正春深

大雨  
時庚申四月二十二日

大雲山上亂飛鴉蘭邑城頭雨似麻繞樹雷聲搜木  
魅剗江電影走金蛇斜飄破壁頻移席急溜虛堂忽  
擁沙彷彿神靈如有意河翻海決莫咨嗟

北歸

張秦亭集

卷九

三

昔年北歸寒不勝今年北歸火雲蒸已經朔雪迷狐  
塞又值炎風度馬陵荷服道中愁雨滴葛巾江上喜  
波澄天涯作客原無賴故里爲農自可憑

南遊歸後祖定抱病還家喜坐北軒因懷孫大

宇台

夾衣竝坐蔭梧楸散髮徐行度石杠汝病只宜逃竹  
屋我歸最喜汎桐江自憐牛馬常相逐莫說鸞龍共  
一雙良友孫登東魯去教人遙憶在他邦

姜山啟約遊天台不果

欲探仙踪聽玉笙石梁橋上擬偕行飛流瀑布搖蒼  
樹縹緲霞光起赤城自喜劉晨心共賞况逢孫綽興  
逾生丹梯不礙徐攀陟十里桃蹊滿落英

登城西南隅同吳錦雯次毛稚黃韵

野濶天高楓葉丹鳳皇城上屢看蒼荒廢殿金葵  
艷月冷離宮玉漏乾南浦雲屯千騎合西陵木落萬  
家寒愁來鼓角霜前聽只合冥鴻逝渺漫

張秦亭集

卷九

五

戲贈友人

燕飛花落點新粧蘭棹蘋風過柳塘三月羅衣迷蜨  
蝶五湖春水戲鴛鴦開簾漫擁吳姬醉燒燭頻歌楚  
曲長家在蒼梧知不遠還疑此夕汎瀟湘

秋日訪丁習仲先生次沈去矜韵

草堂秋老菊花開坐近寒香把酒杯不奈鼓鼙深夜  
起可堪鬢髮早霜催湖邊過雁千峯月江上晴雲孤  
古臺閒道每游詩句好杖藜還傍北山廻

張秦亭詩集卷十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七言律詩

凌雲亭同許力臣晚眺

木落霜空幾渡舟岸迴渚曲亂帆秋高天忽墮金焦  
下新月常翻江海流暫止林鳥啼石壘得飛水鶴過  
瓜洲登臨却喜知交在嘯咏還添旅髮愁

九日飛來峯登高次查伊璜先生韵

登臨縱目九秋遙故里江山莽寂寥霜薄寒楓紅滾  
滾天低老髮白蕭蕭飛來塞雁清笳斷嘯罷林猿落

張秦亭集

卷十

一

葉飄漫自携樽尋洞壑不禁高唱和漁樵

春日游寶掌寺贈雪厂開士

若耶溪畔叩禪關疊疊青松化鹿山動地灘聲喧石  
罅連峯雪色注林間焚香白日傳燈坐洗鉢黃昏聽  
虎還聞道千年寶掌在碧蘿圖書識蒼顏

時揮毫相傳僧臘八  
百餘歲未見開放

昭關

昔日子胥曾過此今來亦度古昭關江山不為風波  
老天地何曾戰伐閒詞客有時歌哭裡英雄當日死  
生間楚宮吳苑休回首腸斷春潮白馬還

甘露寺與潘江如

平時古寺閒遊地草廐蘆棚繫馬多一自烽烟生海  
徵遂令戎幕遍江沱鼓聲落日還相擊弓箭行人不  
住過此際分明關塞景掉頭莫惜舊烟蘿

江村

小屋臨江蘆荻扉閒行處處興堪依相逢老父披沙  
坐却正見禽掠水飛曲岸潮聲初落檻深溝柳色足  
沾衣南風入夏還涼冷未忍晴烟拂袖歸

送施公尚白遊雁蕩山

盤山翠滿東西谷鞍嶺花分內外溪倒峽雷霆翻樹

張秦亭集

卷十

二

闢出雲屏幃黨天低鳥聲恰向鷹岩弄猿影高懸虎  
洞栖百一峯名應細數羨君此去不愁迷

三西谷峯四十  
八謂之百一峯

烏戌

據梧獨坐漫婆娑古戍偏令逸興多曉月諸溪連日  
出春燈雙塔共星羅孤懷染翰聊題壁懶性臨觴且  
放歌喪亂不須搔短髮棲遲肯自負長蘿

過隣家

黃柳青春老著花野人無事過隣家即從麋鹿常眠  
徑轉向鳬鷺各占沙蘿服忽牽藤刺入葛巾偏趁竹

風斜故園明月頻頻訪只爲東門學種瓜

同許德遠看月

月滿高階夜色闌偶同二妙坐盤桓清分翠壁桃花  
潤影落朱門栢葉寒已倒芳樽頻取醉還將瑤瑟幾  
回彈虛疑一片江光起天碧波清老眼看

夏日楊仲琛曉過

郊扉晝偃碧林阿良友何來觸暑過日靜老槐披積  
蘚池香小閣受新荷蔡邕入徑琴心識劉勰爲文藻  
思多懶散廢書頭未沐欣然坐語蔭庭柯

過許儒潛儒二弟書室兼呈思平叔

張秦亭集

卷十

三

高軒近市無喧雜把酒晴牕坐夜闌雨歇天街新月  
皎苔侵棧路古河乾瓶中雀尾金花麗架上蟲書竹  
簡殘兄弟切磋時譽美雙珠膝下正承歡

夜

風槐露夜牕虛從野堂中坐廢書半壁星河低故  
榻數聲蟋蟀語荒廬愁來彈鋏誰知苦老去掀髯不  
覺疎久矣浮雲如富貴郊居無恙且犁耨

臯亭看桃花同章天節

連朝色醉臯亭北入夜光燒石鼓東露濕野塘真爛  
熳烟霏沙渚覺朦朧愁翻老髮偏形白喜亞高蘿不

敬紅最愛主人頻勸飲珊瑚遙浸酒杯空

上泥橋

草徑淒涼河水干上泥橋北路行難鴉音故惱黃墟  
僻狐火潛窺白日寒處處竹光多破碎家家桑影半  
彫殘十間樓外茅籬盡犬吠雞鳴夜未安

十間樓地名

遊顧向中小山園時陸叔昭在座

門傍危橋古木陰園依曲浦野雲深穿池畜木開金  
鏡積土成山起翠林鸚鵡杯前宜製作芙蓉室內屢  
登臨士衡已喜談心坐張翰還慚把臂吟

毛五穉黃朱生南岡送予至昭慶寺

張秦亭集

卷十

四

西湖寒水正瀾漪野寺清鐘暮色時沙畔露乾棲雁  
草城頭霜滑鬧鴉枝同舟二妙何由得落景千峯此  
最奇別路幾經回首望螺山紗紗遠猶隨

螺山毛子居處

仲春家廟祭祀是日大小長幼共集一百三十

餘人

我家奕世盛簪裾廟枕湖流春薦蔬執奏共傳都御  
史選賢尤憶老尚書金溪樹擁晴霞出錦塢花明旭  
日初一柱天香原舊賜九重恩賚至今餘

予先高祖諱濂

世宗時爲都御史守北門一夜七疏抗奏邪惡劉龍

歸高伯祖諱濂神宗時拜吏部尚書爲相張居正奪情不合

待朱生不至詩以懷之兼寄毛稚黃

秋山閣閣抱沉痾早晚窮愁喜汝過曾向籬邊聽異  
鳥更來治上愛飛蛾石孟坐少青精飯茅屋居常白  
鷺策行誼已因毛義得神仙無奈子房何

春日同祖靜弟舟過爛溪有感

波迴風急大魚鳴曲浦平沙烟霧生百里帆幃開曉  
色千羣鵝鵲亂春聲當年戰伐愁雲斷此日悲歌濁  
酒傾落拓且隨豪士興疎狂自是古人情

送章生北上兼示陸生

柳花飛處送殘春明發扁舟萬里身舊日執經依隴  
畔今朝把酒望河濱渾沌沲燕月知迎騎泰岱秦松解  
近人若遇士龍相問訊道予西浦正垂綸

張秦亭集

卷十

五

九日同祖定偶飲和杜韵

九日愁心不自寬爲憐兄弟強相歡漫將白髮扶鳩  
杖休對黃花墮鵝冠戎角遠依槐火落江楓遙帶雁  
聲寒醉來溪上同回首無限青山萬里看

謁于忠肅祠

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浩  
歎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  
墓門寂莫祠堂嗟歲老竹深松火又黃昏

孤山

誰說樓臺一水中荒岡古墓盡成空花殘廢院猶垂露柳沒長堤不作風尚有琉璃侵雨碧總無玳瑁倚筵紅張營施罾漁人暮鳬鴨羣飛處處同

過王丹麓園亭兼示令子龍

詩

小小園林闢徑斜悠然隱几似山家簾前蛺蝶蟲爲草沼上芙蓉鏡作花譽美顧榮稱竹箭交同范泰喜雲霞二王今日人誰似拚老墻東莫嘆嗟

謁趙清獻祠

蘭陰山上古祠開春水橋通絕澗來琴鶴尚依深座

張秦亭集

卷十

六

檻衣冠猶表告天臺已憐花蕊迷蒼磴更試霜毫點碧苔清節高風誰繼者龍章樓在喜徘徊

臺上滿壁皆詩

過吳生舊居

不見發馨已十春蕭條矮屋遍荒榛籬邊烏雀依新土竹裏漁樵識舊人視近山河悲自逸感摧蘭蕙歎應頻東風雙淚時時墮吹滿蒹葭曲水濱

王沈二生過從野堂

寂莫山居興若何紫藤蒼竹綠槐坡每因節信披衣起嘗愛弘先插杖過籬下游蜂喧落蕊池邊啞雀聚纖蘿吾門弟子如林立不數傳經絳帳多

病中與陸蓋思兼示祖定

沉痾嘿嘿春風後良友頻頻夏口來徑滿藤蘿隨月過林翻烏鵲聽鐘回蒿床三尺聊支枕竹檻千峯偶舉杯相慰懽然同我弟出門洒淚幾徘徊

江陰縣署咏老桑同梅德建

官署老桑花未稀植根四十有餘聞紫葉繭繭依芳沼忽忽神燈出翠微雨住寒鴟常坐嘯星明宿鳥各爭飛門人入夜驚聞汝遮莫多愁語竹扉

古蕩示孫鱗公

花園亭子暗斜曛古蕩人家犬夜聞栽竹當時盈萬

張秦亭集

卷十

七

畝畜魚此日少千斤亂離已飽干戈眼釣弋常隨鷗鷺羣祖業蓬蒿終避世馬塍努力學耨雲

晚過王仲昭

花港澄秋映日輝棋山落木又相依憐予抱病桑樞久喜子銜恩薇省歸林下露蘭蜂罷採水邊香稻鴨初肥深談信宿頻傾盞脫帽徜徉且薜衣

又與仲昭

楓葉初飛沙雁秋與君別緒話綢繆彤庭日煖花生筆白塔江寒雪滿裴人世舊聞歌駟馬老年今喜避休丘維揚旅夢詩成識得意還同麋鹿游

仲昭維揚客遊步作

詩贈予有大  
布衣之句

聞落葉

晚寒初開楓色偏忽聞落葉響遙天高秋似怨滄江  
畔深夜常悲戍堡邊半惹嶺霞留曲浦偶兼沙鳥度  
虛烟柴門獨立頻搔髮故里蕭蕭又一年

孟冬十五夜看月

今夜茅堂倍可憐低徊伴我據梧眠清分竹檻平如  
水寒落松門淡似烟人世幾宵蟾影闕天空萬古兔  
形圓明明若掇胸懷裏紅樹蒼山色更鮮

張秦亭集

卷十

八

冬日同錢朱二生過靈隱寺晤三目上人

二子相將梵宮去遠公招我鷺山來泉如縑素雲中  
落石作蓮花雪裏開萬古後貌依寶座千年舍利隱  
香臺俗塵此處都無染坐看禪枝宿鳥廻

喜王宗翰北歸又聞陸曾禹南還

已喜王生歸雁先又聞陸子欲南旋帆由齊魯通西  
楚雲自江淮背北燕槐柳青垂嘶馬路菱荷紅賦聽  
鶯船古人侍坐曾調瑟好過同操白雪弦

初夏由桐江溯蘭溪贈唐翼修

江鄉作客予方倦彩筆題詩爾獨工舟入層巒天忽

小人歸遠浦月移空鳩呼檻拂珠聯雨燕擲林開麥  
信風滿眼紅蘭多著蕊攀芳莫笑白頭翁

喜堂成和杜與弟祖定

堂面秦亭又剪茅仍然村僻近西郊盤盤幹老庭槐  
色細細香生野竹梢已擬石門探雁蕩長思天目逖  
鶯巢結交無復妻孥托倦卧何妨弟子嘲

病起贈行上人

秦亭山下張平子清水潭邊釋道安玉札丹砂傳藥  
裝珠英雪萼重詩壇烏聲過牖翻經得槐影當階入  
座看我病已知三折妙草茹無事喜加餐

張秦亭集

卷十

九

寄答何侍御裴音

日日山中自隱淪長安千里此懷人星低鳳翅霓旌  
動露濕螭頭彩仗新皂蓋秋臨三晉迴繡衣初入五  
雲春酒闌只有銅龍月一夜光生蘿薜隣

秋日寄懷姜京兆時宦遼陽

故人作宦典如何秋老登臨且嘯歌萬里山川看活  
虎三年關塞走明駝青春木脫遼陽路赤日冰堅句  
麗河萱草芳菲蘭渚好不須將母嘆蹉跎

喜陸大蓋思書至

騎馬獨過邠縣路聞笳還次武昌城雁書忽自天南

至狐火誰傳到北生沙外柳林斜日遍月中楓樹大  
江平涓涓已洒安仁淚惻惻長思庾袞情

春日示胡生文漪文漪予妹槎雲壻時槎雲已  
歿

白水青山老是鄉子來侍坐忽沾裳遺書無復鮑昭  
妹除服猶憐孫氏郎池雨亂披菱茨葉露花空滴蕙  
蘭榮春風正爾吹衣袂且向園林引興長

淮署聞陸景宣已赦誌喜

拘獄牽連事可傷聞君已赦早還鄉春風喜極悲仍  
在落日愁消醉復狂賣餅不須同趙壹上書何用學

張秦亭集

卷十

十

鄒陽回思束縛孤舟去花滿江帆幾斷腸

典衣

炊烟終日斷柴扉秋盡冬來又典衣常岸角巾如失  
病忽扶藜杖竟忘饑田園雨後猶龜坼籬落苔深只  
鳥飛笑謂隣人莫嘲諑昔賢曾採北山薇

同姜京兆定庵守歲

古越城頭夜色新芳園醉酒頗宜人丹成不信乾坤  
老賦就偏偷梅柳春萬壑流珠冰自合千山盡粉雪  
初勻相看莫說年華改一片清輝此再晨

燒丹

妙藥繇來抱朴師潛燒精舍彩雲隨頻菊水添金  
鼎細細桑烟透石池道合乾坤原罔象丹成日月自  
無爲青松翠栢千年物鍊食何憂雙鬢絲

原韵

北固山眺望同姜桐音葉緯如和吳明卿先生

北固山高積翠多東連雲樹起嵯峨江光不隱龍巖  
睡海色常驚龍巖過王氣千年環帝闕草聲一片動  
淮河吳城梁寺依然在夜月晨鐘滿薜蘿

與悅涵禹門二上人

蓮峯高峙白雲邊結伴相將老法筵猿嘯不驚禪月

張秦亭集

卷十

士

靜鶴飛偏拂梵輪圓杖頭滴翠雲間樹屋角流聲竹  
杪泉肯借一龕容坐隱春風雙雀任巢肩

山居寄祖明

歲暮辭家向北征高飛鴻雁背人鳴遙知作客驚時  
序不惜窮途困甲兵燕地雪深能走馬薊門春老未  
聞鶯疎籬病後頻相憶落日樓中一寄情

春日吳門偶飲是日聞警有援兵過

高臺落日動征旂忽報烽烟接帝畿淮海羽書三月  
至吳門春酒百花飛吹簫自惜風塵老倚劍還憐鬢  
髮稀聞說從軍王粲志不堪荷戈負初衣

山居同陸韜夜坐

百歲長藤泥屋牢坐憐短髮此頻搔  
逃巢野燕穿花入過水春鴻背月高  
匡鼎談詩應汝輩僊仙采藥自吾曹  
醉中莫便歌當哭乘興還來讀楚騷

與祖靜弟登虎丘塔眺望

彫欄花鶴亂春風直上層巔俯碧空  
十里草青茂苑北千帆雪白太湖東  
悠悠畫角吹林杪薄薄浮烟入檻中  
豈是風塵耳落魄漫將心事嘆飄蓬

京中與高二十嫩時值霜降

易水西風白雁翔  
蘭門作客漫相將  
千家砧杵驚鳴

張秦亭集

卷十

十一

月一夜關山竟履霜  
飲酒漸離頻入市  
逃名張烏欲還鄉  
每憐攜手燕臺側  
衰柳蕭蕭此數行

細月

風吹細月淡雲收  
此夕初生傍遠洲  
弓影乍開驃騎塞  
眉痕偏倚綠珠樓  
未驚波底魚龍卧  
早送城南鼓角愁  
悵望中庭深夜起  
還須秉燭更成遊

送姜大汝臯東歸

江門落月自徘徊  
曉發歸帆浪裏開  
宿霧故迷神禹穴  
朝陽偏上越王臺  
垂條汀柳依依過  
浴水沙鷗汎汎來  
惆悵此時惟極目  
登臨何地重啣杯

至日書懷示孫忠楷

雀噪柴扉墮樹枝  
鷄鳴烟巷日初遲  
久拚白髮添新色  
却恨清樽少故知  
風俗蕭疎百戰後  
江山搖落十年時  
自憐衰力還多病  
倦眼看詩竟不辭

送孫宙令之北兼與陳胤倩表弟

元方北去久睽離  
君到相逢有淚垂  
海內交遊情益苦  
天涯戰伐老堪悲  
最憐把袂清霜後  
莫惜論詩短燭時  
易水燕山日懷古  
浮雲滿日重凄其

積雨

獨臥高軒少客過  
空階積雨歎蹉跎  
將生芳草連門巷

張秦亭集

卷十

十三

巷不斷春雲  
晉薜蘿掠食野兒爭出浦  
拾風潭鯉故跳波  
江南五月黃梅熟  
氣濕炎蒸可奈何

夏日病瘡

終朝瘡病掩柴扉  
庭木陰陰夏日稀  
已是數番思凍雪  
况當六月試寒衣  
開簾偶撥琴書卧  
携杖還衝鷗鷺飛  
小閣暫登重引興  
碧梧翠竹坐相依

寄祖定弟

憶爾移居陋巷斜  
爲探母氏汎孤槎  
啼鳥老覆春巢葉  
征雁時逢曙路花  
白水相思頻釣鯉  
青山偕隱自餐霞  
低愁震澤徒飄泊  
空向桐湖感歲華

送趙珍雷之括蒼

月滿參橫促夜闌，故人惜別去江干。  
愁中忽吹桓伊笛，病裏還高屈子冠。  
芝嶺暮雲生古樹，玉巖秋色掛征鞍。  
何時一棹江鄉下，茅屋頻頻醉眼看。

夏日從野堂漫興

秦亭山下築茅廬，幽隱真成水竹居。  
不向欄邊看鷗鴨，但來沼上生呼魚。  
瓜田百顆青堪數，桑陌千條綠有餘。  
便合棲心同索綯，寧須賣賦似相如。  
每吟舍後便澗，纓亂離僧得閉柴荆。  
攢攢花蕊遊蜂食，落落荔枝啖雀鳴。  
千古角巾惟此地，十年飛旆總荒城。

張秦亭集

卷十

古

荒城高車駟馬非吾事，藜杖從容郊外行。

忽聞啼鴉叫林溪，卽有驚蟬響澗西。  
覆徑桐孫原過戶，依房蓮子肯沾泥。  
興添丘壑頻能往，老愛蓬蒿只自棲。  
見說浮雲無賴甚，從來不著短簷低。

何用山花手自栽，干戈空見故園來。  
愁中鬢髮先秋禿，醉裏乾坤老眼哀。  
有意幽蘭深谷裏，得時新竹亂流隈。  
連年祇覺形容瘦，此日安能懷抱開。

莽莽園林初夏時，老農終日坐山陂。  
啼鶯過水春聲變，高樹搖烟暮景移。  
避世長沮堪足侶，作歌角里是吾師。  
亦知饑餓頻驅我，出戶還因麋鹿期。

寄懷陸大天濤

時奉母  
令弟縣

郊邑山川秀，若何故人為政聽。  
絃歌釣天臺上飛雙鳥，洗耳河邊進隻鵝。  
臘送鄭郊思蔓草，春歸汝水滄新波。  
高堂頓頓黃陂鯉，較勝陶家遺鮓多。  
鄭風中傳曰李遇郤缺于野薦于文公詩人美之賦蔓草

落日同湯可宗作

湖頭殘照幾蹉跎，極目遲遲下碧波。  
出樹半從峯頂入，憑闌全傍水亭過。  
鵬雲護塔蒼茫合，雁火連沙縹緲多。  
不負濁醪頻痛飲，還乘孤棹起高歌。

病中答許比部生洲

張秦亭集

卷十

古

風塵卧疾正愁予，伏枕知君又廢書。  
花鳥莫嫌情爛熳，琴樽豈遂興蕭疎。  
長卿慢世原多病，沈約能文且索居。  
試起開簾乘月坐，雙松滴翠滿庭除。

燕京元夕送周惟一南還

周郎家住越王城，歸騎翩翩沙路平。  
五夜京中愁別袂，十年淮上憶班荆。  
崑崙水煖河冰泮，泰嶽春迴海日生。  
知到故鄉歡聚首，東風芳樹正啼鶯。

初度沈通聲張同過

海棠朵朵約秋沙，丹桂青槐夾徑花。  
老又六旬逢降日，醉爲二子過貧家。  
嫦娥江畔親鳩杖，魍魎山中喜

鹿車疎懶幸留吾輩在吟成只合對棲霞棲霞嶺名

秋夜同沈碩庵

北斗闌干零露垂秋園共坐夜何其干戈短髮侵霜  
老風雨孤城怨角吹作賦不堪哀庾信彈琴聊復聽  
鍾期十年共有停雲意燒燭頻斟竹葉卮

喜雨

曉起看日日脚昏黃姑吐雲雲有根樹杪乍飄似絲  
細簷前急注如川奔黍禾自此實南畝舟舫將因通  
北門父老既感彼蒼德吾生飽食眠孤村黃姑山名

贈羅使君二千讀書西嶽

張秦亭集

卷十

七

西嶽去家七十里讀書直躡芙蓉峯食杯試飲盆中  
露作帳時牽掌上松花老春深逢白鹿雨闌雲裏見  
蒼龍學成偶宦錢唐郡賦罷湖山正暮鐘

訪屠右文

石閣松扉次第開祝融何事忽爲災魯連慷慨原奇  
士樓護交遊信異才鼓角夜深還縱酒湖山秋盡幾  
登臺憐君風雅將重過新構成時坐碧苔

吳門送郭天門先生歸楚中

搖落吳門起別愁布帆歸去一扁舟春餘楚水蘋花  
老人到湘潭荷芰秋苦憶懷沙吟澤畔誰憐作賦倚

江樓天涯戰伐堪垂淚目斷鴻飛不可留

寓虎丘朱子葆陸冰修見過

疎簾落景照庭隅最喜禪房二子俱坐石每攀花下  
檻對人還笑鏡中鬚虎丘暮色開蒼竹鶴澗晴雲繞  
碧梧乘興山塘聊共往白鷗春水正相呼

送柴虎臣之北

葛巾荷服此馳驅偶爾遨遊入舊都已向樽前頻擊  
筑還干市上白懸壺天街晴雪看調馬沙苑秋風怨  
行烏不爲路難心緒亂恐傷髩脫旅情孤

漳溪曉發寄沈武仲兼示若祥巨源

張秦亭集

卷十

七

到處漁舟纜竹扉鷓鴣鵲鵲各依依桃花浪逐春星  
動柳葉風牽曉月飛帆掛漳溪沙路曲地過鄴水市  
烟稀寄言沈約兼諸子百里羣山送我歸

宛委山訪蕭鍊師

虛無一室倚嶙峋絕火經年色更新初謂騎羊將入  
蜀豈知化鳥欲逃秦洞庭湖裏曾揮手宛委山中且  
隱身名在丹臺原舊識不妨乞訣永修真

寄陸吉人

病中樹屋絕塵埃君夢何緣執手來豈謂蘭香將幔  
惹定然蝶翅向庭開思同高惠披榛過行似長房縮

地回若使籌山通寤寐月明應嘯煉丹臺

戲與歌童

纖纖

張緒風流與愈豪巫峽行雲疑未

似漢宮斷袖喜相遭

春紗軟月揭紅牕夜

笛高一盞梨花竟酩酊教人醉煞鄭櫻桃

寄沈聖昭兼示聖宗堯二子

廿年不釣鼎湖魚三子相傳各隱居種菜幽欄芳杜

秀吟詩曲沼菱荷舒橋邊橋度南村遠河底河流北

市虛別久平泉如乳石還期吟眺訪精廬臨平有橋上橋河底

河之

張秦亭集

卷十

六

讀洪昉思歌曲有贈

天外流雲遇欲迴花前烏嚙半簾開知非村唱烏鹽

角果是邊聲鷄爛堆侑酒漫傳三疊奏從軍休恨五

更催離弦急管傷心緒歌曲如君淚滿顚

俞美英薛雯二婿過我時薛女已歿不勝感愴

賦此

合歡最喜二甥賢世事那知屢變遷庾袞荆苕空有

訓戴良竹筥更堪憐深閨夜月啼鸚鵡古墓春花泣

杜鵑白去剗門成永訣十年回首倍悽然

表兄諸以叙同過佛日寺贈山曉上人

缺岸危橋透密林遠公相見喜談心依岩蘭蕊暖初

放隔浦梅花香已深衆壑生雲沾夕翠羣峯入戶帶

春陰相携此際同幽賞桐叩山前次第吟

山居喜孫宇台過

山花撲酒對柴荆奈爾思歸一愴情楊柳不堪春路

別芳蘭自爲故人生十年知已青裘敝三月懷君黃

鳥鳴寂莫可憐孤館夢夜深西度鳳皇城

暮歸

鐵佛寺西村火生馬塍廟北樹鴉爭楓林颯颯有誰

響石路荒荒只獨行幽處野樵常作伴突然山鬼不

張秦亭集

卷十

九

須驚白沙未覺柴門遠自分清泉老濯纓白沙泉名

元日示兒郎曾

我今三十又有九蕭瑟孤村意自堪老大儘容俗物

笑疎狂常發腐儒談花開暖日蜂先出雪薄春林笋

尚合世態浮名莫誤汝結廬穩傍馬塍南

送徐野君先生歸鄞水兼與沈瑤銘

吳山樓閣興如何歸訪雲禎一棹過最愛風情飛乳

燕况逢雨意浴新鵝詞章老去頻搔首樽酒狂來起

和歌拚底夜闌猶未倦春燈良友肯蹉跎

江上寄步青叔

前過吳門消息疎，秋江上遠傳書紙。緣故里青霜重，況復高堂白髮餘。破屋烟霞無客過，荒田鳥雀少人鋤。還憑吾叔開居日，一叩秦亭舊草廬。

除夕與祖定弟

三十八年渾已過，開尊除夕坐相傾。向來潦倒誰知已，從此行藏願避名。當檻星河猶凍色，近城簫鼓亦春情。醉餘往事頻重論，不道飄零白髮生。

舟次維揚王貽上見過

江畔春雲覆野亭，岸花谿柳滿郊坰。扁舟偶汎依官渡，飛蓋遙傳訪客星。握手濤生羣鷺白，談詩帆動亂

張秦亭集

卷十

二

山青知君彩筆同，明遠賦罷蕪城恐涕零。

魯肅墓

鐵甕城東魯肅墓，當時遺跡滿藤蘿。薄雲斜日空千古，野水寒烟始一過。早策荆襄居最勝，元知吳蜀在連和。臥龍亦是親隣意，計就吳蒙可奈何。

送魯重展東歸

白塔江頭雪似雲，蕭蕭東渡此憐君。沙邊宿鷺頻舒眼，天際寒鴉漫入羣。農圃計疎還獨笑，鼓鼙愁老不堪聞。尋梅燒竹柯山暮，辛苦妻孥語夜分。

寄吳舒鳬時同姜京兆之北

木葉蕭蕭喚客情，西風送子塞垣行。三年笛裏梅花落，萬里弓梢柳月明。白馬曉霜開剡野，黃榆夜雪向遼城。到時春滿新京兆，極眺深知渭水清。

雨多

六月雨多雲昏昏，山人晝眠秦亭村。鵝鵝從曉立，着夜魴鯉自河遊。入門西岸土偶竊相語，東方羲和忽倒奔。茅堂會須愁黑暗，呼兒赤腳追雞豚。

舟中有感同舍弟

阜亭山下寺鐘稀，石鼓湖邊村火微。二子對談四載事，一霜獨入九秋衣。赤魴遇罟不能躍，白鷺掠舟還

張秦亭集

卷十

三

遠飛世亂必須審，出處故鄉搖落今同歸。

送陳坦公之揚州

老去兵戈白髮新，應憐把劍走風塵。廣陵潮落寒燈夜，瓜步雲生古木春。草綠吳城傷帝子，柳青隋苑憶宮人。年來世事多蕭瑟，好向清江理釣綸。

過侯研德園亭兼晤宋御之右之兄弟

幽人構室似山家，側徑高坡疊翠斜。當檻十圍銀杏樹，傍簷三月紫藤花。娟娟洗幘多春露，拂拂披襟曬晚鴉。懷抱應爲良友醉，題詩還向鵝鴒沙。

久不得祖明弟音信

乾坤納納誰容汝老病岑岑孰起予總爲行藏稀見  
面那堪南北少傳書故鄉兒女能懷否岐路鶯花足  
興餘况復風塵作客苦天涯戎馬費躊躇

十九日黃大宗擬登初陽臺脩展重陽故事因

雨阻集昭慶寺

張樓字韻

詞客還來結伴遊西湖風色滿南樓一年兩醉丹楓  
日雙鬟重尋白雁秋寒雨層臺空落木晚鐘蕭寺有  
歸舟啣杯強續登高興把菊何須動旅愁

答定菴

良友北歸我心喜衰顏抱病守荆扉正愁園內黃花

張秦亭集

卷十

三

老父值江邊白雁飛酒罷應携筇竹杖詩成想在蕙  
香幃鑑湖自此多秋色泰望須知攬曙暉

清明讀許戶部生洲詩稿有懷

招隱君同晉左思審音我愧楚鍾期紅蘭細雨逢佳  
節碧柳春江讀妙辭常著鹿皮尋野徑喜聞鵬翮奮  
天池登樓夙有西湖咏畫舫終須柳外移

程隱庵過從野堂

時有三  
衢之行

雪欺雙鬢強徘徊臥病深村春又來閉戶總教人事  
廢葺籬還見野梅開新安客到抒懷抱浙水鶯啼欲  
溯洄此去三衢芳草綠相逢定有李膺杯

乘興同沈生作

乘興出門風景餘數聲幽鳥喚村墟綠綠山草哇哇  
岩紅覓林花好好居衰老浮生空鬢髮慙勤活計祇  
樵漁病瘳携汝還藤杖不學袁安日臥廬

夜過沈禹誠兄弟書舍

雨過蒼磧色更幽高軒夜坐水東流一簾晴月催銀  
箭滿市春燈出畫樓樹老木瓜倚檻發盆跳金鯽帶  
星遊由來三鳳多名譽酒醉誇毘信宿留

爲沈友聖悼亡

張秦亭集

卷十

三

苦憶雲間沈處士白頭莊岳更堪哀九峯三泖遊應  
遍比目雙棲哭幾回別鶴獨飛琴曲裏離鸞空映翠  
波迴子真奉倩吾傷汝莫爲情深罷酒杯

兩水亭贈姜弘載又載兄弟兼呈定菴

大池十築小山開竹檻松亭夏日來已拚香醪斟琥  
珀况同佳客賞薜苔黃鶯避雨時時坐紫燕尋春故  
故廻兄弟超超乘濟勝名山早擬杖藜回  
尋仙共約茅山去碧落三峯太始聞雪壓谷花寒反  
吐春生林鹿煖常群坐來寶瑟應彈月行覺星衣慣  
濕雲欲探華陽古洞在吾將深入薜蘿分

得祖明弟信

松花江上雁南翔  
問道阿磯人已亡  
萬里關雲愁寂寂  
百年沙樹恨茫茫  
馬嘶烏刺音獵地名春無草  
鬼哭龍堆夏有霜  
幾度臨風哀棗夢  
可憐雙淚濕蒼黃

除日

北山如几坐泥關  
西郭茅堂自永歎  
悔蕊蕭疎偏不放  
竹花憔悴總多乾  
一身除日鬚髭老  
數夕春風薜荔寒  
宛宛扶藜孫已大  
蒼茫燈火隔林看

元日喜弟綱係將其三弟過我

曉起高樓對雪岑  
汝來著屐過村農  
一年坐論竹邊

張秦亭集

卷十

五

始諸弟追隨花下  
逢莫向金祠動禮謁  
且於儒學習從容  
青林大父曾垂訓  
道在躬耕愧力慵

過石鎡二兄舊廬

一別蒼髯無見期  
柴門滴淚暮春時  
菜花仍舊黃依隴  
荳葉翻新綠滿陂  
寂寂遠山還隱見  
嚶嚶啼鳥自差池  
平生交結知名士  
絮酒誰過薦總帷

哭亡兒雲曾

老去兒亡強自支  
曩時離別最堪悲  
饑寒可忍還相憶  
生死誰憐竟不知  
巢燕喃喃頻細語  
林鴉戀戀子孤傳  
枝三年淚眼無精彩  
腸斷于今兩鬢絲

哭石鏡族祖

北去不知遼鶴化  
南歸惟歎蜀龍亡  
豈期五載風塵隔  
遂爾三餘涕淚傷  
杖履何緣分宿霽  
圖書可奈覆新篁  
詠歌最喜兒孫輩  
著作于今石室藏

陸曾紹歸自楚中知羅鏡已沒愴然有作

扁舟獨下洞庭陰  
千里歸帆喜不禁  
木落章華看鹿走  
月明湘水聽猿吟  
秋風作客知交淚  
歲暮還家將母心  
鑛也同遊竟隕沒  
老夫腸斷楚山岑

聞表姪諸駿男病歿武昌

別後逢春楚水深  
可憐客死最傷心  
武昌月白怨虛

張秦亭集

卷十

五

閣漢水花香愁滿林  
劉尹幾番悲塵尾  
彥先無復賞琴音  
迢遙極目千餘里  
欲賦招魂老病侵

去冬嚴子顯亭趙子鐵園相繼歿今春又聞何子蕤音歿三子予好友也不覺感傷賦此

三君異跡本同心  
前後云亡淚濕襟  
曾向青山招隱士  
那堪白首失知音  
曉開蘭蕊空新浦  
春語鶯雛只舊林  
千里相思餘宿草  
燕臺何處再追尋

哭何蕤音

老去哀君素髮稀  
春花滿眼惜芳菲  
談詩曾倚雙藤檻  
醉酒誰開片月扉  
鴛去鴛湖元渺渺  
苔生水市尚

依依秦亭處士相思日淚滿當年舊葛衣雙音曾惠子葛衣

### 哭弟祖定四首

絳帳原何病患身歸來茅屋且居貧每因笑語時含淚漸覺形容日瘦人瑟瑟風梧凋壞檻荒荒野雀啄比隣馬塍村裏秋搖落那得相携把釣綸

苦自入秋便永訣老人流淚滿山籬可憐手足俱摧折何處墳塋復鼓吹昔日韋珠誰不羨今宵姜被更堪悲遺容未覺風流盡日極朱霞天半垂

我生楞散病銷磨賴汝人間應接多許卻才名真不忝惠連詩句竟如何秋風雁叫消魂渚落日猿啼滴

張秦亭集

### 卷十

哭

淚坡已痛妻孥貧到骨那堪門巷幔垂蘿

回思四十五年事淚眼茫茫不得開避寇山中曾伐荻讀書江上共依梅貧儒白合桐棺殮高士猶知絮酒來學者滿前誰築室蕭蕭聽鼠夜深哀

庚戌閏八月十五夜哭弟

是日係子初度逢兩中秋夕

中秋閏月又光輝何事天香透戶幃白晝尋朋惟坐爽清宵哭弟幾沾衣樓前峯石猶雙起天外霜禽亦銜飛初度兩番頻浩歎老農誰與醉漁磯

### 哭士至叔

連年戎馬嘆流離總角情親兩鬢衰在昔宮牆同釋

業於今山澤各茹芝著書秋傍吳雲老洗幘晴看漢月遲微妙玄談應已矣我家有叔未嘗癡

### 哭上宗翰

孤魂不省竟何之王弼風流更可悲初出芙蓉隨曉謝纔新楊柳傍春衰病違老父三千里淚盡難兄十二時如此土埋應痛哭周堪况是子高師

秦亭集

### 卷十

哭

張秦亭詩集卷十一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排律詩

贈鄭夫非

總角曾良會睽離三十年風塵看暮景鼓角倚寒煙  
雙淚歌詩後千莖積雪邊楚江波浩蕩燕樹莽留連  
陵寢松雲歇麒麟燧火眠啼聽遊畫幙亂草供蒲筵  
慷慨憂心醉遲回旅夢牽生涯徒汎梗雅志欲操絃  
采石狂披月蠟磯坐扣舷朔颺城邑敗濁路歲華遷  
阜帽常行野蒼禽倏戾天不須苦搖落自是保貞堅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一

老去丘園隱歸來薜荔寒相逢談欵欵實愛意綿綿  
把酒堪張翰居鄉且鄭玄共期策藤杖白嶽起層巔  
時有白嶽遊約

濟南懷古

燕地出師日力抗此頻危天與孤臣節人當百戰時  
城高控北鄙地闊接南陲古木留祠火秋雲駐壁絲  
新香帝果落殘雨鵲花遲卽事殊多感撫今不可追  
予二十四歲學詩夢與庠誥分席言詩四十五  
歲學玄夢與純陽呂祖師談賜予赤霞九二  
事甚奇因誌之

吾生兩異夢彷彿觀前賢丹藥分蓬島詩章授輞川  
仙風披幔近雅韻聽鐘傳拱立原覓兒追隨若几筵  
樹疑鹿柴音柴蔭月似鶴樓圓晝夜非心外古今在目  
前相逢花乳合倏別鳥聲遷此會無由想應知默契  
玄

送牛潛子之楚雄

五馬滇南去揚鞭萬里行幾秋逾嶺嶠何日達昆明  
地近伏波柱江連諸葛營野苗偏習禮崗獠總能兵  
上粉仙人骨蠻煙石鼓城看君宣雅化浥浥練溪清

送諸生之西江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二

舟溯寒潮上帆開宿霧中村煙冬幕羈客路曉濛濛  
洛鶴飛鳴雨江豚起拜風角聲吹不斷霜氣薄還空  
烏石沙連北龍津岸圻東高波涵舞筆濕翠染征蓬  
浪底流星白天邊墜葉紅水神多躍馬吾道自冥鴻  
滕閣悲秋老康山弔古雄暫時開講席撫瑟有誰同  
寄懷朱韋斯

萬里浮舟揖功名積水邊山川開蜃氣日月蕩蛟涎  
地潤香林雨風清瘴海煙螺杯斟寶幄鸚語和冰絃  
宦迹十洲近歌聲三島傳相思一書札遙寄粵南天  
春日同姜大汝臯入臯亭山訪煙磯

與君訪鍊士深入古煙磯名自丹臺識地還玉局依  
經聲聞暗谷蓬實養幽扉章甫相迎遠油囊欲醉歸  
美花霞色燦好竹翠雲微倒掛啼流枕飛鳥上急撥  
道言原不秘世事已應稀此夕素心得青蘿共臥幃

登吳山眺望同毛樸黃

曉日青獅嶺春潮白馬祠江流三浙遠雲度萬峯遲  
殺氣鯨鯢合陰風魍魎吹笳聲吳岫迴樹色越臺披  
雨草埋沙骨汀煙失戍旂山川遙在望攜手又何之

尚居八韻示兒郎會

習隱依軒後間門落照前每斟千日酒常賦五噫篇

張秦亭集

卷士

三

桂色香衣桁藤花媚釣船土蜂攢古壁水鴨闌春田  
石澗雲連攢金溪樹洩煙雨陰生拓火浦閑殺榆錢  
李耳原知白楊雄漫草玄幾回歌詠罷幽眺可忘年

同弟祖定遊麻溪

牽臂麻溪渡悠然物外蹤危梁欹絕澗懸溜洗孤峯  
避日荒臺薜攢雲古殿松林遊養女鹿潭臥化人龍  
待客千巖出傳聲萬壑重攀幽巖挽葛躋險自支筇  
入徑枯藤掛空亭怪石供眠投何處宿緩步聽疎鐘  
送姜學在歸吳門兼述夙懷

惜別春風後愁深芳草前危橋移樹杪孤棹落雲邊

綠識浮溪若紅知傍浦蓮山川應有淚詩賦且忘年

細響枯蓬雨輕搖疊浪天朝呼宿鷺起晚泊古藤牽  
貫酒專諸巷垂綸范蠡船高臺無走鹿荒塚獨啼鵲  
榜動虎丘月簾疎鶴市烟彈箏憑穩石把劍刺清泉  
城闕餘燒暈園林半改阡黃塵魍魎出白骨葛蘿纏  
到處披犀甲中宵坐馬驚淺沙淘玉耳戰瓦拾金鈿  
戍角樓頭吹埃烽海上傳空洲花蝶舞廢苑柳鶯遷  
村狗惟聞哭釜魚不見憐感時心惻惻懷舊意拳拳  
緬想闔閭霸因思季札賢二毛顏髡入百慮斷腸煎  
竹幘欲將墮荷衣脆欲穿東西跡未定佇立念歸旋

張秦亭集

卷士

四

晚晴徐周二

落日馬勝外郊園今始晴殘霞水際起新月雨中生  
燕掠遊絲斷鶯啼細柳輕井桃低暮檻江樹拂春城  
堦蘚初紫席風簾自鼓箏相過喜二子攜杖渡頭行

秋夕咏月有懷

平橋明月好涼夜迴舍揮曲巷人煙靜長河野帆靜  
稀因風掃水檻隨樹入秋幃影徹啼鴉苦光驚斷雁  
飛薄雲還似暈列宿儼成闕高閣初傳漏嚴城早閉  
扉亂離誠足憫心事况多違獨戍迷槐火三霜疎羽  
旂砧聲偏繞戶露色竟沾衣髮髮頭逾飾涕淚手欲

揮山川遙可託鴻鵠渺難依海畔書應帶劍津事已  
非幾番惜江草闌越幾時歸遠二句

送林木生還永嘉

送子登長道南行返永嘉攢峯雲發巖古棧石槎枒  
足憩奔猿洞身翹浴鷺沙潭深披宿霧岸迴落秋霞  
班條掛衣密紅藤刺斜危巖堪駐杖曲登屢停車  
竹戶飛泉透松房疊蠟遮晚香割闔閭朝飯煮胡麻  
佩火燒楓樹村醪釀菊花饑熊頻鬪虎窠雄忽驚蛇  
澗溜疑吹雨山城恍聽笳海窮愁作客霜後苦思家  
過雁斷行急飄蓬歸路賒孤懷何所寄長嘯在天涯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五

遊黃龍洞同毛稚黃祖定弟

側徑緣山轉疎籬通澗澄汗流赭石級色冷嚼潭冰  
密竹青無數危松翠幾層日陰簷上雪雲網檻邊藤  
絕壑窺龍臥飛簷見佛凭偶同二妙賞興發自相乘

送兄鄰會北渡

水國三春闊江城一棹過高帆開斷霧巨艇溯長波  
孤嶼當流湧明霞映樹多低身窺鯉窟變色泝龍渦  
瓜步青應柳丹陽綠似莎屢聞娶婦泣忽明榜人歌  
北顧看將近南風聽若何山川自綿邈歲月漫蹉跎  
野戍頻吹角沙場半枕戈鼉鳴入胥浦鶴叫渡淮河

此去惟漂梗還歸且葺羅老人日憶汝書札寄嚴阿

秋日登滕王閣眺望有懷

帝子不可問千年此閣高開簾擁浦樹卷幔接江濤  
蘆荻天爲岸鳬鷖雪作毛遠山攢暮檻殘日下秋皋  
鳥外人家落霜前木葉半遙憐何處被蘿袍

復上滕王閣與表弟徐大文

澤國重來望登高惜此征尚瞻梅福嶺復識灌嬰城  
水自三江合雲仍百粵生干戈愁藉眼改革綴秋情  
白鶴依沙立青煙入樹平相將旅興發長嘯又沾纓

春日歷下偶感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六

歷下由來久春風問古年草迷譚子國花發杜康泉  
轉日天門上開開濟水邊山河依舊壘林木拱新煙  
馬蹇澗冰裂鶯鳴沙柳眠還聞耕稼處共說有虞傳

○謁金龍大王廟十六韻

王姓謝係錢塘安溪人墓在金龍山下

百世忠貞氣吾鄉有至神生時傷板蕩沒後展經綸  
報國心無已投淵志必伸吐辭何慷慨殉節更酸辛  
天意乾坤旦民懷草木春大江盤楚蜀四塞達齊秦  
逆浪衝星孛陰雲佐水濱明威膺玉簡章物表龍鱗  
廟貌冠裳古爐煙俎豆新靈夔那敢怒驛馬頓能馴  
萬櫓揚沙疾千櫓溜火頻秋波涵柳堰夏雨潤桃津

德被歸真宰功驅邁帝臣冰聲吹裂竹日色蕩行輪  
屢過瞻帷座堪憐老釣緡對公生感激拭淚在衣巾  
酌突泉與諸駿男

遠山鮑城下古路舜祠邊翠識華不注清憐酌突  
泉洑流衝地起駭水沸沙圓傑閣拖虹色飛梁架鶴  
煙圖雲攢玉女刻島列霞仙石座看噴雪瑤堦忽湧  
蓮簫聲調潞汭航火蕩洞漩照澗河宮倒翻波寶洞  
懸落花應鹿飲迴岸擬羊眠容劍磨防躍星衣濯更  
妍無風吹嶺急不雨瀉珠連佇候陽春近相攜一弄  
弦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七

初晴同陸高仲升瑣度樓霞嶺訪谿堂上人體

巖鍊師不遇

寒色初晴好郊居二陸過農田方啁雀樵徑已摧柯  
入座英詞腴開軒逸興多遠峯還濕霧破壁早乾蘿  
汲水因禽井挑蔬自栗坡菁精聊作飯薇蕨漫成歌  
杖策趨霞嶺攀林隱澗阿名泉流泌沸學磴起崇峩  
古洞神驅石荒祠鬼荷戈陰風吹老檜殘日下幽莎  
亂塚牛羊牧空村雉兔羅湖山猶滴翠舟舫尚輕波  
聞寂王孫履淒涼漁父簑清衷尋化域禮足訪維摩  
擲錫辭梅嶼擔瓢指竹窠支公談已矣老氏說如何

丹鼎思凝液華池合養和松開暫休憩鶴駕竟蹉跎  
君去應牽狗我來未換鵝將歸頻歎息欲別更婆娑  
沙柳蕭蕭脫汀煙細細拖解襟待酒換落帽任頭科  
不惜羣麋鹿相期製菱荷會心喜良友一咏碩人藹

冬日東渡述懷四十韻與姜定菴王仲昭

纜解渡江客輕舟向越閭羣峰紛映秀衆壑合平趨  
白髮憑衰柳蒼顏入敗蘆蹉跎慚夙負慷慨念跳躡  
歷歲生涯苦經春別路殊未能逃數澤寧免陟崎嶇  
波瀾衝冰雁沙長戀戍烏鼓輶徒地振風雪滿頭濡  
病怯登滕閣寬消汎蠡湖曉投楓驛遠暮托雨帆孤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八

秋港噴魚墨蠟磯暗蚌珠撫膺頻悵望回首惜勤劬  
脫帽撥殘髯歌詩叩唾壺乾坤身入楚日月力疲吳  
葛屨三霜輒羊裘九夏須披蘿笑山鬼吹火出林狐  
狂走原非計遲疑盡畏途蛟螭秋共寢鴛鴦夜相呼  
牢落青齊郡淒涼滄海區崩城邊氣合戰壘石痕枯  
羽檄飛幽薊霜笳動岨嶠八門看騎擊千里轉軍需  
漢法留遺恨庾庭未恤辜漫傳弓少府誰說劍昆吾  
鉅野雲初歛棠山馬易瘠荒原驚觸兕虛室怨啼鵲  
涕淚傷蕭瑟烽煙問有無坡陀存栗棗非已剝粉榆  
足跡都成繭形容屬稿梧早知非絕類終信是愚儒

疎懶嵇康得周流孔氏迂歸歟吾黨在行矣故園燕  
座有盛葵婉家無賣酒蠟竹亭環董杏花溜浴秦蒲  
倒壁藤爲縛高丘杖可扶此生履坦坦何暇震蘇蘇  
掃徑思賢友垂竿偶釣徒姜肱倫自篤逸少興難拘  
趣涉皆元賞吟成更藻數幾番長嘯罷但坐拂虬鬚  
苦雨不得東渡有懷姜二定菴

宿雨迷山嶠浮煙凍屋梁朝餐惟脫粟日坐只匡牀  
冷逼皮膚裂窮催髮蒼竹雲埋白火楓岸疊青霜  
苦畏谷巖急愁看江路長往來泥滑滑留滯意茫茫  
何夕懷姜彼何時舉魯鵬花堦應剪拂水檻失披當

張秦亭集

卷十

九

謝傅誰爲奕嵇生此獨狂撫今多世誼念舊榻門牆  
雅望推宗伯通家自省郎詩書無異述子弟儼同行  
直取芝蘭契寧論出處妨雄談窺妙略高步并詞場  
酒盞吞河漢天文辨慧芒知心非泛等把臂不尋常  
此別緣流俗相思各故鄉神疲秦望側夢赴鑑湖傍  
斷雁悲荒戍層冰怯曉裝雞鳴幾轉展晴色會飛揚

從野堂看雪懷諸同學

歲暮郊居僧相過此舊樓密雲駐林壑飛雪點山谿  
煙際飄春樹天邊媚月梯遠峰素壁淨曲徑粉花迷

汎絮迴樓北粧梅遶澗西白鵬翔皎潔銀兔走高低  
竹榻攜兒坐松亭喜客題興生思訪戴路近欲尋嵇  
悵望樽徒設踟躕屐未攜閒軒空襲黠徑映玻璃  
清景神堪賞幽心物欲齊長歌郢人曲班馬守田畦  
寄送朱大孟璜同姜二武孫北行

藥我蓬蒿志相思朝宇身別離古淮水悵望大河濱  
聞道天官擢欣瞻勅命新彩舟牽柳夜錦纜解花晨  
驛路啼鶯合風帆語燕頻蘭香攜好友草綠媚行人  
指日趨丹陛鳴鞭步紫塵馬嘶梧掖月象浴鳳池春  
出入聽蓮漏委蛇佩玉紳當年深結契此地久相因

張秦亭集

卷十

十

醉酒常生態高歌覺有神王侯供白眼詩賦脫烏巾  
放達同疎懶去留各苦辛歲時何倏忽丘壑獨逡巡  
蘿徑堪尋藥鴉衣只釣緡喜聞書札至老識性情真  
會面難由已知音雅欲親莫言千里遠夢寐採江蘋  
春日贈以敘諸五表兄并示表姪鎮鼎

夙齡秉異質初度值晴春綠柳風光媚紅蘭露液新  
絲衣屢故舞冬笋列常珍孝友傳家範詩書結德鄰  
雍容揮坐座瀟灑出行塵少日同遊戲中年各苦辛  
大江闊烽燧故里委荆榛兀兀髭毛秃荒荒離亂頻  
遭逢多木魅虐侮遶蛇神我性暫存拙君才非隱淪

棹梁堪濟世蘿薜豈長貧每醉步兵酒相看郭泰巾  
摘詞歌入楚把劍氣臨秦天際參橫眼林間月趁人  
高歌開畫幔逸興寄芳津花藥彈箏夜鶯啼讀易晨  
停驂皆上客投轄聚嘉賓香美三霜橘味烹五色鱗  
登堂稱錫類入座此依仁賞景翻鳩繡觀時載鴨茵  
狂來得子紹名在自驚陳喜劇庭帷燕祥占骨肉親  
求情思捧檄放古每然薪百歲承顏樂應知佩紫紳

暮春同毛稚黃入阜亭山訪煙石居

共向飛霞處相將訪赤松嶺迴遊鹿徑泉噴落花峰  
樹杪攀雲起林端避石衝虛巖聲撲虎暗谷氣嘯龍

張秦亭集

卷士

士

竹榻堪揮塵煙籬自策筇胡麻蒸釜熟春筍入廚供  
日月頻跳鼎藤蘿每度鐘壺公今已識千載得隨從

冬日贈越中高二子嫩五十韻

越地多烽燧蕭條感發吹孤鴻號浦澈狂兇觸茅茨  
雅量稱賢友真誠實我師鑑湖波尚澈秦望石仍欹  
茲喜親瓊樹還看倒接羅經綸期不負道義各堅持  
往日京都見連宵鼓角悲和歌易水上走謁祚山陲  
積雪催肌骨繁霜習髣髴絲窮愁相弔影送遠苦離思  
節序菁華變田園禾黍衰詎須虹飲釜祇願草名篩  
淮邑欣彈鋏江鄉得下帷杖沿射陂駐帆傍釣臺移

官署分姜被朋情競謝基好懷原縱絕良覩故追隨  
鼎柴升藥美盤食執火宜溯洞聊艇汎邂逅復襟披  
把臂浮鷗遊論心皓月窺形骸都脫略談笑及文辭  
倏爾成睽隔那堪歷歲時生涯常跋涉拙守暫棲遲  
露宿衣裳冷舟居寇盜欺滄洲息勞軸古蕩葦疎籬  
蔡氏貧惟女令狐貴有兒第叨遭偏迫旅客漫驅馳  
沙磧迷河曲荆榛莽路岐逡巡投契托慷慨遺交知  
竟拭朱雲劍高吟何遜詩二公情欸欸一老意孜孜  
始並蒙牀坐纔攜塵柄麾清虛標放達寂寞少磷緇  
松色偏遊寺魚光屢賞池夢歸難在眼惜別淚流頤

張秦亭集

卷士

士

播落先之魯蒼茫後遜邛撫膺傷玉折抱痛切堂慈  
戰瓦三湘振飛梯百粵危赤烏方集野黃鉞已登陴  
摩頂終誣鬼駢肩更戮屍行行辭絕塞悵悵日炎曦  
路畏干戈滿人驚雉免羅牆梅紛剪伐徑竹失參差  
使者書頻寄腐儒計竊疑共傳馬孟起不比慕容垂  
重到無諸國將尋神禹碑含歡忘櫛髮會面重揚眉  
棠棣春花燭荷蘭曉液滋堯年逢甲子舜俗想雍熙  
幸自求丹鼎眷言採紫芝逍遙任物外訪嶽未云疲

秋日送湯可宗南歸

時予有亡女之感

羈旅含哀後汝歸更慘悽衰顏誰付託老眼自昏迷

望處關雲暗行邊塞樹低朝趨綠柳路暮宿懸沙泥  
 短晷催鴻影悲風削馬蹄還家應艇汎開徑且詩題  
 自恨驅馳久那堪骨肉啼招寬依草莽灑淚濕塵泥  
 得失窮途飽死生至理齊蹤跼慚市園展轉憶林溪  
 卒歲無書札中宵有鼓鞀此生拚委壑未朽賴扶藜  
 歎息從子輩淒涼感舊蹊幾人喪南北十載各東西  
 嗷抱干戈痛時能典籍稽全身思遜野避世合耕畦  
 室已河濱卜巖還谷口棲迫隨小子在出入大兒攜  
 鼓瑟仍離座登車必倚輓寧須浮海肯共覓丹梯  
 竹幘妨松露綸竿拂澗寬不愁開戰伐長願得攀躋

張秦亭集

卷十

七

離亂看逃鹿潛藏學祝雞終焉考槃志絳帳一遺黎

張秦亭詩集卷十二

錢唐張丹祖望著 原名綱孫

五言絕句

山居

答友

訪隱者

聽松

張秦亭集

卷十

一

山人愛聽松松樹攢丘壑曉來滿徑黃夜雨松花落

春日

細草生燕泥落花霑蛛網山人無事坐石几自偃仰

採樵

伐木山之南負薪下崖壁眼看山上雲片片觸危石

閉戶

彈琴落花處閉戶亂流中月色不知夜松聲未覺風

錢唐十景 有序

偶讀李空同集中瀟湘八景絕句愛之因取

錢唐誌內十景與門人諸子發各爲絕句一

首

浙江秋濤

萬里西風吹洪濤撼江閣掛帆白塔前瞥眼富春郭  
倏忽大聲發羣龍若昂首青天無片雲夾岸雷霆

走發

九里虬松

松是何年植風扇婆娑舞上有綠蘿花垂條似線縷  
行逕九里松蒼蒼陰蔽日石路斜杈枒炎天轉蕭

瑟發

冷泉猿嘯

猿秦亭集 卷士 二  
雜樹起秋風飛泉亂灑面倏爾一猿吟可聞不可見  
寥寥古洞深寂寂秋蟾照萬壑繞千峰哀猿響石

寂發

六橋煙柳

三月堤草綠煙柳已絲絲無邊春色裏鶯語最高枝  
啞波雙白鷺顧影兩黃鸝可憐楊柳樹不是舊時

枝發

孤山放鶴

空亭放白鶴鶴叫孤山頂昨夜梅花開相憐一片影  
荒涼訪古亭已到樓隱處先生若可見遲遲出煙

樹發

東海朝暾

日出紅四野雞聲桑樹嶺登樓一以眺天地此處煙  
日出海眼中人行山罅裏雲中雞犬鳴樹杪烏鴉

起發

閒亭候潮

極目秋江闊空亭獨倚欄早潮猶未上落月如金盤  
近水自平野遠山紅入天早潮候已至江路亂流

煙發

北關夜市

張秦亭集 卷士 三  
晚市集北門喧闐燈火會夜深賣酒家屋角尚懸旂  
何處客舟至主人連手招店門臨渡口記取江漲

橋發

虎跑泉湧

清泉迸石穴傳自虎跑寺遙對大慈峰日斜麋鹿至  
日日江湖上勞勞不得閒歸覓虎跑寺泉聲滿故

山發

西湖夜月

月出吳峰樹清光帶露色漁舟沙際炊煙惹蘆花黑  
亭榭荒荒在鳬鷗各各飛夜深有湖月不復照羅

衣王

西隱橋

野橋連步處笑語望沙丘西盡一落日東盡一歸舟

晚晴過古蕩

山晴雨霽初微帽渡頭去滿路皆濕雲水鳥走高樹

虎丘

小婦春風裏羅裙自飄揚一雙鳳頭屐上下小武當

其二

玉面誰家女彎彎兩畫眉千人石上過狂殺游冶兒

江行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四

早上鵲旗灘牽帆隨嶺度將草過松板穿雲入鳥路

其二

紫溪挂老藤白沙見新月三月錦江中子規啼不歇

其三

大雨遡蘭江灘聲自鞦韆笙簧浮石潭鸛鶴鳴雞塔

從野堂咏月

階下槐爲友牕前月作燈夜遊不秉燭滴滴露華澄

其二

明月出松間流光入戶裏却似故人來披衣夜深起

其三

細語囑明月寥寥山中館明夕漏起時臨牕莫遲緩

薊北行

獨行關塞去漁陽鼙鼓愁聞者俱歎息老樹風颼颼

其二

壯士行何畏佩劍氣雄豪沙寒雲片闊妖禽紛遁逃

度居庸關

大野羣狼走高關獨馬嘶不知幾千仞步步石爲梯

天壽山

夜走銀泉道月明翠不迷離離木葉脫霧歇曉猿啼

其二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五

藤樓大紅門兔翻白玉石漠漠永陵高天低枯樹穴

讀摩詰裴廸輞川詩與門人壬發效之

從野堂

月色上東岡零露滴梧葉清響自西來空階人獨立

一葉落未已葉葉起秋聲空堂聽未了皎月山牕

明發

黃姑嶺

夜深常獨往拾取嶺頭翠溪水微動搖鱗鱗月光碎

嶺下水照人人在翠微裏短咏復長嘯傲然惟

已發

壬

十里竹

習習一叢竹四陰接曉曉了然無異色彷彿坐湘江  
日入萬山中孤霞繼樹杪不知十里竹步步見天  
少壬發

古蕩

春遊到古蕩深入多茶樹犬吠放鰕舟雞鳴挑荷路  
居人曉布網搖蕩水煙微神鯉無驚守躍出雲蘿  
飛壬發

下泥橋

破壁露燃燈野籬見酒肆三五客舟過橋低隨岸次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六

鳥啣樹上葉誤落橋柱裏逢春忽變生秋老垂紅

子壬發

秦亭山

月上聞樵唱迷離亂草叢寥寥人不見落葉滿秋空  
仰看秦亭山翠色幾千丈蘿月報黃昏松風戀奇  
響壬發

鐵佛寺

朝遊鐵佛寺暮遊雲盤嶺寺裏一聲鐘鳥歸飛接影  
古寺多陰風幡動驚鳥雀我心自怡然臨堦翫芍  
藥壬發

馬塍

東鄰啼鳥去西鄰啼鳥來終日聽鳥語獨坐喜徘徊  
避跡馬塍村田間數茅宇禾黍熟秋風雞豚歸晚  
圃壬發

登江陰采真閣

皓月浮江出歸雲入樹殘酒酣日已暮登閣幾回看  
咏菊

冷質吾原愛非關陶令傳一年此秋色獨自老霜前

其二

正色乾坤在清香日月多此生原秉性不是傲秋柯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七

其三

欲學長房飲須寬庾信愁壺公原我輩仙跡豈難求

咏梅

西谿路最深深處無雜樹步步暗香來微風故爲住

其二

徑徑皆梅花中有花瓣綠一羣小鳥鳴啄花落深竹

其三

壁色分春曉絲光合夜闌自然無冶態迴絕在河千

其四

居人何所業採茶與種梅正月茶芽發二月梅花開

引清園與孫宇台聯咏杏花

與君倚牆東牆東杏已紅宇台錦色偏連竹霞光不礙

桐望

時人有姓字同予者戲為此詩

昔雨陳孟公今兩張祖望見時切莫驚須認虬髯狀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八

六言絕句

三徑詩有片

予居從野堂在馬塍之西入門藤蘿滿戶謂之羅徑轉徑到堦有竹百餘竿謂之竹徑上堦有古合歡槐一株夭矯如龍數百年物也謂之槐徑乃作三徑詩

槐徑

聞說先公手植百年翠老參差當日諸生講藝此時弟子傳詩

竹徑

張秦亭集

卷十一

九

四季風來色舞三冬雪後聲乾已能張廌逃入何用

王猷笑看

羅徑

烏雀去來不避衣冠出入常捎花開白白秋素蔓老

青青夏交

田間樂六首

須信瀟陵避世莫言莘野躬耕蓬門雞犬晝靜草閣

星河夜明

曉穀天晴烏亂刈麻水淺蛙跳野老去穿竹垠土人讀剛

去故人來渡泥橋

顏牆不復閉門茂草何曾鋤圃袁閣誦咏史詩平子  
作歸田賦

樹禽名白頭公草子號紅媳婦負耒常歸北山行歌  
只往南畝

淵明不恥乞食子慎詐行傭工治圃鳩鳴屋上藝田  
鳴園溝中

少年曾住華軒木老便棲野戶落落蓬蒿之居深深  
鷗鷺之浦青林公名從野  
室處爲蓬蒿居

村居

隱几青山戶外垂綸綠水溪前漁家渡口春樹樵徑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十

疎林暮煙

荒田衆鳥飛去斜日羣羊下來春雨偶耕東野秋風  
獨上南臺

行過南澗北澗看徧山雲水雲白鷺遠沙明滅青松  
落日餘氤

柳上蜩蟬吸露竹間翡翠占沙杖去每隨鹿豕醉來  
高臥煙霞

計籌山口占

石上泉聲不住松間月色常新祗須獨自攜杖不用  
隨人折巾

時時猿鶴爲侶處處藤蘿結房坐向雪巖一片行來  
風竹千行

昨日空談出世今朝莫說遊仙夜靜自然虎嘯春生  
不肯龍眠

辭徑何容人到連峰偶使客留一石殘棋清曉數聲  
長笛高秋

山中採藥珠蕊洞裏尋雲石簾莫訝風雷出谷長將  
日月依簷

鸚鵡杯深足醉徧猓藤老堪扶招友共尋五嶽著書  
不問三都

張秦亭集

卷十一

十一

入西谿

渡水採芳問路穿花聽鳥尋春竹密不知所出山深  
故自留人

西湖

偶來西子湖畔高樓落日依依花間歌吹已歇柳外  
沙禽數飛

紫燕不來畫閣青苔忽惹羅裙遊子但乘新舫佳人  
故拜荒墳

從野堂與弟祖定聯咏

高槐已樹爲蔭短桂還栽作筓祖西隱橋西村落北

張秦亭詩集卷十三

錢唐張丹祖望著原名綱孫

七言絕句

山居和韻有序

大父青林公閒居從野堂者十年吟咏最多  
嘗作山居詩云茅屋孤村別有天亂山深處  
枕流眠小牕讀易渾無事花落花開自歲年  
閒雅清麗真得韋蘇州風格公在時值明萬  
曆末季鍾譚狂魔鴟張之際所以失傳者多  
此詩得之從弟祖演諷詠之次輒繼和二首

張秦亭集卷十三

一

冠諸簡端以明源流所自特有愧子美之師  
必簡耳

深村一片柳花天掩却蓬門自在眠日照老槐纔坐  
起枝枝相抱不知年庭前老槐一株先  
祖手植名合歡槐

白頭人媚艷陽天終日長吟倦不眠我愛暮春與初  
夏數聲啼鳥似芳年

寒食

青草堦前踏作泥今朝寒食更淒淒海棠枝上鶯庚  
鳥管領春風不肯啼

送袁松歸里

翠滿春江水到門扁舟直過鑑湖村故園古木聞鶯語兄弟懽然把酒樽

舟汎隋堤

水綠鮮鮮竹作扉大江潮落見漁磯舟人指說隋堤路只有楊花撲面飛

登金山妙高臺

金山絕頂妙高臺四面層波滾滾來落日登臨見萬里海門帆影入天開

禹廟

千年禹廟老虬松問道梅梁此畫龍搖落至今生雨

張秦亭集

卷三

二

氣白雲時出會稽峰

江口送悅涵上人

日照江峰翠幾層新詩唱罷碧流澄波中神鯉如相識跳向巖灘百尺藤

過溪亭與陳瞻雲

過溪亭上少人蹤與爾盤桓撫碧松滿路泉聲聽不盡夕陽秋色徧諸峰

十八澗

十八澗邊木葉稀清泉坐愛已忘歸繁蘿更上南峰望江色東來倚翠微

秋日遊荆山沅在南屏西

荆山萬壑自西流扶杖尋源到此丘直下龍潭三百尺石門疑是大龍湫山下有龍潭石門

寄懷毛稚黃

殘夜開筵把酒頻聞君按節楚歌新滿堂白雪燈前落十月江南梅柳春

秋風雙鯉下東湖老去相知鮑大夫獨夜殘燈思不寐牕前啼殺白頭烏

悼亡妻沈氏四首

茅屋蕭疎不厭貧西風哭汝淚沾巾非關老去堪腸斷自是窮交一故人

卷三

三

張秦亭集

避兵昔日幾躊躇偶爾遷移舅氏居我去孤齋卿病沒可憐不寄一行書

寒燈入夜色沉沉幼女癡兒病屢侵每向房櫳呼不出教人腸斷白頭吟

舊業青山湖水濱一棺空寄最傷神也知滿目皆秋色不汝還須賦白蘋

送表弟徐大文南歸

老母山居六十春子歸爲我一相親秋螢夜入鳴機處辛苦誰憐白髮人

別朱寧文

憐予漂泊向京華君自南歸竟到家此別相思復何處西風霜老薊門花

維陽旅舍寄杜于皇

蘇城秋樹夜烏飛幾處笙歌帶月歸白露滿庭梧子落西風偏入芟荷衣

別李翰林

世上結交薄似雲眼前來往日紛紛揚州城下秋風起岸幘高歌獨與君

射陽湖懷朱樊亭

張秦亭集

卷三

四

高郵城上暮啼烏遠水扁舟此日孤一片愁心天際落秋風吹滿射陽湖

平河橋遇程婁東

淮河木落歎離羣淅淅西風幾度聞今日始知秋水白平陽道上忽逢君

仲秋夜淮河有感

月白淮河秋水時孤帆獨宿夜何其燕臺此去三千里不及西風弔漸離

公路浦

落日垂楊古渡頭幾家茅屋俯清流行人莫說袁公

浦野色淮雲總是秋

韓信城

韓信城頭日色斜荒原獨樹少人家黃河隔岸西風起愛殺南飛白雁鴉

過黃河

八月天空木葉摧張帆北望大河隈扁舟迅速隨風度沙色晴雲片片開

夜泊

河邊一望半晴霞水自東流不見家寂寞烟波此際濶可堪明月又依沙

張秦亭集

卷三

五

野望

草色連天落日青平蕪一帶濁河涇傳言此去百餘里始有垂楊老鶴亭

戊戌中秋予四十初度泊舟黃河古城夜坐望

月二首

中秋河上月輪圓老大徒傷四十年一片清輝空皓首南飛烏鵲若爲憐

月底揮毫露氣濃詩成何處采芙蓉黃河萬里來秋色擬在崑崙天外峰

陸家墩觀射

平原較射亂雲堆六石雕弓兩臂開數個健兒齊注  
的竿旌獵獵北風迴

宿遷岸見捕蟹者

下相城邊已夕暉高灘風起浪花飛土人結網橫流  
處八月黃河紫蟹肥

望馬陵山

衰草寒沙高岸崩北風千里見飛鷹黃河已過古猶  
渡落日青山是馬陵

老人擊柝

老人擊柝少寒衣河上秋風夜不歸可憐一片蘆沙  
張秦亭集 卷三 六

月北雁哀鳴不肯飛

入董家口望龜山

沂水東流遠岸分董家口上暮鴉羣夕陽一派高秋  
色百里龜山不見雲

舟中喜與魯仲展何粦音

日日扁舟向北行聊同二子敘平生黃河一線天邊  
下總是中原萬古情

此去燕臺霜氣深高樓買酒少黃金須知一片西山  
雪萬壑千峰自素心

望岸上兩健兒

梁王城下閭河流衰草平原大路秋何處健兒雙結  
束朱纓白馬過邳州

連二窩

擺閭隨流亂浴鳧土人渡水結茅蒲天邊一縷晴烟  
起已識秋風落馬湖

尼山湖

落雁蕭蕭泗水波行人西望日蹉跎呂梁遙接雲龍  
出一路青山豐沛多

馬家口

長河極目草連天滿岸秋風不見烟落日行人南北  
張秦亭集 卷三 七

去白楊古墓有誰憐

長溝道中送別祖明弟四首

知君流向苦河間白草龍沙出漢關回首家鄉萬餘  
里可憐惟有雁飛還

亂後羈棲少見時故鄉烽火滿瘡痍祇緣家業無歸

處浪迹秋風斷雁悲

去去邊關莫歎嗟憐君父母委泥沙西風酌酒還何

地只有龍江白日斜

薊門音信苦沾巾淚盡長河霜柳新此別應知是永

訣夜臺何路再相親

掛劍臺

掛劍臺高秋樹枝行人一望更堪悲相逢莫說吳公子今日交情異昔時

張秋道中感懷

九月荆門煙樹疎客懷渺渺更愁予高堂應念征途苦腸斷西風少寄書

遊子飄零未得歸室中兒女少寒衣布帆落日斲家口只有啼鳥不住飛

早發七級村卽事

孤村渡口水煙長細雨人家高岸傍牧馬沙中嘶不絕牽來風處繫垂楊

張秦亭集

卷三

八

李海務聖母祠

李海務西聖母祠殘碑落日半高坡村中少婦如花色笑指行人是阿誰

東郡懷古

齊地由來俠氣餘解紛排難有誰如只今猶說魯連子當日曾遺一矢書

九日泊臨清懷祖靜祖定

異鄉憔悴客中身秋水秋煙九日新遙憶故園兩弟在黃花蛺蝶底相親

衛河口雨望

衛河渡口雁飛迴細雨鳴橈疊鼓催帆色蒼茫秋不斷白雲千里太行來

甘陵道中卽事

黑帽黃鬚十健兒草中驅馬向東追一箭方看空裏墮手提免子繫青絲

老君堂

地曠霜寒接白河老君堂外東林坡停舟一望高陽里鉅鹿秋煙渺渺多

泊頭尋菊隨遊玉皇宮

緩步相尋秋色遲玉皇宮殿半荒陂黃花日暖初遊好無數蜂房畫棟垂

張秦亭集

卷三

九

酒樓

宣武門東大酒樓朝朝車馬翠煙流可憐綠樹如花女撥斷琵琶不解愁

送丁七飛濤出塞

燕臺送子淚痕斑北望迢迢山海關鴨綠江頭春草色幾時騎馬踏沙還

送吳漢槎出塞妻子後發

長白山高雪際天此行萬里斷人煙妻孥哭倒遼陽

道猶得相逢北海邊

北歸途中雜感

涿鹿城邊牛背霜琉璃河上走黃狼行行不覺迷愁眼總是燕南衰草長

草沒雄州大道平北歸千里苦寒行浮雲已合滹沱水雪色還高鉅鹿城

連朝風雪凍交河冒雪衝寒渤海過馬踏沙深數畝倒樂陵臺下積冰多

東嶽嵯峨千丈松漫漫雲氣掛蒼龍不知夜半雞鳴起海色先開日觀峰

張秦亭集

卷主

十

雄關新甫古時煙武帝東巡已往年野老至今語漢事猶傳宮女石秋遷

瑯琊臺畔雁飛鳴黃鵠沙頭細雨生此地不堪沂水濶寒風一夜卽丘城

富春江曉望

三月張帆溯富春羣峰不動石磷磷曉來一片江光起絕似芙蓉五色新

渡鄱陽湖

鄱陽湖裏浦煙飛敷淺原邊水鳥歸不知何處康郎廟白荇青蒲弔夕暉

滕王閣夕眺

高閣依然江水濱碧流綠樹影紛紛初看南浦如春月更指西山作暮雲

燕京旅中讀仲昭札感傷亡女

良友書來白雁秋可憐骨肉委荒丘幾番淚落都凝血易水蕭蕭不肯流

綠野春耕

和神湘君題二首

天教亂離遍越國春光不到若耶溪忽覺陌頭生一線杏花枝上鴉鵲啼

爐峰暮雲

張秦亭集

卷主

十一

縹緲爐峰接暮雲蒼蒼古樹亂鴉羣坡頭一片秋山色落日哀笳不可聞

寄何蕤音

綈袍堪憶歲寒天囊裏黃金自俸錢肯惜故人憔悴色數行書到薜蘿邊

寄懷湯公沐

君來春色醉屠蘇忽返高帆青雀舫無數離愁消不得夜深飛夢過鴛湖

與胡導九

霜滿園林葉葉秋讀書常在大池頭知君已有乘風

歸且爲蘿軒夜月留

題吳山草堂爲吳舒冕

江影湖光一片虛寒山坐對稱幽居不知何事頻懷  
古萬里波濤弔子胥

與胡唯一

越王城北雪紛紛無限青山凍白雲擬放扁舟西浦  
外花枝湖畔定逢君

省亡女

一自北歸不見汝傷心湖畔又青苔春風墓上誰澆  
酒白髮老人攜杖來

張秦亭集

卷五

上

題吳山酒樓

獨上吳山醉酒游海門遙對晚江樓錢唐一派無情  
水何處堪乘漁父舟

立夏前一日與蔣馭鹿徐勝力遊湖

水亭搔首對鷗明共惜流光不易還醉後幾回渡口  
眺教人雙眼戀春山

金沙灘遇馭鹿口占

武穆墳前忽把臂金沙灘畔各攜鈴君遊靈隱我龍  
片翠滿南峰與北峰

過張莊

湖畔高樓翠作圍春風日日侍庭幃晚來一片楊花  
起芳草堤邊白馬歸

同孫宇台王仲昭遊湖堤

雙峰無恙映湖湄好友扁舟曉共移堤畔不栽楊柳  
樹把杯何處聽黃鸝

送諸虎男武昌訪兄駿男

棹發南風帆影孤兄千里溯江湖不知此去誰憐  
汝六月沙頭飛雪姑

入菖蒲洲訪道者

行行松際亂峰開一徑菖蒲綠水迴鎮日蕭然人不  
見庭前飛下鶴雛來

張秦亭集

卷五

十三

送沈中震

汝去京華何日歸高堂寂寞倚荆扉老夫浪跡曾遊  
此白草黃雲滿布衣

登越中黨山同謝莘

白髮題詩老不衰山林喜汝日追隨于今更策筇  
杖漫學高峰猿倒垂

送沈漢儀之楚

沈子南行楚水隈武昌城上角聲催知君筆底生春  
色十月湘江雷雨來

鄂王城迥正秋風極日滔滔江漢同天地總歸浩蕩  
裏山川一任有無中

渺渺長江一葉舟西風吹送蓼花秋漁人莫下沉絲  
網出浪鱗魚自在遊

丹楓白露滿江關到後登臨興自開暮嘯庾樓千里  
月朝看鄂渚萬重山

洗馬

驕駟入水浪雲高噴沫翻蹄濺錦袍洗罷中流嘶欲  
起秋風吹動五花毛

贈大滌洞道人

張秦亭集

卷三

十四

洞裏焚香石作扉悠然獨坐悟禪機并刀已斷藤蘿  
縛色染猩紅百衲衣

哭孫宇台四首

少小吳山初見時于今老去永分離良宵欲問吳山  
月一片清光付與誰

中遭離亂幸安康歲久交情白日長四十五年彈指  
過可憐衰鬢各蒼蒼

千里辭家汾水去故園回首野鴉翻汝父沒時寓東  
魯如今汝沒又平原

山中欸欸訪柴扉一別五年會面稀西去澤州沙路

遠太行秋色伴覓歸

題沈惠寧爲予寫影

去祿

休言妙筆謝文侯沈子分明顧虎頭置我山間來採  
菊巖巒風辯一林秋

哭何異子兼慰岱需諸子

人才無比如何邇不道別來倏已亡任昉諸孤誰解  
卹幾番懷舊愧劉郎

樞中誰納劉惔塵牀上思橫張翰琴每過舊廬人不  
見笛聲寥亮意蕭森

過趙庭霞舊居

張秦亭集

卷三

十五

莫道人亡宅已移我哀趙子淚猶垂兩兒能守詩書  
業淥水芙蓉秀滿池

弔三目上人

座下誰爲舍利子松房空有鹿麋羣眼前一切皆虛  
假只合題詩贈白雲

放言

李白江頭綵月明張丹湖上飛花急黃鶴樓高汝應  
插錢塘潮滿我欲吸

張秦亭詩集補遺

古樂府

長樂佳

爲友人陸謙思夫人邵氏作也

雌鳩體芳潔比翼池上遊交頸菱花下沐浴芳杜洲  
往來茗溪水桂樹爲方舟雄常迎其雌寢食戲中流  
翠羽曜河岸百年誠好述

怨詩爲王霄五妹

其二 周其詩

小樓不藏愁愁已窮天海到天大不容入地厚莫藏  
雷定因無聲龍蜃潛其彩只此寸心知洗面驚花

折柳行爲吳允嘉送友作

張秦亭集

補遺

一

送送短亭去依依楊柳津條長青媚容花漫白愁人  
驚黃開樹曉酒旆野橋春慙慙見古意離別桂情真

五言古

節婦吟

爲門人周獻祖母陳作

節婦生陳門于歸周氏之子孫孝事王父并王母二  
十便稱未亡人常咏柏舟什不復理紈巾教兒以義  
方辛苦忘賤貧至老守厥志絲絲白髮新古有東海  
婦捐軀報夫君偶值使君賢飛章奏楓宸流徽播千  
古表在列女文嘆彼周賢婦竹帛宜令聞奈何失記  
載蘭香莫爲親相傳颺風起曾遺鄰火焚光中忽現

節孝字以此屋宇免爲薪我讀琴曲歌傷哉維朝飛  
孤棲而彈弦頭目歸黃泥賢哉此節婦前後與之齊  
子既能克家百世揚光輝

春日同人遊升元觀

自昔稱仙館今同好道來欹橋跨磴絕阻路出煙迴  
登雲既有石禮斗復留臺朱火丹房閉玄經洞府開  
巨龜浮積水猛虎嘯重崖鳥聲春換檻松響夜流塔  
雪紅平地水冰綠翠雲苔伊此籌山院託暮喜徘徊

咏鶯聲

春草生芳甸春鶯鳴上林繞枝送曉日向風落遠陰

張秦亭集

補遺

二

既並吹笙曲復變洞簫音耳聆不可見花下來相尋

七言古

渡江行贈碩揆上人

支公來自淮寶筏渡江汜江上蘆花吹滿袂直至錢  
唐山寺裏山寺高敵石蓮峰星星響徹靜夜鐘澗唇  
吳水飲渴虎巖腹穿雲眠盤龍潛光隱靈鷲法雨露  
仙踪賞幽何逍遙宴坐語從容我友有宋玉書字勁  
如竹風標絕世無高蹈騎鴻鵠君亦與採蘭薜蘿行  
托宿何時晤禪房活活清泉掬清泉灑遍百花燈手  
中杖出獼猴藤可知惠休逢鮑照詩歌千載人恆稱

原缺

宋玉謂  
射陵也

洮石硯行

我獲洮石硯上鐫癭仙章杜陵蔣子爲我言乃是文  
王之弟老寧王寧王學仙貌變童長髯拂拂顏而紅  
自號癭仙年百歲洞天壺隱名齋宮石色如碧玉光  
潤世所無芙蓉以爲質字劃俱露朱云昔提師駐關  
陝土人獻此比璠璵得之清冷之深淵琢成硯分藏  
丹除不知何自出人間歷城道者乃賜予沐手再拜  
愛古物堂中夜夜光如珠四圍野池金翠冷變化恐  
人龍鱗渠

張秦亭詩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張丹撰丹字祖望原名綱孫錢塘人與陸圻柴  
紹炳陳廷會毛先舒丁澎吳百朋孫治沈謙虞黃  
吳相唱和稱西冷十子此集其晚年所刻原名從  
野堂集前有自叙一篇述其游歷所經而詩格與  
之俱變毛先舒稱其悲涼沉遠矯然不羣朱彞尊  
亦謂其五言古體波瀾老成南北行旅諸篇尤爲  
奇崛又嘗批其北歸詩云句句學杜句句不襲杜  
句句做句句不做其傾挹甚至故丹寄彞尊詩有  
慚我詩詞遵知已思君杖履定登臺之句今觀全  
集其七言古體亦宕逸可誦不獨五言特諸體未  
能悉稱律詩尤不免於率易

# 溪書八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溪書八卷》  
提要

漢書序

毛子稚黃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宗之治毛氏之學翕曰毛子傳人哉然未深知毛子之心也夫毛子足爲傳人不自今日往時陳臥子先生爲當代宗匠歎景樓一序傾心推與欲以斯文相屬遺翰猶存他不具論也嗣刻稚黃集及詩辯韻指藥雲集等行世則家弦戶誦衣被近遠積十餘年毛子學益進心益虛頽簪元坐惟以著作自娛又得詩文十許冊總名之曰溪書思深哉是其審量于微辭儉德之際而得夫有終之吉者乎余讀而歎曰若毛子者真可俯仰天地而無憾矣信乎其必傳矣顧其持論乃謂爲文欲傳大是癡動筆人

溪書

卷首

序

如許我安得傳卽傳亦與我有何交涉文章樂事也爲傳反使人苦却爲傳又反使文章不得傳也至哉斯言有其不求傳之意是乃毛子之所以傳也毛子之學先經而後史引事以歸道卓然自成爲一家之文詩則風雅頌爲根柢而暢以漢魏六朝四唐諸家之緒才力耳此有固者六見之至毛子之人今年秋方得晤于諸駿男虎男所土木形骸落落穆穆無一毫名人氣併不作一毫有道氣誠所謂相見令人親別去令人思者說者謂毛子以如是之學之才之品而困抑環堵帶索行歌進不得爲世用退無能邀升斗博高堂歡爲毛子憂而毛子恬如爾臥子先生序尾曰可以仕矣可以隱矣

是二十年前已相期如此則毛子進退故自綽綽有餘  
 裕嗟乎毛子心亦苦矣窮愁著書至以青蠅為吊客世  
 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則相與忽之以為五百年後  
 有子雲則知之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毛子豈有意于傳  
 豈無意于傳抑黎美周語萬茂先吾黨中有一二人傳  
 則人人傳矣然則諸子之附毛子以傳又曷可勝道哉  
 乃何知毛子之心者終已未嘗數數遇也  
 顧治辛丑秋日廣陵黃雲偃棠氏拜誤

入卷首



與書目錄

卷第一

文三十三首

序三十三首

卷第二

文九十五首

序七首  
凡例十三首

卷第三

文三十二首

記四首  
議二首  
說一首

論十八首  
辯七首

與書

卷首

目錄

三

卷第四

文六十三首

說六十三首

卷第五

文八十六首

說二十二首  
策二首

問二首  
書六十首

卷第六

文三十六首

書三十六首

卷第七

文一百四首

書七十卷  
贊十七首  
傳五首

銘三首  
行狀一首

卷第八

文五十六首

祭文六首

雜文五十首

雜黃三十三首

目錄

選書卷第一

錢唐毛先舒雜黃  
字勉齋著

文三首

序一

愚山詩序

日月積氣之精而成其質者也故大而有耀光遠而終古不沒夫文也亦積而已矣不知積者亡論已其善積者積學積才最上者積性情焉古人之文語少而若多指若近而卒不可磨者有人于形者也善夫軫石王子之論文曰文當使三分在楮墨七分在空際空際者性情之所積也宣城施愚山先生深于性情者也南夏山

選書

卷一

文

一

川既撮秀氣且少好詩以逮強仕不倦其積于學與才也厚甚人既知之其積于性情者人不得而盡知之也先生後先刻詩凡若干卷復總而刪之都為一集今讀之反覆紬繆感宕折頓挫紆徑橫側如有千里不能阻三日面而不得相告語者此何故也故其于遇也人之所樂而先生慨然人之所華而先生寂然間嘗馳驅燕粵縱轡齊魯凡游陟之所歷覽遇會之所酬答悲愉之所交屯平之所值一以其所素蓄者遇之故思理益沉著而不沒于文采其悵悵率勃殆難臆測若是猶可以楮墨求之耶今夫蛛之有絲至微也吐而蕩于空際隨所之而著于物則經緯生焉心氣之微猶蛛絲也時搖搖

靡所薄忽與物遭膠結不解而著爲文是故微而微纖大而日月皆是物也不朽而能大皆視其所積已矣禮云肫肫其仁肫肫者篤也亦厚其性情之辭也而經綸是生夫道在蛛絲豈或有異邪知此可與觀先生之詩矣亦可與觀先生也已

安雅堂文序

前臬憲年國宋公按浙而治未一年中蜚語去事已大白復來浙遊湖上自去年冬月至今年冬乃去將行出文若干篇命先舒敘先舒受而讀之嘆曰嗟乎公豈徒以文章見者哉昔公之蒞浙也甫下車卽晉七十二縣之士而觀其風士皆兢兢含毫吮墨爲文期當公意者

撰

卷一

文

二

甚于試學使者公乃相其文之高古典雅者拔置第一以風多士先舒竊與焉當其時士咸思自剔濯讀書稽古自澤于大雅以副公意一時毋敢以貌肖形似之學進公前者則以公經術文采皆根本于聖賢理義之奧而振興廣厲之意至深切也卽是可以觀公則凡公所

士爲恨故自三事大夫以至百姓咸幸公之來惜公之去皆曰昔者公受逮故今何舍我故公亦惻然不忍驅車北首而淹留者匝歲時計公今留此多于當時持憲之日而在西湖所著作亦較他時爲多烏虛豈非意氣有以互相乎感而然歟公文亡所不有其大者皆有關於國計民生休戚沿革之故次亦足以通夫存心取友流連忠愛諷諭之思或以公感慨憂愁大有類于太史公劉向者故發爲文章益工且多如此余謂是固有之然非公中懷之所托也蓋公道氣深湛胸次灑然所遇輒安無所怨怒其文觸境寓情以理自適已而已非有如古人之不能自堪者故雖驚挺翠拔而卒歸于雅正

撰

卷一

文

三

使人讀之油然生懷古企道之思焉言者驚曰然則公竟無意當世邪余曰否否公以道舒卷一聽于天而天之生公其意實將以厚畀之况憂樂從民天心何吝焉行且起家爲雲爲龍庶幾待膏雨者咸有望矣且以公之才何施不得斐然述作頌聲肇興卽爲公惜者更不必誦赤烏而賦懷沙也請以先舒言爲券而卽以爲公文敘

鄒訐士新詠序

余自惟作詩亡益久不復言詩矣今年春常州鄒訐士過余出近三年之詩示余且命之言噫若訐士之詩雖不命余余且將有言何也訐士非亡益而爲之者也原

夫古之作者命思謀篇必有其法求音數色動與典備然皆有神理出沒其際譬日月經天自符常度而羣星閃爍流隕善變多于日月而終莫能與日月爭其光月之死生朏朧又變于日而光又不能與日等此古人之文章每當巧不御必大復古乃通變也許士毘陵士也山有夫椒水有梁溪古奇蹟有任公之臺延陵之墓許士舍吐英奇悲隨千載又遊燕趙越以拓其氣氣亦豪矣豪則蕩蕩則佚久之而士直古范以能新爲雄高吾多見之不必才如許士也乃許士則唯古是范也而縱橫盡削悲惋妖麗之音又變現無端倪大舍鍾呂細入毫髮輒與古合何也斯許士所爲善用其才者也夫雋

漢書

卷一

文

四

以命才法以準之恒以致之歛氣就和使不爲怒而愛薄有餘味孫登云人不用才而果在于用才火不用光而果在于用光此其驗矣又古歌云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夫唯不變乃閱變日之謂歟其許士之詩之謂歟吾故以大許士能復古也能以變閱變也此余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者也

### 侯大司成崇祀鄉賢序

今年春二月朔日河南商丘令君受學憲檄請故大司成侯若木先生位鄉賢祠崇祀之蓋以昭名德于弗諼信仰止而示風勸禮也于是鄉大夫士耆老恭送者數百人己先生仲君方岳適越屬不佞先訂紀其盛而爲

仲進退之際其關於國家之運數豈渺小哉而世之說者嘗謂慷慨激烈之足禍人國以爲含養沖和是敦元氣故能博結大化躋世太平豈不誤哉商丘鉅邑英哲代顯如史弼蔡充之流類以風節著聞然未有如先生之矯矯者也昔意廟末載奸璫用事朝政濁亂天下事體元危矣楊終諸君子正色抗章顯與爲敵雖纖毫不能撲其凶焰而卒糜爛于其手然因以作天下忠憤之氣使人心不平公論轉激卒感皇天龍興潛邸電掃雲擊一朝廓清而先生當是時以瀕死之餘生得起家爲天子文學之臣題思養昔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門飲

漢書

卷一

文

五

盧溝橋側偏顧諸生酒酣泣下時亦豈自意復覩今日更立雲霄而近日月也嗚呼昔人有言孔父義形人莫致難孔融立朝魏沮遷鼎忠臣國家之底障所以動義概而迂邪萌者也然則楊繆諸君子功固不讓文舉孔父而先生嶽嶽正氣屢摧奸邪道又豈出楊繆諸君子後哉今夫霜霰零而松栢槎枿于高山之頂湍波齧而危石屹立于大水之涯非故欲自殊也凡卉旣隕泥沙旣盪則爲松栢與危石者自有不得不顯之勢而議者顧以慷慨激烈少之責以抱沖和而蓄元氣不亦過乎先生年二十四中進士後二十三年而歿中間家居服官皆然有節旣該論其著者如此今者朝野論

生大節已與楊繆爭光而俎豆其鄉又將與史蔡諸賢同標邑東商丘古睢陽郡也南有微子之廟北有張巡之墓先生之祠峙其中英靈彷彿如見光耀春秋禮祀官爲時舉亦可謂無負忠義矣後之拜祠下者跋先生之德而愾焉思齊慎無處于霜霰湍波之時視同太平之代以委和自命也庶幾今日廟享之心哉

贈袁穉菴七十序

古之貴壽者非徒以其得年多也蓋視老成人亦足以觀世變察古今感慨係之于是乎在故賢者之壽不同于恒人焉吳門袁穉菴先生今年壽齊七十始先生戊戌來西湖余與一再會面卽別去未由展談讌然先生

八卷一文

願亦有以賞余今年復來余攜酒過其寓酌先生酣先生起醺酒慷慨而歌曰吾年七十閱世久矣而世亦閱吾身且余所謂倒植人也凡士自賤起家爲官振蹕風采爲當世所震畏盛車馬廣交游爲娛快角聘之好或更稍自樹有施于物天下士益相與矜而樂頌之已優游林泉老焉若僕生神廟初載耳藉父祖之清華恣遊敖其視大江以南山水皆吾園池而名姝巧笑倡優狎客之徒悉家隸也歌詞一落筆晨而稿脫夕徧里巷過數十日而海內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諸坊曲聽逾燈燭高堂所奏無非袁生辭也時天下大安樂已稍至于今今薄宦非余意而又報罷余且老矣

于未宦時嗚呼事豈可復道也吾與君唯飲酒余以觀先生蓋豪宕豁達人也命余深矣嗟乎今之人亡論沒身富貴者顛蹶而漂溺卽踣躓自矜飾爲名高浸而次且口爲之呿而目爲瞠不惜甚勞曲高其尻猶欲飾之汰厲亡疑吾嘗以喻歌發調凌過而中不續既啞且促卒爲聽者笑先生聲伎游酒至老不衰其平生跌宕文面而踣躓宦途皆其不自掩其真者也然知先生壽矣夫蓋真則有餘于質有餘于質則逸逸則日休日休則壽夫先生之壽可臆量也哉

吳次公詩序

余與次公游好二十年其人歷落有節概文甚恢奇爲詩特不多耳每一落筆輒蒼涼頓挫如以金鐵作畫而

八卷一文七

風雨颯集于豪端也余每讀之咋舌而驚迺次公不以屑意顧喜游十餘年間浮江渡黃河還歸山東極望渤澥故胸中益有奇欲吐而不欲盡于詩發之何也假令盡發乎詩詩則固益奇而次公之奇爲盡於此此次公所不欲爲之耳然欲觀次公者亦可于是乎見之昔相如爲賦稱吞若雲夢者八九今次公不止八九雲夢而文辭所歎吐未及三三此吾所以觀次公者邪

麗農詞序

天地之閒人以文章也有不得不開之勢故文人之趨于變也亦有不得不變之勢善論文者因勢以爲功不

善論文者反之夫三百降而爲騷也商周之作者必不知後之復有騷也騷之降而爲漢樂府也屈景之徒必不知後之復有樂府也等此而遞下亡不然已嘗疑孔子錄詩而遺古元首南風塗山五子諸作大略取周爲多間及商先王而止毋亦以時代殷遙稍從遷祧之例也歟今世文章家泥古而罕知盡變與溯而追源則欣然欲往與順而窮流則掉頭去之曰是嚮音也宕往而不返者也嗟乎千古旦暮耳其可以一成之規畫之歟蘭陵鄉子許士寄情填詞先後有麗農諸刻其筆墨之妙如流波如靜女其設色落想都似不從人間來今讀之風刺揄揚隱而微中使人留連焉惘恍焉其意義

漢書

卷一

文

八

視三百篇何以異哉雖然余謂皆許士之學爲之耳蓋許士負宏博才其于文章真能窮源極流者也所著文抄經術史學條貫紛綸而便便出之如雲屬河注故雖作一詞皆有大氣精思貫其表裏而足以益人性情如此且許士射策中甲科中更不得意其纏綿悱惻之思不能不于詞發之而又必本太史公所稱國風小雅以爲托始獨難爲拘墟者道耳同郡陸景宣嘗語余今之眞詩在南曲余深嘆其知言填詞者南音之祖也夫文章之日開而趨于變也天也孔子且不能違天而必因乎世今之善論文者亦知之邪

黃氏印譜序

山川之奇不發乎物則發乎人地直炎海之微曰閩閩之莆閩之勝也仙掌之峯高三十丈巉然特立如人掌蔡溪巖亦高三十餘丈洞壑幽秀邈然絕塵意必物產有奇怪疏其氣然不過礪房荔枝之屬耳殆必總萃萃于八占亡論已而今乃益罕聞何邪今年春值黃君泉侯于瓊華之觀君生莆中又甲族也族大而稟奇其穎必達其用必弘顧象侯無他好獨好篆刻就甚夫篆古之文也德書龍迹轉宿倒難其廢也既久獨于印章留之象侯而好是于古篤矣夫古服亡深衣不爲禮古音亡練弦不爲和古書亡于程邈今書亡于衛苞古制不亡獨有篆古篆不亡獨有印象侯之工此非深思敏手

漢書

卷一

文

九

何能獲哉觀其配合畫點之奇奏刀起歇之妙側讓而參差或整而或欹悉洞本源動無臆解法既醇古而森峻甫之勝近發乎象侯其文古也如是殆天地之巧既洩不欲中斷而寓諸器者耶象侯之技亦肖于器耶其亦有神明焉人視之爲神天視之爲器何嫌于肖象侯固喜遊今將別我去之齊之燕之洛之楚益翫舒其奇夫篤于好古者懷古之思益深茲遊也值河山墟墓必多徘徊不忍去故于臨行出其印譜而爲之題

送許西山還鄴序

峭壯哉古鄴都之風也韓陵扼其東太行峙其北漳流縈迴曠野膺膺西河片壤常有卜子段干木之遺風焉

許子西山實生茲土來遊西湖與僕傾蓋一通紵縞遂  
聯袂于大河之濱贈我新篇飲我醇酒許子系出名家  
早登甲第食蔬御敝不殊寒儒語僕云文章山水雅自  
篤好而于仕宦榮進之意蓋澹如也觀其志趣良不我  
欺若其泛洪川陟峻嶺狂叫明月醉揮紫毫山猿孤吟  
遙相倚和四望無侶惜焉生愁古人風流于茲可想咄  
哉許子雖心蛻塵囂而道兼濟物日月斯往富貴方來  
升為蛟龍頗作雲雨噓枯吹謝四游以之乃許子履偏  
吳越賦詩一卷旅寓北墅西牕煙嵐謂余識曲偕之把  
玩時五月二十日也去今七十餘日而遽爾張帆辭吳  
返鄴為我稍止姑乾一樽歸訪三臺猶有曹公藏石墨  
遺書

卷一 文 十

否遣送一螺可為奇妙勿謂道阻遠莫致之但把君詩  
卷南望呼我或有應之者耶

柴虎臣云文字雖不多但  
覺烟雲滿目無蹊徑可尋

張耒本不載許詩中唯南昌王軫石猷定同郡柴虎  
臣紹炳沈去矜謙三君語必載數條以其為亡友之  
遺筆故也

先舒記

### 潘子詩序

余友潘子新彈文之僑也今年冬日將遊國學入燕同  
人與別為飲酒既一再行潘子袖出詩一卷揖予曰雅  
黃足下君名知言者也請為僕論其大且聞古人載贊  
之義必有行卷以自通于士大夫而序又贊之先也願  
微嘉言而唯子重輕布之予敬受而讀之歎曰壯哉邈

乎卓矣斯古人之軌也觀其骨清而其澤腴觀其調則  
流麗而俊發不糾乎夢觀其體亦上亦下高者攀漢魏  
庫者提中晚矣夫古人言皆有志而飾以華故聆其聲  
而中可測矣若夫今之人不然哉不然哉辭未既有客  
進曰然哉毛子之言是足以觀潘子夫潘子清者質也  
腴者文也不糾乎夢能之長也體亦上而亦下其在志  
氣之交乎志上而氣務行注古人束脩之道則然是潘  
子已矣已有客更進曰予有以徵潘子之遇矣于詩乎  
徵之濯淖而不羣亭立而直上竊嘗怪昔人游京師挾  
持文章多望澤感遇如赴愬然今潘子必且一蜚一鳴  
鬱然而興側近日月于薄煙氣且使潘子遇不遇為赴  
遇書

卷一 文 十一

愬不肯矣况才如潘子而行留迹者乎則潘子之以詩  
行其不同乎昔之人行卷明甚客又有進者廼曰諸子  
言則然矣然潘子之詩將不止于是蓋昔人多以遊壯  
其文今潘子且過大江涉河渡易水望雙闕之嵯峨觀  
京邑之壯麗且交結海內之賢豪平生慕用不及見者  
皆平揖高論聞益以恢奇斯潘子之詩當益以高大如  
潘子矣予曰妙矣觀潘子也予未敏言之不足盡潘子  
如是請藉諸君之辭以祈潘子于是更斟酒酌潘子且  
歌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君其酬之潘子再辭而後  
飲前謝曰黃流喻德某不敢當也夫學以作人于祿豈  
第庶幾願之且微子論詩而子稱詩倘前志已敗不

受君之德音焉日將夕情既宣油油然揖而退

秋槎草引

余于記得二語曰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而知爲詩之法  
竹箭惟有筠故材松柏惟有心故得古斯二者與文章  
故無與也而文乃生焉黃子仙裳僻居泰州而詩流傳  
西湖甚多余向讀之嘆曰黃子其深于禮者乎惟筠也  
故投方合雅言依乎物惟心也故幅于情而無稍變今  
年秋黃子果來西湖蒼髯古貌巖凝若神志肅而氣溫  
寡合而不違和因言以求其中益深且遠余自喜因詩  
能得黃子則余殆真能讀黃子詩者也乃黃子始示我  
文今示我質文故得材質故得古黃子兩有之而余兩  
得之而黃子又許我讀其詩故授余秋槎草也余自喜  
益甚雖然以禮稱詩孔公且許卜子矣黃子得不許我  
讀其詩也歟

印學要言序

聖人之學治性爲尊利用居末小人之學專于利用而  
厭治性者蓋卽一藝而古今人用意絕殊可以窮源可  
以觀變矣昔者倉頡造文而書契作小學六甲之學選  
哉不可追垂諸今惟篆籀龜蟲諸文字而已然古人爲  
此用之于幡符用之于爰署章璽今又皆廢止刻印尚  
存其法然余嘗疑之夫今行楷草書已足給用而于印  
何獨不然且文人學士往往耽好同于道術經業之下

是說也學禮者蓋知之禮曰近人情者非其至  
又曰朱弦有遺音太羹有遺味又曰醴酒之用而  
之尚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蓐絺之設  
夫人之賦質性以維氣性靜而安氣動以馳古人去  
近故凡事皆行之以紆徐委折之意而不爲厭苦後世  
遠性而用氣故競趨于捷捷者利用夫利用聖人所不  
廢而一于捷斯小人矣爲其無復深思也則性將流  
而爲氣使嗟乎大藝也制于外以養其中者也而曷可  
徑縱焉余友黃子素心儒者也治聖人之言酷耽篆刻  
又不弼技且著印學要言以發明其理其托意益深遠  
矣語云德之盛者藝必精知此者吾許其讀黃子之書

其書凡若干篇精刻斑駁類古文覽之者皆見茲不具  
論

送秋岳先生赴雁門序

歲暮矣秋岳先生來西湖諸子與先生夙遊者喜先生  
來且聞將以明年春赴雁門咸飲先生酒預歌辭以饒  
之先生起謝一再而先舒進曰先生蓋古人哉何一非  
有而不居者乎先生自始至今歷宦幾三十年以一身  
綴四海之福官未嘗捷數起數謫如以先生才稍自抑  
與稍自見則未有不巧獲之矣然先生慷慨善爲人

人則輒自抑亦自見越石脫駟之義魯連解紛之口既  
時時爲之而羞伐其德以故海內人人頌之微獨兩湖  
諸子也以是二者觀先生恬于自居如此然則歌辭爲  
餞而先生辭之也宜哉其將已乎曰否庸得已冬山黯  
淡日暮酒闌先生欲發而未行也行且春矣江南艸芳  
千里于役自茲焉始其孰能不愴愴悵悵而况與先生  
遊好者乎然吾聞雁門古雲中代郡地也昔人多顯功  
名于此今天下勿勿東南注財賦西北爲尾閹泄且至  
涸先生備戎事至其處當必大有以紓其民而東南望  
之尤切大丈夫無論語默出處期有濟于世也吾聞怯  
于居名者其任實事必勇吾常直以是進先生先生其  
必無辭請更以是言酌先生酒

### 送姜先生序

古者臨民能以實意爲治者類愿朴少文采謝絕游好  
謹身自媚于百姓而已若此者稱惠吏其被風雅喜賓  
客則士亦以此歸之而不能孽孽務勞至墮乃職或手  
板挂頰望西山爲高致古人蓋交譏之且好士固亦無  
損于爲民者也吾越定菴先生志古人之道起家元城  
令不十餘年歷給戶兵禮三垣事內擢未補請假歸里  
蓋黑頭卿矣僕聞其門生吳子曰先生爲元城時以督  
治水過勞且種濕脚偏短因自乞罷諸上臺忒惜其去  
不允卒以功最入垣中先生又嘗語僕元城被兵後

多曠土邑多流民余曲爲招集使爲居人墾土荒者得  
稼饑者得飽兩獲便利已流者多以通人自誣反累其  
主被害者踵接也余復爲設預首法而嚴其反坐自是  
害息嗚呼不知此二事所全活者幾何人也及在垣中  
言不輕發發必舉大政洞窺要如減罰餼贖流入及還  
海駐汛諸便宜事諤諤不稍憚卒以如議常時賴之益  
先生篤意政理如此而又開顏揖客樽酒論文聞風尉  
薦亡劾而不德此雖古人兼者殆寡然先生豈爲名高  
者乎冬十一月先生渡江來未幾欲還里同人爲會  
辭以志別僕聊抒所聞以藉手起爲壽先生非久臥里  
門者他時道益光業益顯茲固不足以盡先生之爲人

也然充勤民好士之心雖進天下于古可已又何不足  
以盡先生也歟

### 張氏述祖德詩序

古稱世家有二其一先世勳庸爵食土子孫相襲者  
也其一射策中科而奕葉繼起者也然吾以射策者爲  
難焉蓋勳庸止藉于一人而射策者必人人自奮也雖  
然自江左重門第而沿及唐宋亦參用任子至宋官則  
其爲世家猶勳庸也獨近代專重進士卽至貴任子例  
不得顯仕顯仕者必由文章身中式起家決于或得或  
不得之數故今之世家又難于古武林張氏世有名德  
自始祖惟善公而來中科目居官者五十三人其由

於仕者不可不記於庫盛哉邇值變亂宗祏沉淪其九  
世又競先生復葺祠西湖上禮祀重新神人以和又念  
歷世之忠貞孝友勲業文采與夫高風芳躅恐日就湮  
泯乃作述祖德詩一篇凡七十韻敷揚有體條敘有法  
事昭而核文簡而明其古人韋孟之流歟嗟乎勲庸而  
世家父祖之澤也甲科相承而與有為教養而後擢者  
是朝廷之恩德也又競志行端潔為張氏宗盟其述祖  
德凡十君臣契合之際與忠盡竭節之由必纏綿致  
意焉蓋有思也夫述先世而不求其心與忘其所以自  
致者不可謂善述又競之述述之尤善者也推此而大  
之吾知張氏且世以忠孝顯而豈徒以垂邇耳貂鬣重

海內哉察於志者于是乎觀

吳樸齋集序

樸齋者吳子錦雯之自號也吳子既以仕不得意因綴  
其平生所為詩文錄而藏之間以授毛子使為論次毛  
子讀之嘆曰壯哉吳子之文一往而從百折不窮浩乎  
其若滙江河而朝于宗吾于文測吳子而可以觀其胸  
臆已蓋皆漱乎不得自櫛抑過而發迺為震盪夫文者  
聲也天地之聲惟雷與風百音托之亡論人聲與琴生  
物之嗶鳴也抨擊而鳴者亦雷類也摩而鳴者摩則熱  
熱為火火者雷與風之由生者也雖然其始一耳而俄  
而假諸人有細大焉則又百工焉工之至者極于文

章焉而止而工必兼大不大不能工也然而工可為也  
大不可為也天授之器大故聲亦大溪流潄汨江波瀾  
洞故溪之文毅而江之文潮皆聽聲而可以得者也吾  
于吳子之文知其所始包韞閎奇而所如若昧伉涼為  
辭咄咄為響蓋有以抑之而發為震盪者乎大而益工  
行可以遠風耶雷耶夫我測之西有緒妍秀之極區也  
而更出永昌諸門東眺龕嶺見三折從西南來激怒澎  
湃茫亡垠涯為弔先後吳越諸用兵處愴乎思古三天  
子之都則迴視鬣湖又悅焉若失此吾讀吳子之文而  
壯之亦若是已嗟乎江故以折怒也雷與風亦奮于壑  
者也久之安流以極于歸墟焉久之而解然拆冷然善

焉使天下受其鼓盪潤澤而不得名其聲與象美哉吾  
以是觀其至矣則又安能測吳子哉

魚川集序

學制舉義者稍知比偶即自命中得第人稍握筆試為  
詩賦古文輒自命傳二者俱足嗤然傳之難更數百倍  
于中第而人多更易言傳者中第可稽而傳在千古後  
事虛渺易誑也吾鄉文事邇極盛然確乎可傳者嘗私  
數不能盡十指至三二而李子東琪出東琪詩婉麗絕  
俗有雋骨其文能自辟閎議不軌于大道風調罕為規  
摹而不齟口凡吾稱東琪必傳者也或謂東琪困諸生

久不得第是易且不能取而何有于難者子之誼益固  
余曰然中者閱主司三人六日數日中收反耳得之竟  
得無退落事今求傳者或挾聲勢或結援多更數百年  
後狸骨已灰久甲第化荆棘聲影銷亡朋黨俱盡子孫  
綿延寢忘其上世獨有文章露真色與天下替替善雌  
黃之口相撐抵耳挾見自殊日刻而月峻當其時作者  
不知有靈與否卽有之亦不能以其魂魄從旁吐半辭  
白爲助覆鹽糊箔以漸零落古今來真不知幾千萬矣  
然而天能吝文人富貴而不能禁其必傳是蓋人之自  
予其權以爲寵者也天弗與也吾之信李子者以此嗟  
乎言李子傳亦以其文章決之千載後豈可知吾將

漢書

卷一

文

上

與東琪酌酒以洗長空一慟古人鼓悲壯以罷身後名  
顧足問哉

### 送黃仙裳還泰州序

八月八日諸虎男驅而告我曰黃仙裳果來矣一宿之  
越返必造君余喜然意苦其流滯江東爲日且長不能  
待也隔數日而仙裳歟來余怪其速仙裳顧我曰無所  
遇歸矣雖然此行獲喧桐鄉陳先生且觀西湖而一得  
當足下吾何爲不遇哉余愧謝不敏及訊所爲陳先生  
則肯守泰州識仙裳于弱冠後罹難而仙裳亦爲破家  
嗟乎仙裳越千里而哭知已于宿州之餘誠古道也乃  
獨不辨磨鏡耶仙裳曰固也吾游越猶西湖也吾固無

所干故亦無恨此吾所以輕裝而來拂衣便可去也于  
是秋旣中矣月皎然風冷然一登長橋再酌荷麴竿舟  
待別相視黯黯遙指北關湯湯河水余珍重語仙裳曰  
子决行矣浙中山水文章師友之誼足下載去矣  
而令子吧懷虞侍舟次眺聽不孤布願無恙當還報我  
足下果不虛此行也獨賞我太過未敢以知言許之仙  
裳笑不答乃解維去

### 送惲正叔西歸序

古今若瞬息而一日有千載吾茲送惲子也有重幸矣  
大道有深焉而文以顯之今有人枵然以爲形器然以  
爲聲以道自勉而糠粃一切形器之物吾不知其于道

興書

卷一

文

九

果有得焉否也抑猶未盡其顯焉者而姑以自張爲耶  
惲子一夕飲余論文甚酣快乃窮其爲文之所以然者  
以相爲勗勵吾固以存之久未敢以告人吾固以求之  
未敢以輒叩人而今乃更聞諸子嗟乎惲子吾願吾子  
之姑緩行也吾聞遜菴先生今學道人也行李淹江東  
今將西渡西渡必館于子余將進告以其心而小叩之  
先生或肯啓我未可知已子行卽不爲我緩能無爲先  
生緩耶悠悠古今有其在而我而後乃可以聽其遷之文  
章速朽物耳庶無虛與子之交相勗也歲聿莫矣其果  
行吾更當與足下飲酒

### 三子新詩合稿序

三子新詩合稿者同郡丁子素涵張子步青諸子駿捕之所作也三子者其年畧同風調又同其文不必盡同而畧相同故合之合之者同之也丁子之詩夷猶而靜韶逸而令其精熒也如鏡而擊之若不勝張子之詩豪逸而頓挫悲涼而宕往如雷之將奮而巨石屹然以秘之砰砰殷殷不得舒也諸子之詩筆淨墨練輪寫要渺而善托思望美人其來遲情又惆悵而不得夷嗟中心分何懷故讀丁子之詩而丁子可知也是修而善下者也雖在芬華亡所慕用亦端靜矣故讀張子之詩而張子可知也其詩深矣其材壯矣秀不蘄春枿不畏冬其欲經其所未嘗者乎故讀諸子之詩而諸子可知也慨

卷一

文 二十

乎其如弗決也類陽豫而思沈冥者也其致意也故波滴而雲逝吾有以觀丁子溫然而煦爲春滋以漬以久朴者沐膏澤都者揖芬芳天下化之丁子以之吾有以觀張子粹萬夫而色不洸趨百里而脉不張然後可以將大車而涉遠宅遠哉遙遙張子以之吾有以觀諸子日薄河梁道阻且長停車酒歌善爲愁方詩云嚶嚶艸蟲趨趨阜螽吾其爲諸子賦之乎雖然言衷之旗也思志之興也亦既昭其外將徵諸心亦既揆其辭將設諸事亦既旌其端將竟其末僕又與三子當相爲要期者也故樂觀其詩而敘之也知三子之詩所以異夫三子乃可同矣亦可于是觀三子焉

四子西湖竹枝序

余讀唐人竹枝諸歌而知詩之將變而爲詞也其語質而佻其情冶而漾其音凄怨而寥悵其意思宛轉就淺就深無所不入填詞未暢律絕將衰斷續之間此道興焉其爲詩之別子而詞之鼻祖乎雖然有數難焉欲其放不欲雜也欲其近不欲俚也欲其穠至不欲其重也淺景近事入之皆古街談巷語化之皆雅之數者才人之所難而學益不足恃矣况無才與學者乎同郡邇日西湖竹枝之唱興無不妙寫才情一彈三嘆四子合刻者吳大紳諸子之所作也大紳之才大引聲有餘祖定秀出如玉發璞玉圃老復勝嫩潛九宕而能理以四

卷一

三

子之才足孤行而況于合之歟世之論者徒以詞多艷之響於大雅或垂余謂填詞變而爲曲曲變而爲吳歌爲掛枝流蕩極矣而終有所不能廢以方此則則未孫也由孫追祖是復古也且歷而上之可以得清詞子夜之遺音焉隨而下之可以通南北九宮之源委焉則又是通變也夫能復古又能通變作者之功盡于是已昔老鐵首倡此詞西湖絕盛者遂數百年今茲風美所扇遂欲掩老鐵而過之時方開泰兆于文事此湖始將頓還舊觀也歟

贈周先生序

杭之襄宅鮮有詩人而四方襍奏民物繁庶慨聞

聞者一壓而猶爭析售之夫民稠則亡者益衆土狹則  
塚墓偪而不稍相讓故杭之俗邑里不給居山杯不給  
葬勢實然也沿俗之敝其風遂不重葬亡論齊民卽薦  
紳家淹遲有至數百年者或積棺至累數十木燥隙  
開蝕裂通穿枯骨朽髮洞見表裏國之人既習之其子  
孫亦已不爲之類訛焉先舒家幸有故墓世世早葬墓  
木者少獨母以下葬不吉幽停塊土且十年彷彿求地  
撫心中感又觀古人葬皆有月日而律久淹屍骸者當  
麗大罰嗚呼先舒之罹于刑也久矣夫西之春周先生  
從丹陽來書相宅兆先舒與偕之母停柩之墟踞而請  
曰葬師若不利先生之先生週觀既而覆于先舒曰

漢書

卷一

文

三

吉北峯抽源青芝廼長辛龍轉亥兌入天黃飛鵝開个  
主利文明先舒復跽而請曰富貴非望使風不寒骨水  
不噬膚卽慰矣夫葬師俱不利也先生詳之凡三請而  
先生辭益遂于是先舒謀諸家大人議葬遂決竟以某  
月日奉母氏之柩藏之嗚呼先生一言而幽以安先痛  
人之魄而免先舒于僂民爲德曷旣焉若夫廢輿梓榮  
則天與人鈞與其責而世希求之地脉斯爲過哉是歲  
孟冬先生別予歸丹陽于其瀕行而序以贈之志感也  
且以告世先生名昨非字居然少讀書家貧操履方整  
有古人風

胡太夫人暨令孫同壽序代作

里周子子愚與余少比屋兩家通好故嘗得聞其令  
祖母胡太夫人賢甚慈今年九月太夫人八十大齊而  
先四月爲子愚三十同人謀爲子愚稱觴賤兄弟皆在  
焉子愚辭再三不得乃曰無已而必煩諸君子者則請  
先爲某拜王母而後敢辱命同人咸以爲然于時榴花  
方灼新蒲御酒走一介京師要余言以爲祝余聞之曰  
孝哉子愚之爲壽可謂善事其親者矣先輩吳門歸先  
生嘗謂前古未聞有賀初度禮亦未聞有以文章爲壽  
者不知始于何時然吳俗率過五十以往始稱賀及朱  
參軍與顧孺人雙壽則以六十自是又加十年而爲壽  
是五十且不與況甫壯哉然則子愚之固辭禮歟曰禮

漢書

卷一

文

三

也然終且受之者曲爲孝也以是通情之窮而孝由是  
以起何也蓋子愚之尊人曰眉生先生先生固篤孝今  
公遊且八九年矣猶憶歲戌戌太夫人七十而先生適  
亦先爲五十簫鼓宴飲賓朋闐隘太夫人顧而蹶焉以  
笑今其能忘之邪抑不忘邪前十年先我爲壽而歌吹  
沸于庭也今胡以聞而不聞也前十年先我爲壽而不  
冠擠于堂也今胡以寂而不見也此必有靈然傷心者  
已則亦亡以慰先生之神靈且孫者子之貳也得歡而  
忘憂老人之常情也故同人爲是舉也以使太夫人爲  
若其子無亡也者夫禮親在恒言不稱老故使先生在  
今日固可不自爲壽而子愚則有必不可已者不稱

老耆引年愛日之誠而先爲舉觴者舞彩樹萱之微意也君子謂是情之至也而哀于禮余亦早喪母鞠于大母烏鳥之私曷能無懷與子愚類同情焉故言之能切若夫月出于東金星預輝吉祥之氣有兆斯開百二十七日中而祖與孫同壽此固積慶常事耳舉是以爲辭又烏足知子愚之心

### 青桂堂新詠引

詩之爲物名理而已顧理弗可以顯爲辭而藉情與景遠邇遷延而後出之故指微而首永伸之遐思不可直達詩之道也故曰詩之亡也亡于理勝非理勝之能亡詩也以理言理而情景亡併理亦亡則詩從而亡余讀

漢書

卷一

文

五

丁子素涵所爲青桂堂新詠大畧以思爲主以才輔之才與思交緯而情是焉生又割情之十七留連景物夫爲物勝則沒情情勝則沒理斯談文之常家也而非所論于妙夫文者也古人云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文與物忘何物非情情通正反何情非理夫天下之理亦冥于天下耳凡思之所得而有無者舉皆假寓而況口耳之所遇墨翰之所操作者邪余讀素涵之詩因景物而識情因情而識理因理而知凡理皆寓凡寓皆理則信乎詩之作無非理而以理爲詩者之亡詩也悲夫

### 平遠樓外集自序

外集者何素涵詞也外者何外之也何以外之古經不

得已而變風雅古詩不得已而變六朝近體不得已而變中晚詩之末也填詞抑末也其辭蕩於心其節諧於吻其韻音乎道古者耻言之而予又何從事於斯生乎開元之先予微得其聲然予弗敢開也立乎祥興之後予復覩其成然予弗敢廢也雖然弗敢淫弗敢多男女之際有執手之義金疊之思上官閑館罔置喙焉是弗敢淫也約其什不盈數十是弗敢多也首稍冠以諸吳聲曲及詩本諸其始基也附以雜曲著其流也客曰其間感此離而悲怨曠壹何多邪予曰是托也非志也夫人衷有所隱而辭有弗能已則更端以達之離騷之志美人目君張衡四愁非直爲錯刀繡段而已也客

漢書

卷一

文

五

曰唯唯可無罪已

### 述先烈詩序

吳郡蔡忠襄公昔撫山西軍申死闖賊之難先舒讀公子九霞之述先烈未嘗不嘆時運所去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回也古人于廢興之際往往嘆國家之無人或有人而不見任用及事後則爲之咄嗟惋惜而不能已然觀忠襄公不特以孤忠見也其沉毅幹敏馳驅兵事李賊雖悍亦頗爲畏却綽乎有古名將風廷對無不稱意俾以全晉使爲保障可謂用矣夫山西古雄鎮也羊腸呂梁之險阻馬陵雁門之斗絕晉文以霸三家以強尹鐸李牧用之以守而公之才略不讓古人乃既用

而卒不收其效豈非天乎雖然當其時以天地之大國  
步之艱而撐持如公者不能數人而又未免文法牽制  
臣子之心力固有不得盡展者則又不可謂非無人  
與雖有人而不克竟其用也乃卒以與城俱殉悲夫可  
獨諉過于天也歟九霞著書等身今獨刻其先烈詩以  
傳多聞善述慎言其餘蓋忠襄得忠臣致身之義而九  
霞得孝子守身之道又見公家學焉讀既敬拜而題之

送張祖望遊燕序

古人云人生豈鹿豕安得長相聚況良友遠別倏間山  
川渺焉生愁曷其能已張子高隱士也邇乃因人作客  
揮手辭家言之藹門展眺陵闕車渡易水古風猶寒覽

張書

卷一

文

三

古悲歌興可知也然燕趙古繁華儁俠之鄉也今張子  
顏唐布衣不作邊幅居然枯骨去登金臺將使郭隗然  
疑樂毅舍笑復何為哉不如休矣雖然張子此行固不  
得已一二難悉我其知君斯別也北風爲霜曉月掛樹  
樽中酒盡門外馬嘶恐似婦人不肯揮淚愁咽之極形  
乎文辭足下去我且三千里別我當一二年浮雲空來  
莫寄短札遊衍之暇倘懷故人但出茲文玩之以當錯  
刀之贈可也若報我瑛瑤與否是在子矣

陳夫人五十序

陸大行鯤庭殉節後二十年陳夫人始五十夫五十未  
足爲壽然夫人則可壽何也蓋瀕于死者數矣而卒以

不死以至今日又于是知夫人之必享大壽也凡物之  
蓄且久者其發必摯乃蓄之久而發也又若遂而若閼  
使不竟豐斯其道必長久不敝夫人貴族也三歲卽出  
繼爲姑女及歸陸氏雖世仕宦然甚貧大行歿家益落  
奴子又胙篋以去余嘗過駱氏莊見夫人所棲危樓數  
椽不蔽風雨雖暑暍墮落蓬蒿蕭艾與公等長迴思當年  
盛與大行在時車多馬閑賓客滿坐不勝爲之歎歎而  
聞夫人處之怡然不稍動色雖夫人之德實能安之然  
所遇亦扼苦矣十年來事益多倥傯不可詳述嗟乎天  
生夫人也不偶而故關之以遇如此豈所謂蓄之久而  
發之不必摯者歟或天欲久其享而不敝故有待歟古

張書

卷一

文

三

者貞姬烈女或身膺華帔沓拖榮寵聲施于方來亦有  
憂危以終颯然不見有可羨者食報不食報弗可知皆  
必有其所以然之故夫人公子繁昭爲余言夫人爲人  
大抵嫺婉慈孝其處變故如常時不爲激烈之行獨欲  
殉先大行自樓墮又自餓十餘日然是不獨天之閼之  
夫人亦且自閼其德不欲過發也余以此益知夫人當  
壽有斷斷可信者吾鄉孫忠烈公燧殉難後其夫人嘉  
靖辛亥年九十三子皆大臣諸孫甚多三舉孝廉一中  
春官第一六月二十二日屆干生辰簪綬繞膝賀車闐  
里當其時無不扼掣嘆忠義之遺烈近而節婦之壽考  
富貴奇也且聞古人云閼膏沃根其折乃藉不于其身

必于子孫故人謂大行亡是自靖之終事而吾以謂是百祿之權輿也況夫人之壽遽何央哉

爲陸母七十序

詩美婦人曰無儀而後之稱婦德者遂曰不欲見好嗜詎然哉昔馮煖客于田文文問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後卒以焚券一事致孟嘗君以安辟危則云無能無好者非真無能與無好也必有一二立乎其大而羣小者不足與俱吾謂婦德亦若是已矣同郡陸母吳太君蓋詩所謂無儀者也然遽欲以無儀盡太君則又不可何也蓋天下大者所爭理欲公私而已臣稚圭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于

讀書

卷一

文

三

動靜此猶言欲與私之小者也至于不妬之德求賢之思惟理與公而後知其和衆美也無以已也乃爲善事夫君子也夫太君多于德矣而適完婦事仍無非焉耳至于以人事君儀軌大焉進售雋三令子者皆太君之生也蘭秀玉華際明公亦無辭爲之又爲廣文官獨冷藉第令公稍欲旁逮而太君悄然曰與君對泣牛衣中幾何年矣何意一飽苜蓿而遽忘屢屢之炊乎公且奈何太君乃且多置俎娛公亡厭羣產子女視猶所生也盛德至此豈猶匡說詩之能盡者哉嗟乎家索于妬婦之手國始于冒疾之臣古今善敗靡不由之私欲所扞弗可嚮邇然而綱維倒移久矣際明公雖雅化其得耦

太君蓋亦有天幸焉書曰以保我子孫況爲其子孫者乎則遺進售雋以安行且光大豈顧問哉今年太君七十爰述其大爲太君頌且詩云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洵矣太君之君子也夫其甚矣太君之君子也夫

辛甲集序

新西樵先生春寓西湖者累月文酒賞敘致相樂也已出辛甲集示余題曰塵餘曰拘幽蓋皆馳驅于燕晉梁宋及被繫秋官時作余讀之嘆先生所值如此而詩能工且多以謂絕奇或曰王先生直當翰筆欽采耳而作爲文章鼎鼎然嗟亦苦矣余曰不然昔人云使我

讀書

卷一

文

五

得身後名不如生前一盃酒又云時人多不好歡興乃看屋梁著書千秋萬世誰傳此者斯語自古以達稱之余謂此人必其好飲食不好著書故也若夫沉澹靜簡好學而深思值讌飲流連却屏不欲御其于著書也則左右逢源沉酣滅沒而滋味固有逾于痛飲與大嚼者當其時殆不知何者爲甘苦而豈必計及于千秋萬世也歟先生固靜者也繡佛長齋澹忘世味獨于詩詞藝孽焉不能已雖蕉萃支離幽憂困頓而抽思抒曲行吟自如此真先生性情爲之非有爲者也雖然度先生必且無樂乎此何也不得以其才發爲典音張揚盛美而徒自托于騷人放客之所爲作而宣寫又不得盡然終

不能自己已者其所以懷古而思拭目而感磅礴在內鬱紆在外停毫矜思吟而不落蓋皆忠愛悱惻之所激發讀之者猶爲低徊而況于作者邪山左古文學之區也卽近代有七子而滄溟四溟乃居其二李高謝朗先生兼之激宕之姿更復幽入嗚呼特不與同其時耳然則先生作詩苦樂殆半非以爲名而書則必傳謂余不信請更取先生之集諦觀之

### 湖上草序

宛陵愚山先生宦遊轍迹幾半天下而獨喜西湖道所經必久駐駕亦乘閒來遊遊屐所屆必有吟咏交好投贈亦如之辛丑復過湖上數十日得詩亦略如其日之

撰書

入卷一

文

三

數然先生所至賓客全集日夜不得休乃酬接稍隙輒命管脫稿奇工人服先生學積而才大余以爲未足盡之何也先生詩雖多未嘗妄作必有概于心而後形之于辭西湖自南宋以來可以憑弔而抒嘯久矣先生俯仰之餘志思盤薄有感而發緣情自來譬諸日光風氣得隙輒入而無所于待者不可以先後追及名之也然則動于聲律托于山水因于人物與乘其暇于全集之餘者皆隙而已矣余讀湖上草益知詩不可以妄作信夫

### 劉望之遊草序

宣城劉望之學詣淵雋筆札沈遠少奉先範以古文

自歿十餘年來并忘昏宦偶去吳入越屏處蕭寺入米之知也間有聞望之者從而求之望之澹如如無意于相對酬者及一再顧之語稍深乃發口論議抵掌千古寄歎卓詭波涌雲爛坐爲之驚已談罷客散則室暗燈昏枯坐一榻人莫能聽其聲響云顧望之之遊也雖倦亦不絕顯者交或屈節而願交望之投歡促譙來招望之望之輒往往則奮袖高議如平昔或默坐竟夕不談或自引去人亦無如之何間多酬應筆墨遂多近集西陵草一編皆其遊錢唐之所作詩古雅多選調文淵湛極經術如此文暨如此人皆高逸之流風大雅之遺韻者也抑其奉教于日我君者深歎乃望之顧謂予曰余

撰書

卷一

文

五

嘗思有以自下者而世多日余爲任夫狂則吾豈敢古之矜也抑庶幾焉余嘗嘆子爲知言其爲我敘其文然不靳譽也余故略書其槩以贈望之望之之必且謂我知之不盡然世能知望之者蓋寡而況于余歟錢唐毛先舒題

### 汪聞遠填詞序

填詞末技也然其不易工與高文典冊正等傳亦如之汪子聞遠少負穎絕間嘗爲小詞若天授者俊拔婉媚體無不具而當其得意處則天驚石裂攝人神明才甚奇而共信必傳聞遠笑謂人吾亦自覺不容已始格于喉吻間已稍得利遂染著筆紙布而爲此吾豈酷意傳

者耶余因思古人有志者未有不期千古者也特屈于  
力者每更憤發曹子桓云未若文章之無窮而桓元子  
至云亦當萬年遺臭夫子桓善矣亦以其能文故自得  
托此耳若夫紫眉蝟鬚兒亦人傑也乃談且不及殷劉  
甚遠安能置身翰墨事然又不肯與草木同腐沒至雄  
心激發計無復之甘以臭干不朽嗟嗟心亦苦矣至若  
文士不然一吟一咏微詞雅謔不大聲色而皆能坐致  
千古若聞遠于詞亦一端可見者是已余詞筆頗稚而  
聞遠許我能置身題上果爾則余且得與聞遠拊節而  
歌更唱以迭和以宏其聲深其所托咄聞遠毋廢此  
其緒餘猶足談笑以傲千載上之英雄俊傑不亦

快乎

卷一 文 五

選書卷第二

錢唐毛先舒雅詩著

文五十九

序二

為黃母七十序

黃維翰之述其母太夫人也蓋美亡弗備者也雖然太  
夫人自高行壽何與焉先舒獨有見于太夫人宜壽何  
也壽弗在高行乃于高行而壽益徵之也太夫人故名  
家子歸黃為寓庸先生家婦乃克自勤儉如忘華貴也  
者夫有而不居故有愈多善而讓故天愈益單厚之太  
夫人之忘華貴也壽之徵也且太夫人稽古能文又多  
才藝乃平居布衣操作如里婦未嘗欲以女史自比方  
也苦節四十餘年故事當得旌建坊矣而太夫人聞里  
父老謀其事輒泣數行下曰我其死夫為名耶于是里  
父老皆相顧唏噓口弗忍再請也是皆太夫人不居者  
也喜廟末璫勢甚張而寓庸先生方家居憂憤以沒海  
內士大夫欲過飾之以為先生請官與蔭而太夫人弗  
然也是又太夫人不居者也令子維翰維繡咸修飭工  
文致身甚易而太夫人竟與偕隱是又太夫人不居者  
也夫以太夫人之德之美而又善讓讓必有積積必有  
施天之福之馨無不宜乃觀于天而壹若故齋之者又  
何奇也太夫人淑身以義引論慷慨烈丈夫也而界之

爲婦人此天嗇于太夫人者一早年而寡天其嗇之者  
二鄉使不中抱愁苦則必不爲介山之逕而翟芻展祿  
且在御焉天其嗇之者三是故華貴之忘也文藝之閑  
也旌里之佛也請蔭之辭也考槃之適也種栢之哀也  
太夫人有善而多其讓天又鍾美而嗇其施其積已厚  
厚安歸哉歸于壽而已矣詩云無德不報使天更舍壽  
亦無以報太夫人矣然則悉數之以一一論次其報奚  
翅七十倍之且再倍之當未有艾故曰于高行而壽益  
可徵者也然則太夫人固善讓度無能讓壽耳先舒且  
得奉觴因維翰兄弟以轉祝太夫人太夫人必且含笑  
受之無復以未亡爲辭泣數行下如鄉謝里父老時也

解書

卷二

文

二

庶幾微惠于太夫人哉

蔣子西湖竹枝序

甚矣著作之不易傳也遠古亡論卽三百年來詩文之  
衰然者不啻數千然今已多在滅沒間其衆著者不過  
數十而里謠巷譚相傳于婦孺之口者反多沿而不廢  
何也此蓋有故入情深而名物多近今也夫人情深則  
人易感近今則通曉便而今事賴以得傳同邑蔣子波  
澄年少負雋才賦西湖竹枝三十首摛括斐然多驚魂  
洞心之句而入以俚名近事都成雅音使人味之雋而  
有餘不獨爲西子點綴濃淡之宜殆亦足以徵遺逸資  
掌故其書雖小必可傳也夫近三百年之衰然所以滅

沒者類皆膚而不入不耐人咀嚼之書也王弼州云今  
代宮室輿地等名不能如古故千載而後無史記余謂  
近家文之不正正坐不能用今耳弼州操論且有此蔽  
况其他乎今波澄作小詩而能質敘將來政未可量若  
大發乎情者必有所止固不在一往而深此局于體製  
之宜然也嗟乎此特波澄一斑耳能事且復如此況將  
來之衰然者歟余故樂敘之

贈莊蝶菴敘

琴者古入之心聲也古樂壞矣古器亡矣其僅存其製  
者惟琴耳余雅好之而未能習前五六年燕中韓石耕  
來杭州每爲余說琴理頗入微妙且語余曰子雖不善

解書

卷二

文

三

琴然可謂深識琴中之趣者也故石耕琴不肯輕爲人  
一動其指及對余則栩栩無倦顧時時頗說維揚莊子  
蝶菴已石耕別我而去余時時思之則併念蝶菴以未  
嘗得一見爲恨蓋亦五六年矣今年秋九月晤蝶菴于  
祖山之寺一見意傾且先問石耕近亡恙否蝶菴泫然  
語咽有頃曰石耕歿且三年矣著書一箱向秘不示人  
托一老嫗鑰守之石耕未死時此嫗已悉取其書爲糊  
裱煙爨之具殆盡盡石耕先已亡書空居乃死余聞已  
更相爲流涕雖然有蝶菴在則石耕爲未嘗死何也蓋  
余之思石耕也非徒以其能古人之技以其抱古人之  
心也卽石耕之解蝶菴亦然今蝶菴愛西湖山水命

而來雙峯十二橋輒盡其名朕服則屏居靜處  
榻弄弦響答木葉紛墜冷風西來薄寒中衣蝶菴  
思仰而嘯蓋幾不知天地之大遽廬之小而相忘于他  
鄉羈旅之中此非深有得者而能然耶嗟乎古樂之亡  
非亡于器特亡于人耳有古人斯古音傳音傳樂亦傳  
韓君之後乃得莊子則古音有托矣而石耕豈為死哉  
蝶菴極推石耕琴以為高出于已而余之聽之頗覺蝶  
菴為勝抑不知余之胸次或有異乎昔時否也且將因  
是以見文王焉豈徒石耕

### 讀書隨筆序

今代作者有三曰制義曰南曲曰叢錄其餘皆前古所

無書

卷二

文

四

飲為後加臨摹工為形似而已若三者則真創也或曰  
制義南曲皆萌芽宋元而盛于今是已若叢錄則依  
以來已有之曰非謂前此亡是體也然而多鋪敘少  
議論多論議少雋永若夫以鋪敘為論議稍加點次彌見  
雋永斯述藻之善經而微文深中莫尚于斯豈復古之  
可擬者乎同郡胡循蜚先生才高宦薄名飛身遯小築  
北墅逍遙著書識曲摘文海內少兩一日余過之循蜚  
示余隨筆二帙真叢錄之尤與夫古之名士未有無所  
樹立而可以千古者然往往智細謀身喻窮見曉則何  
也其故有二下者讀書不多無以自靜舍聲華勢利則  
忽忽不為娛稍高者自矜一節而又不能以道取默一

前一却蓋亦心雜可以戒也循蜚才多而若忘名高而  
若遺淥水一池修竹千箇晤對米山條然自得蓋不獨  
恬于止足抑且遠求以聲為華者隨筆貫通浹洽巨細  
畢該且借古文感今事微旨澹旨添煩三毫聞者足戒  
而言者無罪子曰述而不作故刪詩敘書多陳古風今  
以隱垂法戒至于春秋則不得不自居于作而仍至定  
哀有微辭焉何不絕筆乾侯哉蓋有不能自己者耳聖  
人之史文人之心一而已矣知此者可與讀循蜚氏之  
隨筆與

### 詩騷韻注序

有韻之文助於樂或曰樂助於有韻之文要之兩者皆

無書

卷二

文

五

互以相成也雖然樂之文必以韻將以求其依永和  
聲也長言不足而又比諸鐘鼓管弦故入人深而能以  
移風易俗也嘗疑書以道政事本不必韻而皇極敷言  
十四句純乎以韻行文至頌則詩之精微者也清廟賡  
般諸作其間乃或韻或不韻何故蓋數言欲民歌舞之  
為訓行之物期入乎其隱也頌以告神明不必盡宣傳  
于邦國百姓則韻可稍略蓋古文之須韻如此同郡洪  
昇從余遊性近韻學往輒窮其源委以為韻文濫觴於  
三百篇而放於騷六義而外楚人其在國風小雅之間  
乎夫古樂不可追矣可求者文而已文之弗韻猶弗文  
也于是究元元古旁參博稽作詩騷韻注大卷視元晦

立之書雖事加精焉且古人所以爲詩者以其發乎情能止乎禮義也於是後之人傳之古人之所以爲辭者以其極理誦情悅之觀而棄歸之乎悱惻忠愛于是後之人傳之非是則古人不作後人亦弗傳是以章必句句必韻韻必諧于聲而後已將使依永和聲而有以移風而易俗故足貴也余不知季立爲古音之心奚若若夫元晦措思於此殆必有故歟今昇爲是役其爲便於吐屬歟已也抑將有以進於此歟余也且深望之

### 陳子詩序

秦川公子雅自多愁楚國才人由來善賦古風未邈英哲逾多獲披其雋能無三嘆毘陵陳子集生七葉貂蟬

漢書

卷二

文

六

一門驄馬童年賦犬已通朱據之門弱冠登龍便據李膺之席才情敏妙世目無雙風調清豪咸推第一梁溪滌硯水碧凝其毫端大任映席白雲生其宇裏蓋天授之爛然信掩絕乎流輩者也偶輯近吟都爲一集長篇短詠組織風騷古調新聲蔚兼雅雅怨規摹衆製之處都有機梭咀獵羣籍之餘非無婉麗然而早傷孤露長悲落魄遘閔既多傷心不少觀其染綴何超離憂所以音青河畔有類游子之吟殷殷山陽便同思婦之作芙蓉湖畔終日消魂看畫溪頭長時極目辭翰之妙信足隕神音響之工尤堪落淚春遊西澗夜過南屏出油素於懷中屬丹鉛於坐末于是僕本恨人益憐同病然麻不

夕咄罷長吁讀長卿之賦豈從人間而來見洗馬之愁不覺百端交集席將離而旋坐卷既掩而仍開擬春蘭之抽絲類秦庭之玩寶三復無盡已知文足移人一往遽深未解情爲何物聊攄鄙素相爲題之

### 畫像感應篇敘

同郡莫雲卿氏刻感應篇既成又請名繪家繪像凡若干集或曰不近戲歟且果報之理已具是篇讀之人自爲警戒如讀其書而冥不知省者雖益之像亡益也毛子曰否因爲說曰大道本無名豈復可得說既無可得說何況可得畫五行成六用變化百千萬愈多愈生岐誰能無分別分別生言語言語生慕畫我觀太古時山

漢書

卷二

文

七

川日月字各各肖其形字畫本爲一字畫既岐二自生百千萬因思感應理有如鏡取形一鏡照諸形一形現諸鏡兩鏡自相照鏡鏡無窮極善惡生感應感應亦無窮有書復有畫理亦復如是普願一切人見畫識文字因見生戒懼行善莫作惡久久善亦化善惡兩俱忘無感亦無應字畫復何有譬如兩鏡面合併爲一鏡鏡光既交渾諸影一時失凡贊此圖者應作如是觀錢唐毛先舒稚黃敬題

### 題跋書語

### 題如水堂詩詞

詩卑之不可入詞詞高之不可入詩此中界豈非神明

於斯道者不能辨也毘陵與枚吉騷緒賦心托情芳旨引酒撫劍皆成絕妙好文詩之高者固邈然少陵體氣而下之則摩花草之壘而未嘗闌入一語詞高者踵詩人之餘風而又不見少許猥狎態豈賈堅射牛以附膚落毛爲奇枚吉故欲見巧手邪

### 錄彭別駕詩題辭

詩至明克反于古然自嘉隆下偶比過肥神貌離矣至律尤甚故雅識之士寧寒暑而去之欲歸于真而務刻厲碎細乃更大病余嘗欲操律刪膚藻而不失其腴宛爾情辭邪錄于雅未能之也偶讀中州彭別駕堯論詩嘆其能自處情懷不爲貌襲緣飾清綺詳雅有餘焉非

卷二

文

八

窺嘉隆諸子之餘弊又能卓然自立不入猥細者歟詩若干篇予選錄得三十三首篋而藏之時復覽尋其詩別駕同郡侯方城所選定也別駕老于詩凡數千首侯子選之十留其一皆雅音夫雜秕稗者非無握粟叢管者非無嘉卉特從多從同故人或從而播棄屏之文章亦然故不可以無選選又不可以不慎也務盈而無簡是不選之罪也賓美而收瑕是選之罪也別駕之詩固工得侯子而傳益信者也予因是悲文士積累篇帙身歿而遺于後之人不能得良友生如侯子者帙務大左務總蕪音累氣充滿縑紙讀者一尋而不見佳已意阻再尋氣衰三尋少味則興竭去之矣乃傳之衆多者

份其少而廢矣惜夫雖然與其不肖子孫并沒其先與無知見而肆焚蒐譽誹倒置以自爲裁吾與再累而上較之則其猶賢歟

### 題春秋正朔考

余友吳志伊博洽推冠窮居委巷披覽不輟所著春秋正朔考不但文約理該亦以春秋之義志在尊王而後儒輒亂之以爲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嗟乎倍已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爲此爲是說者其誣先聖而害人心豈細故哉然則志伊第行此不獨以徵經筭之便便亦大有功世教矣古人云書不徒作殆此類歟

### 書于太傅論後

漢書

卷二

文

九

余嘗觀責于忠肅公以不爭易儲事未嘗不笑操論者之迂而刻也既作論二篇復觀吳郡王世貞謂易儲一事主謀者陳芳洲輩而執筆首此議者胡忠安也芳洲輩初與高文義賜銀百兩江淵王肅商輅三公半之事定復各賜黃金五十兩公蓋不與賞也又諸公皆如東官官詔二俸俱支皆疏辭而公獨再辭不得則公不但嗟乎不見諒于裕陵斯亦已耳而後之側注儒人又從而吹毛譏之甚矣哉因閱弇山書復爲書此

### 書王于一文後

王軫石先生集選有兩本一刻于吳門一刻于毘陵中

皆載先儒人傳先生文老幹疎枝蒼鬱莫伍比之衆艸  
奄離而奇松槎枿挺出于山崖之表獨立霜雪以鬪歲  
寒始軫石爲先儒人傳遲遲不肯出先舒甚望今觀是  
篇風格既古而感慨淋漓開合頓挫極文章之高妙在  
先生集中自屬名作昔者遲遲有以也先舒不孝然得  
先生此文真足以不朽吾親則差以自慰而銜先生之  
明德復何窮焉因讀先生文而敬拜以題其後

書念祖堂詩選後

黃僊裳所居在海陵東邨葭莢蒼蒼極望靡際僊裳令  
子杞懷喜爲詩類父然僊裳沉吟悲壯而杞懷俊逸居  
多今讀其月舫詩人傳亦甚有愁憤無聊抑鬱不得展

入卷二 文 十

之意浪迹邗水放舟中流咄咄杞懷胡爲乎執蘆中邪  
余交僊裳因以交杞懷雖詩才不能逮二子棲逸之懷  
頗與相合僊裳又語余其地洵美異日或能卜居東邨  
坐葭莢極望處時引一壺邀月共酌醉而高歌引喉互  
答呼醒睡漁驚落山鳥使人望之嘆爲神僊爾時僊裳  
父子必有妙作間有一二語及僕則僕亦賴之以傳然  
則僕但辦中酒又何事乎文也

題三先生詞

填詞小道也古來獨推東坡稼軒能于此中寓豪宕頓  
挫之致所謂絕似文章太史公者二公有焉始萊陽宋  
夫子爲浙泉持憲平浙以治未一歲而無望之獄起既

而新城王西樵吾鄉曹子顧亦先後以事或謫或削久  
之得雪今年夏月適相聚于西湖子顧先倡滿江紅詞  
一韻八章二先生和之俱極工思高脫沉壯至其悲天  
閔人憂讒畏譏之意尤三致懷焉而不能已嗚呼何其  
厚也一夕夫子召余觀邯鄲盧生入枕中事中坐皆泣  
已而相笑然余以謂百折不撓九死靡悔此真大丈夫  
聞道以後事政不必夢醒僊去如盧生也今觀三先生  
之作惓惓之思終有所不能忍是僊者必以夢醒爲醒  
而儒者之醒不必離于夢也然則讀是詞者但當求三  
先生之心于昔蘇辛二公所處何如耳噫此二公之詞  
所以獨推于千載也歟

入卷二 文 十一

題雜冊語四則

樹柯石峭庭戶窈幽中有人幅巾拱手孤坐此境彷彿  
曾見之題云山中逋客傲王侯屋下蒼苔映碧流自喜  
靜來看野馬併忘閒去狎浮鷗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晉語也君簡政圖此能著我此  
中否  
高山流泉因之識曲幽篁牝壑自生天籟何有何亡孰  
彼孰此故此中可以彈琴可以無弦可以聽而忘味亦  
可以飲而忘聽也  
竹榻攤書懶是真葛巾鹿酒未全貪松間嚼道休相嚇  
廿載山中讀易人題畫戲作此語

書江保若公冊後

此虎男所藏保若江公手蹟也或云公書學林處士今觀之殊不盡爾公益得魯公之骨而兼河南之媚者試質諸公令嗣子九先生當論定耳

又跋江保若冊

保若先生九世卿族邇值播遷文獻稍煙沒矣此冊殆幸存者得再展玩爲慨然者久之

題蔡子印譜

寅清貧而喜篆刻其工絕處往往不減古人自謂必傳而亦藉以爲樂饑之具嘗自集爲譜凡若干卷綴以瑣敘皆古雅可觀觀其述賦夢我林杜之章一段則孝友

漢書

卷二

文

十二

之思繇然有足使人傷心流淚者蓋余本無胞兄弟而先父母俱得令終未若寅清一門骨肉以赴官舟過彭蠡曾沒于陽侯之暴怒然感在原而悲斯索亦時時不能去心况寅清乎故爲題此以見蔡子每事不忘親如此且以見斯譜之不可廢耳

題胡克生印譜

凡人之爲學期于追古道與藝一而已矣胡子克生之爲人也不儒而醇不佛而靜工于篆刻亦不自鳴近稍集其平生所自意者爲譜余不知篆之理然觀之其儼者如波立者如瓜懸者如鍼瑩者如露龜龍科斗蔚然太古之文煒皇錯落或樵或秀人之力不能驟幾此意

者殆天授耶抑其人之古固藝亦有不期而然者耶或有道歟余不工于篆故不敢妄嘆人技之今與古獨于克生敢信其傳信之于其人而已嗟乎世未有其人不古而藝能古者也

題謀野集鈔

太原王百穀工尺牘其傳古隸事大略出于太倉歷下古韻不及新巧過之讀之鬆爽口齒爲之灑然因手抄十餘篇冗處亦稍爲節次長或劈之置凡側亦不惡然不欲多錄者過十餘首亦使人生厭以其穠而善作意態故也蓋物惟味淡而近自然者愈多更不厭耳稚黃氏書

漢書

卷二

文

十三

書病餘錄後

今年夏病瀕于殆乃稍甦則枕上時時作小雜文自娛遂成三十餘葉或曰子憊甚而復勞于此且益疾奈何答曰孟子不云乎天壽不貳曰子困而不廢是也將期所求則弗獲如無所求抑何爲焉答曰孔子不云乎從吾所好

題澹軒秋草

古人澹泊明志而秋士悲其必有不得于時者耶章子子思居東城委巷閉門讀書對菊一叢撫竹千箇方少雖困于時未可謂不遇也所著詩曰澹軒秋草意也固遠乃其蒼涼之中而隱然有耐志焉

占其人非終下蓬戶者此非深于斯道者不能知之  
彥伯云江山遶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吾于子愚之詩亦  
云

### 書魏叔子題王氏文後

文筆蒼勁不必言但許安石以賈誼孔明則過安石是  
商鞅一流人欲以富強平定契丹西夏此其志也而不  
得其方蓋商鞅之富國在力農而積儲其強兵以信賞  
必罰而尚首功安石不知其然反掊克百姓而急其法  
以驅之以圖富強又不肯以霸術自居因而高談三代  
緣飾周禮以自文其說迹其哲人主而排斥忠賢引用  
羣小紛更祖制用一切刻薄之法使宋之元氣大耗靖  
康覆亡實胚胎于此卽三不足之說則萬古罪人也而  
奈何方之長沙武侯乎安石而可爲長沙武侯則後之  
伎臣奸相又何憚不效安石也此語實有關于人心學  
術故敢申鄙論質諸高明知冰叔之不以爲迂耳

### 題徐子大張齊仲陸敘揆詩後

子美多幽興之作其尤妙則何將軍山林詩也以其語  
不徒作觸境而生耳余居近市而屋陋少見花鳥水樹  
煙雲之態每遊于外值景物佳輒欲留著胸中旋又忘  
去子大意本散朗居復遐曠齊仲敘揆居址隣近而性  
情亦略同之招飲園亭時時有作得少陵之清逸而曲  
折入幽以謂何將軍不能過之雖三子之才爲之亦因

境愈工耳余自分塵土然不能作好詩而差強于飲三  
子或以酒人取我便容把臂毋謂俗物敗人意耳然後  
猶能倚筑而歌醉泣下沾襟也毛先舒題

### 題陸蓋思像

役心者敝神溺文者礙道今蓋思停毫而思入于幽渺  
雖欲放筆不得勞苦奈何蓋思曰君休矣人見如此我  
却無礙且使畫作頽啗其狀者豈皆冥心入道者耶余  
笑領久之

### 題淡廬

君子之交淡如水斯語足可以贈君簡但君簡是日實  
以酒醉我醺邪水邪雖然若余與君簡卽終日酣飲何  
妨于淡先舒題

### 題堆雲

物貴享日之永也久矣余館淨慈東房曰堆雲湖南本  
少誼雜而堆雲雖在寺中去殿閣復遠病僧一二人守  
之自晨至暮不聞人聲余亦以病不親書卷兀坐終日  
而已一日之長如數日日午酣寢至足起猶未晡也松  
聲鳥聲時來侵耳日光穿屋隙樹影附之入交橫滿地  
翠竹映牕几榻盡綠微聞雞鳴遠在下界于時也空觀  
內外身心灑然余化國之民而來游華胥之鄉者耶因  
念古有遇僊者觀其纔終斧柯已爛出洞還家城郭已  
非若是則數十年之駛畧同刻畧雖久亦暫耳固不如

坐臥此中得目少而償境多所獲不已優乎吾且將老  
是終不去汝雖有神僊不願遇之也已亥夏日書壁

題藏尺牘

余少性疎凡友人通書牘者隨手遺去偶存一二而其  
人亡或相阻絕尋翫手迹斯人宛然讀其辭情事如昔  
還念遺去者多殊為惋悵因置一簞藏後來朋友所遺  
之書凡立五例一人其才品道德卓絕者二文書辭傳  
佳可傳及多格言者三書書法好者四情交誼篤深當  
存其筆蹟者五事札中有關於大事者凡五者皆存之  
不但開時展翫如晤如語且欲留示子孫使知先輩風  
調如此又知祖父所交與得以敘世誼謹禮意與有所  
感發興起諺云千年券契好入藥此語特欲為財存老  
案耳然世人多奉行之家君平焚券甚多余貧故無  
財及物故併無券可折然但移藏券之意以藏尺牘世  
益而通傳使將來家有千年尺牘當亦是一佳話古人  
未嘗有之耳

題呂翼令徑山遊紀

徑山在餘杭西余嘗過餘杭欲遂遊徑山不果然遙臆  
五峯雙樹諸勝至今心不能去之呂翼令奇士也馳遊  
托迹自徑山始余向不知徑山高幾百丈迤邐自何入  
何寺可憩何峯可陟何樓可登何水可漱何人可以晤  
語而酬答也讀翼令遊卷悅焉情焉如臥遊如夢中見

如何所嘗歷而今復記憶之甚快且樂特乏遊記耳  
然余即遊而亡以紀其勝辟諸以目為鏡名山為影去  
之則亡終不能如翼令著胸臆成文章如此嗟乎孰使  
余無負山靈又不勞楮墨而如獲三千樓閣盡登江喝  
石之奇海脂雲絮恍忽在眼則翼令之賜我非邪時同  
遊王德威亦有遊紀嵇康採藥與王烈俱方之古人今  
有二子然遇石髓當亟服勿更待恐如叔夜自誤登僊  
也一笑

題豁堂和尚同凡集

四言風格堅古不傍風雅自開門陌五言古尤創奇探  
與扶幽品熒昭晰寫景似謝公又如水經注語此體真

杰構也七言古如浩浩長江風力頗大五七言律饒新  
思但苦意太出耳然五言較勝五七絕句清雋秀發仿  
彿君平夢得諸公錯綜禪喜白傳猶或遜之小詞雖非  
本色亦多佳句

題扶荔堂詩卷

飛濤之所作也飛濤沉深醞藉衆共推其識變  
為詩抽騷激豔自然發采其五七諸律體尤稱穠逸足  
以摩詰掩傳達夫失豪數百年來蔚稱高唱矣惜其湘  
水投文江州灑淚登高少榮莢之侶把臂失竹林之歡  
永翫斯文為之慨嘆辛丑夏日題

題謝文侯詩卷

鍾馗或云終葵終葵嗜酒無所出然作醉態甚佳  
體肥又加醉二鬼努力可也

疎梅寒雀自有澹致此予日欲致此景于牕牖而不得  
者也

觀此雄雞疎時不飲不啄志若有在非求鬪也畫家以  
得神爲貴信然

天風海濤中峙奇石此望中神山耶殆不可令秦皇漢  
武見之若我輩傳翫終日無妨也

文侯作工畫亦帶寫意此寫意樓臺山樹更覺工細之  
極唐李王諸分兩宗文侯幾欲渾而一之

君簡昔嘗遊蜀說猿嘯之哀聞者悽寒文侯畫此贈之  
漢書

豈教君簡懷他鄉耶昔人謂黃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  
文侯妙得此意

片石焦幾間以雜卉有二母雞顧步相愛我觀此雞當  
是姊妹倘爲二婦安得如是或曰禽德有過人者一笑

置之尻輪御馬

冬山慘淡而如睡余開卷見此山色曰此必冬山也已  
觀題款曰已亥仲冬爲君簡畫余不自信能知畫喜而

志之

爲諸虎男題江先生冊子  
解明珠幾皆取貴於人世之物然寶彝鼎者人以爲佳  
話而寶珠幾者輒謂其近於婦人而將爲灾常怪之或

曰珠幾近而華且直臨耳彝鼎古淡且斑駁有不可磨  
滅之氣余悟此語嘗以此觀文字字畫其傳久者率如

此吾鄉江子九先生孤情絕照淡泊自好而篤於文與  
字畫文與畫不肯輕作獨字則時時爲人書之森疎蟠

鬱生氣滿紙余嘗嘆曰此先生壽百歲徵也乃七十餘  
竟沒沒而其玉潤諸虎男出先生冊子十幅命余題之

益覺光芒生動肘腕有神殆所云不可磨滅者耶雖然  
先生固不待字而傳即余之尊仰先生者亦不在字古

人甘受劍履終歸烏有惟即此以求先生之心而得其  
所以能古且淡而不易磨滅者則此冊之傳與不傳亦

可以聽之耳  
漢書

題潘夏珠臨平竹枝  
竹枝之體妙在縹緲之中仍存朴意抒寫時俗事而渾  
然有古人之風斯爲擅場之作夏珠得之夏日飲去矜

江艸堂酒甚美而主人不能嚙瀝勺興殊寥寥適夏  
攜此來撫几呼快遂連浮伯雅徑沉醉矣勿謂此小

技固勝蘇子美漢書耳

題沈聖昭畫卷  
蔣字何蘭浙中二妙蓋稱羽靈元長也然元長工畫蘭

未工畫竹即書亦未及其畫弘宣年少耳腕畫善書而  
又能以其書法潦草之意後而畫竹人謂弘宣多技弘

宣笑曰余一以貫之耳若其于二公優劣如何余非深

于此道者未能判之

偶書凡十一則

胡旅堂教余作字只放膽趁手寫熟自得氣勢氣勢既得便生神明筆有神明便可成家但恐膽一怯便劣耳余聞此且然且疑然旅堂深于書者此言或不余欺也今余書未成而旅堂已物化偶與虎男論書法書此志

倫八月十一日

室多開一牖煖氣多一散處心多開一竅真氣多一耗處故巧慧不如拙聰明不如愚也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客兒未嘗聞此

心生志亦生意志多不可意多可志勝意則近道

偶書

入卷二

文

三

志則入欲但志意同根是一是二試靜觀之

文度畫頽唐蕭疎使人觀之便肢體欲委

與竹嶼作秋林書屋恍然南屏深處也亦只是蕭蕭數

筆畧不經意故得神似

養生家欲督脉行上任脉行下此所謂逆則成僂也導引大都不出此意然人能此中不起念約一炷香許則督任自然逆行亦不必導引也背脊眉齒間具有氣如

蟻業業動作可以驗之

文自六經外不過秦漢六朝八家耳學秦漢者以六朝為靡學八家者以秦漢為襲學秦漢六朝者以八家為空疎卑露詩有漢魏六朝四唐宋元也亦然文運輪迴

筆端罪福未知何時可了故知西來不立言語是第一義次則當以莊生齊物還之或曰不然其為端家也貴神不貴形其不為端家也欲化不欲雜

人處靜中凡意思有栩栩欲動處即是生機此時不可縱令有著一著即泄切須抑止而溫養之使煦然于中元氣自凝結矣此養生最妙訣也

為文欲傳大是痴動筆人如許我安得傳即傳亦與我有何交涉文章樂事也為傳反使人苦却為傳又反使文章不得傳也

石子在水蒼翠可愛取置掌中便不見佳忽復失去又覺可惜均此石子也情為屢變也何故試靜觀之

偶書

入卷二

文

三

勿聚識成心勿縱念成思此養生第一義也或曰能如此去道其幾矣乎余笑不答

評柴子文語

文之至者理與法而已虎臣之文精到為理雅贍為法有體驗有綜覈有層次有首尾其掩映姿制之妙亦時見之此如史氏之有孟堅大家之有子固也祥麟德驥自為物寶何必驚鴻游龍乃稱絕塵邪

題柴虎臣小像

沈會寧為虎臣作此圖服貌既古薰若靜閒松黛參天下立一老雀二雛雀用意殊妙然余尤愛其圖此松于坐側或問其故答曰古人云長松下定當有勁風耳

漫書十則

少作緣則身常得逸無長物則心常得逸去愛根則生死之際常得逸

聚識成心火焚水涸形神乖矣化識歸虛與造物俱形神相於此是養生無上妙法

靜而虛以含者生機也動而實以盡者死法也人常常存生機而避死法不得已然後用之

心有所在便有所不在無所在便無乎不在寂而神虛而照惟不成心者有之

毋為物動耳目毋動于食色名利之物情毋動于耳目之物性毋動于情之物三物食色名利在外情在內耳

漢書

卷二

文

三

自在中惟性不可以物名之

知所以當用其心者則知止矣

客有論凡事可避惟有死不可避者或曰死亦可避曰避入何處曰避死于死論者憮然又一客難之曰避死于死者猶有避也若形未死而我先死死且不能及又

安用避

客問工畫者曰虛空可畫乎答曰可畫筆墨無處便是虛空或謂此言可以悟道

能于與人相接時存獨處時意思大妙

一切皆是真實無妄荒亡者喪其德一切皆是浮雲太

虛粘著者害其道

北門四子詩評語

古有二王亦有二陸今北門外十里耳乃兼有之四子合刻詩選一帙余讀之因為評曰王仲昭如彩鷁迎風流麗俊快王丹麓如秋樹碧丹雖錦排繡列中有蕭森澹烈之氣陸蓋思如駿馬注坡銜轡在手我不憂蹶而足使旁觀者驚陸升轡如巧婦為夫製新衣不但光炫即寬窄合宜意中自有獨知之妙或謂仲昭五七言律宛轉潔潤歌嘆競發七絕每多神來更饒逸致丹麓古詩獨見老辣蓋思諸詩如古洞虛風大聲而呼亦時雜颺颺之響細聽者當得之升轡遺精取醇滋味醇恣子細玩諸子之作乃更嘆斯語噫余之不能盡四子如此

漢書

卷二

文

三

書子袞工

東巷有袞工善別書畫來袞者無論署款為名下及富貴家持來者輒甲乙之不避雖其識真亦道勝也今之士類尚標榜其軒輊人之人與文一以其黨與勢悲夫世固無無識而有道者耳

題文侯畫冊二則

停琴聽阮圖相傳有之第不知屬何人何時事泊舟蘆葦月明魚寒童子炊酒以佐清興作此閒生活豈凡品耶退之詩云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不知文字飲亦政未脫措大氣耳

醉人未必不醒醒者未必不醉觀是圖者勿定作醉觀

自謂我眼醒耳

書合江樓記後

空天明月自快人欲微雲點綴者未免多事然居心果  
淨政不論有無雲氣也子瞻胸次拓落直欲空天宇齒  
齒劫而常以合江樓下葵苔敗屋七八間爲眼中沙求  
其去而不得何哉

題竹圃

北城之隅有曲河焉沈氏之所宅石橋沙岸古樹翠竹  
彌半里橋通流水赤魚淺濤鳥雀交鳴出沒深樹風景  
娛人坐之忘倦時同行者必欲通于主人主人出肅客  
入揖讓其暇久之瞻懷佳境一時失去乃知王子猷看

竹政避是耳

凡例

藝臺副策畧例十三則

是策主於蒐拾遺文旁羅奧隱故經解史記及諸子書  
凡隸在注疏大全二十一史及周秦三十六子者既自  
完書且流傳已廣概置不錄

凡錄經解有一人之書若蘇氏七經是也有集解之書  
若李鼎祚易解鄧伯羔古易詮是也他如嚴氏詩緝呂  
氏讀詩記之類中間所采多屬箋疏大全未綴臆論倘  
割裂成書慮失昔賢本指全文悉載又非本例姑置焉  
宋晦菴儀禮經傳以經註經脫略義疏何懸子詩經世

本藝臺時次指畫整然朱警裴世期之注三國傳証

實乃經學之功臣也卷帙雖多悉在登錄至若憑陵廣

見淆亂古文若吳幼清三禮攷註之類斯則黜之

羣雅多互相引據茲錄其不甚複者若

埤雅廣要黃文炳琴經之類政同類鈔俱置不錄

別史若漢紀舊唐書典志若會典西湖志之類卷帙繁

者概置不錄諸家撰錄故事帙太如獻徵錄吾學編

之類不錄小種而佳者輒俱錄之

又別史若南唐書馬令陞游兩陳詳簡互見筆法不厭

俱存他如謝陸李漢書陳寔唐餘紀傳之類割綴舊文

小改頭面留之徒爲附贅沒之無損多聞故悉置不錄

又如叢書英雄記抄摘三國志司馬貞稽少孫補史記

業附正史亦並置焉

是策摭拾雖廣然但取成一家言者至於彙集文辭若

昭明文選玉臺新咏古文苑赤牘清裁諸書雖爲藝苑

所珍茲概不錄乃如都穆金薤琳瑯篇附考辨田藝衡

詩女史中兼敘述凡斯之類俱得入已

名家散文有以一種單行者若郭璞山海經贊楊慎異

魚圖贊汪道昆副墨張溥史論之類茲概不錄

是策不載類書獨世說新語筆札既佳且文兼述

正史互異故輯入別史他如語林駢志諸書雖復

經而純用採摭者概置不錄至于神僊高士神僧  
傳等書則俱由獨撰不屬類家矣

韻書字學各有尚家且簡帙繁多故是策不載若吳棫  
韻補楊慎古音略陳第毛詩古音考屈宋音義等書  
覓核奇博簡冊殊少比之伯邑九經韻補不啻徑庭取  
資學古仍並輯入

是策蒐羅雖該博然雅俗必釐弗及于濫大抵恕古苛  
近詳鉅略瑣登都黜鄙宏恣探泝不供餽飭良愧目營  
尺咫宛委難窮然麾屏實多弗遽謂漏遺也

策始就編斷自六代後稍附益唐宋下迄于今但後世  
文章屢變事加猥瑣徒煩頹指何涉高聽故是策自清

前部悉輯全文其唐以後書則間為節略刻朽琢瑕  
剔鏗堅美竊恐人心如面非必見功或恃作者有靈庶

無罪  
經常也聖人作經時常法也故先經術爾雅者周公之  
所作也或曰孔子之徒以釋經然雅以佐經而升于經

羣雅故不得升經而猶足佐雅次羣雅經古史也今史  
則史次別史廢興善敗稽乎史史基之道乎奕者興基

善言者其秋之誨乎次經世一歲二歲至千萬歲歲之  
用亡窮史之用亦亡窮執一以御衆尸靜以制動必有

道焉次道術虛有用無所可用斯著無用于有用  
摘辭故工不工見故次品藻品藻議而不

必刻數次辯嚴典志以考其物也不陳矩故爭方不齟  
日故爭光次典志方者不可以盡物策有初期有閏引  
信無窮而後乃今將有窮故次之以瑣錄終矣

諸君簡畫記

杭之申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故宋之橘苑  
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為  
宋苑物云園有主為諸君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  
喜何震陳琮刀鐫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  
畫管自稱先君子博學游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  
其昌趙文學左為密交自其為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  
筆墨揮寫入妙蒼秀淡洳董稱最工空濛蕭瑟趙為之  
冠兩公亦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真也君簡既好  
畫日取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  
予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安  
知誰法予聞而愴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于古人  
不必以甚似為工蕭遠疎逸絕蹊逕矣君簡先世多顯  
官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貲至君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  
唯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即與畫然持錢來者  
甚少君簡亦耻役手為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  
之午突無煙君簡得錢即酤酒坐待所與密者過引壺  
斟酌醉而後已君簡父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

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宦  
非逃者也畫不爲讐非藝者也交不干上非爲名者也  
吾于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于中而能若  
是歟歲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  
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王軫石云爲君簡  
爲文似柳州

### 愚記

愚人可與學道豈然哉雖然以余所見聞徵之其信始  
南鄉民有力作者聞孝之美而未知其方也隣有諸生  
往求其教生頑者也命之曰汝拜我我授汝力作者卽  
拜之四生端坐而受語曰孝者飲食不得自食必奉父

撰者

入卷二

文

五

母衣服以鮮奉父母已必衣其敝有呼而往不待詔加  
曠冒焉不堪必受必改居苦作勞汝身受之而以其甘  
逸者貽汝父母且云汝父母疾其糞溺汝必嘗之味其  
苦酸以投藥必愈否則難起也力作者受而去頑生笑  
語人曰汝看此傭去終日食糞蓋謂其父母已老多病  
力作者必如教而嘗其遺也力作者歸果悉如頑生教  
竟以孝聞一屋化之而其父母疾亦輒愈家蒸蒸焉稽  
昭質愚而慕道值一遊僧拜而叩之遊僧覘其可給也  
因曰汝欲得道須從我遊遊必具資糧汝能辦數十金  
足矣昭如其數具金擔而從之遊且早莫跪求示指僧  
無如何卽憶造禪語使參曰從無來路處求來從無去

路處求去昭時時沉凝參之了亡可得一日從一高臺  
側過僧指臺曰道在此汝升便得昭弛擔升臺僧掣去  
其級而挈擔走昭旣登臺仰天彷徨久之忽回身欲下  
不可得豁爾有悟從此深入佛法遂踞高坐後遊僧以  
盜發伏刑而頑生又以不檢黜君子曰愚而誠通神明  
巧而僞後必殆此之謂也然則愚知果有定乎一巧一  
拙于誰乎屬之作愚記

### 胡氏祠堂圖記

胡子展如持其先祠堂圖俾余記余觀之拜且嘆曰嗚  
呼余詳胡氏祠堂圖而知君子之追孝遠也蓋士傷賤  
貧久矣况罹災乎展如高祖曰龍江公本他籍以避徭

撰者

入卷二

文

五

入浙居西西陵逮展如五世矣龍江公子曰文卿公文  
卿公子曰汝安公俱已亡汝安公子曰心禹公卽展如  
尊人也自展如而下又三世子姪孫二十餘人西陵風  
壤華而氣薄種多不滋乃龍江公以單身轉徙入爲杭  
之民凡七傳而口益衍嗚呼可爲盛哉一日展如垂涕  
前告余曰悲哉賤也且天又不祿于某之先世余惻焉  
曰何也展如曰某先人率汝安公而上皆有遺像昔辛  
酉火像燬後髮髯繪之已十不肖五家嚴君歲時展拜  
滋感以像弗肖也乃丁酉復火燬焉夫像非古也乃士  
而未宦猶庶人也庶人無廟限于禮而猶得祀像倂像  
而亡以大感吾親我天之僇民也夫何辜乎乃再被僇

既曰像之將愈弗肖也某聞之禮庶人楹屋以奉其主曰祠堂夫祠堂非廟也余曰如是而曷弗祠也曰祠可爲也而又限于力此某圖之所以作也某且案近禮凡廊廡堂與放祠而圖之并圖羣主而歲時出縣之拜以展敬是則先人無像而有像後人無祠而有祠也余聞故拜且嘆復曰嘉哉子是舉也曲而有文儉而可以昭惠是孝思之永也夫君子于其先有其舉之莫敢廢故像非古不敢不共祠非任不敢不先乃天灾之人限之恊義起禮而能通子道之窮是不置之方也詩云孝子不置永錫爾類類滋大矣且觀德在廟而何有于祠爰述其思而爲之題其永遠於灾世祀無斁

撰書

入卷二

文

手

板巷見妖記

晨有騁而來告者曰板巷之南有物妖焉幻變爲美婦人五六人居空大屋被纖羅徙倚笑媚人自外環望之稍卽近輒激瓦石相傷損人莫敢入如是者蓋二三日矣食後復有人來云云肝人來云益符館人俱駭予疑之然心必其亡是且欲徵信以辨惑遂造于板巷南寂然也訪于地之老人或曰過鴛鴦之廳聞廳有狐夜聲亦暫耳今無聞焉廳者故冢宰茅公瓚之園亭廳略近演教寺予聞愈欲求其真遂就寺僧問之僧曰有是廳數易主今爲某氏居其園偏寺後大曠煙草蔓荒土山傾頽狐狸豬穢穿而穴之居乘夜嘯吟寺習聞也近

新易主人乍而聞驚爲鬼召道士禳之徹夜僧固爲笑是夜又有書生數輩乘月登寺樓聞主人之爲是中故冢宰家姬之所貯也亭榭雖澹其魂魄猶應留此中宵出歌宛轉吾固願見其光景不得何禳耶蓋用是爲戲笑非其真也予聞之詳嘆曰甚矣人之好奇也且相傳信爲確徵曰某與某親見之予館東巷去板巷三里耳傳聞如是至于三况數十百里耶幸相去三里得走訪其實以釋人之駭疑倘出數十里外傳之當益怪奇聽之縱疑三四不能無信六七而雖有如必其無者終不能急走數十百里親訪問其詳以歸破新衆人之口而獨具惑况人好聞新奇務相詫欲守常

撰書

入卷二

文

主

不移惑千百中嘗不得一二人耶予之春傳江北督學被諸生捶而死今議誅首數人全省士停六科喧騰月餘人皆信之已竟無其景響噫科之不停督學之不死其事皆可顯確指摭故久自定也如非灼然如是者人終將信前說不得明矣夫其事可顯確指摭久而未明如是然且忽倡爲奇百千羣之務爲給一時如稍隱昧可遁久不必明者其爲閃爍更不可道矣夫江北之誰其官與士皆無恩怨于杭之人其流傳不畏後指摭且若是况事隱昧而挾仇恩哉然則當詳且跬步何論遐遠當悉且目睫何論千古當核且昭曠何論幽隱當覈且聽觀何論傳告世之君子其務慎言之慎聽之慎信之

之傾筆之其可也嗚呼今之執清議操史牘者果何如也傳板巷妖事七月一日也後十餘日有人自餘杭來言板巷事果愈奇予爲悉之其人反不信與予辯

王軫石云微信辨惑責在吾黨今之爲妖者非一端此又有功世道不小

### 天台縣禳虎記

虎爲猛獸也然載之經史形諸詠歌往往有奇異則虎之去來爲民物患非獨其材能爲之蓋亦有神爲相焉嗚呼虎陰類也故晝伏夜出雨晦其則出以歲紀之千秋冬出爲劇皆以陰感之也故天下四時大和世無虎非無虎也伏于陰故不見即產類亦不繁猶然無長治天下而專存郡國者往往有之蓋得其司牧焉而已

入卷二 文 王

天台浙之偏也縣之郊有數曰上浦歷歲多虎台州李王公過上浦宿民訟之公公患焉先是虎嘗食敗虎白晝行豎尾磨牙噬肉罔擇圈無牛羊豕野無樵蘇又輒入民家各取人分背以去雖強弓鉞矢設伏爲坎窞百方莫能制之比門晝閉婦子愁苦公退而思曰此嗟匪虎也是厲氣也其有所以召之者邪惟物于氣惟氣致神惟神假類以爲人福禍吾將蔽吾心以質諸神庶乎鑒之神返福女則虎可不勞而祛也于是具牲與酒然燈炙香詣上浦土神之祠祭之而告以文界神氣錄繞薄于檻外旋雲解散廩風亟至林木振搖虛谷餘鳴延盼彷彿若有影響蓋自是虎跡既戢而民莫其居牧

植生遂繫公之德書曰至誠感神惟神之聽之而伏猛化暴也事既流聞會城而同郡沈舞興王公門生也自台州來語予允詳且曰茲惟異政子不可以無記於是乎記

### 西湖子貢道越祠記

自古天子篤意于學宮孔氏諸及門之賢者皆得從祀端木氏之得祠且徧郡國今西湖之濱又何以獨祠志適越也何以記肇祀也西湖之勝秀天下自頃亂離隄廢不修松栢摧落九里六橋蔚爲叢薄荒荒葑艸湖且爲之淤高臺廢苑尋之幾復無路况約版築崇先賢之迹哉自洛張公來蒞浙五稔旣旬乃宣此邦之民有衽

入卷二 文 室

席矣自公多暇時與同官載酒乎郊坵臨眺乎風日于時春氣旣宣煙嵐如醉樓船十櫂溯流如飛顧而樂之語諸公曰美哉湖山之麗昔之賢達過此者衆矣而紀蹟未彰或竟已湮沒茲不佞某幸矣而復與諸君子遊萃于斯雖征南康樂諸公登峴山望溟海其何以過之乎客或進曰某聞昔子貢嘗道越蓋有之乎公曰然見于春秋外紀之書而太史公信之相傳信已久或嘗疑其誣雖然孔子嘗從羣弟子奉雅琴以奏於越句踐句踐爲陳闕下以拂孔子孔子辭而去是孔子與諸弟子多適越何有縞衣白冠之士哉昔北南途阻學士多北方而言偃故以吳特聞北方之士鮮從南學故擬之且

適越復何傷聖賢之行哉惟聖故能不凝于物而與時相推移惟賢故能不拘于墟而攸往皆利見禹入裸國聃出流沙伊何人歟而顧沾沾焉端木之是疑斯曲學歟若夫亂齊亡吳伯越之說紛紜五國間似乎傾危捍闔之所為抑知子貢之心始存魯也魯宗國也扶危定難激昂而赴之逶迤而用之可智可愚可誠可諉可生可殺遑問餘哉則是役之不足為子貢病明甚客曰然則越絕之書果信耶曰未可知也苟云賢者車轍所屆後之君子相與尋求故迹而髣髴遺風崇厥廟貌以志不衰與其過而疑之弗如過而信之云爾于是諸公皆喜且互懲建祠之役公益悅是舉率先為倡擇地下湖

漢書

卷二

文

語

紀之傳疑遽加諸聖人也

惲氏說畫小記

南宗以唐王摩詰維荆洪谷浩為祖開文人筆墨游戲法後至董源號北苑南唐人高逸沉古元四大家皆宗之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痴又號一峯最近巨然巨然北

宋僧亦師北苑者也故今稱董巨但一峯用正鋒長款筆則得自北苑也倪瓚元鎮號雲林又號迂翁學北苑兼洪谷意所以獨逸在畫家上吳鎮仲圭號梅花道人獨得北苑墨葉兼巨公之長最為沉鬱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初師北苑後兼摩詰細麻皮皴極鬱密渾厚其用墨意不離北苑要之黃倪吳王四家總出北苑而各不相似所以能高自立家若如出北苑一手縱橫肯已落第二乘矣豈能與北苑並傳不朽者乎如近世王穀楊基張羽徐賁皆以筆墨游戲得元人意致亦各成家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未嘗相襲而董宗伯其昌復宗北苑繪苑風流賴以復振云北宗以南宋劉李馬夏為

漢書

卷二

文

語

標表劉松年李唐馬遠夏圭四家各有奇妙李晞古境界極險然命筆太刻畫至于闢闢與僻一路使人不可到劉極精工然不及李馬遠畫人間傳者絕少澹蕩蕭曠之趣間于殘軸斷幅中得之夏禹玉筆墨最為深沉又極靈秀創境亦高奇但所畫皆浙中山水耳世傳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為祖即世號大小李將軍者俱極工整麗密之致由劉李馬夏輩觀之豈復有二李遺意耶故北宗以李將軍論則可謂衣鉢失傳者矣余因斷自劉李馬夏始近人言北宗者惟仇唐仇不及唐之高秀而精工之極又得士氣此最不易得在浙則戴靜庵文進遠宗馬夏然視仇又千里矣因嘆息久之

日偶與正叔論畫遂記其語

三長年記

三長年俱老矣有子俱壯而有力其一甚愛其子恐勞之不令操柁子竟弗習也及死子驟操柁眩不知方竟覆舟焉其一子已善操柁矣而長年疑其弗善也又各舍柁終不予子柁及篤老腕力憊柁不為用目又昏而不能見水形也旋于渦觸石舟碎而溺其一已予子柁子操之充然工也而長年恐然畏子弗克而助之操兩人操一柁柁互掣不得自如值風亦舟覆而溺嗟乎此三長年蓋皆不得其道者也有渡江來者為予道此亦識之以為不善命子者之戒或聞之曰然非獨子國

家用人之迫倘亦可準此為監歟

撰書卷第三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三十

記二

遊白雲菴記

今年春苦多雨過三月望尚未得試遊屐也十七日雨止略有霽狀諸虎男過余曰江子九先生擬過天竺來邀足下三人遂偕行出錢唐門猶沉陰閣雨然望南屏諸峯則日色罩草樹甚麗因思摩詰秦川一牛夕陽開之句已晴光半湖北山亦霽皆欣然振衣登陟益爽近午到上天竺寺遂先至白雲菴菴中牡丹極盛苦雨淹

落猶剩十餘朵皆低頭或背面有愁慘無聊之狀江先生令小童僧扶起之拘轉其背人者曰不忍令一人迴

向隅也因命酒對花斟酌且酌之花亦稍為開笑主僧德涵者短而瓠善談笑來款客飯罷出菴欲入寺禮大士時積雨始晴遊人沓來香車細馬聯絡喧隘百貨錯陳光彩奪目江先生因為余言五十年前事低徊太息入寺幾無復下拜處稍停出寺坐七椀亭進茶甚佳客有言北山多虎樵采徑斷或曰童山若赭矣焉用樵采坐亭子中移時復入菴圍碁觀畫薄暮進酒仍憑欄對花飲覺花色轉炫倍始時蓋天氣暖故花病稍差然余輩直謂花因有佳客故迴愁作喜耳主僧善勸飲直

抵夜遙望巷外諸山頭燈炬明滅爆竹條起如雷破山  
殷殷久之乃止鐘聲梵唄與人語相雜風樹交響亦不  
知羣聲自何而來然山深野曠雖喧亦殊覺靜豈遷地  
卽聞俱亦爲變邪况久于山中邪酒闌殊未覺倦江先  
生談愈豪奴子不敢促臥但故啓牕曰月西久矣先生  
笑曰月無夜不西者也

### 看三生石記

宿白雲菴次日夙起欲恣遊聞雨聲淙淙後稍止天  
陰露猶不開已望軒牕外山上一人行不持蓋虎男喜語  
余果齊矣已忽聞雨更驟甚皆驚徐視之則風至樹密  
陰葉中雨耳時子九翁倦不果行余偕虎男出菴曰今

漢書

卷三

文

二

日決當踐三生約訊山僧多不曉者凡五六問而得徑  
石在下天竺寺右狹路逶迤入凡一里餘見山玲瓏罕  
譬曰是矣然無徵不知果何塊屬三生古石也益折而  
西有亭可憩與虎男物色久皆彷彿耳更西出山勢益  
巖窈石形益奇取寶類入見三石壁開如筆架斷方冀  
得之乃有醉吳客數輩亦來看石互相語三石分一生  
三生三生既去余竊思東坡記圓澤托生事歷三世且  
因歌名石不當是三虎男曰然當必有驗因搜泥剝蘚  
捫石膚求之忽得數字題云正德庚辰八日方豪江暉  
陳宜自靈山來江暉者號寶爰吾鄉先達正德中官太  
史者也因念三君至此題石紀勝茲地古來遊者殆寡

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年云然終不得石更搜良久始  
得石之陰鐫字曰三生石刀畫若新不如江題淺漫始  
爽然以爲不負尋幽之興皆拊掌笑石高三丈許徑七  
八丈崔嵬峭削蒼苔洞罅通穿雲氣蒸出如細霧  
中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陟石尋徑上過山脊卽靈隱  
寺也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不知騎牛扣角兒  
何緣至此虎男復謂余今得石信向吳客以比江郎三  
片者真妄語耳余口是不足証袁籙菴才緒如江律細  
如髮而西樓諸傳奇且誤用三生石事皆隸諸情豔何  
況若輩吳兒邪已天微雨遂辭石去還菴已燈火矣酒  
陪陳設子九翁獨坐不飲遲吾二人至則大呼酒來彼

卷三

文

三

此縷述遊狀翁聞太史昔題曰吾家寶爰公興復不淺  
乃爾而吾今茲不獲拜此石也吾滋媿吾滋媿因相與  
劇飲徹曉乃寢

### 觀畫偶記

四月朔日余以事至古驛空地歸途出佑聖觀巷過大  
街有自後呼余者視之諸虎男坐文苑齋邀余觀畫文  
苑齋者戚氏裝畫所也戚以裝畫名故豪家太室名筆  
山積余與虎男略取一二觀之怪怪奇奇不可殫述此  
使人遠瀑使人寒最後觀劉度新畫數幅極工有宋人  
筆意亦微帶文氏法中二幅度自有題云劉松年風雨  
歸舟大畫在山陰朱石門所此擬其畫法非法其景也

一云李伯時九歌卷長五丈人物布景大小不一雲光  
水色應筆發生其中河伯一段此做其萬一耳余愛其  
語淡簡似長公且足徵古錄之授奚裝囊中忽因書思  
崇聖院在鳳山門外有董巖諸公石刻欲往觀之興  
不可遏虎男亦踴躍時已逮晡遂出郭尋所謂崇聖院  
者十詢土人而竟烏有凡走數里過三茶亭終不得也  
是日天氣甚佳越山開霽西來與鳳凰諸山參差相映  
新綠不雨如沐樹色遙倚隱現江面人從南屏度嶺來  
大小如黑豆子映天乃見耳因相與盤桓久之顧日晚  
坐亭中啜茶一杯亟歸郭門已半閉矣以不見帖殊悵  
悵已訪之好遊者曰院俗名般若菴以此詢之乃得顧

八卷三 文 四

難城甚近余爽然欲復往未果

餘杭重修南湖壩碑記

昔禹治水至揚州及三江彭蠡而止卽浙江出三天子  
都焉不及焉況餘流哉故吳越諸水煩後人踵事爲經  
畫較他州爲甚杭州屬邑之大者曰餘杭邑有南湖水  
之次也蓋邑稍西爲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彙萬派爲洪  
流以注于杭州諸別邑及橋李菰城土田咸視爲利賴  
而南湖實蓄洩之故若水至此爲之一渟湖袤約二十  
餘里方春波秋潦瀾望亡際稍曠則葑蕀叢生其中鳬  
鷺唼喋人可展而過也使其無以限之水生則將以諸  
郡爲壑涸則又亡以爲灌溉畝穽矣故邑自漢唐以

來諸循令必大作滾壩使漲無暴瀉殺不及乾浙西水  
利壩功殆居半焉故國人感德多廟祀而謳歌之至今  
某年某侯受命來蒞茲邑偉績惠政不可枚述念壩歲  
久日益頽圯因躬詣壩所周遭相視度慮形勢而加之  
功于是庀材鳩旅衆役畢興堅植土基厚填木石築滾  
壩外更築輔壩既挑土以築輔壩則土去而湖道益濶  
可以納奔流利浸漑而重壩相倚卽永以無衝決之虞  
蓋一事而衆善備焉先是侯之經始也卽首自捐金爲  
理隨牒陳諸使宜上府府詳于憲皆嘉許以爲可行侯  
益喜奮勵自任而邑鄉大夫士及諸父老皆相率輸財  
與力侯親勸勞百姓子來歷二百日而壩功告成所謂

八卷三 文 五

操勞而勞因利而利則遠害勞則永遠是役也豈非  
歌舞之所不能颺而廟祀之所不能報者歟嗟乎美利  
無窮待人則興假使化湖爲良田歲入數十百鍾止耳  
茲竟用蓄洩之利澤及數州田幾數百萬畝畝收溢石  
今望之湖水如疇湖隄如坻皆穰穰米粟也誰爲之也  
今天子意方惠愛斯民慎寄百里侯且以報政第一擢  
居大僚天下望侯蒸爲霖雨則區區障決滋潤一方以  
補禹力之弗及固不足爲侯頌第懷德勿諉者不能亡  
辭以永之爾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後之過碑而拜  
者吾知益千萬世矣夫

崇禎四年云有體有要可與辨之  
江運記歐之說引此碑記

論

漢文帝論

古史之贊舜曰溫恭易稱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然共驩之族皆唐朝老臣也而舜柄政誅竄殆盡曾不稍歸文王伐密伐崇矢其陵而飲其池執訊獲醜是絕是忽是文王之用兵也故曰大邦畏其力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二君者豈徒以溫柔治天下哉特其怒也發于正而行于不得已故無驕刑喜兵之失而不傷其仁人皆怙服昔漢文帝三代後之令主也然其為人剛柔交用道術並行其致太平非盡用仁柔也嘗怪論者因其好黃老清靜之學又偶見一二詔書行事不窮

漢書

卷八

文

六

本末遂謂文帝純以寬柔恭儉坐致治理過矣夫賜與王几杖也因太子提殺吳太子吳王慍不朝其賜也慰之也亦愧之也尉佗自秦入漢帝制炎方猝難力取善辭將以招之使徠嚮化勢也或亦因以驕之至薄昭親母舅也一朝行法而賜以死成帝亦怒王氏矣惟屢怒屢罷漢遂以亡以西北之多騷動也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令三將軍屯灞上棘門細柳親自巡師赫然興北伐之意蓋武帝特繼其事焉耳其餘英斷處猶多然惟其怒發于正而行于不得已故雖有所尅寬仁之名卒歸焉初非壹于柔也彼壹于柔者以治一家猶或滋弊况天下乎故余特論之併推原于舜與文王以明

之不前尚柔也居正爲大不得已則必怒夫不得已而不能怒與棄其怒使人翫之者亡國之主也

李廣論

李將軍賢者也然其爲將則勇將也非大將後雖不候至自到誠可悲然在漢用之不可謂非盡才者也太史公深惜之者亦以其數奇略與已同且因與陵爲好而陵降于敵亡可深道因過頌美其祖以抒懣恨夫大將之材必持重以律行兵臨敵深堅如不樂戰而進退有餘裕然後能成功而不驚挫銳而不亂則是大將者功名且不必自見而況自見其技勇邪觀廣之爲將輕銳且其母論屢危于敵人也射虎而兄傷與一戰幾男何

漢書

卷八

文

七

也其所以卒免者特天幸耳而幸可數邪夫司三軍之死生而無方略威重制勝于未戰而懸身孤注以騁技角奇斯固明天子之不樂任者也衛青爲大將軍雖以肺附得寵任其量固有以過人者而遷揚此抑彼每多微辭始有憾而然歟夫青之不厚客非亡見者廣能得士誠信于士大夫固足稱賢然未足以形青之非且好賢樂士亦豈易言哉嗟乎灞陵尉止夜行國法也持國法而不避故將軍是賢尉也使廣而果好賢者故當容之且用之而竟以冤殺尉見出韓信韓安國兩人之下其量亦稍狹矣故曰廣勇將非大將也夫任用勇將者如廣之才亦已盡矣

霍光論

霍光傳嘗嘆其有古大臣之風及讀外戚傳武帝崩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後人多譏之而鍾伯敬惺遂謂光立昌邑亦緣此一念幾危社稷可爲大臣不學之戒噫光不學無術有之若斯言則誤已武帝六子當昭帝崩時四俱先死獨有廣陵王胥在耳胥動作無法度故武帝舍之而立少子則胥自不應繼立諸孫中唯燕王旦與胥及昌邑王髡有子旦以反誅國除諸子皆廢胥既不可立自不得越父而立其子惟昌邑蚤薨本無罪過則其子賀固應立若病已乃武帝曾孫視孫亦稍疏矣而其祖戾太子又以誅

漢書

卷三

文

八

江充而敗且昭帝十三年天子不可無嗣賀爲昭帝兄子嗣昭爲宜而宣帝則昭之兄孫爲繼爲子終覺有未安者則光之立賀執義甚正敘倫甚明初非以李夫人孫之故也至于後來不道不得已而更行廢立意外之變豈始慮所及者哉雖然即李夫人配食事亦自有故考武帝陳衛二后皆以罪斥長門復幸史不載之望思子不敢更追尊而帝又不可以無配食第昭帝既自立自應以鉤弋配食竊已而光乃舍之更尊李氏者蓋以李氏趙氏鈞爲姬妾而李屬先進且卒時武帝又以后禮又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送掖庭以死

昭帝已立爲帝而光敢舉此禮帝亦從之弗能奪在當時豈其無說以處此者或謂夫人以倡進豈應伉儷至尊然孝景王皇后已嘗嫁爲金氏婦而生一女終得正位椒宮陽陵合葬孝武衛皇后亦平陽主謳者耳漢家故事不以爲怪乃光能不媚新君而一以尊先帝爲指事雖不衷而其心比于爭濮議之呂誨議興獻大禮之楊廷和豈有愧乎余故謂光有大臣之風者以此伯敬耳食顧以不學爲譏余亦笑伯敬讀史不熟而輕于詆訶古人也

不義侯論

漢書

卷三

九

余讀後漢書竊怪光武之素于賞罰也彭寵反漁陽其蒼頭子密三人斬寵囊其頭詣關光武封之爲不義侯嗟乎悖已夫賞之所加加于義也刑之所及及不義也賞重者至于侯可侯者果不義乎不義者大惡之名也而果可侯乎且是時光武已卽位久矣天下有共主天下皆臣之古今之通義也使寵于光武同爲割據之主未定君臣之分彼此角逐並爭天下而子密從而弑之歸命他人以取富貴謂之不義可也否則殺寵仍據寵地襲寵迹以爲亂斯不義併不忠也今子密于寵固君臣矣若以並進于天子則皆臣也臣而叛君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夫能手刃亂賊而自進于天子政所謂大義滅親也故附下而罔上背公而死黨者

必誅無赦制事以義不顧其私則聖人亟予之弗擾畔  
季氏佛胥畔趙氏召子欲往以欲張公室而不附私家  
茲予之矣唐李懷光欲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告于天  
子懷光責之演芬曰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  
尉演芬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  
縛食之皆曰義士比于子密豈不同哉而奈何謂之不  
義也哉且名者君子之所謹而利者小人之所趨誅亂  
賊而號之以不義則忠憤之士恐被惡名皆將傾其私  
視坐視叛逆之橫行而不敢發不義而可以邀重賞致  
厥之于王侯之貴則天下不恤名義之徒皆將起而弑  
父弑君以奔走爵祿自上開之將以誰禁然則光武此

卷三

文

十

二舉也亂國之令也雖然子密三人不過奴隸之凶狡  
者耳其心乃欲圖富貴非有所謂大義滅親也然既有  
誅寵之功而事適合于義既可優之以爵即可予之以  
名者也惜乎以光武之明賢佐之多而見不及此賞之  
而不足以勸天下名之而不足以服其心徒示乖紊而  
已嗚呼

### 嵇康論

嵇康魏忠臣也其死雖不以國猶死國也何者司馬氏  
方有窺鼎之勢而康顯與之貳惡鍾會絕山濤而與呂  
安善安兄巽惡人也而睚于司馬氏至構安殺之則安  
豈附司馬氏者哉安既不附于司馬氏而康與之善且

必欲拯之至于得禍是心也其即死國之心也歟君子  
之論人求其心而已或曰康不死高貴鄉公之變而死  
于安失所輕重而不得其道又苛已夫死君死友皆義  
之所許者也顧其死如何耳康雖仕魏身非大臣原無  
君亡與亡之義且髦弑與立魏猶然有君事或猶可爲  
也康即爲大臣亦不必便死而況不爲大臣者乎且死  
安者亦非康本心也辯安之冤本欲脫安而不自意其  
併及于禍使司馬昭殺安而置康康豈必死哉康豈惟  
不必死安之難也吾謂司馬氏即篡魏康亦未必決死  
然隱迹終身不爲晉臣此則斷乎可必者也蓋鼎革之  
代原不必人人死之也位在散列未嘗與謀國事不幸

卷三

文

十

值變故國危則慷慨深愁有憂君之思如其國亡則亦  
將潔身長往不屈節于他姓人臣之道亦已盡矣是則  
所以爲康者耳至于司馬氏之黨既忌其才名又惡其  
倔強志已久成于殺特因其挾安而連陷之則其死爲  
不幸而心實可白議者必欲以其死友不死君而詰其  
罪不亦過乎夫君子爲行亦不一轍矣微子去箕子奴  
比干戮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孰從而譏之蓋亦略  
迹而求心耳郭遐叔贈康詩曰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  
蹤是亦有以知康之心也夫

### 出處論

魏嵇康爲司馬氏所殺後山濤薦康子紹于晉武帝曰

欲辭不就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  
于人乎紹乃應命毛子曰甚矣山濤一言而陷人于不  
孝豈不謬乎康本魏臣連姻帝室其龍性不馴非果于  
自放也見司馬氏有移鼎之勢故幽憂慷慨而時發于  
沉冥跌宕也觀其賦詩托意及不禮鐘會告絕山濤忠  
義之心皎如星日卒不免于東市之禍夫乃心王室而  
殺身以成仁非康也乎爲之子者能繼父志滅國賊此  
其大也否則闔戶隱身以示不臣而稍信孝子之心如  
王裒諸葛靚可也若反面而事之不孝之甚也然晉書  
列紹于忠義者以其死蕩陰耳雖然忠之大者不肯孝  
父之節爲誰氏靖而身爲誰氏戮者乎且康魏臣死魏

漢書

卷三

文

十三

道之正也父君之既得正子得不君之乎禮云君前臣  
名則弁名其父明君尊于父父統于君也忘父所君而  
事其仇其得謂之忠也哉夫四時消息言常也若處變  
固非所論也嚴冬固沍而火井不爲寒陰山不爲燿暑  
遂變爲熱豈其時運所可移也然則父見殺子竟不得  
仕于其朝乎曰否有本朝有異代吾所論者晉篡魏乃  
殊代耳若父被僇于本朝者無相仇之禮蓋父死非命  
而不可仇者二一死于君一死于法死于君者雖非法  
不得仇如岳武穆之冤而子孫仍仕于宋是也死于法  
者雖非君不得仇如父犯姦盜等科而被殺于所姦盜  
之家是也若夫既死于君又死于法豈有仇哉而孰謂

不復可仕哉鯨鯢禹固佐舜張湯誅而安世爲漢名臣  
其誰謂之受誅故也然父死于君而非法子雖毋敢仇  
卽弗仕焉可也或曰父卽有罪子忍正名之爲受誅乎  
曰此有諱之而不得者非謂正名之也且刑賞王者之  
大法是非天下之公義也一人之私固不可奪亦非忍  
也名曰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夫非孝子慈孫歟帝王且  
然况臣下哉斷曰當革命而父忠先朝爲後朝殺者子  
在後朝毋得仕父誅于本朝而受誅者子可仕父誅于  
本朝而不受誅者子可仕可不仕以爲父見殺人子出  
處之法

漢書

卷三

文

十三

于太傅論上

或謂于太傅謙爲景皇帝所倚信易儲時不能力爭爲  
失大臣之道斯言也殆未嘗設身處境而權事理之重  
輕者也夫事關骨肉人不及與神器至大往則難反所  
以三古而後傳子爲不易之典也夫太王幽平之際漢  
高唐肅之時皆毛裏之親一父之子也然且繼荆迹遁  
小弁怨興綺里衣冠子房爲之紆蛇黃臺瓜蔓鄴侯于  
焉永嘆况萬歲之後而欲使其君舍子授姪近則子輩  
趙普之謀或逢迎于先幾遠則與夷莊公之釁又逆慮  
于後日斯固廷論之所弗敢執人臣之所不得參者也  
且也犯主之忌所傷益多不惟自速東市之誅或者更  
甚南宮之禍所以魚腹刺刀季札因以從之懸武喋血

魏晉亡嫌北面良由一家易位異夫他姓之謂除也况  
平喪君有君天位已定力主此議本發於謙是以能成  
迴天之功而不蹈渡江之禍者也狼山之役謙嘗沮駕  
上皇違諫至于蒙塵宗社危焉神靈恫焉邸王不得已  
而卽尊位卒能嘉納謙議排去羣疑易遷爲守易和爲  
戰大集再造之勛能不歸德新君哉一以有功而君一  
以喪位而避在父且無復辟之理在子豈有承統之勢  
斯自事理之必然不待智者而決之也深而具衷原有  
本末然回鑾之日亟鮮奉迎廢立之舉不與定策謙之  
心一無避害以規利亦可謂循道順命較然無私者耳  
語云國危不事大臣君老不奉太子此言危疑之迹不  
誤

卷三

十四

可涉也矧謙既著大勳久握兵柄當茲盤錯豈容關口  
而論者不察大情而牽小諒好施苛議不其甚歟或云  
謙在易儲時當必有造膝之諫不能得之耳理庸有焉  
然不必曲爲之辭也要之以竭忠貞爲心而不計乎一  
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與人家事如謙者磊磊乎光光  
乎以謂國家柱石可也亦何忝于大臣之道哉

于太傳論下

或問子以于謙不爭易儲爲無失大臣之道則景是  
舉爲是耶曰未可非也父有天下傳之子此三代而後  
之定法也高皇帝之天下顧景皇應得否耳不當論儲  
位之易不易也英宗失位幾危社稷景皇起而奠安之

英宗北狩幾同二帝景皇起而迎復之故謙曰大位已  
定孰敢他議是正統已已以後之天下固景皇帝之所  
有也或引宋太宗之失德爲辭此非也宋之天下太祖  
創之故必當及子正統之天下祖宗傳之故不必當及  
子一也宋祖以全盛之天下歸弟正統以阽危之天下  
遺弟二也太宗雖有輔佐之勞而實乃因兄以成事非  
如景皇有中興之功迴鑾之力也三也是故宋太宗不  
當有天下者也景皇宜有天下者也不當有天下故雖  
有天下而當返之姪宜有天下故竟有天下而當傳之  
子此定論也今小人有一器兄弟爭之當問兄弟之孰  
應得也應爲兄得則將宋爲兄子之物應爲弟得則將

卷三

十五

來爲弟子之物况神器之重四海之大又非同于一器  
可攜持提挈任意徇名而輕相授者也且使景皇不當  
有天下則東安迎入後仍當歸兄何必待姪論者不察  
三主之任讓而反疑兩子之建易豈有十四年天子已  
就閒南宮而子猶儼然主鬯者是亦可謂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者也是景皇之廢立原非爲過何責於謙之不  
爭也然後世多以易儲爲非者何也英宗復辟憲宗嗣  
位故有所嫌忌而多歸惡于景皇其實非也雖然景皇  
行事非過而失于徑情則有之上皇之返自宜固讓而  
後奉歸南宮憲宗于景皇時猶爲太子亦宜固讓景皇  
不許至屢讓而後封之于藩服俟羣臣固請乃更立

子爲太子則得矣唐非古矣而讓王懸肅之際兄弟父子猶有文焉此已事也惜乎左右未有引及此者也

### 傳儲論

自秦以後創業者六皆一傳而及于亂其間蓋有正邪得失之故焉秦隋廢賢長立惡少亦嬴政楊堅積殘暴之所遺所謂宜乎其及者也漢晉俱傳嫡長而易世俱亂蓋得其正而不免者此不幸也獨唐宋二祖之傳天下議者多惑蓋唐祖似正而非正宋祖似仁而非仁不可不論也夫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嫡不以長此言常也非所論于大有功者也唐之起也實由世民淵雖其父居大位特倚中子焉耳反欲傳位于長子謬已今

漢書

卷三

文

六

人有次子奮力作家既成而父得以享之乃欲以家畀長子而更令次子出居于外則人情皆不服且是其所而有而頓失之者其心必怨而非其所有而倖據之者其情必疑疑與怨交禍機必發此不待智者燭之也或曰建成之立父命也尊父命而以天下讓其兄不亦美乎曰此非秦王所能行也豈惟秦王卽古聖人亦不必其行之父子之倫嚴于兄弟而舜不以天下讓瞽瞍漢高不以天下讓太公世未有非之者奈何欲使秦王讓父且讓兄且終及兄之子而已竟受分也是故六月四日之變吾不以爲責秦王而責建成之不讓又不以爲責建成而責高祖之不明會有功立徒長又致非功非

漢書

卷三

文

七

之元吉觀觀于側生其構煽是淵圖其三子而使自相戕也甚矣淵之闇且諄也周後無舍子傳弟之法猶夏後無舍子傳賢之法也而宋祖反之夫使子少而可傳弟武王先爲之矣吳欲兄弟相傳以及季札卒釀鱗諸抽劍之禍杜太后婦人耳徒知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而不知殷鑒于古遠故有是命耳帝王之孝在安天下全天倫豈徒于從令而已乃至一家起殺弟與子俱不獲其死杜后在天之靈豈不侗哉曰此太宗之失也且五代喪亂之餘恐非長君亦未必無可虞曰此非大居正之論也宋之禍馮與華父督爲之而春秋以責宣公則何也且得喪亦有數矣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而不能及點檢故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則宋祖之信天已審安必國之有長君也曰宋祖舍子而授弟人情所難而子何罪之深歟曰事無論難易則于得正而已豈儒持一錢忍不能舍及其尚論古昔則以爲萬乘之貴四海之大直可遜讓如觴豆傳邇如郵驛而已無所與卽貽後災亦不得顧也蓋聖人論理通情與勢而見其大利大害則斷然以行之舉凡矯情以示無私而見惠沽名皆所不屑豎儒見一則蔽二矜小則害大故往往扞格而多病皆此類也嗟乎立子不以賢亦言相去不遠者耳假令微子大賢而受爲太子已稔惡帝乙早知之必欲傳嫡使其流芳四海攷明堂隕祀而子亦身

豈非不仁之大者哉況唐祖之傳建成也雖然淵亦  
非不知世民當得天下也顧淵庸人也天下惟豪傑能  
愛豪傑而庸人必忌豪傑淵屢許世民爲太子而屢不  
果蓋世民才高功大淵亦忌之故也若夫兄弟逼及終  
而復始以爲孝友則眞童稚之識婦人之仁也

### 金滕論

余讀金滕而知周家之制法嚴也周公最尊親之臣亦  
至忠之臣金滕一冊其忠格天乃二叔流言成王不能  
亡疑且怒及發金滕之書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我勿  
敢言嗟乎巫史卜祝之流及左右小臣皆狎近天子易  
爲關說後世以此災惑主聽者多矣乃以周公之忠冊

集

卷三

文

上

祝之信執政大臣被讒以去君猶未能釋然于懷而確  
知公此事業者終不敢一言以明周公之心恐天子疑之  
以爲爲大臣游說耳微獨于是卽太公召公豈不能知  
周公之心亦未嘗敢以一言相爲保明古稱周政尚寬  
大而君威之行大臣百司之謹畏如此嗚呼使後世人  
主知此附下罔上如杜欽谷永之奸戮矣豈得行乎

### 思無邪論

詩者情爲之也然聖人于詩不治情而治思何也聖人  
無治情之學而止有治思之學蓋情與思皆從性中  
來者也動于無心之謂情動于有心之謂思然聖人可  
以不治情也力于無心雖欲治之末由也夫情不可

由起紆徐以出引而愈長俄而爲有心之思矣聖人以  
爲無心者天也有心者人也人則可以其方制之于是  
治思之學起今夫自渾敦以至中古不知其幾何時也  
亙亙榛榛至亡紀極也然嘗思之其時雖不能如盛世  
之大治亦必不如衰晚之大亂何者衰時雖亂猶恃有  
聖人之法彼未有聖人之法而亂與後之衰時等則人  
類靡遺久矣所以然者上古之情猶淡泊不至如中古  
以後之紛也蓋天之生物必使相制以爲治故人情未  
開此猶寒地多霜之產炎方生辟瘴之藥使相爲濟  
不能無也而聖人者又能灼見情之首尾而爲之治是

集

卷三

文

上

故敦性者治情之首也閑思者治情之尾也詩之作  
何也以出情也物穴于壙不可動也其出沒無鄉不能  
知也則必求物以引之使緣是以出而後我得其所爲  
自有詩而天下之情畢出矣上而朝廷下逮方國編氓  
童婦其詩皆得與于遵人之采無遁情矣聖人曰是發  
乎情者耶而亦旣爲詩則是思也而非情矣吾何難于  
施吾治于是繩之削之一歸于正其正者以閑邪也其  
非正者亦使人爲懲而閑邪者也于是用之禮樂肅以  
和敷之政令協以成本于衽席達于郊廟者皆是物也  
蓋人之邪發乎情而成于思思正則情有所止是制思  
以正情盡人以合天之學也夫子論詩而取一言以

之曰思無邪嗟乎墉薄則物穿之性薄則情雜之世之衰也聖人不能遽繕人性使其厚也乃因情之已屬于思也而加之治非夫子其孰能與之抑頌有取于馬者何也馬行物也情亦行物也馬之行有始有止制其始與止而馬無中軼情發于性終于思正其性與思而情無中失故曰聖人之治人情也治首與尾

### 父爲子隱論

韓之子有好博者父怒之弗改竟殺之或曰果哉可謂父道矣毛子曰忍矣斯人非父道也父子之月天也子好博極其弊不過破父產耳子即破父產有罪無死法况猶止在于博者乎昔孔子斷直躬之獄曰

父爲子隱夫攘羊竊盜也甚于博夫子猶謂父當隱之博輕于攘羊已則夫子必不許父殺其子也明甚且夫君臣者法勝者也父子者恩勝者也是故法之所欲加恩之所欲赦也君之所欲殺父之所欲生也子雖干於殊死之法而父可以曲全之亡不爲也有智窮力竭而後止耳今律賭博罪止杖而父用其刑加數等焉有仁君而無慈父天殲滅矣蓋生子而不肖固不幸也然不肖亦有數等焉博之爲不肖猶然小者也殘天性而殺非死罪之子不慈之大者也孟子曰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况罰有什百于棄者乎蓋子托于父猶天也而父殺子則人也人聽

于天者也子聽于父之天父聽于天之天故養子者如種穀善樹藝之方加耘耔之力盡灌糞之利其有秋無秋任之天而已曰我必欲有秋否則逞怒是悖德也故子而不肖可治也因其罪而慈以加寬毋使義掩恩毋使法勝情逞怒何哉曰古譏莫知子之惡者何也曰此爲溺愛已甚有譽兒之癖而忘縱子之禍者誠也非欲其動加顯侈也然則石碯金日磾非歟曰石碯純臣也子與弑吾君罪不容于死大義滅親何非之有若日磾斯不無已甚或以武帝之猜暴媒戲必禍及門戶耶然求退其子使毋入侍可也亦何遽殺之也日磾且然奈何斯人而可謂得父道也昔賈彪爲新息長城南有盜

劫官人者北人殺子者彪出掾吏欲南彪曰賊寇害人此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其有合于夫子之意夫

### 太王好色論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乃齊王自謂好色好貨而孟子遂曰昔者大王好色公劉好貨將以誘王于愛民毛子曰孟子其意是也其言非也君子之立說先立于無弊而後可以隨聲曲折此隙而導窾如其弊也是未能見功于彼而我失矣或因以爲彼所笑卽以好色論雖非大惡然亦非人主所宜訟言者也况于對大賢陳王道之時哉孟子

于此折之可也置此勿論而更端言之可也不然勸王移好色之心以愛民可也若乃因以順之且援古爲証是成之矣若云第欲誘王爲太王耳如太王同民欲耳苟可致君效古人宜亡不可又非也果若是是三亦謬言好色耳設使不意而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則亦將曰昔者舜好殺人誅四凶乎設使不意而王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犯其君父兄則亦將曰昔者湯武好殺人嘗放桀而伐紂周公好弑兄誅管叔而蔡蔡叔乎則齊王未必爲此言孟子必不爲此答然借經義以成過君子畏其類之及也雖然太王好色無其實者也湯武周公實有之矣則又安知孟子果如何答也昔人作賦

### 仁術論

仁有術乎曰無術也術之中亦有仁乎曰無仁也然則孟子何以語齊王曰是仁術也曰仁者生乎心者也術者亦生乎心者也唯同出于之源而相背趨日以遠于是因實以立名而道遂水火今欲求人之仁必先崇其

術是望其聰明權巧之心而必期以樸誠則人將不樂就而亦遂失其所以爲用聖賢知之故不禁其聰明權巧也而使取聰明權巧之心以附于仁既附于仁則聰明權巧之心亦遂化爲仁之心嚮爲仁賊者今適以爲仁用而已是道固如此也而或乃以爲聖賢之權欬不亦過乎嘗論齊王以羊易牛是舉也非仁也何者鐘鐘以牛不以羊先王之法也是鐘鐘之牛死先王之法非齊王殺之而亦非齊王所得赦也今舍當死于法之牛而殺不當用之羊失刑甚矣若徒以小大而論是何異于鉅有力者有罪得以逃于法而細人非辜皆可妄戮是與于不仁之甚者也雖然齊王此舉以爲仁則固

不可而不得不謂之仁術然何以不竟曰術又不可也齊王蓋志于生而非志于殺者也使當日之牛殺棘之狀王不自見而他人見之惻然相傷請以羊代王乃守先王之法憫無罪之羊不許其請而直取牛以用之是全仁而無術假令果較小大之形懷吝嗇之意存牛殺羊托名不忍是全術而無仁然而王兩無是也兩無是則不得謂之仁亦不得謂之術惟不得謂之仁又不得謂之術故仁之中有術而術之中有仁兩相難者而適相濟以爲用仁術之微微孟子其孰能知之且非特于此也吾以觀王是舉也不計平先王之法牛羊之擇百姓之議而徑情以行之猶樸誠也是術之

形于心而猶未離乎仁之心者也若是其聰明權巧之心與仁不漸附不漸化也直于同源之際若將分而猶合者耳故發也亦全者三而廢者一牛也穀鐘也不悉也三俱獲全而所廢止一羊由此觀之仁術在王猶仁之數多術之數少也故曰推此心而可以保民而王也

### 說大人則藐之論

君子之自待也重而待物也亦不得輕爲其先有輕心也先有輕心則彼未必爲我加輕我已先自輕矣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嘗疑此言爲過甚也夫人之不可藐無小大也易之道上謙書曰盛德不狎侮仰侮君子罔

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詩稱溫溫又曰抑抑孔子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又曰畏大人其游歷諸侯也惟以溫良恭儉讓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不知是上大夫果大賢歟至自抑曰出事公卿何有于我其能降也如是其不敢有所忽乎上也如是孟子學孔子者也以此存心殆非所以學孔子矣且孟子所謂大人者其爲惡人與以非禮來者歟遠之可也何必說如說之必猶可與爲善者也必先我以禮者也以可與爲善之人又先我以禮而加之貴我故藐之非情矣併非禮矣且我所挾持以說大人者道也君子之道治心爲上仲

慮曰以禮制心故辭貌未接也敬必先之如其慢以亢

也我學先喪而道先失使此大人爲無識也者說益如有識也必深窺我且反見藐焉爲將欲以藐動之是挾術也君子之存心以道不以術欲動大人而術以先之是猶枉道以求直也或曰吾氣恐先爲大人奪故必藐之以作吾氣尤非也若是我先有其巍巍也君子之養心也素矣夷險一視也得喪一視也即生死亦一視也而况值貴賤枯菀之形不能自靜必先存一藐以鎮其氣其所鎮幾何乃曰在彼者我不爲在我者皆古制徒取聖人之道以與彼之食色官室抗以金注瓦不亦末乎是欲自高而反自屈者也蓋君子之持已有道非藐人之謂也故子貢曰貧而無諂不曰可以驕也

子思曰在下位不援上不曰可以陵也不諂不援所以守已也中驕外陵所以喪德也故君子欲有爲于世也貴以道化物不貴以氣懾物以道化物雄暴或可化以氣懾物中材亦必爭以處等夷猶且不堪况于在有土之君有貴貴之義者乎嘗思之修心以敬受學以遜接物以恭將事以謹以爲有則虛中不恃以爲無則確乎有主噫亦可矣亦安事乎抗身卑物啓虛僑兆殺機哉思孟子斯言必不在于養氣既至不動心之後也

柴虎臣云孟子此語未免著迹毛子論之所以明道尊經非故欲與先賢異同也王仲任李泰伯猶屬斯事又云孟子學正而氣未平較之孟子方魯仲連爲勝方頗曾不足矣故持論往往有戴國風善讀書者當識之况可也

文論一

文以理為主以法爲輔理有義有事有情有辭義統于理無諄義矣文家標義務新奇不軌于正以務相攻奪失理以爲之統故也事得理以統之則無寧事因物而傳之文以各肖其形卑不爲抗高不爲抑大不爲尅小不爲張是中理也情統于理則情不溢故哀所親與哀所疏者有辨頌所尊與頌次于所尊者有辨皆可類是而推之辭統于理則無辭焉語必中于道淺而見深故而長新斯辭之極于理者乎文理既立隨生文法法有主客先後詳畧分合伏應束縱聯斷單複頓宕整亂此十者文之法也主客者敘一事者必引旁事以相形

撰書

卷三

文

天

命一意者必牽他意以相明也先後者事有敘次意有急緩雖然有倒敘之文有先起側意而徐引入正之文文雖隨腕而又欲酌其方毋漫施也詳畧者題入手則決之以眼洞見鉅細鉅細畧尤細者則去之無煩涉筆又或畧其鉅詳其細瑣瑣而不厭不爲方幅恒情熟徑我其舍之斯妙矣綱條排次有分有合史記階吏諸傳是也時而人自爲敘時而夾敘時總而敘是分合之方也伏于前應于後將有歷亂之事理筆勿墨迫應閱者眩故必先提明束縱者文過縱慮其衍而漫也故不能俟其終橫中束之如水之有閘衢有麗譙以節行也必之過則辭理不得舒大求減者懼其巉削而無以爲

受也故又欲縱而寬之文聯物也而又欲斷聯以爲常斷以爲變故斷非斷也如歌中停響歌意非歇如龍形

之伏地脉自行單複者恐其肥故單之恐其徑故複之恐其整齊故時單時複頓宕者文之作巧處也突然而起下故不接中間方敘忽爾拓開終不便盡姑且勒住皆頓也纏纏不完且沒正意波中生波喻後仍喻意已畢盡掉尾有餘皆宕也整亂以相扶者也整則條理亂則縱橫整則首尾亂則倒欹水至平也洞洞則失平焉雲氣本直上者也因風而變幻無端倪天邪人邪噫文之法盡是已曰未盡也十者待文而生者也不可以先有先有十者則無文夫十者待文以生而生文者誰耶

撰書

卷三

文

三

吾故曰未盡者也

文論二

文者理也而後世言理之文每不足以爲文者知理以爲文而不知法以爲文也譬諸人面目耳鼻口皆有司以致用也眉睫髮須何適于用然而廢眉睫去髮須而徒然目耳鼻口之在于面則頽然以無色而神明不完未見其能爲全形也是故虛者實之藏也無用者有用之藉也故言理之文必不徒理噫之以爲骨勁之以爲氣宕之以爲調雋之以爲采俳之散之以爲整亂促之寬之以爲步驟揚而抑之聯而劈之正而側之安行也而撥之養之既深迫之既精理益外伸而中湊于微故

足尚也後之言理者豈徒將去眉睫髮須也以爲目取其能視而已不必其勦然而明也耳取其能聽而已不必其卷然而輪也鼻取其能出納氣而已不必其穹然而長也口取其能內食出聲而已不必其唇之比輔之方也混敦其狀但具數竅曰此亦形貌之至者也則孰不鄙然駭之譁然笑之乎近世文之言理者殆有類于是嗟乎詩云有物有則文理既立法亦隨生此物必有則也然則不知文之法者其果于見理也哉

### 文論三

嵇康云人無志非人也余亦曰文無志非文也雖然雖已義理明則性情正性情正則道勝道勝則志立立而不移則明見是非蓄之爲德發之爲文吾未見志未定而能爲文者也况無志乎世之爲文者吾滋大惑中無定論隨物高下贈顯仕則笑訕寂默貽隱者則非薄軒冕送客歸田便獎恬退餞人之任又稱榮進譽文章之士則譏樸魯贊篤守之子更黜浮華題退之元晦之書則推其闢佛功高作寺碑塔記等文又嘆說空王理妙茫無定著東西隨靡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指此無他無志故也如是則雖爛若星華壯若河注豈有文哉昔唐韓氏亦庶幾有立志者也觀其文章之操論確乎有見而不可拔然以諫佛骨貶而在潮更上疏請封禪封禪佛骨相去幾何惜乎其猶爲外遇

可志移而自奪所見如此況其他乎則文能尚志豈不難哉嗟乎彼無志者文亡論已人苟讀書知道理則出言皆能應乎禮義所患裏與表不符行與言不顧終與初不謀耳君子必期立志以命文志不違道則文不更指而表裏言行初終一以貫之俛焉日有孳孳沒身而已徒文也哉噫唐韓氏何如人也

### 出家母服議

母出家爲尼者沒或疑其子服問毛子毛子曰三代佛未入中國故經無文而律亦未嘗載之然則竟從常人之服母乎曰否否爲折衷情理更以義起凡子制服率于父父制服率于祖孔子曰妻者親之主也曷敢不敬以親在則妻主奉養于內沒則爲祭祀之內主也禮有七出而與三年喪者不去是重送死執喪也禮嚴無後重嗣續也此三者妻職之大者也假使公姑在堂亦未有子而婦人心慕佛法乞身以去公姑莫能留夫子莫能沮三職俱廢婦道絕離夫復娶妻妾生子者于出家之母是爲路人矣路人無服昔晉北海矯生取夾氏女生子公智出之復取王氏生公曜矯生將死遺命公智迎還母母雖來而終不與矯氏祭將死云勿葬我矯氏墓公智遂別葬之而爲服三年公曜以其始終不執矯氏婦禮竟不爲服庾蔚之議謂公智當仍用出母服

三年爲非公。雖不服。當矣。夫父命迎還之前。母不執婦禮。故公曜不爲服。況出家而不復還者乎。其已有子而公姑夫俱在。或公姑亡。夫尚在。婦決去。出家者死。則夫不敢爲制服。何者。親在不終。主奉養親。沒不送死。且執喪三年。蓋律雖使尼得持服。然俗釋道殊于送死執喪三年之禮。終不便祭。又不共桑盛。故也。則子亦不敢爲三年服。宜降而期。比于出母嫁母之例。猶矯公智服三年。爲已重。曰。出母必有罪而嫁母。二夫今以相比。爲過曰。不養不執喪。是其罪矣。卽公姑沒。久終養與喪。然夫在而去。出家者不共供祭。從夫之義。又乖亦罪也。雖不二夫。然已二教。豈則異室死不同穴。主亦當不復入廟。

洪書

卷三

文

三

比諸出與嫁母。不亦宜乎。且出母者。爲父出者也。爲父出之母。與自出于父之母。復何殊也。嫁母者。父死而後嫁者也。今父猶生而母自去。其與嫁母又何殊也。古禮。父在。母猶降服。子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蓋尊祖重祧也。今推尊祖重祧之心。爲自自去之母降而服。期恩義之兼盡者也。其若有子而終事公姑夫。沒三年。盡禮待子。取婦祭祀。有主于內。而後出家。婦職克完。母道無忝。雖歸佛氏。子服三年可也。或曰。律有斷罪無正條之例。可引律比附。今律僧尼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則僧尼之子。喪其親。亦應與常人同。而子何別分之。曰。此政以比律也。律云。僧尼之喪。常人不曰常人之喪。僧

尼也。今律子出繼兄弟者。猶降父服。假令子棄父出家。父猶應爲之期否也。所以然者。法不許釋氏盡廢儒禮。而嚴人之入異教也。且出母嫁母。服期亦律也。非比附而何。然則妻未出家而先有妾生子者。當何服。曰。視其子已。

### 附葬議

制典禮教。後世者聖人也。顧禮期卽人心之安。而精微由斯因代而益詳。故後聖有作。則前聖廢非。故欲廢之也。勢也。人道莫大乎事親。事親者。正終爲尤大。父母合葬。禮也是禮也。蓋自周公始。爲定制。則人人循乎斯道者也。前乎周公。或合而或離。後乎周公。雖以孔子之

洪書

卷三

文

三

而莫敢違。合葬于防。父母共穴。故曰衛人之制也。離之魯人之制也。合之善。夫豈非聖人之心。若合一揆哉。後世惑于葬師家。或謂一墓止可容一棺。或欲兩占風水。遂爲分葬。嗚呼。夫以人子隔離父母。使魂魄不獲相依。乖人倫而拂典禮。悖孰甚焉。或援舜葬蒼梧。三妃莫從之例。夫禮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舜之時。禮制未備耳。周公之制。所謂因代而加詳。卽乎人心之安者也。必援遠古。則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亦可以從之否。史記舜娶三妃。爲族曾祖姑也。于時亦禮制未備。故不嫌同姓。亦將墮之以爲法。否且堪輿之學。渺茫耳。卽有所不可廢。政可于時。曰。向方風蟻沙水之類。商摧推移耳。董生不

云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行禮而眩于術者包藏利心以重違聖人之遺制必不可也况執親喪之大者哉或以父母亡相去或遠而更啓幽藏驚擾體魄人子之心固不忍又非也無故而啓之以謂不忍可也以禮耐親何不忍也生則同室死而離之其爲忍孰大于是是而可忍更復何所爲不忍也故知爲是說者皆飾情爾曰然則父母當合葬決已乃有前婦無子後婦有子者既歿而子以其母耐父別葬前母意亦可乎曰否先後之序罔敢奸也奸則亂二母並耐可已奈何以父繼室躡其元配而反述之禮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能以父心爲心

漢書

卷三

文

三

辯

石鼓詩辯

石鼓古遺寶也古文苑云周宣王狩于岐陽刻石鼓文十篇風雅逸編云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鄭樵謂文是秦篆其以毆爲也見宋秦序以爲丞見于秦權曰嗣王曰天子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之所作溫彥威以爲西魏文帝所作因史文帝大統十一年有西狩岐陽之語也王厚之趙古則皆力言其非斷以謂宣王之時史籀之書乃丹鉛錄又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乃作其字類小篆地秦地聲秦聲字秦字其爲秦詩何疑先舒案楊氏此論與逸編說異蓋自相牴牾耳程大昌雍錄極辯石鼓非宣王物大畧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語既與車攻詩合而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字爲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合此數者若可以歸諸宣王矣然五子之歌卽禹貽訓三風十愆皆湯本語此世臣子孫舉揚先訓明祖述之所自則鼓語偶同軍攻安得便云宣王詩而大篆未必創于史籀如余所見當爲成王鼓也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卽古鼓所奠之地宣王固嘗出鎬東獵然其地自屬東都也先舒案石鼓詩之自出者四而余最服程氏蓋西魏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卽謂出于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耳然程氏辯嚴雖精而未暢故人亦

漢書

卷三

文

三

甚信之余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詞多險峭而石鼓  
闕頌與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爲成王之詩一也  
以爲秦作則宜在乎襄文之間蓋襄公始命有田獵之  
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爾時秦未  
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垂地近  
鳥鼠若獵于岐陽是自西來東則不應言邇來自東三  
也秦時才得列爲諸侯未離戎習獨以赤馬黃牛各三  
澤祠四時寶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  
四也且以爲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  
敗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  
而蒐于岐奄在東方故曰邇來自東漢漢零雨又曰駕  
漢書

卷三

文

詩

言西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  
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卽是周公作耳蓋當時始紂殷命  
淮徐扇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夷殘奄歸復蒐岐以  
耀兵講武其云告于太祝卽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  
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  
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王無疑諸  
說又何紛紛歟

### 少昊世系辨

五帝世系多不可考而紀少昊者尤荒忽王嘉拾遺記  
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  
神童爾爲白帝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識

皇娥生少昊號窮桑氏先舒案竹書黃帝百年既  
後爲帝摯少昊氏少昊後爲顓頊高陽氏而史記云黃  
帝崩其孫昌意子高陽立路史亦云黃帝第五子胙土  
于清是爲青陽生白帝子卽少昊是二說皆非也蓋黃  
帝娶西陵女爲正妃曰嫫祖生二子其一懸窳是爲青  
陽帝崩繼立爲少昊少昊德衰而顓頊代之顓頊卽黃  
帝次子昌意子其于少昊蓋弟子也其說詳于蘇轍古  
史與竹書頗合最爲近正倘如司馬遷羅泌所記是黃  
帝越子而以天下授其孫此衛靈公之所以爲靈也有  
燕氏而出于此邪此兩家之說既謬而子年承襲史記  
遂謂少昊之母皇娥與白帝識夫少昊以金德王卽爲

漢書

文

詩

白帝而懸窳其父實稱青陽推之世系灼然矛盾又謂  
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者蓋緣史記降居江水之文耳不  
知帝子封侯故名曰降也彷彿神怪尤可嗤笑故史公  
輕信子年傳虛而羅氏父子但取炫博言五帝之際者  
竹書紀年蘇轍近之矣蓋古載籍如竹書之類雖不足  
據間亦不盡誣耳

### 新宮非斯干辨

甚矣古亡詩之滋異論也亡詩名有新宮蓋儀禮燕禮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大射儀云乃管新宮  
三終或曰卽斯干詩丘光庭兼明書云孔子返魯詩多  
亡惟新宮辭義俱失按文王作豐時新建宮室初

而祭之因以燕賓客故作此詩必知新宮爲文王之所  
以燕禮云下管新宮而管者堂前以笙奏詩也鄉飲酒  
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騤騤實實歌訖笙入立手堂  
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  
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故知爲文王詩也先儒雖謂  
蓋爲亡詩明甚丘氏以爲文王詩雖無明文或亦近  
至有以斯干實之者非也以斯干爲新宮者蓋誤于貢  
詩傳中培詩說耳二書昔儒久疑其僞今考小序謂宣  
王考室之詩審矣蓋小序之可据者四小雅自六月而  
後多屬中興時作一也無羊宣王考牧也維魚一章與  
熊羆調法正同二也竹書載宣王六年初考室竹書雖  
入卷三 文 三

爲文王詩丘氏之言耳傳說固未嘗持此論也曰申云  
史佚美之意亦倣爲文王之詩矣然兩家但云落窹宮  
未嘗實指卽燕禮大射之所奏斯亦後儒求古亡詩不  
得而傅會之耳或曰左傳宋公嘗賦新宮矣苟亡其辭  
安得賦之曰所謂亡辭者其辭亡已初非必有聲而無  
辭也當春秋時或其辭尚存余又烏乎知之  
四象辯  
周人之樂以象名者有四維清小序云奏象舞也一也  
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文皆有下管象孔穎達疏謂此  
象是武王之舞歌二也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三也張  
揖上林賦注南人服象爲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  
之至于海南乃爲三象樂四也余嘗要合論之維清之  
爲象是已餘俱不可信也今大武三篇序傳毛鄭諸家  
俱不訓象卽他詩及武王者亦然獨孔稱武詩之爲象  
者蓋禮記之文升歌清廟下管象孔意若以爲象爲維  
清則皆文王詩不應一升一下耳不知古樂歌者在上  
匏竹在下清廟入歌自宜升象以管奏自宜降此陳澧  
說極當而蘇轍古史亦云成王作文王之樂爲象武王  
之樂爲武然則武詩實未有名爲象者蓋清廟維清自  
是兩詩一上一下宜亡不可者且文王世子明堂位祭  
統于下管象之後俱卽綴以舞大武之文倘以大武爲  
象又不應一詩既管而復舞同敘而兩名類達之義不

已疎乎至周公南征事不經見固無可信而竹書見同  
蘇轍則亦鈞歸于維清之義耳蓋維清本祭文王之詩  
而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則  
象似當是成王作孔詩疏云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  
作樂象而爲舞號曰象舞至周公成王時用而秦之於  
廟又云以爲成王時頌之理亦可矣然亦不溷武詩爲  
象不知禮記疏又何以此疎漏也

### 霓裳曲辯

唐名曲稱霓裳羽衣舊矣然唐書樂志謂是河西節度  
使楊敬忠所獻曲凡十二遍又劉禹錫詩開元天子萬  
事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  
衣曲

唐樂史太真外傳云楊氏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  
曲三說蓋不同何也考碧雞漫志以爲西涼創作明皇  
時色之似已而外傳又稱妃醉中舞霓裳一曲則妃特  
妙此舞耳製其曲者當仍爲明皇亡疑宋填詞名有霓  
裳中序第一亦鮮知其解余案夢溪筆談謂霓裳曲十  
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拍女石拍而舞則填詞名中  
序第一者蓋中分十二疊而以第七疊爲中序第一此  
必宋人舞曲明矣宋樂志舞隊第五曰拂霓裳是可驗  
也宣和初普州守王平自言得夷則霓裳羽衣譜則此  
曲當屬商聲或曲十二遍各按月令平獨得其一遍之  
譜耶

### 氏母辯

余嘗論孝子稱母如赴書祝文署主之類當稱某孺人  
爵命者或大人淑人不當稱氏君子之嫻于禮者駁之以爲  
氏故姓非母名稱父諱名不諱姓則稱母何必避氏邪  
且春秋書君夫人多稱氏而古近禮載稱母之文亦稱  
氏避之者爲過余竊謂不然凡禮之避由心之所不安  
者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學成名母古以爲穢今使  
曾子車入勝母之里邑不傷禮而礙孝觸念不忍則廻  
車矣于里之名且然况嫌于母名者乎諱名不諱姓父  
自有名固未嘗以氏爲名也今婦人自稱曰某氏直爲  
名矣子固不得而用之也春秋天子之事進退人爵不  
避名尊固當別論若儀禮家禮稱母某氏意古者婦人

自有名故不避氏耳今婦人多無名卽有名者通書往  
往舍名稱氏則某氏直爲婦人一定之名子又安得稱  
之也夫古今不同不必可襲子思子祖曰仲尼周人名  
其先世曰高圍亞圍今亦將效之邪且古有以名爲字  
者浩然子儀顏見遠之倫則子固當深諱之父以名爲  
字子且當避名併避字母以氏爲名子獨不當避名併  
避氏邪徐積父名石積終身不履石母之氏爲名而子  
不忍斥當有戾邪祖母視母稍疏矣而李密表云祖母  
劉君前臣名胡不連文曰劉氏意蓋猶欲稍存諱避今  
無壓于朝廷之故而必欲稱其母曰某氏何爲哉柳子

厚誌母稱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誌妻則稱亡妻弘農楊氏歐陽子銘婦人多稱氏而于母則曰母鄭夫人石柳銘祭母曰皇妣太夫人祭文王介甫誌婦人亦多稱氏獨王夫人墓誌銘題不稱氏亦以其姑而避之耳姑且當避而況于母或謂母有誥勅者自當云誥封夫人或淑人顯妣某氏若不用氏則必云誥封顯妣某夫人誥封下著顯妣某有傷元文余謂但稱誥封夫人顯妣某太君自安餘倣斯例自可避氏不傷元文然案誥勅之體皆曰具官某之母某氏後云今用封爾為夫人則誥封夫人顯妣某氏八字亦是裁綴成文非天語矣卽誥封字下著顯妣某亦又何不可也且誥勅既稱某氏聽之歟

### 後氏母辯

余作氏母辯友人李東琪駁之謂氏猶族也于古氏族引據甚夥又謂古人多稱某氏不諱也其說余前辯已詳茲不復論而述邱風母氏劬勞三語然曰母氏未嘗曰某氏也述大雅摯仲氏任然曰氏任未嘗曰任氏也卽生民之詩云時維姜嫄鄭氏以爲嫄卽棄母之名而周公呼之蓋雖周人以諱事神而古猶朴畧在今自不

可行且凡禮制古疎今密嫌疑之避尊親畧同昔李慶陽六漸之疏指壽寧爲張氏壽寧因謂其斥母后以激孝宗若某氏可以稱母則亦可以稱后孝宗固不必怒而排之者又何必力爲辯其指鶴齡兄弟而非后哉抑古今顯稱某氏者余已論明又可無辯獨以余謂人子于母雖稱之爲某夫人某孺人不爲過因謂夫人孺人皆有爵者母妻之稱豈可相假然余前文所云夫人政謂是有爵者非以不得稱夫人者皆可妄稱也淑人恭人以下皆然獨孺人則通于庶人不能不假借稱之蓋習俗之相沿已久則孺人固成婦人通稱不必定爲爵命矣猶之子爲男子之美稱云爾且制典凡庶人娶婦並聽假九品服孺人亦九品職官妻之稱庶人宜得假之但有爵者上必冠以勅封二字則仍有別耳若謂稱名必無可假則公與子男豈非五等列爵而今亦皆得通稱至于父母輒自稱男父母于子亦輒謂之曰男固未嘗避之謂嫌于爵命也

### 說一

#### 三氣說

客言三氣曰客氣正氣道氣也大畧人情客氣勝時則正氣亦勝而不見道氣客氣減時則正氣亦減而見道氣予謂正氣道氣原是一物就世人所見而目之則分而爲二要之不過舒歛動靜之殊耳譬如危言危行便

近正氣危行言遜便近道氣致命遂志便近正氣儉德  
避難便近道氣蓋是一物自爲消息初不因客氣之盛  
衰爲盛衰也若客氣則全乎是欲與所謂正氣道氣了  
無干涉凡人挾客氣而慷慨激烈者此是名心勝非正  
氣勝也若客氣減自是佳候然亦無正氣隨減之理若  
客氣減而正氣隨之者此是世法既深故形其從容委  
順之狀耳亦不得言見道氣也總而區之正氣道氣同  
乎爲道客氣名心世法同乎爲欲惟同乎爲道故道氣  
卽是正氣正氣卽是道氣惟同乎爲欲故名心勝而客  
氣生世法深而客氣歛其生其歛皆喻利也所以知其  
然者嘗觀諸盜有時而明火持刀勇如虓虎有時而透  
隱書

入卷三 文 聖

寶綠壁伏如蛇鼠斯類乎客氣之生歛焉皆爲利也利  
者欲也與道背也審此則知三氣盛衰無相溷之說

選書卷第四

錢唐毛先舒雅黃著

文四

說六

說史一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取其法言經事典而可傳者耳子  
長推及軒轅已近荒渺而五帝本紀論云其文不雅馴  
薦紳先生難言之又云擇其言尤雅者則知其所刪去  
者蓋亦多矣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小說之  
興其來自遠此政子長所謂不雅馴者今其傳者如竹  
書汲冢山海經穆天子傳及諸子書緯書所載古帝王  
隱書

入卷四 文 一

聖賢神奇等事與夫孟子所辯瞽瞍朝舜居宮逼子之  
類皆是也昔宋羅泌著路史頗羅括之以爲成書此不  
過以見與博耳非必謂其確有之也至金履祥作通鑑  
前編陳桎又加首卷于是牽綴羣經之文旣已無謂之  
甚而又旁采雜言竟爲實錄嗚呼豈不誤哉且夫書詩  
熄春秋興左傳編年敘事終周敬王而通鑑卽始于威  
烈王一系相承甚顯明也則左傳卽通鑑之前編矣書  
詩諸經又卽左傳之前編矣道古者考于是焉足矣又  
益以前編割經充史而更蒐軼稗以佐之不旣多乎自  
金氏陳氏之書出而後之纂爲小鑑者因而祖之徧于  
習覽于是遙裔怪誕之文後人皆從而信爲口實資爲

掌故撫爲辭華豈知不但見棄于孔子卽太史公所不欲道者乎夫孔子生于周也而敘書但始堯舜子長生于漢也而更追軒項而紀之歷宋以來去古益遠稽古益遂迷古益詳非前之人隘以疏而後之人博以密也前人貴雅而黜衰後人好奇騁多而漫不知擇故也且古之小說既可引登于正史後之小說何必不然則士大夫輒取三國演義諸書皆娓娓以資捉麈而助行文又何怪哉又近世左策二十一史事俱有演義是正史皆降爲小說也正史既皆降爲小說而小說又將皆登于正史雅俗相淆真誣相亂滔滔之勢何所底極典籍之厄劇于秦火不其惜乎悲夫然則如何曰正史變而爲小說使小人畧得通解而有以知古今其猶可也學士大夫而沾沾演義則不學之過若夫索隱怪以誣古人崇諧裨以亂典雅此則所謂記醜而博不知而作斯眞見惡于聖人者也

### 說史二

柴虎臣云傳信存雅爲史家大要劉子懸每推逸事以警先古其議短也

論史莫先正史正史莫先去誣裨如竹書穆傳此周人小說也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說苑新序天祿外史此漢人小說也西京雜記洞冥記及干寶搜神王嘉拾遺任昉述異諸書此六朝人小說也唐後纂修益亡論已第其文章華飭異乎近代鄙俚之小說然爲虛詞濫耳則

一也後來文士第獵取以資續紛或庶幾焉倘確以爲古載籍之所遺而取以証經補史又以其詩文推置前載如雜記擣素直爲瑣俚拾遺淋池亦傳昭製皇娥白帝二篇至以爲古歌之冠因而推之此類甚多夫尋理辨體其質章章而無識而好多者輒以爲功而不暇辨其真偽後學豈渺小哉余嘗戲謂將來或有取西遊水滸事補入史書而以琵琶記曲傳入中郎文集者由今觀之亦政未必無此事何也六朝以前闢入多已近世士大夫道古至皆以雲長秉燭伯喈哭尸爲寶有之而鑿鑿高談形于文筆胡明瑞作武鄉侯詩采及漢義又弁州左逸直戲擬耳而近刻春秋傳者亦取而傳入爲傳之翼久假不歸烏知非有譌以傳譌其亦何所不至也哉故今之有考古者不在能多在能少不在能奇在能雅不在能華在能質不在能撫在能斷如此而已此不第功文而實功史且功經也

### 說史三

史才之難簡而不漏詳而不煩整而不方變而不素大不重痴瑣不猥雜氣飽滿而不帶筆駿快而不促小傳難于盤紆有段落大傳又難于一氣磅礴不見段落決擇之精運用之妙存乎才識亦有天授矣

### 說史四

史者口出而未有已者也故古人之史以簡爲貴

爲紀傳之原春秋乃編年之始其簡至矣此聖人之文入不能及也左盲敘二百四十年事而分兩書傳以編年語以記事其佳處人能道之妙在不加斷論而是非自見夫亦簡矣太史公創爲分人紀傳之體其法沿尚書國語而來而表以緯之則亦兼編年之書也其爲斷論只稍加點次或旁撫軼事或假借他語蓋本傳所敘其人已出只借此論作煩上三毛深得古人簡法之妙後在多乎其遊俠貨殖諸傳只是見得世情果爾如此而筆才有餘歷落頓挫抒寫感槩此不足以爲史公痛第敘三代以上事牽掣六經頗多割裂斯失之也而范而下代愈降文愈多極于後來其繁極勝嘗謂史家入

異書

八卷四

文

同

指在存一代之大事以明善敗垂鑒戒而已不必事事記之人人傳之也譬如庸庸一相輔政數載無功無罪致政而去者只須數語敘過卽小小善惡亦何煩挂額下逮餘官如此者卽其名亦可以弗見也一官由縣聯而歷尚書至爲尚書乃始功名顯鑠只須敘其尚書時事其歷升之職竟可以累官歷遷等語了之可弗敘也一疏爲某事只須撮其大要錄之其全文可弗載也一事之盛衰興廢括舉大段其煩苛可弗詳也而又能鼓其餘才點綴閒細瑣瑣尾尾忙而愈暇使古人心曲曲之益昭而讀者披反目熱忘倦且其大小相生長短兼文章杼軸亦不若板斯妙矣大畧作史有二曰

筆而後世史職罕能兼焉唯識微故大不知取小不知歷唯筆鈍故該卽傷煩簡又多闕如此則墨罷筆痿自不能休況能縮數百年之事于數卷之書而盤薄有餘亦哉日下如河注而後來非薪積史乎史乎蓋不可道也若夫索米立傳抗迹入地牽于私而刦于勢者此關心術不屬史才又當別論者也

此虎臣云史有三長古人所論此已足以該之中間挾應入微索解人正不易得

### 說史五

郡國有志家有譜皆史類也古史尚矣卽二十一史皆代益之以繩墨相續爲功不必以後代包前代因以後史廢前史也唯前史終處與後史起處事理大牙則述

異書

八卷四

文

五

敘亦不妨有複政使讀者得參互相觀知其承貫作志與譜理亦宜然余每見撰輿志者與修家譜者不肯踵成而端欲自以爲功所欲記者後事耳而必欲更張前書廢而去之取彼遺材勸爲我作爲力旣勞殊非美法夫前人旣成一書自具首尾輒加更定豈無舛舛而後人之善節已之能用心惜鄙孰甚于此况我廢古人則後人又將廢我紛更亡窮舊章益墜若謂雖兼前載而昔撰今編不妨並麗如是則事旣多複而卷帙益繁多又何爲哉故余謂修志者代續之修譜者代續之前書有爲必須駁正則附載我書使人可取而稽也倘無延壽之淹練必不可以撰南北無歐宋之簡卓必不可以

著新唐也諺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之謂也

### 填詞名說

填詞者填其詞也不得名詩餘填詞不得名詩餘猶曲自名曲不得名詞餘又詩有近體不得名古詩餘楚騷不得名經餘也蓋古歌皆作者隨意造之歌者尋變入節傳之以聲而歌故樂有譜歌無譜也後世歌法漸密故作定例而使作者按例以就之平平仄仄照調製曲而設聲節填入辭華蓋其法自填詞始故填詞本按實得名名實恰合何必名詩餘哉問若是則古人隨意爲之何以皆可歌是歌工之工善傳喉吻邪抑古人皆通

音律邪曰歌工雖巧不能使拘者之可歌古作者才雖高不能盡通音律要之古人事不强作亦不强成通音律者乃作歌不通者不作也歌之而叶者乃歌不叶者不歌也後世歌者愈昧作者愈濫而歌法愈益密不得不爲定譜以繩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填詞之謂矣故填詞既出則詩亡夫詩之亡也詩餘也哉

### 儒丐說

觀于市有丐者自號曰儒者也其服冠敝必以儒其口誦以四子之書其訴以心良苦無如命何欲橫爲取而不能戾欲巧爲釣而不能媚故卒以窮至丐焉人投以一撮米錢一枚無不受也客與共觀之曰謬甚矣儒

辱也斯亦可謂無聊者也予曰辱矣而儒雖然抑儒尤有甚辱者歟孟軻之謂齊人非歟人徒觀是人之以迹丐也又以爲名故相與笑且辱之若夫匿其迹藏其名襲冠帶都車騎日入而謀日出而作索金杯瀝顯勢好爵榮華馳騁匪丐孰得惜矣衆不之辱而獨驚夫是人焉彼特拙于以儒丐而貽世咻又豈知巧者之愈足悲客曰善子固工于論丐又工論儒也然舍是無辱者歟曰未也向之丐丐之良也今夫羣爲伍迭爲閭呼譟誅詬主人良困如是而敢逆者十一二矣蛇之毒糞之污擊石之爲殺凡人之所不能嚮邇者丐則挾之呼而入門以求遂其欲不得則用其所挾以擬之人之敢逆者

漢書

卷四

文

七

少矣凡此皆丐之屬而其力尤强弁丐之名不受焉或丐之呼必反詈乃已夫以是道而通于儒雖大者臚傳而小者摩顛其尤小小者耳譬諸犬饑搖尾而求食虎狼無饑與飽見人則搏噬而食之馴狼之材異亦貪良之性異已矣客曰然則是丐固賢耶曰暴虎狼非賢犬也孟子欲觀求利達者于齊人非賢齊人也且卽丐之自訴豈信哉夫麟之爲物不噬不求而未嘗不食見而在囿則王者珍之隱則世莫得而見而卒未見山澤之有餓麟而死也嗚呼果麟餓而死又豈亡其爲麟也歟

### 繼嗣說

古禮非大宗而絕者不必繼嗣而襲相之射斥與爲人

後者然則繼嗣古人所甚慎也後人利欲情勝故多求  
爲人嗣者然尊者或牽于私不肯循敘次而卑者又援  
敘次而必爭之夫爭之者已非至逆戾不肖之人爲尊  
者所甚厭苦而循敘當嗣不得不嗣天屬強合更生厲  
階大不幸也是有嗣不如其無嗣也余謂循敘者其常  
也若夫逆戾不肖之人即親父母且當誅斥而欲使非  
其親者強合之則大非也若此者即不循敘以立嗣未  
爲不可蓋衡於義理而以變道處之亦以爲懲也否即  
竟不立嗣亦合非大宗不必嗣之義政復不爲背禮又  
絕嗣者非大宗即應爲之後者如不欲自遠所生而繼  
之亦可聽之不宜相強蓋毛裏之親本于自然不强人  
以爲人子猶不强人以爲人父也若夫無子者既已循  
敘立嗣而復求爲之嗣與身有所承不當別爲人嗣而  
求爲嗣又所嗣之父已生子不肯歸其親而必欲仍爲  
之嗣此皆忘親背禮而溺于利矍相執弓之所先擯者  
也異姓本無相後之禮又不足道之

擇婦說

易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若是乎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慎也夫父子兄弟天倫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故處不幸而逢其變則無可如何猶將以人事補  
拯而彌縫之夫婦君臣朋友皆可先事以自慎擇故良

漢書

卷四

文

八

漢書

卷四

文

九

臣擇木良士擇交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交  
于偶然猶須加慎况夫婦豈偶然而已者或曰妾可擇  
妻不可擇以妻重故不敢加擇則是畧重而詳輕也且  
臣之于君折節委贄而拜自獻其身亦不細矣而古人  
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娶婦不大于事君而以爲不敢  
加擇則何也且也夫尊于妻妻卑于夫壻之所關于家  
者輕而婦之所關于家者重此事體之易知者也而世  
人擇壻者甚詳顧于婦反忽之以謂不敢加之擇是妻  
敢擇夫夫反不敢以擇妻也是重壻于婦尊妻于夫又  
何悖也或謂古人不聞擇妻之法曰取妻當慎簡不必  
問古人也且古亦未嘗不慎擇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必淑女而乃逑非擇而何孔子告哀公女有五不  
取蓋言擇也古昏禮六而首納采取采擇之義以爲擇  
得此女故禮以求之是未納采時必慎擇可知也既擇  
之而後行禮亦可已矣乃次又問名資人謀也次又納  
吉資鬼謀也必人鬼皆協從而後始定故鄭懸云卜于  
廟得吉兆婚姻之事于是定如卜而不吉婚姻猶未定  
也然則擇而後納采而納采之後猶加擇古人之慎擇  
如此而謂古無擇妻之法是又何也故宋司馬光著家  
範袁采著世範皆言擇婦之當審慎至後世以慎擇得  
佳婦而不慎得惡劣者尤多此明驗也或又曰人皆擇  
之則頑惡醜者將安歸耶爲是說者是何異慮暴君之

無臣而故往事之慮凶德之無友而故往交之且人買一貨製一器事之微也而猶必求其良未嘗憫濫貨竄器者之無所售而于我乎納况繫于終身關乎全家歷于仍世其爲事之尤大者乎謂當恤彼無所于歸而甘以自禍者雖愚諄甚當亦有所不爲者也

### 喪婚說

喪婚非禮也而未成服之三日成婚者爲尤非世多習而行之夫未成服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且剝痛之極不暇成服也非謂成服而後爲喪三日之內固可卽吉也今律但禁服中之婚者以爲死後服先必無婚理故不云爾非許之也猶漢律無妻母之法耳况律父母寢疾

猶不得婚而謂始死而可婚耶曾子問云親迎在途而迎耶則禮律之不許明甚且禮緣人心而制者也以哀毀至極之時而行此稍有入心者必于此乎變已而行之者又反曲爲之說何也說必以爲家事重大不可無內主無內主而致廢親之遺貲不得爲孝此爲母死者言之然家事敗廢不過貧貲重乎禮重乎貧富有命何在無婦卽三年無婦而善持之亦必不至大敗廢也且有少未任婚而孤者豈必無一成立者也夫事權輕重理衡短長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又曰有殺身以成仁何也故當平時則不惜髮膚亦爲非

孝臨大節則捐軀絕脰不爲忘親茲衛事理之輕重爲取舍也今貲財輕于軀命而執親喪而守禮仁之所在也而成之不必殺身乃較羸縮之甚輕者爲孝而忘其大不亦惑歟倘曰求嗣續則固非其時也以爲同奉祭祇自可獨身行之何必有齋季女也喪未成服而昏取者固無一可者也昔唐明宗猶以起復冥昏爲非况乎守禮義之士哉凡若此者人子行之固爲罪而世俗之人往往倡邪亂禮以陷人于非又爲辭以飾之不亦誕哉或云父母愛子之心深倘出于其命亦可行否曰律凡居父母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離異註云自者以非奉父母之命故罪之若奉父母之命而嫁娶者又不

律書

卷四

文

十一

在此限余按律婦人居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八十則父服未闕者母亦不得命子女婚也必也奉祖父母之命與奉父遺命耳或父久先亡而母後沒亦有奉母遺命之道然亦必過小祥或猶可行抑事又有不得已而可與權者如男子身新在憂中而女亦旋喪父母及笄前後防訓無人豈得悠悠待終三年之服如此者彼此雖在初喪亦可女過夫門而不必合登如今俗所謂養媳者除喪從吉成其爲婦庶乎理勢之咸宜者也若男子未成服之三日卽爲尊親所命者于雖親之所甚愛而禮非親之所得私爲孝子者惟有守禮以不從令可也又何疑焉

緩葬改葬說

因循緩葬大非孝也推其原皆以得地之難之故不知尋龍之理茫昧難測卽衰旺凶吉言人人殊凡百由于生人豈宜全憑朽壤且無論術者之中與否卽就地理論之生氣亦有往來而取效亦有遲速固未可執一而論也每見勞心重費謂得大地而反見凶敗者亦有無意微榮或偶借棄地安骨殖而竟致大富貴者又有始華而忽敗早悴而遲榮者譬諸天道春秋晝夜互相遞代萬象變易莫知其然豈有常哉草木不移土而榮落有時亦總屬氣數耳卽有貧賤以長子孫者亦多屬于氣數總人類之大數計之自是貧賤多而富貴少且也

卷四

文

十三

與角去齒道有乘除五侯七貴之門往往一跌而赤其族農家老守一犁鋤以長養兒孫多且綿久智者又將何去而何從也鄉僻之民比戶窮苦有歷世而目不覩鮮華者而都邑之子繁麗相耀貧必微富富必微貴貴必微久亦何心哉故凡爲人子孫者擇地雖須周詳然當以父祖歸土爲安不可過求佳城久暴棺槨且窆而得之亦未必果發祥也然慎始而稍稽緩之其猶可耳尤當戒者葬後身家小失利輒歸咎泉壤及妄貪顯大輕信術人夫術人之情好利而貪名好利則喜動而不樂靜貪名則必是我而非彼試諸羣豪百人百殊而又挾愛憎之意逢迎之私其言豈可易于傾信而其排談

入微驚艷聳聽啗以奇福則愚者已惑而傳會精理卽高明亦爲所欺以致動發幽藏移棺改穴如是而子孫得凶禍者往往什七八焉何也驚幽冥而擾魂魄非以爲安此固一矣且諺云三移宮當一窮又云徙業三年貧常以相譬人安寢于衾褥之中旣久必煖忽而揭其衾掣其褥遷之于他榻則嚮時之煖氣必散其人身必寒新榻雖周驟何能復則必有受其病者矣况新榻之臥具或反不周于故者乎遷葬者又何以異是自非萬不獲已與確有所見者必不可輕于議遷也故予尤重言之以懲後云

任官宜專職說

漢書

卷四

文

十三

臯瓊稷契皆聖人然在虞廷亦各掌一事然則人固不能事事兼爲也予謂後世取士任官亦宜各揣其職士自通經而外將戶禮兵刑工五職使各占一務爲禮者試以禮如郊社沿革服制重輕之類爲兵者試以兵如衛邊防海步騎攸宜之類戶以錢穀刑以律法亦俱同之或將各部俱著爲成書頒于學宮使習之試時端以爲策不復旁及期切理要不采浮華如此則士不苦備途之多而以空文上應所學皆實必可用也其進身之後卽以此部任官外官如縣職糧衙爲戶官捕衙爲兵官而以令長之卽吏部也監司督學爲禮官水利爲工官而以司長之卽吏部也其或職務簡少與權事變

宜亦得以互兼他職然必無去本部而遷他職之法蓋有兼官而無改部也內官亦然六曹各自遷轉以至于本部尚書其間亦間相兼攝耳若用爲相則或不復官本部或仍兼本部各量其宜蓋以六卿兼宰相古多有之如禹以司空宅百揆召公以太保領冢宰也其他府寺列職皆隸諸部無須別設則官亦可省惟銓曹及詞林諫職與五部不同當于進士出身後別設吏部職掌博學宏詞直言極諫三科以待諸進士願赴試者試之而取其優者充此三職劣者仍還本部受官或併不設此三科凡五部官屬之賢者任此三職則羣推之果常則使解本部之職而爲之既爲之後而不任者仍勒還

漢書

卷四

文

古

### 省官說

懲貪必須重祿重祿必須省官且官者上食于國而下食于民最不可多者也每觀最卑末吏歲入亦數百金大吏十之又大吏則百之千之多一吏則增一橐一橐飽則一方匱民力曾幾何也以謂事須衆辦不知衆則往往權分而勢相諉事愈不辦也又謂官有弊必以多官互相稽察不知官多而弊愈多大吏可以察小吏則

漢書

卷四

十五

小吏必當共大吏共愈多費愈劇則貪愈甚也官多則役亦多役非蠹民卽弊官又生數小吏也一人作官其家于鄉必取多于平民而其親戚賓客厮役亦如之又往來于官以居間要其治之民是又生數吏也姦民游食之人因緣于官府以食于民者多是又生數吏也如是則姦豪得氣而善類困人且起而奔走效之則習俗大敗兼之冠蓋絡繹道途之供應官寮交際讌飲之費皆取于下民其何以能堪之乎故不能省官而欲求治聖人亦將束手者也是故上古多兼官而管氏官事不攝孔子譏之卽漢刺史刺舉不法亦掌兵而治民皆兼職也後不但兼攝而已且分一職而屬數吏奈之何其不紛拏也宋蘇軾云遣使縱橫本非令典公私煩擾民不聊生且事少而員多無以爲功則必須生事以塞其責政此意也然而巧借名目多設冗官津路爲之通關大臣亦樂爲題請使朝廷悚動以謂必不可闕而聽之蓋皆有所利以爲之敝國傷民總不之恤此人臣不忠之大者也夫政簡刑清朝野寧靜聖君賢相以爲慶而貪吏鄙夫之所不樂聞者也誤聽此輩豈不殆哉或以爲天下雖安而綢繆牖戶之計豈不須才夫用人期才用才期當苟其人也才而用之當則少亦足以辦事苟非其才卽才矣而用之不得當官愈多事愈壞不第非以綢繆牖戶而適足以漂搖至家耳豈爲計之得

哉故今欲民之治也必行省官之法官省則政清政清則事理事理則民靜治至民靜而刑幾可措矣官既省則可重祿以勸士官箴且自肅焉間有墨者則法之而要亦希矣素來寡則民力自饒是以衣食足而禮節興也

### 佛氏說

談治者往往欲去佛氏佛理姑無論卽以事勢言之亦須探本世之或自欲出家者且當別論其間流入佛者率皆窮與憤者居多常思古人孝友睦婣任恤是相生相養誼甚周也而上又分田及于餘夫施仁徧于榮獨故人皆得所雖三代中國無佛法卽使有之亦何苦逃

異書

卷四

七

而入之後世手足至親或不相恤安望周及其他而官復賸民吏又枉法民之逃禪不過逃死此其一也古者三綱不淪禮法相治故倫理無繼錯垂迕之病今風俗邪亂正論格沮姦婦難斥夫遂憤而出家凶子莫制母亦去而學佛推類求之不止一端卽復平居難相理遣亦往往托意空王蠲解鬱恨以故佛氏流行愈益繁多是則民生既感入治又乖四顧俱隘無方自活投入佛門比于湯網併此而欲塞之是真欲四面俱張也今欲民之不流于佛先須正本厚生薄歛興行明倫使生民無吁嗟之悲而有性情之樂則天下方嚮聖人之化雖驅而入佛恐不可得矣然非聖君賢相典于上而下皆

其牧豈易言哉故曰須探本爾

### 邪術不可信說

理外無術正外無奇常外無怪凡怪奇之術皆虛誣邪妄必不可信者也而世人時或信之不但小人卽士大夫亦然如驅役神鬼攝召魂魄厭魅符咒之類以至摩臍過氣照鏡洗眼凡斯之倫不一而足總無一而非妖誣者倘陷而入之敗行失業破家亂閭往往而是以至邪說所惑陷身刑戮者有之大凡爲其主者本有小術以眩人而又有小惠以利物稱引誣誣援據紛綸既入其教之後點者知之而巧飾以相張蠱惑者信之而亦恍惚以有所見士大夫之稍賢者未免因其誦讀好異矜奇而不肖者陰亦受獻遺而爲之地于是羣相誘惑翕然而從之豈不殆哉近有一亡賴子因多慾膝孽後妻

異書

卷四

文

七

子俱喪單子無依因遊丐而學小邪術遂自以爲通王帝友羣星放言無稽鑿鑿指數因以膝孽爲某日侍天帝之宴誤翻酒杯因以得杖而成此疾鄉士大夫多爲所惑而從之遊又有夜集男女以拜佛爲名而入暗室傳道者通牽互隱牢不可破且其關通津路廣置耳目雖惡聲狼藉莫能禁之間有一二破敗被驅而其徒實繁此散彼聚禍之所究未可窮詰使其術得大行則秦皇漢武神仙巫蠱之禍與夫東漢黃巾之亂亦胚胎于此大爲治者日求百姓家給人足風醇俗美嚮方知

猶未能焉而此輩競出而眩之以耗資財而亂風化是聖王之所必誅者也夫人奈何其可近之也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之謂也

### 術家說

邪術妖誕且使人眩惑而多耗費必不可信堪輿日者陰陽占候之流久相循習行事亦不得盡廢之自須詳審然事屬幽渺亦有天數存焉不可恃此而于禍福之際大拘忌過邀求也大畧鑿鑿禍福之說多干事後附會而成以倡其術之必可信又有偶驗一二而衆遂相神之者且其羅結賄囑之方排設點綴之妙涉徑已熟

漢書

卷四

文

十八

用心復工真有未易以窺測者夫人事非吉即凶或平常如故不過此三者而已今即凡人任臆決之十亦常中四五彼術者平生所決奚啻數百千事則豈能無數十百事驗者匿其所不驗而稱其所驗遂以爲神況又多造作者耶倘覈其實然而較量之斯與凡人臆決者亦無大異蓋嘗論之形家以得龍爲勝而力能求龍者莫如天子則彼應永生賢聖而卜世無窮矣乃何以帝王之家後亦亡國又如一吉日中嫁娶紛紛及其後來或吉或凶竟不同轍又何說也昔漢武帝問諸占家某日可取婦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可

古義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

曰大吉夫待詔于天子之庭必其術之精者也而應天子之問又其所研思而極慮也猶不相符合如此亦足以知數術小道此無常理亦無必驗也且如堪輿日者其術果神彼何不以自爲地而永昌厥後乃又何以不盡然也然世之過信者每至惑溺不任理而任數不務人而務鬼祿利趨避動成牽掣至于風水充足惑人竭財以求之穿墻以盜之而又或擇地俟時久暴不塋又謂旺長而衰幼或生此而尅彼一家之中骨肉乖忿寃之得喪未必相關而小有所傷輒以歸咎構成仇隙牢不可破凡茲諸失豈小小哉皆由過信術者而誤之也人于他端之邪多知其妄及于諸術家則明者少而溺

漢書

卷四

文

十九

有多故詿誤者亦多予故爲詳論焉

### 田制說

寓兵于農敦本抑末二者先王之大政亦良法也今者民生日蹙而農尤困可謂極矣愚謂即不能寓兵于農而屯田之政不可不舉屯政興則是寓農于兵而且漕輓之苦于輸運可稍甦矣即不必過爲敦本抑末而限田之制不可不行限田之制行則豪強鮮兼并而小民之歲收贏而征徭寡何也商賈平民家置田不足爲農累且足利之益出價買田而條銀糧米及十年一當還長現年皆有田者當之而農無所與農租田者不出價買田止是歲以其半輸租于有田之家又視歲豐凶

多少條糧糧現之費一定而不可減且時或有所加焉其往來水脚補袋賃倉棧諸雜費在外是置田者固自厲以養農非屬農則自養者是農之庇也若夫仕宦豪家之有田于租則必取盈而征徭又不得派即派之彼亦不肯隨例輸糧當役總以貽民家賠累耳田多則困編戶愈甚奸民又因詭寄于其戶以規避免故古董仲舒師丹皆欲限民名田余謂不必限民也但當限仕宦豪家名田耳蓋古卿大夫食采賜田元有定制故曰祿以馭其富今仕者既詔之祿又何可縱今多占田哉至于子衿寒鵄守困枵腹橫經其有田者則朝廷自當深加優免以見廣厲學校崇儒右文之盛意二者既

讀書

入卷四

文

行則于古寓兵于農與悖本抑末之意庶幾稍合而家給人足之風或可興已

### 杭州治說

杭州為東南一大都會殷庶繁華便于操業然易富而易貧說者謂其西高東下一瀉無障而漸江自西南來到杭便徑入海無復紆迴環抱之勢故杭之人居鮮聚族而蓄不饒所恃者海潮晝夜兩次西朝澎湃洶湧氣勢浩大乃旋復便退去故州府治結為輻輳諸殷五方大集之處而來去聚散勢亦不能甚久長也然居杭則鮮甚無聊者且自歷世以來罕殺戮之慘何者戰爭率多起于西北及至江南而下杭州大抵事形已定兵氣

漸平矣杭俗人又淳柔而地形無險為雄傑者之所不屑據故兵戈之世此邦常獲保完然田瘠租入少山狹塋地少風氣淺薄人丁少故世家巨族亦少人煙輳集火災頗劇此數者杭州之不及他郡省者而丁口不蕃尤為鉅事則杭似非可卜居者然積善者昌後或可修德以補之也歟

### 讀書須有識說

讀書要有定識方不邪惑如世說新語雅書也但前段德行方正諸條事已未盡佳後段輕詆忿獨諸條所載多可戒閱者倘將後段觀法心術人品都敗壞矣即如孟子云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此為父說不

讀書

入卷四

文

王

為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為君說不為臣說讀聖賢經傳尚須以識行之何況下于此者至淫詞小說又不足云又如何氏語林載梁鴻滅寇更然自謂不因入熱夫同舍惠心相招取便未嘗噓爾何妨受之充鴻之心則凡叩門求水火者皆是因人涼燠必人自鑿井鑽燧後可者也拂任恤之誼長刻激之風即肅宗方際休明且德本長者朝多良政鴻過京無故而作五噫之歌以過形怨刺教下懟上忠恭之節實有違焉此皆充滅竈之心而為之者也其中如此類者猶多元朗然且列之德行何也語林又載嚴武小時稚殺縣英事世或稱之夫挺之固不為無過然未嘗因怒

洪音

卷四

文

主

柴虎臣云持論皆昔人所未發而旨歸忠孝仲人每  
愛其居父而不敢違與有功于名教之文也從升

漢書

卷四

丈

五

古今喪制合轍說

三年之喪人以爲古與今不同制而考之古禮議者亦時復叅差皆由算月之不合耳所以然者蓋由不知核實之月數與交搭之月數耳諺云兩年六十日又云二十七月不算閏稽今于古無弗合者案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云故再期也再期者卽諺之所謂兩年也間傳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是也其核實則二十四月乃云二十五月而畢者是交搭之月數也譬如人有九月十五日喪其親者至第三年之九月十五日核實是二十四月然從始年九月數至第三年九月則二十五月矣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指禫服之始終而言蓋調是月旣已大祥後則始禫

服也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此禫字指禫祭而言蓋謂大祥後又間一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如九月大祥則十一月禫祭也是禫服有兩月節諺所謂六十日也今註家以為二十七月是交搭之月數若核實則二十六月合之政得兩年六十日矣檀弓是月禫之下云徙月樂此謂禫服既終矣又必出月乃自作樂也此一月者即今制禫服後之餘哀一月核實政得二十七月而空去閏月在外諺所謂二十七月不算閏是也餘哀盡乃為喪制全滿于是可以仕宦可以考試猶古人必除禫服後又出月而乃可自作樂也然喪大記又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又何以

喪大記

卷四

文

五

說此謂樂之作于人而已聽之蓋古者禫服既除即可以聽樂于人必于徙月乃可以作樂于已也明此則知古文無復參差而今制亦無不與古合轍者論者固可無事紛紛也已

王珍石云云云議禮之家如聚訟鄭玄王肅且互相異同矣近代如儀禮經傳稱爲善本而陳祥道之禮諸家盡爲定論忽忽未遑而衰及之近遊西湖晤毛子昭慶僧舍雜燈中宵抵掌而談相期于古其所撰喪禮常禮諸說直可補古人之未備而自爲孤行即此論喪制一篇博瞻精核真可謂之思無遺理筆無遺義者也極禮學于將墜舍毛子其誰屬焉

### 奉木主說一

古有題主而無點主但請善書者吉服書之耳後人于既後留主字一點不書必藉顯者點之先用硃筆親

一點次用墨筆蓋一點謂之點主此禮不知其所緣起今沿行已久義亦無害但庶人家而必藉顯者點之夸而多費而于古亦未之聞也但請族人親友之有齒德者點之可耳書主陷中須詳首稱國號如漢唐宋之類下書某封某官某諡某姓公諡某字某號某神主女朝代字下書某封夫人孺人之類某姓太君諱某字某神主無爵者書某號某姓公諡某字某神主母書某姓孺人諱某字某神主左高處書某改元年號某甲子某月某日某時生右高處書某年號某甲子某月某日某時卒其右下即注男某某某某奉祀孫承重奉祖則稱孫某母死立主即父在亦只稱子奉祀如婦人無子而

喪書

卷四

文

五

夫爲妻立主及凡尊行爲卑幼立主者則稱室人某氏名某字某神主若仲弟名某字某號某神主冢子名某字某號某神主冢媳某氏名某字某神主餘可推之右

下皆不必注也外粉面父書某朝某封某官某姓公神位如無號者書字母書某朝某封某姓母某姓太君神位右下俱注男某某某某奉祀舊稱母爲某氏者以婦人皆有名字故以氏爲姓子可稱之今婦人無名字以氏爲名則子不當以此稱母矣合用某孺人爲得計狀祝詞亦然又古主外用粉面者以易子爲孫爲曾孫則逐代洗去而換稱之似乎煩而且賁且世人亦多不行此故今去顯考妣等稱以便世世奉祀不必洗換下

仍注男某者以伸情也後即孫代父祀其祖曾孫代祖祀其曾祖則猶之其子耳總俱不必洗換也古庶人無廟設祭于寢今宜倣廟製作一小堂以奉神主謂之祖宗堂不得稱廟古庶人止得祭其考妣今禮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庶人得祭曾祖祖考三世集禮又云庶人得奉四世考妣之祀迨遠自當從其厚者則庶人祀先至高祖止其自五世祖以上祧者亦宜更作一小堂以藏世世祧主凡親枝伯叔兄弟之類其無嗣者亦藏之庋于別室不必定焚埋也惟冬至則別於祭高祖而外祭之歲止此一舉若有爵之家仍可稽典禮而更多追祀其先世不必拘于四世家有譜不必言否則宜將

撰書

卷四

文

五

祧主祀主總作一籍更詳記其世數支屬恐久則主中雖有名稱併難稽考耳古無二主主必奉于宗子家支子欲祭則就宗子而祭今有諸子各立主者殊非典禮若神影則可各傳之以時致瞻依之思因以行獻薦耳

### 奉木主說二

古制右社稷而左宗廟蓋以左爲陽故也而昭穆之制亦左昭而右穆是尙左矣而我將云維天其有之既右享之則又似尙右通禮圖高曾祖考俱從右順敘而左而浦江鄭氏祠堂圖亦雁翅分列五世考俱居右妣俱居左則尙右至鄭氏五世並列圖則高居曾左祖居考左丘濬擬祭四世圖亦然又似尙左若是乎參差無定制也

今余參稽衆制爲祖宗堂定爲尙左蓋以陽道處之以見不忍死其親之義大都男左女右其歷世之位不用順敘亦不用雁翅畧倣古廟制而爲上下二格以高祖高祖妣居上格中曾祖妣居上格左祖妣居上格右六位一帶並列凡一耦二位旁則用板橋之以免翁媳相近之嫌亦使子孫得安于上坐之位或庶幾焉其有繼室者則三主同居板橋之內夫居中元配居左繼室居右獨其下格之中則專奉考妣當以世遞遷而上云父沒母存者父除靈生後竟奉父主入堂居下格之中舊上以世遞遷祧如妻沒者不得遽遷祧舊主但將妻主入堂居母主之右旁侍蓋子可爲父母祧其五世祖五

撰書

卷四

文

五

世祖妣夫不得爲妻祧其高祖高祖妣也

### 喪禮雜說三十一條

三年之喪宰予以爲期可已矣爲聖人所不許漢文帝有道之主也乃短喪幾以日易月不已甚乎意者文帝欲還行古禮諒闇不言聽于冢宰而後世風非淳古萬幾下貨不可以久而止可行之三十六日人君宅憂既促豈可更責臣民故聽行此制耳不然何如此其急也然余謂主權自攬元不必拘古諒闇三年而其餘喪制仍可行之而不廢也亦何遽盡壞古禮且以爲天下之通喪邪

婦在堂而父死者但可稱孤子不得稱孤哀子所以

避繼母也或謂先母生我而今不稱哀不幾於忘先母歟不知繼母如母以尊父也今繼母在堂而稱哀是無繼母也無繼母是無父也有所避而不敢稱哀不爲忘先母子而無父悖禮之大者已

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皆有爵之稱也庶人之家計書祝文之類若子孫于父母祖父兄弟姪于伯叔父母以甲尊尊庶可假借稱之然已過禮若父稱子兄稱弟伯叔稱姪斷無稱公與府君之禮夫稱妻翁則媳伯叔稱姪媳之類斷無稱孺人之禮也若死者之分雖卑而本有封爵又當別論

題主題銘旌之乞榮于顯貴人也稽諸典禮無所始非

卷四

文

天

古道也

題銘旌而借他人非古固已至于待贈等字自他人題之猶可若自題而用之无可笑矣若死者本當待贈當別論矣私諡非古乃變禮也然僭之大者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况未嘗貴者乎今人動輒自爲諡夫以孔孟之賢曾閔之孝未嘗私諡其親而其子孫在當時亦未嘗私諡孔孟曾閔也然孔子不以此貶聖孟子不以此貶賢曾閔不以此貶孝道隆者物仰實大者聲宏否則雖隆其諡于聖神亡益耳亦安用此浮華奢僭之舉乎華院爲大夫之簀曾子疾革而必易者以死必期于得其正也沒而假加以不應得之諡斯不得正之大者矣死

者安乎死者不得安生者得爲孝也與哉其以親爲樂僭乎哉

古禮大夫爲貴妾總士妾有子而爲之總今制妾雖有子家長無服而有子之妾自應爲計奈何曰計書但自稱姓名如趙甲頓首下稱率男某泣血稽顙全拜爲得古妾生之子爲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服今制得服斬三年卽父與嫡母在堂亦然然不得稱哀子以避嫡母下仍得稱泣血稽顙以合于斬衰三年之制然則以何稱冠干其名曰父在則以父名冠之稱某率男某父歿則但稱孤子某嫡母亦先沒者則稱孤哀子某可也居父母之喪者自應不赴宴飲今人初喪時則然後已

卷四

文

天

不能盡拘或有赴雅席而不觀伶劇者此意亦未便非然知其伶劇而竟不赴或緣主人之意畧領意而疾起別去可也若必致使主人微樂則失之矣昔有主家百戲橫陳緣一有服者而盡去之羣客怏怏一少年詬之曰敗一席之興者子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坐客衆皆開堂失笑近楚中一宦宅宴客有縉紳來而以服爲辭謝去聲伎已就席則飲酒食肉自如客或窺之因進曰既可食旨而甘何妨聞樂而樂縉紳大慚蓋既已脫畧而赴宴飲又峻却聲伎以沮衆人之歡乎里名勝母曾子回車斯可矣孝子不肯引嫌自避而反欲他人引嫌以避孝子君子謂之不知禮矣

計書滿六十以後者方稱享年幾十幾歲其自五十九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見于古制然相沿以久亦可從之

庶子之生母死則無論父與嫡母在否得服斬三年此時制也以緣情也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為生祖母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無論祖與嫡祖母在否也蓋承重者尊祖敬禰而重嫡之義也祖母既屬人妾則無復重之可承矣若嫡祖母死而自無嫡子嫡孫則庶長子之子當承重矣

古記譏稱弟之妻婦者然弟妻舍婦亦別無可稱但當連弟字稱之不單稱婦耳至稱弟媳則不可嫌于子其

漢書

卷四

文

三

弟已或曰今人稱妻于人亦曰弟婦奈何曰計則稱弟之妻曰弟婦若平時則稱舍弟婦蓋稱妻于平時者無舍稱妻于計書者則室人矣故兩俱可以無嫌矣

孝子兄弟皆二名而同一字者如名守仁守義守禮之類計書當俱加守字不得共之共之者嫌于長子二名而諸弟單名矣下一字同者亦然然凡書刺皆宜爾不獨計也姓同而各獨故姓可共之名不可共之也

葬親必冠衰以臨壙禮也或曰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庶人之不踰月可知蓋未

有服闋之後葬其親者故冠衰也今人葬親有過服闋數年者有過數十年者中間歷時已多從吉已久乃葬

時更為冠衰以臨穴則反似過禮古禮改葬總今可以從其例然余謂古禮久不葬主喪者不除餘猶以麻終月數然除喪之後猶必藏其麻服以待送葬則雖遲之又久臨葬亦必應衰冠耳然總以早葬其親為合禮也喪事之家不舉酒肉親友之臨唁助喪者同之其雇役下人等以銀折之可也近士紳家存古道者已行之至于用樂演戲謂之開喪臨殯之夜用之謂之開材尤為悖禮死者固無庸此或謂為親友之臨唁助喪者設不知彼親友為弔凶而來意豈存乎飲酒食肉聽樂而觀戲也況食于有喪者之側豈能安乎使彼果為飲酒食肉聽樂觀戲而來也者則聽其去可也豈得以徇夫人

漢書

卷四

文

三

之情而為之廢禮哉

凡喪附身附棺之物必周必慎此外凡屬華飾之耀人耳目者家雖富亦悉宜從省為是與其易也寧戚易且非所專重況華飾乎至以金寶珠玉殉亡益而有害古人戒之審矣

忌日必祭據家禮止設亡者一位今或設兩位因父者及母因母者及父于情亦宜特不可更加他位耳庶人家祭忌亦止于父母自祖而上不必行父母既亡亦只須祭死忌今人又于父母誕辰設祭謂之生忌此亦不必行之忌曰古謂之終身之喪是日宜素冠白衣婦女亦更素服終是日不易焉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

回喪非禮也古者題主于墓既葬其親則主隨孝子而返今者題主于家孝子送葬返而安靈情理自得乃更用魂轎舉主隨柩及城門而返是使親送親也孝子及城門亦隨主還家使柩獨自入山然後孝子更入山亦已後矣是使孝子不得送喪未半途而止也世人苟取華炫繁設多儀不知失禮之大者也

婦人死無子則夫爲署主併夫先亡則翁爲署主計書主于徧告他人故先尊者神主主于奉祀亡者故先親者

杭俗閉靈或出殯後客來弔者孝子便不與相見亦不往謝此非禮也古人室室倚廬不與人事乃不與外事

撰書

卷四

文

三

耳若爲吾親而來者禮無不答況今之孝子新喪以後便靡事不與乃以他事而來者則迎而見之爲弔吾親而來也者則辭而不見以他事則時入人家彼嘗來弔吾親者則過門而不謝此何禮也或謂古譏弔生不及哀若弔者在閉靈出殯後彼已失禮我故不以禮答之此又非矣聞變有遲速道途有近遠人務有羈縻物力有羸縮豈能人人皆乘開喪受弔之日而來且古謂弔生不及哀者謂喪畢之後耳若三年喪中何日非哀彼之來者固不爲不及矣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然後反服此言大祥以後受弔之禮也且古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而

涕子游以爲中禮未聞其辭之也是人子于除喪後猶有受弔之道況喪中乎然則閉靈出殯後客來弔者主人必出與相見受其弔儀而辭謝客爲不敢勞其更拜靈坐也客固請拜然後行禮如初喪受弔者後仍往答謝焉可也

喪凡尊長爲卑幼計皆稱某服生若卑幼爲尊長計者皆當自署對亡者之稱不得稱生子不必言如弟爲兄則當稱某服弟姪爲伯叔則當稱某服姪嫡子爲庶母者則當稱期杖子爲得或謂計以告于他人似不必如是稱者不知此政卑者爲尊親之禮也若謂告他人則孝子之計其親亦告他人亦可以稱孤哀生矣且今有

撰書

卷四

文

三

增爲妻父母計者亦皆稱總服婿況弟姪嫡子爲父黨本宗而服且加重者乎謂之母者吾稱子則嫡子自應稱期杖子今律慈母便有斬衰三年之制則嫡子稱子良不爲過

孝子初喪稱孤哀下稱泣血稽顙過百日後則稱制下止稱稽首帖札則易綿紙以通常東紙于古亦無明文然古士禮三月而後卒哭今百日則畧與三月同遂不復稱泣血因而諸事俱小變亦似近禮可行者也

妻父母死無他至親而婿爲計稱總服婿爲得俗有稱孝婿者非也

有子之妾家長出名爲計下則率其本生之子足矣其

嫡子與他妾子皆不必與名如家長先死則嫡長子與妾本生之子同出名計嫡長有主家之義故也其嫡次子與他妾庶子皆不必與名若此妾本生子凡有幾人皆當與名親故也若嫡母猶在堂者本生子止稱孤子下得稱泣血稽顙嫡已亡者則稱孤哀子嫡長子是本生子之弟則列于本生者之右兄弟之敘不可亂但稱期杖頓首以別之耳應嗣寅揭謙云庶子之生母死而父與嫡母俱在者子于帖札亦得署制字蓋制者謂在王制喪服之中而斬衰三年政服制之重者故署制不嫌父與嫡母在也

有父母之喪而復有期喪則計稱在制期服生或在制

漢書

卷四

文

五

期服弟姪功總亦同有期之喪而復有功喪則計稱在期功服生或在期功服弟姪總亦同先有功服而復有總之喪則計稱在功總服生或在功總服弟姪若先有功總而後有期者計則止稱期而功總可畧矣喪從重者故也故後有父母之喪併畧期矣

或謂嫡子為庶母計而稱期杖子為太重者非也彼所生之子為我母者斬衰三年我故報之以期杖焉而謂之庶母其事已重則固有稱子之道矣且今人于朋友之親有自稱通門子者豈其親兄弟之母而臨大故乃反自逖遠者則摯情稱禮稱子良不為太重也一時並有期功總之喪帖札自署不妨畧辭稱期功總

行父母之喪而又並有期功總之喪則止署制字可矣餘俱畧去沈甸華韵云累稱者示不忘也有親之喪而餘俱不復稱者示有所專重也

長者之喪其人無子而卑幼應主之者如弟主兄喪姪主伯叔之喪之類其往答謝弔客也不冠不衰但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而拜謝之蓋以別于子之為父母也若尊者主卑幼之喪如父為子夫為妻之類而卑幼無子亦必往答謝弔客不冠衰以本分素服往投帖登堂揖以謝之而不拜也或以為尊長不必為卑幼謝弔客非也死者為我之卑幼而弔客非我之卑幼也禮無不答故也

漢書

卷四

文

五

父亡計書稱孤子母亡稱哀子俱亡者稱孤哀子會典分之歷世遵而行之亦已久矣丘瓊山潘家禮儀節以為古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則行古禮者父母喪俱宜稱哀子余案此說未盡然記載弔喪之禮曰主孤西面又曰孤某使某請事又曰孤某須矣則父死而喪中稱孤正合古禮至于母喪稱哀子亦無明文何者古禮所云喪稱哀子哀孫乃虞前凶祭祝辭之稱非謂計也瓊山未深考耳然古幼而無父曰孤則母死而父在者應避嫌不得稱孤而子字之上亦更無他字可用因以稱哀可矣而反謂父喪不當稱孤則非也將來禮制或更有議定斯當別論否則但從舊典于父稱孤

而母稱哀協義揆事本無不安不但從時也設使今有母在堂而父亡者計書忽自稱曰哀子既倍于今而援古亦無確據矣胡為乎師心創制而死其母也哉妻無嫡子眾妾俱有子而家長已沒者其一妾死則但以此妾所生子出名為計眾妾之子皆不必與曾孫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懸係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皆當稱齊服今曾孫多誤稱功服懸係多誤稱總服彼蓋以齊衰期年之下當功功下當總不知又有齊衰五月三月之制耳蓋律雖止五服而中又分八等也

常禮雜說五條

婚古有六禮納采問名今已廢之其納吉即今之報圓

漢書

文

卷四

也納徵即今之下盒也請期即今之道日也親迎則仍之也但今于報圓前有拜父道日後有催粧合前四者仍為六禮仍而行之亦無不妥其欲從儉者報圓催粧亦可裁去近俗親迎多易為親送然親迎之禮繁而費親送之禮簡而省士大夫家或欲必從古禮庶人從俗亦無不可不必定以俟著詩為戒古人三月廟見未廟見則不成為婦今率三日廟見亦無不見不成婦之說于人情似宜夫婦人既已嫁夫豈待三月而後見其祖宗父母即人子娶妻或為子取媳者亦豈當遲至三月而後使見吾之祖宗父母乎既已合登共牢之後而三月內猶曰不成為婦又何也

親有三黨謂父黨母黨妻黨也父黨最為尊親母黨次之妻黨為末凡事必不可以母黨先父黨必不可以妻黨先母黨此蓋一本之所由推三綱之所由立不可以或素者也即如讌會坐次自新親臨門與重事特設當有齒敬其平時家有讌集若母之兄弟與妻之父則當以齒次其餘皆可以是以推之總之與妻同輩者不以先于與母同輩者則母黨不以先父黨亦可以是以而推之也總觀于禮律三黨制服重輕而大畧可定矣惟禮文之際父黨時有主道而母妻之黨為客則父黨不得先猶夫庸敬在兄而斯須之敬在鄉人者也

今禮嚴百拜而無定例予酌于禮律服制分別三黨而

漢書

文

卷四

權衡之大畧隆本而殺外尊陽而降陰賤情而貴義因為錄之以俟論定父黨率父母祖父母凡二人一系相溯而上皆稱百拜率父祖旁及伯叔伯叔祖曾伯叔祖凡有服者皆稱百拜稱于所尊之妻則至于小功而止總服則否稱于祖母之父母百拜稱于親姑者百拜姑夫則否母黨母之父母祖父母百拜母之親兄弟百拜其妻則否稱于師者百拜其父母與妻則否妻黨惟妻父母百拜凡父黨本宗揖坐敘輩同輩敘齒皆無賓主婦人亦同姆嬭以夫齒為敘示有從也如妾即有子不得以夫齒敘行位俱居羣姆嬭之末叔亦不得讓庶嫂示有嫡也

此于公堂相會及廟墓公會之類行禮則然若各房居之宅而他房庶嫂過之則其叔嬭有主道仍當讓庶嫂爲客不得僭之叔嬭以已事會族屬者雖在公堂廟墓其禮亦然示有敬也敬兄也至下一輩者如姪姪婦姪女之屬率是而下皆讓上輩之妾亡論有子無子也示有級也外親則姑祖姑而上之夫父祖而上之表兄弟曾祖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祖母曾祖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母黨母之曾祖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姊妹姑之夫母之母之父母而上伯叔而上及兄弟與

卷四

文

三

姊妹姑之夫母之表伯叔表兄弟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妻黨妻之祖父母一系而上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諸壻自以齒相敘不從妻齒父之執友與執友之父皆讓揖讓坐不敘賓主與齒凡此皆不稱百拜者也其稱百拜者益嚴其禮然衡三黨之重輕而又由親以推于疏亦可漸次爲詳畧焉  
凡女子已嫁而暫歸者爲客嫂與弟婦俱居主位不得齒敘其未嫁者則與嫂弟婦齒敘不得竟居客位也家有婚喪讌會等事凡族姪女來者與親女敘姊妹齒次無分主客凡族姪婦來者與親子婦敘妯娌以夫齒次無分主客凡妾無論有子無子者皆居夫一輩諸嫡妻

之下不得齒敘但于夫一輩之羣妾中互敘亦以夫齒次爲敘總之先敘諸女次敘諸婦次敘諸妾蓋諸嫁女皆客也諸婦皆主也諸妾皆不得與正室抗行也此皆謂同一輩者也下一輩者其諸女又皆坐于尊一輩諸妾之下而姊妹互相齒敘蓋妾卑矣而行尊者下一輩者又不得無等也又次諸婦各以其夫齒爲敘又次諸妾各以其夫齒爲敘其更下一輩者總倣此而遞推以爲次敘

### 毛子改字說

毛子名先舒始字馳黃離騷經云前望舒使先驅望舒行天者也行天者君象也余義取諸坤曰行地無疆可

卷四

文

三

也故字馳黃焉人蓋稱馳黃者久之今余復改字曰稚黃者何夫馳之義雖居坤猶夫望舒先驅云爾余蹇弗能馳懼不堪且君子知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物之不可以苟舒也故卷之既曰先舒而又加馳余何以堪夫余名徵諸夢而命于父弗可改也惟更字可也故存黃易馳夫卑而不汚柔而不滑稼穡而不自以爲功墮墮而不自失其性者其惟土乎雖然猶弗敢自居也故冠之以稚惟土之小者乎抑余雖魁然丈夫猶稚子黃口者耳未哉渺已或曰否否大人者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子既以自命其勉矣哉

倫說

所謂人倫者盡乎人之辭也天下無人而不爲人則亦無人而不入乎倫是故人外無倫倫外無人或謂古但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而他皆不及則人固有不屬乎倫者非已五倫特舉其概以該之耳倫言父子不言母子母子即父子之屬也故制典曰父母之恩一也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也不言祖孫者祖孫即父子之屬也故稱大父爾雅曰父之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伯叔于兄弟之子亦統于父子者也故檀弓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爾雅亦謂之世父叔父漢疏受疏廣之兄子也傳稱之爲父子蔡質爲邕叔父邕上書亦自稱父子凡若此者豈得以倫所不

異書

卷四

文

四

敘而升髦之也父妾母類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今制父妾有子稱庶母固已乃爾雅父之妾爲庶母而叔向亦云吾母多而庶鮮夫庶鮮則固多無子者矣而於猶母之也母之類父之類也表兄弟亦兄弟也民于君固君臣也民于官長亦君臣也府史胥徒于官長亦君臣也兵卒于主帥亦君臣也卽下僚于上官亦君臣也故晉武帝勅向雄與吳奮劉毅令復君臣之好妾于家長統于夫婦之倫者也故天子之妾有曰世婦有曰御妻大家之奴僕有君臣之義焉小家之奴僕有父子之恩焉師列于在三然統于朋友之倫者也或曰宜統于父子故孔子曰回也事予猶父而門人謂之弟子然朋友

無服師弟子亦無服故心喪禮又曰師亡當于五服是義勝恩者也義勝恩者是不得統于父子也是不得不統于朋友者也子濯孺子亦云取友是師于弟子亦稱友已友之子亦友之類故孔融于陳氏交在紀羣之間而古亦有先交其父而後交其子卽呼爲小友者然古入重言友故侯霸于謂王丹家公欲與君結交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今之世人固不能亦不敢然在古亦已甚但厚薄親疏自有別焉可也則自一面之相識雖不得遽稱友卽統于朋友焉可也其餘羣類未能悉述又可卽三靈以推之而庶幾盡乎人矣雖然倫有常有變六經之所

異書

卷四

文

四

載詳矣唯聖人爲能盡之凡民能守常不能處變爲實爲亂則小人而已然聖賢處變而已克盡其道者人猶將以爲譏故周公于管叔陳賈非之舜不告而娶萬章疑之靈均之言云彼堯舜之抗行今被以不慈之僞名湯武之于君臣孔氏之于夫婦皆是也嗚呼況後人不幸而值此者乎不益難邪雖然我惟期于內省不疚思古人以俾無訛而已故苟充極其類豈徒人盡關乎倫也物類亦亡不關乎倫也禮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戴記曰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能通乎變則雖湯武于君臣周公于兄弟皆可以告無罪抑禮有云醇厚以崇禮又云經

綸天下之大經而繼之曰肫肫其仁則君子于是兢兢焉變道以處之必有其不得已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

王軫石云波瀾淵壯筆筆入古未輟尤見精深秦漢間儒者談經未曾及此

### 庶母父妾說

客問爾雅曰父之妾為庶母而郭璞邢昺皆不言其為有子者是古于父妾不論有子無子皆得稱庶母也爾雅經也言當徵信而今制父妾之有子者方稱庶母沒則嫡子為服齊衰杖期無子則止稱父妾父妾無服今禮是耶古禮是耶毛子曰今禮是已而古亦未嘗非也何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嫁女則二國以其勝從卿大夫娶妻亦多有勝勝即妻之嫡

漢書

卷四

文

聖

與姪也其人所出本皆貴而與嫡子又皆其母姨與中表姊妹也即無子女分已尊親則嫡子固不得以父妾概之矣古禮大夫為貴妾總者政謂此也以為庶母不亦宜乎今從勝之禮久已廢亡即大家貴族姬妾之所由來者微或有奴婢侍衣巾者且與嫡子其始無葭莩之分誼必其已有子女者則以為吾兄弟姊妹之生母也然後加尊而庶母之沒乃為服倘無子女則焉得援古而盡謂之庶母歟雖然妾而繫之于父猶人而繫之于王王人雖微有尊道焉父妾雖不為母而已非竟賤嫡子待之存沒以禮要亦不得過相卑抑矣是在君子折衷之已

### 嫁母不歸說

郊特牲之記昏禮也以為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始皇會稽文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又云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此秦治之近古者也其誅娣姒殺二子于法為宜即太后得罪先王而致召亂遷之即謂過差當不儆于大悖之例茅焦之諫遷雍可爾而云軍裂假父囊撲二弟是何言哉君子之事親雖曰無方而實有道果如焦言則荷嗟可無譏而凱風可不作矣此豈明于禮義者哉至若母已別嫁而後復迎母以歸死合葬父墓附于廟者亦有父死而迎出母以歸事葬亦然人以為孝不知見絕于宗廟祖父者無復入之道

漢書

卷四

文

聖

禮司所謂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哭于廟且不可而況于入之哉子夏氏之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災焉都邑之士則知尊彌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為是舉者幾于知母而不知父尊彌尊祖之謂何昔漢武帝外祖母始嫁王仲生王太后仲死更嫁田氏後武帝尊之為平原君及其薨也仍從葬于田氏夫以天子之勢太后母之貴何施不得而終不奪之以復歸于王者蓋以大義所在故也則忘親背禮而私反之者天下之大不孝也稱之者其亦未聞子思致白之旨河廣思子之賦與夫章子辭葬母之說者歟不但繆于聖人蓋亦始皇之罪人已

王珍石云寧于大義電報開微引  
多而筆墨簡古人之所難者也

鴉說

世俗惡鴉鳴以謂其鳴則有凶也然凶本先定者也固  
非因鴉鳴乃得凶鴉特預報之耳預報之則使人可以  
先事而預備不虞或戒懼修省以弭其變是鴉固忠于  
人非有害者朋友之忠告愛之人臣之進說于君為綱  
繆也忠之盛也夫賈誼之哭王章劉向之封事劉蕡  
官之策李綱水災之狀皆鴉鳴類也使鴉鳴而可惡則  
諸君子之言亦可惡矣否則奈何獨于鴉乎雖之哉雖  
然彼賈誼王章劉向賈伯紀之言自今日讀之則以為  
為朝陽之鳴天下之奇瑞不以為過而在當時或乖

朕近恨離疎竄逐以至于殺其身者有之曲突徙薪無  
以見忌憚久矣則世之惡斯鴉也不又宜乎

選書卷第五

錢唐毛先舒種黃著

文五

說六

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為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  
光王新建伯守仁近余友柴虎臣紹炳大略皆主格去  
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提之未敢遽從  
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  
說近乃反覆參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  
物欲之解真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三君子之  
誤書

五

文

旨而著為格物說曰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  
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  
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  
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為多欲而中昏  
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  
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  
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  
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  
知則稟之自天不假于外即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  
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為欲沒故須去欲以收

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于天下通引以致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于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于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闔博之儒閱覽聖人亦不盡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闔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即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貧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忿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卽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誤書

五

文

二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卽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卽兼窮其理既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欲子思子曰戒懼慎獨此皆格去物

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卽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卽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淳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卽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政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卽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云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卽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

誤書

五

文

三

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已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慎獨曰遏人欲于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卽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

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二氏惟窮至物理爲學方有  
寔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  
論卽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慮  
其淪于空虛卽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  
所大不解者也

格物雜說二十一條

紫陽謂格物爲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爲天理孰爲  
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  
如爲子當孝爲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悌者  
只是爲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  
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遏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  
漢書

則天理見孝弟廉耻之心油然而生否則雖窮究得孝  
弟廉耻道理亦只是口耳間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  
如人文字中說孝微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與義  
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  
孰爲欲却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忿戾抵觸  
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

人能去物欲者卽未能窮理行來大段亦必暗合于理  
矣再加窮理功夫皆得實益若不能去欲縱是窮得理  
來總皆落空耳

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  
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滅則明白生格去

物欲則真知自現政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  
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窮物理者猶虞理障去物欲者直下見性窮物理者未  
能去欲去物欲者自能窮理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  
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啓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  
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卽是事切而捷  
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  
實

且以格物爲窮物理惟精神強固者能之若格去物欲  
則隨人可爲且有益于養生矣又窮物理者病卽不能  
漢書

從事若去物欲則于病更宜且可却疾又若窮物理必  
聰明者能之若去物欲隨人可勉且欲淨則又中虛而  
愚者亦生慧矣且窮物理大抵宜于靜時若與人事酬  
接時便未必能加功于此若是格去物欲則酬接時亦  
可用功如紛華相誘不生貪愛拂逆來觸不動忿怒直  
是隨人隨境隨時隨事都是功夫也

格物欲者但格去得一分便有一分實在受用  
韓文刮垢磨光四字卽是格物致知語也

利令智昏卽是物格知致之反語

一貫語夫子兩見參乎章則曾子爲之註脚賜也章則  
子自下註脚然曰非多學而識之則知格物決非窮至

窮至理矣又曰忠恕而已益知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矣武謂此言一貫不必定合大學格物之旨不知人之學下學上達起手處卽具徹始徹終功夫格物是學起手處一貫是聖學究極處豈有參差而二致者格物二字格爲去義甚顯而確物卽可以爲欲義亦顯

命卽夫子之言今于大學何不卽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窮其文曰格物也邪

客問于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性以至乎命曰此第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人明德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朱見邇云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于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或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豈非窮理之所致曰舜亦豈定不窮理但明察未必皆從窮理而得上文云君子存之此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堯舜性之不待存而無不存而本體之明既全斯有自然之明察矣恐亦不特乎尋求事物之間也

聖賢之學亦不致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

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辨適足濟其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重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無欲了得則聖人教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惠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則健健則能自強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以治世者何哉

古人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云以約失之者鮮又云道不遠人又云行遠必自邇又云道在邇而求諸遠道在易而求諸難又云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數語雖不專爲格物而要之聖賢爲學大略都自如此斷無緩却性命源頭而先加功于事物間者若窮至事物之理便是遠便是博便是繁難格去物欲便是邇約易簡

天窮至事物之理者猶恐有窮大失居驚博忘約之病若能格去物欲則功愈深而德愈進力愈入而理愈出矣但恐不能到極處斷無虞乎有後弊也

云云朱子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元是說窮吾身

心性命內之理卽格去物欲政是窮理去欲之盡便是極處之無不到也所謂天下之物云者人卽天下之物人之身心性命亦卽是天下之物非謂舍已而逐物貪外以遺內專從事于務博爲也人都是錯會朱子意余謂此解良善而鄙著格物說卻與相符然則存余之說非敢云駁朱政以駁錯會朱子意者亦無不可耳

諸先儒語與格去物欲義相發明者甚多不能盡記偶錄數條于此周濂溪云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陸象山云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

誤書

卷五

文

八

若田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亦是假寇兵資盜糧朱紫陽云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蔽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物事待它自出來行兩匝看它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楊天游云學者工夫緊要處在防欲人欲心多自無事時起有事時亂善學者處無事時常如有事處有事時直如無事此心徹惕敬畏無時是已顧涇陽云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爲之胎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爲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刀寸鐵便能殺人故曰拚得性命方了得性命袁了几云學者須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些

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林龍江云格物也者格其心之所本無也致知也者致其心之所本有也夫知譬之鏡也物譬之塵也去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閱朱子晚年定論意亦不存乎窮至事物之理矣乃知其註格物云云蓋前此所持之說耳是格去物欲解併不與紫陽相抵牾也今略錄其語數條如答呂子約云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口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

誤書

卷五

文

九

之失則一而已答何叔京云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答潘叔昌云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間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與呂子約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

邪與周叔謹云嘉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與吳茂實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集義理以當自有得力處却于日用功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答實文卿云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又答呂子約云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答林擇之云嘉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

誤書

卷五

文

十

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答梁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答潘叔恭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循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于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答林允之云當于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盡深耻之答何叔景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

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靜境物自然中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真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答楊子直云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欲爾與劉子澄云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答吳德夫云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于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

誤書

卷五

文

上

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答劉子澄云日前為學緩于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朱考亭晚年答張敬夫書云平日解經多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覷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着了直是意味深長也其牧呂氏讀詩記云此

仁和柴紹炳虎臣致知在格物論云大學致知格物之義諸儒訓解各異漢鄭氏訓格作來于理難通近無述之者若宋朱氏訓格作至言欲致吾之知在吾物而窮其理也明王氏訓格作去言去其物欲而吾知致矣經學家守其師說互相是非言諸得而折中焉蓋說經之要有二一日釋言二曰明義立言有本而無義大誼斯足以發明先聖之指而無敝也如格之爲言經義各有所取有訓作來者若格汝舜神之格思之類是也有訓作至者若格于上下蒸蒸又不服格歸格于藝祖之類是也有訓作止亦兼去者有格矣格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也而格物之辭干三者果安所衷耶彼云物來知致誠屬牽合然朱氏本程氏立說而斷格爲至也者物理果可勝窮歟且轉至作窮而曰知物窮理天下物理固不勝夫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然而天下物理固不勝窮也故曰君子于所不知則闕如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若必窮之至盡即聖人有其所以知而求之殊不知即如是程朱雖變鄭氏之訓使學者反以爲格物殊難諗然耳故餘姚王氏有致良知之論而吾明德本明而知致在是焉一時尊而信之者服爲確視而守常習故之家未免斷斷有辭然予以爲此

非陽明之創獲也夫以傳釋經不如以經釋經大學  
中書本出一手俱截于小斂記中情曰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又曰擇善而固執之此卽致知以誠意而  
解也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則是物至而  
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謂也此  
又卽格物以致知之微也故孟子曰心之謂理也此  
交物則引之固皆異經同指可以互相發明者矣學  
者何必執新安之解而疑餘姚爲堅不學不慮而皆  
何以善爲是是非之心知之端無之非人也然而喪其  
具之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無之非人也然而喪其  
天良以致是非不辨則物欲爲害已甚惟物欲去則  
無不消好善惡惡從此立外此耳故前言知止者卽  
可見明明德于格物者正欲去其不明以還乎明卽  
此知而申以在格物者正欲去其不明以還乎明卽  
去其不善而止乎至善矣或曰經文物有本末作何  
解乎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物有本末之  
物當作事格物之物當作欲如記云人化物亦云羽  
爲物何嫌前後異釋歟然則格物之說本經于何微  
之曰如所云皆自明也日新及切磋琢磨之類斷  
章取義無非此者然正不必重言以申之惟誠意以  
下更加普曉以大學明德之要由是而之焉亦不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例而必曰所謂正心在誠

司馬溫公致知在格物論與王  
新建書世多有之茲不具載

詩問

幽王事也正風也何以不入南雅淇澳初筵抑一也何以或風而或雅也平王之詩降風已甚何以更在邶鄘衛後也宣王之考牧考室與魯僖之泮宮馬政其事同耳然一爲中興之盛主一爲衰世之賢侯乃駟闕爲頌

而無羊斯干為雅何也甘棠之美召公入召南矣破斧伐柯九戩狼跋美周公何以不入周南也東山采薇出車杜杜皆勞士之賦勤王之役也而乃或風或雅何歟周公矢詩為七月而召公矢詩為天保又何以或風或雅也縣也皇矣也生民篤公劉也多后稷公劉之事而不言幽也七月以下七篇皆作于成王之世時都鎬已久而反汭而稱幽何也耶鄙皆衛國之詩何不合也齊雜音詩何不分也秦有詩楚何以無詩陳有詩杞宋何以無詩也曹檜魏俱小國而有詩而邾許乃獨無詩又何也作詩問焉

或謂經學之不明于世久矣將何術乃得于日經可問也作疑義相難令為條答則學者無所不通亦不誤書

能讀庶幾乎經學出賣學亦出因擬作詩問一篇將取羣經以次作問而與一二大人互為條答將以藉是為窮經之具未果姑刻是篇見便聚後之君子其有意經術而不欲索于腐虛地者或亦有取于斯篇歟先

### 答潮問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唐之潮澎湃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蓋地勢使然也何以晝夜再至且以漸遲也曰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遲一日常不及日十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于天或中于地之下月中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于天以子

未刻中于地初二日則以午未刻中于天以丑初于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于天初刻中于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未初二日潮至以午未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壯所謂地者可詳歟曰其勢有三錢唐之江將入海處有龜嶺山焉屹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東故海潮至此亦一東海水長欲入江東于山不得駛則怒怒入之欲入門也人多門狹則喧動聲擊以爭門唯水亦然此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唐之水發丹陽經杭州

漢書卷五文五

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于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尤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遲故為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遲則為怒潮此水勢也浙之方為異氣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讓潮遲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亡當徒益滋惑客曰潮何以名為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為曰月者萬水之天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于天中于地猶天子之蒞于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朝江也故

小溯源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為尊則亦可以互為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汝者何故得亡潮取其朝至而汝取其夕至邪曰配以汝名或主此然潮之義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矣止朝夕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晚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汝加之辭也而實非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汝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 策

御史問曰省刑薄斂治天下之大要而儒者操以為常談不肯道實開告者用法過峻兼以浙西切干和悅執多兩鄉先正獨憂之以外吏上疏請減法天通順人心為誠即省刑薄斂之說也今禁網漸闊而

卷五

文

漢書

卷五

文

七

兩浙獄訟未見衰止豈習俗之獨難馴化歟抑刑條尚存未平而易于觸斂歟至于軍餉自不能已而小民輸將亦孔疚矣豈有司好為苛求歟抑貪用錢錢之法而奉行未得其宜歟大刑罰稅歛本為必不可廢之具即孟子亦張三省之薄之已耳其所以省之薄之果操何術歟諸君子既夙裕匡濟之器曷先為桑梓計推先正之旨而暢論之

大哉執事之以省刑薄斂為問也千古之治法不逾此二端而已至開國尤兢兢焉蓋以非此則不足以祈天永命興太平之基也顧古來論治者以為有治人無治法而孟子又云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由于不行先王之道如是則又有治法而無治人愚謂亡論治人治法總期于有治心而已今日不談治道已耳苟談治道則孰不曰省刑又孰不曰薄斂而刑卒不得省

且益嚴斂卒不得薄且益增又趣之何也其心蓋未嘗期無刑與富民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由今觀之天地之道有春有秋亦有生有殺然夏令未窮而陰生于下冬令未窮而陽生于下陰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長遂莫為繼也其陽生于下者慮萬物之過于彫傷莫為和也然則春夏生德秋冬亦生德也特其時運不能無得斂之殊耳而心實長主于生故萬物托命于天地者至于今不窮父母愛子不廢營提然而于無死于父母之威者雖刑不殘也是心乎愛者也今執事慮兩浙獄訟未見衰止所問者小獄歟則有司者治之耳如其大者則非習俗之難馴也併非科條之未平也嘗讀虞書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終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然則用刑繁簡之由蓋可知也昔者漢武帝起巫蠱之獄株累極多當是時蚩尤旗見冠詎盜劇國氣大耗東漢靈帝窮黨人之籍所破滅數百千家東漢以衰唐天后時告密大興死者不可勝數兆亂數世此已徵也光武之敗王郎也得所與通書者悉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孟德破袁氏得許下人書亦悉焚之光武固開國之盛主操亦能得人心而定大業夫黨人非罪者也巫蠱告密皆風影也而通書于敵者顯然叛逆之科也然則善于殺非罪餉風影莫如漢武桓靈及唐天后過于失出者莫如

武帝與魏武帝然而成效遂大殊者然後知虞書不辜  
不經之訓足以爲萬世法也則今獄訟不止者非由于  
習俗之難化明甚然愚又以謂併非科條之未平何也  
法者一定之物也律例者法之所由成也康誥曰汝陳  
時臬司師茲股罰有倫今律雖設而罰或不師臬大畧  
加重爲多意者有司奉行之太過歟抑期于無刑之心  
猶未篤歟執事謂曰小民之輸將孔瘁而軍餉又不能  
已用一緩二之法或末得歟過謂軍餉不足憂也爲今  
之急莫若薄賦歛何者古設兵以衛民困民以飽兵無  
此法也且兵多且強必暴民民困之極散而爲盜備盜  
則設兵又多歛民愈急是單敝之術也兵愈多民愈困  
餉愈不支民既析骸士鮮宿飽是交敝也然今可以議  
去餉而撤兵乎又非也愚有可以不減餉而紓民之法  
又有可以不病民而足餉之法蓋兵無可去有可減何  
言之兵端不可以多開也古之聖人驅蛇龍放之菹夫  
蛇龍足爲物害聖人不必盡殲之驅之使不爲害而已  
然則深山大澤天地之所以居龍蛇也今之治寇盜者  
何以異是軍但宜謹堡堠且令百姓得自爲守彼久將  
自散或來歸化必欲窮搜而殄殲之困獸之鬪用兵必  
多皆自開兵端而自疲也又防汛之所惟沿邊宜駐兵  
自餘畧近內地者兵皆可撤如此則以多兵之餉餉兵  
之少是不病民而可以足餉者也且今之病民者徒徒

餉也玉帛走于朱門苞苴橐于臬吏搜奪劇于悍卒而  
強藩大帥又每出數十百萬商販收息盡皆民利其神  
奸走險之徒因緣伺喝以沒民之財者又不知其幾何  
人也昔唐有瓊林大盈二庫誠在史冊宋改封樁亦貽  
譏後代然其利猶在朝廷也今誅求敲朴之下爲公者  
十三四而爲私者十六七求民之不瘠固不可得卽瘠  
民以求裕餉亦併不可得故董生云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苟能端本及末大肅官箴懲貪風黜  
羨進民止苦千催科則雖不堪猶堪之也詩云鴻雁于  
飛哀鳴嗷嗷言百姓流離而宣王能還定安集之故流  
民感之而作以是紓民惟此時爲亟且刑與歛又相因  
而極者也惟繁刑則民之死者多又出金錢供官事卽  
不死亦困一人死必數人失恃焉一人困必數人失養  
焉株連所及一獄輿數百人廢業而聽于獄民力愈  
敝必多逃亡輸將之役更加派于不逃亡者則賦安得  
薄財竭民窮甘爲不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軍興益騷  
公私俱困以此求治雖十舜禹不能之嗟乎昔王禪待  
漳州一別駕耳猶能以法天道順人心千里入告見稱  
于時而意端主于省刑薄歛雖當時治理不尙在禪一  
疏要亦補裨之大者也今執事出自西臺持斧衣繡當  
不比于佐郡之吏而初臨兩浙卽憫民生之彫瘵慕先  
正之流風慨然以此諮及愚陋輒不自量謹陳芻蕘倘

有可采俾一單治心以出圖政所執事之為德其施溥矣豈惟吾鄉實嘉賴哉

### 答文體策

問者曰文章以氣為盛衰氣變則體變故論文自後者始唐虞夏商渾噩駁周書麗茂亦多詰屈夫子贊易修史其辭藹與三古之文所莫倫焉自莊列興國變為詞賦起忽之習然氣韻近古漢初一變麗厚渾朴其詞典謨訓辭幾平彷彿之貌晉靡麗無文而唐昌黎氏以博雅大雅奇起其衰嗣此而宋推歐蘇為極盛然則文詞明理同而理多寡亦各有其昌大之氣元詞則文詞明理同而理多寡亦各有其昌大之極亦未能自為創體其他或為理失之徒薄或為辭飾其淺陋至諸儒何為古學焉無他才人之氣消靡于格帖中故也繼今文運筆新一準古策士之法益欲為傳文不欲為時文也亦既去詭而醇去浮而雅而辭指聲調以契時好者尚未盡能消滌舊習將欲悉歸于渾渾道勁傑然追古其轉移化道之權又當何

漢書

卷五

文

三

竊聞之文章藉氣而行者也然言心聲也而文又言之精于理者故文章之運與民風國俗相表裏此其間實有天地之氣以主之而扶衰救弊之功儒者亦與有其權焉以愚論之蓋不越理與心而已三代之文尚已沿及戰國而謠誕超忽之風以開其理失也其理失者其心失也此所謂橫議之習也自非有孟子荀卿障其狂瀾則周末之文或幾乎墜漢初一變諸體直將與典誥同風今讀其文亦豈有唐虞之渾噩盤詰之聲牙哉特以其辭之得理故和平溫厚而有以厭乎人之心也六朝三唐以及宋元通有盛衰而其間傑然名家者昔人已多論定獨至近代文之變愚請得為執事極論之先

是文人宋濂為最但理雖大醇而體稍失于平衍畧近南豐其門人方希古起而行以矯矯之氣而蔣與太蘇抗迹者此一變也成弘間李獻吉起而其同時者佐之其言以為不讀唐以後書其辭大畧出入左國馬班雖騷文選之書鴻麗班駁蔚然壯彩此一變也其後文筆遂分兩派如毘陵晉江宗方宋者也歷下邴邴宗李氏者也宗方宋者宗八家者也大抵雖宗八家而以直抒胸臆為主宗李氏者宗周漢者也其言意寧平周漢而以摹擬迫琢為主夫自周漢視八家不啻求源而愚必將為方宋氏左一袒焉乃兩氏之文互相水火格格乎不相入者幾于百年其後如孫文融唐鶴徵諸君

漢書

卷五

文

三

嘗欲通兩家之好合晉楚之成而終不可得何則源遠則流益分而粹難使澹沮之會同也然兩家亦互有短長而必且左袒方宋一派是何也北地之派雖古色煥然深而求之似同贗鼎金華之派雖未免平近而要之其言則質言也其色則真色也其婉曲可以本性而求情其精確可以通時而達務其磅礴闊肆如長江大河一氣渾成而無瑣屑割綴之病此歷下諸子高而反偽毘陵諸子近而反真文將取夫偽者歟抑將取夫真者歟雖然此非愚之論也即歷下諸賢之自為論也李于鱗目獻吉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嗟乎未有文先有理失理是失心也既失其心文焉從生斯言也殆不待

而自踣者也然則愚之斷其歸于此不干彼者不益信乎萬曆中葉後競欲挾去兩家之藩而自標新雋然墮落纖俚其細益甚間有大欲復古者亦未克盡振繩而論之文章二百餘年來升降遷終不逮古所以然者不出執事所云才人之氣消靡乎括帖之一語故制藝工而古文辭詘其勢然也邇來風氣丕變文運聿新去詭而歸醇黜浮而崇雅宜益進于渾勁雄深以矯焉追古而猶有前夜之不盡者愚謂其故由于論未洗乎括帖之陋策未免乎避忌之拘而已古人云著論準過秦今則雖名爲論而仍然縛以制義之法雖有才如長沙者將安所施策則多有未敢深言者雖使切直如馬賓

撰書

卷五

文

五

書一

與應嗣寅書

然疑記于藥鎗茗椀之餘然語皆自心不從紙裏得者中頗多二氏語乃不見呵應先生之學恢恢乎豈不大

哉將來欲悉錄送足下決擇是否存其可者編之非敢故效捷卿總亦不欲多示人也

答陸冰修書二首

伏讀手書文采辯麗且評次折衷精入杪忽僕文不能傳賴此書傳則僕文真不徒作特許與過當處大不堪耳後幅戒勿輕用其語感足下期我者甚高誨我者甚深僕雖不肖有胸有心豈敢不祇受益自貶勉但所云緣僕于兩公實感知已況今又復流離遷謫都不在赫赫位僕政不欲以寒暑易心故愈欲存之耳至于南昌之文自有可傳潦倒湖頭亦未至大蹶吳門詞江曲海錯繡涵虛宮譜之細臨川却步竊本之疑浪語不確此二君者須蒙平反抑輕用其語云云虎臣昔亦以此規僕僕謂之足下或能爾爾若僕正欲每輒言佳耳豈能便作壁立萬仞此是答虎臣語即可移答冰修者也然僕邇來亦頗見今我更望良朋匡扶切直來書輾轉懷袖比諸箴銘墨妙筆精又餘事耳填詞便不措一語豈以其末技故不屑邪

與柴虎臣書四首

天地大矣人處其中渺然耳然阮嗣宗竊莊生緒餘猶足自蒙况真有得者邪勉旃吾與子天地亦未爲果大

也

家誠事理精愜質有其文足下不朽固多此爲第一末段歸心諸篇意所以未安之者過慮迷聖冀城得不補矣耳伏波戒學杜季長政此意願更垂熟思否

足下文大抵失于揣摩體段無掉臂游行之妙昔河東云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自今觀之子長包括甚富而河東稱其潔惟損之而不得乃已有所損矣此之謂潔也凡不可損者即累數千百言不害爲潔其可損者即可以一字了之而增爲二字亦爲不潔矣足下文于此爲小隔耳總之古來文章六經而外則左國爲一派史漢爲一派大家爲一派要知此三派之沿革何以相師

撰書

卷五

文

五

而不相襲何以殊致而復同工則古人增損因造之法與其心可盡得矣僕亦因古有此論故稱之實非有得然確信此語之不我誣故敢獻之

大作醇雅飽滿可爲典音微少者超然之趣耳蓋病在聯絡與詳盡耳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趣詳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每于此等處留意則自然入于超妙既盡此境則不詳盡又可詳盡不聯絡又可聯絡亡弗妙矣

### 與陸蓋思書

皇甫子循袁永之二君皆吳產同時才亦相埒然詩皆劣于文五言古頗有六朝骨采七古華琢亦滯耳五七

近體風骨不高亦短于興趣文則袁之書牘諸遊記爲工皇甫駢體風藻頓挫音節沉亮能寓秦漢大家跌宕法于四六眞逸品也大畧皇甫學優袁生筆俊同調中亦微見分畛僕見謂如此耳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 與王丹麓書

僕與足下相識十年溫溫然如一日收拾端凝年少而有長者行此僕之所知足下者也已讀足下文章婉約多遙思葱蒨爲色宵窵爲理益嘆奇足下固不可測如此先輩云人品苦不實文章苦不虛兼祛此二弊者丹麓即文津一選小品可傳特側僕文爲點耳二集之役僕謂當廣而大之取近賢理學經濟及紀載大事文錄

撰書

卷五

文

五

之其聲宏而行遠必益過舊選何者其實大也僕嘗謂文之傳者必是既有此文天地間便不復可少此文如此雖稍拙亦傳否則雖工而傳亦不得大不得大亦便不得久可大可久僕將持此責足下足下乃謂大文收苦不能盡僕又有說大抵刻人文字傳之者必謂其文待我傳也文不待我我則可遺如今東虞山集裏然滿天下此無待者也華亭陳先生尚無全集此一大事然意天下必有能收聚撰輯之者或亦不必盡待足下可憫者寒士述作無力傳遠亡友遺書零斷若綫耳其文既磊磊足裨世輕重而絕續之際其機甚危如有一人能闢其幽微扶而傳之則吐泄光燄爲世永寶否則

遂與腐草同棄遺埋沒糞土中耳悲乎譬如拾遺兒掩暴骨此卽文章中行陰德也旣足光益足下大選又可噓枯槁慰黃泉豈不大快夫旣闕置其有大名已盛傳者又于貧士亡友中求其磊磊大者然後登採僕政患不能多耳豈若收之不得盡哉足下每持此意操選當于足下道亦益光業亦益進至花草月露文篇章充溢掃綴鮮英非不燦乎其可觀也然稍或後焉未謂弛惰且僕小文已拙大製併少斯言甚不利于僕然丹麓旣勞心于此自當識其大者勒爲成書庶不虛負爾當是爲足下計則甚工矣雖然僕實爲文章磊磊有裨于斯世者慮不爲寒士亡友也是且併不爲足下計況

卷五

文

五

自謀哉某拜白不宣

與王丹麓敘遊書

曉簷聞鳥語咭晤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牕外促盟櫛晨粥了卽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觀覽山川撫弄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凌波或酒幔招客至或拾級登峯足躡太虛且捫殘碑而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個耳啜茗盡一杯出遊興未已環遶周遮或徑近反取遠道爲快總是步步皆佳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坐定取僕所攜書展而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

日斜水煙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不必費財不必定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爲之比抵家新蟾在東薄酒已熟舉杯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類唐徑醉睡鄉之中不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爲煩兀然而醒雞唱未罷披衣在牀則高興已泮然矣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乎否也知足下喜遊故以相語聞此當復拊掌稱快邪

與沈甸華書

柴氏古韻通定千古未決之疑抉千古未發之秘真奇書也數百年來本草綱目說文長箋差堪匹足若梅氏文紀詩乘古樂苑諸書述而不作字彙亦多爲漏方此

卷五

文

五

故遜之耳聞足下爲手抄副本甚佳然必得剗方堪垂久足下幸能爲留意當有賢豪而好事者僕悲虎臣勁節早摧遺文滿篋生無十萬爲戴安道起宅死更無十吏爲蔡中郎寫書豈今人不復可望以古人邪

與吳錦雯書

惠示初學集邇日讀之具見其書卷淹洽波瀾壯當其佳處不讓古人滔滔萬里而魚龍變現其中昔人以評韓文由今觀之亦殆不遠洵爲大手筆文字也至淹練掌故尤是此老獨長其中采摭論議俱足裨國史不徒文也然有二病不能不爲挾之曰不高與不純耳古人行文平坦之中皆隱具峭骨而或多或先或後

或正或側不拘一方今其文多取圓熟肉暢而少見巉秀森削之處又意發而行意盡而止雖浩浩洋洋亦復流轉縈映而無古人詳畧變化杳無端倪之妙大畧只似制科論策館閣課試之文此未高也古來論文嘗欲渾成一片此言脫去畦徑自攄化裁也非謂可取歷代之文而斑雜用之也今虞山之文往往散行之中忽綴駢耦流近之調闌入左馬此明文之敝而集中多有之此其未純一也又有俗語如局面世界惺惺惺惺之類又有織語如漏轉燈熒品香鬪茗之類又有佛語如八識田一瓣香因地世相之類此等語亦非竟不得涉筆顧是何體製耳皇皇典冊何容濫塗而縱筆所如概

漢書

卷五

文

天

不暇擇此其未純二也亦有遠于理者如言帝王不當爲儒者之學以漢武之表章六經元成之雅好儒術其後多失不知堯舜文武儒家之宗修齊治平儒者之業帝王之學與儒何殊帝王舍儒當學何學且漢武元成之失不在好儒古來帝王以詩書仁義致治而安且久者亦復何限倘充虞山之說勢必至于斥學士罷經筵苟非以更爲師則亦馬上求治否卽虛崇懸老純任刑名其爲流禍可勝言哉又如以方正學爲有宋諸儒三百年學脉之結局僕謂死節特聖賢之一端非可概盡聖賢事業且自宋以來如正學者豈伊乏人倘謂必于覆五宗港七族而後爲斯道之結局則孔子何以集大

成也又云有歐陽之才然後可以黜繫辭僕謂歐陽雖才豈得黜繫凡斯之類皆立言之駁也至詩則貽宋元之俗骨牽詞曲之卑調間作倔強自抽機梭而鄙語塵情無可流覽直可置諸不存其書三十二本返上聊附數語以備餘覽

答徐古周書

近于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氏不動心便是修養絕頂功夫此外別無所謂煉神煉氣法也或謂旣曰無住又如何能不動不知住卽是動動卽是住無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雖然行之難已

與許彝千書

漢書

卷五

文

元

博覽不究根柢而好生辯難其言似是而實非迺醜物連類足以混之若此者用于學問則破道施于家國則亂政乃知天下事壞于不讀書人少壞于讀書而不深者多也

與韓儀京書

北行何日子役爲勞然牛渚磯米船高詠定逢激賞否則還示僕僕猶能讀之耳

與陳際叔書

昔李王諸子落拓一官外惟有詩卷爭攀千載作者自豪方其意得覺天地俱小此復何益然盛世自不能無此一輩人政如王者不貴異物而威鳳鸞禽自不能不

以爲瑞耳乃在昔已傷摧折至今誦之感慨若新

與吳志伊書

僕駁用修韻經政如白黑之不可揜粗解此者必知之  
疑議紛紛淺齒耳荷示陳氏正楊當引爲助然元美明  
瑞諸公擿楊者已千瘡百孔何止一晦伯也韻學通指  
不傳則已傳則天下後世共見之豈當借助邪

與任碩卿書

一日讀書九日飲足下諫吾一暴九寒吾猶恨其九暴  
一寒耳

與陸左城書

承示祥刑策甚佳中一段遂至傷心流涕昔開元時大  
興書

卷五

文

三

理獄院鵲巢百官以爲幾于刑措乃表稱賀而是時三  
子被讒同日賜死宋高宗詔特旨處死者許大理院奏  
審可謂慎矣而岳家莫須有之獄天地爲慘故曰爲政  
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答張赤師書

足下謂欲以古人爲期不敢自菲薄乃與世殊格格良  
以爲疑不知存此意者所以海鷗翔舞而不下也驚香  
逐臭物情耶僕雖不敢望足下亦稍坐此通塞有命吾  
道弗謾當居易俟之耳

寄程雨三書

新詩何時寄來甦我病眼又恨憊不能讀然猶望足下

速惠我也僕身慊慊不可知而猶嗜文字如此此大是  
癖然方之古人錢癖馬癖或有間乎足下勿笑

寄丹麓書

僕過足下輒披襟解帶留連信宿足下過僕莊莊乎坐  
不移墮驪駒在門語纔了寒暄耳大槐薄笨車手攀莫  
從徒有惆悵

奉答張蓼匪先生書

建牙西塞坐靖烽煙歸賦遂初專鱸政好東山絲竹如  
替生何然語嘿之殊先生必有其確乎者某邇以先君  
長逝困不可支鼎養既已無時揣摩因之遂廢又緣多  
病頗復玩心于軒岐之書將來或竟托迹方技傳中未  
可知耳獨恨竟虛屬望之意以爲慚仄然先生赫然功  
名而勇退如此則如某者益可自澹且竊意先生期某  
或有在于青紫外者則某之仰副名德亦政自有地耳  
蒼水云高駕欲爲西陵之遊未卜何日弟子如雲擁簪  
以糞埽國門前綬不遙拭目爲快

興書

卷五

文

三

答錢貞白書

侯芭造門問子雲之字曹公給吏寫中郎之書僕何人  
斯兩蒙此于足下爲僕長價感慚交并僕拙于書故藏  
帖甚少永興侯搜得之當不惜爲練裙一助但足下此  
道大進後幸勿便以斷屠拒我耳

與諸駿男書

蘇子瞻才之最高者也其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  
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又在外有柳文日久既味此  
子瞻讀書法也與魯直云凡文必使平和至足餘溢爲  
奇此子瞻作文法也夫子瞻猶爾知此中無捷徑詭效  
想高明稔知之今當益有味斯語

與趙離客書

過舊寓相訪不得復過永福駕已歸餘杭去矣求徑山  
一札竟不得之太白一生好入名山遊僕亦小有此癖  
松源梅谷微足下恐遂無所問津且求竿牘以爲山靈  
之導此事似差不俗足下必當許我者也

與徐武令書

漢書

卷五

文

三

聞乘一編雅意百世然須須之遲久網羅浩博稽核精  
至咸書當不誣耳家君先得與科條拜德何極嗣此  
尚當有獻及他有聞記當悉錄之以備采擇若僕自分  
定無一端可點齒牙凡蒙題目幸皆抹去總之稽實則  
無可言若借虛美易以千秋明有人非幽有鬼謫僕又  
甚畏之也僕觀足下性情過人故特以相語然僕又非  
無意于古人者也謝公云聖人去人間不甚相遠卽  
僕觀世之賢豪果難跋及者亦少矣僕德業倘粗有成  
就而足下以龍門之才任爲信史或牽連得附書一二  
寔爲榮矣未敢必其能至此否亦望足下切磋而扶掖  
之若今日以過相愛惜爲溢鉅美是相誣也錄及頃

又畫僕也二者義何居焉惟武令愛我而已

與諸虎男書二首

學問如懸流中行船力撐難得上篙稍懈便徑瀉而下  
矣修身亦然

足下愛僕文甚于僕之自愛其文豈古人所云劉尹知  
我勝我自知邪

答諸虎男書二首

江山煙景天之所以寵逸人也夫歌舞佳妙珠履滿筵  
華鐙熏天錦繡匝地弛禮送客騶隸如雲火城遙散若  
繁星之墜林麓却鎖朱門蘭闥曲盡酒玉一色肉聲引  
絲已忽東方漸高侍者促臥門喧鶴蓋嚴柝遞呼睡鄉

漢書

卷五

文

三

醉鄉溫柔之鄉主人猶沉滯此三鄉也僕此境非不樂  
之然亡論封侯有骨卽食肉亦有相若乃嵐氣水煙之  
態啼猿叫鶴之奇春風颺和秋色含潔白然之景與造  
物俱呈技露巧千首百狀時復仰天席地藉草覆花漁  
樵爲朋山僧爲侶通義送難觴咏間作晚或放浪小舸  
望煙依火隨卽梵刹留宿禪牀聽嘖響之泠泠覺浮生  
之無著白月近我如語所私恍而有得樂不可支斯亦  
山林之子之極歡也嗟乎嚮使舍前境外更無可娛則  
窮士鬱死久矣然後知天之所以寵我輩者豈少哉違  
天不祥自當祇受但足下年少負才政防富貴相迫恐  
不得與僕久同此趣耳

亭是僕舊遊地也此中題畫樓臺桃花千樹彷彿  
現自應爲仙靈窟宅僕前三年入崇先寺欲訪觀講  
尚已日臘黑遂成山陰雪後悵恨至今適足下與顛亭  
何時更相過僕願持簾介兩公而謁之幸一言有得決  
投五體何止欣瞻珠澤之眉毛

與沈賓書

子嘉病良苦不能觸熱相視不但畏暑氣亦畏煩主人  
耳子嘉所病我曾嘗之當以不怖死爲第一治法入本  
是一性耳何等神靈空妙偶因得氣聚以成形非常臭  
微亦非常滯累政如取澄澈之水釀成酒醋色味俱變  
其復下來今將離形而返真亦如酒醋沁入地中仍還  
其澄澈也方將脫此臭穢滯累之我還復神靈空妙之  
我當大歡喜復何憂愁憂愁者只是愛根可憐斬却愛  
根何病不治不佞不盡能如此語却亦小有得故以貽  
之足下足下能竟此語則愈疾其小小者耳

與李東琪書二首

范蔡昔困厄羈旅入秦繼踵而取卿相印今僕之途窮  
矣將以祇園片地爲函谷逃而入之生天作佛定有一  
得足下大笑我他日得無悔作須賈邪  
偶相過耳特爲鹿脯留住然酒美乃過于脯清言之樂  
又過于酒歸而芬芳在口滋味在心追念南屏藕花去  
年爲魚龍所嚼竟零落殆盡今年或竟不復花也

與李式瑚書

生作者如林後不朽良難必如積薪之勢後來居上庶  
得傳久耳若止與昔人並肩則必讓彼居先我居後矣  
三代以上人書能益人真氣近今述作不足多觀

與梁州使書

病味頗亦佳弟不堪爲躁熱人道耳

與胡展如書

曰睿善飲正不失爲高僧傑閣憑虛湖山八面我視入  
都如李思訓圖畫中物入視我則雲霄矣此中一坐當  
千載奚止日長如小年也

與韋六象書

世人于文章本自無毀譽大抵不經見者便道奇下領  
者便道不佳

寄沈漢儀書

桂子落後梅花忽開中間隔濶便杳如幾歲彼此寂寂  
中覺度日更遲也賴足下彩筆從事簿書自應作惡然  
將來政恐不免學政入官政如學養子而後嫁耳姑蘇  
天寧寺煮酒芥茶共論文夜臥足互加腹何時更尋此  
境爲快

與沈漢儀書

足下去鄉遠遊之謂何且入幕佐清白吏藥裝又幾何  
也乃歸而百欣交集貴且快意然如足下十治且僕豈

無二三得沾餘瀝若之何自利而不爲足下却顧哉陳元龍聞此語必上大牀上臥倘足下欲許汜我我聽之耳

### 與金功在書

僕明歲將襍被攜一童子入靈鷲遂長往不返矣無事此靜坐自可卒歲凡人修行不過望到仙境佛國耳已至其中者更復有何餘事

### 與友論學字書

云近臨帖九十許日而書不加進興趣索然不能不爲中輟嗟乎此足下書法所以不得成也古人作一事皆外身而爲之進步愈難用力愈勇判以死殉而有所不

撰書

卷五

文

三

惜者故有獲也古學人皆具此忍力臨帖九十日而書不進遂乃中輟何也雖然恐此九十許日中亦未嘗專心坐定果窮日之力而爲之耳

### 與施儀吉書

士固不可不嘗窮味但恨遲耳或乘我少壯時安知非晉公子十九年也今暮矣何能爲則惟竊附固窮之節而已

### 答顧寧人書

辛歲湖干把酒商略古今實獲聞所未聞同人咸共快心豁抱不獨僕如發矇也至今追味昔遊恨不得大君子時時把袂作歡劇耳伏覽新刻及誓約力謝人事

以期不朽仲舒之于春秋仲任之于論衡執事有焉僕憂戚之餘荒散筆墨向若有嘆輸攻無緣奈何奈何刻宋平水劉淵禮部韻略目政是唐韻蓋孫愐雖唐人其韻部考之唐詩頗有不相符處如孫韻嚴凡同用而劉韵則以嚴屬鹽以凡屬咸今唐人詩中用韻政與劉符其餘亦率如此然則謂禮部韻非唐韻何邪特唐人用韻併殷于眞而劉氏併殷于文此爲參差耳向僕已管辯之而虎臣亦著有說今匆匆未及錄寄何時復而悉委曲大著如懸國門乞先郵示使鄙人得快觀述庫幸甚率報不宜

### 與姚丈書

撰書

卷五

文

三

昏因者敗世之攸繫也正邪之開善敗之故恩仇之原皆履端于此諺云失賢一時失取一世予以爲失取不特禍一世也且及數世害又旁及今足下時與人作合僕謂甚宜慎之乃諺又云破人親九世貧斯言于理窮得十分之一二耳何故設有兩美必合我挾私中沮之是之謂破破者爲罪至若本非匹耦欺給而強合之以惡男訛女以惡女訛男又如門第良賤之殊家風貞淫之別一與之齊困于沒齒男子益其婦不得上不足以事親中不足以立身下不足以成子孫又何論其他邪且其父母爲弗慎者媒宜代之慎使父母有慎心心相托者而我給之使禍敗世惡莫大矣憐莫甚矣且給之

必以利或爲貨或要媚于女之父母不則所厚有頑惡  
誦女會無昏處而誑以歸之又或利于男氏將援臂爲  
恩希自植僕嘗痛恨此人入于骨髓夫數者皆一時小  
小耳而遂致其人終其身如釘著胸如瘡在腹求死不  
得求生不得吁極矣稍有心得于此慎之決矣足下  
誠決能然斯爲福亡窮而延子孫以是爲祝不勝大願  
且果破親者但使人失一嘉耦耳未能大禍患也如誑  
使其成而禍至極其人必自禍妻必有他又奇窮惡疾  
凶折而無後耳僕嘗驗之何有貧而且九世耶

與諸君簡書

欲相偕過南屏乃徑獨出出清波半里許湖水沒岸

漢書

入卷五

文

三

解襪得渡鰕鱗睥睨了不畏人俯手攬之輒滑不得留  
偶得一枚私自矜奇吾師他他藉藉滿貯艇子中弗顧  
也故知事以暫習爲欣物以艱得爲貴解蔽祛惑悟非  
在遙想暢此旨如已見和尚不得中路自輒止耳望  
兄疾來

與趙珍流書

幽風配曆解真高古奇妙當是令孟堅操觚中郎潤色  
者耶此等文東京後殆鮮其儷伏而誦之嘆息靡已但  
有心慕不能手追

與陸拒石書三首

吳門知不成行矣韻指且留著足下處四六易作

工易工而難妙近賢薄之未爲知言僕何亦好此近徙  
而之韓歐中故緣腹笥空洞亦聊以避足下耳每變愈  
上則僕不敢當此目也

笑此子快才乃時時就吾作中逞壯篋手然僕亡何有  
耳妄使外人疑此中有狐白裘則此一役也乃助我矣  
僕文經足下筆墨一過政如鑿頑石作璽瓏嵌空又如  
池積滯水導使縈折便別開生面非復舊觀僕嘗驟而  
視之疑非已作但嫌都不加彈射耳邇陽羨陳其年閱  
僕詞有圈有抹甚感且快蓋刺病中膏其樂甚過乎搔  
背癢也

呈臥子先生書

漢書

入卷五

文

三

某不肖幸以薄技待罪門下私竊自慶兼側侍抵掌使  
某益聞所未聞益深自愉懌不敢諉之於心放逐刊落  
朽鈍應爾但虛題拂之雅爲邑邑耳比聞先生秩滿還  
朝卽趨北門而騶騎遄發不獲一望顏色遙遙文旌心  
與俱邁邇邇日朝宁澄霽清流彙征先生以南岡之經綸  
兼東山之懸勝自應首被異數爲舟爲雨利涉四海瀾  
漫九野某雖有微私而雲泥益縣然均在沾被之中如  
魚忘於江湖而已

答譚長益書

軫石之變僕置地主誼不能料理先生亦旅人也乃稱  
藥視僉靡弗婦親愧愧如何伏誦所作古文藏姿態于

寓藻采于平淡雖取裁本大家宜有漢魏人骨氣已抄錄數篇莊誦爲臨文法式永命丹臺說不敢違謫韓人俚俚不知裁之耳長吉詩注借到便以泰覽然此仙誣誕豈有可信果藉以注李恐傷雅馴世人有引三國演義及諸傳奇中事迹作史論充詩料者政恐類此否願以商諸高明

與姜超西書

古人云閉門讀書又云閉門學道僕但閉門于讀書學道兩無所得然但覺比不閉門時稍獲佳勝

答吳際符書

頃我病榻清風灑然況得新詞見惠別去一雨吟音響

沉遠且味之齋壘有冲靜氣更徵足下近日之妙

與姜鐵夫書

僕少頗讀書今益忘去殆盡而足下森森武庫綴鴻包雨中再煩命履而不卽報誠畏見足下耳及讀大作魂魂乎如海黑蒸氣魚龍相逐風掀浪湧百怪俱發使僕心震欲走匿大奇大奇

與俞體岩道師書

天晴五六日城中泥淖沒屐不能策杖舉亭一叩丹竈良用惆悵挑河之役河泥繫繫若家積巷陌俱滿而無肯載之出郊外者雨則陸處者反在泥中矣譬如人苦耳櫪抉出之乃都塞著眼鼻中其病不愈甚邪

與沈孟含書

河渚勝境澡聞眞僧又得棲逸如足下者聞足而三僕常欲納衣一領結廬其中未知佛容爲弟子否摩詰云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語眞不誣也

與洪昇書

季文靖爲相嘗云我于中外陳利害惟一切報罷此少以報國今我于昉思無大裨益但不肯妄讚一語及四方懷刺客欲來投謁我輒止之以此差不負耳

又贈陸冰修書

小時見大方綱鑑首列陽節潘氏榮總論有云秉燭達旦乃雲長之大節便信之後知其妄潘榮不知何時人

乃援稗說傳奇爲眞實事耳然習觀者已久已多且以綱鑑非屬科官決當憑信非誣矣又正史約亦載壯繆降漢不降曹語不知是顧氏原本抑後來村兒攙入之也又漢壽本蜀地名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殺于漢壽姜維傳胡濟却住漢壽見于蜀志他處猶多而亭侯乃爵也如趙雲亦封永昌亭侯蔣琬封安陽亭侯姜維封當陽亭侯卽先主亦嘗封宜城亭侯撰小說者不之知遂謂孟德以壯繆爲壽亭侯不受加漢字乃受今標文筆者稱壽亭侯十而八九且當時爲建安五年又曹公表上獻帝封之非自專封天下猶是漢之天下卽曹公亦尚爲漢臣壯繆之封何庸冠漢

憶余少年時謁一關公廟守僧有舊藏壯繆玉印云萬

曆間漁者得之大江中有貴人見而傳之送納在廟其

文亦篆壽亭侯印四字僕觀其玉質理黯朴蒼黑與白

相半真是古物鑄法亦古特觀此四字則其贗亡疑蓋

好事者得古玉令名手刻作侯印將托以爲佳話而失

于考古耳然安知將來不有反據此以駁僕說者耶又

見玉堂綱鑑本載王士性史論一篇極詆壯繆華容道

放走阿瞞爲非皆不見古史一以稗劇爲實事士性字

恒叔吾浙台州人官行人好遊因乞差敝編五嶽僕觀

其所著五嶽遊草輒爲神飛不知何故史學之疎繆如

此併有據戲劇中事爲典故者不根不經近人學問多

類此而于壯繆尤多總由耳熟稗劇之故齊東野語非

孟子力辯則瞽瞍朝舜幾以爲真此非小失偶因來書

更及之乃諸公所當力救正者非徒發一笑也

寄駿男書

郊子國如斗此中能容駿男或是暇日登陟有龜鳬春

風遙汎有蠶湖差可戀耳舊詞刻爛而成者第寫懷亦

不泛何以疇我豈無新篇東海鯉魚長尺半奈何寥寥

兮素書也哉

溪書卷第六

錢唐毛先舒雅黃著

文六

書六

答友論韻學通指書

審書深服博雅淹瞻又釐剔精入雖古人未能過也輒

與虎臣志伊共相嘆息以爲僕輩亦幸遭足下得相激

發耳欣慰不能已已書中相論甚篤至然未敢盡題輒

隨條疏答詞意淺聊當歡笑論云唐韻四聲表兩承

三承之說未以爲允卽承字義亦未確僕表釋云聲音

遞變而韻無方未可摘次求之是僕亦未敢以爲盡允

特大段可必無誤如六條之離合是也平上去入四聲

相承而來則入之上承其義確甚政不當疑之也論云

表釋條析各字多闇合北音是已而云北音者今音也

陳第考中三之一而謂之古蓋南人不知北音則從而

古之僕謂此言非也音有古今亦有北南此定理也如

以著作論之則但當論古今而不必論北南何也著作

以古今爲斷不以北南爲斷者也如今作風雅體必用

商周韻作古樂府必用漢魏韻作近體必用唐韻等此

而下至于詞曲凡作某時之體必用某代之韻所謂必

論古今者也如作風雅體但考証于三百篇卽足矣不

聞又曰效秦風者當訊陝西土音而用之學齊風者當

訊山左土音而用之也如作漢樂府但考証于漢印足矣不聞又曰相如練日之篇當放蜀吻淮南八公之曲又須楚舌也所謂不必論北南者也且非特于是而已六朝南北分裂而詩賦用韻大畧相符德清中原北曲韻也而南人作北曲亦皆祖用乃知古人著作原不泥土音也又如宋人作詞元人作曲皆別有其本朝之韻而詩則仍遵唐韻又知古人著作又不尚今韻者也蓋求土音今音者貴前素以考方言宜詳之耳若以此繩操觚之家則既傷繁瑣又苦隔閡也真與先同爲抵牾使與單隨咸同爲閉口故漢魏而上通者爲多然通風雅騷賦樂府通韻而校之不可謂其徑相合也十蒸古

韻書

文

二

多單用不通庚青通指中已詳言之然通風雅騷賦樂府選體而校之不可謂其徑相分也蓋柴氏古韻通原有半通間通旁通之例而全通者則從多從同也論云依唐韻元魂痕自是三韻宋劉淵始併爲十三元韻此言僕疑其非何則審元韻在唇分爲三者何以唐詩元韻皆合又孫愐唐韻中雖條分而大部又總合也以爲劉淵併韻載在禮部韻會不必近引葉敬君斯則僕坐讀書少未嘗見禮部韻會耳故以葉所引爲据然于論韻無大得失也論云劉章耕田歌去與疏爲韻之字餘聲僕又疑其非夫虛字爲餘聲固是古詩之法然大畧重字者耳非論下一字也卽偶有一字作餘聲者非可

盡以是概之也小戎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足下將讀念叶期歟抑讀之叶期之爲得也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婀娜其來遲足下將讀整叶遲歟抑讀之叶遲之爲得也乃証以倉兄與分母亦擬喻之失倫耶論云風入東乃出繼外姓今當改令歸宗入侵爲是僕謂此可論詩騷耳若漢魏而後已多人東入唐遂爲定例豈當悉廢古人篇章而正之也論云江陽相合是蜀音然韓愈已用之此似爲用修出脫者僕謂宋詞江陽多合而元曲遂著爲成譜則宋元而後詞曲可用此法若唐前斷無之間數字合者可入柴氏旁通之例耳然越人渡河梁歌已有之何韓愈也論云唐有唐韻宋

韻書

卷六

文

三

有禮部韻總爲功令之書不可以語古此見政與僕符柴氏古韻通所爲作也僕論朱傳誤韻引斯于云嗶作期王反而論云嗶本音橫在庚韻此欲以近韻折古音也詩云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其通章用韻如此而獨欲取一嗶字叶入庚耶未敢然也且前論以風入東爲出繼外姓欲改之入侵韻僕謂是以古音折近韻而今又以近韻折古音何也夫詩詞有古近則韻亦有古近因體設用各有宜施今僕稱近韻而隸風于東則足下以古音折之既過于遵古僕稱古韻而隸嗶于陽足下又以近韻折之復過于徇今意者俊于馳辨而忘其相刺謬歟

云唐韻行而三代秦漢之音不復作此語良然至以江北土音往往與古詩合遂謂北方之音爲天下正音誤已北方土音豈無與古合者要不盡合也古今之音通變而猶或存于齒吻之間東西南北總亦同之或合或離莫能盡定偶取一二以証古斯可耳遽以土音求韻學則大非也又論云北朝之人韻遵江左是當時之失此論又非是二說者僕書前幅已畧及而通指沈氏度曲須知辯言之頗詳論云周韻作四聲不始于沈約僕謂四聲自古有之而後人更相發明其事遂密南史列傳謂顓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顓書僕未之讀然亦不謂始于休文也論中廣引唐人著韻之多不獨孫愐但

廣書

卷六

文

四

僕止見恤書故每稱恤猶今制義又有見于數選本者而僕獨見一選本便謂此文山此選于義固無害而于論韻亦無大得失也論云通譜非古道而一人通譜爲尤非不當引以論韻夫非古是誠非古也乃引喻亦何嫌之皎然論詩有三偷偷且可喻而況于通譜也凡諸所引答俱舉大綱而畧苛細亦以柴氏金帙未行故足下滋多疑耳至于引信發明每出意表助我張目弘我不逮謹錄而寶之不敢忽遺其中字畫名數必燭細微此真可云好學深思卽讀鄙人書亦不草草也感甚不覺言長遂忘布鼓書去無任翹仄

甫與友論韻書

賢者不易值學遠者必樂善故前書有未盡之義敢再披肝腎想無嫌也或者更蒙餘燭照我漆胸則姚園一席語直千載耳承云必遊四方悉土音乃能通韻僕竊疑之上古土音不概見而一二猶傳于書左傳楚人呼虎爲於菟臨文未必稱鼠爲璞也方言秦呼餘爲烈而權渠餘與相叶則不音烈也衛呼養爲台而二千乘舟爲養相叶則不音台也中原音韻多北方土音也音繫爲槽音沃爲塢而詩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豈當以槽塢叶之也音福爲府音食爲施而詩神之弓矢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豈當以府施叶之

廣書

卷六

文

五

也古人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者對俗而言者也故僕謂三古作者言志之文必依于同文和聲諧律不關入土俗之音明甚唯後世小說傳奇乃有之以博諧笑士君子作爲文章而故效之則何爲也譬今有鄉談亦有官話宦游商旅適四方者便已避鄉談通官話況古人臨文者耶夫古文人相如揚雄皆口吃而爲詞賦之宗今讀其著作未嘗期滿紙艾艾盈篇則吐屬之間口手迴別豈可謂韻學在土音而以土音求韻學哉此慮未然者一也承云古聖賢多在北故北音多正而南多訛僕又竊疑之夫東西南北各有土音折而衷之乃成定韻故臨文則文士亦能操韻而常語卽聖哲亦未

能達俗況至今日遠遊千載卽有神禹之聲律身度十  
音聲復協之如以文辭則南人亦未必便隔楚童謠楚  
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載于  
家語吳申叔儀歌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  
余與禍之父睨之錄于左傳豈侏儒也越人歌今夕何  
夕兮寒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與詩汎彼  
栢舟亦汎其流又何殊也且卽以北方上音論之地亦  
遙已燕秦魯宋列國懸隔其土音豈不甚殊倘有其是  
必有其非則南土音縱有其非豈無其是又若公羊齊  
人亦北方也而呼得爲登呼渾爲踰載諸經傳顯視其  
乖乃云北皆正聲南盡爲舌此慮未然者二也承云北

漢書

卷六

文

六

音無入聲凡毛詩入聲俱入平上去三聲僕謂此元人  
中原音韻爲唱北曲設耳三代則未之聞姑無廣引卽  
關雎次章八句五韻二平三入自復昭然信如得服側  
三字當入平上去則詩通部此三字屢見而何以終無  
與三聲叶者也此慮未然者三也承云古人平上去皆  
通用引碩人子姝二字爲証僕又疑之夫二字偶合耳  
非韻也夫古人譜韻雖廣而用韻亦嚴江陽甚似而不  
合蒸與庚青相去亦近而多單用豈以三聲之懸殊而  
悉混併之蓋詩中有平入上者必原可讀上者也去入  
平者必原可讀平者也唯後世曲子乃通三聲耳填詞  
亦止數闕不盡通也況等是而尤上者耶此慮未然者

四也承云江陽古詩相合以覺藥之合者爲証僕又疑  
之音韻唯平上去三聲聯貫其理可尋至入則參錯不  
齊未易牽強余四聲表釋以爲或數母而一子或數子  
而一母是也而欲以此証三聲之合離斯爲扞格卽足  
下旣以藥証陽則藥爲陽喬而曩論又云藥韻字有入  
御遇者有入嘯效號者旣已許其廣通瓜葛而又援爲  
一系左証恐藥韻亦不能自主也蓋韻理微而聲活確  
核猶恐差池故雖江韻顯入陽者猶涉旁通之例乃以  
入証平轉相牽附不其遠歟舉此一部他韻同之此慮  
未然者五也承云沈約吳人故韻偏吳音而失其正斯  
言之來久矣僕又嘗疑之夫著韻之人必通韻學其不

漢書

卷六

文

七

以土音入韻明矣此卽僕所談官話之喻也今所沿韻  
萌芽休文而考之北朝著作大畧相符何以言偏吳也  
然猶曰江南之書流傳在北是時北朝少文過相推奉  
耳乃魏晉而上用韻亦多與沈符又何也且謂約韻偏  
吳者指何韻也謂其風之不入侵耶阮籍詠懷已叶風  
入東矣謂其年之不入眞耶曹植名都篇已叶年久先  
矣謂其華之不入虞耶鄺炎見志詩絳灌臨衡宰謂誼  
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是亦已離虞部者也  
謂其仇之不入支耶秦嘉述昏詩戰戰兢兢懼德不仇  
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是亦已離支部者也聊舉數端餘  
可煩見凡此諸賢皆先休文數十百年又生在陳留譙

國范陽隴西非江南之土然而已聞符者明休文之書  
乃考之遠近悉有所承非局于鄉土而臆創者也乃輒  
以吳音少之此慮其未然者六也承云爲韻者當精求  
三古物成一書則休文可廢僕又疑之夫文章者代變  
者也而聲韻亦因之故蜂腰鶴膝之防旣生則切響浮  
聲之法斯立古曲漸遠近體方開調吻諧聲豈能無變  
亦是運會使然非人力所能強制者也約政立古近之  
交而斟酌其宜耳且文生于人人本于天天道不能無  
歲差則人文亦不能無通變卽今日爲文而欲篇數尚  
書勢亦未便備廢邇約書則今爲律絕者皆當遵用經  
韻不亦聱牙之甚耶更數百年而北曲興則有周氏中

漢書

卷六

文

八

原音韻近體不能從古廢沈猶北曲不能從沈廢周也  
七也承云四聲始于周顒沈約非古人同文之音僕又  
疑之夫四聲者範圍羣音莫能外也古者依永和聲豈  
能去之但未立平上去入之名耳僕前幅云古人譜韻  
雖廣而用韻亦嚴論已詳之顒約立爲四聲之名以精  
其法非其創爲之也卽約自謂在昔辭人累千載不悟  
而獨得胸襟此政是約自夸之辭今信其獨以爲功而  
遂專歸之過是欲操兵而反墮其玄中也今試驗效吐  
之際非平卽上非上卽去與入更無一字可逃其外推  
諸四海可以相準考之往視著作昭然謂非古人同文  
之音則同文之音果安在也夫古詩固有四聲通者必

具叶而從一者也而叶又必本有此讀不得臆爲詩有  
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弓亦云艱首  
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是古本可讀悉爲平也詩考擊  
在陸頤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易亦云初筮告匪  
三瀆瀆則不告則古本可讀告爲入也若謂古無四聲  
而悉混之以此論韻豈有幸哉八也凡此諸惑實未證  
然敢咨高明更悉指誨理之所在必有定是倘可化異  
爲同決不敢非人是已也肅布愚鄙幸垂昭察不宣

### 答顧寧人論併韻書

承示棣文格論及口知考古二錄引據博洽辯駁精妙  
誠近直中古今人膏肓處驚怖何已嘆服何已又示論

漢書

卷六

文

九

韻以舊本二百零六韻唐人通而併之宋人取唐所不  
通者而復併之今坊刻韻書皆宋韻也而學者不察以  
爲唐韻而遵用之僕案此論非也蓋足下見孫愐唐韻  
凡百十四部如文後復有殷之類發今所用一百七部  
之韻多其七部遂謂多者爲唐韻少者爲宋韻耳不知  
愐韻雖多其七而唐人作詩仍自併用如杜詩脫略  
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併殷于眞  
之明驗也舉此餘皆可以推之然則歸併此七部唐世  
已然無關于宋不得謂今一百七部者是宋韻而非唐  
韻也尙有齷見如此併具別紙奉覽庶備起予如何  
更賜詳誨

紫虎臨云三書皆有功其韻學而前二篇尤能通諸  
敏筆墨之外獨有典趣不但覽者頓解且欲尋味無  
窮

### 與蕪湖蕭尺木書

僕往聞吳子錦雯時稱蕪湖蕭君尺木先生亮節高  
致博雅之宗也著書滿篋亦時縣國門見推于世僕雖  
未獲遽止而心竊嚮往後得讀足下所著杜律細統綜  
淵雅驚嘆河漢然曩讀杜句體便作拘讀久之口適今  
如高論讀之平仄雖諧未免反聲牙也懷疑未釋亦欲  
正之而苦無由緣日復晉謁兼罄面談不復乘此一吐  
胸中之懣懣亦何貴乎竊謂律之爲名政取協律第有  
正格亦有變調對聯而調諧者此正格也對參差而調

異書

八卷六

文

十

拘不諧者此變調也故太白律對時參差而子美多拘  
體此是開天之盛變化已極而杜李雄才自喜故往往  
跌宕常法之外是則杜律自有拘體不必純作順讀明  
甚倘謂詩必入唱一垂平仄便妨咏歌似又未然夫唐  
詩雖入樂府而作者綦多彼歌工所采正當取利喉吻  
者耳不必篇篇入唱歌也就令悉入唱歌古既有拘體  
庸遽無拘唱耶如今南北曲亦有不盡合宮譜者而伶  
人之妙往往巧于正視轉換以諧其聲又何論古之拘  
律耶蓋古詩歌法今失傳已久竹肉之微殆難臆測漢  
魏郊祀鏡歌相和烏生氣出唱等篇皆可歌舞今讀之  
艱與之辭數倍于杜即太史公云古詩三千而孔子刪

異書

八卷六

文

上

爲三百皆弦而歌之以合招式斯則不可以容拘者宜  
莫如三百篇然而小戎險澁周頌詰屈其間數章始復  
無韻可尋足下又將作何等讀使悉諧穩也夫古合招  
武之詩每不嫌拘子美之作未必篇篇樂府而必求其  
順故僕竊謂足下爲過況三唐作者失嚴與拘句又比  
比而有耶借如洛陽一別四千里四字北曲既未嘗作  
平聲且北曲韻乃北方偏音四聲不備以律南曲猶且  
扞格取以証杜豈云確然至樂譜如四五工尺之讀豈  
堪作据耶聞道河陽近乘勝近幾義通音未必通遂謂  
近音幾又疑于未然也云乘勝則乘是趁逐之義自應  
作平若作去聲則是車乘耳乘勝當是何語至于輾轉  
相緣如宵雅肄三宵自讀小小未必讀宵既因宵讀小  
而謂小可讀宵矣又因小細義同而更謂細當讀宵何  
耶編辨義通音亦未必通也既因其義通而謂編可讀  
辨矣又因邊編音同而更謂邊當讀辨何耶兵革皆軍  
旅所用故彭義罵先主老革解同老兵詎謂兵即可音  
革耶黑本稱盧而博子六黑故亦稱盧詎謂六即可  
音盧耶遯本讀客不得緣遯而謂鄰亦讀客也其可讀  
隕不得緣員而謂雲亦讀隕也詩驪格無言驪可音奏  
未聞奏之可音驪也而更謂走可音驪何也記流示之  
禽而鹽諸利鹽可音鹽未聞鹽之可音鹽也而更謂鹽  
可音鹽何也凡若茲者未能悉舉總以傳相蔓引如北

則何仄不可平何平不可仄哉設有好奇之士起而躡足下後取杜律諧者而稍變其平仄直謂杜作悉是拘體都無平調彼我交謫烏知是非不如拘復還樹正復還正亡事紛紛也子美詩之大家而唐近體又義存淺顯非若古詩騷賦取與衍爲工者況唐人卽爲古詩騷賦亦多用常音不鉤玄隱而謂子美作近律乃險尋曲叶端欲釣奇豈其然歟先生博洽殫聞發揮大雅蒙竊有感未敢苟同前徒小叩未竟洪響故敢陳書以悉鄙衷遲聞玉音俯鑒回亂先舒拜

止友作傳奇書

昔者先王之制教也既有五典足以爲治而復立三綱

以明之何也所以明尊卑別上下示有統也典之言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此尊卑上下共之之辭也夫尊卑上下亦既共之則且有犄角相爭軒輊互爲之勢于是父誥子以孝子卽誥父以慈君誥臣以忠臣卽誥君以禮夫誥婦以貞婦卽誥夫以義如此則上下並爭尊卑亡等天地之經義旣拂而不可爲治故立三綱以示統若曰子統于父子之于父母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臣統于君臣之于君毋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婦統于夫婦之于夫毋敢較也敢較者誅無赦故臣子將而必誅而君父雖有以非道殺其臣子暴其罪者終無殊死之法夫婦亦然于是天下明知大義之有所統

上卽有京德而下無悖行事卽小變大防不隳也朋友之體敵而兄弟尊卑之相去微故不足相統自世衰道微人闇于義牽于欲亡復等差三綱淪矣夫婦尤甚昔尹吉甫周之賢臣也聽後妻而誤逐其子後悟而悔射殺其妻世且賢之而卒未聞其子顯謬何也至以薄過斥妻者尤多斯古風未微禮教之行也自今視之後妻譴于特常事耳出之且不可而況于殺之哉然後世重出婦者有故因出之易而遂有非其罪者或以色選或以貴幸如劉勳黃允之類亦爲姦義流品譬之于是反之遂爲嗜重之勢制義蔑焉征厲日甚蕩泆虐如莫救如何二天之尊殘及髮膚凍餓是加離背翁姑虐殺

羣庶君父大義掣肘乖違隔閡兄弟使不得親安親始藏撓篋椎鎖發縱僮婢使爲模偷綢繆不修而翹以遊寺菴往來晏若嘗家忽值逆佛剪髮披頭奪鹵薈河次數口惡亦約已多端捉雞罵狗陰指尊大一語百句舌不停鑿狎暱戲笑罔避嫌疑狂信屏帷賓客驚散其饒者同炊異糧同案異食盤薄恣啗不顧尊者四德邈然七條備極狂泉所中莫可究詰近則擊姑刃夫屢見而恬然莫問也至婦有違德稍行譴譴則羣起誅之夫天尊而地卑陽大而陰小卽使夫婦直鈞猶當有所高下而世之人箭抗女而抑男以直爲曲謂是爲非謂曰

刳于偏議一唱萬和低頭隱忍終其能自爲也又其父  
母家明知女惡輒狠噬鴟張逞力相勝無齊桓誅妹之  
義多連稱殺逆之風至使奉妻者寧得罪于祖宗父兄  
而不敢于婦有稍違世風至此良可悲憤指髮者也其  
逆倫傷化是大亂也而庸鶯罔識之輩且坐論刑于之  
化飾責其夫不知髀理異形斤刀異用豈不哀哉今足  
下曲家之名手也曲之爲物婉而善入謂宜借此倡立  
風教今所作橋井傳書事龍女已聘未行也嫌夫而屬  
情柳毅終更嫁之是姪德也今而嘉之是獎姪也且龍  
子行雖狂且要不得爲婦重僂夫况姪者乎立指如是  
是以寶滔嚴挺之之罪當殺無赦而外黃之女買臣之  
妻皆上賞矣昔者屈原至忠懷王放之伯奇至孝吉甫  
逐之二人者皆愁憫思慕以至于死故人皆怨其君父  
而憐其臣子使屈平二心于楚王伯奇自背于吉甫雖  
萬被戮不足道也今如盛指則三閭背主而猶當重罰  
懷王伯奇叛父而更將幽囚吉甫也豈非諄之諄亂之  
亂哉凡人之情倣善難而倣惡易古賢之書非必人人  
能讀而一臺之劇觀感者數千百人故傳奇雖戲所關  
實大僕所以啍者竊聞之昔孫叔敖殺兩頭之蛇此  
何心焉又聞之竊爲峻法而終至無所容宿乃嘆曰  
爲法自弊一至于此嗚呼作者亦何可不慎之也

與王軫石書

軫石頓首軫石先生足下僕聞之古人以文章傳者其  
心非必欲以文章自傳者也學成而行立正志而矢爲  
辭神理內王而外見物無所可遺理物交緯文是焉生  
故語不輕用用必有當而文已傳矣是人也僕未嘗數  
見之鄉數聞大江以北淮海以西有王先生其文章必  
傳卽王先生亦自謂文必傳而實非欲以文自傳者也  
又每讀足下文不可名一家而與古亡弗協者結撰字  
句悉如無意窮搜冥思卒無可逾私心慕之願望見之  
至願見之不可得則不得不托之書辭以通于左右何  
者心含鬱而不申思繚結而弗理則中必有疾疾發生  
而又不明白其心于所由致疾疾之側是謂自閉夫通  
之而見麾吐焉未可知也然比方于自閉益愈矣僕  
當身自受教久矣僕自束髮學爲文幾三十年矣益十  
一二讀古文卽知所謂千秋者然紛華外奪每爲文欲  
人人賞之已稍知文矣文非必人人賞矣思矯焉追古  
人嘗與同郡陳際叔約東漢以後書戒勿得窺駸駸有  
西京先秦之思如是又累年廼又知文唯事與理無右  
無今凡文見于色澤調辭者皆形器也故事可述則文  
傳事理可明則文傳理吾以明吾理與述吾事而邊問  
乎文雖然又弗可弗文也形器特惡淫又惡穢也然益  
知事猥理枉托工文以傳之非文也近又知文非空言  
也夫述事必有懲勸明理必辨是非能言是不能蹈能

與書

卷六

文

五

言非不能戒懲不自懲勸不自勸是空言自誣也記云  
君子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識者誚  
之鬼神侮之後世詎厲苟念之內必病內病豈能王神  
理而備萬物乎哉故修辭必立誠苟反是則雖文不立  
僕見于文若是若僕所聞軫石足下高行君子也行方  
如縮版博洽善文筆老矣語高下無稍假又聞王先生  
爲文沉思每入古驛空地中有大石軫石輒登石箕踞  
經薄久之文成益惡聲誼也爲文如此此氣必靜而  
定于神必知文中曲折明矣况高行如王先生所謂非  
必欲以文章傳者哉昔韓愈蘇洵非徒文也皆自言其  
文之所得僕何似敢言文且稱道足下前耶抑僕鄙陋  
人也雖學爲文亡所得實不能稱通所云云適言文雖  
盡始是安以臆見測度耳况于躬行雖然不敢不勉  
不敢不畏足下倘亦有以教之也今謹錄獻近文十篇  
并附舊刻三冊仰希寬觀幸片辭高下以明其可教與  
不可教夫僕之見于文未必是手又不能與見適符然  
亦艱矣然望是非于足下切甚又因文見指可正僕趨  
足下豈遂夷鄙默默耶倘遂不愛惜有以督僕當奉之  
益自厲期無遠于大君子受賜又當過于論僕文敬因  
駿楠來白宣區區僕日嚮北風僕傾耳裁謹頓首再拜  
閏七月十五日與王軫石書  
兩接面談知足下文經營慘澹有深意不即出者此厚

于僕則亡親且斷明德而况于僕向未窺尊旨過相得  
誠罪誠罪今回思之益增踧踖耳邇日家譜且竣事實  
望有以惠之便付刻者意誠拳拳欲自吐輒格與鄙懷  
左不能宣盡偶讀東坡記孫知微欲于大慈寺壁作湖  
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入寺索筆墨  
甚急奮袂而成輪寫絕妙又記蒲永昇性與畫會王公  
貴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論  
寒賤頃刻而畢僕因憶自去秋達今時已經歲或足知  
微入寺索筆墨之會而僕又賤士常亦永昇爲頃刻就  
詩者也于坡語忽有會書奉一笑以足下之人與文豈  
皆系蒲輩名一藝者可及聊以相喻耳想當見之武便  
聽然疾書文不加點也臨楮瞻悚  
答趙千門先生論詞韻書  
不揣荒陋妄肆論列乃更蒙不釋細流虛襟下問此古  
人高義也詞韻喪失千年今一朝欲爲論定其事至難  
誠不可不慎且斷也先生于韻上下古今又從去矜一  
書決擇裁酌而今又諏及下愚必求其是可謂慎矣某  
竊敢以斷之一字進焉如物部當入月曷不當入質陌  
真當斷以拊之者也雖然豈武斷哉物部字見于舊詞  
者絕少某云參者就少中求得二三卽謂之多如東坡  
念奴嬌詞物與雪傑發滅髮月押而中止闌入一壁字  
此卽從多從同之一端也又王介甫雨霖鈴詞

勃佛沒物屈突相押而中止闌入一出字亦同且多也  
稼軒滿江紅通篇質陌而止闌入一物字亦少矣又稼  
軒南宋人南宋作者韻多漫通而稼軒尤恣故不得與  
北宋敵又一稼軒不得敵蘇王之二是又多與同之義  
也某又考宋詩東坡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燃鬚吟喜  
雪詩成就我覺觀處我窮正與君髣髴韻演時蒙好  
過解榻時一拂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宋韻物月通  
此又一証也由是觀之物部雖可與諸韻合用倘欲分  
屬則自應入月曷邊矣今既欲釐清詞韻將質陌與月  
曷判開物部不歸月曷誰歸哉某又觀韻部如相韻者  
其字亦多相類如古韻江通東冬則江即從工腔即從

卷六

文

六

空麗即從龍淙即從宗之類即某韻學通指中所謂案  
文是也今觀物部有弗緋刺諸字而月部有輓物部有  
屈剛掘拙諸字而月部有濕窟拙咄物部有縛字而月  
部有焯淳勃勃物部有乞吃訖諸字而月部有斲斲  
紇物部有勿勿諸字而月部有芻芻物部有紱紱斲  
諸字而曷部有跋跋焚斲考諸質陌錫職緝諸部與物  
部字未有如此其同且多者則物韻當屬之此耶屬之  
彼耶先生云淵明責子詩不得已而旁引借証某謂填  
詞乃近今之製與其借証于晉不若借証于宋為近則  
蘇詩雖非確据其則不遠若蘇王二公詞與文字相  
類當可証歟前此詞家用韻既或失之濫或失之拘

者紛紛茫無成是此書一定百世為準當如治亂絲大  
經既理其餘緒焚如則刀以斬之而已言之無文幸賜  
裁擇

### 再答千門先生書

歲序匆匆未及時過冰暑昨暫接顏色又一揖即別去  
悵如何也蒙賜新詞超逸流麗當令清真頰首淮海失  
色特某以惟鄙之姿被丹彩之飾為滋愧耳伏觀詞韻  
殆無毫髮之憾玉尺金繩千古定律此書之功當垂不  
朽亡疑貴鄉先輩有云不朽者文不晦者心某嘗誦此  
言為之下淚每思攀托風雲依倚臭味而疎蕪寒賤為  
世目笑益已久矣幸值高軒過此藉以自通猶恐無因

深書

卷六

文

十九

自結未同之誚而孰知淺陋之作久以收在奚囊摘付  
梨理又獲晉接末席側聆高談珠玉在前琅璈悅耳龍  
之奮也勢不獨往土石草樹隨之皆得升天某思附先  
生以千古者類如斯焉鄉使先生建牙秉鉞光照茲土  
鈴閣畫闥千人同呼使某過之必且趨趨而不前屏息  
而疾走耳安得從容譙笑雅曲贈酬如今日之樂哉是  
先生謫宦而來翻為某輩之大幸者此矣才愧侯芭自  
應載酒敢煩庖人更賜餘瀝詩不云乎既飽以德鈞茲  
銘謝辭不盡宣

### 三答趙千門先生書

先生著作名家風雅宗主虛懷若谷采及下愚至舍其

舊而賴從之此非某之私幸而實斯道之大幸也所歸  
去聲二十四敬今改作映字者緣此部沈約孫愐俱以  
映字領韻敬字乃是後人所改今某特欲改還原本且  
亦欲因是使後人知求古本韻書不致孟浪操觚爲楊  
用修韻經之類及近世坊刻俗本所誤耳孫愐唐韻中  
兼有沈本此真韻本之最古者既具見淵源收字亦該  
注復簡古其同音之字又各細分使人不病訛呼亦便  
查閱至于同用之中仍分出各部領韻卽某韻學通  
中所謂某韻半通者併瞭然矣此書今世絕少某偶有  
此書欲稍刪其字之險僻者付剞劂以公之好古既苦  
于乏力嘗恐此書遂沒不傳今奉覽觀想當鑒賞倘先  
生便能付刻或贊成他人刻而行之俾傳遠而垂久此  
亦風雅中一大事因緣也官署清嚴不敢屢瀾公餘稍  
暇尚望更賜詳盡不宣

寄沈去矜書

僕自前歲冬末與足下爲夜飲吟詩至霜白不止以爲  
清快爾後別去行二年札書少通然思之至今猶如坐  
東湖草堂白光射衣酒氣在襟也閏三月盡家兄自臨  
平來感足下誼甚高併傳賢嫂病逝已數月聞之殊驚  
嫂賢媛也且逸眞先生旣亡太夫人隨逝足下持服財  
盡而嫂氏繼之亦酷苦矣遺兒六人長者雖昏未練世  
務知足下必以羣小兒子爲憂僕雖相好何以慰之耶

漢書

卷六

文

子

然有一事可効忠于足下本欲赴唁以悉而俗務牽絆  
又悲緩則何及故寓書相明足下旣喪耦悼亡滋感近  
聞有爲足下謀續昏者僕竊以此甚當斟酌之也續昏  
事最不幸亦復最難少年未有子者不獲已耳僕觀足  
下棲遯丘山托迹方技誠飄然物外足自娛今賢嫂喪  
亡豈不誠悲然生死聚散之常善視諸兒遺哀達命單  
子以累未始不得必若續昏政恐自苦何也婦人之乘  
陰惡多良少前嫂賢惠是足下之幸及今繼之難必如  
意況前後親晚之際尤難之耶續昏爲正室必求處子  
年不過二十裏外與前子媳年畧相等後入晚姑又年  
少相埒子又非所素撫情多齟齬致必然也一也羣小  
兒甫離母襟驕稚之情未脫驟以晚母之分加之未必  
便馴而晚母年少恃分又不能姑息宛轉如親母情義  
又不洽二也足下今年四十體弱不勝衣又以苦吟加  
瘦亡嫂靜嘉已中年持家務辛苦兒女故足下得高枕  
書室寶甯神明耳今續昏便事與前違乍改弦更張之  
須一日而三摩娑之倘復度之便復辜負雖欲養病高  
臥絕遠房帷豈可得哉此言常者又有其變者雖不敢  
謂天相協遂至于此而亦欲盡言之妃匹之際長少不  
敵枯楊未稊先生怨恨一也妬情居多好虐前子夫剛  
則陽好而陰肆毒戾夫柔則併夫而制之使卑屈嗟忍  
且有併夫亦昏惑者前婦子多大致殘摧二也又有貌

漢書

卷六

文

子

取賢慈真意不貫自居最好專見子惡而夫惑之謂子  
不肖雖親族亦徒見外同詞與之孰知管仲有慈愛飲  
食有冰霜也一親一疎一真一偽將察之實難繼復知  
之亦未由責詰三也夫年壽或不永則愈益恣專凌前  
兒動稱逆迨小者督罵大者訐告流毒狼藉往往而是  
四也又有初咏恒舟如冰石取夫產籍斥賣畧盡寡婦  
之利莫敢誰何既業罄裝飽一朝而他適五也今為足  
下慮者必曰中饋誰主羣幼誰母臥具誰設衣裳誰補  
焚燬燈火悲哉獨處數者皆得為足下解之足下長子  
已娶婦已降降矣慮幼婦者更求一二老婦調維之非  
無主耳羣兒大者十四五小亦數歲慈父兼母家嫂如

撰書

卷六

文

五

嬖或如前云老婦者亦得兼管諸兒則羣幼無母而有  
母何如令虎牧羊教貓乳鼠耶衣裳臥具又細已獨處  
無聊道味可餐文章可娛必不得已稍置婢媵持手巾  
而已或曰婢賤必乏德然賤故不敢有所恣且去就易  
況位賤而賢者亦時有耶又曰我慎擇女子之賢者不  
知女子在閨閣隱微難悉益有行遠父母而變其素者  
吶者辯愚者黠而懦者強猶寒士已出身服官多大異  
其伏處時也若謂我高明能制之亦政恐難耳驕婦非  
尊章所能制況二人俱逝哉至正室而取再嫁尤難言  
之服禮之家益為非宜故總而蔽之謂足下莫如勿復  
續昏為是夫婦人多頑惡最難指數足下既以天幸得

賢良天道乘除豈可恒哉莊子云途有盜而十殺一人  
則父子兄弟相戒也以僕所親受勞妻累者已多而更  
取尤甚何翅十八九敢不稱戒左右此政復以利害相  
明非徒爾作方幅語欲足下效曾參三駿也僕又不取  
過料足下弱質能文有名生長華好只慶過三十而失  
年未四十而有六丈夫子又復佳耦今方腹悲比方弁  
州文章九命已為過差當復何望而更續昏耶尋常相  
過一悉項細已與足下非少壯遭逢頗領入名山以采  
藥叩禪扉而訪道稍了俗緣政當與足下商之人生送  
婦入塚亦了世緣之一段也足下念之辭盡不宜  
與友論詩文書

撰書

卷六

文

五

辨士先辨品辨文章亦先辨品辨品者先論定其為君  
子小人而已今天下君子人者其言貌必莊莊乎君子者  
也言貌動乎心者也即莊莊云者或未盡出于自然然  
亦必有意強勉為君子者若夫小人其容止必忸其言  
語必囁見乎外者如是則中藏可無下焉足下今疑嘉  
隆以前人詩文似方似策讀之殊厭萬曆以後則輕活  
有致使人之情可娛此政僕所謂君子小人之分也夫  
方策非方策也歛氣于學故不流藏態于法故不露有  
體有理正情而入于古故覺然也厭者唯高故不易攀  
即如人之為君子者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使人嚴憚  
之耳所謂輕活而有致使人可娛者反是政如小人側

媚其態而熟滑其談可與爲狎昵也今觀萬曆以後其詩文倍于古濫于情了無風格祇以韻麗尖冷語作好而使人欣快其將爲君子耶抑將爲小人耶故僕必謂隆萬之交乃明文盛衰一大運會也而國脉亦仰因之可不慎哉夫讀書取友元無二致使求友而必當去嚴憚歸狎昵則讀書亦將同之苟其不然則不當以一時欣厭而易其心也決矣大抵天下事苦而難入者必正而有益甘而易投者必邪而多損辨文之辨以讀書政如辨士之品以取友等而上之固不止詩古文又不止于詩隆以上人今祇就所論言之耳禮不云乎其大致曲充此意以讀書所得固有不盡于文章者至云子瞻

亦多諧語夫子瞻固諧然體自高妙了非近家所能及且所蓄之淹洽浩大爲如何者要其學問之始自應有一番苦難處耳政如言貌莊莊乎爲君子而詩稱唐聖武公以爲寬分綽分倚重較分善戲謔分不爲虐分所謂深造而自得者游戲又復不礙然其先亦必具有好學自修恂慄威儀之極功而後乃臻此不然一慢易詼俳貴人耳又惡得爲君子者哉

### 與柴虎臣論翻切書

承示古翻切上但論母下但論部此說未必盡不然但弟謂下一字亦須以陽切陽以陰切陰則尤爲密且無弊也若以陽切陰以陰切陽則讀者未免時致差訛此

猶是疎耳故弟于切字定論陰陽時又不拘部何者陰陽是大段分部東冬之類是細門分部若冬之與鍾其細已甚與其拘細而不拘大毋寧拘大不拘細矣又吾兄謂翻切上一字必當用母鄙意以爲切字之學從古有之而字母起于神珙神珙本北魏時人則翻切不須字母明矣即吾兄首据者郭璞爾雅音釋翻切璞死于晉明帝太寧元年後六十餘年托跋氏始建國稱魏則翻切又在神珙前久矣此韻學通指中弟說義已詳今吾兄又謂字之歸母原屬神珙等韻家法但古人切音雖不本之而法與暗合故不得廢然僕觀古切音亦多可疑如傭本音庸當作餘容切而爾雅音作勅容切則

沖音矣瞿字止入虞遇二部不入支中之部而爾雅音作居其切則又遠矣符本音獸當作詩救切而云羊又切則宥音矣廣是上聲是古晃切而云土曠切是湯去聲又益遠矣然弟觀邢昺疏則音釋似是曷作非璞作何者璞序亦有音釋不應璞自作序而自音之故璞序顯是曷音地音釋亦應是曷爲之且刻本璞注字大曷疏字小以相別今音釋與連文俱小况璞序云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而疏云別爲音一卷圖贊二卷今本既無圖贊當併音亦亡或曷音祖述于璞亦未可知今据足下謂是璞音言之耳孫愐唐韻最爲韻書之古本而弓本近官當作姑翁切今愐作居戎切是聲之平聲

不近官音且直當近冬部韻矣冬作都宗切嫌于音東  
据鄙懷自應作嬌邕切耳皮當作頗移切而恂作符羈  
切則是音肥卑當作通葵切而恂作府移切是亦音肥  
幃當作吾韋切而恂作雨非切則是音衣皆與本音相  
參差韓道昭五音集韻贊作即移切則是音齋而非茲  
茲當作爭施切爲安耳頻作符眞切則是音近增而非  
蠶蠶自當作皮銀切耳諸若此者未必盡可据蓋翻切  
者是摩切二字成一字也若摩切之而非此字何可用  
哉意者古人此字原不如今讀即如天年古讀入眞南  
風古讀入侵之類今既寢失其讀則用諸翻切轉多扞  
格不然或是古人舌強而法疎耳又吾兄謂古人翻切

卷六 文 五

下一字必合于本部韻今觀郭璞蓮字作巨俱切疏字  
作山俱切蓮疏皆魚部而俱爲虞部則古故有不拘部  
者矣即足下最服袁子讓字學元元而以之乎切諸何  
不切蓋其中所載孫炎反切屈陸爲曲窟龔爲孔載睡  
玉集矻落爲角咳落爲殷又載幻無切虛途遙切迢迢  
爲蕭部而遙則蕭中之宵部也凡此皆不拘部者故鄙  
意謂上聲下韻兩合成音但取唇舌之間直捷的當不  
必上泥字母而下拘本部爲也古韻通一書自是千古  
但所引古人翻切未悉諸合所當商推求其盡善足  
下此書整齊釐正述而兼作小有訛舛俱是後人指  
之端政恐不得卸罪于昔人謂我無所與耳

柴虎臣答毛稚黃論翻切書云昨示論反切書欲  
僕援尊指別作一說附于後云編之反切爲善必歸十  
理爲世指南僕于鄙者切相和引非直爲善必歸十  
皮乃足論定已輕平予也至此言反切信有獨契不  
必師古如僕所見未敢仰同何者切韻之法本以上  
聲上韻反復摩所見而得其音故謂之切亦謂之反  
謂上當審母下當按部此爲初學入門之依傍無誤若  
舍復固未易度矣蓋字之歸母原屬神奧以後等韻  
吾人固未易度矣蓋字之歸母原屬神奧以後等韻  
母存如古紅切漢無四聲亦自見母德紅切東何必  
至今相沿之南漢無四聲亦自見母德紅切東何必  
物也足下以字爲母可謂切韻之旨矣然則切韻之  
若下字以字爲母可謂切韻之旨矣然則切韻之  
德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可謂切韻之旨矣然則  
陽聲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可謂切韻之旨矣然  
東部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可謂切韻之旨矣然  
書乃云切韻定論陽聲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  
拘大東切韻定論陽聲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  
拘大東切韻定論陽聲故切東何必足下以字爲母

卷六 文 五

門分部審音諸當乃由于此假令論大段而不拘細  
可形豈不使韻部俱潤耶可東亦可冬徒紅切不可  
要難自不我法如飢入脂機入微入皆入屬天清  
屬清音屬青此界彼疆何以區分而韻部已定詞家  
比諸蕭蕭韻青此界彼疆何以區分而韻部已定詞家  
居依切應下字隔別倘潤而呼之則飢機切青用  
舍經切應下字隔別倘潤而呼之則飢機切青用  
之不可無拘也審矣且居依切飢機切青用  
青業陰陽相權而欲辨其是機非飢是灰非青  
非清豈但繫于大段分部耶抑當更于細門判之耶  
疑遠又指郭璞音釋遠字作巨俱切不拘部者故鄙  
雨字皆魚模雙收其入魚部者遠作渠音是強魚切  
疏作疏音是所遺切其入魚部者遠作渠音是強魚切  
但切疏音是所遺切其入魚部者遠作渠音是強魚切  
之音原未嘗開出也至爾雅音釋郭璞音釋自序云  
之謂用未嘗開出也至爾雅音釋郭璞音釋自序云  
章句之下如錄曰然則切韻之樂郭注頗有音切解  
翰曰下六切韻曰然則切韻之樂郭注頗有音切解

唇而符是輕唇古切于此稍開或讀符作蒲故耳若  
肥是微部當作符非切也早當作逋菱切而孫作府  
移切亦是音肥夫府是唇之清聲故以切早不得云  
是肥但輕重互借與符皮類耳幃當作音韋切而孫  
作雨非切則是音禾夫雨是喉之濁聲故以切幃之  
得云是示大要審上聲陰陽下同非平聲字辨之則  
了矣如府之從膚兩之從侖是也若吾韋是疑乃  
牙音又非幃耳又曰韓道昭集韻貴作卽移切則是  
音齋而非類報自當作爭施切耳類作符真切則是  
聲符類同是唇之陽聲故以相切又卽移則知是費  
非齋齋是齊部相藉切今日是齋當出潤移于攝故  
也若爭施又當爲藉非費矣符真則下字非賸賸是  
文部符切其用皮銀切與符真則下字非賸賸是  
殊而六部中頗有窄韻如嚴幽銜凡拯等之類字數  
二有古切中頗有窄韻如嚴幽銜凡拯等之類字數  
無多勢難選擇安能使每韻陰陽相儗乎故端于切  
學者事當于同口之中辨韻而求之母下復有殊  
子王使位次所存卽是母義進而求之母下復有殊  
按部就班尤屬要領自古深諳切韻者如陸法言所  
議先仙尤俟俱論是切韻之推所壘成仍宏登合成

之方將且僕生平論著就正于足下而改定者多矣  
今段不厭亂縷諒非護前逞臆于同室反唇者比也  
唯左右  
詳察之

再與柴虎臣論翻切書

答書甚辯晰然僕本不謂足下無据政以用母用部爲  
煩耳今用僕法實簡且捷又無訛差奈何必欲拘古法  
蓋翻切不但合二字爲一字且長吟之直可分一字爲  
二字卽以頻字論今但將此字慢聲讀之天然自有皮  
銀二字意實未嘗有符眞二字矣不但合符眞二字非  
頻音而已故使古頻字更有他讀而非頻音乃可若是  
輦音則決常用皮銀切而非符眞矣又僕切字或不拘  
音若本部有字豈欲外借亦以本部無的當同音之

宋虎臣問答毛雅黃論翻切書云承而示書謂僕論  
切原不立母而政以用母用部爲煩可毋拘古法夫古  
齒喉清濁輕重先之次人難辨故立字母爲之  
準如牙有四音則分爲見溪羣疑而見爲純清溪爲  
次清羣爲純濁疑爲次濁于是韻部各以類從如東

韻則公空預峴冬韻則攻鎔登韻呼讀無僞其于辰  
舌齒喉半舌半齒諸母字皆可例推倘已了然于七  
音位置得魚忘筌何煩倚傍耶然中語上未免望  
洋之歎矣若分部之畫然故上下兩字須先辨下韻  
踰關二百六韻疆界盡然故上下兩字須先辨下韻  
爲某部然後認上聲爲某音倘部次不分則字音亦  
涸如青清灰肥飢機之類語已悉前書即足下近日  
于冬欲改嫡翁爲嫡終切于卑欲改通威爲通萎切  
隨部轉圓最得之乃又云本部有字豈欲外借亦以  
本部無當同音之字或有而形生者故難援用正  
如所答古人不能陽切陽陰切陰以韻有窄部難干  
邊釋耳夫一部無韻可切者如拯字係云是蒸上聲  
必不容越部而用他韻借若來論直可通作之郭切  
則是整非拯矣又讓古然之疎謂其字數寬廣可用  
陰陽類切者仍多相乖然古切辨陰陽于上字已足  
業具前書故切法以上聲下韻爲主下字不拘陰陽  
無害于切下字出韻而不拘部則有害于切今無害  
于切者尚欲加密而有害于切者反可疎畎至如所  
云切韻字可分一二二故可合兩爲一卽以頗字侵  
聲諱之天然有皮銀二字在中此卽沈氏曲有通腹  
尾之說謂符眞唱聲不合頗切韻于唱曲自是兩重  
不得以此格彼又符眞切韻乃古法于唇音輕重

借等韻家名爲藏隔併流另有務學古下字  
也天下事後求居上頗有今法務于古者若曆  
則歲差定朔是也使因此而併古之立元歸餘諸法  
一旦盡廢之不幾作臆亂舊手僕持論雅尚通變非  
畧守前人欲買耳足下又謂藏字所領本不次入庚  
從其道原無弊耳足下又謂韻明載之疏與純同音注  
部當雙收按陸法言切韻明載之疏與純同音注  
曰山幫切與郭反通郭本注亦云蓋藏音同雅純  
卽古純字其不收入虞者是孫愐之漏非郭說也僕  
三齊恒言音口咄而不合按本書是故借用之咄  
因莊子有口咄不合擇云些張口貌故借用之咄  
張口解不得與今之讀昔同果是卽非耶僕不質庸  
純遜足下十倍每有稱述定加考察未嘗臆說遇  
疑似亦必互相商榷以求是正心知一時蔽短後來  
難誣不若違覆而得中之爲愈也于斯堅持鄙見更  
與足下幾辨者蓋以古韻之亡因風習切例泯併于江  
傳訛罕覺如洪武正韻宣城字彙等切例泯併于江  
姜皆曰居良切屋沃皆曰烏聲切魚虞皆曰牛居切  
信口師心古音茫昧故爲考訂反切發復復古仰知  
上聲下韻類宜按部不可混施此事與古通實相達  
裏庶幾發明于萬一耳若足下欲有抵牾何以靡  
俗而歸其迷哉竊足下術從更始歸于合轍一知韻

表之劍想暢高懷原無過矣也若終未飲可且當好  
置在昔同方密好如韓柳議史馬范論律間有參差  
自信所見何妨各安同異  
哉呵凍重報語不能次

三與柴虎臣論翻切書

重蒙答書益見精核然古刻之訛而僕駭其訛足下明  
其訛猶合轍耳翻切合二音爲一音又可分一音爲二  
音此是韻學定理由先天來嬰兒墮地作一話聲此話  
聲卽具吾瓊二聲彼豈知所謂頭腹尾者故知此事非  
誦唱歌亦不始于沈氏審如君言豈以聲歌始于北南  
曲而自三唐以溯三百康哉纓纓九尾五子皆疾聲爲  
誦者耶次書所答止此餘無所辯何者倘僕說幸得附  
足下千古後當不乏神瞽識曲聽真判兩家同異僕

何事多往反哉

柴虎臣云簡而當  
僕可無煩往覆

與鄒計士書

三四年前讀麗農集或呢喃如鶯燕爾汝又或如裂繭  
槽作濩索聲一鼓一歌嘆爲工妙不但娛目直移我情  
也邇湖頭相值得親近文及文友其年龔陳諸子作每  
能因古人一二字間推衍作數千許語妙義橫生見昔  
人之所不及見驚嘆低徊直欲燒研擲筆覺軫石朝宗  
雖與深筆長至于本本元元則猶當却避僕每嘆博學  
工文兼之者少宏覽之士累于涉筆如馬行淤泥中舉  
足重滯何能如足下諸子目迅齒快英斷犀利如此又

漢書

卷六

文

三

能工爲倚靡之文僕雖虛中然性亦不能妄嘆見足下  
政不得不屈抑耳疎蕪之作何堪陳左右然又不能不  
使足下見之鍾會鄺論聽外便走此是何等意不知叔  
夜揚槌之餘亦能一取視否恐取視又徒佐君之笑疾  
也僕才不能逮作者近憂病益壞廢向所憶書亡去殆  
盡氣益索不振足下見必知之不待僕說然縷縷自敘  
恐足下誚僕無自知之明耳第少耽此終不能嘿嘿單  
思忘食蓋亦有日恐求當作者終無毫末仰叩雷門則  
以自愧夫千古以上人既不可攀而問之百世而後又  
不可俟生同時得足下乃又交臂相失覩面相左則果  
幾窮邪計士足下茲事在今日匪他人任必希爲我披

扶荒隨洗索勿避洞垣一方使僕確知中病處以不自  
負其宿昔耽好之心足矣快矣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求  
藥號太子卽不療當不以咎秦君也足下倘必欲西南  
嚮僕何望哉

與季蓮書

世有必傳之文而無其文文者器也器必待物以傳物  
與器交易朽耳必果傳哉季蓮足下以爲然乎僕向親  
古人所作以爲凡物更三五百年猶在于人間之世則  
必更久猶不做也今視之何如也嗟乎以我目所歷衡  
量百物之傳不傳蜉蝣壽蟪蛄亦若是已雖然必有一  
物無首無尾無聯無斷以貫于是物而是乃傳特不可

漢書

卷六

文

三

得名之以物蓋物自無之之有者形顯易壞物而自有  
之之無者既久而又冥沒不可見故二者常相疑相爭  
也而吾適因是求之舍英吐華其用必多理臆膚曼稟  
秀亡算玉水流葭瑄定氣方且驗之協之何爭而何  
疑然嘗以是語人則益爭以疑何也僕讀季蓮之文以  
憺乎爲宗倉兄其思稠疊其理縈帶紛披昭采肆發吾  
烏知其所包韞殆必有立乎有無而不隨以爲有亡者  
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季蓮必心知之何待僕語然  
唯季蓮乃可語此且進于此若夫文而至此則止矣亦  
蔑以進矣是在季蓮之自信與力先舒頓首

答吳錦雯書二首

頃復相過終不得一晤邑已展限如何省詞痛楚自應至此他俱不足惜但蘭摧過苦耳然常思之人生自師上不活以至百歲終歸于土有子孫者一再傳或數十百傳而絕者與及身無兒者亦等久暫雖殊竟相去幾何卽多子孫不絕累千萬祀然大地久之亦空壞爾時人類更復何著則亦同歸于盡而已以此思之人唯有一事極真而外其餘皆假此等雖是常情常談乃至理也若足下則自有小同傳經而年力猶可更得子此又不足喻之聊以相慰耳想此理久應了之特復相爲言之耳威卿在時頗有作須爲哀錄以傳于後既云皆假而又欲爲亡者計身後名亦是僕一痴然是其精神

漢書

卷六

文

高

所托不可沒之自勝日設酒樂祭之也僕亦無佳懷常思一面以悉鬱鬱疲于應酬不敢數過草率報意蒼梧今足下所治地卽包孝肅李世美夙遺清名于此足下以治吳者臥理之眞得足也讀新著歷落大豪要能自抒胸臆作者寥寥君須一坐獨論文列僕滋愧耳去冬先君棄某至今未遑親筆墨緩之使病骨畧甦當作長詩奉揚清德兼敘濶懷出于中懷非敢爲佞僕書不如米南宮談經不如戴侍中假當端石珍簞之賜然念千里惠窮交故非杜征南洛陽餉也敢不受耶

### 與李太史論樂府書

既涉衰亂自多隱憂憂府孤城渺然萬里伏惟懷抱羈

旅長年糾結激而吐辭陵轅慷慨古人有云志深筆長夫七月藹然亦有尾脩之怨戾大雅沖和不廢板蕩之憂憤時乎時乎言者豈有罪焉過蒙下詢根源樂府竊以唐詩宋詞已失音譜况漢魏之樂法何可尋卽有得漢樂譜九章者亡論僞眞恐同舟刻以書爲御馬情有違至于字案宮徵勉期上唇九原不作何從質之邪總而蔽之難問者闕而可求者辭辭之不可求者斷簡記言而可求者古色俊句漢文存者貴同球削後人擬之本免效其趨步而瞠乎絕塵抑有斐然新杼強襲故名凡茲之流鈞屬非要僕故嘗云擬古樂府有如兒戲者此耳然其古氣高筆往往驚奇絕凡僕謂擬可不存而

漢書

卷六

文

高

不可不擬卽可不擬而不可不讀取其神明傳我腕手隨製他體可令古意隱然政如作楷行者先摹篆籀又如宣德銅器不必見寶而渾然之內蔭映陸離斯可貴耳若乃承系源委題義合離宣城古樂苑最爲綜洽而郭氏樂府詩集及華亭樂府原諸書亦足互稽然此等是掌故所資作者工拙無關于此仰惟高才包括古近畧疏淺陋以備談笑恐唐突大雅踧踖如何

### 答豁堂和尚書

和尚年過七十白髮龐眉杖履無恙居然今古德也山門事雖爭之不得而此心可告無罪于佛祖今但當以忘化不忘以靜鎮不靜耳悠悠末法正復未知何處

心道眼自應遇之不驚雖古人值此要亦不過如具而  
已九月末一札粗有所叩求和尚指示者想猶未達餘  
杭即倘寄到時幸不惜垂慈和尚垂老多佛意遂致遠  
迹歸雲使其不能日親道履把筆愴恨幾與淚俱

與友論尺牘書

讀梅氏洞詮便覺蘇黃書牘淡薄少味若看過百穀眉  
公後二公猶是古物

答惲遜菴先生書

某行年近五十每以不得聞道是懼而今可與叩此者  
甚少恒疑茲事渺焉中絕今蒙示劉夫子節要直是奇  
書而數接面談更為親且確賜答書幾千言又何其悅  
誤書

卷六

文

三美

耳震心輓若入裏處也紙裏不可認心須反身理會始  
得然欲作理會却從何處著手乞更示一語又夫子闢  
佛而先生謂參禪不礙近有招某為此事者總欲見廬  
山真面目或者不嫌徑之殊邪

與關樞度書

突兀金臺鬱葱佳氣足下鼓其餘勇而排突之視郭生  
驚才耳僕輩潦倒幾兩屐焉知不踏長安城將恃足下  
為北道主人不乞食也得無預計遣謝邪

與張赤師書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僕誠無顏以對足下

答吳次公書

負却頭上巾爾乃比諸神武挂冠右軍背墓勝一匹雛  
而烏獲之耶良所謂善戲謔兮者也

答沈開先書

昔有意乎捧檄事同緣木情或剖冰耳悲哉已矣今復  
何心

答陸景宣書

三年不見東山嘆之今將過之安得不為勞結去又先  
子棄僕心焉如割以此少題尺素托南雲也辭學何足  
云聊以奉教于大君子敢當答脫且聞孝山在大庾門  
心俱水安得長物以贈鄙人幸婉辭却謝勿復攜來詩  
則欣願祇受矣十子詩并拙集既紉于紙價兼之心緒  
誤書

卷六

文

三毛

未能及此稍俟當報命耳景銘奏捷稍雪俗子之誦而  
壯風雅之氣若僕雞豚且不逮豈復更有惟牛之思悠  
悠餘生落落世事但有存心修身所無大隕越兩先人之  
遺兼自懺其不孝之罪如此而已餘無可為足下道者

與沈去矜書三首

春寒側側微雨如磨麥唾絲竟日夕不得止總帷匝坐  
日暗燈微念新塚山頭藜艸生綠追惟往昔憂緒彌新  
哀來頂喉淚澁于眼欲引聲而號則心疾愈劇躑躅堂  
階東西忽忽外有聲入耳者非催科即索負也無言可  
支無方可避此皆僕平生未歷境也足下亦曾嘗之耶  
念欲走石鼓胡斥賣田蕩稍支日月河路曠乾頗艱府

樹又恐米價方平瘠田少售且徒費足下作一夕東道  
主人爲此遲遲未欲便東然願見之懷與時俱永耳憶  
前歲八月朔張樂設飲荷足下翩然率子姪來過登堂  
執敬傳致先君先君亦輒然笑謂有何德敢邀大君子  
寵光如此未幾疾深臥起牀聲至去臘而長逝悲夫今  
更求老人之臥起牀聲者併不可得況前歲盡觴獻壽  
之極驪耶與言至斯足下能不助我雪涕也愛日之情  
生不能盡酒不到陳人墳下土雖滴淚何益哀已痛已  
白楊悲風吹我素札倘墮君前小悉近狀不見揚亭五  
十里邈天末矣弟此中不隔脉脉如何

與書

卷六

文

三

子昂好畫馬恐墮馬身後更而畫佛菩薩像吾與足下

多作綺語今須有以懺之不然恐泥犁亦是大畏途也  
西河痛稍定否不能走鼓邨絮醉以慰足下良婉然人  
生晨露易晞政當排豁耳我輩皆是薄命人白日駸駸  
朱顏遲暮窮途之恨不散傷心之事頻來計唯有多飲  
醇酒少近婦人多觀佛書少溺文字庶使沉憂足自遣  
也霜露未肅能西棹否把臂荒館一醉相樂吾老矣焉  
知兒子事哉

### 與張祖望書

雪後登吳山絕頂東望錢唐江風帆萬艇越山隱約層  
複直出天外青蒼空濛都是海氣南爲鳳凰之嶺片玉  
掛空西湖對蘆離離鋪白蓑笠漁釣點綴水涯北頻十

萬家屋瓦鱗次府寺宮觀翬飛翬挺瓊臺銀閣時入  
雲遐眺奇矚言不可說恨不得足下賦手摹寫盡之酤  
酒薄醉憑虛浩歌清森之氣動人寒栗爾時千逕跡絕  
萬壑烟冷頽仰顧盼廓分寥兮便覺閭闔可呼太古非  
遠雖知此身渺若蜉蝣忽若電火振衣躡屐豪而欲狂  
不知吾生之非天地天地之非吾生也聊書一二以寄  
足下知吾胸次如此愧乏古人筆墨耳

### 與徐野君書

尺牘小技而難工新語一書遂片片旃檀矣此道近代  
蘇黃稱佳能純乎本色質敘無不臻妙今如百穀冒公  
亦俱能撮勝或嫌王太着色陳太取致斯固有之然亦

與書

卷六

文

三

由人地耳蘇黃二公少壯立朝雖流離悲憤兒女故舊  
之情皆關國是故落落寫來俱有動人而不可磨之處  
王陳不過兩布衣而言又不可出位其所行寫本無大  
事則不得不借資于色與致才固不逮亦地限之耳此  
知人論世者自應得之非先生誰知作者苦說者苦耶

### 與虞景銘書

始足下與僕約得稍謝帖括事嘗努力千秋今已稍謝  
帖括矣文章有神息壤無恙僕方拭目以待足下

### 與蓋思丹麓書

風流英絕偃聚一時覺菴首唱既高正叔後來居上諸  
子左顧右盼人人意殊詩成命酒不罰自傾星橫月沒

未肯言劬次日餘興益豪鼓勇自若宿醒在面新醒入  
辱風景晴快助人筆墨又得西銘踵而作記聯韻之後  
殿以雄文良會若茲定不多得昔僕與祖望去矜南樓  
之集賦詩云西園諸子亦偶聚豈意便作千秋人二十  
年來不復觀此時無暫久以得意為奇直當令後世知  
僕等今日耳

與友敘作尺牘書

吾于尺牘嘗悉心諸體亦稍能但不樂太樸放耳非春  
秋時何故作辭命體非有斷簡何故為十七帖語至後  
來風調雨到亦不盡遊總以直抒胸懷見我真色又不  
失古意乃佳耳余長知牘幾三百餘亦無所不有然  
觀之識者皆知是我作子曰辭達而已矣人共知為  
聖人之言而子瞻獨深嘆此語者故有得也

選書卷第七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七

書一百  
四首

答陸孝山書二首

則孝山先生為南雄墨江江水盡白大以為奇每思執  
御高揖清風乃景宣溢美過勞摸索文章宗盟言行坊  
表當是先生自題曰僕何敢當此語支牀餘骨百務繁  
煩別刻種種俟杪秋當致之然望極盡彈射乃不虛引  
領意昔徐信苦吟子瞻為更一字信便下拜此貴治故  
事今不知先生能徐信僕否第恐又不止一字耳

選書

卷七

文

雷州之葛輕如蟬翼象牙筆格光赤理膩葛謹製如深  
衣狀服之無數格則且度書麓時出摩玩良慚秋頽極  
鈍如燕趙槌未敢輒用此架之也

與祁止祥書

杜老云老年花似霧中看今先生眼膜書畫更入妙葢  
從微茫滅沒中愈得神也倪高士何等入先生故應與  
脗合耳遊子絕塞如何念之倘得雁足帛書乘便幸不  
惜寄示一二

與大可書

丈夫既有此六尺身何可不令千古  
寄赤師書

此中昔人所謂塵土猾俠之鄉也足下淡泊人恐不能有所遇

寄關查度書二首

久病未瘳又癩決醫者來進一七藥約須費三錢餘痛楚出血更加虛損天之扼我如不我克然思之亦不過窮與死耳此外更無第三事得加我者溝壑喪元古人之自分審矣以茲洒然更無憂懼念欲知消息相爲二談

上有九天下有九淵八紘之外有八極男兒除却富貴要當別自有生活處只思認不真耳

答申鳧盟書

樂書

卷七

文

二

京國去浙三千里每瞻跂足下以爲日下苟鳴雀未足方礙而僕江汜之下士也每友人自北來者說足下稱僕不去口僕雖未嘗得望顏色亦不敢不竊附知已矣顧何以得此于足下則不可解耳向被命爲節愍公文前數年曾托客呈稿併附片札不識不致浮沉否茲家兄子北過復令持來忠孝千古何待鄙人特稍申其仰止之私耳應有點定處仍望賜言夢寐容輝政未知何日得走邯鄲道也

與申鳧盟書

孟德以英雄許劉豫州亦可謂知已豫州未嘗以屑意而云孔文舉亦知天下有劉備則似乎驚喜者士固欲

人之知我亦必出于欲其知我者乃甚快耳

與陸景宣書

足下入山惟恐不深僕未嘗不擬著屐遠尋而屢以事阻足徵其塵俗非遐心也天台書得與名深知方便引掖之至意第未知何日果得看君度石橋耳

與沈豐垣書

文字循牆倚壁故不得佳杼軸予心更添疑貳之口識曲聽真通入政竊耳古今以來實所同嘆

與惲正叔書四首

宣德紙十二張張長六寸濶四寸乞爲我掃盡此紙合之財得濶四尺八寸長七尺二寸一大幅耳

樂書

卷七

文

三

足下翰墨皆神化所至要者自須薰後以請然後乃與一筆兩筆耳況足下子然旅人不酒不肉所須于世者甚儉而又得賢主人如雲卿者乃雲卿云足下手無停晷夜燭見二跋裏衾略交睫旋起寫作或更苦吟遂至申旦日出未盥漱應接又已紛沓而來嗟乎世事無盡精神幾何此等皆能使人速老

足下許我文過侯王汰矣哉然此語出自足下恐人信之奈何

天地會應有老時但人不見耳至天者稱蜉蝣天地亦以人爲蜉蝣不知誰當視天地爲蜉蝣者

答正叔書二首

經營十小景過一巨幅神算哉足下真黠而不痴矣然虎頭三絕而君闕一不得全虎頭政未知君痴于虎頭虎頭痴于君也

僕學詩三十年常有目無古人之意所畏者屈惲二君耳前者忠告而不見聽反謂不愁有殺衛玠果爾則僕之利也歷我者惟兩大今又將弱一个矣快哉呵呵

與聶鼎元書

新詩如袁家梨但太鬆脆耳文章時當令有澁處乃得入古

與胡大際書

彈琴者欲斷弦作書者欲透過紙背讀書亦須知此得

益處正不在多

與蔣大鴻書

括囊儉德古人美之龐公阮籍今日之師楊惲蓋寬饒可以爲戒

與姜定菴書

劉子遺書諸刻綜輯微言嘉惠來學有功斯道良不淺矣僕昔曾侍山陰之門至今追憶模楷常抱九原可作之思倘得惠賜諸書啓牘發蒙將來僕于此中或小有所得則豈徒山陰夫子之賜哉

與潘稚書

學欲夙成却不可求速化多取友以爲益不如閉口讀

書古人益我勝于時人耳

與葉具京書

年過四十不得意猶欲把毛錐向鄉里見何但鄧禹笑人蔡剛成且齒冷矣西方柱下有兩老子吾將從之遊耳

與孫無言書二首

知生必有死擬托文章以不朽便欲讀書知苦不如樂徒仰屋梁亡益又輒欲游酒二者展轉未能自判偶讀李白詩云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吾計決矣

人生適意耳書不必求甚解某不必定取勝凡事皆然

得大自在大是養生一法

答孫無言書

昔者相如以賦爲文李杜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歐蘇諸公以記爲賦揆之作者元非本色然乃有酷愛之者傳至于今不廢何者文字以精神所至爲主而格律故不可盡拘也僕才劣劣焉敢比方古人然小詞歷落疎縱當其神來亦復自喜豪蘇膩柳總付水濱後有嗜痴之人當必有好之者今人論文每云某家某派不知古人始卽臨撫終期脫化遺笙舍筏掉臂孤行盤薄之餘亦不知其所從出初或未嘗無紛紛同異久之論定遂更尊之爲家派耳古來作者率如此規規然奉一

先生而株守之不堪其苦矣足下解人聞此或必有當心處故相爲陳之僕詞不足道也

### 答蔣大鴻書

胥書知不以僕筆墨爲迂慚謝慚謝又反復後段語益見足下立言立身皆具有本末然僕雖不肖竊附斯義亦已久矣來書引太史公事然禍患之來每出于非意太史公書晚見于宣帝之世當時未嘗以爲觸禁而外孫桐傲其爲文竟以一書嬰戮東都王子師又懸引爲戒而殺蔡邕凡事多不可意料故每爲世之君子兢兢焉若云獻諛以悅世豈僕書初指哉古人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保身與媚世殆必有間矣豈謂

漢書

卷七

文

六

古之慎言人皆古媚世人耶斯義昔人固屢說而孔子在定哀之際尤昭昭者僕竊自信此以爲無違于聖人之道故敢參獻替于足下耳願足下詳思

### 與洪昱書

了無所爲而深嗜之者乃是人真性情處平生結軼必不出此當于此處料理照察

### 與顧琬書

學問須令有深造自得處若只恃口耳間物少年猶可支略向衰便頽鈍不中用矣深造而自得者愈老愈多

### 貽徐孝先書

足下不登徑山之巔邪有凌霄峯焉夏月聞迅雷只啞

啞如嬰兒聲都無所震挾聆蒼排闥復如何也聞亡望之謗譽而動心者只是置身未高耳

### 報施愚山書

一別邈焉遂爾積歲湖頭嘶孟命管之侶不意軫石便化異物其他更復無所不有可爲惋嘆去冬托杓司致一札未知到否日從虎臣接手書殷殷及僕弟榮悴亦浮雲耳况非足爲榮悴者乎所可惜者舍甥姪最蒙賞遇而不得一當以報知已然得出大賢之門又猥被題目其爲寵榮自勝尋常槩進萬萬也憶僕昔亦苦困頓臥子先生嘗作書援薦有云西陵毛子年纔弱冠不但制舉藝爲士類所推服卽爲詩古文辭亦復絲簪合律

漢書

卷七

文

七

燦乎可觀云云其書不能悉記後雖寂寂且愧其語至今有榮施焉舍甥姪亦何以異此讀湖西諸歌行謠俗民瘼宛宛楮墨殆于少陵詩史而先生今日之心則真欲人人泣下者也

### 再報侯仲衡書

邇日三吳風景憂患倥傯豈寒來說足下凡百周慎行如龍伯高口如阮嗣宗真足爲僕輩師法也不知更有以教我否夢寐嵩洛恐不能至而足下亦未必便續西湖之遊兩人更相晤真不知何時耳

### 報徐敬菴書

病骨支牀三年非瘧間闕之思日月與長南部風華淮

海稱首而足下繡衣彩筆通相輝映千載一時昔人慕之比聞新彈來說近狀外迹靜其霜威中心凜平冰蘗熬波出素商龜溢焉自公之餘不廢眺聽山川洵美文章並興翹翹甘橋我勞如何名紙遙飛拜受嘉貺亦慨孔嘆紆之攀愁從謝仁祖索食知不嘔來損吳隱之俸餘適成雅事

答寧都魏冰叔書

易儲一事罪景皇責肅先輩之論已詳而足下更變言之然僕謂欲責景皇之易儲者當先責其不避位而避位果易言乎哉君子之道古當設身以處之而原情酌勢不爲一切過苛之論則後世可以遵而行之亦使

漢書

卷七

文

八

九原心服昔肅宗不讓位于上皇鄴侯非徒不諫而已而且令其速易迎歸遜避之疏李獻吉靈武臺詩云可憐一代風雲際不勸君王駕鶴迴此以譏肅宗之不讓併譏鄴侯汾陽之不能諫噫迂且苛已父子且然況于兄弟且叔姪乎雖然僕持說如此而足下之論自有不可廢處政如古帝王應天順人之舉而成湯不妨有慙孤竹不妨叩馬蘇子瞻亦以周廢殷王受不得已而封武庚不妨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不然英宗北狩迴鑾之日使景皇當時果能擎大位而還之兄幸而爲司馬子魚卽不幸而爲衛叔武亦政不失爲盛德事豈可非乎

答應嗣寅書

得足下手書所批排莫不中理藏之中心折服焉靡已但一二端稍不厭意敢再疏瀆不罪書云地形西高故右皆尚右家廟不宜坐妣于右僕謂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各有攸宜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宗廟之制左爲昭右爲穆昔孔子有姊之喪故尚右二三子仍皆尚左則古未嘗不尊左也古禮爲鬚者男左女右又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故鄱謂廟次坐考于左坐妣在右似于義非乖耳又今畫神影及塚墓塋次亦率皆是男左女右何爲家廟之次便當與二書云父母沒計俱當稱哀子不當父沒稱孤子且父沒不稱哀便是父沒不當哀矣

漢書

卷七

文

九

矣又謂孤寡不穀諸侯之稱士庶人豈得僭之僕謂不然孤哀所分載在會典且今卽以尊指揆之稱孤者則哀在其中況下有泣血稽顙之文固不嫌于不當哀矣王侯自稱雖曰孤然有名同而實異也者自得通稱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郊特牲云春饗孤子又漢有羽林孤兒古樂府有孤兒行豈其皆是王侯卽如天子之二老曰伯列爵惟五第三曰伯稱父之兄亦曰伯稱天之兄又曰伯當復互嫌則亦不可得稱邪子男亦列爵也而此二字人皆得稱不謂僭越又王侯稱孤平日皆以稱之而父沒者之稱孤專于執喪况彼自單稱孤此必繫之以子仍有分別豈或嫌哉書云孤哀分屬起于

公彼既爲顯官故稱孤非僭僕謂溫公分屬稱孤當于父喪不在平日則此稱政是孤子之孤非孤寡不穀之孤明矣通于士庶復何嫌避况家禮父母亡各人慰疏未署孤子註云母喪稱哀子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朱子又云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溫公所補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也且從之固無害是朱子未嘗不分孤哀也且使當日不相沿而來則今日亦何必遠追涑水決相遵用既舊典襲至今乃自我改轍父死母在而計忽稱哀亦駭觀殊甚中且不安人誰怙服又書云父沒繼母在堂亦不妨稱哀者夫繼母如母載之禮經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漢書

卷七

文

一

斯避繼母不稱哀其于情文政不信已稱哀則以爲無繼母矣如母之謂何如古經何卽今父母俱亡奉繼母者登第者齒錄亦皆稱慈侍下不敢稱承感下例政相同耳若古祝辭稱哀子此政孤哀未分屬時之稱若今人祝辭大都自稱孝男或孝子矣且事有必不可隨俗者亦有可隨俗者記云禮時爲大又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云禮從宜使從俗况從溫公從紫陽且從會典豈從俗之云哉假令身在禮曹或太常議論典禮更定頒行必于無分父喪母喪俱當稱哀此自無不可者否者自可由舊未宜矯拂愚無一得或可略備起予否伏枕作答草草不詳

再答應嗣寅書

父母沒分孤哀既蒙煩聽而繼母在堂父沒者不得稱哀僕終操是說也足下云先母生我而今不稱哀是忘親也大不孝也足下之論似已而僕則有說子今雖不稱哀而其先母喪時蓋已爲執喪稱哀矣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爲其本生父母降而服期且不杖而麻屨其制相沿以至今無改大以生我劬勞之親父母死曾不得稱孤哀之二日固未嘗以爲不孝且忘親也所以避所後之父母也禮有以義斷恩者政此類也何獨疑于繼母在堂之不稱哀者乎倘曰爲人後者于本生降服特以尊大宗今繼母雖尊非大宗之比然傳不

漢書

卷七

文

士

云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則避繼母以尊父尊父豈殊于大宗哉雖然又有說夫避繼母而不敢稱哀未爲得罪先母也稱哀亦于先母亡益而反得罪後母其戾滋大彼且以爲無我後母也而妾視我死視我當時必啓忿爭平時多生釁隙母子仇惡庭闈不和豈所以事親而安其室家者仁人孝子諒必不忍出于此也此事關典禮而切人倫又繫人家國之乖和善敗况吾兄行誼既高雅論服物言出而人將從之可不慎哉願垂察納勿以爲疑

奉答張用霖先生書

先舒憶昔侍先生以至于今落拓三十餘年無一日快

活凡偶然乘興事未到輒興盡邇多病之餘枯臥一榻  
遊心物外屬意空王死生等諸幻化唯有修身俟之而  
已祇是文字一綫未能忘情雖漸貫道之功良亦性靈  
所托故耳此物而外此中皆空只如此去聽其將來作  
何等境界自可不與知之但自恨無一事成就爲辱教  
誨資門墻耳猥蒙訊及裁書敘心

寄景宣書

人春偶日寒遂至沉疾使者東去不得附一札也聞吾  
兄道體極康不知何日至天台邇嗣法者真心求道者  
殊少足下承當此事實學真參不欣小得真可砥柱未  
流之流風弟困頓羈絆不能遠追瓢衲惟有悲嘆醫王

卷七

文

十一

當亦有以藥我耶

答胡旅堂書

承命將拙著四冊送往念不足以唐突匡廬或值賞音  
客爲我投之否則存之行笈中可也不然恐累足下且  
代僕受按劍耳

寄胡其章先生書

協洽之歲獲侍函丈廿年積思一朝欣慰肅乎道氣睟  
乎和風樽酒之餘風月之際講德稍憩間以諧笑每思  
先生立朝梗概違時踪跡亭亭屹屹作鎮中流而風度  
猶夷援接如渴寶槐里三君之宗緒季野四時之氣高  
山流泉欽挹何盡白送仙舟六徂寒暑遙望出郭停雲

依依錦帆涇側不廢嘯歌可中亭下自觀解脫從容委  
順樂可言邪披卷之餘抒爲述作題年之書滿篋問居  
之賦遂多鄉以不腆羣錄仰干總序一篇引領已長殺  
青何日蒼蠅之步待以千秋中心好之何時忘之偶因  
集生兄過數行附候并近刻二帙奉覽辯抵論詩通指  
論韻惟先生不吝發蒙俯賜教益西湖雖復蕭瑟風景  
不殊郊居多暇倘能乘輿此間人士欽遲光儀不徒弟  
子如雲渴思質疑也向讀贈珍流詩中及某有云出處  
頗斟酌片語虛枯易勝銘謝某頓首

與宋禹城書

既謝揣摩曾無官守棲遲家巷政復是快昔者長卿宦  
遊未遂辭賦廼多安仁奉母閒居亦復有作足下雖愛  
習靜亦豈能都廢筆墨耶僕病劇矣渴思奇文跋予羣  
之定不金玉倘得惠我一二慰茲劣劣直當旨同食酒  
嘆過愈風

卷七

文

十一

寄李筴翁書

人生足不出里門與目不覩眉睫政同足下屐幾徧九  
州而墨舞筆歌驅染千古僕視之真不翅如山鹿之望  
雲龍也四六數章皆里巷語知不足當高矚幸論次之  
併送往

與孫宇台書

名妓詞終老僧釀酒雖佳亦終非本色書生之談胡文

也亦然然悲天憫人之念則又不可以或亡也

貽諸駿男書

漢人重漢書不重史記唐人目王維爲詩天子不甚推尊杜甫李白退之作文小得意則人小怪大得意則人大怪歐陽公取子瞻兄弟時論大譁大凡歷落高奇物鯁喉刺眼政難得論定耳

寄陳其年書

上文選中先母許孺人傳及與僕書皆得結選此足下之賜也但其文與片存僕處者二篇小有同異却亦不甚相遠不知何篇屬軫石最後收本也今以僕隱囊別記刻者送去幸足下爲我酌歸一是昔介山龍蛇歌

至有五六本叔夜與山公書亦文選與晉書各別古文率多如此或亦政不妨兩行耳

與沈開先書

富貴浮雲七尺腐臭須鍊得一物不隨此而盡者文章與日月爭光妙矣而天地壞空則此物之壽亦盡當如之何

與顧受嘉論養生書

無念則心還太極此養生第一義也即有所存照只是有意無意爲妙慎勿太著意存照亦不可在上部處如胸隔頂門之類皆足成病蓋意之所至氣亦至焉存照在上部則氣至于此而火亦隨之以升非水升火降之

義也又如役意提運及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諸說皆非正宗行之有弊蓋人週身之氣本有自然之運非人意所能運之化氣化神亦是此理然亦非人力所能化者譬如人飯必化糞茶必化溺自然而然豈容人力設使忽生一法曰我能鍊飯化糞者因而行之必反致病故養生止有無念一法而存照亦爲止念妄念既止存照斯忘好生其心毋擾其神恬淡靜虛廓然無我夫太極者所以生天生地生萬物者也人能心還太極豈非養生最上之神功乎

與汪子可書

遙止便已長逝遺墨零星僕處亦收拾得少許不知

足下處所藏幾何此君筆趣孤貴題跋尺牘尤佳倘能爲彙而傳之不但以存故人之遺迹政足爲近家黠粉濃脂者大作一鍼砭耳

答洪玉其說坐功書

黃太夫人坐功法行之極驗只元神一出便收來一句已足但元神收來畢竟安著何處素心令舅以爲寄心膺內亦是妄不過借妄以止妄耳此語妙極反覆斯義則真詮所云一鍊貫三關之說精哉義也

貽沈去矜書

隔閭日遙比當復如何來札說東湖事頗奇怪近會城五之曰忽爾晝晦颶風吹

模顏此風似不從人間來驚定徐視百物俱倒榻扶不得起鳥雀偃蹇如更甦狀此何祥也僕不解占驗書此以備近聞足下聽之當復爲憂虞邪

### 與去矜書二首

足下怪我不肯讚人又怪僕加人文字一團如予人一兼金者僕何人敢自惜然僕何人又何敢妄歎人也惟不肯故所肯者乃眞人卽不以僕許爲華僕乃自信果爾不誕

相聚財一日耳言別何遽殊快快詞苑手鏡一書必行必傳然鄙意只名詞學幾書爲雅南曲正韻僕書已是論定但正韻外尚當參以中原及足下詞韻耳前論填

詞分句法僕細思止是四字句當別出一三句法如行香子第六句是也五字句當別出三二句法七字句當別出三四句法九字句當分四五與五四兩樣句法此外更不必多所分別但當聽人神而明之此是確有所見者但言長須而得盡又曲譜亦須指陳要者無用過苛卽如黃鶯兒滿城風雨還重九三上聲字音調固佳但謂凡作者必當如此則亦拘矣譜中他處持論率多如此竊謂立法不可太略亦不可太煩太煩反是一蔽且使後人生駁議將併廢全書矣范昆白撰中州全韻分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其法密于周挺齋亦未嘗不是而後人終莫遵用者法太煩故也況法外多生支節者

乎此事雖屬小道然亦須使考質千古無滓無疑若徒作聰明以苦來學恐非垂遠意也願雅思再垂詳尋自當渙釋秋來準望見過

### 與王倩修書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杜可以爲此言然世之羣推老杜亦不乏矣文如金玉市有定價不誣也業時文者下第定有一番詈罵爲詩古文者稍爲人倚牕不知自反亦動引寸心千古爲辭杜公語豈爲後世庸淺兒張赤幟哉

### 與張覺菴書

承諭曰旣不明耳復重聽黜聰墮明政是養生絕妙境

界但苦其不盲于心耳僕語足下念佛法門政是盲心之法

### 答俞璫伯書

足下云先世遺書被火煙燼篋中寥寥數冊耳大苦不能博涉此政天成就足下處也讀書人只病書多不病書少少則功端多則心雜善讀書者須端精一部極熟後再求一部治之古人竹簡漆書今人鏤板刷紙其易過于古人數百千倍然古人之學精于今人者政以書之難得故也朱紫陽自謂平生只看得大學透徹餘書皆有理解之勢足下但持此意讀書恐篋中數冊猶患多耳

與族曾孫佑齡

吾家自鳳儀竹軒兩公後寂寂者且二百餘年矣願天如此行努力直上金臺一空凡馬不肖老矣千里壯心茫焉誰托惟有洗眼諸宗盟而已

與友六首

古人或言夜光之珠懸久則黯篋藏久乃出之則更明今夫用筆者數日則穎不適用更韜而後用之其穎更利故知息之乃所以生之也養生者惟善息而已矣他事猶易惟息心難一心念佛息心之方無妙于此柳子亦云修念佛三昧得以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此不謬也

漢書

卷七

文

九

昌黎諫佛骨習之問道藥山然二子爲篤交歐陽子蘇子師弟子也歐陽辟佛而子瞻心醉于此有異有同何間歡好蓋自有其相信者在也足下坐值釋學者輒辯議蠡起不能自休未知昔韓李歐蘇面時當如何耳且足下于佛豈果以孟氏距楊墨自任耶

昔王槐野答唐巡撫謂歲旣大稔有司假以實倉爲名賸削富人不顧見骨膏讀之爲流涕邇歲頗穰穀頗賤然役繁科急所收不足償所納產戶與佃家交病而議者方謂成熟更欲于額外徵米貯倉以備荒賑饑是再病之也且果能使將來貧民受惠不蹈槐野所說否嘗謂紫陽社倉本良法但必得廉明之長勸慎之吏然後

可行果能保乎儻不得其人而行之或不善弊卽與青苗類矣一利纔興十弊叢生執事素望久服物或能爲一言否

不見魯龍之文久矣邇觀新集麗采葩流震眩心口足使醴陵失色諸蕭却步已讀七言古風其中二篇久刻他選乃贈友及送別之作今新集題皆非曩人竊謂此詩流布已久不知何緣有此更易恐是誤書則以亟當改還爲是何者古人一諾猶不敢緩偶爾心許終期踐之此所以遠流高風而近祗薄俗也今如二子尚在則違楚人百金之謠儻其人已亡又傷延陵帶劍之義故敢與足下微商之耳

漢書

卷七

文

九

如君言處世如屏風曲然後立當是屏無堅牢脚根固古人動不惜死然猶有以不得死所譏之者卽死節便是極大事然聖人云見危授命猶是成人之次者此中一節耳大道未易窺也

與甥嚴起新

雲居面湖而背大江右皋亭左鳳凰寺中多名蹟若子昂碑中峯履今猶有存者乎吾甥憑眺之餘定兼搜覽胸次亦必大有得此便是讀書耳

與子姪論文

豈謂不須讀書却不在填事亦不謂不可學古文却不

法只是臨文時須是掃而空之不得有一卷書一篇文橫著胸腹聽其自來聽其不來聽其暗合古法亦聽其不用古法昔人所謂懸崖撒手竿頭進步豈是倚牆壁湊陳腐人所能超脫變化也然方其讀書時又須極熟讀古人文時又必須精心翫味他字法句法篇法久之渾融泰泊化裁臻微及乎落筆則一空其心而已空心者神斯來集此文章之祖也

答友五首

承薦陳君來云其術比于許負信神耶雖然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政無煩此公饒古也

讀書

卷七

文

三

示臥褥香爐直奇妙外圓轉而中體常平不傾煙氣形上亦不稍移此與古欹器何異哉丁緩非巧工蓋聞道者但欲得此意即貴直不爲過

承示作堂聯恐不佳且不得當兄意僕常爲人乞作聯語懇懇諄諄及書去多不用所以然者雖乏工思復有二病僕語大略質雅意多質則少華雅則少譽而世人甚望此二者既失其望宜乎其不用也僕不敢以世人待足下然亦欲知足下意果欲何等句庶不徒費我思蓋僕技止能作質雅語耳

富貴吾所自無非不好也第謂舍富貴遂亡可立身者則未之前聞古今富貴中有人亦儘無人富貴外無人

亦儘有人

相招欲作靈鷲之遊當攜襪被挈枕簟更持食具可供僕御數日留者差快然蠟屐所履猶苦不得盡探奇儻仰天察氣疑慮陰晴屈指計日恐遺家務有如佛過窮桑竟不敢三宿而去使名山與我不得稍相款曲我與名山不能略作周旋竊恐王烈笑人客兒拊掌不但杭人畏月貽嘲于吳趨也

與友論文

不罵亦不作地步語淡淡寫來自然使人意消君知是何等文也千歲出土物玉光銅氣已盡差足髣髴

與從遊者二首

讀書

卷七

文

五

西郊坐甚佳但須先儘著讀書功夫餘時乃遊覽耳山水原足助人思亦須胸中先有書卷乃得受山水之助耳

訕笑正人與眞讀書人者其人終身無長進處

書示熊臣鳩臣豹臣

年富力強却渙散精神肆應于外多事無益妨有益將歲月虛過才情浪擲及至曉得收拾精神近裏著已時而年力向衰途長日暮已不堪發憤有爲矣廻而思之眞可痛哭汝等雖在少年日月易逝斯言常當猛省

再示熊臣鳩臣豹臣四首

君子立身惟有進德修業四字而已遷善改過所以

德也遜志時敏所以修業也汝輩但終身守此此外不必多一事

丈夫須有極自尊貴處非驕以凌物也凡百可欲當前而此中自有決不與易者斯尊貴矣父母生子豈樂其作卑賤人乎汝曹知之

孝子之事親以道然必自竭而後道可行於親忠臣之事君以道然必自靖而後道可行於君

事關君親之際恃其心之無他而徑情以將之有陷于亂賊之名而不能自解免者故臣道子道無貴乎情情而略文也

啓

漢書

卷七

文

王

爲淨慈寺僧請祖讓和尚啓

惟古淨慈寺肇自後周長橋之波千頃慧日之峯百尋湖南片地蔚爲佛國自非龍象之才曷克主此昔者永明壽禪師說法山中道場絕勝于茲以來數百年矣邇乃承豁老和尚驚嶺岩飛錫于此弘開宗鏡白日重輝今以衰暮欲辭院就閒出岫白雲高而莫掣某等詳圖踵事難其人焉今特恭請祖讓大和尚撐持法席而和尚謙讓再三未允竊惟和尚有必不可辭者三元爲老和尚法嗣飲醴知源則老和尚雖去不去一也曩者老和尚多難之餘和尚恪守科條統攝禪侶爲法忘害毅然不辭二也自午歷今已爲獅林所歸仰今如不留

是使敝山再失一老和尚也三也況和尚法願既弘法力尤大當有長者布金宰官留帶于以輝光祇苑雲集勝流以擴老和尚未竟之緒實于焉是賴豈可守獨善之高蹤而不爲衆善信地耶肅此開誠仰通蓮坐伏冀欣諾曲徇羣心某等敬掃丈室執香幢以俟

爲靈隱寺僧請願雲和尚啓

竊以茫茫彼岸須寶筏以問津渺渺浮塵仰金燈而聞談標宗舉會驃騎設八關之齋挫銳當機道猷盡三乘之妙誰提祖印嗣闡宗風知弘化之攸歸欣傳衣其有托切惟天龍聽法垂教者四十九年帝釋聞經皈心者三十二相自彌天願大元從竺國西來而泛海路長亦

漢書

卷七

王

折蘆花北去遂令西夏通仰金繩伊此聖湖尤稱珠藏洵惟靈隱之寺肇自東晉之年營翠旆肯飛來名宿于焉萃止三生石畔賞月吟風五寺橋南流雲沍雨第以參寥應夢遺佳話于鑽火煮泉辨才投閒致銜悲于山空鬼泣陰陰猿洞徒看菓落千枝寂寂龍宮眞恐草深一丈恭承願雲大和尚鵬者碩德象罔懸心孤情絕照疑生公之再來潛義精思似曇延之未隱昔在西江多獻簾而下拜今看東浙衆彈指以知歸特具瓣香奉迎高駕所願慧日非遐仙星伊邇浮盃而渡不驚石鼓之魚飛鉢而來長近孤山之鶴指麾如意自落天花拍碎某盤何分海水智光直現靈珠火之在巒梵唱高提此

潮音其盈耳庶使五門槁化識滴乳之皆泉羣蒙仰輝  
比繁星之依月則九里松杉將爭奇于馬腦之樹三秋  
桂子且競秀于栴檀之香矣謹啓

爲六伯母求文啓

家六伯母姓孫氏仁和人其先嘗爲掌馬官世掌苑馬  
後子孫稍失職然至今人稱孫馬官云父雲溪公邑諸  
生母沈伯母年十八歸先伯適我公適我公豪爽喜遊  
常不家宿伯母晏靜自如閒抑以禮已適我公遊西粵  
客死無子女不得歸櫬伯母南望長號幾隕悲鸞感鵠  
蓋五十年如一日也伯母孝親慈幼出于性成繡文中  
饋靡不精辦雖寡居然能承姑顏先母以家務作劇先  
漢書

卷七

文

五

舒姊妹四五人從小皆煩伯母拊喂縫紉共臥起先舒  
十歲外始離伯母牀也寡言少笑雅好樓居一室日躬  
數掃拂几案器物俱無纖塵衣桁秩如不使零亂兀坐  
其中若將終歲平居屏繁華薄滋味通曉內務而不以  
敏習見才冰蘖自矢而不以丰采凌物篤于嚮佛時持  
齋素然未嘗拜僧尼遊庵寺也爲人大略如此蓋莊莊  
平廩廩乎貞姬女士之行可謂兼而有之矣今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爲伯母八十壽辰先舒于伯母不特猶子  
之誼而已自揣謏劣不堪奉揚伯母之令德謹敘其略  
以求大人先生之文榮垂不朽蓋亦母敢誣溢妄斷賢  
者爲諛詞焉

贊

灌畦巨井贊

井在北京王公廠側永年申節愍公殉節處也公名佳  
胤字孔嘉六歲而孤卽特立有節慨年三十中進士第  
歷官至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行畿聞闖賊薄居  
庸關且分兵自常山入畿南京師旦夕且危公欲回轅  
入或止之曰公幸在外且可徐圖進止曷姑緩轡勿與  
其難可也公奮袂流涕曰京師之不守必矣然我君在  
焉安危共之何所逃哉遂騎而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  
也門不啓者一旬矣公入徧謁諸大臣策畫戰守甚悉  
俱不省十九城破左右謂公易服易自匿公泣曰我來  
漢書

卷七

文

五

此何爲者苟避也母寧不入且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家  
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安  
得愛死獨念太安人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逮親不  
孝滋大我志決矣顧兩奴守之不去公約之曰我欲有  
所造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焉公趨井兩奴急就挽公  
袖裂公入井兩奴窺井呼號垂縋要公起公井中仰呼  
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哀也  
遂沒年四十三華亭臥子先生爲公傳且云古之志士  
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微幸也是故申劓返齊左臂斷弘  
演還衛肝以剖越甲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厲附殉彼  
如不死固無縋之者也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可謂

忠矣定論哉公令子涵光嘗再遺書先舒命爲公文先舒固陋不肖何足美公顧自念平昔讀書存心仰止忠孝亦有素矣况辱嘉命敢重違焉爰取灌畦巨井作讚以昭公死所其辭曰自人觀之謂公亦未繙井而疏其能自我觀之臣底忠貞則有孚元吉而大有成是井也昔以灌畦以溥斯利今藏穀魄旁薄光氣謂是燭龍之銜照乎而孰知公精誠之徹乎地榮榮者牀品品者水死焉斯在噫公死矣錢唐毛先舒拜題

圖刀贊

嗟乎士爲忠臣女爲節婦豈非人倫之不幸哉然足以激游志振靡風使人性以貞百物還醇故古人屢稱之

卷七

文

三

家五伯鼎臣公蚤亡繼室伯母童夫人矢志守寡特貧其時子女俱弱小而無強宗顯親庇之冰霜風雨備嘗衆艱以十指活一身一子二女幾三十年然後乃得食子亦終窶且貧也今從兄用儀稍成立爲伯母慶八十能共張譙客作劇伯母視子撫孫及諸曾孫略啓顏一笑廼更垂涕已出裁刀一示子孫刀本方以冥楮作活用爲裁削至化爲圓形其他龜手蓬髮拮据茶苦之狀蓋可知已于是用儀跪捧刀而泣而命先舒爲文紀之昔宋高祖以微時耕耜之具藏示子孫葛燈麻拂皆所以昭儉素也卞鞠見韓康伯母隱几毀壞欲爲易之母曰我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夫古人身故尊顯當自

蓋不忘貧故能保其所有垂問亡窮而况布衣編戶之民乎然則伯母非獨以婦節顯足爲人倫不幸者之法式而深識遠慮亦殆仿古昔焉先舒謹再拜獻贊曰願茲刀金非首山之采質無西胡之利寶不紀于周書堅何有于越礪惟是刃利環斷形之缺矣心乃不傲霜閭作苦而力是視琅琅把握屹屹裁制繡澀者澤斑駁者淚傳示子孫無斁永佩匪徒昭勸亦以見志蓋善之者四十九年垂之者十百千世

十才子贊十首

左丘氏

大開素王乃生素臣宮商黼黻宣茲大文中藏絕奇雷

卷七

文

毛

龍電掣爲傳之元爲經之舌設使春秋無先生者後人讀之幾于瞽啞先生斯文以踵墳雅大易尚書帝魁龍馬點豔萬古犧樽雀瓦失明發憤或未然也

莊子

逍遙一映混茫羅列天下諸篇先佛而禪時人見小而昧大亦愛壽而憎天曷不刮我眼膜而觀乎浩渺入于至精乃知物情所苦有身而愛無名區區秀象假義摸索盜罵主人謂莊注郭

靈均

先生之奇不在乎能沉而在能愁先生之高不在去國在乎與曉人同列而能不羞蓋忠愛本乎至性之同故

可憂可辱可放可殺而終不得解乎懣懣之聲幽論先生文者或謂光如燄日或謂凄如廩秋自余言之殆貞于志不沒于淡深于情不及于流故讀之宜其淫泆於已而不忍自休者邪

### 太史公

敘事者書載典者禮編年者春秋古文如是而已嗟先生崛起紀傳事興百世而來以因以仍謂本元于六籍而多其跌宕謂蛻骨于七策而有其沉凝西京治氣歔炎鬱蒸包括前哲胎孕來英謂五百年而意在斯者先生確有以自信而或者嫌其太矜若然則是書固關于世運而豈緣于腐刑歟

漢書

卷七

文

吳

### 救生

十九首初無名或者云是枚生清廟朱弦一唱三嘆芙蓉濯露邈不可翫離四言騷賦而大放厥體謂大音之希聲忽鳬鍾其悅耳

### 陳思王

古稱才子曰陳思王子詩雄不及父而婉不及兄然余嘗評之高山大雲思挾氣生燃箕苦哉感甄宛已文人之悲曠古如此

### 太白

長卿賦手非人間來太白詩才從九天落碧霧驂鸞高秋嘆鶴悅兮惚兮拂紙無著白雲欲飛明月誰托山有

煙霞春有草樹古人目君得此佳句飯顆山頭瘦殺人總不得君瀟灑之趣

### 子美

忠愛排惻公之人也沉雄頓挫公之文也摩詰太白與公分鼎公具強骨吞辛耐冷逮夫東巡作歌秋楓掩泣于是兩子神氣為頓遂讓公遺世而獨立爾

### 韓昌黎伯

怪怪奇奇乃公自題文不求奇而公之奇以合乎軌文不尚怪而公之怪以矯乎靡不循人者一筆而中乎心者低昂涌起壯哉胸空兩京足蹴六季其百折不回者我服此公清剛之氣

漢書

卷七

文

元

### 東坡

龍門沒後千歲過篤生先生用物多恢張胸臆八紘羅會繡衣裳素絲紉大鼎百氏烹一家瑤漿玉粳互相和奇骨快腕靈齒牙遮風閃雨驚龍蛇飄飄逸興渺青霞黃州儋耳何足嚙亦老亦佛亦不邪先生此中無一些

### 研贊

或有為堅忍之學者刻不生惻頑不知恥惟汝也受磨而不失其貞是真堅也含污而不變其色是真忍也汝維石哉何忝君子吾故以讚汝而庶幾自戒且自砥云

### 葉茂叔先生像贊

親其貌則神明湛然照其中則嗜好淡然惟其淡然是

以湛然誰其畫之荷唯麗仙奇石如削垂楊如煙時酌一瓢時詠一篇觀虛靜之生白悟逍遙之非懸是蓋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歟試呼先生而叩之曰然哉然哉

諸君簡小像贊

秋瑟瑟者荻花何不愛乎桃李之陽春波濤濤者江水何不遊乎喧隘之通津左倚書卷右將釣綸酒清茶熟風涼月新放曠兮與天爲徒逍遙兮與漁爲隣孰謂是君簡也斯其爲蘆中人也歟

鄭蘇公像贊

伊何人歟而官如敝屣伊何心歟忽獨行而自止暫且

漢書

卷七

文

手

靜兮神如秋水豁爾胸次忘我非彼奚周道之非適迺濯流乎萬里之人也吾不知所以名之直仍呼以蘇公而已

徐朴菴畫像贊

水白者練絲綠者林誰歟坐者抱膝且吟天地既曠誰聽其音蕉與蕭瑟兮泉俱淙深吾聞古人善爲有詩之畫而愛撫無絃之琴者殆伊人歟

銘

墨銘

咄汝墨勿謂堅而可久勿謂滑而善摩勿謂藏而益好汝惟毋爲刀筆之祥災人其實汝墨乎墨其聽之

江子九先生傳

先舒曰古居朝廷者不幸爲忠臣沉下僚者亦不幸爲節士余傳江先生而不勝有概于其中也先生名思令字子九晚年別號固菴杭州仁和人天啓辛酉舉于鄉爲鄞縣學官遷黔陽令年七十四卒于家江子杭州稱貴族其先人五世六中進士父澹如公亦登賢書先生少嘗謁蓮池大師師授記曰國之忠臣民之慈母儒師殊流同歸游水十四冠童子試爲秀才有名乃益閉戶却掃探賸釣奇然慷慨負志略其所結交皆當世者頃現儒之士也乙丑同澹如公赴春官時啜談方灼執

洪書

卷七

文

至

政者附比之與先生內戚也一日招先生父子過飲酣從容微示題指先生目澹如公拂衣引去澹如公嘆曰汝年少如此他日當以名節許汝已就學職在鄞獎誨甄別多所裁就後有以忠烈材略顯者不徒盛于科名而已三年遷黔陽令黔於楚爲邊邑環邑皆苗民負險難治前任多署篆因循養弊久先生下車凡百振刷剔爬奸亡所容胥吏積爲假印支解錢穀先生一見卽辨錄吏正法一縣豪猾皆屏氣俗犢健訟向方者少先生必身至鄉約爲講孝弟親睦之訓又興起學校蒸髦士而禮之于是黔人多敦詩說禮仇黨解散風俗移焉士或舒其官累滿數千人開通峒寨據倒牛坪鄉以叛剗

鄰邑庫藏白晝殺人先出單騎探賊穴以計擒之餘黨  
逃散卽外寇亦聞風而避懷敢犯黔上界最後張獻忠  
蹂躪全楚殆徧獨黔城得完先生力也獻忠又僞檄馳  
郡縣徵餉先生預知之設法擒徵餉者殺之而取其已  
徵者數十萬緡還之旁邑其他廉惠之政尤多考滿當  
軸擬擢御史而時事已變財升揚州府貳未之任闖賊  
破京師先生聞而慟哭不已旣曰我安歸邪憶蓮池大  
師語猶怳耳匡廬雲霧窟可訪道也于是遂遁迹山寺  
竟爲僧傭初入禪門六時精進竺乾三乘五燈諸貝典  
皆深相印契欲終老矣而同郡故人書招之謂西湖猶  
有可耕地奈何不歸近墳墓邪及先生歸來故宅已荒

異書

卷七

文

三

爲牧馬苑乃徙住北墅郊外歲餘鄉里化之平居爲佛  
課晨夕持誦禮拜又製百籤寫古人於籤面風日晴好  
廠煮茶焚香隨取籤中人相與罄彼我而評論之竟曰  
而罷名曰雲社荒野寥落而孤介自高富貴人不敢輒  
有所遺卽遺之多不受常舉阿齡索食及阮修婚求入  
錢者不得以爲佳話乙巳冬月病劇諸子啼泣先生笑  
曰止去留我初無意我豈戀著此枯朽與造物迕者汝  
曹毋恒吾化可也命取百八珠西向合掌而逝所著詩  
文若干卷固菴春秋二卷禪餘信筆三十卷自輓十章  
先生本有大志屬意匡時籌略未盡抒忠懷未盡効惜  
其中歲摧頽窮居以沒而因得以深探梵學妙悟禪理

竟符蓮池受記之旨然濯濯乎皦皦乎不濯祓而純貞  
潔白可謂全而歸之者也嗚呼復何恨焉先舒又曰余  
聞子九先生名甚久近歲始得見之一見相得修禪蒼  
白意思醇肅相半先生第四子旣初端雅有文亦善余  
後出遺書示余中多及余語至云讀毛稚黃聞鍾錄省  
身克已何減古人余爲之敘跋此書可不朽矣况敦行  
不墮于冥冥而樂與余暱此何等心事也悲夫余何敢  
當此語乃樂親先生則誠有之然捧讀之而未嘗不泣  
下沾襟也

### 諸氏祠三賢傳

橋東諸氏之興與自通州守仲希公仲希公從孫懸振

異書

卷七

文

三

兄弟與余善嘗攜余謁仲希公祠祠所祀三賢也曰職  
方公燮曰州守公夢環曰光祿公允修職方光祿兩公  
雖與橋東同先世而支稍遠然皆居武林故歿亦祠于  
武林北隅云職方公燮字子相州守公族父也生姚墟  
少負奇氣有力每植立戶限上背交其手令羣兒推下  
之終不能下讀書一過輒了輒棄去文章落筆數千言  
雨集波注腕不給書援据古文詳確如宿構同學皆驚  
以爲公有秘冊時簡練陰發公笥終無所獲也設教亦  
不甚督諸生曰歌呼笑飲已去又館食于他氏歲所遷  
凡四五家然被其教者多能文成高名焉嘉靖乙未中  
進士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戎政廢弛公數上書言兵

無所回避最後自山海關上疏曰山海連接邊郡先臣徐達嘗移鎮于此實東北咽喉也比以習翫日益驕惰訓練卒伍行如兒戲小有警急則虛冒首功以敗為勝以少為多其且多殺平民驟稱獻捷邊機之弊一至于此然此非獨邊帥之罪也上功者隨金寶而入則爵賞有加無所勘駁否則一月三捷不可言功而文墨之吏日撫拾微細而彈之雖有上將豈能立功名于塞外乎故關東之謠曰京師飽阿堵軍功上幕府阿堵來何補關頭誤軍機今朝廷雖特設職方而掣于卑位又先後相承習了故事東門筦簪厭繁非細况于四郊烽候日開其萌眉火積薪豈徒曲突臣變昧死謹上言惟聖明

漢書

卷七

文

語

財察疏奏公卿俱動色又以簡伉迕尚書謫出佐茶陵郡公不赴任徑歸不渡江居錢唐自號梅隱謂如梅福隱吳中云數年移湖州又三年移邵武為政皆寬簡百姓懷之以父喪解職歸里從遊益眾楚豫閩海之士皆來請傳經為弟子公悉開館穀之當是時梅隱先生名聞天下夢環字仲希擢隆慶辛未進士高第時天子憫百姓瘵獨慎選郡縣吏故公例當得京職而出守通州二年歿于州署年三十六貧無以飲諸上官以賄來久之匱始歸里通州陳亮述公曰通僻處海上郡耳往時閭閻多不逞作姦蠶食公至按誅其豪長數人餘黨悉散落無軌法者又人死則指名其怨家殺之一當一

產立破公每片言而決而重罰其誣罔者販鹽之盜行劫海上莫能迹公曰盜無窟穴盜安從滋肅察知其地豪大家陰陰盜為主藏者治之盡法郡沿海諸堰由是無盜也治迹如此而竟早歿惜哉公廉居官時餽兄止枯魚十斤嚴太夫人生公時夢神人予一玉環遂以名公神倘以玉比公德而曉曉者亦易折邪公在三諸閭名亞于職方而年位遠遜光祿公然才器埒之光祿公者州守公族子也名允修字曾縣中萬曆辛丑進士知襄城邑濱汝河河水數囓城漂蕩輒數百里小塞小囑大塞大囑公設法築甕城護城又築隄護甕城隄相水以殺其強勢水維緩矣然民竟得享樂土至今人稱為

漢書

卷七

文

語

諸公隄歷遷都水司郎中福籊之國水道經滸天津夾岸民居稠疊而王舟雙絳國典也議者多欲拆之公持不可議者難公公曰今天子以務安元元為心親王誰不仰體德意且福王至仁必不為怖設有詰問某請獨身當之其忍碎數十萬戶以媚籊耶負朝廷哉于是沿河兩旁置船引絳輓舟循淮行益駛室廬竟完熹宗御極為四川按察使者會發難據重慶圍成都兩川震叱駭疾驅至任指麾官兵殺賊解成都累某之危弁復重慶拔其盤柢境以內會豪無不人人懾服每朔望羅拜堂下至數千人遷雲南右布政使又遷左布政使是時水烏大寇復構煽邊邑擁犖盜窺馬尋蜀黔交江順

蠻亦乘間而發公議請借黔國兵并檄調土司大合兵  
騎角攻諸寇寇窮或降或誅悉以平定兩任滇蜀武功  
赫焉擢南京光祿寺卿崇禎元年致仕公與州守公雖  
用族望繫姚墟然皆產於武林者也先舒曰余過諸氏  
祠堂謁三公像皆有異職方奇疑或僊逝州守廉毅  
年不逮位光祿凡几平流順試亦歷職于外未嘗處中  
秉大也然皆以恬淡寬易有德于人其發也遠矣垂裕  
方大不亦宜乎

### 郭烈婦傳

嗚呼士廉不降志女貞不辱聲豈不信哉然而自古蓋  
難之况近今乎仁和里仁坊郭氏余家世姻也家從姊

八卷七

文

美

郭氏其姪婦李行曰三娘姪以恩意呼從姊姊夫為  
父母從姊撫愛婦李亦如姑新婦云其姪娶李數年病  
勝孱瘦李幽居靜而毅已郭氏盡族避兵西溪之場久  
之還里李亦隨族人還里車過錢塘門時守門邏卒起  
甚凡男子車過必下婦人車過必卷幔李時小病貌黃  
瘦門卒遙見之嫚呼曰我憐汝何病乃瘦至是李坐車  
中微聞之掩面而泣歸乃大慟曰吾身不幸為門卒舌  
所辱吾不可以生矣晨夕涕泣不食家人及從姊勸慰  
之強之食乃稍食已仍不食人聚而勸之不得已則食  
稍益解則仍不食也愈涕泣不已困臥二十餘日乃死  
嗚呼婦人之義不辱身併不辱言若李氏之死人或以

為過雖然死人之至難而言者事之易忽不忍于所見  
忽而捐其所至難其潔可謂至矣抑可謂之壯烈者也

### 聞孝廉傳

聞公名啓祥字子將杭人也為國子生舉于南都人皆  
稱聞孝廉云修幹瘦肩目光涵涵為人歷落嘗自方陶  
令蘇公時馮司成夢禎方學使應祥文章有名公學于  
兩君益得先輩宗風旨趣高渺于是一時名士咸折節  
願交公為文一篇落紙南粵北燕數百千里傳寫輒徧  
四方之士為高古絕奇之文望公為師爭自前待公片  
言自決亦用是得大名而去而公亦益自得發為論議  
一奪一予不稍私假每極罵庸穢以救當世靡靡之氣

洪書

八卷七

文

七

小築山館賢豪之跡常滿獎提後生片善必賞監司長  
吏蒞茲土多干旌造門虛已咨問公必先以賢人告之  
次及民俗利病剖悉細微既多裨益而不自為功諸公  
愈益傾慕之其契合尤深者司成學使及豫章虞山諸  
君子公嘗與吳郡李流芳同與計吏入京師已及國門  
忽意不自得趣車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焉城  
南清平之山風景絕勝公于其坳營構別業時一遊憩  
輒悠然神注欲老于茲蟬蛻物外養親學道長與世辭  
然公甚貧父汝東公最喜功德舍施公每脫質鬻貨示  
之百方又時時以佛理進汝東公冀其善以清靜自娛  
兄弟友愛煦煦于干姑某蚤寡養于家存四孤女皆如

其生公病寓他氏館恐憂汝東公則日遣奴歸稱疾已  
愈逮歿猶如此少叅雲棲妙達來去生事財產至死不  
及也所著有自娛齋稿猶及編其制義往往見于他選  
至今人猶誦之自神廟時天下治平口久士大夫競以  
醞藉文雅相尚社集交會風聲聯絡數千里編紵盈筐  
軒蓋交路張燈高譙動連數郡亦復聞聲觀止扁舟溯  
洄言尋舊交命駕千里其後時事益變風氣稍夷則或  
酒歌相泣指陳悲憤羣小疾之多側目圖相危公雖爲  
時冠冕尚論節概而貞素襟光超然妬口之外人皆服  
公雅度爲不可及其平生耽好惟文章禪悟友朋山水  
之趣嘗云吾與方先生談名理如逸少之值支公披襟

撰書

卷七

文

三

解帶留連不已與李長蘅論詩文亦復如是至觀長蘅  
作畫淋漓盤薄意外生可便如陳王遇洛神直欲忘反  
兩君已矣斯樂可再得耶言罷欷歔不覺流涕公歿年  
五十八于二淡明淡成淡明雋才喜游類父風早歿子  
子毅先舒曰昔朱君翊先生少遊公門亦進予拜公公  
賞予文至過嘗侍公飲公從容語余試不得意亡足道  
第慮餒自墮或激而浮飯非子患吾慮其浮也至今詳  
味斯言古人哉予時年少疏躁公含容之益教誨亡倦  
視今日士大夫公真不可及也使公至今而在雖日謁  
公側傾耳幸一言奉爲依刑且樂之矣

畫苑三高士傳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  
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  
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  
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  
入妙宣宗閱之延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赤是朝廷  
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  
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  
直倍嘗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貴傳之一日于市見  
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無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  
力爲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燦吾所  
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

撰書

卷七

文

三

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  
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  
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亡大遇其畫  
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  
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  
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金爲生感慨徙  
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至萬曆時而有趙左  
左字文度其始華亭人也天質自然風度凝遠少爲諸  
生然不樂受章句自得山水之趣輒形翰墨冥濛滅沒  
臻于絕妙畫取師晉唐以來及元大家亦不厭廢然第  
共衙官耳左性豪曠不近利市雖技梅走四遠而妻子

不免凍餓文度顧自得意豁如也嘗去家遊錢唐覽西湖之勝過林逋墓低徊不去慨然嘆曰此中吾終不能忘情遂攜妻子僦屋居孤山久之病亡遺命髣髴以緇衣歛而家人弗從也然遵其素意葬錢唐不復返華亭云贊曰嗚呼文度文而善畫或云文度本名曰佐竟受誣誤更名曰左厥初更名禍絲弁山談交實繁歛尋戈挺王制自爲烏合廼譁幸蹴于芽嗟文度之才昧而遠引識亦胡取纍纍喪家鹿挺焉走其卒能全身墨妙通神亦人矣哉錢唐厲穎字士禾崇禎時人善畫畫得昔人遺法而間出新意亦不倍于古同郡謝彬嘗語予士禾畫格高澹天真亦蒼亦潤斯爲逸品人罕能追也穎落拓嗜飲不及汲貴勢雖有所遇嘗泊如也與人對坐移日兀然天放莫能測其垠涯年五十以過飲酒醉五六日卒有二子曰珍曰瑛俱年少修雅亦善畫有父風乃爲厲君贊曰厲君清狂而善裁人視軒冕我視塵埃灑然物表中聖之理天和遣放沉醉以死其與酒爲徒者歟其與天爲徒者歟而厲瑛時亦屬余爲題其像併贊之神清如玉氣溫如酒托迹毫素蕭然出塵離闌闌焉依而神理獨遠蓋謝文侯彬旣爲圖其貌而先舒贊之曰風貌易寫神理難至觀雙目之所營有萬里之遙勢

行狀

先考繼齋公行略

晉周文王第九子曰叔鄭武王封之國於毛遂爲毛此毛氏受姓所由始趙宋有子休公爲御史扈蹕而下宅于杭之豐樂樓遂爲杭人子曰誠提舉佑聖生澹菴澹菴三傳至松菴松菴生惟立惟立生拂菴菴生平易拂菴兒子翔舉洪武丙子鄉試平易以次子爲清遠縣知縣階文林郎亦得封如子官生長子拙菴拙菴生直遠拙菴弟子智舉景泰丙子鄉試仕至南安府知府進階三品亞中大夫孟遠生菊軒公是爲先舒高祖菊軒公生合溪公合溪公生慎齋公慎齋公生先考繼齋公公少事王父母極孝十三年孤王母張孺人年公併五百金依宗長者宗長者待公嚴訶怒朴責隨所加受之亡怨數年分析王母欲言向所挈者公曰宗長者供我母衣食我昏我訓我使知賈方是終身業我者也遺金可復道邪卽拜謝宗長者而去旣去貧甚復火轉徙無常家艱苦備極獨與先母勤儉操作後纔得稍紓然終不習杭侈俗有唐魏風嘗造屋工琢梁稍爲華公怒以爲僭也必令削去任其細弗惜伯適我公歿于粵供養寡嫂五十餘年且時時屬先母曰以敘論則姊長而汝少以家論則汝主而姊客慎毋失和毋失敬且使我得以終事嫂者汝以終事我父母兄者也汝其之哉時時衣冠致辭古禮後有族伯歿復制

三寡嫂供之事之亦如古禮教子女不令得聞見惡語  
習遇下煦煦若恐傷之嘗閱杭州山隘葬多一姓塚  
多隔遠祭祀不時宗人益疏因于祖墓旁多買善地予  
族中之不克葬者公以丈夫之爲人也寧居厚母居薄  
故好施不勸貸母錢久遠者亡者貧不償者輒焚券先  
後凡數千金矣而所樹植成就者亦多卽有意負之者  
置弗問也寶守雌之訓受侮終不爭或有挾屢以要公  
極出亡望人多代公怒公笑謂此不過欲得吾財耳予  
之當止輒屢予弗吝至親隣有逆子傲弟又輒躬往正  
色呵責歷以大義多嚴憚而相化親交有顯者恬遠絕  
不倚藉干請而問通禮意必將以恭曰傲凶德也我其  
不倚藉干請而問通禮意必將以恭曰傲凶德也我其

漢書

卷七

文

聖

敢以貧賤驕人而狎士大夫之喜怒平始操業有名四  
方趨之如水申後自弛欲卜居北鄉之寬橋賣藥自活  
不果然自此閉門不與世事先母喪不畜侍者靜處一  
室謾如在空中山中唯泛覽經史日率盡五六十紙晚年  
猶觀五傳平文通鑑紀事本末一遍又好月書推測  
無忒嘗謂地者天中之一物實不足以配天而日月星  
辰雲霧風雨雷電之屬皆附麗於地以生以行而于蒼  
蒼蕩蕩者初無與也公始好讀四子性理諸書勇於闢  
佛少見喜慍獨與人辯佛則怒嘗與友論釋氏數以十  
罪其書至三千餘言辭義嚴確而晚更喜梵典自云前  
得乙巳三月六日忽作一偈有鐵船浮水之句聞道

多證其妙性定大震不驚不臧否有善不欲人聞少  
時嘗過一貴家會日暮主人留公飲因出醅酒不來如  
披帷出與公交語公不答疾去遂棄責不更往母以公  
忘之也數趣公再往公始微言其故此先舒小時耳  
于母氏者公平生未嘗道及此也少善飲喜奕五十後  
皆漸淡去深惡伶劇謂古諸侯八佾爲幣而今庶人動  
用十餘人歌舞加樂禮甚矣此王者所必當禁者  
論粟帛人所必需而金錢實亡用于世今人緩耕織竭  
力以競財利故民生不足物用日耗持論大略如此嘗  
稱山有隱相市有隱儒益自况云公生于萬曆丙戌八  
月一日巳時卒于康熙丙午十二月十八日戌時先一

漢書

卷七

文

聖

年公八十大齊同郡諸君子合辭爲公徵文章者四十  
四人得古文詩歌三百餘篇一時稱盛事前浙臬憲萊  
陽宋公琬適寓西湖宋公高峻嚴整于物亡所假然夙  
聞公名德是日乃具禮幣登堂請公出拜撰辭祝公蔚  
乎奇文且以昔蒞官時未及修舉鄉飲酒禮不得求如  
公者一當大賓以移風易俗爲恨先是公老友善相人  
王諫術多奇中嘗相公壽不滿五十公每與飲歸漏深  
矣必語母因召先舒立牀側啍啍誠身後事乃過五十  
竟無恙且神益王身其康彊以至于今豈其壽儲德  
延之而天已不能爲壽量歟次年二月朔病臥不起  
六月後稍復起坐入冬劇矣至冬末竟歿嗚呼痛

自寢疾至易簣澹靜自如時復觀書絕無一語及俗  
平時自言此生無纖毫負人事死真可瞑臨終先舒猶  
進藥泊然以逝無愁苦狀是夜大雪次日夜子時歛遺  
言必早歸土以二十四日葬於青芝塢新塋與許孺人  
同穴公諱應鑄字叔成別號繼齋生四女長受聘于張  
氏九歲適次適喻於義次適邵然次適嚴大法子一名  
舒娶胡氏副室曹氏女存二長適徐鄴次適金大章  
三庶臣鳩臣豹臣葬公之第三年先舒始細憶公話  
事撰為行略一篇未敢乞銘然閭幽君子必有采  
于毛先舒泣血謹述

撰書卷第八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文五

祭文

祭江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之逝也盛德備福而沒猶不能使人亡泣  
涕則思惠亡窮焉某則不然身在銜哀曷敢割餘哀以  
哀人母則以太夫人故而使某益惻于衷以為哀在太  
夫人已太夫人為人女也兼子為人母也兼父為人大  
母也兼母為家之君夫人也而兼慈母又兼嚴君德既  
盛也出貴族嫁高門子孫多且貴壽踰七十人以太夫  
人含笑以遊帝鄉而且有哭失聲者是何也是某固不  
能以悉述獨憶昔與顯亭子觀稱兄弟登堂忍公先生  
命某賦詩奇之趣具為賞具立辨也某以銜太夫人之  
賢敏已子觀天某亦病不能時修候謁未幾世方用兵  
吾母避于篋橋得疾沒時聞忍公先生亦沒河渚往來  
罕通俱不得成弔唁後與顯亭相見唯各歔歔垂涕而  
已足吾母之亡政太夫人始寡時也太夫人既在堂顯  
亭以祿養仕至京卿為時名臣諸孫皆大顯唯太夫人  
之垂德亡窮故受福亦亡窮前二年為太夫人七十客  
至如雲而某亦得與執爵以獻太夫人而拜蓋狀類僊  
者瓊漆而顏丹當是時先君子尚亡恙也今竟幾時而

某又以要經不除哭太夫人于內寢嗚呼迴思昔吾母沒先君子以祖母亡時貧殮無絲帛故先母皆以布周身今視太夫人煌煌乎文章表之上頭命服赫奕華于裏軀某抱痛如何也顯亭愼終以極榮而哭泣寢食事如古禮某于禮所不得固不敢將而得自盡者又弗克盡萬一焉其抱愧且如何也夫孰使其銜哀一慟而不能已其得不爲太夫人邪太夫人蓋錫類我又命我悲夫有賢母固有賢子有賢母又有不肖子蓋德同而福不可同也如是于是知太夫人真莫及已某之哀可知已嗚呼尚饗

祭吳威卿文

漢書

卷八

文

嗚呼威卿其果死耶人之死生善觀者往往可億今至威卿竟不可測耶思子之貌皙潤而盈思子爲人抑抑以弘其舉止安雅而話言詳明發爲文章有緯有經年雖少也敏練如成蓋無一而爲薄祿之徵也亦孰知其二十有二而蹙焉折摧其蕤英耶方尊公錦雲之絃于議也奔走靡已一食屢廢一臥數起前死數月家舉一子間歸里門而不敢久濡其行李聞其行也抱子不言神志灰圯何其悲也亦嘗過余未及會面而舟行北指矣越兩月而子之師祖望北來傳子之凶親友然疑幸其或蒙未幾言者三四益同久得信使有恫余衷蓋子之死死以孝也急親之難勞無告也歛以隨身之衣貯

以無厚之木母痛不欲生而父病不能哭以錦雲之宦貧至此而猶不免于風聞之曠爲之子者能無憤鬱攻中而年爲之促耶嗚呼威卿善必得天不在其身將在後昆此呱呱者孝子之子而廉吏之孫若其文行之可傳者責在後死之人余輩雖年輩稍長亦不敢自謝于其勤嗚呼哀哉

祭母文

漢書

卷八

文

三

歲丁酉十月三日先舒始克塋母既葬設食陳酒爲祭時心悲卒卒不暇爲辭又踰年秋祭始爲文而焚致于母墓曰嗚呼先舒爲子無狀生不能奉養盡歡歿葬又淹踰期月誠負罪惡不敢自釋然自母之亡誠未嘗一日有以自樂也母之生先舒甚晚甚愛而先舒少肆姐又多病爲母憂爲母驚自墮地以至于數日忤忤皇皇然母苦百方及至十八九後益有爲母勞其心者居嘗嗟嗒嗒獨處與先舒相告語煩鬱長嘆至今耳猶留聲也先舒少雖體弱十餘歲來已日彊王母與父俱私相喜孰是至此反重感吾母耶母愛先舒至矣恣食美味亡弗給矣未冷而純綿密矣未出門呼奴子隨矣客坐久不必起入具已辦矣夫樹蘭者涼之燠之培之沃之疏之剛之望其葉曄然而華反然然百愼而一不愼則焦然枯何則其所傷之者大也卽先舒爲兒時以逮稍長入依二親出交遊于師友進祿時通衣服既好自

分謂數十年可長共聚順爲歡娛豈復知一朝夕間對  
燈火如昏霾視絳錦曰井俱含涕淚人生復幾何時至  
于斯也斯亦可謂情之窮者也嗣是遂復大病沉頓五  
六年幾死而甦而病而又甦至酉之歲播亂之餘棲息  
未定而母竟以歿悲夫先是一二年母見先舒病稍甦  
以子嗣爲深念旁求婢媵而先舒以體未大康更拂母  
懷戚母之心後母疾在牀席猶數言之咄咄不能已先  
舒竊悔心耿耿焉雖然嚮令如母意子不子未可知而  
病或以益憂或以大悔或以更甚則先舒嚮之不如母  
意者或更以寬母母在地下不足更恨所恨恨者獨處  
告語未能深慰卽先舒今後感懷次骨亦安能更坐母  
牀側輦眉淚承睫絮母耳根罷更共對長吁也然念母  
心所急尤在孫今先舒已得一兒三歲矣倘微母佑得  
遂長大追隨承母之祀母之心慰矣乎抑未慰乎蓋所  
云嗟嗟而喑喑煩鬱而長嘆者終未能釋者乎先舒在  
人間且中心日夜熱沸焚如屠如况地下哉悲夫悲夫  
昔嘗念欲爲子者修潔白華諧于門內思其人以湘綺  
釜職酒漿雞鳴適寢承父母歡乃先舒竟祇服無似生  
負阿母致不得一日開口而笑况于既歿後耶近先舒  
益憂悲無意緒自淪放于佛氏聞說死生輪迴意頗嚮  
信今願持修幸他生復爲人仍得奉母而爲之子當自  
克厲爲孝順慎擇里父之柔謹者與偕事母嚶嚶白髮

撰書

卷八

文

四

雖日啖一盂脫粟之飯進一器菜田作力餘上酒一盃  
母心必大快亡復恨卽先舒今世積戾孔大且并得自  
贖矣憂能傷人古不我誣先舒自計此身豈堪長久再  
世歡聚恐當非遙第願母念三歲孫佑之特之以慰今  
不絕之綫子傳三世繫甚重大故也臨文涕泗母其神  
聽而鑒之焉

王幹石云反覆纏綿無聲有淚文本于情情  
本于性故也善學毛子之文者當自得之

### 祭三女兄文

嗚呼先舒祭三亡女兄者何遙祭也于是爲戊戌長姊  
終已四十二年矣仲姊歿十四年矣叔姊歿二十一年矣  
禮服八升既除當不復哭况久之而更爲文以祭者傷  
撰書

卷八

文

五

鮮兄弟獨賴諸姊氏以慰父母而天又亟奪之故從祭  
母而及諸姊蓋以自傷也又諸姊皆賢俱早世無大事  
行可紀亦欲緣文而畧敘之長姊生九歲而歿歿三年  
而弟生貌未接也獨得之母及仲姊氏口語耳姊質薄  
早慧六七歲已能刺繡口背誦詩凡數百篇病童弱死  
死之日有弄物一厨耳屬母曰此兒所愛慮他人竊發  
之兒逝後母幸爲固局錄取鑰更別置小篋中埋兒棺  
側兒當自管又已聘張氏亦中表曰兒手繡小袖口數  
副可作領緣及膝衣兒歿母可送張氏姑以爲記念母  
悉如其辭後數年弟已五六歲母乃發厨局取姊諸弄  
物分諸姊及弟而言及是弟時雖孺子知此言悲淚零

孝也及分物已弟復謂諸姊妹伯姊魂應繼此此宜  
念當祭之于是共設果物糖餅祭之羅拜垂涕然後  
攜所分物而去仲姊叔姊皆有容儀舉止嫺則善裁  
刺繡文皆畧涉文字亦能操筆作字畫特末工耳仲姊  
嘗茹素論每樂鐙引論古今夜深忘倦事姑孝順  
姑亦篤愛姊天性不妬婿豪遊別館不足于財遺奴歸  
索輒解金具而承命焉叔姊性稍嚴嫁事嚴姑夫兄弟  
婦又多乃過自摧克為委蛇後姊病弟來置酒坐弟語  
弟我胸中鬱鬱病已久不敢告人今殆不起因泣下後  
半就卒病中語多悽惻不能盡述大抵二姊氏端方謹  
恪不輕色笑親戚遠兄弟來雖可見者多不輕出與相

卷八

文

六

兄雖遇女僕不假顏色蓋素來于母訓者然也悲夫古  
婦重于擇婿而今多反是擇婿實詳故余家館甥類  
復佳子弟而姊又多賢思無不相禮敬篤靜好者嗚呼  
姊氏之遭良皆父母為之也雖或早殞或以中折可以  
無恨可無自傷矣獨是先舒悲母懷之莫遂兼復自悼  
福命猥薄遭逢感恨日復一日益以長愁追憶小時未  
昏娶與諸姊盤旋達膝或賭背詩文夜秉燭持觴  
黃橙瓜子為戲笑娛父母不能不為失聲長吁淚承眶  
續下耳嗚呼悲夫憶承方隆盛時諸姊妹時節曾處  
幾數十人禮法容藝無不工好謝道韞云一門叔父則  
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弟雖男了

蒙驂望諸姊妹乃同道韞之嗟至今言之可為悲痛  
今伯姊歿而仲叔天諸姑暨族姊妹亦相繼多隕謝其  
流芳遺韻雖未遠能編次彤管然婦道無儀述之亦俱  
足垂家乘式子女今同產止季姊氏在耳久已嫁而老  
思不衰能承順老父過弟百倍弟近生一姪熊臣已三  
歲幸其長大可為身貳此身雖未敢便死乃嘗覺輕死  
況母在地下諸姊得數往來視母平善思生罹百憂其  
不如死樂況母與諸姊悉在耶感觸情懷又敢預撫之  
為三女兒告辭短悲長續之涕淚而已嗚呼哀哉

卷八

文

七

祭諸慶情文  
錢唐隱君慶諸先生歿某等以某月日會哭先生于  
喪次而陳辭曰德莫大于孝福莫先于壽先生古孝子  
也而壽于壽故于先生沒君子不能無疑于天道焉先  
生死已五十有七不為甚天而竟先張太夫人也夫天  
不必壽先生猶可言也不使孝子之得終其孝不可問  
也夫人孰不事親也乃先生之孝有甚異焉非先生之  
孝之難能也有以得乎太夫人者必非夫人之所能者  
也人情莫不欲子有其匹也婦人尤甚先生壯年喪其

嘉耦遂不取晨夕周旋者太夫人之几案牀榻也太夫人安之不以鰥病子豈唯安之且不能一夕亡先生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人情莫不欲子貴先生才尤高太夫人尤祈之乃先生甫過壯一朝謝于祿太夫人又安之且曰與汝偕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且人亡不愛少子也在老婦尤甚太夫人有三少子皆善事太夫人而太夫人一飲一啜樂與斑白之老子共之是何也是故太夫人之于先生也一衣綻則授鍼縷于先生先生必踞縫之太夫人忘乎先生之非婦也息營而色愉戰勝而貌澤如大享者太夫人忘乎先生之非貴也太夫人驩則先生為嬰兒之笑太夫人愁則先生為孺子之泣太夫人忘乎先生之已老大也然則先生為孺子之泣太夫人忘乎先生之已老大也然則先生古孝子也奪之年而使弗克終事太夫人者天也而先生奚罪焉甚矣天之不可問也雖然先生有二令子九鼎匡鼎則先生雖歿猶生也是固能終先生之孝以善事太夫人者也是又將使太夫人忘乎子喪者也豈唯使太夫人忘乎子喪且將偕婦與賢長少並進于太夫人側以事太夫人使太夫人開口笑曰是有加乎吾子之未亡也夫先生之孝亡可加也而使太夫人為有加也者是先生之善詒謀以終事乎太夫人者也故曰先生雖歿猶生也是其等所以哭先生而又為先生慶為九鼎匡鼎祝以為孝子之必有福嗚呼尚饗

漢書

卷八

文

八

祭五嫂文代作

嗚呼嫂氏之亡八十有三有子有孫復有曾孫哈欽得禮知復何痛某所傷者五兄天歿嫂氏蚤寡門戶單衰貧苦支立况某父輩四人恰生八子親弟八官九歲而殤三房一門某遂單立五兄六兄本屬連枝先荷四叔過繼六兄翻使五兄更成獨子六兄繼後又葬炎鄉則是兄亡嫂寡姑老子孤推分而言皆某之責自傷不材無大成就嫂之艱了不能濟姪之小了不能撫外侮莫禦伶仃莫支五十餘年集枯茹蓼教子嫁女事事有成事姑則以婦代子育幼則以母兼父蒸蒸肅肅多難祥婦道母儀孰過于嫂昔藏園刀出示子孫使某聞

漢書

卷八

文

九

益用酸醜吁嗟嫂氏一自結褵來適吾門為安為歡不幾日稍獲逸享天年告終天彫松柏抑胡太甚今嫂逝去獲見翁姑爰暨五兄欣于遂心何哀苦焉于姓十百瞻企音徽某以老耄率先告辭為位之哭禮所得將粗述忱旨以邀靈聽涕既隕之辭不終盡嗚呼尚饗

厚解

不薄之謂厚天之積氣也不厚無以生地之積形也不厚無以載厚者君子之敦行以事天者也天之道有生有殺人有喜怒愛惡施之為德則有仁有義殺之為用為反始為復性為成材為藏氣此所以為厚也其在子

入義以制事則肅而威剛而斷成務興治昌道氣而上之故君子之義以成仁也仁不得義則仁不獨成而仁豈成于薄邪今世之能厚者少矣故恒訓不足每崇厚而黜薄而遂至于厚薄無辨吁此亦言厚者之過也天尊而地卑陽唱而陰隨琢之適爲器而度之適爲際此物之正情也故統莫尊于朝廷層遞而下爲公卿大夫以至輿隸逆而上益尊尊朝廷也故古三命不齒于父兄貴朝廷之爵也乃有身列卿大夫而周旋閭里浮沉無簡束與負販細人爲狎昵曰是德謙也不知自輕自輕者薄其上矣夫遠于細人未嘗薄細人也狎細人不足言厚而所薄者大君子之敬身非徒爲身亦以身祖

撰書

入卷八

文

十

宗父母之身故敬身者必自愛遠非其類至乃有與非類昵曰吾同塵而葆光夫葆光而不耀貞不絕俗也近非類必流何德之貞不忍于小人而忍于祖宗父母之身非能厚者也若此者世亦多以厚名之矣悲夫吾又有見焉愛友者必諫愛子弟者必督之豫宜家室者必有禮友過而不諫曰全交子弟我戾而輒委之曰掩義是之謂不相成婦陵男夫下妻家室無禮是之爲重否主一家者待下以寬厚之屬也然而法必設防必豫法不設防不豫陷罪在下陷之在上乃有益甚訛者奴醫凌詭諄不顧其主主柔而容之悖益以長盜小曰可放至盜大益不問也同輩姦亂曰常然寢且及上而置之

也容惡長亂顛倒冠履縱勿問者是自任情而慢天德天且惡之世之人且羣曰是厚甚長者也是人亦遂益自信是悖德之甚者也夫害逆折者無害罪已事者懲方來如此則法制立而人心正君子之怒豈不厚哉鋤稂以養苗也刺獺以活魚也一日縱惡則善人暗凶類慶矣爲民上者則毋務姑息爲政也又毋務舍大姦而誅小惡干果決之名斯愈薄矣治家毋務優柔以養奸也育子弟毋務恤以長傲也交友毋務諧也事君父者毋務無諍也修身者毋務無類也愚之所然聖之所否道之所是俗之所非可弗辨邪故君子盡仁義以事天而飾喜怒以治人是之謂天之道

撰書

入卷八

文

十一

### 魏欣交語

東岡之魏與西山之欣交于秘更勞苦欣語魏曰吾若虎數攫吾類艸豐不及避也其及避者幸虎之遂行弗顧耳子其如何魏曰吾苦獵欣曰虎與我共山也值之亡時故殺殘多獵間出耳窟深可以完也而何畏魏曰不然虎獸而徑獵人而機爲陷爲藥爲弩爲拮窮幽極隱深入隧谷狡犬啤前密網遮後或驅其左或焚其右捷不及犇智不及慮是亡出入而嘗與數十百虎遇也莫憐于是而將奚恃以完吾之窟欣曰然則子視西山樂土矣曷不盡子之族而徙以來魏欣然諾歸呼其族而隨欣往道遇虎族恐欲還魏怒曰此前何避汝

獨不記夫獵者乎且吾與其值人機毋寧值虎

釋躁

有樹者橘未秋採而陳于市無售者也曰失利矣因以自食橘得氣未正食過多診發病瘧召醫與藥之醫曰紓之令滿十日病可藥斷也而其入速欲愈亟令截之變而為蠱甚困而悔毛子聞之曰可以戒矣夫遠行之人至欲疾疾趨而顛轢其膝坐以手輔足然後能行運于前至者三之二疾弗戒也蠱得美艸而穴之居有積也聞狙之以芋相易也甚利亦出其積而與狙市令靡居間以艸易芋不當三之二廩有稅道有遺狙旁盜大芋而返取芋食子滋味弗便也欲化之芋已壞不得買

漢書

卷八

文

主

于是盡棄其芋而復求艸艸有豐矣守而勿失芋利雖百終身矢不入客有二篋一置錦一置敝袴夜半戒途欲取錦篋而置敝袴者于館人館人曰命火客曰我手揣而得之竟遺錦篋館人以爲敝袴也不戒守者客返而求之已肱篋矣雪臥者亟求煖始升席未溫也曰席敝故冷起而易之氣未得聚則又曰席下茵有如無也何故起卷席而視之茵在矣臥又起曰襦裝棉薄非昔之禦冬者也更之凡數易數起卒中寒疾毛子曰可以觀矣躁也戒之哉惟躁起羞功躁無成

釋巧

有物曰樸大巧是生散樸爲器小巧斯形小斯巧矣巧

斯小矣故曰巧者非巧者也非巧者大巧者也行巧乃躡辭巧乃窮視巧乃淫聽巧乃傾秘巧成純守于一貞人心猶水也水寒則聚熱則散心苦則聚甘則散心散斯樸散矣故善治心者常置心于苦而不爽夫食苦眉頰猶歛而況苦以作所邪苦故聚聚故不流不流故不散不散故不巧巧有百利心勞孔瘁巧有一害其害將大累其者不如置基于几之安也美丸者不如握丸于掌之牢也或難之曰楚非僚安能勝敵曰苟善戰安用丸苟善國安用戰不此之修而徒彼之恃幾拙矣且夫吳師所以敗者眩于巧也楚爲巧逞吳爲巧眩兩皆蔽于巧故一敗一勝使吳屈拙戰視無巧丸則一鼓而楚

漢書

卷八

文

主

可敗而僚何施焉故曰一巧一拙未知得失巧弊拙成久長大明昔有巧者善緣十丈之竿而升于顛反身者三旋身者十千人之聚色勃股票一人臥地而仰觀之甚逸巧者既下亦倦而臥也與觀者等乃知鄉者之徒危也故曰驚飛無用輪樞可行般之知也其猶有所蔽者也天道至巧也天不尸巧而委諸地地不尸巧而寓諸物物維巧矣不能長有既作而復巧于何以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氣返而靜巧敝而樸樸乃復也

蟲祝

夏山夜篝燈閉紙櫺坐羣有聲擊紙析颯絡繹不已如數十百物之騁其勢疑以爲雨月微茫有光也怪之謂

童子曰是草蟲也見燈光射紙赤求入不得故憂觸有聲耳予曰然哉有是夫已有蟲巧黠者緣樞縫紙隙而入鼓舞羽翅拳躡爪脚還迴儵忽沿延偏側溺油焦燄後先疊形而在樞外者弗得知也叩聲求入終不已久之勢益涌聲益力若慕先入者之能而忿其不相爲引者嗚呼豈知已伏屍榮燈間哉樞畫障曰光蟲附紙而緣行往往不能出夜障燈蟲又觸之而不能入惟光耀有內外故蟲皆有所迷也然晝日能出者得遂飛颺以自肆意而夜入者必不免則又出入之辨內外之特殊也心茲感焉勉祝蟲曰咄勿入爾蟲牽牛火蛾蟬螂蠅蝶綠羽宵行毋逐逐于光光假膏明爾身實戕艸莽宿

讀書

入卷八

文

古

藏月亦有光露甘是嘗風颺載涼何去之而撞撞我闌櫺先入既殭用祝爾蟲其聽之乎用疾行矣祝既既久擊如故而聲益以多予曰諄甚矣蟲蠢蠢童子曰蟲見燄也弗如滅燄弗禱弗驅蟲且退予意良白遽令童子曰熄已熄聲亦遂寂蟲勞果息以返憩于艸土之域于是予知予之智蓋童子弗若也故曰君子惡爲招而至人不用光請視諸火

### 雜誠十首

#### 習喻

性固尊于人也然不習者性不見惟習斯可以移性則蓋性固然爾爾則陣蟻候戲狗春舞馬鸚鵡語此

皆非性而果能之者習也愛子者十年抱長六尺矣而不能行五步非其性不能行也拘而轡之於人手股彼其足離于地而趾已格格然驚矣豈望行乎夫尊性而不知善性何以異是非其性而服習之神者乃若天性也故君子尊性亦尊習或曰蛛蟻狗馬之類其能亦有微性焉故引之而博教之而成苟無其性必併不受習矣故水木不沉然鐵不火

#### 貓鼠

或苦鼠豢貓以食之貓日食粟合二又兼肉夜矢溺汚茵衣時時有之乃苦貓矣商于毛子毛子曰子之苦鼠者何也曰盜食碎器試嚙碎衣穿厨發藏又作聲以爲

讀書

入卷八

文

古

妖祥齋齋有牙病我室家害十倍貓也然則子又苦貓者何也曰欲畜貓食鼠而併無貓耗與矢溺鼠既除矣而若無貓也者夫然後爲苦之不我及也毛子笑曰有是邪物何功于天地乃天地實生物而恣物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未嘗以爲苦而斬生物而況于有功者邪

#### 鹿柴

鹿柴者鹿藪也山參差瀑流底下洄洑成小澗綠生艸木煙曳而曩幔鹿性朴直潔靜與其地適故久而更益成聚城陰之隅有怪狐喜其土之美而鹿馴可制也能穴家之日取羣鹿括其豐草美食稍不得則陰陽其情爲鉤鉅又媚虎而祈爲先驅喝鹿鹿俱困于是鹿稍習

黠謀曰彼易與耳亦學爲陰陽鉤距羣走媚虎反用虎以制狐鹿羣而狐孤卒共殺狐狐雖斃矣而鹿性移蓋失其所爲朴直漸靜胥化類狐也君子甚惡是變羣善俗後未易返淳也雖食狐肉而寢其皮豈足贖哉

### 爭月

或生不出門時從家之庭見月以爲吾家有是月也或嘗出過百家各于其所過之家見月已出門者過不出門者而論月不出門者執吾家有月他皆無月出門者曰謬已天實有百月是非君家獨有之也且歷數其所過之百家以信其說兩人爭不能已客善解之曰天止一月而臨照者且萬國謂但君家有月固非而謂有

漢書

卷八

文

六

百月亦妄故以月論不但無百月併無二月其以臨照而論之則不但止君之家併不止百家是通人也確論也然兩人者皆大怒各自以其見之確語不誣汝何人而第爲謾辭而謬妄我共起譁且逐之嗟乎學以貫融識以悟通非然者學愈多理愈蔽愈窮其識而愈入于窒之途也爭月之人何其群也哉

### 駁黔之驢

毛子讀柳氏黔驢篇曰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此言非是驢死特以置失所耳使置驢于槽畫使行于康莊之衢則固無虎害山非驢之地虎非驢之類置非其地而使近

非其類雖終不出技亦必不得全中無有乎一技之長而外徒欲以尤然宏然者震物僞者不可久其能使物終疑畏乎哉且與其欺物以倖生固不如誠以死也驢怒誠也蹄亦誠也其技之止于此者亦誠也見誠而被殺驢固耻夫飾長以取威者也以此詬驢驢且將詬柳矣其肯受乎

### 華康民

浙之西有鄉焉曰華康壤僻而沃一水滌數千折梅竹茶蔬動連數十百畝山出名泉地宜嘉花有土人一姓數百世耕桑爲食歷千年矣族生子貴而別遷家浙西之城子子孫孫更貴累世世既遠遂與康居者斷往來農仕勢又殊人不復知其爲族也久之仕者麗大法竟族而康居者獨歸然亡恙子孫益衆比伏臘而聚于穀神之祠幾千人矣樂哉斯土美哉聚族于斯者也嗣是而幸後無復貴者吾知其且千萬人歷千萬年可永保哉

### 夏日錄九事

晉時歲凶民餓惠帝曰何不食肉糜昔有聞人夜映螢讀書者晝往訪之而其人乃他適問其奴曰往捕螢矣獮患魚豢魚者術遂窮或進鴨善捕獮者問鴨何食曰他飼皆不食惟嗜魚也楚之客途值所識韓走而之京師問之曰君胡亟曰吾行赴不求聞達科故弗敢緩也

西方有皈依大法者聞生人頭骨爲念珠念佛則成道  
通苦不能得而以淨飯王太子苦行在彌樓山獨處頭  
可取也夜往刺之噫托虎護羊命鼠司蠶獵公喜怒變  
乎朝三防盜者塞狗寶而忘其戶之弗閉也時人之智  
類此九事者多矣夏日聊書之以資一笑

徑謠

王乳之洞風景獨奇自南而北徑二時可至也有  
老人日扶杖徐步踵往下看返誇美于同處者同處者  
聞而樂之晨戒炊疾趨行日黑迷道竟不得洞處病而  
返夜行逮曉猶不得近家比歸尤老人之給已老人問  
其所徑曰徑南曰是子之所以不得至也是徑北非徑  
南也

漢書

卷八

文

六

南也曰然吾晨出疾趨不足當子之瞞往而徐步者乎  
曰此子之所以愈遠者也曰然則吾之返逮曉猶不得  
近家何也曰子晨出疾趨而忘其途之已遠也返病行  
又緩故不得速逮家夫途稍岐者愈趨則愈遠而況于  
背馳者乎比其返也猶不得速逮家而欲卽夫所樂者  
玉乳之洞雖近不亦難哉

牛

牛常獸也象鉅而麟靈然莫得比焉物之才也以巧而  
牛以直物之見美也以華而牛以質爲重耕田皆本務  
也用力爲功皆拙效也德于人而未嘗見怠色與驕氣  
驅之不遽疾息之不遽弛招之不遽來麾之不遽去小觸

不逞也果怒必勇安重從容以受寵絡終身固未嘗厭  
而去之也君子之純于禮法者也年盡力疲死而後已  
其肉與筋骨蹄角皮毛齒髓無一非用其糞可田其洩  
可藥無一非養至于郊天而饗帝凡大祀享則非是莫  
以聖人敬之王者禮焉蓋尊其誠而已矣是牛之功德  
與貴貴于古賤于今今之君子固莫牛若也况小人哉  
人之相誚乃曰牛細哉故君子聽之可以省我可以觀  
物

登山

一人欲登山一人欲登天登山者勤跋履不終日而升  
于山之巔不徒勞不虛願功既效矣登天者作鉤梯插  
羽翅呪詛生雲勤極終歲而天卒不可登下復于地望

漢書

卷八

文

十九

山巔之人聳乎大不如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  
思遠人勞心忉忉客曰諱是大幸使升天得半不及天  
而下直控于地將糜肉碎骨裂腦腹以斃且能平立于  
地以望山巔之人乎

客難瑣答二十七條

余嘗論孟子稱太王好色意則是而言不能無獎又以  
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語爲過甚客或難之至謂余誹謗  
先賢余謂古今惟聖人爲能言行無過賢人以下或未  
能焉從而辨論政以明理非誹謗也口如夫子至聖也  
而子路親受業於其門乃欲應佛拈公山之召子路且

以夫子爲非而面諍之豈爲得罪聖人又如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稱夷齊不降不辱又曰求仁得仁贊亦至矣而孟子貶之曰伯夷隘尚書古經也其所載者皆是二帝三王之事又經夫子所手定而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則亦爲誹謗先賢得罪聖門矣卽如公劉太王皆賢主又是周之先公先王而孟子周人今云公劉好貨太王好色則亦是謗昭代之祖宗矣然耶否耶倘子路孟子可告無罪則余亦未便爲罪人也且古者竟立敢諫之鼓舜建誹謗之木漢文帝猶能除誹謗妖言之禁孔子幸人之知其過子路喜人之告過古來聖賢亡不如此則愚之論孟子未必非孟子之所樂聞大凡讀書要在各抒所見是非非補偏救弊折衷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期于決無流弊而後已今但平情酌理尚論古人而輒以謗先賢訶之當亦非古人所樂聞也客難云先賢之言卽有弊但子且到得渠地位再論未遲此說非允今人豈遽到得古人而議論得失不妨相明卽如天子至尊次則大臣宰相其政治雖是大臣宰相事非草茅可與聞然布衣不妨伏闕上書小民亦得見天子而言情若以道統論則夫子天子也大賢大儒猶大臣宰相也後世讀書稽古之士其細卽等于布衣小民其于大臣宰相之得失或亦可以一言未便是罪罪之者必非賢宰相大臣耳又如工時文者掄元取魁

而其文或猶有疵卽初學之士亦可指摘豈謂必當位至大臣宰相方許論政治科第亦必當至元魁乃可論元魁之文耶

難者云好貨好色云云孟子欲齊王推己之心以及于民豈是勸齊王好貨好色然此說愚論中已提明故曰其意是其言非蓋孟子委曲引導之意元有苦心而証古不確公劉何嘗好貨太王何嘗好色奈何欲誘世主反誣古人又慮不善聽者或反藉口以爲太王且好色吾何憚而不好色公劉且好貨吾何憚而不好貨未見推心及民而自恣者已過半矣而諸臣媚子或且更藉孟子語以行其逢君之私未可知也故曰說不能無弊

也愚說或亦可以救偏未必無小補耳

張釋之對文帝云上使立誅之則已余有丁以爲啓人主妄殺之心賈山至言云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眞德秀謂其以此不得爲醇儒張賈豈非心乎愛君不過因時制宜權辭以求濟事然後人猶議之孟子太王好色云云何以異此且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蓋其人爲庸俗細人言行之失人不觀摩惟是賢人君子之言人所奉爲依歸者小有煩辭大滋流弊因爲之補偏救弊以持其後此春秋待賢者之法也然則余之論孟子適尊之矣

孟子藐大人語固是厲戰國之以順爲正者然未免矯

枉太過柴虎臣謂其學正而氣未平斯言最久後來若東漢人之矯激晉人之傲誕而世亦有旁若無人戾氣加物不自知其伐德而反以傲骨自命者豈知傲不可長垂戒古經丹朱與象實爲凶德孟子雖不可與此並譏而過矯之談不無流弊愚說或亦救偏之一端也且卽就程朱論豈是非毀聖賢之人而四書集註往往有言賢賢易色章云子夏抑揚太過流弊將或至于廢學門人問交章云子夏之言迫狹子張亦有過高之弊大德章云此章不能無弊又程子云孟子有些英氣英氣甚害事卽說大人章楊氏亦云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孔子則無此矣是古之賢者先儒亦未嘗無所論說

漢書

卷八

文

三

難者曰觀孟子居天下之廣居數語則藐大人不爲過然則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豈夫子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反不及孟子而固須深自抑損乎羣言淆亂折諸聖斯亦可論定已

周道尊尊而親親此文武周公相傳以來之祖制也夫子之稱史鱗也曰不仕而敬上卽孟子亦云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藐大人則尊尊貴貴之義謂何使人皆藐上豈復可以爲治且也士旣可以藐大人則大人益以藐士彼此相貌必相凌相凌勢不至於相賊不止昔子路戎服見夫子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君

仁固之何待劍乎若子路此等俱帶血氣且有心藐人便自動心孟子四十不動心故余謂此當是孟子少年時語

余著格物說謂是格去物欲非謂窮至事物之理難者以爲舍理無物舍物無理物理本自合一則物豈可格而去之然不知物義元有兩解可屬理邊解亦可屬欲邊解如萬物皆備于我之物此屬理也物交物之物此屬欲也吾之言格去物欲者此物政當屬欲字解不當屬理字解也難者又謂人亦一物將併入而格去之乎不知人固是一物而此中兼有理欲故必須去欲以全其理理全斯人全矣此義甚顯明亦多見于經傳固不

待愚之繁辭者也

難者云中庸明謂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則物與已豈可二視然中庸首章不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乎而紫陽亦明註曰遏人欲于將萌蓋起手功夫必須遏欲欲盡則復其誠者之本體而合物我內外時措之咸宜矣然則余格去物欲之說適符于中庸之言而亦不倍於紫陽也

難者曰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則物豈在外然愚謂此語政謂萬物之理皆備於我之性若不去欲焉能復性而備萬物

或難云若謂格物卽是去欲則誠意正心無復功夫矣

余謂聖人教人爲學自應以易簡爲主若一格去物欲而誠意正心便有破竹迎刃之勢豈不更善豈反欲其逐浸加功乎

物字之解義非一端故有解作理者如哀公問仁人不遺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有解作欲者如樂記物以類聚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也余以爲物爲格去物欲政以物屬欲字解耳而故欲發難言輒作理字解之以爲去物是去理去理是去心去心是去意卒謂去欲以有理而翻以此相駁不亦矯誣而

立說之原指哉

子曰克己復禮文子曰閑邪存其誠蓋克己政所以復

禮書

卷八

文

五

禮也閑邪政所以存誠也余說格去物欲也亦然格去物欲者政所以還理而復性也自信不倍于聖人之言者也客難以爲若格去物欲將入于空然則必留此物欲乃得實邪若然則夫子所謂克己者亦入空矣易所謂閑邪者亦入空矣以至孟子所云寡欲亦入空矣所云無欲其所不欲亦入空矣書云格其非心者亦入空矣損象辭云慾忿窒欲亦入空矣

大學格物之爲格去物欲也蓋爲學必當以去欲爲先此實有關繫非徒漫然然此非余之言也古聖人之言也亦卽是紫陽之言也今但除紫陽補格物外試取紫陽他傳注著述與其晚年定論平心靜氣反覆細究自

應知之其晚年定論尤爲純深精妙且此理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而人顧昧之蓋習常安故溺于舊聞殆未可

以口舌爭也要當存此理于天壤耳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朱子註以爲盡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後云察之由之又云知之明而處之當原中庸之義必先盡其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原朱註之義必先無人欲之私而後能察之知之無人欲者卽是格去物欲察之知之卽是窮至物理是去欲當先窮理在後明矣然則余說固符于中庸之旨而亦不背于紫陽也又觀朱子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二

禮書

卷八

文

五

語則格去物欲者決無入于空虛之慮矣

窮至物理聖人不廢但不以此爲首務耳余于格物說及雜說蓋屢言之今難者扭欲字作理字解固與余說相乖違而謂余欲竟廢窮理之學者亦誣也今案朱子註經亦多以去人欲爲主獨于大學云云者蓋一時偶泥定上文物有本末物字以爲格物物字卽是上文物字故解作窮至事物之理耳窮理何嘗非學但謂大學起手功夫卽以此爲首務斯失之矣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謂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余謂尊德性而存心者卽去欲之屬也道問學而致知者卽窮理之屬也必先尊德性而後道問學而去欲果當先

各難讀書是窮理之大端若謂格物非窮理則人竟不必讀書矣答曰原不說人竟不須窮理要非大學首章首務必以去欲爲主耳然卽讀書窮理亦仍是以去欲爲主如讀書便說人心道心豈非卽須去欲讀曲禮便說欲不可從豈非卽須去欲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

無邪豈非卽須去欲推之他書亡不皆然若是則學之必先于去欲也急耶緩耶且上古書契未開典籍至少故昔人云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然上古聖賢反多于後世後世文字愈多誦說愈精而人之漓性者逾遠何也蓋古人所加功者危微精一之學而後人加功者誦讀誦論之事故也以此觀之又可知所先後緩急已

客難子曰十室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學豈非在所當急窮至事物之理政所以爲學答曰觀夫子此語則去欲正所當急耳蓋謂有忠信之質者政可加學是忠信居先矣故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夫子亦言忠信居先矣誠也求誠必先去欲則去欲果在否

當先也且古人爲學亦不啻于竊至事物故謝氏曰坐如尸立如齋皆時習也余謂去欲政是學之大者如貨色當前動貪愛心勢燄當前動趨附心便須克而去之勿使滋長以至遇拂逆而動嗔值諂諛而生喜皆要卽時克治消化凡處一切事境皆然此中妄念忽生卽時止遏則觸處無非學矣此便是學而時習之也則去欲政所以爲學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也人心卽欲也道心卽理也存之惟精而不使欲雜于理守之惟一而不使理奪于欲此所以能允執厥中也余之所云格去物欲者豈或背

乎然則駁余說者非駁余也併非駁溫公與陽明也直是駁堯舜禹以來相傳之心法耳聽之而已我何與焉今不得已而有言亦自笑其辭之費矣

語云構大廈者非一木一石之功治天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聖人之道廣博并包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人既非一人之私人其道亦非一人之私道自當溥其理上大公而要非一人之論所得蔽也是以羣說互立百家並存同異是非不妨各行所見若必專私其義于說不容稍參他議畧或參差輒以爲罪此何異權臣當軸塞其言於鄙夫事主媚嫉羣才斯亦渺乎隘哉窺聖道矣卽如十三經注疏與四書五經大全其中立說

此互異者甚多而皆得並列學官令儒者羣相肄習外此漢魏六朝以來談經家多與宋儒不同卽宋儒中若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蘇氏兄弟諸經解之類亦復皆與紫陽互相同異初未嘗禁其並行于世也又若春秋一經三傳往往互異而宋胡安國作胡傳又復每與三傳相異書序相傳爲夫子所作詩小序相傳爲子夏作歷漢以來遞相遵承至宋人傳經輒皆詆而非之擯而不錄若必謂與古人異同便是罪戾將置宋諸儒于何地宋儒既可大異于古後人何必不可小異于宋儒乎何其舂舟可漏在昔頗寬而棄灰之黥獨酷于今日也斯亦未足以服人也且今發難者果能取前此諸書總

漢書

文

天

斷歸于一家之是而盡廢其餘者哉吾又知其必不能矣抑觀談者動引程朱爲口實若是乎程朱之並尊而不可或廢也則應合同而無稍間者也然卽以解周易論程以解卦之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爲當有爲而早爲朱以爲當安靜而不可煩擾夫之九三程以壯于頄爲在上而未極朱以爲剛壯見于面目程以有愠爲九三當愠惡小人朱則以爲九三爲君子所愠若此類者異乎同乎談者于斯則又將誰罪將以爲朱之得罪于程乎抑以程之得罪于朱也乎吾不能爲若人解矣總之公聽並觀則泰山不必讓土壤河海不妨細細流必窄其途而不相容斯肝膽皆楚越矣談者恣臆要亦未

之思耳少所見多所怪是之謂哉

余之立說以明理也客之難余以尊人也尊人者不其理之是非一以尊其人爲主明理者不論其人之否一以明其理爲主故理之所在芻蕘必采理或不然不敢苟同折衷至極則理斯明理明則聖賢之道益明明其道者亦政所以尊其人也此之謂真尊其人也客謂余曰子云竟立諫鼓舜設謗木然則人有指摘子之文章攻培子之議論自應安而受之何庸置辯余曰固也然理之所在不可不明非專爲一己解嘲也已私也理公也私者可忘公者不可廢也此所謂不得已而有言亦自笑其辭費者乎

漢書

文

天

或云子諸說所論喪禮極當但習俗已久不能挽回奈何曰果能身自行之不肯徇俗自應有同志者相與行之既久當亦漸有挽回之勢否則獨身行之亦無不可如夫子違衆而從拜下事君盡禮人以爲誚何恤焉客云周敬王後有元王定王襄王思王考王後乃爲威烈王而子說史云左傳終周敬王而通鑑始于威烈王一系相承甚顯明夫中間尚隔五王安得謂一系相承乎曰資治所据者史記史記所据者左傳國語戰國策諸書左傳國語俱終于敬王而國策起于安王是威烈王之子是且絕不載威烈事又何有前五王乎史記敘五王甚畧其于威烈則有命韓魏趙爲諸侯事故東水

緣之爲通鑑之書始而威烈又是敬王之懸孫故云一系相承甚顯明也本不云父子相承耳

余喪婚說謂未成服之三日內成婚者尤非客謂此之爲非不待言何必著說然余見今俗之行者甚多幾相習爲當然之事故云然耳若世無此事何爲言之天下有大惡以爲不待言而不言而人更恣行無忌者弒君三十六而春秋作夫君親之不可賊也豈待言乎

余謂奉父母之命而服中嫁娶者過小祥或猶可行難者以爲先王制禮豈可擅爲短長是已然余按律禁居喪嫁娶而律注又有奉父母之命者不在此限之文故緣之而爲是說非禮也然曰或猶可行亦不以爲當行

八卷八

三

耳且嫁娶亦未嘗竟令除服難者至云古者婚禮更三年喪各別嫁娶爲至當余案此說非是曾子問篇壻弗取而后嫁之云云此當謂壻免喪後女家來請壻壻弗敢娶女家必固請于壻家于是許諾而后女仍嫁于壻也古文簡畧或有脫訛不然以業既納幣有吉日之女而此女又本爲壻待其終喪不敢別嫁則壻既免喪自應娶之乃反絕婚而使之更嫁他族乎必不然矣女之父母死者亦同解者多誤併辯于此

或謂祭曾子問文明曰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今如子說未免文理牽強曰文理何如義理今如鄭解文理小礙有之而義理則無礙矣如舊解雖文當

其如義理之不然何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害志且不可而況大害義理者乎

客謂庶子之生母死卽嫡母在堂亦可稱哀子以余說不得稱哀子爲非且難余云爲生母而既得稱泣血稽顙豈非哀乎不知泣血稽顙之文以稱斬衰三年也不稱哀子避嫡母也猶繼母在堂父沒而不敢稱哀者畧同且以前母之子猶當避後母豈有妾子而不避嫡者乎

客難隅反八條

項詞名說云填詞既出則詩亡客曰三百篇固具在也豈因詞而亡且填詞小道耳子何尊小道而反卑古經

八卷八

文

三

也余笑曰此指宋人詩非指經也且併非指唐以前人詩也蓋詞莫盛於宋而詩遂衰故云云爾若論前乎此者則漢魏六朝唐詩具在何但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二雅固具在也何嘗因春秋而遽亡

余奉木主說云五世祖以上就生冬至則共祭之客曰不幾於古禮之大祫乎無乃僭乎答曰古者祭禮限嚴大夫士干祿乃得及其高祖命制從寬許人追遠庶人業已得祀及高祖則溯而上之豈可竟成度閣而不得一享子孫之血食乎且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凡民宗祧不宗及歷世以上者一且廢之心亦不忍然大祫

之禮取親廟諸主及毀廟諸主總合祭於太祖之廟余說謂別於高曾祖考而外祭之則地不同春秋八月于祁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洽也又杜佑云洽以秋漢張湛謂太常議謂洽以養余今說惟於冬至祭之則時不同也亦政以避大洽之意也雖然今禮雖止許人祭四世而律曾無明文禁人之更親及上世因以沿襲遺俗稍申孝思耳若有明禁亦自應輟止

宮或難余格物之說時適留坐客即指云尊僕何以不置茶於盤置餅於杯何以不置茶杯於中餅盤於邊蓋茶餅杯盤物也其置之有宜即物理也尊僕必置餅於盤茶於杯置盤於中杯於邊者即窮至事物之理是

洪書

卷八

文

五

也若士君子能充此義及於遠大無不克盡者是所以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余曰此是物各得所先儒亦有如此解者然非紫陽窮至事物之義也雖然余謂即此亦政見當以去欲爲先耳設使奴子此時或貨色眩馳或忿驚撼中與私爲構情想交關將有錯安茶餅傾碎杯盤而不自知者豈能一一使之得所蓋奴子雖是不能無欲而此時方對上客而恪供其事此中亦虛靜耳奴子且然況士君子暫爾且然況於能以充此而能格去物欲不爲惑亂而常虛靜則有以復其本體之明由此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豈有礙哉

客難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又言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又言成已成物格於外內之道也烏可遺却事物不窮其理余曰中庸之言位育固已其始不本原於戒懼慎獨乎其言參贊不本原於能盡其性乎言合外內不本原於誠者之自成乎蓋後段聖賢功化未易遽臻政須先修起手功夫爲主乃入裏得力耳曷不取中庸全文一細玩之摘一二語未是確義

客難去物欲之論自好政可爲獨善其身者言之若欲治國平天下豈可不窮物理如禮樂兵刑自須講習討論余曰固也然亦必先以去欲爲主子曰修己以敬而終之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本於人所不見而終之篤

洪書

卷八

文

五

恭而天下平即大學本文其釋修齊以前事無非去欲不待言矣即釋治國亦云誠求云興仁讓而戒貪戾云藏身之恕其釋平天下也則以絜矩絜矩之道忠恕而已倘非去欲以存誠則焉能忠恕而盡絜矩之道乎雖然余謂即禮樂兵刑亦必以去欲爲主者也禮器云禮釋回增美質子云求得當欲不以其所今之君子莫爲禮也是禮之必於去欲也舜典典樂教胥子蔡沈云所以盪滌邪穢斟酌飽滿養中和之德而救氣質之偏者也記云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又云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樂之必於去欲也師卦開曰悅師貞丈人曰師爲苗爲寇是兵不可以驚也禹謨云

刑於無刑民協於中呂刑又云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獄獄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刑又不可以欲爲者也

克已復禮去妄歸誠化念還心盡人合天總是一義朱子過人欲於將萌存天理之本然二語尤爲詳括然過微存理二事却是一事如鏡然去垢則還光如月然魄滅則明生故愚謂格物爲格去物欲斷無疑也格去物欲之學方是實學格去物欲之功方是真功格去物欲上得力方是真得力讀書窮理之事不過是借資假道耳無關實踐躬行處也按諸往哲無弗含者百世以俟不易吾言

漢書 卷八 文 三

客難若謂格物是去欲則無物欲可格時當作何事答曰此時亦不妨讀書窮理然先儒多教人靜坐靜坐者涵養也政以存理而去欲也如朱子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又云精神不定則道理無處泊處看來須是靜坐劉念臺先生云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觀此則先儒之所重輕先後又可知已且無欲可格亦復談何容易耶

客或援山陰劉念臺夫子語云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子謂格去物欲不亦與山陰之旨相背乎噫此殆未嘗細心讀山陰夫子之書故也山陰此語卽孔子無知即其兩端而竭之意非謂不當去物欲也蓋余所說元是

去欲非去物物欲二字不過因格物物字連文舉之耳物欲亦是昔人成語非愚創語且今就山陰之書畧舉之如云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如云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如云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如云不慎獨如何識得天命之性如云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管

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如云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如云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如云人生而有已卽有物欲之累學者以克已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山陰於去欲之訓蓋諄諄也如此而奈何以爲相背謬哉且山陰論學處處皆消歸慎獨慎獨非

漢書 卷八 文 三

遏欲於將萌乎非爲善去惡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乎余故謂難者未嘗細心讀山陰之書也

萬物章第一

萬物之成惟翕翁斯靜靜斯又斯大故惟翕之成也爲能大

闕洩章第二

百無一可以闕而後洩其洩也必審如不獲已百有一可以止而輒靜其靜也必固如不得不已

戒慎章第三

萌於心必戒必慎況於口乎口無迹也必戒必慎况文

字乎文字未加諸施爲也必戒必慎況於事乎故有德者慎心如慎口慎口如慎文慎文如慎事狂者反是

勞逸章第四

常居勞故得逸常居逸故得遂常居束縛故得蕭散常居不足故得有餘常居勉習故得無不利

至道章第五

至道惟靜守靜者完完者得天是故夫人終日可無言也終其身可無事也而已言已行矣若是者其言不言其行不行為夫人不可以無言也而言其言溢夫人不可以無行也而行其行贅溢且贅者內喪已其而外傷物之情傷物之情者物亦反傷之真喪其內物傷其

誤書

卷八

雜黃子

三

外是謂重傷重傷者故不可以久夫惟守靜篤者其命自貞其道自行

微乎章第六

微乎微乎鉅而基乎未乎突而至乎無傷無傷俄決其防綿綿延延而將益長矣故君子慎始

輸財章第七

輸財者急於事先緩於事後輸情者囑於相借置於不相用故折氣以見恭者不可以終日扼腕以相取者不可以終朝也故君子密以持已而恕以待物密以持已故未然不受欺恕以待物故無後怨故惟君子爲能先知物之情也

稍喜章第八

稍喜事中已驚稍預於人事已喪已之務勞引稍暇已妨正業可不嚴與

獨立章第九

不爲剛屈不爲柔徙不爲得盈不爲喪餒力行者近仁自勝者謂強故君子獨立而不倚非故違物中自有所奉持之也

什襲章第十

詎于言慎于色端于動止君子之所爲什襲也交物以之

口吻章第十一

口吻目睫可以占人知其宵小而猶近之是猶搏冀與狎蛇也小爲其所汚大爲其所螫矣慎矣哉

爲真章第十二

爲其真毋爲其僞爲其父母爲其偶爲其逸毋爲其勞爲其安毋爲其危毋以真易僞毋以久易偶毋以逸易勞毋以安易危守茲勿失志氣日出吾以觀其得

氣張章第十三

氣易張抑使下心易滿克使虛欲易躁止使靜體易佚強使作強力不息順受不堪沃苦既饒然後得甘故自然不可任也唯無任自然迺得自然自然之極目耳口鼻手足耳目日出其聰敏堅利以與物爲正而況於心

誤書

卷八

雜黃子

三

乎

失在章第十四

失在率得在審大智同人以游理下愚佛衆而獨用大智修業以俟時下愚怠放而急獲大智詳慮以善斷下愚輕就而多悔大智公觀而謹擇下愚偏聽而好徇大智守已而求內下愚見欲而趨外大智養精以周事下愚役物而蚤疲惟其審之極是以無失

自戒章第十五

自戒而不能守猶無戒也今日悔之而明日犯之其心之亡也久矣夫道焉出入

學者章第十六

混世

入卷八

雅黃子 三

學者之乘日譬如當暑而操冰也潔盤無飭匕箸陳席安坐而期以享冰冰泮久矣爲學者侯安居處食物務無干直高枕肆志而後讀書日逝已久矣故安排勞于入日月駛于天幼忽焉而壯壯忽焉而老發憤者數鮮竟有終神智暫啓旋而復蒙匪學亡益人自少克成也善爲學者不自生累則累去半累至輒決遣之惟疾則累去半累無可遣則應之而乘累隙暇以爲學則累去半故善爲學者累有三去而累寡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成務章第十七

成務在一毀在二三併其力積其日日積力併以治一

事序云弗舉焉早爲而夕輟明日又徙業而他之雖有神聖之資聰明施矣夫千金重利也析而爲萬以謀作業則無一之能息擇一業良而善居之則利且無算故曰廢著之鄙君子觀理

逆形章第十八

道惡在在逆形彊與忍之謂也身欲佚故勞之體欲佚故重之目欲豔故闇之耳欲哇故靜之鼻欲香故清之口欲腴故淡之舌欲話故默之腎欲洩故窒之肝欲怒故平之心欲機故樸之若是者無事不與形逆逆久成順順成而筋骨堅強志氣發陽精神光榮慧知日生將通於神明故可與成性可與定命矣

漢書

入卷八

雅黃子 三

君子章第十九

君子之靜蓋無爲而有事者也無爲故力完有事故修日進以完力庸日進修之業故安而不墮習而不數不得已而後發其發也大且光矣

輕信章第二十

輕信者中無識也輕諾者中無守也其道在使內重而已矣耳審而後受舌審而後出耳舌之際間不容寸有如重關焉者蓋內重也

治身章第二十一

君子之治身也如治器夫器委擲中露則斂邪久戾闕而不用則蠹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則壞是故堯自公

者委擲中露者也惰厥修者度閤不用也不量才以擇術見異而輒遷之是用之而不以其器之用若是者終身罔獲亦弗振矣

### 矯之章第二十二

矯之強之拂之逆之禁之遏之作之振之久之自馴乃幾有成有成斯志可以行而無憾于為人書云君子所其無逸

### 杪忽章第二十三

杪忽之積迺多其散也歛耗百年之爲日也幾何五常之爲德也幾何一身之爲力也幾何不務積之乃務散之以爲鮮乎不瑕有害噫行盡矣

漢書

卷八

稚黃子 四十一

### 事親章第二十四

君子之孝其道光大小人之事其親也惟謹與勤而已矣謹故敗德鮮勤故墮事寡順親之道也故嚴父配天必有基三牲魚腊必有質苟無其誠禮不虛行故惟孝子能知禮之實君子小人其揆一也

### 陰血章第二十五

陰血之作惟忿制忿惟預故集厚于心慮物自我傷養恬于氣慮和自我戕撓強以屬理滋潤以制火火斯無沴矣是故寬身之仁上下旁達而福物來成也夫陵敖長于平日刻礪著于隱微而求以一朝克之克可倖哉

### 天下章第二十六

天下之善人必不善人多一人之身亦善居必不善居多故從所見爲善不善不相敵矣是故始見不善惕然若驚再見而昧其明三見而奉以爲程惟君子爲能學以明道確以守已嚴以絕引慎以納交故可以無患也仲尼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 飲食章第二十七

食飲小節也人能忍其所嗜久之則清剛見而浮肆歛矣欲損則天勝情淡則志貞于是乎觀之

### 御物章第二十八

法使人畏禮使人敬德使人感道使人忘率道而下至法已極法外出智則是鉤距機變之巧而已以此御物

漢書

卷八

稚黃子 四十二

殆不可久

### 耳目章第二十九

耳目口體陰器也視聽言動陰事也惟聖人能以陽道純之壹之于禮是也水之質本寒也以火沸之可以熟用田中之草本賊稼月令云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變化而用之爲利農功之巧也禮于德爲火能速化萬物而易其質者惟火故惟聖人爲能善用之以反陰爲陽化器爲道

### 不學章第三十

不學無獲器與手習而後得利辭與口習而後得順途與足習而後得安夫鳥戾于天廻翔足樂也方其聳毛

而習于飛斯亦勞矣夫神明托于官骸意象寓于器數調起生于蹇澀圓融起于漸摩有待者無待之基也無方者有方之積也惟誠習之久者能化化則通通則明明則上形上形故技可進道人可達天反是而爲說者匪夸則匿仲尼曰下學而上達

持已章第三十一

持已也謙毋僞恭毋諂待物也寬毋縱厚毋混夫謙恭寬厚四者德之盛也其過也將失况傲慢與下薄者乎斯君子克之也必力

治性章第三十二

毋以物累形毋以形累心毋以心累性故精于治性者

撰書

入卷八

雜黃子 三

忘心精于治心者忘形精于治形者忘物顏淵曰回坐忘矣

閑身章第三十三

閑其身心且越而出矣夫身之蕩而不靜也心必三然則君子無動者乎曰有動動以道以道者動而靜嚴而不蕩君之勞也昧爽而待旦日中晏不食臣服動在官驅馳奔走靡事不爲孝子力穡而牽車牛何其不敢靜也道動而動而身未嘗以間之不閑也心未嘗以間之不存也夫奚蕩哉

撰書八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毛先舒撰先舒有聲韻叢說已著錄是編皆所作雜文諸篇之末間附王猷定柴紹炳沈謙評語先舒自記云惟三君語畧載數條以其爲亡友之筆故也則是集乃先舒自訂矣中頗多考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行筆頗雋爽而不免於作態弄姿大致好辨如毛奇齡而才與學則皆不逮之其論太王好貨好色一篇謂孟子意是而言非論說大人則貌之一篇又謂其言太過猶王充李觀之餘習論格物爲格去物欲亦姚江之緒語觀其答徐古周書稱近於坐功頗有所窺只是佛氏無所住孟子不動心又稱住卽是動動卽是住無住則不動不動則無住其所學固可見矣論韻諸書用力較深而亦未究其本原如答友人論韻學通指一書謂音當分古今不當更分南北其說爲是謂古三聲不通用則非與柴紹炳論翻切二書專取合聲亦後來之捷法必謂下一字不拘本部則紹炳所辨饒機虺灰清青諸字先舒終不能難也

# 思古堂集四卷首一卷

〔清〕毛先舒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思古堂十四種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古堂集

四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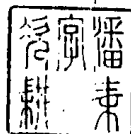
思古堂集序

文章品格萬有不同語其大凡各有三種有花葉之文有條幹之文有根柢之文敷華摛藻纂組雕鐫是謂花葉之文辭工矣而未深乎義也考典制論事理辨博而不浮疏通而致用是謂條幹之文義暢矣而未幾乎道也若夫窮天人之淵源闡心性之閭與羽翼六籍綜貫百家此則根柢之文道備而辭興義無弗該焉近代文人苟能爲花葉之文斯已哀然自命作者其能達乎條幹者十不得一而造乎根柢又百不得一也豈非賦才有限從入之路既殊則終身書焉而無所變化與且夫載道之文非可緣飾而襲取也必也學問真純誠見堅定弼于中而操於外乃能左右逢原苟徒以文字刻畫則雖高談性命亦猶是裁花鏤葉之能事而已於道何預焉錢唐毛子稚黃少負軼材爲西陵十子之最其詩篇得妙得騷雅之遺則已乃脫去思古堂集卷首

哇徑自名一家中年偃蹇不與世合肆力而爲古文辭沉深壯闊去綺麗之習而上與古人爲朋既而臥病牀榻者十餘年澄懷味道氣益靜養益充久之病愈起而著書劈肌分理削膚見骨於學術異同人物白黑確然其有定見超然其有獨得非強爲論辨也蓋不容自己而出之者也所著漢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語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近復有思古堂集嗚呼盛矣毛子之所作蓋數變而深于道舍其所已工而勉其所未至必究極根柢然後止可不謂至難焉要惟其人落落穆穆冲恬清素避心物表不嬰世事故能斂華就實與道合真蓋毛子之書成而其人已渺然于埃壙之外矣昔者漢末嚴遵隱居成都潛光葆和而博學無所不覽著道德指歸論傳之至今魏文帝稱徐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中論十篇行於時陸夫二君邈矣高風宛然遙遙千載惟

和黃之人與其文當與相匹後有讀毛氏之書者其以余為知言也

與  
康熙乙丑仲冬日吳江潘耒拜撰



思古堂集自敘

讀書易見理難夫理天之理也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周書亦云  
面稽天若夫我之心與天之心果得相值而後可以言見理理見矣  
則其言皆有所不得已人行宜陸也入水則溺有人焉指水為陸而  
人多無辨且輕信遂欲蹈之旁有知其為水之人而憫蹈之者之必  
溺雖欲不言豈可得哉況其界於疑似者乎哉此特喻目前之形耳  
而即可推諸天下與萬世乃知古之人果皆有其不得已之心先舒  
既空讀書詎云見理而時乎有言不能自止反而思之匪言則多于  
是乎錄之問亦有偶爾筆墨而且及詩要是不得已者為多庶幾哉  
與古人之心或亦百可以相質者云

目錄

第一卷

思古堂集卷首

論

賈處論  
顏子不違如愚論  
論屈建非孝  
洛誥論  
論漢景帝掃通事  
論董子語  
陳成論  
王新建論二  
崔浩論  
王新建論一

議

宦者當廢議  
補柴氏七出議

辯

朱子駁詩古序辯

說

敘好德說  
嚴說  
子侍親當引決說

駁難

駁非周禮  
嚴駁  
嚴志客難

誠

誠叙

第二卷

策

擬亂刑策

擬列盜策

啓

思古堂座右小啓

書

報武康章六象書

與徐瑞古書

與李士書

與林鹿庵書

與友書

與洪王書

各應酬真偽書

答友書

與洪王書

與陳淑六書

答友書

與洪王書

與王月庵書

答諸駿男書

與諸虎男書

與方潤仁論文書

答陳其年書

與馬鳴九書

第三卷

與吳志世書

與大可書

寄會侯書

與友書

寄友人書

謝莊蝶書

與柳正叔書

與蔣維賢書

答友人書

與洪昇書

與王啓人書

與沈聖昭書

序

唐詩解序

孫宇台集序

萬里誌序

贈宋公序

陳其年驕體序

贈吳錦雲五十序

羅母六十壽序

湯夫夫五十序

題跋書語

題孟東野集

題宋禹域詩卷

題陳先生詩述

題葉翁詩草

題徐公之詩卷

題丁氏詩集

題沈御詩遺稿

題二沈謝花集

題家禮儀節卷

書史記漫書

書白王蟾草帖

書板橋文

讀史記漫書

讀朱子語

讀蓮池書語

書容藻別集

書葉翁手慶

讀書

記

書馬松里詩卷後

書陽明先生年譜後

書沈明思論釋後

書錢牧齋原諱後

書高雲客乞言引後

書王自天潮賦後

傳

戚氏死節記

八月十六夜紀遊

沈孝女墓碑記

第四卷

古樂府

劍歌

高堂置樽酒吟

寡婦吟

陶桓泣為章烈婦作

會稽陶士章妻也

聽莊蝶能彈琴歌

沈氏寶鏡歌

吳市典衣沽酒歌

沈漢儀作

醉參軍馬歌

為羅隨園作

望湖樓歌贈李方

細雨送春歸曲

怨歌

五言古詩

思古堂集卷首三

古樂府詩三百

情詩十二首

梁梁公崇祀詩二

贈海寧許西山令君

酬楊李曹秋岳先生

潘吳門不得歸示沈

壽諸母八十詩四章

答何元長先生

贈鄭去非

奉陪華亭張夢匪先生

泛湖感懷敬呈長

句伯母孫八十壽詩

分守商洛故有結句

諸君簡惠菊

古戰塲有感作

送諸大駿男遊廣陵

諸君簡惠菊

贈諸二虎男遊越

七言古詩

宿紹光堂海日

哭越中張木弟

前松舉集寄語會侯

奉辭制臺李都閣公

長句

寄潘大耕

題蕭山何伯與題

為倪翁六十

贈徐子

五言律詩

秋色

長眺

題沈羽階娛園

秋日寄應嗣寅

題關查度游卷

送朱公是之東粵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千古

答湯龍劍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千古

三茅觀同沈方舟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千古

一便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千古

一便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千古

一便

紫陽洞 沈無回先輩題 忽忽  
飛來峯 贈茅漢威 對酒作  
病中與岳觀 山中雜興十首 秋夢  
示鶴臣 漫興  
移家與鄭明略 送胡文淵之燕

七言律詩

送徐伯調張木弟姜桐音歸越 南胡懷古  
岳墓 新歲為顏路勇文之  
亭山半亭屬崇先寺也 奉贈張用霖先生  
高宗嘗洗手因名 登鳳凰山作  
勝果寺和宋荔裳先生 寄陸孝山  
看梅送訪陸氏體 寄陸孝山  
寄王五文還山東 奉贈張卿子先生  
寄懷錦雲 寄陸孝山  
臨袁兼懷陸景宣 寄陸孝山  
沈開先格同徐古周 奉贈張卿子先生  
虎丘酒肆送葉緯如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館  
思古堂集卷首四

五言排律

送聖庵 贈胡克生 壽江太君履源亭子  
八韻 陸梯霞五十 秋日送姜真源之濟  
觀母夫人也 平央錦箋 贈葉雲將之嘉興  
南 同汪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酬終養若 送潘程赴北雍并寄洪昇

七言排律

為越中姜母八十定菴太夫人也

五言絕句

梅邊 題諸君簡小像 王子行宅古梅  
秋思 丁卯菴寫真詩二首 秋興二首

六言絕句

贈客 漫作二首 江頭卽事

七言絕句

秋日 題素湖武令小飲會侯適至 晴日  
應醒 感懷題十首 懷舊城劉望之 贈舊家遊詩開泰生  
題山外山山房爲李 漁舟臥者 沈友聖過訪不值簡  
題此 偶作 寄沈去杓  
壽孫老親母王夫人 題畫 尊慈也三首  
五日作

思古堂集卷首五

論

賈彪論

漢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余謂彪之意善矣然不養子者禁之不聽罪之可也而要不得與殺人同科蓋父子之恩俱屬天性而父子之分則尊卑懸殊父母卽殺成人之子應無抵命之法而況在墮地之小兒禮降三殤亦有無服之殤明年有長少卽情有降殺也然則殺小兒與殺成人者同罪然且不可以同于殺他平人哉彪可謂因仁而害義者也旣害義亦併害仁夫以不舉墮地小兒之故而戮其父若母豈非賊仁之大者哉蓋古人用刑必有所極有或加輕思古堂集一卷一

無或加重爲小而過峻于其大爲卑而過峻于其尊爲幼而過峻于其老顛哉法已或謂彪必以輕刑禁之不得故從而重之不得已耳曰罪有成例者也不得以其犯少而加輕亦不得以其犯多而加重辟如今律或犯罪止應杖者一人犯則杖之千百人犯亦杖之豈以犯之者多而遂加以徒流徒流之而犯者又不止乃更加之以大辟者哉或曰彪禁雖若此而實未聞其殺一人則民自聞風不敢犯彪亦姑爲是懼之云耳倘果有犯者未必置之死曰此非政也子曰敬事而信又曰民無信不立商鞅徙木令猶必行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若姑用是爲恐喝而法不果行是懸空文以示民不信尤非所以爲政之方也且彪亦未嘗不因是殺人也時城南有盜劫害人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夫彪旣預懸殺人同罪之制

而盜劫害人又所謂殺越人于貨必當誅而不赦者也彪且緩之而急于之北觀其語直重此婦人之罪謂加于此盜案驗其罪云云則焉得非殺夫人情莫不愛子而尤愛初生孩提之子不養者蓋迫于不得已耳王粲七哀之詩曰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想父母棄子之極苦當必爲之惻然傷痛況我爲邑長于斯而不能使民家裕人給樂育子孫而至此極則誰之辜也不思引爲已罪而忍更加之以酷法是獨何心且倫者生民托之以立命者也倫莫重于父子而紊其刑章以亂之三綱泯矣此豈古聖人明刑之中克天德而自作元命之意乎宋俞偉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名諸鄉父老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文使歸諭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而活者以千數然則善教何嘗不可以化民又安事乎峻法司馬光著家範莊莊平君子之書獨言不孝不慈其罪維均引康誥元惡思古堂集一卷二

大慙云云作証此說爲非蓋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不慈雖不謂無罪而不可與不孝之罪等昔鄭子南子哲之爭蓋昆弟也而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是弟猶不得與兄較而况父子哉且康誥所稱元惡大慙乃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之徒如父不慈而輒以元惡大慙名之則是夷君親于臣子而上下亡等豈非亂倫之大也哉光釋書旣訛而立言大不可訓余故併爲詳論焉

論屈建非孝

楚屈建去菱事國語稱之而唐柳宗元非之宋蘇軾又是之毛子曰柳子之說是也夫人子事親必以順命爲主而大違道者則不敢苟從建旣知夫子承楚國之政法刑在民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比後世則其爲賢也甚多豈以薦菱之小節遂足掩之哉舍長立少變倫之大者也而太伯虞仲陰窺父志而欲成之乃相率而逃于荆

贊之墟聖人嘆以爲至德而况于萬葉之末乎哉古所謂祭之以禮不可踰越者言其大也如魯之郊禘考仲子之宮獻六羽之類是也假令于夕疾而屬用牛享則不可以從妻會何足以爲于國之典昔公父文伯母之不哭子以爲必多嫌于禮母言之則以爲賢妻言之不免爲如子夕屬子勿薦妻則美建則何以去之哉夫亂命之不可從也魏武子欲以妾殉陳乾昔欲使二婢子夾我子固不敢非禮殺人而以成其父之惡若夫飲食嗜好細微瑣屑困臥在牀丁寧之語在人子之傷心如何且將惟恐其忘之且將屬其後之人世行之而忍背之以同于亂命哉其在禮曰就養無方又曰思其所嗜又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違父將沒之遺言以自見其能剛正而非其父之不忘私欲惻惻哉鬼已此豈其爲孝子之用心哉之言曰使子木行之國人謂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思古堂集一卷三

而唯陋是問子木固不忍爲此余則以爲建不去妾國人未必謂太史未必書天下後世未必傳自建之去妾而于載後皆知昔楚屈何有台宗老而祭必以妾之屬章父之陋又孰甚焉故余必以柳子之說爲正論也可以教世之爲人子者也

### 洛誥論

盛者衰之漸也恩者怨之萌也忘嫌者大嫌之繇起也余嘗讀尚書而嘆周公之居功名未盡善也然是不在流言之日而在作洛之後何也二叔挾武庚以畔此天下之逆臣倣弟也變生骨肉猝起不意雖聖人亦且無如之何至事平變定君臣釋然雖可共相保明而爲臣子者謂宜時時怒焉自懼終不敢履嫌而蹈疑乃公既營洛矣而欲使成王遂居之此不善遠嫌之大者也蓋公地最尊親功亦最大京師與外鎮當與王分治之設使成王居洛則周公必居鎬關中形

固勢使武王嘗用此東嚮以取天下矣而公奈何慮不及乎此或謂公欲王居洛而已明農以去豈有關中之意哉曰公之欲去其心也而不得去勢也勢不得去亦公之所計及者也何者後君與欲去公且畱之且曰襄我二人曰篤棗時二人則公自知不可去明甚其曰明農特大臣之體耳唯公雖有欲去之心而自知有必不可去之勢既知有必不可去之勢則人亦無能共白其斷然欲去之心是公豈得爲善避嫌者哉且居東之無恙亦幸耳昭王賜鵬而史曰王未敢謂啓金縢問諸史而曰我勿敢言則王提公甚怒公甚公豈不知之而奈何後猶出于此又語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夫宗臣之功誰出公右則此語亦豈當自公發者王遂曰亦未克較公功幾于刺矣且當時王亦長矣曰子冲子以夜悲祀是祭則寡人也又曰余小子其退即辟于周此皆何等語公慨然當之也故嘗論之周公老成而坦恩古堂集一卷四

湯成王年少而英察凡公所以自處者皆後世人主之所不堪者也而王所以處公者亦皆人臣之所不堪者也雖然公無心王有心矣嗚呼以公之聖成王之賢而且若此後之居君臣之際履功名之盛者慎矣哉

### 顏子不違如愚論

凡物之無其質者投之以物必不受也何者無以爲受之也蓋凡物之情有中實者矣有中虛者矣有中虛而實實中實而實虛者矣吾不得其量嘗觀於所受昔人云小人之所有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有事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吾亦曰聖人之言投諸次於聖者而無所逆次于聖者之言投諸賢人而無所逆若迺大相徑庭者其投之也亦無逆非無逆也不得其所以爲逆也奏鈞天之樂於蚺蜺之側彼蚺蜺百萬如無聞也是不得其所以爲逆之形也故聖人投人

以言莫喜於善逆雖然中實者內先有物物入必逆非善逆也不受也中虛者知其受矣亦知所逆聖人喜之其中虛而實實者是具學也抱虛爲質以距萬物有其虛者以溢乎心之量故來者舉不足以叩其心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若夫中實而實虛者內含昭質而不自多其光志有定嚮而不自執其方待物之來中通而善入猶牝牡而寢以爲虛也彼其於物自善其受而况於聖人之言乎哉昔者子與回言終日而不違如愚非不違也自無違也亦非愚也無所用知也蓋所謂有其質而能虛者也嘗論聖門之學曾子以實爲主而未能虛子貢以知爲主而未能愚知而能愚實而能虛其唯顏子哉或曰夫子六十而耳順顏子之年纔半是而已能不違然則顏子殆聖也與曰聖人以我心爲量顏子以聖人爲量者也夫子之順無所待亦無所擇顏子不違必待聖人而後無所擇是所謂一間之殊也若猶

愚古堂集一卷五

是聖人也斯且曰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言矣况終日與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

聖賢論古始終一轍而說屢變非變也立一說于此又立一說于彼彼之說顯而此之說益成故非變也將以推見其至隱也夫待人行事之既著而後論之則得其迹或未得其心將沒其事之著者而專求心則亦不可以得其心唯兩說既立而人之表裏俱可以見則雖有參差之形亦祇以成吾一說而已昔者子與氏工于尚論者也傾其論往往不專一說卽論柳下惠而曰之曰和古未有以和稱惠者稱之自孟子始而後人遂羣然謂惠爲和既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且介之與和道之不相謀者也和不兼介介不兼和此易知也既以爲和又以爲介以爲和則汚君小官裸裎袒裼無乎不可以爲介則雖三公不與易是說之屢變者也然試推論之此論

和非論介也何言之自二儀剖泮道無弗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昔者伯夷得聖之清者也而孔子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和之至也蓋無容天下之量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清而無高天下之節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和然則三公不以易其介者亦清之至也清之所至和亦至焉是合二德而適以成其一德者也合二德而成一德是之謂全德雖然孟子不以惠爲聖之介而必曰聖之和又何也著其心也嘗考柳下行事無往而非介矣直道三黜介也嫗不建門之女而不及亂亦介也臧文仲媚爰居而惠非之亦介也至于自愛其信而不肯証岑鼎不可謂非至介者也乃孟子獨斷之曰和則以其外之介適以全其內之和云爾天下外之不足

愚古堂集一卷六

以勝內也久矣且柳下之介亦政所以爲和耳蓋和者德之隣于親愛者也今有人貪千金之璧而舍其子斯謂之忍忍則非和我與介周旋久而一朝見三公之位而遽舍之其爲忍孰過于是故柳下無往而非介則亦無往而非和不以士師易其直不以不建門之女易其貞不以文仲之不與立而易其剛不以魯鼎易其信皆不忍舍故以就新斯政以爲和已矣而孟子直推諸三公焉然後惠之和全而孟子稱惠之和亦全今夫有夜所以生旦也四時寒暑且秩如而得旋規之妙運焉稱聖人之德必合說之異而乃始全其說之同也故曰論惠之介者成其和也

論漢景帝鄧通事

昔漢文帝嘗病癰鄧通爲啗吮帝問通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時景帝爲太子帝使啗癰太子啗之有難色已聞通爲帝啗癰乃怨通及卽位通免已人告通盜出繳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通遂將死人家毛子曰冤哉通也夫吮癰佞

幸之常態不足惡至于莫如太子之對理自應爾亦何罪哉夫  
之寵通太過然通謹身之人不過以寵得賜銅山致富非有他鉅罪  
惡必當誅者也景帝即位優容保全之足以曲存先帝之心于國家  
事固無害嗜難色不以自責而反怨通豈不悖哉雖然余又以爲  
文帝實過大抵事之尤難者君子不以之責人人許世子不嘗藥春  
秋必書弑嘗藥易嗜難難嘗藥常禮而嗜難則禮之不經者也孝子  
之事親以禮慈父之待子以禮出子非禮責其子孝子猶或難之况  
其未能純孝者乎昔易牙烹子以誦平桓公之口未聞孝子當殺兄  
以食親也夫差病句踐嘗其惡未聞孝子之必當味便也蓋奸雄  
嬖人所以自媚于所尊而求得當其欲固有遠出乎父母兄弟妻子  
之上者螻蛄以求信太甘必伏苦矣假令桓公責五公子以必如易  
牙夫差責友以必如何踐亦難已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文

思古堂集 卷七

帝苛望其子而試之以難卒致殺其所甚愛而致子亦傷德則豈非  
其過也歟至于錢當是實事然非益也是文帝久已賜之者也先  
皇帝樂羣臣無幾何時而求其所甚愛之罪一何急遽如此或曰相  
者謂通當貧餓死則事已先定非景帝之過嗚呼相者謂通貪文帝  
能使富則通亦既富景帝何難使之不貧且使當日稍寬假之亦何  
至一簪不得著身以死也夫景帝真不孝矣哉

論董子語

董仲舒對江都易王謂越大夫泄庸積蠹設詐滅吳不仁且曰夫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儒遂奉爲名言而不敢  
違毛子曰董子之所謂非也是將使後之儒人相率而出于無用且  
錮聰明才傑之士使不得展至使用人者遂薄儒術爲寡效且儆事  
爲此故也蓋道誼聖人之所尚而功利亦聖人所不廢者也特須正

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所以德日起而可以大有爲子曰敏則有功  
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豈其不正誼明道而  
利與功亦不啻大學君子先慎乎德而未嘗不及乎入土財用也易  
言功利甚多但須得正耳仲虺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武王曰功多有厚賞不廋有顯戮大雅文王大明維至于皇  
矣篤公劉頌之天作武酌桓諸篇皆敘述周家利用遷國行師革商  
命以成大勳之意非功利而何子曰足食足兵周禮一書多理財治  
兵故知古聖王雖躬行仁義而亦未嘗不務富強然則不正誼但謀  
利不明道但計功此苟且雜伯之術但曰正誼罔有利但曰明道罔  
有功此迂儒腐生之學鈞無當于聖人之道也且此語爲一已言之  
或可爲任國家大事者言之則尤不可泄庸種蠡政所謂任國家大  
事者也雖未必同于三仁亦豈可竟謂之不仁蓋事雖出于詐譖權

思古堂集 卷八

術而乃心則主于忠君而救民昔紂囚西伯而闔天之徒求美女文  
馬他奇怪物獻紂以求釋西伯君子未嘗惡其用權術以脫君子于難  
蓋用詐譖權術者功利也而其心主于急君之難紓民之困卽道誼  
也道誼仁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人臣子而靳保道誼之名畏  
功利之誚坐視國家淪陷而不肯救此真不仁之大者尚何誼與道  
之足云且人主亦安用此等臣哉君父一理也設有盜求其父將殺  
之而實不識父執父以訊子子答是父必殺父以爲非父則生父夫  
是父而謂非父是詐也功利類也曰是父者誠也道誼類也守誠而  
殺父行詐而生父孝子于此宜如何答此豈待權術于義理而後決  
之也且如子報父仇可以告長吏使伏罪豈不甚正而無如其勢不  
能何則唯有設機變以搆刃于讐人之胸否則讐必不得報越于吳  
政類是必欲以正勝則將上控天王而請方伯連帥之師征之然彼

方爲標木瘼狗以立威嗣父陵戰勝而又爭長于黃池東遷末之周天子能討吳哉果行之不唯不能復仇也且更自速禍蓋天性靈活元非木偶處變事而不許其權曰正誼明道固如此是將遇絕天性而不偶夫斯人矣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忍君父之危亡而必欲自抗其極極之諒是守授受不親爲禮而嫂溺不援之人也君親重于嫂是又豺狼之不若者耳夫談道誼而致人豺狼之不若其何

### 陳咸論

謹也者君子所以持身而善世也至於垂家誠教子孫尤兢兢於此皆父祖周詳委曲之至意止慈之道固當然也故孔明誠子懼慢險躁而馬援願子弟爲龍伯高不願子弟爲杜季良皆是意也自後世驕凌儇薄之風開遂誤以客氣爲浩然之氣乃謂傲爲賢者事或者思古堂集一卷九

誠傲則耻以爲好語而逆折之此人心學術之一大厄也昔者陳萬年病而教戒于咸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曰其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自漢書載此事而千古以陳咸爲美談自余觀之非定論也萬年爲人諛亦有之然廉平內行修葢一周慎長者也見其子之大不類已而諄切以訓之爲其盡出于諛者哉且以替腹之頑而舜見之則憂憂齋慄故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事父母幾諫仰亂命之不可從也亦自應有曲避之法而無直斥其過之理况父方且在病困而丁寧告戒於枕席之間此無論是否人子所當涕泣低愛而不敢稍有違言者也既睡去不肯聽而反以教諛挂其口使萬年一怒而疾遂凶幾於弑已咸居官以殺伐立威至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治放嚴延年而其廉不如奢侈玉食是咸固酷吏而兼之貪所行皆萬年之所不爲者至賂遺陳湯求入帝城死不恨則又何嘗不

謂哉以免官歸故邵憂死又何嘗不熱中富貴者哉是萬年之短咸亦蹈此萬年之德咸皆蔑如咸之不如萬年甚遠而奈何不察本末遂因咸語薄萬年而更以賢咸啓人子以懷不受教之心目敢矯爲惡語以欺其父大非所以訓孝而爲天下後世法此不可以不辯者也無逸曰乃諺既誕侮厥父母正此類耳昔者堯允恭克讓而丹朱傲在當時安知丹朱不以堯爲諛也哉

### 許武論

東漢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于是割財產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墮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其弟克讓而鄙武貪晏普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分財自取譏今產增三倍悉推二弟于是遠近又稱之毛子曰巧哉武也以僞多取財產之故使二弟皆得貴而已亦更獲大名一舉而三得志焉思古堂集一卷十

微武其誰不欲爲此其多取而二弟讓不爭必陰相關約謂如是則彼此皆利焉耳且第五倫賢者也而舉武孝廉則武之善行必其素孚于人矣一旦必欲與弟分財而又爲此在弟豈不心知之則雖不關約猶關約矣夫君子制行以誠以正固不欲飾善以形人之惡亦復不欲飾惡以形人之善儻有人于此故爲不忠不孝而曰吾將以此形君父之慈仁世亦豈有此忠臣孝子乎哉是武之爲此詭且不衷莫甚焉况又未必不相關約哉功名富貴得不得曰有命進以禮退以義求之也以道而乃巧其術以釣之無論爲人爲己皆君子之所不取者也昔蘇秦求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不得得太公陰符之謀簡練以爲揣摩余以爲武分異多自予非篤行也殆卽秦之所爲簡練揣摩也始甘受貪婪之譏是亦忍痛而引錐刺股與

### 崔浩論

夫佛法之行其來久矣蔭覆生活于其中者不可計數間亦數奸豎盡爲惡即以爲虛誕而欲去之亦宜哀之以漸或下詔不許私剃僧尼擅創菴寺久之當有日滅之勢豈可一時猝驟而竟窮盡其根株窟穴也斯酷之甚也北魏崔浩不信佛與世祖言數加非毀後因長安寺僧便室有弓矢矛楯大得釀酒具又爲屈室私行淫亂世祖既忿之而浩因進說遂詔誅長安沙門勅四方一依長安行事無少長悉坑之時寇讎之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受僇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葬三族雖因國史禍有從來而世祖亦被弑焉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長安沙門非法罪止此一寺可耳拓跋氏累世奉佛世祖始亦崇禮敬重多人爲僧初無預禁又不寬之使得歸俗而一旦遽盡加之戮豈非暴虐之極哉廢政阮儒四百六十餘人千古遂以爲鉅惡而天下亦因之以亡計盡所坑僧

思古堂集一卷十一

盡于魏境則豈不數十百倍于秦諸生哉况浩師事寇讎之受其法術而仍導蕪以崇奉天師其于佛法則又奚擇迷謬至此不知其所云夢與鬼爭者爭何義也上疏于蕪以謙之比河圖洛書且稱清德隱僊不名自至斯誠陛下倖蹤軒黃應天之符詔君如是而至千國書則又不知春秋諱惡定哀微辭之義且請立石刊文謂彰直筆而卒罹于極酷平生多智至此神昧儻亦古所謂天奪其鑒者哉或曰廢政阮儒固惡恐非必由此亡天下曰秦亡以太子死胡亥立而扶蘇之出監上郡兵也以直諫阮諸生故政不阮儒則扶蘇無直諫之事矣秦扶蘇立天下不亡

### 王新建論

王新建伯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譏非正道又詆其學術以爲異端嗟乎何其甚哉其

學術姑無論凡濟大事者當觀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于邪卽行之以誠君子之所惡者也君子必無與人之誠于爲邪也心與事果出于正以詐行之以期濟事君子與之子貢賢者其游說于齊晉吳越之間使十年之中五國各變然且爲之志存魯也志存魯卽行之以詐君子與之孔子與蒲人盟毋適衛出東門遂適衛則又非徒于貢爲之也當日新建之破宸濠也使不爲假檄以疑宸濠之心又不爲密書以使與其黨自相猜貳兵勢未集迅雷驟興以晏安既久之天下而武宗又盤于佚遊天子左右近幸之人亦多受其金錢陰相要結彼逆謀已素蓄久而潛通之劇盜且數十萬天下事豈可知哉當其時以危易安伊誰之力而可以用詐少之哉至于計禽洞頭賊與平八寨斷藤峽諸賊遂使賊藪盡爲治境人無梗化百姓感德雖用機智仁莫大焉江彬桂萼奸巧之徒讒忌百出究于新建何

思古堂集一卷十二

損適成其爲小人而已且夫以詐濟邪之與以詐濟正也迹似而情殊者也用詐可以誅亂賊安國家斯用詐何害儻必以爲用詐之非道是昔耿弇激怒張步而又示弱置伏以破之皆所不得爲寧以賊遺君父而不之恤必欲如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身斬于泚水而致趙王歇亦成禽者也夫天地之道無滯迹也惟聖人知時措之宜經權能互用焉小儒執一而遺百見小則忘大不但以沮英雄豪傑之氣且併忠臣孝子勃乎爲君親之至性而俱將遏絕之夫豈得爲通論哉或曰苟爲國家而不妨詐昔柳下季不肯証岑鼎何故曰齊師可以眞岑鼎解也則何愛一鼎以免國而安事乎詐且贖鼎一時可欺其後必敗敗則齊將益怒而攻魯是空自失信而又以增魯之禍此季所以不肯爲之也南昌豈以鼎稱兵者哉且柳下事見呂氏書亦未必果確耳

王新建論二

王新建之于理學也其有功于聖人甚大桂萼輩小人耳既思新建之功名而排沮之至欲削奪其官爵亦已甚矣又指摘其學術不端嗟乎迹新建行事以與萼並論豈反不端于萼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但徵諸行事而學術之端邪亦大可辨已未有所行不端而學術端者也且新建之學主致良知良知本于孟子持說未嘗非也即知行合一諸義何嘗有倍聖賢之學特其間時有與朱子牴牾處後儒率緣萼等議而又欲倚考亭以張道學之門庭故議者之口至今不休不知王之與朱雖略有同異而要之入段則亦互相發明者耳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成于新建之手其中說義皆圓融透徹新建云未必盡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余謂是書總之爲考亭見道以後語斷亡疑也故劉念臺夫子論此書亦云朱子思古堂集一卷十三

可謂善變矣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歟先舒竊怪後儒苦泥考亭前說必欲墨守而輸攻之反謂此爲初年未定之論甚者謂其非考亭語多屬他人所竄改豈不謬哉至新建說理處或頗類佛學然不可以異端詆之何也嘗論聖人事業雖與佛殊至于論及性命精微處則人無殊心心無殊理不謀合轍自不得不相類之勢子曰予欲無言曰空空如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傳之言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以至大學之知止定靜中庸之無聲無臭此等語亦幸賴出于古人故得免後儒之詆訶駁議耳即朱子亦云心才繫于物便是爲其所動又云無欲故虛又云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又云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

而感恩而寂者也如此語亦頗多豈不通于佛學不知彼難新建者又何以爲考亭地也哉

議

宦者當廢議

毛子曰宦官可廢也何也古有肉刑至漢文帝乃除之後世遂莫敢議復者誠仁心也然肉刑自大辟外惟官刑爲慘而餘次之周禮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屬必皆以罪腐斷非無故而戕之也乃後世既廢此刑而用宦官宦官必閹割是不忍于有罪之人而反害及無辜其惜豈不更甚乎哉雖彼父母自願之非朝廷所強然此唯收之彼故售之若廢而不用則豈有無故忍其子被橫刑者哉取此兒縛身手足以斷其勢號呼告哀以求免不得生全者十不七八猶有他極痛苦事頻死者數而後甦生全者又十不五六傷父子之恩絕人道逆思古堂集一卷十四

天和莫斯爲甚昔賈彪嚴禁不養子者然彼猶迫于貧耳今人貪錢財倖富貴而致其子于極刑害倫背理至此而上實開之不忍人之心與政謂何故宋仁宗時吳及言內臣至四千餘人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子或由於此且夫用寺人者防淫亂也今卿相豪家去帝王亦無幾皆無宦者而閹門肅者自多大內無不用宦者多有飛燕南風之惡則亂不亂鈞不繫之乎宦者也蓋肅宮闈者在身端樞教而中宮得其人且少畜宮婢以省怨曠之氣至于通中外之事傳出納之令則用老嫗或小子爲之何必宦者且此輩得志竊弄威柄壞人家國又累代有之十居其八九古雖有奄士之號而求如孟子呂強馬存亮者絕少故郭崇韜至謂扇馬亦不可騎則去宦者又所以遏絕亂萌而爲宗社計久遠不徒仁及人父子而已或謂時值少主事關母后密謀幪幪寺人爲便此固其不可缺者耳是尤不然大抵女

后垂簾必有大臣與政臣既多險諛作至若宮中嬪婦亦豈乏有識古者有女史後如漢班婕妤唐徐賢妃皆是也儻日與刀鋸餘人參斷機務陰陽為幻其禍益深然則果能去此天子于是乎保太和之福併銷邪端之禍而祚益靈長且使萬世胥倣之以永杜閹割事斯山河有極垂德無窮焉豈非聖人之美政哉嗚呼漢文帝以縵縵故除肉刑其孫乃非罪而下司馬遷蠶室讀史至此未嘗不恨武帝之虐且不孝然則以宦官為不可廢罪豈不浮于議復肉刑者歟

### 補柴氏七出議

古妻有七出曰不順父母無子姪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垂諸古訓律亦載之柴虎臣氏為議亦既詳哉其言之已余謂出之道七而其中又分為二有禮出有罪出無子惡疾禮出者也禮出者古不嫌之蓋惡疾止是不可供桑盛而古婦人五十無子者為傳是尊之思古堂集一卷十五

也其五者罪出者也出則皆聽令自便故曰出妻令其可嫁蓋古之人身自行道刑于寡妻固有方矣至若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則無不可出夫罪至多言輕已而亦在所不恕則其處于不出之列者其人必皆貞淑備美而婦人又復恐畏罪被濯自新故室無不宜家無不齊詩詠好合而可以翁兄弟順父母良繇此也蓋唯簡之峻責之嚴故其自修不敢肆自修不敢肆故德美備德美備故足以稱失禮之重于是乎夫子曰古之聖帝明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又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嚴嫡妾而併嚴及子之嫡與庶蓋必得其人焉非謂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皆得赦然恃名分自恣而莫之敢憾者也今之人則不然禮出二者固不可行其他事可出或壓于婦黨之兇或制于他端之勢或并見掣于已之父兄家人此皆繇于人昧大義而事姑息惜體貌而畏禍害者多也雖有文王且奈之

何然則如之何曰如果犯應離諸條而沮格不能行禮律者則唯有不合蓋出不能離我合不合則可以離我不合所以明綱常不出所以存體分不合所以立氣骨不出所以順情勢不合所以制義律而變于禮者之禮哉倫紀之壞傷久矣不得已故為是飢與變或曰居室人之大倫同牢古之大禮焉有夫婦而可以弗御者乎嗟乎古人云唯妻子可以行意而君父至尊親臣猶可去子猶可逃世固多尊妻子過君親斯人類所以入于禽獸耳于古亦有據歟曰古有七出而又有三不去是應出者不出也應出而不出又何必盡合也曰勸合不勸離異乃陰德事而子操是說所傷實多曰所云勸合為無罪者言之耳如果有罪則大且可誅次固可出況不合乎果若而言則夫子身自去妻而更明陳七出之典斯又何說且妻豬為妖牝思古堂集一卷十六

晨惟索出之政所以閑有家或乃扶曲攻直變黜為白遇奪名義使不得行遂令正氣鬱而莫伸抑物擊而愈熾一人為沴已亂一家則倣成風斯國俗大敗然則過奪而使之不得行其傷陰德豈不大哉或唯唯曰然則終亦有可復合之道與曰視其所犯之重輕與悔改之深切與否以相為斟酌焉可也夫七出夫子告哀公者也而他日又語公以敬妻為大蓋賢者自當敬不賢者自當黜理固并行不肯耳不然豈夫子立言而亦自相抵牾哉或曰夫子之言之是已然多言亦出將毋太甚而所云禮出亦何故為之曰古今不同制古惡疾以其不可共祀事今雖不可共祀事而可以不出古庶人不得置妾而又不容二妻故妻無子則出以便別娶而生子重嗣續也今庶人皆得置妾則此禮自可以不行至于多口舌云者必如虞書左傳之所謂婦言巧言長舌讒口讒露者也若是者在家亂家在國亂國

故不得而容之儻爾多言而遽施斥逐古人忠厚以惇倫必不若是之過刻耳此善讀書者又當通其義于言外歟

辯

朱子駁詩古序辯

關雎序以爲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蓋謂后妃不如忌也此說自優蓋王化始於閨門而婦德尤難不姑二南於此三致意焉如樛木蠡斯桃夭小星江有汜皆是現此詩既爲房中之樂未免美在后妃然則于有自則君子之德亦在其中焉朱子駁其意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過矣又謂其以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先舒案序中實無此等語則朱子過爲深文詆之耳今卽如朱解謂文王得聖女爲配宮中恩古堂集一卷十七

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則亦何嘗不以后妃爲主也又如東門之池序亦謂思賢女以配君子義與關雎略同首二句柔麻使可作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以成其德如雌鳩興起羣而有別彼美淑姬可以晤歌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語亦無異乃朱子必欲解作淫僻詩又何也序標有梅男及及時也箋疏以此詩爲詩人所作非女自作最是朱子以爲女子懼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故言求我之庶士及此吉日而來直解爲女子自作余卽據朱說亦自相違者二既云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夫化之所被必先及男後及女女子貞信則男子亦必馴良此時豈復更有強暴辱及未嫁之處乎此其說自相違矣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朱子以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悲風俗之厚乃以標梅欲嫁如此甚急豈文王

之化猶不及於幽公而台南風俗不可以望幽風邪此又其自相違者也且女子卽過時強暴焉得遽辱之若果有強暴卽已嫁又庸得免乎而顧專於未嫁時預憂之乎儻謂嫁則有夫可以禦暴女子在室亦有父母兄弟之屬豈必其一人而獨處廓者哉東山周公勞歸士序謂大夫美之何害而朱子必欲駁之也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疏云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據此解于義甚安亦足以峻臣子之防稿中云我皆是作人代彼語稱我耳他詩多然不獨是作朱子以爲宜曰自作非也儻以是立說大啓臣子懟計之端而背孝敬之義爲失匪細大舜號泣于旻天自怨也非怨親也孟子高子論此詩一以爲小人一以爲親親或是戰國兵爭時人皆未及見古序故都無定解然高子謂是小人之詩亦以子不當怨父故儻以爲其傳所作必不復譏之爲小人而孟子亦無庸曲爲解已宋蘓洵作詩恩古堂集一卷十八

論直謂聖人許我怨其君父兄豈非逞臆說以誣經也哉人抵古序原無可疑朱子駁之爲過偶拈此數條以概其凡耳余向有三百篇無淫詩說載格物問答詩序辯答應嗣寅論詩序書載東苑文鈔義略同此茲不更具云

說

攸好德說

客問洪範稱五福四者之爲福是已其有曰攸好德夫好德雖是人之善事而不可以福名之乃亦稱福何也曰此洪範所以爲聖人之書也夫好德而又備此四福是不必論果好德而不備福猶備福也試言之顏子雖天未嘗不壽齊景公有馬千駟不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則夷齊富景公貧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必於是則康寧矣而何造次顛沛之有乎殺身以成其爲志

士仁人古所謂死得其所死得其所非考終命而何此五福而必參之攸好德蓋好德非福而即福夫苟不好德則雖壽猶天雖富猶貧雖康寧而危雖考終而亦不得為正命已是故龍比申奇福也公子翬楚商臣非福也極之極也更以後世之事論之秦檜能殺岳鄂王而檜貴終其身乃鄂王俎豆千秋檜則鐵鑄其像而跪于其墓人皆擊之爭溺其首則何極如之也武穆受福豈不歸然哉然方檜殺武穆時其福極已蚤判不待後世論定而知之矣古來仁暴賢奸之事類然洪範之列攸好德於福也蓋以定貞志遏邪萌於人念慮幾微之中以使人知窮達成敗死生吉凶而外我有自操其嚮用之柄之事知此則此篇所謂陰陽下民彝倫攸攸敬用五事建用皇極又用三德念用庶徵諸義皆可以通之耳九疇以皇極為主而攸好德乃皇極中語即取之以列於五福厥義深哉吾故曰洪範真聖人之書也

思古堂集 卷十九

### 霰說

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先舒謂地氣上蒸而為雲值天氣下降二氣和合積之濃則成雨寒甚時雨點自上而下在空遇寒結成冰珠則霰是也尤寒之甚則雲併不及成雨點即雲之本體結成冰片而下霰則雪是也故霰者雨之冰也雪者雲之冰也其所以先霰後雪者何甚寒亦有漸始已寒後益甚寒故也詩云葦葭蒼蒼白露為霜易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知露之為霜水之為冰則知雨之為霰雪之為雪總之則皆陰氣為之爾大戴禮以為陽之專氣為霰陸佃以為陽散陰為霰詩經朱傳云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寒氣而轉謂之霰說俱非確

子侍親當引決說

父母坐辟行且當決而必欲預自殺如投繯如仰藥等事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母當沒官或給配于人又或入樂籍將有太辱其身之事矣而母必欲預自殺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父既委贄為人臣且當國家之大變斷以大義思死節當引決子在側聽之乎抑救之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或曰昔朱雲嘗勸斬丞相自裁王炎午亦作女以生祭信國在三之義有並重焉則人子于親臨大節值大難雖授繯奉藥可也何為乎勸止曰否門生故吏義勝恩父子之恩恩勝義故持太義以裁之或為朱游鼎翁可也若夫恩勝之地而直為此滅天性矣或幾乎弑矣或謂我授繯奉藥待親既死而已亦隨死以償其致親于死之罪可乎哉曰不可朝廷行法不及子而我反自殺是再戮親也是上有不孝之仁而我反自加重我之身父母之身故思古堂集 卷二十

仁身正所以仁親果若是夫豈仁身以仁親者哉或置然曰然良若是夫稍緩父母于須臾或猶得生全而倖免乎事未可知古禮親死必三日而後斂蓋猶俟其生也夫既死而猶俟其生况猶生而聽其之于死地哉然則雖力奪亦非不可毛子曰又否孝子之望親生也情也因情以制禮而為三日之斂且升屋招魂焉處常之道也雖必不生無害若夫臨大節值大難不死則身首分而死則完不死則汚死則潔不死則墮其忠義為世詬而死則立大綱昭千古且夫人誰不惜死親欲投繯而仰藥必其事之必不得免而後出于此則力奪之說豈易言哉不敢力奪豈得已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若人子力奪其父若母之投繯仰藥而貽之以大害則豈止于姑息之害而沒于華皖之贊者等哉或又以為親之辟母之沒國法也而我斷不忍死其親孝思也故不妨力奪我盡我之孝

思而聽其親之受國法庶幾其兩全之道乎曰盡孝思是已而聽親之受國法豈人子所忍言者哉奪其完潔其身之死而使之受國法忍哉孝思何在斯又斷乎不然者耳悲夫人子至此亦難爲言矣亦真有大不得已者已茲緣其大不得已之心而豎茲號泣勸止而不敢力奪之義斯君子聽之或以爲衷焉是爲說

### 說餅

餅之中空如也置餅餅止餅中空亦止挈餅而行餅空亦行餅行百里千萬里空隨之然此空元不逐餅爲行住也餅爲百年之器此空亦百年壽餅完空存餅毀空亡然空本不隨餅爲天壽存亡也人見以爲空隨餅爲天壽存亡耳天地有成壞空無成壞亦如此餅中空空政能成壞餅天地耳知空之果能成壞夫天地空空乎哉

### 駁難

思古堂集一卷二十一

### 駁非周禮

胡仁仲非周禮多謬偶論一二如云甸師喪事代王受膏災此楚昭宋景不爲者也先舒謂尚書金縢周公且欲代王受膏矣臣子之心何所不用其極事不出于王何爲過也又曰夏采之官掌王崩復王以謂預置官以俟王崩不祥之甚余謂復者禮也既已有是禮何妨設是官况小宗伯司服諸職其掌王崩之禮甚具若云不祥則皆當廢之何獨于夏采而疑之哉且古君卽位而爲禋禴凶事又孰甚而諸侯爲之則爲天子預設復官又何傷乎又云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是妃嬪官史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先舒曰此尤非也所謂宮中自外言之則謂之中耳其實宮中又別中外非徑在內宮之中也書立政稱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之屬皆庶常吉士同命云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蓋人君蒞朝時親近正人君子非

難獨于退處宮闈時則羣臣罕得在左右而所狎近皆宦官妾主德所以日移而不之覺此所繫之最大者也周禮宮正所掌若膳夫內宰之屬皆士大夫而又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又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于是乎君德乃修而罔覺其爲功孰大於此且國有故則令宿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則環列宿衛之士又皆其人達禮守義臨大節不可奪則肘腋無虞禍變可恃而統屬于太宰以嚴重其事皆法制之尤善者也後世如漢郎吏舍周于殿內唐亦有郎官寓直省中之制皆周官遺意東漢士人不直宿中常侍盡寺人爲之卒致羣小弄權以亡其國夫然後知周官之法之盡善爾且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又云夕擊柝而比之又云辨外內而時禁又云幾其出入其嚴警如是又安得有簾陛不嚴而內外亂之嫌也哉胡氏之駁

思古堂集一卷二十二

率類是要之周禮一書精微博大古聖人經世之鉅典存焉後人未可輕加誹議也

### 識駁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但言禮之因革損益而不及其他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夫以古人明智之極而語皆如此則術數之學皆聖賢之所不道者也中庸云至誠前知亦斷于理而已蓋至誠則燭理明燭理明則能前知故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庸稱大德位祿名壽之必得孟子蚤決盆盎盛括死亦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知之耳凡此皆一斷于理而豈識緯機祥之所驗者哉秦始皇東遊厭天子氣不能使

漢祖之不與因圖書亡秦之言而不知其在二世也乃略河南地卒無救于亡魏王豹薄姬相當生天子後生漢文帝乃豹因此背漢卒以滅國劉焉以益州有王氣故謀為益州牧又以吳氏相大貴為子琇納之後皆應于先主之身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乃破苻堅者謝石也當貴功名不可因預有所兆而倖邀如此唐太宗因太史之占秘記之傳而殺李君羨究之不能引武嬰之禍徒戮無辜以彰失德是預知不如其不預知也寶曆時有緋衣小兒之謠張權輿即欲以此陷裴度賴敬宗之明悉其誣謗不然又幾殺一賢相王莽敗張柬客也陽知有賊而以反友目之去為賊所殺苻堅以讖而出荷五將山姚長縊之于西平佛事此信小術而得凶者也漢司隸校尉趙興不郵忌諱而家人得祿益用豐熾後唐莊宗欲伐梁司天言歲不利郭崇韜曰成算已決常談何足信也遂襲

思古堂集一卷

汴八日而滅梁此不信小術而成功者也故桓譚極言讖之非經術亦歷述因讖識之枉殺總之君子遇妖亦懼遇祥亦懼非內亦修德非善亦修德即常有警戒而道可興易前民用不過教人以善身遵道遷善遠惡為趨避焉昔者武丁時有桑穀拱生於朝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殷道中興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故宋公三言災眚徒度雀生大鳥幸偃以亡于公孟嘗皆以能雪孝婦之冤而變旱為霖以登穀稼至誠感神盛德格天聖人大道昭然不昧若夫莫之為而為者君子唯是俟命而已矣一切符讖災祥之學將迎猜忌之謀皆無所用之而用之或反以滋禍且苟無德以將之且因之自恣則端更為譴亦多矣哉

嚴光客難

稚黃子作嚴光論以其為傲人無君臣禮客難之曰于陵之高絕千古于豈可以橫加非議余曰非橫也誠惡其長傲而逆倫也長傲則害于心術逆倫則世教亂此故不可不辯者也光披羊裘釣澤中光武聘之三反而後至禮之者甚備至車駕幸其館光故臥不起帝乃即臥所撫光腹曰于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故眠不應良久乃張目曰何至相迫嗚呼作矯激以蔑其君親而市名高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昔子雖違眾拜必從下鄉黨一篇其尊君如何孟子持氣節甚峻亦未嘗以此加齊梁諸君而況天下之共主乎哉客曰于陵不受官故不妨傲曰不受官可也無人臣禮不可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凜乎大分光獨可逃于天地之間哉孟子曰仲子不義齊國不受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光不受諫議大夫比簞豆尤小其無君臣上下也甚矣于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

思古堂集一卷二十四

而亂大倫夫不仕于路猶以為亂倫則光之亂倫豈不極與客曰世祖雖中興德與治皆有愧於唐虞三代于陵三代以上人則宜乎如此且雲臺之佐雜莽臣殆亦光所深恥者也曰春秋之君德豈皆比于堯舜禹湯武而戰國列辟治亦豈皆加于世祖其時立朝之人亦豈必其皆純臣乃于路子與言此于安得以此曲為光解之哉客曰莽之篡漢臣多低頭涕泣于其朝光正欲以激厲貪頑而示節義之當矯然爾不然豈其無故而特為此曰漢臣仕于莽以忘漢也今世祖崛起炎精復光光既有故人之誼尤當率先聲威為臣民倡以繫天下十八年謠吟思漢之心願乃反作矯倨以示不臣又何為也客曰君臣倫也朋友亦倫也始為朋友後為君臣則仍故意以為友不以為君亦可矣而奈何必欲以君臣之法繩之也曰倫雖同而有重有輕自君臣視朋友則重輕之分較然明矣重可以尊輕輕不可以

原重故古天子諸侯絕旁期而臣其伯叔兄黨可恃友誼而親君臣之大分哉且卽光之待世祖併不可施于敵以下昔原壤與子蓋親故也而夷侯猶深惡之况偃臥以待其君者哉客曰此子陵之所以爲高也若世祖以布衣來光未必不驩然迎之唯其視萬乘之尊而渺乎忽諸高枕自若此其所以爲高者也余曰若是則悖益甚悖尊貴賢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聖人冕衣裳者必作與上大夫言則聞聞如也此其于常貴且然况天子哉世祖賢賢之義盡矣惜光未賢耳儻待天子而故友出手待布衣下尊尊貴貴之義謂何且世祖又豈果不賢乎哉吾故曰果若是則悖益甚且蔑大倫者喪人道惡得高客曰世祖賢主也使光果非禮而又何乃優之之特殊與曰此世祖盛德事也雖然亦已太過當其時在廷諸臣宜効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放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作之君者作之師亦思古堂集一卷二十五

所以致滅之也斯情與體俱得之過相優尊示大度以長養臣民之驚慢亦豈所以嚴大防而立綱陳紀者哉于是乎上有所好風俗爲移終東漢之末士風競務亢厲以爲節峻刻以爲才遂使公卿畏之疑履到門標榜愈高極于危激而退藏渾和之氣殆盡以致黨人之禍烈而併促國脉嗚呼人心積習所從來遠矣哉廼知簡賢慢士固非禮而下陵上替亦失衷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又曰無偏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側王道正直此人主所以貴乎建中也歟

誠

誠奴

庚之春未訖先二十日大雷電作已大雪寒凍或傳有婦人著破單紗跪雪中乞食戰慄顛死余聞之惻焉覓敝被一領令奴持往予覆

誠奴笑曰此給人而大誑人錢財者耳主奚恤焉余叱之使令其不竟行蓋甚惜此被也更叱乃行而此婦已去余甚恨已恨奴不疾往因呼奴誠之曰甚哉汝存心之不仁也人之凍餓于死而汝猶以爲僞且貪也汝今衣布而裝棉且重然猶時卷舌曰冷冷汝今能大重之之棉著破紗跪風雪中哉汝貪士奴貪當甚于士苟寒之易忍無苦而可以大誑人得錢財汝何不試爲之哉余我且偁汝令汝人棉服著破紗而跪乎風雪泥水而可以得錢財汝必且涕泣且告哀願免必不願財非惡財也誠知不堪畏死亡也人之身皆血肉彼豈其鐵石爲之而竟不畏寒以風雪泥水爲樂上者富貴貧賤是人彼卷懷圍爐擁貂輪呼酒猶謂寒威不可敵况汝奴耳亦賤矣去丐幾何而猶不知恤彼且沮我昔者有暴秦爲制三族法以人從死苛斂酷刑使民積衣望于道餓殍盈于里而猶疑百姓之思古堂集一卷二十六

善也乃婦詩書愚之猶謂人有臣力故又加毒當其時戮與楚用隨莫敢逃死於干天和變遂大作扶蘇死二世立高斯用事殺以督責法族不待人滅皆自殺之秦之宗見女子孫殆盡兩身亦受其罪雖除更肆屠社墓爲丘墟女防大駱三十九君之祀忍諸爲天下笑爲萬世成汝唯設心之不若以墮于奴而今又若是後更將無保且不保汝之兒子女慮之哉慮之哉奴瞠乎若悟若昧旁一奴竊聽爲泣下誠卑呼兒熊臣著之筆且使觀焉已寒益甚或傳此婦人已凍死矣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春秋云

思古堂集第二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策

擬恤刑策

問刑期無刑聖王非特刑以爲治也今乃鞫鞠不時淹禁多有懼失出者好爲深文乏斷決者動引時日其欲刑清訟簡適何道歟使民無訟固上治之休而唯明克允尤刑官之最宜爲敷陳其要焉答曰用刑罰以治天下者非聖人意也聖人體天以爲德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亦曰生聖人之德既在乎生而又制爲象刑以垂諸天下萬世者則何也生者其德而殺者其勢聖人不能廢勢而專用德亦不欲舍德而專言勢勢與德交劑而刑出焉併有以形其制刑之心得此心以行之而刑可用亦可不用夫唯可以不用而後

思古堂集二卷一

乃可以用也今者天下已安已治而化理未臻乎無訟者其過不在乎不能生而在乎不能殺蓋古聖人之用刑也時時以欽恤爲心而其實未嘗不殺人然殺一人而天下皆頌之曰是生我也生一人而天下又皆頌之曰是生我也則是終日殺人而實未嘗殺一人且終日殺人而實乃終日生人也宥一人而天下服誅一人而天下愈服是以古者聖王之世天下戴之如天地而怙恃之如父母夫自古庸衆人多而聖賢少卽巨惡大慝亦少巨惡大慝者庸衆人因之以爲死生者也故善用刑者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者蓋不殺不能殺人之人而殺喜殺人之人知是則刑可清訟可簡矣不善用刑者反之寬于其少嚴于其多故期刑清而刑愈濫期訟簡而訟愈興夫刑且不得遠清而况于無刑哉今之司刑者莫不兢兢焉體上天好生之至意豈復有嚴酷煅煉以爲威者哉乃猶鞫

鞠不時淹禁多有好深文而引時日是何也以愚度之得微有巨惡大慝猶稽誅于法網之外者乎蓋天下之所爲巨惡大慝大獄之所由以興也大獄由此一二人而興決不以一二人而止其所誣賊冤陷株連蔓及者多至百人是百人之獄也多至千人是千人之獄也無獄必致于有獄小獄必至于大獄大獄必致于滯沉而成不能速結之獄若是者皆由于巨惡大慝之不卽就刑甚者或因緣爲奸展轉倖脫卒之吞舟者漏網而無辜者反橫被害于是加嚴急于數百千人而天下同曰殺我卽加寬緩于一二人而天下愈曰是殺我也

思古堂集二卷二

是所謂不能殺者也夫如是而求其刑清訟簡豈可得哉愚謂凡邦國有大獄如大逆巨盜及匿造飛文陰行告密等事必詳訊其或實與虛虛者大嚴反坐之法其確乎爲誣罔者必期罪人連得而使之卽就戮誅之不速多害平民彼蓋把持惻惻羅織首許借題射影互爲齒牙或官明知之而故縱之使爲獵者之機鷹怒狗一罹其禍便難解脫家爲之破身爲之亡甚至滅人之族而不爲憐恤眦之忿財利是私皆得行之遂使善良重足而立自非嚴行誅戮以痛創之勢不得懲蓋威者政所以全其愛而忍者政所以行其慈也此康誥所云乃其速絲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曰汝乃其速絲茲義率殺者也其餘誣賊冤陷株連蔓及之人量其重輕卽行審結使無辜者得早脫然于事累之外以施解澤而沛深仁如小獄則唯有古人從輕之典而已庶幾聖人用刑之意而無訟之風乃可幾也唯執事留意焉

擬弭盜策

問安民之法莫先弭盜然弭盜亦多方矣可得而略陳歟抑弭盜而後安民孰若民安而盜自弭也試思所以枉席吾民而使夜柝之無驚乎里閭者其道安在答曰天下無生而樂爲盜者也多迫于不得

已夫既適于不得已而後為盜則亦可予以得已而使不為盜故愚謂盜之不輕動者乃不易靖其易動者亦易靖也何謂不輕動之盜古人所謂不安于壠畝而輟耕太息彼其蓄力養氣以觀時變殆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勢不輕動一動亦不易靖今天下平靜而反側亦稀矣若此者可以亡慮其所慮者特在荷草竊之徒耳自今論之大概有三一曰山藪之盜二曰水澤之盜三曰城邑之盜夫城邑之盜近而易治不過嚴巡警備欄一人見獲則根株窮治之以碎其窟穴解其支黨則立可衰止也若水澤山藪之盜其栖托之所既遠于城郭而出沒又無時焉聚散東西移徙不常曠居最不易治昔人謂治山中之盜盡伐林木使皆童若濯謂如小兒頭生蟻蟻為難去其髮當無所蟻蟻矣今林木已稍稍盡謂宜更使附山鄉民互相圍結鳴金舉火以兵自衛賊至一村則旁村互出相救彼仇無所略久思古堂集二卷三

之亦將自窮而且嚴警盜線之惡為之引導游說而助之食皆此輩也此輩誅滅則盜必且解此一法也治水盜之法大抵潛於大澤中耳宜塞斷旁通諸港其水驛通途不可塞者則嚴兵扼其口使不得往來又宜設立賞格以招漁戶使陰為指使引動兵以批擣之蓋漁習于水曰往還風波間必知水盜之踪跡與窟藏也此一法也雖然此不過治其末已耳若探本之論則執事所云民安而盜自弭者是也安民之要省刑薄斂固在所先而自愚今日論之其尤亟者在于戢橫兵而除墨吏夫士伍之掠奪至劇于科稅而貪殘之虐剝尤慘于刑誅迭為乳虎以彪乎小民小民其有能聊生者乎始于逃亡終于嘯聚固其然耳端本而澄源固莫切于此果能行之民自安盜自弭矣而又何夜柝之驚乎里閭也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之謂也不然民生彫敝更怨中飽困日益甚盜日益深聚多而力大

即有智計之士出乎其中久之易靖者安知不變為不易靖者哉

### 思古堂座右小啟

鳳皇之所以為瑞物者以其鳴則天下太平也鳴梟之所以為惡鳥者以人聞其聲則得凶也出其言善者如之願我大君子既臨者入坐唯是陳說贊美孝弟忠信道義之人與事不但先聲得以身受教益亦使後生子弟聆之有所觀模而慕善興起為德非小其或不孝不弟非僻穢褻之談幸勿置口不但先聲不樂聞使子弟輩聞之耳熟將有久而不覺其臭者矣亦損陰功之大者也其或不肖及家子弟有發口鄙穢處亦望大君子垂訓誨焉謹啟

### 報武康章六象書

先舒白曰者不揣妄論格物雖不敢自云有得却亦原非影響浪談遂招愆尤攻者紛起良繇學疎德薄以至于此唯有自譴又將誰怨昔紫陽云切忌表傑引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茲僕之謂與雖然豈果欲輕自表傑哉王唯陵云格物乃大學第一義豈千里所關學脈不小茲理微其確登容終默引信一二良有苦心不謂吾兄雅相符契不但以為罪人而且許其不謬于聖人之學更為著論以啗僕未盡之義中間辨晰新安姚江鑿鑿名理使聞者心開而辯者口折自非平日于此原有深造自得之處安能使妙義微辭往輒觸手應口哉夫紫陽之解尊之者已五百餘年人皆見其初說未或知其晚年之論章而習之白頭紛如聊挾其說以壯人之口猶挾天子以令天下為力甚便而常得居高臨下之勝勢然而理之所在不敢苟同匹夫之志每不可奪何者人或可徇而不敢自欺其

心也夫自欺其心以徇物即此便爲物欲之甚且依窮理解夫得則從主去欲者勢成孤立難易勝負之數判然可明儻謂欲翻新見奇則亦何地不可自見而必欲重違衆論之歸往況去欲之說多由于先儒亦不足爲自創新奇也即以姚江論證其喜爲立異而背先儒蓋亦真有所見而不能自己耳然攻者已百喙至于今未已况僕何人妄肆論列不待識者自應大笑乃足下不白比于社鼓朱絲而猶爲解紛知足下見于道者深矣昔孟子與學孔子者也而朱嘗盡同于孔子孔子尊古而孟子輕古孔子許霸而孟子貶霸其他與者往往而有自子輿之言雖未必盡是然後世獨以孟氏爲得夫子之傳蓋自有其心相禪者而不在于區區之間也新安姚江何以異是然則同者政未必非異而異者政未必不同豈必如世儒之尊紫陽則于萬聲一口哉故僕嘗謂陽明乃紫陽之益友而吾兄此論又陽明

思古堂集二卷五

氏之功也嗟僕之薄劣併附以傳又得稍伸謫說抑何幸歟先時頓首

### 與徐瑞占書

螺峯僻矣鄙人無聞乃荷拙次君陟層岡披蓬徑而來當于胡予舍一處或過聽耳靜把道觀其息深深及讀李中孚先生集語掃除障礙而直見古聖人之心理學象氣爲之一空不覺此中之大灑然也此事朱子晚年有得而陽明闢之尤足爲功山陰劉念臺夫子諸書言此頗切僕昔執費山陰之門竊欲輯山陰微旨一書資病友苦忽未及恆慮至道渺焉中斷今觀李先生語乃知斯事之必不孤深爲慰快耳拙著聖學真語送覽幸指其謬誤爲荷李先生處亦欲煩轉寄一冊未知有便使否尚當相過面承清談不宜

### 答友書

足下駁僕說大人則藐之論盡矣哉然藐之語終似太過若云說大人勿謂之斯無間矣立言稍過差流弊將大古人所以兢兢抑抑語不漫然且內泊深者心毋敢逞蓋斂之政所以充之耳

### 與林鹿菴書

承許爲先君繼齋公作墓碣文銘謝何極近憶起一事僕行略中未及載之敝里松盛坊土神爲宋殿司小校施公諱全祠已古傾圮先君輸二百餘金重修之癸未歲也時天下已蹙蹙值饑饉家日乏或沮以爲非急務先君慨然曰神蓋挾刃刺賊僧不成破磔者也此何可使廟貌頽也卒新之落成作聯語爲標云虎穴飲歐刀命也何如急得忠臣無義士魚腸抽鐵劍惜哉不中要將正氣憤發現此事宜傳特錄之以獻幸采入文中或亦足爲筆光墨談一助耳仰懷不宜

### 答友書

思古堂集二卷六

蒙示揚親只在自修不在人誌過承相勉意甚厚敢不拜嘉銘刻于心但僕愧不能自修耳設有人于此亦既修身又復揚親固非過矣即使人不克修身而猶欲彰親之善當亦君子之所許也特恐其誣耳果稱親非謬必無君子不相許之理至引舜與夫子益切悚懼僕不肖慚負甚深今既不能起先人于九原而報罔極惟有不朽其親之一念謂稍足懺罪戾云云小孝用力祈親入誌圖之以多方亦竊附小人用力焉耳乃引兩大聖人爲喻豈其倫哉至瞽瞍叔梁氏云云則心竊有疑夫書不諱頑嚚史臣之筆非舜之筆且見于典與之文爾時舜尚在側陋焉得置史則又是唐史臣作併非虞史臣作特附歸虞書耳儻舜故不爲親諱惡尚得爲舜哉昔者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墓且不知則行事遺軼子必有不能舉稱者不然或稱之今遺其語或叔梁果無可稱道耳然亦皆非夫子意也蓋古人所處如舜

于警叟子于叔梁氏時或有不幸而無可如何若必欲引此以爲  
之人則世之不諱親惡者自以爲希舜沒其親善者又以爲學孔僕  
恐方來善則歸親者聞然而証父獲羊者接迹足下且奈之何足下  
云啓聖之祀與天壤俱不在乎區區稱述親善此爲夫子言之或可  
他人則焉能皆啓聖乎父是揚善亦盡子道之一端耳大者不能爲  
小者又不爲則人子有心將何以自盡君子固當因其盡心于小而  
勉其大不當謂其不能大併小者禁之也况存親令名于不朽亦豈  
大殊于祀與天壤俱者哉抑僕謂人子即使親得祀千秋固不妨  
更揚其美古有周公嚴父配天而書及雅頌諸篇又極形容父祖之  
功德甚盛足下豈以此爲周公多事謂自慚于舜與夫子與

### 與李丈書

云有第三郎婚事令僕訪之僕訪之無從得確信故不敢遽報耳足  
思古堂集二卷七

下或更可別詢問僕若不得真蒙昧希相爲成就此便是是是下  
每見時人值婚姻輒謂成得是佳事不顧可否漫相鼓扇惑之  
爲害非小故僕嘗論尋常有四給而極傷天理壞陰德者不可不戒  
不可不慎不可信之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子弟不可信之醫  
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家而以私情薦之使  
人托以先骸後陰不可信之女子而以私情媒之使人托以宗廟之  
主伉儷之重家道之長繼世之大四者媒爲尤甚蓋一事而祖宗父  
母兄弟子孫皆所關切故也故君子深惡夫媒之賊人者也

### 答應嗣寅論偽君子書

伏讀惠書謂僕匡林論偽君子當誅恐小人借之以陷正類輒以爲  
君子目之將滋東漢鉤黨之禍宋人偽學之禁深哉慮也嘉哉意也  
然僕作此說時亦復念及所以指出共工少正卯王莽安石諸人則

必無誤殺真君子之理矣漢之李杜宋之程朱豈共工諸人之等比  
乎書云苟無顯然可据之罪麗于法者則聖王未嘗制刑此言僕豈  
不知之蓋偽君子者藏世誣民而將以大肆其惡者也彼雖矯飾于  
一時而誠中形外自有不可得掩之處共工之庸違滔天少正卯之  
行僻言僞此卽是其可据罪案不然古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  
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者是何也其或罪惡未大者而自  
以深窺其入之心雖未可卽置諸典刑亦得推而遠之以預弭其禍  
不然舜惟恤刑子欲去殺豈有以無形之疑獄而濫及非辜者哉  
鉤黨偽學政是羣小借之以傾真君子耳豈曰僞哉夫律強盜得財  
與殺人造意者斬豈無假命誣盜以害人者然真者自真僞者自僞  
儻逆慮誅偽君子而害其真便謂不可持此論是猶逆慮假命誣盜  
而併謂強盜殺人之條不當設矣且僕匡林語小中論冠裳小人及

思古堂集二卷八

爲治貴去華就實二段已是注明偽君子一輩人共工本流元末嘗  
殺僕云誅者亦不定是殺禮璧路馬芻有誅子曰於子與何誅元不  
必定解作殺耳

### 與洪玉宋書

日間刻書事承諭委悉煩手札往反謝謝日讀尊師書草本學該而  
論暢隨筆生勢波路壯濶深用喫服但閱至戾太子論則頗爲疑之  
當日太子被冤事孟堅所敘及三老千秋云云已悉江充固是愾王  
人巫蠱事多誣枉然入宮掘蠱乃奉詔而來非擅行也爲臣子者止  
有待罪而自辯無拒命之理卽不然但斬充矣巫而身自歸命甘泉  
猶可以說說之不能解聽上處分耳臣子之道然也石德之言曰上  
疾在甘泉上存亡未可知不謂帝果崩也君父在疾子可稱兵哉儻  
天子以是震驚憂傷其如子道何哉至上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爲將而太子猶遣使攝制救囚發兵命將救萬衆逢丞相軍戰五日則逆節大著反形成矣充之罪當戮已久而武帝亦傷父道然斷以無將之法屢據安得免乎悖亂之誅哉論中乃專責武帝而竟寬太子爲無罪此大不可訓且必招後人之駁議僕謂決當廢去此篇亦政以愛尊師耳足下持大義者有素而今適暫繕刻事敢陳鄙悃唯高明俯賜裁酌更與調士庶通商之如何隨謂據因迫而動出于不得已而情可諒嗚呼古來亂臣賊子事孰非有所迫而後動者邪則申生扶蘇又何以死

答張祖望書

九月十九日得接手書灑灑滿楮悲涼歷落知胸懷不大適也僕近亦多病老父亦漸龍鍾不甚健衣食日窘催征日迫無復曩時文酒之興真憂從中來然唯有老父繫心此外亦豁然聽之耳足下涉江湖古堂集二卷九

逾河亦稱快遊高名風馳勝流雲集以僕觀之頗足自豪乃復心緒如是爲當奈何古人云造物勞我以生况人生今日求了無憂慮自不易得政須安之以分澹之以理通之以學問遣之以文章而已歸里何日捉手一笑濁酒清文談讌弄濁屏世紛之囂雜商道德之微妙當有所獲不負此生耳遙企歷城心與俱往

答臧介子論文書

大文制筆頗嚴復有古氣鼓盪之筆理入深敘事亦有法廬陵南豐豈多遜也鐵崖公述大義犖犖太儒人行略亦情致委曲有條不紊家傳如此蔚爲高作西伯辨已見其大蓋有華美女事不見于詩書語出史記僕雖不敢斷其必無而此辯自是有功名義便是文字中陰德也樊將軍不附諸呂義略同嘯亭雜著妙沁心脾夫子無知果非謙語僕向持此解語在拙著格物問答因刻未竣役未得就

正耳又唐濟武太史亦謂吾有知乎哉是聖人直指出心體示人作謙辭者是以珠玉爲瓦礫也僕病廢久僻處山阿乃荷停車繫馬披煙相尋客非侯嬴徒勞公子雅誼如此便不欲過引默管窺一二或備起予尊名二字文止稱一字非古法乃近時率略耳古人右軍帖必自稱羲之魯公必自稱真卿柳州稱宗元涪翁稱庭堅近如嘉隆諸先輩都無減字稱法今職官亦有減字稱者如吏部尚書曰吏書禮部侍郎曰禮侍皆非也令母舅當竟稱母舅或舅氏稱渭陽非敘事體每見近家文往往坐此舅曰渭陽甥曰宅相婦翁曰冰清女婿曰玉潤試第一曰卿子冠軍中副榜曰誤中副車諸生曰遊泮水舉于鄉曰聽鹿鳴此等或可用諸四六他雜文摘綴古辭爲色澤耳敘事自當以聽實爲主周烈女逸事狀僕婦亦是節婦姓名亦應得附書餘瑣細不及入書者別具此祇就閱者論之耳大快不克卒業恩古堂集二卷十

老眼昏花一字作兩三字凝睛始得合更諦視又幻作二三矣多行書則心搖發疾發作不但提筆以爲勞即繕書便生畏雖甚愛佳文不得不割情掩卷耳寫意荒率仰惟垂亮不宣

與顏修來書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却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却之不便蔽吾明知謂吾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昔賢主此說者已多近黃蘗生先生亦曰格物一言千聖之宗也司馬氏訓爲扞禦外物象山本之程子訓爲窮盡物理朱子本之則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然吾觀蒙卦之繫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周公繫上九之辭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安知其不謬也是故頌成湯者以爲不遘不殖而召公之戒武王亦

有玩物喪志之言也吾表而出之以發明司馬氏求申之義淵川唐  
濟武曰格物宜在幾希處格又曰一翳在眼而山河失色者此致知  
在格物也致知之道無多去其翳而已矣一翳之障分明自知一翳  
之去分明自悅且先舒詳去欲之解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  
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真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  
後儒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異虛心折衷深用嘆服又讀文釋疏義  
真足爲學有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慨其常云耳若  
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惟事事  
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上長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人尊尊也親親也喪服小記云親親尊尊長長四  
制云貴貴尊尊管子毋少毋賤賤原道曰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  
皆是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文言曰知至  
思古堂集二卷十

至之知終終之外戚世家云云沐沐我陸機家士賦序云我之自我  
物之相物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  
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無以  
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上長白  
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  
髮其所云聲別清濁卽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于  
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清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  
卽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卽如大著所引平聲通  
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董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  
通東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  
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  
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董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

之風捧輦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  
清聲之豈勇擁郁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  
清濁者也率略據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教之乎  
前奉去格物問答韻學通指韻白併望指訛不具

### 答友書

足下謂吾之說餅平云是佛學意此太極之理也通于佛耳空本不  
空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此豈佛氏之談  
耶後儒聞說到此等處便指爲異教譙訶之至道不明病正坐此

### 報友書

承諭蓮池謂孟子良知亦既知愛親敬兄則涉妄已久非佛氏之真  
知此語是談道到最深微處末宜輕駁僕謂足下云云非也良知無  
所著時則寂然不動此其體也著于親則知愛著于兄則知敬此其

思古堂集二卷十二

用也非妄也體用不可以偏廢者也釋株宏以愛親敬兄爲妄是欲  
專崇體竟黜用矣若然則天命之性足矣率性之道謂何喜怒哀樂  
之未發足矣發而皆中節之謂何果如其語則率性之道與天下之  
達道皆妄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大抵聖人說體用佛氏說真妄而  
以體爲真以用爲妄此是聖學與佛學大段別處然以體爲真則然  
而以用爲妄大不可矣墮落偏見無是處矣且釋氏究亦何能果廢  
用乎哉大抵株宏書多有意曲爲之說以尊佛而貶聖賢卽譏夫子  
一貫亦然計彼作秀才十餘年而後又深入佛法豈真不能燭照兩  
家之是非而持論如此豈非曲意卽此故曲意誣聖人之學枉大道  
之旨撓千古是非之公以眩惑來者卽就彼佛法權之且當淪墮而  
又安能了生死乎哉願足下審思之深驗之自知此理之歸極已

### 與陸拒石書

足下駁僕洛誥論謂古聖人心事未易窺測又謂避嫌非關至極良是僕亦不敢謂不然也但僕觀後世人臣如淮陰侯鄧艾劉毅之徒建立功名而身罹奇禍乃知伊尹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爲千古臣道之極則也因讀洛誥乃有感發此論非敢竟以衰世之心揆古人亦將藉古人誠後世耳已諦觀成王周公君臣之間則僕說似又未盡否且避嫌亦古人所不廢者也故曰君子不與同姓同車又曰君子有君不謀仕又曰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其在禮則言之尤詳若夫徑情而直行斯君子亦惡之不然虞廷之讓以爲矯而南河陽城之避幾于僞豈其然哉程子謂避嫌賢者不爲亦謂無大關繫事如子以子妻公治長等耳雖然余謂公當日不但善避嫌而已且失策何也關中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古所謂天府也劉敬以爲搃抗拊背田肯賀比之居高屋建瓴水洛形勢既弱無德易亡而思古堂集二卷十三

况殷紂之餘風未殄民多反覆多士多方諸篇猶重煩誥誠豐篇故都乃周家累世興王之基其相去何等而奈何欲王舍此而東哉即武王之遷鼎洛邑又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蓋亦以此爲離宮備巡幸而已非果欲竟都之也平王棄宗周東遷而遂一削不復振蓋亦有所不得已而後人猶譏之則成王何故乃爲此至僕謂成王有心當亦不誣觀流言時王之待公者何如使非有大風之變而老臣幾殆嘗論成王賢于太甲而亦復不及太甲顛覆典刑成王固不爲而欲使之被放于阿衡亦必不肯受此則有心無心之別耳君子之過日月之蝕况僕之論古于古人亦無大損而垂鑒後人則非無小益故遂存此不廢去足下或亦可以許之與

### 與陳漱六書

偶商一帙雖短篇滋味尚永其中有關係語甚多或謂史家但常記

善不當詳惡足下謂惡亦當直書無隱使其身雖沒而惡終不沒庶人知忌憚不然是反爲惡者諱也足下語良是僕謂書惡事不礙但須明昭禍凶示懲戒耳左傳之所以稱尊者爲此儻敘惡不言得凶人或反謂惡無傷矣嘗見人說人大悖亂敗行事談笑道之愚甚怪之夫不欲言則已亦既言之而不剖斷是非邪正深加貶絕使聞者耳熟而不爲之驚幾于勸矣是即錄惡而不垂戒之弊也雖然錄惡必其鉅而又大顯白于人者可書微者不足書隱昧疑似不可書動輒書之曰吾以爲戒亦是罪戾駁宋儒謂夏晝長夜短日在地下時少故井水寒冬日在地下時多故井水暖其說爲誤以爲井之深數丈而止地厚不知幾萬億丈也日在地下時多能上溫井水在地上時多而反不能下溫哉此說自妙總是井溫冷無關于日之短長緣氣有斂發耳夏陽氣發散于地之外陰氣在地內故井水寒冬陽氣

思古堂集二卷十四

斂入地內故井水溫耳今寒時人吐氣見暑時人吐氣不見亦政以暑則陽氣盛人之氣亦陽氣也陽氣盛而人氣不見者以陽入陽大者盛則小者隱矣寒時陰氣盛陰氣盛而人之氣見者以陽入陰故見猶暗夜置燈燈則光日中置燈燈不見光亦以大掩小大者盛而小者隱之理故以人氣驗地內外陰陽之氣以陰陽氣之在地內外以驗井溫冷夫何疑焉

### 答諸駿男書

蒙惠書皆輓心入裏語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足下真能以古人期我也敢不祗受敢不敬勉但學者自己理會身心時一面有見亦不妨抒說夫子不因篤行便廢明辯反躬悟物彼此交益儻助得萬萬中一毫卽是以文字爲功德也唯其是與否耳論云學庸論孟千古道脈僕論孟子何曾論學庸論語卽論孟亦但略舉得一二未嘗

議及全書也昔者公孫丑陳臻充虞陳氏彭更之徒親受業于孟子之門亦往往相論難設使孟子在今日門人問說太王好色曰先生意則是矣而言不能無弊否又聞說藐大人而曰先生語似過甚孟子或亦未必便怒况千數百年以後之人日月去人不知其幾千萬里人舉頭便見之若是踐履處即十仞之巔亦未易陟故曰見之易行之難然實地上所欲到處自須勉力躬行亦不妨于推測日月若云必須身到日月境界方可推測他則璇璣主便是古人多事况仲尼日月也賢者而下亦未可都曰日月之僕之論古自謂于人心學術小有裨益雖持議時或似翻案者要是歸本正誼明道至於詆毀先聖崇獎奸回以自勵才見奇古如王充近如李載堯明矣不欲為之者耳行年五十纔知四十九年非老邁亦未免是鍾漢傑年過五十矣尚不知非重煩足下之諄諄拳拳慚負慚負然僕實不

愚古陸集二卷十五

自以為非故不敢便奉來旨更弦樹義不是心已知其非故相抵節拒逆耳不受也何者已自知非而外抵拒不受忠告與自信其無非而貌狗朋友偽引咎懺罪以自為媚均是自欺欺人僕故不敢出此耳老病之餘將來亦不能多作文或偶爾興到技癢亦未必竟能隨筆卷舌但自今奉明誨後益當龜勉潛心學道或一日渙然有得真知前此持論為非便當都取成書棄爇火上謝古人下謝足下爾時僕感足下之良藥足下亦賞我之補過相視而笑亦未可知今日且當我用我法何者未覺其說果非與否故不敢遽爾足下之命也餘具澠書客難中不復煩及匡林一本附去幸仍賜直筆荷荷僕故不敢遽從足下知足下亦必不因僕言便沮却彈射耳

與諸虎男書

新文甚佳過刪抹恐未當然殊非漫然或謂文有以重複拖沓愈見

妙者僕剛但以簡淨為主非文家第十義諦然甚難言之必是孟子莊騷漢兩司馬方許語此韓淮陰許高祖將兵不過十萬驚賈誼楚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嘗以譬之力健人食啖大多皆化精液不為病次者便須揀擇節制否則傷胃而成疾矣此皆是僕實驗過事也過刪尊文政此意思必能悉足下將來自應頡頏千古但今日未敢便以孟莊諸公境地相許耳此札信筆無稿乞存

與王丹麓書

文津之役陳書萬篋而以足下高矚當之持刀斤以入鄧林猶苦英楚之少僕一卷之書知部婁無松柏也乃猶久潤于曹倉也何故

貽李東琪書

鳥之神舉兩翻耳腹背之毛太重反足累其冲天之翬傳文章者政復類是世人乃苦欲求多何哉

愚古陸集二卷十六

與遂安方渭仁書

昨蒙與會侯聯鑣而過草率供具殊媿主人但喜坐無僮僕便成雅集親承音唾玉落珠飛清言未終紫簫間發哀曲艷悲笑俱來傳觴命瑄燭未見跋一辭而退猶秉周禮僕雖欲投轄其如道古君子何別後添香洗瓊更與計氏兄弟轟飲移時起步階墀皎月如雪興到忘倦夜方未央乃恨兩君子之驪駒蚤駕也言念杭睦一水縈之而聞聲相思遙不得面今足下以亂驅北徙遂得款曲大慰寤寐僕之幸哉欽揖道風穆然遠古懷之好音如春如酒世祿之家更克由禮韋經魏笏自有門風若僕落拓餘生只居塊處視如死灰豈必田甲亦復何所短長而乃過蒙下詢不已豈真有采于僕抑從家會侯或過聽與曰者伏讀大作古文辭疑峙練雅思深局嚴政如漢代公車門鑄馬骨去應同神彩欲活方柳比曾亦解傑構詩則秀削有古

骨蕭澹之筆又復銜華冥搜特餘事耳此稍數大指不能竟述間有所撻總皆微瑕近爲大兒取婦拮据疲勞俟得靜暇當爲盡意藏行暮矣氣日慘冽病夫僵臥不能冒風儻出便途更停高駕冷冷妙談使僕願解旣如枚發并當鄒吹煖爐煨芋以佐濁酒不怪草野且復當與足下共啖之

### 與方潤仁論文書

足下文穎栗蒼秀如扣靈壁之石音韻鏗然不復騰繞作多響又蹈方合雅好以整暇文章至此洵爲甚工茲者僕更推論之惟是更慎入與慎出而已空同自謂不讀唐後書此語不盡是要是得力凡閱文高者難入俗下者易入清暇莊坐而展卷始得晤對古人平常時卑俗文字觸處都是入于目即染于心染于心即布于筆向來所習高古典雅忽爲黠移政所云一傳衆咻求齊不得耳慎出者何應酬思古堂集二卷十七

文也大凡文根性情而發有沛然莫遏之勢出之自佳若得已不已勉強爲之便自有應付供給語塵集積墨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又人之才情精神亦復有數多應酬以分其力後遇大好題作之反無力不得精彩僕病中向不看文字日承足下虛懷已極又爲我閱文鑒裁入微故所委都不敢却今擬五月一日始仍守前戒靜養兀坐但久荷拳拳意不能忍再爲陳說想不謂煩常思文字須追蹤古人又須脫去古人不落勦襲又非憑臆不穿鑿矯強而大能開新出奇此古作者應難之自計未知到得此境界否亦願足下毋我遐而加之鞭策使僕便得附足下竟千古豈不慰心豈不快乎筆墨潦草幸恕書拙

### 答陳其年書

瀾別者二十載每懷昔遊與足下偕錦雲祖望西湖之樓脫略盤薄

辯鋒互起旁坐者驚以爲開關已乃相視而笑命酒如初此時風調視謂尋常于今追之邈不可得其爲恨恨可勝道哉日接手札恍如對面不啻舊歡之復聚也聞去歲到杭過尋不獲獨行湖頭裴徊而去良晤阻遙愴焉累日僕十年病狀蕉萃支離銷落之餘一貧次骨然而古人之書時復在手達生之理漸摩頗深身本長物何況其他以此坐樹鼻招快風踞奇石眺雲海可以忘疲可以樂飢第數口者替又未免稍縈心曲耳念欲相悉故羈爲足下陳之近刻匡林一帙送去相知定文舍君誰屬幸大加繩削定不嫌之曉齋圖想像入妙此道久不擗瑣勉爾爲題粗疎唐突恐不足益髫之煩三毫耳一笑

### 與馬鳴九書

足下近頗少飲亦戒我喜飲近謹如君戒良善古養生語云量腹節所受乃於酒尤不可多僕每酒多睡醒後舌燥唇枯極思茶輒忍之思古堂集二卷十八

意不欲夜深煩家人且慮火又此血肉之軀亦不欲使太如意然燠甚矣今少飲便不至此大快夫豈不拜足下之賜耶吾輩年已非少壯凡事總以善博節爲佳耳

### 與吳志伊書

僕庚歲山中接其年札謂擬刻駢體百篇要僕序之僕亦煩其作填詞序嗣後通書者再未嘗不諄諄問此也僕於去秋操觚完此宿諾八月械書併序郵入燕邸而聞其在五月中卽世傷哉計僕文脫稿時則其年撒瑟已九十餘日矣此君風氣清醇辭筆標雋求之古人懷文抱質至其俳儷之作真足凌轢昔才嘗論四六雖非極尚然非星宿羅胸風雲隨腕揮斤入妙未易輕談子瞻宕往逸才往往有非薄文選語試取上林羽獵兩都二京與前後赤壁相繫豈止螳臂當輪臂竊冒矢匿短逃虛詎能折服至若其年之妙則又頓挫舒卷波

屬雲興匪徒揆漢便稱能事今聞其絕無家息兼之官貧一卷之書未懸都邑想屬同心俱懷憤痛日者舟次駐節西湖具云鈔得副本天東使旋卽謀制刪鼓吹倡和須藉群力領袖屈指君便一人憶其與僕書有云僕於儷體頗有所得大約取左史之排宕兼韓杜之沉鬱長篇短幅欲盡見之專望先生爲我序此卅年密契千里心期諒在知已不我靳也開函讀之宛如昨日九原莫作悲矣如何今將僕拙序更寫一通呈諸左右幸賜裁擇詞序簡其年稿中或已作之仍望惠然庶不虛負其遺墨耳

與大可書

韻學通指所云穿鼻六條此千古定論也此事唯昔柴虎臣解之近吳門葉函公山陰包嚴介亦皆曉了顧寧人嘗相商推渠自博雅亦虛懷然猶時合時離耳聞大可可駁僕書乃不以示我語友人云恐思古堂集二卷十九

稚黃怪此語殊不應爾僕作洛誥論會侯辯之亦嫌相難欲不存僕語會侯切磋以直正見古道是非論定侯之千秋僕本虛中無我之人乃猶不復信於大可耶朱元晦廢去古詩序此是一大痛心事欲爲辯明昔與足下有同心焉僕近有答應嗣寅論詩序書又著辯說數篇稍白一二然不能段段論折仰成全書日忽忽恐無及足下當努力任此此乃經學中一大事也議者或謂吾兩人擅毛公爲宗姓故嘻此豈爲知言者談聽之而已

寄會侯書

日聞治績益佳凋殘乃甦風謠遠聞欣喜無量想當唯惠窮民爲心耳近體中平平去年喪朱弦後家口無恙但苦貧然讀古人書亦時以古人自解風日晴好輒快登臨之興兩湖如獻雙樽酒江縈如帶越山層復濃淡如畫裏紫陽之洞璽瓏嵌空飛來之石從天而落余

戲題之曰城南靈鷲親朋或攜樽相過遇酒便飲焚筆擲研更覺天然天真近狀如此聊相聞之耳茫茫世事悠悠山河迴思昔與渭仁諸子促坐飛觴時便覺有忽然從中來者不知何物

與友書

今人棄此道如長物僕嘗語醬醃酒甕汝知我者

寄友人書

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此奇事也隋文帝平陳已嘆其古不知今猶得存否足下爲政或多暇試爲我一訪得之便以相語

謝莊蜨菴書

栩栩曲聊寫吾兩人懷抱耳然落筆時亦殊覺風飄音節來湊指下足下善移我情如是僕落拓人所共棄不腆蕪詞竟荷寫入大雅政思古堂集二卷二十

如紫下焦桐得見御中郎耳從茲千載後當寒猿嘯洞野鶴唳空考槃伊誰拊弄此曲若有人兮山之阿或因彈琴而見我耶

與惲正叔書

一點如高峯之墜石何以能此政使我十日思不得耳思之思之不得不北面足下

與蔣維賢書

呂谷芳之逝傷哉抱志而天遺書未傳如何如何聞足下昨喧時欲爲收拾遺稿而母夫人嗔謂谷芳苦吟瘦死皆緣諸友生鼓倡致此此誤矣長吉母傾古錦囊曰是兒當嘔出心耳長吉沒果止二十七未聞阿嬰怒崔植權璩而追恨韓員外之高軒過且谷芳果以是亡其遺詩尤當愛惜豈可沒乎母嗔當緣一時痛子迫故然稍俟之足下仍當過宛轉求出其稿錄之俟有機緣爲之繕刻不可因是遂自

汪乃見交情耳

答友人書

足下之爲我慮者深矣。謂僕既于釋氏頗有非之之處，則豈當尊儒而奈何于朱子？又不遵其窮至事物之理之訓，兩俱背必至于兩不收。當奈何？且又自相違，奈何？噫，荷足下矣。乃不盡然。夫僕不云內格物欲外盡倫常乎？去欲聖學第一義，而格物爲明明德之首務，則爲格去物欲斷乎無疑。朱子解之誤，故必當正之也。佛氏之學能去欲矣，而不克盡倫常，則大有缺。此又必不可以爲是者也。佛氏有缺，吾正之。朱子之訓大學，誤吾正之，此皆有所不得已，而何恤乎？肯安問乎？收格物欲盡倫常，而聖人之學于是乎乃完。斯篤論矣。豈自相違哉？然此亦非僕臆創之也。人心惟危，十六字格物欲也。父子有親，五句盡倫常也。此古聖人從來相傳者也。其理本一，而其事適足以相濟。

思古堂集二卷二十一

天啟曰：相違語多詳聖學真語不復縷述云。

與葉潛大書

日讀先生所著書，語多微妙，至云了生死者莫如孔子。此義僕久說之。語在聖學真語中，頗詳不謂高旨亦俯同如此。嘗謂聖人之學內格物欲外盡倫常，總所以完性命而已。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此僕自信爲定論，無可疑者也。後世祈了生死者，以去欲爲事，或猶知之，至以盡倫常爲了生死事，則知之者蓋少。夫知此則舜號旻天，文因爰里，周公之居東，三仁之問答，以至一切拂逆之來，敬危盤錯，苦禍難，皆是我做了生死功夫，機候而現，履順處泰之時乎？至此真可無入而不自得，是故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則性命完而生死了。又安事乎他求者哉？竊喜鄙懷不違大雅，敢再申未盡之意，以仰質高明。未知堪與先生語。

作注脚否？宜之明誨，曷勝跂予。

與李延澤書

中當與天下豪傑相見耳。傳則且將與千古豪傑相見。此其事爲尤難。今願將年少好學家城南紫陽之山風景極幽，願將又神理遙潛，似不樂近塵世，事篤于慕古志亦奇矣。詩能以唐爲宗，風乎旨趣清逸，文似大家，頗有蒼氣，使繇此以益勵其所不逮，方來足以藏名山，傳通邑，夫何疑焉？嗟乎，余老矣，得二三子追隨不倦，以相與劇切，鼓其菁華，使古作者之流風升而不墜，儻不佞稍後死，或竟得以擊壤之餘，且再觀斯文之盛，何其快乎。

與沈聖昭書

別六載矣。雖時通問，感嘆乃興。尊君去於公書，損數則大費紙，且兼之刷印裝潢，爲費甚多，不佞微當一再慙荷。慙荷尊君賦在西東，思古堂集二卷二十一。

漢魏人之間，詩古傳沉秀，亦復無不具。略方之古人，二曹江鮑庾諸飛卿，不但不愧之而已。文章清且密，尺牘尤踞上流，餘體往往並臻。上妙尊君亭亭矯矯，孤踪自起，與不佞三十年友好，又辱弘宣在門，每懷昔遊，邈如山河，取而誦之，恍忽對面。吳山秋氣甚佳，哉兄若翠滿戶牖，西風颯來，木葉紛脫，遙見翔雁，一一望錢唐江沙面而落。越岫層複，煙彩百狀于斯時也。引滿獨酌，且酌且吟，往往往呼絕倒而笑。已涕淚縱橫，集又不復知其所從來。曹子桓云：「既痛逝者，亦行自念。」文章付後人，大是險事。幸不致飽蟲鼠，蓋醢醬或以之售，利即什襲大佳耳。求得韓翃爲流傳慰地下魂，魄千百中罕一二三。嘗語兄子生子，常如沈弘宣汝曹當思齊，既又嘆我才德不及尊君十倍。又安敢期兄子必得如弘宣兄弟者乎？然亦望之自努力，倪冲之爲父刻遺書，竟不惜竭厥心力，書傳其父子俱傳，又可以風不佞名字，維

東江集幸且數見尊君千古我亦千古弘宣諸兄弟亦千古矣  
觀之孝亦何嘗負人屢約入城不果想弘宣之門多疾酬應不暇耳  
以此雖恨恨亦慰我心刻例尚有相商處別條悉送來弘宣或可更  
斟酌之否良晤乎何時東望邑邑悲來填膺殆不可云

與洪昇書

君子與人則以式好無尤為樂概物則以懷德含怨為仁抒文則以  
昭美含瑕為雅本世風氣險薄筆舌專取刻鵠自快且藉之為名高  
吁可怪也計以為直聖賢惡之見乎非真固謂古人文字亦復如此  
乎非引書誤書文即謂其怨勿友古人立心多溫雅忠愛重應爾  
耶兄書絕不出惡聲去國不說無罪何有立人本朝誦上為事交歡  
贈答而動多微文哉聞助思閣杜詩註且有評駁宜持此意求古人  
不但有功作者亦是善自存心之道  
愚古堂集三卷二十三

與王晉人書

僕印章云涵天醉帝之民又云猶及山陰華亭之門承足下為我刻  
此或清勁如鐵或蕭散如頽意趣真能與印語相發印此可觀啓老  
胸欠耳

與姪孫宗文書

建平書法大佳然建平既好書益須靜坐多讀書魯直稱子瞻字文  
章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發乎楮墨東坡云與可之文德之精柏詩文  
之毫末詩溢而為書變而為畫建平于此應有悟入處讀書不止為  
書法書法必有待于讀書何邪

愚古堂集第三卷

序

唐詩解序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古詩無解解者為詩者之不得已也蓋詩者性情之精微也啓乎心  
聲朦朧開拆放乎厥辭演漾善變旁側見理正言而若反非如典謨  
記傳之文縣一說即可定古人歸指矣詩至唐衆體悉備詩華大宣  
詩之海也今亡論為詩與不為詩者即三尺童兒莫不稱唐人詩盈  
口何者讀其辭清華相引宮徵互發高者入雲沉者冥淵不必覈其  
專指而情為移焉顧可縣一說而定之歟然自杜李諸公集洙鶴士  
贊之徒往往有解而華亭汝詢唐氏又錄四唐諸詩而詳注之罔羅  
蒐括畢盡而無遺豈非慮涉海之無涯而故為是槎筏歟夫詩有象  
愚古堂集三卷一

趣有指義不可解者慮執指義而掩象趣耳乃若鉤冥思託寓俾  
古人之深思昭明顯白人人觀之則亦作者之功臣也顧唐氏書歲  
久滅漫同郡趙六蟠司濤兄弟爰合同人重為緝刻較諸補注比昔  
加美縣諸國門真不刊之書已或曰孔子刪詩不立解政欲使人深  
思而得之自商賜榮蕞之說興而談經之家紛如市闕是詩學淆亂  
繇解之者多不知古詩無解併無題虛而無方使人之自得之也後  
既為題而復為解說不厭詳使人之自擇之也聖人之立言與文人  
之修辭固不侔哉且使古經無諸說旨久已益晦而况後人之所為  
作乎雖然毋執指義毋掩象趣終以是為槎筏則已矣莊周有云送  
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吾安得是人而與讀唐氏詩解乎哉

孫宇台集序

文章者日趨于變而未有已者也雖然亦有運會與之為符焉三代

之天下入戰國此古今運會一巨變也而文亦因之夫子之文變為孟軻老子之文變為莊周左氏之文變為戰國策三百篇之文變而為楚騷皆一挾去其左繩右矩之方而獨抒胸臆以已意為曲折浮宕激發于筆墨之奇文章之觀于是焉極竊嘗疑之文以載道者也道者和平溫厚之物而文務為奇將與道迕雖然非迕也運目以下而文入之心益欲形上一下一上心與運則其為浮宕激發也固宜水之注也巨石障之小之則澌澌焉悲鳴大則潏潏澎湃以駟其勢自為之邪其亦有與為之闢而形其聲者耶雷出地奮也亦然余友孫宇台氏有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之才者也讀書數十萬卷作名士五十年居則資遊則困懷蹇頓躓而砥名節好學不勸嘗曰吾賤士也消渴者思廻之徒空言耳空言矣則吾必以其身先之故其行誼益自峻而文益浩然不可遏變化揮霍洋洋自恣而卒要歸思古堂集卷三

萬里誌序

于忠孝節義以會乎其極又嘗曰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何如人彼雖欲以其文矯世礪俗而勢莫之伸終逮于狂秦吾將反斯民風氣于三古之淳古之人即不許我我當自信嗚呼今亦有其人懷宇台氏之心者與文章之大奇夫何足怪雖然有宇台之人與其文其志之遂而言之且終能相符也然乎哉然乎哉余且拭目而觀之矣哉萬里誌序

萬里誌者武康韋子六象所撰也余與韋子交近三十年縣在浙西萬山中封禺銅官前溪風渚皆極其幽奇故韋子天才文筆似之庚辛間余輩有西陵十子之選韋子最相為推重爾我贈酬于是遂多貽我乃有德音荷不違寧同秋草滅之句韋子為人恂恂然日以讀書砥志節為事意或不然毅乎莫拔然困諸生中久不得自抒其胸臆今且北首燕雲往返者再車驅之而亦已近老矣嗟乎豈

得已哉乃行迹所屆輒成詩賦日記如千篇彙而為編題之曰萬里誌誌者誌遠遊也誌勞役也誌川文章于山河草莽也文大似郡道元柳州詩賦不減晉唐風格其登臨憑弔所作往往多淋漓慷慨之思焉余讀而悲且壯之雖然此中亦古稱與區者也黃山深處玉室洞天其猶有如漢子房隱居者否可以訪道願與子偕參分廓兮將必有得天地大矣何必故鄉茲為無負萬里之遊而亦不虛著此一卷之書已

贈宋公序

原夫至治非開必兆間氣流虹降岳載為其神其蓄也必至深其發也必有睥光氣所及不變流風所以耀茲代于昭明澤斯文于大雅藻被鴻業紀綱彝憲者也今泉憲牟國宋公本鳳穴之靈雛啟龍門之高坐憑虛望海欲凌方丈之雲拾級登峯早識之罕之篆既乃金恩古堂集三卷三

門中策玉符飛文鞭筆屈景徒吟蘭臺之風舍吐李王何有白雲之署是以藉甚詞林騰踴寰海九州待其衣被而天下資為楷模者也遂披郎星出權鳩邑清唯飲水介欲投錢屢以方將歟歷中外歲維淵獻分鎮越城其地右帶錢唐左控滄海屹然雄鎮為浙東蔽雙旌萃止千里騰歡甲楯還句踐之威竹箭盡會稽之美橋榜五具荏苒一清特進司憲總掌浙泉維公才兼文武政用寬和不競不綽無偏無黨飾吏治以文雅監祥刑以道德庭堅作士五極咸中吉甫匡王萬邦為憲雖貞觀之十三使自以過之即神龍之二十人未堪同日仁廉之效不既休歟遂乃弘開華館登引多士稟酌經義陳采詩風降階為禮授接無方燒燭論文紉揚罔勸蒸為奇瑞文昌之氣凝珠鬱作光華頰水之波若鏡蓋公道傳麟紱學本騶墟醞藉之餘發為文彩是以盤旋輿轍吐翁沉冥迴紫海以生瀾砥黃流而作柱千秋

之業不借山川一字之懸爭光日月極命典藝推激風騷羣彥取衷  
人人心鑒於鑠萬象榮乎有倫自非天下之至文其曷由而臻此是  
則政以德敷德由文顯古治旋復其在斯乎若乃章門父子相繼登  
庸馮氏友昆迭爲歌舞簾金之諺未諱甘棠之蔭猶在世業所洽有  
符方來前席爲勞秉鈞非晚對楊嘉休豈予竢之行擬傳說之篇用  
應王褒之頌

陳其年駢體序

竊聞三江瀾濶勢接荆溪九龍嶢峻氣通善卷大藥得張公之洞飛  
僊留玉女之潭陽羨之城歸然任公之臺無恙美哉鍾靈于斯尚已  
其中篤生陳子其年焉源本太昊之墟支分顓川之派金張七葉貂  
珥盈門謝氏一家烏衣名巷其年夙挺雋才體周大雅碩長康之三  
絕乃去其癡劉子翼之獨行世高其德尤耽儷體獨冠當時原夫太  
思古堂集三卷四

極是生兩儀絳茲而來物非無偶日星則珠聯而璧合華木亦並蒂  
而同枝關關雎鳴必相和儼儼侯侯聚斯爲友物類且爾況于人  
文者哉是皆天壤白然之妙非強比合而成之也昔者黃門夫子振  
起吳松四六之工語妙天下余與其年皆及師事悠悠擺落僕復何  
云乃其年則羣推領袖直接宗風既吐納百川亦擊控平六馬觀  
其整肅則垂紳擣笏雄毅則劍拔弩張綺麗則步障十層遙裔則平  
楚千里或徘徊如墮明月或天矯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揚袂而望所  
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余每覽之喁嘆彌日猶環在手低徊在  
心或謂三古六經氣留淳朴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肆開浮  
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虺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于文言用  
澗谿以儷蘊藻左氏有之取麗屢以匹鯢鮪外傳所述嚙矢權輿引  
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遠客韓王馬邑之相難

鄒陽梁獄之上書往覆徵引排比頗多國策史漢云何損格且夫其  
年之手弄丸有餘能于屬辭隸事之中極其開闢不外紉青婉白之  
法自行跌宕政如山陰楷書而其龍跳虎臥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  
行頓挫之致弱乎神筆詎不然哉今也華亭唳鶴聲既邈然楚些驚  
蛇歌之如昨周道挺挺此心非晦觀茲鸞龍之新作轉抗俯仰之幽  
情天地何遙不覺百端交集文章未墜益信千秋在斯焉爾

許吳錫雲五十序

百物之生也唯適乎其所趣而已而唯人不盡然今夫鳥適乎空也  
魚適乎水也木適乎高而草適乎卑也此物之情也然適之中又有  
適焉江之魚入海則苦自淡而之鹹也海大魚入江亦然蓋又能從  
而不能橫掉尾則礙非獨鹹淡之味分而已梧桐宜陽蘭蕙愛陰得  
其適則茂以長違其適則脂以枯夫人何獨而不然哉衆人之聚也  
思古堂集三卷五

君子之所苦也或營營于貨或懷懷于勢或澗于姪憂弦筆酒歌虛  
博亡所不極然而促者促延者延矣彼蓋亦適其適已耳其上者則  
有入山而不返登朝庭而不知止者更古今以來迭互相笑豈其各  
自知其適而不相爲謀歟而論者又多右荷蒞而左冕絃何歟若夫  
君子則不然期適道不期適已余友吳錦雲宦南海蒼梧間作書與  
故鄉意如甚苦之且錦雲以方伉拓落之性而宦于此且當暑章服  
謁官長盡歡劇飲夜理簿書固非所愛樂然堂上垂白髮而身登仕  
籍勒厥職而以祿養娛其親違已之所安而適于道是適而已矣又  
何所苦且趨適者固不以適已爲心者也始錦雲官吳門既得今任  
吳故繁華粵多寶玉翡翠孔雀之屬而錦雲乃皆謂苦但求足心而  
豈欲適已者耶安官而平憲以壽物者自壽吾行埃之今錦雲方五  
十將藉手贈言以廣其意併以爲壽

羅母六十壽序

家將興世將治時將開泰則萬物胥去陰翳而就陽光故猶是天地之氣也昭融之與沉藏殊焉猶是草木與鳥獸也蕃秀而匪色鳴與奮離酸嘶殊焉故笄幃而聚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君子以上其大昌而且綿世羅母太君今年六十壽余讀其宗黨乞言之辭而嘆笄幃中無此人也太君名家女溫靜得於天賦及其歸若履公也勤勞拮据以佐君子事尊章也順而敬待小叔小姑娣姒和而惠于諸子姪慈而訓若履公有四方之役家務無鉅纖皆太君操之而無一事之或遺且外方為家婦則每事賢勞亦既寡居則引身自是至于茹冰槩教子孫無不中禮而嫺于古已又早識世變避地獲保厥家先歸曰太君古人哉夫大賦淑德太妃之竊窺也輔相君子女曰難鳴也篤孝樂羊婦也待叔姑娣姒之和惠也鍾禮而郝法也于諸子恩古堂集三卷六

姪慈且訓皇甫之任夫人也躬家政無弗辦慈訓所謂健婦持門戶者也冰蘗其心衛氏婦之繁燕縷魯寡陶嬰之黃鵠歌也善教子孫敬妾之語幅畫綜均也避地以保家漆室女倚柱之嘯也然皆古賢婦人之已能者也至于為家婦則居勞既寡居則引辟曰大哉太君之德雖古大臣何以過此蓋天下事其病始于不肯任而終于不能讓是故伊尹攝臨而不為疑周公負屨而不為偪何則當專則不敢不專引嫌避私而盟國家之幾務誰弗出已分當引身斯一辭而退焉故復政告歸不為怨予其明農不為嬌若是者臣道也亦婦道也太君能明婦道之極而即可以通于千人之事君義執大焉故蘇太君前事論之據正或槐之譏不與蘇太君既事論之驂乘忙刺之萌不作余謂笄幃而秉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此其徵夫今太君已六十而視聽不隔舍館為歡有意懷祖臨思王立珠輝而諸孫又

曉山頭角翟弗展椽車服用光直在御耳則皆太君之德為之耳然以徵太君之壽壽方未央又何也禮之言曰有開必先山川山雲太君固啓其先者與是不獨于家之興且上之世與其時太君固將壽世壽時而壽其家且世世焉荷歟遠何央哉

湯夫人五十序

人情孰不欲壽者乎乃貧者多不樂壽非不樂也境為之也人之情不樂貧而貧顧多壽且樂壽又樂貧此非處境之尤善者不能及此余友諸君簡不專為儒而有儒行且極貧一日告余以婦湯夫人五十將為婦賀余謂子將以何者壽夫人君簡曰吾無以壽吾婦當即吾婦之為人壽之而要子述為文為婦奈何曰安貧者婦人之常德也貧不見貧且使吾有忘貧之樂者是難能者也吾好壽壽必命酒吾畫酣兒有若綿連而聳者山見有若曳而蒸然動者雲見有若

恩古堂集三卷七

淳若逝焉何不可以悉數者水石羣物目為止毫為停須臾變沒歟然形之當是時知家無藏酒而不能不呼酒酒酣復歸于亦見吾畫中之有酒乎若是者皆吾婦咄嗟而辨以助吾豪吾不知吾畫之從來亦不知吾婦酒之從來也客至小命飲治具皆婦一身操之而寂然若無人子女五六吾不為營而衣食辦小者不聞啼聲大者不見頑狀此吾所以能忘貧而蕭散其胸懷游于酒而耽于藝古梅一樹銀杏兩株良友六七歡弄筆墨紙窗竹屋曝日篝燈可以永年可以忘老夫唯忘貧故樂貧樂貧故樂有壽樂有壽故將與吾婦共享之此所以五十之年而吾必將為吾婦賀余曰然然子以夫人能致此者何君簡嚙不能答余曰是有故蓋所謂勤而儉婉而能蕭者也語未已君簡大笑曰有是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既知吾婦為人而莫能名其德子能名之舍子其孰為余述吾當以畫手報子矣于

是余走筆文成畫亦成呼酒大醉而別約他日舉醵觴更飲余酒  
題跋書語

題孟東野集

昔人評東野之詩曰寒余以為寒耳偶友人餉以全集讀之則生澁  
仄僻其用筆步步不欲從平坦處行中有偶語足以驚神近世如鍾  
譚似乎托足于此然此等或自名一家則可儻欲倚此而廢初盛諸  
公則悖矣乃神宗以後人專恃小才而反唇以詠成弘嘉隆諸作者  
亦何心哉

題疑孟

疑孟十二草宋司馬溫公之所作也所排擊雖不盡中理而大半皆  
是亦有大足扶明名教者如論朝王賁善問卿諸章是也理之公是  
與公非者自當與天下萬世共明之而世儒闇於道而震於名習於  
思古堂集三卷八

所聞聞有議及孟子者輒怒目裂眦疾聲而呵之以為吾將以衛道  
也噫政是坐井觀天眼如鍼孔耳

題鄭先生行述

余讀縉雲鄭質水先生行述益嘆其孝之萃于一門焉方先生駐節  
叢菁架木為寮時志已悲矣尋以父名無諧之義哭而歸里誓死却  
薦諸事皆慷慨有古人風括蒼山高一萬六千丈窮其巔則可以坐  
嘯煙霞俯視雷雨先生結廬其中日弄筆墨人以爲隱而著書也不  
知其幽憂紆軫之所激發者也自七閩還東甌逮沒首尾三十二年  
確乎之志不渝終始沒後令嗣元歿元闢兄弟擬為此文以述先志  
又極纏綿沉痛之思讀之者可以爲黍離之作亦可以爲蓼莪之篇  
夫子稱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余于茲文亦云後學錢唐毛先舒  
敬題

題謀野集

王百穀尺牘亦佳亦惡如食蜜耳初上口甜既之覺太媚好背佛言  
蜜中邊皆甜余謂蜜太甜無椒辣味亦可恨耳

題宋禹域詩卷

余貧甚又移家螺峯山坳阻曲故人之貴者疎矣禹域得官自北還  
暑中再命駕過我劇談已出詩一卷要余商略余閱之蒼鬱清雋而  
時驚壯采洵哉足以平吟古曲橫絕羣流吟嘆久之因謂禹域是故  
不得志者無聊之事君今行作吏但稍折剛骨自應功在民社而甦  
一方足千古矣又吳而事此禹域曰聊為之免人以俗吏相目耳余  
曰必欲作詩求免俗政是大俗因相與撫掌大笑一時戲語聊書之  
卷頭他日禹域在三千里外公餘多暇或開卷閱及此必當更發  
噱也同學毛先舒題  
思古堂集三卷九

題倪魯玉詩

唐人詩有中晚余意嘗優晚蓋中唐雖若自然乃多失之但淺晚集  
諸公刻畫驚挺而引信多遙思故為勝也至金荃玉溪尤覺有神來  
之妙余昔嘗日夕諷詠描摹莫逮倪子魯玉善于詩然抱才奇每  
喜降而就西崑格春日過螺子峯手山一卷余覽之則藻思飛翔雕  
雲刻月蘭草未折芳馨襲人余老于此中所日以描摹不逮者魯玉  
顧年少捷得之可謂奇矣至若覽時弔古之作尤抒懷幽渺莫窺其  
所寄托每覽雞鳴埭郭處士歌輒驚於邑即義山梓州吟云楚雨含  
情俱有托松陵謂其早已自下箋解今魯玉志趣如此余益不敢以  
詩人目之耳

題葉登僧嵩鶴

吳門葉登僧與其兄林屋先生皆高士也登僧尤善畫嵩尤善寫生

不肯爲人作一日余過雲居寺晤僧出四齋鶴曰此余齋觀鶴  
毛頂趾形態而作傳鶴之真殆盡于此昔杜甫云將軍善畫  
畫連佳士亦寫真至今飄泊干戈際屢覓尋常行路人今豈  
可謂歟泊矣不但不貌行路且併不肯貌佳士獨于鶴則樂爲之此獨  
何心豈僧笑曰然雖吾亦不能自解耳

淮淝奏捷圖題語

柴德遠所藏淮淝奏捷圖謝文侯先生筆也文侯本東山之裔而德  
遠高韻雅慕東山故文侯爲寫此工細中皆得天然筆趣設色極古  
淡七八一馬二鶴高樹五株皆森疎有生氣或謂昔安石看捷書竟  
無喜色以此見其雅量今不應作此方持書授門者狀余曰未見  
書則未知戰果捷否此時沉吟落子氣靜神閒爲難此政文侯善寫  
安石處耳李伯時畫李廣引滿擬追騎因嘆俗子爲之必當作中箭  
思古堂集三卷十

追騎矣意政類是能賞余此語是能賞文侯之畫者也

題丁弋雲畫

鹽橋三丁子皆與余爲兄弟行丙午先君子八十七雲畫三松圖爲  
壽金箋著色澤尤難而寫染工妙高山遠勢流破碎石雜花斑駁不  
減劉叔憲得意筆時先君雖老尚善飯今長逝已十五年弋雲瀟灑  
落拓有魏晉人風作老孝廉三十二年不得一官竟以遊死飛騰謫  
塞外始得歸里素涵筑筑困縈掖而余益潦倒潤迹于山樵野衲耳  
其境恍惚不可復追幸此圖存焉展玩不覺流涕

題張琨詩草

禮菴從余遊間問爲詩余曰嘗爲之乎禮菴因出詩觀之則已清逸  
入法度非近時輩能抗行者日聞余論說日益警奇嘗從北聖懷新  
詩冒大風雪渡湖入螺峯深處就余商略余笑謂禮菴子此意不減

立雪人但余非程叔子耳于是禮菴積詩成太卷軸邇將北遊稍刻  
之爲行卷余曰子行矣將陳言宣室落筆中書甚快然此中賞音不  
少當必有盛賓筵走寶幣從車騎虛左以相招邀者乎邸第雲置  
足其慎禮菴亟起爲謝曰先生之期於某者深矣願筆諸簡首以當  
書紳遂略記一時之語爲之題此

題徐松之詩卷

吳江徐松之過杭州遊輒有題如遊石飢諸山詩鴉啼古樹南枝少  
之句余驚謂可以泣鬼神余時病松之再三要余屬和已偕李東琪  
過余擬共窮吳山諸勝中路余倦止石亭子中坐獨松之與東琪登  
第一峯穿紫陽洞手摩飛來奇石刺苔薜讀薩天錫斷碑乃返夫松  
之有弔古之才濟勝之具余事事不能相追而松之不舍余者或亦  
以胸懷略同耶聊題數語以志神飛他日幸老健當更不惜爲松之  
思古堂集三卷十

作長篇也先舒書

題家驥聯菽晚集

驥聯賦心清雋杼之奇彩衍瀟湘之派而流漫秦川不嫌六代終是  
俊物詩則古音沉宕機杼轉新入口時或如蜚吻而咀玩良久可得  
清醇之滋味焉爾莽人許讀哉題以菽晚者何昔之人滋蘭九畹而  
驥聯貧以奉母言采其菽擬拾香草歡猶過之懷襟旅遊義亦類是  
是亦盧江捧檄之夙心已夫驥聯高吟橫睥抗懷千古落拓公車曾  
不芥帶而時時不忘親如此詩云綿綿瓜瓞又云續古之人不隕家  
風茲後來益勸抑何美與

題沈御冷遺稿

御冷高懷抗俗太古棲心貌雖于思體備風雅螺峯屈曲屢經往返  
風景不殊頗有贈答今讀其遺詩悽悽嘔吐響婉約含態大得少陵之

鬱亦兼襄陽之清至於托興芳草寄懷美人既含喻兮西方亦拾香  
於南國伊胡爲者結撰至思往往讀之益有不能終曲者焉乃斯文  
未沫而斯人已亡把玩之餘不自覺其法然耳

題二沈荆花集

方舟手弄虹彩口含雲氣欲翔欲墮情兮惘兮任臆孤行可以萬里  
汴原求之于幽得古得新寫發驚挺區分豎仄磊磊柯柯拙匠未之  
奇也此何世才殆古之人哉名曰荆花義在蔭葉况迺互編欄且爲  
娛鮮華臥而自好俯仰有懌左右皆宜暇日初長嘉樂未輟聽此填  
篋之唱而不我心寫分者匪導則卷吾豈信乎

書家禮儀節卷首

家禮儀節取朱子家禮而更定之者也序以爲丘瓊山之書未知果  
否書中頗有訛謬處余誤書常禮雜說略爲辯正今觀前列楊升菴  
思古堂集三卷十二

序尤多未妥始引周禮儀禮可也後反遺却儀禮而並稱周禮考工  
考工卽周禮之冬官何忽專取而並舉之且家禮亦與考工無涉既  
稱朱子爲先生稱周公爲公而後又稱朱子爲公則先後易呼彼此  
相溷以謂朱子此書補儀禮之未備可也而云補周官之未備又謬  
又云不佞議禮復戾謫居滇中以外艱奉旨滇還守制讀禮之次較  
定是書而後落名處署正德夫升菴議禮被謫是嘉靖三年事乃自  
滇還猶正德耶升菴集中無此序乖舛如此僞撰無疑本書他處類  
此亦多余嘗謂人果有學力何妨自撰爲書古人書垂久者必有一  
種不可磨滅之處卽或疎漏可施論辯耳斷不可取其成書而寬易  
紊亂之橫加筆墨頓失本來總是前人之書一經後人改過必不能  
如其元本也而淺學弄才坊買射利動輒任臆顛之倒之噫可恨哉

書集古錄跋尾

歐陽子集古錄跋詳盡蒼雅但筆趣不及子瞻耳其跋唐放生池碑  
非浮屠殺物有罪之說則謬矣謂庖犧氏爲網罟以佃以漁苟如其  
言則庖犧遂爲地下之罪人余謂佛氏戒殺可謂體天地之至仁其  
爲德甚大人縱不能盡戒殺當以自咎豈可自以爲應然而反排斥  
不殺者邪永叔爲此語不祥孰甚焉庚申閏八月先舒書

書白玉蟾草帖

玉蟾翁三丰仙閣引筆趣飛騫飄然欲凌于雲霞之外恨搨工惜紙  
後款三行不全雖然習永干文半卷在蘇頌處猶足爲寶此雖稍缺  
略故不礙其佳耳

書放翁文

陸務觀沈酣贊嘆二氏之學至矣乃紹興府修學記云世衰道微亂  
于楊墨賊于申韓大壞于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而稱陸伯政文  
思古堂集三卷十三

無一毫泊于釋老死有以見周公孔子然從事金丹自謂丹成可不  
死又云法華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序普燈錄則  
謂此書方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自以五備史官猶思以鹿露之微仰  
足山海語如此者極多何議論自爲矛盾至此其胸中全無真識  
語亦不根心徒弄筆頭爲文耳蘇子由民政策深言佛老之虛誕而  
欲去之乃于楞嚴則云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  
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書金剛經後  
亦極讚嘆且又自注老子何也子瞻文亦往往如此余文論云一人  
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掎蘇陸輩之謂邪

讀史記漫書

李斯佐秦皇定天下漢高祖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此兩人皆豪傑  
人也假令秦逐客時斯不上書信亡蕭何不追亦已耳乃斯以上書

得箇信還遂得設壇拜爲大將而皆能建立功名位至侯王可謂奇矣而終乃至於殺身殲族嗚呼假令斯爲逐客不失爲上蔡之布衣信不見追亦准陰一貧王孫耳卽或餓死猶足以全要領完宗族是不逐不如其逐追不如不追耳想其入咸陽市與長樂鐘室時回首平生富貴勳名今竟何在而身受之烈禍是真夫斯固足以遺臭而信沾沾自負欲以寵利居成功亦非君子所深取也夫覆宗而徒博身後之榮名已爲大誤况無名乎或謂斯佐秦信佐漢殺人多矣能無及乎處二子之地固不得不殺然則亦何樂乎居此居此而謂樂是悲而已矣夫唯仁人能見之也

### 讀朱子語

呂子約謂未發不可比純坤當爲太極而朱子駁之云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以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

思古堂集三卷十四

耶先舒案呂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蓋未發之中卽是太極無形有理境界焉可比坤且太極無極元非二物紫陽子太極圖說義甚明而答楊子直亦云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奈何今又分爲二而云已發爲無極耶以駁呂也且未發亦不定須配卦其答何叔京云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四箴序語但說理之自然制于外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工夫以箴考之可見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著力先舒案何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夫存心者學人之要務也卽以四勿工夫論苟不存心何以見其爲非禮又何以見其非禮而勿視聽言動也乎儻謂四勿處卽是存心不必先存其心然心不先存而當境斯存此到不待存而無不存境界其或能之中人上下者卽先

存之當境猶虞走失而况元無主宰者哉則先存心而後能視聽言動以禮正是操則存存則成其四勿之功耳本甚順理云何駁爲存則操也箴序由中應外制外養中總有工夫何必分別箴中工夫亦不定皆屬于外且外且當制而內豈反可以不存哉存心卽是著力安得云若何著力若以此駁叔京則未知孟子屢言存心又若何著力又叔京謂存心爲敬朱子謂敬能存心論此兩日竟不能合先舒案此二語總歸一理何必斷斷過煩辨析儻必欲析之則叔京之說爲長蓋能存其心自然成敬心之不存敬于何著或曰敬則心無不存畢竟朱說爲長曰獨不思此能敬者何物爲之則心爲之也藉心以爲敬而奈何反謂敬能存心也此亦理之顯然者耳朱子語醇處自多偶指一二云

### 讀蓮池書語

思古堂集三卷十五

余向親蓮池著作以爲語多印道及今諦看之亦頗有註誤處如竹窗隨筆謂新建良知之說是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張大門庭此語極是而謂子與氏良知非佛說真知真知者真常寂照之謂又曰寂而通是真知而以良知知愛親敬長涉妄已久豈爲真知噫蓮池謬矣愛親敬長此良知之根于天性者也安得云妄安得非真若以此知爲妄而別有真知則真知者必不愛親必不敬長矣則亦安用此真知爲哉且蓮池于真知云照云通則知愛知敬便是照便是通焉得以爲妄而非真哉且蓮池嘗謂戒雖萬行以孝爲宗又嘗作自傷不孝文今乃以愛親敬長爲妄斯又自相違者已又謂夫子操則存四句爲進於良知夫此四語特謂心之恍惚無定而不可不操以存之耳以爲進於良知何謂又謂夫子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則又誤又以仲尼爲儒童菩薩

此皆釋門偽造妄語蓋稱以菩薩欲援聖人入于佛而又貶之曰儒童以為儒家之童子耳此語從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套出最為淺陋蓮池亦信之而筆之何也其二筆云源溪曰無極而太極尚置無極於太極之上不知無極而太極云云只是註明太極本自無極豈是加箇無極在太極上正訛集謂佛法不出老莊可也而引清涼語斷老氏為外道何其謬也又謂僧禮拜神像比毀擊神像其失尤甚何其謬也又謂佛明空劫以前最長而儒言其近佛者天中集言儒位在凡佛誕聖生本來自己最親而儒事乎外嗚呼佛談空劫何益于人虛而無用東坡所謂說龍肉也儒言其近言近指遠下學上達語皆實益佛為天中天虛誕之辭耳若儒位自是不凡即以為凡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不肯為隱怪者也佛証本來自己而儒者性命之學非本來自己而何安可謂之事乎外且蓮池事

真空不空此不空者即便是一根究理極元自如斯蓮池乃爾妄生軒輊又何也且斷滅亦佛之所呵而蓮池所謂超乎一外者果是何物如其有物仍不離一如竟無物便成斷滅成斷滅者豈是佛理而蓮池以此談佛則併佛教背之耳雖然余亦就蓮池之說論耳萬法歸一一歸何所趙州答青州布衫重七斤此宗門語元無義路今蓮池頻加詮解分較勝劣更落義路尤失宗風且吾中國尊夫子之教西域傳釋伽之法假使西僧入中土而謂聖道已為客僧主人况蓮池產在西浙少習孔氏之書年十七為邑諸生三十二而出宮牆授楚利遂倡此論竟成反戈昔陳相悅許行而棄陳良之學未嘗敢貶陳良也乃孟子猶深責之則蓮池豈得為有道心者哉既謂睢陽雙忠不應殺妾殺僕及婦女老弱矣而又謂城陷則舉家死之可也合城死之可也又何其自相背違也且張許身膺全城之任城陷則自

外之說豈指儒家有倫常與治平之事邪豈知倫常本于性命元非事外而治國平天下是倫常中事亦即是性命中事又安可以為事乎外且蓮池嘗以愚僧納父母之拜為逆人倫又著自知錄亦皆敦勸盡倫常事則亦自知倫常之非外至於佛法極以濟度為功德國治天下平其為濟度也甚大則其為功德也甚大而又可以為事外乎哉又謂儒言一以貫之是以一貫萬萬與一猶二也釋言萬法歸一止有一更無萬是萬與一不二也釋更說一歸何處是佛又超乎一之外也先舒謂是尤不然夫一以貫之貫非對待之謂一以貫多者悉化安得謂萬與一猶二且所謂一亦非定相非定相者便即是一執中元自時中比義本無適莫耳且彼所云超乎一外作實法會不過是空則聖人亦未嘗不空故曰空空如也而佛氏說空亦未嘗廢一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凡云真如云實相等義亦即是一故曰

應以身殉之舉家何辜全城何罪凡此等皆其說之謬戾者也且當誤人不可以不辯

書容臺別集

董宗伯思白容臺別集徵辭雋解多生妙悟然中有未是處謂王荆公深得禪悅之味王果得禪悅何至厲民誤國如此如思白語則禪不礙惡惡不礙禪將使學佛人皆敢肆惡惡人亦皆得托于佛矣又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逃解不知大學此語與舍則亡放心不知求義同政是學人大病焉得云是悟境也佛家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亦此意與意識不行大自相反又云人但以不犯十惡為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為無業余謂不犯十惡雖淺近事然學人須由淺入深若反以此為窠臼為業然則犯十惡乃不落窠臼耶又云顏子拳拳服膺是猶有礙解之物在故子判為

未見其止法華云止不須說余謂服膺雖是勉然事即擇善固執之意誠之之功自不可少未見其止字與進為對即是止吾止也之止不與法華止止交涉服膺與未見其止皆是子贊顏子語如思白解是貶之矣大略宋儒註經故欲與佛理相避但微言之合于佛者即反解成龜迹此固失之若言義與佛書本別必欲強紐而合之則亦是病宗語欲掃蕩固已然向一事不離下學從勉強而自然由持循以脫化入道之門斯為穩實過于穿刻以求其賢義之高玄吾恐反有誣古人誤後學處耳

書塞翁手牋

吳岱觀先生吾鄉先達也高古澹逸嗜書讀嘗為令以好購寶客山古多修建先賢祠廟去官余贈之詩云彈文類客難為雨寫孤清益實錄也先生是逸少淵明一流人畫不肯輕作管破格為余寫思古堂集三卷十八

弱頭小冊子以慰余病以貧故嘗遠遊會面踈濶今觀此冊神理如觀河山未退低徊把玩不能已已

醉書

居鄰山水架排典籍無病無憂衣食粗具俯仰左右古人在焉揚亭藉徑聽其寂寞其或良朋相過聚茗清談間有餘錢不妨命酒冷懶歸幸去畱任情至春和與秋清或花晨兮夕興到神來頗欣弄墨工與不好自然天真曰身後名淡如焉爾但此境界亦未竟得且喜庭闈熙熙聚順成象亦有群兒牽裾邀膝顧之樂之一笑開口夫子老安少懷之願點也浴沂風雩之興雖不能及而嚮往之高山景行何必其遠燈前醉寫聊寄浩歌然虛中思慮之芽君子樞機之主終以自勅都毋敢弛庶邀天心亦罔消隕身其康彊子孫逢吉覽天地之高曠隨煙霞以舒卷林泉獨往村巷閒步自適其適樂而已矣夫

義皇上人豈或過之哉辛歲十月十一夜先舒記

書大學後

歐陽修黜繫辭是一大可笑事今乃多有以六經四子中似佛氏語因併疑六經四子語多是釋子偽攬入者可怪也仲尼貌似陽虎則陽虎亦貌似仲尼因斥虎併斥子乎佛學余亦不欲竟目以虎聊以曉世儒之望者蓋佛氏與吾儒異處齊家治平等事耳心性之學其誰能二後儒顧必欲二之乃反將第一義讓歸釋氏甘取象迹之談以自寶秘悲哉八月二十三日先舒螺山屋燈下書

書陽明先生年譜後

余得覽陽明先生年譜于其裔孫州堂氏首尾五十七年中其險夷進退理學功名梗概已具特發揮先生微旨處尚未醒快耳先生年十八即慕聖三十一漸悟二氏之非每思離世累而以祖母與龍思古堂 卷十九

山念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斷滅種性矣又喝西湖坐禪僧涕泣還家良知之說即本于此而世儒乃以先生為佛學豈不誣哉艸堂尊人曰延叔公為人純孝日訓諸子以敦聖學繩祖武艸堂嘗客梁園一日思親即長揖謝去脩隨之餘惟事著述蓋深有得于家學焉余宿昔仰止先生不可見今得交艸堂而因以覲延叔公也夫豈非幸也歟書此譜末以誌嚮往西陵毛先舒敬書

書馬松里詩卷後

先舒撫松里先生詩卷而有感于世變之盛衰也先生詩蒼秀大雅自是成家且為帙已少然當時寧藏于家不以問世吾度先生之心有三蓋不好名而退讓且知恥耳似乎以七子風格之雄文藻之富視已作不無小遜夫雁行亦何足恥然猶恥之古人哉萬曆後世風漸衰人皆勇于爭名不肯讓恥心既喪瓦釜亂鳴此臥子夫子所云

類唐放筆便布通都者也豈徒不自恥也又且喜勸前輩晒之不休則其心又加喪焉公安竟陵亦既肆口後來者益甚嗚呼文章闕國運登虛語哉後學毛先舒敬書

書沈朗思諭禫服後

沈朗思云喪制鄭玄以古禮二十七月而除服王肅以古禮二十五月而除服先舒謂二十七月其說是也二十五月爲非蓋肅殆誤讀檀弓耳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此禫字是指禫服始終蓋包兩月日數在內者也徒月出月從月樂者禫服既終又出月乃作樂通正服兩年是二十七月矣肅誤謂祥祭之月服禫出月便作樂祥祭是二十四月又出月則二十五月且謂既作樂必是禫服亦除故以爲二十五月而除服蓋未嘗合間傳觀之耳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則兩月矣又期是兩年二十四月大祥後思古堂集三卷二十

又兩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二十四月加兩月是二十六月又徒月乃樂二十六月而又出月則是二十七月也然二十六月禫服除是服都除而康成謂二十七月而除服者何蓋雖除禫服而餘哀未忘故必出月始作樂是此一月中本已無服而康成云云蓋哀而不樂猶有服之心焉猶之無服之服云爾朗思此文大指已詳而未盡悉余故更爲曲暢其義補於其後云

書錢牧齋原諱後

錢氏牧齋因崑山歸子字作原諱以補唐韓氏諱辯之未覈大指謂諱專爲事死者之禮用于生則非引古經傳義甚詳毛子曰偏哉錢氏之所執知其一未知二古人生不諱死而後卒哭乃諱是已今人則雖生亦當避名是古諱以爲死而今諱乃通于死生矣設使君生而臣犯其名父生而子犯其名其可以行于今日哉猶之古人臣皆

可稱朕今人臣亦可稱朕乎哉執古以繩今豈通論哉且古亦未嘗不生避名也故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婦姪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又曰不敢與世子同名謂諸侯之臣與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況在尤尊親者乎然則云卒哭而諱者特以其生時之爲避者少死後之爲避者廣如爲生者避名但施于所尊其餘則否若爲死者避名雖父亦避子故論語鯉也死鄭康成謂是鯉死未葬已前也意謂既葬則不復名之耳至君臣同名如衛侯名惡衛臣有齊惡穀梁子以爲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蓋謂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而禮雜記又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意齊惡在當時禮亦宜然是又古人生亦當諱之可據者也則錢氏之說不但不可行于今其于稽古亦疎矣夫

書高雲客乞言引後

余觀雲客爲庶母徐乞言而嘆其厚而入于古也古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妾雖云微而主與嫡待之未嘗不從其優至人子則益當有加禮而今多反是動稱白華綠衣之防而凌抑已甚不顧傷厥考心茲逆已內則云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夫已妾而爲親愛猶然若是况父妾乎今徐孺人非有子若女也而雲客不啻庶母之且若母之爲乞言以壽八十曲盡其意既已深體亡父之心而又彰林安人之能逮下孝之至厚之至也則亦猶行古之道也孺人之幽貞懿德引中已詳茲不復述特述雲客純孝以見盛事云

書王自天潮賦後

讀自天潮賦而不覺形神之俱悚也卹然之狀如駭于紙誼應之聲如沸于耳浙潮爲天下奇觀而斯文又爲寫潮之奇觀覺玄虛景純

幾於色沮近余八月十八日出草橋觀潮偕岸而立人皆爲余慄余笑曰即使潮拍我去我將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爲已潮大至人走余立自若潮直趨余余不動潮轉旋余足下而退履履沾濕人皆笑之而余更欣然自得今觀自天賦如此知其非畏潮兒也方當偕自天作江干十日遊乃快書此又以爲明年之約九月朔先舒云

記

### 戚氏死節記

嗚呼綱常名義之至重死生之大二者相衡而能決以爲其極難於是古人福極之說不得而定之矣君子讀書至此蓋未嘗不流連慨于其際云東萊范乃芭舉太學高第病歿乃芭繼婦戚氏殉焉噫可不謂之至難者哉戚小時嘗問父母云女子何者乃稱節其父母

恩古堂集三卷二十二

歷以古婦人之守一以終者語之戚默然若有思已適乃芭年十六稟順嫺婉克修婦德夫婦義甚篤也未幾乃芭下世結褵日短曾無子女嫺嫺之遺戚撫屍號慟擗極哀視含斂禮畢呼曰天乎君安往耶卽入房自經家人知而救解之得不死因固勸戚未亡人能守志卽盡婦道何至自輕生如此戚拭淚勉強答謝罷見人稍稍引散去仍自經焉竟死嗚呼古今來固有應死而不能死者矣鮮有可以不死而必死者也且戚氏夫雖天已無所生然乃芭前婦固有子而

斯又難之尤難者也或謂綱常名義重矣抑聞之賢者俯以就不肖者企以及太過則失中與不及等余又曰不然爾此身而有所裨也者則生賢于死棄此身而無所闕也者則死賢于生今戚氏爾其身終無所裨而棄其身固無所闕然而終能以生易死蓋已計之熟而成之勇矣要雖一時之引決而實與從容就義者亡異又曷可以過激譏之歟前志載烈節露筋斷臂截耳鼻皆并髦巾幘之流而足以媿大丈夫之臨大節而自奪其平素者今以視戚氏又當何如書以考終爲福因短折爲極戚氏可謂凶短折矣終今觀之福耶極耶然則古人死生大矣之說何足以論身繫綱常名義之極重而以一日爲千古者哉頌曰古稱未亡茲乃速亡死者大變卽之如常于焉紀之俾也勿忘錢唐毛先舒敬記

### 八月十六夜紀遊

恩古堂集三卷二十三

八月十五夜點無月十六圓皎殊甚余飲薄醉鼓一聲矣忽典來不自過令奴子開戶出從郭璞井登鐵冶嶺過吳園葉杞舍所居也令奴入訊之曰睡矣過取更樓下尋吳廷孫叩門不啓因思東坡承天夜遊張懷民亦那復可得乃獨行陟雲居山半和坐望湖中遠火不知是遊是漁密樹蔽虧月色隱見吟蟲感秋悲厲頓甚草露枝百音交雜已到寺欲入訪南溟房僧守真感亡甥嚴起新讀書于此悲從中來不果入遂褰衣直躡山頂曠望無涯中天一輪遙碧空自此外更無復翳纖毫大江隱隱越山溪橫皆奇觀也循大觀臺麓西狹路下過扶桑院復尋徑北上紫陽石亭子腳倦復坐久之夜已漸深行三四里寂無一人一路奇峯怪石踰若虎呀若獅森立若鬼賴熟遊故得不驚奴卽恐不敢前呼而語之隨行猶惴惴也又過二楸涼亭而北至城隍廟前山次級下仰問門肅揖以過至中靈行宮歸徑

已便余不欲遽返復東至太歲古廟踞憩坡上適三四人聚坐一大石一人歌一人吹簫倚和音吐清園林薄凝響其頓斷處尤絕妙乃悟清真詞愛停歌駐拍語作干時新雁呼雲橫掠江南去歌客聞雁不歌聽雁聲漸遠漸沒嘆息再三乃復歌亦不知其故何也仍聽歌竟聽乃起繇黑龍井道入螺山又里餘門甚深靜燈火都絕敲後門令開已三鼓矣開門入亦無燈于是映月色解衣就寢時酒已醒不得寐月光從窗隙射帷帳轉白如晝幾欲再起余久病茲夜神王遂乃爾作境移情信哉明日記此以貽葉吳二君儻今夕月如昨當稍待我毋遽臥不然且令子瞻懷民事遂單行于古奈何書罷一笑

### 沈孝女墓誌記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驤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奇少即嫻婉知盡孝嫁而稱賢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以死見願代母思古堂集三卷二十四

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鼓深入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母者蹙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見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殯及將斂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裏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于是母病乃旋以軀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遷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併赦之也茫茫蒼蒼其孰能測之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使親冒我之血味嚼之不慈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事有常有變自其常而言之則一髮一膚皆當愛惜自其變而言之則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使母偏于割其肉以謂不慈可也我自割肉進諸母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也何陷之也且凡國家值革鼎時人臣殉節而卒無救于其亡然必

美之以爲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爲孝子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爲者嗚呼罔極之恩竟輕于食哉孝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毛先舒爲之記且銘之銘曰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母死非死鬱爲神永俎豆詒後人荷人亦孰不爲人之子孫傳

### 新定四世家傳

先舒曰毛氏昔之望曰西河今之有新定也猶夫昔也蓋世以孝義廉循顯故稱鉅宗焉一日會侯過余出四世行述請余爲傳且曰際可先世自唐天寶間從江山來遷遂安遂世爲泮塘人後數十傳爲六世同居祖希成公相詒旌其閭曰義門又四傳至環峯公族類衆多簪笏總立傳既久而人益以多欲人人傳之恐滋煩筆墨故率吾思古堂集三卷二十五

父而上斷自高祖始親親也遂安者古新定也先舒讀其文益嘆新定宗源之遠且大也夫發祥餘慶必有自來垂裕後昆必求其故古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及家以達諸邦國天下而成其光大有融之象我文王其既事也已謹案環峯公志涑字宗甫官化州府貳以父母老乞歸養撫孤振貧贖溺妻賣子諸高義事具載邑誌中環峯公生肖環公肖環公生思程公思程公生太素公肖環公名一費字獻卿弱冠舉于鄉萬曆壬辰中進士時神廟皇長子已十餘歲尚遲遲立又詔並封三王于是羣臣匍匐皆疑以鄭貴妃故公上書糾首輔之罪大略謂古元子與羣庶衣服禮秩皆有等差今太子未立乃將以長並少分王藩服乖古制而不合令典且古者人臣以道事君一衣一食靡事不與故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庖人共之內饗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外府共王后世子之衣服職皆用士而統之大

臣非徒以保王躬亦將明體分而防凌長加大之萌也不持不扶焉  
用相爲今日之事過在執政書入天子置不問然朝士皆咋舌選進  
賢縣令邑舍旁置爨具令訟者持一曰糧自炊其中立獻之時有斗  
米官司之謠環峯公家居欲買田數畝貧意子宦久或稍具囊裝率  
售者之官取賈公卒不能辦且具白所以不敢名一錢狀卒以田還  
售者而公在進賢六載清聲益振入覲吏部司官錢心卓擬舉公自  
代三過不得見曰外吏銓曹因鬼謁帝而毛進賢剛方如此此官  
固當畀此君掌選貨賂不行同官者皆怨已又以事忤政府作丈夫  
歌寫志徑請假歸卒于家公閔邑中任役家輒破及官吏部改爲條  
鞭法民困以甦閩邑德之爲仁賢祠祀公至今思程公名國章邑  
諸生父沒廬墓三年行櫬而峻肖環公門生多來蒞浙或招公不肯  
往而待太素公嚴然太素公善事父及繼母皆得其歡晚年嗜學不  
思古堂集三卷二十六

勅目眊字畫多中斷臆測始得猶日錄雜詩古文成帙其勤如此太  
素公者思程公長子也名之履字爾旋寬然長者佃入租大少弗較  
曰辟雀鼠過耗耳十八補博士弟子爲文雄肆自恣初從汪公喬年  
遊汪公高公才而惜其文難遇公故時一摩揣入式已復自恣如初  
庚午秋已中鄉薦主試黃石齋先生謂公文能憂危匡時乃過奇置  
之會侯曰嗟乎先生以好奇名海內而吾父竟以是黜命哉後就養  
樂城邵語會侯汝曾祖幸進賢事汝習聞也子孫可不思繼先人之  
志乎會侯遵父命唯謹公喜聞行一便民事輒益大喜壬子夏水決  
壞五門堰會侯日夜督堵築幸一邑得活及歸公慰之曰良苦然爲  
人牧者豈可憚一身之勞而坐視數百萬戶之昏墊其如民父母何  
爾毋自惜是夕平善夜五鼓端坐沒年七十六先舒作新定諸家傳  
既嘆曰希成公敦義創立門戶後益以滋大名臣孝子肩聯踵接而

我錢唐之毛自宋子俊公扈蹕來杭州逮先舒二十六世中間有  
聞者而希矣今亦益衰夫姓以地聞古故多兩如陳有賴川汝南  
張有南陽燉煌崔有博陵清河王有太原邠郡今毛在睦州安知將  
來不遂以新定傳與西河埒哉雖然不可則者富貴也若夫忠信孝  
友節義人固可自勉也讀是傳者其亦可觀模而奮興矣夫際可爲  
希成公八世孫齒少余十三歲與余善呼余爲兄

思古堂集第四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古樂府

劍歌

我有寶劍五金之王拭用赤土摩然生光提之入山山精走藏不遇  
猛虎却還故鄉故鄉有阿誰兩三黃口兒遙指古戰場白骨何處尋  
仰徘徊涕橫下寶劍何爲者却入深山搜猛虎

高堂置樽酒吟

畏不必值乳虎愁不必望所思高堂置樽酒清自浮羽卮新歌入幼  
眇裂竹聞哀絲妖童麗朝日佚女揚蛾眉對此良可歡何事獨憂悲  
中懷鬱不吐慷慨當告誰黃河不西上白日無東馳悲哉復悲哉願  
作枯樹枝

思古堂集四卷一

寒婦吟

古城城頭月照見埋骨人崩城不得骨天地含酸辛自從閉珠樓愁  
紅不復春衣篋故難開何處生流塵鏡暗孤鸞影翠滅雙蛾慳誰家  
理瑤瑟更爲掩羅巾

陶壘泣爲章烈婦作會稽陶士章妻也

雲寒水碧天沉沉白日隔胸不照心妾心皎如日妾身清如水大義  
在天地不獨爲郎死春風吹蛺蝶錦波蕩驚鷺東西不成匹生死不  
成行精衛從何來哀鳴斷人腸陶壘泣歌莫苦君不見項王方把劍  
虞兮未歇舞塚頭灼灼生奇花羞殺燕脂色如土

聽莊蝶菴彈琴歌

梧桐生在空山裏千五百年青化紫誰人與之良有情揚州高士莊  
先生先生風調真少和二十餘年山中臥忽夢羽客來何遲起訪良

材果得之伐之斲之成古器試鼓宮商各依位參差寸指去復迴大  
聲細響錯落來藏拙掩邑語在手往往秋星落楊柳煙微月涼夜寂  
寔狂風吹沙陡然作稍歇山木聲颼颼孤猿引泣天爲愁高山大海  
眼前是成連刺船徒爲耳山精吹火螢入衣葉零霜墮紛霏霏中坐  
有客良知音自言此曲愁人心鴉啼雞亂天欲曙未及曲終起辭去

沈氏寶鏡歌序

沈子培先生博雅好古自令周氏鑄二鏡一雌一雄光采殊常形  
製迥絕洵秋金之瑋寶毛子觀之賞其精奇而爲之歌

方丈之池黃金生沐日浴月百寶英有道服之聚羣靈容成公子遺  
一星三千餘歲光氣升先生采之入掌凝以火合土理交爭七日七  
夜侯有程浮煙微歛色轉頰含光流采疑珠瑛一雌一雄相映明二  
十九年方合弁員方互劑黃黑呈天中長至月嘉名持之作鑑無潛  
思古堂集四卷二

形佩之魑魅遙聞腥鳳翔螭蟄暗或鳴交花纏葉如有情離奇古緒  
君勿驚主人工者交精誠只愁神物終飛騰金精化龍古有徵願君  
匣以金繩繫存神照膽爲弟兄

吳市典衣沽酒歌同沈漢儀作

閭閻城頭曉鳴角吳門客子衣裳薄微茫晨日射綃幕苦瓦啾啾叫  
寒雀起來相向慘顏色松陵川長歸不得平生賓客多逢迎出門百  
里無相識沈生爾豈無相識但看貧賤難爲德秋日短晝掩扉空  
樓細雨煙霏霏夕鴉啼罷絡緯啼此時沾濡聊典衣沈生一杯須引  
滿餅餠非長帶非短君不見朱門歌笑何紛紛須臾麋鹿已成羣主  
人北去舊京道回望金昌惟亂雲

醉參軍陸馬歌爲羅隱園作

蜂參軍兮羅便君閒攜六橋屐愛看雙峯雲花開花落等閒事眼中

直訝流年駛不惜官貧招酒徒踏歌歸去成沉醉千錢買馬瘦骨高  
片片春雪飛鵝毛錦隄沙濕隘路滑君平墜馬汚青袍馬驚近矣如  
電掣從者扶攜亂行列雙眼茫茫直視天酒氣鬱蒸天地熱欄街小  
兒拍手笑笑殺乃公百鍊鐵平生強項腰不折今日行行脚蹙蹙參  
軍醉語聽之方模糊自云逸興未肯便逐東風徂我家家太華彷彿  
真僊都峯頭明星光有無長嘯拂髯髯未枯驂駕白鹿青鸞俱日騎  
歲馬胡爲乎回頭更問黃公壚

望湖樓歌贈茅方沐

望湖樓高一千尺西俯晴波萬頃碧左峯右嶺錦繡屏白雲從天落  
几席移家入山誰寓此煙霞癖甚是茅子欣看玉樹倚晴霄宛若明  
珠照秋水名卿之裔真不羣相傳父祖皆能文山高水深典型古年  
少奇才又屬君邀我登樓一沾醉西風萬木紛紫翠岸幘憑凌似近  
思古堂集四卷三

天披襟高萬臨無地喘窗碧瓦盤虯虎簾櫳却望煙如雨燕去梁空  
不見人此坐誰賓復誰主胸懷忽爾生突兀酒闌使我狂歌發海外  
待開關甲兵樓頭還得聞風月落日彷徨興未休欲行不行頻回頭  
待得千山萬山雪更攜美酒登茲樓

細雨送春歸曲

西陵南陌春歸矣蘇小墳頭紅死冥濛細雨細欲無霧薄煙濃天  
不遮柳梢暈暈壓木樨吳山模糊越山沒風吹野火燒斷雲零落香  
泥覩花滑黃鸝舌誰啼一聲偷送輕寒壓愁骨劉郎老大不惜醉獨  
嚙白盃憶明月長日短日相續頻一百七十春還新遊蜂戲蝶漫相  
惱春色明年狂殺人

怨歌

烏鵲不樂草鳳凰青陵臺高天茫茫宮花春開一萬朵榮榮同頭背

宋王

五言古詩

古蒙士詩三首

靜者動之君動者靜之根非靜亦非動兀然而長尊太極本無口庖  
羲代之言吾將問鴻濛因之遊混元

一氣有舒斂真息長深深何以能純之宰者唯此心聽忘耳無馳視  
冥目無淫水以淡慾凝火以寢慮沉憂憂生趣來恍惚如可尋溫以  
自滋榮斯樂難爲任

邈哉古聖人道存如一絲尼父既以沒微言寄之誰二氏及衆家談  
天何紛而不學成面牆舉足悲途岐且復冥心坐以觀無情時借問  
無極公我何如嬰兒

情詩十一首

思古堂集四卷四

伊人賣漿流而抱出塵意門巷積秋草煙霞奏平地楚客攜玉琴鼓  
罷其沉醉寒翠漫不收露華忽如淚  
空庭有芳菊澹若秋天雲帶霜折寒枝將以持贈君君言昔餐此衆  
味非其草甘苦誰知之空吟離騷文

山中美人子綽約冰霜姿服氣一千年沆瀣和瓊糜自言地上人不  
肯隨雲螭朝采若木華夕弄青霞芝

楚人有奇璞天下稱其實光芒成白虹山藏閭枯稿觀者請儗城主  
人不言好楚國已空虛獻之何草草

秋暮天風寒微雲弄浮碧高樓時徘徊意思憺安適一雁西北來冥  
冥去無迹撫景猶在眼吁嗟已成昔

扶杖恣所適往輒忘歸來招雲葛仙陂弄日初陽臺自成山川古心  
與天地開不然渺我軀何以稱三才

八載斷潮信寂寞空江澤秋宵忽然來還見天地人心皆提魂  
聽如清吟海水洞湧聲可以通彈琴  
大風吹大雲天色黯如水蜿蜒怪何物鱗甲墮地死近空不藏龍遙  
波或飛鯉問其何以然愜氣使之耳  
佳人邈何方寤寐三十年同情豈有疑陶令琴無弦花落不怨春惆  
悵私自憐所以古澤客托愁芳草篇  
高堂置樽酒招我良友生日暮竟不來花月虛幽清興到自酬勸引  
杯頻復傾形跡雖關心醉夢通余情  
大道聞奇文直書見英傑乾坤下私卜偶爾寄人古古今今幾劫上  
在勞汗血處仲復何人解使唾壺缺  
率野曠且平鵲雀互相語前行忘日黑林深不知阻道逢屠酤者疑  
是山中侶去去勿復云入田驅稻鼠  
思古堂集四卷五

梁梁公崇祀詩二十韻

梁公起東垣年少自卓越慨而負奇奕奕交神姿發飛騰取高第振  
鼠羣馬蹶文瀾感千頃吞吐小瀛渤遂仕西入秦手板恥干謁涇陽  
古三輔久矣王氣竭土惡城何卑銅馬將豕突維公下車初庀材繕  
其闕流氛屯若雲一縣幸不沒梁公真活我萬戶完集篇父喪遂解  
官哀哀立雞骨西風吹涕淚疑丹變林樾忠孝兩無忝其餘何足代  
他人云鉅美公也直毛髮于今五十年歌頌猶不歇斯人懷典聖豈  
間存與沒帶祠崇祀典精靈儼恍惚古道兩素心千秋誰能滑小子  
夙仰止高山映明月慙無一瓣香升煙助醑醇

酬馮李曹秋岳先生四十八句

仲夏海霖雨十日不能出空牀但偃臥老狀益愁疾華髮忽然來再  
拜始開帙新詩呢窮巷森疎挺奇筆雲深清角樓月淡古香室抒寫

情何遙其餘難盡悉先生昔年少起家自經術斯文剖混元日下  
無匹直聲滿朝右其儀乃如一國是待平衡時艱盡匡弼臣工謹  
庭低頭聽甲乙昌言時謂峻母乃朋黨嫉晚歲欣解組嗜好頗清逸  
醉里花枝長琴橋竹陰密陶潛歸去來鋤田都種秫書籤狎風雨酒  
壚問膠漆高駕西陵遊適常糴糴律荷抽青欲圓葵老紅未畢城南  
園亭佳相過屢促膝笑語雜悲歌往往竟移日許我以國士自顧非  
其質所欣得附鳳豈敢便捫蝨典型良在茲辭翰詎能述含毫一長  
嘆大雅正蕭瑟

贈海寧許西山令君

楮峯峙海門紫微隱如髯名城稱此邑萬雉儼相儼自昔下車人英  
哲頗難繼豈無操刀者美錦或垂製許侯天中家夙儲蒼生計治劇  
刃有餘始到材已銳矢心起弊俗洗刷總成制荏苒旃旆魚鱗絕  
思古堂集四卷六

停滯其中多巨族里閭聯甲第咸患一風行強弱互調劑洛下古多  
才聲華富文藝講筵日橫經好士長懷其言尼久不作微言選誰繫  
悲來面相豆嘆息斯文替東臨百尺樓地狎蛟鯨勢風雨試披襟豁  
爾乾坤霽清和既遙扇自物釣消灰老稚人有私語或流涕推賢  
嬰上賞雲龍各相界列柏鬱蒼森丹楓挺天際獨鶴翔煙霄下七終  
懷惠明年北傾耳遙聽九皇哭

滯吳門不得歸示沈漢儀

惻惻復惻惻愴然心不休羅衣單以寒况復當寒秋言送遠行客偶  
爾隨輕舟誰知此滯淫便作無方遊一住十日餘天氣陰以擘弓刀  
亂長途馬嘶風颭颭傳聞勢必過驚信到杭州定牽老父心浩歎增  
白頭宦遊無簡書服費非車牛一登岳嶽臺浮雲怕回睂吾子曲中  
慰要我以淹留多謝良友生何方得長愁

答何元長先生

幽居屏塵翳苔巷寡履印瑤函自何來君子思芳訊離懷兼古誼手  
迹更詳認尺幅含華文風流獲披振深情敘未了別紙踵書進疏蘭  
幽以清潑墨吐芳潤拳石何乃奇勢若凌千仞離披枝帶煙塢影香  
成陣伊昔待君遊龍門降高峻慙慙寫心胸豁達消鄙吝攜樽恣幽  
索山溪流澗鄰高韻澄煙霞餘風扇魏晉清言相贈酬一夕起余疾  
當今喜攀嵇陽世徒慕蘭湖干把袂別日月一何迅夢想聞雞鳴清  
霜滿愁髮遲問亦以久傾影疑相惜嘉貺紛而塵目驚灑汎相期  
寶國香凡百在周慎清芬不我遐時復任書信

贈鄭去非

鄭去非與余夙在里閭少相識已去遊四方倦不適意歸館東城  
安貧子處志頗閒佚比過予則兩人俱過壯久矣子瞻云英悍之  
思古堂集四卷七

色猶見眉睫然蕭然卷隱無以異于山中山人也追懷三十年來萍  
合雲散之故慨焉賦詩

浮波既有石沉水亦有香物性固其然孤懷特殊常鄭子秉靜理攬  
策觀四荒臨流不欲濟河水何湯湯歸來城之隅一畝翳苞桑嗒焉  
喪其耦何必嗟無裳浮雲不遍天下視疑相妨紛紛亦已久一呖安  
能詳泥塗與軒冕孰閒隱與彭丹鳳顧冥鴻各自成翱翔

壽諸母八十詩四章慶情君簡以敘以調太君也

邈矣二南風無儀屬中坦名家啓令淑展也女君子女經自口受婉  
嬾以習禮頌椒未可方詠絮誰能擬其十五筭而字十七歸德門孝  
承與慈輯事協所尊盤榻夙以具初鍼宵弗諼在華無佚志履衰  
靡苦言其克生五令子教誨悉有方爛然見文采古誼同扶將桂馨  
與蘭苗賢孫復相望人倫並所宗聖善益以揚其古人亦有言積善

自天祐潛德流光輝譬如日當晝高年愉且康令辰此云邁千觴獻  
未已百歲昌爾後

為盧太君五十賦文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瑤臺有獨鶴餐露長不饑芙蓉清且寒映月含光輝盧母秉高義長  
養自珠胎當其賦桃華九十以為儀茹茶在中路膏沐誰為施蒸縞  
貞苦節吞聲不言悲操持且織作中夜忘其疲教子必以禮母也兼  
名師桃李受春風開落為春欺松柏青且貞結體無盛衰雙鳳頤頤  
飛冲天良有階願母過奇齡百歲方嬰孩素娥吐精華呼吸與之偕  
長駐人間世母令古道微

奉陪華亭張參匪先生泛湖感懷敬呈長句先生解浙任時推

分守商洛故有結句

春風吹桃花曉日動煙海吳越連百城蒼茫啓文采遙遙一千載斯  
思古堂集四卷八

道將任誰掌蒙待日月懸鑑須英奇張公起華亭實秉九峯秀左拍  
湘雲石蒼梧龍門袖維時眾君子高唱儼如昨兩儀正澄清八紘恣  
揮霍公渡語漢亭雅興溢江城持衡七十縣片月照孤清梁竇竟何  
取桓桓一朝升龍鸞集紙墨字字見飛騰永嘉屬未流方復開正始  
白玉那可為青蠅自茲起我公江海興談笑揅拂衣浮雲鬱無盡冥  
鴻天外歸西湖二三月楊花落如雲彩鷁攜金樽日暝未言別極目  
矚煙景遙山紫翠重新詩崢嶸色競秀雨屏峯自顧忝光儀中懷每  
勞轡何當寫雅音吹萬欲同聽二氣相薄蝕君子道有窮閭闔一朝  
開光華四海同洪鈞在胸臆吐翕揚皇風古治復文明譬如日再中  
雙珂搖白玉八驕先青驄朝回望鳳闕海日初生紅蘇枯藉化雨待  
澤悲轉蓬縱復赴商洛休尋黃綺翁

六伯母係八十壽詩

烈士感嘆日貞婺泣秋霜萬象互迴薄人志獨有常我伯沒行役母也佳丞芳崩城惜遠道南望摧肝腸憶余臨無識欣得母將徒兒血淚赤零落露衣裳北堂與西階白髮間流黃鐵工雖有神不繡鴛與鴛荼苦五十載道腴體亦康體康豈自珍志唯悲景光酌酒晚獻母母懷慘不揚松柏自多青蘭蕙亦多香文章雖滿笥鳳凰終不鳴直願身為石岡陵詎所望

詠形

形骸正如屋我生偶居之有我爾得宰有爾我得依四運自遷流精氣日向衰衰者本非我屋久將為摧屋摧我不任出入自有機將我魂魂去讓波蟲蛆來去來復何常有無邇相為遠者觀此理欣受而不疑我馬尻為輪豈復更駕哉

諸君簡惠菊

思古堂集四卷九

商飈肅秋氣鮮葩吐芳林云誰攜贈之美人將夙心黃華映朝日青柯垂夕陰拾鳳想嘉儀集鵷懷好音我愛置軒窗我采佩衣襟且味上流液復發南山吟素抱雖孤雅雅與願相尋忘憂有佳物期君還共斟

古戰場有感作

荒原秋草長殘日向西沒四面野雲愁狐兔各求窟樵人撥淺土黃沙見白骨云是古戰場鐵馬舊馳突心街主恩勇氣為鼓死竭壞雲如城崩壯士委膚髮茫茫屬何代行尋沒碑碣我憐忠殺鬼名姓就銷歇為虹或化雨青燐附空發王師本無戰古人何倉卒悲風蕭條來兵氣黯楚越且聽宵聞砧政爾擣霜月

送諸大駿男遊廣陵

陽春二三月桃李紛婀娜與子日攜行行國復于野開襟招遠風登

樓興瀟灑觴酌共酬獻懷抱互傾寫如何賦遠遊扁舟忽東下言觀維揚花行鼓秦淮柁分襟在斯須牽連未能舍送目良已遙銷魂信非假念子方爾豪轍迹寧轍軻姜公殊威懷張子况風雅赤欄坐觀魚綺陌開乘馬劇談每超玄高宴必繼火吾徒帶此鄉筋弛神明情良朋雖云多和者轉憐寡渺焉惜子心勞勞起復坐何須感嗟鳴且復送杯竿丈夫志四方誰能淚盈把沉醉終今宵明發望裁荆

贈諸二虎男游越

橋東有諸氏卓犖富才策羣從羅門庭往往一過百小諸最後起秀眉復方額十三解吟哦十五通實客自矜參上流未肯墮下澤春風張江帆云訪義之宅山陰我昔遊勾陳有遺迹雲門豁轉寒宛委珠猶赤其間聚人文洵美無可擇隱流方謝敷舊客皆李白子行當縱交吹笙間陳昂雪芽清肺肝清唱動魂魄憶子偕阿兄觀花廣陵陌

思古堂集四卷十

歸來復東渡舟駕日相迫愛子英英姿念子勞于役秋實方可餐朱華登虛柳文戰一舉旗遲子南園隙蓬蒿喜隣近方覆互晨夕

七言古詩

宿韜光望海日

龍潭鷺嶺天下奇韜光更上升雲涯蒼穹髣髴欲摩頂石氣濛濛拂衣冷山僧邀我山中宿乘興扶筇踏巖谷便應髣髴臥峯頭俯聽簫鈴和風竹夜深月沒靜羣籟隔樹明河似縈帶須臾微紅乍起滅腫臃正出扶桑外天浮海濤見俄頃不覺此身駐西嶺誰持青鏡寫巖支閃爍團圞無定影滄波一半吹紫濤良久不見東方高凌風欲去更惆悵天水茫茫兩搖漾紺殿紅樓黯欲開下方始聽雞三唱

哭越中張木弟

我昔與君作游好山陰道上春風早風流佻佻美紅顏春衫騎馬踏

春草一旦風煙昇瀾深三江潮落天陰陰魂飛不渡越溪水鴻雁叫  
雲多哀音哀音繞繞落南國江南花草無顏色有客遙傳尺素來使  
我吞聲淚沾臆君才自是千秋者霞蔚雲蒸輾轉寫神宗末葉荆榛  
長斯道幾人還大雅青天月落綺霞飛惆悵歡情中路違七發無靈  
吳客散二招空怨郎音稀我今哭君君聽不江水澹澹江雲愁文章  
有神自不死功名富貴真東流

讀松臯集寄語會侯

龍盤一道開春風淺草平煙初日紅繁華千載逐流水吹臺寒峙孤  
城東君行訪古夷門下誰是夷門抱關者黃河遙捲白雲高五岳當  
胸恣揮寫松臯淡擬天濶手縮蛟龍入毫末被服元無今日製  
笑都令古人活羨君此處多高致魯恭在漢非奇事梁園修竹擁千  
竿翛然物外稱倦吏畫屏風摺金鸞影翠燭熒熒燄如穎誰遣雷  
思古堂集四卷十一

破石鳴還憐沉澗和雲冷我臥吳峯白日斜中原應不隔天涯讀殘  
書卷飲殘酒恰好西湖逢落花

奉壽制臺李鄂圃公長句

海岱惟青州篤生多俊傑我公起家自山左稷下談天盡捫舌雙旌  
六纛翻翩來緩帶欣看鎮兩浙南天半角波濤渺公乎環甲渾忘貴  
直從衽席度僊霞更傳樽俎消兵氣威惠兼行是武侯何如叔子在  
荊州遂使闔閭無吠狗共道師貞即慈母沉山何必碑取印還如斗  
八月潮來獨向西添入金盃作僊酒虛擬相隨海客棹何緣得御李  
膺車祝公眉壽以無艾又見南山飛桂花

寄潘次耕

菊花如燐霜著水山巷蓬蒿長一里清吟才子吳江過越府三才冠  
羣美戟門深處怕窺人泥底蕭然翻曳屣雞陂虎阜君之家古來此

地生煙霞王珉別墅幾竿竹鄧尉玉山千樹花江南自是銷魂地六  
朝春草君應記九枝燈燼楚娥愁七字詩成江令醉聞君弔古登高  
臺紫毫直寫呼天意銀漢微茫接爽城金銅僊人滴清淚亦有朱弦  
彈不彈豈無翠竹老琅玕西風臥久聽鳴漏清夢與之俱欲闌我欲  
從君情脈脈十年不作吳門客寄語心和海路長高樓落月連秋白  
為蕭山何伯興題照

錢唐日落江水白隔岸越山橫百尺誰將素絹灑松雲寫出吳天澹  
空碧中流小船若刀耳若有人兮弄秋水諦看鬚眉恍風親果是蕭  
然子何子富貴功名是也非此生須著菱荷衣乞錢買得蜻蜓艇隨  
爾煙波訪釣磯

贈徐子

徐子紫髮真才子落筆銀河捲秋水獨排塵土論千秋此日風流還  
思古堂集四卷十一

正始南屏四面擁奇石徐子高吟與晨夕詩成白鳳卵之去飛入雙  
峯最深處園苑神仙復幾群玉京消息定相聞一枝青桂九霄外吹  
落天香滿紫雲

題戴笠垂竿圖

吾家會侯江海客愛向晴川弄澄碧寫作戴笠垂竿圖長松之下坐  
奇石秦山洛水循良吏三十餘年文章伯偶然托興在蘆花便覺煙  
波是吾宅風塵我久溷樵漁自笑投綸術轉疎他年君作任公子十  
犗還牽海大魚

為倪翁六十

倪翁謫來本仙籍飄飄紫綬長一尺雅量不減閭基風逸興愛著游  
山屐雙峯懸黛二水白高呼快飲傾幾石商洛綺季真國士東海魯  
連好奇策憶昔懷門曾擁篲翁乎長此參軍事片羽橫飛穿陣雲立

下墜城七十二鰲鰲還渡大江西江色遙連石鏡齊鳴鸞玉懷古  
處彩毫處處驚聞題于今我翁方六十真氣眉端自堪把瓊枝玉樹  
紛滿堂金風泥露新薦涼銀河昨夜成七襄誰其贈之天孫章荷花  
未凋桂花發南山詩酒爭飛香

五言律詩

秋色

秋色滿吳嶺登攀四望同斷虹垂木末殘雨過江東細草還留碧寒  
花也白紅昔人高臥處應在白雲中

長眺

故國一長眺其如山色何千嵐盡西去起伏似驚波白日爲誰晚秋  
心入夢多情懷老已淡還欲發狂歌

秋

思古堂集四卷十一

皇亭山外雨可以作秋悲煙樹杳無數亂鴉呼滿枝風將來雁疾雲  
附去帆起惆悵自憐者古人應未癡

秋日寄應嗣寅

已辦登山屐君來可共遊兩峯孤塔直三折大江流呪石仙人說吹  
笙玉女愁東南吐高閣臨眺更宜秋

題關查度游卷

奇君字查度何但夙餐霞疑向中秋夕曾浮海客桂酒醒花氣冷歌  
罷燭輝斜不是仙人掌誰驚墮月華

題沈羽階娛園

西望碧濛濛騰嵐浮遠空忽然疎雨過日照雙梧桐低見白鹿駕誰  
師黃石公鑪煙靜如水高士臥其中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二首

吳嶺誅茅後苔溪買棹餘從來論風雅原不隔樵漁標格雪方潔文  
章玉不如百城南面坐一一奇書  
昔日蘭陵縣曾歌第一清隨車聞口頌解組卽躬耕老興新詩好孤  
懷皎月明請郎才更健醞藉到公卿

送朱公是之東粵

馬頭南發處斜日在征衣海濶天垂盡山高雁總稀蛟龍隨霧出橋  
相壓霜肥莫作南征賦明珠恐奪輝

贈柴夢雲

挂壁是何物垂弦一廢琴樹隨秋色老愁與夕雲深蟪蛄無欣夢安  
排只苦吟文章窮次骨天地亦何心

千古

千古忽如此數輩當奈何著書秋氣白把酒暮雲多過雁衝殘雨吟  
思古堂集四卷十四

蟬戀舊柯西湖平似掌何處託微波

答湯胤釗

茲地誰招我桃花一徑開雲岩極深處風景像天台掃徑行人迹扶  
筇壘客來醉餘如倦矣鶴背載君迴

酬汪梅坡

天地一何大堪悲此道孤興隨花暫笑春與日俱徂青鏡髮應變紅  
塵病未甦憐君金馬客何事亦江湖

曉起看雲

日出露初晞看雲陟翠微虛中任舒卷象外蔭光輝鳳闕非煙曉神  
山帶雨歸帝鄉何處是瞻望正依稀

三茅觀同沈方舟作

三茅占仙觀興發此同遊日背一峯晚霜黃萬木秋湖來龍得怒松

老鴿知愁雙鬢慙君黑西風吹不休

寥寥

寥寥此何境門設不須關秋色淡而遠主人情亦閒白雲生古樹流水出空山曳杖恣所適仍隨倦鳥還

贈鄭子文

茲地豈谷口驚逢鄭子真天涯雙白眼客裏一閒身于物清無意推毫疑有神英雄多草澤何日請麒麟

一徑

一徑度茅嶺逶迤數里中不然成寂寞賴與故人同霜老石頭白霞餘江外紅欲尋花裏醉可惜是秋風

紫陽洞

遊罷紫陽洞歸來夢亦清中宵聞喚鶴片月迴孤明湖海渺然耳乾思古堂集四卷十五

坤誰幻成薩公題石處活活暗泉鳴

沈無回先輩廢宅

陋巷孝廉宅高風應未闌古牆酸草綠廢井苦瓜盤雨白蛟風惡煙青鬼火寒芙蓉衰謝處想像曲闌干

忽忽

忽忽復忽忽城南聊獨行不知春色裏何處憂端生花氣忽蒸雨鳥聲還弄晴閒尋一片石坐眺晚山橫

暮雲

天濶近江湖西風一雁呼人閒秋樹澹鶴病暮雲孤流落吳公子登臨宋大夫懷人別有淚不敢灑平蕪

讀沈漢儀新詩兼送之燕

金樽乾復斟日晏發高吟八詠是何代風流遙至今桃花宜醉眼芳

草入愁心屈指衙門客君才堪陸沉

飛來峯

何處飛來石蓮花秀一峯秋泉帶雨落翠黛拂煙澗古花藏蝶山深竹化龍冷風吹不斷煙際度寒鐘

蟬

秋氣弄秋聲悲哉獨早鳴短牆斜日澹疎柳晚涼輕忽爾隨風斷疑帶露清城郭遙雜處遊子若為情

答吳岱觀惠書

大滌尤奇處真堪老物華移將入畫裏影影似君家黑認千峯樹丹甌幾點砂他年訪幽徑應不誤停車

病中與岱觀

春病雨沉沉新詩支枕吟閒尋獨往客誰得古人心組礙腰圍直杯思古堂集四卷十六

交肺腑深桃源與柳它論定總山林

贈茅漢威

鐵嶺茅公子家風是故侯翛然一鳳尾不愛被貂裘雨雪還同坐文章亦善愁西湖萬山出拱爾讀書樓

對酒作

許君嘗據地阮籍未迴車天半曉雲色忽然生鬢華隱山無別業十地且浮家何物堪消酒披霜采菊花

記昔

曾記昔年事滿湖明月輝亭臺映水白星斗在天稀古桂吹香新聲奏羽衣玉笙渾似手獨有小劉妃

漫興

與我周旋者慙卿一鷗冠心枯把茗怯搖小桶花難獨往意何適清

吟興未闌庭松不帶雪詩句訝高寒

一病

一病過一月形骸稍自任親勿喜我在濁酒且同斟天地浮通氣文章借住心儻能兩昨日痛飲莫沉吟

示馮臣

小兒能愛筆老子久拋書典到一樽酒心遊千載餘誰能怪鳥鳥祇擬仰春鋤汝但來搔背看余白髮疎

山中雜興十首

乾坤莽蒼外一氣落人間日暖雲生屋煙空雨洗山妖虹新忽隱候雁且知還酒德誰堪頌頽然覺我閒  
春江滿眼愁望遠獨登樓白日依潮落蒼波入海流繁花亂別浦生綠帶芳洲病客遙懷古吳吟亦未休  
思古堂集四卷十七

山古絕行跡山僻一箇來石橋中斷處彷彿似天台翠岫螺雙出金湖酒一杯坐忘應為此永日未言回

獨過賣金寺衣裳都染霞紫蘿尋斷碣寒澗春華冷覆懸崖雪香生隔院花登高望滄海何處著浮樵

勝地紫陽東探幽興不窮人行空翠裏天吹亂花中怪石長含霧高臺欲御風天南誰染汝萬古碧濛濛

老樹何代物蒼皮掛紫藤我來此下坐海月忽東升對影還成二樓鷄自作別屋疎炊極少幾處暮煙凝

草色沿秋綠依入路幾盤釣魚憐石穩聞雁覺衣單石髓他年藥胡麻此處餐峯峯遠蒼近蒼翠轉生寒

西去客烟樹宜哉于此郊吟將猿並哭佳與鶴同巢滴瀝巖泉落蒼茫海氣凌遙欣迷屐齒不必定誅茅

雨過北山外阜亭一倍青煙光淡欲沒秋色媚寒汀亂艇千流  
陽半草亭疎鐘何處寺幽絕正堪聽

晴色怪飛雨風過萬木中快哉一長嘯吾道未應窮逸興憑花發衰顏借酒紅青楓望不極回首憶江東

秋夢

秋夢無慘客秋風昨夜來數莖梳髮白一片著心灰明月畫方出浮雲晴不迴如何萬里外雁別望鄉臺

自來與郭明略

邇日自來處吳寧此絕奇鶴巢無頂樹蟬掛有藤枝海石近可投江帆遙更遲疑君寫幽意不謝虎頭癡

送胡文瀾之燕

春暉染柳色二月已青深送子之樽酒離愁空不禁蕭蕭曉月淡楊柳思古堂集四卷十八

石暮雲沉澹過張華它休忘看劍心

漫興

我是西山客嘗攜北郭節開門弄秋水乘興采芙蓉巢鶴大如此礪雲深幾重客來清嘯罷忘聽上方鐘

一笑

一笑拂吳鉤千山競落秋鷹窺高樹落鶴對白雲愁湖海歸衣帶文章在酒樓劫灰誰辨得萬古正悠悠

七言律詩

送徐伯訓張木弟姜桐音歸越

小堂樽酒夜將闌四坐遙巡且盡歡風滿關城吹角早月明烏鵲呼霜寒舊知車馬論交苦媿少琅玕贈別難東去蒼茫迴首處秋花無數落江干

南湖懷古

山館蕭蕭木葉稀  
登臨未忍鳳將歸  
銀塘霜落沙鷗靜  
古寺秋深殿  
鴿飛一片帆  
橋天際出千  
家煙樹望中微  
舊京想像連東苑  
白雁池頭立夕暉

岳墓

武穆精靈想像間  
孤墳寂寂野花閒  
金牌昨日三軍哭  
玉輦何年二帝還  
大將旌旗懸北斗  
祠官俎豆肅西山  
荒涼古殿松楸裏  
氣作星辰不可攀

顧祠中館作

梅家橋北一茅堂  
地主人稱是辟疆  
圖史窗中情自適  
琴樽花裏興何長  
漢朝舊宅神仙尉  
水國新秋菱荇香  
劇論風騷兼弔古  
登臨何處不成狂

思古堂集四卷十九

新歲爲顧胎勇文之翁作

武陵公子屬名家  
說劍于今鬢已華  
殘雪正宜傳柏酒  
春風依舊到梅花  
百年却負封侯骨  
五色還營帶母瓜  
興到不妨逢醉尉  
藍田歸路月西斜

奉贈張用霖先生

牆東高隱似王君  
抱膝蕭然意不羣  
弟子傳經長擁坐  
良朋把酒細論文  
城臨宋苑生秋氣  
樓對秦亭見海雲  
平子多愁應有賦  
誰憐遠道雪紛紛

雲錦亭南宋建在臯亭山半亭屬崇先寺也

孤亭山半敞晴雲  
伏杖登高日又曛  
萬樹桃花紅未了  
千畦麥葉翠難分  
高標元氣峯頭合  
下界疎鐘靜裏聞  
五百年前尋往事  
手摩荒藓讀遺文

題崇先寺浴龍池宋高宗嘗洗手因名

臯亭山北浴龍池  
南渡曾經駐履基  
古甃苔滋邀翠蓋  
圓金布印  
丹堦波含五色雲  
凝彩影落雙虹勢  
絕奇自古興亡春  
不管至今花發萬年枝

壽德清蔡母胡太夫人

相國夫人德自尊  
菰城五月氣初暄  
榴花吐艷迎衣袂  
荷葉飛香近酒樽  
一品山河宜象服  
九州冠蓋聚龍門  
佐成辛苦調羹手  
還與諸兒仔細論

登鳳凰山作

千仞峯頭此振衣  
狂來不許鳳凰飛  
上方白日龍長現  
小苑新秋兔  
早肥海氣欲潮江  
氣黑吳雲歛起楚雲歸  
排衙石笋渾如昨  
想像紅粧盡打圍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

九日寶雲菴雨

寶刹秋深積翠重  
何當佳節雨偏濃  
鐘來南陌沉清響  
雲濕西陵沒曉峯  
別浦蒼茫迷斷雁  
古潭煙靄出飛龍  
紫雲高處眞名勝  
惆悵無從策短筇

勝果寺和宋荔裳先生

古寺空山草路斜  
春晴欣駐使君車  
鳳凰樓老吳宮樹  
麋鹿深穿宋苑花  
海色諸峯開夕照  
江聲萬騎走平沙  
懸知題罷新詩後  
翠壁千年鬱紫霞

奉和荔裳先生西溪看梅遂訪陸氏隱居兼訂再遊之作

一棹晴溪日半曛  
沿流身入白鷗羣  
乍驚綠萼如僊子  
恰喜青山對隱君  
問世果然忘敗屨  
藏名應自笑移文  
再來只恐逃春暮  
無數桃花隔白雲

壽山左王西山

蓬萊高臥絕風塵六十三年靜者身偶試漳河還解組恰宜滄海坐  
垂綸樽前柏葉將傳酒臘後梅花早報春屈指于今纔對策笑他無  
賴是平津

送王五文還山東

王家玉樹秀無雙笑訪西湖道此邦楓葉滿鞍催曉騎蘆花引棹渡  
秋江正憐賦手諧金石無那離顏對玉缸莫爲海雲遮斷雁相思于  
里意難降

飲茅雪鴻齋中作

東門夙昔擁簪裾舊德看傳幾葉餘才子兩都稱祭酒曾係四壁守  
遺書綠苔門巷停車滿碧沼煙嵐入鏡虛最喜開樽薦芳菊車螯渾  
不減鱸魚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一

答陸孝山

羨君爲郡古雄州攬轡東南是壯遊賦就梅花羣玉曉樽開桂樹萬  
山秋諸蠻亦拜隨車雨五馬還過叱馭樓不是政成元自暇誰能書  
札問滄洲

寄懷錦雯

憶昔梅花政可攀送君行役度江關題來客况詩逾好拚取官貧訟  
自閒錦石天橫開百粵蒼梧雲斷隔諸蠻法星合映南天外何日乘  
春擁傳還

奉贈張卿子先生

東郭先生與自殊衰年猶不待人扶吟成紅藥日將暮望斷碧雲愁  
政孤種竹河干成小隱談經海內得醇儒風塵屠釣還如雨識取韓  
康姓字無

寄施愚山少參分守臨袁兼懷陸景宣

分藩吳楚駐雙旌攬轡從容訪古餘玉筍依然梅尉宅石函無恙葛  
洪書典追康樂詩偏壯政美宜春酒不如多少瘡痍君手起况能開  
意屬樵漁

阜亭道中

阜亭山色倚名堯遙見僊人度石橋雨過丹崖雲尚濕秋深錦樹葉  
初凋吹簫吳客嘗攜酒望海秦王亦畏潮自信尋媒非此徑西風聽  
爾草蕭蕭

沈開先招同徐古周張赤師關查度觀雪

芳梅對雪晚漫漫氣合何知天地寒忽訝樹深山失翠還疑風絮絮  
成團愁他疲馬衝泥滑喜著疎花照夜闌僵臥袁生何太苦直須休  
放玉壺乾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一

虎丘酒肆送葉緯如徐大文之濟南

鴻雁初飛水國秋吳門煙月暫停舟但看倡和生寒色忽爾蒼茫動  
別愁把袂塵沙侵短髮驅車霜雪犯征裘遙憐勝侶登臨處何但高  
吟白雪樓

姑蘇值金道庶飲中作

吳市逢君是故鄉舉橋沽酒脫行裝悲歌欲倚荆卿發醉態何辭阮  
籍狂歲老驂騑還短路秋深蟋蟀在空牀亂離良會真堪惜別後風  
煙動渺茫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館

風塵此處合幽棲歲晚論交手重攜自笑千秋真畫虎那堪今夜共  
聞雞坐來徙倚南屏近醉裏關于北斗低一簾曉霜兵氣合城頭吹  
角亂鴉啼

聞丁葑園燕中信遙有此作

鷓鴣題成事總非驚聞瀕死出園扉三年游宦官仍薄萬里投荒雁  
亦稀遼海山川應慘淡長安官闕轉罪微荷衣儼遂還初服今日文  
章在釣磯

錢王祠懷古

錢王宮殿枕荒城舊國春吟百感并東郭暖煙花自發南屏空翠雨  
初晴金湖賜第丹青古鐵鏃沉沙綠蘚生不是汴州佳氣聚當年此  
地亦神京

憐忠祠

曲巷秋深碧草稀于公祠畔日斜輝迎回玉旌功難沒助到金脾事  
總非燈火晶熒搖錦幔風雲黯淡護朝衣憐忠二字千秋筆金齒如  
魂何處歸

恩古堂集四卷二十三

贈漢陽王懷人亦世兄弟

楚客逢秋秋氣悲扁舟遙弄浙江湄欣傾鶴蓋情偏洽讌比龍山興  
亦奇王氏流風聯壁好漢臯明月弄珠疑平生俯仰千秋意眉宋英  
靈更屬誰

寄徐敬菴

聞君按部有光輝隋苑煙花照繡衣湖上九江添海氣風行千里懽  
霜威元龍俠槩還如昨枚叔風流興未違二十四橋攜酒處彩毫應  
共白雲飛

寄吳樵

去年聞子別燕京便向三齊攬轡行乍試一州堪佐理還期五馬領  
專城古時漢策聞雲氣秋老秦松作雨聲何以慰予衰暮意素絲相  
共在平生

答沈聖昭

螺峯十曲一荒廬誰向西風問索居故國雲山秋後雁大河風雨夜  
來書嚴城吹角聲聲苦老樹經霜葉葉疎石鼓湖頭風景好也知東  
望渺愁予

答沈寅工贈別

十載論交嘆逝波與君相見已蹉跎樽中濁酒問眉否客裏愁心奈  
鬢何楊柳迎冬籠月少芙蓉向晚醉秋多老將孤劍摩娑處還擬狂  
來且浩歌

秋

病對西風素髮垂滿天蒼翠漸離披山中桂樹應招我江畔芙蓉欲  
待誰蟋蟀深知秋氣冷蛟龍何處夜吟悲一歌九辯增惆悵宋玉風  
流政可疑

恩古堂集四卷二十四

卜居

石磴層層陟莫攀卜居林與壑之間偶然移榻皆依竹且喜開窗却  
對山河影不隨明月墮湖聲長帶暮雲還主人久矣忘機者何處飛  
來一白鷗

玉津園

鳳麓名園是玉津繁花悽艷帶湖潯紅翻燕子江樓曉碧墮蜻蛚苑  
草春大內古碑畱劍舄小朝新詔泣君臣蕭條射虎千金手露白園  
陵別有神

喜惲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置書三歲渺愁予喜共張燈慰索居秋到飛鴻迎暖候人如洗馬渡  
江初笑持紫嶰談逾健高瀉青梅興不疎寄問毘陵舊游好大江煙  
月夜何如

答張勣伯

健筆驚看賦兩京，君才元是漢張衡。西山爽氣迎秋合，北極晴雲對酒生。鷗鷺幾行還却步，驂騑萬里自橫行。年年草綠長安陌，珍重題書寄遠情。

飲沈公翰宅同羅隨園參軍沈漢儀諸虎男

亭臺面面對春雲，促坐開樽日半曛。青眼此時皆勝友，紫髯千古屬參軍。玉簫吹起爭邀月，銀燭燒殘更論文。才子從來多好客，清豪那得便如君。

過倪魯玉看牡丹作同李東琪王豹采

錢唐江閣是君家，勝友相招爲看花。金粉模糊籠曉霧，樓臺窈窕映紅霞。草迷南苑尋殘碣，松隔西陵駐小車。脈脈春歸應共惜，醉聽啼鴂雜啼鴉。

送倪魯玉光遠之燕

翩翩二妙共揚舲，遙指渾河細柳青。入洛機雲工作賦，登樓馬鄭互談經。華峯得醉驚星氣，獵鼓乘閒辨鶴形。忽憶昭王憐駿馬，黃金臺迴不曾扃。

與莊蝶菴小飲

秋老空山興轉長，蒹葭秋色共蒼蒼。人如南阮還沽酒，客到西湖不望鄉。落筆定誰驚鷺鷥，彈琴應自笑螳螂。芙蓉疎雨高樓暮，醉後論心那禁狂。

寄懷常州陳廣明

昔年蓬筵爲君鋤，契濶相思又歲餘。山館早梅千點雪，江關春雁八行書。談經羨爾才真健，隱几憐予髮轉疎。玉人迹少此中高，臥意何如。

倪魯玉日觀光遠賓穆邀賞牡丹

兄弟爭憐春色闌，江頭載酒此邀歡。紫荊定不歌常棣，玉樹何慙對牡丹。雨瀉酒光搖翠瑱，煙銷蠟淚膩銅盤。名花彩筆風流甚，今日何妨號四難。

永昌門眺望

東城車騎畫紛紛，憑眺江門日已曛。馬落射坡驚似電，牛歸沙岸黑連雲。非煙宮闕三山近，返照河梁一水分。吳越興亡春草裏，酒樓長對白鷗羣。

五言排律

遊壑菴

勝地宜幽賞，閒逢晴日輝。逶迤穿竹徑，疏豁到柴扉。橋小通波去，林深過雨微。直愁新翠滴，未覺亂紅稀。好客排棋局，隨人坐釣磯。鑿山思古室，集四卷二十六。

知虎避引水，種魚肥落日。還扶杖，清暉更滿衣。漱泉兼碧瀉，攜石帶雲歸。城郭相近，江湖夢不違。此中會高臥，漫使興遙飛。

酬關六鈴先生見懷兼傷令嗣查度二十八韻

高臥滄洲客，俄驚四十春。自然尊我法，不復向時人。只愛題詩好，何妨中酒頻。桃源深得趣，柳宅迴無塵。憶昔風雲會，看君氣象新。登車靖氛霧，搖筆撼星辰。北極聯冠蓋，南都領縉紳。地寬連百越，水濶帶通津。袁粲聲名大，劉惔泊理醇。居官多種秫，解組豈貪尊。兵甲橫朱邸，烽煙照紫宸。鼎湖何繙迤，大陸竟沉淪。露掌悲辭漢，靈芝亦避秦。歸歎謝世事，逝矣任天真。坐嘯吳山畔，行歌浙水濱。淮陽惟一老，滄海此遺民。我抱長卿渴，堪嗟原憲貧。才憐本檮欒，性擬托松筠。談笑詩書契，周旋杖履親。攀嵇常側席，御李幸扶輪。令子交尤密，高才鬱未申。相呼感萃鹿，稍別寄金鱗。豈謂陰陽診，難邀天地仁。賦成驚鴈

烏書罷泣麒麟老稅山中駕焦甘爨下新年違偶坐終日憶北邙  
始末空增嘆情懷略具陳茫茫回首處灑淚滿衣巾

贈胡克生

胡子本靜者席門秋雨中枯桐鳴北澗叢菊對西風頗覺性情妙非  
關筆墨工山川自古意鸞鶴步煙空自愛江南賦誰知塞上翁置書  
三嘆息矯首看冥鴻

壽江太君嚴顯亭子觀母夫人也

壽母真康健名門自典型樞儀堪著史家學助傳經小覲曾親汲文  
琴雅共聽操持行有法靜好德無形織作還中夜詩書肅雅齡登堂  
衣綵繚適綏履冬丁令子方為鳳諸孫學聚聯蟻趨北闕接翅到  
南溟暑退生華月天晴燦發星年看依日永質望秋零妙句開彤  
管僊樂瀉玉銚圍屏煙靄曲檻露冷冷松柏貞千古嘉祥聚一庭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七

還驚驚語紫都映鳳山青

陸梯霞五十

與君俱五十歷歷將絲似爾寄懷遠慚余學道遲山河以細迤風  
景得幽奇初度當二月同人攜一卮燕吹花蕊過鶯坐柳梢垂舊結  
煙霞伴還瞻冰雪姿登樓總高弟漫瓦是佳兒憶古考槃者吾將歌  
此詩

秋日送姜真源之濟南

白日蕭蕭森高秋啓積陰關頭一樽酒頓使別懷深北去待明發東  
齊自古今麒麟懸歲紀蛟蜃壯秋霖海斷秦王石山出鮑子金驅車  
過古驛把筆對青岑烽火看雄略瘡痍入苦吟儻求天下士須識魯  
連心

弔吳錦雯

夢爾千秋者誰歟百歲身元為猛虎客低作野人鄉水清江  
山碧樹新嶙峋關上更咳嗽問編民藥裏驅鬼詩篇信有神到  
高梁筆管雅扶輪臭味迥芳華衣裳薦白蘋官貧歸楓晚零落兩  
湖春

贈葉雲將之嘉興率成六韻

攜李古名郡君行一泛檣江南多暖氣五月見荷花酒罷已落月榜  
開聞曉鴉前途足傾蓋下榻便為家水國鰣魚美煙樓楊柳斜驚  
忽相憶圖寄海東霞

同汪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此地園亭好相攜試一登清和當首夏主客自良朋石徑疑千折丹  
梯曲幾層孤峯真直友老樹像高僧風景佳堪眺欄干醉且凭  
滿湖綠霞帶大江澄幽興盤桓劇詞才宿昔稱清樽傾北斗彩筆照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八

西陵山寫道風暖人瞻紫氣凝披襟談笑海月又東升

酬佟嚴若

大雅輒如綫君子斯道深蒲城倚北極才子得南金快觀青雲氣維  
承子墨林酒通文舉坐弦在伯牙琴風雨他年面文章萬古心起衰  
吾豈敢只合老行吟

送潘桓赴北雍并寄洪昇

昨歲洪生去梅花撲玉紅今朝送爾別春色渡長江道左嘶征馬關  
頭繫畫轡柳條風濤濤桃葉雨淙淙郭隗多奇策燕昭一舊邦從來  
誰隔坐此處得同窗和筑情應洽論文意未降自今看國士不復道  
無雙

夏雨

長日南窗清空齋坐寂寂樓臺疑落榜丁海欲添潮荷葉翻難定

枝泣不消檐虛蹲野雀泥滑阻山樵積水祿何極浮煙望轉遙還愁  
入深夜細細滴芭蕉

七言排律

爲越中姜母八十定菴太夫人也

神仙人坐鬱金堂八十青腫漸欲方扶杖儼瞻神肅穆曳衣還聽珮  
丁當歲寒松柏元長茂日暖芝蘭更吐香才子雅宜何水部佳兒應  
繼漢田郎翠迎荷葉屏交色紅近榴花酒瀉光萬壑千巖爭秀處一  
星南極正相望

五言絕句

梅遲

昨夜春風發江頭雁欲還梅花禁不吐冰雪在西山

題諸君簡小像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九

忘年此靜坐石欲生古苔瑟瑟萬竿竹疑有清風來

王子行宅古梅

古幹發疎花云已三百歲主人真謫僊于焉日遊憩

秋興

嶺雲秋更澹池水日長閒偶出忘所適鳥歸余亦還

偶題

蘼蘼玲瓏洞芙蓉帶露溪更添烟一抹不減五湖西

秋興二首

高枕看雲過閉門無客來尋香雙蛺蝶知爲菊花开  
萬木醉秋色一峯留晚晴行行且住杖此處好溪聲

秋思

楚樹一叢碧醉來秋思長日涼蟬響斷鸞扇在東廂

丁易菴寫真詠二首

何人揮霜毫畫君著煙水日夕誰共眠白鷗蘆花裏  
尺幅宛千里一棹凌風開胸中湖海窄如何貌得來

余昔嘗論五七言絕句者截律詩成章也故不應有仄韻體凡仄  
韻者不當入絕句當入古詩然古人絕句亦截律詩亦截古詩則  
亦應有仄韻絕句矣昔說固未盡耳先舒記

六言絕句

贈客

山中屈曲枯杖江上蒙茸敝裘不是飛鴻入塞誰憐客子登樓

漫作二首

十畝脩脩翠竹數株落落長松關門不礙流水臥榻喜引遙峯  
老子韓非同傳蘇秦張儀一師雌黑何其寃也縱橫迭互爲之  
思古堂集四卷三十

江頭印事

雙鴉飛去煙外孤艇依然柳中於越城頭曙色錢唐江畔西風

七言絕句

秋日畱素涵武令小飲會侯適至

滿坐新涼共舉盃故人恰好渡江來遙知舟過嚴灘處白露西風一  
釣臺

晴日

花底飛花撲玉釭坐看晴日照晴江偶然一片春雲過翻愛輕陰滿

綠牕

睡醒

蜜蜂聲雜午鶯啼睡醒山牕日又西喜少何家殘客過落花層疊不  
沾泥

冬暮送孫介夫之吳門

湖海相逢孫隱君，高樓把酒雪紛紛。  
憐君獨向吳門道，去哭要離塚上雲。

鹿苑葵花

蜀中去此三千里，何意移爲鹿苑花。  
映日牡丹知更好，我來無奈夕陽斜。

留宣城劉望之

歸歟且莫歎離羣，慷慨論詩日欲曛。  
石洞煙霞君駐目，應須不減敬亭雲。

閱近家遺詩開卷生感漫題十首

誰人淺立畫簾東，蝴蝶雙栖粉一叢。  
桃李閒香白過許，多都卻不涉春風。

思古堂集四卷三十一

紅杏枝頭春已闌，衫襟酒氣射風酸。  
吳姬手爪明如玉，遞與琵琶不肯彈。

燈火荧荧綺褥新，縷金樓子積秋塵。  
白頭宮女紅巾淚，認得前朝姓沈人。

星搖月蝕此層天，舜竹堯蓂記往年。  
燕子夢迴鶯睡去，斷腸人住醉鄉邊。

骨醉鱗魚尾似銀，林檎味辣不傷唇。  
殘鐙閃閃吟身前，夢細雨微茫劫後春。

斷雨零煙十六家，蘭香生小有根芽。  
玉清不是傷心地，送與人間哭落花。

窄袖長鞭驟馬來，驚黃鸝紫錦成堆。  
箭頭血肉含腥氣，不值江東射水回。

閒殺梨園老伎師，閒元遺事說猶悲。  
前身不是王摩詰，口口詩傳疑碧池。

玉露青楓悽復悽，錦江碧石在天西。  
杜家秋興無人解，都入山猿峽裏啼。

吹簫月底隔江聞，月色模糊黯未分。  
神女暮來晴不得，非關曲盡亂峯雲。

懷約園四首

絕塞春生歸雁稀，蒙茸雨雪滿征衣。  
縱令遷謫悲才子，却比長沙事已違。

燕支山色暮如灰，誰弄琵琶送酒杯。  
月照龍沙寒似雪，一聲孤雁度關來。

擊劍高歌三十春，翻因遠別倍情親。  
纔雲樓上留詩卷，把讀看君是思古堂集四卷三十二

古人

紅顏少婦倚高樓，頭白慈親淚未休。  
日沒冰天音信斷，北來人更說邊愁。

贈晉安林西仲二首

脫略公卿物外身，江山爲爾寫天真。  
石門何必驚雞犬，元是榴花洞裏人。

骨格孤清玉不如，何妨園土歷年餘。  
一身九死應無悔，不草鄒陽獄底書。

題山外山房爲李秋水

郭外山如郭裏多，山山相映奈青何。  
便從樹頂撐船去，日日清樽泛綠波。

伍廟

伍公遺廟鬱崔嵬遙對江城越子臺夜半鬼呼松柏冷不知風雨爲誰來

題竹

萬个煙梢戛玉寒幾枝霜葉拂風酸裁簫截笛羞娛耳好去滄江作釣竿

漁舟臥者

不向西風拂釣絲醉來高臥醒來遲滿湘月色應閒却帶與明宵對酒卮

沈友聖過訪不值簡此

秋老湖山翠靄凝馬嘶殘雨過西陵遙憐清興都如昨不得呵文共一燈

哭潘新潭二首

思古堂集四卷三十三

我病君過不忍分牀頭坐話日斜暝只言弔我君應哭何意今朝我哭君

近喜文章直禁虛那知消渴殞相如上林春早花成繡袖裏誰攜諫

佩書

送壻徐華徵北遊三首

早春時候苦辭家夢裏啼鴉醒後鴉負米何慙兒子事不貪燕市醉

鶯花

關頭新柳正毵毵別酒頻斟欲半酣我自清言慚樂令定知飛夢過

江南

此去春深直到燕桑乾秦谷古山川浮雲萬片鄉心切擬上金臺倍

黯然

偶作

綺里衣冠與世違白雲深處虎行稀商山望入武陵去洞口桃花片片飛

寄沈去矜

朔雁孤飛十月初勞君枉駕過吾廬海天萬里冰霜色著得南樓一卷書

壽孫老親母王夫人烟玉卞珍璫寶漢琮奇慈也三首

雪霽臯亭映壽杯北堂當畫爲顏開茶花紅處早梅吐預報春風次第來

伯母孀閨八十餘夫人冰葉結相於忠臣烈女元千古多少衣冠媿不如

陽廻臘近喜盈門貞後還看更起元不信冬青真有木凌寒多子多孫

思古堂集四卷三十四

五日作

江水滔滔沒返期臨流誰復淚雙垂凝龍不惜孤臣苦又費人間五色絲

題畫

翠染長松酷似真此中晏坐絕紅塵卽看靜氣通元古豈是羲皇以後人

田家

田家相聚各成村濁酒盛來滿瓦盆兒女肯分春殺罷更攜燈火照雞豚

思古堂集四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前有康熙乙丑潘耒序稱所著有選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語東苑文鈔詩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復有此集則此集之成在諸書後而先舒哀刻其書十四種乃以此集爲首殆自以晚年定本故用爲弁冕耶然所見與早年等也